

《續修四庫全書》編纂委員會編

續修四庫全書



上海古籍出版社

四三三三・史部・雜史類

建文書法擬前編一卷正編二卷附編二卷

〔明〕朱 鷺撰……………一

金文靖公北征錄二卷 〔明〕金幼孜撰……………一〇七

北征記一卷 〔明〕楊 榮撰……………一二九

正統臨戎錄一卷 〔明〕楊 銘撰……………一三五

北征事蹟一卷 〔明〕袁 彬撰……………一四九

虛庵李公奉使錄一卷附錄一卷

〔明〕李 實撰……………一五五

復辟錄一卷 〔明〕楊 瑄撰……………一八五

天順日錄一卷 〔明〕李 賢撰……………一九五

西征石城記一卷 〔明〕馬文昇撰……………二三九

撫安東夷記一卷 〔明〕馬文昇撰……………二四七

興復哈密記一卷 〔明〕馬文昇撰……………二五三

平番始末一卷 〔明〕許 進撰……………二五七

治世餘聞錄八卷 〔明〕陳洪謨撰……………二七七

繼世紀聞六卷 〔明〕陳洪謨撰……………三一五

燕對錄一卷 〔明〕李東陽撰……………三四三

安楚錄十卷 〔明〕秦 金撰……………三六一

平濠記一卷 〔明〕錢德洪撰……………四六五

聖駕南巡日錄一卷大駕北還錄一卷

〔明〕陸 深撰……………四七三

世廟識餘錄二十六卷 〔明〕徐學謨撰……………四八五

嘉靖大政類編不分卷 〔明〕黃鳳翔撰……………六八一

2F36/103

建文書法擬序



嘗聞信傳信疑傳疑史體也
疑而信則非闕文信而疑則非實
錄於史何啻鳥孔子作春秋定哀
多微詞然特徵之已耳未嘗併
其微詞而削之也夫統系甚明名
義甚止順天應人灼乎古今大經
而奚以傳疑為此宋生鷺書法假
之所為作也哉

高皇帝神武開基非神武如

成祖莫之善述 文皇天授少帝何尤

固昔之篤論矣唯是諸臣殉義

過激致干嚴譴有革除年號議

要非

建文書法擬序

成祖本心宮中火起業以天子禮葬庸
詐天子其禮不可天子其親者彼
食其祿自盡其心大哉 王言未
嘗終怒其臣矣而寧必竟沒其君
乃孫蒙祖號餘二百年令洪武戊
寅以後永樂祭未以前民若無君
國幾無史傳信謂何則志因仍之
過也

今上御極首詔表忠人得頌言法之而

革除從故尚未議復鷺慨焉興

懷私述所聞發凡起義作建文

書法擬一編補史之缺第未出會

上乞諸臣之請建文事蹟仍書年號附

太祖本紀之後鷺幸不諱之時身親

見之喜而卒業既有年矣頃過予齋中索言為予余嘗濫史局觀金匱之藏知洪武

實錄累修於永樂間當時舊文半從改竄蓋一時翊戴之臣貶損前人自為已地即彭惠安哀江南詩少

際見也夫湯武之濟時夷齊之殉

建文書法假序

三

義共炳天壤間何秉筆者自為疑畏且並為其主而疑畏焉感亦甚矣建文景泰南面臨民而本紀不立祇從附載未是正也余屢請于當事者額而未果躋以布衣常帶之士忠義感結奮而著書博收約出寬嚴得衷以校往牒殆無遺憾藉

令鷺遭時遇主其不為依阿苟容而以直道自見可知惜哉其以山居學道逃隱也

萬曆乙卯秋日石渠舊史焦竑撰



建文書法假序

四

建文書法擬序

萬曆甲午冬吳諸生臣朱鷺輯建文書法擬成
以屬臣序臣未遑也明年乙未秋九月

上俞言官請復建文年號中外歡頌

明聖臣更諗鷺子言信而志行矣幸當不諱朝無事

名山之藏書可出乎鷺唯唯復從校定臣叔陽

敬序簡端序曰臣聞之馬遷云孔子作春秋隱

桓之間則彰定哀之際則微後世治史鮮知微

彰之義如且鷺茲輯書法於微彰何居亦嘗原

極春秋所以修乎春秋何始隱說曰賢讓君而

建文書法擬序

盼東遷也臣謂不然魯裔公旦名秉周禮春秋

二百餘年間篡殺國有而鐘巫之禍魯不幸寔

為天下嚆矢天既巧借彭生報隱而無僖以還

鮮正始終周公其衰階厲何自托始惟隱蓋傷

宗國悲王道不啻三致意焉是春秋以微終始

爾地隱桓之間尤微之微也馬遷第用是自况

於春秋何當矣然仲尼修春秋不幸而微今臣

鷺輯書法幸而則彰何也竊嘗論世於壬午雅

無兩事微也哉

高皇手奠清寧磐石萬世然而難乎為繼

建文即令主推紹

高或忝也天啟神武以守兼創寔在

文皇藉由建文之治無變恭已雍頌漆稅禮樂將景

隆相孝孺貳心之夫擅兵於外服古迂儒徒容

蠢蝕其內金甌能晏然至今日否師備靖難或

疑無難可靖是不睹善述為功而忘二百年治

安賜也謂

文皇奮自籓服未免逆取亦念殺機先發繫繇齊黃

膚剝鬲貴業難駢首就縛歟又或謂是不當夷

故主且至夷其年以滅迹也嘻金川破大內火是

建文書法擬序

固無如何矣設

建文弗孫弗崩不解以故邱空名優老之乎惟負宸

夾輔或非其情而何必一夫是夷至於革除紀

年亦勢或激之燕固籓支猶

高帝親胄也以親以賢纂服天授而必舉國矢死抗

之抗之節偉其重

文皇之疑與怒則深矣至使西洋訪三丰殆終身廩

廩焉為此以重絕人望非得已也令榆木之駕

終返安知不徐議修復乎遠易世而無能伸茲

請則諸臣罪也熙宣當事臣有非建文之遺者

乎請之其以貳心故主嫌而寧令泯泯也則諸
臣罪也今年許復矣史行有緒矣茲輯不贅與
固也逸事之蒐不遺力也整焚合散酌寬衷嚴
殫厥心也且不自揆夙嘗志

昭代史事浮湛膠序上方筆札曠若有待乃鷺能
先臣奮成是書然臣間與鷺論鼎革之際鷺諸
所持議臣率無以易也其尤知言者曰大哉

文皇帝之烈於前有光焉然迄今一二曲士或妄擬
以湯武慚德徒以革除故也敢謂正名莫如追
帝追帝必先復年儻

建文書法儼

序

三

聖明終採末議次第修舉臣不寧報

建文寔藉手克報

文皇帝矣臣惟以此信鷺而鷺以此信天下萬世若
謂鷺猶然矜縫闕失陰陽其論非臣所知也至
鷺有史才讀書法者足自知鷺臣何贅焉臣樂
為揚厲 謨烈而已鷺同郡州莽且欽叔陽稽
首序

建文書法儼本引

臣鷺擬建文書法句侍臣父讀發志繼感

高皇帝寔授四字奮輯成編已遭遇

今皇帝允復建文年號盛德事而書始出歷季二十
應葉八易崎嶇憂違窮頓儼春負米之日而鬼
之討之緝之整之答之蒸之矻矻乎其無寧力
鷺竊不自知其為何心然鷺初意直為

建文年耳建文不失尊號

文皇不失顯名前後無嫌統紀甚正誠不宜一日緩
者幸復矣二百年來人懷削號之疑士切還年

建文書法儼

序

四

之望不意一旦身親見之驩慰何極而書卒不
棄去者何臣鷺蓬心未盡尚紆三端耳夫北平
發難非先動也計

高皇帝崛起濠布衣危身血戰以收四海垂三十餘
年大定矣而行壞於紛紛變更日尋削奪諸不
諳練之躁臣而殉又迫躬不兩存之執也故不
得已起兵靖難天下後世其誰曰不然

建文既孫去不可以

高皇帝天下付非其人義不得小自立天下後世又

誰曰不然

文皇帝之心既足信于天下後世而天下後世果賴
文皇帝徒勳力以奠寧迄今若是則
文皇帝功德不在

太祖下而何有於建文體貌之存不存其存之
文皇不遽貶榮其削之

文皇不藉增重則亦存之以信萬世已矣臣驚竊謂
自壬午六月以前書必內建文而可往來備謂

概無所事微諱為昔唐太宗除建成而史微其
詞太宗曰周公誅管蔡以安周季友鳩叔牙以

存魯朕所為類是何諱焉可直書其事豈以
建文書法擬序

文皇帝法天顯比之智顧出唐宗後乎書法稍降春
秋義而用其通可已必若內靖難外建文未尊

先躋未孫先紕踵冠而頂履其誰能是之是載
筆者之任也驚僣供執受耳建文亡國無大變

祖法削
親藩兩事案而書之今日廢某王更某事明日更
某事廢某王若死其

祖若刃其支亦既足振暴其舉而靖難非無備矣迺
靖難錄等書汙蟻建文若總千古之惡擢髮不

足以數者當時孝文懿行勤恤嘉理際從滅沒

不少載是乃大傷

高皇帝傳位之明而俾建文抱冤詎千載下莫昭雪

也驚聞之信傳信疑傳疑史體然矣舉大瑕不
掩其細瑜夫盛德事乎驚故摻其足予者與

貶奪並存萬世下讀而太息曰夫以建文之質
之嫩也而用人一不當坐兩事而亡也忽焉不

足垂永戒乎屬載
高廟實錄中者經革除後點竄又雜馮以為案矣諸

符
建文死節臣出前古未有蓋胡運休正氣激適

建文書法擬序
高皇帝德化之速關係一代風俗甚大

文皇且與
建文共之矣最著曰方陳練鐵十餘臣至今長干

人道之有泣下者而
正史中載方曰叩頭乞哀願誣若爾猶謂具心腎

肺腸者秉筆乎此故知非出
文皇心而秉筆諸人忍殺他以自寬也此所謂靦然

人面獸息而禽行甘沉淪亦劫不出者也夫
皇上初年詔曰革除諸臣甘蹈刑戮有死無二皆我

高皇帝儲養忠臣義士用

表錄錫錄一一推

皇上此心宵令諸臣有一人不獲揚芳史冊者乎洗

誣出匿畢昭

正史無使蒙冤筆下埋照千秋驚所願于

今日又其一矣至驚論贊種種無非取備勸懲錫

一已之識力以疾當陸班馬橫管芟鋤非所敢

望也亦曰無負曩時侍讀冥授兩因已耳不知

驚者謂驚何求儻或有牛鼎之意乎則大亡耻

矣驚請矢諾

天日萬曆歲甲辰春三月朔日吳郡學博士弟子負

康文書法集

序

臣朱鷺惶恐稽首書

兩因

幼侍臣父國祥讀見靖難錄几上舉問父父道

洪建永熙事應塵如掌驚自是喜獲

國朝書多借讀每至建文逸事輒為動時時手錄

之妄擬獲對

大廷首以復革除請不意河清難俟鴻漸無期臣

父業老於儒而臣又將以儒老一編野成聊寄

初志然驚書甫就而

復年適邁亦足奇也一

萬曆甲午候試金陵偕友王在公弘濟寺祈禱

在公得火龍渡江北驚夢躡身白月光朗徹下

方世界已忽被

高皇帝命授臣四金字曰一朝表譜放榜日在公中

解額驚無聊散步憶前夢白月光出世當學道

一朝始指建文嚮所志也歎不解表譜義即日

閉邸戶州小奏旦走謁

孝陵丹垣外叩首誌之祈

默啓復建文年夜報夢

高皇見大身天顏甚和悻驚覺而驚喜不自昧謂草

康文書法集

序

芥一念何遽能假

皇祖在天之靈其冬書法應成冠以年表及諸臣譜

則恍然悟表譜二字著落明年九月

皇上復革除之旨下矣神札

高皇帝之諭蓋先見也二然驚成書不寧唯是兩因

故進取途除決意長隱副學道非一編備史采

亦云不虛二十餘稔青衿公案或少裨

聖化萬一當杪忽功行耳驚同日識

建文書法擬總目

徵攷書目

述盛德十條

述公議六條

書法擬十六義

建文皇帝年表一

建文諸忠臣譜一

前編 紀生年至即位年
小論五贊一

冊皇太孫小論

止諸王臨葬小論

建文書法擬 不額

燕王入臨小論

革冗員省州縣小論

執廢周王小論

魏國公父子贊

正編上下 紀元年至四年六月
贊四論十二

建文皇帝贊

建文謚饗論

建文年號論

更定官制小論

上萬陳亨小論

論誠北征將士小論

罷留齊黃小論

諸武弁叛走燕小論

王省陳思賢贊

書饗廟小論

夾河風沙小論

貽書燕世子小論

皇少子小論

葉希賢諸公合贊

龔儲兩戍卒贊

建文書法擬 不額

革除建文年號論

附編 刪述詩論叙贊六十一
著詩二贊三談一

江上老人詩一聯

鄭端簡公論二銘一

鄭履淳敘一

袁黃主德跋一

許相卿五忠傳敘略一

彭從吾臨江詞一

王詔贊九

王世貞贊敘全

建文出亡不歸論

王世貞建文還國辨

敖英贊二

尹直贊四

謝鐸贊二

韋表贊十

陳建贊一

楊福贊一詩一

汪太常論九

外史齊泰斷一

題練子寧自靖祠詩一

練子寧謁余忠宣祠詩一

書胡閏鈔遺冊後一

沈鉉胡家橋哀猿紀異一

程朝京榜文紀異一

陳昌積贊一

馮時可贊一有序

屠叔方朝野彙編序略一

陳繼儒朝野彙編序一

欽叔陽詩二

弔黃給諫墓詩一

景清贊一

補人
正編

王賓贊一 駱馬

過金陵弔方正學諸臣詩一 駱馬

王世貞魏國公輝祖贊一

李贊贊三

焦竑忠節錄叙全

焦竑黃侍中墓祠記略

黃應登方正學墓祠詩黃侍中墓祠詩

湯顯祖方正學坐臺詩

黃時兩谿戍紀事

徐良彥文移一

錢謙益 登報恩塔詩墓祠詩

忠臣譜詩 駱馬

擁絮迂談 駱馬

徵攷書目

洪武實錄

永樂實錄

天順實錄

今萬曆邸報

許相卿革朝志

鄭端簡公吾學編 讀遜國紀小論附目後

袁顯主德篇 永樂初年稿

汪宗伊表忠錄 萬曆初年

革除編年

建文書法擬 額

革朝遺忠錄

張芹革除備遺

林塾名臣錄

黃佐革除遺事

宋立齋端儀閑錄

立齋革除續錄

損齋備忘錄 失姓

王詔奇秘錄

欽錄簿

教坊錄及文簿

四

建文書法擬

徵考書目

革除前攷

建文君臣逸事

建文遺蹟

建文逸錄

憲章錄

應天志及諸郡邑志

震澤長語及紀聞

餘冬稿

傳信錄

水東日記

建文書法擬 額

皇明野史

孤樹叢談

菽園雜記

吳中往哲兩記

吳中先賢錄

皇明帝后紀略

二忠錄

三朝聖諭

姜氏秘史

鴻猷錄

五

資治通紀

聖政紀

靖難錄

靖難功臣錄

石田客坐新聞

敖英襟言

陸采史餘史翼

杜允勝史餘

隨志上冊 姓氏不詳

袁表皇明獻實

建文書法儀 全額

王世貞文部及別集王世懋外乘

許有穀存褒什

楚僧玉乳閑談 實楊夢羽等

陸延枝說聽

焦氏澹園集

張朝瑞忠節錄

黃應登表忠彙錄

明興襍記

開國功臣錄

名臣言行錄

何孟春續錄

馮汝弼補遺

一統志

屠叔方建文朝野彙編 內得南京貼黃冊錦衣衛監簿勘合底簿鄱陽

軍冊及群忠事略臨江集白下紀聞史彙忠義流芳金鼓玉振蓬軒類紀俱未觀其全

陳繼儒史待 闕此未及采入後出故

附讀遜國紀小論曰鹽官鄭端簡公吾學編

猶西漢司馬子長之有史記可謂鉅筆然其

紀建文以遜國非也標之以遜國而建文不

得列于帝紀矣名儒甚美而害于義顧曾不

建文書法儀 全額

如仍革除革除雖害實固在也

今天子允復年號而

建文依然一朝矣真

大聖人作為瞻仰萬代惜乎曉不及見之警識

殿後書目

述盛德十條

伏覲

今皇帝前後俞旨歡頌 盛德因并述

先朝盛德次列如左

一

成祖文皇帝入宮詢 建文帝所在宮人指 后屍

以應 文皇伏屍而哭用天子禮葬之八月得

建文朝封事千通命解縉等檢閱兵食事宜留

覽涉犯者悉焚不問十一月賊臣都御史陳瑛

請治建文諸死事臣 上曰彼食其祿自盡其

建文書法儼

八

心勿問又曰諸臣盡忠于

太祖故盡忠于建文朕但惡其誘亂成法耳十一年

正月敕法司解建文禁令自此波及姻黨漸次

獲宥二十一年十一月則盡赦諸死義家于是

言建文時事者稍稍出矣

仁宗昭皇帝即位日劄諭禮部尚書呂震曰建文臣

家屬發教坊司錦衣衛浣衣局習匠功臣家奴

今有存者既經大赦並宥為民給還田土又

諭群臣若方孝孺輩皆忠臣詔從寬典于是天

下始敢備諸死義為忠臣云 御謨

長陵碑文備 皇考駐師金川門遣人奉章言不得

已起兵之故聞宮中火起疾發人往救不及

皇考痛悼曰臣之來也固將清君側之惡用寧邦家

何不寤邪建文君雖追廢猶書其沒曰崩當其

在位必尊之曰朝廷

一

英宗睿皇帝復辟之年憐建庶人吳庶人久繫非罪

謂李賢曰親親之義實所不忍文達 叩首對

曰陛下此念天地鬼神實臨之 太祖在天之

建文書法儼

九

靈實臨之堯舜存心不過如此遂白 太后遣

中官出之居鳳陽聽其出入自便仍令婚娶或

沮 上以他虞 上曰有天命者任自為之

一

孝宗敬皇帝朝中台人繆恭上六事其一紀絕屬請

封建庶人後為王奉祀懿文太子通政司官見

奏大駭繫恭兵馬司獄劾上待命 詔勿罪又

給事中金谿吳世忠請表祠方孝孺周是修練

子寧輩亦勿罪

世宗肅皇帝十四年給事中雲南楊傑請表揚建文諸忠臣下禮部議未果行

今皇帝御極年七月二十八日騰黃

皇帝詔內一款曰一革除間被罪諸臣忠于所事甘蹈刑戮有死無二此皆我

太祖高皇帝所儲養忠臣義士我

成祖文皇帝當時亦有練子寧若在朕猶當用之之

語是諸臣罪雖莫赦心實可原 朕今仰遵我

聖祖遺意褒表忠寬激勵臣節 詔書到日各地方

建文書法儼

有司官查諸臣生長鄉邑或特為建祠或即附

本處名賢忠節祠歲時以禮倣祭其墳墓苗裔

儻有存者厚加恤錄時允閣臣張議

萬曆十二年廣東道監察御史屠叔方奏為忠

臣已褒外親未有愷乞

聖恩推廣 明詔大慰忠靈以培 聖代綱常事

臣下登極首詔革除諸臣云云前見詔下之日四海臣

民無不踴躍但思表忠寬尚屬未盡蓋忠臣

既沐建祠其交遊至今遠戍苗裔已蒙恤錄其

姻黨猶蔽覆益則夫波及軍丁一體放赦今日所當汲汲者又伏思 詔云生長鄉邑特為建祠此則府州縣專祠之設似為不可闕也又云修治墳墓恤錄苗裔此則責實之典似又不可緩也乞 敕該部通行直省著令有司軍衛備查前項云云頒行勘合立限銷完俾得布我皇上實意慰忠寬義寬于二百年前即天下後世臣子生于其鄉守于其土者感奮無窮夫奉 聖旨該部知道欽此欽遵

建文書法儼

是年三月六日兵部尚書張學顏覆云云今候

命下本部移咨兩直各省除齊泰黃子澄外其方孝

孺等連累發遣親故不拘見在死絕遵奉

明旨查將冊內軍名一槩除豁不許復行勾提云云

本月八日奉

聖旨是

是年三月六日禮部尚書陳經邦覆云云委應遵奉先年 詔旨及依御史屠叔方所奏以慰忠寬以激臣節本月八日奉

聖旨是明年二月江西撫按亦題前事是歲詔除報到陝浙江福軍丁一千七百六十二名

萬曆二十三年九月二十一日禮部尚書范謙

一本累朝闕典究竟難湮懼乞

聖明及時修舉以成

祖德以允 正史事奏該禮科給事中楊天民題前

事四川道御史牛應元題為

國史屢修闕典當正懼乞

聖明斷然允行以信天下萬世事各奉

聖旨禮部知道欽此覆看得禮科給事中楊天民四

建文書法擬

十一

川道御史牛應元各奏備建文年號向奉革除

累葉因循未經議復乞下該部改正以襲

祖德以允正史為照有一代之君則有一代君臨之

位號作史者紀其行事以昭當年之實錄乃

建文年號之革除中外人心終有疑而未安者方

今開局編纂大輯 國史以傳信萬世則修廢

舉墜正在今日 臣等備員史局蓋亦常有慨于

當日之事矣夫

太祖在位實性三十一年而三十二年以後安得尚

蒙洪武之號建文既已負宸臨朝薄海內外奉

正朔矣一旦革而除之何以信萬世說者謂一時歸命諸臣避嫌曲諱非出

文皇帝本心 臣惟是前代更朝易位非一見矣即餘

分閏位猶得存其年而俾後世有所考建文繼

緒孰不知君之有孫特以輔佐非人致發難啟

釁旋知天命有屬遽遜位而出此可謂達天不

昧時者顧令名號泯泯乎此其于理似有未順

者原所以革除不過欲使後人不復知有建文

耳今歷年二百歷世十葉朝野靡不知有建文

即今日之聞已不可塗何況後世竊意天下萬

建文書法擬

十三

世自有耳目裨官野史各有紀載而欲以建文

之紀年作洪武之虛號得乎此其于勢似亦有

難掩者且天下者

太祖之天下國統者我 明之國統世世相承以及

皇上未嘗有一日間也以

太祖而視後則

成祖建文等子孫耳以我

皇上而視前則

成祖建文均統承也

太祖以天下挈而授之建文所以昭立嫡之大義建

又委天下旋而歸之

成祖益以彰撥亂之弘功

太祖亦何所擇於若子若孫哉以

太祖之所親授而革除之無乃非貽謀之意或亦非

成祖善繼之心乎

祖孫一脈血氣原自周流而因此廢彼該科所云宗

誼之謂何此其于情亦容有未愜者況乎師曰

靖難兵非無名有順天應人之機無更朝易肆

之舉彼匹而此帝何嫌何疑而假拚飾乎蓋揆

之于事亦似有不必爾者夫于理于勢于情于

建文書法擬不額

十四

三百三

事皆可而革除何難一舉復乎

太祖定天下首命儒臣纂修元史且諡元主順帝我

成祖即位初猶稱建文為少帝而一時在位諸臣尚

有不念舊惡之旨至于我

皇上登極一詔內開革除被害諸臣令各地方有司

祀于其鄉其墳墓儻有存者仍厚加卹錄而萬

曆十六年允本部題票司業王祖嫡之奏特復

景皇帝實錄俾纂修改正仰見我

二祖正大光明之業等干天地而我

皇上淵弘充塞之心同符于

二祖也夫元史可修奈何失其實于當代勝國之君

可謚奈何削其號于本朝景泰之位號可改奈何

何斬其名于建文一時死事之臣尚可褒卹奈何

何遺棄其君而今湮沒于百世之後由斯以談

不獨非

太祖之心非我

皇上之心即

成祖之心亦有不自安者矣方今

聖明在上善繼善述表揚

祖德祖功以彰大孝臣等亦不敢妄生意見別議更

建文書法擬不額

十五

三百三

張而建文位號在昔年原無降削之文亦無憑

議復惟及纂修之時特命秉史局者于

高廟實錄中摘洪武三十二年以逮三十五年遺事

復還建文元年二年三年四年以存其年號仍

修葺為少帝本紀示不泯沒而其間疵政過舉

自不能曲為隱諱

成祖靖難之烈固奕世而有光而建文在位之蹟亦

同殷監而不爽慰幽魂于九原昭大義于天下

微顯闡幽信今傳後其裨益國體而增光

聖德非渺小者伏候

聖明裁定惟復以鉅典湮于累朝正史創于今日而
公論聞于百代義不厭乎詳審且史局初開屬
艸正難遽定或俟纂修

帝紀聽總裁閣臣題請

敕下多官虛心會議容臣等別行題請定奪奉

聖旨建文事蹟著附載

太祖高皇帝紀之末仍書其年號欽此

建文書法擬

類

十一

八

述公議六條

一 永樂中人才官高文雅言時政首舉建文事宜

一 弘治中楊守陳文懿公曰國可滅史不可滅我
太祖定天下卽命儒臣撰元史靖難後史臣不紀
建文君事遂使建文數年朝廷政事及當時忠于所
事者湮沒不傳及今采輯尚可補國史之闕

建文書法擬

類

十一

九

一 弘治中吏部侍郎儲瓘曰方正學一時諸公必
不可泯又曰革除節行之士在永樂初猶見志
尚所在某念其忠于所事嘗欲蒐羅遺事稍發
其潛

一 弘治中中台人繆恭給事中吳世忠言封後表
祠事見前

一 嘉靖中給事中楊傑請表建文臣見前又某官
曾某主事楊循吉表請崇謚

建文得以元順帝

景皇帝為比以觀當視 景皇帝以避位 當視元帝 一載弘治中

萬曆未改元七月閣臣張居正奏祠建文臣一

款萬曆十二年御史屠叔方奏推廣明詔大慰

忠靈事十三年江西巡撫馬文煒巡按韓國禎

各一本忠臣已褒外親未宥事未詳十六年司

業王祖嫡奏請復建文年號事未詳二十三年

給事中楊天民御史牛應元各奏請復建文年

號事見前又通政使沈子木有奏未詳御史慎

蒙有奏未上近辛丑館課有祀建文議未詳又

建文書法儼不類

禮科都給事萬象春奏乞舉陵廟曠儀事未詳

諸奏請廷臣并奏艸不得詳知姑識其略于

此

建文書法儼十六義

一書 皇孫生書冊為皇太孫書遺詔嗣皇帝位

儼曰本始也

一書 建文本紀

儼曰列帝紀也一姓鼎革前後自不相嫌也

一書 建文年號

儼曰復革除也書成之明年適會

今皇帝復年號盛德事臣驚誠不意身親見之踴躍

山呼書遂出焉

一書止 諸王臨葬

建文書法儼不類

儼曰謹爨始也建文亡國二大端削 親藩更

祖制而已而止臨葬實始爨

一我

成祖文皇帝靖難兵未起前書王

儼曰猶藩位也分注踰備 皇帝云

一靖難兵起後諱王不書迄入京止備靖難兵

儼曰明有尊也實明有親也

一書兵戰除兵起北征二義外俱從耦敵體書攻 克類

儼曰通春秋義例之寤也尊親并也

一書大內火 帝以崩聞

擬曰名崩而孫實也書崩非實書孫無以葬
 一帝崩日仍書王
 擬曰帝崩而統有歸也
 一書革除建文年號併洪武三十五年遂絕書
 擬曰所感而起因以為終也
 一書諸死節臣詳邑氏履歷否者略或不注
 擬曰內忠也又經事洪武繼事永樂者自悉
 兩朝不贅故
 一諸臣死革除日以後者不得大書仍總附書
 擬曰書終革除日不及其後也附書曲存之也
 建文書法擬一額
 一諸臣事蹟不詳年月者止因類附注不大書
 擬曰大書例年月也附注權例也
 一分注姓名及論贊標題皆白書
 擬曰便稽覽也論贊率闡前人所幽故不徧及
 一書法事繫年月繫年而其紀事綱提目目承綱
 擬曰遵左氏編年子朱子分注也
 一紀事紀言即修殘理禁不自增會其文之蕪句
 之陋字之不法者多芟更多委曲
 擬曰信傳信法也潤色前人則不嫌代匠斲也
 十六義

建文皇帝年表

二祖 嗣統四年作
閏擬建文年表

洪武三十一年

夏閏五月辛卯
嗣皇帝位

建文元年

建文二年

建文三年

建文四年

建文書法擬一額

秋七月壬申北
平靖難兵起

主

夏六月乙丑靖
難兵入京
帝遜去以爲閏

冬十二月
易書冬十二
月
文皇未改元猶
建文年也

荒史氏曰史記年表大抵為諸侯王廢興作也
建文何以孤表年耶曰自洪武稱三十五年而
建文若無年矣擬所為表建文年也書祖新安
而法兼龍門者何居曰諸忠臣亦前古所未有
也天子表年而諸忠列譜建文一朝如睹余蓋
以義起耳然則曷不兼表諸侯王曰懼耦列也
且儼專存年諸所遺漏者多矣
正史將作秉筆者自有備義儼直發其端耳

建文書法儼

卷三

建文諸忠臣譜

衡命非詰立天地常儼建文諸忠臣譜

公

徐輝祖 魏國 死獄

徐欽 墓守 國常

昇 一本置死

侯

俞通淵 越 死戰

耿炳文 長興 與

李堅 樂城 被執

吳傑 陸安 陰

吳高 江陰 城

庸 歷城 後暴卒

駙馬都尉

梅殷 梅水 死

耿璿 後論 死

李祺 胡觀死戰 水死

翰林院春坊一人附

建文書法儼

圭

方孝孺 文學 抗死 族

王達 自經 死

樓璉 自經 死

唐愚士 侍讀 附書

王叔英 自經 死

王良 自經 死

程濟 從 死

劉現 修 編

陳忠 不屈 死

林右 春坊 後射 死

宋懌 侍書 附

史仲彬

中書舍人

宋和 行 遜

梁良玉 行 遜

郭節 俱遜 死

吏部

張統 尚書 自經 死

毛太 自外 死 或作毛大亨

戶部

卓敬 待郎 抗死 族夷

盧迥 不屈 死

郭任 子 遜 死

禮部	事主 巨敬 死不屈	尚書 陳迪 抗死子侍 六人俱中	尚書 黃觀 赴水 侍 黃魁 死不屈	兵部	尚書 鐵鉉 抗死二 子俱	齊太 逮死從 兄弟俱	陳植 不從 族死	刑部	侍郎 徐屋 邊昇 死不屈 主 樊士信 族死	尚書 暴昭 抗死	侯太 子不 弟死 侍 郎 胡子昭 死不屈	工部	張昂 首死 難	金某 被兵 出主 事 徐子權 死自經	建文書法儼 不額	尚書 嚴震直 後經 侍郎 學士 王景彰 言葬 禮	董倫 言 死	侍郎 黃福	六科	給事 陳繼之 不屈 死作 韓永 死不屈 龔太 死投城	御史府	都御史 茅大芳 三子 俱死	陳性善 赴水 副都 史 練子寧 抗死 族夷	韓宜可 言 御史 大 景清 死 族 左 僉 都 周璿 死不屈	司中 死不屈 巡 黃清 死 抗 詔	魏冕 自殺	高翔 抗死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建文書法儼 建文諸忠臣譜

大理寺	少卿 胡閏 不 二子 俱死	薛高 少卿 高與志	寺丞 鄒瑾 不 子俱 死	彭與民 與明 非 王高 死方 黨	劉瑞 死方 黨	建文書法儼 不額	太常寺	卿 黃子澄 族夷 死	盧原質 族夷 死方 黨	廖昇 死方 黨	尚寶司	丞 李得成	國子監	祭酒 張顯宗 附書 博士 黃彥清 後論 死	助教 王紳 附書	欽天監	副監 劉伯完 附書	宗人府	宋徵 不 屈死 一作 徽
-----	---------------	-----------	--------------	------------------	---------	----------	-----	------------	-------------	---------	-----	-------	-----	-----------------------	----------	-----	-----------	-----	--------------

布政司

參政 鄭居貞 死方 參議 楊砥 事 問理 徐讓 死赴

按察司

使察 王良 死自焚 李文敏 死不屈 副使 程本立 死自經

命事 湯宗 死不屈 林嘉猷 死方 胡子義 行遜

葉砥 附書

諸王府

葛誠 首死谷長 劉璟 死執 燕件 余逢辰 死諫

衡紀 周是修 死自經晉長 龍鍾 死不屈 史遠長 程通 死不屈

寧長 石撰 死不屈

建文書法擬 額

府

知府 姚善 死勤 王璉 勤王 葉惠仲 死不屈

徐安 孫鎮 劉有年

楊任 死苗黨 陳彥回 死不屈 石允常 死

王禎 蕭用道 直史

州 蔡運 死不屈 鄭華 死不食

縣

知縣 顏伯璋 自經死 鄭恕 死城破不 張彥方 死勤

向朴 死城破不 衛健 死赴 劉亨 附書

唐子清 死不屈 史黃謙 死城破不 周縉 勤王

魏澤 附書

學教授

王省 死聞 陳思賢 死赴京 訓導 羅恢 附書

林大同 死 豐寅初

參軍斷事

高魏 死自經 錢芹

都督府都督

耿璫 死後論 劉貞 死後 廖鏞 死方

甯忠 死後 徐凱 死後 平安 死後

趙清 孫岳 袁宇

建文書法擬 額

潘忠 楊松 死戰 馬溥

陳暉 楊文 程暹

衛所

都指揮使 謝貴 死首死 彭二 死戰 馬宣 死不屈

朱鑑 死抗死 瞿能 死戰子 卜萬

宋忠 死不屈 余瑱 死不屈 彭聚 死戰

滕聚 死戰 孫太 死戰 莊得 死戰

陳質 死不屈 楚智 死戰 皂旗張 死戰

房昭 韋諒 唐禮

葛進 孫狗皮 鄧戩

陳鵬	薛照	何清	張壽	丁良	火耳丞	失爵號	梁田玉	何洲	牛景先	失姓名	尚書徐	衣葛傭	老補鍋	洞庭居士	疑官	張琳	鄭楷
<small>指揮使</small>			<small>死不屈</small>				<small>行遜</small>	<small>行遜</small>	<small>遜死</small>			<small>行遜</small>	<small>行遜</small>	<small>士</small>			
崇剛	宋瑄	盧振	張儵	朱彬	哈三帖木兒	蘇	梁良用	郭良	馬坤	奉祠何	塞馬先生	雪菴和尚	玉萃山	程亨	張烏仔	張烏仔	
<small>死不屈</small>	<small>死戰</small>	<small>首死</small>	<small>後死</small>		<small>小馬王戰死</small>	<small>蘇</small>	<small>遜死</small>	<small>行遜</small>	<small>死跡未詳</small>	<small>行遜</small>	<small>行遜</small>	<small>行遜</small>	<small>終隱</small>	<small>名見教</small>	<small>死練</small>	<small>死練</small>	
王資	張儵	趙諒	楊本	賈榮	小馬王	蘇	梁中節	高不危	朱寧	松江同知	東湖樵	雲門僧	樂清樵夫	鄒文壽	朱進	朱進	
<small>後死</small>	<small>後死</small>	<small>愛死</small>	<small>死被執</small>		<small>戰死</small>	<small>蘇</small>	<small>行遜</small>	<small>死未詳</small>	<small>去棄官</small>	<small>死</small>	<small>行遜</small>	<small>行遜</small>	<small>死水</small>	<small>死練</small>	<small>死練</small>	<small>死練</small>	
張壽	曾濬	楊本	賈榮	賈榮	小馬王	蘇	梁中節	高不危	朱寧	松江同知	東湖樵	雲門僧	樂清樵夫	鄒文壽	朱進	朱進	
<small>死言</small>	<small>死不屈</small>	<small>死被執</small>			<small>戰死</small>	<small>蘇</small>	<small>行遜</small>	<small>死未詳</small>	<small>去棄官</small>	<small>死</small>	<small>行遜</small>	<small>行遜</small>	<small>死水</small>	<small>死練</small>	<small>死練</small>	<small>死練</small>	

建文書法儗 建文諸忠臣譜

杜奇	陳子方	黃墀	伍性原	鄒君默	高賢寧	布衣	王稔	王賓	韓奕	俞貞木	袁杞山	袁顯	楊福	內官監	吳亮	長壽	段實	戍卒	龔	儲福	羅義	皂隸茅印仔
<small>諫死</small>	<small>死</small>	<small>死</small>	<small>赴京死</small>	<small>赴京死</small>									<small>俱附書</small>		<small>一作誠</small>		<small>不屈</small>		<small>去國</small>	<small>不食</small>		
進士陳周	舉人劉政	秀才	陳應宗	曾廷瑞	夏泉																	
	<small>死方</small>		<small>赴京死</small>	<small>赴京死</small>																		
	<small>正學</small>		<small>赴京死</small>	<small>赴京死</small>																		
			<small>赴京死</small>	<small>赴京死</small>																		

已上通計二百八十七人死者百八十有一
其不在死忠數者忠之屬也得八十九人行
遜在其內附書者非必忠之屬也亦以行學
重得十七、此真可待知者

建文書法擬 前編

東吳荒史氏 臣朱鷺 原名 家棟

太祖高皇帝本紀 內

洪武十年十一月己卯皇第三孫允炆

生 懿文太子繼妃 呂氏出 皇孫性慈 慧童年即敦孝友節所好詩書及古典禮

文章洪武二十三年夏六月 懿文薨發于 背痛甚號呼不絕口 皇孫年十四含淚撫

摩晝夜不暫離聞號呼聲即惶惶若不欲生 親吮吸之周而益旬餘始愈 太祖聞之呼

侍醫問狀得其實歎曰有孫如此朕復何憂 更二年懿文疾甚皇孫入侍曲盡苦心及薨

哭踊哀慕事事如禮水漿不入口者五日 太祖撫之曰毀不滅性禮也而誠純孝獨不

念朕乎始一毀糜粥欲服喪三年 太祖不 可然三年之內語未嘗高聲笑未嘗露齒不

飲酒食肉不舉樂不御內人勸之則曰服可 例除情須自致三弟皆幼躬撫育之極周居

喪之初日則呼與同堂夜則挾之同寢時其 飲食適其起居隨事寄誨諄諄有加 太祖

每聞輒喜一日臨其宮兄弟四人竝侍出句 云兄弟相懷本一身皇孫遠應祖孫繼體宜

同德後 太祖傳位詔云太孫某仁 明孝友海內歸心蓋有所試而云

二十有五年九月 實冊立皇孫允炆為

皇太孫告祭 太廟 詔曰曩者列聖御 首建儲君朕甲辰即

王位戊申即帝位于公 二十五年矣選將練 兵鋤奸去梗奠生民于 田野用心良多邇來

蒼顏皓首儲嗣為重九 月十三日冊適孫允 炆為皇太孫奉上下神 祇以安黎庶太孫既

正儲位 帝時付萬幾 伴佐裁決當是時政 治頗尚嚴覈太孫濟以 寬大中欣戴之

懿文太子之仲子而 高皇帝第三孫曷稱太 孫曷正儲位曰 太 子薨矣 長孫雄英先 十載卒矣是懿

文出者盡可推而及也 以宗 法論也謂之世適 臣鷺謹識

以宋國公勝頴國公友德兼太子太師曹國

公景隆涼國公玉太子太傅開國公昇全寧

侯恪太子太保詹徽太子少傅兼吏部尚書

茹瑺太子少保兼兵部尚書任亨太子少詹

事兼翰林修撰兵部尚書致仕唐鐸刑部尚

書楊靖兼太子賓客修撰黃子澄兼少詹事

書楊靖兼太子賓客修撰黃子澄兼少詹事

侍讀東宮○命廷臣舉孝義篤行之士鄭濟
王勲爲左右庶子○太孫條改律例奏上可

帝閒居太孫侍舉大明律授之曰此酌
古準乎協禮制宜人情其熟玩以復太孫
捧之退居數日成誦問曰汝熟其文矣能解
其義乎曰解因問名例之義對曰名者聖人
所以勵世磨鈍也故生人大倫名義爲重維
持風俗必名教先以名義名教爲例庶幾刑
罰之中不失德義之意曰然此書首列一刑
圖次列八禮圖者重禮也但愚民無知如于
本條下卽注寬恤之令必易犯法故以廣大
好生之旨總列名例律中善用法者會其意
建文書法儼前編
可也太孫曰名例律中某條尚覺嚴而不恕
請稍改之可乎曰試率爾意改來看因更定
五條明日呈稿 帝喜曰甚善因跪而請曰
明刑所以弼教凡與五倫相涉者宜皆屈法
以申恩今律中所定期于盡法而不必于原
情竊所未安曰凡所未安者汝悉改之遂遍
攷禮經參之歷朝刑法志改定七十三條
帝覽竟大喜曰吾當亂世刑不得不重汝當
平世刑不得不輕所謂刑罰世輕世重也如
後用刑皆宜遵此又語太孫曰吾平日用刑
雖重然所誅戮者皆極惡無道之人去此惡
人正以保全善人如去莠所以養苗非厲苗
也太孫曰殺無道以就有道仲尼不以爲然
未若修德以風之但愧上之德薄何憂民之

難化 帝笑曰爾言是也 帝聽政每震怒
輒誅夷狼藉一日退朝而怒猶未解太孫迎
問云何怒之深也曰有累犯法而奸惡異常
者不得不怒曰上失道而後下犯法如得其
情哀矜勿喜是或一道也 帝不覺氣平笑
曰汝能不怒乎明日有常州陳理以子弑父
送太孫處分太孫從容詳審竟脫之理父原
抱病經年誤服一藥而斃繼母素憎其子因
力証成之無以自解太孫條其情而識之
帝未之信也拘鄰里婢僕及原暨訊之乃知
父向患火症庸醫誤認爲寒藥中潛投附子
主人不知故服之而暴卒耳 帝驚曰有是
哉刑不可不慎也太孫不獨仁而且明朕無
憂矣一日邏者獲強盜七人命送太孫審太
孫一見卽疑首盜非真訊之果係主人之子
偶出庄上而佃客皆盜也是夜正謀劫商舟
遂強之同行歸欲首明而先被獲 帝覆審
盡得其情釋之問太孫曰爾何以知其非盜
對曰周禮聽獄色聽爲先尚書亦稱惟貌有
稽效見其人雙眸炯炯視聽端詳定非盜也
帝因嘆曰決獄者不可不讀書太孫卽位後
屢進刑官諭之曰大明律 皇祖所親定大
意雖准唐律亦遍攷歷朝刑法志參酌而成
朕先年受命細閱今律校前代律往往加重
益刑亂國用重典非百世通行之法也朕當
時改定七十三條 皇祖已命施行然罪可
疑情可矜者何止此也律設大法禮順人情
齊民以刑不若以禮其傳諭天下有司務崇

禮教赦疑獄嘉與萬方共享和平之福

二十有八年冬十月冊馬氏為皇太孫妃

孝慈皇太后猶女也充祿卿馬金女

二十有九年八月詔議諸王見東宮禮

議諸王來朝冕服見天子畢次見東宮于文華殿行四拜禮東宮坐受其敘家人禮後

殿東宮及王俱常服王西嚮坐東宮東嚮四拜王亦坐受已敘坐東宮正中南嚮諸王列

東西奏冬十月晦皇曾孫文奎生帝不懌上從之

終其不歿乎革命日年六歲矣莫知所終

三十有一年閏五月乙酉遺詔皇太孫允

炆嗣皇帝位○止諸王臨葬

詔曰朕受皇天之命膺大任于世定禍亂而偃兵安生民于市野三十有一年憂危積心

日勤不怠專志有益於民柰起自寒微無古人之博智好善惡惡不及多矣今年七十有

一筋力衰微慮不獲終幸得萬物自然之理其奚哀念之有皇太孫允炆仁明孝友天下

歸心宜登大位以勤民政中外文武臣僚同心輔佐以福吾民葬祭之儀一如漢文勿異

布告天下使知朕意孝陵山川因其故無改諸王臨國中無得至京所在文武吏士聽朝廷節制惟護衛官軍聽王詔下諸王不說謂計由齊尚書時太與受顧命也

止諸王臨葬論曰止諸王臨葬計無失于此者上下從茲隙矣禮天子七月

而葬同執至異姓將猶須之況親高帝于邪弗當弗葬誰能忍之不勝忿忿生

心固然曷足怪乎當是時海宇未波堂構方宴諸王分雖尊勢雖重其必不因

父喪以為利起干戈于苦塊之間何虞之謹也明示以猜而欲人之無猜得乎

齊黃短謀已見嗟略加以方正學之迂貞日求更化而曾不虞難盡趨亾之器

豈保定之材也特其烈烈而死挺豎于秋名義無罪不贖耳夫以

太祖之神聖而顧命遺臣猶然有此信乎得人難也臣鷺謹識

皇太孫治喪禮 太祖崩于西宮 太孫披髮哭踊哀動左右勅有司喪

儀悉遵周禮于是倣金滕遺制前朝後殿左右角門及西宮內寢各設座如生存凡十一

所有久不御者即以香湯灑掃之陳祖訓于東直殿設重器于西直殿京官四品以上朝

服執鉞立于諸陛之上自初十以至十六日哭臨如禮晝不飲勺水夜不就枕簞先是

太祖不豫多暴怒遭譴戮者甚眾太孫入侍事必躬承服藥則親嘗以進去後則親扶以

起唾壺溺器之屬靡不手提以獻而愉色婉容藹然可掬太祖氣亦漸平多所全宥當
淡更夜分侍衛酣寢際呼無不應應無不起蓋終夕未嘗交睫也太孫素豐腴至是哀毀
骨立矣是日諸大臣逆之于大明門外羣臣百姓望見其毀瘠之容淡墨之色與哭泣之
哀莫不舉手加額曰天子純孝舉喁喁然有至德之思焉靖難錄誣稱太孫奉太祖靈
與后父呂本同祀西宮嚴禮之主斷不然矣

燕王入臨未至還

文皇將至淮安齊太言上急出敕符勒歸國也

燕王入臨小論曰難端見矣遺詔先之也父死不奔喪其何以令敕符勒歸重

猜貳耳曷益乎若詔書未至而文皇先來弗可止也其不奉詔亦弗可止也

臣鷺謹識

辛卯皇太孫即皇帝位○葬

孝陵靖難錄稱不一

日而斂七日即葬葬核美斂日未詳詔以明年為建文元年大

赦詔曰天降下民作之君我皇太祖高皇帝受天明命統有萬邦宵衣旰食弘濟民

難凡事有益于天下者無所不用其心政教俾明規模宏遠朕以眇躬纂承大統恭依遺

詔于洪武三十一年閏五月十六日即皇帝

皇祖之大命永維寬猛之宜誕布維新之政其以明年為建文元年大赦天下於戲德惟善政政在養民當遵先聖之言期致雍熙之盛百弼卿士體朕至懷

喪禮

上欲行三年喪有司執例以請上出諭曰三年之喪自天子達于庶人先太子

殂向欲終之而不可得茲當大故敢不如禮有司奏曰天子之孝與庶人異當以宗社生

靈為重惡得狗庶人之節況遺詔在乎復傳論曰魏文帝胡人也猶能守禮況朕讀書知

禮義不能遵古先王之定制爾等不欲朕行古禮是謂吾君不能也有司復奏曰陛下欲

行三年之喪非敢謂不能也但郊社宗廟之祭不可久虛朝貢訟獄之繁不可暫廢故漢

文詔以日易月而歷代因之遺詔諄諄欲一如漢文行事其慮甚遠願陛下少抑至情俯

循眾請復諭曰朕非敢效古人諒闇不言也郊社宗廟朕將執紼而行事朝貢訟獄罔敢

不親但朝則麻冕麻裳退則齊衰杖經食則饘粥有何不可不然食稻衣錦爾輩真以為

安乎群臣奏曰陛下既不廢政事而自致哀情敢不惟命遂定儀注以進

詔薦賢才命內外文官五品以上及縣令

上皇祖考大行皇帝謚曰欽明啟運俊德

成功統天大孝高皇帝廟號太祖皇祖妣孝

慈昭憲至仁文德承天順聖高皇后尊母呂

氏為皇太后呂太后壽州人父本累官太常卿文皇門金川時遣人逐

太后至述不得已起兵之故太后未還宮火起依徐王允熙居焉無何遷居太子陵不知

所以中書舍人蹇義為吏部右侍郎戶部主

事夏原吉為本部右侍郎○立孝陵衛○革

冗員○初省州縣詳朝野編

機局紹洪武後而不知安靜以需至治

是失局也

建文上志切養民而所為多矣四年之間今

日省州明日省縣今日并衛明日并所

今日更官制明日更勳階宮門殿門名

題日新雖以干戈倥偬日不暇給而曾

不少休一何擾也傳曰琴瑟不調甚者

乃解而更張之當時甚乎不甚乎而樂

此紛紛乎是正學之過也然在後世民

殘于多牧祿糜于冗員重以中官出使

道路繹騷則汰官省邑二事固亦有足

采者未可謂建文時政

畢竟非也臣鸞謹識

命兵部尚書齊太常寺卿黃子澄太子澄晉秩俱

不詳 同參國事 太受顧命而 上為太孫時

之日月 嘗喜子澄議以藩國事倚任

之也 按 溧水人初名德洪武二十一年

舉進士歷禮兵部主事以九年無過得陪祀

郊廟賜今名 太祖嘗問太邊將姓名太歷

數無遺問諸邊圖籍太出手冊袖中簡盡奇

之既輔政與子澄議凡親王有罪輒除國嘗

使北平有賂受歸請為兵費 上益嘉之北

兵起太專主籌畫命將出師明年勉諫太子

澄既去益急復召還未及入聞變太走度德

欲往他郡起兵被執見 文皇不屈死從兄

弟俱叔輩外親悉遣戍姊及甥媳俱發教坊

司一女守節不汗後出嫁兒甫六歲給配教

還今其子孫猶存故居稱尚書舖云嘉靖中

知縣謝廷蒞祠祀太 名湜以字行分

宜人少有文行洪武十八年舉禮部第一授

翰林編修累至今官 上為太孫時憂諸王

以人才擢知袁州府宜民見知黃子澄子澄
 約姚善航海時善不可乃至任家謀洩俱被
 執任亦不屈磔于市族誅凡九十三人同邑
 袁祀山某任俠好義尤邃經學亦與蘇州守
 交善因交王叔英黃子澄名掛黨籍子澄來
 蘇謀匡復數至袁楊兩家許千戶既執姚公
 疾至袁楊而袁先出乃械楊去坐籍沒戌邊
 者七十餘家而袁一子戌北平洪熙四月復
 還土田而袁返陶庄戒子孫世勿仕子顯有
 學行多著述有主德篇紀 建文上德俱祀
 山口授當 丙午日赤無光○驛召漢中府學
 日睹記事

教授方孝孺為翰林博士尋陞侍講直文淵閣

閣從 太祖先命也按 字希直一字
 希古寧海人濟寧守克勤子幼讀書日積
 寸為文淡醇鄉人呼為小韓子從宋濂遊同
 門多天下名士一旦盡出其下以明王道闢
 異端為已任見典冊所載聖賢遺跡輒願慕
 之嘗侍父北遊觀周孔廟慨然興歎洪武十
 五年以吳沈揭薦召見喜其端整謂 上曰
 此莊士當老其才輔汝孺杜門纂述嘗病
 臥絕糧不起恬如也二十五年又薦至 太
 祖曰今非用孺時稍擢漢中府學教授蜀
 獻王聞其賢聘為世子師孺每見必陳說
 道德名其讀書廬曰正學 上即位首召至
 侍經筵備顧問一時望重凡大政議輒咨孺
 孺上好讀書有疑即召解疏奏可否必命

孺就展前批答嘗獻正心殿銘凝命神寶
 頌皆規正君德兵起日詔檄多出孺手諸
 所更定亦孺議居多方召入時同郡王叔
 英遺書戒之曰天下事有行于古亦可行于
 今者夏時周冕之類有行于古不可行于今
 者井田封建之類以孺議欲復井田也北
 兵至江上孺畫策堅守誓死社稷既革命
 驟來召不赴逼之衰經號闕下 文皇諭曰
 我法周公輔成王耳柰成王不在何對曰成
 王子固在 文皇曰國賴長君曰何不立成
 王之弟忤旨繫獄捕族黨輒下獄楊之先是
 姚廣孺囑 文皇南下必勿殺孺孺必
 不降活之以勸天下好學者故勿遽加害已
 欲州即位詔召出孺自獄衰經見哭數徹

建文書法優前編 卷之二

殿陛 文皇降榻勞曰我家事耳先生無過
 勞苦授筆札曰詔天下非先生艸不可孺
 大批數字投筆于地復大哭且哭且罵曰死
 即死耳詔不可艸 文皇大怒曰汝不顧九
 族乎孺曰便十族柰何罵哭益厲 文皇
 震怒遂磔諸市罵不絕口有絕命辭曰天降
 亂離兮孰知其由奸臣得計兮謀國用猶忠
 臣發憤兮血淚交流以此殉君兮抑又何求
 烏序哀哉兮庶不我尤時年四十有六詔收
 其妻鄭鄭已先經死宗族坐死者八百七十
 三人母族林妻族鄭五服之親俱盡及游
 黨鄭居貞盧原質等門人鄭公智林嘉猷廖
 鏞等益方黃之獄族夷十數殺及萬人矣孺
 孺和而貞事親孺篤于師友克勤被誣謫成

上書乞以身代宋濂葬夔州孝孺自漢中走
 往祭墓告蜀王恤其孤嫠志慕古欲見之行
 事不得竟其效所著有遜志齋集四十卷周
 禮考次大易枝詞武王戒書註帝王基命錄
 文統宋史要言宗儀九篇及箴誡等洪熙初
 詔從寬典立祠祀焉或曰錄方氏時得典史
 魏澤周旋匿其幼子以故尚有後謝文肅公
 詩孫枝一葉是君恩謂此附錄居貞徽州人
 豐頰美姿髯以父潛官閩中從貢泰甫尚書
 遊舉明經洪武中授鞏昌通判陞禮部郎建
 文時試河南參政三年吏民信愛之後坐方
 黨死于南京善詩文有閩南集關隴行藁歸
 來藁檜廷藁隨關藁子孫留居福州之瓜山
 遂為閩人方孝孺教授漢中也居貞送之詩
 建文書法疑前編

曰翩翩紫鳳雛羽翮備五彩徘徊千仞翔餘
 音散江海于焉覽德輝濟濟銷環珮天門何
 嗟峨羣山久相待晨沐晞朝陽疲息飲流瀦
 如何復西飛去去秦關外岐山諒匪遥啄食
 良自愛終當巢阿閣庶以鳴昭代盧原質字
 希魯寧海人父中母孝孺姑洪武二十一年
 進士第三人授翰林編修已陞太常少卿建
 文朝屢建白時事革命日不屈死之族其家
 鄭公智字叔貞寧海人力學好古師事孝孺
 薦之蜀獻王召至與王語經史數稱述河間
 東平賢行王說之建文初侍孝孺至京尋舉
 賢良為御史蒞事精敏持法不阿後坐黨死
 疑即妻族也林嘉猷寧海人師孝孺以儒
 與修高廟實錄累遷陝西按察僉事坐黨

廖鏞巢縣人德慶侯永忠孫初任散騎舍人
 嘗師事孝孺 文皇召鏞諭孝孺鏞未行孝
 孺曰汝讀書幾年尚不識箇是字既孝孺死
 廖兩子拾其遺骸葬聚寶山遂收廖死之兩
 子未詳劉瑞王高並南昌人建文二年進士
 並以給事遷大理寺丞廉明執法有嚴並坐
 縱孝孺息樹陰劓鼻死劉字仲理長洲人
 元年方孝孺試士命題託孤寄命得政卷喜
 曰此鳥中孤鳳登書二百十四人政第一孝
 孺死政慟哭不食死之一本止稱終身不仕
 非

秋七月○召董倫為禮部左侍郎兼翰林
 學士 念先朝舊臣也賜御書怡老堂按董倫
 字安常恩縣人僑居宛平質直有文學
 建文書法疑前編

勝國時累辟不出洪武十五年以薦徵為右
 贊善事懿文太子尋陞左春坊學士出參政
 河南已免官典滇南教諭既召拜屢懇請親
 睦宗人不聽革命日致仕出京悒悒數日卒
執周王橐廢為庶人 秦晉燕周俱 高后出
 周王初國錢唐以財賦
 地改開封二十二年王棄其國來鳳陽遷之
 雲南未行復國 上即位有告王反者且謂
 通燕湘代岷 上召太子澄計太欲先燕曰
 燕握重兵素有大志子澄曰不然燕粹難圖
 也先取周剪燕之手足而燕可圖也乃命李
 景隆即評周景隆大索金寶王不能應坐反
 執至以竄雲南諸子並流放已而召還京金
 川門開王與齊王迎 文皇並登樓相慰

泣得復封或云周王不願封請前代諸石刻盡有之刊東書堂其上

魏廢周王 小論曰人臣無將將則誅然

以手足骨肉之間有異志無叛微處之要自有道太上默銷之賈誼之象建主父偃之推恩是也其次化諭之至再至三而後加討焉猶曰議親之辟不可過也跡周王已事第不能兢兢祇慎法叛謀未布聞也重以貪夫恣索強坐不原逼一王而諸王心戰又可禁乎相繼告變雉龍爭卒成大故伊誰咎也大抵齊黃計躁于削國而慮不能遠正學志迂于法古而目不見近人事實錯誤可謂盡天意邪臣鷺謹識

建文書法儗前編

十五

以平江知縣陳彥回知徽州府

陳彥回字士淵莆田人洪

武中以父故謫戍鎮南會赦貧不能歸依黃僑黃姓已獲薦明經授保寧訓導陞平江縣上即位以文學廉幹知徽州府元年受循良賞是冬祖母郭卒亟重徵父老走京乞留屢疏終喪不許勉蒞郡即葬郭徵之北山時時哭墓下徵人名為太守山復姓陳除其第彥回戍籍北兵至江上彥回力糾義勇勤王以無何械至京死之籍其家妻屠見教坊錄以**張鳳等世錦衣衛千戶**此謂朝天女戶皆燕**衛壯士為護衛**上以周王得罪書諭燕也**八月勅魏國公**

輝祖兼太子太傅練兵山東

備北藩也按

子身長八尺五寸負志卓犖洪武二十一年嗣封嘗侍懿文太子學通經書大義妹為文皇妃而心在帝室時密道燕情上特信任之北征屢有功又禦戰城下革命日武臣畢迎附獨公不屈始終無有推戴意至法司迫取供招公默然不出一語惟書其父開國功勞子孫免死而已文皇大怒以元勳國舅寬之奪其爵尋幽繫五年春卒于獄年四十其長子欽嗣封固乞守墓怒文皇謫居中都卒嗣封詳永樂中

建文書法儗前編

十六

魏國父子贊曰夫女第在燕而弗為牽也一姓嬪命而弗為假也棄元勳世爵之享而縲繼幽囚以死弗為悔也豈非世臣之極忠乎胤子固乞守墓惜焉心傷儻亦有耻食周粟之思焉父子烈烈存歿生光哉世見增壽貳心以為一門正氣遺恨不知天開中山俾南北世封以食報無窮也鷺謹識

賜太學諸生高等襲衣束帶歸省親

祭酒羅

諸生不可不使知大本其有三五年不歸省者令歸省存養佗日出仕庶諳忠君先是上閱斯文不古思所以復之方孝孺亦言近代文字好奇三吳尤甚因責祭酒考次優列者賜歸省士林相召王景彰為禮部右侍郎

兼翰林侍講按王景彰名景以字行松陽人

洪武初起家懷遠教諭歷參政

上召入與修高廟實錄已事

文皇文皇問葬上禮景頓首言宜用天子

禮從之附禮字達善無錫人洪武末為大

同訓導過北平禮于文皇後以姚廣孝薦

陞翰林侍講文皇嘗問建文對曰建文君

亦可與為善顧輔導非人耳一日難達以十

難字達識其八文皇曰更有難字難如瑞

汝達服銀屑死頗憐之命有司歸其喪

免張統為吏部尚書瑞為吏部尚書甚貪鄙

之統代按張統字昭季富平人洪武初舉通

經為東宮侍書才識通敏太子器重之十

五年雲南平出統右叅政時雲南新隸百凡

荒陋土俗貢賦典儀法今悉統裁定夷民乎

樂二十六年治行天下第一命吏部勿考賜

璽書上即位拜今官時務求遺逸日集闕

下率聽統試統鑑識精絕各當其材備能得

士革命日召統及王鈿諭曰卿二人久事

皇考習知典故今皆老矣其解職務給尚書

半俸居京師視時政有尺舊制者直告朕無

隱庶稱厚望老成之意徵江西處士楊士奇

統出自經于吏部後堂

克寶錄編纂官將修太祖實錄也統得士

獨文詞工耶奏第一○野記言士奇在宣德

朝請張太后三事一修建文實錄用年號

一弛孝孺文字禁王世貞攷誤以為無之以雲南布政使陳迪為

禮部尚書按陳迪字景道宣城人祖有賢國

志操洪武八年薦辟郡學訓導尋拜翰林編

修累至今官三年加太子少師北兵起上疏

陳大計受命督軍儲于外過家不入聞變輒

赴京師慢罵不屈文皇命熬其子之肉以

噉迪問味何如迪咽既曰忠臣孝子之肉自

香與于鳳山丹山六人同日凌遲死衣帶中

得詩有千秋公論明于日照徹區區不三心

之句蒼頭侯來保者拾其遺骸歸葬計家橋

族姻悉逮成洪熙初得釋還本邑有祠祀迪增國子監司業以學

錄張智為之○征夷將軍都督何福副將軍

徐凱進兵征百夷平之○九月某日長星西

隕有聲如雷○征虜前將軍雲南總兵西平

侯沐春卒遣祭護喪至○冬十月某日熒惑

守心○十一月征南將軍總兵顧成班師還

京賞勞各有差○謫解縉河洲衛吏來奔喪

末縉官監察御史今歸學詔舉山林才德士

建文書法擬前編

十六

○監察御史尹昌隆言事嘉納之上偶感微

寒視朝稍

宴尹昌隆諫曰 高皇帝雞鳴而起味爽而

朝未嘗日出臨百官百官於是乎戒懼故能

庶績咸舉天下安也陛下嗣守大業宜繩祖

武憂勤萬幾今乃溺于宴安日刻甚宴猶未

臨朝群臣宿衛疲伺廢業上下懈弛臣恐播

天下傳四夷非社稷福也左右曰以疾諭之

上曰不可直諫難聞于是詔曰昌隆言中朕

過禮部可頒示天下朕亦用自警昌隆太和

人字彥

謙詳後以工部侍郎張昂掌北平布政司事

謝貴張信為北平都指揮使時藩府相繼告變尤忌燕大臣

建文書法儼前編

言藩國所在宜簡精強謀略有威望者為守

臣推昂北平與貴並受密命按張昂澤州人

洪武中舉人才官累至今官已死難屍得還

葬妻某見教坊錄 文皇嘗夢昂被髮為厲

命焚其屍面色如生 謝貴起錦衣衛負智遣

勇以濟太薦有是命已同昂死難信詳後

遣

代王桂如蜀時蜀王以賢聞而代王貪虐懷不靖方孺請以德化導之故

命有是

齊王樽有罪召入京留之王有異謀見告上不即罪

之也以福建左叅政王鈍為戶部尚書起鄭賜

徒中為工部尚書○黃福為右侍郎○十二

月辛丑朔帝省牲郊壇○封右都督沐晟嗣

西平侯○召宋懌還京以為翰林侍書孫

以進士曾鳳韶為監察御史按曾鳳韶廬陵人洪武末進士

嘗使北平請罷兵不聽革命日召復御史不

至尋加侍郎又不至刺血書憤詞襟上日予

生廬陵忠節之邦素負剛鯁之腸讀書而登

進士第仕宦而至繡衣郎既一死之得宜可

以含笑于地下而不愧吾文天祥屬妻李子

公望日我死勿易衣遂自殺時年二十九李

亦守節 以流人劉有年知太平府按劉有年廬陵人徒

建文書法儼前編

沅洲洪武中起明經為御史學行著聞辭官

養母忤旨謫通州讀書不懈得儀經十八篇

于州故家上之詔藏祕閣上起有年徒中四

年坐不肯迎駕謫雲南西平侯知其賢遣諸

子從學且薦于朝及交趾 召韓宜可為副都

御史 未詳何許人初為山西布政使

加防範勿遽 陞何福右府都督同知勞賜有

誅討不能從

差○詔賜明歲天下田租之半詔日朕即位

務從寬省獨賦稅未平農民受

因其賜明歲天下田租之半

前編畢

建文書法擬 正編上

東吳荒史氏 臣朱鷺 原名家棟

建文皇帝本紀 帝生洪武丁巳戊寅卽位年二十有二歲建文四年壬午

祝髮出凶 以火崩聞

建文皇帝贊曰元覆

明興若五夜之須天曉

天實篤生

高文以開南鎮北縣為元晝而特借建文為靖

難徒鼎之端雖有懿質其克究乎變

建文書法擬 正編上

祖法削

親王起二大故而不知收求前得厥求解

得屯坐自階厲以促厥祚可不謂天益

之疾而故令忠建文者誤建文以至于于

不棟邪不然春秋方富銳意太平若不

及如建文者真可謂有志之主儻其佐

理得人審機識局易紛更以靜守代削

除以推恩朝端無事藩邸相安海內化

于長厚泱于文教雖配

高世饗豈曰忝哉胡遽喪也天寶有心又曷

咎焉 臣鷺謹識

建文謚 論曰天子備謚所從來久遠

此備年何通謚之窮也有謚備謚無謚

備年存帝已矣夫夫謚以易名也仁暴興

凶之主得共之凶不取焉建文何以窮

于謚耶革除故年且除何問謚然而年

不可不復也苟得 請焉雖追謚可也

臨以

高皇帝在天之靈而酌之萬世人心之公是

奚不可之有卽被以極詬蒙之大辱固

亦無傷焉曰得齒于一王之列而已矣

本紀就年備帝夫亦書法之變乎按謚

法在國遭憂曰愍在國逢艱曰愍禍亂

方作曰愍使民悲傷曰愍此四愍者

建文幾備之矣備愍皇帝其亦可焉敢

謁嘉號我

高皇制法親王一謚郡王二謚親郡王而非

謹終凶弗謚也矧紹大統正南面儼然

臨天下者四歲顧弗得一字之及乎哉

則是

建文皇帝曾不獲列在郡王下也正恐能

難一謚意倣古少帝略備卽非至當義

然足通也江上老人詩不曰少帝亦何

尤乎此其可采者亦一義也或曰卽幸

而復年矣追謚矣建文居然一朝矣其

於

廟饗不亦難乎不與饗不成一王與饗如

九廟之額何曰是無難也禮祖功宗德百世

不遷非此盡遷也 建文廟饗固遷列

耳今其 主在陵舉而入之

祧廟不亦可乎 祧廟三年一祭於禮非

已建文元年

數而於九廟之額無增損焉而又可
以明世系正昭穆昔者魯躋僖公以為
閔兄也閔實先僖立而春秋譏焉傳曰
易神之班不祥又曰春秋不以親親廢
尊尊父子兄弟不同繼而同稱世何則
重統也建文非一世之昭乎安得以
失國之故
叔侄之嫌而禳去之去之是虛
太祖之一世也是無昭也故夫建文不可以
不存也雖追饗可也然而復年要也年
誠復即廢謚與饗不害年不復而一代
之統紀乖矣其奚以信萬世臣鶩謹識

建文書法擬正編上

建文元年論

曰古未有君天下而不得

三

三

僭年者漢惠帝養佗姓子為嗣而高后
立之非正也史故不載然而猶書呂氏
八年何不遂以惠帝統之年所用表世
傳正統紀不得而假也昌邑王賀自藩
邸入不道大將軍光白太后廢之廢立
在本年內又外入也故不書唐中宗嘗
一貶為廬陵王矣綱目書帝在房州武
氏固不得而沒之也豈其名正實彰四
歲天子如

建文皇帝也而不得僭年乎哉孫蒙
祖號死亂生年失無大于此者以為
國之主與古之亾國者非一姓其誰
竝年而亾之以為德不足存與顧何
如桀紂桀

P

紂固而有年也况建文弱齡未壯能以
興致太平為己任躬郊視學復高年勸
孝弟舉賢選能問民疾苦孜孜汲汲不
少自暇逸庶幾哉守成今質乎
高皇帝夙以仁孝稱之而當時政嚴亦曰務
寬大能得中外心雖變亂成法而咎生
于慕古雖刻削諸藩而要亦自為社稷
計何得追滅之耶不寧惟是有天下者
父為祖則子為宗百世不易之理古未
聞父子俱祖者而自我明始
太祖以創業稱祖
成祖以守兼創而
世宗皇帝追隆之亦稱祖豈不有當顧惟是
有

建文書法擬正編上

建文以間乎其間而後

四

三

二聖不妨竝祖不然子父相接也而俱祖耶
故以一代之首而虧一葉非體也以子
父之接而平列為祖亦非體也
明史將為萬世觀其得不深慮邪即不為
建文計獨不為
文皇帝地邪至哉楊文懿公之言曰國可滅
史不可滅愚亦曰位可革年不可革即
當

文皇帝在御不難以義爭之况今日是非已
定正

聖子
神孫所當幹蠱補闕時乎鄭端簡公攷
昭皇帝

長陵碑文儒我 皇考文皇帝駐師金川門

遣人奉章言所以不得已起兵之故聞
建文君自焚 皇考慟哭曰臣之來也
固將清君側之惡用寧邦家何不寤邪

遂備天子禮葬書其歿日崩是
文皇名沒建文實未嘗沒建文也其即位詔
諭臣民勅封功臣勅曷嘗不稱建文

文皇自革除之而自備之畢竟實難掩耳
昭皇帝雖
文皇帝子而不勝痛惜建文之至意則天下

萬世之公論從茲
決矣臣鷺謹識

春正月 ○改天地祠為南郊祠 南郊祠 庚辰

大祀 天地於南郊奉 太祖高皇帝配 先

戊寅上御 奉天殿誓戒百官夕宿文華殿

齋宮已卯出舍皇邸尚膳進素食庫辰子夜
展事 上脫舄登 大祀殿秉主奠瓚興俯
拜跪如禮昧爽還宮御奉天殿受羣臣賀方

孝孺進郊祀 詔養老命官贖民鬻子 ○遣使
頌上嘉納之

告即位於天下神祇司業張智詣闕里 ○勅
修 高皇帝實錄禮部侍郎兼翰林學士董
倫王景彰總裁太常少卿廖昇翰林侍講高

吳志翰林待詔方孝孺副總裁國子博士王

紳漢中府學教授胡子昭某縣知縣葉惠仲

齊府審理副楊士奇馬龍他郎甸長官司吏

目程本立等纂修官 按 襄陽人洪武中
王紳輩友善有史才朗達負氣書靖難事多

一本金川門破死 胡遜志字士敏蕭縣人元
末年二十五為鄧山書院長文成一家有名
儒洪武初嘗徵修元史 胡子昭字仲常一名

子韶大足人性介富經術自蜀徵入翰林檢
討累進刑部左侍郎四年死難 臨刑有兩問
正氣歸泉壤一點丹心在帝鄉之句時年四

十一父復初母郭各年八十餘並子五人皆
謫戍妻王見教坊錄正德中御史熊相立祠
祀之其弟 胡子義以薦辟起陞僉事聞兄死

避世丹稜蜀獻王聞而憐之今削髮自全子
義辭以親之遺體有二子歎曰兄已無後此
或者未盡絕邪棄之去莫知所終 葉惠仲以

字行臨海人與兄夷仲並有文名 葉惠仲
仲以知縣克史官克考試陞知府永樂元年

二月坐修實錄時書靖難事以逆黨論死籍
其家妻蕭見教坊錄 葉惠仲字道原系出伊
川自杭徙崇德之同鄉讀書不務章句敦行

檢與海鹽沈季子壽康友善國初舉明經秀

才歷秦周進長史謫馬龍他郎旬從一僕赴官曾單騎入百夷諭逆者歸命奏計入京留修實錄陞翰林尋試左僉都御史明年改江面按察副使未至聞變慷慨縊死所著有冥

集詔京省開科鄉試○二月命都督僉事耿

也文皇宴二人及三司官韋琪子忠徹執酒相之宴畢白曰宋忠而方五大身短氣昏張昺面方五小行步如蛇謝貴早肥氣短景清身矮殼雄耿肅顛骨插鬚色如飛火法皆

當不得終按耿肅長興侯長子嘗率兵攻永平革命日論死景清本耿姓真寧人洪武二

建文書法擬正編上

十七年進士性慧儻尚大節嘗假同舍生

詭曰某私橐耳誦之不遺一字其人遽訟之國師清

大慙恨既出清特還之曰吾以子珍秘太甚

故相戲耳又清赴舉時淳化一女為妖所憑

清宿之夜妖不至遂書景清在此四字妖絕

試禮部第三除翰林三十年署左僉都御史

上即位擢左都御史改御史大夫革命日方

練諸人盡死而清獨委蛇侍朝人疑之一日

早朝清緋衣入先是星者言某星犯帝座甚

急文皇固疑清又見獨緋衣遂收之得所

帶劍詰之曰我忍不死為此不成天也毒罵

不已扶其齒啖血御衣文皇大怒命鐵騎

剝其肉肉盡罵已足夕精英迭見已時人

庭為厲命族景氏籍其鄉轉相攀染謂之瓜蔓抄村里為墟

詔尊 皇考 懿文太子為興宗孝康皇帝皇妣懿敬太子

如常氏為孝康皇后立妃馬氏為皇后封第

允熲吳王允燧衡王允燾徐王大賚天下

朕惟盛德不食報者垂慶后昆大位不逮親者追尊宗廟 皇考早登儲位參決萬幾默

施寬仁陰贊至治用錫祐朕嗣登大寶已謚

皇祖考妣而 皇考妣謚號未備心切悼焉

謹采群臣議追尊 皇考為孝康皇帝廟號

興宗 皇妣為孝康皇后擇日祔廟如馬氏

建文書法擬正編上

正位中宮共承祭祀封三弟吳王衡王徐王

用夾輔邦家夫尊親所以崇孝敬正家所以

厚風俗嘉與萬方同臻斯路其有懷才抱德

士有司禮請來京授以祿位年八十以上者

人賜米一石肉十斤酒三十斤九十者加帛

一匹綿一斤所在釐民歲給米三石戚里收

養之荒田地莫耕者為除徭賦農桑衣食之

本勿奪時使得盡力學校所以作士備任使

加意風厲焉民之休戚係守令賢否務慎考

覈黜陟義夫節婦孝子順孫五世同居者勘

聞旌表水旱災傷速開報蠲賑軍中孤兒存

卹有定例其年老篤疾者管軍官撫之願還

鄉者聽前代兵後骸骨暴露者所在官司收

瘞衛所軍戶果絕即與除伍民間有篤廢殘

疾不能自生者收養濟院例支衣糧著爲令
靖難後孝康皇帝主遷于陵仍稱懿文太子
吳王衡王四年七月降封廣澤懷恩廣澤王
居福建漳州懷恩王居江西建昌九月召還
同廢爲庶人徐王降封敷惠以少隨母呂大
后居懿文陵永樂二年改封甌寧王奉懿文
祀未遣之國四年二月邸中忽
火起驚仆地卒年十六謚哀簡
立子文奎爲
皇太子 群臣請立太子詔曰有天下者公天
下朕功未報于先王澤未加于百姓
而急于立嗣嗣必以子是重朕不德也其勿
言又請曰立嗣必子所由來久矣早慰天下
望幸甚詔曰堯舜夏禹皆黃帝之後更相授
受本出一家其事可萬世通行者朕諸叔濟
建文書法儀 正編上

濟多賢實秉德以陪朕諸母弟具有淳德克
襄理道儻數年之後幸而神人和協朕於諸
叔諸弟中擇其出類者嗣位庶於官天下之
中不失家天下之意著爲例世世守之群臣
復請曰 太祖登極未久即立儲宮者非私
也所以一人人心而防禍源也若及今不定而
更須後擇則啓宗室覬覦之心生小人反間
之計其禍有不可勝言者書曰惟口出好與
戎願陛下財察詔曰卿等固以請其先
封諸弟而後可三第既封遂立太子
申詔

親王不得節制文武吏士○進封江都郡主
爲公主儀賓耿璿爲駙馬都尉掌前府事

亦長與侯子尚 懿文長女勇悍有略父北
征璿勸直擣北平疾破之已聞戰數敗快
抱病對公主泣 上遂去璿益備疾杜門不
出竟坐罪死公主仍降爲郡主明年春亦卒
以周府紀善周是修爲衡府紀善留史局
是修名德以字行江西泰和人少孤力學舉
明詩爲霍丘學訓導入見 太祖問家居何
府奉祠正尋陞紀善 上初年王有過逮吏
是修以嘗諫免改衡府留纂修 太祖實錄
靖難兵入京是修即遺書別友人解縉楊士
奇等且付後事暮入應天府學肄孔子自爲
贊繫之衣帶遂縊于東廡年四十九是修內
建文書法儀 正編上

貞外和孝友廉澹其學自經史下至醫卜靡
不究爲文敏贍所著有詩小序論語類編芻
蕘集進思集懿範家訓等嘗曰忠臣不以得
失爲憂故其言無不直烈女不以死生爲慮
故其行無不果因取先忠節遺事輯爲觀感
錄朝夕省覽初胡廣金幼孜解縉楊士奇與
是修有約同死者已而俱負約他日士奇爲
是修作傳語其子曰脫我死孰傳而翁聞者
笑之隨志斷曰君子謂諸子無 更定官制 先
義而揚于諸子也復無恥矣
壽州訓導劉亨應求直言上言文武竝用久
長之術六卿秩卑于五府非所以示均隆宜
竝爲一品國子祭酒師表天下不當在太僕
下武臣子弟宜立學教之使知事上使下禮

義上嘉納之已與孝孺等議乃大加更定詳
朝野編按劉守字嘉會廬陵人博通經史洪
武中徵賢人君子辯歸養親復舉經明行修
入對稱旨命說書華蓋殿尋以言事謫壽州
訓導應上詔言事多見採用陞武進丞修學
政課農桑有治績賜璽書靖難後坐他事罷
歸杜門不出薦修大典及考試官俱不就宣
德中薦亨老學堪師表亨自造朝辭甚艱
帝曰伏生九十尚傳經八十為教官何不可
尚書郭璉曰老者安之朝廷豈少此一
人得
還鄉正統中卒年八十二

更定官制小論曰官制祖周官夫亦慕
古盛意乎 獨不念

建文書法擬正編上
高皇帝經理天下三十年百度貞密何者不
折衷于周官乎善法者師意何遽不如
古而騷然變更乎孔子稱孟莊子孝而
獨難其不改臣若政
建文君臣何改之忍也至其削奪諸藩亦
有動于漢晁錯計而卒用亡天下總之
咎生慕古之過
與臣鷺謹識

崇仁訓導羅恢入史館恢上書言政切直上
曰言無忌諱其心必

忠命進史館同修 太祖實錄時遼東高麗
僊居鄭恕金華樓璉浦江鄭楷蘇州錢芹吉
安蕭用道等皆徵用言路大闢
憲備滿朝海內翕然想望太平

燕王來朝監察御史曾鳳韶戶部侍郎卓敬

劾奏不報由皇道入登陛不拜也鳳韶侍郎

敘叔姪之倫由皇道不拜大臣之禮宮中乃
上曰至親弗問○王世貞攷誤謂殿上二語
見前朝鸞謂成語不妨引用以成語證誤非
也 卓敬上書曰 燕王智慮絕人酷類太
祖夫北平者強榦之地金元所由興也宜徙
封南昌以絕禍本夫萌而未動者幾也量時
而為者勢也勢非至勁莫能斷幾非至明莫
能察 上覽奏大驚袖之翌日語敬曰 燕
王骨肉至親卿何得及此對曰楊廣隋文非
父子邪 上默然既 文皇即位責敬不奉

建文書法擬正編上
迎乘輿敬厲聲不遜 文皇特憐重之繫之
獄以姚廣孝言卒族之臨刑從容歎曰變起
家親略無經畫敬死有餘罪經日如生神色
凜然 文皇嘗曰國家養士三十年惟得卓
敬服其識也不獨以節敬七歲時相者相之
曰此骨法必為名卿惜哉血不華色嘗讀書
夜歸失道得兇馮之歸比入門乃黑虎也舉
洪武二十一年進士除戶科給事中時諸王
多僭擬敬乘間言之 上以為宗人經歷敬
立朝慷慨英姿善談論凡天文地理律曆兵
刑皆能究達所著詩文五十卷率峭拔磊落
後四十年劉球傳其事私謚之曰忠貞敬字
惟恭瑞安縣人妻劉 免民貸舍錢○三月丁
義女楊奴見教坊錄

丑祀先師太學

上齊戒往盥獻拜跪禮如祖廟御彝倫堂見師生賞幣

鈔有差堂官講顏淵問仁二章上問天下歸仁與家邦無怨其致異同祭酒對以乾道坤道之別上曰自身而家而邦而天下總是我一心管攝故一日復禮便家邦天下都歸仁中敬恕工夫正是克己實處自能無怨于家邦非謂家邦不怨我也恐無甚差別一時聽者快服以為聞所未聞人思遠

燕王還國

召樓璉

為翰林侍書

係曾置額樓璉字士連金華人嘗從宋濂學洪武中以藍田

知縣擢廣東道監察御史謫戍雲南至是召入 文皇命孝孺艸詔不可改命連璉強受之歸而慙問妻子問曰得無傷方先生耶連愧曰我所為此正恐累及汝輩耳遂巡一夕

經歷周璿為左僉都御史

周璿山東諸城人以言事擢用與

中俱官僉都御史靖難後不屈俱死之璿妻王子蠻兒永樂九年猶繫獄司中洪武中以

御史陞燕世子及其弟至京師尋遣

還 太祖小祥也 文皇遣三子來或沮之

也齊太請收之黃子澄不可以為彼將先備三兄弟輝祖甥也輝祖亦勸 上留之且言高煦勇悍無賴倚騎射能寧惟叛主將叛父輝祖弟增壽力保無他遣之瀕行煦入輝祖廐中取良馬馳去世子既還國 文皇喜曰天贊我也父子得聚其後 上悔不用輝祖之言 國子博士黃彥清陳風俗 歷初至京邸買

雞鬻者曰可殺勿畜彥清解其意領之其人既去復還囑曰殺則瘞其毛于地勿遺累鄰

雞也彥清嘆曰仁哉何風俗之厚也閒步于市見兩兒食棗退讓有禮坐其旁觀之食畢餘一棗幼者遜其長長者不受推遜良久遇

句者舉以授之彥清曰有禮哉何風俗之厚也又見有得紗于街者輒拂其塵置之高潔處以石壓之而去彥清曰廉哉何風俗之厚也明日入朝備述其事且曰陛下德化雖中牟三異何以過此 上曰何敢當也昨日宮中二人歐譁殺徹內朕呼而諭之曰朕寬刑

尚德兩年來中外愉愉爾獨犯教意者朕有乖德歟行事無禮歟外仁義而內實多欲歟排然感愧自責 二人始叩頭謝過夫一宮之人尚未能齊何敢謂野人之徧為爾德也彥清頓首賀曰萬邦時雍而有子獨傲四方

風動而有第未諧宮人相爭是其常事陛下引為已過愈見盛德矣後彥清在梅殷軍中聞變私謚建文上冬十二月尚官博士以私謚故坐死併逮從子貴池典史金蘭及族人繫獄梅殷故白無之金蘭等得釋附某地方巡撫黃清新詔至不受謀起兵不克死之或疑即彥清竊謂非是冬十二月官博北平按察僉事湯宗上變告逮按察使陳瑛右布政

曹昱副使張璉至京安置瑛廣西陽宗告瑛金錢有異謀也宗不詳何許人革命日恨宗論死勅都督宋忠徐凱

耿璈將邊衛兵分屯開平臨清山海關○調北平承清衛官軍屯彰德順德備燕也時齊燕王數稱病而日操練軍馬招異人術士機

子澄以為當亟討上難之問所先子澄曰燕王數稱病而日操練軍馬招異人術士機已彰宜先上顧太曰王素善兵未易輕動太曰今邊報北虜嚴息但以防邊為名發北平精銳出戍去其羽翼無能為矣上領之乃命宋忠調緣邊各衛官軍三萬屯開平燕府護衛選隸麾下徐凱臨清耿璈山海關三都督相倚角陰約藩臣張昂等同動定按察忠錦衣衛指揮使智勇有名洪武中疏救百戶死上稱其直三十年計西夷有功已死

難懷來子謙亦戍邊賜死○置豐沛軍民指揮使○召胡

騎指揮使關童等還京○以都御史一本刑部左侍

郎暴昭等二十四人克采訪使巡行天下民問

疾苦與廉黜貪得便宜行事上諭曰卿等求稱任使意無負朕望尹吉甫之詩柔亦不

茹剛亦不吐不侮鰥寡不畏強禦此部使之事也暴昭該訪北平甫至境聞變亟歸以聞

力請為之備金川門破昭出亡被執抗罵不屈至去齒截手足乃口絕按昭山西人未詳

里京師地震○求直言貶監察御史尹昌隆

知福寧縣尋復之尹昌隆言奸臣專政陰盛故貶上曰求直言而以直棄之人將不食

吾餘命復原官靖難兵南下昌隆上書言今日事勢日去而北來章奏言周公輔成王不

若罷兵息戰許其入朝彼既欲申大義于天下不應便相違戾設有蹉跌便須讓位不失

守藩若沈吟不斲恐禍至無日進退失據雖求為丹徒布衣不可得矣不報革命日昌隆

名在奸籍驅出就戮乃當陞大呼曰有奏牘在可覆也檢有之曰火燒頭早從此言南北

生靈受禍不若是酷遂貸昌隆以為北平行部主事後坐

夏四月初并衛所○湘王栢有

罪自焚死

先是湘王偽造寶鈔兼殘虐殺人
上降敕切責召之王怒焚其宮

室美人已而乘馬
執弓躍入火以死

齊府人曾名淡上變告廢

齊王樽為庶人

○幽代王桂岷王棟於其國

竝廢為庶人

○五月選補儒學官○詔衛官

舉通經軍士

○下岳池教諭程濟獄

宗室某月某日兵發西北朝廷迂之繫至京
將戮召人見濟仰面大呼曰陛下且囚臣不
驗死未晚遂下獄無何北兵起遽出濟以為
翰林編修充軍師護諸將北行徐州之捷諸

將樹碑敘功濟一夜往祭碑人莫測其意後
文皇見碑文怒推之遽止曰為我錄文來因
按姓名行族誅濟姓名獨沒斷處得免上
出亾時問計濟濟曰云云乃免立召僧入為
上薙髮從出亾遇險輒用術脫去數十年後
隨上至南京莫知所終濟朝邑人與同邑高

願為忠臣濟曰願為智士其後翔卒死難

以王叔英為翰林修撰

人洪武末與孝孺同

徵薦為漢陽知縣 上初即位召入上資治

八策皆援古證今可見行事又曰 太祖除

奸剔穢抑強鋤梗如醫去病如農去艸去病

急或傷元氣去艸嚴或傷禾稼是故病去則

宜調養其血氣艸去則宜培養其苗根北兵

逼江干時叔英奉詔募兵至廣德俄而聞變

會齊太亦奔至相抱慟哭期後舉已而知事

不可為沐浴衣冠書絕命詞裾中自縊于玄

妙觀之銀杏樹有周粟豈不佳所見良獨偏

之句題其案曰生既久矣未有補于當時死

亦徒然庶無慚于後世墓在祠山麓正統中

楊士奇題其石曰嗚呼翰林修撰王原采之

墓士奇本叔英薦起也嘉靖中編修鄒守益

諫判廣德祠祀叔英妻金繫獄死女二同赴

井死有貞烈祠叔英所著有靜學集

以趙諒為留守左衛指揮

命日常宗人竝 六月召解縉為翰林待詔

得罪坐廢憂卒

燕山左護衛百戶倪諒上變告逮官旗于諒

周鐸等誅之 諒未詳何許人 詔讓燕 文時

恐一日不可測貴等渙然之謀益愈急遣中

○此下當書 燕王有疾為尊諱闕書

官逮燕府官屬○秋七月○都指揮使張信

叛款燕○壬申燕府靖難兵起掌北平布政

司事工部侍郎張昂都指揮使謝貴彭二燕

府長史葛誠伴讀余逢辰死之先是 文皇

問僧道衍義起之期對未可至是遣速官屬

又密敕張信手致 文皇信驚告母母曰不

可若父嘗言王氣在燕分王者不死非汝所

能執也不如轉禍為福信然之因請啟見不

得入詐乘婦人輿以入 文皇陽為感風不

能言信曰殿下果有事當以告臣 文皇無

疾益堅信曰王果無意乎信奉密敕在此當

就執 文皇始誠告之且曰生我一家命者

于也疾召道衍謀事忽然簷瓦墮地碎 文

皇不憚道衍曰天欲殿下易黃瓦耳乃喜遂

定謀時謝貴等集兵布城衢圍王城又以木

柵斷端禮門張昂約盧振內應一面飛章奏

聞有所親吏李友直竊其艸獻府中 文皇

急呼護衛指揮張玉朱能等率勇士入守能

曰先擒貴昂餘無能為矣 文皇曰不如以

計取之依內官來逮所坐名收下就令內官

召貴昂付之將必入入則縛耳初四日壬申

文皇備疾愈御東殿集官僚伏兵左右貴昂

不淡虞果入入為壯士縛 文皇尚扶杖坐

方進西瓜令校尉拳碎之已而曰水出不堪

取刀剖之于是兩廡伏兵盡出梓葛誠下殿

文皇擲杖起曰我何病為爾輩奸臣所逼耳

誠逢辰貴昂等不屈俱死 靖難兵夜攻下九

之圍者驚相告稍稍散去 靖難兵夜攻下九

門張王帥諸將夜攻九門克其八西直門不

制一方矣亦下按 葛誠未詳里字既洩府謀

淡見恨後得族誅 余逢辰字彥章宣城人嘗

遺書其子曰我已自分必死兵起之日逢辰

泣諫以死 與謝貴馬宣同為北平都指

揮使二見貴殺急跨馬大呼市中集兵得千

人將入攻會府中健卒出格殺二附 盧振一

作震燕護衛指揮嘗密約昂貴等為內應昂

貴死振亦死之或曰壬午秋逮至不屈榜振

名數其罪 都指揮使馬宣巷戰不勝走薊州

殺之夷族 俞瑱走居庸關都督宋忠帥師次居庸追保

懷來留瑱守關○靖難兵中自署官屬以李

友直為本司右參議 兵中止 靖難兵遣張玉

朱能攻薊州○靖難兵上書請誅齊太黃子

澄書曰 皇考太祖高皇帝 難難百戰以定

澄有天下封建諸子為盤石安不幸 皇考

賓天陛下嗣承大寶而奸臣太子澄假陛下之威權翦皇家之枝葉構榑柏桂梗五弟不二年間竝見削奪雖有愆過未聞不軌五弟轉徙流離行路矜惻相无可愍闔室自焚仁聖在上胡寧忍此蓋非出陛下之心皆奸臣所為也心尚未足又以加臣臣守藩二十年事君之誠明于皎日而奸臣誣直為枉加禍亾辜執臣奏事人筆楚刺熱迫言不軌遂分布宋忠謝貴張昂等于北平城內外甲馬馳突于街衢鉦鼓喧鉤于遠邇圍守臣府如臨湯火竊念臣于 懿文太子同母兄弟也今事陛下如事天也權奸之心不止害臣辟伐大樹先翦附枝奸臣得志社稷危矣伏望漢發德音去此兇慝用肅清朝廷永安社稷以建文書法儀正編上 主

保全親藩又竊計奸黨蟠固陛下未易除之伏觀 祖訓有云如朝無正臣內有奸惡則親王訓兵以待天子密詔統兵來討平之臣謹俯伏俟命惶恐上書 江北蝗有請使督捕 上曰朕以不德致蝗又殺蝗以重朕過臣民其極言朕失俾得改宥司其赦疑獄捐逋租周窮乏以修實 丙子故北平都政是歲蝗不為災更有秋

指揮使馬宣起兵薊州遇戰宣及衛鎮撫曾濬俱被執死之靖難兵降薊州起兵攻北平西行遇

靖難兵逆戰不利退守薊州與本衛曾濬出城再戰敗俱被執招之降不屈罵不絕口以

死薊州無通州衛指揮房勝遵化衛指揮蔣主遂降燕 破居庸瑱悉懷來○甲申靖難兵攻破懷來都指揮使陳質引師來援都指揮使彭聚孫太力戰死之都督宋忠都指揮使俞瑱被執死之守懷來 俞瑱守居庸相為叢援將之襟喉百人守之萬夫莫窺必據此乃無北顧憂乘瑱初至眾心未定易為取耳今前鋒領騎兵徑抵關門大呼殺入瑱部伍未定敗走依忠 文皇與諸將計曰宋忠保懷來必爭居庸乘其未至邀擊之忠輕躁寡謀狼懷自用彼眾新附其心不一破之必矣遂帥馬步精銳八千捲甲倍道而進 文皇據鞍指麾有喜色忠果帥眾援居庸燕兵獲謀者言宋忠誘將士以家屬在北平者被慘戮宜為報眾在疑信間 文皇遽命忠伍軍士家屬為前驅令得觀見相呼應懈兵士心忠不意敵卒至列陣未成 文皇麾師渡河鼓譟衝入忠軍忠大敗奔入城燕兵乘勢入不能禦

彭聚孫力戰奮呼陷陣死忠瑱遂被執既失懷來燕勢大振于是山後諸州皆不守而開平上谷等處守將往往叛附矣是日將校

被俘不甘降憤滿死者百餘人或曰孫太先
登多斬獲中流矢被獲死之陳質以都指揮
克參將守太同有威名尋陞都督同知嘗發
代府陰事是日引兵援忠師敗退守大同革
命日被執唐寅靖難兵攻永平指揮使趙彝
不屈死之

郭亮叛降燕○大寧總兵劉貞都督陳亨都

指揮卜萬引兵出松亭關攻遵化逮萬獄始

亨有二心于燕時時陰輸款忌萬不發文
皇故貽萬書盛解萬毀亨召所獲卒放歸投
萬置書衣中厚賞之又今同獲卒得窺見之
亦請行許得同歸獨無賞心懷不平比至事

建文書法擬正編上

發亨貞遂執萬萬極辯不能白竟下獄按
萬大寧大將也謀勇自負樂効死每戰輒先

登至是墮文皇術中又江陰侯吳高與楊
文同守遼東文皇忌高遺兩人書盛譽高

誣文故易其函二人得書懷
疑竝聞朝廷朝廷竟削高爵

萬陳亨小論曰異同之為事利害也

甚矣哉彼已相能固于堅城一水一火
鬪所自起若亨萬同心一德其利斷金
誰刺無間之刃哉亨既忌萬將亦有意
色可揣而萬曾不覺何闇也志曰當發
不發大賊乃作卜萬之謂乎亨以叛全
萬以忠獄冤哉其亦足以為共事者萬
世鑒矣乃江陰侯之廢頗亦類是故并

及之
驚識

八月○以長興侯耿炳文為征虜大將軍駙

馬都尉李堅都督甯忠為左右副將軍同安

陸侯吳傑江陰侯吳高都督都指揮盛庸潘

忠楊松顧成徐凱陳暉平安等帥兵三十六

萬分道北征詔曰朕奉高皇帝遺詔纂承
大統宵衣旰食思圖善以又民

不幸骨肉之親屢謀僭逆去年周庶人構潛
為不軌辭連燕齊湘三王朕以親親之故不

建文書法擬正編上

急窮治止正備罪餘不問庶幾自新今年齊
王棖謀逆事覺推問犯者又言與湘王柏

燕王同謀柏自知難遁焚死棖已廢為庶人
朕於燕王親最近未忍究今乃僱兵犯闕

殷言除奸黨肅清朝廷朕不得已遣長興侯
耿炳文等率兵三十六萬正其罪各爾中外

臣民軍士各宜懷忠守義與國同心以安社
稷班師之日爵賞不吝按

君用功代領軍洪武初累功封侯給券鎮守
遼東爾老將善戰北征之役甫至真定竟敗

走召還仍食其故封永樂初陳瑛迎上意
劾之暴卒國除武涉人以父英國公故

尚高祖第七女大名公主上即位進公
主大長公主堅素負才勇北征與燕將丘福

戰互勝負封灤城侯給券已而敗于滹沱河
 中槩被擒 文皇命械送北平道卒于莊嗣
 侯永樂中除 **吳傑** 未詳里氏其妻徐凱女也
 忠同凱死難 **吳傑** 黔國威襄公子也以指揮
 嗣封屢出征 **胡防** 倭有功以援真定失律謫
 南寧衛指揮 **吳高** 以父良江陰侯嗣封屢從
 征胡守遼東時時出兵攻北平不克坐疑削
 爵永樂初召守大同被劾編氓奪券 **盛庸** 未
 詳里氏從北征屢有功封歷城侯克平燕將
 軍殺張玉譚淵四年浦口戰敗降附鎮守山
 東元年致仕以陳瑛劾怨望削爵暴卒 **徐凱**
 合肥人開國時累功陞都督僉事建文元年
 從何福征百夷有功滄州之潰被執遣至北
 平仍其官已而暴卒 **平安** 滁州人初名保兒
 建文書法儼 **正編上**

以父定功襲指揮僉事陞密雲指揮使擢右
 軍都督僉事北征有功進副總兵安力舉數
 百斤善戰靈壁之敗被執以為北平都司進
 都督僉事七年 文皇忽問安乃尚亾恙安
 慙經 **祭告天地祖廟** 告出 **諭誠北征將**
 士 誠曰昔蕭繹舉兵入京而令其下曰一門
 之內自極兵威不仁之極今爾將士與
 燕王對壘務體此意無
 使朕負殺叔父名云云

諭誠將士 論曰是與亾一大機也內
 兵心思
 文皇膽張此怠而彼奮此瑕而彼堅又何俟
 接戰規勝負哉夾河戰後

文皇直抵京師無退計挺身當前或軍
 後 上教之也夫不忍
 叔父其自忍乎真宋襄之仁義也若欲勿殺
 則如讓之欲兵無害則如已之讀史至此
 此而不啞然笑失聲嗚呼當時在廷諸
 臣曾不出一言相難何與殆天蔽厥
 衷而默以相靖難之成與臣鸞識

書諭諸王削燕屬籍 ○檄山東河南山西給
軍餉 ○置平燕布政司于真定命刑部尚書
暴昭掌司事 ○贈故翰林待制王禕為翰林
 建文書法儼 **正編上**

學士謚忠文 從其子紳請也紳言明詔有旌
 之日微臣得展事情之時上可之制曰朕于
 文武勲勞咸思崇報況守節秉義之臣命書
 愍贈曷可忘哉故翰林待制王禕久事 皇
 祖夙夜在廷修史擅三尺之譽蒞民兼四善
 之稱銜命出使導化宣威豈期攜志之詭謀
 竟致忘身而殉義歷年滋久 卹典未遑暨嗣
 息之疏請乃與懷而慨歎是用職陞禁從謚
 錫美名循彛制以勸忠推茂恩而示訓尚惟
 冥漠服此殊榮 ○按開國 **徵雲南兵** ○已酉
 以來文臣有謚自禕始

耿炳文兵次真定壬子靖難兵入雄縣降鄭

州都督楊松潘忠俱被執卒西靖難兵逼真

定炳文迎戰大敗奔入城被圍副將軍李堅

甯忠都督顧成指揮劉燧等俱被執癸亥圍

解靖難兵還北平先是炳文率所部兵分遣

楊松率銳鋒九千人進據雄縣約忠為殿王

子中秋夕文皇度松等夕飲不備率眾渡

白溝河夜半來圍城攻破盡屠之九千人皆

戰死潘忠來援松文皇先遣譚淵領千人

伏月樣橋水中忠至伏發夾擊忠松俱被執

并失鄭州文皇曰炳文在真定不虞我至

建文書法儼正編上

由間道破之必矣時炳文兵營滹沱河南北

其部將張保降燕言狀文皇厚撫之遣歸

詐言被縛脫還又言雄鄭破降燕兵且旦夕

至若河南兵北移庶可併力以禦炳文遠用

其言移營壬戌文皇遣將攻破其東南南炳

文出城逆戰大敗奔入城副將軍李堅甯忠

等時炳文出師不利二始動色問誰可代

炳文者黃子澄力薦景隆遂用之召炳文還

時上銳意文治日與孝孺輩討論周官法

度居便殿事文墨兵事一聽于澄太以為北

兵何能為也而景隆又自負文谷王棟自宣

武材不以北為意識者憂之矣

府遁歸京長史劉璟獻策不報棟封宣府以

偕妃妾遁歸也劉璟隨谷王來京獻十六策

上命璟參議景隆軍中璟初嘗至燕文皇

與之奕璟勝文皇曰卿獨不少讓我邪璟

正色曰可讓處璟不敢不讓不可讓處璟何

敢讓也已贊景隆軍不見聽信景隆敗璟夜

半渡蘆溝河破冰冒雪走良鄉裂趾跛行三

建文書法儼正編上

十呈遇其子猶翼上馬還家養疾二年輿疾

赴闕進聞見錄千萬言又不聽革命日璟稱

疾不起逮至京見文皇猶僂下且云殿

死法官希旨緣坐其家文皇不許得歸葬

璟文成公子字仲璟豐髯偉貌議論英發博

經史究極韜略握奇諸書洪武中召見喜曰

真伯溫兒以為閣門使曰欲汝日夕左右會

封谷王諸大臣忌璟推璟忠勇才略授長史

并救提調肅遼慶寧燕趙六王府事嘉靖中

學憲萬潮肖其像配享文成祠附石橋平定

州人洪武中為寧府長史北兵起撰獨計備

禦已見拔終不屈支解死之

龍鍾字德剛萬

載人貢洪武中為浙江按察使左遷長洲知

縣陞晉府長史會 上徵晉兵鐔力主發赴
後 文皇械繫錦衣獄不屈死之有收其遺
骨得所自書贊曰忠 孝歸一死生非二

召遼王植徙荊州召寧

齊太等慮兩王通燕也初
文皇嘗巡邊與寧王相得

王權不至削護衛

甚歡及聞削護衛喜曰取大寧必矣乃遺寧
王書告窮感求解陽若不知詔削者寧王喜

靖難兵遂 趨大寧 未詳何許人言諸王親則 太祖遺體

監察御史韓郁 上書不報

貴則 孝康皇帝手足尊則陛下叔父使
二帝見陛下為天子而弟與子遭殘戮在天
之靈其能安乎臣每念至此未嘗不流涕也

建文書法錄 正編上 三

皆豎儒偏見病藩封太重疑慮太深而至此
夫唇亡齒寒誰不自危周王既廢湘王既焚
代府被推而齊臣又告王反矣彼計者必曰
兵不舉則禍必加是則朝廷激之變也曷足
怪乎今自北伐以來兩月矣前後調兵不下
五十餘萬而一矢亡獲謂之國有謀臣可乎
經營已久軍輿輒乏將不効謀士不効力徒
使中原無辜赤子困于轉輸命不聊生日甚
一日九重之憂方淡而出入帷幄與國事者
方且揚揚自得若無事人臣愚不知彼其勸
陛下必削藩國者果何心哉諺曰親者割之
不斲疏者續之不堅殊有理也陛下勿悟不
待十年悔無及矣宜及今興滅繼絕釋代王
之囚封植湘王之墓還周王于京師迎楚蜀

為周公俾其各命世子持書勸 江陰侯吳高

及都指揮耿璽楊文帥兵圍永平 時高總兵

以遼兵出擾 景隆師次河間山東參政鐵鉉

督餉仍替軍務 時景隆乘傳至德州收集炳

萬進營河間鉉飛芻輓粟水陸並進賴以不

乏 文皇聞之呼景隆小字曰九江膏梁豎

子耳未嘗習兵色厲中餒曷克任事以數十

萬眾付之是自坑之也趙括今復見矣然吾

在此必不敢至今須往永平援急彼將乘吾

出來攻堅城在前大軍回擊必成擒矣諸將

曰恐北平兵少 文皇曰戰則不足守則有

餘吾在外可隨機應變非專為永平也直欲

誘之至而擒之耳吳高怯不能戰聞我出援

必走是我一舉而解永平圍且破九江也遂

行戒世子嚴守勿出戰按 鄧州人國子
生授禮科給事中調五軍斷事奏對詳明
太祖喜賜字鼎石藩府坐法久鞠不能奏當
上屬鉉立決 上益喜凡法司疑獄盡屬鉉
已陞今官既參景隆軍守濟南戰東昌小河
多鉉功詳後革命日鉉尚擁殘兵駐淮南就
擒至不肯屈令一顧終不可得割耳鼻卒不
肯顧罵不絕聲至劈碎死年三十七子福安
福昌一戊河池一習鞍轡局匠尋皆戮死父
仲名母薛年皆八十餘安置海南二女發教

坊司死不肖辱久之赦出配士
人有詩行世或云非出女手

靖難兵援北平高退保山海關○冬十月○靖難兵襲破

大寧都指揮使朱鑑死之房寬叛降燕劉貞

陳亨自松亭關來援亨叛襲貞降燕吳高既遁去燕

兵追殺數千人燕遂議攻大寧諸將曰劉貞守松亭急未易破安取道至大寧也且景隆必擾北平不如還師徐圖之

文皇曰今劉家口徑趨大寧不數日可達大寧兵壯者悉聚松亭城守特老弱易拔耳拔城之日撫安家屬則松亭之眾不降必潰北平高壘堅持

而吾以大寧既拔之勢赴之必克之第行亡撓計貞亨聞有靖難兵急趨援大寧會亨向有二心于燕又大寧破遂欲附燕出貞不意

于松亭師潰諸驍將數輩悉降燕矣按宋鑑北平行都司都指揮守大寧靖難兵至獨力戰多斬殺既而不支被縛罵不絕口死之上聞之加卹典

文皇檄中所謂凌遲萬段者即**辛亥景隆進兵攻北平遣別將攻通州**

敗績景隆聞靖難兵去大寧遂帥師渡蘆溝橋喜曰不守此橋何阻之虞遂薄城築壘九門攻之別結九營鄭村壩以待

文皇還時北平守甚堅麗正門幾破城中婦女竝

乘城擲瓦石攻者驟退守益堅都督瞿能與其二子帥精騎奮殺入張掖門銳不可禦景隆故使人止之俟大軍同進乃亦止會天寒汲水灌城城冰遂不可登景隆日夜戒嚴士卒植戟立雪中凍死者甚眾

文皇諜知之謂諸將曰違犯天時自斃其眾吾不勞而勝矣**靖難兵以寧王權及大寧諸軍兀良哈三**

衛胡騎入松亭關趣援北平大寧空大寧既破

皇駐師城外以單騎入會寧王執手大慟專想窮蹙居數日情好甚篤從官稍稍入城陰結諸胡并思歸之士瀕行寧王餞送郊外伏兵擁寧王去遂招諸胡及護衛官校皆從寧

府畢發而城為之一空其後大寧棄與朵顏諸虜而行都司遷保定京師東北失一藩籬矣今所云朵顏三衛是也按大寧一鎮居遼東宣府中在喜峰口外為北平之背俯視北

平備最**十一月景隆遣將逆戰敗績景隆兵**

潰奔德州庫午景隆移營白河西遣先鋒都督陳暉渡河而東遇

文皇及其將薛祿戰暉敗僅以身免七營連破遂逼景隆營張玉等列陣而進至城下內兵繼出夾

攻景隆不能支盡棄輜重拔其眾南奔九門兵悉潰景隆至德州徧調各處軍馬以圖後

舉**靖難兵再上書遂傳檄天下**書言前上書已歷三月未

建文書法擬 正編上

蒙垂察兵討不巳竊聞朝廷論臣不執罪八
云云悉奸臣誣臣冤濫明甚且陛下與臣皆
出太祖高皇帝孝慈高皇后於屬最親奸
臣猶得誣以極惡則疏遠小臣天下細民欲
實死地可望雪理邪其不濁亂天下傾危宗
社不已也蓋今諸王之中臣序為長周齊湘
代岷五府已去獨臣未去臣去則秦晉諸國
不難去矣寧王無罪頃又削其護衛警諸人
身手足皆去身能獨全邪伏乞斷然不惑奮
去巨奸不勝懇切○檄言 帝任用奸衰殘
害骨肉 父皇陵土未乾周湘齊代岷相繼
竄流皆齊尚書黃大卿左班文職等官為之
又使惡少謝貴等為北平都司官張昂為布
政司官與本府長史葛誠合謀六月圍我王

建本書法健

正編上

重

四

牆柵我王門殺我守王城卒甲杖金鼓喧
動地七月四日且引兵入王城賴都指揮張
信先洩其奸某不得已起兵討罪是日誅殺
費嵩等十六日擒宋忠殺孫泰俞瑱八月十
六日破雄縣擒都督潘忠楊松二十五日破
真定悉耿炳文擒左將軍駙馬李堅右將軍
甯忠都督顧成成都指揮劉燧等又江陰侯吳
高都督耿獻楊文不量圍我永平余引兵抵
永平高等夜遁遂進破大寧殺朱鑑指揮房
寬來降都督劉貞守松亭率眾歸援余襲破
其營降陳亨貞單騎遁去大寧遂平十月十
六日景隆來攻北平圍城甚急余以寡敵眾
景隆大敗斬首十萬九千餘級景隆宵遁余
本 高皇帝高皇后親子 皇太子親弟

居諸王長禮曰父之仇不共戴天兄弟之仇
不反兵今奸臣齊尚書黃大卿等余必不共
戴天也用欽遵 祖訓統兵三十萬誅討左
班文職奸臣諸王暨官吏軍民其咸曉奸臣
不道我父皇之 仇義在必報也 十二月徙江陰侯高廣西楊

文鎮守遼東○岷府典膳李英等伏誅○靖

難兵攻廣昌守將楊宗叛以城降 時景隆駐

皇知其銳意後舉曰我先趨大同彼必來援

南兵脆弱不堪此苦寒地疲于奔命不戰而

屈其兵矣遂出 駙馬都尉王寧謀叛幽之○

河北指揮使張倫等自拔南歸盟於途

負氣節常喜觀古忠義事感薊州馬宣曾濬

等起兵攻北平不克死發憤因率兩衛官兵

南奔結盟誓報國初從景隆軍已 以工部侍

郎練子寧為吏部左侍郎 練子寧名安以字

八年進士起居注伯尚之子初從竹莊先生

遊命賦水竹村居詩曰千山暮雨石泉通一

夜春雷籜龍長器之廷對言今日用人徇名

而不求實小善驟進小過輒戮非育才用人

之道剴切已忌諱 高帝親擢第二授翰林

修撰內艱力行喪禮已復補翰林至御史大

建本書法健

正編上

重

四

夫當景隆召還子寧執之于朝數其罪固請誅之不聽憤激叩首言此責國賊臣備員執法不能除之請先伏誅遂至罷朝靖難兵渡淮衛府紀善周是修靖江府直史蕭用道上書論大計指斥用事者誤國罪用事者怒且詬子寧曰事已至此尚不能容直論乎詬者愧而止革命日子寧被縛至語不遜 文皇命斷其舌且曰吾本意效周公輔成王子寧手揆舌血大書地上成王安在遂族誅姻戚坐戍邊者百五十一人一本練黨鄒文壽男婦百五十五名張烏仔男婦六名主俱凌遲死而男婦俱戍邊子寧著有金川玉屑集正德中江西提學副使李夢陽建金川書院祀子寧并刻其集行世

復以如瑞

為兵部尚書 ○初令武官襲替兵部關旨五

府 ○加景隆太子太師景隆之敗子澄曲為

且云將圖大出故有是命兼 **省躬殿成** 殿在乾清

坤寧二宮間為退朝燕居之所置聖訓古書

其中尚父丹書之旨夏書宮室殿色之戒

命孝孺製銘銘成上獻命坐賜茶上問中庸

孟子之深淺孝孺對曰子思作中庸孟子師

之一肌相傳似無深淺上曰孟子言堯舜之

道必用仁政是謂法終不可廢也中庸言無

一塵孝孺沈思良久曰由此言之則中庸淡于孟子多矣上曰孟子見處直截得聖學正傳終不脫縱橫氣習與人議論動求勝人大乘之門無諍論安有此也 皇祖孟子節文一書乃百世所當遵行者 徙肅王棧于蘭縣 乞內 徙肅王棧于蘭縣 徙也 選募謀勇士以楊本為錦衣衛鎮撫周

拱元為所鎮撫 按楊本中牟人或曰處州人

臺觀兵見大水森茫一軍無跡王駭問本曰

此水遁也及帥師北向本常持三十斤鐵棒

臨陣北軍披靡無敢前屢取勝景隆忌本不

上功本約日出戰請繼兵景隆曰種得瓜熟

容別人采去邪擁兵不救本檄疏請治景隆

罪且曰喪師失律亦云屢矣耿炳文李景隆

士二十萬于燕地 皇上憐其舊臣老將不

忍加刑魏國公暉祖征燕亦復虧喪士馬

皇上召回仍命教場操練李景隆四月進兵

建文書法儼 正編上

建文書法儼 正編上

兵書善占候信乎辰沅蠻嘗從征 殺雷守指

揮同知李申○參贊大將軍軍務高魏使燕

魏上書願使燕披忠膽陳禮義曉禍福許之
至燕稱國朝處士臣某上書 燕國大王其
詞曰竊嘗慕魯仲連子排難解紛利施當時
名垂後世輒獻其私惟垂聽我 太祖升遐
皇上嗣位布政維寬意在休息朝野皆曰太
平之治可待不意大王與朝廷有隙張皇三
軍抗禦六師竟不知其意何出今朝廷執言
仗義以順討逆夫動干戈孰若和解之便使
帝者復帝王者復王者臣所以奉明詔來見欲
盡一言求頸血汚地者稱臣宿許 太祖生

建文書法傑 正編上

當殞首死當結艸之願也昔周公聞流言即
避居東都若大王能割首許者擒送京師或
戮而奏聞仍解去護衛所愛子孫釋骨肉
猜忌之疑塞讒妄離間之口不遂與周公比
隆哉慮不及此而今任事者得藉口殿下假
誅左班文臣實欲效漢吳王倡七國以誅錯
為名家必自毀然後人毀之此時而有奸豪
乘釁突起數萬眾以為社稷憂大王獲罪
先帝矣今大王據北平取密雲下永平襲雄
縣掩真定數月以來尚不能出區區蕞爾之
地較以天下十五而未有一焉大王將士殆
亦罷矣況朝廷天下兵力數十倍大王乎屈
伸之數明于觀火大王與上義則君臣親則
骨肉誠以此時表請謝罪轉禍為福臣請得

保為大王再篤親親之好永安無虞不然執
迷不回僥倖悖舉恐與古夷齊泰伯求仁讓
國之義逕庭矣幸而集事當得何名設有蹉
跌取笑萬世于斯時也追憶臣言可得乎臣
久蒙 太祖教養十七年旌表臣孝竊自負
既為孝子當為忠臣死忠死孝臣至願也書
再上不報魏自拔南歸已與鐵鉉誓效死同
守濟南拒退北兵魏賦志喜畧曰至濟南而
被圍思張巡之忠堅遇吾鐵鉉相知已朋聯若
徐將軍之赴赴盛統兵之桓桓憲高公之
糾謾大參宋公之周旋掠陣張都統之能勇
給諸王太守之從權奪道王府校之論議斯
文王肯播之勉旃眾資辭策屈力保全云云
初魏應辟上政事書其一日 太祖有文王

建文書法傑 正編上

純一之德皇后有后妃不妒之行百男君王
上齊三代分茅胙土先據形勝陝西百二山
河其人悍勇而鄰土蕃故以藩王之長秦府
王之山西表裏山河地產良馬其人剛壯所
謂山西將者是也北近 故以晉府王之
燕國雖無名山大川之限其南冀州真保順
平大名諸府桑土之野其地坦平肥沃供賦
饒畜牧廣其人皮衣肉食弓馬為業遼金元
籍以興焉故燕府王之四川雖曰西南一隅
山河阻澗玄德孔明虎視吳魏故以蜀府王
之其餘星羅棋布比古封制皆過當然 太
祖本意莫不欲護中國而屏四夷也昔漢高
帝封同姓分天下半卒遺文景以不治之病
疾賈生所謂股大于腰指幾于股者也文

務包容尚不免斗粟尺布之誣鼂錯輔景帝以刺削遂挑六國之禍非命將得人民心懷漢則社稷危矣今各府驕逸不法正坐漢病不削難乎上削之難乎下且傷親親之恩此皇上所難處也賈誼曰欲天下之治安莫若衆建諸侯而少其力力少則易使以義國小則無衰心真裁制諸侯之良策也臣愚以為置鼂錯削奪之策行主父偃下推恩之令秦晉燕蜀四府子第分于齊充吳楚潭湘而齊充吳楚潭湘復分封于秦晉燕蜀其餘若寧若遼若谷代若慶肅畢以次分王少其力而減其地則藩王之權不削而自弱矣其賢如河間東平下詔褒賞驕逸不法如淮南濟北者初赦而終懲之合親王告太廟明治建文書法儼正編上

其罪而廢處之豈有不聽服者哉修身齊家宣父明訓睦族和邦帝堯盛德惟皇上覽察焉上奇之不能月按高遼州人事母蕭至孝洪武十五年應貢入太學十七年旌孝尋授前軍督府斷事十八年疏墾河南山東北平兵後荒田及抑末技慎選舉惜名器數事太祖嘉納之後坐斷事忤旨議賢量謫貴州關索類許姪代役上即位初乞田里未幾知州王欽應詔辟巍命參景隆軍已聞靖難兵入都城慷慨激烈縊死驛舍附高不危不危官淮郡死難家屬男婦十三名男繼兒克軍項兒監候聽決九年三月尚在監第宣年二十七海南衛克以錢芹為行軍署軍或曰不危即魏字非是

建文書法儼 正編上

斷事 按錢芹字繼忠吳人少好奇節洪武初辟大都督府掾從中山王出沙漠解職閑居者二十年郡守姚善虛懷慷慨請見片授一册竟不交言而退册中言勤王事善立薦起為戶部司務留中議事尋署行軍從大將軍諮議軍事多所贊畫何人奏道病卒猶條兵事上執政年七十二以茅大芳為副賜棺斂歸葬吳縣之黃山

都御史葉砥翰林院編修 按茅大芳太興人能詩文有奇名或贈之詩曰陸機此日能為賦賈誼何時復著書洪武中以儒士應辟典教淮南召對悅之擢秦府長史勉以董子輔相之業賜賚甚寵大芳感激領其堂曰希董

建文書法儼正編上

芳孝孺為記備大芳志意偉然不亢不諂有得于正誼明道之旨在都院嘗遺詩淮南守將梅殷幽燕消息近如何聞道將軍志不磨縱有火龍翻地軸莫教鐵騎過天關中事業蕭丞相塞上功勳馬伏波老我不才無補報西風一度一悲歌四年八月死之子三竝論死二孫死獄中妻張死教坊司有希董集五卷行世葉砥上虞人字周道一字履道有學行洪武三年進士除定襄縣丞坐累謫涼州砥杜門力學諸謫士伍河西者爭從砥遊上元年求賢砥以史才交薦召為今官修國史或又薦才堪風憲改廣西按察僉事元樂初坐修史書靖難事多微詞被逮籍其家惟書數篋釋之仍命總蕪永樂大典後請郡

五一

得饒州卒于官年八十 **罷齊太黃子澄仍留京師** 文皇迫
再上書請誅兩 人始罷兵也

罷齊黃小論曰謂罷齊黃足弭靖難邪
何愛二人而不以謝天下即二人亦何
愛一身而不以存社稷授而甘心焉可
也如漢景帝斬錯東市亦可也名逐而
實留之欺遠損重謂國體何度
文呈有心是特借二人以發難逐亦來不逐
亦來又安取罷二人以快敵示朝廷怯
嗟乎此二人實讓非能賢也陽逐之
陰留之至其後也旋逐之旋又欲還之
幾見用人如此而國不亡者臣驚識

建文書法儀 正編下

建文書法儀 正編下

東吳荒史氏 臣朱鷺 原名家棟

建文二年春正月丙寅朔天下官員來朝

免賀○靖難兵攻蔚州守將王忠李遠叛以

城降遂逼大同○二月試天下貢士禮部尙

書陳迪右侍郎黃觀和旨舉翰林學士董倫

太常少卿高遜志右拾遺 係增 **朱逢吉等充**

考試官御史王度俞吉士監試 時貢舉官奏

可當大事欲簡重光御史高翔侍講方孝孺
疏辨備湯立賢無方歷舉南方人季札子游
徐穉魏徵陸贄張九齡杜衍范仲淹等實之
上淡以為然詔如故按 **貴池**人字瀾伯
一字尚賓初從父贅姓許既長受學元黃嘒
嘒死節觀益自砥礪嘗築翠微書舍勵業其
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
復黃姓累陞今官 文皇來索齊黃兩人觀
艸答詔極其詆斥四年奉詔募兵上游且督
諸將勤王三安慶圍變大哭已謂三三三三
之江上妻姓未詳明日家人自京奔至言夫

人暨二女同被執有象奴索釵釧出市酒肴
夫人急攜二女并率家屬十人投淮清橋下
死矣觀喜曰信猶至李陽河聞上崩乃復
大慟圖自盡會朝使者來召觀給之曰新朝
有命敢不朝服拜東向哭且拜躍投湍流中
或曰羅刹磯下舟人急鉤之得其冠以獻
文皇命束芻象觀取冠冠之而判于市購其
屍不可得籍其家并逮姻黨若干人洪熙初
得釋柯暹為傳其事正統時縣令龔守愚于
觀故址祠祀之**王度**字子中歸善人少力學
通經史能文以明經儒士薦起家為山東道
監察御史有風裁疏十餘上多見采行與調
兵食兵昌之捷用度密陳便宜方孝孺嘗與
書誓死社稷四年秋七月謫戍賀州坐語不
建文書法儼正編下
孫夷其族卒
年四一七
詔均江浙賦人得官戶部詔曰
有惟正之供田賦不均天不可得而治江浙
賦獨重而蘇松準私租起稅特以懲一時之
頑民耳豈可為定則以重困一方宜悉與減
免照各處起科畝不得過一斗田賦既均蘇
松人仍**改都察院為御史府革十三道置察**
任戶部
院一詔曰頃以治獄煩興易御史臺為都察
院與刑部分治今賴宗廟神靈刑獄頗
簡其吏都察院仍漢制為御史府專糾貪殘
舉循良匡政事宣教化為職務忠厚以底治
平其省御史員**改景濤為御史大夫**○以戴
定為二十八人

建文書法儼 正編下

德彛為左拾遺按戴德彛本監察御史以省
戊榜第三人為翰林編修陞侍讀改御史靖
難兵起多佐方黃議革命日同孝孺死之
以黃觀為禮部侍中係增置額**掌尚寶司事**○湖
廣左參議楊砥上書請罷兵安置遼東書大
略言帝堯之德始于親睦九族今當務惇睦
不宜加兵自翦其輔枝葉盡而本根撥矣
韃靼可汗坤帖木兒剌王猛哥帖木兒款
北平○**李景隆援大同**○**靖難兵還北平**○
建文書法儼正編下
景隆遺燕書請息兵也時北兵攻大同急景
自居庸關還北平不得戰內兵凍
死甚眾景隆因遺書北平不報
保定知府
維僉叛降燕○**三月丙寅朔日有食之**○**策**
試禮部貢士吳溥等一百一十人制言繇親
舉達百王之所同也堯舜之時黎民於變時
雍矣以親則有象之傲以臣則有共鯨之兇
將聖人之化有所弗及與抑性惡之人不任
受化與朕何修而可底順治刑措不用與俗
何以比屋封克追**賜胡靖王良李貫等進士**
隆古熙皞之世也

五三

及第出身有差

靖良貫授翰林修撰二甲吳溥楊榮楊溥授編修金幼孜

陳繼之梁成黃鉞胡濙授給事中皆知名士餘以次授官備得人勲名顯永樂後者甚眾靖初名廣對策親藩陸梁人心不搖上喜擢第一且曰胡豈可廣乎賜更名靖或曰廷

對策良最優將首之以見不揚易靖按王良字敬止吉水人元年江西省試第一明年舉

禮部官翰林死節詳後陳繼之莆田人既授戶科給事言江南僧道多腴田請人限五畝

餘以賦民從之靖難兵起建白多不遜革命日不屈死之父秀母三諫成甘肅道死子微

任妻姓女進奴京如沒官第余翺等悉戍遠邊苗鉞字叔揚常熟人祖明德夢神授以鉞

建文書法擬不年編下 因名以生員薦授宜章典史上改元舉湖廣

鄉試明年成進士歷刑戶禮科給事申三年丁外艱出京方孝孫就問曰蘇常鎮京師左

輔若吳人朝廷近臣今雖去宜有以教我北兵日南我未知所底也鉞對曰三郡鎮江最

要害守非其人是撤藩籬以借敵也其指揮童俊狡猾不可測獨蘇州知府姚善忠義激

烈有國士風能當一面顧仁慈有餘而御下太寬治郡之良才不足定亂然國家大勢不

在江南戎馬至此而禦之晚矣孝孺因附書善勉以忠孝期戮力王姓濟時艱善得書與

鉞相對歎泣以死自誓鉞就父殯居陂上舊廬足跡不入城後繼

定乙榜舉人署教格人善死詳四年姚善下

隸乙榜者署教諭訓導給俸三年入禮部試試中計所教人得中鄉試就進士出身資格加陞一級否從本級其下第而所教人中鄉試者與實授九年通考黜陟年未三十不願署教諭諸武弁叛走燕者居不得職者若干人

一時大遼走北平北平盡復其官

武弁叛走小論曰人主之意嚮下所環而應也捷于斃轉神于鴉化得其然而莫識其所以然夫

高皇帝起布衣濠上奮一劍成帝業專意右武而當日干城爪牙輻輳歸命爭效死

力以集事勲名爛焉方是時左班不得望幸澤而亦無短長可效不過定制度

修詰章兢兢奉建文書法擬不年編下 上旨而已及至

建文皇帝注思講學恬武競文縉紳親而介胄疏于是翰苑有錫謚尚書登一品四

稔之間氣若移焉而文臣莫不踴躍致身趨死如歸其凜凜著亢節者亡慮彌

百數蓋振古一創見而武臣率懷攜貳叛附接踵其臨陣生心其為虜縛者多

至千人皆身為將帥都督指揮者也砥柱積流增國壯烈自魏公輝祖父子暨

謝公貴馬公宣朱公鑑外幾何人哉噫兩朝相及曾不甚遼一何文武離合之

異也豈非上所化哉故夫人主治天下

德澤威嚴格之或不足意嚮
移之而有餘矣 臣鷺謹識

夏四月○景隆兵次德州郭英等兵次真定

約台兵攻北平也 增置諸藩賓輔各一員○靖難兵

至白溝河景隆率諸將兵合戰都督平安斬

其將陳亨奔靖難兵復戰內師大敗都指揮

瞿能俞通淵勝聚力戰死之魏國公輝祖殿

軍還 辛丑 文皇率眾渡馬駒橋南駐武清

建文書法擬 正編下

溝河郭英吳傑等自真定移營保定期會于

白溝河 文皇進至固安乙卯營中大雨平

地水深二尺坐交牀以待旦巳未遂渡白溝

先是平安伏精兵萬騎邀擊合戰互有勝負

燕屢却會都指揮何清被執方暝遂收兵還

營景隆胡觀郭英吳傑等合兵六十萬聯營

白溝藏火器一窠鋒揣馬丹地中人馬遇之

輒爛 文皇夜從三騎殿後迷失道下馬伏

地視河流辨東西始知營在上流倉卒渡河

而北岸申 文皇率眾渡河胡騎三百叛降

精兵萬餘人奮躍而前大呼滅燕斬百餘騎
景隆遂麾諸兵乘敵後 文皇見張玉朱能
丘福陣動又望見陣後塵起曰敵繞出我後
矣急馳騎赴之戰甚力左右曰彼眾我寡柰
何宜退就玉軍可以并力景隆等呼噪益進
矢石俱發注如雨殺傷甚眾 文皇馬三易
三被創矢三服都盡乃持劔奮擊劍又缺折
稍却馬瞿能幾及之 文皇急走隄登高處
佯麾鞭若招後繼者景隆等疑有伏不敢上
隄 文皇遽率眾馳入陣陣動會旋風忽起
折我大將旗內軍大亂崩散如雷瞿能父子
力戰死俞通淵勝聚等皆死 文皇因命乘
風縱火燔諸營聯河者於是郭英等潰而西
景隆潰而南委棄器械輜畜萬萬計所被殺
溺死者二十萬餘人 文皇又追至月樣橋
降十萬餘人景隆單騎走德州初景隆在師
中 上遣中官賜璽書斧鉞渡江忽大風雨
暴作舟破盡沈諸江夏四月復賜之至是復
盡景隆素專恣紀律不嚴號令煩數議者以
為將非其人天之不假易耳白溝暴骨如莽
過者悲焉是役也輝祖承 上命濟師來殿
獨得全軍以還按 瞿能不知何許人一本瞿
通子驍勇有名洪武中以四川都指揮使從
涼國公擊西番有功又為副總兵從聶緯討
建昌叛酋月魯帖木兒又副涼國公破賊雙
狼寨白溝之役能為裨將諸將多狼狽能
獨父子死戰并精兵萬餘人皆死之 俞通淵
廷玉子通海通源弟屢功封越雋侯坐累奪

侯建文元年召見壯之曰老將也授豹韜衛指揮使充偏將禦北兵敢戰有功白溝之役死之勅葬聚寶山子靖襲爵二年卒靖難後家人懼禍不敢言襲替事一時將校失世官若此者不勝紀矣

靖難兵攻德州 ○五月景隆奔濟南靖難兵入德州轉掠濟陽儒學教

諭王省死之 文皇遣將攻德州景隆度敗餘百萬數燕游兵掠濟陽執教諭王省省從容引論詞氣慷慨衆舍省省歸坐明倫堂伐鼓集諸生謂曰此堂名明倫今日君臣之義迫矣敢苟活遂大哭諸生亦哭省以頭觸柱立

死諸生歔噓歎泣不能出戶按**王省**字子職吉水人洪武五年領鄉薦至京詔免會試命吏部次第擢用省親老乞歸養尋以文學徵親試稱旨當殊擢堅乞便養得浮梁教諭歷艱轉濟陽死節時其女靜適卽墨周簿聞靖難兵入濟陽量父必死節預遣人求父遺骸竟得之以歸葬省子禎通判夔州亦抗節死賊中其後有漳州府學教授**陳思賢**茂名人學行俱優善造就諸士革命日詔至思賢堅臥不出迎頃之召其徒**伍性**原**陳應宗**亦

鄒君 **曾廷** **瑞** **呂賢**謂明倫之義正在今日從容設舊君位哭臨如禮遂見執思賢暨六生至京師死之或曰中道自死嘉靖中提學副使邵銳立祠祀之

王省陳思賢 曰世謂方正學死節充出諸公上或嫌過激播毒千人皆非也身受隆遇所自樹曾不足報萬一而亂

公迪十數輩其烈烈而死真亢出諸公上已然猶曰臚仕也厚任也獨怪王公省陳公思賢薄坐廣文之羶輕無城社而二公從容論諭乎格生徒一觸柱以糜軀一哭位而就縛直區區求不負朝廷養養已哉隱忍苟活雷憾在心彼必去此而後快而何計乎任之厚薄與夫義之緩急歟殆盡性至命之學力也儻亦

建文天子敦尚禮樂廣厲教化之效歟其時曾不盈四稔一何漸洽之深也意高皇帝鼓舞豪傑有素畜厚而騰茂歟夫建文寬慈撫世而福祚不終幾為後世姍笑獨其人心懷戴殉節爭先勃出一時標貞千載 建文若增而重焉烏呼亦既食其報矣

督餉山東叅政鐵鉉 叅軍高巍自臨邑還守

濟南 ○靖難兵攻濟南景隆出戰敗奔入城

被圍鉉魏及統兵盛庸力禦却之景隆之奔

鉉隨之次臨邑感一時城堡望風奔潰方對

酌端午慷慨涕泣以死自誓相期協守濟南

以須後援遂趨入募兵并集潰亡士卒景隆

自德州往就鐵鉉丁丑文皇率眾趨濟南

已卯景隆出兵合戰城下敗入城文皇遂

圍城疾攻之鉉魏等悉力防禦大挫燕眾

文皇射書招降生員高賢寧作周公輔成王

論答射請罷兵辛巳文皇命其下隄水灌

城中城中人大懼鉉曰無恐計且破之不三

日遁矣令登陴人皆哭呼曰旦日且降盡輟

守具出千人城外伏地請命又請退兵十里

無驚恐城中時文皇在軍逾年往來戰守

甚苦僅得永平保定及北平三府諸郡縣旋

破旋堅守不肯降至是得濟南欲降情大喜

謂所親曰濟南中原要會得此可斷南北即

不下金陵畫中原自守徐圖江淮可矣矣遂

慰勞千人下令退軍受降軍中大驩呼萬歲

鐵鉉則懸鐵版城門上伏壯士圍堵中約候

文皇入城時呼千歲即下鐵版拔橋計定乃

遣人請入撫諭文皇遂乘駃馬徐行率勁

騎數人渡橋直至城下時守堦者候下呼聲

即下版比入門門中遽呼千歲鐵版下稍急

傷文皇馬首而已文皇急棄馬取從馬

走至橋伏發斷橋橋不可動文皇得過

驚怒疾合兵復圍城鉉令守牌者毒罵

文皇攻益急以礮擊城將破鉉書高皇帝

建文書法儼正編下

甚苦僅得永平保定及北平三府諸郡縣旋

破旋堅守不肯降至是得濟南欲降情大喜

謂所親曰濟南中原要會得此可斷南北即

不下金陵畫中原自守徐圖江淮可矣矣遂

慰勞千人下令退軍受降軍中大驩呼萬歲

鐵鉉則懸鐵版城門上伏壯士圍堵中約候

文皇入城時呼千歲即下鐵版拔橋計定乃

遣人請入撫諭文皇遂乘駃馬徐行率勁

騎數人渡橋直至城下時守堦者候下呼聲

即下版比入門門中遽呼千歲鐵版下稍急

傷文皇馬首而已文皇急棄馬取從馬

走至橋伏發斷橋橋不可動文皇得過

驚怒疾合兵復圍城鉉令守牌者毒罵

文皇攻益急以礮擊城將破鉉書高皇帝

神牌懸其處遠不敢擊鉉每隨機應變竭智

能禦守盡毀北兵攻具累敗之相持兩月而

圍卒解鉉之功也高魏嘗備鐵司馬忠孝兩

全撰詩文以贈之按盛庸不知何許人靖難

兵起充參將常從長興侯及曹國公出戰濟

南之功封侯食祿千石代曹國公總兵東昌

夾河殺燕兩將四年累戰敗歸附文皇

文皇命守淮安改守山東即致仕有千戶王

欽都御史陳瑛發庸私謂有異圖請誅庸遂

削爵暴卒高嶺濟陽學生受學于教諭王

省時偶在濟南城中故為答論已被執至

文皇曰作論秀才邪好人命官之固辭其友

紀綱時為錦衣衛指揮侍用勸就職答曰子

以軍旅發身余書生也食廩有年于義不可

建文書法儼正編下

綱言于上得遣歸都督僉事朱榮棄師遁歸

年九十七而卒都督僉事朱榮棄師遁歸

誅之○六月置資德院及官屬名員○更置

詹事府官○八百媳婦國入貢○遣尚寶司

丞李得成至燕軍諭罷兵濟南圍急子澄等

成慷慨請行見文皇濟南城下文皇執

詞得齊黃乃解兵歸報以為辱命下獄尋釋

之按得成涑水人父早亡母張以避兵溺

水死得成臥冰求之因塑父母像與妻事朝

夕甚謹洪武十九年縣舉孝廉為大官署丞

改太常歷尚寶司二十七年旌其門孝子學

建文書法儼正編下

綱言于上得遣歸都督僉事朱榮棄師遁歸

年九十七而卒都督僉事朱榮棄師遁歸

誅之○六月置資德院及官屬名員○更置

詹事府官○八百媳婦國入貢○遣尚寶司

丞李得成至燕軍諭罷兵濟南圍急子澄等

成慷慨請行見文皇濟南城下文皇執

詞得齊黃乃解兵歸報以為辱命下獄尋釋

之按得成涑水人父早亡母張以避兵溺

水死得成臥冰求之因塑父母像與妻事朝

夕甚謹洪武十九年縣舉孝廉為大官署丞

改太常歷尚寶司二十七年旌其門孝子學

士劉三吾為傳其事已歸事 文皇歷陝西左參政右布政數上言民間疾苦有惠聲

秋七月都督平安率兵次單家橋出御河奪

燕餉舟復德州知高燧出軍良鄉遂不敢進 八月濟南圍解靖難

兵奔還北平庸鉉復德州陳旭遁去時濟南

月堅不能破 文皇憤不憚僧道衍曰師老矣于是解去鉉庸等乘勢奔之遂復德州勢

稍振朝廷以為終須 承天門災詔求直言○破滅燕耳不復為意

乙字庫災○改謹身殿為正心殿置學士一建文書法儼不正編下

員○改方孝孺為文學博士翰林院增置額 九月梟

門成遂改題諸門承天門災尋營建之落成尚書鄭賜請更易門名以

應天變孝孺乃考周制改承天門為梟門遂改午門為端門端門為應門前門為路門

徵洪武中功勳誤廢者子孫錄用之○冬十

月更定歷事監生選用法○置威武中衛募

壯士○城滄州○靖難兵復出襲破滄州徐

凱等被執時平安吳傑駐定州盛庸屯德州而徐凱陶銘城滄州為犄角之勢

以困北平 文皇謂其下張玉曰德州城壁堅牢大眾所聚定州修築已完急未得下獨

滄州新築凍土易敗出凱不意疾攻之可旦暮得也乃佯言征遼東至通州循河而南渡

直沽晝夜兼行抵滄州城下列營凱等始覺倉卒收築具出戰敗績入城守燕兵攻破城

東北凱及都督程暹都指揮俞琪趙許胡原李英張傑將校百餘人皆被擒時降燕者數

萬人燕將譚淵夜 清遠衛卒羅義上書下義

殺降卒三千餘人 獄 羅義言息兵講和事并錄上北平書言夷

事必先明順逆之理成敗之勢禍福之機又得天道之宜人心之安然後可今殿下以藩

國敵朝廷即幸成猶不祥况萬難無一易哉宜謹守燕土以善法周公書并上竟下獄革

命日 文皇出義獄中擢戶 賞濟南功○封

科給事中尋陞湖廣左叅政 盛庸歷城侯克平燕將軍陞鐵鉉山東左布

政使尋陞兵部尚書仍叅贊軍務召景隆還

上以濟南完守賞鉉庸等誥封三代及銀幣有差官軍姜貴等五十四人以次陞賞庸為

大將軍總兵官節制諸軍景隆召還赦不誅黃子澄練子寧固請誅之不聽子澄拊膺歎

日誤薦景隆萬死不足贖罪有尚方 平燕將

有劍憑誰借哭向蒼天幾墮冠之句

軍庸左右副將軍陳暉平安參將馬溥徐真
參贊軍務鉉督諸兵北進○十一月庸襲靖
難兵後不克靖難兵至臨清移屯館陶掠大

名滄州之破文皇載所擄獲順流而北身
自率眾循河行庸出兵襲其後不克文

皇遂至臨清掠大名縱燒軍餉十二月○靖難兵至汶上掠

濟寧盛庸移營東昌靖難兵隨至東昌庸出

合戰大破之斬其將張玉靖難兵敗退屯館

陶文皇之掠濟寧也庸鉉率兵躡其後營東

昌遣先鋒孫霖營滑口而燕將朱營劉江

襲破霖都指揮唐禮被執霖免乙卯文

皇至東昌庸背城而陣具列火器藥弩以待

燕兵方恃屢勝直至前衝庸左翼不動退而

衝其中堅庸麾兵圍文皇數重會平安兵

亦合庸益銳大戰斬其將張玉大將也燕騎

往往有棄甲降者而朱能等率胡騎奮擊我

東北角於是西南漸薄文皇易服奮躍馬

以出燕兵為火器所乘大敗走庸軍復大呼

譟擒斬萬餘人燕兵遂北庸趣兵追之復擊

殺無算丙辰再戰燕又敗步卒先走庸乘之

復殺傷無算北平震動是役也庸鉉聞燕兵

且至先簡閱精銳勵眾誓師盛犒宴將士人

人思奮遂大勝燕出師以來未有是也當燕
兵敗北時文皇獨以一騎殿後適高煦領
指揮華聚等兵至獲庸部常指揮等數人而
去靖難兵既退駐館陶而庸遂飛檄
定滄德諸將水陸犄角以邀文
皇歸路竟不及然燕大喪氣矣
國子助教

王紳卒○詔舉優通文學士以處士唐愚士

為翰林侍讀上勅翰林臣方孝孺等集古初

亂昭鑒戒故有是詔時愚士寓孝孺為其子

師以孝孺首薦立召翰林與孝孺俱領修書

事進講前漢書明年病卒詔給舟歸葬按

建文書法擬正編下名之淳以字行山陰人少負奇志好學

性孝其父肅仕洪武中應奉翰林文字有文

章名愚士得遊公卿間宋濂器之肅謫死臨

濂思士奉喪歸葬求父遺文雖荒郵殘肆畢

纂不遺每有得輒哀誦聞者棘心愚士長身

巨鼻博聞多識為文蔚瞻尤長詩翰嘗從景

隆徧遊秦周燕薊間多紀詠詞旨超絕亦備

練達世故以鄒瑾為大理寺右丞按鄒瑾吉

晚遇竟卒亦僑鄒公瑾或曰四川江津人洪武末薦至

京起教諭遷監察御史王紳僱其志篤才敏

議論磊落忠義其天性也革命日不屈

死之男婦四百四十八名見教坊錄

建文三年春正月辛酉朔凝命神寶成有

事郊廟宴群臣賦詩頒示中外

實方一尺六寸九分上

親定其文曰天命明德表正萬方精一執中

宇宙永昌先是上在儲位嘗夢神人致上

帝命授以重寶元年使者還自西方得青玉

于雪山方踰二尺質理溫栗二年春上行郊

祀宿齋宮夕復感夢命工琢之至是慶成上

且自謂天眷在茲而不知重寶名義已開鼎

華之兆永昌永字歷成侯庸來獻東昌之捷

默應永樂稱矣

靖難兵還北平

文皇歸恥東昌之敗道衍

但費兩日耳兩日昌也自此全勝矣與工部

朱能力勸整兵前進遂召募勇敢士

建文書法錄

尚書嚴震直督餉山東

按嚴震直一作振直字子敏烏程人或云

德清以老人言事洪武中授試河南參政進

工部尚書魁梧質誠大祖呼為嚴老實而

不名出使龍州修桂林靈渠論兩廣鹽法嘗

監軍安南得玉帶一金戒指二不欲距夷情

也以獻上同事御史誣論之太祖黜御史

而賜震直田宅世復其家靖難兵起督餉齊

魯間兵敗被執後復為工部使安南密屬訪

建文上遇于雲南道中相對而哭上曰何

以處我對曰上從便臣

自有處夜縊死驛亭

享太廟告捷

享廟小論曰國之大事在祀與戎建文

四年間將亦有蒸嘗禘祫歲舉時舉之

禮而遺編落落無攷僅出征告捷兩書
假廟豈以彬彬禮文之主而忽鬼神
廢不享與嗟嗟遭革除
後缺逸可勝道哉驚識

召復齊太黃子澄官仍預軍國事〇二月靖

難兵出至保定

德州

迪太子少保調太理少卿汪善聞良輔河南

湖廣肅政

按察司副使

以鎮江知府

西蔚州人監生為監察御史陞

四川按察使永樂初以奸論死

人陳璘私識良死事輒為流涕正德中浙江

按察使梁材提學使劉瑞祠祀良

死本良分朝廷印信毀不得徒其家于邊台

諸汴商遂舉火闔室自焚死事聞

池旁自投池死良媿妻畢即列薪于戶付遺

子乃為婦人謀乎遂餽良食抱其子歛獻置

應死未知所以處汝耳妻曰我何難君為男

臬司諸印于私第方躊躇妻問之良曰我分

苟愧武穆非人也聞變大慟有詔召良良集

減左遷浙江按察使至浙謁岳鄂王墓誓曰

官刑部左侍郎建文二年問燕國人罪從末

建文書法錄

薛崑左補闕胡閏為大理左右少卿

鄉人懷

慨有辯才常使燕散詔諭勸

樂中使安南至芹站伏殺被虜死

友鄱陽人博學敦行高皇帝征陳友諒至

鄱陽見吳芮祠壁題竹詩幽人無俗懷寫此

蒼龍骨九天風雨來飛騰作靈物問得閏立

召見里儒生也置帳前久之官督府經歷繼

事上以直諒知名遷右補闕進今職數預

齊黃軍國議革命日不屈死之籍其家妻汪

女郡奴見教坊錄子傳道廣圭論死傳慶傳

福謫戍郡奴爨墨汚面誓不辱二十一年釋

歸無依鄉人競遺之錢穀曰此忠臣女也旬

日饒足年五十六而終尚處子鄉人私謚曰

貞姑嘉靖初

三月庸及靖難兵大戰夾河斬

其將譚淵再戰風沙大起庸敗走德州都指

揮莊得楚智皂旗張等力戰死之

辛未庸兵

已卯營于夾河辛巳

文皇率眾至夾河庸

結陣甚堅

文皇掠庸陣陣旁火車火銳強

弩戟盾固匝不可動乃退庸出千騎追襲

文皇文皇復率萬騎步兵半之薄庸陣陣終

不可動

文皇命步卒攻左掖騎兵擣中堅

而其大將譚淵出兵會擊自中軍來庸因麾

諸軍莊得等力戰遂斬淵及其部下指麾董

真保等燕小卻

文皇更以勁騎掩庸陣後

朱能張武等從庸軍火器不及發戰盾又中

鐵積相牽不能先後亦小卻莊得楚智皂旗

張等皆陷陣以死是夕戰酣迫暮各斂兵入

營

文皇以十餘騎逼庸營野宿明旦引馬

鳴角穿營而去諸將士相顧遲疑不敢發一

矢以

上諭旨無使朕負殺叔父名也

文

皇既還營復嚴陣約戰軍我東北庸軍西南

自辰合戰至未互勝負屢進屢退將士皆疲

各少息頃之復起戰相持不進忽東北風大

起塵埃漲空沙礫擊面庸軍中昏暗不辨只

尺燕兵大呼乘風縱擊庸軍大敗蹂踐死者

無算

文皇追奔至滹沱河庸力走得脫遂

還保德州當是時庸恃京昌之捷輕敵謂此

舉必破北平將士咸挈金銀鉅器錦繡衣袍

建文書法擬

正編下

曰破北平張筵痛飲至是盡遺燕獲庸等有

浩歎而已

按

一本作德洪武末為西涼

都指揮召至北平為燕兵右翼出塞有功

上元年隸宋忠麾下懷來之敗惟得一軍獨

全盛庸之斬譚淵也得與力焉

洪武中數從宋國公涼國公出塞有功陞都

指揮使使北平尋召入京從曹國公統騎卒

夾河之役與莊得等俱力戰以死或曰智被

執不屈死

智

人構厄其可振乎國之亾也其何日之有審是齊黃可無咎也鷺識

真定諸將平安等及靖難兵戰于單家橋敗

績閏三月戰藁城敗績三月癸未平安等率師駐單家橋甲申與

文皇大戰擒其將薛祿祿逸去復戰陳暉不相援安敗初安與吳傑約合兵盛庸協戰比

出真定聞庸敗又燕散遣健兒四出掠餉遂進兵襲靖難不克閏月乙未靖難兵掠真定

吳傑移軍滹沱河文皇遣騎兵遏河上流步卒輜重從下流渡傑移營藁城文皇來

合戰互勝負已亥傑安列方陣西南燕軍攻其東北文皇自以驍騎循滹沱河出陣後

傑安發火器大弩射文皇矢集旗革叢于鬚毛竟不及文皇時安于陣間縛樓高數

丈登望見內軍戰勝大喜麾諸軍力戰無不一當十文皇望見安樓上率精騎直趨樓

攻安安不自持急下樓墜而走會大風發屋拔樹傑軍亂燕兵乘之追奔抵真定城下被

俘斬六萬餘人都指揮鄧戩陳鵬等俱被執安傑入保真定靖難兵掠順

德廣平大名遂次于大名○復謫齊太黃子

澄諭燕罷兵○靖難兵上書請召還德定諸

將詔大理少卿薛昂報之書僑臣燕王其謹奏為息兵養民事

太子澄誣臣大惡激上漢誅發天下之兵殫府庫之財以中臣臣瀝忠懇號天高不聽夫

小杖則受大杖則走臣詎忍父子俱被無辜之戮而今陛下受枉殺親王之名哉故以兵

自全誠非得已大軍之至每自摧劓臣亦不敢用為喜恒用傷悼念此元元蒼赤皆皇

考所息養而奸臣一旦盡驅之白刃之下使濺血成川暴骸蔽野烏呼冤哉彼實何罪比

聞太子澄皆已竄逐臣一家不勝更生之慶然臣猶未能盡釋于心者將士皆曰是直緩

我耳果出誠心則吳傑平安盛庸之眾當悉召還而今聚境侵迫有加無已足奸臣之身

雖出而奸臣之計實行臣思其言恐亦人事之或然者也夫聖人感人至誠豚魚可孚而

況人乎書至上召孝孺視書問所宜對曰今諸軍大集而燕兵羈大名暑雨為沴不戰

自罷若遼東諸將入山海關攻永平真定諸將渡蘆溝橋擣北平彼顧巢穴歸援我以大

軍躡其後必成擒矣我固欲緩之彼奏適至宜且與報書往返逾月彼心懈而眾離我謀

定而勢合上曰善立命孝孺艸詔言罷兵遣昂持報燕別為榜諭數千言刻印萬紙授

昂今散燕軍中昂至燕軍文皇問來意昂曰朝廷言殿下釋甲暮即旋師文皇怒

曰是給我也昂惶恐不能對將士譁欲殺昂昂戰慄伏地文皇令護昂南還當是時上

下益猜勢不相釋奏禮制成頒行天下○

論往來具詭托耳

四月吳傑平安盛庸出兵扼燕餉道不克○

五月燕遣武勝上書下勝獄書言此荷聖明允臣所奏諭以

偃兵息民而崑歸未十日吳傑平安盛庸疊發兵絕臣糧餉要殺臣將校數百人臣將士

守臣約束不敢赴鬪而傑等必欲求釁略不見捨與比所下詔旨殊背馳誠有以中臣將

士之所疑孤臣父子之所欣幸也前日詔旨如此今日奸臣矯制如彼臣自救之計敢一

日而忽哉恐陛下實有憐臣之心而為奸臣所沮抗輒復此恨無任戰兢俟命上覽書

歎曰燕王本皇考孝康皇帝母弟於朕為叔父柰何必用兵為也召孝儒諭意對曰陛

下即欲罷兵兵一散即難復聚彼或長驅犯關何以禦之今軍穀方振計捷書當不遠耳

幸無惑其言上然之遂下武勝獄

六月靖難兵掠濟寧及沛

都督袁宇率師邀擊敗績辛酉 文皇遣別將李遠等南掠餉

道壬申至濟寧以無備故縱焚掠隨至沛益甚前後燬舟萬頭糜糧無數河水盡熱至魚

髓上浮漕卒因以散去京師大震軍興以來資糧仰給徐沛至是告窘有支吾之苦矣壬

千都督袁宇出步騎三萬邀殺觀海衛指揮擊李遠中伏大敗脫身獨走

使張壽壽飲中言國事危急竟坐遣太僕妖言死廷無老成至亡不悟

遣太僕

少卿祝孟獻朝鮮市馬○秋七月靖難兵掠

彰德都督趙清禦卻之北兵日擾城下樵採清出兵追之輒引去

于是城中乏薪乃屋炊文皇遣人招降清清對使言殿下至京城但出片紙召清清不

敢不至今為朝廷守封疆其敢棄命失職鳳陽人有脅

文皇悅清言特緩其攻按清力善用兵洪武中積官至北平都指揮使陞

都督常憂變思盡力以薦出守彰德革命日清自陳乞

平安率兵攻北平靖難兵還次定州平安邀擊燕將劉江于平村敗績安營平

州平安邀擊燕將劉江于平村敗績村離城

五十里擾其耕牧燕世子督眾固守遣人如靖難兵告急靖難兵遣將劉江援北平平安

邀擊之敗走還真定時江軍砲穀遣人貽書不絕穀言大軍繼至安軍駭故敗

燕世子先是方孝孺門人林嘉猷嘗居北平燕世子邸中久之知高煦及三郡王不睦于

世子內臣黃儼素奸險亦惡于世子儼方曲事三郡王三郡王與世子協守北平高煦從

文皇軍中時時傾世子孝孺固知之因言于上曰燕父子兄弟可得而間也間兵家所貴

世子誠見疑王必北歸王北而我餉道通事乃可圖上然之孝孺作書許王世子燕

地命錦衣衛千戶張安持書往世子得書不啓封押安俱致文皇所三郡王儼先已馳

啓封押安俱致

使告世子且反 文皇疑之問高煦煦曰世子固善太孫語未竟書至啟視遽曰嗟乎幾殺吾子

遣人貽書燕世 論曰誘子劫父殆所謂急而走險者邪亦不念先以逆教

天下與幸而無成成乃羞萬世孝孺生平以正學自遇動執聖賢何相背之戾也仲尼曰顛沛必于是難言哉書曰遣人微之也罪孝孺也驚識

大同守將房昭駐兵易州水西寨 欲進攻北平也

以都指揮守大同不忘北出乃以七月壬寅引兵入紫荆關掠保定之下邑登山結寨號

召義勇承制自授指揮千百戶進據易州水西寨寨在萬山中四面險峻惟一徑攀援可

上昭守寨集兵糧 **靖難兵還援保定** ○限僧

剋期進攻北平 **道田人五畝** 勅禮部曰釋道之教本以清淨為宗而俗釋道乃務豐田自潤

既有饒足之利必受催擾之害甚至羅憲楷身法教大隳朕甚愍之原其害教之端實自

田始該天下寺菴宮觀除原無田產外其有田者每僧道一人各存田五畝免其租稅以

供香火費餘田入官均給平民洪武中撥賜者不在此例一應丁役並免其爭訟告理非

干人命軍民者聽本教衙門自治非奉朝命不許私替剗年未五十者不許尼烏呼多藏

厚亡老氏攸戒除欲去累大覺所珍利欲滅則善心生善人多則風俗美欽哉遵為定制用陳繼 **定銓選法** ○八月真定總兵遣都指

揮韋諒援房昭靖難兵圍水西寨 率萬人運餉援

昭丙子餉入丁丑 文皇遽率兵 **老搨入貢**

至曰昭得諒兵糧卒未可破 ○放還不識字人材及年未壯者 ○九月靖

難兵攻定州 文皇圍水西寨遣別將朱榮攻定州至是解水西圍并力攻定

州房昭兵糧贍足 **都督平安進攻北平不克**

相持不能破也 **還夫真定** ○倭寇浙東 ○冬十月真定諸將

遣兵援水西寨及靖難兵戰于齊眉山敗績

昭諒走寨破 平安等遣都指揮花英鄭琦率步騎三萬援昭水西寨

自定州馳還英等列陣齊眉山下 文皇潛兵出英陣後合戰英琦及都指揮王恭指揮

詹忠等俱被執房昭韋 **靖難兵還北平** ○徙

諒脫走遂失水西也 **慶王 寧夏** ○十一月遼東總兵楊文攻永

平不克 楊文引兵攻永平燕將郭亮固守不能克遂以萬餘人掠薊州殺戮大慘

攻昌黎遇燕將劉江戰敗指
揮王雄等七十一人皆被執

命兵部右侍郎

承郡邑士多所造就就召見獎諭屢聘主文衡

陞蘇州通判擢兵部侍郎疏請整移風俗罷

去不急振舉廢墜裁定賦稅撫輯農桑開政

教之路塞異端之源進賢退不肖云云奉使

招集義勇之明年屋家覆沒于京

師屋杜門終老侃然義槩不屈

平安敗靖

難兵於楊村

寇鐵額與燕某日皇少

子文圭生不詳所出是靖難後廢為建庶人

者幽中都廣安宮入禁甫二歲其

後英宗復辟天順元年憐庶人無罪久繫

禁欲寬之李文達公賢從旁贊曰堯舜心也

中首請行英宗遂請于太后出之鳳陽

歲給薪米聽婚娶出入自便又撥閭者二十

人婢妾十餘輩給使令遣奄牛玉入禁諭庶

人庶人伏地頓首且喜且悲然已年五十餘

矣而不識牛馬當出禁時有以他虞沮者

英廟曰有天命者任自為之詔備朕承祖宗

大統欲天下群生咸得其所而況宗室至親

建文書法擬 正編下

皇太子論曰王世貞曰傳信錄備

宣宗即是建文子又云

文廟以 宣宗為太孫諱其實不言故

英廟

憲廟以來皆不自知其為建文後也按

文皇入金陵時 宣宗在北平已五歲矣何

誣至是荒史氏曰夫以

文皇帝之為慮淵也 建文母第三人相繼

貶廢且暴死除害莫若盡勢固然耳又

況建文子邪即有之

文皇不解出所有宮中朝

祖廟而明告之國人曰是建文子也朕以大

義偏若父終不敢私天下吾子而仍界

若子有天下是堯舜再見也而顧沒沒

而已乎事不足淡辨錄之亦以

見書不足信益如此臣驚識

坤帖木兒可汗死鬼力赤為可汗

十二月

靖難兵復出北平

置神武錦川鎮准等衛

勅駙馬都尉梅殷鎮守淮安

按梅殷汝南侯

建文書法擬 正編下

君父恩義不可忘 文皇不得道乃渡泗水
 破盱眙出六合革命日殷聞變大驚慟欲死
 未決 文皇迫公主嚙指血為書以招殷殷
 歎曰君存與存君亡與亡吾姑忍俟之見
 文皇文皇曰駙馬勞苦對曰勞而無功 文
 皇恨之二年冬陳瑛言殷招藏亡命匿胡人
 有私謀又詛說幾得罪明年冬殷離家都督
 譚淡指揮趙曦令人擠殷死笄橋下曦又誣
 殷自投水死都督許成懷不平發其實 文
 皇怒罪兩人兩人曰上命也益怒立命力士
 持金瓜落兩人齒斬之謚殷榮定公主疑出
 上意牽衣大哭問駙馬安在文皇笑解之以
 二子順昌為中府都督景福旗手衛指揮僉
 事後改二甥孛陵衛指揮使宣德中與世襲
 建文書法健 正編十
 孫純舉進士為中都副留守初公主嘗貽書
 阻靖難兵 文皇不答兵至淮北與公主書
 令遷居太平門外公主亦不答公主不詳所
 終附 亦駙馬都尉尚 高帝第十女死
 白溝 詔奉差中官毋得外橫 洪武中中官出
 河戰 得與士民交易至是有以暴橫聞者詔許所
 在有司但遇暴橫中官害及士民即時擒縛
 送京於是中官奪氣密謀北戴矣○革除遺
 事云靖難兵起三年所得惟北平永平保定
 三府至是中官有密約內應者謂須直擣京
 師天下可定 文皇溘然之既正位諸內臣
 次第擢為邊 更定六科給事中品級○詔更
 藩鎮守云

部試翰林史官楊士奇等以次錄用○進遼

府紀善程通長史 通為遼府紀善元年從王渡海來朝至是進長史按

程通 字彥亨績溪人祖平謫戍延安通以太學生忝闕下上書請還其祖詞慷慨允之洪武二十三年舉應天鄉試時遣諸王行邊以封建發策通對拜遼府紀善既進職隨王徙荊州有衛上紀綱者幸王通數辱之革命日綱入賀雷用錦衣衛通曾上防禦北兵數千言指斥不忌綱因乘間言之遂械通至京論死家人戍邊簿錄其家得田數十畝遺書數百卷績谿之程最眾幸使者全存不刃及焉

太祖高皇帝實錄成○改程本立江西肅政

按察副使 本立自翰林陞試左僉都御史三年坐失陪祀調降仍留翰林編纂

實錄成故有以兵部武選郎中古朴為右侍

郎○以徐真馬溥為左右府都督克參將率

偏師北進

建文四年春正月甲申朔○命魏國公輝

祖率京軍往援山東○都督平安復通州不

克指揮賈榮等兵敗于衡水○靖難兵攻破

東阿及東平指揮詹璟被執吏目鄭華死之

按鄭華以行人使川廣元年註誤謫東平吏目兵起輒謂妻蕭曰吾必死義柰親老汝少

何妻泣對曰惟君所命華因託家友人無錫丞趙次進北兵薄城時諸長貳悉棄城走華

獨慷慨率吏民憑守之力不支請靖難兵攻

汶上都指揮薛鵬被執攻沛指揮王顯叛降

知縣顏伯瑋及主簿唐子清典史黃謙死之

建文書法擬

正編下

上元夕燕兵攻沛顏伯瑋遣丞胡先百夫長邵彥莊間行至徐告急于都督候援不至度

不能支乃令弟珏次子有為還曰汝歸白大人子職弗克盡矣已題詩察院壁曰大守群

公鑒鄙情咄嗟國難未能平丹心未改人臣節青史誰書縣令名一木豈能支大厦三軍

空擬築長城吾徒雖死終無憾望采民艱達聖明二十二日夜兵入東門顯迎降伯瑋冠

帶升堂南拜慟哭曰臣無能報國遂自經死時年五十有為甫去不忍割復還乃見父尸

大哭移時自刎以從胡先葬瑋父子南關外珏脫走以告兄之友宴壁時宦徐為傳其事

言伯瑋善事父母友兄弟以故守令知而薦之舉賢良既令沛嘗同督運德州瑋征賊有

方民不告勞每至徐連牀共食談誦慷慨練

達機宜喜鄉郡之有人屬邑得賢長吏也傳

日謀人之軍師敗則死之謀人之邦國危則

伯瑋名瑗以字行廬陵人聰敏介直能文章

鄭端簡公云觀伯瑋傳若壁者亦行誼君子

也通紀謂伯瑋出貞卿後正統中御史彭勛

為瑋起墳并立祠唐子清黃謙未詳里氏子

建文書法擬

正編下

清得民愛謙果敢能戢下兵入被執欲招降

俱不屈死之附蔡運南康人貢起家歷官四

川參政清勁不諧于俗罷歸復起知賓州有

惠政靖難後論死百姓憐而思之向字遵

博慈谿人宗慈湖之學行務實踐力養親洪

武中訪材應詔知獻縣時兵荒後朴闢荆榛

教農桑流移復歸民安其治北兵南徇獻無

城又當兵衝朴直以忠義鼓舞激民耳力不支

懷印綬以死民哀之相與拾遺置四川英武

骸葬道左嘉靖間祀朴鄉賢

前衛○國子祭酒張顯宗為工部右侍郎

顯宗字明遠寧化人有文名洪武二十四年

進士及第三十年署祭酒事上元年實授

奏便宜學政一新北兵至准奉詔起義兵江

西因募民給緡六月還復職文皇謫戍興

州交趾平起顯宗左布政使勞來撫戢夷民

安附永樂七年卒于官顯宗性行孝友政事

敏達時以文學飾靖難兵至徐州○二月內

吏治宦蹟備焉

師集濟寧餉卒潰于鄒縣靖難兵攻徐州○

初置京衛武學○更定尚書以下勳階○三

月靖難兵攻宿州平安遇戰於淝河敗績甲

文皇自徐州進攻宿州安率精兵四萬為先

鋒追躡之壬辰 文皇至渦河安進至淝河

遇伏戰敗胡騎指揮火耳夾哈三帖木兒皆

被執安等遂駐宿州燕將乃斷徐州餉道

靖難兵攻蕭知縣鄭恕死之按鄭恕字本忠

畫博雅士也貧甚不妄一介蕭然斗室日與

學徒講談風高一時寧波知府禮聘為昌國

建文書法優正編下

訓導陞蕭縣民愛敬之燕支將王聰攻破蕭

恕死之一本恕歸起義兵被執論死年五十

六籍其家妻彭妾女俱見教坊錄二女當配

自求死死之子濂湜姪溫汲俱謫北平種瓜

夏四月安及靖難兵戰於小河斬其將王真

敗之甲寅安兵營小河亘十餘里張左右翼

緣河而東遇 文皇騎兵合戰斬一將

陳文再戰復大勝斬王真真勇將也 文皇

嘗曰奮勇如王真何功不成每戰衝敵一以

當百安麾騎圍真數而斬之 文皇見失兩

將兵兩卻乃力自督戰安操長槊馳追幾及

文皇忽安馬蹶弗前燕番將王麒躍馬入陣

援 文皇以去是役也燕軍中大懼議北還

一本何福斬陳文淝 魏國公輝祖會何福諸

將及靖難兵大戰于齊眉山敗之召輝祖還

時平安軍營小河南燕兵據小河北魏國公

率京軍來援都督同知何福亦引兵會安軍

殷大振燕無不人人震恐甲戌大戰齊眉山

自午至酉內軍再勝薄暮輝祖斬其將蔚州

衛千戶李斌等十餘人斌在北軍最號勇敢

斌死燕軍益懼會大霧各斂兵還營乙亥燕

諸將欲還北平不敢顯言請退屯小河東就

麥觀隙而動朱能鄭亨力言渡河非計且曰

漢高帝十戰九敗終有天下奈何一挫生心

文皇然之下今日欲渡河者左諸將多趨左

建文書法優正編下

文皇大怒曰任汝所之于是諸將不敢復言

還當是時 文皇已不解甲數日矣會京師

傳言靖難兵敗北已歸遽召輝祖還○東莞

陳建史斷曰兩敵相持貴進忌退朱能勸進

而輝祖召還南北成 何福諸將及靖難兵大

敗之機亦可以觀矣

戰於靈壁敗績指揮使宋瑄力戰死之福禔

都督平安陳暉馬溥徐真都指揮孫成等禮

部侍郎陳性善大理寺丞彭與民欽天監副

劉伯完指揮王資等百五十餘人皆被執性

善死之

丁丑平安營于靈壁會 文皇遣萬

步六萬護餉突至殺死燕兵千餘 文皇麾

步軍橫擊斷為二遂亂何福出壁來援與安

合擊殺燕兵復數千卻之高煦伏起 文皇

還兵來戰福遂敗奔入營堅守下令明旦三

砲突圍出師就糧于淮河庫辰燕軍三震砲

攻營福軍誤謂已砲競趨門塞不得出營中

紛擾人馬墜濠塹俱滿營遂破安及諸將及

監軍等官悉被執福單騎脫走 文皇縱性

善等南還性善衣朝服躍入河死按 宋趙

國公晟子建文初為府軍右衛指揮使數戰

有功靈壁之戰披甲躍馬先登斬首數級諸

營敗瑄猶格鬪力屈死之晟卒時已改封西

寧侯兵部上子孫名瑄子本以長孫宜嗣

文皇惡瑄乃侯瑄弟瑄 名復初以字

行山陰人洪武十八年進士 太祖備君子

人以行人改翰林檢討初劉基卒 太祖索

秘書基子璉出觀象玩占獻上性善等侍

太祖繙錄威嚴下他率手顛不成字性善獨

安雅書法楷正悅之賜酒久之超陞禮部左

侍郎 上初即位以東宮時稔聞特召坐問

治天下之要且使手書以進性善盡所欲言

建文書法儼 正編下

善

建文書法儼 正編下

傳語中朝士與民慙憤裂冠裳棄去表忠錄

稱後逮死云 王資未詳履歷亦逮死 劉伯完

不知何許人國初重天官之學稍通曆象占

步風角者咸衣食于官伯完精占候又精回

回曆法故置軍中被 吐蕃寇陷保寧所 五

執得釋去莫知所終 北兵南來 上用齊黃

南與鐵鉉合以絕北兵後總兵官楊文帥之

至直沽遇燕將 不貴等截殺遂潰竟無一人

南者 靖難兵至泗州守將周景初叛降 盛

庸兵次淮南不戰走 靖難兵渡淮至盱眙

屯鳳陽淮安靖難兵趨鳳陽知淮安府徐安

邀阻之不克靖難兵至天長遂至揚州守將

崇剛御史王彬死之 五月巳丑 文皇至泗

萬戰艦數千列營淮南燕兵營淮北丘福失

能等以小舟潛濟出庸後庸軍駭遂走盡棄

其戰艦軍資 文皇遂渡淮至盱眙顧左右

問所向或謂先鳳陽徑趨滁和渡江或謂先

淮安自高郵以達揚真即渡江可無後顧虞

文皇曰不然鳳陽樓櫓堅完所守既固非攻

建文書法儼 正編下

善

不下恐震驚 皇陵淮安高城淡池粟饒兵
眾攻之不下曠日持久屈威挫銳援兵一集
非我之利不若直趨揚州儀真當是時徐安
守鳳陽毀橋斂舟以斷來路梅殷守淮不宥
假道又都督孫岳備禦甚嚴也按 湖
廣應城人洪武十八年進士以兵部主事出
守淮河禦北兵力不支遂死之後竟夷族
安 鄞人洪武中舉人材官知濟南府調鳳陽
靖難兵自儀真趨京師奇兵間道從靈璧出
鳳陽渡河安謀知之拆浮橋絕舟楫拒守靖
難兵疆獲漁舟以濟後安歸田逾年舉遺逸
復任數載諸戚里奏安庇細民奪莊田 文
皇怒曰朕昔尚為 困況若曹乎逮安謫戍雲
南 無攷 字文質充之東平人洪武

建文書法錄 正編下 卷五

中進士起家為監察御史奉命巡江淮治揚
州北兵至崇剛練兵濬濠晝夜不懈彬一倚
任之會指揮王禮懷二心欲降燕彬與剛覺
之執禮及其黨繫獄彬外禦內防七日甲不
解常隨以千斤力士燕將飛書城中有縛王
御史來降者官三品禮第宗厚賂千斤力士
母誘力士出適彬解甲浴盤中為千戶徐政
張勝所縛昇至城上投靖難兵中不屈死之
政遂出禮等時江都知縣張本欲守節不附
其母曰天命也可違乎遂與政開城門降本
故不善剛剛亦不屈以死 揚州 靖難兵
世指揮使正德中祀彬名官本州 靖難兵
至儀真 詔天下勤王 詔曰燕兵將犯關中
外臣民坐視予之困

苦而不予救乎凡文武吏士即日奮義共效
勤王 宗社再安予不敢忘報詔下臣民無
不慟 遣刑部侍郎金某禮部侍中黃觀國子
祭酒張顯宗翰林修撰王叔英等分道徵兵
入援 觀等奉詔奮不顧 復召齊太黃子澄
蘇州知府姚善寧波知府王璉率師勤王

兼督蘇松嘉常鎮五郡兵前進未及戰會變
歸而為麾下許千戶縛獻 文皇曰若一郡
守敢舉兵抗我善厲嚴不遜死之時年四十
三妻宋見教坊錄子節謫戍賀勿子繼兒配
建文書法錄 正編下 卷五

蘇州保兒習匠善字克一安陸人居魚寨志
行淳實學識超邁時露濂慨氣為諸生日扁
讀書所曰待旦軒工詩喜士洪武中鄉舉歷
祁門丞同知廬州重慶所至有能績三十年
知蘇州因俗救正張弛合宜蘇以大治最
諸郡好造請郡獻賢訪治道郡中王賓韓奕
俞貞木錢芹皆高隱亡不折節下焉善留心
國難嘗密結四郡守訓練民兵同效力黃子
澄來避善所約共航海善謝曰公朝臣可四
往號召圖興復善職守土義當與城存亡方
督兵勤王時招常熟黃給事鉞鉞即日營葬
畢往善已被縛去鉞大慟遂絕食瞑目求死
或告鉞善已款附矣鉞瞠目曰無降姚太守
七月十日善凌遲死報至鉞乃歎曰信則趣

祭禮強起登琴川橋西向再拜而號曰幸見
希直于九原徘徊久之給家人歸祭具奮身
入水死友人楊福聞而日夜泣橋側百方以
求鉞屍不得數日忽自出立水中體完不潰
福身抱起葬之北山屏處福同邑楊濬子洪
武季年人尚不樂仕以繩下法重故鉞少慧
過目不忘又好學甚父恐其為郡縣知強令
耕田葛澤陂鉞專志讀書每託遊市肆借書
讀淡一日從舟中窺見鉞簷下讀書奇之邀
至家曰萬卷在此因令福同學三年俱聞邑
令辟賢良濬遠謂鉞曰君何不自韜晦累及
吾子鉞曰亡慮乃致福農夫裝尹有問第操
吳音弗置對遂免辟鉞出官給諫封馭甚多
外艱歸杜足不出有御史行部至虞邑問黃

建文書法擬

正編下

給事家無習知者一老人引舟至葛澤農收
菽路御史步抵其舍鉞從素幕中對語移日
供蔬粥而別曰戚居弗克雞黍其操致若爾
鉞水死時北兵四出捕姚善黨藉藉言且并
錄鉞鉞親交人人自危福獨不避忌荒史氏
曰淡福父子亦知幾嗜義君子哉正德中湖
廣巡撫秦金祀姚善鄉賢隆慶初常熟祀鉞
鄉賢鉞乃無子○郡治近有姚黃二公祠祠
善子澄也荒史氏曰善鉞同祀則宜退子澄
而進鉞可焉善死義鉞也兼死信忠魂將干
載其相依祠曰姚黃不亦可乎子澄則何以
濫祀蘇州也祀諸其里足矣
照人通經史尤長春秋初仕教授坐謫洪武
末以賢能薦授寧波府繁廉峭峻杜私謁華

建文書法擬 正編下

吏胥弊絕豪武人故常取恨衛吏卒璉一日
見魚肉兼饌怒庖侈撤而命瘞之號薶羹太
守靖難兵逼淮上璉多方料理造大船欲取
海道趨瓜州截北兵衛吏卒朋謀縛璉至京
文皇問造船何為璉不少遜對以實
故釋之于是還田里終焉附黃希范知徽州
政令嚴明士民信服靖難兵起日修武備聞
金川失守素服不治事後坐與程通共條議
防禦策選卒捕去論死籍其家按陳彥回已
知徽州有據希范疑即復姓陳者邪
輝知府合肥人洪武中制科壬午抗節不
附謫戍山海二十餘年宣德初薦起上饒丞
不就自號冲玄子
下募義勇入援極言大義感動人心
建文書法擬

正編下

差

聞而惡之既即位
械至京磔于市
遣慶成郡主如靖難兵
兵已入儀真方孝孺曰事迫矣得骨肉之親
往許割地可稽數日援兵幸至相與決戰江
上北兵不長舟楫事未可知也乃以
命命慶成郡主往請割地分南北
曰直緩我耳行將與諸
弟妹相見無多言也
理問徐讓縣丞衛律
使燕還以為衛鎮撫軍前差遣
始得還也
口辨
人見
差遣尋赴闕俱歿不詳何許人
刑部尚書

七一

侯太轉餉淮安

淮安備禦北兵惟謹怒文

皇革命日太駐高郵被執下錦衣獄與姚善等同日死第敬祖子玘俱籍其家妻曾配象奴幼子京兒永樂九

勤王

詳見前

樂平知縣張彥方糾眾勤王死之

龍泉人建文元年以給事中告便養改

永平知縣勤王兵至江口遇靖難遊兵執至本縣梟首暴屍樵樓時暑月經旬如生面無蠅集父老竊葬之縣治清白堂後祠祀未詳

前永清典史周縉糾眾勤王

周縉字伯紳武昌人以太學生

建文書法儼正編下

甲

官永清廉謹而能邑故邇北平力支不足民多逃散乃懷印去意欲他圖會母喪歸終喪即出糾義旅勤王戎器數日略具聞變乃匿民間壬午十月吏部言北平屬州縣官棄職遁去宜寘法于是縉械至京謫興

州居數年子代還年八十終于家 **六月癸丑朔靖難兵至浦子口盛庸諸將逆戰敗之命**

都督僉事陳瑄率舟師援庸叛降燕兵部侍

郎陳植死之

文皇浦口之敗欲且議和北還會高煦引胡騎至大喜遽起披

甲仗鉞撫胸背曰勉之太子多疾于是煦殊死戰 文皇率精騎直衝庸陣內軍小卻

上方遣都督僉事陳瑄率舟師援庸瑄乃降燕時兵部侍郎陳公植督師江上麾下洶洶謀迎降都督金某者首欲叛植以大義責之為金所殺金遂率眾降燕且邀賞 文皇故怒而誅之仍命具棺斂植遣使護喪葬之白石山植本宗大懼悉散匿無敢會葬者按陳

植廬江南慕善鄉人元至正舉鄉試不仕仕洪武為吏部文選主事歷河間知府陝西參政雲南巡撫都

乙卯靖難兵渡江盛庸出戰

御史陞今官

高資港敗績

文皇得陳瑄降遂渡江庸率海艘出高資港嚴陣以待 文皇

奮力先登大戰庸竟敗走

鎮江守將童俊叛降燕

黃鉞嘗言江南

建文書法儼正編下

甲

四郡獨鎮江要害守非其人是撤垣以納盜也童俊狡獪叵測不宜獨任吾近見其奏事上前視遠而言游此其庫申靖難兵至龍潭心豈足憑也至是果驗

遣李景隆茹瑄王佐如靖難兵議和

景隆等但伏地備臣諄諄納款而已

命諸王分守京城門癸亥再遣景隆同諸王如靖難兵

景隆初往微述天至是不肯行 上今同諸王往 文皇曰勿多言不得奸臣吾必不已諸王歸言狀 上愕然會群臣勸哭或勸 上且幸浙或言湖湘孝孺請堅守京城以待四方之援遂不決

魏國公輝祖開國公昇分道出師禦戰元樂

昇安置雲南死國除甲子遣人齎蠟書四出趣援兵○

乙丑靖難兵門於金川上書皇太后陳不得已起兵

之故討賊輔成王也李景隆及谷王穗一本潭叛開門

逆之靖難兵遂入京門卒冀詡慟哭去之京

師大譁癸亥靖難先鋒劉保華聚哨至朝陽門外規城中虛實乙丑文皇率兵

直薄金川時谷王與景隆守金川谷王登城望見文皇麾蓋輒開城門文皇遂入京

建文書法儼正編下與谷王周王等連轡而進初有道士歌于塗

曰莫逐燕莫逐燕逐燕逐燕日高飛高飛上帝畿

已而忽不見至是驗云按冀詡字大章崑山人年十七為金川門守卒雖少夙有志概宣

德中詡以好學成名鄉里巡撫周忱兩薦為本邑學官辭曰詡即仕無害于義但負往時

城門一慟耳卒而門人私謚之曰安節先生附燕山衛卒儲福無錫新安鄉人也年弱冠

好義壬午之變挈母妻逃去已而挾購在錄中調曲靖衛舟行次忽仰天哭曰福雖一介

賤卒乎義不為逆竟不食而死婦范營葬養其姑守節以死里人憐其節孝廟祀范焉

冀詡也冀詡大慟去國慷慨有餘一何壯與可愧

死迎附諸臣乃其後學堪薦辟而終不忍負金川之一慟而塵埃一官又何貞

也福不以行伍自鄙薄恬焉餒死以舟為歸庶幾從容就義者哉何必采薇絕

粒者之為亢節也予特表刻書之而福以後死故附書云鶯識

帝下殿手誅徐增壽于左順門靖難兵薄金川左都督徐

增壽謀迎降監察御史魏冕率同僚十八人即殿前毆之幾死會輟朝冕及大理寺丞那

瑾當陞大呼請速加誅臣等義不與此賊同生不聽至是上大恨手刃之欲并誅景隆

不果按魏冕永豐人為御史勁直有才既廷毆謀降者明日諸臣多迎附冕曰即改節必

建文書法儼正編下不為時用徒自污耳遽自殺已而法官希旨

追罪夷其族附同邑魏冕以御史歸省聞冕死憤不能食竟卒

備永豐雙烈云 大內火帝以崩聞皇后馬

氏暴斃時六月十三日也城中如沸上倉

上弗聽欲自殺程濟告以祝髮出囚可免難從之濟上方急時一宮人捧太祖遺

篋至曰曩受命嬰大難則發發得楊應能度牒及髡錮程濟曰數也可奈何立召主錄僧

溥洽為上剃髮出從御溝至郊壇而禿宮中火烈甚傳言上崩矣而實遜

去也濟從文皇即位後心嘗疑之密索不得又疑匿溥洽所三年以他事錮洽凡十

二年得釋命給事中胡濙徧訪張儼傷跡上所至又遣大監鄭和等造船募士遠下而洋物色之終不得 帝之生也頂顛偏 高帝撫之曰半邊月兒知其不能終嘗同 懿文太子侍 高帝命賦新月其詩曰誰將玉指甲拍破碧天痕影落江湖裏蛟龍不敢吞高帝默然既而曰幸免于難至是驗云

建文出亡不歸論曰諸野史及故老相傳俱言建文剃髮出亡先入蜀未幾入滇南及貴州廣西嘗賦感曰牢落西南四十秋蕭蕭白髮已盈頭乾坤有恨家何在江漢無情水自流長樂宮中雲氣散朝元閣上雨聲愁新蒲細柳年年綠

建文書法錄 正編下

四百廿三

野老吞聲哭未休又題貴州金竺長官司壁問曰風塵一夕忽南侵天命潛移四海心鳳返丹山紅日遠龍歸滄海碧雲深紫微有象星還拱玉漏無聲水自流遙想禁城今夜月六宮猶望翠華臨其二曰閱罷楞嚴磬懶敲笑看黃屋寄曇標南來瘴類千層迴北望天門萬里遙款段久忘飛鳳輦裝新換袞龍袍百官此日知何處惟有群鳥早晚朝正統中出自滇南自稱朱允故事聞于朝詔傳送入居大興隆寺號稱老佛以壽終葬西山或言建文嘗寓衡州華藥寺受知府囚辱禁子王祐私為奏稱臣僧瓊俊或言建文南京供狀稱從思恩州

借土夫欲埽

公皇陵紛紛異同及考史文正統五年十一月丁巳有僧九十餘自雲南至廣西給人曰我建文也張天師言我有四十年苦今為僧期滿宜返邦國以黃紙為書命其徒清進持詣思恩府土官岑瑛執送摠兵官柳浦械至京會官鞠之乃言真姓名為楊行祥河南鈞州白沙里人洪武十七年度為僧歷游兩京雲貴廣西上命錦衣衛錮禁之凡四踰月死獄中其同謀僧十二人俱謫戍遼東邊衛臣鷺按此建文生洪武十年出正統五年止該六十四歲稱九十餘則非真建文明矣何若僧者不少計慮而妄自

建文書法錄 正編下

四百廿七

投死乎豈建文實歸死而史臣特以年歲不合洗出之耶無生後世痛恨也此不可解之事也驚臆斷之建文慈仁無斷惑聽人言難作之日不決一死姑從出叵信有之非剃髮不可以出也為僧亦信有之若題詩怨望窮露本色情必不然即正統紹祚警備已寬而雄心既冷歸復何求且業已讀楞嚴矣而猶戀戀歸骨歟大抵盡出思慕建文之口而附會者遂以相傳也驚于即位下注書祝髮出亡不知所終可俟百世無惑矣先正王世貞論辨略同鷺謹識

監察御史葉希賢某部郎中梁田玉等四十

餘人遯行

金川門故是夕臺省諸人相與絕

城引去姓名多湮滅可言者凡一

十八人葉希賢松陽人舉賢良入臺侃侃自

負兵起屢疏言兵事又嘗劾取李二大將軍

逃俱田玉俱剝為僧梁田玉定海人族多仕

者競尚節義梁良玉為中書舍人北兵至訣

妻子易姓名挾微貲而走逾賴至海南鬻書

為業終身焉梁良用父子兄弟八人同仕于

朝相率去為舟師已投水死或曰梁氏為舟

師沒水死者五人梁中節少好讀老子太玄

出走與同官郭良入山為道士不知所終何

申中書舍人奉使四川至峽口聞金川門不

守發憤慟哭吐血數升不數日疽發背死家

和郭節竝中書舍人變姓名挾卜筮書出走

建文書法儗不正編下

何洲海州人與宋郭友善嘗以忠義相助亦

為筮人同客異域死雪卷和尚名暨方黃之

獄幾殺萬人謫戍窮邊微道死過死者又幾

萬人當是時和尚方壯剃髮走西南重慶府

之大竹善慶里山水奇絕和尚欲止之其里

豪士杜景賢知和尚非常人為營寺居之昕

夕誦易乾卦已改誦觀音經因名觀音寺常

携楚詞急流中朗誦一葉輒投一葉投已輒

哭哭已又讀景賢益憐敬之終不問和尚和

尚日注酒一壺客至乃飲不則拉樵牧豎飲

半醅呼豎兒和歌歌竟瞑焉而寐死之日且

徒問師即死宜銘何許人和尚張目曰松

問姓名不答有詩若干篇相傳即葉希賢

曰希賢速而論死

雲門僧在會稽每泛舟賦詩歸則焚之咸知

是遯流終莫得其姓名及葛備比兵入備被

葛衣遠走其冬至金城行乞市中過地極寒

必衣葛過河面依莊浪豪魯家為傭積直買

裘服必覆以故葛葛益破更新葛破葛不脫

錢稍餘輒走市中與諸乞兒飲或吟或哭永

樂中有畱都官從宋總兵至莊浪識備欲與

語備走南山避去官亦不語人居莊浪數年

病且死呼主人謝且囑曰我死勿殮幸西北

風起即火我無埋我骨補鑄匠往來夔慶間

業補鑄所至不三日留徒學不索謝止令

負擔後學至即遣先學如是數年人呼為老

補鑄匠錢粟不擇受或受食即不復索財常

寄宿蕭寺中忽夢市途馮翁相顧愕然已而

建文書法儗不正編下

相持哭哭已相率入山竟日復持哭訣別去

蜀中蛾眉亭嘗有題詩云一箇忠臣九族殃

全身遠害亦天常夷齊死後君臣薄力為君

王固首陽意若流也

或塞馬先生或馬公詩嘗書壁間比見補鑄

匠後即剗去詩曰夜夢何奇特龍飛天漢津

朝橫滄海曲夕過滇池濱光雯具五色變蛻

無傷鱗淵田變化間張主藉高旻時永樂甲

申間未幾辨主人去莫知其終

臨海東海上日負柴入市口不二價新詔至

皇帝登極樵愕然曰舊帝安在曰自焚矣樵

慟哭遠擲樵投湖死莫得知其姓名焉

居會稽之邪谿鬻薪度日嘗有詩云夢入
鷓班觀紫宸覺來依舊泣孤臣半生家國惟
餘我萬里江山已屬人無地可容王蠋死有
薇堪濟伯夷貧伶仃苟活緣何事要了榮榮
一點真謂不知何官禦北兵數有功金
川破變姓名易服出走死蕭寺中已窮治齊
黃黨逮景先妻劉發教坊司附陳進士無
錫人姚廣孝以先世交薦辟之周堅隱錫山
不仕又玉華樵樂
清樵見後補紀

梁業諸君子贊曰緇服黃冠用自活悲
其志鬻書挾筮操舟悲其業衣葛傭難
冬不廢有惡與偕出不與偕返之思補
鍋匠塞馬先生市哭牽衣幽吟剗壁所

建文書法錄 正編下

哭

謂同心斷金者邪東湖樵之愕然投淵
彼其心肯以負薪終哉孔子所謂殷有
三仁各行其志而已矣當是時鳥舉
雲匿胡可勝紀紀其可攷者鷲識

北平屬州縣官朱寧等棄去二百九十有一

人○翰林修撰王良死之良自聞北兵憂懣
不食日就羸北兵

薄城良與解縉胡靖吳溥數人同集溥舍靖
縉義形詞色良獨流涕不言溥曰三子受知
日淡奈何已散去須臾良舍哭聲震矣良與
妻子訣曰食人之祿死人之事吾不復生矣
安能顧若等遂自鳩死良子修後首鄉薦云
諸本良死辛巳秋帝遣官諭祭革朝志獨辨

其誣言良家飾此以避追戮耳吳康齋與
弼方少從其父溥邸舍目見良事能述之
科都給事龔泰死之宮中火起龔泰馳赴為
北兵所執見文皇金

川門以非奸籍釋去泰歎曰何用生為遽自
投城以死按龔泰字叔安義烏人九歲孤母
傳自督教之長益刻勵洪武十九年鄉薦明
年入太學以吏部策試第一除戶科給事中
上即位之三年遷今官泰聞靖難兵渡江即
與妻傅訣曰我自分死耳汝攜幼歸否則俱
溺井無辱泰死年三十六以孝友著聞剛果
有為能容人嘗為狂者擠池幾溺死不校鄉
有神巫禍福奇驗見泰輒不能出
一語子永嘉累官兵部右侍郎 **太常少卿**

建文書法錄 正編下

哭

廖昇大理寺丞鄒瑾監察御史魏冕衡府紀

善與修實錄周是修死之詳前

附錄後死者除
學博士方孝孺翰林修撰王叔英侍講王達
樓璉吏部尚書張統侍郎毛太戶部侍郎卓
敬盧迴郭任主事巨敬禮部尚書陳迪侍中
黃觀侍郎黃魁兵部尚書鐵鉉齊太侍郎徐
庭刑部尚書暴昭侯太侍郎胡子昭工部尚
書嚴正直侍郎學士董倫都御史茅大芳練
子寧景清周濬司中巡撫黃清大理寺少卿
胡閏寺丞劉瑞王高彭與民太常寺卿黃子
澄少卿盧原質國子監博士黃彥清給事中

陳繼之韓永黃鉞監察御史曾鳳韶董鏞王
度甘霖高翔謝昇鄭公智王玘左拾遺戴德
彝宗人經歷宋徵中書舍人何申郭節布政
司參政鄭居貞按察使王良李文敏副使程
立本僉事林嘉猷湯宗王府長史劉璟程通
龍鐔石撰知府姚善葉惠仲陳彥回楊任松
江同知知州蔡運教授陳思賢王省斷事高
魏失官號牛景先梁良用高不危馬坤疑官
鄒文壽張烏仔失姓名東湖樵舉人劉政諸
生伍性原陳應宗林珏鄒君默曾廷瑞呂賢
等咸死之

建文書法擬

正編下

五

武臣魏國公暉祖開國公昇歷城侯庸駙馬
都尉梅殷耿璿都督廖鏞耿璣劉貞甯忠徐
凱平安指揮張倫王資盧振趙諒鎮撫周
拱元倪諒卒儲福 太監吳亮等咸死之
按郭任丹徒人廉慎有吏才居戶部調兵食
軍興不乏嘗上疏曰天下事先本後末除惡
不去其本臣未見為得也今日儲財粟以備
軍實果何為者然乃北討周南討湘舍本不
圖而圖末可謂戢亂乎且兵貴神速苟持久
寧耐彼勢已就有坐困耳 文皇聞而惡之
革命日任不屈死之子經亦坐死少子金山
保戍廣西女三配象奴嘉靖中鎮江知府劉
諸秀祠祀其鄉盧迥僊居人疏爽不屑曲謹
然大節皎然少喜飲飲酣長歌自恣人或謂
狂既仕顧折節恭慎革命日不屈縛就刑長
誣而死聞者悲之或作盧珙亦作盧迥亦作
盧迥

鄭文章政事皆優所交並中朝俊彥兵起數
上封事條方略統縊死太亦慷慨而死或曰
卽毛大亨黃魁與陳迪黃觀共事古雅有文
學嫻于典禮迪觀咸敬愛之革命日不屈死
之按宋林張三家所紀竝無黃魁疑卽黃觀
之誤董鏞嘗會誓諸御史不負本朝又時時
露章劾將校懷貳心不力戰者革命日鏞為
衆持死逆黨家徒戍邊高潮朝邑人有文學
矜名節洪武中以明經徵入臺論奏機要當
旨已戮力戎事常能激發人忠氣革命日喪
服入見大哭語大不遜遂見誅沒其產給諸
高氏仍加稅曰今世世罵翔也親戚畢戍邊
又發其先墓雜犬馬骨焚灰揚之而以其地
為漏澤園

建文書法擬

正編下

五

給餉多勞勤革命日不屈死之父旺子咬住
戊金齒妻韓四女見教坊錄 陝西西安
人或曰浮山人為戶科給事中豐軀美髯音
吐宏朗每慷慨論兵事多當上喜之靖難後
杜門不出召入見不屈死之 蘇州人官
御史以匿奸黨子孫誅死 懷寧人起洪
武丁卯鄉薦為御史性剛介持正敢言中臺
推重之靖難後被執求死從容受戮子孫相
戒不復求仕至今微弱正德中知府胡纘宗
祠祀之鄉 平涼人洪武中為御史伉直
有嚴事 上為戶部主事更清慎革命日逮
問不屈死之夷其族 為宗人府經歷嘗
疏請削宗藩罪廢者屬籍諸王恨之又與
振牛景先謝昇數言耿曹諸將失律懷二心

後被縛至不屈妻子俱死之 **馬** 不詳何官亦死難

韓 韓國公善長之子尚

太祖女臨安公主祺以父罪囚於家建文初

救出守江浦北兵入城遠投水死 **陳** 字思

中浙鄞縣人洪武甲戌進士第二官翰林編

修有志操靖難兵入金川門忠不屈死之 **左**

右 字公輔浙臨海人洪武中書舍人與希直

原采莫逆交嘗奉璽書行邊有功進春坊大

學士命輔導皇太孫以事謫中都教授尋掛

冠永樂戊子島夷毒台境監司舉右才督郡

兵平倭 上知右才召用不赴令武士械至

京師右對云罪人逃死已久藉令可仕當與

方孝儒同朝矣 上大怒命出劓之今祀鄉

建文書法儼 **正編下** **至**

賢 河南榮澤人洪武中以明經薦起有

氣節靖難兵渡江昇率兵拒之殊死戰被獲

不屈而死 **徐** 江西新淦人洪武乙丑進

士以知縣擢御史靖難兵逼京城謂妻韓曰

北兵必克城吾一死報國而已汝自携幼子

歸以延丁氏及兵入被執不屈死之子賢甫

十歲隱處易姓中成化丁酉榜復姓 **豐**

字復初鄞縣人洪武國子司業抗疏諫燈謫

德化縣教諭建文壬午棄官躬耕年百有五

歲子慶給事中孫熙狀元 **徐** 尚書不知何許

人曾匿建文怒 文皇縱教坊子弟汚其妻

死之一女屬樂籍樂官陳儀陰庇之洪熙時

出嫁良士猶士女也 **陳** 不知何許人在

燕邸寵於 文皇靖難後邸舊俱進秩公獨

稱固疾竟不起 **洞庭居士** 永樂初洞庭湖濱

自號洞庭居士已後有二人至居一室嘗汎

湖大醉輒大哭居病革乃呼鄰曰我建文時

編修也死葬訖二人去之 **樂** 聞新命

及殺卓敬也投港橋下水死 **王** 姓

永樂初來金華東陽縣之東山終身披麻號

性天然大呆子為王姓人題詩曰宗兄知姓

王也有歌曰七年艱難走閩越日夜思親鬢

成雪 **宋** 進 同金侍郎徵兵江西俱被百戶縛

送京 **北** 平人兵起時極諫當守臣節被

斬已族誅與余逢辰同時 **陳** 方 同陳

性善死 **崑** 崑山人太常卿少為諸生事訓

導盧從龍太守姚善死難株連黨與及從龍

諸生逃散景獨不去竟亾恙 **俞** 貞木 一本貞

建文書法儼 **正編下** **至**

木亦被執送不屈死亦黨姚善也 **小**

王姓白溝之敗付冑於僕立馬豎槍而死

實 內官守徐州有功不屈死 **蔡** 皂隸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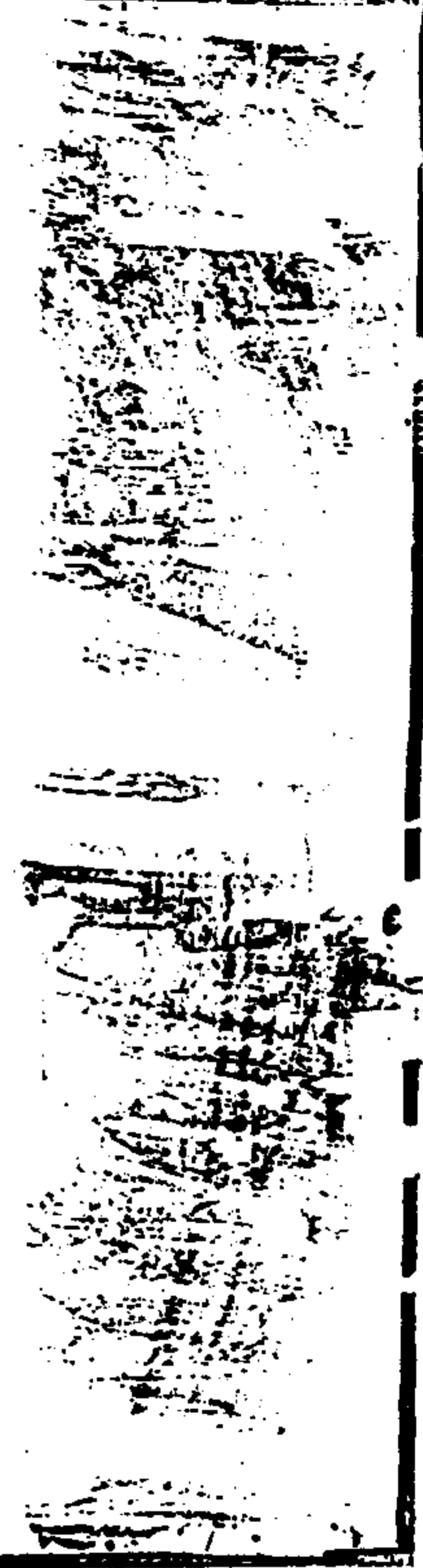
高人七月十日同侯太典刑一本反是執侯

太者附 **張** 永樂九年四月廿一日某司奏

浣衣局副使張琳奸惡婦人一名黃氏著教

坊司領刺了右出欽錄簿九年

尚有一事二十一年乃悉弛耳



丙寅至戊辰凡三日無帝

燕王蒞收左班官員曰奸臣

黃子澄齊太陳迪練安方孝孺

黃觀鄒瑾胡閏郭任盧迴侯泰暴昭陳繼之鄭賜黃福尹昌隆張統毛太董庸曾鳳韶王度高翔魏冕宋徵巨敬凡二十五人右前勝王鈍黃魁戴德彝韓永葛誠王叔英周是修

建文書法擬

正編下

幸而

盧振顏伯璋張昂卓敬鐵鉉謝昇龔泰茅大
芳陳彥回鄭恕宋忠姚善胡子昭周璿葉惠
仲高不危廖鏞徐暉祖凡二十六人右續勝
仍以方孝孺為首 右二勝共五十一人出
賞格收之官民人等綁縛諸臣來者首從爵
有差自是擒獲得官甚衆乘機讎劫者紛紛
雖禁之弗止也既而鄭賜王鈍尹昌隆自愬
復官并釋張統統卒死之景隆指黃福為奸
福曰臣誠死罪但目為奸則 泰子澄赴召未
非亦有之餘俱狗節死矣

至奔

論 太奔廣德子澄奔蘇州
變也曰徒赴死無益不如他之以為

建文書法擬 正編下

後圖荒史氏曰何後圖之有太子澄可
無奔也仰天椎心向闕慟哭曰臣不佞
誤國至此萬死不足贖四拜引佩刀立
自決也其庶矣哉被執然後死雖不屈
晚矣
鷺識

燕王發喪治葬命如禮

文皇清宮三日詰問上所在宮人指認

后屍應焉 文皇遽出屍煨燼中伏而哭之
曰小子無知乃至此乎用王景彰議禮葬之
時宮人遭戮略盡惟平 翰林院文學博士方
日得罪建文者雷耳

孝孺衰杖哭闕下

詳見前

已已

建文書法擬

正編下

幸而

燕王謁

孝陵還即皇帝位壬申葬

建文皇帝○革除建文年號備洪武三十五

年 未改元也實建文四年諸所變更悉復洪
武舊于是編年亂而實錄凶貶帝備君而
建文一朝若滅若遺矣或曰革除實自軍中
非即位後行之荒史氏曰此作者意也 建
文尚在位非 文皇可革
除也且書法擬所繇起也

文皇帝駐師金川門猶奉章
論 曰方

皇太后曰討賊輔成王不得已來朝耳有如
建文天子誠將吏且毋用兵拒戰出九卿中

官百數人城外雍雍然執旌御蓋以親
王禮奉逆曰聞殿下欲法周公輔成王

成王敬速以入而天子身自袞冕臨朝
設周公所負宸以待

文皇帝且柰何勢不得引嫌自退而必且假
手必且推刃以居天下之不韙幸哉不

出此也遜去焉崩聞焉若虛位以須
文皇之至而文皇得宴然有之而無所事

湯武威豈非
天相其間以善

文皇帝之始與為
文皇計宜召父兄百官而告以骨肉不幸之

建文書法傑正編下
意曰既不獲遂予輔成王初志予敢以

高皇帝天下付非其人予不得不立則為
建文上議謚議

廟饗議修實錄議封後綢繆委曲不勝哀
悼之心而絕無快意一逞之迹足可有

辭于天下萬世
建文不失尊號

文皇不失顯名豈不善始善終哉顧急急乎
革除年號追廢天子此何為者是異姓

仇讎相尅之所為而安在其為骨肉之
不幸哉且何以解靖難也夫靖難執詞

庶幾天下之公義而卒疑于私則革除
之為也况

文皇帝正位之日亦既發喪治葬一如天子

禮矣豈其生擅天子之尊死蒙天子之
葬而史獨貶而備君年獨削而不用邪

以為建文不足存也
皇明之一葉亦不足存邪我

太祖高皇帝掃逐元再闢宇宙為古今盛
王而今一傳剝蝕四祀無主實續而名

絕之生榮而死辱之儼然正位華夷同
仰既有年矣而一旦胥名實而剷滅之

辟如白日正晝而欲掩為昏宵則誰能
信且也

高皇帝演沒後之年是死而生之也
建文天子匿生前之號是生而死之也之死

致生之生致死不兩倒哉迹疑于私而
事入于倒此忠臣義士之所浩歎而淡

建文書法傑正編下
惜非惜夫建文之不存而惜夫

文皇帝當日之舉之誤也嘗觀文皇帝發
謀舉事往往遲疑于天命人心去雷之

際未之敢驟迫而後動不得已而後起
上書則引

祖訓執辭則除罪人諭志則曰法周公其心
固曰吾一不當而萬世之惡歸之也及

至城門不攻而自啟主君不拔而自
亾何憤不雪何怒足留而又必革除之

為快哉烏虜豈謂
文皇帝之聖也而德宇若是其不寬宏邪當

是時靖難諸臣必有挾淺薄之見肆殘
刺之說以從史其間者宋太宗問趙普

後計普對曰太祖已誤陛下豈

而太宗意遂決諸臣其少普之徒哉即如賊臣都御史陳瑛天下平定踰三時矣猶請追戮建文臣賴

文皇帝置弗問况乃更擅之際乎又何所不至哉竊謂革除之舉必非文皇帝意即有之必遺恨于在天之靈耳豈惟

文皇帝我太祖神聖逆知皇孫之不足與守成自其

新月詩規之矣嘗屬意

文皇帝而遺詔卒立太孫無動搖意

太祖固曰自我創有天下葉方開而遽亂之

其何以示萬世他日有庶奪嫡孽抗宗

者口實我矣亂一傳而萬世之傳足慮

高皇帝其忍乎哉夫一傳而亂且弗忍况舉

建文書法儼正編下

一傳而滅之乃獨忍邪竊謂

高皇帝在天之靈亦必不安此久矣釋

二帝在天之憾而慰萬世人心之公以正統

紀以信史冊又可一日緩哉斯

聖子

神孫所宜亟圖也敢無望于

今日萬曆甲午冬日臣鷺謹識

同邑臣陳廣日書

正編下

建文書法儼 正編下

建文出亡實錄

本史彬致身錄刪定

壬午六月十三日未時上聞金川失守欲自殺斡林編修程濟曰不如出亡亡則從少監王鉞跪白曰

高皇帝有遺篋在曰遭大難則發謹葺奉先殿側

群臣請亟出之俄而昇一紅篋至四圍固以鐵二鎖

亦鐵灌上見而大慟濟奮破之得度牒三紙一名

應文一名應能一名應賢衣帽鞋錫刀俱具隨有白

金十錠篋內朱書應文從鬼門出餘從水關御溝分

行暮會于神樂觀之西房上泣曰數也可奈何程

建文書法儼正編下

濟立為上祝髮領應文一牒時吳王教授杞縣人楊

應能適在以名符願受牒監察御史松陽葉希賢曰

臣名賢應賢無疑亦願受牒從亡者眾至五六十人

上泣辭之監察御史曾鳳韶堅以請得八人與上

而九上至鬼門牛景先用鐵棒啟之不用力而瓦

解出鬼門一舟待岸舟子曰臣神樂觀道士即前上

賜名王昇是昨夢高皇帝緋衣御奉天門命兩校

尉縛臣曰旦日午時可于後湖艤舟鬼門以伺出者

勿洩洩且極汝是以此上慰勞行舟止太平堤

昇起前導間步至觀甫薄暮矣俄而應能希賢等十



三人至共二十二八兵部侍郎廖平襄陽人刑部侍郎金焦貴池人翰林編修趙天泰三原人程濟績谿人浙江按察使王良祥符人四川布政使蔡運南康人刑部郎中梁田玉定海人中書舍人梁良玉梁中節俱定海人宋和臨川人郭節連州人刑部司務馮灌黃岩人所鎮撫牛景先杭州人王資劉伸俱杞縣人翰林待詔鄭洽浦江人欽天監正王之臣襄陽人太監周恕何州人徐王府賓輔史彬吳江人 上曰今後但師翁稱呼諸臣泣諾廖平曰隨行不得多獨無家累者有督力者俱餘遙為應援可也師是之乃

建文書法傳 未正編

本

環坐地夜食酌定左右不離者三人比丘楊應能程濟道人葉希賢往來道路給運衣食者五人馮灌稱塞馬先生亦稱馬二子郭節稱雪菴後稱雪和尚宋和稱雲門僧亦稱稽山主人趙天泰造衣葛出稱衣葛翁亦稱天肖子王之臣家世補錫遂以資生號老補鍋牛景先稱東湖樵亦稱東湖主人議所之未定徵明牛景先與史彬步至中河橋適得彬家偵舟大喜遂抵彬家吳江同載凡八人上杉程葉楊牛馮宋而八也居水月觀聚五日而散但兩比丘一道人從已八月十五日新命追彬勅命師遂去雲南住永嘉

寺明年癸未三月會于襄陽廖平家師徒俱至獨梁良玉已物故矣甲申八月師遊天台雁蕩初九日復會彬家衣履已敝彬為易之台蕩遊凡三十九日天已寒師返雲南明年丁亥師移川之重慶府大竹善慶里社景賢豪士也築室居之史彬同何洲郭節程亨往候師師又行已時朝廷偵師急胡濙鄭和數往來雲貴間彬等夜則同宿日則分行市乞旬有六日而遇程濟于途乃知師結庵白龍山深處矣見師憔悴狀相與歎泣師問携得方物否各出所有為供欣然有起色聚一月復散命勿更來庚子史彬復造白

建文書法傳 未正編

本

龍山竟不可得歷兩月一比丘引之行師兀坐一室庵在平陽前後深林不下數里為浪穹所轄地先時葉希賢楊應能所募建者甫落成而兩人乍故即庵東坦之甲辰秋七月洪熙改元彬復往雲南方入湖廣界遇師旅店時已聞榆木川之變矣師且德飯偕下江南唯程濟從師欲重遊天台也時忽聞 仁廟大行師益放心下宣德九年甲寅五月師有會稽之遊復至彬家彬已故矣子晟迎供五日師不勝於邑命晟之子名曰鑑濟猶從此後不詳矣彬以從亡故為仇家訟竟成獄中是錄曰史彬手迹最真惜乎王

元美不及見之而直以大義斷之曰建文實自焚于
火按史彬字仲彬洪武辛未應詔稱旨賜餼鈔歸建
文五月起山林才德士彬以明經為侍書嘗薦徐輝
祖請誅徐增壽已補徐王府賓輔云鷺剛定用便覽
觀因集中未及挿入也

鷺書法擬成于萬曆甲午重訂于乙卯而出亡一
節近得此錄始核紛紛疑信可盡釋矣因綴刻之
天啟元年春三月九日鷺識

建文書法擬

六五

建文書法擬 附編上

詩論敘贊銘跋不次

東吳荒史氏朱鷺白民次

詩

江上老人

成祖乃天授少帝亦何尤 一本建文君何尤非

論

鄭曉

余好問先達建文時事皆為余言 建文君寬仁慈
厚少嗜文章禮樂不喜任法律操切人比即位得方
孝孺專意行周官法度輒改

高皇帝約束靖難兵起不為意聞敗狀謂直多發兵

建文書法擬 附編上

耳盪平在旬朔間諸大將又多懷貳心以故

成祖至江上不戰而潰云

敘遜國紀

鄭履淳 子曉

自昔家國興亡必天人相符非有爽也三代而下一
統世繼惟秦隋乃自速敗秦之暴橫隋之奢淫非天
亡也讀遜國紀竊怪 建文君無一于此何以遽亡
高皇帝再造乾坤功高三代陵土未乾材臣宿將未
盡凋謝邊疆無故宴然啟甲成康之舊
文皇南來忽于破竹何也人咸咎方黃謀國之疏或
曰漢文天授少帝雖輔以伊姜亦胡能存然歟夫天

與子後嫡長鮮有善繼者湯傳孫文王舍伯邑考扶蘇終上谷漢惠無嗣隋殺楊勇唐宗由秦王宋至孝宗始嗣太祖我

文皇亦然天命之美自古以然建文君臣何尤乎居升之疏禍迫于鼂錯信乎天也天有所興孰能無廢翁故考之編年參之野史成此紀以備遺闕傳曰監于后羿而用德度經曰勤用明德庶邦不享作者意也

主德篇跋

袁黃

建文施仁行義自三代而下最備淳厚緣

建文書法卷一附編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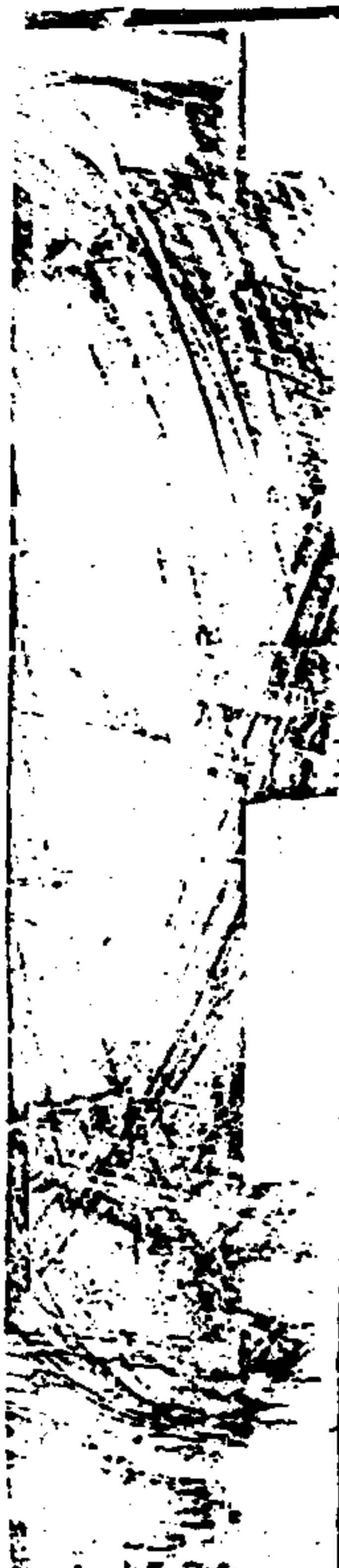
三

太祖實錄多所刪改而諸臣著述又拘于時諱不敢併揚遂使淑德善政漸滅不存我祖杞山先生得于目擊口授家傳此篇不可不傳者也刻在成化中

悼建文皇后

許有穀

滇池龍去隔蒼旻后土山河誓此身四載既為天下母六飛忍見北來塵煙銷玉骨空遺燼事去慈宮獨厝新知有湘魂望南狩九疑何處不疑顰



建文還國辨

王世貞

建文之出奔王文恪陸文裕鄭端簡俱詳載其事以為天順中出自滇南呼寺僧曰我朱允炆也胡濙名訪張儼健其實為我眾聞之大驚以聞詔傳送入朝眾無識者僧曰固也太監吳誠俾來驗之亦不識曰吾賜汝鵝肉汝兩手俱有所執伏于地而口銜之記否誠始拜而哭命居大內以壽終葬西山不封不樹而史不及之豈有所諱耶薛應旂憲章錄則言正統十二年廣西思恩州獲異僧陸州為府以知州岑瑛為知府瑛初遇老僧于道從者呵之不避詰其度牒乃楊應能也曰此非吾姓名吾有所託而逃耳汝不聞金川門事乎瑛大驚送至京師使尚膳太監吳誠試之其說如前攷之史第云正統五年有僧九十餘自雲南至廣西給人曰我建文也張天師言我有四十年苦今為僧期滿宜亟返邦國以黃紙為書命其徒清進持詣恩恩府土官知府岑瑛執送總兵官柳浦械至京會官鞠之乃言具姓名為楊行祥河南鈞州白沙里人洪武十七年度為僧歷游兩京雲南貴州至廣西上命錦衣衛錮禁之凡四踰月死獄中其同謀僧十二人俱謫戍遼東邊衛此事與應旂紀

建文書法卷一附編上

三

三百九十七

其同謀僧十二人俱謫戍遼東邊衛此事與應旂紀

相近然應旂實借此附會前說耳其人乃楊行祥非楊應能也建文以洪武十年生距正統五年當六十四不應九十餘也是時英宗少三楊皆故臣豈皆不能識而僅一吳誠識之識之又何忍下之獄而死也其同謀十二人也且事發于正統五年非十二年也思恩固府未聞某年陞州爲府也野史又載建文詩凡三首後二詩不及前之悲切而自然恐皆好事者附會也大抵建文出亡與否不可知僧臘已高當滅跡以終必不作此等詩以取禍亦必不肯出而就危地所以有此紛紛者止因楊行祥一事誤耳

建文書法擬

附編上

三

一百四十六

建文寓跡及沐鄭隱忠

王來儀雲南人

上世皆傳建文以比丘身來滇偕有徒衆初任會城五華寺深藏不與人接頗有疑者遂移羅發之獅子山居頗久以土官鳳氏意稍懈復去不知所之壁題悉爲鳳剗滅久于滇是實歸朝則未聞也又

文皇愛婿稱五駙馬者卽沐黔寧子昺下西洋鄭和卽滇昆陽人而二人若不聞有寓跡

者噫當此心大可見矣

華朝五忠傳叙略

許相卿

國運興廢何代無之以死殉國若建文諸臣則自天地剖判以來僅一創見耳卷類爲五全文見華朝志

姬善贊

朱廷皋

維公守蘇懷國隱懼三吳根本實切畿輔乃消乃息與利別蠹百凡中程威覃澤布黎庶旣康亦闢賢路委巷窮廬禮勤徒步示民不忮式詢時務矢志勤王作五郡赴壬午之秋痛哉國祚城亾與亾公言弗誤一劍血腥千秋哀慕

臨江詞原名過江南

彭澤

臨江號名郡佳麗傳自昔豈不產異人爲茲壯顏色云胡百年間不見有遺跡館人聞我言掩袂長歎息

建文書法擬

附編上

又三

四百

叩之至再三欲語還踈踏爲言有奸臣名字不記憶

失二 內臺司風紀適遭陽九厄失二 飛簡論曹魏戮

力事失九 淚霑臆膠固不知幾祗顧順與逆失一 奇

禍嬰六戚茲事有始末賤子請桂一 神考蚤謝世

太孫推正嫡母妃開平家元勳載帝室姻婭盡雄豪

健鬪萬人敵隱然九鼎失六 嫌隙一以開讒言肆罔

極失八 見斥居然尾不掉大都是耦國時有黃常卿

輕佻故無匹伴讀東宮失七 蹤類叔文論事時違膝

一旦削侯王失二 何太急細人暗大體國釁此焉隙

漁陽動地來六軍盡股栗齊公爲司馬折衝乃其職

失二內相方夫子失二樞機資密勿又有黃門陳自
少備英特失二餘者亦黨人我今半遺失當其自靖
時俱立萬仞壁之死矢靡他鼎鑊甘如蜜仰視三光
明萬古常昭晰俯矚五嶽重坤維賴以立父母且不
顧爵祿何能易寄語謝諸親怨尤竟何益所貴士明
志萬段奚足邱後來奸佞儒巧言自粉飾扣頭乞餘
生無乃非直筆乍聞毛髮豎空拳幾欲擊孤我坐夜
長四壁蟲殼宋耿耿不成寐此意誰能識聖人順天
命四海瞻堯日爾胡守憊愚甘心取族滅不觀解與
胡乘時附鳳翼恩寵日日加穀名垂簡策

建文書法集

四

三百四

壬午諸臣贊

王世貞

故兵部尚書南陽鐵公鉉翰林院文學博士天台方
公孝孺太子少保禮部尚書宣城陳公迪禮部侍中
貴池黃公觀御史臺左副都御史新淦練公子寧戶
部右侍郎瑞安公敬禮部左侍郎山陰陳公性善
御史臺右副都御史江都茅公大芳刑部尚書南和
侯公泰刑部右侍郎山西暴公昭參大將軍事遼州
高公勳監察御史盧陵曾公鳳韶翰林院修撰黃岩
王公叔英衡府紀善修國史秦和周公是修浙江提
刑按察使前刑部左侍郎開封王公良江西提刑按

察副使前右僉都御史崇德程公本立蘇州府知府
姚公善禮科左給事中常熟黃公鉞徽州府知府甫
田陳公彥回遼府左長史績谿程公通太子太傅魏
國徐公暉祖谷府左長史劉公璟御史臺左都御史
真定景公清兵部尚書溧水齊公泰太常寺卿分宜
黃公子澄吏部尚書富平張公統皆殉命壬午炳烺
著穀者也其他侍從臺諫郎署守今倍之夫鐵公馮
未堅之築版鼓不振之兵器轉弱為強幾就而挫天
之所廢誰能興之支有糜碎膝無小屈斯為最矣希
直以天挺之才當人文之寄雖經緯未究而黼粉已

建文書法集

五

三百五

彰至于勁氣峻詞昭揭千古金石無防日月長新於
乎烈哉姚安陸之牧三吳毋讓文翁高遼州之策諸
王奚減賈傳他從容慷慨歸盡不同要以離志完節
舍生成仁無可譏者魏公紬彼肺腑堅此股肱非武
寧開天之勲仁孝厚坤之懿豈直益庾徃狂亦將慘
夷五宗矣景公懷豫讓之誠而不獲逞齊黃秉鼉錯
之忠而鮮所成心無餘施國有遺恨若張太宰小懼
于霆擊而終安于雉經可謂不遠之復未盡處死之
道乃其敷績滇荒飭躬銓部與迪肩衡視瑞骨臭亦
洪建之良臣也因附而贊之或謂不佞旣敘靖難之

勲復表壬午之義達變者為優則守死者為劣夫夫
湯不以放桀而奪沈淵之務光武不以剪商而紉首
陽之墨允況今萬曆龍飛

天子鼎命伊始褒詞煌煌舍後夫之不寧識忠臣于
版蕩哉是宜贊其詞曰寶鼎告成珠繡就絡飛龍利
見神虬已躍波沸九海倚傾十嶽帝座雖新廟兒猶
昨子燕孫貽天無適莫神惟常享人乃歸仁壺篋在
野玄黃聿遵匪惟後夫亦有頑民莫輕匪義以等厥
身甘心不回五宗倏塵 桓桓鼎石 高皇所器完
瑕立堅鼓敗為銳大夏拉邏一木焉制抗節內廷捐

建文書法擬 附編上

軀東市辟彼隕壁光完魄碎 希直儒雅先民是程
翦遏戎機鋪張治平絕命長嘖麗日經星流誼滄海
建標赤城 方景道矯矯宣威滇池進秩春宮寅清帝
儀礎鏤鏤烹骨芬肉飴子孝父忠孝下同辭 有斐
瀾伯公車駿發銜新蟬冕職邇重節飛檄逾琳投湘
擬屈臣操松筠闔儀霜月 黃蹇蹇子寧著轂中外帥
臣失律以寵自解抗詞請執不媿司敗玉屑遺芬金
川表派 練英英卓公徵奇履虎曲突能謀逆鱗非忤
歸誠故天流惜新主疇云孔壬乃寔愛女 卓復初長
者獻替是勞御李輿尸馮河殉堯大芳佐秦母忝祖

建文書法擬 附編上

焦入臺而殞卒以節昭 於赫秋官有侯有暴暴司
采訪以燕事告侯漕六師無絕甬道斷舌餘骸抉心
猶跳 高既宏識曾亦強辯賈傳請纓魯生飛箭妖
鵬垂凶蹈海終踐訪魏雖厖狗隱曷變 高叔英讚夷
乃其食薇殷德為是周粟為非 是修申雉在閣算
經前峙孔廟後瞰鍾陵 周良焚錢塘程到豫章心無
變謫道不移 程王母如克一宣猷股肱剖同臬卿化
美文翁 錢也苦土自沈于淵外無負友內不辱親
黃士淵循吏徇知酬宥彥亨純孝感親捐脰 嗟此
貞臣以及吉士封疆能死社稷是衛精白既同休采

建文書法擬 附編上

曷異竄跡文身不可造計 文皇皇魏公氣如長虹委
心王室削款赫風璟亦負奇出控藩封從理入口皆
以餓死武 不歿文成有子終有後先節無彼此 魏
烈烈景君詭跡專嚮山魁避名文曲徵象憤徒伍員
俠肩豫讓事違志畢形泯神王 景泰既受遺澄故家
今削淪鼉生除旦子孟竄遠心邇瀦宮移姓謀之不
終得死而正 黃齊張公為滇樂不可支銘蹟雞峰衡樞
鳳池曾是浮沈大慘不施拊心內謀意以完歸 張在
昔梁元業所由地韜于武夫優于文士堅甲百萬角
筋首稽曾是矜紳而弗茅靡三靈效順九軌同趨志

八七

士飲泣詰人如愚昭昭就湮冥冥可誣耳有口碑辭有藏書

聖皇開天爰立臣則錫胤旌祠以垂無極汨江揚波首陽獻色我作頌詩有光明德

陳迪贊

敖英

江漢之水濯濯精靈不瑞于物鍾為詰人蜚英翰苑人文有紀天馬行空一日千里乃參東籒乃伯南詔政懋師和匪舒匪敖天子曰都宗伯汝諧直哉惟清上副虛懷痛泣流涕昌言時疾宮保峻秩臣何敢有鼎鑊如飴臣死臣職方練同歸青天白日宛陵大節建文書法傑附編上

黃觀贊

尹直

烈烈侍中學有師承帝擢大魁歷貳春卿國步斯棘奉命徵兵兵未入援鼎革符更自度厥偶志節剛貞痛哭江上招魂以盟身遽赴水言友屈平從容忼慨二俱可備孰記其事而匿其文其文則匿其名則馨

方孝孺贊

謝鐸

我台之學考亭是師逮于愚菴實聞而知愚菴之子是曰遜學益擴而宏上沂伊洛如磨在藪如星在辰旁觀一世絕類離倫心實希聖自視欲然盤銘書紳

襍誠惓惓家人有歲宗儀有紀謂道之行莫先于此學以氣充磅礴四行孰顧孰忌禍福死生歷宋迄元士氣益下有復古初不在作者

過孝孺故居

魏澤

筍輿衝雨過侯城撫景令人感慨生黃鳥向人空百轉孤猿墮喉只三穀山中自可全高節天下難居是令名卻憶令威千載後重歸華表不勝情

又孝孺贊

袁表

昔管仲不死子糾王魏不死建成而卒以霸王之業顯然春秋不以召忽之死為非也方公雖得慘禍惡建文書法傑附編上

可少之哉 文皇帝他日有曰彼食其祿自盡其心耳 昭皇帝

亦曰若方孝孺輩皆忠臣也大哉 王言觀此則諸

死難臣得失明矣袁表曰方孝孺之于 文皇湯武

之夷齊也

練子寧贊

敖英

於赫中丞直臣之嗣弘識遠覽凌厲于祀昔在序膠友金文靖自分節烈天牖厥性形廷大對肝膽精神直哉吾道遑恤批鱗載筆木天文譽四起荐承內臺矯矯風紀豺虺在廷憤不忍瘖欲飲其血以快我心

故宮煙沈臣心不涅首陽無薇其死爲烈倒戈垂志
惟帝念忠九原可作爾爵爾庸文山疊山西江間
氣公神與遊含笑無媿

張統贊

尹直

亦粵太宰赫赫桓桓蚤舉明經歷掌滇藩干戈甫定
百廢具完民夷信服遠近奠安治行第一乃最百官
品裁允當知人匪難既遘國凶智力莫殫自經自靖
節重泰山紛紛鄙夫苟生何顏

黃觀張統耿清贊

袁表

黃之沈淵張之雉經亦各行其志也耿公慕豫讓之

建文書法儼

十一

義衷劍以朝盡心焉耳矣成不成豈足計哉

王叔英贊

謝鐸

武王放伐微子以歸千載而下孰敢是非特立獨行
惟孤竹子不惑衆見百世以俟豈無周粟食薇乃其
迄餓以死惟義之耽昌黎有訟特筆莫繼我再拜公
痛哭流涕

周是修贊

尹直

或謂是修居散地可以死可以無死何竟獨行其志
焉彼直全軀保妻子籍口管仲與玄成欲圖後功以
飾恥耳烏乎舍生取義是修有以

王叔英周是修戴德彝盧原質贊 袁表

人臣不講于見危授命之訓懷貳心而反竊笑死者
以爲愚真犬彘之不若也王周之自經戴羅之碎首
易曰君子以致命遂志四子有焉

董倫贊

未肖倫姑存之

袁表

昔魏徵言願爲良臣不願爲忠臣有以哉董公以其
盤之舊赴宣室之召從容清禁壽考今終不與齊黃
之難將不得爲良臣乎哉

鄒瑾魏冕陳繼之龔泰曾鳳韶王度贊 袁表

先民有言曰平居無犯顏敢諫之士則臨難無仗節

建文書法儼

十一

死義之臣豈不信然哉鄒魏六公面折廷諍竟效納

肝之節守死善道非斯人其誰乎

王良樓璉贊

袁表

袁表曰王良之憂樓璉之怖皆浩然之氣餒而未克
耳夫子曰仁不憂勇不懼二子歎焉然以視反面二
心者霄淵矣何害君子哉

黃鉞姚善合贊

楊儀

叔揚克一之死均忠也克一受命于君舉義師作五
郡倡雖無成功可謂不負社稷然而身死族夷君子
悲之叔揚畢葬赴難失其同人忍須臾以待克一之

狗命而從容自沈于河不棘以蔓禍不紆以苟生孝不遺親忠不後君信不忘友於乎備美哉賢其生矣

黃鉞劉政贊 袁表

袁表曰建文君之難吾蘇死事者得三人焉而黃劉之死頗相類故附列焉夫方公信知人矣而劉之不食周粟豈行不掩言者哉

弔黃鉞墓詩 楊福

江風夜夜鼓洪波江雨朝朝溼薜蘿九辨不回哀郢志一生已付采薇歌手披宿艸狐踪滿霧轉空梁月影多誰謂百年臣子恨獨聞野老淚滂沱

建文書法傑附編上 弔黃給諫墓詩 朱鷺

墓在虞山北麓楊福收葬邵圭潔為立石

步出郭北門秋艸政萋感山原冢纍纍黃公碑可讀當時公居憂不死亦何惡豈奮彭咸志白日葬飛瀑祭器未及家忠魂去南服沈軀匪不痛誓言在姚牧凜義揭高天荒丘但樸檄收骸樹石人傷哉並不復

姚善贊 袁表

袁表曰余童子時數聞長老言姚公之治蘇勤恤民隱而教之以禮其消息因革皆可施永久昔子賤治單父夫子問之對曰不齊所師事者三人有賢于不

齊者五人皆敬事之夫子歎曰惜哉不齊之所治者小也觀姚公之禮遇賢者雖子賤何以過革除間北兵長驅諸郡望風降迎惟恐後獨公以蘇州底節不下伏劍而死忠義之名施乎無窮卒賴得士之助彼井蛙之徒志驕氣滿視下交如辱聞姚公之風可以媿死矣

又贊 陳建

按姚善治郡無異西漢循良而王賓韓奕諸人何殊東漢清節國初此風往往有之悵今懷昔真美人西方足音空谷矣

建文書法傑附編上 陳彥回贊 袁表

昔嵇康被戮而嵇紹卒為忠臣觀彥回之亡命變易名姓有足哀者而卒以忠死其許身殉國素所畜積也豈彼富貴苟生忘親事讎者比哉

顏伯璋贊 尹直

忠孝二端天經人紀烈烈顏侯宰沛百里堅守孤城矢死無貳力屈援絕詩以言志衣冠自經子亦列死父為忠臣子為孝子文山之鄉魯公之裔惟忠惟孝照曜青史

顏瓌葉憲仲鄭恕王省贊 袁表

袁表曰傳曰謀人之軍師敗則死之謀人之邦國危則亾之若顏公者可以寄百里之命者乎葉鄭事無所攷要之皆能死者也王公觸柱有烈士之風焉

高魏錢芹贊

袁表

袁表曰高生上書翩翩有策士之風以魯鄺自負然破竹之勢豈口舌所能止哉錢叟志希功名激發姚守亦奇士也

梁田玉贊

王詔

行儒名釋知我者誰至寶淪沒久而同暉

梁良玉贊

王詔

忠臣寒寒道彼海濤耽書玩市資以益簪屯如遭如哀此陸沈

何申贊

王詔

兩涯洶洶中作霹靂義氣馮殷與之俱激奸諛過此寧不惕息

梁良用父子兄弟五人贊

王詔

汎汎栢舟載浮載沈中流誓楫懷我好音肯欠一死自沮厥心

宋和梁中節何洲郭節贊

王詔

其子陳範嚴平隱卜義有從否道有宜告烈烈英賢

寥寥冥鶴

郭良贊

王詔

駕言導引嘯傲林泉縉波莫輓使我心勞

梁田玉梁良玉梁良用梁中節何申宋和郭節

何洲贊叙

鄭曉

今吾故吾知我者誰瘖若漆身希蹤采薇戢戢潛龍寥寥冥鶴豈吝姬疇而甘灑卜山林水滙天涯海濤會其可逢鼓以南音委蛇完節以明我心白霓晝見虞淵沈沈孰呵護此悠悠古今嗟乎靖難時死者亾慮千人宋張林黃諸君子百方搜攷僅得百餘人此

建文書法擬

十五

二十餘人者幸而不泯又得好義者密錄其姓名系以數言藏之蕭寺祕處歷百餘年而松陽人王詔始見之縉雲鄭僖為識其事竟以紙字磨滅故僅得九人詔亦僅為九人作贊其十一人不可攷矣

雪菴和尚河西傭川中補鍋匠馮翁東湖樵夫

合論

鄭曉

余聞之陶徵士言齊二客魯兩生史竝失其名操行之高而姓名翳然撫卷長歎不能已已余獨幸夫雪菴諸君子忍垢茹荼卒晦其名以不滅其族也

首事死者五人論

張昇謝貴葛誠彭二盧振

汪太常

建文諸臣成仁取義之死靡他一何競相效也我

太祖用夏變夷臣正天下而福壽死事于元中乃命

禮葬之至秩祀焉所為培養天地之正氣豈一日哉

今日褒表既往正以激勵將來可謂繩其祖武者哉

諫死者一人論余逢辰

汪太常

夫伯夷叔齊民到于今稱之以夫子為之論著也明

詔褒及逢辰將不與夷齊叩馬之諫竝傳哉

自盡諸臣論周是修等二十四人內梅殷李堅牛景先等不當列自盡例前名

夫苟息死晉召忽死齊彼豈不能自見其奇哉以為

義無可逃也是修諸臣之死靡他忠義凜凜在宇宙

建文書法保附編上

士本

賢于生多矣乃若張統毛大亨董倫相繼死于解職

之日樓璉死于艸詔之後王達死于十難之餘甚至

變易姓名潔身行遯若雪菴和尚東海樵夫之類更

僕未易悉數也國初人心風尚一至此哉

繫獄死者一人論魏國公

汪太常

夫拒命于方將之時猶可能也抗節于勸進之日是

難能也招之不來麾之不屈所備世臣社稷臣邪

坐黨死者論劉瑞等七人內黃希范非黨而楊任是黃子澄黨遺之前名

古不有恥不與黨者乎以同道坐黨死友道光而君

臣之義彰雖死不恨矣其亦烈丈夫哉

逮死諸臣論方孝孺等五十八人內陳迪自赴京死而彭與民葉希賢俱可疑前名

夫靖難以誅齊黃耳若孝孺諸臣固將待之以魏徵

者而諸臣不忍負其故主必一死而後慊于心夫非

殷頑民意乎

力戰死者論瞿能等十人內楊本不在力戰例而滕聚彭聚遺之前名

夫謀人之軍師敗則死之瞿能諸臣致命遂志豈與

規避偷生者比哉

守城死者論陳植等十九人

汪太常

夫封疆之臣死守社稷陳植諸臣非邪即非地方官

而以奉命來地方者與城守同爾

建文書法保附編上

事後圖報死者一人論景清

夫景清者豈慕豫子之風興起邪心盡矣成敗天也

齊尚書斷

外史氏

諸藩之費泰實開之有過無功其齊太黃子澄乎然

泰初以習知邊事受眷

高廟及後專聞外之事乃多失策又可嗤者幸以死

節終差可原耳

題練子寧自靖祠

見臨江集

中原龍戰起萬國撼雷風天意別有主人心獨在公

青山無斷骨白日顯孤忠到此看臣節羞言靖難功

謁安慶余忠宣公祠 附錄

練子寧

將軍忠節冠荆揚千載精神日月光血戰孤城身已殞名垂青史汗猶香殘碑墮淚空秋艸折戟沈沙自夕陽我亦有懷追國士為君感慨奠椒漿

書胡閏抄遺冊後

見鄱陽軍冊

胡公死抄提男女二百一十七人俱死外累遣克軍親戚一百一十四名隨行親屬長解戶長當千人萬里路資當萬金則又擾及一縣清審勾解又擾至今二百年陳瑛流毒之遠如此時風聞建文尚在諸臣黨與文皇感之故慘毒波及無算永樂九年陳瑛亦沒產亦獄死天

建文書法儼

附編上

道好還信哉汪繼陳寃死陳興祖一家十二命丁善興全家絕滅汪亦絕滅永樂二年李景隆沒產獄死永樂三年茹瑺全家獄死幼男亦鞍轡局婦女亦浣衣局永樂十五年谷王穗闔戶自焚與齊黃相去幾時彼英爽在天終古如在此萬年唾罵不得如腐鼠之速朽也賣國偷生者其永鑒之哉

哀猿紀異

沈鉉

胡家橋在府城西隅碩輔坊胡公死抄提妻汪氏子傳道傳慶與一族男女二百一十七人俱死一路無人煙雨夜聞哀號聲時見光怪久之有一猿獨哀鳴

微曉東西皆汚池黃茅白葦稍夜人不敢行南至祝君廟北至昌國寺方有人煙念胡族詩禮舊家培養千餘年乃成忠節豈偶然哉況其波及諸賢鄉關彫謝此孤猿之所以獨泣邪

榜文紀異

程朝京 鄱陽

御史屠叔方憫胡公新祠淹沒親友久隸戍籍無以妥忠靈地下疏請

天皇欣然釋之文移長丈許榜邑門忽為旋風招搖入天際杲日正中若素鸞翔回自午迄申覆還邑正堂之中衢胡然而騰騰而不毀又胡然而返返而不

建文書法儼

附編上

之他所而止諸廳事之中衢也邪予益驗胡公如在之神耳提面命當不若斯切也躬杖戎牘得若干人請宥之邑大老史先生為紀異詩示余敬續二章冀率同志者於每歲六月十三日歌以祀公交游被逮者列兩廡配饗苗裔之存者歲主祀事嗟嗟胡公妻子親戚交游豈不萃忠精於一堂也哉此固余有待未展之懷也

奉祠何公贊

陳昌積

揚子雲有言君子德名為幾蜀巖湛冥不作苟見不治苟得久幽而不改其操雖隨和何以加諸然實可

之產也古謂蜀多大隱之士以奉祠公觀之詎不然邪公託素人主又非若嚴湛冥乏平生於巖谷也棄華而就高尚尤不其難哉

葉希賢贊

馮時可

婁江王元美嘗謂余 建文上實自焚于火世所傳髡緇為僧者謬然歸自田州葬於西山者又何人邪由二百年後臆決前事亦難矣余以癸未遊黔西永洪菴其菴在萬山溪處僧徒皆謂 建文上曾駐此三十年尚有墨迹後自滇而粵不知所往又云主初來時兩比丘與俱未幾即去所謂兩比丘者抑葉與

建文書法擬

三十一

三十一

程邪初相從卒相散者豈當時物色之急不能終擇牧圉邪投騷而哭志可知矣嗟夫君臣之誼譬之父

子厥考質首之雋厥子回面而改嚮此直禽鹿視肉寧有人理故當死則死之不當死則逃之要以成其仁而已公之削髮狗主徜徉松柏灘以老其西山采薇之節哉毛生復者輯公事略為書意念遠矣春日特持以獻余感其意為之贊亦以教民忠也贊曰神鰲失足亢龍無首天地變易臣軀何有回面事仇亦孔之醜噫歟先生遭世陽九周粟何甘秦庭難走遊方之外緇流為友雙淚點騷溪心寄酒善慶

里傍灘高崕陡慘淡雲寒喧厖雷吼孤憤猶然寧隨骨死彼人奴哉其心廣柳

朝野彙編序略

屠叔方

高皇帝既定胡服遂命宋濂王禕等纂修元史元將福壽戰歿 敕以崇祀諡以忠肅擢其子為太僕少卿 聖化培植不三四年而死國者項背相望豈非風厲之明驗歟夫元史且修何況建文元臣且旌何況諸君子此叔方是編之所繇彙也緬惟

建文書法擬

三十一

三十一

無一存賴有好義之士私識而秘藏之禁解以後稍始言革除事然聞金川失守即御史給舍縋城死者四十餘人北平省屬州縣長吏棄官去者二百一十九人其他轉相株蔓且竄且死者又不勝紀是皆泯泯無傳惜哉姓名之傳止此而已所以然者諸君子子孫甚微當年之史筆甚諱後世之撰奇弔古訪求其故聞而揆揚其風節者人又若以為甚冷甚迂而不知開闢以來未絕之綱常實續於此愚以是不揣拙鈍不憚綴瑣凡國家之掌故郡縣之記牒以及山經地志崕鐫塚刻之屬或檢一事而反覆他篇或

覈一人而流連竟帙或重複以證其蹟之同或互見以求其理之近如是者三年而此書始成竊嘗私幸革朝去今雖二百餘載其因革損益之故歷歷尚在目前忠賢雖死而一腔熱血十族遊魂上可與夷齊爭光下可與田橫比烈其涸蹟緇黃薶名備販賣卜絕域痛哭淡村斯亦殷頑民晉處士之伯仲已大抵天子之主持綱常在爵賞祭贈恤錄褒異而表章之以已往勸將來上之事也臣子之羽翼綱常在筆札進則疏請之於朝退則褒集之於書以空言作實忠下之事也叔方有仰止之念而又幸逢

建文書法儼附編上

聖明不諱之朝於義無隱則一切纂述必使無負於諸君子使諸君子之心迹亦曉然無負於天下國家而後庶為全史不然當時之忠骸義骨老人女子猶能竊而負之孤孩猶能泣而守之今區區僅一空姓名耳若不為之收拾就緒死者無所表見而弔古者無所考衷精爽銷沈英風黯淡此豈獎頑激貪發幽闡潛之初志哉用勒是編以竟末議他如叔方前疏所請諡未及盡錫祠未及盡建子孫未及盡錄親故之編成籍者未及盡除幸惟

聖明寔始終之弁以俟後之君子

又序略

陳繼儒

嘗怪武王克殷御倒戈之眾猶諄諄告語指天誓鬼以明心之無他而漢高帝剖符封功臣時天下已大定矣顧不能不紆意于雍齒蓋天下之群力群策可屈而匹夫匹婦之疑不可以少蓄如此乃革除之政顧獨以重典刑亂國與先代異道而同治意者國不易姓市不易肆襲

高皇帝之餘威董震壓之時有或然當然者歟而當時執筆者顧怵焉遂欲以一時之諂心抹殺千古諸凡可悲可涕之事悉輟而不錄曾幾何時刀鋸尚暖

建文書法儼附編上

箕裘宴然而弔湘哀楚之詞已克勿踰溢如此而千百世以下遼遠不可知之人展轉口耳之外又當何如也嗟乎尚忍言哉與其使仇詛吾親不若及吾子孫得引咎以謝焉滅曲直不載不若直陳其狀而微示以無可增加也斥野史為盡譌不如互述其異同而明見其不必盡情實也然則侍御之直也乃所以善行其諱歟

弔黃給諫墓

欽叔陽

空山落日照荒阡再拜披蓁倍黯然拂拭殘碑題姓字可憐猶記建文年

當年長嘯赴清波，勺水於今比汨羅。欲醉一尊歸骨地，臨風誰和采薇歌。

景公清贊

朱鷺

異哉緋衣公，懷刃弗試。旻象蚤徵，一念便已。千層霄邪報，韓雖不成，天地皆震動。

王賓贊 有紀

朱鷺

先生字仲光，號光菴。吳高士也，未冠父歿，終身不冠。備孝子夙善，媿少師少師，埽墓歸吳，謁仲光，再閉戶不見。已徒步往，乃見之，談良久，諷仲光左右。

文廟仲光遠，墮甌而什口目俱敬。家乘云：少師三謁。

建文書法例

增編上

王不肯見，從門隙窺見，呼之。王答曰：和尚差哉。蓋以鄉語應云：有文集若干卷，至今未刻。嘗治鑿，故又以鑿名，亦其託業云。

贊曰：仲光先生，媿公克一所降心以從士也。少師烏得而辱之墮甌而什口目俱敬，此古放言自廢之故。智哉庸以遂志，亦以保宗。孝孰大焉？總角而老，痛父命之不逮其小者也。

過金陵弔方正學諸臣詩

朱鷺

四年寬政解嚴霜，天命雖新故忍忘。自分一腔忠血少，盡將赤族報君王。

魏國公輝祖贊

王世貞

當

文王之起兵而魏公其妃弟也，公舍不顧而恬然趣死，一何決也。于建文為純臣于中山王為令子矣，故文王以死全公之志而弗奪其爵以報中山王。

王良贊

李贊

良以問燕人罪，從未減被謫，則其人已大有識力，可重用矣。

文皇詔召蓋欲用之也，良與夫人乃從容死。夫人魏良食先良死，良殮祭夫人，囑遺幼子，畢然後死。雖建

建文書法例

增編上

文印信亦不肯留一穎以與。

文皇嗚呼烈哉。

劉政魏澤贊

李贊

劉政為其師，魏澤為其友，嗚呼世無若人，則師友之道絕矣。

羅義贊

李贊

此術卒見識勝方正學十倍人，亦何必多讀書哉。嗚呼以全盛之天下，金湯之世界，付與講究周禮精熟大學衍義之大學士，不四年而遂敗，可畏哉書也。

忠節錄序

焦竑

嘗攷遼國諸臣仗節死義與藏名遠舉者至不可勝數蓋自天地剖判以來所未嘗有也然世無敢頌言其忠者迨今上登極詔下大京兆始仰承德意建祠治城錄其尤著者百十有八人春秋祀之旌群哲之義烈化兆人之肝膽修二百年之軼事挽千萬世之頽風嗚呼盛矣但事舉一時不無闕略少宰李公廷機少宗伯葉公向高增入若干人頃大鴻臚張公朝瑞以舊京兆攝府事顧瞻祠宇慨然興嘆謂當時事蹟散見他書者尚多有之乃芟繁剔偽合爲一編

建文書法儗

附編上

七

復增入者若干人於事幽潛悉著祀典大備而知公之摩世厲鈍者意深遠矣以余夙奉罔旋感激名義乃出以眎之而并屬爲序余竊惟高皇帝翦除兇殘鴻業未固必得大聖人繼起乃能定之微獨國朝爲然漢唐宋統一天下皆有太宗乃克永世籍第令如盈如建咸如德昭必無幸矣由此言之文皇帝殆天之所興以長我王國非偶然也當是時使中外臣工人人楊蹇爭攀龍鳳之馭絕跡羊豕之群豈不竹帛可期身名俱泰哉顧二心鮮媿百群皆奔天柱折而將傾人綱隳而莫振究且貴富熏心廉耻道喪

國亦奚賴焉故殷湯立而務光沈於淵周武興而夷齊去之西山孔子曰湯武順乎天而應乎人而又曰伯夷叔齊古之賢人也蓋三子非湯武節不顯湯武非三子祚不昌豈非其道實有相成者哉余鄉陳諒之弘治中爲武選得諸臣事於故牘中銓次爲集家世寔遠書以不存余嘗恨之近得十數家又詳略殊方舛誤錯出得公一加勘定勒爲不刊自是忠魂揭於日月烈氣長爲風雷足令括囊全軀懷奸嫉善者誦其言論其世卽幸逃於指視寧無作於衾影然則世之回其頑鄙勉爲忠孝者未必非此書力也

建文書法儗

附編上

七

黃侍中墓祠記略

焦竑

公闔門之節臣死其君婦死其夫女死其父母而滅獲十餘輩死其主光日月而振宇宙

方侍講墓祠詩二首

黃應登

遜國元家事捐生屬舊君自留清汗簡不奉赤符文
山有遺骸在阡從隔世聞松楸誰是主悵望隴頭雲
拒命寧投筆孤忠不自禁兩朝國士遇一死故臣心
表祀魂猶壯遺丘跡可尋祇今封馬鬣堪並首陽岑
黃侍中墓祠詩
黃應登
徵兵空欲起沈淪詔下驚聞革命新四海乾坤仍父

子一門夫婦自君臣芳竟不逐流波散隱痛偏從急
湍申俎豆祗今臨澤畔徘徊長憶墜淵人

方侍講瑩臺詩 二絕有引 湯顯祖

方家女種落教坊年年踏青雨花臺上望而
悲之曰我祖翰林君也雙梅樹為記因地入
梅都尉家而耐絕予為植其墓有田春秋祀
之教坊人先已為李道父郎中放其籍嫁商
人矣

碧血誰將雙樹栽為瑩相近雨花臺心知不是琵琶
女寒食年年挂紙來

建文書法傳人 瑩編上

王今

宿草悲歌日欲斜清明不哭怕梅家那知都尉當年
死一樣忠竟傷雨花

豁成紀事 黃時雨

建文死節臣歸善邑御史王公度族黨戍粵東者百
五十餘人余來守惠會 上允臺臣請赦諸死節族
黨在戍者專下郡縣余即日搜核得三十五丁奉
旨悉與除籍該天下所在覆盆蒙恩者一時不知幾
千百人雨露天寬忠魂冥躍快哉真
盛德事也余因捐俸新表忠祠錄王公世孫奉祠不
絕

登報恩寺塔感述 錢謙益

文皇起藩服提劍事誅討喋血遍四海迴心禮三寶
琳宮逼諸天宰波上雲表既顯人王力不禁孽火燎
三界風輪轉彌天劫灰掃煨燼百年餘孤塔尚縹緲
朝拱 孝陵尊襟帶江流小田首雙闕間依稀舊輦
道登臨王氣出還顧憂心標猶憶 燕師入金川痛
失保闔宮玉石燔禁殿戈鋌擾以彼一炬威窮此人
天好須臾報恩剝煙酸亦圍繞恠矣灾相尋幸哉塔
光紹熒熒萬歲燈長照舊宮草

謁方希直先生墓祠四首 錢謙益

增編上

王九

萬曆龍飛錫祠王弘謨趙用賢鄧以讚汪應
蛟湯顯祖程心德相繼營成之

侍講祠堂歲烹蒸西山 遜帝壠誰升忠臣一樣南
枝恨墓草千年對 孝陵

一著麻衣哭 太孫孤臣十族死啣恩 燕王孫子
今天子珍重春秋祭齒齋

塚中碧血不成灰蕭瑟寒梅傍塚栽悵望金川曾失
守忠魂怕上雨花臺

怯步何心問雨花年年掛紙泣琵琶行人尚說前朝
事女種依稀似鍊家 方家女事見
湯臨川集

徐良彥 深水

徐良彥 深水

徐得駱俊等先世遣戍名數委係本縣故兵部尚書
齊泰女壻等親尚書就逮抄沒九族外親之親俱發
興州等衛在永樂十一年齊黃遠親未拿者已經免
宥洪熙大赦泰子亦得還鄉今

上初年褒表忠寬即于南京朝天宮前建造大表忠
建文書法儗 附編上

祠泰的支齊承恩送學衣巾奉祠萬曆十二年奉

旨准御史屠叔方所奏除齊泰黃子澄外方孝孺等
連累發遣親故願歸者給與印帖放回不願者給與
免帖即在戍所附入民籍隨住即將冊內軍名削除
不許復行勾擾欽此竊照齊司馬始受顧命之重終
守殉難之節罪雖莫赦心實可原方孝孺之面觸
文皇也而赦鐵鉉之幾危

文皇也而赦齊黃之罪何獨不可蒙赦也况
皇上登極一詔表忠有祠春秋有祭業已蒙恩一視
矣乃司馬雖獲原于既死孫枝雖濫錄于賢宮而司

馬之外戚遣戍如故何司馬之罪可原而司馬之外
戚不可原邪夫以二百年下牽連親故道死相望流
離無已莫可控號請命非所以沛
皇仁而維人心世道也乞慨疏 請比照方孝孺牽
連親故一體豁免幸甚為造各原戍緣由略節一冊
申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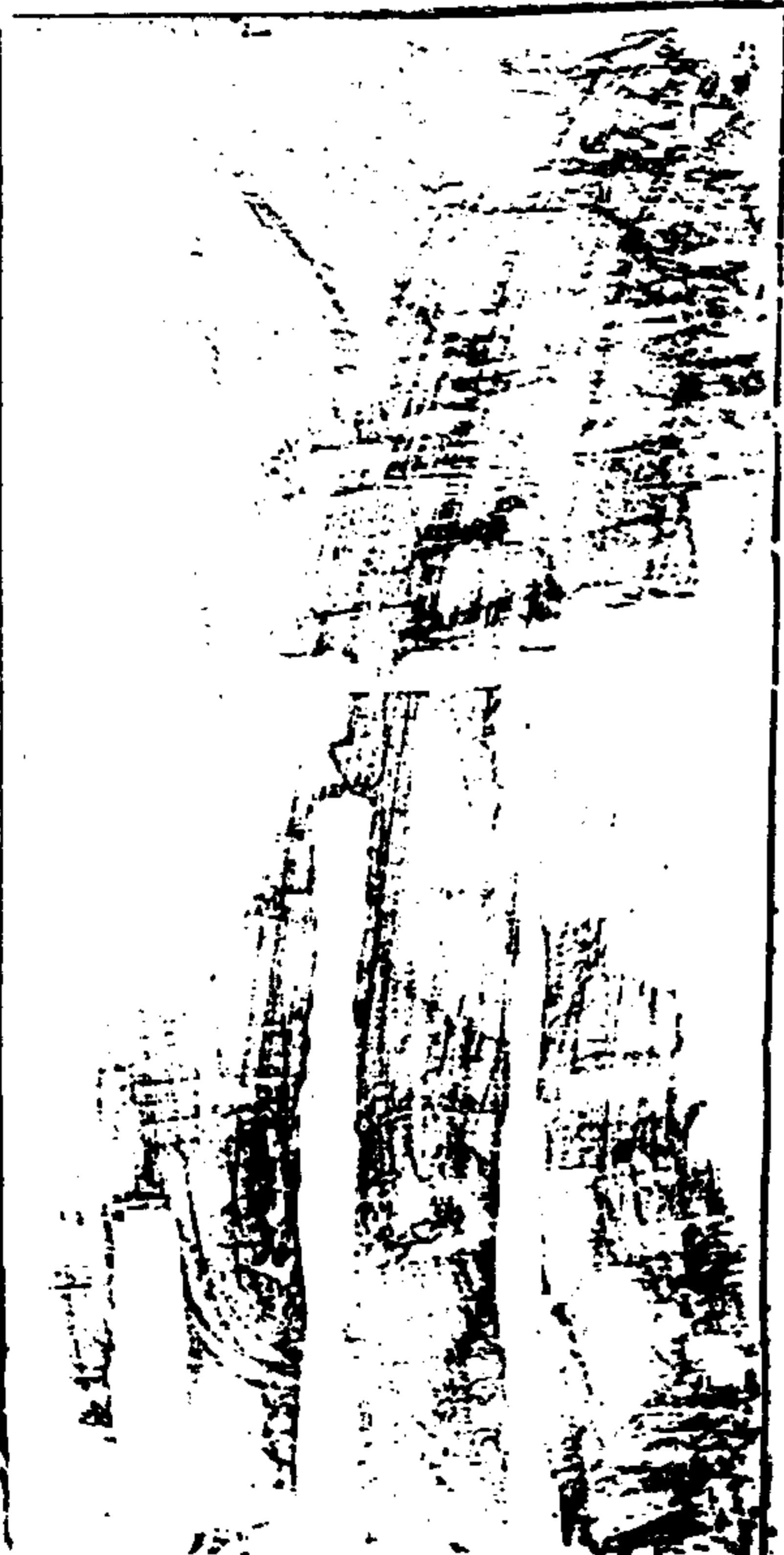
忠臣譜詩

朱鷺

代著臣節亾烈壬午行遯彌山炬經望戶沈波撲燄
血鏢膏斧刺腸積坻斷首紛用五宗颺迅四顧猶舞
殷頑何多周命不覩傷哉秉心無非故主生先四祀
建文書法儗 附編上

總節千古

袞袞煌煌是用作譜



建文書法擬 增編下

擁絮迂談

東吳荒史氏朱鷺白民甫

談革除建文事也時未遘

今上允復年號盛德事予音曉曉贅矣語又半入書

法中而此復全存者不忘始也亦慮析入者條

貫靡竟未得直通鄙意耳鷺識

談之曰方寒兄弟擁敗絮而坐備擁絮云為朱伯子

白民季子道方蓋萬曆甲午冬二之日也道方挾漢

史問難指昭烈帝紀曰天下不一統不帝蜀何以帝

建文書法擬 增編下

白民曰帝也昭烈既炎室之胃孫曹紆矣紆不掩胃

帝昭烈不亦可乎何必一統道方曰三國鼎分昭烈

君臣自分一足耳作誌者全以天子之制予魏通鑑

因之不改至子朱子綱目之作乃始奮然改筆曰後

漢曰昭烈皇帝目吳為僭明曹為賊而先主儼然正

天下焉然則天下之統紀一史筆能予奪之乎昭烈

不自謂帝也歷晉迄宋不與其為帝也紫陽秉筆乃

在五六百歲以下而斷以獨見不為私更張往牒不

為擅還統紀於易代之後振筆削於蠹簡之餘而干

載無異議史權亦重矣哉白民曰史豈直紀言動而

已筆代褒誅權所自制故微嫌可剖沈在可雪其況

大義較然彰著者乎哉春秋溫之會晉侯召王以諸

侯見且使王狩仲尼曰臣召君不可以訓書曰天王

狩於河陽存其大也綱目祖春秋遺意存漢不亦可

乎又奚惑史權重也

道方曰周漢往事春秋綱目往史其在

本朝若革除一事顛末何如可得議短長乎白民咨

嗟太息而應曰惡惡所置短長議雖然顛末可具道

也孔子曰邦有道則危言即為若發迂議可乎昔者

建文天子用齊黃兩臣謀削奪諸侯王爵或廢或死

建文書法擬 增編下

而禍且逼燕也

文皇帝曰小杖則受大杖則走遂起兵靖難以誅紆

臣為名持戰三載而

天命卒歸

文皇帝金川之門啟大內之火熾而

建文天子以崩聞矣蓋壬午歲之六月十三日也

文皇既登位未遑改元命革除建文仍備洪武於是

有洪武三十五年之備實建文四年也編年亂實錄

更貶帝備君而建文忽若滅遺矣道方訝曰一至是

靖難革除二俱過邪白民曰否否靖難是也而革除

則過

高皇帝定鼎金陵特以順一時歸附之人心非持久計相陝弗果若有待焉天實篤生

文皇徙鼎北平奠萬世之安靖難曷可少乎即以人事論

高皇帝經理天下三十年百度貞密可謂至當

建文君臣一朝舉約束而更之紛紛焉

高皇帝在天之靈必有震怒不寧者昔太甲顛覆湯之典刑而伊尹放之桐天下不僭逆

文皇帝即舉兵南嚮豈過乎而況

建文書

高皇骨肉未寒 諸王相繼廢削若周若湘若齊若

岷懣然傷夷矣張昺謝賁等伺燕日密而指揮使收

燕之敕業已洩露矣此時而欲終守人臣之節不亦

難乎鼂錯不能使吳楚之不執詞齊黃兩臣又安能

制燕兵不舉邪

文皇帝舉兵之日嘗一上書矣曰

祖訓有之朝無正臣內有奸惡則 親王訓兵以待

天子密詔討平之臣謹俯伏俟命又諭將士曰禍迫

於躬實不得已罪人既得則法周公以輔成王吁何

其辭之正也不庶幾動以義哉已而

建文天子崩聞齊黃先後歸死則罪人得矣無復成王之可輔矣天下固

文皇帝之天下也非 文皇帝之天下而誰之天下

哉嘗試設言之當北兵薄城時有如

建文天子誠將吏且毋用兵拒出九卿中官百數人

城外雍雍然執旛御蓋以親王禮奉逆曰聞殿下欲

法周公輔成王成王敬速以入而天子身自袞冕臨

朝設周公所負宸以待當是時

文皇帝且柰何勢不得引嫌自退而必且假手必且

推刃以居天下之不韙幸哉不出此也遜去焉崩聞

建文書

焉若虛位以須

文皇之至而 文皇得宴然有之而無所事湯武威

豈非

天相其間以善

文皇之始與焉 文皇計宜召父兄百官而告以骨

肉不幸之意曰既不獲遂予周公輔成王初志予敢

以

高皇帝天下付非其人予不得不立則焉

建文上議謚議廟饗議修實錄議封後綢繆委曲不

勝哀悼之心而絕無快意一逞之跡足可有辭於天

下萬世

建文不失尊號

文皇不失顯名豈不善始善終哉顧急急乎革除年號追廢天子此何為者是異姓仇讎相克之所為而安在其為骨肉之不幸哉且何以解靖難也無乃非天所以相

文皇帝意乎惟其急急于滅

建文若快意一逞者然而始開天下萬世之疑以為文皇帝私天下有如是其固然矣夫靖難執詞庶幾天下之公義而卒疑于私則革除之為也故曰靖難

是而革除非也且

文皇帝正位之日亦既輟朝三日矣命以天子禮成葬矣豈其生擅天子之尊死蒙天子之葬而史獨貶而稱君年獨削而不用邪以為

建文不足存也 皇明之一葉不足存邪我

太祖掃逐胡元再闢宇宙為古今盛王而令一傳剝蝕四祀無主實續而名絕之生榮而死辱之儼然正位華夷同仰既有年矣而一旦胥名實而剷滅之辟如白日正晝而欲掩為昏宵則誰能信且也

高皇帝演沒後之年是死而生之也

建文天子匿生前之號是生而死之也之死致生之生致死不兩倒哉跡疑於私而事入于倒此忠臣義士之所浩歎而深惜非惜夫

建文之不存而惜夫

文皇帝當日之舉之誤也

道方曰革除之不可也如是其奈何白民曰言之矣皇明之一葉不可以不存存之奈何曰復革除復革除奈何曰借存于史漢昭烈且得以史存其況

建文乎頃

天子下令纂修 皇明正史將合二百餘年之實錄

會而成編開局延賢既聞耳矣此微特斯文煥發之秋將亦公道彰明之會者儒碩輔其遂無慷慨議復此者乎我與若姑傾耳以聽可矣道方曰

文皇帝之所革除也而又誰敢議復乎哉復之是昭

文皇帝之過舉而發其瑕也傳稱揚父之美不揚父

之慝而又誰敢乎哉白民曰甚矣第之聞也夫靖難

動以公者也而卒疑于私則革除之為也復革除乃

以昭

文皇帝之公而滅其私而又為發瑕乎哉夫治玉者

務擇瑕而去之瑕不去千載無完白

今日之史亦若此矣吾聞孝子慈孫惟是蓋愆榦蠱
光昭前人之令德為兢兢不聞匿污揜垢以遺後人
發也而曰誰敢誰敢是何言與嘗觀

文皇帝發謀舉事往往遲疑於天命人心向背之際
未之敢驟迫而後動不得已而後起上書則引

祖訓執詞則除罪人諭眾則曰法周公心固曰吾一
不當而萬世之惡歸之也及至城門不攻而自啟

主君不校而自亾何憤不雪何怒足留而又必革除
之為快哉烏乎豈謂

文皇之聖也而德宇若是其不寬宏邪當是時靖難
諸臣必有挾淺薄之見肆殘刻之說以從史其間者

宋太宗問趙普後計普曰太祖已誤陛下豈容再誤
而太宗意遂決諸臣其少普之徒哉即如賊臣都御

史陳瑛天下平定踰三時矣猶請追戮建文臣其況
乃更嬗之際乎又何所不至哉竊謂革除之舉必非

文皇帝意即有之必遺恨于在天之靈耳豈惟

文皇帝我

太祖神聖逆知
太孫之不足與守成自其新月詩占之矣而遺詔卒
立

太孫無有動搖意雖以

文皇帝之聖也備智慮過人酷類

太祖者而寧實之藩封

太祖固曰自我創天下而以天下傳之庶孽萬世而
下有庶奪嫡孽抗宗者我開其亂也亂一傳而萬世

之傳足慮焉

高皇帝其忍乎哉夫一傳而亂且弗忍矧舉一傳而
滅之乃獨忍邪竊謂

高皇帝在天之靈亦必不安此久矣從是言之昭

文皇帝之公而滅其私者復革除也釋

二祖在天之憾者復革除也夫舉事而足以昭公滅
私而釋在天之憾此孝子慈孫之所亟圖而又虞諱

觸乎哉不寧惟是帝天下者父為祖則子為宗百世
不易之理古未聞父子俱祖者而自我 明始

太祖以創業稱祖

成祖以守兼創而
世宗皇帝追隆之亦稱祖豈不有當顧惟是有
建文以間乎其間而後

二聖不妨竝祖不然子父相接也而俱祖邪故以一
代之首而虧一葉非體也以子父之接而平列為祖

亦非體也明史將為萬世觀其得不淡慮邪即不為建文計獨不為

文皇帝地邪是又秉筆諸臣所決圖度也而曰誰敢誰敢乎哉道方曰秉筆諸臣圖度易見諸行事難綱目之存漢昭烈也異代也居昭代而擅借存焉謂臣子何白民曰吁是未易為若言也吾所謂借存史筆云者非曰肆然無所關說於

上而輒為之復年僭號也又非僅僅年號之請而已也將請其年必請其錄得請其錄必請其謚得請其謚必請其饗而後儼然成一朝天子褒然成一朝實

建文書法條附編下

九

三

錄而可以後先

二祖之間而天下萬世之人心乃以快然無餘恨雖然請而得則非臣子之所能必也非

聖天子獨見獨斷為一代惜統紀以昭公滅私為大誼以匿瑕掩垢為陋識其又安望剖破拘攣慨然舉此曠典乎哉夫至于請而不得而後史臣之權有所不得不用矣古者史臣筆則筆削則削奪則奪予則予天子不得而寓目焉誠以垂萬世之勸戒而已操筆之權而天子有所不能制自古以然而獨難于今日乎即不獲請謚請廟饗而修實錄非史臣事乎

斷以史臣之權而為建文立本紀復其年隨錄其當時行事以存

皇明之一葉今前後統紀不至中闕而不綴亦非臣救忠乎且夫史官而禁之書能必野史之不書邪當世不書後世其無書之者邪與其為野史書為後世書傳疑述謠遂影尋響請張其說而矯誣其事寧正之今日乎秉史筆者猶得以彌縫潤飾其間而不至滋萬世之惑也若是而史臣之權又可不用邪然則書法何如曰我夙有心矣近艸就未訂定故不敢輕出也道方曰建文之借存于史史臣之不獲已也設

建文書法條附編下

十

三

幸而得請直復年已邪即欲追謚追饗其若何儻亦有說乎白民曰謚以易名也寄美刺於一字仁暴與亾之主得共之無不取焉建文即亾國何至并易名之禮而廢之原所以亦惟是革除故苟得請焉雖追謚可也臨以

高皇帝在天之靈而斷之萬世人心之公是何不可之有雖被以極垢蒙之大辱如幽如厲如愍哀固亦無傷焉曰得齒于一王之列而已矣按謚法在國遭憂曰愍在國逢艱曰愍禍亂方作曰愍使民悲傷曰愍此四愍者

建文幾備之矣僭愍皇帝其亦可焉敢觀嘉號我
高皇帝制法親王一謚郡王二謚親郡王而非譴終
亾弗謚也矧紹大統正南面儼然臨天下者四歲顧
弗得一字之及乎哉則是

建文皇帝曾不獲列在 郡王下也正恐能削其名
者不能滅其實終爲欠事耳必難一謚意倣古少帝
略僭卽非至當義然足通也江上老人詩不曰少帝
亦何尤乎此其可采者亦一義也道方曰卽幸而復
年矣追謚矣 建文居然一朝矣其於

廟饗不亦難乎不與饗不成一王與饗如
建文書法儼附編下
九廟之額何曰是無難也禮祖功宗德百世不遷非
此盡遷也

建文廟饗固遷列耳今其主在陵舉而入之
祧廟不亦可乎夫 祧廟三年一祭於禮非數而於
九廟之額無增損焉而又可以明世系正昭穆昔者
魯躋僖公以爲閔兄也閔實先僖立而春秋譏焉傳
曰易神之班不祥又曰春秋不以親親廢尊尊父子
兄弟不同繼而同僭世何則重統也 建文非一世
之昭乎安得以失國之故叔姪之嫌而擯去之去之
是虛

太祖之一世也是無昭也故夫

建文不可以不存也雖追饗可也然而復年要也年
誠復卽廢謚與饗不害年不復而一代之統紀乖矣
其何以信萬世道方曰自古亦有君天下而不得僭
年者乎白民曰無之位可革年不可革位可除號不
可除漢惠帝養他姓子爲嗣而高后立之非正也史
故不載然而猶書呂氏八年何不遂以惠帝統之年
所用表世傳正統紀不得而虛也昌邑王賀以藩王
入不道大將軍光白太后廢之廢立在本年內又外
入也故不書唐中宗嘗一貶爲廬陵王矣綱目書帝
建文書法儼附編下
在房州武氏固不得而沒之也豈其名正實章四歲
天子如

建文皇帝也而不得僭年乎哉

孫蒙
祖號死亂生年失無大於此者以爲亾國之主與古
之亾國者非一姓其誰竝年而亾之以爲德不足存
與顧何如桀紂桀紂固年年也況
建文弱冠之年能以興致太平爲已任躬郊視學復
高年勸孝第舉賢選能問民疾苦孜孜不自暇逸庶
幾守成令賢乎

高皇帝夙以仁孝稱之而當時政教亦曰寬務大能
得中外心雖變亂成法而咎生于慕古雖刻削諸藩
而要亦自為社稷計可得追滅之邪即當

文皇帝在御不難以義爭之況今日是非已定正

聖子

神孫幹蠱補闕善繼善述時乎道方復問曰革除後
亦有議復建文者乎其始于誰白民曰有人心者盡
願是也而始誰哉然其最可據者莫若

昭皇帝

長陵碑文矣碑稱

建文書不傳 皇考駐師金川門遣人奉章言所以不得已來朝之

故聞

建文君自焚大驚發衆馳救不及

皇考仰天慟哭曰臣之來也將清君側之惡用寧那
家何不寤邪遂備天子禮斂葬

建文君雖廢猶書其歿曰崩當其在位尊之曰朝廷
從是言之

文皇名沒建文實未嘗沒

建文也其即位詔

諭臣民敕封功臣敕曷嘗不備建文

文皇自革除之而自稱之畢竟實難捨耳

昭皇帝雖

文皇子而不勝痛惜

建文之至意則天下萬世之公論從茲決矣

金文靖公北征錄序

太子少保禮部尚書無

武英殿大學士臨江金文靖公以文學結知

太宗文皇帝時

駕征北虜文靖扈從此北征前後錄之所以作也公孫
大學生榮出以視予予俾龍泉令姜學夔繡梓以廣其
傳榮求言序諸首嗚呼夏之有夷猶陽之有陰晝之有
夜理之所必有者也自周宣王逐獫狁後若漢高祖雄
才大畧括囊宇宙亦受冒頓之侮漢業日隆五單于爭
立宣帝一受呼韓邪之朝當時之僅有者也至晉五胡

委擾遂僭帝王之號拓跋氏興黃屋左纛絕擬漢制矣
惟唐太宗之英武始能一扼其吭後復瓜潰離決至宋
壞爛斯極有元勃興腥羶中土亦開闢之所創見極盛
而表倚伏常理我

朝治隆唐虞瀚海無波大漠無塵窮廬之下間有假息
遊鳧雄奔兔伏喻垣草竊臨以大軍逃命竄匿尚何足
計者耶予竊祿于

朝恒見北狄酋長稱臣納貢俯伏

殿陛之下氣不敢喘晴不敢運以為曠古所無及讀此
錄始知

太宗文皇帝神武天縱廓清摧陷三邊盡滌比之

太祖高皇帝峻德成功再立華夷限界亦可謂

繼述有光者矣今百有餘年烽火不驚邊陲無鋒鏑之

交中土無饋運之苦

祖宗功德其可忘哉雖然斬溫禺以繫鼓戮戶遂以齊
鋒不有班孟堅之作則勒燕然之銘不能炳耀千古今
錄中所載塞外山川之形勢北虜之動靜與夫我師出
奇制勝之大畧皆歷歷如畫措辭簡古筆力老健足以
追配古作非公其能之耶身任其勞而遺逸于后

太宗之謂也鋪張在天之洪休揚厲無前之偉績公亦

有焉于先祖刑部郎中子儀與公為同年不幸蚤世不
究其用辱公賜以墓銘公之盛德大業著在國史又予
之所當景行而視倣者也故於公此錄不敢以不交辭
而僭序其篇端

成化二十三年龍集丁未冬十月上浣

賜進士亞中大夫江西布政司右叅政南舒秦民悅書

金文靖公前北征錄

永樂八年二月初十日

上親征北虜是日師出北京

駕出德勝門幼孜與光大胡公由安定門出兵甲之雄
車馬之盛旌旗之衆耀于川陸風清日和埃塵不興統
鼓之聲旬震山谷晚次清河行李載車上途間車行甚
艱不能相及乃令從者回取隨身行李抄捕車及餘物
俱不能將十一日早發清河途間雪融泥深馬行甚滑
晚次沙河勉仁始至十二日早發沙河午次龍虎臺阜
隸小尹等四人與食馬軍小卒俱至十三日早發龍虎
臺度居庸關關下人馬鞍轡僅容

駕過如是者九數慶晚次永安甸大風未幾陰晦須臾
大雪少頃雪霽天宇澄淨雲霞五采爛然照耀於山谷
西南諸山無雲岩壑積雪如銀臺玉闕東北諸山雲掩
其半露出峰頂四顧皆奇觀

上立帳殿前面東北諸山命某等西立觀山

上曰雪後看山此景最佳雖有善畫者莫能圖其勢
也暮始還昏夜從者帳房俱不至清遠候見幼孜三人
無帳房令麾下送帳房來借取雪煎陽羨茶各飲一盃
而卧三鼓起營取去帳房幼孜三人取袍衫覆而寐天

明視之衣上皆霜而所卧之旁積雪盈八光大咲謂幼
孜曰今亦可謂卧雪眠霜矣十四日早發永安甸大風
甚寒且行且獵幼孜觀騎逐兔不覺

上馬過前上咲呼幼孜三人曰到此看山又是一種奇
特也蓋諸山雪霽千岩萬壑聳列霄漢瓊瑤璀璨光輝
奪目真奇觀也午後次懷來得黃學士宗豫楊諭德士
奇編修周述書開絨讀之不覺情況與異日殊也不歷
此者自是不覺半次鎮安驛十六日早發鎮安驛行數
里道邊有土垣宛如一小城問人曰此元時官酒務每
歲駕幸上都於此取酒午次鷄鳴山相傳以為唐太宗

征高麗至此登山鷄鳴由是得名

上指示幼孜三人曰此即鷄鳴山昔順帝北遁其山忽
崩有聲如雷其崩處汝等明日過時見之十七日發雞
鳴山山甚峭上有斥堠下有故永安寺基有歐陽文所
撰碑尚存其西北崩處土石猶新其下即渾河流出處
溝橋有石柱數十北列於河側其半出地上俗傳以為
曾敝造橋未成而廢但無紀載可考竊以為遼金時所
造者行里餘路甚窄僅可以容兩馬人馬僕隸危迫殊
甚又行三四里度橋山下有土垣乃元時花園有舊柳
數株尚存更行二十餘里過坳兒山路儉如鷄鳴山石

曉然下壓下臨河水路陡絕旁有積雪疑附于崖壁上
亦可行但峭裂可畏車行馬驟毛髮栗然過此山漸平
上勒馬登高岡召勿孜等指諸山曰此天之所以限南
北也且行且語

上下馬少坐于山岡之上賜酒肴午次泥河十八日發
泥河午次宣府

上閱武營內夜而十九日微雨

駐蹕宣府閱武營內二十日去直抵大同出大同即寧
下今戒此殘虜惟守開平興和寧夏并肅大寧遼東則
邊境可永無事矣二十三日

駐蹕宣平二十四日早發宣平行數里度一河水迅疾
及馬腹近岸水未解水曲下流入馬從冰上度間有缺
處下見水流而薄處僅盈寸度此甚戰栗更行數里入
山峽中行又數里

上登山而行過山不平陸次萬全大風寒下微雪二十
五日大風寒發萬全行數里至城下

上謂勿孜三人曰此城朕所築過城北見城西諸山積
雪

上曰此亦西山晴雪也過城北入德勝口
上指關口曰如此險人馬安能度山皆碎石若堆栗然

入關西峽石壁峭峭如削時車馬輳集折關垣以度過
關由山峽中行地凍冰滑馬蹄時踏間度澗積雪未消
從水梁上行大風甚寒下馬使旋靴底沾雪疑凍滑甚
上馬尤難兩手攀鞍皆凍不能屈伸行二十餘里上野
狐嶺

上指東南諸峰曰至此看山則盡在下矣時風沙眯目
小石擊面而為風所吹皆紫黑下山頂度關關門為車
所塞從土堤而下地滑馬多仆者午後至興和城北下
營時寒甚從者皆不能至惟都督馬旺先來有帳房要
予三人避風呼酒酌食驢肉鹿炙既而

上召獨光大往

上曰足寒時不要即附火只頻行足自暖又曰金勿孜
何在恐凍傷其足光大曰適同至僕者未來在彼控馬
至暮帳房不到清遠侯令麾下送帳房時風益急帳房
不得張以行李堆起略可蔽風用帳房覆于上連衣靴
而卧寒不可禁達旦不寐二十六日僕從稍稍至

駐蹕興和

上祭所過名山大川

上駐馬於營前召勿孜等謂曰汝觀地勢遠見似高阜
至卽又平也此卽陰山脊故寒過此又暖爾等昨日過

關始見山險若因山為壑因壑為池守此誰能輕度勿
汝等頌首曰誠如

聖諭二十七日

駐蹕興和

上閱武營外時天晴大風

上曰爾等今日始知朔方風氣怒天陰

上曰雪既至命亟回至營門雪下已而大風復晴二十

八日風寒

駐蹕興和

上閱武營外二十九日

駐蹕興和獵者得黃羊至

上召勿汝等三人觀之遂立語於帳殿前至二鼓乃退

三月一日

駐蹕興和及晚

上召至帳殿語至二鼓

上曰夜已深汝等且休息庶明日有精神歸帳房臨睡

已三鼓矣自是尋宵或漏下或二更始出初二日

駐蹕興和賜食黃羊初三日

駐蹕興和初四日

駐蹕興和初五日

駐蹕興和初六日

駐蹕興和初七日早發興和行數里過封王陀今名鳳

凰山山西南有故城名沙城西北有海子駕鵝鴻鴈之

類滿其中遠望如人立者坐者行者擊斃者白者如雪

黑者如石好事者或馳騎逐之至即飛起人去旋下翻

蹕迴翔於水次過此海子又度數山河午次鳴鑾成

上指示山謂勿汝三人曰此大伯爵顏山其西北有小伯

顏山指其東北曰由此去開平復曰汝等觀此方知塞

外風景讀書者但紙上見未若爾等今日親見之

上又曰適所過沙城即元之中都此處最宜牧馬語久

始退少頃

上復謂曰汝等觀此四望空闊又與每日所見者異汝

若倦時少睡半餉即起四顧觀望以暢悅胃次勿汝等

叩頭退初八日

駐蹕興和初九日

上坐帳殿前舉首望北斗曰汝等觀北辰正直頭上語

至二鼓乃出初九日

駐蹕興和初十日

上大閱武營師六軍列陣東西綿亘數十里師徒甚盛

旗幟鮮明戈戟森列鐵騎騰蹕紅鼓震動

上曰此陣孰敢嬰鋒爾等未經大陣見此似覺甚多見慣者自是未覺先是東風及鼓作徐轉南風

上悅大飲將士午回營夜召幼孜三人至帳殿前語至二鼓始出初十日早發鳴鑾戍

上登山麓漸行徑山谷山平曠不甚高見鹿蛻角于地長數尺許槎牙如樹枝行數里平山漸盡東北有山頗高如諸山

上曰此卽大伯顏山西北有山甚長隱隱如雲霧間如海波層疊

上曰此卽小伯顏山望之若高少焉至其下則又卑矣

由是地平曠沙中多穴

上指示曰此窟鼠穴也馬行其上為所陷漸近一山下見諸軍於此掘井所出沙有純黃者其色如金白者其色如玉雪又有青黑者

上令中使下馬取觀復以示幼孜三人觀之適中官射一野馬來進

上召幼孜與光大勉仁及尚書方賓前觀

上曰野馬如馬此野驃非野馬汝輩詳觀之北來每物見之足廣聞見又行數里遠望如水近則如積雪乃是鱸地又行十餘里過凌霄峰卽小伯顏山也

上登山頂多石山下荒草無際北望數十里外又有平山甚長

上曰人未經此者每言塞北事但想像耳安能得其真也觀望良久乃下見草間有兩途如驛道

上曰此黃羊野馬所行路也駐營凌霄峰此時少水晚下微雨將暮未飯都督薛祿邀余數人飯食麩及青豆粥淹鵝黃羊醬瓜菜數品無水飲馬從者至皆不得食軍士亦多不食者夜下雪平地尺餘次日人馬得雪炊飯皆足十一日

駐蹕凌霄峰北

上召幼孜三人曰雖下雪不寒夜來無水人馬俱足矣食後大晴十二日

駐蹕凌霄峰雪已消夜復下雪十三日

駐蹕凌霄峰午後復下雪夜漏下

上召至帳殿語至二鼓雪霽月明寒風灑浙毛髮栗然乃出十四日

駐蹕凌霄峰十六日五鼓發凌霄峰

駕發由東路幼孜三人向西路行三十里天明隨駕不及幼孜與光大由哨馬路迷入索駝山谷中山重疊頂白石山下有泉水一溝甚清飲馬其上泉旁多豈

草間無一人但見鹿角滿地間見人家居址墳塋漸見有數卒驅驢過問大營所在皆不知前行數千里山轉深遂登高岡望川之西北蕭條無人始勒騎回至泉上有數十騎駐泉北問之皆不能知遂下馬略休息忽有軍帥過予三人亦下馬同坐草間問

駐蹕處亦不知乃取羊肉淹鵝餅同食軍帥往東南山谷中尋大營幼孜三人由東北而往車馬來者漸多皆尋不得行十餘里過去者漸回乃由東北山峽中行峽之南山皆土而北山盡石燒若峭削有小石戴大石層疊高低宛如人所為者自興和至此地無寸木但荒草而已惟此石壁之半生栢樹一株甚青翠可愛如江南人家花園所植者幼孜呼光天曰此一塞外一奇觀峽

中行十餘里途窮復回穿過數山忽遇刑部侍郎金純要予下馬息山間食麩忽寧陽侯至要予三人同金侍即至營午餐食黃羊天鵝適其新射得野馬就燒食飲燒酒兩盃予急欲尋大營寧陽侯曰我已五處發馬尋大營待回報相與同往飯畢又侯報馬不至日已暮

上遣中官二人來問之曰大營在五雲關去此八十里寧陽侯領二千騎與幼孜三人偕行行數十里入山谷中下一山甚險時昏黑下馬徐行過此又上山予馬鞍

壞不堪而前騎皆去惟勉仁相去稍近乃呼之少待勉仁視予鞍已破裂不可騎乃急追寧陽侯索馬鞍則其去已遠勉仁遂回以已馬讓予自騎予散馬光大聞之亦勒馬復回相與盤旋於山頂上不知路所向更過兩山遂與沈沈相失勉仁乃要予携數騎下山麓東南有間道可行時月色昏暗野燒漫山愁風蕭瑟行十數里度大川望東北行徑山麓有泉潺潺而流乃下馬休息取水飲上馬復行遙望山外有火光以為必大營所在行數十里遇深澗馬不可度乃復回泉上下馬休息荒草間時夜已半微雨復下予二人相顧慘慘不樂俟天

晴驛馬復行兩雪交下行一里許至山坡下有一帳房戈戟圍列漸聞人語聲予意然光天也詢之果然蓋光天與金侍郎隨數騎追逐一宵亦回息于此相去數十步彼此皆不知忽然相見且喜且慰而皆有慘然之色十七日早由山間望東南行逾數十里雪益大隱隱聞銅鑼聲隔山谷間又過一山見隊五前進即鞍馬行五六里往問之曰左掖軍馬言

駕起往前五十里駐營遂同行遇都指揮孫霖與借馬鐵寨推從者所乘與勉仁騎午至歸水磧見止上喜曰汝等何來遲三人答以迷道

上問迷道之故遂備言之

上大咲曰爾等皆疲倦且休息出遇方尚書曰昨日

上在途委召不思謂必迷道凡遣傳令者三十輩來相

尋今早又遣十餘人適又問爾三人來未幼孜自惟以

一介書生荷蒙

聖上眷顧頃刻不忘天地之德將何以爲報十八日

駐蹕錦水磧

上念幼孜無馬鞍命中官傳

旨與清遠侯討馬鞍一副送至帳房下遂詣

上前叩頭謝十九日早發錦水磧行十餘里道邊有古

城

上指示曰此吞魯城也朕嘗經于此文行十餘里

上登山射黃羊令幼孜隨之次環瓊園二十日

駐蹕環瓊園自此皆沙地出塞至此漸見有榆林烏焉

午次壓虜川自此水多致飲飲色皆變黃作氣息食不

下明日暮

上召幼孜三人至帳殿前指示塞北山川

上曰古交河在今哈刺火州因兩河相交故名水竭沙

出碑曰唐之交河郡故知交河在彼二十二日早發

虜川午次金剛阜日暮

上坐帳殿前令幼孜遠望

上曰極目可千里曠然無際莫知其極二十三日

駐蹕金剛阜地生沙葱皮赤氣辛臭有沙蘆葍根白色

大者徑寸長二尺許下文小者如筋氣味辛辣微苦食

之亦作蘆葍氣二十四日

駐蹕金剛阜夜甚寒

上召草敕硯水成盞二十五日早發金剛阜午次小甘

泉有海子頗寬水甚清鹹不可飲中多水鳥胡騎云此

多爲鴛鴦海子疑卽鴛鴦池也地志云鴛鴦池在宣府此

去宣府蓋遠未敢必其然否夜召語至三鼓乃出二十

六日發小甘泉

上召語虜中山川

上曰女直有山其巔有水色白草木皆白產虎豹亦白

所謂長白山也天下山川多有奇異但人迹不至者

知耳此地去遼東千餘里朕嘗問女直人言其地

十餘里

上召令馬上草勅幼孜三人授筆徐行執筆書草成

上已行三里餘飛鞋至

上前視草觀畢令騰直下馬坐地於膝上書之午次大

甘泉二十七日

上令衛士掘沙穴中跳兔與幼孜三人觀大如鼠其頭
 自毛色皆兔爪足則兔尾長其端有毛或黑或白前足
 短後足長行則跳躍性狡如兔大不能獲之疑即詩所
 謂躍躍兔者也有蓋海子出藍色白瑩潔如水晶燦
 即所謂水晶鹽也二十八日移營於大井泉北十里
 駐二十九日早發大井泉北午次清水源有鹽池鹽色
 或青或白軍士皆采食三十日
 駐清水源去營六七里地忽出泉矛與光大往觀
 則泉溢數畝入馬飲之俱足四月一日
 駐清水源初二日
 駐清水源進神應泉銘初三日
 駐清水源初五日午發清水源過此沙陀漸少時大
 風寒予戴帽上馬時被風吹斜制帶以手執帽籠
 上顧而笑曰今日秀才酸矣晚
 清水源載水至此晨炊初六日
 皆衣皮裘戴狐帽行十餘里
 上召曰幽風云一之日威發二之日栗烈今已秀麥之
 時而氣為栗烈入皆衣狐裘未幾此者與之言自是不
 信光大對曰誠所謂辨蛙不可以語海夏豔不可以語
 大臣若不涉此亦不燥信

上曰爾等誠南士也午次玉壘岡見
 上于帳殿
 上見光大衣狐裘暖帽笑曰今為冷學士矣初七日發
 至雪岡行十餘里過一大坡陀甚平曠遙見一山甚長
 峰獨高秀拔如拱揖
 上指示曰此寨寧山華言好山也又曰阿卜者華言高
 山也其中入迹少至至則風雷交作故胡騎少登此若
 可常登一覽數百里已為其所窺矣午次玄石坡見山
 桃花數莖盛開草莽中忽覩此亦甚奇特
 上登山頂製銘書歲月紀行刻于石命光大書之并書
 玄石坡立馬峰六大字刻于石時無大筆用小羊毛筆
 鈎上石勒成甚壯偉可觀晚有泉躍出于地如神應泉
 足飲入馬名曰天錫泉
 上命幼孜三人及尚書方質侍即金純往觀至見人馬
 填滿泉上水溢出旋復進壘初八日早發玄石坡午次
 鳴轍鎮初九日早發鳴轍鎮是程若遠然地甚平曠勉
 仁取水調羹各飲一椰瓢午至一山谷中有二舊井水
 可飲新掘井皆鹹苦取水飲馬入湊集井上不得馬渴
 不肯去遇都督薛祿令麾下取水與飲馬復行午後
 微雨風作天氣清爽入馬不渴若暄熱人皆疾矣過數

皇兩旁皆山西山皆黑石礪何層疊東南諸山皆上晚
至歸化甸

上與數騎前行眺望有泉出于地遂名曰靈秀泉適中
官以玄石坡字來進觀畢命司禮監藏之于篋至夜方
飯而從者俱未至中官孟驥假予帳房飼馬于旁既而
脫柵逸去至四鼓起視已不見與光大繞營周匝數回
至天明始於營西北得之初十日

駐蹕歸化甸食後從者稍稍至十一日

駐蹕歸化甸十二日早發歸化甸由山谷中行地多鼠
穴馬行其上輒蹄行二十餘里地多美石有如琥珀玳

瑁瑪瑙碧玉者其光瑩然同行好事者下馬拾以為玩
幼孜亦欲與光大拾之後騎至塵起遂去午至楊林戌
地亦有美石幼孜與光大共拾予得之獨多但不如前
所見者之佳晚有泉出于營之西南遂命名曰神既泉

十三日

駐蹕楊林戌十四日

駐蹕楊林戌十五日

駐蹕楊林戌十六日早發楊林戌午次會胡山營東北

山頂有巨白石

上命光大往書會胡山靈濟泉及

御製銘記行刻石十七日午次香泉戌

十八日早發香泉戌行沙陀中多山桃花滿地爛熳
又有榆林藜生不甚高有鳥巢甚完固舉手可探之皆
鷹隼巢也午後至廣武鎮川中有土城基問人云國初
征和林時所築也糧於此過川入山有泉流馬皆不飲
泥臭故也西南山峰有石

上欲刻石令方寶與幼孜三人上觀石登山下馬徧觀

無佳石得一石略平可書正書忽風雨作遂下山於井

中取水飲馬至營復命

上面營前高峰而坐

上曰人恒言此山有靈異適登此忽雲陰四合風冷然
而至遂命之曰靈顯翠秀峰泉曰清流十九日發廣武

鎮

上登靈顯翠秀峰令幼孜四人從晚次高平陸無水於
廣武鎮載水至此晚炊二十日早發高平陸午次遠遠

塞二十一日早發遠遠塞午次捷勝岡有泉湧出名曰

神獻泉

上命光大書捷勝岡二大字于石山多雲母石并書雲

石山三字刻于石二十二日早發捷勝岡行數十里但

見荒山野草

上曰四望無際莫知其極此真所謂大漠也午次清冷泊有泉湧出名曰瑞應泉二十三日午發清冷泊晚至雙秀峰是極無水自清冷泊載水炊飯適天陰風寒下兩人馬俱不渴二十四日早發雙秀峰踰時至威虜鎮泉曰永清二十五日午後發威虜鎮晚至紫霞峰二十六日早發紫霞峰晚至玄雲谷使臣舒百戶自瓦剌回上召幼孜三人隨駕同行聽其言瓦剌事夜命寫敕無卓以覆地伏而書之書畢已四鼓矣二十七日早發玄雲谷午次古梵場二十八日早發古梵場行數十里東北有山甚高廣峰巒聳拔蒼翠奇秀類江南諸山山之下狹峰高起上多白石元氏諸王葬其下晚至長清塞有泉水甚清賜名曰玉華泉夜漏初下上立帳殿前指北斗曰至此則南望北斗矣語甚久方退二十九日駐蹕長清塞三十日早發長清塞至順安鎮上立帳殿前指營外諸山曰此虜地諸山之入畫者遂令畫工圖之晚下兩五月初一日早微雨發順安鎮行十餘里山多白雲上召指示前山曰此即名白雲山又行數里白雲中有

青氣接地望之如崑山白雲上曰此山甚高大可觀幼孜以為信然上笑曰此氣也非真山若誠為山則天下之山無有過之者度一岡遙見臚胸河又過一岡上攬轡登其頂四望而下又行數里臨臚胸河立馬久之賜名曰飲馬河河水東北流迅疾兩岸多山甚秀稜岸傍多榆柳水中有洲多蘆葦青草長尺餘傳云不可飼馬馬食多疾水多魚頃有以來進者駐營河上地名平漢鎮初二日駐蹕平漢鎮賜食御庖鮮魚初三日發平漢鎮由此順臚胸河東行午至祥雲巖上立帳殿前召語片時乃退初四日辰發祥雲巖午次蒼山峽哨馬營已值胡騎四五人得箭一枝來進并得馬四匹來進初五日發蒼山峽午次雲臺成地多野韭沙葱人多采食又有金雀花花似决明莖似枸杞有刺葉小圓而未鏡入將取其花食之又有一種黃花葉菜花大如前蒿葉大如指長數尺人亦采食初六日發雲臺成午次錦屏山初七日發錦屏山午次玉華峰初八日發玉華峰胡騎都指揮款台獲虜一人至知虜在兀古

兒扎河晚遂度飲馬河下營初九日

上以輕騎逐虜人各賚糧二十日其餘軍士令清遠侯帥領駐劄河上扈從文臣止令尚書方賓及光大勉仁數人隨行命幼孜留營中初九日早雨駕將發余同光大詣帳殿見

上請隨 駕同往

上曰爾不能戰陣往亦無益前途艱難朕一時顧盼有不及或為爾累爾留此豈不安幼孜叩頭不勝感激食後送光大勉仁出營門馬上相別殊覺愴然是日哨馬營獲胡寇數人及羊馬輜重送至大營清遠侯復遣人

護送馳詣

上所蓋欲以為向道也初十日仍駐河上十一日收拾行李隨清遠侯移營入土城中去舊營可四五里許十二日住城中方定帖午後主事楊砥過帳房中坐移時去十三日清遠侯邀作午飯管沙韭及鮮魚十四日食後出城南縱步片時即回帳中十五日早食後出城東回至清遠侯帳下坐移時得

上追逐胡虜動靜晚袁中書相過十六日食後同張侍郎袁中書出城外登小山四望天宇空闊情懷甚適回至張侍郎處作午飯十七日早食後有中官數人來過

邀余與茶并取麪共食十八日早食後訪張侍郎旋煮茶調麪各啜一盃十九日食後聞捷音特至甚喜清遠侯來邀作午飯仍食鮮魚二十日食後袁中書過帳下與語片時去午後往城南外遇雨即回二十一日早飯出城外候

駕光大勉仁先至營中相見且喜且戚時

駕從城外過去城二十里安營光大與勉仁先往予收拾行李起帳房後往行十里許遇雷雨乃駐馬俟雨過至營中見

上與語良久命寫平胡詔二十二日分軍由飲馬河先

回

上以騎兵追逐餘虜東行走行者俱不得從幼孜三人僕隸皆遣隨清遠侯回不得已各留馬夫一人飼馬看行李是日發平胡詔及書敕諭數道甚忙迫午後起營幼孜三人各牽一馬載行李且乘且牽甚覺艱難晚次威遠成無帳房乃采柳枝作窩鋪長可五六尺闊可三四尺上覆以氈衫下以氈條藉地僅可蔽風雨予與光大二人同卧予曰昨讀足下蓬窩詩今復共此清致相視大發一咲二十三日午大雨柳窩為兩所壓衣服皆濕幼孜三人冒雨入方尚書帳房內避雨午後雨止發

威遠成幼孜三人收拾行李稍後隨駕不及度臚胸河人馬湊集河上見安遠伯與同行雨過水漲渾及馬腹幼孜三人各牽從馬馬爭度陷泥淖者無數三人馬幸無恙登岸私自相慶緣河行數里多經水草各騎而牽馬徐行晚至廣安鎮從者至昏黑不至夜又方到適幼孜三人被召俟立帳殿外且營中馬驚予三人俱恐馬逸立不能安又方出營首問馬從者云先覺馬驚繫繫繫之得不走心方憚是夜有旨令安遠伯往取步軍數千復來凡步行者亦得相從幼孜二人託安遠伯取阜隸及帳房二十四日發廣安鎮由此備飲馬河南東北行午次蟠龍山從者帳房皆至午大雨平地水流帳房內日水令阜隸從傍及中掘坎注水須臾坎滿以梳岸水至暮雨止地濕不可踏令阜隸采濕蘆葦鋪地用馬毯及氈席鋪之加毛裘於上畧可晴天明視之濕氣滲透氈裘皆潤二十五日發蟠龍山兩意未止晚次臨清鎮午後離飲馬河取便道入山中晚次定邊鎮是程無水載水為早炊二十七日發定邊鎮午至河午食後度河河水稍深據鞍不能度幼孜三人俱脫衣乘散馬以度水汝馬及腰以上及岸洗

足復穿靴衣整裝上馬行數里少駐復行暮至雙清源夜禁火不舉二十八日發雙清源午至河水益深多用柳枝縛筏以度都督馬榮許方尚書度河方尚書邀予三人同往西行七八里至馬都督度河處見其並無區畫且指使予輩從他度乃飄然東行十六七里過東寧衛指揮裴牙失帖木兒旋縛筏度予三人即指使其麾下磨下之人樂然聽命先度予輩及行李訖彼然後度裴指揮復令麾下炊飯食予三人再三辭謝之乃以鮮魚為饌養文直人善騎射上選其三百人扈從能輕財好義觀其所為勝尋常萬倍當時達官貴人不為少矣每日聚會相笑語其力皆足以度予輩甚不為難而邂逅之間面目相視如不相識於此尚然而况於臨大患者乎此裴指揮所以為難得也晚次平山旬上立帳殿前召幼孜三人問度河之由上意謂必由官筏而度不知官筏尤難度光大備言裴牙失帖木兒度河之故上嘆曰朕度河時已命筏上度汝何不由彼而度光大曰臣輩不知及至彼又無與臣言者故不由彼度上咲曰今日方為艱難汝得無懼乎因度水得一木板

上有虜字就進

上命譯史讀之乃祈雨之言也虜語謂之札達華言云
詛風雨蓋虜中有此術也二十九日發平山旬晚次盤
流戌六月初一日早發盤流戌晚次凝翠岡初二日發
凝翠岡午經關灤海子

上令幼孜數人往觀去可五六里有山如長堤以限
永海子甚闊望之者無岸遙望水高如山但見白浪
隱隱自高而下天下之物莫平於水嘗經江湖間望水
無不平者獨此水遠見如山之高近處若極下此理極
不可曉觀畢復命

上曰此水周圍千餘里幹難臚胸九七河注其中故大
也遂賜名曰玄冥池晚次玉帶河初三日發玉帶河晚
次雄武鎮

上召子同勉仁往光大看馬及退獨予失去所騎馬二
匹周匝營中尋數回不見而夜深漸覺疲倦及曉滿下
已三鼓矣初四日發雄武鎮問方書謂馬騎至營中
復徧歷營中尋馬至東北營外忽見所騎馬騾馬糜繫
帳房傍馬見予低回似欲言者問一卒言此馬昨晚為
甲官從者所獲適牽至此若來遲恐移至他所不復可
見矣予遂牽回帳中諸公莫不舉手相慶晚次清胡原

初五日發清胡原晚次澄清河初六日發澄清河數里
度河穿入柳林中柳蒙密不可行下皆汙泥行五六十
里下營大雨如注至晚不止又復起營夜至青揚戌初
七日發青揚戌凡四度河河水甚急午次克成克刺華
言半箇山山甚峻拔遠望如坡故名入此河稍狹山橫
簇多松林

上曰此松林甚似江南至前山水益清秀可愛孰謂虜
地有此奇觀也晚次蒼松林間樹林蒼鬱宛
如村落水邊榆柳繁茂荒草深數尺而草稍俱為物所
食是日獲虜二人因問之虜騎曾經此過一宿草為

馬所食也初八日發蒼松度泥河數次河狹水淺兩
岸泥深入馬多陷晚度黑松林光大先往予與勉仁隨
後見松林蒼翠可愛遂下馬必愁復行十數里下營飼
馬日沒復啓行夜入山谷中乘月倍道兼行上坡下澗
不勝崎嶇月落路難行旌旗甲戈咫尺不能辨幼孜三
入從實轟轟須臾莫知其處但前騎皆不行始下馬立于
半山間逾時復上馬下至平川而路多沉淖且陷益難
行而鄉道亦惑遂止次飛雲壑初九日發飛雲壑行三
十餘里凡度數山至水泉慶前哨馬已見虜列陣以待
上飭諸將嚴整行陣先率數十騎登山以望地勢幼孜

三人下馬被甲復上馬隨陣後度一大山見虜出沒於山谷中少頃遣人來為降先是

上嘗度虜必為乞降預書招降勅一紙以待至是虜果來

上在陣前召取勅勿致遂馳馬至前以勅進

上曰虜詐來請降朕亦給之乃以勅付來者去又行數

十里駐兵於山谷中時甚熱已半日不食飢疲殊甚忽得皂隸一人載水一瓶宿飯一盂至予三人用水淘食

之甚甘忽見行陣動亟馬馬前行俄聞砲聲而左哨已與虜敵虜遂峰以當我中軍

上麾宿衛即推敗之虜勢披靡追奔不十餘里予三人同方尚書隨寶壽前進

上已駐兵于靜虜鎮遣傳令都指揮王貴來收兵貴見予數人驚曰何故在此

主上已下營可亟回予數人遂回往返已百餘里至夜方至營而從者無一人在側下馬倦甚又復飢渴移

時忽有一阜隸至載水一瓶飯一盂予二人即共食之又其如午所食者乃留一瓢飲方尚書飲畢曰此直二

百貫夜三鼓方卧而風露頗寒以箭挿地覆氈衫于上傍風冷冷襲人雖甚倦而目不交睫頃更已五鼓乃起

坐待天明初十日早發靜虜鎮命諸將皆由東行人渴甚以衣於草間且行且拽漬露紐出飲之行數十里始

得水遂往飲馬于與勉仁馬俱陷泥中特渴甚水皆成泥不可飲乃回解鞍中官以水一壺飲予三人從者稍

稍至取水就炊食畢即行晚次 駐輝峰十一日 上先將精騎窮追虜潰散者令予三人及文職扈從者

皆隨都督金玉其中所領馬步後進午始行入山谷中漸見虜棄輜重晚次長秀川而輜重彌望十二日發長

秀川隨川東南行虜棄牛羊狗馬滿山谷暮次回曲津十三日發回曲津光大弊一馬午次廣漠戍歸大營

上逐虜於山谷間後大敗之又方回營勿致三人見于帳殿

上語破賊之故復加慰勞勿致三人叩頭謝十四日發廣漠戍行數里度河河濱泥深陷及馬腹餘虜尚出沒

來窺我後 上按兵河曲佯以數人載輜重于後以誘之虜見競奔而前銃響伏發虜蒼黃度河我騎乘之生禽數人餘皆

死虜由是遂絕晚次蔚藍山十五日發蔚藍山晚次寧武鎮十六日發寧武鎮晚次紫雲谷十七日發紫雲谷

晚次玉潤山十八日發玉潤山晚次紫微岡十九日發

紫微岡晚次青陽鎮二十日發青陽鎮晚次清華原二
十一日發清華原晚次淳化鎮二十二日早發淳化鎮
度河深及馬鞍光大所乘馬疲疾予駐馬先度度訖復
以度光大既度以為無水矣而一水澤中長六七里
草深泥水相交復度河兩河泥陷及馬復馬行泥潦中
幾陷者數而他馬陷沒者無數幼孜二人馬幸免晚次
秀水溪二十三日發秀水溪行十餘里入涇流峽甚險一
水流其中路傾側臨水縈迴曲折如羊腸日凡七八度
然高下低馬力疲倦幼孜三人度一高岡下馬暫息盼
望由峽口查不可到復上馬逾數岡方至營晚次峽中
二十四日發涇流峽晚次錦雲峰二十五日發錦雲峰
晚次永寧戌二十六日發永寧戌晚次長樂鎮二十七
日發長樂鎮草間多蚊大者如蜻蜓拂面嘔替拂之不
去晚次通川甸即應昌東二海子間
上登山遙望指海邊石山曰此即三石山也爾等記之
望久下山營之西南曼陀羅山下有寺基元時公王造
此寺出家二此國初始廢二十八日發通川甸晚次金
沙苑二十九日發金沙苑是程多水途邊多榆柳沙陀
高低樹青沙白甚有可觀
上曰此景猶小李金碧山水也行數十里有大海子水

流處稍深先令軍士伐木為橋以度軍馬晚次玻璃谷
三十日發玻璃谷晚次威信戌七月初一日發威信戌
次武平鎮北京諸官進表者至馬通政與酒一壺相贈
晚與方尚書數人飲得羅修撰寄來家書初二日發武
平鎮晚次開平營于幹耳朵華言所謂宮殿也蓋元時
宮殿故址猶存荒臺斷礎零落於荒烟野草之間可為
一慨
初三日
駐蹕開平初四日午發開平晚次環州有小城在川中
四面多頽缺
上召賜瓜果初五日發環州晚次李陵臺今名威虜驛
連度數河河水深及馬鞍兩靴俱為水所浸登岸晚靴
傾水去濕漉漉乾裹脚復穿濕靴上馬更行晚次寧
安驛初七日發寧安驛經元西涼亭故址四面石墻未
廢殿基樹木已成抱殿前栢兩行仍在但蕭條寂寞不
能無感也觀望良久悵然而出晚次盤谷鎮初八日發
盤谷鎮由是入山峽中山路甚險兩山相夾如行夾城
中
上曰此山險阨若是雖有虜騎千群豈能至此縱能至
此斷其歸路鮮有能出者晚次獨石初九日發獨石晚

次龍門龍門兩山對峙石崖千仞水流其中路由水中行山水泛時此處最險

上指此山曰斷此路孰能度之者崖石懸處甚平光大曰此處好鑄磨崖碑

上曰朕意如此汝言正相合也初十日發龍門次燕然關十一日發燕然關次長安嶺至此方出險十二日發長安嶺次鎮安驛十三日發鎮安驛次懷來十四日發懷來次永安甸

上召賜瓜果十五日發永安甸度居庸關

上令幼孜三人記關內橋自八達嶺出關口凡二十二

橋晚次龍虎臺十六日發龍虎臺晚次清河

上令幼孜三人先入城十七日

駕入北京

金文靖公移北極

永樂十二年三月十七日庚寅

上躬帥六師往征瓦剌胡寇答里巴馬哈木太平把禿

李羅等馬步官軍五十餘萬予與學士胡公光天庶子

楊公勉仁偕駕從是日辰時啓行由安定門出午至清

河下營晚微雨夜復驟雨五更雨止十八日晴晨發清

河午至沙河

命先禱寺賜酒饌十九日早雨晨發沙河途間雨止午

次龍虎臺午後復雨二十日晴晨發龍虎臺度居庸關

途中多泥馬稍艱午後至隆慶州下營二十一日早陰

晨發隆慶州至榆林雨午後至懷來下營雨不止二十

二日早雨止發懷來午次沙城晚晴二十三日晴早發

沙城午次鷄鳴山大風二十四日晴晨發鷄鳴山午次

泗河二十五日晴晨發泗河午次宣府大風雨下即止

初四日晴次興和初五日晴移營於興和北十里沙城
 初六日晴次沙城大開軍士初七日晴次沙城初八日
 晴次沙城初九日晴次沙城李都御史至得家書初十
 日晴晨發沙城午後次紅橋是日立夏十一日陰晨發
 紅橋午後次凌霄峰即兀出干伯顏雨連霄不止甚寒
 絕薪光祿寺至昏黑方送飯飯未畢無湯遂罷是夜馬
 無草僕衣皆濕不得飯食十二日早雨止陰食後發凌
 霄峰午後次大石鎮無水暗宿十三日早陰微雨午前
 次五雲關即哈刺罕有水十四日晴霜寒次五雲關十
 五日晴晨發五雲關午次高平阜即忽牙撒里禿十六
 日晴晨發高平阜午次殺虜城即蒼魯城十七日晴晨
 發殺虜城午次龍沙甸即阿蘭惱兒午後雨十八日陰
 晨發龍沙甸午次錦雲磧午後大風雨雪晚復晴十九
 日晴晨發錦雲磧午次小甘泉二十日晴晨發小甘泉
 午次大甘泉二十一日晴晨發大甘泉午次清水源
 馬塔馬二十二日晴次清水源二十三日晴次清水源
 二十四日晴午發清水源晚次屯雲谷無水自清水源
 載水至作晚食二十五日晴早發屯雲谷午次玉雪岡
 是日小滿二十六日晴午發玉雪岡晚次玄石坡大風
 二十七日晴晨發玄石坡午次鳴轍鎮二十八日晴午發

鳴轍鎮晚次清風壑無水大風患瘡以為坐馬癰二十
 九日晴早寒晨發清風壑午次歸化甸五月初一日癸
 酉晴早寒發歸化甸午次揚林戌初二日晴晨發揚林
 戌午次禽胡山初三日晴次禽胡山瘡甚
 上命太醫院判韓公達賜膏藥初四日晴次禽胡山初
 五日晴次禽胡山晚大風夜雨初六日晴次禽胡山大
 風初七日陰大風寒晨發禽胡山晚次香泉戌初八日
 陰風寒已時發香泉戌午後次廣武鎮即哈刺莽來夜
 雨初九日陰次廣武鎮午後大雷雨下雹如雪積地二
 三寸初十日晴晨發廣武鎮午次懷遠塞十一日晴晨
 發懷遠塞午次玉帶川即紫禿瘡愈是日芒種十二日
 晴晨發玉帶川午次富平鎮即兀兒禿十三日晴午發
 富平鎮晚次翠幕甸無水暗宿十四日晴晨發翠幕甸
 午次長山峽少水十五日晴晨發長山峽午次至喜川
 十六日晴次至喜川十七日晴晨發至喜川午次環秀
 岡十八日晴午發環秀岡暮次野馬泉暗宿十九日晴
 晨發野馬泉午次蒙山海二十日午發蒙山海晚次威
 武鎮二十一日晴午前發威武鎮晚次通泉白二十二
 日晴次通泉泊二十三日晴晨發通泉泊午次飲馬河
 微雨晚晴二十四日晴次飲馬河二十五日晴次飲馬

河二十六日晴次飲馬河是日夏至二十七日陰晨移營於飲馬河北十里凡五度河至營雨午後復晴暮天雷雨二十八日陰次飲馬河二十九日晴早食後復自飲馬河北仍五度河午前次飲馬河西三峰山六月初一日壬寅晴午前發三峰山晚次飲馬河清流港初二日早微雨晨發清流港循飲馬河行二十五里復晴下午營昨午次午後再行至暮次崇山塢無水宿初三日晴晨發崇山塢午後入一山峽長數千里有水下營後午炊食後再行晚次雙泉海即撒里怯兒元太祖發迹之所舊嘗建宮殿及郊壇每歲於此度夏山川環統中闊數十里前有二海子一鹹一淡西南十里有泉水海子一處西北山有三開口通飲馬河土刺河胡入常出入之處也初四日陰微雨午晴次雙泉海前哨馬來報哨見胡寇數百人稍與戰皆退去初五日晴午發雙泉海暮至西北三峽口即康哈里該無水是日前哨馬與寇相遇交鋒殺敗胡寇數百人霄遁初六日晴晨發三峽口午次蒼崖峽初七日晴晨發蒼崖峽午次急蘭忽失溫賊首蒼里已同馬哈木太平把禿孛羅掃境來戰去營十里許寇四集列于高山土可三萬餘人每人帶從馬三四匹

上躬擐甲胄帥官軍精銳者先往各軍皆隨後至整列隊伍與寇相拒寇下山來迎戰火銃四發寇驚棄馬而走復集于山頂東西鼓譟而進寇且戰且却將暮上以精銳者數百人前驅繼以火銃寇復來戰未交鋒火銃發精銳者復奮勇向前力戰無二不當百寇大敗人馬死傷者無算寇皆號痛而往霄遁至土刺河上乃收軍回營已二鼓矣遂名其地曰殺胡鎮初八日晴次殺胡鎮是夜馬無草失其青馬及海騎馬黎明令阜隸四出尋取不見抵暮方回營中初九日晴次殺胡鎮午後將移營金都督令頭目二人送所失馬頭目俱來還問之乃出營十里餘西北海子上哨馬者得之金知為予馬故以來還不覺為之大喜也乃取麥兩梳勞其頭目是日移營向西十里許晚雨下風寒初十日晴是日頒師午次迴流甸晚微雨風寒十一日晴晨發迴流甸午出三峽口餘寇復聚峽口山上又有數百人據雙海子諸軍乃以火銃先擊據海子者寇知不能拒遂遁餘寇在山峽者恐火銃再至亦遁去晚次雙泉海十一日晴晨發雙泉海午次平山鎮十三日晴晨發平山鎮午次飲馬河清源峽是日小暑十四日晴晨發清源峽午次飲馬河平川洲十五日晴晨發平川洲午次飲馬

河青楊灣十六日晴晨發青楊灣午次飲馬河三峰山
十七日晴晨發三峰山午度飲馬河西北三峰山東南
下營未時雷雨數點即止阿魯台遣頭目數十人詣軍
門謁見

上皆賜以衣服絹帛米糧復勞之酒肉遣其回十八日
晴仍次其地十九日晴晨移營午飲馬河北舊下營慶
二十日晴午後度飲馬河凡三度水循河行數里下營
二十一日晴循飲馬河南岸東行數十里下營二十二
日晴仍次其地二十三日晴午發飲馬河晚次青山峽
微雨無水暗宿二十四日陰晨發青山峽晚次蒙山海

二十五日晴午後發蒙山海途中驟雨即止暮次野馬
泉二十六日晴晨發野馬泉晚次環秀岡二十七日晴
晨發環秀岡晚次至喜川暮再行十里下營二十八日
晴晨時發至喜川午次黑山峪是日大暑二十九日午
後發黑山峪晚次翠幕甸三十日晨發翠幕甸午次富
平鎮七月初一日晨發富平鎮午次玉帶川大風大雨
初二日晴大風仍次玉帶川初三日晴晨發玉帶川午
次懷遠塞初四日晴晨發懷遠塞午次廣武鎮過二十
里下營午後大風微雨初五日陰晨發廣武鎮午前過
香泉午後次禽胡山寫平胡詔其悅就遣都指揮李英

金文靖公北征錄 後錄

同中官齋回北京初六日晴晨發禽胡山午次楊林戌
晚下雨初七日陰晨發楊林戌午次歸化甸晚微雨復
晴初八日陰午前發歸化甸途中下雨晚次清風壑初
九日陰晨發清風壑午次鳴轅鎮午後復起營晚次玄
石坡初十日晴晨發玄石坡午次玉雪岡午後起營晚
次屯雲谷十一日晴晨發屯雲谷午次清水源十二日
晴晨發清水源過大井泉晚次小井泉十三日晴晨發
小井泉午次錦雲磧

上召賜食燒羊燒酒其日立秋十四日陰晨發錦雲磧
午次龍沙甸午後下雨十五日陰晨發龍沙甸午次殺
虜城微雨晚晴十六日晴晨發殺虜城過高平阜下雨
午後次五雲關更度山二十里下營十七日晴晨發五
雲關過大石鎮午後次凌霄峰

上召賜食燒羊燒酒十八日晴晨發凌霄峰午後次紅
橋十九日晨發紅橋午次興和二十日晴仍次興和二
十一日晨發興和度野狐嶺過德勝口人馬湊集幾陷
泥淖中過土城始得免午後次萬全大風雨馬無草阜
隸無柴不曾晚炊二十二日晴晨發萬全午次宣府午
後下雨至更盡雨止二十三日陰晨發宣府同光入
城訪解文夫留片時即別午次泥河下雨二十四日陰

一二五

發泥河午次鷄鳴山途中微雨晚

上召賜桃子及食羊肉酒二十五日晴晨發鷄鳴山午

次土墓二十六日晴晨發土墓午次懷來二十七日晴

晨發懷來午次永安旬二十八日雨是日大暑晨發永

安旬度居庸關午後次新店大兩家僮來接晚奉

旨同光大勉仁先回勉仁由舊路西行余與光大過新

店度橋東行向夕入一村落人家投宿取所携酒共食

之乃就卧將夜半日尚未交睫二十九日三更起行秉

燭行十餘里取昌平大路行至沙河天明入人家作炊

食後再行過清河大雨水平路泥淖尤甚午後至家八

月初一日早晴文武百官迎

駕由安定門入

上拈殿群臣稱賀上平胡表呼譟而退

金文靖公北征錄序

永樂八年十有二年

太宗文皇帝親征北虜出師者二臨江金文靖公實當

帷幄之寄作北征前後錄江右大參徹菴舒城秦公既

自為之序以引其端復命予伸之以言俾龍泉令嘉興

姜君一臣壽梓以傳不朽予敬觀者再歛衽而言曰自

古帝王之自將若宣王伐淮北之夷撥亂反正謂之定

師定師者理漢高祖平城之後輕挑強胡謂之漫師漫

師者挫隋煬帝唐太宗好大喜功皆有高麗之伐謂之

荒師荒師在滄王則亂在英主則亂自是而後若宋太

宗財力未贍即欲收復燕雲謂之棘師棘師則不文至

我朝

太祖高皇帝聖神文武淨掃彌天之虜謂之滌世之師

太宗文皇帝仁勇奮發迅掃蕪茅永清沙漠謂之繼武

之師滌世之師功貫百王繼武之師澤流後裔予嘗訝

太宗文皇帝以萬乘之尊不憚遠涉之陪危今觀此錄

始知

聖躬龍潛之時凡虜地山川之險要經練已熟而於焚

龍城犁胡虜塞之榮悉已素定于胸中且以正典師鐵

騎百萬川湧山峙尚何醜虜之敢犯耶傳曰言之無文

行之不遠文靖藝管宿將白戰無前是錄之成當代絕
筆百年承平邊塵不驚於是乎驗況今伊傳君禁中頗
牧在邊陲而又脩文德以堅中夏之防吾有望天下後
世此錄之無續也於是乎書

成化丁未重陽後十日東吳吳棗悅書于西昌之乾坤一
寄樓

北征錄

三十九



北征記

永樂二十二年春正月 甲申 大同開平守將並奏虜寇阿魯台所部侵掠邊境初忠勇王金忠來歸屢言阿魯台弒主靈人違天逆命數為邊患請發兵討之願身為前鋒自効

上曰兵豈堪數動朕固厭之矣何況下人忠曰雖天地大德無物不容其如邊人荼毒何時可已

上曰卿意甚善但事須有名文帝嘗言漢過不先姑待之至是召公侯大臣計之且告之忠勇王之意 已酉群臣奏曰忠言不可拒逆賊不可縱邊患不可坐視用兵之名不得避也惟上決之

上可其奏即日勅緣邊諸將整兵以俟 丙戌勅山西山東河南陝西遼東五都司各選馬步兵擇將統領以三月至北京山西行都司兵命都督李謙統領以三月至宣府必士馬精強兵甲堅利不如令者誅

二月丁未朔 三月丁丑朔大閱命安遠侯柳升領中軍遂安伯陳英副之英國公張輔領左掖成國公朱勇副之成山侯王通領右掖興安伯徐亨副之武安侯鄭亨領左哨保定侯孟瑛副之陽武侯薛祿領右哨新寧伯譚忠副之寧陽侯陳懋忠勇王金忠率壯士為前鋒

北征記

安順伯薛貴恭順伯吳克忠都督李謙等各領兵戰上諭諸將曰為君奉天愛人為本朕臨御以來視民如子內安諸夏外撫四夷一視同仁咸期生遂彼為民患則亦不致之賊阿魯台始以窮蹙來歸撫之甚厚對根野心不知感德積久生慢反恩為讐侵擾邊疆毒害黎庶違天負心非一而足朕再出師搗其巢穴焚其積聚之數命危如一髮當其時從將士之志寇豈復有生望但體

上帝好生之仁驅而逐之亦莫萬一其能改也而獸心終焉不變今朕必往伐之朕非好勞惡逸蓋志在于保

民有非得已爾等從朕威能奮力成功高爵重賞不汝吝如方命失機則軍法亦不汝貸其懋哉 四月戊申 以親征胡寇告 天壇宗廟社稷遣官祭旗壽縣山川等神詔皇太子監國 已酉

車駕發北京次唐家嶺 癸丑發唐家嶺次龍虎臺遣太常寺臣祭告居庸山川 乙卯發龍虎臺居庸關次岔道 丙辰次懷柔 丁巳次土木陞陝西行都司都指揮劉廣為右軍都督

府都督僉事仍掌陝西行都司事

戊午勅各城堡嚴哨瞭謹守備

己未發土木煥長安嶺亭諸將

壬戌

萬壽聖節禮部尚書呂震奏百官行賀禮詔却不受遂

發長安嶺次赤城

癸亥次雲州

乙丑發雲州次雲門 丁卯發雲門次獨石

庚午發獨石次隰寧忠勇王所部指揮同知把里禿等

獲虜謀者言虜去秋聞朝廷出兵挾其屬以遁及冬大

雪丈餘葦蒿多死部曲離散比聞大軍且至復遁往峇

蘭納木兒河越荒漠以避所以遣謀者慮聞之不實耳

上曰然則寇去此不速遂命諸將速進以獲謀功陞把

里禿為指揮僉事餘皆陞一等各賜白金有差

辛未次西涼亭 甲戌發西涼亭次閔安五月 乙

亥朔次威虜鎮 丁丑發威虜鎮次環州

戊寅次雙塔 己卯次開平是日雨士卒有後至

而沾濕者時其地尚寒

上見之指示諸將曰士卒者將士所資以成功名撫之

至則報之厚古人有言視卒如嬰兒可與赴深谿視卒

如愛子可與之俱死今方用此輩為國家除殘去暴其

可不恤

甲申召學士楊榮金幼孜至樞中諭之曰朕昨夕三鼓

夢有若世所畫神人者告朕曰

上帝好生如是者再此何祥也豈天屬意此寇部屬乎

榮等對曰

陛下好生惡殺格于天此舉固在除暴安民然火炎昆

岡玉石俱燬

陛下留意 上曰卿言合朕意朕豈以一人有罪罰及無辜即命某

勅遣中官伯力哥及所獲胡寇責往虜咄諭部落曰

若阿魯合窮極來歸與朕所以待窮者之歸皆爾等所

知天地鬼神實監臨之此何負彼而比年以來寇致我

邊鄙屢創我悉黎黎累累不厭其軌之過也朕聞者雖以

天人之怒再率六師往行天討當是時如拘將士之志

奮雷霆之威彼之危猶洪鑪片雪豈復有餘命哉朕體

上帝好生之仁惟剪其枝葉毀其蕝聚驅出諸曠遠之

地豈徒全其餘息猶異其或改而自新也迺獸心弗悛

日增月益比吾邊氓之困其荼毒者殆非一所夫為惡

有本今主師之來罪止阿魯台一人其所部頭目以下

悉無所制有能披順

天道輪誠來朝悉當待以至誠優與恩膏仍授官職聽擇

善地安生樂業朕之斯言上通

天地母懷二三以貽後悔 乙酉命安遠侯抑升等率

軍士拾道中遺骸為冢瘞之

上親為文祭焉 丁亥發開平次洪平鎮 戊子召諸

將諭曰古謂武有七德禁暴誅亂為首又謂止戈為武

蓋以止殺非行殺也朕為天下主華夷之人皆朕赤子

豈聞彼此哉今之罪人惟阿魯台餘脅從之眾悉非得

已不可以同日語自今凡有歸降者宜悉意 無令失

所非持兵器以嚮我師者悉縱勿殺用稱朕體天愛人

之意 己丑發武平鎮次威信成 辛卯發威信成次通州

甸 壬辰次長樂鎮文淵閣大學士楊榮金幼孜侍

上曰漢高祖過柏人慮迫於人今朕至長樂思與天下

同樂何時而康哉也樂等對曰有志者事竟成

陛下聖志如此天下必取順矣 癸丑次香泉泊 甲

寅次還翠岡 乙未次永寧戍 丙申次清平鎮即元

之應昌路是日兩重車皆後

上諭將曰輜重者六軍所持為命兵法無輜重糧食無

委積皆危道曹操所以屈袁紹者先盡其輜重今諸軍

皆至而重車在後爾等獨不遠慮耶遂命分兵迎之

丁酉宴隨征文武大臣命內侍歌

太祖高皇帝御製詞五章因舉爵諭諸大臣曰此

先帝垂諭創業守成之難而示戒荒淫酣酗之失也朕

嗣 先帝鴻業兢兢焉唯恐失墜雖今軍旅之中

君臣丕酒之歡不敢忘也尚祈與共勉之英國公張輔

等稽首對曰敢不欽遵 聖訓 戊戌次威遠川 己

亥宴文武大臣

上曰朕仰備 皇考之意自製詞五章以奉天法祖勤政恤民為言亦

將以垂示吾子孫俾有所警飭遂命內侍歌之群臣俯

首聽畢皆叩頭言

皇上深思遠慮前古帝王之所不及 上悅悉沾醉而

罷 庚子次陽和谷 辛丑次雙泉海 壬寅次覽秀

川 癸卯次錦綉岡 六月甲辰朔

次祥雲屯 乙巳次錦霞磧 丙午次翠華劫寧陽

侯陳懋忠勇王金忠等曰用兵之道貴乎先知古之賢

將所以動而勝人者先知敵之情也今與師遠出而未

悉賊情何以成功朕以前鋒全爾尤宜晝夜用心其精

擇勇智廣布偵邏如有所得星馳奏來朕佇俟焉

丁未次鳴玉潤 戊申次清漢川 巳酉次和鑾谷
 庚戌次紫駝岡 辛亥次清永泊 壬子次通流澗
 癸丑次金沙樂寧陽侯陳懋等得胡寇馬九匹來進
 上曰醜虜多詐安知非以是誘我也勅懋等益加防慎
 不可怠忽 甲寅次秀水河 乙卯次玉壘峯 丙辰
 次寶屏山諭諸將曰今既深入虜地尤須謹備嚴哨
 肅部伍明約束晝夜無怠孔一行軍必臨事而懼孫吳
 兵法無恃其不來恃吾有以待之必敬慎如此庶幾萬
 全 丁巳次凌雲峯 戊午次玉沙泉
 上以荅蘭納木兒河已近今詔將各嚴兵以俟是時將
 士皆踴躍思奮
 上聞之喜曰兵可用矣 巳未次龍武岡命寧陽侯陳
 懋忠勇王金忠率師前進且上心之曰若遇賊宜審機行
 事如兩鋒相當彼投戈下馬守良民勿殺如其來敵
 旣以神機銳攻之長弓勁弩其後遇阿魯台亦勿殺
 生擒以來 庚申次天馬峯
 上以大軍繼進十數里懋等 遣人奏言臣等已至荅蘭
 納木兒河彌望惟荒塵野草 勇隻影不見車轍馬跡亦
 多漫滅疑其遁已久
 上遣英國公張輔成山侯王誦 等分兵山谷大索仍命

寧陽侯陳懋忠勇王金忠前行現賊車駕進駐河上以
 俟 壬戌發河上次荅石岡英國公張輔等相繼引兵
 還奏曰臣等分索山谷周迴三百餘里一人一騎之跡
 無睹必其遁久矣然亥次連秀坡寧陽侯陳懋忠勇王
 金忠亦還奏曰臣等引兵抵白印山咸無所遇以糧盡
 故遷於是英國公張輔等奏曰假臣等一月糧率騎深
 入罪人必得
 上曰今出塞已久人馬俱勞虜地早寒一旦有風雪之
 變歸途尚遠不可不慮卿等且休失朕更思之 甲子
 次翠雲屯召英國公張輔等曰昨日之言朕思之不可
 易也古王者制夷狄之患驅之而已不窮追也且今等
 虜所有無幾茫茫廣漠之地譬如一粟於滄海可必得
 耶吾能失有罪誠不欲重勞將士朕志定矣其旋師於
 是兵部尚書李慶等進曰王者之師畏則舍之今已鏖
 虜之穴破虜之衆塞北萬里無虜跡雖有數輩如大半
 栖栖偷生窮漠之境
 陛下天地大德寧當盡殺之耶 上悅遂命班師 乙
 丑召諸將議分兵兩路南歸於是 上率騎士東行命
 武安侯鄭亨等領步卒西行期會開平 丙寅發翠雲
 屯次荅玉潤諭諸將曰今大軍南還將士既未嘗見敵

必有怠心寇蹤跡詭秘不可輕忽須嚴兵以救後仍戒
誘軍中晝夜警備當如寇至丁卯次清流峽 戊辰次
當平川 巳巳次長清成 庚午次懷柔甸 壬申次
懷柔甸次寧遠鎮 七月甲戌朔 乙亥發寧遠鎮次
迴流灣 丙子次清原鎮 丁丑次清石川 戊寅次
群玉峯 巳卯次雙島 庚辰次清火源道旁有崖崖
數十丈命大學士楊榮金幼孜刻石紀行曰使萬世後
知朕親往過此也 辛巳次豐潤屯 壬午次長林堡
癸未次廣平川 甲申次達安鎮 乙酉次通精成其
地平廣多糜子軍士有馳驅犯之者

上適見之慈下令止之謂諸將曰能種是者必安業於
此不為寇矣而不見人者必聞大軍至懼而逃今縱騎
犯之非仁其禁之士卒凡有種藝而無居人者皆勿
違者斬 丙戌次盤石鎮 丁亥次翠微岡
上御幄殿憑几而坐大學士楊榮金幼孜侍
上顧門內侍每言曰計程何日至北京對曰其八月中
矣
上領之既而諭榮等曰東宮歷涉年久政務已熟還京
後軍國事悉付之朕惟優游著年享安和之福矣榮等
曰陛下孝友仁厚天下屬心名補

北征記

皇山之什託 上喜顧太監馮榮賜榮幼孜羊酒而退
戊子次雙流灤以旄師遣禮部尚書呂震賡書諭
皇太子并詔告天下 巳丑次蒼崖成 上不豫下令
大營五軍將士嚴部伍謹哨瞭毋忽 庚寅次榆木川
上大漸召英國公張輔受
遣命傅位皇太子且下夜服禮儀一遵
太祖皇帝遺制平外
上崩內臣馬孟聘等以六師在遠外秘不發喪召
大學士楊榮金幼孜入議喪事逐一遵古禮舍飲果載
以龍輦所至朝夕上食如常儀壬辰靈輦次雙筆峯大

學士楊榮少監海壽奉
遺命馳言皇太子 癸巳次連雲磧 甲午次黑河成
乙未次宣威鎮 丙申次廣漠川 丁酉次青揚峽
戊戌次開喜岡 乙亥次白沙河 庚子次香泉泊
辛丑次通川甸 壬寅次武平鎮武安侯鄭亨等所領
營軍皆至八月 癸丑朔靈輦在開平次雙塔 甲辰
次廣城 乙巳次西涼亭 丙午次隰寧 丁未次
慶州 戊申次赤城 巳酉次鵝鴉皇太孫奉皇太子
命至自北京哭迎車中始發使六軍號痛聲徹天地
庚戌次懷來 辛亥入居庸關文武百官表服軍民

老僧道人皆素服哭迎 壬子及郊皇太子親王以下
素服哭迎至宮中奉于仁智殿加飲奉納梓宮

紀錄彙編卷之十九

正統臨戎錄

錦衣衛指揮使楊銘正統十三年二月內同父楊只隨同金吾左衛指揮使王喜往瓦刺公幹回還十四年二月內隨父同指揮使吳良齋送賞賜往瓦刺地回也先太師處五月內到於地名邊克哈扎兒本月內有也先行營叫我每使臣都近前說道你每爲大道理來不曾來作反有我這裏差去買賣回回把我的大明皇帝前去的使臣數內留下了我每奏討

紀錄彙編卷之十九

物件也不肯與我每去的使臣故買賣的鍋鞍子等物都不肯着買了既兩家做一家好好的往來把賞賜也減了因這等上我告天會同脫脫不花王衆頭目每將你每使臣存留分散各愛馬養活着我領人馬到邊上着看一看比先大元皇帝一統天下人民都是大元皇帝的來我到邊上看了大明皇帝知道我回來打發你每回去衆人啼哭當日待我每分散又將我每自己帶去輜重駝馬等物各愛馬分用了有把郎苦使平章那哈台分去的使臣吳俊等得脫拐馬去出到邊赴京奏報七月內有也先領大衆

人馬犯邊將我每各使臣脚帶木枷每人着四箇達子看守夜晚綁縛有也先到邊將大同等處人馬殺搶回來又於八月復領人馬犯邊至本月二十六日轉到金山哨馬處見我每使臣叫靠前來說道你每都好了如今天的氣候上大明皇帝來了親自見你每的這每苦楚也不罪你每了皇帝若不見時我便放你每回去皇帝也不信大明皇帝到來我這裏聚會了差使臣和你每一同送皇帝回去衆人聽說了與也先磕頭有也先傳說將我每木枷開放往各原養活的主人人家去次日在金山我父子二

紀錄彙編卷之十九

人與原看守達子取討馬乳一皮袋尋看爺爺朝見爺爺見了問使臣紀信那裏來的是誰紀信回奏是原做使臣來的老哈父子近前叩頭進馬乳畢有伯顏帖木兒那營往東行有紀信李虎袁彬隨駕我父子當爲達子營奉聖旨再來看我後銘父子尋取米麪又去朝見後又將自己穿的衣服換羊一隻又去朝見進羊畢奉聖旨着老哈你回達子營去着哈銘在這裏答應我銘自此晝夜隨侍間聞聖旨備說本年八月內我領人馬到於大同覆回也先太師等追襲我到宣府不見人住扎有伯顏帖

木兒來時擺下着傳報馬傳說今遇見 大明皇帝
駕了着也先作急領人馬前來對敵有也先當時就
領人馬各自分路將官軍圍困殺敗後在土木扎營
也先領人馬直至土木我差大吉馬亮前去與也先
答話講和也先差使臣同大吉前來未到我營我起
營了差來使臣察輿就將大吉殺了也先來將我營
亂了我下馬蟠膝面南坐有一達子來剝我衣甲我
不服他剝達子要傷害我有達子兄到來問說怎麼
的達子回說我要他的衣甲不肯與我達子兄說這
箇人不是等閒的人動靜不象箇小人兒就將我拏

紀錄彙編卷之十九

三

去見也先弟賽刊王我就問你是也先麼你是伯顏
帖木兒麼你是賽刊王麼你是大同王麼賽刊王驚
懼不花就上馬去見也先說我的愛馬的拏將一箇
人來見我問那顏名字問我的名字問大同王的名
字怕不是 大明皇帝我來報得那顏知道也先說
這箇人在那裏領來我看當時也先就在帳房內叫
原來我每處做使臣的哈巴國師哈者阿里平章來
看是 大明皇帝也不是我見了他就叫他二人名
字二人驚懼與我磕頭回也先說是 大明皇帝嘗
時也先聚衆大小頭目說道我每問天上求討大元

皇帝一統天下來今得了 大明皇帝到我每手裏
你每頭目怎麼計較數中有一達子名喚乃公言說
大明皇帝是我每大元皇帝讐人今上天可憐見
那顏上恩賜與了到手裏口發惡言傷害當有伯顏
帖木兒忿怒言說那顏要這等反狗似的人在跟前
開口說話當時把乃公面上搥了兩拳說道那顏只
萬年的好名頭 大明皇帝是雲端裏的皇帝上天
不知因那些恠怒他推下來數萬的人馬着刀的着
箭的驪死的壓死的 皇帝身上怎麼箭也不曾傷
他刀也不曾砍他怎麼人也不驪着他他的洪福還

紀錄彙編卷之十九

四

高還在裏拏住他時怎麼就問那顏的名字怎麼問
我每的大小頭目的名頭他不曾做及我每也曾受
他的好賞賜好九龍蟒龍天地恠怒上今日到我每
的手裏上天不曾着他死我每怎麼害他性命那顏
圖萬年的好名頭落在書冊上差人去報他家裏知
道着差好人來取那顏這裏差好人送去復在寶位
上坐着却不是萬年的好名衆頭目聽說了齊說道
那顏特却院說的是也先說伯顏帖木兒你就把
皇帝領了去養活他有伯顏帖木兒回說是我養活
他就領了我去當有也先尋得我在前差去和番的

使臣梁貴來見我就差梁貴同達子的使臣到家奏報又有回子撒夫刺對梁貴說你替我 皇帝前奏我在營裏拏了一箇識字的人我進與 皇帝伏侍我就着他領來看有撒夫刺把袁彬領來我問他你是甚麼人袁彬說我是識字的人後有也先起營行至宣府着袁彬等叫城有城上總兵太監等官不認放鎗要打次日起營往西行大同着袁彬叫城有總兵等官廣寧伯等親自出城來朝見將大同庫內銀兩表裏等物進來賞賜也先等衆頭目每往北行我與也先同差太監喜寧等同達子使臣赴京奏報去

紀錄彙編卷之十九

五

等語 爺爺說的話與伯顏帖木兒等言語相同後朝裏差都指揮岳謙等同太監喜寧齎送賞賜與也先處見 爺爺奏說家裏如今要立邸王做皇帝我再三言說也先誠心要送 皇帝回來你且不要立朝裏不肯信只要立 邸王做皇帝十月初三日有也先聚會衆頭目殺馬筵席復立 爺爺做皇帝慶賀了進大白馬一匹初五日領人馬起營送 爺爺回京銘父子見 聖駕馬生驕不得進良馬一匹初七日到大同在東門外答話城裏總兵等官不差人迎接當日到陽和城外館驛有守備等官齎捧羊酒

米麪進次日有太監喜寧就與 爺爺說今也先領人馬不往大路去往紫荆關進腹裏到北京有太監喜寧忠勇伯把台同也先弟大同王領前哨馬行至廣昌也先傳說不許搶殺有部下達子私下搶殺銘隨 聖駕不離左右尋來麪做乾糧預備答應次日在於廣昌進山行走山深路險步行隨 聖駕拏馬鼻孔流血 聖駕見銘不忍教人替換到於紫荆關外夜晚山空宿歇夜至四更 聖駕宣叫哈銘去尋喜寧不敢推却當時去尋有也先起營了聽得吹號頭銜鑼響銘跟隨扒山到天明也先忽回頭問是誰

紀錄彙編卷之十九

六

銘回說是我也先吃驚說你在那裏來我說奉 聖旨差來尋喜寧太監也先說早里太監在後頭里你的馬壞了到於關裏天亮辰時牌喜寧太監到問說哈銘你在那裏來銘說 爺爺差我來尋老爺說話太監回說罷了你去 爺爺前奏到前頭下營處說話太監前去了行至關裏館驛邊等候 聖駕到問喜寧太監銘將太監前言回奏 聖駕說哈銘你上馬銘回奏馬乏了後父親到同父步行到於易州 聖駕扎營差銘等你去尋些果子送與伯顏帖木兒吃有易州百姓收放各樣果子檯至 聖駕前送與

伯顏帖木兒時知院當夜三更後有季鐸同去達子那哈赤等趕上齋勅來朝裏事情當時宣銘去尋太監喜寧岳謙張官保吳良梁貴銘回奏馬乏了沒馬騎有余志敬不從 聖駕恠怒方纔與馬去尋有大勢達子身披衣甲手擎弓箭坐令邀喝甚麼人那裏去應說是哈銘 聖旨差來尋喜寧太監去又問左右達子太師在那裏下營達子回說太師在塔底下下營你往塔底下尋去銘沿途跟問至塔見岳謙等岳謙問說你在那裏來銘說今有季鐸那哈赤後頭來趕上 聖旨差我來尋太監及衆大人去計議岳

紀錄彙編卷之十九

七

謙回說罷了有家難奔有家難逃投差我每齋賞賜來取 上位今也先領大勢達子把關打破子來到腹裏有甚麼面目見家裏早里待太亮會同喜太監見 聖駕去往東行到於涿州有官吏人等進羊酒等物來見奉 聖旨差銘送羊酒與也先處次日到於果園扎營有管園官員將果品等物來見又奉 聖旨差銘送果品與也先處當又同喜寧太監計議齋勅入城奉 聖旨吳良梁貴去有張官保當時說我是家裏差送賞賜來的到不差去到他每去 爺爺聽說就差岳謙張官保盡行殺了後又差季鐸同

那哈赤到彰義門見官軍擒獲得緊脫走回營了十三日又差指揮吳良齋勅入城當晚在於德勝門外北邊猪房有達子捉到看境內使阮曠途至駕前當日奉聖旨差誰同內使賚勅入城去有多人不應銘回奏我去奉聖旨說道你年小在這裏答應我銘回奏不要我去時着我父親去有伯顏帖木兒說他年紀小他的忠心爲皇帝空有這些人在沒個開口爲皇帝捨性命去是教他老子去次日差父親同內使入城十五日有也先同聖駕領人馬到於德勝門外土城朝裏將吳良陞都指揮阮曠陞內官父親陞正千戶差同鴻臚寺卿趙榮

紀錄彙編卷之十九

八

四百三十一

等齋送羊酒俱見聖駕前說話奉聖旨家裏怎麼沒大官人出來也先問這個都是甚麼職事爺爺回說這箇都是小官人有季鐸說是中書舍人也先亦說大臣怎麼不出來接皇帝進去養狗還認得主人我把皇帝送到門口都不來接皇帝進去有聖旨你每都回去到家裏說教大臣每出來見太師接我進去當時趙榮等就回有也先怪惱不待回報就同聖駕出土城往北行也先傳說但是跟皇帝身邊閒雜人都教他進城去當日盡陸續進城至晚駕在猪房宿歇十六日早也先起營傳說教皇帝起馬有太監喜寧同忠勇伯把台等跟隨

也先前去不知那裏下營止有袁彬同銘二人隨
聖駕當日早起營有袁彬放聲哭說罷了我家裏母
年老無人侍養怎麼好銘勸哥不必煩惱你如草
木沙土一般有什麼打緊 爺爺的金身在這裏只
管收拾備馬馱行李銘說沒人牽這馱馱馬奏說問
達子討一兩箇被虜的小廝牽馱馱馬奉 聖旨是
問達子討時間達子銘安討得被虜人漢小廝兩箇
牽馬就起營往西行着銘在左右手下籠馬並行過
溝澗山崖是銘下馬扶持 聖駕過到平地上馬依
舊籠馬並行夜晚到於小村駐扎有銘將馱馱卸

紀錄彙編卷之十九

九

搭了帳房尋取馬草回還奉 聖旨哈銘你去尋馬
草去了你不在時我教袁彬去尋水來我吃被達子
名敏安說他逃走將袁彬打了幾刀背將銀一條十
兩與了他次日收拾往西行奉 聖旨你去尋大師
在那裏教喜太監來說話至卯時見人馬一字擺着
往西行是銘見來得勢重想必是也先夾馬緊走有
也先差伯顏帖木兒同弟大同王太監喜寧忠勇伯
把台等前來銘傳說 爺爺着我來叫太監說話有
伯顏帖木兒等同太監親見 聖駕奏說太師誠心
送 皇帝來到你的城門前你的家裏兄弟做了皇

帝你的臣宰悖了你的恩不肯出來認你接你進去
做皇帝因此太師領人馬回了太師說道待到陽和
城裏那裏着使臣送皇帝順大路往居庸關上回去着
皇帝寬心不要見了京城想 娘娘憂戚出病來
有些好反到壞了我的名頭等語到於易州夜晚住
歇使劉婆兒取水做飯進畢又煮肉帶將皮袋防備
爺爺充饑次日過關銘奏說到大同有我的親戚
在 爺爺教我去時我進城去奉 聖旨哈銘你怎
麼捨得撇了我去銘回奏 爺爺不着我去時至死
粉骨碎身也不敢去夜晚到關外歇了至五更有喜

紀錄彙編卷之十九

十

太監聲叫 上位在那里有銘與袁彬把台聽應說
在這裏有喜太監放聲大哭罷了有我家人伴當將
我的馱馱行李盡行拐去了是銘請 聖駕起收拾
前行二日到陽和有達子遇見打柴草使車的人都
殺了將柴草車輛都搶了有喜寧同把台及也先弟
大同王言說太師說到陽和往大路上要差使臣送
皇帝回往居庸關進去來如今把打柴草的人都
殺了車牛搶了怎麼差人送去有忠勇伯說謂這裏
中不差人送 皇帝去還到營裏差使臣到朝裏討
得使臣來接 皇帝回去纔是禮這等就差人送去

也輕易了因此次日往西北出陽和後口夜晚下雪銘等將雪撥開搭帳房歇子一夜次日往北行猶兒莊裏邊歇一夜出大邊牆次日往即寧海子東岸行二日至達子營夜晚銘等搭帳房了有原搶漢人逃走達子拏出要殺銘因此勸達了舞手將刀要砍聖駕看見奉 聖旨哈銘你進來罷銘回奏 爺爺不妨事且過一夜起營往西北行至地名小黃河東到於伯顏帖木兒家小營內有伯顏帖木兒的妻何搭刺哈荒忙令使女搭瓊帳請 聖駕住歇佳飯進膳住了幾日那營往西行住扎後十一月十一日遇

紀錄彙編卷之十九

十一

聖節有也先親來與 爺爺上壽進黃蟒龍貂鼠皮襖殺馬做筵席計議差人討使臣奉 聖旨就差人受送去罷不必討使臣後太監喜寧與忠勇伯把台說都是袁彬這廝每年紀小想家裏撥置 皇帝將這廝每都殺了銘說與袁彬有袁彬慌了哀奏奉 聖旨哈銘你去與太監說不干袁彬事是銘傳奉 聖旨饒了後差使臣計安蘇斌等赴京奏討使臣到宣府地方盡行殺了後起營往西行到於地名牛頭山後又那營到地名關上奉 聖旨袁彬哈銘到家俱陞千戶銘等叩頭謝 恩外有 爺爺思想水吃

天道寒冷冰凍無水着銘尋水直去尋得向陽煖泉將水打開取水進 上又行營到於八寶山大青山沈塔處太監喜寧來與 爺爺計議要和也先領人馬請 爺爺同去到甘州教劉馬太監毛忠都督等接了 爺爺將一帶人馬收拾奪了陝西 爺爺坐了去取南京等語後太監去後是銘奏說天道寒冷着不得馬凍了頭臉手脚時到那裏他也不肯出來迎接奉 聖旨是當時就差銘你將這話對伯顏帖木兒說着與太師說去便去到那里他也不認後太監說都是哈銘這廝每打攪把這廝每都殺了纔没人

紀錄彙編卷之十九

十二

打攪是銘見天道寒冷與伯顏帖木兒討車一輛駱駝一隻但行營 爺爺坐車內將貓皮褥禪坐遮蓋後又差使臣張能等來京取討使臣不回臘月內有伯顏帖木兒親領人馬同大同王等眾頭目往寧夏高橋兒一帶搶掠去了有李鐸喜寧帶去使臣段足衣服等物被伯顏帖木兒家人達子強分用了有喜寧來說多人的東西被他分用了 爺爺着哈銘去與他娘子說追究出來與他每太監去後是銘回奏 爺爺不中他各人俱用了去虎口奪食去一般我每如今見在困中就與娘子說了討出來時他各人

拏去了達子每不和我每致怨袁彬說 爺爺使你
 不動你強 爺爺因恠怒將銘打了幾下銘啼哭了
 進櫃帳與 爺爺磕頭 爺爺說我打你你怎麼又
 來磕頭銘回奏我撇了父母兄弟家道只為 爺爺
 上來如何不磕頭後伯顏帖木兒妻知覺將家人分
 散段子等物一一追出送到 聖駕前後太監喜寧
 得知都來一一討去了 爺爺謂哈銘曰你前番強
 到強得是今果然都來拏去了至正月初一日 爺
 爺燒表告 天燒表已畢有也先差人來請 聖駕
 到於地名斷頭山營裏做年同妻并大小頭目遞皮
 紀錄彙編卷之十九 十三

條慶賀本月內 聖駕賞銘網巾一頂金圈一付奉
 聖旨哈銘這圈兒你不要使了叩頭謝 恩二月
 內在於地名東勝州地方 爺爺差銘往太監喜寧
 處看太監做甚麼銘到太監處太監問銘那裏來銘
 回說 爺爺教我來看老爹來問 爺爺說甚麼銘
 說 爺爺說差去家眾人去的人不來沒箇信怎麼
 好幾時得回去太監說差去的人家裏不放來銘說
 家裏不說有 爺爺只說老爺在這裏如今差了人
 到家裏也不信如今只得老爹到邊上纔得箇虛實
 好互太監說我如今要去時也先太師也不肯着我

正統臨戎錄

去銘說老爺為 爺爺上來 爺爺教老爹去太師
 不肯留你老爹不要到朝裏只到邊上今見有季鐸
 帶來送賞賜的高旺李成在這裏老爹帶一箇去討
 了達子使臣到邊上打發他進京去討了信息回來
 老爹肯去時我如今回去 爺爺上奏央伯顏帖木
 兒特知院轉與太師說銘當時回去將前情一一奏
 說 爺爺說道你先去與伯顏帖木兒處說我就來
 與他說話當時有伯顏帖木兒同妻出櫃帳迎接到
 帳內 爺爺將前情對伯顏帖木兒說有伯顏帖木
 兒回奏 皇帝着太監去時太師怎麼留他他是
 紀錄彙編卷之十九 十四

皇帝的人他是誰的狗 皇帝着他去他怎麼敢不
 去 皇帝着我去時我也只得去哈銘你今日拏下
 馬明日我同你兩箇早去太師跟前說當時 聖駕
 回次日伯顏帖木兒同銘到太師處說前情富有太
 師叫喜太監說 皇帝着你去送使臣到邊上去你
 去不去太監回說太師要差人着我去時我去太師
 說道你願去時我不留你你不願去時不強教你去
 有些好互時你也不要怨我太監說道我去銘當時
 回還奏說今有大師着伯顏帖木兒差人和太監去
 我每這裏伏侍 爺爺的也着一箇人去奉 聖旨

哈銘着那箇去銘回奏着高旺去銘當與高旺說你有年紀了走過世路你到邊上着家裏事情如今這裏凡事都是太監主張沒他時我每纔好說話你到邊上仔細小心自討分曉再三囑他去有伯顏帖木兒當時就差那哈赤同太監去有太監在 爺爺攬帳內歇了一夜次日早奉 聖旨差袁彬哈銘兩箇去送銘等送至東南二三十里回還時落微雨奉 聖旨哈銘袁彬你兩箇知道麼銘等回奏不知 爺爺說這雨不是好雨喜寧這去不好這兩是洗屍的雨後過五七日有達子傳說去的太監口子上拏了

紀錄彙編卷之十九

十五

爺爺不信恠那說的達子又過三兩日是以有太監家人北京奴走回說太監到在此於野狐嶺住扎有高旺到邊與墩臺上軍人答話往來設計罷野狐嶺臺上放砲將太監并家人猛充都拏了北京奴脫走回了 爺爺差去使臣那哈赤北京奴回奏地的元刺馬乏了去換馬我每先到關上拏了太監他纔到因此走回了 爺爺說喜寧這去不好這兩是洗屍的雨果然後太監無了差銘也先處往來說話纔的自任聽信又於本月內有也先親自來帳殿望看言說 皇帝日頭出至日頭落處往來的人多吃了

皇帝的鹽米茶飯許多的臣宰聽見前番宮裏 皇帝領出米大小四十萬人天地的恠怒上 皇帝上都不得濟你如今只得了哈銘的濟了你的饑飽冷熱他不說我每怎麼的知道他和你的身口一般我兩箇坐着不得他我說的你也不知道你說的我也不知道我有箇比論 皇帝上說哈銘你不要怕你說是我說的話一日一朝 皇帝也爲自家人烟上與及人兩箇相爭落在及人手裏止則有本他國一箇人做伴一日天意回了 皇帝不得回他本國坐了 皇帝位兒還管他的人烟那時止得了這箇人

紀錄彙編卷之十九

十六

的濟做了 皇帝時把這箇人忘了他不尋這箇人也不擡舉他十分虧了這箇人的心一日 皇帝早朝多官衆會聞這箇人把一隻手擡起伸出一箇指頭來 皇帝在金臺上坐着說道那兩箇人是甚麼人拏了有這箇人回說彼時只有我一箇人來後 皇帝與了他官做了 皇帝你若回朝時天可憐見你的洪福大 皇帝位子坐時把哈銘不要忘了好生擡舉 皇帝回說官人說的是我不忘了我擡舉他也先說這每便好也先又說 皇帝你没下飯我送四十隻大羊來令頭目字來進羊四十隻後行營

有被虜女人大小怨哭煩惱一日銘與袁彬及達子也先帖木兒等同在 爺爺前奏說吃金一心願忠朝廷若 駕有好歹時銘等務要奉金身歸 朝廷如銘等有好歹時亦願 爺爺深埋着不要觸汗天地使鴉鳥殘吃又三月內大同邊上也先太師發去哨馬捉來的漢人送至 御前審問說有石總兵領人馬巡邊見在大同住扎也先會同大小頭目計議差賽刊王等領三千哨馬在大同地方晝夜好生巡哨着如今青草還少馬又不得馬飽待馬飽時就同皇帝多衆人馬到大同和他答話他若接了 皇

紀錄彙編卷之十九

十七

古

帝去罷他若不接 皇帝圍在大同不要放他出去後石總兵領人馬回往鴈門關進也先弟知覺領三千人馬直追殺至代州搶掠回了也先聽得石總兵脫了要將弟以軍法殺斬衆頭目再三哀告饒了後四月內行營間銘奏說 爺爺怎麼好幾時得家去 爺爺說如今不得回去我若得回去便去逍遙府也去坐去銘不思啼哭回奏 爺爺爲天下出來不曾來打圍看景怎麼說去逍遙府坐皆是天意未回 爺爺寬心又於本月內在於豐州地方有伯顏帖木兒妻令使女阿失加問銘你每天道煖和夜晚燒

火做甚麼銘回說我每無甚麼做早煮肉吃就睡了我每五七人在一壇帳睡那地方燒火有使女說我每只見你壇帳上有火光只說道你每燒火後伯顏帖木兒妻等說道是 皇帝洪福光現後伯顏帖木兒不在奉 聖旨着銘和他娘子說特知院來家着方便說送我每回去罷有伯顏帖木兒妻阿撻刺阿哈言說 皇帝上去奏我是箇女人我的言語到得那裏我的官人洗手時遞着揩手的手帕時好歹也說得一句話後伯顏帖木兒放鷹得了一箇野雞回來將酒一瓶來 爺爺壇帳裏進叫銘 皇帝

紀錄彙編卷之十九

十八

古

上奏我今日放鷹得了一箇野雞我若得兩箇特進一箇來我得了一箇我自家特來 皇帝上進酒散悶進酒間又叫銘說道我有比喻你 皇帝上奏大海裏水潮時一箇大魚隨朝水落在淺水灘裏大海裏的魚怎麼在淺水裏住得這箇魚急了還要歸大海裏去潮水時候不到怎麼得到淺水根前潮水時候到時接着淺水這箇魚還歸大海裏去了 皇帝你寬心你不要心急你得時候到了時留不住自然回去了好歹見 娘娘你心懣憂出病來有些好歹没人替你 皇帝寬心五月內送銘伴送李成齋勅

到大同銘復回隨侍在于金山差銘又來大同討信
 回還復奏次日早奉 聖旨哈銘你知道銘叩首回
 奏不知道你昨夜一隻手壓在我胸前我不曾推下
 你的去直待你醒了翻身擡下去是你爲我辛苦困
 了不知道漢時光武皇帝與嚴子陵同宿嚴子陵脚
 壓在光武皇帝身上也只等他自翻身擡下去你到
 比他一般銘回奏該萬死奉 聖旨到家與你都指
 揮做欽此叩頭謝 恩外有伯顏帖木兒同也先在
 下水海子一帶住扎被墩上瞭高官軍偷馬打攪要
 將墩臺圍困砲倒將人殺害是銘再三也先處哀告

紀錄彙編卷之十九 元錄

如今要差人往來和好今將墩臺砲倒時 大明皇
 帝一發不信有講和之意只可奏 皇帝寫 勅書
 叫墩上人下來齋 勅往各邊城裏去曉諭是好也
 先聽允就差伯顏帖木兒刺來參政等同銘齋 爺
 爺勅書到于各墩曉諭了後忽遇驟雨一陣霹靂一
 聲伯顏帖木兒等懼怕次日就領人馬回本營了六
 月內也先哨馬于分嶺墩捉獲夜不收李貴到于金
 山也先處隨差使臣送至 御前審問情由仍差銘
 伴送李貴到于大同放進入城銘與總兵等官答應
 話又到山陰轉帶夜不收王智同見 聖駕當日又

見也先有王智親說如今朝裏說沒有 皇帝說有
 也不信若信有 皇帝時送 皇帝到大同總兵等
 官見了纔信次日也先差伯顏帖木兒等自領人馬
 同 聖駕到大同見得大同說計請 駕衆達子知
 計將銘恠怒要殺伯顏帖木兒言說 皇帝把你當
 眼目心腹一般你往來兩日與城裏人說話你和他
 一心害我每若養狗時也認得主人銘回說我並不知
 道當有也先弟賽利王說我的人先時趕他城裏的
 人往東邊小門裏進去城樓上放下閘板把我的人
 擊了我和你說你也不信又有李來勸說是哈銘不

紀錄彙編卷之十九 元錄

知道你也不要恠他有伯顏帖木兒言說我每若進
 去中了他的計只爭一分不曾落在狗口裏死了銘
 方存命衆達子知計復回銘奏要差使臣往北京去
 奉 欽依着誰去銘回奏銘自去奉 聖旨是你去
 欽此銘又奏央伯顏帖木兒太師上說討使臣奉
 聖旨是當時就與伯顏帖木兒說前情依從行至關
 山東北地名失把兒禿次日早同伯顏帖木兒到也
 先處有也先太師在于地名九十九箇海子放鷹銘
 見也先言說 上皇帝差我來那顏上說差使臣往
 大明皇帝上取討使臣來見那顏接我回去那顏

的鈞旨知道大師言說我與衆頭目每計較就叫伯顏帖木兒如今這事怎麼說伯顏帖木兒回說那顏和衆頭目每計較差使臣我每

紀錄彙編卷之十九

十一

二百三

皇帝上說銘去大同迎接使臣聽見那顏的忠心這每呵使臣來的也喜歡也先又問你見了 皇帝也曾銘回說不曾見 皇帝也先說 皇帝爲你去了憂出病來快着人伴送哈銘去見 皇帝喜歡着當時着人送銘見 駕奉 聖旨那箇來了銘回奏楊善王息來了脫脫不花王處有趙榮湯胤勳去了 爺爺說楊善王息是舊人十分歡喜及問家裏詳細銘又歇一夜將總兵官郭登所說言語奏知奉 聖旨是銘當又將母親所製進白絹汗衫一件白絹底

衣一件進 爺爺穿用了次日伯顏帖木兒差那哈赤同銘又回到大同迎接使臣楊善等俱見也先也先見了楊善等十分喜歡以禮相待初五日聚會約在初八日送駕銘又奉 聖旨差與也先說送我回時往宣府路上去近便若差人去報喜時着來宣府迎接有也先說道你回去 皇帝上奏我誠心只要送 皇帝回去隨 皇帝往那裏去我這裏差大使臣送去銘回奏畢果於初八日也先送 爺爺上馬會大小頭目殺牛馬做筵席請 聖駕動樂吹唱同妻及衆頭目每行禮進酒進鞍馬貂鼠皮襖弓箭

紀錄彙編卷之十九

十二

二百四

送行行一里之上有也先弟賽刊王亦領衆頭目打野盤進酒行禮又與 爺爺送行有伯顏帖木兒自備全副鞍馬弓箭撒袋貂鼠皮襖與 爺爺送行 聖駕上馬初九日晚行至野狐嶺西北差銘同達子一名往宣府報喜夜至三更到萬全城邊聲叫 爺爺分付說社稷爲重虜情多有謫詐總兵等官不必遠接只差官軍齋捧羊酒出關迎接管待送來的達子頭目每總兵等官聽說口稱 明主萬歲望西北叩頭銘當時回至野狐嶺歇了次日早出野狐嶺往西北恭遇 聖駕銘回奏前情 爺爺十分歡喜當

有總兵等官差官齎捧羊酒出境迎接有伯顏帖木兒等送至野狐嶺帳房內進酒畢伯顏帖木兒將多人趕出遠站着銘 皇帝上奏說道彼時你領人馬出來時爲你的天下看你的邊城出來天地恠怒上落在我每太師的手裏我每太師與衆頭目計議天没曾着 大明皇帝死 每怎麼害他死我每太師順天意好生敬重着我每伏侍了 皇帝一年今日天可憐見 皇帝回去今日你兄弟在家做了皇帝皇帝位子是你的你到家不要怕大小臣宰每說我爲天下爲邊城領人馬出去來天地恠怒上我每落

紀錄彙編卷之十九

三

在人的手裏天可憐見我今日回來了緣皇帝的位子是我的你還要你的 皇帝位子坐今我伏侍你一年太師今日着我送 皇帝來我這等心裏的話奏在 皇帝心裏知道我每這裏怎保得長勝長太平比先漢王與霸王兩箇爭皇帝天下霸王與漢王殺七十二遭後天可憐見漢王一遭殺了霸王就得天下做了皇帝你若回家去坐了皇帝位時就是我的主人一般我這裏有些好反我便表投你話畢 爺爺出帳房宣銘跟我來銘回奏馬不在奉 聖旨就將我的從馬來跟至東北令銘拏馬劉婆兒跟來

後令劉婆兒拏馬候 聖旨又宣銘 聖面向西南銘跪在地奉 聖旨哈銘這大事都是你成了功勞是你的到家教你做大官人欽此叩頭謝 恩外 聖駕行有送來衆達子進馬楊善曰叫 上位行了罷奉 聖旨說他都在地上跪着進馬怎麼行得後行至野狐嶺口邊有伯顏帖木兒俺克太平章同楊善忠勇伯站在東南邊銘奏說 爺爺今有伯顏帖木兒伏侍 爺爺一年送到這裏了 爺爺把馬帶回來說一聲奉 聖旨是着哈銘與說多定害生受你我進口去有伯顏帖木兒聞 聖旨放聲大哭我

紀錄彙編卷之十九

三

說道我的 皇帝今日進去了再幾時得見後進關伯顏帖木兒回了 爺爺數里聽得後馬響官軍驚疑奉 聖旨着哈看甚麼人銘回奏鎖那俺帶領達子數十人緊走馬前來有鎖那俺奏說 皇帝的洪福特知院回去放開圍場得了箇野牲就差我這幾箇人來 皇帝上進就將鎖那俺等帶隨 聖駕至晚引於萬全右衛教場官廳內安歇次日到于宣府住歇一日擺宴有少監郭敏進膳將膳桌上的吃食等物奉 聖旨哈銘分與鎖那俺等拏去與伯顏帖木兒特知院俺克平章有總兵官朱謙萬全都司都

指揮董斌在於 御前答應管理賞賜給賞外夷畢
奉 聖旨哈銘選達子的數內好的頭樣五九馬編
成天字號進與娘娘選四九編成地字號與景泰皇
帝選三九與 東宮選畢奉 聖旨哈銘你來我有
一件事和你計較今張四征南回來在家我賞匹馬
與他中不中銘回奏 爺爺好一發賞與他一對奉
聖旨誰帶去與他銘回奏今有原跟他的頭目米
六見做使臣來這裏就着他帶去到家與他奉 聖
旨是就選青白馬二匹與米六帶去在宣府住一日
早銘請 聖駕起奉 聖旨哈銘去請使臣達子刺

紀錄彙編卷之十九

三

來等起馬行至雞鳴山遇見家裏差來太監夏時在
彼搭帳殿預備接 聖駕請 聖駕下馬進膳畢起
馬又見內臣迎接遇見 聖駕放聲啼哭奉 聖旨
哈銘先去前頭懷來看怎麼迎接銘到懷來西關見
搭帳殿膳房尚膳監光祿寺叅將楊信率領人馬迎
接銘當時回奏至晚 聖駕到懷來歇一夜次日早
起馬到居庸關巡關御史王洪等迎接到館驛進膳
畢當時起馬八月十五日行至唐家嶺學士商輅等
馬一匹進晚膳奉 聖旨哈銘來叫內官內使打點
家去的東西將我的鋪蓋靴子與哈銘拏去家裏與

子孫作古銘領畢叩頭謝 恩外次日早奉 聖旨
着哈銘你去趕上馬分付在東華門外光祿寺一帶
擺着當時回至清河候 駕進早膳回奏畢起馬到
於德勝門土城教場門外總兵官石亨張四楊洪少
保于謙朝見叩頭入東教場門奉 聖旨宣張四馬
上說話 聖駕到安定門在甕城廟裏換袍服宣銘
你去家好生擺着馬銘回奏去不得家裏十分緊奉
聖旨既去不得罷你去上馬我升轎隨至東安門
外 爺爺進東門銘奏說去鴻臚寺報名而退次日
朝見本月二十六日太監興安傳奉 聖旨哈銘陞

紀錄彙編卷之十九

三

一級校尉袁彬陞試百戶欽此陞銘實授所鎮撫
天順元年正月十七日 爺爺復登寶位陞銘錦衣
衛指揮僉事天順五年七月初二日擒殺反賊曹欽
等有功八月十二日陞錦衣衛指揮同知成化二年
正月征勦荆襄反賊劉千斤等當先斬首有功成化
三年九月十三日陞指揮使遇蒙成化二十三年九
月初六日詔書恩與實授指揮使本年十一月內具
本陳情蒙兵部覆奏本月二十六日節該奉 聖旨
楊銘既有虜廷隨侍功勞職事不動欽此弘治四年
三月內具本陳情奏討加陞并世襲于本月二十三

日奉 聖旨該部看了來說續蒙兵部覆奏奉 聖旨楊銘既父子出使并隨侍 皇祖及節次殺賊有功比與其他傳陞的不同准世襲指揮使欽此

廣信府同知鄒 潘

推官方 重校正

臨江府推官袁長馭校正

上饒縣學教諭余學申對讀

湖州府後學吳仕日覆訂

紀錄彙編卷之十九終

紀錄彙編卷之十九

北征事蹟

（金聲玉振集）

（紀變）

錦衣衛掌衛事都指揮僉事臣袁彬謹

題為纂修事成化元年七月二十一日該太

保會昌侯孫繼宗等題

英宗皇帝車駕北征往還事蹟有錦衣衛都指

揮僉事袁彬一向隨侍必能詳知合無令其

開寫具題奉

聖旨是欽此欽遵本月二十二日臣將事蹟錄

寫欲送該館未敢擅便具題奉

聖旨是錄寫完了還封進欽此欽遵今將事蹟

北征事蹟

開坐謹題請

旨計開

正統十四年八月十五日臣在土木為回回

賽伏刺所虜十六日

皇上在雷家站高岡地上坐衆達子圍着是臣

遠觀認的是我

英宗皇帝臣叩頭哭

上問你是甚麼人臣說是校尉當奉

聖旨你不要說是校尉只說是原在家跟隨的

指揮又問你會寫字不會臣說會寫就令臣

左右隨侍容應本日奉

旨計珍珠六托九龍段子蟒龍金二百兩銀

四百兩賞也先着臣寫書與千戶梁貴回京

奏計十七日隨到宣府西城角答話城上放

短鎗不得近又轉到南門有

聖旨宣揚洪范廣朱謙羅亨信着開門接我城

上去城上人回說今日晚不敢開門這城池

軍馬是

爺爺的楊洪也出去了不在城裏星月上時隨

上渡宣府河臣下水控馬渡訖至二更時大雷

北征事蹟

雨就陣上震死也先所騎青白驃馬雨止

上令臣出帳房外窺視但見赤光罩定

御帳隨即奏知先是虜衆累謀欲害

上數見瑞應謀遂沮明日也先就來帳房前叩

頭致敬十八日

聖旨差喜寧回京奏討賞賜十九日早也先令

伯顏帖木得知院來進熟肉鋪蓋皮襖二

十日到大同東塘坡上

聖旨着寫書差力士張林到大同城裏有總兵

官劉安都督郭登都御史沈固將張林付斷

事司審問來歷是晚說差人出來答二十

一日早過西門答話

上又令忠勇伯到城下城中不信着臣自騎馬

到城下跪說我是寫字的校尉見有駕牌為

照我原籍是江西人這裏委的是

皇帝在土木時軍馬盡被也先殺散了下弔橋

放我進去臣入城見劉安郭登沈固霍瑄衆

官計議良久留臣在城劉安出城見

上慟哭

上問城裏有會說話的通事着一人出來劉安

北征集覽

三

說有通事指揮李讓奉

聖旨便着他出來劉安入城方遣臣出臣見

上又令臣入城取李指揮李指揮說我女兒許

與大同王對親如今不與他我若出去他定

殺了我臣扯住繫腰說

皇帝在門外你如何不去劉安又言我在

上前說過了你便去遂同李指揮出見

上得知院等言說我太師也先曾說我有甚麼

本事征伐南朝只是天着我

皇帝一會李指揮說官人你這說話有天理得

知院等到城下令臣於

上前索羊酒賞賜是日劉安等同大小官員出

城朝見及進羊酒等物

上問大同有多少錢糧劉安說有十四萬兩銀

子當令臣取銀一萬兩以五千兩賞也先五

千兩賞得知院等三人虜又索衆軍馬賞賜

上令臣再入城取銀五千兩散與衆達子二十

二日臣傳奉

聖旨討武進伯朱冕西寧侯宋瑛內官郭敬的

家財及三人的蟒龍衣服酒器盡都拿來賞

北征集覽

四

與也先城內衆指揮千百戶鞵衣服綵段來

賞與也先大小頭目又着擺筵席管待他至

晚離城西二十里駐蹕有夜不收楊總旗來

與臣說今夜有五箇夜不收來密請

爺爺石佛寺去待他尋不見時便乘間入城去

臣備奏知

上曰此危事使不得先在土木時不曾死我命

在

天若萬一不虞如何好遂不用其計二十三日

也先等說我每到貓兒莊外會議搬送

皇帝南歸是日晚到水盡頭指揮盛廣等送至銀三千兩二十四日送衣服二十六日送綵段羊酒蜜食二十七日到九十九箇海子二十八日下柳源縣二十九日到黑河三十日到八寶山九月十六日季鐸齋賞并聖母皇太后寄來貂裘胡帽衣服等件到營見上說初六日 郕王已即皇帝位又說文武百官奉 皇子三人中年長者一人爲東宮皇上令臣寫書三封一禱位於 郕王一問安於

太后一致意於百官絕也先地闊之心動景皇天倫之念

上看之甚喜當時祝

天本月十七日到斷頭山住五日也先每日進諸般熟野味二十二日又往北行二日也先會議復往南行一日也先號令著廝殺馬匹五更時分起營至暮駐扎二十八日到大同上至北門下郭登等朝服在月門裏設交床一把伺候叩頭

北征事蹟

上不肯下馬郭登潛令人伏城上欲放下月城開板虜覺之就擁上出門也先到大同東門邀城中頭目出見城中不從惟進羊酒諸物上親說與城上官軍這廝每說說不肯送我你每守祖宗的城池操練軍馬不可怠慢十月初一日至衆樂店內官喜寧說如今送爺爺從居庸關進去初三日至陽和討了牛羊酒初四日到紫荆關北空地駐扎有通事都指揮岳謙與臣說喜寧會說達達話說他前領哨馬進紫荆關去搶北京臣思喜寧頗知中國虛實今爲虜用恐其乘虛入關當以岳謙所說奏聞上曰只憑着天理去初五日喜寧領前哨進紫荆關北口初九日喜寧等燒毀紫荆關殺都御史孫祥初十日過易州至良鄉縣木縣里老人等進茶食果品羊酒十一日到蘆溝橋有果園醫官以果品來進上又令臣寫書三封奉

聖母皇太后及

御弟皇帝暨文武群臣通報虜情固守

社稷當差岳謙同那哈出到彰義門答話岳謙

為官軍殺了那哈出奔走回營與也先說他

南朝人也不認得殺了岳謙也先聽得當令

達子擺一字陣直至西直門

上御德勝門外空房內十二日臣送

上登土城答話有王復趙榮來進羊酒得知院

等說怎麼沒大頭目來接著你小官人出來

十五日

大率事

上令臣與得知院說哈銘會說達子話就帶回

去不要放他入城又宣喜寧三次不至是日

回至良鄉十六日到易州十七日到紫荆關

連日雨雪上下艱難十八日到渾河十九日

到蔚州二十一日到順聖川駐扎二十三日

往陽和後口到貓兒莊二十四日北行十一

月十六日到老營得知院妻率羊迎

上逾盃十七日宰馬做筵席在蘇武廟駐扎凡

四十日時天寒甚臣得宿寢傍每至中夜令

臣伏臥內以兩脇溫

上足

上時出帳房仰視天象或指示臣曰

天意有在我終當歸耳也先每二日進羊一隻

七日進牛一隻五日七日十日做筵席一次

逐日進牛乳馬乳又進窩兒帳房一頂差達

婦管起管下

上在行營或坐暖車或乘馬途中達子達婦遇

見皆於馬上叩頭隨路進野味并奶子也先

每宰馬設宴先奉

上酒就自彈虎撥思兒唱曲衆達臣齊聲和之

大率事

得知院大同王賽罕王跪奉

上酒至十二月初二三在老營起往來駐扎也

先并達子每夜見

上所御帳房上火起隱隱若黃龍交騰其上也

先欲以妹進

上竟却之初六日喜寧與也先議請

上往高橋兒寧夏去臣說如今天氣冷凍

爺爺如何去得遂不成行喜寧與也先說都是

校尉表彬撥置阻住將臣賺去蘆葦地內細

了欲開剝忠勇伯密令人走報

上令哈銘與也先說饒臣死方解皮條放了也
先等領達賊四散搶虜至月盡回營日期不
等

上緊令臣寫書差人回京與

御第皇帝并文武群臣以

祖宗社稷為重好生操練馬軍謹守城池不要

顧我景泰元年正月初一日

上自將白紙寫表宰羊一隻祝告

天地行十六拜禮至二月初一日也先請

上至其帳奉酒彈唱也先三妻皆出叩頭獻鐵

北征事蹟

九

脚皮四月二十二日

上以久無使臣往來喜寧又潛懷二意數教也

先擾邊於是令臣寫分諭本差人回京若為

喜寧申理者臣至也先處說

爺爺有旨要差總旗高登太監喜寧達子那哈

出回京也先依聽又密書喜寧謀叛情跡函

於木片內繫高登腿上令臣宣府與總兵等

官以計擒之及至野狐嶺高登與喜寧級於

城下密約城上至進湯時即發短鎗少頃短

鎗發達衆走散高登抱喜寧滾下濠中遂擒

入城那哈出走回營見

上說喜寧在野狐嶺被高登抱住滾下濠裏挪
入城內去了

上大喜說使兩下裏動干戈害人民都是這厮

如今拏了他邊上方得寧靖我南歸也可望

了五月內李實羅琦馬顯齋賞來與也先見

上本月內回京七月初三日哈銘來說也先會

議送

爺爺回朝要京裏着頭目來接就差哈銘請京

奏報二十七日哈銘同楊善至龍門地方接

北征事蹟

見八月初二日也先得知院等進馬匹貂鼠

銀鼠皮張也先得知院等及其妻妾俱送

上行約半日程也先下馬叩頭跪着解所帶弓

箭撤袋戰裙以進與衆達子羅拜伏地慟哭

辭去惟得知院領部下人馬直送至野狐嶺

又進馬匹齊叩頭拜別到宣府右衛城外官

廳住一夜宣府都督朱謙同男朱永帶領人

馬到右衛接見

上到宣府城外搭殿住二日十三日就着朱謙

設宴討綵段衣服等件賞達子那哈出等又

有商輅王謙許彬接到朝見畢後

上令臣宣許彬等到

上說為我家

祖宗社稷着恁官人每多費心憂念我如今幸

得回還到京時情願退居閒處你便寫書與

御弟皇帝知道十四日到雙泉鋪已夜其夜

上打點衣服以舊所服白綾中衣一件及也先

所獻戰裙 賜臣十五日至京入

南宮十六日早臣朝見二十五日蒙陞臣試

百戶天順元年正月十七日

八 七 宗 事 蹟

上復位十九日陞臣指揮僉事二十五日

欽賜第一所於澄清坊舊址向

上令內官監改造面陽本衛役夫千人又

賜銀三百兩綵段六表裏三月內臣娶妻

上命國舅孫顯宗主親及賜金三十兩銀二百

兩綵幣八表裏天順二年二月內臣生子賞

金二十兩銀一百兩綵幣六表裏又陸續賜

大紅織金紵絲蟒龍并各色織金留背衣服

繡春刀磁器等物

右題本臣在史館時已備載諸實錄頗加

損益潤色之及此又蒙表錦衣出示乃復
具錄垂後于以昭我

英皇之神功聖德感化醜虜而表錦衣之摠忠

效勞始終遭際皆曠古所未有信乎

天意之有在而非人力所可及也臣尹直謹識

七 征 事 蹟

北 征 事 蹟 終

虛菴奉使錄序

人有恒言皆曰氣節節義節義實有二義焉夫事變於前守而不易之謂節斷而不疑之謂義果而不屈之謂氣義節之本也氣節之助也苟有是義則其窮也其節愈堅而塞乎天地也以之苟無是義而徒倚於氣其不為勇而傷直而絞者鮮矣昔人易殺身之慷慨而難就

義之從容職由於此此氣節節義之所以有二義也歟虛菴先生少有英氣肆力問學講究古今於集義養氣之說醞釀久矣故一旦臨事遇變舉而措之譬諸輕車熟道駕以良驥而王良造父為之後先一息千里固其所也方

英宗之北狩也中外以苟安矣傳奉者倡富弼文天祥之選正以難富弼文天祥

之輩也先生慨然任之毅然處之甘風塵取沙漠脫虎口者屢入虎穴者再格犬羊面

天日視文山雖易而較之鄭公則已難矣此先生以義為節而輔之以氣者也其徃復也歷一事則書之乘一興則吟之許國之勤愛

君之篤宛然言表名奉使錄此亦古人紀行之常事也先生卒之明年乃即通政司知事貺厲序於予以俟梓行予於先生有同鄉同遊之雅而知先生也深故書之

成化丁未十月既望

賜進士奉直大夫翰林院侍讀學士經筵講官古渝江朝宗序

虛菴李公奉使錄

正統己巳夏毛刺脫卜花王

入師也先背逆

天道侵臨邊境警息日至時太

王振專權請

上出征地北吏部尚書王直及

小群臣極諫不

從是秋七月十六日

上躬率六軍起行往征虜罪直王大同

命平鄉伯領軍與虜戰敗績回至宣府八月十三

日過鷓鴣山遇寇

命鄭國公朱勇出戰亦敗十五日至土木地方也

先入馬四圍大戰大軍倒戈自相蹂躪虜寇大

肆殺戮邀留

上駕十六日邊報飛至奔潰回京者皆殘傷裸體

京師恐怖

太后命皇弟

鄭王堅國政九月初六日即

皇帝位大赦天下上

太上皇帝尊號改元景泰六年六月二十六日改

成瓦剌為頭知院差恭哈完者脫歡等五人質

番文赴京請和二十七日

上御文華殿文武大臣懇請差人往虜中議和迎

太上皇帝未允即時

上命太監興安傳旨要於大臣中改選如富弼文

天祥者遣之二十八日禮部以三品以上官具

名封進點差時李實任禮科都知事中

上命興安召實問其鄉貫實曰某京籍四川重慶

府合州人由壬戌科進士傳旨曰恁累進章

朝廷素知忠節

上欲遣使虜中如何實曰某雖才識不周適朝廷

多事之秋安敢辭諒亦不辱

君命興安欣然入內復

命以項欽奉

聖旨李實陞兵部右侍郎做正使羅綺陞右少卿

做副使馬顯陞指揮使做通事使馮勳與他去欽

此本日進本討馬正等物內開與也先相見之禮

及馬價歲幣八事等因奉

上旨李實所奏俱係與脫脫卜花王也先對面之辭

難以預度悉令正使李實臨機應變本上

欽改禮部右侍郎三十日給銀三十兩大紅織金孔

雀圓領玉帶一條紵絲衣一套

御馬監坐馬二疋帳房酒脯物七月初一日早筵

上御左順門召實等

面諭曰你晦去脫脫卜花王也兀那裏勤謹辦事好

生說話不要弱了國志領管運達可汗太師也先

毛刺知院

勅書三道及各人銀三百兩絲綵二十四表裏本日

同虜使叅政完者脫歡侍郎等五人共一十六

人啓行宿榆河驛

上命光祿寺官設席餞行初二日宿居庸關給價銀

命鎮守僉都御史王竑辨酒管使臣初三日宿懷

來衛令總兵官楊進管待初四日離懷來賦云

曉出懷來望北行西風涼吹馬蹄輕虜營迎復吾

皇駕會見生民享太平

本日過長安嶺賦云

盤旋層上長安嶺偏覺驅馳路轉餘遙憶

上皇經過日幾番回首望京華

過鵞窩堡十里之馬一疋宿荒初五日天曉忽有

達賊二十人各張弓弩一人仗劍而前衝入帳前

完者脫歡急與答話詢知可汗所差尚書阿魯述

等先送使臣平章皮兒馬黑麻赴京奏事在彼等

候阿魯述下馬作禮復送二十里而別賦云

胡騎長驅入帳來張弓仗劍怒如雷譯知兩國通

和好長嘯一聲作禮回

同日過雲州夜值雨赤城溫泉口四十里宿荒盜

去馬三疋初六日過獨石衛見也先人馬駝車運

糧有感賦云

道經獨石停征騎世事皆非實可傷守將肆貪營

第宅近臣徒力保邊疆人家已盡遭兵火倉庫猶

存助敵糧回看具封希

上旨用懲有罪表忠良

相離城北五里宿荒虜人喜悅歌曰歡飲乳酥其

夜盜去馬六疋至曉脫歡等追趕復獲射死三人

生擒三人審是宣府出哨健步各口五十放回過

萬里城甚有駝粟初七日過開平衛賦云

萬里窮荒極遠遊風涼露冷正高秋山行野宿渾

忘嶮腥飲糲食止解愁駝馬連營輸饋餉犬羊

夾道喜歌謳虜酋悔過重朝貢早奉

變輿復帝州

初八日宿興和衛東海子邊初九日過北只兒即

沙城又過小黃河牛頭山九十九海子聞河內出

鹽味苦宿昂棍峒兒初十日宿失刺薄充即也先

邊塞營中送下程羊二隻十一日到也先營中申

時分地名失八兒充及至營也先令田指揮名虎

刺亦議相見禮曰相見時賓立於右主立於左各

將上身微躬雙手向後然後各以右手抱彼之左

肩以左手抱彼之右脇緊摩背二三次是乃禮也

彼又曰滿都滿都則應曰滿都滿都即平安之謂

與也先并伊婦相見畢方令彼閱讀

勅書受賞賜序實坐於上副使次之也先坐於左伊

婦次之飲乳酪彈胡琴吹胡茄跪拜懇勸也先曰

大明皇帝因何差你悔來實答曰自太師父祖以來

至於今日朝貢朝廷三十余年亦使臣進馬往往
待以厚禮賜以重恩近因王振專權減了馬價太
師以故動兵拘留

太上皇帝聖駕搶掠人民殺害軍馬今瓦剌知院上

合天道下順人心奏知可汗稟知太師特念前好

同差參政完者脫歡賚文赴京以求和好因此差

我大臣賚送賞賜給與太師并可汗瓦剌知院以

全始終和好依舊遣使往來也先曰這事只因陳

友馬清馬雲小人是非所以動了軍馬小事兒

做成大事我的真心送

太上皇帝到京你悔不着大臣出城迎接我又着張

關係姚謙去奏又將他悔殺了因此上多多搶了

良鄉涿州一帶人馬實答曰太師既是送

駕軍馬不由關入漫山而來肆意搶掠不過假名送

駕耳朝廷不能無疑况又分兵各門廝殺姚謙張關

保既為使臣却引達達百余人各張弓矢遇敵亂

殺不知二人為使臣也先曰說的是又曰我後差

者盈下花六人赴京奏事何故不放回因此搶了

大同寧夏一帶人馬實者曰先因太師軍馬南侵
父被害者子為報讐言兄被害者弟為報讐言皆樂
為從軍今沿邊關口軍馬多者十餘萬少者六七
萬舉皆奮勇欲報君父之讐且軍士獲一首級即
得陞賞太師雖差使臣若無南使同行或被兀良
哈達子或守邊官軍殺了以圖陞賞又曰後又差
李貴我着人送至大同城東因何又不放回實者
曰近得夜不收報說哨至大同東邊離城八十里
見有殺死屍身四十五人拾得荷包一箇內有文
書一紙稱是太師差來奏事人既不存未審虛的
想是守邊軍士殺了并不見一人到

朝廷如參政完者脫歡等到京奏事重加賞賜豈待
筵席又差我晦同來兩國講和必資使臣以通其
情豈肯殺害自絕其路也先然之又曰我差太監
喜寧奏事何以殺了實者曰喜寧自幼累受

朝廷寵厚托為心腹令賞金帛迎取

太上皇帝却引太師人馬搶掠京城復寇寧夏

朝廷已將喜寧明正典刑凌遲三日為將來不忠之

戒也先喜寧言曰我亦知道又曰

大明皇帝自領軍馬與我廝殺落在我手裏殺入勸
我害他我再三不肯他是一朝人主我着特知曉
伯顏帖木兒早晚恭敬他不會忌慢你晦捉住我
留得到今日麼明日引你晦去見實者曰此是見
太師仁厚之心也先曰你晦來得好我正歡喜料
得你晦事務成就了若不來呵我晦七月十五上
馬又到北京也先把酒曰大人路上辛勤可勸數
盃飲畢出令平章尚書送壯馬一疋宰之為下程

十二日着頭目賚可汗并瓦剌知院勅書賞賜分
頭前去同日差平章人等引實者去三十里朝見
上皇同少卿羅綺指揮馬頭共進綺絲段四疋及
粳米魚肉棋炒燒酒等物實泣下行禮畢惟見校
尉袁彬余丁劉漢兒伏侍左右

上曰比先我出來非為遊獵乃為天下生靈躬率六
軍征討不意被留在此實是王振陳友馬清馬雲
所陷也先實意送我回京被喜寧引路先破紫荊
關擁至京城喜寧不肯送回後又送回亦被阻當

喜寧既凌遷了陳友不要饒他

上問

聖母今上安否實奏曰安及問舊臣道其姓名甚悉

上曰在此一年因何不差一人來接我回你悔與我

將得衣服靴帽來否實奏曰

陛下蒙塵大小群臣及天下軍民如失考妣虜中數

次走回人口有言見

陛下者有言未見陛下者言語不一况又四次差人

來迎俱無回報難必有無因此特差臣等來探虛

實不曾有衣服等物帶來

上曰你悔回去上覆

當今皇帝并內外群臣差人來迎我回若不來接取

也先說令人馬擾擾十年不休我一身因不足惜

天下生靈為重

上賜酒飯畢實詢知也先居無定在稱水草牧牛羊

殆盡移營每五日送羊一隻牛一隻進

上以為所食殊無米菜實奏曰臣有白米數斗進

上曰飲食小節怎與我整理大事

上令望帖木兒營中烹羊與伊婦把酒歡飲復面見

上皇奉命決議大事實奏曰上昔任用非人當引咎

自責忠言懇切

上嘉納之日暮深有不忍別之情欲留宿諸伴者促

歸歸宿也先營已三更又十三日也先殺羊馬備酒

相待令達達歌唱勸飲曰你悔來時心裏怕麼實

答曰自古敵國講和為上必命使臣以通兩國之

情中途有賊躬冒危險尚無所怕今到太師營中

便如一家何怕之有也先喜曰賽盈賽盈即善言

又曰有理的不怕無理的怕你悔認得

上曰可想他麼實答曰為臣盡忠為子盡孝君父

之恩豈可忘乎我悔之恩

上皇猶太師之思可汗耳也先曰既是思想何不取

面實答曰朝廷四次差人賫重金帛太師皆不發

今太師既肯着我悔奉迎回

朝廷自有厚禮給賞不輕也先曰

大明皇帝勅書內只說講和不曾說來接

大明皇帝留在這裏又做不得我悔皇帝是箇閑人

我這衰晦千載之後只圖箇好名兒你晦回去奏
知務差太監一二人老臣三五人來接我便差人
送去如今送去輕易你晦

皇帝了再不可言待酒畢送下程羊二隻十四日與
也先作辨備酒相餞曰如今我差一人你晦議一
人去大同調回大通王山西小黃河一帶人馬說
與大同宣府沿邊軍民可放出郊外收割田禾抹
打柴草我的人馬草也不動你的一苗來接
罵的人約在八月初五日實答曰差人不差人奏請

聖旨我晦豈敢約期也先曰若不差人來呵軍馬擾
邊又說我晦失信勉強與決也先差尚書王木兒
罕同少卿羅綺往大同調回人馬又差虜使右丞
把禿等二十七日共備馬四十三疋貂鼠皮五十
箇同實等赴京奏事進貢本日辨也先往辨

太上皇時伯顏帖木兒侍側上再三叮嚀迎復之事
惟恐來遲袖中出書三封令實晉面
上曰來時官服放在宣府便服隨身帶來路途遙遠
勿辭辛苦當以天下國家蒼生為念

賜酒飯令辨帖木兒仍同伊婦把酒曰大人回去着
人早來圍成大事我晦也要回去了實曰

皇帝在此多蒙恭敬奏知

朝廷賞勞送馬一隻復辨

上皇曰你晦回去上覆

聖母太后上覆

當今皇帝也先所欲者非要土地金幣惟欲奉龍九
龍并織金線段可着人早會來實領

命泣下辨出啓行至二十里宿荒送下程羊二隻十

五日宿失刺失薄充當夜三更起行十六日過續
麻嶺山下宿荒十七日過西陽河口入關至萬全
左衛食午飯宿宣府見軍民出郊採打柴草收割
黍粟人皆喜悅生意殊盛十八日會總兵官驗馬
造冊差人奏報仍宿宣府十九日過土水

上皇失利處宿懷來衛時在京運糧二萬石至遇
朝廷復差都御史楊善侍郎趙榮同虜使平章皮兒
馬黑麻同知哈丹等下番議和實將虜中與也先
應對之詞及一應事情并奉迎

上皇之禮備細說知使彼此無訛必全終始二十日
少卿羅騎同尚書土木罕至大同俱說大同王人
馬共六千七百時二千園朔州寺處今俱調回大
同軍民出郊採打柴草實別把禿等預先回京奏
事過居庸關遇長隨陳容賈

勅命實等將虜使騎坐馬匹留在懷來喂養先是已
將馬足并各人懸帶弓矢俱留宣府領

勅賞回過榆河驛宿朝房二十一日早復
命上御文華殿召實

問曰也先有甚麼說實悉陳前詞又曰

太上皇帝如何說實再拜奏曰上覆
陛下備陳

太上皇帝前旨無遺
上曰也先請和虛實如何實奏對曰臣入番境彼處

軍民人等舉皆喜悅夾道謳歌沿途乳酪勸臣等
飲之咸願和好蓋因彼處人馬相繼病死離家年

久論其和意似有成矣伏望
陛下處置

上曰一路辛勤驚恐賜銀三千貫羊一隻酒十瓶
命太監李三支華殿前右廊侍酒二十二日少卿
綺同右丞把禿等到京進貢朝

見二十三日把禿等奏討使臣
上不許五府六部上章請遣使奉迎亦不許二十五

日實進本其畧曰臣竊謂先差臣等實
勅非迎

上皇專為請和今已事完其欲差人迎復定約日期
出自也先之口臣特傳虜情伏望

陛下如群臣之請另差有能大臣迎復

上皇雖虜人變詐不測亦可塞彼無詞倘不差人失
約則直在彼而曲在我臣若不言恐後復用差人

僉曰臣實可差臣自揣遠期失約決不敢去若另
行差人亦不可去臣固不敢去人亦不可去則彼

此猜疑彼此猜疑則和議不成和議不成則
上皇終不可復干戈終不可息邊境終不可寧臣願

知虜情不避鉞鉞味死為
陛下備陳乞早賜

乾斷天下幸甚生民幸甚謹具奏聞伏候

聖旨當日奉

聖旨也先使臣明日回遼上揚善待揚善來再定奪

欽此二十二日把禿等回二十九日早到虜營見

也先揚善等本日晚到也先打圍未回揚善等入

月初二見也先初五日也先人等備酒餞

上行初六日發程初十日入野狐嶺十一日到萬全

左衛演武亭駐驛十二日宣府南城東十三日懷

來衛實奏本引證唐玄宗肅宗故事以

國簿奉迎自大明門而入

上發書二緘命中使陳友實回十四日遣使臣回京

詔文武群臣言避位之由十五日

詔文武群臣見朝見之禮當日有官至東安門外迎

上皇於東安門內下輦拜迎

上亦下輦有官隨至南城殿中

上陞坐石官行禮始終所行之事悉實言之無爽噫

上皇之所以回鑾杜稷之所以奠安臣無分寸之功

寓於其間特以紀之

本月二十日太監興安傳

旨遣李實同指揮使馬頭同虜使恭政刺來往虜中

賞勞也先人等二十一日

奏討官舍旗軍 辭等四十四員名時總兵官石亨

阻帶五軍三千等營旗軍有用非言毀謗者實任

朝厲聲面訐其非當日進本蒙

唯帶去二十八日司禮監會賞賜金銀珠翠及繡金

九龍蒼龍織金絳絲等物共裝二十六駝二十九日

上御左順門召實等

面諭曰你悔去也先說他好誠心送

大兄皇帝回京我十分歡喜差來使臣都重加宴賞

了又送賞賜與他可早回軍馬依舊遣使往來買

賣欽此賜銀二十兩絳絲二表裏大紅織金絳絲

衣服一套九月初三日早

辭領捧

勅書一十四道賜酒飯當日啓行宿榆河驛初四日

宿苦甯關初五日宿懷來衛初六初七宿宣府恭

政刺來等俱先回止令土土兒郎中等五人引路

初十日宿洪河十一日宿十八兒禿時也先差哨馬報說虜營反出兀良哈達子三百余人至夜知更轉箭人皆憂之十二日宿北只兒即冰城十三日遇虜人哨馬三千歡飲乳酪並要線段宿香山十四日也先差平章晚住寺迎接宰馬把酒索要線段以駱駝九隻獻賞賜宿小黃河賦云猾虜從來變詐多滿斟乳酪唱胡歌乞憐搖尾行虛禮饕餮餐無休可奈何

其日過牛頭山到也先營中地名開河寓西下營十七日也先聚大同王賽罕王特知院伯顏帖木兒人等也先曰南朝臣宰多如草芥如何不來又差大人來實答曰

大明皇帝因知大師敬重我特遣來賞賜實就將欽奉面諭聖旨及勅書易事理一一備細開諭曰太師能上順天道下合人心奉送

太上皇帝誠意并朝廷宴賞使臣兩國和好之禮也先喜曰自拜奔以來史書上有送皇帝還中國理否實答曰為大丈夫者然後能行大丈夫之事且

古至今南朝皇帝幸過北者亦罕我

太上皇帝遇太師邀留在此又能奉送回京真大丈夫之儀耳我朝自

大明皇帝及諸藩親王至於大小群臣舉皆歡喜今特賞重金帛不遠千里賞賜太師為此故也惟太師早回軍馬庶得彼此無疑全兩國始終和好永保名節傳之不朽不亦善乎也先曰

太上皇帝公為大明國土人民出征落在我手我順天道送還如何不要他做皇帝實答曰去歲

上皇在此我朝親王臣民奏請

太后懿旨謂

天位不可久虛生民不可無主特

命今上皇帝為百神之主萬民之尊布告天下四夷咸賓遂尊

太上皇帝尊號近迎回京極享富貴之福也先曰既是兩國和好便如魚水一般怎麼不買鉄鍋駝轡來着是這等計較不如不和的好斷殺的好實答曰太師久離家鄉部下人馬奔馳殆及三三

宜無思鄉之怨太師也要愛惜羽翼及早回軍兩國人民皆天之赤子古云殺人一萬自損三千自古敵國有盛有衰有隆有替皆係乎天是豈人力所致兩國和好不必言利買賣之事皆可行情也朝廷亦未嘗不以禮遇使臣也先曰我的軍馬退去大黃河過冬待差使臣回來看賞賜買賣如何送下程馬一隻牽之其夜賞送賞賜給與也先極有喜色相待但言珍珠碎小與伊妻點檢實至三更方回十八日送也先并伊妻公主綵段絹布酒菓寺物其日也先大聚頭目將大同王人等賞賜給畢議使臣赴京進貢說差八千余人實連日備說宣府沿邊一帶衛所車馬人夫應付不敷伯顏帖木兒曰既是和好怎麼怕人多若不往來買賣和好甚麼實曰便差八千人不過為使臣何足怕多但使臣所過去處必須下程酒飯應付車馬人夫未免擾人自太宗皇帝以來無事之日買賣使臣不過一二十人今兩國警敵方統和好却差八千人知院欵

大明皇帝罪及於我輩於心何安帖木兒曰大人所說有理待再計議歸宿營中賦云百感俱生正寂寥不堪風露路寒颯常思入觀趨天關每記歸程望斗杓禽獸同居恣穢汚豺狼無厭肆矜驕寄言平地封侯者不珍胡兒恨不銷二十日復議差五千人二十二日晚也先宿伊婦公主營中實送送黍菓之物與議差人之事也先喜甚曰小人兒每都來告說各處征進出氣力要他悔去如今和好不要他去買賣着我也難主張實曰兩國買賣止一次而已今特統通道路不得去者着下次輪流而去也先然之二十三日議頭日方差平章昆克等二千人赴京也先曰你漢兒人做賊會同諳裏常偷了賞賜實答曰我每到太師營中累偷了馬疋君子小人隨處有之伯顏帖木兒連日令人相請至途中見各營帳中半是擄掠中國男婦姿色極美虜人收為妻妾輒加筆楚喜則惜之見我輩無不踴泣何忍觀之賦云秦不豺狼不悔亦敢侵

六國肆為讐言誰家兒女使何處夫妻任剝收汲
水拾薪還執爨放羊牧馬更看牛胡言漢語相兼
說透體惟餘一弊來

其夜至帖木兒營送與紉絲等物烹羊備酒同伊
婦勸酒留宿二十五日仍備酒相餞本日也先宰
馬備酒餞行曰我差昂克平章海根大人去進貢
好生的賞賜去的使臣務要見

太上皇帝進馬就着他安否如何實曰

皇帝得知自有發落飲畢送馬二疋豹皮五張羊二
隻也先起營退回大黃河實上馬相辭同平章昂
克等啟行備平章哈者呵裏管中賦云

重捧龍章又束裝

白雲心願賞給還荒夢魂切切天朝還漢茫茫塞路

長十里漢人愁去國二千胡騎喜來王宮中

聖主與中運何日干戈珍暴強

二十七日宿忽克幅里溫與刺二十八日宿失刺

母連二十九日宿哈刺兀速不刺即多泉也先差

右丞相樞人等搜放使臣索要紉絲寶貝本其畧

曰臣思也先特假奉送

上皇之名欲遂胡俗失論之願肆為誇詆不可鏡照
伏望

皇上益振師旅益修邊備以逸待勞以誠應偽使虜
人自然感化而將心悅誠服矣臣本南人承北使
既不諳其言語又不耐其風霜雖然兩使虜中自
揣多不稱職無以副

皇上任用之盛意也默將機密屬情謹且本題取自
聖裁賞銀二千貫賜酒飯十月初九日戶兵二部推

舉憲職有風力者巡撫湖廣督運糧儲欽奉

聖旨李實迤北回還有功他又知彼處事情陸右都
御史便寫勅書與他去整理欽此十五日准給

誥命祖永恭父祥贈封資善大夫都察院右都御史

祖母史氏母柯氏妻熊氏皆

夫人實不勝感激
賦云

愚繆微臣荷

聖明計行言聽道斯行一門三代推恩感半載三遷
極寵榮不得事親惟事主未能調膳且調羹深仁

厚德無由報願掃風塵洗甲兵

十六日早

辭賜銀二十兩大紅紵絲織金臥麒麟衣服一套

面諭曰聽得湖廣地方賊情未寧恁去好生整理勤

謹辦事就領勅書賞銀一千與酒飯喫飲此賦云

使虜歸來謁未終

特恩寵擢撫湖湘霜威儼肅楚丹陛

天語從容出建章富弼有能與宋室魏徵無愧佐唐

王區區一點丹心杜願效涓埃各

聖皇

嗚呼我

國家不幸有此故實亦不幸有此幸雖兩使虜中不

敢辭其勞若論奉使者得其人或不得人寧若願

國家無事而不遣使之為愈哉是錄非大馬之勞售

人之知特叙其虜情併紀行程歲月云耳

虛庵李公奉使錄終

虛庵李公集

誥命

右都御史李公誥

奉

天承運

皇帝制曰為臣能勤於職務國家既有以褒崇之

而復推恩及其親者所以博本始而為天下為

父母者勸也爾李祥乃都察院右都御史實之

父積善毓慶致有賢子為國之用茲特封爾為

資善大夫都察院右都御史服此隆恩永綏祿

養益勤祇慎光我命詞欽哉

景泰二年御室六月十八日

夫人柯氏誥

奉

天承運

皇帝制曰朕惟人子之賢必本於父母之教故國

家於群臣之有勞績者則推恩以及其親所以

重尊倫而勵忠孝也爾都察院右都御史李實

母柯氏婦道母儀著于閨門篤生賢子顯庸于朝揆厥本原宜錫集命茲特封為夫人服此茂

恩益崇闡範尚迪爾嗣克諧厥終

景泰二年御至

六月十日

諭祭文

維景泰六年歲次乙亥十二月壬寅朔越十日丁巳

皇帝遣行人章表

賜祭于都察院右都御史李實母柯氏夫人
曰爾夙有家教于婦道篤生令子為國憲臣克效勞動良由爾訓嘗原所自進以榮封宜壽且康以永貴富胡遽於此奄忽備然特用推恩命營葬祭爾靈不昧尚其

欽承

聞喪祭文

維大明成化二十二年歲次丙午十月壬申朔十五日丙戌

皇帝遣四川布政使司左叅政唐震

諭祭于都察院右都御史李實曰卿以魁偉之器通達之材早撥賢科歷官禁近封駁務存乎國體招募克振乎兵威特進卿階使朔漢而能折虜以大義迨遷都憲撫荆襄而有平賊之膺公旋罹忌讒遂言休退猶期復用乎老成胡遽永遠於泉壤忽聞訃至良切悼傷追念賢勞可無褒恤爰命有司為營葬祭卿靈有之尚其歆服

下葬祭文

維大明成化二十三年歲次丁未四月庚午朔二十九日戊戌

皇帝遣四川布政使司左叅政唐震

諭祭于都察院右都御史李實曰國之蓋臣遽焉云逝奄臨窀穸良增慨歎特茲遣祭以表始終靈其不寐尚克享之

蜀府祭文

維大明成化二十二年歲次丙午八月癸酉

朔十六日戊子

蜀王遣正千戶黃嵩

諭祭于都察院右都御史李實之靈

曰半資磊落才邁等夷早登金榜遭際

明時給事黃門荐陞都憲振肅紀綱輿論無間

欽承

帝命歷撫大藩揚清激濁立懦廉頑功成知幾威

羊身退托迹林泉陸沉養晦當道推轂再入

承明正宜擢用舒發葆英胡為來歸竟遠人世

當守

恩錫以莖祭進退有節存沒無虧仕者若此亦

世罕稀計聞遐迹孰不憫惻茲特遣奠用旌

舊德尚

享

所述文集奏議及

誥敕俱毀於回祿無存

虛庵李公附錄

贈李黃門序

正統十年冬

朝廷以給事中朝夕侍左右氣體之所移養辭命所

由出納

國之大事得以參焉

朝政之闕遺百司之功過得以言焉其所繫如此可

輕畀哉於是

詔吏部必人物豐偉語言正當行止端莊才識優長

者然後任之而今之士長於此皆短於彼求必如

詔命蓋亦甚難其人故選於眾中得同年友四川李

君實一人焉蓋極一時之選也

命下之日在廷大小之臣莫不謂得人賀而監察御

史陳君介為求言以張之予曰予史官也古之稱

良史者不虛美李君雖足應

詔而未見其實可虛美乎故達達而未執筆者久之

及是君出鎮兩淮毅然以廉公自持雖時之聲勢

隆赫者亦無所顧避章疏凡數上皆時政之大者

其言侃侃足以拾遺補過信乎其能稱前

言而舉廢官也子曰是可賀矣乃告之曰凡人有所為

者恒患失之過有初者恒患挫於終失之過非弘

挫於終非殺任重道遠者所不為也李君以有為

之資膺能言之選居得言之任而又當可言之時

吾特患其為之過也蓋古之能言者一言一藥皆

足以救時其或為時齟齬亦確乎其不變然則李

君宜亦擇其當言者言之不以齟齬少變其初則

人將謂李君弘毅君子也患難不移也為所當為

也大任之來不可辭矣

賜進士及第翰林脩撰吉水劉儼 景泰元年正月

聖朝體理天下圖惟治道稽古建官大小相維極其

詳備內外防範尤甚精嚴若青門給事上以出納

集命下以綜理事機誠庶務之綱維百司之樞要也故

朝廷於銓選之際尤甚簡其人焉苟非有傑特之才

超卓之具焉足以膺斯任今禮科都給事合陽李

公孟誠由正統壬戌進士逮今乙丑適給事員缺

公以人物豐備儀度顯昂超邁不羣才學兼茂獲

與茲選蒞事之際敷奏詳明封駁嚴謹獻可替否

啓沃彌綸夙興夜寐敷陳專

主庇民之術議論辯給文章雄贍卓乎非流輩所及

是以謀行計從而才猷已著內外和悅而名譽已

彰故特於己巳之冬

欽奉命掌科事益殫心力鞠躬盡瘁整展宏才遠

畧雖處於衆人而賢於衆人簡在

帝心眷注尤非昔比矣今年夏五月陞本科都給事

上既付托之隆下亦深協輿論蓋孟誠爵位增崇而

謙冲愈下聲光益著而退避不逞予以見其賢於

人遠矣禮部屬司羣僚謂予請曰君之善行人固

咸知某等知之尤悉欲往趨賀願乞一言以彰其

美予維孟誠鍾西蜀山川之秀負英敏獨儻之資

際遇

明時得行其志居黃門而人皆器重其剛致於通顯

也必矣予維老髦猶能拭目觀其膺不次之擢以

大展其施設而黼黻治道于

方今也姑書此為贈以俟

崇祿大夫太子大傅禮部尚書毘陵胡濙 景元年六月

贈李公孟誠陞右都御史序

西蜀李公孟誠以正統壬戌進士拜禮部給事中

三載遷都給事中論事切直得諫臣體識者以重

器目之方胡虜犯順

上皇北狩朝廷議遣大將提重兵問罪虜庭虜聞恐

懼間遣其親信叩關請罪議者欲發使探其意公

謂非孟誠弗可因夫薦之

聖天子素知其可用遂授嘉議大夫禮部右侍郎以

行孟誠至召其酋長數以悖逆之罪且具言

今天子神聖將士用命人人有敵愾志於是虜衆始

曉然知禍福所在即謀率衆奉

上皇還京自是群醜潰散邊城解嚴民得安堵如故

是雖

上皇威德所致蓋亦孟誠善宣播之力也孟誠九再

往返了無難色詞嚴義正甚為虜人所憚可謂充

稱使命者矣茲以湖南邊境未靖

上復命孟誠往鎮撫之進授資善大夫都察院右都

御史其舊所同寅諸公相與徵言為贈維所貴乎

士君子者以其善養吾浩然之氣充之則塞乎天

地貫乎金石彼夷狄人類有不足言者孟誠夙負

剛介一旦見用其道之行若此固非善養浩然之

氣者有所不能是可嘉已雖然道既行於夷狄則

行於中土可知孟誠去是刑不必嚴法不必峻吾

知吏畏安懷自有不言而諭者矧當

朝家簡賢致理之日若孟誠者寧能久勞於外而無

前席之遇乎予之所望在孟誠者惟欲持其志無

暴其氣斯善矣幸相與勉之

賜進士及第翰林院學士時安商格 景元年十月

贈都憲李公奉

詔上京詩 成化八年正月

幾年閒散白雲鄉一旦

徵書被

寵光用舍自如心不繫於沈淪與勢相忘益梅

還擬歸才鼎鼎材木終須應棟梁好展濟時經

緯策訂聽

清世頌虞唐

知府曾昂

奉

詔上京詞有引 寅惟

都憲李公孟誠閣下 經濟雄才

廟堂偉器使此虜功歸

龍馭立中朝政肅烏臺幾載林間閑却擎天之
手一朝

天上重思取日之功

召命呈馳歡聲雷動某等職當勸駕何以侑觴

敢琢句以製詞遂剪絲而為旆尚祈

電曠試命工歌 詞曰

記取日虞淵聲光烜赫正色立

朝多氣節歸來林下幾載心馳

金闕獨樂園中憂民憂國

聖主九重旁詢岩穴求如元老真難得

黃麻詔起重快觀

天顏悅濟川調鼎益梅舟楫

右調感皇恩

前監察御史同郡費廣

送都憲李公奉

詔歸田詩

總見徵車到日邊又承

恩詔許歸田大臣去國當憂國

聖主求賢肯遠賢紙上功名身外事吟邊風月

靜中天明朝載酒紅亭別應有都人說往年

吏部尚書濟南尹旻

昔日行人避玉駟衣冠今復舊時同利名髮

鬢蕉中鹿得失尋常塞上公翁一幅蒲帆江漢

外數椽茅屋錦城東逢人莫道為官事自有

當年使虜功

兵部尚書南宮白圭

當年國步屬多艱投筆聲名動玉關虎口曾

從萬死脫

龍顏載得

九重還才堪濟世心猶壯

詎許歸田鬻未斑此去莫嫌無勝際清風明月

滿秋山

南京吏部尚書催恭

玉雪丰姿錦繡宵明良千載喜相逢手扶紅
日成功早心憶白雲歸興濃明月半蓬詩共
酒清風三徑菊和松群生又有為霖望未許
蒼江老臥龍

都御史四明屠壩

德輿曾馳翰墨場共看丹鳳在朝陽疏陳

紫禁還留稿政肅烏臺尚有光謾解組纓辭

帝里只携琴鶴到家鄉

聖朝側席思賢舊起作甘霖被八荒

巡按御史淳安王賓

出使從來說鄭公我公勲業迥難同昔年納

幣交鄰道今日回

變不世功

寶位再登慈舊績願書三詔復原封于今莫謂

飄然去德遠行省並始終

安岳知縣顏公輔

歸來金紫照西川迓蕭巖松晚節全萬古青
山為伴侶

九重黃紙夢傳宣冰霜地位尚書履風月江湖
秘監舡多少門生並故吏相逢猶自說威權
巡撫都御史張瓚

功成拂袖返西川天眷平通五福全身在鏡
湖隨笑傲名書金簡聽傳宣綠篔席上遺詩

草紅袖花間送酒舡占斷四時風月主巽然
誰為獨無權

廣安僉事鄧杞

風霜曾握栢臺權技老歸來興浩然碧鎖有
心懸

日月白頭無事樂林泉秋風擗葉燒丹竈春水

桃花把釣舡為憶湖藩

行化日至今遺惠滿湘川

重慶府判桂陽羅旦

曉趨晨漏觀

明光兩袖飄飄出建章北虜猶聞少伯西川

閑却老都堂袍加一品

恩光重棹泊三江引興長自古功成身自退赤

松不獨羨張良

順慶知府張海

昔年躬謹事

高皇姚宋勲勞正可方身惹御香扶鳳輦耳聆

天語近龍床明分止水涵秋月令出都城肅曉

霜旌節自從歸畫錦至今朝野姓名香

成都生王伯春

曾竭丹心佐

聖明分符出鎮著英聲威揚胡虜煙塵淨化洽

軍民海宇清霄漢忽傳頌

鳳詔

天恩新許樂漁城詩才賸有陰何妙願錫餘芳

啓後生

新塗生黃昭顯

叙哀有引

古之於親識既沒有輓章有誄詞有原哀有相哀皆所以悼死生之別寄幽明之思故發諸聲歌形于氣嘆自不已於懷者予同年友都憲李公孟誠居官近密出秉使節南航楚氛息北騎胡塵收氣焰烈烈名動華夷累擢通顯天下真奇男子也惜夫末年未遂鬱鬱而終嗚呼悲哉衰老不能走吊哽咽感傷因作叙哀云

登甲第

金榜鴻臚曉傳風雲嘉會若昇仙獨憐此夕天光暗又是文星下九淵

黃門給事

丹陛鸚鵡立時侍臣簪筆肅朝儀玉容寂寞今何在忍聽悲歌薤露詞

少宗伯使瓦刺

天上皇華動使星西風單騎入邊庭功名不與身漸盡千載餘光照汗青

再使瓦剌

鐵騎衝寒獨擲鞍
英標聳動虜人看
天邊義氣橫秋肅
烈日傾葵耿寸丹

投閑置散

倦羽歸來寄一枝
上林無樹可相依
重雲漠漠夢魂杳
猶自驚寒萬里飛

幽明永訣

松竹梅花雪月清
歲寒亭畔偶渝盟
相思無限傷心淚
洒向秋風作雨聲

成化乙巳秋九月致仕知府安居曾昂輓

故封夫人李母柯氏墓碑銘

光祿大夫 少保兼 太子大傅戶部尚書 文淵閣大學士脩 國史知 制誥同知 經筵事 廬

陵陳稱撰

資善大夫

太子少保兼都察院左都御史廬陵蕭維禎篆

通議大夫太常寺卿 經筵侍書廣平程南雲書

夫人柯氏諱淵顏今封都察院右都御史李公世

昌之配右都御史實之母也公與夫人世家蜀之重慶合州景泰三年之冬借來就其子實之養時

實奉

勅巡撫湖湘故公輿帶寓於武昌又明年夏

詔召實還京師實遂奉公夫人以行至五閱月夫人

以疾卒於官所時六年正月六日也

朝廷自實推恩命有司為營墓祭實將行奉柩歸墓

于其鄉先塋之次亥山已向謹述夫人平生來求

銘于墓上之碑余與實官同朝銘不容辭其為之

銘曰

有偉柯宗 絲絲其世 重慶是家

相承善義 以戎樹勳 早從武仕

曰諱鳳者 卓冠柯氏 官至百戶

才行俱美 實生夫人 克精女事

端靜柔淑 父母所喜 為擇所歸

得於州里 作配世昌 婦道是履

躬勤蠶桑 詎止薪水 善事舅姑

孝敬咸備 處族之和 逮下之惠

推以用之	久而逾至	孤幼貧賈
視若由已	撫卹周給	豈靳施子
令譽在人	無間疏比	子生七齡
識其令器	告于舅姑	成之母葉
舅曰賢婦	汝為有子	乃令就學
日究經史	謂底其成	有望於爾
夫人受命	晨夜砥勵	謀於夫君
務承親志	登之郡庠	期以科第
子承其教	勤勉無替	凡百以成
孰非以此	人孰無母	蒙綸而已
夫人於子	教養兼致	人孰無配
獲助可矣	夫人於家	相其賓祭
人孰無婦	養資甘旨	夫人舅姑
疾賴以治	生事死塋	感見由禮
其為德善	孰愈於是	梅
國恩榮	褒封累被	教言惓惓
尤懼或弛	於乎夫人	如斯有幾
其生洪武	癸亥之禩	三月十日

時刻則已	比卒享年	七旬踰二
子男一人	端厚偉麗	初舉明經
為名進士	擢給事中	遷春官貳
簡在		
上心	進都御史	兩使虜中
節鉞罕儼		
恩及二親	顯至祖禰	詎非夫人
為所從始	蜀山高迴	川水環逝
夫人歸藏	安固莫擬	我銘其碑
示厥來裔		
景泰六年正月甲戌	哀子李實泣血立石	
宣義即工部營繕所正	吳郡楊春鐫	

明故資善大夫正治上卿都察院右都御史致仕合陽李公春墓誌銘

賜進士中憲大夫贊治尹雲南徵江府知府致

仕安居曲昌印撰

世有偉丈夫抱才畧負氣節慷慨不羈於隱
處之初猶干將莫耶匣韞未試其光歛鬱發
上凌層空散為五彩綺霞晃曜萬丈也至其
肆大設施展布所抱負則必撥魏科躋膺仕
樹功名勲業烈烈縉紳之表故能棟梁

廟堂柱石

國家行當大任也夫豈九庸委靡而已哉若吾
友都憲李公其人也公諱實字孟誠別号虛
菴其先世家江西臨江府武陵縣人代有名
宦曾祖友政丁元季寇亂隱德不仕借曾祖
妣劉氏始徙蜀愜合州樂善坊家焉祖永恭
娶史氏父祥娶柯氏母嘗夢巨蛇蟠繞身水
樂十一年癸巳五月二十日午時誕生實是
日諺稱為龍會因以龍會命乳名五歲九物

悉皆識誦詩百首日記數千言弱冠侍祖族
遊蘇松回至巫峽舟險幾亡命抵合之金沙
洲以拽繩繫江石拜而祝曰吾自此事詩書
更不與汝相親年二十二歲克郡庠弟子員
一夕書樓無燈燭忽夜明蓋鬱發之光歛已
燁然矣正統六年辛酉以詩經中鄉舉明年
壬戌登劉儼榜進士第觀戶部政十年乙丑
春二月吏部選人物豐備語言便當行止端
莊才識優長擢禮科給事中十四年乙巳秋

七月

英宗皇帝北狩被留虜庭
太后命皇弟郕王監國改元景泰差公往淮揚
等處招募義兵二萬餘赴京守城策應時豪
猾挾黨暴橫欲謀不軌公痛繩以法民乃奠
安在科九遇審錄公直辦理獲免甚衆一月
之間
奏章二十八九以多言屢遭排擠有同寅諫以
勿復多言公曰坐食天祿職居言路豈容緘

默言不輟夏五月陞本科都給事中六月該文武官奏今瓦剌脫脫卜花王差人講和太監興安傳

旨堂上官有如富弼文天祥者遣之各衙門議馮公名進本月二十八日宣入會安曰恁日每進章

皇上素知忠直要差往瓦剌地方與脫脫卜花王并太師也先議和答曰

朝廷養賢以備任使方今多事之秋固當竭力奉行但實平日多言而譟擠排者衆恭荷

上知雖不學無術庸敢貽辱君命安曰斯言善矣少頃奉

特旨李實陞禮部右侍郎迤北講和七月初一日早辭承

面諭領勅并賞賜從行一十六人晝夜兼程經榆河驛居庸關懷素等衛俱

命設席餞行初六日次土木地方歷赤城毡帽山獨石開平等衛沙城小黃河牛頭山九一

九海子沿途遇達賊張弓挾矢列陣而衝處之泰然無少懼虜人知是南使下馬羅拜前引十一日到也先營中用賓主禮相接宣以大義詞不為屈虜酋歡悅革心奉

駕南還方令讀勅勸飲乳酪次日令石惠兒伴送朝見

英宗皇帝於虜庭命定回亦金之計及代駕上聖母皇太后等書并勅諭賚回奏換迎

駕勅書奉迎還京復又差往犒勞二次跋涉歷

盡艱險以勤勞有功

特進都察院右都御史巡撫湖廣勦平苗寇綏

輯軍民三年取回本院管事祖永恭父祥皆

封如其官祖母史氏母柯氏妻熊氏俱封夫

人榮錫

誥命六年春母喪守制天順元年

英宗皇帝復登寶位有忌公者統之七年遭穿

窬之徒誣枉抄沒赴京乙酉

今上嗣統改元成化蒙給財產冠帶閒住八年

壬辰欽取詣

闕又被沮抑

特復原職致仕家居鄉里三十餘年以田園自
娛室中五人嫡熊夫人同坊讓之長女德言
工貌咸備孝舅姑睦宗當相夫致成顯要享
有盛福處衆疾謹禮節絕無妬忌之私婦道
母儀著于閭閻維成周后妃之淑德篋以尚
年七十有七以疾卒成化二十二年七月初
六日卯時度楊氏唐王樊唐氏先卒男五人

既娶魏氏既娶劉氏授通政司經歷司知事
賄娶朱氏賔娶陶氏則未聘女四長春英賢
錦衣衛所鎮撫 辭次春香賢士人周黼英
香俱先卒再次春秀適生員王元士次圓秀
在室孫女二奇香奇秀公成化二十一年乙
巳八月二十七日卯時卒于家享年七十二
明年春具本

上聞勅工部造墳禮部諭祭差進士張翼領其
事以成化二十三年丁未四月二十八日丁酉

亥時公與夫人合葬于鳳樓山祖塋之右坐
未向丑子知事既具狀來請銘予與公同鄉
同學同年登第寓

京師同寢廼相知最深誼不可辭銘曰

緊侃侃乎風標抑卓犖其人豪職居言路
忠梗立

朝秉使節剛義揮旄單騎虜營直擣萬里胡

塵頓銷詞嚴義正膽氣飄飄

鑿輿于紫塞捧日較于青霄擢亞卿以登

崇階都憲之效勞

贈封三代寵沐嘉褒及其投閒置散樂靜

處以蕭條用舍無預進退豈灼見其才

畧超越氣節孤高考終正寢神歸寂冥計

音

上聞宸衷動悼錫典渙頒荷

天恩之寵叨生榮死哀千載振耀嗣人如玉

流餘慶於續貂萬封馬鬣勒貞石我銘

昭昭

傳文

右都御史合陽李公傳

公名實字孟誠姓李氏別號虛菴先世居江西武陵高祖印十即元時以儒起家官潼川路同知曾祖友政始來居合州樂善坊因占籍焉祖永恭父祥皆以公貴贈封資善大夫都察院右都御史祖母史氏母柯氏俱贈封夫人初柯夫人夢巨蛇繞身既而誕公適五月二十日俗以是日為龍會因以命公小字

公狀貌豐偉胸次高明弱冠時曾商遊江南歸途舟敗幾危遂奮業儒術為郡庠弟子員穎敏之資博洽之學瓌奇之文為一時流輩所推正統辛酉以詩經領四川省鄉薦明年壬戌第劉儼榜進士試政戶部乙丑春擢禮科給事中屢上章疏咸切時弊己巳秋英宗皇帝北狩留虜庭景泰庚午公被命陞淮揚諸郡招募義兵二萬餘赴都下策應特有豪猾乘機倡亂為河道害者公嚴禁以

法遂帖然五月進本科都給事中章月上數上陵公者戒以宜少慎默恐賈禍公曰吾所任言官也食祿而曠職耻莫大焉何敢為身謀也聞者愧服六月瓦剌脫脫卜花王太師也先人來議和

詔命在京堂上官有如富弼文天祥者往使莫有應者公曰

國家養士正備緩急之用况主辱臣死義也其可避難毅然請行

上悅陞公禮部右侍郎克瓦剌正使大理少卿羅騎副之公具奏八事皆與虜所當議者上覽之曰事雖預度卿至彼隨機應變處之七月一日

陞辭面受詔敕賜白金文綺及一品服從一十六人經榆河驛居庸關懷來衛六月過狼山次土木蓋我師失利處再進歷赤城毡帽山獨石開平沙城小黃河九十九海子與達虜騎樓摩會議以我天朝使者毋得妄動虜下

馬羅拜因為前導十一日抵也先營相見以
賓主禮責以大義氣壯詞直虜酋悅服且乳
酪禮甚恭許奉

英宗與南還次日朝見

英宗行在所面定回盞之計領書辭歸奏換奉
迎敕丹使往還備嘗艱險

英宗還都

朝廷嘉公勞績進資善大夫都察院右都御史
巡撫湖廣

賜誥以公所居官贈封三代苗寇為惠以兵剿
之岷王謀為不軌擒送京師除兇暴安善良
恩威並行政化大治五年甲戌

詔還掌院事風裁凜然六年乙亥春母柯夫人
歿守制

英宗復辟有忌公者終之免官家居天順癸未
鄉人有訟公於

朝者逮繫錦衣衛獄時衛使門達擅權作威福
素忌公威名凡入京差千戶侯爵之譜將不

利於公一日

英宗坐便殿召達令問公有何言達覆

奏以公云其所言者非臣下所得聞必面陳
乃可

英宗悅首泣下因不豫而入達退而懼不敢加
害後數日

英宗登遐

憲宗嗣統庶知公無辜給還所沒家貲令冠帶
閒住甫抵家而父歿將葬陰兩連旬公默禱

至葬日天開霽既葬復如初人以為忠孝所
感成化八年壬辰驛

詔赴

闕沮於言者復職致仕優遊田里幾三十年以
山水文籍自娛二十一年乙巳八月二十七
日卒上距生年永樂癸巳得年七十有二計

聞

朝廷遣進士張翼造墳布政司叅政唐震
諭祭

恩禮備至配熊氏封夫人側室楊氏唐氏王氏
樊氏子男五唐出曰既曰賄王出曰既通政
司知事樊出曰賄曰則女四皆適士旌公歿
後既以傳屬予予謂公大臣國史自當有傳
然近世士大夫又有家傳者以其詳悉非金
匱石室抽書者所當錄故備載家乘以示後
昆也予素辱公知愛故為掇拾大槩為傳俾
後有所考焉

贊曰

士生兩間能建立事功者一曰識見二曰
才能三曰氣節非識見無以燭大機非才
能無以當大任非氣節無以處大變公也
兼而有之所以為賢諫官為良使臣為明
執法隨用而效聲績炳然或以其使北一
事方之富鄭公予以為鄭公當兩國和平
之時而公適逢天地反覆之際時勢難易
必有能辯之者嗚呼若公者其亦豪傑之
士乎哉

弘治十六年癸亥春三月吉日
賜進士弟文林郎福建道監察御史同郡何

悌順卿書

附錄終

虛菴奉使錄後序

右奉使錄一帙吾鄉文虛菴老先生奉使迤北紀行之書也古人遇事必書故有史有懷必詠故有詩若典謨風雅頌其濫觴也後世因之史之變有傳記詩之變其體不一其義一也故有行者必紀之亦其義之一也老先生奉使遠極沙漠誠切忠愛何可以無紀也某月日紀時也某山川紀地也某艱險紀事也某談論紀綱常也凡所紀輒有所詠紀性情也已而鎮服犬羊扶還天日天理正人心安其有功於

國家有裨於名教豈淺淺也否則西域之傳傷國是也河梁之作虧臣節也孔子

所謂對之專君命之不辱老先生兼有之也夫大丈夫之所以流芳者曰功業曰文章老先生有是功業又有是文章以紀之是固可以世傳也附錄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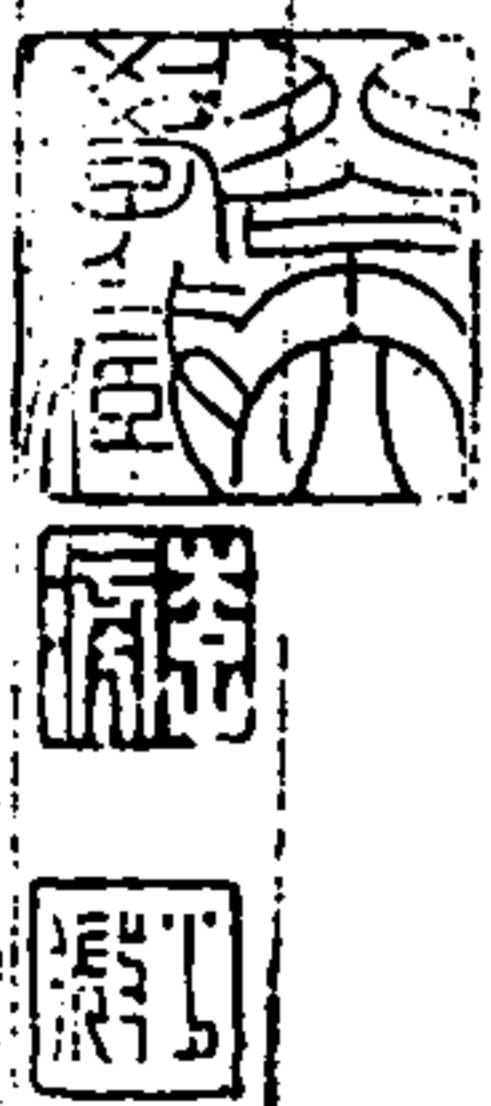
誥諭重

君恩也次詩文昭清議也次誌傳詳實行也若其他

誥敕奏議皆火於壬寅而詩集則已壽諸平陽府之梓故不贅也

嘉靖壬午六月既望鄉晚生鄒遵序

虛菴集終



11

復辟錄

明 亡名氏

景泰八年春正月

上染疾免百官朝數日內外羣臣患之十有一日左都御史蕭維禎左副都御史徐有貞率十三道同百官問安於左順門外太監興安自內出問曰若皆何官維禎答曰乃都御史六科十三道給事中御史五府六部堂上官 聖體不寧謹來問安興安以指作十字謂病之篤不過是日耳又曰若皆 朝廷大臣

復辟錄

耳目不能為社稷計日日徒問安耳眾乃惶惶而退即日維禎同有貞集十三道御史議曰今日興安之言若皆達其意否眾曰 皇儲一立無他患矣請早立之二公喜曰斯議得矣眾還道中作封事草其略曰 聖躬不寧五日未朝內外憂懼京民震恐蓋為皇儲未立以致如此伏望 皇上早建元良正位東宮以鎮人心草具呈堂二公是之會奉於 朝集文武羣臣石亨張軼張軌于謙王文胡濙楊善等於左掖門議允僉題維禎舉筆曰我更一字乃更建字

復辟錄

為擇字笑曰吾帶亦欲更也是日進奏十有三日本出奉 聖旨朕道幾日偶染寒疾是以不曾視朝待正月十七日早朝請擇元良一節難准部院科道皆勃勃憂慮瑄與同官監察御史錢璉樊英同日斯當復請未幾禮部尚書胡濙令一辦事官赴道報曰請立東宮事今本都會閣下及文武大小羣臣於十七日待 上視朝合辭懇請令來報知僉名瑄與璉英不勝忻忭約曰 上再不可吾等皆免冠叩頭辭職乞還田里滿朝若是 上亦心動事無不可皆會議

復辟錄

於禮部學士商輅主筆草奏其略曰天下者 太祖太宗之天下傳之於 宣宗陛下 宣宗之子 宣宗之孫以 祖父之天下傳之於孫此萬古不易之常法稿成發正本會僉因姓氏眾字書多訛至十六日曉時方完是日先進題知明日對仗陳進亦無害也徐有貞時常往返石亨家人莫知其故是日未末有貞自造亨家然燭時方出十七日四鼓時眾集於 朝人人謹待 上出以期事濟頃之南城呼噪震地羣臣失色須臾鳴鐘鼓 上皇御極矣於

一八五

是朝野歡騰以為復見太平本逆不進 肯下擒于
謙王文等以其迎立外藩故也有貞亨等皆進爵有
差究迎立之迹無實可驗乃曰謀而未成于謙王文
殺死棄市商輅免還為民餘從編戎伍有貞以已乃
謀首功冠文武論於 上前乃錫以奉天朔運推誠
宜力守正文臣特進光祿大夫武功伯兼東閣大學
士亨一日自引千戶盧旺顏敬二人侍於去文華殿
前 上問曰二人何人也亨對曰臣之心腹何謂心
腹對曰臣每有機事與二人謀他人不知也如迎請

復辟錄

八

三

上時亦與斯二人謀乃特拜二人為指揮使自是
求請無虛日冒報功次陞六千餘人 上甚厭之事
定日久 上察迎立事愈無狀心頗見疑每許亨及
張軌曹吉祥等迎立外藩之故對曰臣亦不知乃有
貞向臣言耳不曹二家專權恣肆無復畏忌死生予
奪皆在其手士皆重足而立莫敢仰視君子患焉有
貞亦欲遏其勢每沮其謀互相排抑於是文武二途
矣成化改元修 國史瑄詢史館未載是事瑄乃身
為目見故謹錄於斯以彰 國史之公以備修史者

采焉浙江按察司副使豐城楊瑄識

初景泰不豫國富貴者因起異謀大學士王文與太
監王誠謀欲取襄王世子立為東宮其事漸泄既而

景泰疾亟太監興安諷羣臣請復立東宮僉謂

上皇子固宜復之惟王文之意不在此閣下陳循輩

亦知之賢因會議問學士蕭鉉乃曰既退不可再賢

始覺其有異謀也文入對眾曰今只請立東宮安知

朝廷之意在誰賢益知其必然明日早觀奏詞曰

早選元良人皆曰此非復立之意遂駕其說於石亨

復辟錄

八

四

輩曰王文于謙已遣人齎金牌勅符取襄王世子去
矣即於十七日早帶兵入南城請 上皇復位是時
景泰不朝已四日矣先一二日又駕其說於石亨輩
云景泰命太監張永等拏亨數人掌兵者其謀立
上皇中官吉祥蔣冕輩白于 太后寫勅旨與亨輩
成此事遂以王文輩為大逆姦惡然王文初謀于謙
輩未必知亨輩不過因于謙平日總督軍務一切兵
臨專而行之亨不得遂其所私乃乘此機而除之其
餘皆因平日不足者而中傷之未必皆知王文之初

謀也况王文之謀其實未發所以誅戮者多非其罪
乃曰臣等舍命取此大事以為有社稷之功 上亦
信之極其報典之隆而亨等遂招權納賄擅作威福
冒濫官爵恣情妄為勢熾赫然天下寒心初徐有貞
亦與迎 駕之謀特命入閣有貞以陳循輩在前不
得自專乃助亨除去循輩未幾有貞亦為亨所嫉而
出之人以為天道好還不意亨復遭烈禍益見天道
之好還也 李賢天
順日錄

景泰有疾都督張軌武清侯石亨太監曹吉祥以南
復辟錄

五

城之謀扣太常卿許彬彬曰此社稷功也雖然彬老
矣無能為也盍圖之徐元玉軌亨等從其言是十月
四日夜會有貞有貞曰 太上皇帝昔者出狩非以
遊畋為赤子故耳今天下無離心謀必在此特不知
南城知此意否軌等曰兩日前有陰達者有貞曰必
伺獲審報乃可談軌等去兩日夜再會有貞言報得
矣計將安施有貞乃升屋覽步乾象亟下附軌等耳
言時在今夕不可失遂相與密語人不得聞已而軌
云今 騎薄都城奈何有貞言正宜乘此以備非常

復辟錄

為名陰納兵入內誰不可者軌等首肯之復密語既
倉皇以出有貞焚香祝天與家人訣曰事成社稷之
福不成家族之禍矣歸人不歸鬼遂往會軌亨吉祥
王驥揚善陳汝言等收諸門鑰夜四鼓開長安門納
兵近千人宿衛官軍驚愕不知所為有出入者兵輒
叱止之有貞命仍鎖諸門曰萬一內外夾攻事去矣
鎖訖有貞取鑰投水實并軌等莫之知時天色晦冥
軌等惶惑有貞趣行軌顧謂曰事當濟否有貞大言
時至矣勿退薄南宮城門鐵鎖牢密扣不應俄聞城

復辟錄

六

中隱隱然有開門聲有貞等命取巨木架懸之數十
人舉撞城門又令勇士踰垣入與外兵合毀垣垣壞
門啓城中無無燈火軌等入見太上皇燭下獨出問
曰爾等何為來俯伏合聲請 陛下登位乃呼兵士
舉舉來兵士驚懼不能舉有貞等助挽以前掖 上
皇登臺有貞等又自挽以行忽天色昭朗星月輝光
上皇顧問有貞等卿為誰各對某官某有貞等前
導密邇榻車既升 奉天殿諸臣猶有在臺前者武
士以椎擊有貞 上叱止之時斧座尚在殿隅諸臣

往推之至中 上升座鼓鐘鳴羣臣百官入賀 景皇帝聞鐘鼓聲問左右云于謙耶左右對曰太上皇帝 景皇帝曰哥哥做好 上既復辟即日命有貞依舊左副都御史兼翰林學士明日陞兵部尚書命掌內閣事三月封武功伯仍命兼華蓋殿大學士掌

文淵閣事 燕材 小纂

景泰八年正月十二日禮部會內閣及文武羣臣議立東宮事具奏不允十四日內閣大臣陳循等招石亨至東閣會本請復立茂陵為 皇太子亨對曰上

復辟錄

七

面有病休要激惱他又言少停慢慢說話因見人多不會說得初 景皇帝有病羣臣不知其危劇本月十三日夜石亨獨蒙宣到郊壇齋宮榻前面受命代行禮親見知必難起於是時有南城之謀十七日早四更時有郎中龍文至循家蓋文素善張軌得之軌謂前日石總兵要與循計較說道西邊病重難起若請復立東宮不如就請 太上皇復位可以得功賞要與循說快循不着却與徐有貞計較言先要與陳學士說不會說得本官回言陳學士往日在人前說

你無功封侯此事如何與他說他見為首請立東宮若他得知西邊難起是的又會集百官懇請 太上皇復位大衆所為必無功賞切不可令之知只約內外典兵柄者三五人密為之庶幾功勳有歸權寵在已又與亨計必須捏箇異故方顯得吾輩功高此事

存今日早發 見陳循 辨京疏

天順元年正月十七日 聖上復位當日拿于謙王文第二拿項文曜聞父喪未起身送錦衣衛皆打一

復辟錄

八

百第二日拿陳循蕭鎡商輅俞士悅江淵王偉顧鏞丁澄沈敬等多官問皆打二十擬謀逆重罪題奉聖旨且監着內臣王誠舒良美權者十四五人皆擬重罪陞副都御史徐有貞為兵部尚書太常卿許彬大理卿薛瑄加禮部侍郎 勅朕居南城今既七年心已忘天下不幸羣臣謀逆武清侯石亨等能 機謀 忠義奉迎朕復正大位功在 宗社可特進封為 國公食祿一千五百石右都督張軌為太平侯食祿一千三百石張觀為文安侯都御史楊善為興濟伯食祿一千二百石

俱子孫世襲如 勅奉行

正月二十二日 聖旨于謙王文舒良王誠張永王勤論法本當凌遲從輕決了罷家下人口免死充軍家小免為奴着隨住家財入官陳循江淵俞士悅項文曜免死發口外永遠充軍家小隨住蕭鑑商輅王偉顧鏞丁澄原籍為民

天順元年正月二十六日都察院左都御史蕭維禎等於奉天門欽奉 聖旨于謙王文結同內賊王誠舒良張永王勤等構成邪謀逢迎景泰篡位易儲依復辟錄

九

阿從諛廢黜正后內外朋姦紊亂朝政擅奪兵權將軍國大事都弄壞了近因景皇御名有疾不能臨朝視政這厮每自知罪惡深重恐朕不容因共謀為不軌糾合心腹都督范廣等要將總兵官等擒殺迎立外藩以樹私恩動搖宗社其一般姦黨陳循蕭鑑項文曜俞士悅王偉顧鏞丁澄商輅亦各密知前謀不行發舉及朕復位這厮每姦謀節次敗露已將于謙王文王誠舒良張永王勤處以極刑籍沒家產成丁男子俱發充軍仍將其餘姦黨陳循等發口外永遠充軍

復辟錄

及原籍為民了論這厮每圖危 宗社的情理窮兇極惡本當族滅如今體上天好生之德都從輕處治了今後內外的官務要竭力盡忠奉公守法以保身家不許似這厮每朋姦亂政違了必誅不饒恁都察院便出榜曉諭多人每知道欽此

天順元年二月初六日奉 聖旨軒視陞刑部尚書劉廣衡刑部左侍郎李賓調大理寺卿李秉調南直隸管糧儲張鳳調南京戶部薛希璉調南京刑部蕭維禎調南京都察院姚夔調南京禮部宋瑛調兵部復辟錄

十

鄭泰李敏孟鑑張睿沈翼張惠孫元貞張純楊寧張敏王驎年富馬瑾馬昂韓福樂憚程南雲蔡翼嚴情姜勝都着他致仕劉本道替張睿管京倉糧儲翰林院便寫勅書着人鋪馬裏去欽此

上復寶位二三日間諸文臣首功之人列侍文華殿上喜見眉宇呼諸臣曰弟弟好矣喫粥矣事固無預弟弟小人壞之耳諸臣默然時都督劉深亦帶刀在侍亦以復位功進左都督後充總兵官掛征蠻將軍印來廣西為盛偶及此其語尤詳

水東日記

手申易儲之詔既下何文淵嘗告人曰詔文天祐下
民作之君父有天下傳之子此文淵語陳開老思不
及也既歸田里又屢以告郡邑親識人皆知之天顯
改元鄉人固虞文淵必及禍謂在旦夕一日遞報陳
都御史將至邑人並驚信文淵因自經死未幾至者
乃廣東陳副使泰便道過家耳陳以都憲改職因說

傳云

天顯初 上以邠王薨欲命汪妃殉葬賢因奏曰汪
妃雖立為后即遭廢棄幽閉幸與兩女度日若令隨

復辟錄

十一

去情所不堪况幼女無依尤可矜憫 上惻然曰卿
言是朕以弟婦少年不宜存內初不計其母子之命
一日 上曰汪妃既存不宜在內欲移居舊府何如
賢曰如此誠便但衣食用度不可闕減 上曰朕更
欲加厚豈可減乎其原侍宮人悉隨之復遣老成中
官數人以備使令由是母子保全甚得其所
上之復位天下人心無不歡戴若無亨輩攪擾左右
前後得正人輔導行事三代可復不幸而遇亨輩讒
言一入未能遠解數年之久言路猶塞所謂開室承

家小人勿用可不戒哉
初朝廷旨意多出內閣臣條進彙留閣中號絲綸簿
其後宦寺專恣時奏收簿秘內徐有貞既得權寵乃
告 上如故事還簿閣中

景泰不豫文武羣臣不過候其不起請 上皇復位
時武清侯石亨都督張軫掌大兵小人欲圖富貴者
以為少保王文于謙與中官王誠等欲取宗室立之
之說以激亨等借其勢而成功亨等遂以迎 駕
功殺王文于謙等并貶謫陳循等數十人亨封忠國

復辟錄

八

十二

公軹封太平侯乃固寵攬權冒濫官爵贖貨無厭方
復位之初人心大悅及見亨等所行人皆失望于勤
天象慧出星變日暈數重數月不息乃羣邪固蔽太
陽之象而亨恬不知戒賄賂公行強預朝政掠美市
恩易置文武大臣邊將以彰其威有不出於門下者
便欲中傷中外見其勢焰莫不寒心敢怒而不敢言
亨姪彪頗驍勇驟陞都督性尤貪暴初立邊功大肆
兇惡謀鎮大同邀人保奏 朝廷覺其不實使人廉
察果皆虛詐置彪於法人心皆快已而罪連亨

廷初念其功累宥之未幾家人傳說怨謗有不軌之謀於是置亨於法籍其家受禍甚烈議者以爲天道好還如此人見其爵位勢力重如泰山一旦除之曾不少阻蓋幽明冤抑從此伸氣雖朝廷大法有所不免亦其罪惡貫盈人神共怒助力於間當時若以彪鎮大同誠爲可憂且在京武官多出亨門下而亨又握兵權天下精兵無如大同稍有變動內外相應其禍可勝言哉此時雖欲撲滅力不能及今辦之於早除此大害非上之剛明果斷不能如此而亦

復辟錄

八

十三

祖宗在天之靈默相之社稷綿遠兆端於此天順日錄法司奏石亨等報陞官員俱合查究上召賢問曰此事可否恐驚動人心賢對曰若查究則不可但此等冒陞職者自不能安欲自首猶豫不決若朝廷許令自首免罪事方妥帖上曰然遂行之於是冒陞職者四千人盡首改正人心皆快或有擬欲追其支過俸米者賢曰不可戶部奏請得旨乃免人心皆安亨既置于法平日出入門下者無不驚懼一日賢言於上曰元惡既除宜戒諭羣臣慰安人心不究其

復辟錄

餘上允之中外釋然無不感戴朝廷之恩者

天順日錄

石亨下獄死法司請瘞其屍上召賢曰如何賢對

曰如此行之未爲盡善法司宜執法論罪欲梟首示

衆朝廷不從特全其首領尤見恩義上曰然即

從之

天順日錄

石亨嘗往來大同顧紫荊關謂左右曰塞守斯關京城何由能至識者知其心矣忘憚于謙兼懼正人之多不敢決爲天順初自南城迎復之功封忠國公益恃寵招權納賂天下都司及邊將多出門下是年

復辟錄

八

十四

二月初三日朝退歸私第所親盧旺顏敬杜清等二十餘人各叩頭起侍亨曰我這職事皆爾之所欲爲者衆不知所謂成曰我等賴公擡舉各衛都指揮及指揮之職至是足矣三公之位何敢望也亨曰當時趙太祖陳橋之變史不稱其謀反爾等若助我至此我職非爾爲之而何衆皆股戰南城有功瞽目指揮童先乃手出妖書曰惟有石人不動蓋天意有在爾等勉力爲之乃謀曰大同人馬甲天下我撫之素厚今石彪在彼充逆擊將軍異日以彪代李文掛鎮則

一九一

將軍印北塞紫荆關東出山東拒臨清決高郵之堤以絕餽道則京城可不戰而疲遂議以盧旺守裏河一道各有分地三月寇延綏命亨征之童先力勸亨成前謀亨曰爲此事不難但天下各處都司除代未遇待遇爲之不晚也童先日時者難得而易失也恐時一失不可復得亨不聽童先私罵曰這厮不是幹此事底亨師還無功見上於文華殿上命環衛露刃以待

天順五年七月初三日太監吉祥姪昭武伯曹欽作復辟錄

十五

亂放火燒東西長安門殺害左都御史寇深恭順侯吳瑾錦丞指揮同知遼果等前夕指揮皮兒馬哈麻在欽家飲酒謀叛既而悔之乃以聞內官吉祥居禁庭最久爲人惟喜私恩小惠招權納賂擅作威福嘗往雲南福建殺賊帶去達官軍能騎射取功因而收於部下加以恩澤爲心腹天順初呼召此輩迎駕俱陞大職此輩亦感吉祥之恩後石亨事發冒官者俱革去此輩又爲吉祥所庇不動吉祥初以迎駕爲功貪圖富貴一家弟姪俱得大官又

責官需獄贖貨無厭上初不得已而從之後不能堪稍疎抑焉吉祥輒懷異志令其姪昭武伯欽糾集所恩之人謀爲不軌會兵部尚書馬昂懷寧伯孫鏗統官軍往陝西殺賊於五年七月初二日早辭朝欽等乘機欲殺昂等就擁兵入內爲變幸而鏗等先覺二鼓時即報於內禁門不開欽兄弟與同惡者詣錦丞衛指揮遼果宅前遇果方出斬其首碎其尸蓋果亦吉祥所恩之人後朝廷委任行事且發欽非理之事所最恨者先害之然後分布於各禁門待其

復辟錄

十六

開擁入三鼓至門欽兄弟四五人俱在長安門予四鼓到朝房聞鎗馬驚亂以爲出征之軍及人房聞呼錦丞指揮焦壽郭英等拿住予亦不知何如俄又呼予官名曰尋李學士予方恐即出房至門前見披甲持刀者數人一人砍予一刀又打一刀背曹欽適至見予不忍殺連呼尊長執予手曰母恐叱退持刀者且告曰我父子兄弟盡忠迎駕復位遼果譖毀反欲相害提某頭示予曰誠爲此人激變不得已也予曰此人生事害人誰不怨恨既除此害即可請命欽

日就與我寫本進入即令防予至吏部朝房尚書王
新處借紙筆寫成予拉翔同行門縫投進欽見門不
開乃舉火焚燒復欲害予令持刀者同予尋尚書馬
昂得翔等解之及天明上馬呼衆馳往東安門又令
披甲持刀者一人馳馬尋予翔等復解之忽孫鏗領
官軍襲而圍之予乃得脫時恭順侯吳瑾左都御史
寇深俱被殺死予被傷在吏部至晚大雨不止聞官
軍圍欽等於其宅盡誅之予慮其脇從者不寧即進
本請急宣 聖旨脇從者罔治以安反側之心然後

復辟錄

八

十七

詔示天下布寬恤之恩一切不急之務悉皆停罷與
民休息吉祥已正典刑蓋此亂臣賊子肆行叛逆天
地鬼神所不容當時若不早覺各門既開此賊擁入
縱橫一時不能禦之其禍不可勝言幸而早撲滅之
此實 宗社之福也 天順
日錄
吉祥初傳 太后勅旨令石亨等迎 駕有功與政
然不通文墨恐事歸司禮監以此極力贊說凡事與
二學士商議而行時徐有貞李賢已爲吉祥所引入
閣辦事故除于謙等皆川徐有貞策而賢陰助之先

復辟錄

吏部侍郎關調兵部侍郎項文曜於吏部李賢以吏
部郎中陞兵部侍郎代文曜蓋嫌於陞本部與尚書
王翱並之意謙嘗薦文曜賢以爲今調出謙意深奇
之爰給事中王鎮等劾文曜爲謙姦黨都御史蕭維
禎亦吉祥所引用文致謙罪以爲欲迎立外藩依謀
反者律凌遲處死以文曜爲知于謙謀反故縱者律
斬事載李賢天順日錄及蕭維禎所構獄案日錄內
賢自言助有貞展盡底蘊又言有貞素行持公者少
及于持公助之遂改前鞞觀此則有貞害謙之事謂

復辟錄

八

十八

賢不與謀可乎况日錄屢言文曜黨謙士林非失夫
謙本非邪人文曜所黨何事唐李訓鄭注爲宦官所
引用既而欲除宦官以自解訓又恐注專其功遂致
其露之禍賢與有貞既爲吉祥亨所引用而慮爲所
累欲以至公除之幾致禍變初亨每來閣議事則欲
以已意令內閣行之有貞等得無厭乎又亨欲薦吳
與爾賢乃代草附亨奏之則吉祥亨初與有貞賢相
親厚可見矣 雙溪
雜記

一九三



天順日錄

正統十四年間

上在位未嘗有失德事當時王政擅權致有土木之變上既回鑾入南城天下人心慕向不衰及景泰滔蕩無度臣民失望一聞

上皇復位無不歡忻鼓舞及石亨張軫輩竊弄威權人又失望有御史自河間來者言石亨家人霸占民田

上謂賢與徐有禎曰御史敢言如此實為難得事遂請賢與有禎主使不然御史安敢如此遂於

上前訴其迎駕奪門之功且言賢等欲排陷之悲哭不已上不得已依其所言召官劾賢與有禎下之獄是時士大夫莫不驚懼方喜

上嘉御史敢言以為朝廷清政可卜不料如此是日忽雷電大作大風拔木承天門災京師震恐翌日即將

賢等降除參政等官人以為感召天變如此其速乎輩之家大木俱折冰雹尤甚皆恐懼不安遂有此慶置不

然賢等安得即出上亦心知此輩之非但以初復位亨等又自以為功日在左右前從只得循從越二日

上曰近日主張行事皆是徐有禎一人李賢在朕前未嘗有妄言今與有禎全責於心不堪即召吏部尚書王



翔曰李賢不可放去還欲用之遂轉吏部左侍郎上之復位天下人心無不歡戴若無亨輩攪擾左右前後皆得正人輔導行事三代可復不幸而遇亨輩諂言一入未能遽解數年之久言路猶塞所謂開國承家小人勿用可不戒哉

上留賢為吏部左侍郎時石亨聞之愕然而怒然無可奈何及見賢忸怩有惡色已而反加親厚且以盃酒接殷勤之歡或有宜召全事喜見於面若獨召賢心便生

疑惟恐毀其短久之見賢惟誠無偽方不介懷但數日不蒙宣召心便不安必假以事而進出則張大其言及

寵恩所加使人畏其勢而羨其榮然所言大抵私情十八九在朝文武之士疎者雖正以為邪其趨媚親附者

雖邪以為正原其所存不知天理為何物惟利是尚欲其不敗難矣天順改元復位之初學士陳循輩片去惟

徐有禎等三人衆論謂賢宜入閣石亨聞之密謂賢曰請子入閣賢即固辭曰不可時賢為吏部右侍郎亨即

言於上曰吏部尚書王翱老矣可令致仕即報翱上疏自陳已許之矣亨見賢曰翱已休致君代之矣賢曰

朝廷不可無老成人翱雖老精力未衰以賢輔之可也賢何敢當此重任亨曰事已成矣為之奈何賢懇求不

已明日亨言於上曰李某以朝不可釋左右亦贊其說遂留之衆論復欲賢入閣朝聞賢留之不樂曰吾計決矣何故見沮賢曰所以留之者非為公計為朝廷慮也已而賢為石亨輩嫉而黜為福建參政上召翺曰李某非其罪不可釋去翺曰既不去福建令往南京可也上曰南京亦遠留為吏部左侍郎翺不得已從之翺之欲賢遠去者非惡賢也恐亨輩害之幸使離此庶免其害耳天順改元之初天下人心莫不忻悅徐有禎以迎立有功命入閣與議國事賢亦為衆論所推入閣與有禎全事上銳意委任寵眷極隆賢自念遭逢之難助有禎展盡底蘊知無不言謂太平可立而待凡用人行事一以公道處之左右遂不能堪初太監吉祥以有迎立功與國政不通文墨恐事歸司禮監以此極力贊說凡事與二學士商議而行意欲籠絡附已及論薦文武士有徇私者賢等持公道以沮之祥亦不悅會有御史楊瑄言太監吉祥總兵石亨家人占奪民田乞加禁約

上嘉其敢言祥在傍見斥其名初甚慙懼已而盛怒欲罪之上不許乃已及石亨出兵回聽左右言忿然訴御史不實意有禎與賢復上激祥曰今在內惟爾在外

惟吾彼欲排陷其意非善初祥見亨濫冒陞賞意甚不平每訐其短及聞亨言其勢遂合曰內閣專權欲除我輩上初信其說而從之遂置有禎與賢于獄是日晚雷電大作雨雹如注大風拔木祥之門老樹皆折亨之宅水深尺餘明日即赦而出之初言官欲論亨不能振作兵威虜復入寇又歷數不法事情附勢者潛泄于亨亦謂有禎主使其都御史御史逮之一空朝野愕然莫不失望言路從此不通矣

景泰間山東連歲災傷天順初人猶飢窘已發內帑銀三萬兩賑濟有司以為不敷乞增之

上召有禎與賢曰可從否賢對曰可有禎佛然曰不可不知其弊者以為可臣常見發銀賑濟小民何嘗沾惠俱為里老書手得之賢曰雖有此弊猶勝于無銀上曰增銀是也吉祥亦曰朝廷錢財如山不必吝惜有禎不得已從之遂增銀四萬兩有禎退而不樂賢曰先生悞矣朝廷欲出內帑濟飢民而我輩友沮之萬一迫而為盜責將誰歸蓋其初不論可否惟欲事事出于已古之人惟其事之當而從之不必出于已也後上亦覺有禎之非嘗曰如增銀濟民一事有禎不然先生之言其謬如此

天順初副都御史年富被石亨姪龐參害自大同建繁
 至京 上曰此人何如賢對曰行事公道在彼能華宿
 弊 上曰此必石彪被富沮其所行不得遂其私耳賢
 曰 陛下明見真得其情須早辯之幸甚明日
 上召錦衣衛指揮門達曰年富事情務在推問明白已
 而進狀果多不實賢曰須遣人體勘庶不枉人
 上曰然乃遣給事中郎中二人
 上曰再遣武職一人全往不然縱得其實彼必以爲回
 護賢曰 陛下所慮極是勘回果無實狀富遂致仕而
 歸 天順初石亨招權納賂文武大臣多出其門奔競
 成風士大夫不知廉耻節義爲何物賢深憂之思欲息
 此風適廷試舉子以求賢安民二事問之欲得真才止
 奔競以正士習時都御史缺員有行賄于權貴之門者
 薦其名 上知其不可問賢可以勝此任者且曰若取
 九疇何如賢曰 陛下得其人矣此人廉名素著士林
 重之未幾九疇自陝來遂拜都御史 上召見戒諭諄
 切深愜輿論
 天順初 上以郕王薨欲令汪妃殉葬賢因奏曰汪妃
 雖立爲后即遭廢棄幽閉幸與兩女度日若令隨去情
 所不堪况幼女無依尤可矜憫 上惻然曰卿言是朕

必爲第婦耳少不宜存內初不計其母子之命一日
 上曰汪妃既存不宜在內欲移居舊府何如賢曰如此
 誠便但衣食用度不可缺減 上曰朕更欲加厚豈可
 減乎其原侍官人悉隨之復遣老成中官數人以備使
 令由是母子保全甚得其所
 天順初虜酋李來近遣求食傳聞賢其處石亨欲
 領兵巡邊乘機取之 上曰何如賢曰景泰以來連年
 水旱災傷府庫空虛軍民疲困已極 陛下初復位正
 宜與之休息况胡虜雖近邊不曾侵犯今無故舉兵伐
 之恐不可若寶爾乃秦皇所造李斯所篆亡國之物不
 足爲貴
 上曰卿所見極是莫若只遣通事賞賞賜以與之賢曰
 聖慮如此庶幾允當明日 召亨曰且未可舉兵先遣
 通事探其逆順俟其回報處置亨意方止於是遣都督
 馬政往見李來厚與賞賜深知感恩但其餘部落爲梗
 得李來保送使臣而回
 賢自再入閣之意遂避必待宣召方趨侍不然只在閣
 內整理文書前進雖十日不召亦不往
 上久而覺之且厭石亨輩朝退頻入見或因小事私情
 或無事亦報入見一日已止召賢曰先生有文書整理

每日當來其餘總兵等官無事亦頗來甚不宜令左順門
閣者今後非有宣召不許擅進 上意謂賢當來賢亦
不自入必有宣召而後入然 上意漸加向從凡左右
薦人必召賢問其如何賢以為可者即用之不應者即
不行但賢惟以正對 上亦漸覺

二年郊天後

上一日顧賢曰朕居南宮七年危疑之際實賴

太后愛勤保護罔極之恩欲報無由可敬前代尊上徽

號何如賢頌首曰 陛下舉此莫大之孝也於是命擬

徽號賢定四字曰聖烈慈壽詔示天下人心大悅慶賀

禮成 太后深慰喜之復加增其親以榮所自太夫人

董氏壽方九十凡第五人長祿會昌侯次皆高品子孫

數十人皆爵祿之左右又有為其次兄求陞者一日

上謂賢曰外戚孫氏一門亦足為復希息澤以為慰

太后之心不知 太后正不以此為慰比者授其子弟

官時請於 太后數次方允上不樂者累日曰有何功

於國家濫受祿秩如此然物盛必衰一旦有干國憲吾

則不能救今若聞此必見怨矣賢曰此足以見

太后盛德因問 祖宗以來外戚不與政向為侯者與

政亦審才太后知乎

上曰 太后正不樂此初為內庭近侍惑以開防之說
至今猶悔賢曰此充足以見 太后之高但侯為入諱
謹後不可為創耳 上曰然

禮部請 太子出閣讀書

上召賢謂曰東宮讀書當在文華殿朕欲避此往居武

英殿但早晚朝 太后不便姑以左廊居

太子卿可定擬講讀等官卿宜時常照管且曰先讀何

書賢對曰四書經史次第講讀宜先大學尚書

上曰書經有難讀者朕讀至禹貢及盤庚周誥諸篇甚

費心力賢曰讀書經法先其易者如二典三謨太甲伊

訓說命諸篇明白易曉可先講讀

上曰然寫字亦須用心朕初習字侍書者不魯開指下

筆法任意寫去及寫畢令其看視又不較正以此寫字

不佳賢對曰寫字亦不必求佳但點畫不苟且率易為

善 上曰然及定擬講讀等官將二十八

上一一品其人高下皆當其才明哲如此

四月中 上召賢謂曰如今各邊革去文臣巡撫十分

後軍官縱肆貪暴士卒疲憊且曰朕初復位奉迎之

人紛然變更以此不便只得依從今乃知其謬卿為朕

舉進才能者用之賢因請曰遼東宣府大同延綏寧夏

其肅六處要人最急

上復曰卿與王翺馬昂商議推選務在得人且曰多舉
數人擇而用之於是議推十二人明日進呈遂定浙江
布政白圭在遼東山東布政王宇在宣府僉都御史李秉在
大同監察御史徐瑄在延綏山西布政陳翌在寧夏陝
西布政芮釗在甘肅俱以京官巡撫其地

上曰武人所以惡文臣者只是不得遂其私耳在任者
即日遣使召之兵部尚書馬昂以貴州賊情甚急速得
一人往理其事於是復以白圭往時圭適以考績至京
即陞右副都御史贊理貴州軍務復以太僕卿程信為

僉都御史巡撫遼東

會昌侯弟顯宗家人私起店房專利以病客商事聞

上召賢曰皇親豈可如此法之不行自上犯之賢對曰
若陛下以至公斷之誰不畏服乃命毀其房家人抵法
顯宗姑免其罪而戒之侯初病既出見

上為其第乞恩終不允 上召賢謂曰為侯者不知自
責反乞恩澤朕終不允又以母老為辭求之良久竟從
公法賢頓首曰真可謂王者不私矣

吏部左侍郎孫弘聞喪

上召賢曰孫弘豈勝吏部賢曰誠如 聖諭蓋弘以知

縣考滿赴京為志國公石亨鄉里囑留京官又因奉迎
有功陞工部侍郎復極力謀求得此士林鄙之

上又恐其謀奪情即令守制復召賢曰吏部侍郎乃
天下人物權衡非他部比必得其人先生以為誰可賢
曰以在朝觀之無如禮部二人可擇一用之

上復問其優劣賢曰鄒幹為人端謹但規模稍狹姚夔
表裏相稱有大臣之量

上曰然遂用之命下士類皆悅

禮部郎中李和託一釋子馮權近求為侍郎士論紛然
不平 上問賢此人何如賢對曰不知 上悟其意復

問吏部尚書王翺亦不甚許他日以學士李紹對

上復問賢賢對曰此公論也 上遂決奉天門朝畢召

吏部發王音除紹為禮部右侍郎與論大愜

兵部尚書陳汝言坐賊下獄忠國公石亨因齋宿來予
朝房內議當此任者難其人賢曰以在朝言之惟都御

史兩人中擇一人焉又問誰可賢謂馬昂行事平易亨

尚猶豫復會尚書王翺議翺薦工部尚書趙榮賢以為
不可翺意順其所厚又以昂是鄉里避嫌賢甚不然云

此議對越天地鬼神務出至公與亨謝而從之一日

上召賢問此任誰可賢以昂對

上以為然賢請勅廷臣共舉堪任者若高于昂當用之不然方用昂泊會議亦以昂遂除兵部尚書

上躬理政務凡天下奏章一一親決有難決者必召賢商議可否且厭左右干預察知無非私意嘗于靜中召賢嘆曰為之奈何賢對曰惟在獨斷可以革之

上曰非不自斷如某事某事某人皆不從其說賢對曰若常如此可矣 上曰但依則况不從便拂然見於辭色賢曰於理果不可行者宜從容諭之

上曰今後彼欲用人不當者先生亦當執而沮之賢曰臣若頻沮其勢必怨惟 陛下明見自以為不可庶幾

漸能革心 上曰然

上復位之後因思建康人輩無辜淹禁將五六十一年意欲寬之一日謂賢曰親親之義實所不忍賢對曰

陛下此一念天地鬼神實臨之 太祖在天之靈實臨之堯舜存心不過如此

上遂決即日白 太后許之左右或以為不可

上曰有天命者任自為之左右聞之皆愧服不能止乃遣中官於鳳陽造房屋畢日 上召賢曰今可送去教

軍衛有司供給柴米一應器用悉令完具聽其婚娶自在出入給與閹者二十人婢妾十數人遣太監牛玉入

禁論其意建康人聞之且悲且喜不意

聖恩如此時康人年五十六七吳康人已沒尚有康母姐姪老婦五六人有年八十之上者康人入禁時方二歲出見牛馬亦不識

上召賢謂可發旨意賢謂此非細事宜論文武百官

上曰然次日宣畢人人感嘆以為真帝王美事既而又

有錢見者以利害之言沮之 上不聽

景泰間太監興安崇信釋教每三年度僧數萬於是僧徒多濫天順二年又如期天下僧徒復來京師崇信

止召賢曰僧徒豈可如此延賢對曰 陛下明見取

是宜禁止遂出榜曉諭今後每十年一度檢校披剃二十以上者俱令還俗違者發遣衛充軍度者俱悉定額

考送於是僧徒知懼皆散去 先是忠國公石亨來閣內議事因說山林隱士聞江西撫州有吳興弼者乃司業溥之子累薦不起實淹貢經

書動連古禮事慨然曰吾慮之煩予代草章奏即日

上召賢問曰吳興弼果如何賢曰與弼儒者之高蹈自

古 聖帝明王莫不好賢下士徵聘隱逸若 陛下行此一事亦本朝盛舉 上遂決乃命行人賈勅

書亦弗進其廬與弼接見之際即謂朝廷厚意如此
 當赴闕謝恩但本意不受官職就辭幣帛數月未至
 上問數次一日行人來報至通州矣賢即入言之
 上曰當授以何職賢曰今東宮講學正宜老成儒者
 輔導之宜授官僚上曰何職賢曰庶子論德皆可
 上曰莫若論德之名賢曰論德有左右上曰與之左
 賢曰若見畢可召至文華殿顧問以重之
 上曰然仍以文幣賜之賢曰再與館次張具尤當
 上許之次日見
 上發玉音召吏部命為左春坊左論德朝士皆悚然驚
 異以為布衣召至一旦授此
 上召賢曰明日可引至文華殿次日既見引至
 上前問曰又聞高義特聘爾來如何不授官職初不對
 賢促其對良久方對云微臣草茅賤士年二十嬰疾日
 加虛怯以此不能出任山林之下不敢接見一人雖聞
 犬吠亦驚謂治病軀不有高世之心不意聲聞過
 情為當道論薦蒙皇恩厚意以天書幣帛來聘天使
 到門不勝感愧因而動作若疾復發延至數月方能起
 程至通州忽失聲一日又痰作二日泊入見
 皇上之時幸不痰作况年六十有八者疾衰朽之人

不堪供職上曰官僚亦從容優閑不必辭與弼對曰
 朝廷之職臺諫之次官僚為重
 上曰官僚亦不專勞先生不允所辭終不敢應於是
 賞文幣四表裹羊酒柴米遣太監牛玉送至館
 上顧謂賢曰此老非迂闊者務令施職與弼終不就三
 辭後稱病叩其所以不就之故以粉書太書以伊傳之禮
 聘之却以職授之故不受賢謂如此亦固執矣且
 朝廷致敬盡禮待先生非輕初無不承權與之意今必
 欲如傳說爰立作相亦難既稱衰病務當大任倘勢不
 能行人皆失望不若且就官僚若果有建明則大柱以
 漸而至不然三辭不允亦宜就職以答
 朝廷至意間日上謂賢曰與弼既來如何不授職若
 授職亦不相拘聽其自在候秋涼欲歸亦不固留以俸
 祿養其終身不亦可乎復命賢論以此意亦不受賢初
 見與弼待以賓師之禮於是公卿大夫士無不加敬以
 為待布衣之重如此近世罕見所以人咸驚訝中官尤
 不然之賢每為之解云待此所以勵風俗使奔競干求
 乞求之徒孜孜於利祿宦達者觀此自覺羞愧孟子所
 謂貪夫廉儒夫有立志此舉庶幾能之
 賢偶因沾脚指下為手所傷復入湯氣遂至發腫五月

二十九日早不能趨朝

上即問之左右以疾對即遣太醫張富齋羊清來視疾

六月一日復遣富同太監安年齋銀伍十兩來視又命

太醫劉禮調治四日復遣太監牛玉領禮來視六日再

遣王來每來必以政事數十條奏定七日趨朝入謝

上甚悅且云先生尚宜將息不可多行動也

處士吳與弼不肯受職三辭後以疾不能動履留京兩

月不敢具本再辭來賢舍訴衷曲乞回賢謂若肯就職

或有可行之道且東宮早晚天涼講學凡有輔導進學

之法賢必能贊說依行或因其留可以開

聖學賢當乘間進言云與弼於經書義理窮究最精

皇上勵精圖治日勤政務凡天下奏章一一親覽自斷

比先於經書雖嘗講讀彼時春秋尚早至今歲久豈無

或忘况此 聖心開明又非前日之比若於萬幾之下

令與弼從新講說發明則 陛下於義理愈加精熟由

是則政事益得其當有助於 聖治不淺矣又况賢輩

早晚亦得請教以治身心以贊治道與弼堅辭謂衰疾

不能供職決意乞回又恐

上意見謹乞賢成全賢次日早見

上言與弼本意亦願供職第以老疾不愈進退狼狽望

陛下寬容若不見謹許其具本再辭

上曰果然亦難留也賢曰此 朝廷盛事若始終成美

尚得賜與為善

上首肯之且曰既以行人聘來還以行人送歸再與

勅書令有司供月糧米以贍終身賢即拜賀云此舉實

帝王盛德之事曠世稀有於是與弼感激無以報稱條

陳十事上之復上表謝恩而去

上留心政務漸覺招權納賂在左右者之非厭其所為

不能驅遣嘗於靜中屏其人告賢曰為之奈何賢謂人

若之權不可不移果能自覽彼之勢自消惟此為良法

其私情既不能行趨附之人漸亦少矣

上以為然且曰無此相礙何事不順吾早晨拜天拜祖

宗畢視朝既罷進膳後閱奏章易決者即批出有可議

送去先生屢奏決賢曰臣等所見亦有不到處更望

陛下再加參詳斟酌穩當施行如此則庶績其疑矣

上深以為然且云左右乃曰此等奏章何必一一親覽

又曰亦不必送與閣下看又曰差便差到底奸邪不忠

如此賢曰惟 陛下明見又曰朕負荷天下之重五更

二鼓起齋潔具服拜天畢省奏章剖決訖復具服謁

奉先殿行禮畢視朝循此定規定時不敢有誤退朝至

文華殿或有政事有關大臣者則召而訪問商確復省
奏章訖回宮進膳後從容游息至申初復省奏章暇則聽
內政至晚而休若 母后慶每日一朝有

命則兩日一朝隆冬盛暑三旦朝今左右乃曰何乃自勞
如此賢曰自古賢君脩德勤政莫不皆然今 陛下敬
天敬祖宗孝 母后親覽政務則脩德勤政之事備矣

臣願 陛下持此不衰堅如金石可以副至夫堯舜之
道而為堯舜之君矣又曰如此行之亦有何勞不然則
便於安逸而怠荒至矣雖悔何追賢曰

陛下言及於此社稷蒼生之福也

駙馬趙輝貪財好色景泰時在南京天順改元乞來朝
上許之既見厚有所獻賄左右求封爵一日

上召賢曰趙輝求封如何賢對曰名爵豈臣下可求左
右亟欲成之

上復召賢議賢謂求則不可與若 朝廷念其舊戚自
加恩命則可遂從之已而輝以賄賂事發特免其罪封
爵竟亦不行

先是兵部尚書陳汝言阿順權宦將前時送去雲南兩
廣湖廣等處違官盡數取回物論沸騰以為不便下情
不能上達一日賢從容言於

上曰達人非我族類自古為中國患幸送之江南遠方
今復取來甚是不便聞此類在彼住定以為樂土多不
願來

上曰吾亦悔之初取時聽其不願最善若後願去者仍
從之賢曰幸甚

錦衣衛官校差出捉人惟財是圖動以千萬計天下之
人被其擾害不可勝言此情不能上達賢一日從容言
于 上曰今天下百姓頗安惟有一害

上曰何害賢曰錦衣衛官校是也一出于外如狼如虎
貪財無厭寧有紀極

上即悟曰此輩出外誰不畏懼其害人不言可知今後
非大故重事不遣賢領首曰幸甚

鎮守遼東太監范英乞來朝見即以部下親昵都指揮
高飛乞統遼陽兵然已有參將曹廣兵部以為不可

上欲允之召賢曰可以飛代廣賢不能止明日復見
上曰聞飛非統御才地方所係

上曰已發奈何賢曰雖發未行猶可止事未停安雖行
亦止 上曰然即召兵部已之

時祭風雷山川之神而壇壝在城外
上不欲夜出問賢可以助臣代之否賢曰果有故亦須

但祖訓以為不可

上曰今後當自行但夜出至彼無所止宿欲效天地壇為一齋宮如何賢曰可但宜戒殺其制

上曰既有止宿日未下時至彼祭畢拂曙而回庶免晚間出入賢頓首曰 聖慮極矣

上一日言宦官將見雖曾效勞其實譏亂小人朕初復位時即於 太后前言曰 皇后無子亦當換朕即斥

之方止及立 東宮日復曰其母如何朕曰當為皇貴妃乃止一日命見選官人充用既選乃曰

太后處不必知朕曰不可復於 太后處曰

上欲隱之及朕曰 太后方知其離間以此遠絕之賢

曰讒說殄行自古帝王所深惡者 陛下絕之最是

三年冬鷹坊司內臣奏乞出外採獵 上不許復固請

上曰爾輩欲出獵但不許擾害州縣朕遣人訪之既許

其出彼意一時之言未必追訪出至州縣不能獲一禽

有司懼其威斂之於民聚鹿獐免雉而獻之內臣以為

獵所獲者遣人領進

上果令人密訪某州若干某縣若干皆得其數候其至

各杖而黜之 冬十一月間 上一日屏去左右召賢從容言政治得

失賢曰極言下情之弊時往往差錦衣衛官按出外提

罪人然此輩嗜利勢如狼虎所過無虛必飽其欲而後

已動以金銀千百計有司不勝其擾畧達此情

上初不許且曰今後但不可多差耳不意差者多左右

貴近所囑因而譖毀謂賢多言彼有犯者自當其罪

上聽之從而見疎賢初亦覺之不知所由已而左右傳

說如此賢謂此弊九重之遠何由得聞賢既得親近豈

忍隱蔽而不言乎言而得罪亦所甘心越旬日復召賢

待之如前蓋 聖鑒孔昭也

時小人欲求倖進者多不能得謂賢沮之莫不怨恨乘

隙排謗時刑部尚書缺人已取山東布政陸瑜即乘此

駕說瑜用賄賂求而得之朝士紛然以為瑜至必不用

又謂石總兵已達於 上謂賢必然見害及瑜至

上召賢議之仍以瑜為尚書群小愕然衆毀方息

上初雖聽諸怨言錦衣之弊復密察之皆得其實

過於賢所言者召其指揮者戒之曰自後差人敢有似前

者必重罪不宥由是收斂不敢縱意求索人或為賢危

之曰先生招怨如此奈何賢曰若除此一弊怨亦不辭

先是安遠侯柳溥在涼州任虜寇搶掠不敢出兵監察

御史劉濟奏其畏怯以致折損官軍

上怒其所言且曰與賊對敵安能不損使將校聞此言豈不解體欲置之罪賢對曰御史是耳目官所見當言用其是舍其非不宜見諱

上乃止終不以為然後因錦衣之怒謂賢護向秀才且曰如某御史多言便以為當說濬後代還竟下獄尋亦悔活輕其罰降職外補而已

太傅安遠侯柳溥以禦寇無功取還既至上召賢曰溥為主將畏縮如此若不懲治何以警衆且有罪不罰人誰畏法即命言官彈劾罷太傅閑住越數日溥以馬駝進

上怒擲其奏曰溥無狀如此哇涼之人既被虜寇搶掠頭畜殆盡復為總兵所索不然從何而得况無功戴罪朝廷復受其所獻可乎遂却之且責其非溥慙懼而退

冬十一月 聖節及冬至例宴群臣於 奉天殿上顧謂賢曰節固當宴不惜所費但計牲畜甚衆尚有正旦慶成一歲四宴朕欲減之如何賢曰大禮之行初不在此 陛下減之亦是由是每歲二宴至正旦亦或不宴惟慶成一宴歲不缺云

景泰不豫文武群臣不過候其不起請上皇復位時武清侯石亨都督張軌掌大兵小人欲圖

富貴者以為少保王文于謙與中官王誠等欲取宗室立之之說以激亨等借其勢而成之亨等遂以迎駕為功殺王文于謙等并貶謫陳循等數十人亨封忠國公軌封太平侯乃固寵攬權冒濫官爵贖貨無厭方復位之初人心大悅及見亨等所行人皆失望干動天象彗出星變日暈數重數月不息乃群陰圍蔽太陽之象而亨恬不知戒賄賂公行強預朝政掠羨而恩易置文武大臣邊將以彰其威有不出於門下者便欲中傷中外見其勢焰莫不寒心敢怒而不敢言亨姪彪頗驍勇驟陞都督性尤貪暴粗立邊功大肆克惡謀鎮大同邀人

奏保 朝廷覺其不實使人廉察果皆虛詐置彪於法人心皆快已而罪連亨 朝廷初念其功累宥之未幾家人傳說彪誘有不軌之謀於是置亨於法籍其家受禍甚烈議者以為天道好還如此人見其名位勢力如太山之安一旦除之曾不少阻蓋幽明究抑從此伸氣雖 朝廷大法有所不免亦其罪惡貫盈人神共怒助力於其間當時若以彪鎮大同誠為可惧且在京武官多出亨門下而亨又握兵權天下精兵無如大同稍有變動內外相應其禍何勝言哉此時雖欲撲滅力不能及今辯之於早除此大害非上之剛明果斷不能如此

而亦 祖宗在天之靈有以默相之

社稷綿遠端兆於此

天順四年天下諸司官吏朝覲至京

上召賢謂曰朝覲之弊不可不革賢曰誠如 聖慮即

出榜禁約不許與京官交通餽送土物亦不許下人挾

仇告害由是肅然不犯 上召賢謂曰默陟之典亦當

舉行賢曰此 祖宗舊制即 勅吏部都察院選不職

者數百人旌其才行超卓政績顯著者布政以下賈銓

等十人賜以衣服楮幣部筵宴

命太監牛玉吏部尚書王翔及予三人侍宴以勵其衆

與論惟然於其中召布政蕭暉為禮部尚書賈銓為

副都御史先時吏部舉銓可大用以其名重欲任以戶

部尚書上問賢以為何如賢對曰聞其名則可見其

人及銓至京命賢觀之執不稱名乃別求之賢以副都

御史年富執法不撓可居此職

上亦以為然不意左右不悅富者甚衆謂賢曰

上不喜此人不可再舉賢以為實然一日

上召賢謂曰戶部之缺果誰當之恐非年富不可賢曰

此人不悅者衆愈見其賢

上曰富之執法正直居此國計所關豈顧私情不悅者

遂召為戶部尚書士林咸以為宜

內府庫官奏今歲用計之不數年而盡於是 勅戶部

議欲以蘇松嘉歲折糧銀折金五萬兩

上召賢謂曰國家錢糧出在東南而金非其所產今欲

折金價必湧貴賢對曰誠如 聖慮因論雲南各處土

人有歲辦金銀遂令以銀折金數千兩待十年後不足

再議而行

會昌侯孫繼宗因冒報迎駕功陞官者俱有首其子弟

家人冒報者亦二十餘人具奏辭免

上召賢謂曰此事何以處之賢對曰以正法論之盡當

革去但念國戚於親子弟存之革其家人冒陞者庶全

恩義 上曰然但此事若白于 太后必盡革去雖侯

爵未可保也賢對曰惟 陛下裁之上不失母后之心

幸甚 上曰須如先生之言然後允當卒從之

上天資英武益明習政務天下奏牘一一親覽或有毫

末差失便能察凡有發下裁斷賢等一出至公

上知其無私委任益隆凡事不肯輕易即出必召問其

可否或遣中官來問務得其當然後行是以政事無大

差失法度振舉人心警懼平昔縱放者莫不收斂其中

官惟一二舊習特加重焉其餘雖一持龍眷至厚一具

有矣即置于法略不假借用是不敢肆然

法司奏石亨等罪狀官者俱合查究

上召賢問曰此事可否恐驚動人心賢對曰若查究則不可但此等罪狀官者自不能安欲自首猶諱不決若朝廷許令自首免罪事方妥帖

上曰然遂行之於是揭陞職者四千人盡首改正人心皆快或有議欲追其文過俸糧者賢曰不可戶部奏請得旨乃免人心皆安石亨既置于法一日出入門下者無不驚懼一日賢言於

上曰元惡既除宜戒諭群臣且安人心不究其餘遂行之中外釋然無不感戴 朝廷之恩者

初石彪事發言官齊奏明日大班劫之即有漏泄於彪者 上召賢曰群臣黨惡如此不可不戒賢對曰誠如旨意乃勅諭百官今後文武大臣無故不許往來近侍官不許造大臣私宅錦衣衛官亦然於是莫不肅靜天下聞之亦皆疎息交通之弊遂止

石亨下獄死法司請瘞其屍 上召賢曰如何賢曰如此行之未為善善法司宜執法論罪欲泉首示衆 朝廷不從特全其首領尤見恩義尚存 上曰然即從之

一日從容言及迎駕奪門之功賢曰迎駕則可奪門二字豈可示後況景泰不諱

陛下宜復位天命人心無有不順文武群臣誰不願請何必奪門且內府之門豈可奪奪之一字尤非順幸願陛下洪福得成其事假使景泰左右先知此事亨輩何足惜不審置 陛下于何地

上曰然彼時何以自解方悞此輩非為社稷計不過貪圖富貴而已賢曰臣彼時極知此舉之非亦有邀臣與其謀者臣不從以臣之愚見 景泰果不起率文武群臣請出 陛下復位安用如此撓撓雖欲陞賞以誰為

功老臣者舊依然 在職豈有殺戮降出之事致干天象而群小之計無所施矣招權納賂何由而得忠良之士亦無排擠之患國家太平氣象豈不由此而盛易曰聞國承家小人勿用言其必亂邦也於此驗之為尤信 上曰然

天順初以迎駕為功者大開賄賂之門在朝文武之士靡然從風奔走其門惟恐或後以財寶先投者先得美職無復論才之賢否風俗大壞不可勝言

上亦極知其非但復位之初俯而從之明年稍自振作十從其四五又數月計從其二三又明年凡百自斷其

賄賂之門徒開而已初時有英要職事一缺謀之者如
 繩致盟爭欲得之自後缺雖多而謀之者無一入蓋用
 人之柄在上權貴不與焉雖欲賄賂何所投乎向日奔
 說之風一變而為恬退之習可見士風之振否顧上之
 人力行何如耳天下氣候關於 朝廷驗之果然景泰
 時不孝於親不敬其兄不睦其室而 朝廷之上怨恨
 憂鬱之氣充滿是以六七年間水旱災傷遍天下天變
 於上氣乖於下一年甚一年自天順初
 上復位之後敬天尊祖孝親睦族宮室之中有恩以相
 愛有禮以相接歲時調和年穀豐稔海內之民無飢寒流離
 之苦由是觀之 朝廷之氣和天下亦和朝廷之氣乖
 天下亦乖中庸所謂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聖賢
 之言信不誣也
 耿九疇軒輓皆廉介之士操履素定天下信之天順初
 省用耿為都御史軒為刑部尚書但二人之才不異於
 衆特取其行之高於人泊供職未有建明耿欲糾石亨
 之罪反為所排出為江西布政使轉四川
 上知其為人清正但為事輩所嫉一日泛論人才念及
 九疇非其罪賢因曰此人操行誠不易得遂有召用意
 賢竊慮彼時憲憲本無罪彼石亨所排而黜之人皆惜

朝政之失幸而召用以見 朝廷恬享之非所係不小
 未幾因禮部缺人召至京師 上憐其衰命為南京刑
 部尚書且曰遂其優閒可也初軒輓在刑部數月因疾
 作懇乞致仕還家後每念輓之為人亦不易得賢曰二
 人素行海內共知一日南京總督糧儲缺入理之論及
 性日能理此事者莫如輓遂召為左都御史委任之未
 幾九疇卒
 上嗟悼良久曰可惜此老欲其優閒而遽亡邪尋以左
 都御史蕭維禎為南京刑部尚書
 上因說校尉行事者亦多枉人且如行臨川王與四尼
 姑通及鎮撫司指揮門達問之實無此情又聞行事者
 法司依其所行不敢辨雖知其枉付之嘆息惟門達能
 辨之賢因言性時行事者挾仇害人涉虛者治以重罪
 上曰若如此又慮其不肯用心訪察今後但令鎮撫辨
 其枉者可也
 天順四年秋天下大水江南北尤甚田盡淹沒時
 上意明察凡事臣下莫敢發端一日因召問畢從容言
 曰臣聞今年水災甚大數十年來未嘗見此百姓不能
 存活 上曰為之奈何賢曰若非天施恩典安得蘇息
 上曰何如行則可賢曰宜下詔免徵糧草

上曰固可但詔非一二條可行莫若以 旨意與戶部
行於天下賢曰如此尤善於是令被災州縣申報巡撫
巡按官災重者全免稍重者免半又輕者免三分已而
天下奏水災者無虛日通政司奏對無日不有

上初以賢言或過至是見其實然人或以賢多言取愆
賢嘆曰居此尚不敢言更誰言邪

景泰間陳循王文之子會試不中二人以私情怒考官
取人不公皆具奏考之不精欲殺考官 朝廷不從乃
已天順四年會試舉子不中者俱怒考官有敵其說者
謂賢有第讓不中亦怒考官一舉子遂奏考官校文顛

倒宜正其罪

上見其所言疑而未定召賢問曰此舉子奏考官弊何
以處之賢對曰此乃私忿考官實無此弊如臣第讓亦
不中可見其公 上意方回乃命禮部會翰林院考此
舉子驗其學多不能答題意且奏其狂妄遂如于部前
以示衆群議方息不然欲訴考官者尤衆賢謂此舉子
曰若爾所作文字有疵不中是爾學力未至非命也若
爾文字可取而不中乃命也不知安命可為士乎初亦
有朝臣子弟不中者皆助此舉子又見此事發赧然而
愧矣

四年秋八月虜酋寧來大舉入寇自大同威遠西擁衆
南行邊將高陽伯李文按兵不敢當其鋒已而虜衆直
抵鴈門關代朔忻州一帶四散搶掠炮火徹于京師入
民驚疑棄家走避擁入京城莫能止

上初謂此虜窮乏不過在邊掠牛羊而去賢見人民驚
走如此乃言於 上曰京師宜出軍於紫荆倒馬二關
駐劄非欲與之對敵一則安撫人民一則使彼知懼不
敢深入久停 上方欲命總兵者議會兵部奏欲遣將
統京師軍赴大同殺賊 上曰緩不及事徒勞人馬駐
關之說可行於是遣都督顏彪領兵赴紫荆關馮宗領

兵赴倒馬關然此虜既有所獲見我兵不動去而復來
遂復勅二關之軍赴鴈門人民恃此以不恐 上意初
不欲雖勉強而從終不悅後見此虜復來始以為然人
亦謂賢多言賢曰古之大臣知無不言今雖不能如此
於此等利害國家安危係焉不言可乎縱得罪遠不
可顧也

四年秋 上召賢與王翱於武英殿曰今兵部工部缺
侍郎卿等可擇人用之賢謂副都御史白圭可為兵部
侍郎其湖廣巡撫亦暫設耳 上以為然翱曰南京戶
部侍郎馮諒眼制將終可轉工部 上亦以為然諒至

適戶部亦缺人因上召夏竦賢以為補正缺而他轉班序反出其下莫若就命以戶部上以為然命下與論亦愜翱亦曰如此處置甚安諒自南京府尹陞此職錢穀之事又經心矣賢非一時自定益亦素聞衆論耳四年冬閏十一月十六日早見月食欽天監失於推算不行救護上召賢曰月食人所共見欽天監失於推算如此因言湯序以禮部侍郎掌監事凡有災異必隱蔽不言或見天文有變必曲為解說甚至書中所載不祥字語多自改削而進惟遇天文喜事却詳書以進且朝廷正欲知災異以見上天垂戒庶知脩省而序乃隱蔽如此豈臣下盡忠之道賢曰自古聖帝明王皆畏天變實同聖意序若如此罪可誅也上曰今有此失法不可容於是收下獄降為太常少卿仍掌監事

四年十二月六日

上於奉天門朝罷召賢曰吏部右侍郎不可久缺况尚書王翱年老早得一人習練其事命與翱訪其人得巡撫南直隸副都御史崔恭明日早於文華殿具奏上喜以為得人以山東布政劉致代巡撫因論人才高下上曰若徐有禎才學亦難得當時有行太罪只是

石亨張軻輩害之序免後世議論可令原籍為民賢與翱曰聖恩所施最當即傳旨下之戶部

天順五年正月大理少卿李茂奉

上召賢曰大理寺是審錄官法司囚徒皆從此平允至為緊要今雖有寺丞二人各分猶輕恐不敢與法司持辨須得職稍重者一人卿可擇之賢請與吏部尚書王翱議上曰然於是議以舊卿李賓最宜但憂制未終明日見于文華殿上曰得其人矣乎賢與翱以賓對遂用之

五年二月因錦衣衛指揮所行江西弋陽王賊倫事涉虛上召賢曰宗室中豈願有此醜事彼初既以為實今却云無此事以此觀之其餘所行枉人多矣賢曰誠如聖諭因言法司明知其枉畏避此輩不敢辨理賢曰若肯意付法司但有枉者與之辨理不許畏勢避嫌上曰然於是召法司戒飭之人人皆悅一日

上言及此事賢曰清平之世若刑獄枉人實傷和氣惟陛下明見如此斯民甚幸

天順五年四月

上召賢曰府庫錢糧所入者少所出者多奈何且軍官奉一季關銀十四萬餘兩賢曰自古國家推於

食今一衛官有二千餘員者

上曰一年四季或以一二季支與布錢何如賢曰須與

戶部議一日上召賢曰同吏戶兵尚書議此事

上曰爾戶部奏來朝廷復命會議不然不惟歸怨朝廷

亦歸怨爾數人矣慎密之賢因言在京軍官老弱殘疾

者令兵部漸漸調出在外却以軍補其缺以省冗費

上曰此事時恐難行賢曰宜安靜行之如無事然使其

不覺可也

上頷之賢又言軍官有增無減且天地間萬物有長必

有消如人只生不死無處著矣自古有軍功者雖以金

書鈔券誓以永存然其子孫不一再而犯法即除其國

或能立功又與其爵豈有累犯罪惡而不革其爵者今

若因循久遠天下官多軍少民供其俸必致困窮而邦

本虧矣不可不深慮也 上曰此事誠可慮當徐為之

自天順四年水災以來天下米穀皆貴人民艱難至五

年尤甚賢深憂之六月中因陝西諒州莊浪一帶虜寇

侵犯圍困城堡日久而不退及遣將官執廉領兵自蘭縣

過河與莊浪合兵又被虜賊截路殺退虜益猖獗過河

搶掠羊馬財物官軍莫敢與敵關中震恐乞大軍剿殺

於是兵部尚書馬昂總督軍務懷寧伯孫鏜為總兵

官京師出軍一萬五千河南山東調軍二萬賢因此事

與會昌侯孫繼宗吏部尚書王翱及馬昂四人言於

上曰今天下人民艱難况又起兵宜寬恤以蘇民困

上有難色不得已而允之太監牛玉亦聞下情如此力

贊行之於是開寫十數條最善於民者悉皆停止

內官吉祥居禁庭最久為人惟喜私恩小惠招權納賄

擅作威福嘗往雲南福建殺賊帶去達官軍能騎射取

功因而收於部下加以恩澤為腹心天順初召呼此輩

迎駕俱陞大職此輩亦感吉祥之恩後石亨事發冒官

者俱革去此輩又為吉祥所庇不動吉祥初以迎

駕為功貪圖富貴一家第姪俱得大官又賣官鬻獄瀆

貨無厭

上初不得已而從其所欲後不能堪稍疎抑之吉祥輒

懷異志令其姪昭武伯欽糾集所息之人謀為不軌會

兵部尚書馬昂懷寧伯孫鏜統官軍往陝西殺賊於五

年七月二日早辭欽等乘機欲殺馬昂孫鏜等就擁兵

入內為變幸而孫鏜等先覺二鼓時即起於內禁門不

開欽兄弟與同惡者先詣錦衣衛指揮邊果宅前遇果

方出斬其首碎其尸蓋果亦吉祥所息之人後

朝廷委任行輩且行欽非理之輩所最恨者先害之然

後分布於各禁門待其開闢入三鼓至門欽兄弟四五人俱在東長安門予四鼓到朝房聞槍馬驚亂以為出征之軍及入房聞呼錦衣衛指揮焦壽郭英等拿住予亦不知何如俄又呼予官名曰尋李學士予方恐即出房至門前見披甲持刀者數人一人砍予一刀又打一背曹欽適至見予不忍殺連呼尊長托予手曰毋恐叱退持刀者且告曰我父子兄弟盡忠迎駕復位今被遠果譖毀反欲相害提果頭示予曰誠為此激變不得已也予曰此人生事害人誰不怨恨既除此害即可請命欽曰就與我寫本進入即令人防予至吏部朝房尚書王翱慮借紙筆寫成予拉翱同行於門縫投進欽見門不開乃舉火焚燒復欲害予令持刀者同予尋尚書馬昂得翱等解之及天明上馬呼衆馳往東安門又令披甲持刀者一人馳馬尋予翱等復解之忽有孫鏗領官軍襲而圍之予乃得脫時恭順侯吳瑾左都御史寇深俱被殺死予被傷在吏部至晚大雨不止聞官軍圍欽等於其宅盡誅之予慮其脅從者不寧即投本進入請急宣

聖旨脅從者罔治以安反側之心然後詔示天下布寬恤之恩一切不急之務悉皆停罷與民休息吉祥已正

典刑蓋此亂臣賊子肆行反逆天地鬼神所不容當時若不早覺各門既閉此賊擁入縱橫一時不能禦之其禍不可勝言畢竟就戮被其傷害多矣幸而早撲滅之此實宗社之福也

自天順元年石亨竊弄威權恨御史楊瑄攻其家人侵占民田謂賢與徐有積主使被其誣害言官方欲劾其不法亨先知之即言御史聽有積主使排陷大臣遂將都御史耿九疇等置於獄十三道掌道御史盡置於法從此言路閉塞近侍風憲無一人敢言者由是權奸得志肆行無忌相繼反逐賢因言于

上曰自古治朝未有不開言路者慮臣下不肯進言有欲敢諫之故排謗之木者或道之使言或設不言之刑以懼之有直言者或旌異之褒獎之賞勞之陞用以勸其言然後臣下始肯進言且進言者不過言君德之虧欠朝政之闕失天下生民之利害文武百官之貪暴奸邪皆是有益於國家之事于已無益也不但無益于已又恐觸上之怒而得罪焉聖明王有見于此故倦倦求言惟恐不得聞其失也惟奸邪之臣惡其攻已務欲塞之以肆其非為莫敢誰何由是覆宗絕嗣而不悟也

上曰此事吉祥石亨張軌楊善等之今宜速開可於諫

嘗內列之賢曰此

宗社之福蒼生之幸也於是言路方開

都御史寇深被賊害之

上顧賢曰此職非輕須得其人賢曰宜命六部共舉既而舉三人以南京刑部尚書蕭維禎居首

上命賢用一人賢以居首者對

上曰此人曾在吉祥處通情吉祥力薦之非端士也復詢六部皆曰但以其會居此職遂謂老成不知其所為如此誠不可上復問賢曰大理卿李賓年雖少容止老成又典刑名可當此任臣所見如此須從衆論

上召王翱等詢之皆曰可遂陞右都御史

八月十六日

上勅吏部曰學士李賢為賊所傷乃能力疾奉事忠勤可嘉特加太子少保如勅奉行賢即具本辭免

上曰官以酬勞進自有公論卿宜承命所辭不允聞

日 上召問曰先生何故懇辭賢曰臣實不敢受此加秩乞容臣辭免今再進本

上曰先生勞心國事非他人比雖進本十次亦不允賢不得已受之客來必曰僉謂先生受此職視前任者士望尤未滿也予曰朝廷名器不可多用徒多兼美秩不

思所幹之事稱否若能盡職務雖不兼官亦有光不然

雖兼十官亦非羨祇取士林之譏誚也且景泰間任其

自擇好官兼之累至五官太子太保一陞十員名爵之

濫至于如此不三數年輩之一空能免誅謫以禮去官者兩三人耳轉子所謂必有天殃者也士大夫宜以此

為戒不可貪一時之榮而忘遠慮也

五年十一月二十日早

上召賢至東華殿因說吉祥事曰此輩放縱前日見吉祥敗稍收欵近來又放縱亦每戒曰淺等不可如此且如吉祥非無功勞一且犯法不可留矣且朕在南城時

次輩如何過來今日不可忘了朕今在位五年矣未嘗

一日忘在南城時此等言語常時告戒先生豈知賢曰

古昔聖賢之君正是如此安樂不忘患難之時又以此戒左右之人最善 上書朕日之間五鼓初起拜天雖

或足疾不能起亦曉拜之拜畢司禮監奏本一一自看

朝廟行拜禮入廟皆然出則視朝退去朝

母后畢復親政務既罷進膳飲食隨分未嘗揀擇去取

衣服亦隨宜雖著布衣人不以為非天子也賢曰如此

節儉益見盛德若朝廷節儉天下自然富庶前代如漢文帝唐太宗宋仁宗皆能節儉當持海內富庶惟耳目

玩好不必留意自然節儉

上曰然如鍾鼓司承應無事亦不觀聽惟時節奉

母后方用此輩承應一日閑則看書或觀射賢曰前聖

經書惟書經是帝王治天下大經大法最宜熟看

上曰書經四書朕皆讀遍賢曰此時正好玩味况聖賢

聽悟一見便曉最有益也

上曰二典三謨真是嘉言賢曰誠如聖諭帝王修身齊

家敬天勤民用人為政之事皆在其中貴乎體而行之

上曰然朕存正統年間留心讀書惟不好寫字賢曰帝

王之學不在寫字惟講明經書義理最是緊要因說景

夫順則樂

三十一

泰全然不理政務或用人陞官明日謝恩不知所以文

武大臣未嘗接言上下之情如何得通賢曰自古明君

未嘗一日不與大臣相接商確治天下之道所謂接賢

士大夫之時多親宦官宮妾之時少也

上曰如此天下豈不治安賢曰近聞外議有二事不便

上曰何事賢曰松潘羗民叛亂已勅四川三司調兵剿

殺然三司官統兵頗頑難以成功須得

朝廷命一將官統之庶得成功易曰長子帥師弟子與

尸不可不慮

法曰此慮極是關都督許貴可用遂取而用之又湖廣

總兵無統貴州九百軍務貴州將官不得專擅行必遣

人往湖廣計議山路險遠往來遲滯以致事多耽誤未

便 上曰然此等事情誠非穩便即日召兵部易之令

各鎮守地方賢曰臣聞

陛下夏不揮扇冬不近爐果然否

上曰實然暑雖極熱曾不揮扇在宮內亦不令左右揮

扇冬雖極寒曾不近火亦不披暖耳稍用双目即熟賢

曰 陛下聖質所秉堅厚如此蓋由體被中和之氣聞

宋仁宗亦然若臣等受氣薄者不用扇不近爐不能過

也 上顧問賢曰今六部尚書庶皆得人但慮吏部王

夫順則樂

四

朝老矣時朝年七十八歲賢曰臣聞祿命之說朝壽最

高尚有十年 上喜曰如此無慮矣如戶部年富不易得

賢曰若繼朝吏部非此人不可 上曰然朕意亦如此

惟禮部石瑁稍弱賢曰此人居是位不滿人望早晚宜

致仕 上曰且留之恐後來者未必過之刑部陸瑜甚佳

都御史李賓亦可如工部趙榮亦能辦事賢曰此人可

取且如曹賊反時文職皆畏縮逃避况兵非已任誰肯

出前惟榮自奮披甲躍馬呼於市曰好賊曾來從我曹

家是亂臣賊子當共剿殺我輩是忠臣義士不可退避

於是從者數十百人能於陣前鼓舞英勵士卒賊賊成

如此有心行事人莫能及

上曰是亦忠臣若吏部侍郎姚夔崔亦健賢曰二人才器異日皆尚書之選 上曰然

天順六年三月陝西管糧通政司參議尹旻奏賊逃河開軍馬衆大人民供輸困極予謂兵出在外可暫不可又暫則爲壯久則爲老且達賊在邊安能保其不來侵犯若慮其復來不可退兵更無休息之時今陝西人民疲困已極若不趁河開之時暫退軍馬寬其供給人民愈加遊窳糧草極缺大軍亦難駐劄况今年不種耕種明年益乏糧草寧可暫去暫來不可久留在彼使民得

乘閒耕種日後或再用兵不致誤事此時莫若令彼處官軍且耕且守調去軍馬俱令回還只留文武官各員提督彼處城堡軍馬庶爲允當 上以爲疑意謂虜寇復來又用調兵乃命總兵兵部尚書來閣下會議卒從予言

天順六年夏四月一日奉天門奏事畢靜觀罷

上起身召禮部尚書石琚等疾出班趨走欲上右階鴻臚寺呼止方轉回御道跪承旨與勅書選妃事

上下金臺即召賢曰石琚動止粗疎失措如此如何爲禮部尚書不自求退朝廷難于遣選賢曰誠如

聖諭令其自退庶全大臣之義

上曰若戶部侍郎張譽可以代之賢曰張譽老成人此職亦宜賢即報琚疏乞致仕琚速上陳

上見琚疏意却不忍曰琚爲人蕙實豈可因此小失而退 命太監牛玉勅吏部尚書王邦與賢議賢等言石

琚一淳誠人但動作遲鈍耳既留之張譽可不動也 上復令玉傳旨譽歷任年久辦事勤勞陞戶部尚書仍

管糧儲已而 命下士論重琚之求退矣譽之當陞若非先報琚亦不知 上意不悅必不取退 上怒未可

測及上疏求退而 上意遂解士林且以琚能見機而作無貪位慕祿之心聲價倍增於前日蓋亦不虞之譽也

學者於聖賢之道貴乎知而能行今之士誰不讀書講明之功或有之身體力行百無一二要之講明者存粗

通文義未能真知其理望其能行難矣哉 宋朝理學最優於前代者蓋自濂洛關閩諸大儒倡起

於是天下士大夫皆知爲務觀其於諸先正書問往來論辨不已若渠不留心率有此今則借爲出身之階一得

仕後置之度外更不相關但任其天資而行之於聖賢立身行己法度茫不在意視理學不知爲何物也可勝

嘆哉 晉陸贄元傳雅之士朝野甚多以為時運如此

及觀取士之法用賦乃知所謂博雅者上之使然也今則華之益抑詞章之習專欲明經致用意固善矣竊謂作賦非博雅不能而經義策論拘於正意雖不博雅可也誠於二場中仍添一賦不十數年士不博雅者吾未之信也

吳草廬得弟子如虞伯生而不能傳其道其究安在哉草廬不悉其傳也意伯生初遊其門已無求道之志不過欲正其文詞而已不然以伯生之質果能刮去詞章之習一力從事道學豈不得哉顧乃耽於詞章觀其作詩不下萬餘言宜不及於道學也

本朝仕途中能以理學為務者繞見薛大理一人蓋其天資夙成其嘗欲從遊以官執弗果斯人疏于處世直道見黜已就開矣未知造詣何如也

吏部尚書郭璉出身早不違問學然天資甚美受氣完厚臨事從容喜怒不形于色精于吏事簡切不泛為尸曹厲文廟已知其名正統初待臣因蝗旱言大臣不能盡職久妨賢路有旨回奏眾欲歸罷田里以謝天譴璉獨以為不可云非是貪位但主上以冲吾輩皆先帝簡任受付托若皆罷去誰與共理只宜戴罪修省改過以回天意眾從其言識者疑之

切是今之士大夫聞夜且用求討靴詩數月延緩哀感之情甚略

當道者宜用人之長今有以謀略薦者見其入以勢位臨之略而不接曰予既知之矣則訑訑之聲音顏色拒人于千里之外予謂如此為國家計固疎矣其自為計亦未為得也何則古之宰相惟不自用而各盡人之所長已而事就成功宰相獨收其名向也所長之人不預焉唐之房杜是已今慮不及此必謂天下之人無喻於古者嗚呼何見之晚也昔者周公之聖天下之士豈復有過之及之者觀其吐哺握髮之心蓋周公未嘗自以

為能必謂天下之士高于已者多矣今無周公之聖而謂天下之士無喻于已者可發一嘆

今之士大夫不求做好人只求做好官風俗如此蓋以當道者使然也何則有一人焉平日位未顯時士林鄙之一旦乞求得好官入皆以為榮向之鄙之者今則敬之愛之矣欲人之不求做好官難矣有一人焉位未顯時士林重之介然自守耻于干人好官未必得也若所鄙之人一旦得好官人反重之而向之重者今反輕之欲人之求做好人難矣今欲回此風俗在當道者留意若不由公論而專好官者不變前日之所鄙不得好官而

為好入者不變前日之所

同年部來學由戶部郎中

此官何足榮予謂誤矣且一

而位不足公論以為虧此早

位公論以為非此非好消息

愈覺斯言有驗也惜乎今之士慮不及此惟恐位之不

高於才也

士在學時坐誦書史有志聖賢之道者甚衆且曰窮經

將以致用異日臨政當如此設施做事業當如此立身

行已一旦出身而授之以職或亂於利害隨時上下任

其天資而行之無復留心於向日所窮之經不知為何

物也 戶部尚書夏元吉有德量冬出使至館晨發命

館人烘糲誤燒一隻館人懼不敢告索糲甚急左右請

罪咲曰何不早白欲以餘廩易之弗及并存者棄之而

行館人感泣曰他則無故加捶若此平生繞一遇也在

却時吏捧精微文書押之因風為墨所汚吏驚懼即肉

袒以俟公曰汝何與焉叱起乃自袖其所汚吏猶懼莫

測明日朝畢至便殿請罪曰臣昨日不謹因風起筆汚

精微文書懷中出之

上命易之既罷朝吏猶莫測尋出其所易吏大感免冠

庶乎其可也

通政司參議不以為美謂

無才何敢當此若才有餘

消息或才不足而得高

遂悔謝自後屢顯職而

不

不

不

不

不

不

不

不

不

不

不

不

不

不

不

謝大抵正統數年天下休息皆張太后之力人謂女中

堯舜信然且政在臺閣委用三楊非 太后不能正統

初有詔凡事白于 太后然後行 太后命付閣下議

決太監王振雖欲專而不敢也每數日 太后必遣中

官入閣問連日曾有何事來商確即以帖開某日中官

某以幾事來議如此施行 太后乃以所白驗之或王

振自斷不付閣下議者必召振責之由是終

太后之世然後專初

宣廟崩太后即命將宮中一切玩好之物不急之務悉

皆罷去單中官不差然蝗虫水旱訖無虛歲或者天使

民多艱而不欲其安樂也

宣德初許臣僚宴樂以奢相尚歌妓滿前紀綱為之不

振朝廷以通政使顧佐為都御史罷劉觀遂黜貪

史彈劾不廉者禁用歌妓糾正百僚朝綱大振天下

其半采藩臬郡邑莫不起敬當時惟佐正色立論

貴戚俱憚之陝西布政周景貪汚無度佐切劾欲除之

累置之法為

上累釋之不能伸其激濁之意後又沮之者數次正統

初以風疾乞歸賜 勅褒嘉優禮而去其實用者息

而陰排之也後疾愈亦不復起居家十餘年而終居

其位者皆莫及也

都御史陳智性偏急躁暴捷左右之人無慮日洗面時用七人二人挽衣二人揭衣領一人捧盤一人捧漱水碗一人執牙梳稍不如意便打一掌至洗畢必有三四人被其掌者一日堂上靜坐因岸帽取錯剔指甲失墜于地怒其錯不得已而啓坐自拾錯觸地碎數次若懲其錯者方靜坐若左右行過履有聲者即捷之或諫以暴怒為戒曰諾乃作木方刻戒暴怒三字掛之目前以示警已而怒其人欲捷之無忘其戒取木方以擊之怒性既消觀其所戒悔之弗及也

禮部尚書胡澆量亦寬若者觸其怒者則不可免也

石首楊先生在獄中十餘年家人供食歲久數絕糧不能繼又

上命巨測日與死為隣愈勵志讀書不輟同難者止之日勢已如此讀書何用吾曰朝聞道夕死可也五經諸子讀之數回已而得釋晚年遭遇為閩老大儒朝廷大制作多出其手實有賴于獄中之功蓋天將降大任于是人必先苦其心志而玉成之如此為人謙恭小心接吏卒亦不敢慢初入鄉試為首選胡儼典文衡批其所刻文曰初學小子當退避三舍老夫亦讓一頭

地又曰他日立玉階方寸地必能為董子之正言而不效孫弘之阿曲入以胡儼為知人後胡儼歷官祭酒先生已在禁垣既而儼以病免

仁宣以來先生位望益高終身執門生禮儼亦自任而不辭士論兩高之儼為祭酒以師道自重

文廟亦寵之公卿莫不加敬士由太學出至顯位者執弟子禮益恭儼遂名重天下先後居是職者皆莫能及

高廟看書議論英發且排朱文公集註每儒臣進講論語等書必有辯說呼朱熹曰宋家迂闊老儒因講夷狄

之有君不如諸夷之亡也辯曰夷狄禽獸也無仁義禮

智之道孔子之意蓋謂中國雖無君長人亦知禮義勝

似夷狄之有君長者宋儒乃謂中國之人不如夷狄豈

不謬哉又講攻乎異端斯害也已辯曰攻是攻城之攻

已止也孔子之意蓋謂攻去異端則邪說之害止而正

道可行也宋儒乃以攻為專治而欲精之為害也甚豈

不謬哉又講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辨曰自古

聖君莫如堯舜天下向化莫如唐虞之世尚有皋陶為

士師明五刑若當時無訟何用設此官且天下之廣居

民相參安得無訟孔子之意蓋謂聽人之訟我無異於

民相參安得無訟孔子之意蓋謂聽人之訟我無異於

人但能得人是非曲直之情不至枉道既斷之後更無
究者宋儒乃謂正其本清其源則無訟也豈不謬哉如
此辨者甚多漢唐以來人君能事詩書如此留意者亦
不多見由其天資高邁所以不襲故常能特許多見識
來說

文廟初甚寵愛解縉之才置之翰林縉家條敢直言
文廟欲征交趾縉謂自古羈縻之國通政朔時貢貢而
已若得其地不可以為郡縣不聽卒平之為郡邑
仁廟居東宮時

文廟甚不喜而寵漢府漢府遂恃寵而有覬覦之心縉
謂不宜過寵致有異志

文廟遂怒謂離間骨肉縉由此二諫得罪泊
宣廟初漢府果發交趾叛悉如縉言

正統間考功李茂弘先生嘗言可憂謂君臣之情不通
經進講文具而已不過粉飾太平氣象未必可又官
滿年六十有五即抗章致仕于今果驗蓋智者嘗見于
未然弘茂有焉為人恬淡少許可與人不苟合疾惡之
心勝故未至卿佐區區尤加敬焉為序以贈其去至今
不忘也

福建叅政宋彰交趾人

計魏送王振送陞左布政抵任計營所贖戶歛之貧
乏之不堪者甚為所逼於是鄧茂七聚眾為盜因勢而
起遂不可遏不兩月間天下震動聞風而作若火燎原
不可撲滅人心易挫如此

自振專權上平天象災異疊見振略不警言畏凶狠愈甚
且諱言災異初浙江紹興山移于平田民告于官不敢
聞又地動白毛孺生奏之如常又陝西二處崩壓折人
家數十戶一處山移有聲叫三日移數里不敢詳奏
又黃河改性東流於海滄沒人家千餘戶又振宅新起
于內府乾方未喻時一火而盡又南京殿宇一火而盡

是夜大雨明日殿基上生荆棘二尺高始下詔赦盜不
可遏蝗不可滅天意不可回矣胡寇乘機大舉犯邊聲
息甚急日報數十次已巳秋七月振不與大臣議挾太
子率師親征明日朝罷使

上宣諭出師又明日即行大臣倉卒不及言各退以待
子與驗封郎中趙敏謂虜勢猖獗
駕不可出白于冢宰乃約大臣上章留之不從明日
駕出總兵官以下亦弗預知軍士俱無備文武大臣皆
匆匆失措而隨之天時人事極不順至龍虎臺扎營六
一鼓即虛驚眾以為不祥明日過居庸關又明日過懷

來又二日至宣府連日非風則雨人情洶洶聲息愈急
 隨 駕文武連上章留之振益然俱令略障明日當過
 雞鳴山衆皆危懼無不嘆息然予不勝其怒與三
 五御史約謂今 天子蒙塵六軍喪氣無不切齒於振
 若用一武士之力碎而碎其首於 駕前數其奸權誤
 國之罪即遣將領兵詣大同而 駕可回也欲謀于英
 國公不得間竟行人人自危未十日兵士已乏糧矣方
 秋禾稼徧野所過一空將至大同僵屍滿路寇亦開避
 待我深入至大同又欲北行曰鎮大同中官郭敬密言
 其勢決不可行振始有回意明日班師大風至晚雷雨
 滿營人畜驚懼益甚又連日雷雨滿營過宣府寇追至
 明日於土木駐營宣府報至遣成國公率五萬兵迎之
 勇無謀冒入鷓兒嶺胡寇於山兩翼邀阻夾攻殺之殆
 盡遂乘勝至土木明日已時合圍大營不敢行八月十
 五日也將午人馬已二日不飲水渴極掘井至二丈深
 無泉寇見不行退圍遠傳令擡營南行泥水行未三四
 里寇復圍四面擊之竟無一人與俱解甲去衣以備
 死或奔營中積疊如山幸而胡人貪得利不專於殺土
 千餘萬人中傷居半死者三之一騾馬亦二十餘萬不
 甲兵器盡為胡人所得滿載而還自古胡人得中門

利未有盛於此蓋昔胡人亦自謂出於堽外况
 乘輿為其所獲豈偶然哉
 英國公張輔為
 支廟功臣平交趾回進爵為公位群臣上
 宣廟時漢府密遣人與謀公即縛其人白於
 宣廟得此早覺而易於撲滅
 宣廟自此愈重之泊願佐拜都御史謂宜保全功臣去輔去推而
 寵賚無虛日正統時亦不衰安享福祿榮名二十餘年天
 下倚以為重四夷莫不知名自餘勳戚文武貴臣莫敢與益而
 抗禮者泊振專權視勳戚大臣如屬吏獨加禮於輔而不
 敢慢仍戒子姪致敬於輔之昆弟輔既衰老亦屈即於
 振以避禍竟致於土木之難以衣衾葬焉輔為人寡言咲
 膂力過人重章縵之士為本朝武臣之冠
 老泉論漢高帝命平勃斬噲一事謂帝不以一女子斬
 天下功臣但欲除呂氏之黨亦必然戚夫人寵冠後宮
 又生子如意豈尋常比邪雖以呂氏結髮之妻亦由此
 見疎以太子正名東宮尚欲易之夫帝之寵愛戚氏如
 意如虎之乳子犯之者立見齏粉今乃聞噲黨於呂氏
 欲俟其宴駕盡誅戚氏如意之屬宜乎發怒而立欲斬
 噲當特若聞呂氏太子有此謀恐亦不能保也况樊

噲乎帝崩戚氏母子竟遭呂氏之毒吾知高帝之目不能瞑于地下矣

正統十四年春北虜遣使千餘人進馬報作三千人權臣怒其詐減去馬價虜使回報遂失和好秋七月虜將也先等大舉入寇其鋒不可犯大同失守邊將有棄城定者權臣挾天子親出師百官上章懇留不從迫促而行至大同見虜勢猖獗始懼旋師至土木會兵將無鬪志人馬飢困虜衆來襲前鋒莫當追而圍之我師大潰遂獲乘輿羈于虜庭八月十五日也天下聞之驚懼不寧賴今上皇帝以太弟即位尊兄為

太上皇人心始安然上皇在虜音問不通者一載餘有自虜營脫回者方知無恙虜亦遣使來通但謫詐不可信未可以使往報左都御史楊善慨然欲往上從之入皆危懼善曰上皇在虜庭食君之祿者於心安乎此為臣者效命之秋也遂行至其境虜將也先密遣人點慧者田氏來迎且探其意相見云我亦中國人被虜于此因問向日土木之圍南朝兵何故脫衣甲而走答曰太平日又將卒相安況此行只是危從隨駕初無號令對敵回四方無虞只營修寺宇而已何曾操習被爾虜兵陡然衝突如何不走雖然汝虜幸而得勝未見

為信今

皇帝即位聰明英武納諫如流有一人獻策云虜人入中國者只憑好馬扒山過嶺越關而來若今一帶守邊者俱做鐵頂橛子上留一空安尖頭錐子但係入馬過的山嶺通下錐橛來者無不中傷即從其計又一人獻策云如今大銅銃止用一箇石砲所以打的人少若裝錐子大石頭一斗打去迸開數丈開著人馬即死中最多也從其計又一人獻策云廣西四川等處射虎考弓毒藥最快若箭頭搽此毒藥一着皮肉人馬即死今從其計已取的藥來天下選了三十萬有力能射者

演習會將有罪人試驗箭夫着皮就死又一人獻策云如今放火鎗者雖有三四層他見放了又裝藥便放馬來衝曬着做大樣兩頭銃裝鐵彈子教營寨上毒藥排於四層候馬來奔發俱打穿肚曾試驗三百少之外者皆然獻計者皆陞官加賞天下有智謀者固知莫不皆求操練的軍馬又精銳可惜無用了虜人曰如何無用答曰兩家講和了何用虜人聞此言潛去報知次日至營見也先問曰汝是何官答曰都御史曰兩家和好許多年今番如何拘留我使臣減了我馬價與的段疋一定剪為兩疋將我使臣閉在館中不放出這等計較關

防如何者曰比先汝父差使臣到我
太宗宣宗皇帝前進馬不過三十餘人所討物件十與
二二也無計較一向和好汝今差來使臣多至三千餘
人一見

皇帝每人便賞織金衣服一套雖十數歲孩兒也一般
賞賜殿上筵宴為何只是要官人面上好看臨回時又
加賞宴筵人送去何曾拘留或是帶來的小厮到中國
為奸為盜懼怕使臣知道從小路逃去或遇虎狼或投
別處中國留他何用若減了馬價一節亦有緣故先次
官人寄書一封着使臣王喜送與中國其人會喜不在

誤着吳良收了進與 朝廷後某人怕 朝廷疑懼乃
結權臣因說曰這番進馬不係正經頭目如何一般賞
他以此減了馬價及某人送使臣去反說是吳良
說計減了意欲官人殺害吳良不想果中其計也先答
曰者胡語云者然辭也又說買鍋一節此鐵鍋出在廣
東到京師萬餘里一鍋賣絹二疋使臣去買止與一疋
以此爭鬪而賣鍋者財門不賣

皇帝如何得知譬如南朝人間使臣買馬價少便不肯
賣豈是官人分付他來也先咲曰者又說剪鬮疋是
回回人所為他將一疋剪做兩疋送與官人充做課程

若不信去搜他行李好的都在也先曰者者都御史說
的皆實如今事已往都是小人說壞目見說的意思和
了又曰官人為北方大將帥掌領軍馬却聽小人言語
忘了

大明皇帝厚恩便來殺擄人民上天好生官人好殺將
無罪人民擄去有想父母妻子脫逃者拿住便剜心摘
膽高声叫苦上天豈不聞知答曰我不曾着他殺是下
頭人自殺又曰今日兩家和好如初可早出號令收回
軍馬免得上天發怒降災也先咲曰者者問

皇帝回去還做否答曰天位已定難再更換也先曰堯舜
當初如何來答曰堯讓位于舜今日兄讓位于弟正與
堯舜一般有知院伯顏帖木兒說將這使臣留下再差
人去問來還着這 皇帝故然後放去不然不要放去
也先曰當初問他要大臣來迎既差來又去問是我失
信了着他迎 皇帝去罷有平章昂克說 來取

皇帝將何財物來答曰若將財物來後人言官人愛錢
了若空手迎去見得官人有仁義能順天道自古無這
等好男子我監修史書備細寫上看萬代人稱贊也先
咲曰者者都御史寫的好者次日方見
太上皇帝明日也先殺進宴與

上皇送行也先自彈琵琶要奉酒也先日都御史坐
 上皇曰大師著坐便坐對曰雖居草野不敢失君臣禮
 也先顧美曰好禮數宴畢也先送
 上皇去明日又設筵宴與使臣送行至午後而罷又明
 日伯顏與
 上皇送行又明日與使臣送行次日 駕啓也先率衆
 頭目羅拜而別伯顏帖木兒領大軍護送至野狐嶺痛
 哭別去仍命大頭目率五百騎送至京師行未數里忽
 有五十餘騎追來
 上皇失色大驚及至乃是平章烏克日而回僕射獲一
 獐來獻受而去 駕入關送的頭目緊隨
 上皇不離左右至東華門住 乘輿揭簾視見僕入大
 內然後就館此事雖是也先輩累受
 朝廷恩惠一念之善不可過向非使臣負忠義之氣發
 于言詞應對不窮有以竦動觀聽陰折兇惡而開其向
 善之心則彼未必不猶豫遲留以索利於再四安得一
 且慨然肯肯無疑以回
 乘輿於不可出之境前代君若未數帝階入者迎之
 不得祇見其辱耳嗟夫使臣若此千載一人而已
 古今人所見亦有略同者予嘗疑天以爲有極不知極

外又是如何以爲無極凡物豈有無盡之理曾質疑於
 薛瑄先生以爲不必疑也但曰聖賢云其大無外其小
 無內予又謂彼以理之無形者言此以氣之有形者言薛
 仍以爲不必疑及見朱子語略云其六七歲已憂此事
 至今未見如何可見其疑終不釋也且天一日運轉一
 道豈有無邊際俱轉之理必有限也既曰有限不知限
 外又是何物雖再有百千萬億箇天也無了期誠不可
 知而可疑也予嘗又疑嗟美言隋之四德時孔子未生
 而孔子又言爲乾之四德可疑又嘗見漢儒上疏每引
 易語曰正其本萬事理差之毫釐謬以千里易經中無
 此語可疑又嘗見左氏言絳縣老歷甲子有亥字之義
 不能解及看劉元城語錄乃見前輩亦嘗致疑留意於
 此於四德知非孔子語於正其本數句知爲古大傳之
 言於亥字之義推之甚明白由此觀之學者讀書不可
 草草
 李時勉在翰林直言進諫
 仁廟怒命力士打數十爪不死洎
 宣廟即位察其忠復召入翰林拜學士自後不聞直言
 矣正統時爲國子祭酒做胡安定教條隨其器而造乾
 之諸生勃然興起人共遂盛于一時特諸生思義兼盡

有病者委醫調治死者助其棺衾為文以祭之後王怒其持儒禮搆以罪加于監門諸生不忍願代者甚眾獲免未幾乞歸士林高之亦可謂明哲保身矣

錦衣指揮馬順正統初欲作威被御史訟之泊王振擢權順乃媚附之振以為瓜牙翰林侍講劉球進言權不可下移振怒欲置之法順阿之適有翰林官董璘亦進言願為太常卿以事神順即依振意苦拷令招球畫此

謀當朝猝去支解其軀由是人益憚順自府部臺憲而下莫敢誰何聽其指揮奔競之徒請託者滿門賄賂苞苴殆無虛日振益寵愛之泊振土木之敗衆情切廢劾

其擅權悞國狀順猶回護當闕揚言衆怒不可忍直言

粹之亂毆至死人情始舒順軀肥暴其尸於長安門外

恨者猶毆之不釋衆欲沒其產為中官沮之可為附權者之戒

刑部尚書魏源為人倜儻豪邁不群嘗為河南布政臨

事直前當之民感其惠凡出巡者亦譏之在刑部不刻

其待僚屬也所見或不合即盛怒若不可解既過或別

事相合即嬉笑與語若未嘗怒者僚屬以此敬之但為御史時彼同出巡者搜得私物收繫于京後數十年其人以別罪謫配人以罪解部猶報怨決而辱之清議以

此少之然亦名材大夫之流也

植物亦有知覺試觀有蔓者必附物而纏繞之物有遠近則捨遠而就近物或遠者必斜長而附之若有見焉

然則人豈有無知覺邪人物各有所能而不能相通但人為最靈其所能者非物之能比然物之所能者人亦

不能為如蜘蛛吐絲結網人豈能為其為網也布置不

參差亦能高牽于兩樹稍端結網于中間甚可怪也以此推之物皆有能山川之生俱有理予嘗通歷蜀川登

高而望萬山雜亂誠不可辨若沿川而行亦如樹之枝

幹然各有條理以此溪澗之水未嘗有壅阻而不流者

且岷江自岷而出以至于海數千里之遠若非山川自有條理豈能通達大禹疏鑿不過因其自然之勢而去

其兩傍石之阻者予嘗經過三峽見兩山壁立萬仞而中則通焉此造化之妙有非人力所能也且衆水之流

俱來附合初無蔽障而不附者此見得有理存焉讀書有三到眼到口到心到大抵以心到為要心苟到

矣眼口未有不到者若眼口到而心不到所謂視而不見聽而不聞食而不知其味者也予每嘗讀書心忽思念他事眼雖看書口雖念書只茫然過去却收心復看

如水嘗見者孟子謂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即此可驗

過則相規善則相勉惟朋友能然今之交友盡此道者

絕少士習所以卑陋也且人之不幸莫大乎不聞過者

如于路聞過而喜人猶肯告若惡聞者如諸病忌醫誰

肯告而况在高位者乎

都御史洪恩福建人中省元會元為文選主事辭職新

奇遷考功郎中士林重之尋陞山東左布政歷轉都臺

未嘗至京中官不識其人洎往浙江考察官員被黜者

妄訴之且加謗毀

朝廷不及察而罷之令致仕二三大臣雖知其故莫能

扶持朝士皆後進不知其為人既去方惜之真儒雅君

子動履似迂而處世若茫然者以此見矣於請智云

刑部尚書王質始由教官薦授御史歷陞參政布政侍

郎俱終一考或未及者在蜀以廉稱出巡惟疏食而已

蜀人呼為王青來在山東有惠及民召拜地官輿論靡

然及遷刑部僚屬不樂言行或少變於前未幾以失囚

左遷其學甚博為文或滯論者謂如蜂採花不能釀成

蜜也

吏部尚書魏麟浙人初為松江教官汲汲成材入材諸

生在學居者候一更盡必焚香往視之見書者供粥

一甌而反至三更將盡必焚粥以隨尚有誦書者供粥

一碗且嘉其勤如此者亦不煩數問旬一行士子咸感

激後出其門者顯宦甚盛為考功員外郎有聲遷太常

少卿拜吏部侍郎尋至太宰薦尚斯文性好吟詠矍然

若不勝衣中官王振亦重之呼為先生贊見惟怕一方

振亦不較以引年致仕士林嘉之

陳鑑為人忠厚端謹為都御史鎮陝西民賴以安者十

餘年見其美鬚鬢為鬚子餘命每還朝必遮道送之

不能捨及赴鎮必歡忻鼓舞迎之數程或又早至必得

兩飢必賑濟民益戴之但其心仁怨流為私恩同列少

之亦不與較居臺端而激揚之志緩不失為長者以疾

致仕識者羨之

學者先要去一矜字能去者百無二三大抵天資美者

自然謙下不自誇大不然鮮有不矜者靜觀接談者必

言已所行事如何往往言其所行之美事而過惡之事

則不肯言與古之君子善則備人過則稱己者異矣

物我無間之心學者誠不能存亦嘗自驗自己每有

入買物之多者則喜或有虧者則怒是知有己而不

有人也雖欲勉強平心云不與與人未嘗無其多也

等克已工夫誠久若更不勇力行之直入聖賢之域難矣嘗於靜時靜驗自己所思偏要思在富貴利達上去情意樂然有時覺得所思是人欲轉思向道德上去終是勉強以此覺得過人欲存天理之功甚難且所思不正便能知之即奮然欲止之只在心上驅遣不去急引正道思之亦不能奪以此覺得素無存養之功大抵中人以上之資皆如是也

古之豪傑之士所見未嘗不同諸葛武侯曰臣鞠躬盡力死而後已至於成敗利鈍非臣之明所能逆覩也危文正公曰為之自我者當如是其成與否有不在我者

雖聖賢不能必韓魏公曰人臣當盡力事君死生以之至於成敗天也豈可豫憂其不濟遂輟不為哉李忠定公曰吾知事君之道不可則全進退之節禍患非所恤也由是觀之則四公之心合而為一者也奈何今之事君者惟顧利害事有當為者稍涉于害即止而不為自以為得計或有不宜為者有利存焉則勇於必為由無四公之見故也嗟夫若四公者真所謂豪傑之士雖無文王猶興者也

霸州守張需長于治民先佐鄭州有聲渠有淤者廢水田數十年守相繼者莫能治需至守言及此憚于動眾

需得相也曰善得人者千三日可畢守怪以為妄需乃聚人得其數各帶器物分量尺數爭効其力三日遂畢守往視之大驚以為有神助洎守霸見其民游食者多每里置一簿列其戶每戶各報男女大小口數派其合種粟麥桑棗紡績之具雞豚之數徧曉示之暇則下鄉至其戶簿驗之缺者罰之於是民皆勤力無游墮者不二年俱有恒產生理日滋蓋以生道使人其易如此後以親禮至京遂受旌異之典尋畿內蝗作捕之有法吏却侍郎魏公巡至其郡異之下其法于諸郡人皆便之有牧馬者擾其民需答之領牧者請于宦官王振捕之

下獄播箠幾至于死竟謫戍邊城人咸惜之而莫能救也兵部尚書鄭瑩初任陝西臬司副使有聲其父家教至嚴嘗以俸易一紅裙寄之父大怒曰此子不才如此汝掌一方刑名不能洗冤澤物以安其民乃索此不義之物汗我即封還以書責之瑩欲見其父不可得以父為教職居閑因秋闈聘典文衡者謀于僚友往請其父父大怒曰此子無知汝居憲司吾為考官何以防範且將遺請于人又以書罵之瑩一念之孝為此舉不恤其他迎書跪誦泣受其教而已後為府尹益勵其操聲價愈高召為兵部侍郎瑩謹小心行事鎮密汝行土木上

林惜之清議無所貶云予榜狀元曹爾為入既通俊英
納為校官不樂願得繁劇一職改泰和典史益進學不
倦復修舉子業遂登進士第西揚先生嘉其志薦入經
筵復入閣與政士林榮之自東楊沒後議大事多決於
聖明敏之才頗相類焉雖王振恣橫亦曲加禮敬沒于
土木之難

劉子欽江西人為舉子業最工由省元至會元將殿試
解縉在翰林會問稱之曰狀元屬子矣子欽自負略不
遜避縉少之密以題意示曾榮明日廷對榮策詳最殆
變萬言遂為狀元判計人之後方及子欽壓其負也後子

欽終于教職名位竟不顯云

曹端為教職留心窮理之學在霍庠造端之士務躬行
實或弟子出門者亦循以雅飭導其教不忍遠後調蒲
庠霍庠士子爭之不釋竟終于霍一郡人罷市巷哭董
子亦悲泣座下足者兩磚處皆穿靜專之功多方岳重
職不敢以屬禮待至其郡必敬謁之凡考校諸庠生必
請端主其去取事畢而還父好善信佛泊聞端言聖賢
之道即從之于是作夜行燭一書與父誦之所著四書
詳說太極圖解詩文數十卷傳于世

襄城伯李隆半資煥重器守宏遠守南京數十年鎮之

以靜最識大跡富貴尊嚴擬于王者雅重斯文接儒者
之禮尤恭以此上下官僚無不敬畏若祭酒陳敬宗先
生造宅務款留之不醉無歸士林嘉之仲慕丰采三榜
學士極重愛之正統中以得人心見疑召來京師始近
聲妓為自安計數年終於第自後代者數易其人終莫
能繼 都御史軒輅天性廉介初為進士往淮上催糧
時冬寒舟行忽落水即救出衣盡濕得一綿被裹之不
能出有司急為製衣一襲却之只持舊衣乾後為御史
獨振冰菓之聲用當道者薦為浙江按察使前使林寶
在任富貴擬于王者服食器用極其精巧泊輅在任一

切供給皆罷之俸資之外一毫不取自著一青布袍無
間于四時破則補之蔬食不厭午則燒餅一枚而已與
僚屬約三日各以廉米時置買肉一斤口數多者亦如
此皆不能堪有咸回故鄉者或故舊幹經會晤者留供
一飯至厚者殺一雞僚屬見之驚異此舉不易得也自餘
盤內一味而已忽聞親喪明日就行雖僚屬尚有未知
者及奪情復任頗以廉自負又嗜酒或公筵或僚友相
燕樂必至醉弄酒罍人士林以此少之及居臺憲總理
南京糧儲清操愈堅張都憲設席會諸僚獨不赴既以
草食饋之亦不納人皆以為僻蓋古者狷介之流雖或

過中有激貪風差夫今之仕途中若此真鳥
 處士吳夢宇與弼撫州人司業溥之子讀書窮理累
 辟不就入舉業弟子從遊者講道而已父在京時
 命還鄉舉烟而未及至親迎後不行合卷之禮另舟赴
 京拜父母畢始入室祭酒胡儼父執也自京還家羣
 謁之至大門四拜而退明日又造其宅方請見曰昨日
 行拜禮今惟長揖問其故曰先生父執也若四拜恐勞
 尊凡行類此有來從學者不納贖見之禮或極其誠敬
 姑收之不動後或有過即以所收者還之辭而不教非
 其力不食一介不以取于人或親農事弟子亦隨而助
 其力多不能堪行實踐鄉人化之往時閩中盜起四
 方搖動聞撫之貧者亦欲乘機劫富家夢早覺之既曉
 其富家曰宜散積糧於是皆從之一方遂安能自重不
 妄交人師道尊嚴好書字奇古自成一家不立文字暇
 則詠物適興曾襟高遠九經史子籍天文兵法陰陽易
 卜無不曉悉楊溥先生深重之兩薦不起嘗曰宦官釋
 氏不除而欲天下治難矣必除之吾可出人皆笑其迂
 曾見詠桃一詩云靈臺清曉玉無瑕獨立東風玩物華
 春氣夜來深幾許小桃又放兩三花有吾與點也氣象
 方岳名公皆重其為人分巡至多造其宅

運使韓情温州人魁梧端重為御史有聲獲妖盜有功
 嗣以男婦數口出巡河南鎮靜有林一方仰賴聞者上下咸
 謂前出巡者十數輩或過于刻或猛而嚴或貪而懦或
 矜而眩或施而輕或奸而譎或愚而暗未有如情者自
 後繼者十數輩亦莫能及後遷運使於河東清操甚著
 多所建明創立學宮得師儒擇其屬戶子弟之秀者教
 之繼登科第人材遂興天性至孝以母壽自在堂屢乞
 致仕兼以輒疾雨足不能行
 朝廷亦不釋然于任所士林惜其位不滿德云
 予往蜀中考官恒以此心對天地鬼神平心應物以鑑
 自比而物形更適妍醜自分亦必詢訪于前方能如此
 自謂黜退者廢養不枉或其過惡未甚但量輕重責
 懲戒俾之改過自新中間或有熱未盡者自分寧失于
 寬况世無全才有取其所長而棄其所短者奈何小人
 猶有不足者妄加是非大抵去人之爵不能無怒故也
 以此觀之當推無謗者甚難雖曰所行無愧于心而情
 不能無溫也第以於彼秋毫無犯不但蜀中士民知之
 其山川鬼神莫不鑒臨向使稍涉于私何以自改及觀
 其行妄作之人飽載而還者又無是非之憾又不知其
 何如也

定西侯將貴起自行伍一本之微以功歷陞至此其為
 將也能與士卒同甘若凡出境搗賊巢穴衣糧器械不
 後一人親帶而行與士卒無異及臨戰陣必當先直衝敵
 皆披靡子承及士卒如蟻追隨以死向敵用是往往取
 勝其勝也未嘗不親手擊殺數十人所恨者不識字耳
 以此短于謀略必得軍師而後成功然天性朴實能忘
 已之勢聽人指揮略不較也不止於為勇將而已威鎮
 邊夷西羌北虜莫不畏仰而麓川之績亦情恭之名將
 抑其次也

戶部主事王良機謀過人有御表之才

文廟知名委晉口外旅帥威聲大振九軍衛有司無不
 畏服一出境遠衛自指揮以下數百里未遑為前驅負
 弩邊將亦敬憚之英國公莫有抗禮者出師在邊亦屈勢
 相接後雖有尚書侍郎繼理其事者名位徒高人不如
 此畏服也後與主事劉良遠忿相訟卒自其枉惜予位
 止于斯以老疾致仕蓋奇特豪邁之士云

昌平侯楊洪起行伍生長在邊有機變用詭道累立邊
 功歷陞將帥能用奇兵如遇胡虜兵必擄其匿或出其
 不意善于勦營胡人畏之呼為楊王然自宣德以來胡
 人與中國和好每歲進馬貨香藥米厚往來嘗大舉入

寇或有擾邊者不過采頤之類或獵或掠多不過百餘
 騎少或十數騎而已洪以此得立邊功大抵用講道取
 之洎正統十四年虜酋也先大舉入寇洪在宣府驚惶
 無措閉門不出若土木之圍洪能以後衝之必無是敗
 及胡人得

上皇至城下呼之亦不出救視君父之難略不為急所
 存可知矣後至京師適虜勢猖獗之際人心驚疑念以
 邊之舊將遂進侯爵用之終不能挫賊鋒尋以疾卒然
 在邊校之諸將紀律頗嚴士卒用命為一時之巨擘焉

戶部尚書王佐山東人儀表凝重器宇深厚初為給事
 中奏對宏亮擢戶部侍郎得大臣赫立心忠懇有愛民
 之心士林重之與人相接開心見誠坦然無疑光明正
 大雖政務叢集未嘗廢學恒以不若人為耻書義有不
 通者必請教于閣下先生後卒土木之難蓋有薦寶君
 子之風人咸惜之

戶部侍郎焦宏初父為萍鄉丞嘗以出身不由科目為
 恨一日與僚友宴樂邑之宦遊歸老者亦在論及出身
 高下其父大慙而歸謂其子宏輩曰汝兄弟當努力務
 學求科目出身為汝父爭氣宏以此奮發遂登進士鄉
 人榮之宏為御史出色見重于閣老薦副臬司遷方伯

江西人畏而愛之及任戶部聲名益著為人爽愷變通和氣悉于接談之際尤篤厚于鄉人寬亦繼為御史宋子純又中進士任兵部主事論吾郡今世門第閹閹無出其右也

先儒謂心有主則實外患不能入心有主則虛外邪不能入又謂有主于中謂實外邪不能入謂虛若以愚見有主則實外邪不能入有主則虛不可言外邪不能入且凡物安有虛而不能入者如人之身軀虛弱者邪氣便能侵入蓋有主則虛以虛明而言於物無不然耳若

吏部郎中常以舉進舉甚微初為巡檢得異術能煮白金凡寶玉之器有損者能補之如舊

宣廟知之召見試其術果然乃授是職每用其術必引入宮內為之雖中官至狎者亦不可得造其處實資頗多已而罷之

宣廟初思用舊人召蹇義等數人寵待之皆依違承順之不暇惟戶部尚書黃福持正不阿命觀戲曰臣性不好戲命圍棋曰臣不會著棋問何以不會曰臣幼時父師嚴只教讀書不學無益之事所以不會上意不樂居數月救黃福年老不煩以政轉任南京戶

部優閑之實疎之也向使蹇義夏諸公皆如此持正其勢未必盡疎之則君德可修天下可肥矣初

文廟命學士解縉評大臣十八如何縉每月八字斷之首許黃福自餘互有得失人以爲確論且載縉傳

文貞本朝為巨擘例于宋之公卿終有愧焉試以一二較之王文正以張師德兩造其門惡其奔就終身不用

文貞必以造門者舉之甚至入舉所知自以為不知而

且之宜括逐自守者不出其門也文彥博以唐介攻已

被請再三申救後本舉用文貞以攻已者為輕薄生事

必欲黜之禁錮終身也與二公所行何相遠哉

胡頊者急進中書丞亦有高尚志實不欲居等輩下平

觀其在鄉猶持書道友聲勢自尊官其地者避之不較

其下詩大有作即判此又未至好慶以此傳世果何益哉

適自暴其淺深而已

文廟過江時胡廣金幼改黃淮胡廣解縉揚士奇周是

修軍俱在朝惟是修具表冠詣應天府學拜

之王珪親傲無異後雖有功何足贖我縉才獨高使遇
唐太宗其所論雖下于魏徵若留于

仁宣時事必有可觀者士奇輩遠不及也
士奇晚年泥愛其子其知其惡最為敗德事者潘某即

邑或出巡者見其暴橫以實來告士奇天賦之少與子
書曰某人說汝如此果然即改之于穆於是得書及

其人曰某人在此如此行事男欲帥里故撓其所行以
此細之士奇自後不信言子之惡者有阿附者子之

善者即以爲實然而喜之由是子之惡不復聞矣及被
害者連妻其不爲狀朝廷猶不悉知之罪竹其狀于士

奇乃曰左右之人非良助之爲不善也已而有弄其人
命數十惡不可言朝廷不得已付之法司時士奇老

病不能起朝廷猶慰安之恐致憂後廢餘士奇終始
論其子于法斬之鄉人預爲祭文數其惡天下傳誦

高廟亦難文諫翰林編修張維者能直言至不能容然
爲山西蒲州學正例慶賀撰表

高廟閱之識其名見其表詞有曰天下有道又曰萬壽
無疆發怒曰此老還謗我以疆道二字疑之即差人逮

來引見曰送法司問汝更何說張曰臣有一言說畢就死
陛下有旨表文不許杜撰抄出經典臣謂天下有道

乃先聖孔子之格言臣謂萬壽無疆乃詩經臣子祝君
之至情命謂臣誹謗不過如此聞其說良久曰此老還
嘴強放去竟不問左右相謂曰數年以來總見容此一
人而已

文廟過江之日初即位欲詔示天下問姚廣孝舉代草
者曰必須方孝孺召之數次不來以勢逼之不得已孝

孺持斬衰而行見
文廟即命草詔乃舉方大哭曰將何爲辭勸左右禁其

哭授以筆即授之地曰有死而已詔不可草
文廟大怒以凌遲之刑刑之遂夷其族孝孺受書於宋

景濂其文章涉汙議論波瀾類東坡之才而忠義之氣
凜然不可犯景濂不能及也

麓川初叛時沐晟尚在若彼時只遣人宣布
朝廷恩威赦其罪撫安之未必不從遂輕動舉兵又不

委成而身遣將以致王師失利適王振操柄之初乃逞
其忿閣下議謂遠夷不足較且爲耕守計振不從且與

兵部尚書王驥謀驥阿其意舉兵以驥督軍起東南兵
十五萬給餉者倍之窮其巢穴而寇首惡人終不可得

焚寨而還救無辜十數萬且以爲功驥封靖遠伯以次
陞者萬餘未幾寇勢復盛驥再往起兵如前來東南播

陞者萬餘未幾寇勢復盛驥再往起兵如前來東南播

獲軍民疲憊殆不可言復窮其所魁首亦不可得而還
又有功陞秩半前然麓川不如中國一大縣縱得其地
與人有何利益而連歲興兵軍需所費萬萬不可計而
陞秩之俸又萬萬不可計皆出于民以所得較所失誠
不忍言兵連禍結致有今日人以驥為功之首不知為
罪之魁也

予在駿封日南陽郡守陳正倫考績來見西老道及予
名丙老欬一見陳公約予偕造予終不從自思此一見
無他即是求知既而以事相關入閣問知其名曰詔良
友本幾孔目以祭人之文呈見予名嘆曰我不識此人
與予一見竟不姓與王文正惡人造門者不同也

予在學讀聖賢書知佛為異端同類有掛其象者即斥
其非以為名公鉅儒決不知此後居駿封造家宰宅見
正寢東殿整一室疑必家廟問之則曰佛堂也不覺駭
嘆又以為文章名世者必不爾既而見石首先生庭中
高懸一幅視之乃觀音象也不覺失笑嗚呼人其人火
其書果誰望邪

平江伯陳豫以白金采幣之類求西楊為其父作墓誌
西楊却之不許固請辭益堅不得乃減金幣三分之一
求于東楊即納而為之稱許過實或見西楊曰以平江

之父先生不為誌何也曰汝安得知彼曾祖吾為墓碑
雖未識其人以予封爵非積德之厚不能致吾按狀而
發揚之必有實也彼祖吾復為之以委督漕運而有行
實功績可紀所以發揚之君佐無可述者有稱之過實
非所以取信于後世也吾何以金帛為哉予因思唐之
張說愛姚崇之玩物而得之盛為稱許之辭於碑蓋有
愧于西楊者也

東楊天資明敏有果斷之才中官事有來問下議必問
曰東楊先生在否知不在即回九議事未嘗不遜西楊
或執古以斷不可行也已而卒斷于東楊灼然可行而
無碍也每秋勅文武大臣赴憲臺審錄重囚自英國公

而下俱遜避候二楊先生決之西楊訊之未嘗決至不
可了東楊一問即決庶幾于路片言折獄之才兼贊嘆服
文廟英武群臣奏對小能稱旨惟愛東楊先生之才自
編修同郡縉胡廣等入閣議國政未嘗一日離左右凡
大事密計必參與焉或大臣謀事未決

文廟不樂至發怒東楊一至輒霽威事亦隨決有濟人
利物之仁而不忍却人之餽人以為愛錢
文廟亦知之每遇其所欲蓋用人之仁去其貪也或鄉
人來餽者必訪詢貧富何如若知其貧亦不却其餽但

以別物與所餽相稱酌之若富者以十分為率亦各其
一二或坐法乞救或在卑求薦必留意焉報者相繼而
不厭也自五府六部都察院無不畏其威聽其說使百職
不能持正亦由于此大抵居仕途者安能一向遂意蓋
天有乘除之數默行乎其間早年得意晚必坎軻少年
蹇滯老必通顯或首尾多難而中則安樂若東楊自入
仕即得君無日不在寵榮之中者四十餘年歷事四朝
曾無數日之恙生榮死哀始終全美不可以常數論也
或者問氣所生而稟得完厚如此其輔理之功在
文正宣時亦尋常正統數年天下休息頗有力焉至
于格君心之非引之當道則槩乎未有聞也
宣廟時二楊用事思天下之士不由已進退勅方面風
憲郡守令在京三品以上官舉保且薄吏部尚書郭璉
不學無術但以老成至此尋勅今後御史知縣許在京
五品以上官舉保由是天下要職吏部不得除已而奔
競之風大作以賍露者甚衆尋有以弊言者遂罷御史
知縣舉保之例郡守以上仍舊出于二楊之門皆由其
操去取之權也西楊雖偏而無私尤持公論當時天下
方面頗亦得人正統六七年以後張太后崩三楊相繼
而亡進退天下人才之權遂移于中官王振邪正倒植

矣陳敬宗由翰林拜南京祭酒羨鬚髯容儀端整去
履有定則望之者起敬嘗會食諸生稍有失儀者即待
罪不輕容也或有所稟嚴于對君之禮然待諸生少息
病者必以為詐務出而驗之因而亡者亦不恤也以故
諸生一登仕途必遠之遇諸途若不識也徒悵悵而莫
能自省對客善飲襄城伯重斯文或盛設延賓既罷必
留敬宗再飲主至酌而猶自儼然若未嘗飲者人皆服
其量何文淵守温州時廉靜寡慾一郡大治當時浙
守稱爲第一既而召爲刑部侍郎民有餽金者却之好
事者爲之立却金館在刑部雖有深刺意以尚書主之
弗克遂人亦未之知也後以故乞病歸正統十四年
朝廷多事士大夫交章乞起之召爲吏部侍郎遂進尚
書太子太保其餘擢用人才之際詭譎之迹已露而居
言路者不能容矣雖百計固位柰何攻之者衆目爲奸
邪而暴其情狀終于斥去不能留矣向使病去不出作
郡清名必然傳後不失爲廉謹之人今也雖得高爵而
喪其美何足羨哉予在銓司時或所見不當者必面執
之不行以此見忌洎于遷兵部若屬任其所行莫敢誰
何竟至顛踣而後已
工部尚書吳中奏對聲音宏亮羊姿蕙厚望之者知是

事爵祿之器貪財鉅萬發妾數十人取妻嚴正中譚之不敢犯

宣廟知之嘗宴臣僚命伶人作懼內戲以笑之中雖愧而不能免也一日關誥迎於家其妻拜畢呼子曰將吳

中一軸誥來宣之我聽問左右曰此誥詞是

主上自言歟是翰林代草歟曰亦翰林代草也嘆曰翰

林先生果不虛妄且吳中一篇誥文正說他平生為人何嘗有清廉二字中聞之雖強笑容而已

吏部侍郎洪瑛接人疎慢好褒貶人以才學自負大言不慙自矜其高初為主事督陝西邊稅而回見西楊學

士大言其設施之法西楊不考其實異之薦為侍講經

筵泊 吏部侍郎缺力薦瑛衆知不可莫敢抗既吏部

驕矜愈甚士林咸惡之以西楊在不敢攻及西楊沒遂

警警得病而卒士之行已當自卓立不可倚恃他人之勢一旦失其所倚遂至如此可為戒也

戶部尚書金濂初為御史有聲自永樂以來巡按廣東

者滿載而歸自濂去一毫不取廣人至今德之在陝西

京師奏對宏壯

上情之拜刑部尚書頗號深刻福建盜起遂參軍務往

平之加太子太保遷戶部然喜結權貴士林少之人以為奸則過矣但性猜忌利欲求致精務充國課商皆微矣民或因弊亦不暇恤焉所學亦正言論風采動人援下多暴怒僚屬不能堪大抵亦豪傑之士也

工部尚書周忱江西人初蘇松一帶稅糧有五六年未

完者朝廷遣官催促相繼終未能先遂舉忱為侍郎任之忱為人謙恭言若不出諸口謀慮深長一切破產

岸為之虛心訪問兼採衆論不一二年累欠數皆完羨餘之積日見充溢小民賴以賑恤歲凶無慮歲輸京師

之米甲於諸省朝廷每勞其能亦善於附勢中官玉振極重之官遊其地者無虛日人得其所欲釋子見造者

必往求之所獲必過望然自出粟千石旌其門又令子納馬得官士林以此少之

山東參政鐵鉉初為五軍斷事奏對詳明

高廟善之字之曰鼎石凡法司有疑獄未決者必屬鉉而成

文廟潛却時有訴違法狀者召至屬法司問之數日獄未成

高廟怒屬鉉鞠之片時而成以此益愛之未幾擢山東

參政

文廟兵至城不下圍之月餘亦不得時城有攻破者隨
亮之以計詐開門降用板候其入下之機中其計後而
出戰

文廟被其窘甚知不能克乃棄去及過江登位用計擒
至正言不屈令其一顧終不可得去其耳鼻亦不顧碎
分其軀至死嗚聲方已後思忠烈不可撓者惟鉉一人
而已平民有愧焉

張太后崩王振始弄權正統某年雷擊奉天門殿鴟吻
初羣臣言得失翰林侍講劉球上言十事一言主上宜
親政務權不可移于下振覺之怒以錦衣衛指揮馬順

為爪牙令以他事牽之陛前摔去球不知所謂見刑但
曰死訴

太祖太宗遂支解其軀自是人緘口不敢言球竟附順
子數順之罪順頗不安命縞流誦經度之振既得權喜
人趨附廷臣初不知數以微謹見謫始懼兵部尚書徐
禧工部侍郎王佑儉邪小人首開趨附之路百計劾勤
極盡諂媚之態遂宣言于衆曰吾輩以某物相送振遂
大喜以為故已待之甚厚且言振意不進見致禮者為
慢已必得禍衆聞知益惧皆具禮進見從此以為常初
惟府部院等大臣以後百執事俱行在外方面俱見之

當朝親日大開其門郡邑庶職能具禮者無不進見以
百金為尋常重千兩者始得一飽一醉而出由是以廉
者為拙以貪者為能彼其容接者若登龍門上下交征
利如水去隄防勢不可止君子付之大息而已

宣德間吏部官屬多因請託而得蓋以承平之世官於
此者享富貴尊榮人所羨慕故也正統初予以進士選
驗封主事人以爲異初不知者疑其必有爲之先容者
已而察知出于公道方審選時尚書郭璉侍郎鄭誠命
予作詩以嘉未爲題予作七言八句一詩亦不知其何
如也既又查在戶部觀政訪予平日爲人如何予不知

也命下之日予方悟其作詩之意有在但以孤寒之士
與富貴氣象之人並處雖不相類予惟敬慎自持彼亦
不敢慢焉文選郎中吳敬自重自高閩部官僚莫敢與
之抗禮而效動諂事者皆然予惟以正道接之不諂不
慢久之反重予爲人而見許焉予同司員外李源凡百
專取利予見勢不可與較惟閉門看書而已源恣氣乘
予予處安然已而勢去却相親厚予亦處之如常予每
自謂未必於已無益也蓋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自可有
動心忍性之意且月此以予爲好學而有手不釋卷之
稱正孟子所謂不虞之譽也

宣德初學士楊士奇輩以方面大職亦任吏部自舉未盡得人乃令在京三品以上官各舉所知當時以為美事行之既久公道者少時人有拜官公朝受息私室之譏景泰初遂罷此例乃從吏部自擢時予在銓司乃將六部郎署年深者第其才之高下為一帖御史為一帖給事中為一帖南京者附之方面有缺持此帖于尚書王直前斟酌用之將盡復增之其推用之時人皆不知命下令入傳報彼方驚喜王謂各官舉時有九年將滿者以其自守不求知於人耻為奔競至此不得已而亦造人之門况其素行奔競者會舉方退其所舉之人已預知之不待命下而職位地方無不曉悉且又不知所舉之入才能高下但以舉主官大列名在前者其所舉之人官亦大以此與論不平及吏部自擢較短量長多恆與論然各舉所知本是良法若皆存薦賢為國之心豈有不善但各出于私情反不若吏部自擢雖不能盡知其人却出于公道故也

景泰時少保于謙在兵部侍郎項文曜附之內議患其黨比欲因事以開別用持正者佐之會予被薦遂轉兵部遷文曜於吏部復附何文淵言官劾其儉邪賴于謙

力保存之已而謙敗文曜卒見斥謫當時以文曜為于謙妾士林非笑之每朝待漏時文曜必附謙耳密言不顧左右相視及退朝亦然行坐不離既在吏部亦如是王直先生一儒者于謙初甚尊敬之已而被文曜譖毀以為無用腐儒謙遂慢之謙初嘗謂予曰東王先生君子儒也可敬可愛每經進之宴得連坐必與之相勸多飲數杯及文曜轉吏部之後忽謂予曰吏部老若如何不告歸予曰告幾次矣朝廷不允謙曰第無實意耳予曰觀共意亦實謙曰果有實意病臥不起一兩月必放歸矣予謂老先生至誠使之假臥必不肯為後漸聞其所譖之言方知謙之不敬王先生乃由此耳當時文曜亦有代為之意謙知之未遂其謀也

天順初衆議薦予入內閣翰林黃諫即來見予曰恭喜先生入閣予曰此何喜也諫曰何謂不喜予曰昔寇準問王如佑外議如何對曰丈人早晚入相以我觀之不如不相之愈也準曰如何曰丈人負天下之望即入相天下以太平責之丈人自料君臣率若魚之有水乎準深服之以為高見遠識今雖無相猶以入閣為內相時事如此入閣何為未見其可喜也

翰林院實儒紳所居非雜流可與景泰間陳循輩各舉

所私非進士出身者十將四五率皆委靡昏鈍浮薄之流無由而選回

上欲將通誠直修頒行推擇進士出身者此輩自知不可居此托詞建其意願補外職賢乃言于

上命吏部除之因其才而高下其秩無不自遂翰林於是為之一清

初景泰不豫國官貴者曰起異謀學士王文與太監王誠謀欲取棄王之子立為東宮其事漸泄既而景泰病亟太監與安順等臣請復立東宮會請

上皇于國宜讓之惟王文之意不在此閣下陳循輩亦知之賢因會議問學士蕭維乃曰既退不可再賢始覺

其有異謀也文又對衆曰今只請立東宮安知朝廷之意在誰賢益知其必然明日早觀奏詞曰早選元良人皆曰此非復立之意遂為其說于石亨輩曰王文于謙已遣人齎金牌勅符取棄王世子去也即于十七日早

將兵入朝詣南城請

上皇復位是時景泰不朝已四日矣先一二日又駕其

就於石亨輩云景泰命太監張永等行拿數人掌兵者

其謀也
上皇中官言將見景白平

太后寓勅旨與事輩成此事遂以王文輩為大逆奸惡

然王文初謀于謙輩未必知事輩不過曰于謙平日為總督軍務一切兵政專而行之事不得遂其所私乃乘此機而圖之其餘皆因平日不足者而中傷之未必皆

知王文之初謀也况王文之謀其實未發所以誅戮者多非其罪乃曰臣等捨命舉此大事以為有社稷之功

上益信之極其報典之隆而亨等遂托權納賂擅作威福屏濫官爵恣情妄為勢焰赫然天下寒心初徐有禎亦與進駕之謀特命及聞有禎以陳循輩在前不得自

舉乃勸帝... 未幾有禎亦為亨所嫉而出也入以為天道好還不意亨復遭烈禍益見天道之好還矣

景泰欲易太子恐文武大臣不從先啖其左右於閣下諸學士各賜金五十兩銀倍之陳循輩惟知感惠遂以

太子為可易於是假以外僚陳奏謀易太子乃會文武群臣議其可否有執以為不可者即以利害林之無一

人敢異辭于是擇日立之即以官僚筭秩付之閣下任其所取文武大臣與者十七八自公孫而下數十人為

太保者十人名爵之濫一至于此惟賢等待即四五人不與一易之後人情悵然不平會其利者揚揚自以為

榮幸不知識者已知其非善後之計已而天道一還盡

革無遺因而黜謫者亦多回視不與者反有愧焉榮辱相尋如此士之立身可不審也

景泰初予進上正本十策且乞留中朝夕省覽少助身心之學不省竟發出越數日戶科給事中李侂目災異上言近日李其所言有關

聖躬畧不省覽無恐懼修德之實災異疊見殆由于懼覽此奏却將予奏疏取入膳寫一本觀看禮部尚書楊寧見之嘆息一日見予曰吾讀崇節儉一事殆欲下淚乃遂條為前件以為當留意行之本部尚書何文淵聞之球稿一看曰忠鯁之言也少保于謙見之曰人所難

言者南京祭酒陳敬宗曰聞其題目知為至論矣後頌君鑒于群臣予復採二十二君善行每君不過三四事最切要者乞躡而行之景泰覽之亦不省曰此奏欲何為中官王誠曰欲

上學此數君耳乃領之但流于荒鴻不復介意士大夫行已交人不可不慎若徐有積素行持公者少而所交者亦然及其當道予輩持公以助之有積遂改前轍不復徇私其所交者猶以平昔素情望之多拂其意遂以有積為改常從而熈肇其短者甚眾向使素持公道豈有此乎

馬端肅公三記

金聲玉振集

西征石城記

鈞陽馬文昇

殘元部落有把丹者仕於陝西平涼為萬戶我太祖既平江南克燕都下三晉兵至陝西而把丹等率眾歸附授平涼衛正千戶其部落則散處開城等縣為百姓抽其壯丁為平涼衛軍使自耕食彼既以養生射獵為計而復無徭役用是殷富家有畜馬數百而羊至數千者咸仍胡俗為樂正統己巳虜酋也先寇大同宣府脫脫

西征石城記

卜花王寇遼東阿樂出寇陝西土達漸遭剽掠天順庚辰虜酋孛來毛里孩統也先餘眾寇固原而土達生畜被掠者十之八九生事漸荒迨成化丙戌各酋大舉入寇土達有李俊者獨以羊酒奉孛來孛來喜賜以馬俊遂有北從意時都御史桐梁陳公介巡撫寧夏適都督張泰致仕居本鎮而養生於鳴沙州迤南與土達相鄰牛馬多被賊虜掠傳聞非虜賊即固原土達張把腰等假之也丁亥春陳公移巡陝西泰令家人狀張把腰虜掠事於陳陳至陝遂付分巡

西征石城記

事下首蘇燮逮問而張把腰已懼先是鞏昌府通渭縣人戶逃於把丹縣滿四等堡潛住縣遣里長追捕遂為滿四等所殺竟不知其由至是縣亦上于陳公逮之滿四等雅素縱佚不知官府益危懼會新任靖虜等處叅將都指揮劉清至固原守備指揮馮傑索各土達馬匹鷹翎等物滿四等因謀於俊而俊實奸黠遂倡謀從北虜時把丹曾孫滿璿者四之姪也襲祖職以功遷平涼衛指揮僉事有司移文平涼衛捕張把腰滿四等甚急其衛指揮日逼督滿璿以應解

西征石城記

者璿戇人也了不知俊四等已有叛意遂率火鎮撫弟火四等二十餘人陰携鐵索刑具往捕之四得知之俟璿至堡治璿所率散各家具食盡殺之因劫璿四等數人叛入石城石城者東西俱山左山峭壁高數十仞無徑路上者俱拽繩而登西山頂平可容數千人城中無水有數石池外設棧道而棧道下則築小城護之前有小山高亦數仞如拱壁狀兩傍空處并後面悉築墻高亦二丈五六尺各留一小門僅容單人馬過之不知何代人造此以避亂者城外皆亂

二二九九

山形甚惡人至此毛髮聳然滿四等常圍獵至此熟知其險可據遂居之已而李俊往誘東寧合泥土達見殺於仗義者分守叅將劉清領軍自靖虜來與戰不利報至陝鎮守太監黃泌寧遠伯任壽與都御史陳公介會遣都指揮邢端申澄率陝西各衛兵往捕戰於城下申澄死之邢端遁歸官軍大潰事聞遠近驚駭兵部請以陳介任壽并寧夏總兵官廣義伯吳琮延綏都御史王銳叅將胡愷各率所部兵會計之寧夏兵先至陳與吳竟不候延綏兵至自固原急趨

八百五十五

三

蔡祥堡夜二鼓營壘始定軍士勞苦比曉即出兵架梁順領而行去石城十里許賊數千出迎請降時軍餘馮信最知兵隨陳公言於諸公曰賊雖誠僞叵測然我軍夜間未息凌晨即行且乏水飲無執戈力不可與戰姑從彼意退兵徐議攻計吳琮叱曰兵已至此豈可聽彼誘退遂麾兵進賊先遁去至城遂驅牛羊數千在前而精兵後繼時尚無兵甲器械各執木棍而鬪官軍遂敗任壽吳琮俱退保東山陳欲自殺左右人護下山遺失軍資器械不下千數太銅將軍

亦二座兵猶有被圍在山者皆棄之而歸盡死於賊賊遂乘勢猖獗凡係土達俱逼入城而於靜寧州大路搶掠運送甘州冬衣布花萬餘匹糧米不可勝計時兵部主事閻讓催軍至固原具奏以聞或傳其黨導以窺陝者朝野益震陳與任壽吳琮劉清馮傑俱解赴京師八月乃命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嘉興項公忠為總督鎮守陝西太監劉公祥為監督行取回京涼州副總兵劉公玉為總兵都督僉事夏正充左叅將都指揮劉清充右叅將監察御史鄧本端監軍兵

八百五十六

四

部武選司郎中劉洪紀驗功次益以京營神鎗官軍五千復調甘涼延綏寧夏陝西官軍共五萬往討予時以南京大理寺卿居憂於家服初闕奉勅陞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陝西協勦叛賊總督總兵等官有事計議務在戮力同心共濟邊務時戊子九月五日也予奉命七日即行十八日至陝申戒所屬整點民兵防守城池及饋運糧餉畢十月一日至固原項公營方到一日是夜二鼓聞營外一里許砲聲甚近營中皆驚予尚未寢急令官軍嚴守營門至天明

之乃賊留文書一紙云容我每石城居住免納糧差奏聞朝廷饒我每罪等語衆愕不可測予曰此不過欲緩我兵何足信只可整兵以俟進討因與項劉諸公講求用兵方略地利險易衆皆言石城之險不可輕進又以前兩失利皆難之乃令善畫者圖其形勢兵分六路項與二劉并予及巡按御史任佐姜孟倫右布政使余子俊左叅政龐勝屯中路延綏鎮守太監秦綱都御史王鏡叅將胡愷副使鄭安屯酸棗溝伏羗伯毛忠鎮守陝西都督白玉御史鄧本端屯木

八百征石城記

五

頭溝叅將劉清夏正布政司右叅議嚴憲屯打刺赤寧夏副總兵林勝叅議崔忠屯紅城子陝西都指揮張英鞏昌府同知羅豫屯羊房堡期三日諸路少出精兵先示賊且探地勢迺大舉比至城外賊覘知就來迎敵延綏官軍恃勇首先利陣亡者二十餘人而賊之死傷者亦多衆益懼至十三日會兵復往探山勢水頭賊復迎敵佯敗去官軍逐至城下時賊尚多居城外者官軍忽之貪取財物賊遂斂衆入城伏羗伯毛公曰賊能有幾多速進兵勦之官軍四攻上城

賊極力拒敵毛公攻其東山路險隘不能進賊奮死捶阨官軍退敗墮崖死者衆而毛公亦被害賊被鎗砲死者不可勝計斬首數百顆予時在中軍領馬軍五百餘帶草束欲燒賊柵西路之賊乘勝復回東路官軍不能支亦却總兵劉公被圍于城下官軍潰散劉公亦中流矢家人陣亡者三四人項公斬甘州退怯千戶丁某以狗官軍懼復登山予亦調度所領兵破空填列以振聲勢敗軍猶欲遁予號令敢有逃者斬之中傷者移置山下衆稍定不敢退俄劉公子斌

八百征石城記

六

來報曰家父被圍乞阻敗軍予曰第入視汝父少頃項公至憂鬱失色予從容言勝敗兵家常事況今日之戰賊死者亦多勢已不振此時黃河未凍賊不北從無深慮者徐可再圖奏報明言伏羗伯忠義奮發爭先登山斃于流矢賊勢已窮蹙且語所遣舍人陶璽等至京但言賊當就平以安中外時朝廷久望捷奏至即令宣捷陞璽等爲所鎮撫其月彗出西方兵部及撫寧侯朱永定襄伯郭登議以滿四驍勇恐其渡河與北虜連和禍不止西陲乃交章擬益兵赴援

項公與予謀兵應益與否予曰若不益萬一不能平益兵晚矣第上請令撫寧侯朱永率宣府大同精兵五千順邊而來賊平則止之未平則併力勦之項公從以上請且日督兵攻圍賊在山熟視不出戰官軍至暮則回項公憂之予又謀於項公曰賊城中既無水而芻粟亦漸乏若絕其芻汲則彼若釜中之魚當自斃矣項公從之遂令官軍盡焚左右近地之草賊馬死者殆盡則又盡以死人馬填塞城外水泉候賊夜汲者設伏掩襲之多被擒益知彼中消息正艱

八 百在石城記

二

於水予曰此時賊窮蹙已甚不足慮矣石城南門與東山相近時令都指揮孫璽領兵數百駐于上以視賊之出入迨兵將回此兵先掣賊據前山矢石雨下我軍不能出時都指揮魯鑑統莊浪土兵千餘人出為前鋒入為後殿每被賊襲至夜方回予復言於項公曰孫璽軍掣之太早故也俟中軍兵行遠山上兵方掣項公從之自此賊不得上山中軍兵結陣而回賊竟不敢襲其後獨延綏軍與賊門相對日被攻圍中傷者衆勢不能支予又言於項劉諸公曰彼處當

發兵邀擊攻其所必救賊若上山攻我我以此精兵衝其脇賊必敗衆從予計乃遣劉公子文同甘州達官指揮亦撒率土兵五百人候賊上山兵即繼進以邀其後賊信胡神十月八日神降曰若今日出戰勝則利不勝事不利矣至日賊果出攻我山上兵我兵依法擣之遂斬首十數級賊始懼會續調甘州都指揮劉晟兵三千至十八日復會兵攻城兵已上山山勢高險卒不能克又日值景短不久即晡兵在山上者數千人彼此皆懼而賊尤甚予方憂兵不能掣而

八 百在石城記

八

賊復恐我攻山乃詐請降欲總督總兵官詣城下項劉二公皆單騎詣彼久不回賊披戴明盛甲者數百人環遶門外而輕騎往來示武予與太監劉公在溝外予曰賊窮蹙無信義萬一二公被遮留何以言之朝廷速邀二公歸賊堅訴要巡撫大人來予曰若不往是示怯乃從數十騎至溝邊大聲罵曰賊徒無禮天朝將官咸在此爾豈應以精兵四外旋遶叱去之賊遂入城予至城下滿四同滿壽等乃出訴曰我等本良民被劉參將馮指揮激變我今既如此願赦死

請降予乃言劉叅將等激變爾等朝廷已知之各官解赴京師矣爾速降朝廷必有爾罪賊皆羅拜兵始獲從容而下一無所傷予因問滿濤曰爾被逼劫入城非反者濤乞命予遂帶濤回營次日賊即設木柵於山上請戰不復言降矣一日夜五鼓城內有李旗者至營外報曰今夜城中賊自相讐殺可乘機勦之予與項劉諸公謀曰此言固不可深信但以理度之恐不虛遂令中營軍士晨餐及傳諸營俱蚤至山下賊果亂未久俱上山亂矢下射戰良久我軍仰面受

西征石城記

九

敵予與項劉親在陣前督軍矢至面無敢避者賊亦多傷但不能得其首級耳日將暮遂擊兵晨至山下則用守城大將軍銅鏡往城中擊之死者不知其數然天氣嚴寒軍士不敢燃火賊堅壁不出迨暮始回軍士頗嗟怨竊相謂曰攻則攻之使我輩早還終日受寒何日得了予聞之又言於諸公曰頓兵日久恐生他變即黃河一凍北虜入套我軍豈能久駐彼時賊乘間突出奔入河套與之合謀貽患不可言者莫若攻城破之可必衆不敢決時城中有一人代滿

指揮送鋪陳馬匹到營有識之者曰此陳都堂牢子張馬六兒陳公軍敗遂從賊予問曰爾可回否馬六懼不敢對因畱詢城中事彼既不吐實顧復詐誘欲陷我軍遂遣人給送回固原寧家即與山溝內殺之石城外有壕深丈餘人馬不能至城下予思欲用土填之乃取各城上圍竿木數十縛成大橋置去廂車軸上軒昂隨人亦可用以攻城至期遂推至壕邊低其前以遮矢石命軍士數百人每人負土一袋以填壕須臾壕平車至城下以竿繫城果高二丈五六尺

西征石城記

一

賊乃開舊所立木柵懸大石以防予因欲舉此臨城衆恐傷人予曰豈有攻城不傷人之理諸公終猶豫不決乃止賊見用是益懼漸有出降者予與項公議曰此輩不可害也遂給軍帖令旗牌手送出管任歸家自此逸出者日衆賊雖嚴法禁之終莫能遏我軍圍困日密賊既無馬與水漸有逃散意乃令曉番語人四外招之時回回揚虎力驍勇有謀略四倚爲謀主見勢不可爲遂以十一月十六日晚出聽招至大營時予方會諸公籌畫兵事虎力至心甚恐予曰汝

既聽招而來不必懼劉總戎刮刀與誓曰爾若能生擒滿四或殺死來獻朝廷有榜文賞白銀五百兩金一百兩陞爾指揮遂以銀示之送出帳房外屏人問曰何日可戰虎力曰只在明日倘落雪人有水難以爲力但滿四最怕神鎗至日若戰不可放放則彼即退去予又曰何處可戰虎力曰只在東山口予復曰賊精銳尚多爾可計移其兵上山方可信項公亦厚慰之乃遣去次日至五鼓予與項劉二公整兵而出至山下其東山口係延綏兵所守地而機又不可預

八百里

十一

泄乃謂延綏將胡愷曰爾營兵連日傷損寔多中軍兵可代爾守一日胡應曰諾即命擊其兵移中軍兵于山口令人於高山上視之見有騎白馬出城者乃四也既而東山上果有披戴明盔甲精銳數百人項公方信之劉公恐其子文在彼不利欲麾兵進予曰不可兵一進彼必退矣如此者三探者忽來報曰今日廝殺賊箭往上射予叱之曰賊多詐已而約王公銳等麾下悉前兩軍相戰良久彼此殺傷相當我軍因奮勇鏖戰賊遂大敗俄報滿四等已生擒少

頃送至軍前爭功者不已予手刃欲殺之衆方散予與項劉諸公議曰四既就擒城中破膽乘勝逼城崩之必矣劉公曰既得四且罷若進兵恐賊堅守卒不能平遂以四歸營官軍大悅予乃書火牌十數面行各邊并陝西各府知之以安人心賊有馬驥南斗俱驍勇過人四皆待以心腹次日復率其衆出戰官軍輒擒之賊勢益蹙乃以擒四等捷聞且止援兵有勅獎諭并賜羊酒犒勞不三日城中復立平涼衛達官鎮撫使敬爲主以拒守軍是逸出者即殺之項公令

八百里

十一

諸營各遣夜不收數人夜偵城下賊北行即報南行勿追蓋欲散彼之黨易成擒二劉總戎議欲任城中餘賊皆散去不追項公與予議曰賊自叛逆殺我一伯三都指揮官軍死者數千人今若縱之後稍不遂意即又叛矣終爲陝西患論法不可恕乃日探之至十一月二十五日賊度不能支一夜潰出四散而去因悉發諸營兵捕之擒斬數千級惟滿四姪太平舍人能最驍黠逸去詢其黨滿洪云能熟知青山洞用火薰之方就擒併獲其家屬百餘口諸營官軍日搜

山又得賊五百餘人幼男婦女不下數千盡分給官軍止選取十三歲以下者數百以俟不用楊虎力家口亦被獲虎力曰望救之手令於虎力手引虎力逐一認之俱給還而其親戚以虎力被宥者亦衆蓋以其預有功也惟舊時爲盜者百十人走葦箒山置帳房數十頂居之累招不下項公命攻之亦不克予與項公議曰此亡命殘賊不足慮終能得之第石城之險非盡夷前後所築城垣恐後有叛者必據此爲巢穴遂令萬人悉平之至於陣亡官軍之骸骸久暴於城

八百五十七城記

三

外則令右布政余公子俊收聚起大塚葬之祭以牲醴復立石記平賊歲月於山崖以示永久乃會項公至葦箒山視之予方欲設法攻勦忽延綏報北虜已入河套矣僉謂我軍久暴於外倘北虜聞之擁衆來此其何禦之乃留精兵三千於本山之外伺賊予與項公等於十二月二日并諸營軍馬悉回固原予乃宴總督總兵并各鎮巡撫將佐尚有所獲土達老婦人三百餘口予與衆議以之解京途中勞費悉責其親戚放遣之項公以二十六日歸陝而諸路兵俱回

鎮其生擒賊千餘恐生變即營中斬八百餘獲雷滿四馬驥南斗火鎮撫等及其黨與之罪大者二百名并滿四妻解赴京師俱伏誅且以兵後久安無虞之計上聞再奉勅獎勵而葦箒山餘賊至成化己丑正月十四日賊首毛哈刺亦叛誅傳首至陝餘賊解散其未殄土達悉不究令其本分耕牧蓋慮其奔河套以從大虜也於是石城迤北古西安州添設一千戶所除官撥軍防守又以固原千戶所改爲固原衛奏選指揮等官苗鳳等七十餘員理衛事復添兵備僉

八百五十七城記

十四

事一員舉鞏昌府階州知州楊勉任之項公等遂班師本年三月論功行賞太監劉祥歲加俸二十石劉玉陞左都督項公陞右都御史予與延綏巡撫王公銳皆陞左副都御史餘皆陞職有差而賞亦厚先是項公日披堅於石城下督軍殺賊雖矢石如雨略無懼色予嘗勸其持重公曰奉命討賊久無成功死所甘心輿論偉之及是人猶以功大賞輕爲不足淬勵人心云任壽吳琮陳介謫戍兩廣劉清馮傑亦坐誅先李俊之姪洪滿四之姪安亡去予督捕竟獲亦解

京棄市四月奉勅撫安所餘土達予復親詣固原檢其戶數拘其老者面諭以生生之樂釋其驚疑衆皆叩頭俯伏曰誓不敢爲亂遂奏給復三年以安其心復榜示曉之選壯丁千名隨軍皆樂從願効死力以報後再奏復指揮滿壽官陝西西安左衛帶俸以絕後患師旅旣靖西方底寧予年四十有四濫膺巡撫重寄於兵事蚤午之際得偕項公等同心戮力凡營居野外者六十餘日親犯矢石者二十餘戰始克獲醜獻馘殄平巨寇迄今三十有六年歷歷若前日事

西征石城記

五

偶因項公後人求論次其先烈而并及其始末之詳如此使觀者有以知兵禍起於細微戰功係於謀畫當思患於未萌圖成於先事是亦有志建功爲國者之一鑑也豈直備史氏之略著一時同事者之績而已乎弘治十六年歲在癸亥秋七月吉旦記

西征石城記終

撫安東夷記二 (金聲玉振集)

遼陽

鈞陽 馬文昇

洪惟我

太祖高皇帝膺天眷命奄有萬方以西北密邇胡戎乃設陝西行都司于甘州山西行都司于大同萬全都司于宣府又于喜峯口外古惠州地設大寧都司遼東遼陽設遼東都司陝西寧夏即趙元昊所居地設寧夏左等五衛而遼之廣寧尤北虜要衝復設廣寧等五衛與各都司并寧夏咸號重鎮焉時則封肅王于甘州慶王

八夏夷記

于寧夏代玉于大同谷王于宣府寧王于大寧遼王于廣寧以藩屏王室捍禦胡虜凡有不廷即命諸王討之所以三十餘年胡虜不敢南牧迨我

太宗文皇帝遷都北平始徙大寧都司于保定府而其所屬營州等一十餘衛所亦省入順天永平二府地方時谷府未之國即改湖廣之長沙遷寧府於江西之南昌遷遼府於湖廣之荊州乃以大寧之地自古北口至山海關立朶顏衛自廣寧前屯衛至廣寧迤東白雲山立泰寧

撫安東夷記

衛自白雲山迤東至開原立福餘衛處虜之附近者既又以開原東北至松花江海西一帶金之野人女直分爲二百七十餘衛所皆錫印置官官雖多寡不一皆選其酋長及族目授以指揮千百戶間亦以野人之向正者爲都指揮都督統之爲我藩屏而松花江東北一月之程所謂黑龍江之地則又立奴兒于都司時遣使往招諸夷有願降中國者於開原設安樂州遼陽設自在州居之皆量授以官任其耕獵歲給俸如其官當時各衛夷人每入貢賚賜殊厚以故

八夏夷記

凡迤北征討皆聽調遣無敢違越永樂末招降之舉漸弛而建州女直先處開原者叛入毛憐自相攻殺宣德間朝廷復遣使招降之遼東守臣遂請以建州老營地界居之老營者朝廷歲取人參松子地也名爲東建州初止一衛後復增置左右二衛而夷人不過數千然亦歲遣使各百人入貢以爲常其地則遼東自山海關直抵開原道路如一之字南瀕大海三面皆夷虜至爲難守其性則建州女直譎詐過於海西海西過於朶顏等三衛蓋海西建州馬步能戰而

二四七

朶顏三衛止長於騎射故也自北虜也先猖獗三種之胡遂皆歸之正統十四年也先犯京師脫脫卜花王犯遼東阿樂出犯陝西各邊俱失利而遼東被殺虜尤甚以故朶顏三衛并海西建州夷人處處蜂起遼東為之弗靖者數年至景泰後始克寧謐而海西野人女直之有名者率死于也先之亂朝廷所錫璽書盡為也先所取其子孫以無授官璽書可徵不復承襲雖歲遣使入貢第名曰舍人以是在道不得乘傳置錫宴不得預上席賞賚視昔又薄皆忿怨思亂

八頁反記

三

遼東人咸知之而時未有以處之也積至成化二年建州都督董山等梟雄桀黠乘是以動海西之夷擁眾入寇守臣以聞朝廷命太監黃順總兵官武靖伯趙輔左都御史李秉往討之輔等既降董山則速赴京師而山仍桀驁比行至廣寧輔等以為山若復歸貽患必大奏朝廷遂誅山而安置其黨于兩廣福建且復進攻之時雖克捷而所失亦不少矣然邊境亦賴以寧至成化中元之遺孽滿都魯僭稱可汗虜酋亂加斯蘭為太師節犯宣府聲勢甚大驚報殊急予

乃以兵部右侍郎奉命整飭遼東邊備以防胡時成化十二年八月也九月即抵遼東遍歷險要繕城堡利甲兵練軍士選精壯凡所以為防虜計者罔不殫心力虜人覘知我有備遂不復發適山東左布政陳公越以右副都御史來巡撫遼東後予而至凡備禦都指揮等官輒逮于理既當法則止罰馬罰草而復俾蒞戎政由是馬之價皆削諸軍士不復顧忌予既防胡歸京師則以十五事上陳而禁巡撫官罰馬於軍職者亦與焉陳遂以為隲先是海西兀者前衛都

不東裏記

四

指揮散赤哈上番書言開原驗放夷人管指揮者受其珍珠豹皮兵部移文遼東守臣勘之管指揮者懼乃因本衛都督產察係散赤哈姪入貢歸賄求產察言管實無所受散赤哈聞之深怨產察聲言聚眾犯邊邊將以情報守臣守臣乃譯番書招散赤哈來廣寧面折散赤哈遂率所部十數餘人欲由撫順關進赴廣寧時參將周俊等守開原恐散赤哈至則真情畢露乃遣使馳報廣寧守臣詭云海西人素不由撫順關進恐熟知此道啓他日患守臣不慮其詐也即

召其使速阻之時散赤哈已入關聞之大怒折
箭誓復歸至撫順所備禦都指揮羅雄知事
不協具酒食慰遣出關時建州三衛女直亦欲
報誅董山之怨而全籍海西之勢緣此遂畱散
赤哈于建共來犯邊勢漸昌熾向使不阻散赤
哈以啓之邊患爲之息矣守臣以聞乃招土兵
大征建州而出榜示衆徒張虛聲實皆額戀私
家不趨遼陽三衛遂得糾合海西人數千餘十
四年正月乘虛入境大掠鳳集諸堡報至廣寧
陳懼始赴遼陽而寇出已久矣獨近邊土着虜

八東夷記

五

人也僧格等十八人家皆有使入貢未還恐誤
罹兵禍及拘畱其使乃走撫順所報訴云犯邊
者皆海西人陳與分守遼陽副總兵韓斌意在
撲勦夷人以掩罪遂皆收繫瀋陽衛乃乘夜率
諸軍襲各寨屠之訖無所掠人畜而精壯者間
亦脫去暨回遂播死也僧格于獄乃以搗巢之
捷聞時太監汪直者勢焰方熾惑於通事王英
謂往撫可邀大功上命司禮監出駕帳太監懷
公恩以直年少喜功於本年三月初四日同太
監覃昌等七人至內閣傳宣兵部尚書余公子

俊侍郎張公鵬暨予比至僉言彼既有使入貢
却又屠其家今若之何可以彌塞或言宜以大
官酬之予曰官不足以釋其忿且宋以李繼遷
爲京官遂致西夏之患懷公曰然則遣大臣同
大通事往撫之衆皆曰諾尋宣至內府懷公傳
旨建州夷人被大軍征勦恐懷疑懼着兵部侍
郎馬文昇大通事詹昇前去撫安已而王英即
謁予於私居喻汪意欲請與俱予遂謝絕之即
行汪深以爲恨衆皆爲予懼予以事關朝廷亦
無所恤乃疾馳追及入貢夷使重陽等於中途

八東夷記

六

四月初五日抵撫順所先縱重陽左右一二人
歸諭其衆使知朝廷意旨遂有十數人來見即
諭以前意遣歸尋召各衛酋長聽宣璽書由是
纍纍皆至而被屠之家數百人悉訴其方遣使
入貢無犯邊狀而冒當殺戮又果無劫掠人畜
可證今雖仰荷朝廷招安實難於度日予遂承
詔各以牛布給慰之且令其酋長赴京適微聞
海西雖來聽撫猶思寇掠始歸乃於東寧衛訪
嘗爲建州經歷識字熟女直趙安以招降爲名
陰探於渠魁卜刺荅所果有海西兵馬與否不

數日趙安歸云有且賊數千而馬悉臆壯時分守開原太監韋朗亦遣人來言海西賊俱動若來遲恐勢不可撫予遂以建州事聞於朝且言夷人雖暫聽撫觀其言貌詞氣尚懷反側難保遠安仍移文總兵官歐信副總兵韓斌參將崔勝各率所部及調開原參將周俊帶領開原鐵嶺精卒三千各分伏鳳集堡一帶賊以為無備矣比予至開原甫三日果數路入寇諸軍以逸待勞遂斬首二百餘級生獲數十人及賊馬器仗無筭而所斬者率多海西人馬參將崔勝周

八夏夏記

俊馳報陳陳為功予因并前所論反側情狀及申虜人背逆天道既聽招安旋復入寇以日取滅亡之禍請移遼東兵勦之或既奪其心而姑與更新招撫遣通事指揮李璟聞諸上事下兵部以為虜人既撫安垂成只仍招撫以安地方朝廷從之海西人聞之且感且懼都督產察等盡歸降乃一體諭之遣其酋入京而遼東守臣奏報十數日方至以故賞皆不行陳以是隙益甚夷既降予慮其猶踵舍人之怨則檢其先授官子孫之失襲者皆令來見譯審實請兵部

內閣驗授官璽書底籍明白再遣遼東守臣勸實令襲官者復十數人夷愈感激汪以夷既招安曷又入寇復主王英言請帶領頭目百餘人給令牌令旗往夷聞其聲勢久無一人復出者汪至開原更有予原所招出兀者前等衛野人女直堵里吉等三百餘人而予時在撫順汪不與之接皆怒欲歸寨參將周俊恐敗事乃謂汪曰不可不請馬欵差來議汪乃遣人至撫順所邀予予亦馳至開原與汪會汪曰若之何予曰太監既至此此夷即太監招出者也何間彼此

八夏夏記

汪揣知事不易遂聽予言俱犒之既又以騰黃璽書付各寨招安同以事聞已而汪意猶欲再招出見示已功予曰太監此來既有令牌令旗彼懼決無敢出者太監第回京可保無虞也汪亦欣然與予俱歸遼陽復會聞于上予至京師上賜羊酒寶鈔汪亦釋然矣既而兵部以失機召信斌入京久未訊汪皆許以復舊任適汪有事河南兵部以信等逮訊于都察院汪回怒甚又有李謙者上疏救斌汪遂請同定西侯蔣琬刑部尚書林聰往勘比回信等獄皆解有請予

者汪遂密奏予下錦衣獄謫戍四川成化癸卯
乃蒙恩改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巡撫遼東顧軍
士雖喜而將臣甚疑懼予率公以處之迄今邊
境晏然而東人之心亦安矣嗟乎國計私忿不
兩立也予以區區爲國之心雖一時難危何恤
然而事久天定不惟少裨於邊防國事抑且不
愧不忤神明有不扶持者哉然則爲人臣者亦
可監矣



興復哈密記三

(金聲玉振集)

邊防

鈞陽馬文昇

幅員之內以中嶽為地之中惟西域最遠而夷人種類亦繁自大禹時始通貢中國今之甘涼即漢匈奴右賢王之地也武帝傾海內之財始取之設酒泉張掖燉煌三郡西至玉門關外去中國數千餘里至光武時乃閉關以謝西域唐太宗好大喜功斥地極遠而西域諸番入貢中國者始盛唐之中葉雖六盤山外亦為吐番所據終唐之世不復入貢延及有宋趙元昊據有

哈密國三記

寧夏僭號稱帝遂併西域大為宗室患元太祖起自朔漠收併諸夷入主中國者九十餘年我太祖高皇帝膺天眷命掃除胡元統一寰宇凡四夷來貢者不拒未來者不彊其於西域也亦然真得古帝王馭戎狄之道矣迨我

太宗文皇帝繼承大統開拓疆宇始招來四夷而西域入貢者尤盛乃即哈密地封元之遺孽脫脫為忠順王賜金印令為西域之襟喉以通諸番之消息凡有入貢夷使方物悉令此國譯文具聞脫脫故其子孛羅帖木兒襲封孛羅帖

木兒故無嗣王母理國事成化九年土魯番鎖檀阿力王虜王母金印以去本國番夷離散皆逃居苦峪肅州亦有陰隨土魯番者甘州守臣奏報兵部集議以聞上命高陽伯李文右通政劉文往撫之比至止調集罕東赤斤番兵數千駐苦峪不敢前自此番兵漸輕中國之兵矣竟無功而還朝廷屢命守臣經略而王母金印竟不可返至成化十四年鎖檀阿力王故其子阿黑麻主事十八年甘肅守臣乘間奏以王母外甥畏兀兒種類都督罕慎襲封為王成化二十

哈密國三記

年遣使送入哈密鎮守太監覃禮總兵周玉都御史王繼皆賞賜白金綵段而効勞之人亦各陞賞矣弘治元年阿黑麻以罕慎非貴族乃假結親而殺之尋遣夷使入貢且乞大通事往和番因求為王以主哈密國事予時任兵部尚書以為近日迤北大虜亦不遣使通好今阿黑麻自有分地亦難封彼為王以主哈密彼若入貢亦所不拒乃具以上聞降璽書付甘州守臣遣哈密夷人曾居甘州者齎賜阿黑麻切加責諭時王母已故弘治四年本酋遂以金印城池

來歸守臣具聞事下兵部本年八月予以爲哈
密國回回畏兀兒哈刺灰三種番夷同居一城
種類不貴彼此頡頏北山一帶又有小列禿野
也克力數種強虜時至哈密需索稍不果願輒
肆侵陵至爲難守必須得元之遺孽襲封以理
國事庶可懾服諸番與復哈密不然雖十年未
得安耳先是曲先安定王遣使入貢即忠順王
裔派也予因命通事詢貢使安定王族中子姪
有可以主哈密國事者貢使舉王姪陝巴可任
狀予遂奏令甘肅守臣取陝巴審可否守臣尋

八
今
卷
國
三
記

三

以陝巴堪舉及據哈密三種大頭目奄克孛刺
等亦皆合詞告保陝巴年少量宏足以服衆願
乞早襲王爵管理國事狀聞弘治五年二月予
集議請以陝巴襲封忠順王主哈密然尚未給
冠服也守臣急欲成功倉卒遣使送之于哈密
未幾諸番夷以陝巴無所犒賜而阿黑麻復怒
大頭目都督阿木郎嘗克其賞賜又嘗虜其部
落頭畜遂殺阿木郎復虜陝巴及金印以去時
弘治六年也報至適阿黑麻先所遣大頭目寫
亦滿速兒等四十餘人入貢在京師內閣禮部

尚書大學士丘公濬謂予曰哈密事重須煩公
一行予曰邊方有事臣子豈可辭勞但西域賈
胡惟圖窺利不善騎射自古豈有西域爲中國
大患者徐當靜之丘曰有纖言不可不慮予因
集議請自往衆曰哈密一方事耳今北虜在邊
四方多故公往甘涼四方邊事付之何人乃議
以兵部右侍郎張公海都督僉事緜謙領勅率
寫亦滿速兒等往經略之既抵甘州議令寫亦
滿速兒等數人并遣在邊通事先以勅諭阿黑
麻順天道歸陝巴金印而諸夷使緣此皆欲同

八
今
卷
國
三
記

四

回張緜等不可惟遣哈密夷人以勅往迨久未
回張緜等遂以上命脩嘉峪關清各衛久居哈
密回回各數以聞復捕哈密久通阿黑麻黠詐
回回二十餘人發戍廣西諸夷頗知畏懼予以
爲此虜既遣使入貢復虜陝巴金印迫勅使往
又久不報其輕中國之心著矣遂請以寫亦滿
速兒等四十餘人皆安置兩廣福建并閉嘉峪
關示西域入貢諸番夷俱毋令入使阿黑麻結
怨於衆夷以孤其勢張緜等於弘治七年三月
未前聞即歸上怒其不進圖本又無成功皆下

獄張降外任維住俸閑住然阿黑麻愈肆驕橫大抵皆哈密回回教之也蓋以成化間彼番貢獅子甘州守臣奏至

憲宗皇帝預命內臣接至河南入京賞賚甚厚今上即位初彼復貢獅子泛海由廣東來奏至上不貴遠物諫官交章請却之而回其餘貢至者亦不及昔年厚賞利乃教誘阿黑麻詐稱領夷兵一萬用雲梯攻肅州城并蹂甘州報至朝野頗驚予以爲彼張虛聲以挾我耳且土魯番至哈密十數程中經黑風川俱無水草哈密至

哈密回回三記

五

苦峪又數程亦無水草入貢者往返皆馱水而行使我整兵以俟謹烽火明斥埃彼至肅州我以逸待勞縱兵出奇一擊必使彼匹馬不返矣夷使入貢至京者亦以此意曉之代彼邪謀自此再不敢復言來攻肅州矣無何阿黑麻復令頭目牙蘭率番夷二百餘據哈密予以爲此虜若專示以恩而不加之以威彼終不知畏必須用陳湯故事因訪肅州撫夷指揮楊翥者雅諳夷情熟知哈密道路而爲各種番夷所信服乃請命守臣遣翥奏事京師詢以襲殺牙蘭之策

翥即陳罕東至哈密捷徑道路甚悉予曰若用漢兵三千爲後援別選罕東番兵三千爲前鋒各持數日熟食兼程襲之何如翥曰如此取之必矣予乃於弘治八年請勅甘州守臣揀選精銳漢兵如前數令分守肅州副總兵彭清統領由南山取捷徑馳至罕東急調番兵齊足乘夜兼道襲斬牙蘭而守臣貪功乃親率漢兵至肅州又久駐嘉峪關外候罕東兵不至即命彭清由無水草常道往牙蘭預知之皆遁去泊兵至哈密獲城追勦之僅斬首六十餘而威大振於

哈密回回三記

六

西域巡按御史以功冊聞予以兵遠至哈密雖未得牙蘭而擒斬亦多且軍士重勞悉加犒賞至於鎮守太監陸閻總兵官右都督劉寧巡撫左僉都御史許公進有功陞賞請上裁之乃加陸閻俸米二十石劉寧陞左都督加俸米一百石許進陞右副都御史彭清陞實授都督僉事賞足酬功人心允愜阿黑麻以是畏威悔過計無所出遂遣使入貢并以陝巴金印來歸且求寫亦滿速兒等時弘治九年也予以其挾詐乃請取陝巴金印即甘州俟命然後取寫亦滿速

兒四十餘人於兩廣付甘州給前錫賚及阿黑
麻勃論并賞賜表裡等皆附入今降勅內俱交
與後貢番使同寫亦滿速兒等歸之其先未給
賜陝巴蟒衣綵段冠服適值總制三邊經略哈
密太子太傅兵部尚書王公越來請即勅就彼
賜陝巴遣使自甘州護入哈密時有內侍欲以
指揮倪端百戶王希恭充軍閑任指揮使馬俊
嘗至哈密又三人皆迎合彼意希陞官職每誑
誘遣彼以護送陝巴為名可至土魯番取寶以
彰功彼好異物不度其詐因令俊等進本求復

哈密國記

職予以後曩守靈州貪叨特甚既充軍閑住官
無名可復俄有旨復指揮同知及予請以應賜
陝巴冠服綵段等物令總制王公所遣千戶張
仁齋往彼堅意欲遣俊等遂耽延月久予方得
請以陝巴冠服仍委張仁往至則王公適以其
日卒于位至弘治十一年二月守臣始以冠服
并勅諭就甘州給陝巴其三種大頭目都寫亦
督寫亦虎仙係回回奄克孛羅係畏兀兒并送
力迷失係哈刺灰種類皆翼佐陝巴昔予又慮
哈刺灰以射獵為生各番頗懼多不樂言哈刺

城遂請量畱其家室之半居肅州許其往來以
繫其心并將張緱等查出前居甘州及後哈密
離散夷人大小共二千餘名口咸給牛犂種子
布疋衣糧遣撫夷千戶數人於弘治十一年二
月護入哈密弘治十三年甘州巡撫都御史周
季麟以往來有功者上聞予論功上請鎮守太
監陸閻總兵官彭清都御史周季麟皆賜綵段
白金餘亦陞賞有差自是阿黑麻感畏朝廷恩
威并黑樓國等處咸遣使入貢諸番無警邊
方底寧而九重亦紓西顧之憂矣噫懾服黠獷

哈密國記

之醜虜興復久滅之番國仰仗聖天子明聖且
經略者十有餘年而功始就中間任事者亦豈
一人哉是何成事之不易邪昔狄仁傑所論推
亡固存之義國家繼絕之美識者是之茲舉亦
有所本也因記興復歲月及我朝設置之由俾
後之人知其始末得有所考云

興復哈密國王記終

平番始末

西域自漢武通後歷代廢置不一我

太祖革元命統一寰宇洪武五年宋國公馮勝兵至河

西元守臣掠人民遁入沙漠遂畧地至嘉峪關而

置甘州肅州等衛是即漢人斷匈奴右臂之策也

洪武永樂中因關外諸番內附復置哈密赤斤罕

東阿端曲先安定等衛授以指揮等官俱給誥印

羈縻不絕使為甘肅蕃蔽後因諸番入貢者衆皆

取道哈密乃即其地封元之遺孽脫脫者為忠順

王賜以金印使為西域襟喉凡夷使入貢者悉令

哈密譯語以聞而諸國之虛實向背因賴其傳報

由是諸番唇齒之勢成而華夷內外之力合邊境

寧謐餘八十年哈密之人凡三種曰回回曰畏兀

兒曰哈刺灰皆務耕織不尚戰鬥脫脫善撫之國

殷富脫脫故其子字羅帖木兒襲封孛羅帖木兒

故無嗣王母弩溫答力理國事嚴毅有威國人畏

服有謀弒之者見其面則戰慄失措劔器皆隨成

化九年土魯番速檀阿力王侵哈密與戰不勝遂

虜王母金印以去三種夷人皆逃來甘州

朝廷慮其有變移置苦峪赤斤等處而命高陽伯李

貢又皆仰仗

皇上德威之所及也臣恐歲月既遠人不知當時用兵

始末雖兵部有卷可查卒難檢閱亦難廣布謹用

繕寫封進上塵

御覽伏望

皇上宣付史館亦足以見當時用兵之盛亦足以見我

朝德威之遠及也臣不勝恐悚之至為此具本并書

一冊隨本封進伏候

勅旨嘉靖九年二月十一日奉

聖旨送史館採錄該衙門知道欽此

許襄毅公經略西番錄引

昔

太宗皇帝立哈密

賜之封號曰忠順俾保西鄙史臣曰忠也言乎其心

也順也言乎其分也盡心安分服事我

明禮也故曰我

太宗皇帝能禮御夷狄也

憲宗皇帝御極之十四年戊戌土魯番酋陷哈密壬

寅收復史臣曰中國立哈密有三要焉斷北狄

許襄毅公經略西番錄卷之二

右臂而破散西戎交黨一也聯絡夷戎而控之

二也設險于敵我邊無患三也哈密失守有五

累焉胡元之孽如燼難燃一也嗣人屢絕回夷

不同心二也久安忘備三也嗣世孱主寄命權

臣四也讐近而強援遠而緩五也壬寅之役乘

土魯番酋斃襲復焉

孝宗皇帝御極之六年癸丑哈密陷乙卯

命都御史許進經略越三年丁巳收復史臣曰中國

復哈密有四難焉儒臣用權武略久弛率言遠

征則兵缺伍且不練一也庸臣司國計不為遠

謀急率與兵則食告匱二也忠者謀奸者忌焉

智者謀愚者制焉多議少成三也儒者以棄祖

宗疆場為美德若宋北棄幽燕西棄靈州曰力

不足不必守至杭閩崖海乃不肯棄而死謀國

者師宋儒四也許襄毅之成功也有六善焉威

信洽乎夷戎歸心一也小列禿効力我得夷助

能制番酋死命二也善用謀人謀則中機三也

誓言遠征不惑浮議不忌勞費四也首醜宵遁

坐策全勝綏恤協從而安定之五也動思遠謀

不急近功不多戮馘六也又曰襄毅生八百死

命仁人也有後也宜哉

嘉靖七年戊子秋九月朔八日南海霍韜渭先甫

許襄毅公經略西番錄卷之二

太常寺卿管國子監祭酒

奏為進書事臣惟今之甘肅

斷匈奴右臂之地我

太宗文皇帝經畧西域又置哈密國蒙古赤斤罕東等

衛招降土人羈縻臣屬互為唇齒以為甘肅藩籬以傳報西域虛實向背以通諸國

朝貢之路程為西北保障重地因歲久無備有隙邊

臣處撫乖方以致土番侵奪哈密失守不支衰微

難振臣故父先臣許進於弘治八年以左僉都御

史巡撫地方奉

勅經畧前事具奏招輯諸夷親率土漢官兵直至哈密

地方克其城池逐其渠惡撫其遺衆興復故城諸

番通

貢蓋自成化九年土番犯順至弘治八年幾三十年

振中國之威懾醜夷之心有此一舉自後二十年

西方無事先臣致仕之日會檢閱奏案著成平番

始末一書臣收藏歲久未敢

上進惟哈密自正德十六年又復失守

皇上德威所及四夷咸賓今哈密經畧有緒邊方底定

土番納

文右通政劉文往撫之至則調集諸軍駐苦峪地

方徒張聲勢土魯番聞之堅陣以待而諸軍竟不

敢前遂無功而還自是土番謂中國兵易與志頗

驕橫

朝廷累勅守臣經畧而夷情變詐猝未易定成化十

四年鎖檀阿力王死其子立是為速檀阿黑麻守

臣謂其國已易主請乘間封王遣之國乃選良兀

兒種都督罕慎者係王母外甥遂封為忠順王遣

使送入哈密守臣洎諸與事者皆賞賜金段有差

時成化二十年也未幾阿黑麻怒曰罕慎賤族也

安得為王弘治元年乃悉衆假以欲結親罕慎執

而殺之尋遣使稱貢且乞天使和番并求為哈密

王時鈞陽馬公在兵部議謂遣使和好雖迤北大

虜未有此行又阿黑麻自有分地難復主哈密至

於入貢則有常例在所不拒請下

聖書切責阿黑麻阿黑麻得書怒謀欲勒兵近塞要

求之其酋牙蘭曰哈密去吾土千餘里敵國輻輳

遠出已難况又近塞乎今既殺其國王則夷漢之

心皆怒若合謀并進非我利也不如乘勢還城印

以款之再圖後舉阿黑麻以為然弘治四年乃以

城池金印來歸守臣具

聞下兵部議大臣欲求忠順王子孫襲封詢諸夷使
得安定王姪名陝巴者係其裔弘治五年二月封
為忠順王遣使護送之國其實未受也阿黑麻果
怒假以都督阿木即嘗尅其茶物又嘗虜其人畜
為辭遂侵哈密殺阿木即復虜陝巴金印以去時
弘治六年也事聞

上命兵部右侍郎張海都督僉事緱謙往經畧之時阿
黑麻所遣入貢頭目馮亦滿速兒等四十餘人適
在京師遂

平書始末

三

雜史類

勅同張緱以往阿黑麻得

勅不報而但整飭士馬聲言欲東向張緱計無所出乃
修嘉峪關等處清查各衛寄居哈密夷人名數遂
歸

上怒其經畧無狀又不聞

命擅回下錦衣獄從重治既皆有減張謬外任緱聞
住巡撫都御史馮績取回夷使馮亦滿速兒等議
發遣兩廣安置無何阿黑麻復侵哈密據之轉掠
罕東等衛詐稱精兵一萬欲取甘州城以居北虜
復大寇昌平等處報至中外震恐大臣議遣巡撫

頗難其人乃以予名上

制報可遂賜

勅陞左僉都御史巡撫甘肅與太監陸閻總兵官都督
劉寧協恭經畧予時因劾太監石岩培尅諭知充
州府甫轉陝西按察使未行而有是

命頗不自安問之北來人皆曰無他故哈密事大北虜
復逞急欲用公耳弘治八年正月至甘州時阿黑
麻已去留其大頭目牙蘭與撒他兒率精銳二百
人守哈密牙蘭機警有勇力能弁開六方夜宿十
徒雖近人莫知所在哈密協從者皆懾服不敢動

三書始末

三

雜史類

其雄黠者反授之教以撓中國之術僚佐頗以為
憂問予所圖予曰已有拙見徐當議之乃訪撫夷
官熟知夷情道路者得指揮楊翥令其假以他事
深入探聽既而得其情狀緩急甚悉衆復以為問
予曰哈密事未易言也昔我

太宗建立此國為慮最悉外連罕東赤斤苦峪等衛使
為唇齒內連甘肅等衛使為應援若哈密有警則
夷夏共救之此非為哈密為藩籬計耳土魯番去
哈密千餘里中經黑風川等處俱無水草雖其人
慣戰習兵使哈密有備諸番倚角我兵乘之豈易

破我王母之虜也實以哈密久安忘備土番乘間襲之耳既而哈密逃散者不能自歸一切仰我經畧我邊又不肯身任其責令其暫住苦峪等處蓄精養銳以圖恢復是以日月坐遷愈久愈廢罕甚之封也天兵之威未加上番之情未服哈密之勢未振赤斤等衛之援未合苟簡為之能不取敗罕慎既死賊勢益橫謂我兵不能遠制遂求為王以主哈密造

皇上震怒下

勅切責則又佯歸城印以款我謀而其實王哈密之

上卷第六

五

卷之五

心無日不在也大臣急欲成功遽封陝巴而不思土番何畏而不再來哈密何恃而能死守輕信寡謀致有今日且今牙蘭憑其累勝之威據有堅城內外連結大勢已定非復昔日或出或入專事剽掠之舉而哈密三遭殘破銳氣已盡近聞苦峪遺民種瓜放債生理百出皆不願回本國此豈有恢復之志哉其赤斤等衛則又劫於土番之餘威心懷疑二蹤跡不定然則獨欲以我兵與之千里爭鋒誅寇立王此談兵之士所以為之束手無策也眾曰公何如子曰不蒙斬牙蘭則天威不振而土

平番始末

番終不知慎不懷來諸夷則聲援不合而我兵終不敢入今日之計結好北虜撫諭南羌收赤斤等衛未一之心作苦峪遺民已餒之氣以夷攻夷佐以漢兵出其不意則牙蘭成擒矣牙蘭既擒賊計沮塞然後綏和諸夷使之結為姻好分守要害以防報復少遷苦峪居者之半使之共守哈密以理舊業整飭我兵聯絡聲勢以為諸夷應援如是則土番進不能戰退無所得力屈智窮稱款有日矣二月子乃以用兵方畧聞

上可其奏未幾阿黑麻貽書於罕東都督只克自稱速

平番始末

六

卷之六

壇阿黑麻可汗勅書與只克都督倉阿朶兒只剌麻朶兒只衆頭目在前我祖宗拜答兒主人的子孫在哈密住來你沙州瓜州大小人民皆屬管東進貢好物和氣住坐此地原是我祖宗住的地方如今我得了緣何不照前例進貢因這等氣惱所以來搶你今後若差人投順與我進馳馬便了不然便動人馬來問罪也只克得書驚懼失措乃自馳上肅州子曰事急矣無赤斤罕東是無哈密也無哈密甘肅受禍矣乃疏其事於

朝曰速壇阿黑麻冒認殘元之裔僭稱可汗之號既

二六一

已占奪哈密殺其國王却又侵擾屬番逼令從順揆其動靜為志非小且罕東赤斤等衛屬番住牧地方實為甘肅西北藩蔽若不早為區處倘被土番侵掠不支致令脅從將來邊患有不可言除將罕東左衛都督只克以禮優待量給綵段梭布食糧等件善加撫諭令知

朝廷恩威順逆生死之理照舊住牧地方勿聽哄誘自貽後悔其阿黑麻若果復來侵擾一面馳報我邊發兵議討一面調集各衛夷兵併力勦殺更乞勅哈密赤斤罕東三衛管事大頭目奄克字刺只克等

三言始元

七

雜史類

預先調定夷兵遇有可乘之機尅期進取仍量給各衛夷人賞賜以結其心庶幾番夷用命成功有日矣書奏乃厚賞只克令還而復遣人賫段布食物分投赤斤罕東等衛撫諭之為言土番無道朝廷已出兵尅期聲討爾等皆累朝有職臣子宜堅守臣節整兵以待調發勿生異心自取滅亡若各衛軍餉不足許即來告為爾轉奏量給協濟事成朝廷自有陞賞只克等大喜即覆書曰先年設立哈密赤斤罕東三衛如一家一般阿黑麻他把哈密奪了我每誰不懷恨他昨日又差虎刺黑麻剖麻

力丁兩箇人來我罕東地方來說也要我每投順他我只克等眾頭目只是不敢忘了

皇帝主人洪恩不肯投順他去年將我大小人口女兒都搶了此警幾時報得如眾大人可憐見時調罕東赤斤哈密三衛人馬同到哈密將牙蘭頭割了也是報了我每警恨若不去時恰似害怕他一般時住守苦峪哈密衛都督奄克字刺亦遣其頭目脫脫忽寫亦虎仙等至稱言本國失火延燒財產累盡又被西番搶掠大多欲求賑貸辭甚哀切僚佐皆曰此輩自寄居以來即仰給於我迄今所費

三言始元

八

雜史類

不下數萬彼方以此為得計不復以恢復為念少有不足輒來告擾我邊豈能一一應之余曰不然哈密三遭殘破人無固志若非我邊撫綏稱降土番久矣今為彼圖恢復而先失其心事何由濟且養之二十餘年而一旦棄之何為也乃悉為奏請令都督奄克字刺鈴東部落照舊於苦峪地方耕牧所缺種子令人於肅州關領趁時布種無致流移其西番擄去財物仍差撫夷官員拘集西番頭目速魯都思到官撫追原搶行李一一給還原主余復呼脫脫忽於廳事親慰勞之因謂之曰土番

無故滅爾國致爾播遷窘辱至此誰不憤恨

朝廷憂念爾等時勅甘州守臣厚加優恤思欲為爾報讐興復舊業爾等為人臣子惟知窺利及不動心豈不貽笑四夷乎

朝廷知爾等終無大志自欲為爾出兵襲殺牙蘭興復舊國爾等宜堅守臣節協力進勦常差人密切哨探遇有可乘之機即便來報勿執狐疑自取後悔脫脫忽等曰哈密不幸遭土魯番害國破人亡皇天可憐見留下些殘民住坐苦俗若非皇帝主人與些口糧賞賜也都餓死了不能勾有今日

平番始末

九

繼美堂

我每但說起此事恨不得把阿黑麻碎割了統報得此讐只是人少不敢向前又遭火把行李燒了過不得日子只等天兵征進我們隨着出氣力天兵又不出來延遲到如今如今

朝廷可憐見我每與了大賑濟又要出兵與我們復讐我們就死合先去做頭哨馬如何敢把

朝廷的恩背了言畢泣下余悉搞以羊酒令回而遣人巡視火災之家備加撫慰此後凡有求討稱貢等項余悉為斟酌緩急輕重應之由是三衛夷人皆感激思奮又令撫夷官凡遇西域夷使入貢者

平番始末

審切為言

朝廷方有事於哈密有能傾心向化同力進取者皆結為盟好厚加賞賜許其歲歲進貢為國藩籬其施北虜使入貢者亦皆以此意曉之未幾肅州夜不枚楊榮等四人至報稱在天倉墩瞭望被達賊樓捉到營見他頭目稱說我是野七克力人馬先

前有我滿可王等去甘肅見衆大人蒙朝廷與了大賞賜回來今有赤刺思王亦上因王滿可王奴秃卜花太師哈刺忽平章等從哈密地方上領着部下人口來到亦集乃地方住着要與

平番始末

十

繼美堂

朝廷出氣力有大達子人馬合我們去搶肅州我們不肯依他差我們來到這里住了十七箇日子今日總等着你把這八箇馬當下另與你四箇馬騎去甘肅見衆大人告討買賣就差通事來說話我們在這里住着若外邊有歹人來我替你堵着殺因此將榮等放回遣哈密都督奄克字刺亦遣其頭目脫脫忽以野七事來報余曰此虜素詐不宜輕信然方有事而姑且誘致之以孤土番之勢不然又生一敵也乃遣撫夷千戶陳傑同夜不枚楊榮泊哈密哈刺灰夷人二名厚賞羊酒米麵出

二六三

境往諭之果有誠心歸附便撫令前來未數日陳
傑果以野也克力頭目川哥兒等三十四人至譯
其辭云我川哥等俱係野也克力坐營大頭目亦
刺思王部下頭目有亦刺思王因是有外邊大達
子常要來搶逼脅我們投順與他領路來犯肅州
我們不肯依他將我們搶了一遭說再不肯時還
要來搶因此我們亦刺思王將帶馬一千駝二百
羊一千與他陪話去了我們在亦乃集地方上住
着害怕漢人把我們錯認做歹人在外邊住着又
怕大達子來搶我們心里十分艱難過不得因此

平書卷末

二

雜史類

要討箇水草便利地方住着與

朝廷進貢出力就在甘肅城邊做些買賣過日別
無歹意再令通事覆審無異悉厚犒之而為之請

於

上曰野也燒原係北虜亂加思蘭暨思亦馬因遺落部
種一向潛住甘肅迤北亦集乃等處地方自成化
以來時引外寇突出山丹甘州高臺鎮夷等處擄
掠前後賊殺官軍不下二百員名在邊窺利積有
歲年山川險易道路遠近及城池虛實軍馬聚寡
彼盡竊知今在外邊住則恐大達子搶在內住則

又恐我邊勦捕欲求近邊住牧及進貢買賣察其
動靜雖非真誠似見勢不容已將有向化之意若
不俯從其請恐失虜心致生他變况今方有事於
哈密聲援甚寡若羈縻此虜使居西北一則足以
牽制土番東向之兵一則足以沮塞吐番烏合之
計除將達人川哥兒等以禮撫待官為措辦改布
等物給付犒勞使彼感激効順外伏望即

平書卷末

十二

雜史類

例每季許來互市一次不該互市之日不許擅越
境界行走如有外寇侵犯聽其戮力勦殺如此則
邊患少息得以并力西事而成功有日矣川哥兒
等聞之喜慰而去時又有小列禿者北虜瓦剌部
落舊駐哈密迤北把思濶之地因與哈密結親妻
罕慎以妹阿黑麻之襲罕慎也小列禿實救之既
而并殺其妹與其兄小列禿由是啣之凡與罕殺
者數年余遣人蹤跡其所在云尚在舊地乃屢因
虜使招之至是遣其頭目脫脫迷力脫忽麻稱款
七月至自甘州譯其語曰我們小列禿見在把思

潤地方住坐今年三月裏有小列禿差他兄弟索
羅罕等四人往速檀阿黑麻根前講和去到那裏
聽得阿黑麻說我們已搶了沙州沙州人都要按
順我哩再要去搶瓜州等處却怕小列禿路上打
攪不如先把小列禿搶了然後去搶瓜州等處將
這差來四箇人不要放回留下與我們領路我們
聽得說這等話暗行逃回見小列禿說這話
阿黑麻隨即差了四箇人來到小列禿根前說你
這裏差人到我們阿黑麻一般管待不知因何走回
來了有小列禿說阿黑麻在前把罕慎阿木郎哄

平番始末

十三

繼業堂

着殺了家今又來哄我我至死也不信和他元是
警人有甚好處把來的人殺了三箇留一箇領路
與他廝殺有小列禿收拾人馬中間有野七克力
頭目奄克合三十箇人也到了向小列禿說我們
往漢人地方上去蒙甘肅衆大人與了大賞賜好
筵席打發回了小列禿聞的喜歡不盡說我兩下
裏差人往甘州去情愿與
朝廷出氣力因此差我同脫忽麻來邊上報知余得
之甚喜加厚勞之適阿黑麻復遣人至沙州諭以
克等使降且令其掠赤斤苦峪肅州以自効又傳

平番始末

其已調兵可速苦地方尅期大舉入寇衆方以為
憂余曰小列禿請附吾事濟矣阿黑麻不復能來
也衆曰何如余曰小列禿與野七克力不同野七
克力之稱款也特欲窺利於我我邊撫致之亦不
過欲孤土番之勢耳豈能得其死力若小列禿則
與土番世讐志在報復觀其此來絕無告討徇利
之言其情可知且其人精悍善戰若撫而用之夷
夏并進牙蘭不足圖也今當遣人令其速發以撓
阿黑麻東向之計勿先為人制則計得矣皆曰善
余乃奏請令哈刺灰頭目拜迷力迷失量帶本衛

平番始末

十四

繼業堂

夷人十名厚賚段布及番字書同小列禿差來頭
目脫迷失等密從背道前去把思潤地方尋見
小列禿并野七克力頭目奄克台等宣布
朝廷恩威曲加獎勵務在同心協力共滅逆虜興復
哈密以成不世之功事畢
朝廷自有重大陞賞及告以阿黑麻將欲東掠消息
省令速發迎敵勿先為人制仍行副總兵彭清分
按差委撫夷通事官軍軍械諭罕東左衛都督只克
等頭目倉阿系兒只等哈密衛都督奄克李刺等
及蒙古赤斤衛都督卜刺召把麻奔等并苦峪臨

二六五

邊住牧者達人等各要益堅臣節固守境土勿聽
 哄誘自取後悔仍須整飭各部人馬晝夜哨探以
 防寇兵務在聲勢聯絡不許自分彼此坐失事機
 七月拜迭力迷失等至把思濶小列禿大喜曰正
 欲報警况又有助者乎乃率其部下并糾其鄰夷
 小察罕都大察罕都共四千騎而西阿黑麻拒之
 於乞合哈刺兀之地土番大敗死者數百人小列
 禿與其頭目脫羅台亦中流矢死其子卜六阿歹
 襲為太師移住哈密北哈黑察之地八月報至甘
 州余乃與僚屬議曰自土番倡亂以來西鄙用兵

三督給三

三

卷之六

餘二十年凱音未奏主憂臣辱余東究謫臣誤蒙
 皇上錄用委以經畧受命以來深惟閭方不獲圖報為
 憂幸賴

朝廷之福諸君之策謀之半年頗有次第且牙蘭遠
 守孤城所恃者阿黑麻之援耳今阿黑麻已為小
 列禿所敗狼狽歸國東向之謀急難再舉此可乘
 之時也卜六阿歹啣其殺父之讐痛入骨髓若往
 諭使之提兵西向以斷土番援路而我輕兵倍道
 出其不意則牙蘭成擒矣縱阿黑麻聞之必不敢
 越小列禿而援牙蘭於哈密况野也克力精兵皆

駐北邊亦足以牽制阿黑麻東向之計而苦峪遺
 民與夫罕東赤斤等衛精銳凡數千自懷輯以來
 咸感激思奮合勢而前必勝之道也又兄我邊遠
 無北虜之警得以并力西事失此機會後難再圖
 諸君以為何如眾皆以深入為難余曰奇功由險
 得古人云不入虎穴焉得虎子耶吾非貪功生事
 持以土番叢爾之地敢肆侵侮如此堂堂

三督給三

三

卷之六

天朝反不能發一鏃於關外何以威示四夷又赤斤苦
 峪等衛夷人其所以隱忍遲回而不肯叛者所望
 在此一舉今又中止彼將謂我專事籠絡終難依
 倚夷心改圖他變生矣且哈密不欲復則因循可
 矣必欲復舍此何為况天下事未有不用實力而
 能成者一勞永逸古人有言諸君試思之時倘有
 異議者都督劉公寧厲聲贊之曰許公言是保為
 諸君破之議遂定乃以狀聞

上降 勅曰近得爾等奏獲罕東衛都督只克等報虜
 酋阿黑麻殘破哈密令其頭目牙蘭占據至再至
 三近又搶殺沙州逼脅各衛歸順及僭稱可汗名
 號為患不已欲動調番兵擒斬牙蘭克復哈密等
 因事下兵部會同官議命以爾等之言為是勅調

罕東等三衛番兵往勦但北虜素稱强悍而三衛兵無紀律人無固志必須兼用漢兵始克濟事勦至爾等即選委素為諸番信服的當官員賞賜罕東等衛勦書各一道及量支官錢措辦表裡布絹等物就令帶去交與只克尼刺達兒奄克李刺并部下大小頭目諭令密探尋常動靜各將所部攢戰精兵盡數選出見數密切以方畧立以期會分以地方聽候調發爾等將本鎮漢土官兵揀選十分精壯者給與堅利器械及精壯正馱馬疋預定領兵領哨之人嚴加練習餵養馬疋如有瘦損即將充補糧料草束及犒勞物件俱要克切贏餘至相應時月遠為哨探如無北虜而番聲息及訪察向背審度強弱果備無不周機有可乘功可就事無所失一面應機速發仍令副總兵彭清親臨節制番兵分路進攻漢兵按壘遙振使聲勢聯絡諸番有所顧藉不至膽寒氣餒一面星馳具奏其行兵之際務要計慮周悉不宜先時泄露自取敗歟功成之日陞賞不吝如無可乘之機不宜輕易而動爾等其慎之慎之勅至余乃先遣撫夷指揮楊翥往諭哈密都督奄克李刺寫亦虎仙令

平番始末

平番始末

其差人潛入哈密探聽阿黑麻及牙蘭消息者至赤斤奄克李刺即遣頭目拜迭力迷失凡十八人以往未幾擒一虜至譯云我也的骨是牙蘭伴當這八月十九日牙蘭使我同計刺骨等六人出城南邊塲分馱麥子因晚被拜失力迷失等十八人將我撲住拿來我在哈密時聽見人說速檀阿黑麻調了四千人馬要往漢人地方上去搶中間有小列禿領了四千人馬來到土魯番地名乞台哈刺兀和阿黑麻廝殺把阿黑麻人殺了許多小列禿也折了些人小列禿如今在哈密北邊離四五日路程哈黑麻地方住哩阿黑麻到敏昌住了幾日這八月裏往土魯番做虎兒班節去了又聽得小列禿還要領人馬和阿黑麻廝殺哩阿黑麻害怕不敢離土魯番今年漢人地方上也是來不成問以牙蘭消息曰牙蘭如今在哈密坐里他根前上馬的好漢不上三四百其餘都是老小男婦同牙蘭守城的頭目撒他兒前日往土魯番去了還要來哩時罕東人有自土魯番逃回者畏兀兒指揮若峪亦遣其來報其辭與也的骨所傳無異予審其不妄即遣指揮楊翥馳赴赤斤罕東苦峪調

平番始末

平番始末

平番始末

集各衛頭目來聽方畧數日皆至犒宴既畢乃為陳說順逆安危之理及

朝廷恩德與牙蘭可圖狀令其各選精兵於住牧地方伺候待調發

勅至即照數馳赴軍門并密遣人諭小列禿只於舊住地方按兵不動諸頭目踴躍而去十月予乃以趙

協副守甘州而身同劉公寧陸公閻至肅州調集各衛官軍簡其精銳者凡四千員名議以副總兵

彭清為前部子兵一千五百人先期出嘉峪關沿途候調赤斤等衛夷兵親臨節制俱會於羽集也

平定縣志

九

雜史類

川以待分遣以指揮楊肅賚

勅親詣番族撫調赤斤等衛夷兵共一千五百員名與

彭清會以候大軍以少監沈謙整飭在營一應神

鎗神銳火器火藥等件器械以戶部郎中楊奇提

督倉塲以僉事孟準隨營督運糧草以兵備副使

李旻趨運軍餉以分巡西寧僉事葛萱預備接濟

以百戶何禎鎮撫劉寶賁執旗牌統領官軍都指

揮李清等一千五百員名騎捧正馱馬匹各帶軍

火器械糧料什物沿途巡點勿致遺落而余與劉

陸二公躬統大軍續發與彭清等及番兵俱會於

羽集也川以議進攻分布既定十一月初五日誓衆於肅州演武塲初六日發嘉峪關歷扇馬城赤

斤苦峪玉子庄等處凡八日至羽集也川營於卜隆吉兒之地是夜大風作驚沙轉徙湏臾平地成

阜軍士寒不支僵卧馬旁余重裘尚不堪乃環走帳外問慰諸軍胡地有鳥夜鳴聲極悲切僚佐有

垂泣者余曰此正臣子報國之日死沙塲亦幸矣何泣為夜半風止而雪軍士少安翌日小列禿遣

其弟小六賽罕王等十六人至營曰前日脫脫迷失往甘州見衆大人報信與了大賞賜又差哈刺

平定縣志

三

雜史類

灰人矮胖到我營着我與

朝廷出力土魯番原與我們讐家我老子因此與阿

黑麻廝殺中箭死了如今我哥哥十六阿反做了

太師的職事終日要報此讐想起

朝廷洪恩不敢有忘差我十六賽罕等來邊上謝禮

就告稟衆大人知道我兄弟每連我叔叔李羅罕

同領人馬情愿與

朝廷出氣力如今人馬見堵着上魯番路里余嘉其

意攜以半酒令隨中軍時彭清兵與各衛番兵俱

集惟罕東未至衆欲待之余曰潛師遠襲貴在神

速兵已足用不須待也乃令彭清精選番漢兵共一千九百五十員各授以方畧即日進發別遣指揮楊禧領兵三百分布北路以力一帶指揮朱玉領兵三百分布南路養威一帶俱為彭清聲援以防不測余與劉陸二公以大軍繼之令番兵三百往來哨探聯絡聲勢苦峪去哈密凡三程無水入貢者皆馱水往來至是得雪余遂得以兼程西向十八日黎明我兵奄至城下以都指揮李清所領甘州官軍六百一十餘員名為左哨令百戶何禎冠帶舍人劉言執旗牌督之以指揮楊肅所領

正貨

三

雜

肅州官軍六百七十員名為右哨令將才所鎮撫劉寶冠帶舍人蕭紀執旗牌督之與番兵六百三十餘名四面合勢進攻賊亦悉力拒戰自寅至辰賊氣漸衰我兵呼譟並進擊城為坎蟻附而登賊眾崩潰退保土刺土刺者猶華言大臺也我兵乘勝直入與賊首撒他兒復戰於土刺下指揮何玉李珣等奮不顧身登先陷陣賊敗走斬首六十餘級攻破土刺五座燒毀房屋三百間奪獲已故忠順王妻女獲到牛馬羊隻三千有奇牙蘭撒他兒乘間逸出餘賊四散逃匿山林城中震懼不敢

平番始末

動惟餘大土刺一座守者幾千人我兵以鎗砲矢石攻之殺百數十人尚未下問其俘則言皆哈密人為牙蘭協從非敢拒命恐一槩被誅耳予聞其說急遣人傳令勿攻時有貪功者冀欲封侯乃詰余耳語曰此輩既從牙蘭即是逆賊且面兒不異土番若誅之得八百首級真奇功也且我等忘身犯險千里爭鋒而以數十百級歸何以為辭余曰朝廷用我輩專為恢復我輩圖恢復當務安之安殺一人尚恐遠人不服况八百乎且得其城而屠其人其誰與守吾寧無功決不為此汝今尚未有嗣

平番始末

三

雜

第從吾言天必令生佳兒不然吾劾汝矣乃止令官執信牌往諭之遂下咸給牛種撫令寧家并諭以時寒天兵不能遠留各改心務慮謹守舊土春來當為爾等修築城壘遷發流人以圖久安之計二十三日乃以獲到牛馬賞犒將士分哨結營全勝而回遂遣人以捷音聞而合軍由嘉峪關入諸番兵各還本衛其頭目皆赴肅州議功行賞十上乃下
二月捷至京
勅獎勵有俱爾運謀協力士卒用命致此克捷良足嘉

二六九

尚之語巡按御史張恕復以功冊聞乃加陸閣俸米二十石劉寧陞左都督加俸米一百石余陞右副都御史彭清陞實授都督僉事其少監沈讓郎中楊奇副使李昊僉事孟準葛萱指揮王澄李清何玉楊禧李珩楊壽及官舍軍余人等各陞賞有差至於哈密赤斤從征頭目及瓦刺十六賽罕王等余皆厚加犒宴而倍賞之是役也初議從罕東捷徑以趨哈密既而大雪道不通乃由常道以往而罕東兵亦因雪阻不至

上怒其失期欲加究治余為奏請原其罪令圖後効

五音拾三

三三

維美堂

上納之時眾交議發遣哈密居人及立王事宜予曰此行雖足以申威絕域傾此虜負固已久奮其餘克必來擾我邊疆尋殺罕東赤斤等衛還攻哈密以為復讐之計若以哈密新遷之眾當之勢必不支再受其禍則生意盡矣前日之事正為急於成功不計萬全所以不受耳奈何欲効之今當一面先行嚴飭我邊簡閱士馬分布要害以防內侵以示外援一面省諭罕東等衛各選精兵與苦峪居人相為依倚以防襲取一面諭令都督奄克李刺與小列禿約為婚姻以堅和好及令差人與小列禿

從軍使臣先回哈密探聽牙蘭撒他兒去向及土番動靜并賚犒賜小列禿諸物省令以精騎布伏要地遇有土番逆賊先行跟襲截殺仍速報我邊及赤斤等衛并力追勦若阿黑麻果未悔禍東出為逆小列禿襲其後我兵犯其前赤斤等衛之兵衝脇旁出四面夾攻無不破者倘兩三出不逞智力自困強弱之形判而主賓之勢成然後可以隨機應變為哈密永遠之圖今虜心叵測諸事未定不計其害而圖其利恐非計也眾乃從予議遂令哈刺灰頭自撒力巴兒等七名及十六賽罕王等

斗音拾三

三三

維美堂

十三人先入哈密以覘之先是牙蘭撒他兒之被襲也牙蘭有名馬日行七百里越宿至土魯番阿黑麻聞之大驚欲遣牙蘭還追我兵牙蘭難之復遣其酋克克可失率八百騎而出過哈密見城已殘破乃不攻而東至哈刺禿以掠罕東并窺我邊時余所遣十六賽罕王遣至哈密乃以克克可失之事語其大師十六阿歹并致我邊款厚之意十六阿歹喜率精騎要擊之於也力帖木兒之地斬首數十百級所掠人畜盡得之克克可失遁歸阿黑麻聞之惧丙辰正月十六阿歹遣其頭目索羅

罕拜烟歹二十人及哈刺及撒力巴兒七人至自
肅州以報予既厚爲犒宴而又奏令與奄克字刺
仍申前約結親畢令還其罕東被掠之衆亦令通
事張海厚賚布物撫諭夷心自是蓋固三月阿黑
麻與牙蘭謀曰我經營哈密二十年中國已不復
望不意瓦刺餘孽相與爲梗如此豈天意耶今中
國諸衛之兵皆養銳不動而但令此虜自與吾搏
深入則恐彼夾攻近則無所得哈密行且休矣若
與求和還我使臣復通貢路何如牙蘭勸令勿求
和阿黑麻乃自將其衆與其酋撒他兒復襲哈密

平番始末

三五

雜著

破之報至僚佐愕然余曰哈密經我兵之後居者
皆移住小城中止有老羸數百食且垂盡而小
列秃兵方往來其地阿黑麻豈能持久乎行且退
矣無何小列秃復遣其頭目朵羅都王阿失乃等
二十六人至報稱有我們人馬都在把思淵地方
住坐這三月裏有亭羅罕王俺答孩平章從漢人
地方上回到我們住處與卜六阿歹太師哈刺撒
罕王說有肅州衆大人們又與了賞賜好筵席吃
了着與奄克字刺做親替
朝廷出氣力有太師聽了這話就聚了頭目計較先

平番始末

差了奄克字刺忽領一千人馬去到哈密那邊拜
烟峇城殺了二十箇漢子搶了二十箇女人又把
九箇小城兒都搶了又活捉了兩箇人也殺了如
今還要差卜六賽罕王俺答孩平章往吐魯番去
搶先着我們來報我們來時又有土魯番走出來
人說阿黑麻如今要來哈密哩太師問了這話也
要領人馬往哈密搶去搶了時再來報苦峪亦開
送進回夷人斬送力迷失自言原隨陝巴守城後
被阿黑麻搶了一向不得歸舊年十一月看見漢
人軍馬來到廝殺了幾日回去聽得土魯番人說

平番始末

三五

雜著

只說漢兒人無用看了他一箇箇都是捨命的好
漢雖說先年加思蘭的人有好漢今漢兒人又
強似他今年三月裏有連壇阿黑麻又領人來到
哈密要把大城土基折着另砌一箇小城兒住城
裏又沒多的人計較中間聽見小列秃人馬有些
在把思淵地方住坐又有些在他失把力地方住
坐因這等害怕又見哈密壞了住不得阿黑麻領
着人馬就回去了有小列秃太師兒子領了人馬
跟着將後頭走的赶上殺子十四箇人又活捉了
一箇名叫阿雍打刺罕阿黑麻留下撒他兒着守

二七一

哈密撒他兒不敢來如今那在刺木城坐着他土魯番人不上二百其餘都是我們人又聽見說漢人大勢軍馬還要出來撒他兒十分害怕又不敢回去昨日差了哈只克往土魯番報去了如今小列充人馬都在這邊堵着路坐望這四月十一日撒他兒差了我們五十箇人來哈密探聽消息到了哈密聽見人說小列充連子哈密搶了兩遭又聽的小列充的人說與

朝廷出氣力如同靠着金山一般吃的穿的都有我住了

五日艱難難過又怕漢朝人馬來因此乘空逃回

小卷如末

二十七

雜史類

來了衆聞其說皆以為余善料余令行都司措辦絲幣羊酒以犒朶羅都王等而奏請譯寫番文令其齎去獎諭卜六阿及太師及衆部落令知朝廷大恩益堅臣節務將速檀阿黑麻及逃酋牙蘭撒他兒設法斬捕及將哈密城池潛住及夷搶趕盡絕以靖地方以除後患果若成功

朝廷斷不負尔之勞朶羅都王既行余復與僚佐議以為哈密湮沒中國不復望者幾二十年阿黑麻亦自分以為不接之基天佑我

國家得小列充諸夷之助一戰而走牙蘭再戰而走

克克可夫三戰而阿黑麻僅以身免人心兵力一時俱振哈密大勢累已平矣雖撒他兒尚在然不敢擾哈密而移住刺木城其膽落可知且其本兵不滿三百餘皆協從近聞我師與小列充犄角累勝心皆改圖日有逃者其散處各城遺民又皆日傳番漢人馬將至聞撒他兒在刺木夜凡數驚時走城外此不終日之計也復何足患今若令哈密三種夷人每月進遣數十精騎入哈密小列充之地往來招諭聲勢不絕使知我大勢已復兵威四集以聳動其心又時縱反間於哈密為言阿黑麻

三卷如末

三六

雜史類

見哈密反復欲盡坑其衆使協從諸人疑阻生變我邊亦簡閱士馬聲言欲合小列充赤斤等衛尅期進討以奪其氣如是則撒他兒投首有日矣撒他兒死大勢自定然後修城墮廢種植議遷發為防守一面開關謝絕西域使激怒於諸夷一面遠竄羈縻使臣使挑怨於部落阿黑麻進無所得退有後悔不款塞求通將何為乎衆曰是乃遺書於鈞陽馬公馬極以為然奏行之阿黑麻自是益窘六月二十一日余方寢起撫髮忽傳赤斤城夜不汝伴送夷人四名來獻土象番王首級余大驚以

為阿黑麻死矣。亟出視之，乃撒他兒首也。僚佐皆來稱賀。余嘆曰：「昨與諸君言此虜行當授首，今何如耶？」乃譯來人云：「我名奄克，李刺係哈密已故忠順王部下，人後被阿黑麻搶了，逼着順了他。舊年十一月裏有漢人軍馬來到哈密，把牙蘭趕的走了。隨後有撒他兒來，害怕把我們領在刺木城住。坐這今年四月裏有人聽見撒他兒和他手下人商說有牙蘭害怕回去了，只着我們在這裡怎麼坐的要好時，把哈密好人馬都殺了。其別的娃娃男婦我們起着回土魯番去罷。」他說了這話，領着三十多人往哈密哨探去了。我們聞知這話，慌了。做了箇計較對眾人揚說：「漢人大勢軍馬并奄克李刺拜送力迷失的人馬如今又都來了。」聽見人說哈密人若順大明皇帝去的都饒了，不順的就殺哩。我們說了這話，有哈密人就都來一處商量了起身。那到阿思他納城裏坐下，先着兩箇人黑夜往哈密城裏對哈密人把這話也說了。有先跟撒他兒去的十箇人也是哈密人知的。這話就偷了撒他兒二十四匹馬回來，與我們都會在一處有撒他兒聽見我們在

這里收拾了二百人馬到阿思他納城裏與我們廝殺了三日。兩下里都不曾得贏。我們差了亦撒失黑迭力迷失兩箇人，去往把思闊地方上把小列禿五百人馬調來了。着頭目李倫哈失哈領着同我們一處和撒他兒廝殺。有小列禿人馬持撒他兒人馬殺了百四五十。撒他兒敗了，走到城門下有火者哈只脫火乃苦把撒他兒哄着拿住割了頭。其餘的走脫了幾箇。我們殺罷，和小列禿人馬又到哈刺帖亂城圍着城里，只有兩箇是土魯番人走了。其餘都是哈密人。我們就會了話，和小列禿人馬同來了。有小列禿人說：「你每不要在這里只往哈密守着城去。我們在外邊哨着分付了這話，回他把思闊地方去了。我們起了男婦四百人馬，就到哈密同城裏人在土刺上守着哩。先差我和火者哈只脫火乃苦滿可三人，拿撒他兒頭來報哈密。都督奄克李刺亦遣人遙達字報撒他兒事，并討大兵乘勢以攻土番。余乃先令都督奄克李刺先遣人入哈密探聽彼中事，務緩急以報而復請於

上曰

聖朝建立哈密地方外以控制諸番內以藩屏甘肅動
王効順積有歲年先被逆虜速檀阿黑麻悖逆天道占
奪城池迫降屬番阻絕貢路我

皇上明見萬里特降

綸音令臣等潛師克復臣等謹遵

成命率兵往討仰仗

天威一鼓而拔夷其巢穴毀其積聚撫安協從全勝而

回阿黑麻執迷不悟自棄其天後復兩出為逆率

皆敗歸國雖留撒他兒統領余孽在彼住守勢

崩力析無所底定今瓦剌卜六阿歹并哈密奄克

平查集案

三二

續纂

李刺等尊事

聖朝堅守臣節乃能聽我指揮同謀協力將撒他兒擒

斬以獻所領部落殺戮無遺又令哈密夷衆占守

土刺身為衛蔽以此觀之哈密故疆似有可復之

狀原其所自非臣等愚昧能然實我

皇上神謀睿算之所致也臣等竊慮牙蘭道迹於前撒

他兒授首於後固為哈密之幸但今住守哈密夷

人兵力寡弱城池空虛正在急於安處之時倘若

遲緩誠恐土魯番糾衆復來外援未合內心不定

勢豈能支臣等欲將赤斤住種三種夷人盡數發

遣前去哈密併力住守奈事出倉卒糧糈未備又

彼中事體緩急尚未的知難如前議若不隨宜審

處又恐有悞事機除行左副總兵彭清速使差人

前去招諭哈密都督奄克李刺等前來令其挑選

精壯本部夷人三十五名哈刺灰五十名畏兀兒

一十五名俱量加賞犒着令前去哈密與彼見在

夷衆併力占守以壯

國威仍差人賚賞前去卜六阿歹處諭以

朝廷嘉爾復讐恤患之功誘令往來和好聯絡聲勢

以懾虜心一面差人星夜來報以憑另行奏請處

平查集案

三二

續纂

置無何阿黑麻復遣其酋率五百騎襲哈密期欲

盡屠其衆都督奄克李刺差人以報譯云前日有

衆大人着都督奄克李刺差人去哈密探聽消息

都督就差了我脫脫苦木等十一人去到了哈密

城邊撞見一箇人問他哈密聲息他說如今哈密

城裏都是我們人土魯番一箇也沒有我就和他

進到城裏到第二日有五百人馬來到哈密城下

就把土刺圍了我們認的是土魯番人往下射箭

射死了他一箇人我們土刺上就放火煨烟有小

列禿的人看見烟起有卜六賽罕王領了六百

馬來了土魯番人見了人馬灰起都回去了有卜
六賽罕王到了城下我們下土刺同他趕到速木
哈刺灰地方上和他廝殺把土魯番人殺了九箇
我們也折了五箇人有土魯番回去了我們和小
列秃來到哈密小列秃隨往他地方去了我們原
打聽事的人他們留下九箇在哈密守城着我四
箇來報信問以彼中意向真偽曰如今哈密都是
一箇心來時對我們說快着人來守城恐那裏人
少支持不住問以阿黑麻消息曰阿黑麻自從敗
了這一遭十分害怕又見舊時順他的人如今都

三卷之三

三三

三三

隨了我們他來這裏也無處安插多管是再不敢
出時余所遣拜迭力迷失等百人尚未行急遣人
促之乃速番文告稱艱難求討盤纏口糧修城器
具及哈密守城有功人賞賜并謝小列秃禮物○
余皆為奏請給付而令都督奄克孛刺諭使即發
復寫番文付與拜迭力迷失賞去與小列秃太師
并領兵擒斬撤他兒有功頭目諭令務與哈密在
城夷人叙親和好同心協力防護地方事平之日
不斬陞賞又行兵備副使李晏查勘入哈密防守
家屬各為量給口糧勿致凍餒拜迭力迷失既行

平番始末

適苦峪原差探聽夷人奄克等復至言哈密城守
已固但不敢遠出耕種問以小列秃動靜曰小列
秃人常來哈密與我們做買賣昨日我來時卜六
阿歹又與我們說你去與眾大人說如今事已定
了將苦峪人都着來守城罷我到八月盡開盟着
你們僚佐聞其說皆以為盡遣之便余曰哈密國
勢雖復第累經兵燹室廬積聚蕩然一空若驟以
苦峪二千之眾遣之歸何以自贖阿黑麻雖屢遭
挫衄包藏禍心尚未可測為今日計莫若再簡精
壯者二百余人令入哈密修葺室廬多放冬水候

三卷之三

三三

三三

來春無警則盡遣苦峪壯丁入田果麥糧既備守
具不缺然後盡其家屬查照起發慎軍事例量為
周給委副將官前至赤斤等處駐劄選振軍威
相機發遣令安故土若阿黑悔過則已不然戰有
余力守有余備吾無患矣議既定乃以

聞

制悉報可阿黑麻聞之計無所出乃怨牙蘭而歸罪
諸夷教誘者弘治丁巳遂以陝巴金印來歸且遣
使入貢并求安置兩廣使臣寫亦滿速兒等
上皆許之降

二七五

勃於阿黑麻令滌慮自新而差官護送陝巴及苦峪人
入國於是哈密復興番衛底定邊關無警西域咸
通

九重紆西顧之憂予亦遷官去陝矣八月陞戶部右
侍郎庚申土虜寇大同孔棘

廷議復以予為提督用至一月奉

旨以叅劾將官不與監督同議致仕歸家邑路通陝哈
密人入貢者感予疇昔之意過必求見羅拜為壽
而後去問以彼中事則已生聚富強與舊日同矣
因思予昔冒雪以襲牙蘭食乾糧飲冰水蒙犯矢

三首石天

三

三

石肌膚毀裂返往沙漠蓋三千里不解甲而卧者
四十余日當時已分無此身矣幸而成功得保首
領復叨

寵命再轉崇階及今優游林下者又且數年此非

吾皇之恩望外之福乎顧予老矣顛直多忤無益時用
幸際太平之盛得安草莽苟度餘生若不幸而有
疆場之虞尚當荷一戈先士卒而死以報

國恩焉能就慵下與兒女子永訣耶秋居對客偶談
及此因記其與復始末一以示人臣報

國之義當鞠躬盡瘁死而後已一以俾後之善邊者

知責任之重成功之難如此云

弘治十六年歲在癸亥八月望日東嶕道人靈寶許
進書

書許襄毅公平公始末後

嗚呼公之復哈密故城有三德焉夫深入古征
不及之地而決勝勇也有智焉先結諸戎為之用
是也禁殺脅從八百仁也有勇焉一言而同事者
悔禍是也弗急於建王以為功而驅苦峪居者之
還智也有仁焉否則無遺類矣嗚呼今之哈密可
復不可復宜復不宜復安得起公九泉而與論乎

於乎

編警閱公傳

三月望日胡世寧

平番始末終

止沅箬陂微臣

丁未歲鳳陽亳州并淮安等處皆報黃河清一月及

秋 今上即位先是庚寅春甘露降于郊壇松柏

時 憲廟親郊御齋宮取以賜百官翰林院進甘

露頌然是瑞實兆 今上之在娠至秋孟肫乃誕

自古聖帝明王之降生不偶蓋必有禎祥兆於先

而非、知也况 今上實太平天子天意固

有在矣

紀錄彙編卷八十三

內監重蟻房蓄養四方所貢各色鳥獸甚多弘治改

元首議放省以減浪費所司白虎豹之屬放即害

物欲殺恐非諒閣新政左右以為疑 上曰但絕

其食令自斃可也

戊申歲縣丞徐頊上疏請理 皇妣薨逝之由以復

不共戴天之讎疏下內閣擬 旨大學士萬安劉

吉尹直俱在萬劉皆不欲行只言請 上自處內

臣將本去尹復謂曰非不准行只請 上示寬嚴

輕重之意庶好擬旨批示踰三日詢知本在御前

尹語萬劉曰此本不出徐必再言或有他人言必

來問所以不行將何以對今須請出擬行於是內

臣將本來擬尹擬法司看了來說劉曰法司使受

拿人且着禮部尹曰禮部吉凶禮文煩擾不暇萬

即依劉擬禮部覆本請拘萬家親戚內卷曾經出

入宮闈者究問萬家實與吉通好懼甚私謂尹曰

我與萬家多不往來尹慰之曰此事只宜寬處若

與大獄株連蔓引豈 先帝之意哉劉喜曰盛德

之言也少頃太監覃安等將禮部覆本來議擬旨

萬曰何如劉曰先帝存日 覃搖首不然久之曰

尹曰先生如何說尹徐應之云宮闈往事朕承

紀錄彙編卷八十三

皇太后泊母后宜慰明白恁 說的都是外面浮

議難憑訪究姑從輕處 覃曰好好初成化中

皇妣紀氏得幸有娠萬嘗妃既覺恚而苦楚之

憲廟乃密令託病出之安樂堂以痞報而屬門官

照管既誕密令內侍近臣謹護視之及悼恭慶後

內庭漸傳西宮有一皇子一二近臣嘗請賜名付

玉牒或訪其外家畧加表異使外庭曉然知之不

然他口何以信服於天下而大學士彭時又嘗託

太監黃賜達云漢高外婦之子且明取入宮今實

金枝玉葉何嫌而諱又有太監張敏固厚結貴妃

主官太監段英乘間說之貴妃驚云何獨不令我知遂具服進賀厚賜紀氏母子擇吉日請入宮時乙未年五月也即於十九日下勅定名徙紀氏處西內未壽宮禮數視貴妃中外臣僚喜懼交并後紀妃有病黃腸張敏將院使方寶治中吳衡往治萬妃請以黃袍賜之俾得生見次日病少間自是不復令診視至六月二十八日卒是日天色皆赤以時享致齋七月朔始發喪追封淑妃

詳見大學士尹直奏錄

是歲追尊 皇妣紀為孝穆皇太后哀冊有云親漢

紀錄彙編卷八十一

三十一

家堯母之門增宋室真皇之慟 上常謂其語語

左右曰此尹直所撰 上曰朕固知之矣

致仕南京兵部尚書王恕陝西三原人 上在東宮時已聞其名至是首降 勅召之改吏部加太子太保未幾言官劾各處巡撫及藩臬官內批點革恕以為不得其職力求去不許既而南臺薦入內閣 上曰朕用蹇義王直故事委恕吏部若有謀議亦無不聽三原為吏書署于門曰宋人有言受任于朝者以饋及門為耻受任于外者以饋入都為羞今動曰許儀而不羞于入我寧不自取

一將然無異議者使非真誠積久而孚亦自不致書書之適足以憎多口矣

戊申陝西守臣奏天門開人馬百萬自下而浙江處州府亦報景寧縣北屏風山有白馬成群首尾相啣從牛首山迤邐騰空而去

都御史馬文升奏令南京科道點開大小教場操軍御史張昂給事中周紘往點亡伍者十之三主帥成國公朱儀及太監陳祖生蔣琮恐其因撫拾掩飾

朝廷命二人回話乃直述所以其事之醜益暴白矣

紀錄彙編卷八十一

四

三十一

事下兵部覆奏解之有命補外王太宰恕上章救之不允科道復力諍之乃得調京首領

巴西西番貢獅子其性勁險一番人長與之相守不暫離夜則同宿于木籠中欲其馴率故也少相離則獸眼異變始作威矣一人因近視之其舌黏黏則面皮已去其半又畜二小獸名曰吼形類兔兩耳尖長僅尺餘獅作威時即牽吼視之獅畏伏不敢動然作獅若其體肉即腐爛吼得食又長雄鴻鴻引吭高鳴吼亦畏伏物類相制有如斯四域土魯番阿黑麻是年誘殺哈密國王罕慎并虜

王母奪去金印因求封主哈密爭下兵部議稱初
太宗朝以西域番夷入貢者多乃卽哈密地封
元遺孽脫脫爲忠順王賜金印凡諸夷入貢悉令
譯文以聞脫脫故其子赤羅帖木兒襲封故無嗣
王母主國事被吐魯番黑錫檀阿力王虜王母金印
以去甘州守臣奏報 朝廷差官處適鎖檀阿
力王故其子阿黑麻主事守臣乘間殺以王母外
甥畏兀兒種類都督罕慎襲封爲王後阿黑復以
罕慎非貴族假以諸親殺之遣使入貢求封且乞
大通使往和番尚書馬公文升謂今迤北大虜亦
紀錄彙編卷八十三
不遣使通好阿黑麻自有分地亦難封彼爲王彼
若入貢亦所不拒請降 勅責諭之後因王母故
本酋乃以金印城池來歸馬公奏請訪求貴族元
遺孽安定王族姪陝巴襲封忠順王主哈密未幾
諸番夷以陝巴無所犒賜阿黑麻復怒大頭口都
督阿木郎嘗尅其賞賜又嘗虜其部落頭畜遂殺
阿木郎復虜陝巴金印以去報至適阿黑麻先所
遣大頭目寫亦蒲速兒等四十餘人入貢在京師
大學士丘公濟謂馬公曰哈密事重煩公一行馬
曰邊方有事臣子豈可辭勞但西域賈胡惟圖窺

利不善射騎自古豈有西域爲中國大患者徐當
靜之丘曰有識言不可不慮因集議請自往衆曰
哈密一方事耳今虜在邊四方多故公往其涼四
方邊事付之何人乃議以兵部右侍郎張公海都
督僉事侯謙率寫亦蒲速兒等往經畧之旣抵甘
州議令寫亦蒲速兒等數人并遣在邊通事先以
勅諭阿黑麻順天道歸陝巴金印久未回報阿
黑麻愈肆驕橫詐稱領夷兵一萬用雲梯攻肅州
城并蹂甘州報至朝野頗驚馬公以爲彼張虛聲
以挾我耳且土魯番至哈密十數程中經黑風川
俱無水草哈密至峪谷又數程亦無水草入貢者
往返皆馱水而行使我整兵以俟謹烽火明斥堠
使疋馬不返夷使入貢至京者亦以此意曉之伐
彼邪謀自此阿黑麻不敢復言攻肅州矣無何阿
黑麻復令頭目牙蘭率番兵二百餘據哈密馬公
請用漢兵三千爲後援別選罕東番兵爲前鋒各
持數日熟食兼程襲之乃令分守肅州副總兵彭
清統領由南山取捷徑馳至罕東急調番兵齊足
乘夜兼道襲斬牙蘭而守臣貪功乃親率漢兵至
肅州又久駐嘉峪關外候罕東兵不至牙蘭預知

之皆遁去追兵至哈密獲城追勦之僅斬首六百餘然自是威震西域阿黑麻以是悔過遂遣使入貢并以陝巴金印來歸且求寫亦蒲速兒等乃降

勅賜陝巴蟒衣絲段冠服護入哈密其三種大頭目都督寫赤蒲仙係回回奄克字羅係畏兀兒并迭力迷失係哈刺灰種類皆翼佐陝巴者馬公

又慮哈刺灰以獵生為生各番頗懼多不樂居哈密城請量留其家室之半居肅州許其往來以繫其心離散夷人大小共二千餘名口咸給牛具種子衣糧布疋遣撫夷千戶數人護入哈密自是阿

結錄彙編卷八十三

黑麻甚感 朝廷恩威并黑樓國等處咸遣使入貢邊方底寧 九重無西顧之憂矣

庚戌三月陝西慶陽府雨石無數大者鵞鴨卵小者如雞頭實皆作人言說長道短奏詞云

初北虜進貢三年一次至庚戌又欲一年兩次入貢心雖貪利姦或難測番文自稱大元可汗及稱去年差了三千餘人進貢止准一半阻回一半都生反心有小王子死生定了今再差四千人進貢若都准了便罷若只准一二千呵也不進貢都生起反心了王子那時也主張不得你也難怪我們等

語事下兵部時馬尚書文升查議宜以容彼進貢為權以飾我戰守為正且近年例止許一千五百人進貢雖成化年間亦不過一千七百人於是止許照成化年間例仍行大同鎮巡官差人伴送一千五百名進京其餘存留大同聽候給賞其謀稍沮

庚戌歲南昌府城隍廟殿下庭中生一石初出地四五寸越日已長尺餘以後日日漸長既數日已三四尺其初生時無人覺之是石偶一人見曰此處想生出山矣因此語遂不復長其生者至今存焉

結錄彙編卷八十三

華亭錢福性敏甚為文不屬草是春舉會試第一廷試策三千餘言詞理精確若宿構者彌封官以無稿難之眾謂科場必欲具稿者防代作之弊今殿陛間眾目所矚何嫌之避時劉閣老得其策噴噴不容口乃請于 上賜第一福幼時遭疾奇甚殆其父夢一人語曰乃子吳寬也時吳尚未第後連第舉省元殿元福亦果然但為人落魄不自珍重卒以行檢不立考察作有疾黜退世多惜之

癸丑五月京師大風東廠地忽陷深三二丈廣亦如之

時坊白晝間二人入巡警鋪久不出管鋪者

疑之推戶視但見衣二領委墜下水傷各有積血而已二人皆不知何在

是年薊州守臣奏閏五月既望辰巳之際本州忽然晝晦大雷迅烈室廬撼動風勢狂猛瓦石皆飛電光交掣紅紫奪目見空中雷神無數形狀不一或辨辨皆披甲冑各執兵械或劍斧鎚鑿或鎗刀旗戟或縲綆枷鎖攝人起空中移時復擲下其震死者身手足分裂異處凡九人又震牛十九頭亦皆身足分裂復拔去舌又在地震死者人牛復有十數攝上而復擲下者八九十人皆無恙皇天震怒誅

紀錄彙編卷八十一

九

三

譴慘烈州人戰栗駭隕不知何以獲罪于天也

或曰被擲下者疑云神攝人至則審

甲寅蘇州府治西南太湖之濱有山自移徙初猶緩緩移動漸次甚急望太湖而趨偶一村民過之大驚疾呼曰此山要走下湖也聞者皆愕然而呼山隨呼即止已離舊址數畝餘矣

是年朝鮮之海南夷有輸米其國而覆舟於海者夷賴浮板得半不死隨漂至島嶼值巡海官軍舟至載入浙境事聞 朝廷令給衣糧館伴送東示以歸路夷自陳本國米盡失歸不能自明罪必死乃

差通事二人送之仍勅其國王憫其情毋事苛責此真柔遠之道也

岐府等王出閣例該除輔導官耿太宰裕一日除庚戌進士六人為檢討俟出府授長史衆人不樂此選共約詣部堂譁然辨論不肯就職極言偏私選推不當耿安慰之衆愈侵侮耿復正色叱之衆亦詆斥時吳少宰寬乃言曰汝諸子務進取常擬董生賈傳向二人亦曾為王傳然後名高百世而諸子縱傲輒毀主司厭棄斯職使選舉從人自擇可乎不思汝輩皆其所取士也所學何事衆方退耿

紀錄彙編卷八十一

十

三

同吳遂奏諸人恣肆甚傷治體請以法處之明日疏入奉 旨以為首者從軍餘皆從吏紀綱乃振中官張后欲製珠袍乘間語 上曰須差管寶藏庫太監王禮廣東珠池採取則整齊可觀 上不聽乃宣禮級敬同檢內帑所藏肅以 太祖所蓄不敢動

太宗 而下儲物悉取來觀因擇其光澤明瑩者若干顆製為袍餘復發回原貯之他日顧禮責之曰內帑儘有好珠汝却藉此欲往廣東生事壞法擾害百姓彼何以堪這遭且將就罷今後

再敢來說必剝皮示眾先是禮進銀數千兩免金夫人啓此冀端禮聞

上言心甚驚怖更不敢有失

上好寫沈字蓋沈學士名度字民則松江人以善書名於先朝其筮仕時自左順門接出題本竊觀

硃批清逸豐潤詢之先達云此御筆也實類沈

體又聞嘗命禮部徵其子姓得度四世孫世隆特

授中書舍人且宣索其家得其遺像卷因撫而歎

曰沈先生出矣卷有楊文定溥所著傳文貞士奇

文敏榮金文肅幼孜胡祭酒儼曾學士祭諸贊

留內府不復降出

上嘗遣中官至內閣問龍生九子名且皆莫能對惟

李閣老東陽記其畧倉卒不敢對復出詢諸羅縯

脩玘劉稽勳績乃備得其詳因據以問九子者一

曰囚牛龍種性好音樂今胡琴額上刻獸是其遺

像一日睚眦好殺今刀柄上龍吞口是一日嘲風

好險今殿閣上走獸是一日蒲牢好鳴今鐘上紐

是一日狻猊好坐今佛座獅子是一日狴犴好訟

今獄門上獅子是一日負鼠好文今石碑兩旁龍

是一日蚩吻好吞今殿脊獸頭是

上體稍不佳卽誦詩云自身有病自心知身病還將心自醫心若病時身亦病心生元是病生時其善於願養如此嘗因重陽出一對曰今朝重九九重又過一重陽命太監蕭敬等對之皆不能應至今亦未聞有能對者

續錄彙編卷八十三

紀錄彙編卷之八十四

治世餘聞上篇卷之二

正沅箬陂微臣

丁巳三月宣內閣臣徐溥劉健李東陽謝遷至文華

殿上曰近前於是直叩御榻司禮監諸太監

環跪於案側上曰看文書諸太監取本付溥等

又分置硃硯筆授片紙數幅上曰與先生輩計

較溥等看異相與議定批辭以次陳奏得允乃錄

於紙上以進上覽異親批本面或更三二字或

刪去二三句皆應手疾書宸翰清逸畧無礙山西

紀錄彙編卷八十四

巡撫官本上顧曰欲提問一副總兵該提否溥

等對曰此事輕副總兵恐不必提止提都指揮以

下三人可也上曰然邊情事重小官亦不可提

耳又禮部本擬一是字上曰天下事亦大還看

本內事情若止批一是字恐有遺失因取本閱之

則曰是只須一字足矣又一本健奏曰此本事多

臣等將下細看擬奏上曰文書尚多都與一看

下去也是閑就此商量豈不好皆應曰諾上指

餘本謂左右曰此皆常行事不過該衙門知道耳

乃皆叩頭退上復顧左右曰喫茶出文華門尚

膳官監捧茶以候草太監喜曰茶已具矣蓋時出

忽召未有宿辦也東陽燕對錄曰自天順至今四

十年先帝及今上之初間嘗召內閣不過一

二語是日經筵罷有此召因得以窺天質之明

靡廟筭之周詳聖心之仁厚有不可測量者

如此

戊午六月南京并蘇松常鎮嘉湖杭州徽州諸處河

港潭池井沼水急泛溢二三尺許似潮非潮天亦

無雨沿海去處約有四尺千里相應豈蛟龍妖異

所致抑水為陰物過多失常為災也

紀錄彙編卷八十四

庚申六月陝西西安府鄠縣道安里軍士毛志學於

本里趙綸村泥水河邊澡浴得古玉其色純白無

瑕光彩異常厚一寸背有瑞紐紐高二寸方圓一

尺四寸稜角完好無損缺其文曰受命于天既壽

永昌巡撫都御史熊翀等以獻于朝議欲稱賀

郎中陳仁等建言此不足信況亡秦之物不足為

重遂已之

庚申六月召內閣諸臣至平臺上出諸營提督官

辭任本各議去留大學士劉健請上裁決上

取英國公張懋本令擬旨留之及保國公朱暉惠

安伯朱偉皆然至成山伯王鏞寧晉伯劉福皆准
 辭退問曰何如劉健等皆應曰 聖覽極當皆擬
 旨訖又問新寧伯譚祐較之劉福如何蓋祐時亦
 有言其短長者李東陽對曰譚祐在營管事似勝
 劉福 上意亦以為然但止可令管神機營提督
 團管須另選可令鎮遠侯顧溥代之因問溥如何
 劉健等皆應曰溥在湖廣甚好李東陽曰况新有
 貴州功 上曰然則令管神機營李東陽曰譚祐
 掌神機營久但繫伯爵若與溥同管即當為副溥
 雖侯爵但新自外入若令管五軍營名在張懋次
 紀錄彙編卷八十四 三 三

而今張偉似於事體稍便 上從之即令撰手勅
 稿是日司禮惟二太監在侍餘無一人在左右者
 於是扶安李璋舉小紅卓具硃筆硯李東陽錄稿
 以進 上親書手勅成付司禮監官李東陽復奏
 曰今邊方多事 皇上留意武臣親賜勳陟臣等
 不勝瞻仰皆叩頭出時已召兵部尚書馬文升等
 候於左順門候勅出行之

舊例通政司奏事各衙門承旨惟刑部都察院同為
 一法司竝立聽候如 旨云法司知道兩衙門俱
 跪而應若止云刑部知道惟刑部堂上官承旨

都察院知道惟都察院官承旨 玉音微低不免
 混聽則具本認罪時白司寇昂每次不差閱都御
 史珪屢差俱蒙 溫旨不究李閣老東陽與閣俱
 甲申進士因會同年席上謂閣曰今年兄何以
 又差閱答曰某一時聽不真李曰白公只有一耳
 何以聽真李兄有兩耳何聽不真眾皆愕然李徐
 笑曰刑部字止一耳都察院非兩耳而何一座輾
 然稱善

上厭閣專擅將責任大臣乃御 文華殿召吏部
 尚書屠滿謂曰治國以禦邊為急禦邊以糧餉為
 要今各邊總督糧草官若侍郎參政都指揮各一
 員都是混管不分勤惰以致功罪賞罰徃徃失
 當老尚書與朕分派地方使各有所總而勤惰功
 罪因有可考賞罰亦可施行即校簡與滿滿懸報
 又不能對閣豎皆掩口竊笑 上復謂滿曰汝畏
 人怨耶朕將自定之即將戶部侍郎使統千里參
 政都指揮各統數百里命自大同宣府抵寧夏溪
 山險阻某處則搭木乘渡某處則作梯飛輓庶士
 卒不疲而糧餉易集睿筭井井若目中事而侍郎
 等皆悅服領勅而去滿亦賜茶命還部 上既入

一第今33册續修四庫全書第10版正內

內以滿不副旨快快終久至是召見大臣鮮矣凡
紀六事上徑自裁之

辛酉冬馬司馬文升轉太宰御史張津文森曾大有
論馬宜在兵部且熟知邊事吏部宜慎擇正人居
之奏上奉旨進退大臣朝廷自有公道這御史
每如何輒擅銓衡皆下獄送法司擬罪僉謂輒擅
銓衡准律文其罪不小皆為危之後得旨如擬
運炭還職方知上意初未嘗怒言者恐論列者
衆故先批如此聖人之度何嘗有所適莫哉方
太宰缺時馬與刑部尚書珪皆以資望相應北人主

絕錄彙編卷八十四

五

三五七

于馬南人主閔推者以馬為首遂相嫌馬在部移
怒於屬司一羊之間刑部十三司無一轉官者可
謂隘矣弘治末為何御史天衢所劾遂罷去

京師好事者扶鸞有降筆詩江山何日許重來白骨
青林事可哀吾黨莫言清夢返海東東更有蓬萊
又云斯文古今一堪哀道學真仙已作灰鴻鴈未
高羅網合麒麟偶見信時猜迅雷不存金勝惑紫
電誰憐武庫才于此可知同氣數渾淪來往共盈
虧莫知為何人作扣之復書曰予篋墩學士也是
時程已沒久其詩類其早年所為蓋其抑鬱不平

之氣猶有未散焉者先是也末春程敏政與李西
涯同主考禮闈其第三問策題程所出以四子造
詣為問許魯齋一段出劉靜修退齋記士子多不
通曉程得一卷甚異之將以為魁而京城內外盛
傳其人先得題意乃程有所私為華給事中景等
所劾謂私徐經唐寅等上命李公覆閱連三日
始揭曉言路復論列欲窮治之上怒下都給事
中林廷玉等于獄落言官數人職而程亦致仕以
去亦一時文運之玷云

絕錄彙編卷八十四

六

三五七

戊午歲建毓秀亭於萬歲山上既成後適一小公
主患痘瘡衆醫莫効廣飲以符水遂殤宮中方歸
咎于廣未幾清寧宮災有謂亭之建年月不利犯
坐殺向太歲故有此災皇太后怒云今日李廣
明日李廣與工動土致此災禍累朝所積一旦灰
燼廣懼飲鴆死上意其藏必有奇方祕書即令
內侍搜索奉命者遂封其外宅搜得一帙納脂簿
首進之簿中所載其送黃米幾百石某送白米幾
千石通計數百萬石黃米即金白米即銀上因
悟廣贓溢如此遂藉沒之科道請出簿究問凡

與名者惶懼危甚各有星夜赴成曉求救不期而
會者九十三人月下見轎影重重而一人獨乘女
轎事雖得寢不究而納賄之名一一盛傳於朝野
覲顏雖甚久而亦安然無復羞愧矣時若屠太宰
瀟徐宗伯瓊白司寇昂沈通政祿陳瑤諸人爲尤
著 上英明終漸去之

北虜火飾寇邊勢甚猖獗馬鈞陽文升以少傅兼太
子太傅爲兵書 朝廷特所倚重命閱兵於教場
又命司禮監太監李榮同閱馬欲與李並坐往返
言再三榮竟不允遂各居一幕而遞閱之夫以保

龍錄彙編卷八十四

七

三三三三

傳之官掌本兵之柄又值弘治之世而宦官乃若
此其可駭也矣

太皇太后一日諭 上欲召崇王入朝 上意以太
后注念將從之復以事體重大乃令禮部會九卿
科道等官集議時議者不一展轉久之給事中屈
伸援引故事謂不宜擅離封守遂已之

上勤政每日清晨視朝遇雨則免仍令有事衙門堂
上官由廊廡升奉天門奏事或因委急滑跌 上
多不問嘗以通政司鴻臚寺官奉事繁難若差錯
一二字者有旨不必糾奏經筵諸講官失儀尤加

寬慰間朝有不到者多從寬宥不得已罰俸一月
其體念臣下之仁至矣

辛酉秋華容劉大夏自兩廣 召至京陞兵部尚書
既受職一日 上召至幄中問曰朕累召用爾爾
因何累以疾辭大夏對曰臣待罪兩廣委的年老
多病况見近年四方人窮財盡易於生變兵部掌

朝廷機務萬一變生臣才不足以了此事憂懼
不敢來 上默然久之曰爾乃盡心辦事大夏叩
頭退越數日又 召問曰爾言天下民窮財盡自
祖宗以來徵科賦斂俱有常制何以近年民窮

紀錄彙編卷八十四

八

三三三三

財盡大夏對曰近年征斂恐不止於常制姑以臣
巡撫地方言之如廣西取鐸木廣東取香料費用
錢糧動以萬計 上曰鐸木是軍中要用的急務
不得已取之爾嘗奏來已令停止了今後但有分
外的徵斂便令該衙門來說再斟酌定奪

北虜驕橫各邊俱有警報時 上以兵事屬意於太
監苗達與達謀欲舉兵出塞劫虜營謀已決而英
國公張懋兵部尚書劉大夏俱不知苗達先與劉
大夏在教場論兵事不合心知二人不欲此舉密
告于 上乃召大夏論曰爾在兩廣來時苗達等

於延綏河套陰劫虜營由是虜不敢犯邊爾知之否大夏對云嘗聞從征將士言劫虜營時事當時全仗朝廷威德幸而逃脫不然全軍覆沒於境外未可以為善上曰未樂中頻年出塞破虜今何不可大夏對曰皇上神武固同於太宗皇帝柰今之將領兵力遠有所不逮且在當時如國公丘福稍違節制遂令數萬兵俱陷虜地況今之將又在丘福之下不若令各邊將料敵戰守猶似得策時左都御史戴珊在側極贊大夏言為是上遽曰微爾二人之言朕幾為人所誤遂寢其謀

紀錄彙編卷八十一

九

三百五十一

大夏等歎曰上之聽言從善如轉環若是前代英君誼主所不能及也

上無日不視朝或三五日朝罷鞭響上起立寶座上高聲兵部來於是尚書劉大夏跪承旨由西陞以進上退立寶座後大夏逕造上前語移時羣臣侍班觀望人人欣戴間或宣都察院於是左都御史戴珊亦承旨由西陞而登上立寶座後或坐輦中與二臣相與商確大事多或移一二時方退問言召吏書馬文升與語然比二公稍疎其與劉公語嘗令左右却立有欲盡削內官權柄當

時感九門監門官及禁革過取商稅皆本於此其朝臣無大小皆樂趨朝以仰承德意間有語及早知事不能答者就知其懶於朝矣人自愧悔蓋有不入而自不能安寢者也

刑部堂官閔珪獄不稱旨上怒甚一日與尚書劉六友論及之劉與閔同年交厚且知其為人欲解救之而未敢言俟上諭畢對曰法司執法恩歸朝廷似未可深怪上曰爾第云古昔何人如此執法大夏見聖怒莫知所對上詰之對曰嘗聞孟子云舜為天子臯陶為士執之而已

紀錄彙編卷八十四

三百五十二

上默然久之怒意未解大夏竊意所對欠避諱心悔其失上徐曰朕亦知閔珪是老成人物欲求一人以易之不可得但此事執之太過耳明日奏下允刑部之議吁上之明燭人心而強於從善如此

上嘗召問天下衛所軍士何如大夏對曰與民一般窮安得養其銳氣上曰在衛俱有月糧征戍又有行糧何以也窮大夏對曰自江南衛所困於運糧江北衛所困於京操運糧有腳價還債之費京操有做工部料之費此外浪費猶有臣等不可知

者所以俱窮 上曰朕在位許多年不知天下軍民都這等窮歎息久之越數日詔令各衙門凡損於軍民弊政俱備查奏

紀錄彙編卷之八十五
治世餘聞上篇卷之三

芷沅箬波微臣

上召左都御史戴珊與劉大夏至榻前論爾等各衙門凡事都奏行巡按御史勘報豈以此官公道可托耶珊顧大夏未敢對大夏進曰無他以巡按御史一年一換無久交不掣肘故事多責成之

上曰責之固是但權之所在惟有識量者能不移其心不然則特權好承奉任喜怒將或以是為非以賢為不肖使民不被其澤爾珊今後遇差巡按

紀錄彙編卷八十五

御史務揀老成有識量者毋用輕躁新進之人仍以此意行與各巡按御史知道珊承命叩頭謝罪退與劉公俱歎曰 聖論諄諄俱切中時病明見萬里之外惜我輩猶不能悉記其詳耳戴即通行以警各處巡按云 欽遵嗚呼聖言及此其精練政體豈尋常所能到哉

江西寧府乞換殿宇琉璃瓦奏准於引錢內支銀二萬兩時林見素俊以都御史巡視其地具疏言該府初無琉璃之制請止之且云毋涉吳王几杖之賜毋成叔段京鄙之求寧深啣之乃以林出巡外

郡為迂避 聖節不於省城慶賀 滕騰奏令回話
願 上洞知不究彼寧又向勘事邵郎中黃言說
林都堂指我是叔段則以莊公待朝廷矣其黜如
此後果為友逆林其有先機之見哉

上一日召劉大夏戴珊諭曰聞今軍民都不得所安
得天下太平如古昔帝王之時大夏對曰求治亦
難太急但每事都如近日與內閣近臣講議必求
其當施行日久天下自然太平 上曰內閣近臣
如大學士劉健亦儘可與計事但他門下人大雜
他曾獨薦一人甚不合朕意 上不言其所薦之

紀錄彙編卷八十一

言七十八

人姓名大夏等亦不知既而向劉公等言曰劉先
生曾說見任副都御史劉宇才可大用 上不答
先生疑 上聽之未真重舉其人言之 上竟未
之答或者是此人未可知噫宇之姦惡 聖明已
知之正德初年宇果大壞朝政天下益信 堯舜
之資迥出尋常物表也彼薦之者寧不愧死耶
貴州普安土官隆暢妾米魯米朵等因其夫故乃與
姦人福佑等乘釁謀襲官職因而糾集賊眾攻劫
城堡拒敵官軍將管糧右布政閻鉦及雲南進表
布政梁方園因安南城內不放鎮守太監楊友慮

陷城池乃與按察使劉福都指揮李雄等領兵前
去盤江地名寶鈿鋪屯劄及取梁方園鉦到營梁
方次日即行衆議以寶鈿地方不可久住請過盤
江東岸下營楊友等不從又張宴設戲為樂米魯
寅夜添合蠻賊四方車等強兵萬餘劫營當殺死
閻鉦劉福等并都指揮以下千百餘人又將楊友
虜去送寨拘住時辛酉年四月也守臣以聞兵部
請 命南京戶部尚書公安王軾提督軍務合雲
南川廣之兵夾攻至壬戌春以捷聞地方雖獲平
定而官軍損傷者亦多矣况當時啓釁不過一二

紀錄彙編卷八十一

三

言七十九

夷婦耳守土者誠能先事預防隨機應變決不致
猖獗如是却乃貪功好勝不恤人言以致滋蔓重
貽地方之患誰之罪耶

上召劉尚書大夏與戴都御史珊議論人物大夏言
及某一時人物 上曰內閣學士劉健屢舉此人
朕已熟察之矣其人好作威福好虛名無誠心為
國家在陝西巡撫時與鎮守內臣同遊奉三內苑
廝打墜水遺國人之笑及任戶部侍郎令他奏贊
北征官軍惟以奏總兵等官為事不能畫一策
以裨軍旅因其誤事所以退他這等何以稱為人

物大夏等叩頭不復敢言

司禮監太監陳寬等奉 命揀選坐營近侍內官

上命劉尚書大夏往預其事大夏對曰國朝故也

外官不得干預此事候久不退 上笑曰豈憂此

曹他日害卿耶有朕在上何憂之有竟令英國公

張懋與大夏同往內有太監岑璋者久恃寵眷私

乞不欲預選 上已許之既而諭大夏曰若岑璋

臨期不至當據法處置大夏等對曰既已有 旨

見容難再別議 上曰朕雖一時情不能已許伊

然未嘗傳出令爾曹補本何謂有旨及期璋果不

至遂與陳寬等參伊方命頃刻即批出云本當拿

問且饒這遭璋聞之恐懼衆近侍皆自此檢束不

敢肆

都御史戴珊累以疾辭不允 上一日召劉大夏并

戴同入行間戴懇劉曰少頃進見當舍已為我言

之及見議論公事畢 上論曰爾珊昨日何以又

陳老疾求去珊顧劉未敢對遂進曰都御史與各

道係互相糾劾衙門若堂上官以病不出恐為御

史所劾不得不奏珊實有病不敢假 上曰爾客

在人家告歸主人懇留之亦置家事而止爾何忍

涕朕意如是耶珊感而流涕 上亦為之感動上

下相對不能言者久之 上曰爾等姑退珊退謂

劉曰自此以後雖死不敢言去矣

甲子閏四月 上命大學士李東陽往闕里祭告其

勅諭云近因闕里燬于回祿爰命有司重建厥功

既成茲遣卿往彼祭告夫先師道德萬世之所宗

鼎新廟庭一代之盛典以故禮告之禮特委輔弼

之臣卿其精白一心寅恭將事務期聖靈昭假以

副朕隆師重道之懷事畢星馳回京欽哉故勅其

祭文云 皇帝遣太子太保戶部尚書兼謹身殿

大學士李東陽致祭于 先師大成至聖文宣王

曰惟我先師代天立教禮嚴報祀四海攸同嶽降

在茲廟貌自古頌惟災變實警予衷爰勅有司命

工重建越既五載厥功告陳宇棟鼎新器物咸備

光昭儒道用妥聖靈特遣輔臣遠將祭告尚期歆

格來享明禋謹告

先是兗州知府龔弘一夕夢謁孔廟宣聖對之泣下

既寤不知何祥次日適當謁廟禮畢弘升殿命諸

生榻慢瞻視正見塑像龕傾損裂殿瓦穿漏當其

上有水迹下被像面帷幔亦且弊腐弘惕然亟為

整飭完好未幾廟災時庚申七月八日也初其日未申間廟庭烟氣鬱勃既而火起樹杪延及廊廡室宇焚蕩樹木甚多前代碑刻咸在煨燼是年建寧書坊及廣信張天師家一時俱罹鬱攸之厄亦可怪也

上一日退朝宣劉尚書大夏議論國事久之言及左右大夏未及對上曰爾趨起不言者豈尚疑我是聽左右人言語之皇帝耶大夏叩頭謝

癸亥正月郊上以微恙不果行有旨俟平復親舉至二月中旬始克行蓋上謂天子祭天地不可

紀錄真編卷八十一

六

假諸臣下必俟疾愈方舉此見義精也故鑿輿出郊遠近快睹皆呼萬歲李閣老東陽有詩云

聖躬已豫思蠲潔願達平安上紫宸紀其實也

淮揚大饑巡撫等官累上疏告急上召劉大夏諭

曰淮揚饑荒十分狼狽雖嘗令有司賑濟撫按不

知近來何如爾曾用心此事否大夏對曰臣待罪

兵部才短憂亂實嘗用心深訪此時可無憂矣

上曰何以無憂對曰臣聞淮民窮極思變間偶遇

聖旨文書行到遂寢其謀上曰是何文書對

曰即近日准各衙門所陳弊政行去的勘合上

曰朝廷政事得失若非各官陳奏朕何以知之今後爾等有所奏言皆不可避諱

張學士元禎南昌人為日講官上命設低几就而聽之蓋張短小不及四尺且貌寢然聲音朗徹聞者竦然上亦起敬故設此几以便之張自七歲

能屬文稱為奇童嘗請上讀太極圖西銘諸書

上亟索之內閣以圖本進上覽而歎之曰天生斯人以開朕也可謂不偶矣

甘肅副總兵魯麟自先世歸附居莊浪之西大同部落甚眾至麟有才智而性頗驕傲結納雙近求為

紀錄真編卷八十一

七

甘肅掛印總兵官不得遂棄官西回大同假托以子幼奏願歸撫其部落漸有不臣之風聞於京奏

至公卿私議有欲俯令其掛印消其異心者有欲

召至京師處以散地者上召劉尚書大夏諭曰

若就令魯麟掛印是遂彼要君之心不可召之何

如大夏對曰無遂彼要君之心誠如聖諭但使其

不得遂願即棄任走歸則恐召之不至難於處置

莫若從彼撫部落之奏不逆其心而陰奪其副將

兵權上曰朕意欲如此惟恐彼恃其部落胡

為大夏對曰聞此人貪酷失部落之心若失兵權

安能獨為明日覆奏遂降勅獎伊上世忠順而後其請麟竟快快成病不踰年而死

公卿中有一人善能結納嬖近每於上前譽其才能一日上諭劉大夏曰聞某極有才調大夏未

敢對上疑大夏聽之未真復大聲曰工部尚書

李某爾知之否大夏仍未敢對上諭其意遽笑

曰朕惟聞其人能幹辨耳未暇知其為人也大夏

叩頭曰誠如聖諭

一日早朝通政司奏事無兵部事劉尚書大夏止在

大班中未出班聽候上未及見候朝退召劉尚

書論曰今早意欲召爾因不見而罷恐為侍班御

史劾爾故也且爾同類中亦有不樂爾者自今宜

慎之大夏叩頭謝罪而退蓋時大臣不平劉獨蒙

眷顧有偏聽生奸獨任成亂之語因左右聞于

上故有此論

劉大夏承上眷顧思欲薦才報國予同年王綸陝

西人因王親除松江推官為人譎詐務名自負兵

曆醫卜諸事無不精曉欲求為京官乃託人延譽

于朝時考滿來京劉真以綸為知兵遂破例薦為

職方主事命下吏部馬鈞陽以為王親不得任

職方主事命下吏部馬鈞陽以為王親不得任

職方主事命下吏部馬鈞陽以為王親不得任

京職此祖宗舊例似難輒改上意向劉又批

云你每還會兵部議了來說馬恐劉在上前有

別詞乃曲從其請綸得職方主事其志洋洋矣劉

常對人言我非欲破例但部中多事得一知兵者

在司屬可以備緩急之用然綸實非知兵徒能言

耳楊都御史一清以其門人故力薦之於劉劉亦

不察觀其後從宸濠反逆為其行軍一敗塗地可

見矣人之難知有如此

各邊有警守臣求增兵餉戶部奏稱錢糧不給上

召劉尚書大夏諭曰未樂聞頻年舉兵北征況大

興營造費用無貲當時未聞告乏今百凡俱從減

省何以反不足用昔人云天下之財不在官則在

民今安在哉大夏對曰祖宗時民出一文公家

得一文之用今取諸民者數倍而實入官者或僅

二三上曰歸之何處大夏乞退奏上曰正欲

與爾面論此事詰之至再倉卒不能對乃舉所知

一專對曰臣往年兩廣時曾通以省城中文武

官俸給與其官一二人歲用計之猶不相當此亦

以侵民財之一端也蓋指鎮守內官上曰曾有

人說今天下應該裁革此官熟思之自祖宗來

人說今天下應該裁革此官熟思之自祖宗來

人說今天下應該裁革此官熟思之自祖宗來

設置已久勢難遽革况中間如某某亦儘有益於地方莫若今後有缺必求如某者用不得其人則姑停止之

上優禮大臣無大故未嘗斥辱如尚書劉大夏都御史戴珊輩往往召至 幄中從容講論 天顏和悅真如家人父子內閣諸臣皆稱為先生李西涯有詩云近臣嘗造膝閣老不呼名蓋實錄也

紀錄彙編卷之八十六
治世餘聞上篇卷之四

正沅箬陂微臣

上一日召劉尚書大夏諭曰朕嘗欲於附近東西地方各操人馬一枝以為京師左右掖何如大夏對曰保定止是一府地方獨設一都司統五衛在彼仰思 祖宗之心恐亦是此意未幾一御史陳言議欲發回各處輪班京操官軍因擬將保定兩班一萬人回衛團操奏入 上可之遂敕令京營都指揮戴儀往任其事人不知此出自 上意遂有

紀錄彙編卷之八十六

三三三

造飛語者揭帖子於官門相誣 上取帖子付太監苗達令出以示大夏明日 上復召面諭之曰官門前豈外人可到必是忿不得私役此軍者所為大夏叩頭謝時京東軍亦於密雲薊州責成巡撫官城堡已備因兵力未集其事竟廢

問刑條例成於弘治庚申先是有 詔謂近例太多人難遵守三法司查議停當刊布於是尚書白昂侍郎屠勛何鑑都御史閔珪侶鍾大理卿王軾等會委御史王鼎王恩郎中楊茂仁等查出會議開例以 上再命會同吏部等衙門覆議皆已停當

白刑書又題請刊行未幾守未幾白去位閔代之議者紛紛給事中孫禎葛嵩徐昂等則謂私役軍伴立嗣擇立賢能及所親愛典當田地已勾本利交還原主等項是起爭端而王府又奏郡王將軍妾勝定數及冒支官糧之類皆非所以待宗室將示與庶民無異要行革去奏下多以為宜改而致仕閣老尹直復貽書當道以為前日諸臣刑名欠精率多窒碍徒為誨淫長奸之地時諸司議亦不同予同年沈員外文華時管章奏為明所重予謂沈曰今若改一條其餘皆不可存矣豈末為遵

通鑑綱目卷八十一

守之意哉衆以為然乃質諸閔公遂覆奏云前例數條委皆停當但近年奉法者率多拘泥牽合以致有言乃申明數語稍加增潤上請遂得 俞允其覆宗支繁衍與國初不同與其犯之而後治以法非惟無益於事而傷恩亦多矣固欲先事豫防其保全敦睦皆深意所存是古先官中府中一體之義尤為親切群議乃寢

上一日宣內閣臣諭曰遼東張天祥事東廠緝事揭帖云當時御史王獻臣止憑一指揮告誘殺情詞吳一貫等亦不曾親到彼處止憑叅政甯舉等勘

報事多不實今欲一千人犯提解來京令錦衣衛於午門前會問方見端的大學士劉健等皆對曰如此固好 上以揭帖付健曰先生輩將去整理健等退具揭帖云都察院本既已批出東廠揭帖又不可批行須待會勘至日再議次日 上又召內閣兵部來至門上兵部選鎮撫司理刑官畢健等入至暖閣 上盛氣曰張天祥事秘密未行先生輩昨所進揭帖祇合親書密進如何令書辦官代寫健等皆叩頭曰東廠揭帖已封定不曾令書辦官見之 上曰閣下揭帖內乃有提解來京等

紅錄彙編卷八十一

三

語此事尚未行且欲解京者正欲明白其事先生輩固以為不可行何也健等對曰臣等非敢阻解京但無故傳旨事體未便故欲少待會勘耳 上曰此事已兩番三次何為非阻皆對曰此事已經法司勘問皆公卿士大夫言足取信 上曰先生輩且未可如此說法司官若不停當其身家尚未可保又可信乎大學士李東陽對曰士大夫未必可盡信但可信者多其負朝廷者不過十中一二耳大學士謝遷對曰事須從衆論一二人之言恐未可深信 上曰先生輩此言皆說不得此事密

切令人到彼處體訪得來誰敢欺也皆對曰此事干證皆在彼處恐勞人動衆耳 上曰此乃大獄雖千人亦須來若事不明白邊將誰肯効死律等皆對曰賞罰朝廷大典臣等愚見正欲 皇上明賞耳 上曰賞罰事重朕不敢私但欲得其實情若果係撲殺貪功啓釁豈可從之若果有功被誣須為伸雪語久龍顏少霽曰須傳旨行之皆應而出後又復召 上從容問曰昨因張天祥事先生輩言文職官不負 朝廷亦不應如此說文官雖是讀書明理亦儘有不守法度者律等皆對曰臣

紀錄彙編卷八十一

三十三

等一時愚昧干冒 天威東陽曰臣等非敢謂其皆不負國但負國者亦少遷曰文官負國者臣等亦不敢庇護必欲從公處置 上笑曰亦非謂庇護但言其皆能守法則不可耳因謂此事當如何發初欲傳旨先生輩謂別無事由猝然改命猝者暴疾之意此亦未為粹也如是者再皆應聲曰臣等見都察院本已批出無行只欲事安穩耳 上曰緝訪之事祖宗以來亦有舊規今令東廠具所緝事題本批行皆對曰不如傳旨 上乃命擬旨提解至京 上親御午門城上錦衣衛引囚至上

令三法司都御史戴珊等鞫問回奏大槩謂前事乃以匿名文書而行 上遽曰匿名文書見者即當燒毀此係律文如何輒以施行群臣皆懼伏莫敢仰對遂決其獄重輕有差具一貫等皆落職

上銳意興革一日召劉尚書大夏至幄中諭曰各衙門應詔查出弊政雖具准行然未有及內府事者朕聞在內弊政莫甚於御馬監光祿寺且言官亦嘗論及朕將親理焉大夏對曰此皆干係內府必須 皇上見定而自主之異日遣科道官同兵部侍郎各一員奉 敕往清其事既而二處減去浪

紀錄彙編卷八十一

五

三十三

費每月以白金計之各不下十餘萬兩 上復慮天下有司多不得人乃召戴都御史珊及劉尚書大夏同至幄中諭曰爾等與各科道官勸朕圖治的說話雖都准行去了然使天下府州縣親民官非人未必不為文具百姓安得被其恩澤欲令吏部擇其賢否黜陟然天下官多難得停當細思之莫若自今與爾等訪察各處巡按二司官先當以此輩黜陟停當爾珊更慎擇各處巡按御史然後責他們去揀擇府州縣衛所官得其人人受其福庶幾行去的說話不為文具也二人叩頭退

因與同列共歎曰 堯舜知人安民之德不過如此 戶部主事李夢陽言事語侵官禁左右太迫下錦衣獄越數日 上召劉尚書大夏議邊事言畢諭曰李夢陽後生無涵養進言大戇因令下獄有告朕避罪諫官之名免付法司議擬止欲杖而放之爾以為何如劉倉卒未及對 上遽曰此言豈真愛

朝廷之好心不過致彼於死以快私忿耳大夏叩頭謝曰 聖明洞見人心如此豈徒言事之臣之幸既而即有旨釋放復職此 乾坤包含之仁今

紀錄彙編卷八十一

六 三百七十八

古鮮儷也夢陽初為戶曹怏怏不樂考滿日尚書侶公鍾署其考曰一官不滿其心三差不終其事人以為然夢陽之疏蓋有所激之耳然其負才使氣習與性成後遷提學副使乃挾制撫按凌軋僚友又與逆藩交通蠅興大獄勘官參其士行有虧亦不誣也

乙丑五月 上不豫初六日早司禮監太監戴義宣內閣臣直至御榻 上著黃袍便服坐榻中南面大學士劉健等叩頭 上令近前者再既近榻又曰上來於是直叩榻下 上曰朕承 祖宗大統

在位十八年今年三十六歲乃得此疾殆不能興故與先生每相見時 上玉色發赤火聲盛氣健等皆對曰陛下萬壽無疆偶爾違和暫須調攝安得遽為此言 上曰朕自知之亦有天命不可強也因呼水嗽口掌御藥事太監張愉取金盃盛水以青布拭舌勸 上進藥不答愉曰再進此一服即無事矣 上曰朕為祖宗守法度不敢怠玩允天下事先生每多費心我知道因執健手若將未訣者 上又曰朕蒙 皇考厚恩選張氏為 皇后成化二十三年 月 日成昏至弘治四年九

紀錄彙編卷八十一

七 三百七十九

月二十四日生東宮今十五歲矣尚未選婚 社稷事重可亟令禮部舉行皆應曰諾時司禮監太監陳寶季榮蕭敬等以次畢至皆羅跪榻外 上曰授遺 旨扶安李璋捧筆硯戴義就榻前書之 上又曰東宮聰明但年幼好逸樂先生每請他出來讀此書輔導他做箇好人健等皆叩頭仰奏曰臣等敢不盡力 上復加慰諭而退 其詳具李錄

乙丑冬初建 泰陵時都下盛傳其地有水吏部楊主事子器直言其事時督工太監李興素有殊寵

勢焰薰灼遂下楊錦衣獄敢抹適有起復知縣
丘泰甫田人到京上疏言楊某此奏甚有益蓋泰
陵有水通京師皆云使此時畏而不言萬一梓官
葬後有言者欲開則洩靈氣不開則抱終天今開
看無水此疑遂釋故云有益尋遣司禮監押楊往
衆謂楊必遭與毒手及至輿率奴客罵詈欲捶楊
司禮監太監蕭敬則曰水之有無視之卽見李歌
何必粗躁取茶出曰楊先生來換茶又顧李曰他
士大夫可殺不可辱遂得免回奏實無水楊榜甚
重衆又謂楊必至降謫刑部擬奏 太皇太后聞

紀錄彙編卷八十六

八

三五

之曰他秀才官說有水也是他的意如今沒水便
罷如何只要擺布他遂得免罪可謂不偶然矣楊
慈谿人好古而有文學嘗三作縣俱有異政但性
稍偏雖數言事鮮知大體惟此奏爲人所難也
時擬上尊謚廟號禮官集議以 上仁聖近代罕比
難於模寫欲擬上敬字廟上孝字或以爲未足內
閣有云孝爲百行之首敬爲萬善之源實不可易
也議遂定亦實錄云

紀錄彙編卷之八十七
治世餘聞下篇卷之一

芷沅箬陂微臣

建昌何公喬新素有重名成化末蜀人杜銘欲求爲
刑書萬閣老預薦何爲南京刑書恐妨銘耳及太
監懷恩起自謫所一日詣內閣言 新君卽位如
何以何喬新陞去南京時尹閣老徐對云初以其
年深暫且陞去今有此闕又何難取劉閣老遽曰
纔到南部如何可取尹曰取眉滿亦可劉曰在廣
東未歸尹曰昨具題本已復南臺矣劉曰年亦淺
蓋劉欲進一私人而不果遂空其位乃薦彭韶爲
右侍郎戊申春冢宰王公首舉何爲司寇士夫翕
然稱快

河南耿公裕爲禮部尚書時常日暮自部歸必經
過三原之門見其老蒼頭躬持秤買油吾自入仕
未嘗買油故每過輒面城而行蓋愧之也後耿公
代王公爲吏書常以此語人其心服如此可謂賢
已又朝士嘗言公之子自三原來京省公只如貧
士止騎一騾而已有司驛遞何從奉承之又公女
適宋監生者只乘市井所顧兩人小轎嘗以銀二

兩託雲南張鳳儀知印買寶石吁嗟切勿使公知之其刑于之化非一日矣

弘治改元 今上即位例該頒 詔外國江西劉景

元戩以侍講使交南時交人吞占城侵緬甸頗難

其行劉毅然上道携二僕由南寧直抵其境交人

驚曰昔之人皆航海來颺檣蔽洋貿易奇今公

豈天人耶何其簡速也奉迎館候視昔倍恭陪臣

拜跪劉據大明集禮之文受之不與交一語至之

日頒 詔明日宴畢即行王大驚曰一國生靈命

緣天使致饋遺豐腆倍昔金珠犀象玳玩甚多劉

紀錄彙編卷八十一

一不顧即行復遣陪臣要於路期必致之劉復書

示以初入關詩曰咫尺天威誓肅將寸心端不愧

蒼蒼歸裝若有關南物一任關神降百殃交人益

敬凍遣陪臣入謝表有廷臣清白之語云

鄒智蜀人甫冠中甲科改庶吉士即言事直斥內外

執政人多忌之已酉春知州劉槃御史湯彝妄言

朝政忌者遂指為妖言併捕鄒下獄苦楚不可言

鄒無所曲撓供詞畧云智與今湯彝等來往相會

或論經筵不宜以大寒大暑輟講或論午朝不宜

以一事兩事塞責或論紀綱廢弛或論風俗淳薄

或論生靈憔悴無賑濟之策或論邊境虛空無儲蓄之具議者欲處以死彭侍郎詔辭疾不為判案乃得末減左遷石城吏目

鄒智嘗因三原公徵起至京師往見之曰三代而下

人臣不獲見君所以事事苟且先生勿受官職先

請見君九時政之不善者歷陳於上庶其有濟一

受官職再無可見時矣公雖善其言而莫能從

山東秦公紘以都御史總督漕運以巡按御史事關

巡撫者多會案不肯徑呈因會議言其非制王三

原公深然之議稱巡按巡撫事有相關者悉照行

紀錄彙編卷八十一

移體式而行已著為令然遵行者亦鮮初巡撫官

以六部卿佐奉 敕以往按察司以非統攝文移

偃蹇不受約河南耿公九疇以侍郎鎮關中特奏

下之至今遵行以後巡撫官俱改都御史正緣是

耳然與御史自有堂屬體何又偃蹇如是哉

江西蕭子鵬偽道學藩臬以其虛名特往候之弘治

初應懷材抱德之詔起赴京師冢宰三原公亦以

禮遇之後循例撥工部辦事上廳事直印堂官還

第子鵬則負印前馳京師人戲之曰蕭先生於材

未有所試其抱負則有之矣聞者為之絕倒

瓊臺在公濟學博貌古然心術不可知人謂陰主御
醫劉文泰許奏三原公令人作傳事可見其弊矣
嘗與同寅劉閣老吉不協劉作一對書之門曰貌
如盧杞心尤險學比荆公性更偏時論頗以為然
丘瓊嘗以糯米淘淨拌水粉之瀝乾計粉二分白
麩一分搜和團為餅其中餡隨用煖熟為供軟膩
甚適口以此餅托中官進 上上食之嘉命尚膳
監效為之進食不中式司膳者俱被責蓋不知丘
之法制耳因請之丘不告以故中官歎曰以飲食
服飾車馬器用進 止取寵此吾內臣供奉之職
非宰相事也識者貴其言而鄙丘由是京師傳為
閣老餅又所進衍義補中間並無斥及內臣一言
說者謂其書必欲進進必揣近侍喜斯刻之此其
心術之微也
劉閣老去博野人屢干清議言官論之輒得溫 旨
人謂之劉綿花以愈彈愈好也
莆田彭公韶為吏部侍郎時人不見其笑容殆可比
宋包拯及遷刑書尤能執法嘗奏減百官柴薪皂
隸之半朝士為之一喧以為今俸不實較前代
已薄所仰給者在此而欲遞減其何以養廉事下

其部尚書馬公奏不問減遂如舊說者謂彭公老
于治書豈不識既富方穀之義詢其由蓋欲論內
臣一二事故先言此以示無偏也然大臣行其所
無事似不當容心如此
天台夏鏞進士放回違限例當送刑部問罪鏞以為
母不服且以詩風貢郎中欽欽不憚據法白于三
原王公欲送問鏞急因言曰必欲問有死而已鏞
嘗以所作文獻三原公公因停其事命其屬官勸
鏞曰果不可免則以進士還官長歸養母而已張
主事志淳因解之曰子節誠高矣然以中進士則
不比隱者可行其志今公惜才好文乃如是故遣
某相告果不服而長歸任子歸矣則轅法行浙江
巡按御史下縣提子顧不驚令堂平夏遂語塞還
以白公公喜見顏色道一辦事官持手本引鏞送
刑部又叮嚀所遣官善慰諭之及官回又召張引
官而問曰鏞去云何曰送至刑部門外鏞發歎而
易衣以進公微笑曰汝在道還使之衣冠乘馬否
官曰然又微笑謂張曰此少年有文而不知法故
委曲成之 公嘗與予言三原公於一進士猶愛
惜保護之為此而法則不少屈可謂難矣

三司冠喬新精於吏事文學尤長屬官凜凜奉法先是大理寺丞缺率以刑科及御史為之適南京缺承何力薦其屬魏郎中紳補焉御史鄒魯在道年深欲得此缺心甚嚙之會何外氏來京主其家與鄉人訐奏魯遂誣劾何受賄主使何不辯乞歸然實不與知也何在部聲望與彭鳳儀韶相埒皆學有經緯彭先卒謚惠安士論不蒲林見素俊巡撫江西并論其事何因得謚文肅亦奇遇也

巡按御史與三司官相遇憲綱所載明甚但近來御史張勢太過諸司亦曲意奉承習以為常李興者

紀錄彙編卷八十一 六 三百八十五

河南人性尤躁暴巡按陝西凡三司官進見令聽事吏在於大門高聲叫三司官作揖門子傳說進來皂隸齊聲喝說進來又打死平人數多又與巡撫都御史新城韓文相忤文劾奏差官勘實實於大辟三原王公恕疏解之得免死自是三司官無報門之例然威福尚猶然也嘗聞先年一老監生任左都掌院群屬忽之乃與二三新差巡按者相約入辭且請教掌院者厲聲云出去不可使人怕回來不可使人笑群屬凜然固名言也
李興在陝曾辯一獄人亦稱之有楊二官人者係大

辟久不決引稱係冤不已查得本犯先年方十餘歲與一女子通姦因殺死巡檢夫婦連其父及其嫂錄之嫂訴舅姑及夫俱止遺妾與夫妹同居夫妹年方一十六歲一日與妾閒步後園忽見墻外一少年騎馬過此人貌美妾不合稱之曰姑若得此為配一生足矣夫妹與妾曰斯何人也妾曰此即東門楊二官人既還室越月餘有故翁舊識一巡檢任蒲攜妻孥回遇日暮來投宿妾以翁故留之以夫妹併宿妾室却以姑室居巡檢而以其子居於外不意是夕為人殺死巡檢夫婦今蒙審

紀錄彙編卷八十二 七 三百九十一

敢吐實以告李審其語亦如嫂言李又審楊二官人汝何彼時已伏今又稱冤楊二官人訴曰某一時年幼素亦未嘗桎梏又不勝筆楚舍冤承認實不知情復問女曰汝與彼相處月餘何無暗識女曰貌固不能識但曾刺其左膊上一肉瘤李乃驗楊無有叱衆且退乃囑有司集女家左右前後四鄰四十戶共訊供楊有無通姦殺人情詞連人解院有司即集衆以供呈解李覽俱正楊二因姦殺死人命李怒衆曰汝等扶同不詢源委彼既行姦豈復由告報誣鄰汝等何據而知即叱

左右去衆之衣面縛令鞭其背密視之見一屠者
 左膊有塊李遠呼之前曰汝知死乎殺人者汝也
 屠知情真事實泣曰已知李曰汝何殺死巡檢又
 何得而殺其女屠曰是日其姑嫂在園相戲時我
 因盜彼園中笋耳聞其聲即潛伏於草莽中俟其
 既回至夕因假楊二官之名入以求姦相處月餘
 一夕復至其處見二人同宿于牀其不勝忿怒謂
 其又私他人歸取屠刀殺之初不知其為巡檢夫
 婦也李曰何不當時自首屠曰固畏縮苟延耳乃
 坐法而出楊二此亦折獄龜鑑故記其各不以人

紀錄彙編卷之八十八
 治世餘聞下篇卷之二

芷沅箬陂

世家多著異姓為繼子卒之視如土芥者多三原王
 公少有一子命名承祖後生五子命名字中亦同
 幼子承裕公第進士其登科錄書兄弟行承祚居
 長下註釋義官忠厚之風于今僅見

南京守備太監錢能與太監王賜皆好古物收蓄甚
 多且奇五日令守事者昇書畫二櫃至公堂展玩
 畢復循環而來中有王右軍親筆字王維雪景韓
 混題扇惠崇鬪牛韓幹馬黃筌醉錦卷皆極天下

混題扇惠崇鬪牛韓幹馬黃筌醉錦卷皆極天下

三言字

之物又有小李大李金碧卷董范巨然等卷不以
 為異蘇漢臣周昉對鏡仕女韓混班姬題扇李景
 高宗瑞應圖壺道文會黃筌聚禽卷闢立本鎖諫
 卷如牛腰書如顧龍諫松卷偃松軸蘇黃米蔡各
 為卷者不可勝計掛軸若山水名翰俱多晉唐宋
 物元氏不暇論矣皆神品之物前後題識鈐記具
 多錢併收雲南沐都闡家物次第得之價迨七十
 餘兩計所直四萬餘兩王家多內帑物時南都縉
 紳多得觀之以為極盛然皆尤物不宜專於一處

也

甲寅張秋隄決、上命中官李榮平江伯陳銳提督工役祀神焚帛忽見火俄變人形眼耳鼻口皆備後壽寧戚曉生事害人楊憲副茂元建言之乃以此為陰盛所致

乙卯謝木齋遷以詹事入閣我朝狀元入閣者自洪武開科至今三十八科惟六人若胡文穆廣曹文忠翁陳芳洲循商文毅彭文憲與木齋而已時人有詩云皇朝三十八龍首身到黃扉已六人後

三又增賈文憲顧未齋二人

紀錄彙編卷八十一

三原王公以太子太保吏部尚書考滿援例請授柱國階勳時安陸孫公交時為屬司受知王公最深對人云文官柱國以上不許請授制載諸司職掌甚明成化末萬閣老安一品考滿始封吏部請給尹公旻以太子太傅為吏書將滿遂創為萬請而循之今王公正人必矯前弊將伺間言之見公已刻有柱國圖書乃止後屠公瀟以太子太傅為吏書亦有請給時馬公文升以少傅兼太子太傅為兵書考滿當給二公不協因固執惟內閣與吏書有請給之例兵部不當請尤為無謂馬乃言之於

內給之張公志淳時為吏部郎中嘗歎曰此無法守矣

雍王之國舟經岳陽土人傳岳陽樓自純陽降靈之後往往多仙逸迹往年有仕者大作道曲事畢徹庭場翌日命從人再登樓灑掃忽見案上有大字兩行曰岸嘴長狀元出城巢鶴潘王過字勢飛逸不類人手真神仙書也亟下報郡邑咸往觀之已不見矣因記其語邦人盛傳之嘴在洞庭湖濱久沒于洪波至天順丙子忽沙泥頓漲岸嘴遂出湖中明年丁丑華容黎尚書淳果魁天下又數年忽

紀錄彙編卷八十一

有群雀作露巢于城頭衆皆異之已而有王府建國于衡道出城下焉至是始信呂翁降筆也

馬公文升為兵書時建言北岳當祀于山西渾源州之恒山今南祭于曲陽縣者蓋始於李唐飛石之祠而宋地不及北岳所在故志有恒山飛來之說今京師在北恒山在境內而顧南行以祀北岳非禮也請改祀於恒山為允事下禮部時倪公岳為禮書固執舊志言不可遂寢馬公嘗語人倪非以志必可信也其父謙尚書公初無子因嘗遣祀曲陽之北岳私禱于神永子夜夢岳神指旁侍一

人與之遂生倪公因名曰岳以是渠固執不改祀
然舜巡狩所祀北岳見在渾源州南二十里彼人
猶知奉祀而顧可往曲陽縣西一百四十里祭乎
殊非禮矣

丙辰春予會試至京師聞喧傳今年狀元仍在蘇州
蓋先是有舉子夢蘇州城大街盛張鼓樂兩人
夾持二旗上大書狀元二字二人持竿遍身流血
先是癸丑太倉毛公澄為狀元亦夢蘇城迎狀元
今必驗矣後果崑山朱公希周為狀元方悟二人
被血通紅乃朱也朱初中會試有人送宋鑑云司

紀錄彙編卷八十八

馬公五規不可不看朱遂熟讀全文後制策果有
此段朱遂備書之閣老徐劉二公得其卷稱為博
學薦為第一

陸御史完丙辰巡按汴梁一日行湯陰偶見道傍間
有石刻書盡忠報國四大字陸意謂岳武穆所書
蓋湯陰武穆故鄉也是日駐節行臺夜寢夢入岳
祠瞻拜王起延陸坐語之曰我解兵事時在杭之
西湖甚得山水之樂今棲于此祠宇傾圮甚不安
之願君為我料理陸答曰恐某力不能終工也王
曰君毋固辭陸復問曰素聞王為秦檜所害有諸

王曰間有是言然終害者張希也陸又曰今有
子孫存者否王曰惟雷見有一子其後竟絕矣言
之令人可悲陸熟視王貌蘭室間有四痣既覺明
日即謁王祠瞻拜畢見王貌與夢中不爽詞字卑
隘傾頽王貌果為風雨所侵鼻間剝落四處陸異
之即以本縣羨餘銀百兩命新之不半載廟貌殿
宇煥然一新此亦陸公與王感遇之深陸後亦官
太宰乃為王瓊所害

紀錄彙編卷八十八

丙辰春吏部缺尚書衆推兵部尚書馬公文升左都
御史屠公濬及一二侍郎堪補馬自以部次年勞
當得之不意竟歸於屠馬意不平賦一近體云朝
罷凭闌一黯然獨將心事訴蒼天清朝有意推公
道白髮無心着錦鞭天下浮雲偏掩靄地中陰氣
已疑壘屠既得吏部當班於馬之上固辭居
下是雖謙讓然亦其中有未安也

丙辰進士未闈選時忽傳要選十一人同舊進士一
人分撥五府錦衣衛脩書人皆不測其由復訪知
乃一上科進士以養病應外選欲求內補百謀未
遂聞徐首相溥好古貨可通其人素雄于貨乃購
古琴古畫并珍品投之相遂許乃與太宰屠公

謀令各衙門纂修會典緣府衛皆武職恐采輯不備不若於在部聽選進士內擇其有文學者分撥前項衙門俟成書皆准授京職屠以為然初進士登科不樂外選多幹公差或養病回因以為後圖至庚戌以後執政建議除丁憂外凡養病公差回或內外選以下手一人為主其人下手實外選者設謀如此可謂巧宦者矣後得授禮部主事累經彈劾固不足深論但宰臣如此可謂亦將焉用彼相者也

予同年一人南京人精於文義中弘治壬子書魁乙

紀錄彙編卷八十八

六

卯代貴官子入試浙場貴官子高第又與其人同中甲科時人有詩云有錢買得鬼推磨無力却教人頂缸某也位高身子厚某也衣短手兒長其詩盛傳於時後二人皆不容於清議一止浙僉一止太僕丞今科場要令批首立貢院門內辨閱同試者面貌方入蓋由此始聞其人入試日亦甚秘密惟有一人見其鬚不類心頗疑之始傳其事云予同年吳江字從岷為刑部主事差還復命鴻臚寺官語之曰聲音要洪大正選通政時也起身不要背上至日早吳果努力高聲亦無音節又橫走

下御街西 上為之解頰時同僚楊郎中茂仁作一對句云高叫數聲驚動兩班文武橫行幾步笑回萬乘君王一時盛傳資謔云

戊午夏京師西直門熊入城守衛者不知間有被傷者大司馬鈞陽公謂野獸入城非宜既參問守衛者因乞嚴武事以備盜賊時柳陽何主事孟春在職方謂同列曰熊之為兆既當備盜亦須慎火同列莫曉未幾城內在處有火災禮部燬焉或謂何此於占出何書何曰余不曉占書曾記宋人紀紹興巴西永嘉災前數日有熊自楠溪渡至城下高世則謂其倖趙允蹈曰熊於字能火郡中宜慎火燭果延燒官民舍十七八予憶此事而云然不意其亦驗也

紀錄彙編卷八十八

七

弘治中有回回入貢道山西某地經行山下見居民男女競汲山下一池回回往行謂伴者吾欲買此泉可往與居人商詳伴者漫往語民言焉有此買水何用且何以携去回回言汝毋計我事弟請言價民笑漫言須千金回回曰諾即與之民曰戲耳焉有實理回回怒將相擊民懼乃聞於縣縣令亦給之曰是須三千金回回曰諾即益之令又及復

言之以至五千回回亦益之令亦懼以白於府守
守令語之曰此直戲耳回回大怒言此豈戲事汝
官府皆許我我以此逗留數日今悉以貢物充償
汝尚拒我我當與決戰即挺兵相向守不得已許
之回回即取斧鑿循泉破山入深穴得泉源乃天
生一石池水從中出即昇出將去守令問事既成
無番變試問此何物耶回回言若等知天下寶有
幾衆曰不知回回曰今具珠玉萬寶皆虛天下惟
二寶耳水火是也假令無二寶人能活耶二寶自
有之火寶猶易惟水寶不可得此是也凡用汲者

結錄彙編卷八十八

八

三百七十五

竭而復盈雖三軍萬衆城邑國都只用以給終無
竭時語畢欣持以往

已未朝覲考察畢科道建言天下方面知府等官有
治行表卓者宜加褒異如古車服以庸之義於是
吏部訪舉數人宜獎疏上中止壬戌春言者又舉
故事吏部亦訪舉六人而布政周孟中朱欽皆在
優列亦不果行意者或以所舉者未盡當而止然
此實屬屬臣工之大要前代賜金粟皆盡其人乎
亦舉一勸百之典耳

王古直黃巖人有奇氣不爲人屈嘗與黃侍郎孔昭

謝侍郎鐸友善一日遊京師鄉人有坐事者古直
侯諸官官併捕入刑部獄獨暴立烈日不與衆囚
伍李主事廷美異之檢衣帽間得柯學士諸詩問
之曰爾能詩耶使賦日影詩成縱之歸長揖而出
獄吏皆大笑自是得名旅食三十年無僮僕不置
釜餽有大籠五六惟詩畫數百幅中貯酒壺辰出
飲一兩勺已復鑄之以去上元節京師燒糯汁爲
瓶以貯水蓄魚旁映屏燭通明可愛俗呼炮燈古
直買置子館日玩弄爲兒戲一日誤觸碎意佛然
不樂曰吾平生家計在此今蕩盡矣方作草書值

結錄彙編卷八十八

七

三百七十六

椽吏至曰遠敗吾輿椽欲歐之或俾自爲計古直
曰我固可歐歐則吾名益彰一日遇諸塗竟被歐
獨袖手承之以歸亦不以屑意也或勸使仕大言
曰我來爲爵祿圖耶盍科舉乎則歎曰安得以少
年處我嘗在酒所歎曰此亦功名事業也蓋亦一
世奇士云

紀錄彙編卷之八十九
治世餘聞下篇卷之三

芷沅箬陂

錢塘倪公岳庚申夏以南京兵部尚書改吏部尚書
一時極有風裁人畏奉之恐後惟為都御史張公
敷華一沮蓋公從南來假錦衣官之宅以居後欲
償以值堅不受云有鹽在淮乞一書與張獲支則
已矣公從之張得書云我知倪冢宰風裁且吏部
外官所當奉承第某老矣行且謀歸不能屈法以
奉人也大悔沮

紀錄彙編卷八十一

庚申夏彗星出虜犯大同析長城入關兵出屢不利
京師童謠云天上有掃星地下有達兵若委須殺
馬文升蓋馬父居兵部局幹不遠惟恃險刻為事
朝廷有時賞賚各邊多奏裁之京軍布糧亦從減
削遼東朶顏三衛朝廷恃為藩屏設都督一員指
揮四員統之近年某都督死其子來襲舊例惟命
有文憑驗過則與之襲馬欺為遠人收其諸憑延
推歲月不與奏請其子發忿以歸示統部落以其
無職署皆不可順使馬又奏沙汰天下武職其連
歲賞賚鮮薄上下易心遂致大衆寇邊而為之聚

怨中外騷然由是因冢宰闕位營遷以避禍言官
吳人杜啟彈其臨難避禍不學無術眾是其言古
語云軍不賞士不往軍無財士不來馬蓋不聞此
耳

御史車梁石州人好飲而性闇嘗奉文點聞郊祀齋
宿衙門導至工部梁由中道入司務在二門候亦
不顧至後堂見尚書曾公鑑始知其為部也猶帶
醉再三央說御史只說此是鴻臚寺人皆嗤之以
年資陞參議明年朝覲黜退予嘗記陳翰林音初
以編脩考滿到於戶部二司務訝其來扣之始知

紀錄彙編卷八十一

其誤認為吏部也此二事相類然人於陳公多怨
之以其文學之士且近於朴實故耳若夫御史之
官豈應如是耶

通政司奏事春秋凡七起盛寒暑則省其二自今
上即位無日不視朝供職頗難時元公宇直為通
政使王公啟為左通政姜公清李公浩新選為參
議聲音俱不甚稱時有謠云元哭王唱姜辣李苦
益元重濁王尖麗姜則急燥李則氣短亦切中云
時朝政寬大廷臣多事遊宴京師富家橫行色之
人亦伺節令習儀於朝天宮隆福寺諸處輒設盛

饒托一二知己轉邀席間出教坊子弟歌唱內不檢者私以比頑童為樂富豪因以內交予官刑曹與同年陳文鳴鳳梧輒不欲往諸同寅皆笑為迂亦不相約既而果有郎中黃暉等事發蓋黃與同寅顧謚等俱在西角頭張通家飲酒與頑童相狎被緝事衙門訪出鞫問而西曹為之一玷然若此類幸而不發者亦多矣

御史張智深水人稱貨於鹽商其頗多因同道御史陝人劉堯往淮揚囑其支鹽劉未之智乃與鹽商謀置酒於城外鄭家花園請堯餞別且宿戒伺酒

總錄彙編卷八十一

三

言志

酣出妓令二三光棍作緝事校尉緝出挾其必從後如其謀逼勒要銀千兩方免聞官堯無計智伴曰我與某處商人相厚令其出銀淮揚准其支鹽就了堯以為然遂出銀千兩得釋智分其半商人至淮倍獲且出入無忌堯慮有礙前程遂引刀自刎而死科道交章劾其故乃實智等於法

壬戌 廷試策問任輔相以脩庶政之意時洛陽劉公健為首相主通書心純二字武功康獻元海起句云天下有不易之事人君有不可易之心遂擢第一嘗聞宋淳熙間試上孝宗受之光堯主堅忍

二字對答者得上第一人起句云天下未嘗有難成之事人君不可無堅忍之心遂薦第一

壬戌春闈有一士未試前頗有議其事關節者譁然以為第觀揭榜若誠登第則將有擊之者已而其人不終場而罷後有知者問之乃曰其日方作文忽見其號舍前隄黑不見天日視之乃一人形色衣服正純黑色軀頎且碩當舍背立逕遮其光士亦悟安得此等人託以如廁強出舍出則天日皎然回顧黑無有少選復入甫坐定又避之矣出入數四皆然強握管不能作一字其士因思此

總錄彙編卷八十一

四

言志

翰林院學士惟一人多或三五人壬戌秋閣老洛陽劉公健因修會典成欲德翰林一時陞學士者十人時禮部尚書已有六人謝公遷以在內閣張公昇為禮書掌部事元公守直以禮書掌通政事賈公斌以禮書掌鴻臚事崔志端以禮書掌太常事并南京為六人崔由神樂觀道士京師為之語曰禮部六尚書一員黃老翰林十學士五箇白丁一時盛傳以為的對且有譏警蓋此五人謂山西張陝西楊大興劉并某某皆成化戊戌閣老

萬公安以私意選為庶吉士者在翰林未嘗讀詩其詩文一出人皆嗤之可見公論終不掩矣

翰林院素稱清貴無簿書之擾舊有語曰一生事業惟公會半世功名在早朝所謂清者如此李西涯時為學士因眾失朝罰運灰炭續兩句云更有運灰并運炭翰林身上不曾饒一時闕然又聞有一檢討討裏河之夫又驛丞不接甚不平或謂之曰人多不知檢討何官可只呼學士就好次日果稱學士仍前不出乃賦詩云翰林檢討被人輕却冒瀛洲學士名依舊所司全不理由來知要不知清

紀錄彙編卷八十一

五

東

癸亥春例該考察京官給事中王蓋寧國人吳舜浙江人俱為鄉人訐奏不法事情自慮公道難廢乃先撫拾劾馬冢宰文升又刑部主事張敷亦為帷薄事見在都察院問理乃以女謁通戴都憲之內戴公不知竟實敷於法敷亦誣奏他事俱為言官論劄二公正部院當事因回避只延至秋方行考察王蓋吳舜皆坐不謹亦從未減云
內臣何文鼎言事切直內有干官闖殿晚者上怒撻之死御史黃山等上疏訟其冤雖不之省而亦不之罪也

近時官官如蕭敬之文雅陳寬之謹厚何文鼎之忠謹皆不可少前此若金安之廉興安之介金英之知人懷恩之持正張永之剛勇王高之雅飾後乎此若芳景賢之安靜皆有取焉至如馬騏之激變交南吉祥之怨望啟叛蔣冕之讒亂官闈李廣之納賂干政又其輩中之罪人也至於王振之專恣陷駕北狩汪直之驕橫西廠害人後乎此若劉瑾之亂政謀叛則又甚矣

給事中張維新已未進士京師人考滿受封以其父未仕請具冠服同入朝謝恩預約親友候朝畢由

紀錄彙編卷八十一

六

東

東長安門鼓樂迎至家其父夜不睡在廊下假寐偶聞鍾響促入班叩頭畢慌忙忝過御街西因憶前事復橫過東為序班所執面糾奉旨拏就於丹陛下揪繫出午門外跪候冠服皆褫於地朝退迎送本所以榮親而瞬息至此事變真不可料皆為之嗟悼予因憶昔年吳康齋與弼徵聘至京有旨次日早文華殿引見康齋預擬數事將口陳夜宿於朝房掛其巾於壁熟寐因起遲倉皇戴其巾以人及見上詢問再三與弼俛首不能對叩頭而已令左右送出左順門朝士謂曰此正敷陳時

也何以不言與弼皺眉乃去中觀之有二三大蝎子嚙其頂腫痛不可忍又彭閣老時以狀元及第次日該上表謝恩演習已熟因先夜勞倦次早在直房睡熟忽聞鍾響趨走不及鴻臚寺糾奏狀元謝恩不到奉旨追究幾危賴李閣老諸公救之乃免此二事與張頗相類噫徵君之奏對狀元之面恩皆尋常事也乃至於此古謂天威不遠咫尺信矣

近一給事中建言處置軍國事一欵京城士人多好着馬尾襯裙營操官馬因此被人偷拔駿尾落膽

紀錄彙編卷八十九

七

不無有誤軍國大計乞要禁革又一給事中上疏為急救社稷事曰見今北虜款塞社稷危甚急招人納粟以救社稷如此二疏可謂之通達治體者乎一時騰笑於人多矣嘗聞識者謂考選科道須要察其文行不可只拘人物京師謠云選科全不在文章但要鬚鬚與胖長更有一般堪笑處衣裳漿得瘦幫幫益所由來漸矣

甲子科因言官建議欲令京官出主考各省鄉試惟浙江聘楊月湖廉山東聘王陽明守仁時楊為南光祿以終養王為主事以養病俱在告聞聘皆欣

然經兩省亦頗稱得人然亦不免南臺論劾予嘗謂校文得士有古為難唐惟稱陸敬輿得韓子宋惟稱歐陽公得二蘇此外若呂東萊之知陸子靜王應麟之知文山亦絕無而僅有者我朝如胡願菴之知南陽姚文敏之知一峯亦為罕見又聞周宗伯洪謨初中解元以成場特考官彭弼江西大批云七篇之多不如五篇之純則果知名於時又憶宋末太常蕭達主考於落卷中拔真西山不知二公亦有是否

紀錄彙編卷之九十

治世餘聞下篇卷之四

芷沅箬陂

本朝狀元惟錢與謙無足取延世如羅一峯尚矣前此若商文毅輅彭文憲時亦有可觀若曾公榮曹公鼎之才劉公儼任公亨奉之介張公顯宗許公觀之節皆無忝大科其他則碌碌無述焉若彭公教則奪於壽曾公彥則限於年矣

南京守備太監劉瑯自陝西河南鎮守至金陵貪婪益甚貨積既厚於私第建玉皇閣延方外以講爐

紀錄彙編卷之九十

三五五

火有術士知其信神異也每事稱帝命以動之饗其財無算瑯有玉縑環值價百鎰術士給令獻於玉皇因遂竊之而出或為詩笑曰堆金積玉已如山又向仙門學煉丹空裏得來空裏去玉皇元不紫縑環

李閣老西涯子兆先幼穎敏絕人為文下筆立就每科場入試輒病久不中至是卒年未三十西涯公哭之慟自為墓志人甚哀之士夫傳云昔公之父名溥金吾衛軍餘微時為渡子日嘗見一婦人早渡午歸迨晚復渡如此者幾月卒一日詰其故婦

曰有夫繫獄日往給其飲食又復歸勝翁姑耳所以不憚勞苦李聞其言甚憫之遂却其首早晚任其渡他一日叟見李告曰聞汝素有善念必獲善報汝有親骨未埋吾當為擇吉地瘞之後當有發因與擇一山指曰有白狐卧處即佳壤也汝可潛昇親骨埋其中李一夕往彼果見白狐稔眠不起李恐天明人知因折樹枝有聲狐驚聳身三立而去遂即其穴埋之明日叟來詢葬事李告以故叟曰侯狐自起乃為妙爾今驚去當中衰汝子當不失為三公今其言果驗公竟至無嗣

紀錄彙編卷之九十

二

三五六

兆先文名甚高然遊俠無度以是致病公一日過其書館中書其几云今日柳陌明日花街焚膏繼晷秀才秀才兆先歸見之亦過公齋書案云今日黃風明日黑風變理陰陽相公相公傳之以為笑談然予聞之成化中眉州萬閣老亦題其子翼書館翼亦答之同前豈兆先有所聞或亦偶然同之乎左都御史戴公珊當考察時吏部只欲憑巡按御史考語黜退公不從吏部曰如是我不能怨公不然私謂張考功志淳曰果欲如此吾與子先將御史考覈從其賢者斯不可如貴堂上一槩從之由

是果有所得公可謂至公無私者矣予聞之張南園云

崇仁洪鍾生四歲隨父朝京以訓導考滿之京舟中朝京與客奕鍾在旁諦觀久之悟其行勢為父行變累勝客局比至臨清見牌坊大字題額則為父索筆書之遂得字體至京師即設肆鬻字京師異為神童 憲宗聞之召見命書即地連書數十字又命書聖壽無疆鍾握筆久之不動 上曰汝容有不識者乎鍾叩頭曰臣非不識字第為此字不敢於地上書耳 上嘉其言即命內侍昇几復以

紀錄 實編卷九

賜鐙立其上書之鍾一揮而就 上喜命翰林給廩讀書其父陞國子助教以便其子弘治庚戌年十八登進士第授中書至是不幸嬰疾未三十而卒

蕭山何孝子翹其父舜賓原任南道御史以事謫戍廣西後遇宥回藉頗事武斷當塗鄉魯以御史謫官縣丞陞任知蕭山恃勢妄為自號蕭然逐客又改牧愛堂為寄豸堂時常仍服豸繡舜賓譏之成仇魯欲戕害乃與二三吏卒謀作廣西移文勾取遂差強徒十數人押舜賓起解仍搜捕其子姓賓

之獄及押舜賓行至江西其吏卒受魯密囑百般苦楚之至夜候舜賓睡熟乃用沙袋掩口身死其人還報魯受賞競逃匿日夜思報父冤一日聞魯已陞山西僉事伺其日出接憑暗結親鄰伏於道左將魯拖扯下轎用石灰擦瞎雙眼用船裝至浙江臬司當將競監候上其事法司題奉 欽依差給事中李舉刑部郎中李時往勘其事擬魯併去人服食因而致死為首錄非係篤疾奏 請何競歐本管五品以上官照例發口外為民士論不平競復具奏再差大理寺正曹廉勘問乃擬魯謀殺

紀錄 實編卷九

人造意斬罪餘俱為從者絞何競為親報仇情有可矜奉 聞可之輿論稱快遂稱競為孝子云 近來士夫多信地理程篁墩學士代謝于朝註雪心賦林見素都憲偕謝評事廷柱徧游閩中則自朱晦菴已深信之蓋其天分之高又與胡五峯蔡西山陳北溪諸賢相與講明益精其說事多奇中相傳其墓下有識書曰某橋水漂子孫入朝景泰癸酉歲 上問朱子有功聖門子孫世祿否禮部奏云未蒙恩典詔錄其嫡長子孫一人世襲翰林院五經博士未奉祀事其裔孫某入朝之日某前水

發橋為之傾

工部吳主事某湖州人家素饒號呂山吳家初中准士欲壽其父緘幣求於西涯公時公為學士鄙其為人許吳問其友人曰今朝中爵位極大者為誰友人云英國公大師左柱國也吳乃以幣求英公英不知來意遂受其幣令門館作詩與之吳得詩誇耀於人云說甚麼李學士英國當朝第一人乃為我做詩人皆掩口而笑後因考察調外將歸乃以其父好騎驢且年老為構壽材一副買驢一頭到家之日適其父初度開宴集賓朋為樂聞其

總錄彙編卷九

五

三十一

子至甚喜客曰公子遠來必有奇物為壽詢其子乃曰壽器一副驢一頭眾皆失色其父亦愠懊數日其呆如此

王編脩瓚一日自司禮監教書出謂一二同年曰今早在左順門見紅氍衫裏一婦人不見其面只見二小足有人隨去見二內使押送赴浣衣局守者俱起立迎入待之異常不知其由後數日乃聞參送數人至西曹問罪內鄭旺招係壩上人有女名某先年選入掖庭近聞生有皇子見在太后宮內依住旺每歲來西華門內臣劉林探問但有

新時麵麥瓜菓即托林送入與本宮使女苗女兒說知遞進悉回有衣服針線等物旺回家誇耀鄉人稱為鄭皇親京城內外人爭趨赴已二三年矣近被緝事衙門以妖言訪獲說者以為有所受也後內批劉林使依律決了黃女兒送浣衣局鄭某已發落了鄭旺且監着時論以為 旨意發落意自可見若果妖言旺乃罪魁不即加刑又鄭氏止云已發落了尤為可疑其卷案在刑部福建司人多錄出以為或有所待後乙丑五月大赦問司寇即將旺放出該司執言事大須 請閱以為 詔

總錄彙編卷九

六

四十二

書不載者即宜釋放蓋亦意有在云

湖州人以養蠶為生然蠶神甚異弘治中太倉孫廷慎行販安吉往來皂林見巡司獲盜三人其人是彼處大族伍氏家丁也蓋其家每歲畜蠶田蠶多桑薄飼之不繼乃棄蠶十餘筐瘞之土窖中三人仍駕船往市桑葉不得舟還途次忽一大鯉躍入舟中約重數斤三人喜其罕得載歸饋主舟經皂林巡司異其小船而用兩櫓急駕疑之遂追捕至檢其外見頭倉有人腿一三人有相驚駭巡司即縛解浙江按察司拷掠甚至詰其身屍所在三人

趙烈女

不勝煅煉訴辨得魚之故變易之端主司不信三人者不得已而認之云殺人身屍見埋在家隙地內主司即命吏卒人等押至其家妄指一地發之正是瘞蠶之處蠶皆不見惟見一死屍身軀完全乃少一腿事之符合併家主俱抵罪此事江南人盛傳其事到京旨其家害蠶命數多有此寃報然司刑者不可不審也

乙丑松江劉知府琬上疏旌表一節婦乃華亭張尚書蓋少子未婚之婦也少子某事遊蕩與娼狎被驚得心疾遂不起某原聘京衛趙指揮某女沒時

紀錄彙編卷九一

三百七十七

張為御史居憂于家即具書慰報於趙令其別議趙得計報其女女曰千里之音其偽未可知縱有凶說而此身已生死係於張氏矣趙夫婦素知其女至信雖有媒妁來議然不敢許踰年公服闋之京趙往探之且告以女之言公恐負其女備儀令夫人往慰之女但唯唯越數日女告其母曰彼既來慰我則盡禮母親可率兒往展謝之雖未及覩夫儀容得拜翁姑亦名分中事父母是其言即具禮母子偕往女留張令卒不肯歸曰既已身許張氏夫死命也決無他議留此以事舅姑盡婦之道

謂母但歸母不拂其言如其志女時年十八張與夫人別設一室令夫人與俱既而足不外履慈惠婉順張夫人亦嘗論其可嫁之意女曰有死而已是夕自縊幾絕賴救免自是絕不敢道四方士夫多為文以紀之近時戲文盛傳商三元輅事頗類此然彼是虛誣而此則實事也因記于此以風世西曹有一對云一雙狀元子兩箇探花翁是雖資謔然亦奇事蓋主事有張恩王守仁其父尚書判學士華皆狀元也又有劉鳳儀李璣其子內翰廷相內翰龍皆探花也又一對魯鐸分南北朱烈別妍

紀錄彙編卷九一

三百七十八

媿蓋壬戌進士有兩魯鐸一朱烈一湖廣人一求平人一貌美一不揚故云又丙辰進士有孟春李春夏鼎周鼎西涯閣老嘗即席命對孟春李春惟少仲已而即應聲云夏商周鼎獨無商皆天然奇句也

乙丑賜崑山顧鼎臣為狀元尹閣老直家居謂人曰此名未善蓋臣字與成字同音鼎成龍駕名犯嫌諱至五月果然人謂尹之言亦有自也蓋景泰辛未狀元乃柯潛時人云柯與哥同字未幾英廟還自北退居南宮固哥潛之識又天順癸未春御

史焦顯監試有火災時人語曰御史原姓焦科場
被火燒蓋宋末亦有不因南省火安得狀元焦之
語當時或未之避然亦偶湊合耳初顧之父拘得
一夢云鼎臣爲狀元初欲以此名其孫潛未果乃
命其少子卽鼎臣也果然

紀錄彙編卷之九十二
繼世紀聞卷之二

箬陂

弘治十八年乙丑五月 武宗皇帝即位大赦天下
改元正德人謂正德號前代有之宋世西夏乾順
嘗建此號也時內閣大學士則劉少師健李官保
東陽謝官保遷與禮部官皆未之深考耳馬冢宰
文升因考科道出題宰相須用讀書人蓋指此也
由是內閣嚙之未幾馬被御史何天衢論劾遂去
位似有由也乃以禮部焦芳代之焦亦河南人

紀錄彙編卷九十一

立夏氏為中宮京師人儒之女又立沈氏吳氏為妃
皆由大明門入受冊

正德元年丙寅 上嗣位尚在童年左右雙幸內臣
日導引以遊戲之事由是視朝寢遲頻幸各監局
為樂或車騎挾弓矢徑出禁門彈射鳥雀或開張
市肆貨賣物件內侍獻酒食不擇粗細俱納大臣
科道累有章疏皆不省

是歲六月雷震 奉天殿鴟吻及 太廟春獸 天
壇樹木宮門房柱多有摧折焚燬前此太白嘗書
見人皆異之

逆臣太監劉瑾并馬永成谷大用魏彬丘聚羅祥張

興七人皆東宮舊侍御時稱為黨內劉瑾尤姦險

粗知文事遂干大政素嫉文臣與同類屢在 上

前言弘治年間朝權俱為內閣文臣所掌朝廷虛

名而已每形諸戲劇又說司禮監亦攬權納賄如

各處鎮守出去皆司禮監舉用受錢至多如不信

只將司禮監見掌印李榮抄了就有金銀可滿三

間房今若將各處鎮守內官取回另換一番人着

他各備銀一二萬兩送上謝 恩恰不勝如司禮

監要了由是 上信之傳旨將天下鎮守取回新

紀錄彙編卷九十一

用者論地方大小借貸銀兩進獻即得差用如內

官韋興齊玄等皆先朝犯賊問發亦夤緣差出分

守所至剝削民財全無顧忌

之讚崔通差往南京蘇松織造段疋乞支長蘆

一萬一千引為路費蓋逆瑾等主之也戶部

書文執奏再三止給其半 上召內閣指故

謝三閣老對云內官裝載官鹽夾帶私鹽沿

路害人 上曰彼若有犯朝廷自有法治之李對

曰彼既得 旨即揭黃旗稱欽賜皇鹽沿途官吏

應答稍遲便加筆撻甘心忍受誰敢來奏 朝廷

豈得聞知戶部欲少與鹽引者少一引則省一分之弊 上色不樂辯析愈厲忽云豈獨此數人壞事文官亦有不好的譬諸十人豈能皆賢亦未免有四五人壞事者耳既退韓尚書文令司屬官徐廷用李夢陽王崇文等草疏再沮之內有云自閣宦誤國漢十常侍唐甘露之變至今言之痛心英宗狎一王振致有土木之變乞將劉瑾等拿問置之俎醢韓文又率九卿共劾之時司禮監太監王岳范亨徐智亦厭七人所為相與為內應劉健等助之然王岳亦為 上所信任密奏外朝多官劾

總錄彙編卷九十一

奏劉瑾等不可不從 上不得已允之會天晚待明日發旨捕瑾等下獄左右有以其事密告瑾者瑾素與李閣老東陽有舊重其詩文密以韓文等所劾詢之東陽得其大畧瑾等驚覺遂趨至 御前俯伏哀號訴岳等內外交通欲害我等 上以為無此事瑾等曰若待明日臣等再不得見 天顏矣須今晚拏岳等三人送獄方可 上不得已領之瑾等即出傳旨夜捕岳等繫獄明日奏請令劉瑾入司禮監兼提督團營兵馬設內行官校巡察丘聚提督東廠官校巡察谷大用提督西廠官

校巡察張永等並司營務王岳范亨徐智俱發南京充淨軍行至臨清將王岳縊殺由是權歸瑾等勢傾中外王岳之死人頗惜之巡撫山東朱郁御史欽上言岳謫守 祖陵既不自其罪狀賜死道中尤未厭乎人心臣驗岳為劉瑾所忌必瑾讒毀以惑 陛下啟妄殺之端伏望察岳之非辜誅瑾之讒賊等因瑾不以聞乃以朱禁釀非法逮至京免官罰米三百石輸運大同人心益懼不敢言

大學士劉健李東陽謝遷見時勢難為屢疏乞致仕至是乃令劉謝二人致仕李獨留李不自安上言

總錄彙編卷九十一

臣等三人事同一體而臣獨留何以自容不知何以為處章亦屢上竟不允東陽門徒最盛相傳以瑾素重其文名故得不去後人傳瑾於朝陽門外創造玄真觀東陽為製碑文極其稱頌人始信前日泄捕瑾等之事為不誣也

逆瑾亟欲陷韓尚書文等時有進納內府折銀內有假銀驗出遂傳旨以韓文不能防姦罷職為民仍令邏卒伺察于途文知之止乘一騾宿野店而歸邏卒無所得適郎中張瑋尚寶卿崔璿各以公差御史姚祥以陞任在途各乘轎及帶家小馳驛邏

卒回奏其事逆瑾方欲竊柄張威遂差官校逮捕
下獄崔姚枷于西長安門外張瑋枷于張家灣數
日垂死公卿奏乞寬宥始釋充邊衛軍自是內外
臣工皆重足而立欲謝政以去不可得矣

焦芳先為翰林謫出後漸陞用為禮部侍郎與瑾相
善嘗建言禦虜方畧四事劉閣老健票旨這本所
言窒礙難行芳遂嚙之屢於瑾處譖劉所短因善
瑾遂代馬太宰文升未幾同侍郎王鏊皆入內閣
芳仍欲兼部事瑾累遣人來與李閣老東陽商議
李云無此例瑾云曾聞李賢兼管李云李賢是吏

紀錄彙編卷九十一

五

三頁五

部侍郎入閣後陞尚書時王翱掌部事又問前有
之乎答曰蹇義為吏部尚書與戶部尚書夏原吉
五日一赴東閣與大學士三楊議事未嘗兼大學
士也次日吏部請印信內批令焦芳兼管部事芳
以問李李曰某已言之此二事實難兼攝內閣佐
天子出令吏部所擬陞調官問有可否今自擬議
之而自可否之邪又每日通政司奏事奉旨吏部
知道者即當廷跪承旨內閣班皆立聽今亦將出
跪而更起立邪又部事差謬或章奏錯誤小則回
話認罪大則罰俸脫有之亦將隨同認罪乎芳乃

辭部事

初李夢陽草疏亟欲誅逆瑾等而謀慮不審疏中既
以甘露之變為言而又躬自蹈李訓之淺謀致胎
數年衣冠之禍中官自為制度自此不可變更且
草疏者李夢陽屬官耳而諸司英朋傑士平昔以
文章氣節取重于世者乃翕然和之蓋夢陽素為
李閣老東陽所重所為詩文輒加稱賞韓戶書素
厚李閣老故亦重夢陽且其疏一出而九卿大臣
亦皆景從不敢畧出商量萬全之策後文因事繫
獄罰米于石輪邊汪子皆罷官夢陽累之也夢陽
亦下獄人以為禍出不測劉瑾家人老妻者告曰
昔公不得志時李主事時官昌平倉曾容吾家納
米領價得志乃忘之乎瑾遂釋之令致仕仍贈以
物曰後當復用之

紀錄彙編卷九十一

六

三頁五

李閣老東陽四歲即能寫大字順天府以神童薦
召入內庭過門限太監云神童脚短李高聲答云
天子門高即聞于上抱置懷中令翰林院作養與
程敏政齊名後至大位然專以詩文延引後進海
內名士多出其門往往破常格不次擢用寢成黨
比之風而不能迪知忱恂舉用真才實學當時有

識之士私相講論以為數年後東陽引進一番詩文之徒必誤蒼生尚名矯激事變將作矣初劉閣老健為首相信陽何景明十三歲登鄉舉博學有詩文名十七歲中進士人以為必居翰林後不與選或以為疑劉曰此子福薄能詩何用竟除中書舍人後至提學副使未四十而卒人謂劉公知人李代劉為首相事多依附有一監生以詩獻之云文名應與斗山齊伴食中書日已西回首湘江春草綠鷓鴣啼罷子規啼蓋譏其行不得也哥哥不如歸去之意及瑾誅御史張芹劾稱當瑾擅權亂

紀錄彙編卷九十一

七

政之時東陽禮貌過於卑屈詞旨極其稱讚貪位慕祿不顧名節等語人頗然之李至丙子年卒贈太師恩禮極厚又得謚文正是歟名歟

正德二年丁卯一日朝罷內降勅諭留百官於金水橋南跪聽宣讀指摘公卿臺諫數十人未退者勒令致仕

逆瑾性極貪殘而假竊大義沮抑同列馬永成欲陞百戶邵琪已得旨瑾力拒以為不可爭於上前谷大用得鎮守臨清太監言傳旨於臨清開設皇店瑾急捕其獻計者置於法東廠太監丘聚竹瑾

意瑾密奏聚交通外臣調南京孝陵太監王瑋於御馬監建新宅誘上居之因奏攬納戶數人專一包納銀草所得利進於內瑋自為告示送戶部出榜尚書顧佐等白于瑾及谷大用瑾大怒同谷大用直至御前言安有天子令人包納錢糧之理上以為不知瑾遂枷其攬納戶于戶部門外命絃其枷不得屈伸皆即日死然亦不能加瑋罪也

紀錄彙編卷九十一

八

河南鎮守太監廖堂挾勢奏舉三司官賢能并劾不職者乃傳旨令吏部許尚書進參稱鎮守太監舉劾三司非其舊例遂票旨禁之後許尚書與瑾不協辭去歸家廖堂欲奏其居鄉不法事以挾其財物深被其害瑾之得罪同列者多類此以是速敗向使瑾等凡事和同其為禍又豈有涯哉

逆瑾威權日盛口喻天憲陰養松江人羅學生員張文冕及其姪婿罷職司務孫聰于私宅凡一應章奏初猶送內閣票旨至是瑾任意批答或增減字樣或別為創造真偽混出而文理亦多不通都察院一日奏審錄重囚本內寫劉瑾傳奉字樣重復瑾大怒罵之都御史屠浦率十三道御史謝罪

御史跪階下瑾數其罪斥責皆叩頭不敢仰視自是科道部屬官皆行跪禮公差出外及回京者朝見畢皆赴瑾宅見辭用死紅箋紙寫官銜稱頂上字樣以為常瑾或有本建白其事或辭陞賞則送內閣票旨內閣官爭出已見稱羨有曰爾剛明正直為國除弊瑾既奪內閣之權而李東陽焦芳等皆其所任引用坐保富貴一聽其所為芳初為編修閣老萬安惡之調夷陵判官深恨于心與南人相處如水炭然及得柄用遂附劉瑾假以復舊章革時弊為言多陰助其謀瑾自以內閣官聽已用不復短之矣

朱恩松江人與瑾有舊自河南按察使超陞僉都御史禱江未幾陞南京侍郎尚書事瑾極恭凡拜帖寫頂上不敢云拜上頂上之稱自此起嘗觀海語謂暹羅國凡臣下見其君先捫其足者三復自捫其首者三謂之頂上恩其有取諸此邪其可耻也九部主事莊釋公差廣東奏稱官庫錢糧數十萬多為有司侵費瑾正欲詰比媚上乃奏差司禮監官同給事中盤勘且令各盡數解京由是各有事結紛紜不免構斂民財餽送內外以圖免禍

正德三年戊辰 上御經筵講書故事講解書義畢則必獻諷諫之語是日少詹事楊廷和學士劉忠直講既罷 上謂劉瑾曰經筵講書耳何添出許多說話瑾與廷和皆舊東宮官乃奏曰此二人當打發南京去於是陞二人南京侍郎時南京無缺皆添註之雖若陞之實遠之也廷和後陞南戶部尚書召還入內閣忠陞禮部尚書改南京吏部甚有風裁科道部屬皆欽畏不敢縱恣

紀錄彙編卷之九十二
繼世紀聞卷之二

箬波

焦芳既入閣後以許進為吏部尚書劉宇為兵部尚書皆河南人宇素暴橫先任左都御史恃與瑾厚責打御史又與保國公家人朱瀛交通劉瑾無日不來兵部說話郎中楊廷儀每伺瀛出必邀入司署留坐款語四司官不附宇者必令瀛言於瑾傳旨外補廷儀獨詣宇盡妾婦之態宇大悅廷儀能文凡有奏章皆其屬章後焦芳致仕即以宇代

紀錄彙編卷九十二

三十一

之又有布政曹元與劉瑾親舊驟陞至兵部尚書後有代宇入閣皆其黨也

給事中安奎御史張或因查盤錢糧還瑾索賂不足以為參官不當輒發怒用一百五十斤枷枷于東西公生門時暑雨晝夜不輟莫敢少移都御史劉孟到任遲延亦逮至京枷于吏部門外御史王時中枷于三法司牌樓下遠近聚觀垂淚文臣垂首喪氣莫敢近觀給事中許天錫劾奏皆因事自殺兵部主事王守仁抗章論瑾等專權亂政瑾矯旨擬于朝堂不死降謫貴州驛丞守仁猶恐不免

其死遂詭秘其蹤跡以遠害大理評事羅倫亦劾瑾杖之不死亦遠謫

許進初以戶部侍郎致仕家居正德初起用為兵部侍郎尋陞本部尚書與瑾同提督團營焦芳入閣進遂代芳為吏部許外若不附瑾而內實不與抗初進致仕時馬尚書文升在吏部陝西張綵為文選郎中進子許誥為給事中屢劾綵過馬以綵有才力救之不得綵以病乞歸及瑾用事京官養病久者悉革為民未久者令赴京聽用綵不得已赴京綵前在文選時焦芳為侍郎令其子焦黃中薦

紀錄彙編卷九十二

三十一

于瑾以為綵乃公之鄉里極有可用會文選郎中劉未陞通政進已議調驗封郎中石確疏已具而復以綵易之進雖用綵而心甚銜之進素與陝西雍泰相善泰已致仕進欲起用屢薦于瑾改南京操江都御史尋陞南京戶部尚書朱瀛每欲謀傾進而轉劉宇乘間言于瑾曰許尚書倂為恭謹而外示抗直如雍泰平昔剛暴為山西按察使辱打知府為都御史巡撫宣府辱打參將朝廷屢貶謫不用今欺公舉用却又揚言于外曰公因泰同鄉用之非吏部本意瑾大怒立召綵入內詰問雍泰

貶謫來歷如何不備入奏內綵曰奏稿備載許尚書塗之瑾索原奏稿視之果然於是以進為詐直票旨屢以欺罔斤之進懼遂乞歸

劉瑾欲專權盡除軋已者一日伺隙言于上調張

永南京奏既可即日遂未出就道榜諸禁門不許放入未知覺直趨至御前訴已無罪為瑾所害

召瑾至語不合未即揮拳毆之谷大用等解之令諸近臣具疏酒和解由是未得不去遂深憾之

戊辰春天下諸司赴京朝覲逆瑾令每布政司送銀二萬兩方放回瑾等分用各官皆貸於京師巨家

紀錄彙編卷九十二

三

及回任括斂民財倍償之上下交征莫有紀極又有荆州知府王緞武昌知府陳晦俱在黜列乃廣略瑾復留緩晦皆陞參政仍掌府事如此者尚多此其尤甚者也

是年春殿試賜呂柟為狀元景暘第二戴大賓第三

大賓莆田人少有文名甫二十登第初聘高氏未娶瑾欲納為姪婿於是僕從鞍馬衣服之類極其侈靡大賓儼然自居意氣揚揚復縱酒不檢瑾薄之常笑曰我不可做牛丞相大賓知之遂請假歸卒于途呂柟亦陝西人內閣不無迎合之意然呂

實無預耳又傳奉取焦黃中劉仁并黃芳等數十人為庶吉士不由館試人皆以為愧然黃芳數人實由焦黃中等胎累後亦不免謫降焉

逆瑾擅政禁臣民不許用天等字為名如郎中方天

雨但令名雨參議倪天民為倪民御史劉天和為劉和中外紛紛尤為可異嘗記北朝周宣帝自稱

天元皇不許人有天高上天之稱宋宣和中丞相蔡京用給事中趙野等奏凡世俗有以天等字為

名稱者悉皆禁革其禁人字犯天者方天任改大任方天若改元若甚至承天寺亦改仁能寺當時

紀錄彙編卷九十二

四

有識者憂之正統十年進士登科錄元天字皆作茂云出內閣意景泰中幸大學士謝表內閣自為之中管窺霄蓋測海句蓋亦避天字也識者嘗訝其事瑾目不知書故事豈有所襲明年瑾以逆誅無天之罪其兆如是乎瑾誅而禁廢人皆復其舊名矣

殿試畢焦黃中劉仁等自以不得及第嫉瑾云鄉試解額南方太多北方太少乃昔楊士奇私其鄉里蓋其宿憤已多待此而發給事中任姓者承風旨上疏請釐正乃命諸司集議東閣備為盛怒數

前人罪惡且言陝西地幾半天下當增之和者一口李閣老東陽從容問曰且謂今當如何往事不必論已禮部不得已因言陝西可增作九十五名與江西等焦忽大聲曰尚少可增作一百名河南山東山西四川以次而增次日湖廣亦地闊當增李不肯從後不二年悉改正逆瑾川事賄賂公行九有干謁者云饋一千卽一千之謂云一方卽一萬之謂後漸增至幾千幾方世道益頹矣

四川鎮守太監羅倫請便宜行事瑾實主之由是各處鎮守皆比例奏要如巡撫都御史之任于預刑

紀錄彙編卷九十二

五

三五七

名諸政劉瑾捏旨批出皆許便宜而行河南太監廖堂亦奏兼管修河剝取民財徧于鄉野輦送數千餘萬于京師太監畢真初差天津取海鮮斂財數萬請換勅起自天津歷山東沿海達于蘇松福建所至括取民財凌辱官吏莫敢聲言先朝故事奏准六部差官則該部請勅必具事由送內閣寫勅未有不由六部而內閣自出勅者也畢真輩之勅并近日內官賜祠額護勅皆瑾與內閣李焦輩創為之時李公為首相若肯執奏請勅必由六部具由此祖宗故事我輩不敢違况大

明律有結黨亂政之法甚重如此縱使不從亦不過如劉謝等去位而已乃不能然誰之過歟

邊方召商賈納糧草情弊瑾素知其故一日因戶部奏差給事中三年一次查盤奏內有糧粗糶草泥爛者瑾遂票旨逮繫各年巡撫都御史管糧郎中數人下獄既而鎖粗差人押至所任地方加倍賠償又商人納過糧草拖欠價銀亦皆沒官不給由是商賈重困邊儲漸之

劉瑾因戶部奏送各邊年例銀兩瑾以為先朝無此例令戶部查天順以前年例銀數顧尚書佐以天

紀錄彙編卷九十二

六

三五七

順年前無銀例回報瑾大怒曰此戶部官通同邊方巡撫都御史共盜內帑銀兩之明驗也悉追問致罪革罷送銀之例邊儲至是缺甚蓋自成化八年間設榆林鎮巡撫余都御史子俊增置城砦陝西民供饋不繼奏送江南折糧銀以補不足然初亦依江南原折銀例每米一石折銀二錢五分放支軍士其後大同等邊缺乏亦暫送銀補足數皆不多未有以萬計送者弘治間戶部葉尚書淇准安人鹽商皆淇親識因與淇議商人赴邊納銀價少而有遠涉之虞在運司納銀價多而得易辦之

便時內閣徐與淇同年交好遂從其議奏准兩淮運司鹽課於運司開中納銀解戶部送太倉銀庫收貯分送各邊鹽價積至一百餘萬人爲利便而不知壞舊法也蓋洪武末樂以來天下鹽課俱開中各邊上納本色米豆商人欲求鹽利預於近邊轉運本色以待開鹽報中故邊方粟豆無甚貴之時今廢商人赴邊報中之法雖曰得價多而近邊米豆無人買運遂致騰湧正德五年侍郎叢蘭整理陝西邊儲遂令百姓每石徵銀二兩五錢准米一石蓋六部政本少有差錯胎弊如此使顧

紀錄彙編卷九十二

書當劉瑾查例之時答曰昔鹽課在各邊上納故無年例銀之送後改鹽課納銀解京故不得不分送各邊如此瑾必不怒而反正鹽法淇其不免矣逆瑾以富國爲名每欲巧取橫斂且因以窘迫文臣凡有公錯註誤者輒捏旨以姑免提問爲名各罰米粟以實邊儲士大夫畏其凌虐亦甘心從罰初自一二百石後漸增至千五百石坐此破家者甚衆

自逆瑾用事文臣裁抑至甚內官武弁縱橫而行瑾等數人皆贈父祖爲都督都指揮母爲夫人造墳

祭葬該部不敢執科道不敢言其誥命祭文皆內閣所撰議者以當時內閣諸公結黨亂政之罪不可掩也至文臣三品以上祭葬却沮格不與如侍郎郝志義故其子援例乞祭葬瑾以爲洪武禮制文臣無祭葬之例皆後來文臣專權擅加傳旨遂下錦衣衛獄問發充軍學士武衛病故其子乞恩亦下獄其弄權裁抑文臣如此

紀錄彙編卷之九十三
繼世紀間卷之三

箬陂

初大明會典成內閣自李東陽而下至翰林春坊皆
陞職瑾以為破壞祖宗制書妄增新例毀其書悉
追奪各官陞職惟東陽不奪瑾又欲挫抑文學官
乃捏 旨謂翰林官不識事體摘十餘人姓名陞
調兩京各部屬官令其拓充政事朝野聞然

逆瑾又欲革天下巡撫官云舊制所無天順間亦曾
革罷遂將各處巡撫都御史取回後與內閣議不

紀錄彙編卷九十三

二百五十二

可止將腹裏巡撫革去其漕運及邊方都御史俱
不革又欲將各衙門添設官及提學兵備悉行裁
革後內閣議提學不可革從之

華容劉尚書大夏既致仕逆瑾知其受知先 朝常
欲按致干法又被同年焦芳忌嫉會廣西土官岑
猛先年被大夏與都御史潘蕃奏遷福建至是厚
賂得復瑾遂以遷徙土官為非法通達至京欲寘
劉等重辟下之廷議諸大臣不敢吐一語獨屠都
御史瀛曰劉大夏此何罪必欲致之死當擬不應
瑾怒罵屠惡語汝黨劉邪明日大臣以屠議奏瑾

謀於焦芳并劉宇宇又素嫉劉者乃劾劉某輕將
夷人遷徙與潘蕃俱發邊戍瑾初擬廣西邊衛焦
曰是送二人歸也乃定肅州衛劉赴肅州時故舊
皆避不來會獨鄉人嚴仲宏贈詩和答之過六盤
山寄李閣老末句云寄謝同年老知己天涯孤客
幾時還歸自六盤和前韻末句云憑誰寄語中州
子前度劉郎今已還中州子指芳宇二人也

劉瑾既止各邊送銀又禁商人報納邊儲遂大匱乏
因詢國初如何充足淺識者以為國初屯田脩舉
故軍食自足後為勢家所占以此軍不自給瑾遂

紀錄彙編卷九十三

二

文二百五十九

慨然脩舉屯田分遣郎中胡汝礪御史楊武少卿
顏頤壽等往各邊丈量屯田以增出地畝甚多及
追完積逋者為能否則罪之又命散銀於近邊州
縣百姓買米陪脚耗運送邊倉交納奉行苛刻人
不聊生其增屯田每致數百餘頃悉令出租大理
少卿周東在寧夏與都御史安惟學比較屯糧嚴
加刑於軍官妻子人心憤怨千戶何錦等遂與安
化王謀起兵傳檄以誅瑾等為名瑾禍自是起矣
浙江紹興府勸報經明行修者四人內餘姚三人逆
瑾以為謝閣老遷所私執送錦衣衛鎮撫司問其

一人妄招詞連謝因及洛陽劉瑾以為奇貨可與宿忿笑曰今入我彀中矣言于上必欲置謝于邊戍賴李閣老曲為辨析令其為民

江西南城萬安二縣人蕭明舉等因事被歸滿刺加國充本國通事伴送進貢番夷道殺其數人而私貨財為邏者所得瑾宜之極典因其黨以江西事激之者乃將二縣人俱照餘姚縣例不與做京朝官又欲將江西科舉解額止與三十名後不果行逆瑾用事中外憤怨有託名黔國公及魏國公檄書皆以誅瑾為名又有以應天府上元縣生員狄元

紀錄彙編卷九十二

出名指斥瑾罪惡數事吏人謄寫于公生門下驚之為瑾邏卒捕得下獄拷訊所從展轉攀指竟不知其由乃遣官校詣上元縣求之亦無狄元名姓說者以為狄者夷狄胡元也寓意如此耳又一日早朝罷有大書一卷書瑾等數人過惡委于丹墀侍班御史奏請查究上退坐東角門內留百官不放班瑾等自下陞面詰何人所為俱不承認諸人冒暑忍餓跪久有仆地者瑾謂卷在內以以下官班內即令常校將下班三百餘人送鎮撫司究問亦無所得時曬死者已三四人矣

正德五年庚午逆瑾日益專恣驕橫霸州文安諸處

嚮馬強賊生發瑾不勝忿欲速除之用人言遣御史有能幹者專理捕盜事許帶家小隨任甯泉遼東人於真定柳尚義湖廣人於天津薛鳳鳴南直隸人於淮陽賁以殄除賊寇保障地方有功陞賞薛鳳鳴尤善射嘗在歸德與守備指揮石璽會飲用伶人歌舞為樂瑾之邏卒奏之即傳旨降鳳鳴為徐州弓手辱之尚義在天津稍收斂惟泉奏立什伍連坐之法盜賊捕獲無虛日每械繫盜賊於真定城輒用鼓吹前導金鼓之聲彌月不絕由

紀錄彙編卷九十二

是奸究益多內官張忠姪張茂為大賊窩主泉親往捕獲斬之啖其心以取媚權勢霸州人劉六劉七齊彥名輩因是鼓眾為亂後泉與尚義皆陞僉都御史仍管捕盜事

陝西寧夏指揮何錦千戶周昂丁廣等謀作亂殺死巡撫都御史安惟學鎮守太監趙弼總兵姜漢等謀立安化王寔錡為主出給印信票帖招誘諸路軍馬以誅劉瑾為名且曰非敢竊亂神宗也事聞特起致仕在都御史楊一清提督軍務都督神英領兵太監弼和總督來至中途即聞遊擊將軍都

指揮仇鉞已入城將真鑄擒獲及斬殺周昂丁廣等事聞即勅神英班師仍令張永往寧夏安輯永既阻欲因是以傾瑾八月初永將至京獻俘瑾令且止良鄉棟日迎接不從輕騎來京至十三日永入自東長安門上親宴勞永乘間出懷中疏奏逆瑾一十七事上猶豫未決永又因太監張雄張忠共訴于上謂瑾激變寧夏心不自安陰謀不軌其形已具若少遲我等皆為齏粉陛下安所之乎上允其奏命牌子頭往召瑾衆勸上親行至瑾宅近地觀變時漏下三鼓瑾方熟寢令牌子頭先入瑾問曰上安在對曰在豹房瑾披衣出謂家人曰事可疑矣出門有牌子頭數人執瑾就內獄黎明送錦衣獄會集廷臣拷出瑾包藏禍心私製兵器偽造寶印改制牙牌袖中藏刀等項違法事情及搜出暗封同謀吏部尚書張綬錦衣都指揮楊王石文謙等王爵文薄乃坐瑾極刑凌遲三日仇家爭食其肉須臾而盡悉誅其黨抄沒財產若干京師內外咸頌永功內閣李東陽楊廷和亦奏瑾惡以為旬日之間二難交作悉底于平且歸功于永等遂封永兄張富為泰安伯弟容

紀錄彙編卷九十一

五

三五五

為安定伯魏彬弟與為鎮安伯馬永成弟山為平梁伯谷大用弟大理為永清伯封義子宋德為永壽伯各給券世世承襲食祿一千石詹李東陽楊廷和梁儲楊一清子各一人為錦衣衛世襲正千九俱疏離改中書舍人楊一清陞戶部尚書加太子太保詹兵部尚書王敞子為錦衣衛百戶時劉瑾雖誅而政權仍在內臣魏彬掌司禮監印決大政馬永成等又奏有旨凡朝廷大事須彬等同議時東陽廷和梁儲費宏四人在閣以窮苦無菜四字為題各作長詩以獻永東陽為窮字詩折點畫為句極巧永大悅命工刊裝錦軸送人未久山東盜起人以為窮苦之應遂祕不以示人東陽又屬楊一清作平定寧夏碑頌永功德後亦不復作

劉瑾既誅有旨凡瑾所壞事情着科道官指實來說悉與改正又云百官緘默順從皆非得已且干人衆都不查究楊一清旋改吏部孫交為戶部尚書何鑑自刑部改兵部尚書魏彬奏起李鏊復為工部尚書劉瑾流毒尚在天下盜賊蜂起而朝政乖宜賞罰未當山東河南江西四川諸處盜賊

紀錄彙編卷九十二

六

三五六

並起而天下不勝煩擾矣。

張綱素負才名為劉尚書大夏所愛嘗稱為可當國
方巡撫及焦芳薦于逆瑾母見瑾必談論移時瑾
皆喜納之驟陞僉都御史坐院尋陞吏部左侍郎
未幾劉宇入閣以綵代之綵嘗勸瑾今天下諸司
官有饋送公禮物者非取于官庫則斂于小民取
怨貽患所當知之瑾大開納遂禁察饋遺者適山
東巡按御史胡節回斂饋未至瑾偵知之撫下錦
衣獄捶死少監李查侍郎張鸞指譚趙良差往福
建回斂銀二萬饋于瑾瑾收其銀於承運庫李查
紀錄彙編卷九十三

降長隨趙良降南京百戶張鸞以不知斂銀令致
仇其銀因饋送得罪者甚多剝削之弊一時少息
綵又言于瑾曰公左右用事者多騙財壞事瑾遂
逐去之其他救正頗多衣冠之禍亦為少減然綵
在吏部惟知敬瑾其共謀同事者以為瑾疎同類
皆綵教之心多嗾嫉初劉宇在兵部武選郎中楊
廷儀為心腹宇遷吏部即調廷儀為考功郎中親
信之及宇入閣廷儀不為綵所親有所私求綵皆
不聽廷儀深憾乃譖之于其兄廷和又故事吏部
推用大臣必密謀于內閣綵以事權在瑾內閣不

得預多忽之李閣老東陽等以為廢內閣之權止
為不平及瑾被繫亦捕下都察院獄議以交結近
侍符同奏故斬罪適赦免死內閣後令改擬同劉
瑾謀及罪綵竟死獄中仍令挫其屍然以非真謀
及止流其子弟母妻于嶺南不誅綵為郎中時楊
一清嘗薦綵請曉韜畧堪任邊方都御史及寧夏
之變一清致仕居鎮江綵薦于瑾起用同張永征
寧夏及綵被罪一清心憐亦不能救

抄沒逆瑾貨財金二十四萬錠又五萬七千八百兩
元寶百萬錠銀八百萬又一百五十八萬三千六
紀錄彙編卷九十三
一百兩寶石二十金鍾二千金鈎三千玉帶四千一
百六十二束獅蠻帶二束金銀湯盞五百蟒衣四
百七襲牙牌二匱穿宮牌五百金牌三衮袍四八
瓜金龍盃甲三千玉琴一玉寶印一顆以上金共
一千二百五萬七千八百兩銀共二萬五千九百
五十八萬三千八百兩

續錄彙編卷之九十四
繼世紀聞卷之四

箬陂

正德六年辛未林都御史俊征勦四川妖賊劉梟及流寇藍廷瑞鄆本恕廖惠等以捷聞林素負忠義名致仕在閩特起往征林至夔州先毀白帝祠以勵人心傳檄郡縣威令大振後又有曹甫方四等煽亂復命洪尚書鍾總制同林勦平兩川方定林遂乞致仕歸

京師之南固安永清霸州文安等處京衛屯軍雜居

紀錄彙編卷九十四

三十一

人性驕悍好騎射往往邀路劫財輒奔散不可獲人號為放嚮馬賊近來內官用事谷大用馬去成張忠等皆霸州文安諸處人大盜劉七等皆因內官家人混入禁內豹房觀上遊幸之所及為前梟所逼遂聚眾拒捕後瑾誅梟亦得罪繫獄因而作亂當時本兵者議遣驍將數人各統勁兵一千分路而出聽其便宜襲捕惟以平賊為功不論首級多寡不過旬日而平矣兵部尚書王敞素不諳世務徒事虛譽有司擒捕已獲齊彥名收安肅縣獄被劉七等十餘人劫出旬日之間聚至數百人

所至窮民嚮應增至數千敞束手無策吏部楊尚書一清建議須推用大將征討及文臣有才望者提督軍務又着有能擒斬盜賊三名顆者陞一級李閣老東陽從中票旨褒美悉從所言但故事凡大政必下該部詳議覆奏然後施行捕盜不關白兵部徑准施行由是言官爭論王敞不職遂罷去

四月講畢召內閣至暖閣叩頭畢上手取會試

錄一本付司禮監太監張未授內閣李東陽等內

有白紙票黏於紙上者三皆指摘所刻文字錯誤

紀錄彙編卷九十四

三十一

處上曰今欲有施行但念衙門體面恐不好看但與先生輩知之耳東陽捧錄叩頭出至暖閣門外留寘案上少頃太監張未送至閣是年大士劉忠累疏辭疾未允強起主考事出院後即乞省慕已得請是日陞辭聞此事而去抵家復具疏乞致仕蓋已有先入之言矣
辛未八月流賊劉六劉七齊彥名等合夥為亂擁眾向北京師戒嚴貼張二旗上書虎賁三千直搗幽燕之境龍飛九五重興湯武之師時已命兵部侍郎陸完代馬中錫提督軍務師已出涿州忽報賊

在晉安喜急、上召內閣李東陽等至左順門內
上南向問曰賊在東門乃西出恐緩不及事適
令兵部追還陸完等令東可否東陽等對曰甚當
且行未遠一二日可至東陽後奏曰聞賊船在水
套自陷危地似來送死官軍併力擒之不難但恐
人心不能齊一向來畧失事機正坐此故今官軍
在北賊若南奔遂不可制 上曰張俊等皆在南
料亦無害東陽對曰今須亟 勅東南諸將令嚴
謹戾備以防奔潰若有意外查照地方遠坐鄰境
不許互相推調務在萬全 上曰然先生輩宜用

紀錄彙編卷九十四

三

三

心辦事東陽復奏曰此賊亦是烏合之徒懼顧
朝廷賞罰明諸將効力必可成功 上慰諭令退
初都御史馬中錫巡撫大同楊尚書一清等舉中
錫堪以提督軍務惠安伯張偉充總兵官同征流
賊所領京管人馬皆未經簡閱中錫書生欲效義
遂下渤海盜事招撫解散張偉統袴之子亦不知
兵師既出中錫遍檄諸路榜示劉六等經過所在
官司不許捕促與供飯食若聽撫待以不死劉六
等聞之所至不殺掠然且信且疑中錫至德州桑
園駐兵劉六等來謁中錫開城撫之劉六欲降劉

日今內臣主事馬老爺豈能自踐其言乎潛使
人至京師探諸中貴無招降意又以山東所劫金
銀輦載赴京饋權倖求 赦不得遂大肆劫掠衆
至數萬中錫故城縣人賊至故城戒令勿焚劫馬
都堂家房屋財帛由是謗騰謂中錫恐賊害已私
家玩寇殃民遣錦衣官校捕中錫張偉下獄罪論
斬後中錫死獄中張偉革職開住中官因是謂此
事非書生所能辦乃命太監谷大用總督軍務侍
郎陸完提督軍務伏羌伯毛銳掛平賊將軍印充
總兵官所統兵萬餘亦未簡閱完雖通達亦不知

紀錄彙編卷九十四

四

三

無銳也衰老而大用擁衆自衛高坐堅城行至真
定所屬地方遇劉七等交戰大敗損折官軍喪失
輜重無算又失大將軍印時駙馬游泰子隨毛銳
冒功亦被殺死適宜府遊擊將軍許泰領兵至救
之毛銳僅以身免罷回京因與谷大用同事得不
坐失律喪師之罪銳甘肅人及彭澤為兵部尚書
以鄉里素厚特起掛印鎮守湖廣被御史張翰論
劾并及澤焉時有巡捕指揮桑玉與賊交通劉六
劉七嘗被圍困于村舍桑玉自外掠之遂逸去桑
玉以近倖 此人不寘于法劉六劉七齊名并

楊虎子等擾亂南北直隸山東河南等處地方聚衆數十萬然多擄掠脅從之徒其親信驍勇善騎射者不及千人因內閣及兵部准行首功之令官軍每追及賊賊卽先驅逐脅從良民與官軍對敵并棄所掠財帛奔逸而去官軍爭斬首報功并取棄財帛以致劇賊脫走妄殺平人報功以萬計每一遇賊斬獲脅從人首級輒報捷音降 勅獎勵谷大用陸完得獎勵 勅十餘次而賊首無一顆者甚至賊已過官軍遇被賊擄平民亦殺之以報功遊擊將軍江彬過冀州入人家殺三十三

紀錄彙編卷九十四

五

人有司申狀請陸完皆不問自出兵後賊攻破城池殺擄人民不可勝數皆不責問提兵者失律之罪雖劇賊縱橫但得脅從首級則輒紀其功後賊遇大掠吳楚之間至蘇州遇颶風覆舟始滅歸而論功谷大用并代大用者太監陸閻皆封其弟為伯陸完加太子少保一子為錦衣衛百戶其餘權勢所託奏帶之人以首級論陞者千餘人紀功御史皆陞京堂名爵之濫始於此

起復陳都御史陳金征江西流賊先是江西饒州撫州瑞州姚源洞諸處強民王浩八等聚衆爲亂殺

死副使周憲僉事李情拘禁參政吳廷舉不放陳公至撫勸兼施以漸平定後有殘黨復作而新淦樂安又有強民張元二等爲亂乃 命俞都御史諫南征之方平

十二月朔 駕當出

紀錄彙編卷之九十五
繼世紀聞卷之五

善版

上居豹房惟錢寧在左右候有言則從錢寧本雲南
臨安人太監錢能鎮守雲南收為家人年十五性
大機警能愛之帶回京至是見 上賜姓朱氏累
官都督掌錦衣衛事寧幼時有參將盧和者善相
謂其將來必大貴顯遂深結納後和坐死罪寧始
書當路欲脫其獄竟不果行然寧亦不深憾可謂
難矣他如被方布政良未奏其縱家人賣鈔事亦
不報害及優恤胡副使世寧于獄中事皆非他權
惡之所為也然終蹈誅夷之慘所謂人妖服其
能免乎

紀錄彙編卷九十五

三百五十四

正德九年甲戌正月十六日夜乾清宮火 上親御
午門傳 旨侍衛官兵入救次日火煙尚熾宮中
累 朝所積皆為煨燼下詔責各深切時病
八月一日日食晝晦星見 愚時官江藩午未間救護
少頃即昏黑咫尺不辨人皆驚懼後詢之各處皆
同

正德十一年丙子江西地方見天上有紅雲黑雲各

一業若相聞者久之分為兩城人馬洶洶若攻城
城中人應之又明年宸濠謀反南贛之兵自外攻
入是其象也

正德十二年丁丑九月 上幸陽和城二十七日方
獵天雨水雹軍士有死者及夜又有星墜之異明
日 駕赴大同城又明日達賊統眾圍陽和向無
二異 上意未遽回乃知天之仁愛深矣

上幸延安守臣具膳送行常規鎮守太監捧酒巡撫
下筋是日 上來遲巡撫都御史鄧陽將筋收在
袖恐失落也須臾 上至隨從兵衛擾攘將巡撫

紀錄彙編卷九十五

三百五十五

擠下蓋是時皆戎服莫可辨 上御席無筋急呼
送筋來倉卒無處尋 上笑曰使我若做撫按官
決不如此怠慢是雖戲言亦可以仰見其弘人之
度矣

江西寧王宸濠性素貪殘僭侈以文行自飾交結士
流自弘治之世已有欺世盜名陰為不軌之漸矣
迨正德中厚賂錢寧賊賢等為內應益肆毒虐籍
制藩臬剝削軍民又時常設宴邀請兩司官入府
擇有時名及阿順者留至夜深方散或與聯詩或
論事曲加禮待時若左布政鄭岳提學副使李

夢陽皆有文名濠尤重之鄭初為按察使與李不合李因鄭遷方伯帶去舊門子二人乃誣鄭多收柴薪銀兩及其子侵尅庫銀虛情自擊其門子取供又譖于濠云鄭布政輕侮王府等語由是濠擬拾虛供奏行總制撫按勘問鄭與李俱下獄鄭備受凌辱後奏差大理寺卿燕忠等來勘鄭為民李冠帶閑住而濠之志益張矣時則有若參議王泰白金僉事李淳王奎尤善阿附受其重賂為其出力各官每留至夜分方回各司大門留之以待副吏胡世寧不平乃疏濠不法數事及稱二司問刑

紀錄彙編卷九十五

三

三百九十九

參吏聽其指麾及半夜開門等語由是科道官劾稱王泰等惟知王府勿莫之勤不顧人臣私交之戒四人皆回籍聽勘濠賂錢寧差官校將胡等問時胡已遷福建按察慮其陷害徑赴都察院跪門投到奏送鎮撫司勘問行江西撫按查勘遷延年餘方纔回報而胡竟請戍遼東方胡就獄人謂之必死不意錢寧曲加矜念遣人饋以米炭不絕由是得以保其軀命雖天之默相忠直而寧一念好德之美不可誣也時寧府奏准復蓋琉璃瓦該用銀兩許于引錢內支給濠累逼二司會議引錢數

少欲派之民間時巡撫俞都御史諫會同巡按徐御史譖謂地方兵荒之後難以科派往返再三復用計挾逼乃議作夫價五十五萬兩五年之內遞徵濠得此卽差其府內官校下各府縣坐併遠近騷然而守巡官畏其勢亦有為之督催者矣時予為參政與按察司副使錠獨不敢阿附濠每欲招致之予二人亦不敢應濠遂奏稱蒙 恩准蓋琉璃瓦緣工程浩大必得才能方面官督工方為易完訪得參政陳某副使胡某俱有才幹乞 勅該部轉行委任等因本行數日予與胡方知心甚

紀錄彙編卷九十五

四

三百七十七

愾愾然亦無能為也不意工部李尚書鏐覆本云參政等官俱有守巡地方之責難以遙定合咨巡撫從宜徑委該道官督理時予分守湖西胡晉清軍正不係該道也使當時一為其管工不免朝夕相見非得罪于目前則不免已卯之大變矣人之禍福自有數存也如此
逆府宸濠於正德二年知政歸宦官陰賂劉瑾以希寵幸使南昌儒學生徒頌已孝行遞相呈遞巡撫巡按官奏聞降 勅褒獎刑部侍郎李士賢字若虛南昌人素有詩名及善書與李東陽交厚及致

陸完之害居別郡濠必欲招致來南昌因厚
選之遂為知已陸完字全卿蘇州人初為江西按
察使獨為濠所器重嘗曰陸先生他日必為公卿
士實完皆以心附濠寧府南昌護衛并屯田天順
間以事革罷濠賂瑾復得之人知不可畏瑾威不
敢言時天下藩臬畏瑾虐害求退不得濠因納賂
于瑾薦完與士實可當巡撫都御史之任瑾令吏
部舉完為都御史巡撫宣府士實以侍郎改都御
史巡撫鄖陽完至京見瑾言動遲緩瑾怒以為不
稱任改為僉都御史巡撫完家巨富厚賂瑾復得
聖兵部侍郎瑾敗言官論劾完首開賄賂之門

紀錄彙編卷九十五

五

遷風憲之職內閣庶之得全李士實亦得陞右都
御史都察院管事陸完官至兵部尚書士實以年
老致仕及瑾伏誅寧府護衛屯田俱革罷完為兵
部尚書王醇酒于地曰全卿為司馬護衛可復得
矣自是彼此歲時問遺不絕濠免完欲乞復護衛
完答書曰須以 祖訓為言伶人滅賢者有寵于
上左右近習內臣如張銳張雄錦衣錢寧文臣
如梁儲靳貴陸完輩皆陰結之以求固寵滅賢之
壻司鉞犯罪充南昌衛軍濠令鉞教演江西伶人

紀錄彙編卷九十五

六

泰宏等歌樂因鉞以通於賢每親書寄賢輒稱為
良之賢契良之賢字也及是乞護衛輦載金銀寶
器藏於滅賢家分饋諸權要內閣大學士賈宏素
知其故乃大言曰寧府以金銀巨萬打點護衛苟
聽其所為吾江西無噍類矣錢寧滅賢再二懇免
陸完題覆稱寧王乞護衛以典章為言事體重大
合會多官議中官盧明以本來內閣擬 旨票云
既王奏缺人使用護衛屯田都准與王管業言官
交章論護衛不可與竟不行濠以宏作梗恐其更
改乃託賢等譖于 上曰宏私鄉里取進士黃初
及第且曰乾清官灾下詔皆宏視草歸咎 朝廷
時御史余珊劾宏私其弟贊采選入翰林久不認
罪遂罷宏致仕濠既得護衛益驕橫聞 上巡各
邊境納都督馬昂已嫁妹馬氏于宮中心懷異謀
陰養盜賊以為爪牙賊首閔念四吳十三等恃王
墳殿為巢窟肆行劫掠與民爭田不得令賊屠其
家官司莫敢問劉六劉七擾中原之後兵部申明
律禁不許隱蔽賊情釀成大患巡撫江西都御史
孫燧捕賊甚急吳十三等已獲繫南昌府獄復為
賊劫出兵部奏責孫燧行屬責限緝捕濠恐賊獲

欲去孫燧以息事乃令南昌三學教官達
 公等率領生徒裝飾孝行捏文具呈撫按三司保
 舉孝行逼挾孫燧并巡按御史王金等轉奏意欲
 朝廷嘉獎以固寵眷以釋嫌疑差人載金寶於
 臧賢處分饋權要續以書諭差人曰事在司禮監
 可與蕭敬言之事成即與陸公言急去孫燧別用
 一都御史來梁辰湯沐俱可王守仁亦可切不可
 用吳廷舉時江彬寵遇日隆太監張忠與錢寧有
 隙常附彬欲借以傾寧及是孫燧等奏至忠因譖
 于上曰朱寧與臧賢交通寧王謀為不軌 翁

總錄彙編卷八十一

翁不知乎奏內稱王孝譏 翁不孝也稱王早
 朝勤譏 翁不朝也時謝儀者南昌人避寧王
 害補校尉赴京投太監張銳送入東廠緝察奸事
 銳信任之因得往來內閣部院諸大臣家寧王之
 謀復護衛也銳實受賄後見寧王益驕橫方絕之
 御史熊蘭亦南昌人其父為寧王拘繫甚苦聞孫
 燧等奏保其孝行不勝忿恨播言王必反密謀于
 謝儀求張銳為內助諷言官論王不法事儀言于
 銳曰寧王必反將累公蓋不早除張忠江彬祭治
 寧王為自全計銳深然之儀見內閣楊廷和等以

此告之廷和亦欲復華寧六
 與熊蘭密以張銳意託御史蕭淮論之
 江彬等共言于 上曰寧王求勅褒獎不可從楊
 廷和遂票 旨曰 朝廷處待親藩自有常典鎮
 巡官如何輒來保奏時科道因蕭淮奏發及有
 旨不從鎮巡之請方交章論之廷和欲照先 朝
 故事遣官責諭及革罷護衛恐其謀洩乃從中密
 處不令外庭知之兵部尚書王瓊剛復自用一日
 在部晡時未散駙馬崔元令家人王秀趨部問曰
 適聞錦衣衛校尉宣召駙馬明日趨闕不審何事

總錄彙編卷九十一

瓊曰不知乃過廷和宅入見問曰適聞宣召崔駙
 馬何事廷和應不知瓊笑曰先生欺我邪廷和曰
 宣德間趙府有異志命趙駙馬往諭事得息今遣
 崔公意亦如此且華其護衛幸勿洩瓊曰止此而
 已乎曰然明且至左順門崔元入內見 勅旨曰
 蕭淮所言關係宗社大計朕念親親不忍加兵特
 差太監賴義駙馬都尉崔元都御史顏願壽往諭
 還華護衛等語王瓊欲為異議乃言曰此大事宜
 宣諭文武群臣而後遣况非密而可密行乎廷和
 意不平乃留崔元等不行翌日宣文武百官傳諭

遣官 旨意然後行時已卯年五月二十五日見
廷和又欲召兵部議發兵事瓊曰此可議而不可
洩者前因給事中孫懋易瓊之言議選精兵操江
為江西盜賊設備疏入留中日久不出盡力求批
出前議備兵之方無過此矣由是廷和與瓊益不
相協初京師知崔元等差往江西不知止革護衛
以為必擒濠適王府偵卒徐華等在京即飛報于
濠至六月十三日到南昌見濠值濠生日宴鎮巡
三司報曰駙馬等官兼程來矣後又聞宣兵部不
知何事濠大驚因憶昔日擒荆王時差太監蕭敏

紀錄彙編卷九十五

駙馬蔡震都御史戴珊會過南昌今此來為擒我
也罷宴夜召李士實議所處士實曰事急矣明早
鎮巡三司官謝宴可就擒之因而舉事乃夜集劇
賊吳十三等各飾兵器明且各官入謝左右帶甲
露刃數百人侍衛拜甲濠呼曰汝等知大義否孫
燧曰不知濠曰太后有密 旨令我赴京燧曰請
密 旨看按察副使許達曰天無二日此是大義
濠怒曰尚敢如此無禮乎命左右曳二人出斬之
仍盡奪三司諸官鎖匙繫獄令布政梁辰等用印
信咨文差人通行天下布政司告諭親王三司舉

兵之意大槩誣稱祖宗不血食者十五年等語乃
分給銀米募兵修理戰具以夜繼日十七日濠留
中官萬銳等守城自以妃眷世子登舟北出鄱陽
湖令僉事潘鵬持檄諭降安慶諸郡命叅政王綸
提督軍務為兵部尚書李士實為軍師舉人劉養
正副之督率護衛軍并閔念四吳十三等賊黨五
六萬人盡奪官民舟船萬餘艘蔽江而下九江府
開門迎納遂趨安慶守備都指揮楊銳指揮崔文
偕知府張文錦竭力禦之寧兵不徑下南京而守
安慶者十餘日不克又聞南昌被王都御史守仁

紀錄彙編卷九十五

進兵攻破遂棄安慶復回援救初南贛缺都御史
吏部會推蘇人文森堪任森因江西有難處之事
力以病辭王守仁餘姚人會奏劉瑾專權被撻幾
死謫遠方驛丞歷任南京鴻臚卿陞僉都御史巡
撫南贛守仁素知其地界連三省事權不一發兵
攻討則賊遁入山谷罷兵招撫又肆出剽掠且兵
糧無處乃上疏乞假以重權及聽臣募兵積糧便
宜區處庶賊盜可息疏下兵部王瓊以為然乃覆
奏乞改守仁職任為提督軍務 欽降令旗令牌
八面副軍前得便宜斬殺所在賦稅官錢聽其自

用守仁由是得以展布數月得精兵數萬餘築破
 寇賊斬首無算民得安生復建議添設縣治為久
 長計民立生祠祀之鎮守江西太監畢真見守仁
 累獲軍功欲與同事通於近侍奏下兵部議稱兵
 法最忌遙制若使南贛用兵而必謀於江西鎮守
 斷乎不可為惟江西有警則聽南贛兵徑往策應
 朝廷從之特 勅守仁得以策應江西益 廟
 堂之上亦素聞宸濠畜有異謀陰欲為之備也至
 是福建軍士作亂乃 勅守仁往福建勘處守仁
 啟行由江路過吉安將至南昌濠差人迎之豐城
 絕錄彙編卷九十五

知縣顧似密以寧賊反狀告之且勸勿徑下南昌
 守仁即變服返舟值風順徑至吉安乃與知府伍
 文定計議仍徧行諸路舉義兵徵調南贛京臨兵
 四萬餘人令知府徐璉邢珣戴德孺統領而伍文
 定總之兵至南昌破城入寧府其守城內官弁官
 人皆自焚縊而死 遂統衆入鄱陽湖蘆濠遇於
 湖中王盡散金寶犒軍死戰伍文定為前鋒軍少
 挫守仁命立斬退者二十餘人伍文定立舟上火
 焚其賊不動守仁令小舟載柴燃火焚之乘風首
 入寧軍大軍繼之濠敗先驅其妃婁氏并世子皆

投水中濠為知縣王冕軍所獲溺水死者萬餘人
 李士實亦被獲為南昌人亂捶而死守仁囚宸濠
 於南昌奏捷候 旨有曰人徒見兔雉之多獲而
 不知王良為之御蓋前此守仁報捷皆為此語以
 歸功內閣及本兵之意故此疏亦云然

時巡撫南直隸都御史李充嗣聞江西變即馳奏兵
 部會官議於左順門尚書王瓊首曰寧王素行不
 義今倉卒反不足慮宜急降 勅令王守仁自南
 贛提兵湖廣巡撫秦金扼黃州李充嗣守安慶仍
 檄江西義士能擒反者封拜侯爵王如釜中之魚
 絕錄彙編卷九十五

安能為乎更宜遣大將將兵三千直趨南京以奉
 天討時將官在豹房者各逞所見獻策 上聞此
 又欲親征以幸南京時張忠江彬擅權奏差都督
 許泰往南京把截都督劉暉直抵江西未幾守仁
 捷至時 車駕已駐良鄉太監張永隨行令追回
 捷奏待至南京而行時有御史王佩劾奏王瓊緩
 兵不舉通謀宸濠疏上不果行

上在南京命張永復至江西撫安地方查盤庫藏等
 項許泰等因怪守仁不候伊等至先將宸濠等解
 由浙江水路而去挾私指稱守仁先與濠通謀將

伊門徒用事者皆捕獲逼供張永獨知守仁有功

不肯依從由是賴保無虞逆濠衆犯解至南京江

口月久候 迴鑿至次年春 駕至通州乃令逆

濠等自盡楊灰江中不與埋葬又緝得臧賢錢寧

秦用盧明并請敬陸完等與濠往來書簡通捕獲

下獄 駕回將臧賢等綁縛前導獻俘議坐重典

籍沒家產後得未減陸完充福建軍蕭敬以老

銀二萬兩贖罪王守仁封新建伯南京兵部尚書

仇文定操江都御史徐璉等各陞職有差

正德以來天下親王三十郡王二百十五鎮國將軍

至中尉二千七百郡文職二萬四百餘員武職十

萬餘員衛所七百七十二旗軍八十九萬六千餘

廩膳生員三萬五千八百餘吏伍萬五千餘各項

俸糧約數十萬石

是年工部奏巾帽局缺內侍巾帽靴鞵合用紵絲紗

羅皮張等料成化間二十餘萬弘治間三十餘萬

正德八九年至四十六萬及是年至七十二萬矣

紀錄彙編卷之九十六

繼世紀聞卷之六

箬陂

十五年庚辰 朝覲考察已畢時 聖駕尚在南京

未還吏部奏請至秋方得 旨照例黜罷來 朝

官至是方放回任

二月會試取中式舉人三百三十名禮部請 殿試

時楊閣老廷和議稱 臨軒策問必 天子親御

且因是或且有 迴鑿之機一向未舉延至冬未

回次 今上卽位方 御西角門賜策問

乃五月十五日也又次日放榜賜楊維總為狀元

餘如制內浙人史立模嘗得夢云汝己年進士衆

以為寅申己亥非開科之年恐無分耳至是始驗

云

江彬誘惑 聖聰巡遊邊境寵遇日盛位至都督掌

錦衣衛事提督徽衛官校行事所過科索官民財

物無算人皆畏禍不敢拂隨 駕至南京禁天下

宰猪遠邇聞然回至通州延住月餘方入京時

上已不豫彬自知罪大欲將所統邊軍把守皇城

諸門意出叵測人心洶洶時楊內閣廷和亟與張

永及兵部議稱團營官軍正該皇城諸門守禦邊軍雜家日久不可久留即放出城不許停住實削其羽翼也楊內閣以彬手握重兵恐其驚覺乃與張永密議假與相好延至坤寧宮上崩即啟一皇太后傳 懿旨將彬擒拏并黨與男婦不走脫一人逆彬坐凌遲人皆稱快時 武宗晏 駕迎立今上未至逆彬手握重兵使當國者為謀不審幾不密非但適以殺身而胎 宗社之禍亦不細矣顧乃從容周悉不勞餘力而致中外晏然雖其祖宗在天之靈而當國者之有功于 社稷亦不可誣也

紀錄彙編卷九十一

二

三

漢時張掖郡置金城屬國以處蠻夷降者又於匈奴昆邪王故地置酒泉郡隔絕匈奴與羌酋通路至禾俱為西夏所據 國朝於張掖設甘州五衛於酒泉郡設肅州衛命將屯兵拒守肅州外為嘉峪關關外蠻夷各因其種類建衛曰赤斤曰苦峪曰蒙古曰安定曰沙州曰曲先曰罕東左降給印信各命其酋長管束夷衆內附肅州外捍達賊又於肅州外千里許建哈密衛授官降印如赤斤諸衛之制而推其番酋之效順者封為忠順王降金印

令其世守哈密外通土魯番撒馬 罕天方國諸夷朝貢往來自古據有河西修飾武備羈縻羌戎之法惟 本朝最為精密守臣相繼撫馭諸夷一遵舊規不敢坐視故蒙所以百五十年來西陲晏然無事弘治初年哈密衛都指揮阿木郎與達賊野七克力引路擒殺土魯番人畜又將賞賜土魯番衣服尅留土魯番王阿黑麻率衆來哈密刀刺死阿木郎彼有陝巴係元遺孽安定王子不知阿木郎所為土魯番不忍殺攜歸其國由是哈密失守 朝廷下諸兵部馬尚書文升議請 合右侍

紀錄彙編卷九十一

三

三

郎張海往經畧之海至彼上言遠夷不可加兵來則厚撫叛則拒絕之而已 朝廷用其策至弘治十一年阿黑麻因不得通貢自將陝巴送回復立土魯番通貢如舊弘治十七年哈密屬夷阿孛刺等怨陝巴培尅陰附黑麻子真帖木兒時年十三歲來攻哈密陝巴棄城走沙州真帖木兒亦退避刺木城曰我來恐達賊奪占哈密耳若有人來哈密我歸本土無他意也鎮巡官差官舍董傑等同哈密衛都督奄克孛刺寫亦虎仙至哈密撫諭夷衆仍令陝巴守國阿孛刺等執迷不聽欲真帖木

兒守城奄克字刺等將何字刺等六人擒殺餘黨方纔畏服董傑等回報鎮巡官復差都指揮朱瑄統領官軍送陝巴到哈密復立時阿黑麻已死諸子仇殺離散真帖木兒不肯回願依奄克字刺暫住哈密朱瑄恐陝巴懷疑生變携真帖木兒往甘州羈住正德七年放回陝巴死子速壇拜牙郎立貪酒好色不行正事夷哈郎欲訴害之正德八年走入土魯番王速壇蒲速兒領頭目火者他只丁占守哈密遣使遺書甘州鎮巡官曰哈密城金印在我與我銀一萬將城與他差去使臣速打發

紀載史綱卷之九十六

四

出來不來我領軍馬往漢人地方去巡撫都御史趙鑑總制都御史鄧璋以土魯番書奏聞且言逆虜所求不可允乞照先年差侍郎張海故事差官經畧時都御史彭澤陝西蘭州衛人也與大學士靳貴同年進士皆大學士楊廷和門生澤在四川征勦流賊事完回京無缺兵部尚書陸完乃與揚廷和議曰番夷挾求賞幣不可與差官經畧不可行彭澤素有才望請命澤調延寧人馬外通番夷內逐達賊請勅都督奄克字刺寫亦虎仙等共守哈密又勅赤斤等衛如遇番夷內侵併

力捍禦命下御史張麒上言鄧璋見在總制不宜復令彭澤總督且澤籍貫陝西不宜差朱貫公幹給事中伍江上言治病藥無二君奕碁局無二帥不宜並用二人總制皆不聽澤至甘州集延寧諸路兵萬餘借戶部糧價銀買馬盜取為賂侍郎馮清專供甘肅軍餉銀費以百萬計適土魯番火者他只丁寇赤斤苦峪諸處殺掠甚慘遣人來甘州遺書曰速送段來澤素鹵莽任情以為番夷好利可以利啗乃故違勅旨坐視殺掠按兵不救遣使直造虜庭納幣三千銀酒器一副贖取哈密

紀載史綱卷之九十六

五

三月十五日

城印哈密都督奄克字刺失拜烟答在肅州寫亦虎仙滿刺何三在哈密彭澤遣通事火信馬訓等納幣土魯番以寫亦虎仙火者馬黑本等皆土魯番親族故遣同往諭之曰忠順王不得城印與了小段子兒甚麼希罕我奏朝廷蟒衣膝襪織金段紗羅銀器珍珠都討發與爾正德七年二月初二日火信等出嘉峪關十六日到哈密三月初八日候土魯番未至澤遽奏西事寧乞休致奉旨彭澤待處置哈密事停當行取回京巡按陝西御史燕澄真定人澤先為真定知府相善澤陰託

澄奏言陝西一省璋澤二人總統戎務相掣肘乞
取彭澤回京委以重大之寄澤亦自奏西夷就降
事已寧息土魯番雖欲侵犯肅州決不可得時楊
廷和丁憂去任澤書囑斬貴陸完轉賂錦衣掌印
錢寧因燕澄之奏取澤回京適都察院缺長薦澤
掌都察院印催就道方燕澄之奏也甘肅御史馮
時雍奏言土魯番之首長尚爾驕悍哈密之城印
猶未報復遣使講好太開溝壑之慾要我以難從
之事後來之變故無形非愚臣之所能逆觀斬貴
令陸完寢其奏澤又奏言土魯番速壇蒲速兒王

紀錄卷九十一元 六 三百七十一

畏威悔禍已將哈密印城池獻還乞將鎮巡等官
各加恩典時寫亦虎仙等尚在途未至土魯番之
地得見速壇蒲速兒計議不協陸完改吏部戶部
尚書王瓊代完瓊素以馮時雍所奏為是乃覆請
乞留彭澤在甘肅候寫亦虎仙等回處置停當方
許回京斬貴等從中沮之竟不可奪澤之憾瓊始
此是年閏四月彭澤回京八月寫亦虎仙等方到
土魯番交割繪幣又許送段幣一千五百匹取回
金印退還哈密城土魯番差頭目虎都六寫亦火
者撒者兒同來送印取賞十二月方入嘉峪關

正德十一年四月土魯番進貢使臣四十二名哈
密進貢使臣六十名伴送土魯番使臣十名彭澤
原差傳諭夷情送賞撫取城印哈密使臣都指揮
火者馬黑本等十二名驗放入嘉峪關初彭澤之
納賄求回也都御史趙鑑與彭澤斬貴俱同年進
士澤之賄皆出於鑑鑑因是亦得轉南京操江都
御史不候代輒離任陝西左布政使李昆亦貴澤
同年代鑑巡撫甘肅時肅州兵備副使陳九疇自
稱有才亦輕率募謀印來以雜幣二百匹付來使
亦思馬因蒲刺朵思遺速壇蒲速兒火者他只丁

紀錄卷九十一元 七 三百七十二

令其送忠順王密復回國留虎都六寫亦火者撒
者兒於甘州以制其變九疇言于昆曰彭總督當
火者他只丁犯赤斤苦峪之時曲為撫處厚加賞
賜被其愚弄猶模稜幹事不能身任利害以主國
是何復面目立於天地間昆不能違亦思馬因等
回以質留二夷告速壇蒲速兒怒差火者他只丁
牙木蘭復來占守哈密差例刺火者來問甘肅消
息陳九疇監禁致死速壇蒲速兒又差斬巴思等
於肅州遺番書云我幾差人去為和好不從監禁
責打如箭射石不得透九疇以斬巴思等為奸細

死滿速兒領兵到沙州才木蘭來瓜州候斬巴
思等不回遂直犯肅州總兵官史鏞欲自甘州領
兵來防禦九疇以糧乏止之及肅州急九疇令遊
擊將軍芮寧參將蔣存禮出兵禦之番兵鋒甚銳
芮寧全軍敗沒蔣存禮幾不免攻破砦堡殺掠人
民甚慘九疇惶懼恐哈密夷人居肅州城者謀為
內應倉卒之際驅逐出城夷衆擾亂都督失拜烟
答者進貢自京九疇初亦遣出禦土魯番既而疑
其為變捶撻繫獄死又疑通事毛見等通土魯番
皆於賊退後捶死斬巴思等皆以為奸細捶死虎

紀錄彙編卷九十六

都六寫亦火者撒者兒亦以為奸細拘繫又以寫
亦虎仙知土魯番入寇不行勸阻及先年許土魯
番段一千五百勾惹邊患與失拜烟答皆謀背本
國潛從他國以叛逆論報至京師彭澤大懼密謀
于內閣大學士梁儲事未下兵部傳 旨差大臣
提督軍務兵部會吏部諸衙門推舉 上請儲言
于吏部工部還須彭濟物往蓋澤自知奸欺敗露
欲自往彌縫奏討銀五十五萬兩充軍費先是芮
寧之敗巡按甘肅御史王光暨兵科都給事汪玄
錫等劾奏李昆等負撫綏之重任昧經國之遠圖

養成固賊之患大損中國之威兵部請 勅切責
昆等戴罪防禦事寧勘究至是奏差給事中黃臣
往甘肅會同巡按御史趙春勘問黃臣未至趙春
遽奏李昆有功無過乞除其戴罪令吏部推用兵
部不從及黃臣至與趙春依馮李昆陳九疇原案
回奏無一異詞兵部以彭澤李昆前後欺罔事跡
疏 聞乞令法司按實議罪毛紀與大學士蔣冕
力庇之票 旨令兵部會多官議密囑付譯者沮
兵部奏吏部侍郎王鴻儒素與澤厚託禮部尚書
毛澄戶部尚書石玠依阿內閣議稱大夫出使於

紀錄彙編卷九十六

外苟有利於國家專之可也今事須再勘兵部王
瓊曰納幣虜庭失信夷人致遺後患於國家利乎
不利乎事已勘明再勘何事衆多是兵部議而無
一人復為曲庇者奏 上彭澤罷免為民李昆陳
九疇等提赴刑部會多官於午門前覆審彭澤擅
差寫亦虎仙等往土魯番講和送與段匹復又審
彭澤失信致啟邊釁并李昆坐視玩寇辱國喪師
皆無異詞楊廷和服闋在閣與蔣冕毛紀票 旨
澤已罷免不罪李昆降級陳九疇為民黃臣趙春
調外任因是內閣與王瓊不協 正德辛巳四月

詔捕寫亦虎仙下獄令法司查黃臣趙春原
 擬問奏又於科道劾官本內票 旨以瓊為勾引
 奸夷令法司查問法司以事關重大不敢從後乃
 以寫亦虎仙問結後事入罪死于獄連及彭澤所
 差取印夷使火者馬黑木及辨冤供明米兒馬黑
 麻皆坐與寫亦虎仙罪同死之未幾御史楊秉中
 上言瓊害澤罷免乞罪瓊起澤乃催取彭澤赴京
 為兵部尚書李昆陞都御史尋陞兵部侍郎陳九
 疇陞都御史就令巡撫甘肅土魯番因寫亦虎仙
 等皆被殺復聚兵三萬餘嘉靖三年八月深入甘

紀錄實錄卷九十一

十一

十一

州寇掠以殺降為詞攻破堡砦屠戮人民其禍甚
 慘王瓊繫獄比黨頗多給事中史道因劾楊廷和
 彭澤叅稱史道巧詆元臣奏下吏部尚書喬宇乞
 下法司治罪遂下道錦衣獄謫南陽府通判給事
 中于桂及御史曹嘉相繼劾廷和彭澤結黨亂政
 扶同奏劾南北科道官亦交章論劾澤沮塞言路
 由是謫曹嘉外知縣于桂亦陞淮安知府廷和屢
 疏乞休吏科都給事中楊一洪上言廷和孤忠時
 望所屬而史道開誣詆之源于桂則導其流曹嘉
 則揚其波奏乞暴白是非懇留以慰中外之望

朝廷降 旨是其說慰安廷和令速起視事給事
 中閔闕平日與曹嘉史道議論相合欲攻擊內閣
 給事中毛玉御史劉廷篋遂劾史道曹嘉閔闕危
 疑忠良變亂國事由是史道再謫陝西金縣縣丞
 曹嘉四川茂州判官閔闕已陞僉事復降雲南蒙
 自縣承給事中孟奇御史吳鎰等十九人相繼論
 救不得遊擊將軍靳英以賊敗御史郭浦劾兵部
 用人徇私給事中曹傑論澤門如市道之交家有
 受金之弟澤遂致仕而去

紀錄實錄卷九十六

十一

十一

開燕對錄序



弘治十年三月二十二日朝食訖司禮監太監... 馳至闕亟呼曰

宣曰先生叩其故曰不知臣溥臣健臣東陽臣遷亟具衣冠至

文華殿叩頭畢

上曰近前於是直叩

御榻司禮監請太監皆環跪於案側

上曰有文書請太監取本付臣溥臣健又分置朱硯朱筆授片紙數幅於臣東陽臣遷每一本

上曰與先生筆較臣溥等看畢相與議定批辭以次

陳奏得乞乃錄於紙上以進

上覽畢親批本面或更定二三字或刪去一二句皆應

手疾書

宸翰清逸暑無凝滯有山西巡撫官本

上顧曰此欲提問一副總兵該提否臣溥等對曰此事

輕副總兵恐不必提止提都指揮以下三人可也

上曰然邊情事重小官亦不可不提耳又禮部本擬一

是字

上曰天下事亦大選看本內事情若止批一是字恐有

遺失因取本閱之則曰是只須一是字足矣又一本

臣健奏曰此本事多臣等將下細看擬奏

上曰文書尚多都要一看下去也是閒就此商量豈不

好皆應曰諾

上指餘本謂左右曰此皆常行事不過該衙門知道耳

乃皆叩頭退

上復顧左右曰與茶出

文華門內膳監官捧茶以俟常太監喜曰茶已具矣蓋

特出急

召未有宿辦也自天順至今四十年

先帝及

今上之初間嘗召內閣不過一二語是日經筵罷有此

上裁決

上取英國公張懋本令擬旨留之及保國公朱暉惠安伯張偉皆然至成山伯王鏞寧晉伯劉福皆准辭退問曰如何臣健等皆應曰

聖覽極當皆擬旨訖

上又問新寧伯譚祐較之劉福如何蓋祐時亦有言其短長者臣東陽對曰譚祐在營營事似勝劉福

上意亦以為然但止可令管神機營提督團營須另選可令鎮遠侯顧濬代之因問濬如何臣健等皆應曰濬在湖廣甚好臣東陽曰况新有貴州功

上曰然則令兼管神機營臣東陽曰譚祐掌神機營又但係伯爵若與濬同管即當為副濬雖侯爵但新自外入若令管五軍營名在張懋次而令張偉副祐似於事體稍便

上從之即令撰手勅是日司禮惟諸大監在侍餘無一人在左右者於是扶安李暉舉小紅卓具朱筆硯臣東陽錄彙以進

上親書手勅成付司禮監官臣東陽復奏曰今邊方多事

皇上留意武臣親賜點陟臣等不勝瞻仰皆叩頭出時

已召兵部尚書馬文昇等候於左順門候勅出行之十七年三月十六日

大行聖慈仁壽太皇太后夜

上御西角門朝退遣內官召大學士劉健李東陽謝遷至門內扉遂闕

上帶翼善冠素服腰經麻履御煖閣素帷起立牀前左右皆屏不敢近臣健等叩頭畢致詞奉慰

上顧謂曰先生輩上來臣健等皆至幄內

上曰為陵廟事與先生輩商量臣健等仰奏曰昨蒙遣太監扶安諭示

孝莊皇后葬不合禮欲為發正此盛德事臣等仰見皇上聖孝高出前古不勝切慕

上袖出

裕陵圖一紙指示陵門內有隧道其一西行北轉而至者為

英宗皇堂虛其右墻而中有道可通往來其一東行北轉而至者為

孝莊玄堂相去可數丈中階下通因曰此大非禮臣等

陽奏曰此事臣等初不知

上曰先生輩如何得知都是內官做的勾當又曰內官

一第... 冊... 4... 反... 日

有幾箇識道理的昨見成化年彭時姚夔輩奏章生

朝大臣都忠厚為國如此臣健臣遷對曰

英宗皇帝嘗有遺命錢后與我合葬大學士李賢記在

閣下

上曰既有遺命當時奈何遠之臣東陽對曰臣等聞當

時尚有別議故委曲至此恐非

先帝本意

上曰先帝亦甚不得已耳臣健等奏曰誠如

聖諭但今日斷自

聖衷勿憚改作則天下臣民無不痛快垂之史冊萬世

有光矣

上曰欽天監言恐動風水朕不以為然臣遷對曰陰陽

拘忌之說不足信

上曰朕已折之矣今日開壇合葬不為動風水乎

皇堂不通則大地否塞因以指畫紙曰若如此通通則

風氣流行惡得言動惟一點誠心為之料亦無害臣

東陽贊曰

皇上一念孝誠可以格天吉無不利臣健等皆力贊曰

皇上所見高出尋常萬萬願勿復疑

上曰此事不難若附廟之禮尤所當講臣健等奏曰先

年奏議已定

慈懿太后居左今

大行太皇太后居右合祔

裕陵配享

英廟且引唐宋故事為證臣等以此不敢輕議其實漢

以前惟一帝一后唐始有二后宋亦有二后並祔者

上曰二后已非若三后尤為非禮臣遷對曰彼三后一

乃繼立一則所生母也

上曰事須師古末世鄙棄之事不足學臣東陽對曰

皇上當以堯舜為法

上曰然宗廟事關係綱常極重豈可有毫髮借差

太皇太后鞠育朕躬恩德深厚朕何敢忘但一人之私

情耳

錢太后乃

皇祖冊立正后我朝

祖宗以來惟一帝一后今若並祔乃從朕壞起恐後來

雜亂無紀極耳且

奉先之祭先生輩尚不知

英宗皇祖止設一座每祭飯一分匙一張而已臣健等

倉卒不解

上意但慮曰唯唯退思之蓋止容二分而
孝性尚未配食也

上又曰孝穆太后朕生身母上尊稱爲皇太后別祀於
奉慈殿今仁壽宮前殿儘寬意欲奉

太皇太后於此他日奉

孝穆太后於後殿歲時祭享一如太廟不敢少缺臣健
等皆未敢應

聖意蓋謂

今皇太后千秋萬歲後也臣東陽贊曰

皇上言及

奏對錄

七

孝穆太后尤見太公至正之心可以服天下矣

上曰此事却難處行之則理有未安不行則違

先帝之意又違群臣會議會議猶可柰

先帝何朕嘗思之夜不能寐

先帝固重而

祖宗之制爲尤重耳臣東陽對曰願

聖見主張得定臣等無不奉行

上曰朕亦難於降旨先生輩是朕心腹大臣好爲慶置

臣健等曰願下禮部令多官議之

上曰雖多官亦不敢主張仍願先生輩爲之耳臣健等

曰容臣等計議上聞

上曰先生輩辛苦且回去辦事是日

上稱心腹者三呼先生者以十數臣健等感激稱謝皆

叩頭起

上前下板階顧內官啓扉立送而出時

尊謚議已進奉

旨撰冊未上

几筵臣健等乃具題本稱當時

先帝遇天下難處之事群臣爲委曲將順之詞或者不

能無疑乞

奏對錄

八

初禮部會集多官再加詳議次日朝退

上起立呼內閣臣健等至煖閣帷前立問曰先生輩昨

日所進題令多官會議是幾箇衙門臣健等對曰即

前日進謚議者臣東陽歷對曰五府六部都察院通

政司大理寺及詹事府翰林院言未畢

上遽曰有翰林院最好考據古今大典禮須用翰林院

又曰有科道乎皆對曰有

上又曰好少頃曰別無說話回去辦事蓋是日尋爲翰

林間也自是每

召必於朝退立呼內閣未嘗呼名二十一日復

召

上袖出會議本問曰此事如何臣健等對曰議得是臣

東陽奏曰未知

聖意如何

上曰先生輩如何說臣健等對曰正是古禮

上曰仍稱

太皇太后可否皆對曰既是別廟須如此尊稱為當

上曰如何批答臣遷對曰須說得委曲臣東陽曰要見

是重事

上曰然

宗廟事重要見今後世子孫宗奉不缺之意此本隨

文書下來臣東陽曰臣等領去臣健亦云

上即以本授臣健復目送而出二十二日復

召

上袖出奉先殿圖指示曰此與太廟寢規制一般當時

祭薦皆在此又指其廊間有門通西一區曰此奉慈

殿也舊為神庫今廊廡及井皆未動又指其東一區

別為門面南五間東西廊各五間曰此神厨也然於

此建廟可乎臣健等皆對曰此地最便臣東陽曰但

未知寬窄如何

上曰寬窄有數因指其傍小字曰東西十幾丈南北一
十丈後有墻墻之後為米倉蓋較之奉慈殿深不
及八尺皆請曰墻可展否

上曰須展之其西偏有井亭亦須去之耳又曰欲遷

孝穆太后併祭於此如何臣健等皆對曰其當再問再

對

上曰位序如何臣健對曰

太皇太后中一室

孝穆太后或左或右一室

上曰須在左後來有如此者却居右臣東陽曰

太皇太后居中乃可臣遷奏曰會議本未知今日可出

否臣東陽曰外廷瞻仰此本已數日

上曰正為廟地未定今既定即出矣皆拜出如前二十

五日

御批云祀事重事禮當詳慎卿等稽考古典及

祖宗廟制既已明白都准議特建廟奉享仍稱

太皇太后以伸朕尊親之意後世子孫遵守宗奉永為

定制於是中外翕然稱爲得禮蓋自丁巳之召不奉

接者已閱八年

龍顏溫霽

天語周詳視昔有加而明習國事洞察義理憮憮以

宗廟綱常為己任益非臣下所能涯矣後

陵事竟不行蓋欽天監以為歲殺在北方方向不利內官

監亦謂事干

英廟陵寢難以輕動而

聖意終不但已乃於

陵殿神坐移

英廟居中

孝莊居左

孝肅居其右云

十一

六月北虜小王子遣使求貢甚急大同守臣以聞已

許二十人入貢既而不來六月間走回男子報虜者

異謀內閣具揭帖臣東陽親書以進乞會同司禮監

及兵部尚書照成化年例於

左順門詳審時臣遷在告二十二日

上朝退召臣健臣東陽至候閣

上曰虜情謫詐今今天通事領走回人先生輩可密切

譯審通事直勿使近前臣健等對曰其人若能通漢

語則不須通事

上曰然各邊關糧草須與劉大夏說用心整理臣東陽

對曰昨日兵部奏請差官整理正為此臣健曰雖無

此事亦當整理况有此聲息尤當隄備

上曰然整理得亦是好事臣東陽對曰今邊關兵糧實

是空虛不可不急為之備

上又曰看劉大夏用心整理臣健奏曰京營官軍亦須

整點聽征

上曰然臣東陽對曰京軍未可輕動亦不可不整理齊

備臣健奏曰京營總兵須要得人

上曰往年如遼安伯陳諫成山伯王革章已退二三人

矣今如張懋等亦可臣東陽對曰退者其當今總兵

官管事固可領兵則未知如何臣健曰須用曾經戰

陣者

上曰未必要經戰陣但要有謀畧耳臣東陽對曰

聖諭甚當有謀畧與經戰陣者須兼用乃可耳但京營

官軍有名無實初設團營時有十二萬今消耗過半

前年選聽征一萬及再選一萬便不能及數矣古人

云足食足兵今食不足兵亦不足臣等每思及此寢

食不安

上曰軍士須管軍官撫卹不可剝削臣東陽對曰誠如

聖諭但近年官軍做工太多既累身力又陪錢使用於

衛輪班皆過期不至正為此耳

上曰宣德以前軍士皆不做工內官監自有匠人云云此句聽不能悉曰東陽叩頭對曰

皇上明見

朝廷養軍本以拱衛京畿不為工役今後工程望乞減省不令軍士受累養其銳氣庶幾急有濟

上曰然又曰京營軍士都着劉大夏用心整理先生輩亦傳得旨可以朕意語之臣健等對曰諾臣東陽仰奏曰兵部不敢不盡心若有議擬乞

皇上斷而行之

燕對錄

一三

上曰然又曰壩上強賊十分猖獗可令劉大夏設法擒捕比山又有稱靠山王者據險為惡輦穀近地不可不除此患先生輩亦嘗聞之乎臣東陽對曰亦嘗聞之昨日兵部奏差京營指揮二人領官軍五百正為壩上強賊而一應併諸賊在其中矣

上曰須揀好軍好馬去方可了事皆應曰諾

上又曰先生輩是腹心大臣有事須說如昨日所進揭帖不說時朕不得知臣健等皆應曰諾臣東陽又仰奏曰臣等有所聞見固不敢不盡心陳說惟望

皇上斷而行之耳

上又曰然既而曰先生輩回去辦事皆頭出於

左順門會審走回男子一人云在虜中間有議者欲捨黃襄黃襄者謂京城也又三人云采顏衛頭目阿兒乞蠻領三百人往北虜通和亦王子與一小女寄養似有引誘入寇之跡各具揭帖以聞二十四日臣健臣東陽臣遷議進禦虜事宜又以兵部奏差迂臣整理邊關糧革缺之擬差侍郎顧佐往大同宣府郎中等官分往各關預為計處二十五日復

召至煖閣

上袖出所擬

燕對錄

一四

指顧佐名曰是嘗差幹事力量頗弱恐不能了北臣健等對曰戶部尚書秦統行取尚未至左侍郎王儼可用但見署印故臣等擬差右侍郎惟

皇上裁擇

上曰王儼固好但掌印須留管家當顧佐亦不必動凡有事二人商議乃得停當各衙門官先生輩知之可惟有才力者不必拘定戶部又曰各關可止用一人恐官多民擾皆對曰各關相備甚遠非一人可了巡關御史亦是二人若燈即中二人亦可耳

上曰然臣健等退擬管倉庫郎陳清刑部右侍郎李士

實以進二十七日

內批大同宣府差左副都御史閻仲宇各關差通政
參議熊偉七月初四日復

召至煖閣

上袖出大同鎮巡官本言虜賊勢重近又掘墩殺軍延
緩遊奇兵累調未至乞為增兵補馬情詞甚急

上曰我邊墩臺賊乃敢挖掘軍皆我赤子乃敢殺傷
彼被殺者苦何可言朕當與做主京軍已選聽征二
萬須再選一萬整理齊備定委領軍名目即日啓行
臣健等對曰

皇上重念赤子一言誠

宗社之福京軍亦須整點但未宜輕動

上屢申前諭臣健等對曰大同亦未曾請兵

上指其奏曰彼固云臣等拘於新例不敢上請天兵臣

東陽對曰用兵事須令兵部議處

上曰兵部既有新例亦不敢擅自開例請兵須自

朝廷行之耳臣遷仰奏曰邊事固急京師尤重居重馭

輕亦須內顧家當

上猶未釋臣東陽奏曰近日北虜與系頗交通潮河川

古北方甚為可慮今聞賊在大同稍遠欲往東行臣

不知何處侵犯若彼聲西擊東而我軍出大同未免
顧彼失此須少待其定趨歸所向耳臣健因備言太
同險遠本鎮尚可支撥潮河川去京師不過一日收
為切近誠宜先應

上曰今亦未便出軍但須預備停當待報乃行免致臨

期失機皆言曰

聖慮甚當臣等通選京軍三萬令兵部推委領軍官臨

期酌量地方事勢具奏定奪後三日

召兵部尚書劉大夏面諭出師之意大夏方言京軍不
可輕出

上曰

太宗朝頻年出兵逐虜數百里未嘗不利大夏對曰

太宗之時何時也有糧有草有兵有馬又有好將官所

以得利今糧草缺乏軍馬疲弊將官鮮得其人軍士

玩於法令不能殺賊亦且因而害人徒費財物有損

無益大意與內閣議同

上納之師乃不出

十五日朝罷

上召內閣來臣健等隨至煖閣

上曰劉宇在大同儘用心近又慮潮河川難守欲行令

鑿品字審及以新製鐵子砲送與備用亦是為國可
量與恩典以勵人心皆奏曰未知

聖意是何恩典

上曰陞官亦難可以賞賜皆應曰諾臣遷曰與

勅獎勵亦可

上曰然鑿容製砲是劉宇獨奏今難獨賞吳江陸閣亦

皆用心防禦辛苦可併賞之皆應曰諾

上又曰遼東張天祥事亦是大獄今欲令明白臣遷對

曰張天祥已死矣

上曰天祥雖死張斌尚坐死罪昨張洪又訴冤抑臣健

等皆對曰此事係御史舉奏法司會勘張洪訴本又

該都察院覆奏今巡按御史審勘矣

上袖出東廠緝事揭帖云已令人密訪其情如此當時

御史王獻臣止憑一指揮告誘殺情詞吳一貫等亦

不曾親到彼處止憑參政竊舉等勘報事多不實今

欲將一千人犯提解來京令三法司錦衣衛於午門

前會問方見端的皆對曰如此固好

上以揭帖付臣健曰先生輩將去整理臣健等退具揭

帖云都察院本既已批出東廠揭帖又不可批行須

待會勘至日再議十六日

上令太監陳寬等於

左順門傳

聖意令擬旨施行臣健等因極論此事眾所共知公論

難掩傳

皆改命於事體大不安寬等不肯上且各有執辦健

等退再具揭帖云臣等非敢固違但命已出今別無

事由猝然改命恐非

朝廷大公至正之體遼東不遠請仍待會勘至日施行

十七日朝退

上面召內閣兵部來至門上兵部選鎮撫司理刑官畢

臣健等入至暖閣

上盛氣曰張天祥事秘密未行先生輩昨所進揭帖抵

合親書密進如何令書辦官代寫臣健等皆叩頭曰

東廠揭帖臣等已封定不曾令書辦官見之

上曰閣下揭帖內乃有提解來京等語此事尚未行且

欲解京者正欲明白其事先生輩固以為不可行何

也臣健等對曰臣等非敢阻解京但無故傳

旨事體未便故欲少待會勘耳

上曰此事已兩番三次何謂非阻皆對曰此事已經法

司勘問皆公卿士大夫言足取信

上曰先生輩且未可如此說法司官若不停當其身家
尚未可保又可信乎臣東陽對曰士大夫未必盡可
信但可信者多其負

朝廷者不過十中一二耳臣遷對曰事須從衆論一二
人之言恐未可深信

上曰先生輩此言皆說不得此是密切令人到彼處體
訪得來誰敢欺也皆對曰此事干證皆在彼處恐勞
人動衆耳

上曰此乃大獄雖千人亦須來若事不明白邊將誰肯
効死臣健等皆曰賞罰朝廷大典正須明白若有功

不賞有罪不罰誠恐失邊將心無以壓服天下臣等
愚見無他正欲

皇上明賞罰耳

上曰賞罰事重朕不敢私但欲得其實情若果係撲殺
貪功啓慶豈可縱之若果有功被誣須為伸雪語又

龍顏少霽曰須傳旨行之皆應而出十八日復召

上從容問曰昨因張天祥事先生輩言文職亦不負
朝廷亦不應如此說文官雖是讀書明理亦有不守

法度者臣健等皆對曰臣等一時愚昧干冒

天威臣東陽曰臣等非敢謂其皆不負國但負國者亦

少臣遷曰文官負國者臣等亦不敢庇護必欲從公
處置

上笑曰亦非謂庇護但言其皆能守法則不可耳因謂
此事當如何發初欲傳旨先生輩謂別無事由猝然

改命猝者暴疾之意此亦未為猝也如是者再皆應
曰臣等見都察院本已批出無行只欲事體安穩耳

上曰緝訪之事
祖宗以來亦有舊規今令東廠具所緝事題本批行皆
對曰不如傳

旨

上乃令擬旨以進是日

龍顏甚霽蓋以昨日之論大嚴故復示寬慰如此

七月 日召至煖閣

上問吳舜王蓋吏部都察院已查考察案卷今當有處
置臣健等請曰未知

聖意如何

上曰吳舜事情尤重可令為民王蓋冠帶間住臣健等
同奏曰似太重

上曰吳舜事重除冠帶間住更無處置臣健對曰吳舜
令冠帶間住王蓋對品調外任足矣

上曰王蓋調任亦可吳舜不謹自該開住又查有許多事情若究竟到底決難輕貸今須令為民王蓋亦須令開住耳臣東陽對曰吳舜事縱使查勘得實亦不過不謹恐亦止該開住

上未許臣健曰王蓋似輕臣東陽曰王蓋乃秀才時事耳

上曰王蓋已考作不謹若止令調任難為考察衙門體面臣健曰大臣是

朝廷心腹言官亦是朝廷耳目

上曰固然但憲綱明開不許風聞言事大明律風憲官犯罪加二等皆

祖宗舊制近來言官糾劾大臣多有不實亦須畧加懲治以警將來臣東陽曰科道以言為職古人云言雖不當亦不加罪

皇上一向優容諫官未嘗輕易罪謫天下人稱頌聖德正在此

上曰在平時或今後言事自優容之此是考察事體難但已耳終不許乃退復兩擬王蓋以進竟從初命行之

八月二十五日

召至煖閣

上曰

孝莊廢皇后神牌昨已造完內臺擇在九月初四日

奉安

奉先殿此係內事於外無行

裕陵神牌

英宗原在左

孝莊在右今當奉請

英祖居中

孝莊居左

孝肅居右欲傳旨令欽天監擇日遣官行禮可撰祝文

臣東陽奏曰神符向似已安訖

上曰尚未白以

孝莊當在左近有一門似未便乃今以靠壁移後五尺

今始移矣又曰昨令禮部禁服色今可傳旨與鄭旺

趙鑑嚴加緝訪內府令鄭旺緝訪蓋近來風俗奢僭

不可不治耳臣健等復奏曰內府亦緝訪最是

上曰在外交織官讀書明理猶不敢僭為內官不知道

理尤多僭妄皆對曰誠如

聖諭但臣等不知內府該禁何物

上歷數其應用花樣甚詳且曰若蟠龍飛魚斗牛皆不

許用亦不許私織間有賜者或久而損壞亦自織用

均為不可又曰玄黃紫皂乃是正禁若柳黃明黃萎

黃等色皆須禁之又曰玄色可禁黑綠乃人間常服

不必禁乃內府人不許用耳皆諾而退

二十六日復

召叩頭畢臣東陽奏曰劉健今日肚腹不調不曾進粥

既叩榻

上曰昨先生輩題

神牌臣東陽對曰已題訖矣

上曰欽天監已擇九月初四日奉安可寫儀註來皆應

曰諾

上又曰昨所言服色事須寫勅與鄭旺趙鑑綠旺等原

勅不曾該載此事故須特降一勅耳皆應曰諾

上曰昨旨內有玄色黑綠黑綠與青皆人間常用之服

不必禁之臣遷對曰乃玄色標黑綠耳

上又曰黑綠常服禁之亦難正不須說及也皆諾而退

九月初一日復

召

上曰初四日奉安

神牌須用儀註并

九廟祝文可寫來臣健等皆諾而退蓋自論張天祥事

後至此一再見

天顏始開霽始故云

十八日復

召臣健奏曰謝遷有瘡疾註門籍

上曰吳一貫緣事被提可差一人代之皆應曰諾臣東

陽奏曰須再令兵部會推否

上曰邊關事急若下該部未免展轉數日只先生輩推

二人或徑寫一人亦可因諭曰謝先生瘡疾可傳朕

旨令善加調理今便令良醫往者也臣健對曰亦不

甚重臣東陽曰止是昨日未入一二日亦當出也

上問曰是何瘡疾臣健對曰止是瘡因搨破作痛行

步未便耳

上曰瘡瘡不害事亦須從容調理數日出來辦事方委

托先生輩也皆叩頭謝是日朝退臣健等具以

聖意諭臣遷不移晷而遣醫至矣

二十一日復

召

上袖出大同總兵官吳江本授臣健曰吳江奏欲臨陣以軍法從事昨所擬似太重恐違將輕易啓妄殺之漸皆未政慮少頃臣健對曰臨陣用軍法自古如此兩軍相持退者不斬則人不效死何以取勝

上曰雖然亦不可徑許若命大將出師勅書內方有軍法從事之語各遠總兵官親禦大敵官軍有臨陣退縮者止許以軍法嚴令從重處治如此方可臣東陽奏曰此事若不說起尚可今既奏請若明言不許却恐號令從此不行臣健亦力贊其說

上復申前論臣健奏曰昨日兵部擬奏儘有斟酌尋常

小敵或偏裨出戰皆不許以止依所奏足矣

上曰兵部所擬因好總兵官既奏了一場若止答一是字亦不為重外邊視奏詞亦不甚著意亦須於旨意說出乃為重耳臣健曰今遵

聖諭批答仍用一是字為宜且軍法亦不專為殺輕重各有法決打亦軍法也

上曰然可去整理停當皆諾而退

三十日

召
上諭曰先生輩可做一上旨意如今各邊殺賊功次行巡

披御史查勘多有經年累歲不肯奏報或至病故不沾恩命無以激勸人心可酌量地方遠近定與限期若有過違令兵部參究臣健等皆奏曰誠有此弊上曰此恐是都察院行臣東陽對曰兵部各都察院轉行御史

上曰然少頃又曰昨日令李榮來說日講時刻機講陳善開邪陳字解做陳說不是止云敷陳其說乃可曾慮曰諾臣健曰昨李榮又說以善道啓沃他他率不是

上微笑曰他字也不妨大抵講書須要明白透徹直言

無端道盡皆是書上原有的不是纂出若不說盡必無進益且先生輩與翰林院是輔導之職皆所當言臣健對曰臣等若不敢言則其餘百官無敢言者矣上曰然臣健曰

聖明如此講官愈好盡心臣東陽曰今年

聖學緝熙中外臣民無不仰戴臣等敢不仰承

聖意皆叩頭謝

上又曰先生輩可傳與他不必顧忌昨所講似有顧忌耳又曰他字亦不妨昨因話偶及此意以為不若啓沃之更好然不必深計也皆復謝而出是日

天顏和悅似以昨所傳未的恐講官因此有所觀望故
特示詳悉如此蓋

經筵講章自數歲以來始去舊時諛頌之習加以規諫
未嘗少忤又聞此

諭益知

上意所嚮云

弘治十八年四月初七日巨東陽病起已踰月

上召至煖閣袖出數本指一揭帖曰此廣東巡按御史

再賢所奏地方盜賊事須緊鎮巡官臣健對曰昨所

擬已切責

上曰然凡一應事務當與當革者皆責在鎮巡今都不

見奏報更須加緊旨應曰諾

上又指二本曰此南京科道劾兩京堂上官作何處置

臣健等對曰進退大臣事重臣等不敢輕擬

上曰彼首言崔志端是道士出身先年亦有道士掌印

者但不多耳臣健對曰固然

上又曰彼言周季麟喪師出律出律者非止一人臣健

等對曰季麟亦是好官

上曰然洪鍾在剡州時以潮河川開山致損人命故人

論之不已健亦對曰洪鍾亦好來東陽曰好處儘多

上曰彼言張撫卑諂大臣要剛正有氣節若果有卑諂
之行當退但亦無指實難遽退耳臣健曰

皇上每值糾劾欲求實跡最是

上曰若大臣有曠職壞事者誠宜黜以示戒今亦無甚

不好者須皆留辦事耳臣健等奏曰臣等每見留者

辦事之支竊有未安大臣宜甄別賢否若槩云留者

辦事即係該退之人姑容不退中有好者似不能堪

上笑問曰然則先生輩意欲如何處置皆對曰止云照

舊辦事可耳

上曰然又指一本云太常寺欠行戶錢鈔昨有旨查洪

武等錢緣何市不通使戶部查覆未明仍須別為處

置務使通行臣健等皆對曰此須自朝廷行起如賞

賜折俸之類在下如監鈔船鈔亦用舊錢乃可通行

且民間私鑄低錢聽其行用本朝通寶乃不得行誠

非道理臣遷對曰昨令查議正欲通行但私錢不禁

則官錢決不能行前年鑄弘治錢曾禁私錢不二三

日即濫使如故

上曰何故如此皆對曰只是有司奉行不至

上口今須嚴禁臣東陽奏曰臣等訪得今所鑄錢徒費

工料得不償失亦是有司不肯盡心若止如此雖鑄

何益臣遷曰昨今查已未鑄造數目亦是此意

上曰然臣健等因奏曰今國帑不充府縣無蓄邊儲空乏行價不償正公私困竭之時鑄錢一事最為緊要其餘若屯田茶馬皆理財之事不可不講也臣東陽因奏曰益法尤重今已壞盡各邊開中徒有其名商人無利皆不肯上納矣

上問商人何故不肯上納臣健等因極論奏討之弊

上曰奏討亦只是幾家臣東陽奏曰奏討之中又有夾帶奏討一分則夾帶十分商人無利正坐此等弊耳上曰夾帶之弊亦誠有之臣健等又言

王府奏討亦壞益法每府祿米自有萬石又奏計注田

稅課

朝廷每念親親輒從所請常額有限不可不節

上曰王府所奏近多不與皆對曰誠如

聖諭但乞今後更不輕與則不敢奏矣臣健因奏曰臣

聞國初茶馬法初行有歐陽駙馬者販私茶數百斤

太祖皇帝曰我繞行一法乃首壞之遂寘極典

高皇后亦不敢勸此等故事人皆不敢言

上曰非不敢言乃不肯言耳因言益法須整理臣遷等

奏曰請下戶部查議

上曰然明日降

旨云

祖宗設立益法以濟緊急邊儲係國家要務近來廢弛殆盡商賈不行各邊開中雖多全無實用戶部便通查舊制及今各項弊端明白計議停當來說於是中外稱慶知

上意勵精思治如此是日

天顏甚霽問答詳悉藹然家人父子之風誠前古所罕見也

十六日

召至煖閣

上問曰昨管河通政奏巡按御史陸偁私寄書二冊題

曰均徭則例又擅革接遞夫復若干名陸偁為御史

柰何寄人私書於理不當且夫後係是舊制何得擅

減臣東陽對曰觀奏詞恐所寄即是則例

上曰書自是書皆不敢答臣健對曰均徭事亦須御史

所管

上曰何為不奏臣健奏曰然則罪之乎

上曰今日陸偁已見姑令回話縱不深罪亦須薄示懲

戒皆應曰諾

上又出一本曰此戶部覆奏處置流民本內推刑部待
郎何鑑查已服滿此須會吏部戶部安得自推臣健
對曰凡係本部承行事亦有徑推者

上曰此前人不是吏部銓衡之職推舉人才乃其職掌
若使會推他日不稱亦無後詞臣健臣東陽皆對曰
何鑑誠是好官能了此事

上曰何鑑雖好終要經由吏部臣健曰然則通令吏部
會議

上曰處置流民是戶部事只用是字答之不須再會吏
部惟所推官員須會吏部耳皆諾而出蓋

上既明習國事論議層出或累數十句臣下欲盡一二
語至無間可入或不竟其辭而退退而尋繹所受亦
不能悉記也議事之

召訖於是日不越月而大漸之命至矣嗚呼痛哉
弘治十八年五月聞

上不豫初六日昧爽司禮監太監戴義出左掖門宣內
閣臣東陽先至頃之趣者六七次臣健臣遷繼至乃
同入趣者道相屬入

乾清宮右門由右階升殿入東戶轉西南又入戶北行
數步穿重幔上仙橋又數步見

御榻

上着黃色便服坐榻中南面臣健等叩頭
上今近前者再既近榻又曰上來於是直叩榻下

上曰朕承
祖宗大統在位十八年今年三十六歲乃得此疾殆不
能與故與先生每相見時少

上玉色發赤火聲盛氣臣健等皆對曰
陛下萬壽無疆偶爾遠和暫須調攝安得遽為此言

上曰朕自知之亦有天命不可強也因呼水漱口掌御
藥事太監張倫取金盃進水以青布拭古勸

上進藥不答倫曰再進此一服即無事矣
上又曰朕為

祖宗守法度不敢怠荒凡天下事先生每多費心我知
道因執臣健手若將求訣者

上又曰朕蒙
皇考厚恩選張氏為皇后成化二十三年 月 日

成婚至弘治三年九月二十四日生東宮今十五歲
矣尚未選婚

社稷事重可亟令禮部舉行皆應曰諾時司禮太監陳
寬李榮蕭敬等以次畢至皆羅跪榻外

上曰授遺音扶安李璋棟筆硯載義就揚前書之
上又曰東宮聰明但年幼好逸樂先生每勤請他出來
讀些書輔導他做箇好人臣健等皆叩頭仰奏曰臣
等敢不盡力

上復加慰諭而退是日雖在倉卒

天語詳備累數百言不能悉記而其重且大者如此臣
健等出至後左門調旨傳禮部行之戴義送出東角
門而入越一夕而

龍馭上賓矣追念

先皇帝簡任眷遇之恩願託委付之意誠古帝王所不

及俯仰之間已如隔世叩地顛天無所逮及可勝痛
哉

弘治十八年八月 日講畢出至文華門

上遣司禮監官

召臣健等復至暖閣問曰昨差承運庫太監王璿崔杲
往南京浙江織造贖等長蘆鹽一萬二千引戶部止
與六千引半與價銀今可全與臣健等同奏曰與鹽
六千又與半價已自足用

上曰既與半價何不全與鹽引臣健等對曰戶部亦是
撙節用度耳

上曰該部既要節用何不留此半價却將鹽引與之聽
其變賣豈不兩便臣健等對曰價銀有限不若鹽引
之費為多

上曰何故臣東陽對曰鹽引有夾帶且如有引一紙便
夾帶數十引以此私鹽壅滯官鹽不行

先帝臨終銳意整理鹽法正是今日急務不可不為遠
慮

上曰若有夾帶事發

朝廷自有正法處治他臣東陽對曰此輩若得明旨便
於船上張揚旗書寫

欽賜皇鹽字樣勢詭短赫州縣驛遞官吏稍稍答應不
到便行細打只得隱忍承受鹽商竄戶雖喫虧到底
誰敢聲說所以不若禁之於始臣健等亦共言之

上正色曰天下事豈只是幾箇內官壞了譬如十箇人
也只有三四箇好人便有六七箇壞事底人先生輩

亦自知道如是者再言之蓋是時已有先入之說矣
上復謂此事務要全行臣健等奏曰容臣等再去計較

因叩頭出殿中司禮監官追達

聖意亦答云已奏過再去計較監官還回奏云先生輩
已奉行矣臣健等至閣復具揭帖力爭請止從前明

日內批出止與益六千引如戶部議云

正德六年四月十三日講畢復

召至煖閣叩頭畢

上手取會試錄一本付司禮監太監張永授臣東陽等
內有白紙票粘於紙上者三皆指摘所刻文字錯誤
處

上曰今欲別有施行但念衙門體面恐不好看但與先
生輩知之耳臣東陽捧錄叩頭出至煖閣門外留寘
案上少頃永令內臣送至閣是年大學士劉忠累疏
辭疾未允強起主考試事出院後即乞省墓已得請

是日

陸辭聞此事而去比抵家復具疏乞休致蓋已有先入
之說矣

正德六年八月十日流賊劉士齊彥名等肆亂北

畿方擁衆北向京師戒嚴

上命兵部侍郎陸完提督軍務師已出涿州忽報賊在

固安甚急

上召臣東陽廷和臣儲至左順門內

上南向問曰賊在東師乃西出恐緩不及事適令兵部

追還陸完等令東可否東陽等對曰甚當且行未遠

一二日內可至臣東陽復奏曰聞賊船在水套自陷
危地似來送死官軍併力擒之不難但恐人心不能
齊一向來累失事機正坐此故今官軍在比賊若南
奔逸不可制

上曰張俊等皆在南料亦無害臣東陽對曰今須亟勅
東南諸將令嚴謹隄備以防奔潰若有意外查照地

方連坐鄰境不許互相推調務在萬全

上曰然先生輩宜用心辦事臣東陽奏曰臣等敢不盡
心但今盜賊充斥臣等不能運謀設策致屢

聖慮俱合有罪

上曰只用心便是臣東陽復奏曰此賊亦是烏合之徒
但願

朝廷賞罰嚴明諸將効力必可成功

上慰諭令返臣東陽因復奏曰年衰多病累歲乞休未

蒙矜允即今勉强供職實不堪勝少待事情寧帖當

再陳乞耳臣廷和臣永遠奏曰今已愈矣

上復加慰諭因叩頭出是日有羊酒之

賜云

此由... 書... 字... 事... 回... 珍... 記

安楚錄卷一

勅諭

皇帝勅諭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秦金今命爾巡撫湖廣地方兼贊理軍務操練軍馬整飭邊備撫治民夷提督屯田預備糧儲禁革姦弊防察姦宄遇有賊寇生發隨即剿滅若遇歲荒民饑務須設法賑濟官吏有能奉公守法修舉政務者量加獎勵其貪酷不才害人誤事者從實黜罰其軍民詞訟若有告訐賤私等項事情干礙軍職及文職五品以上者具奏拏問其餘就便拏送所司問理其有便於軍民者聽爾從宜處置凡一應軍機重務悉與鎮守太監總兵等官同心協和計議停當而行爾為憲臣務體朝廷憫念軍民之意持廉秉公正已率下典利除害撫卹軍民俾地方寧靖人民安妥庶副委任如或處事乖方責有所歸爾其如勅奉行故諭

勅命

正德九年十二月初六日

之實

勅巡撫湖廣都御史秦金先因營造乾清坤寧二宮工程重大該用木植錢糧物料等項數多該部已奏請差官前往湖廣四川貴州等處採辦大木運解應用其餘一應合用錢糧并帶徵工價銀兩及做工人匠等項亦已經派行浙江等布

政司并南北直隸府州徵解去後今該部奏稱已經一年之上止有直隸河間保定二府并浙江紹興河南開封陝西西安等府解到一二其餘各處俱未見解到欲將各該違慢官員查究治罪朕念地方遙遠又係初犯姑且容恕記罪今再勅爾等知會務要用心嚴督所屬布按二司掌印并守巡官及府州縣經該官員各將原派物料人匠并帶徵均徭銀兩自勅至之日為始定限三箇月以裏追徵完足各差司府佐貳官員帶領殷實大戶依限星馳押解前來接濟大工如再仍前故違半年之上者聽將司府州縣掌印正官住支俸糧一年之上者革去冠帶

遇缺不許推陞直待事完方許支俸冠帶一年半之上者參提問罪奏請降黜若有限內通完者指實旌擢每季終各將督解過銀兩物料人匠數目委官職名起程日期先行奏報以憑稽考務使錢糧不誤大工易成而違慢官吏知所警懼爾等如或仍前姑息亦不能辭罪其欽承之母忽故勅

廣運
正德十一年二月十八日

勅巡撫湖廣地方兼贊理軍務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秦金得爾奏稱都黎等處數百寨苗賊妄言氣

數聚眾攻城殺官料惑香爐山叛苗阿皆等乘機倡亂截路劫殺前項地方與貴州清平興隆等處接界今命爾及總兵官楊英前去鄰近地方駐劄會同貴州總兵都御史各提督叅將守備三司等官整備兵糧相機撫剿中間調官軍土兵等事公同計處得宜其湖廣錢糧照依該部奏准事理隨宜督理勅內該載未盡者亦聽爾等便宜而行事體重大者奏請定奪爾為大臣受茲委任宜竭心殫力展布才猷務使地方無虞軍民安靖庶副簡命之意如或怠玩誤事責有所歸爾其欽承之故勅

廣運
正德十一年七月二十七日

勅巡撫湖廣地方兼贊理軍務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秦金見今湖貴隣界去處苗賊為患已命爾及總兵官統領官軍土兵會同貴州合兵征剿朕念軍馬所在糧草為先特命爾不妨巡撫軍務兼督軍餉爾宜照依該部題准事理督同三司管糧等官隨宜措置多備糧草於各緊要城堡收貯聽主客兵馬支用軍兵所至隨宜供給三司以下軍衛有司官員敢有違慢不服委用及管軍頭目人等作弊支費沮撓等項應拏問者拏問應參奏者參奏尤宜悉心經理處置得宜

使軍儲不乏士氣振揚斯為爾能如或乖方誤
事實有所歸爾其欽承之故勅

廣運

正德十一年七月二十八日

之寶

勅鎮守湖廣太監杜甫巡撫都御史秦金巡按御史
張翰先該榮王府第被火延燒已命內官監太
監李文前去湖廣會同爾等各該司府官員計
處修理後本府寢宮等項房屋既已蓋造完備
該李文具奏回京間又該榮王奏欲將已派未
徵餘銀修葺門廊房屋朕以李文尚在彼處又
命公同爾等併工修完其未徵銀二萬餘兩着

廣運

四

巡撫官於內量徵應用今特命爾等照依前旨
并今勅內事理會同李文從長議處督同司府
以下各該官員於前項餘銀數內量徵一半或
三分之二將該府未完門廊房屋上緊併工修
完通併造冊奏繳以憑查照不許因循怠玩虛
費工力亦毋得於數內多徵加派重貽民害以
致激生他變如違必罪不宥爾等其慎之慎之
故勅

廣運

正德十一年八月十六日

之寶

勅巡撫湖廣地方兼贊理軍務都察院右副都御史

秦金得太監杜甫與爾及都督同知楊英奏湖
廣劇賊賀璋廖琪薛翺子等凶惡狡猾劫獄殺
人既招復叛已踰數年騷擾郡邑荼毒軍民罪
大惡極久未克除爾等乃能督率官吏指授方
畧盡將璋等諸賊一一擒斬餘黨解散潛消禍
亂地方獲安朕甚嘉之茲特降勅獎勵仍賞銀
二十兩紵絲四表裏以旌爾勞其有功官吏人
等俱已量加賞勞旌表尚念一方赤子久遭毒
害爾宜加意撫綏務俾各安生業地方永寧斯
稱朕委任至意欽哉故勅

廣運

正德十一年十一月十六日

之寶

五

勅巡撫湖廣等處地方兼贊理軍務都察院右副都
御史秦金先該太監總兵官及爾各奏廣東徭
賊流劫湖廣安仁攸縣執辱縣官殺害居民劫
燬獄囚衙門勢甚兇惡又該爾等奏湖廣郴州
與廣東江西接壤有名賊首龔福全等先雖撫
處變詐不常今又與廣東徭賊互肆猖獗乞要
征剿該兵部前後議奏謂賊徒搶殺醞釀日久
守土官往往隱匿已行防剿及查欺隱官員參
問爾等具奏又行整兵撫剿反加滋蔓誤事各
官本當重治但念緊急用人姑從寬住俸殺賊
令爾等會兵剿賊以靖地方朕皆從之茲特命

爾等前去柳桂征剿前賊爾宜督同三司掌印及兵備守備守巡管糧參將等官整理兵糧協心幹濟嚴督鎮溪等處土軍馬湖陽山殺手衛州長沙茶陵等衛班軍附近敢勇分布無城縣分通賊要路防禦剿捕臨陣之際敢有違誤者都指揮以下聽以軍法從事其調到土軍經過住劄地方嚴加禁約敢有騷擾凌辱官司強奪姦污等項聽爾從宜處治三省官軍分道並進相機遇剿其兩廣并南頓鎮巡等官或親臨邊境或差官領兵策應事有應與計議者俱要會合計議毋得自分彼此推託誤事凡事俱照兵部議擬奏准事理施行其征進貴州官軍已命

副總兵李瑾更替統領彼處事宜亦須通理爾等受茲委任宜盡心竭力大建厥功以紓朕南顧之憂以解民倒懸之苦如或因循玩愒致誤兵機國典具存必不輕貸爾其欽承之故勅

廣 運

正德十二年六月初三日

之 寶

勅巡撫湖廣地方兼贊理軍務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秦金得爾奏柳桂猺賊襲福全劉福興等嘯聚山林恃險負固偽稱大王總兵名號肆行兇惡攻城破縣劫財殺人流毒三省地方爾等乃能遵奉勅旨督同守巡兵備等官調集官軍土兵

人等分哨並進設法剿捕生擒首惡并剿從賊三百四十五名斬獲賊級一千六百四十五顆俘獲賊屬男婦一千五名口及奪獲頭畜器械數多巢穴既平餘黨悉滅累年之患一旦掃除自非爾等同心協謀調度有方何以致此捷奏來聞朕心嘉悅除有功人員命該部議陞賞外茲特陞爾俸一級庶子為世襲百戶仍降勅獎勵以旌爾勞朕尚念盜賊甫平居民未盡安堵爾等尤宜用心撫卹務使軍民樂業地方永保無虞斯副朝廷委任至意爾其欽承之故勅

廣 運

正德十三年三月十六日

之 寶

勅巡撫湖廣等處地方兼贊理軍務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秦金近該南京內外守備參贊等官太監黃偉等先後奏報江西寧王殺害巡撫等官燒燬府縣肆行反逆等項事情已下兵部會官議處停當朕當親統六師奉

天征討先差安邊伯朱泰為前哨統領各邊官軍前去南京相機剿殺太監張忠左都督朱暉統領各邊官軍前去江西擒其巢穴又命南和伯方壽祥及南直隸江西湖廣各該鎮巡等官各照擬定要路住劄把截今特命爾照依該部會奏事理會同鎮守太監李鎮總兵官安遠侯柳文

選調堪用官軍民快親自督領前去所屬緊要
地方通連江西道路去處分布防禦軍中事宜
務要互相傳報彼此通知一遇有警勿誤策應
或就便會合各路人馬設法剿捕仍出榜榜文
告示遍發江南及各該地方張掛曉諭但有人
聚集義兵擒殺叛逆賊犯者量其功績大小封
拜侯伯及陞授都指揮指揮千百戶等官世襲
賊夥內有能自相擒斬首官者與免本罪仍量
加恩典不許乘機挾讐妄殺平人一應軍中事
宜勅內該載未盡者俱聽爾隨宜區處爾為風
憲大臣受茲重託宜罄竭忠誠掃除叛逆尤要
詳審慎重計出萬全務俾地方寧靖軍民安堵

以紓朕南顧之憂庶稱委任爾其欽哉故勅

廣運

正德十四年七月二十八日

之寶

勅巡撫湖廣等處地方兼贊理軍務都察院右副都
御史秦金爾與鎮守太監李鎮總兵官安遠侯
柳文巡按御史毛伯温及三司等官一聞宸濠
反叛隨即差人具奏同心協謀選委官屬統領
官軍民兵前去斬州并興國州等處駐劄防禦
又徧諭所屬固守城池盤詰姦細召募義勇措
置糧餉將見在水次充軍糧米諭令般入附近
堅完城內收貯以備緊急之用近又會議請兵

會合剿殺或直搗其虛或追躡其後或倚角夾
攻期在旦夕罪人必得忠憤激烈計慮周詳足
見勤誠體國至意朕心嘉悅特降勅獎勵爾等
尚益展才猷遵照原奉勅旨用心區處務在防
禦有備進剿得宜成功之日朝廷自有恩賚爾
等其欽承之故勅

廣運

正德十四年九月初十日

之寶

安楚錄卷一

安楚錄卷一

九

安楚錄卷二

奏疏

欽差巡撫湖廣地方兼贊理軍務都察院右副都御史
史泰 題為地方事據湖廣都布按三司并各道守巡等官各將議處過事件備陳到臣據此案照先准兵部咨該本部題合無查照節年事例行移遼東宣府大同山西延綏陝西寧夏甘肅四川湖廣鄖陽兩廣江西貴州雲南山東巡撫總督撫治等官今年俱免赴京議事各在地方修舉本等職業撫恤軍民防捕盜賊若有重大應議事件益於政體便於軍民者預先條陳差人齎奏照依舊例聽該衙門會議奏

請施行若係見行并有奏行事例及瑣屑常事應該自處者從宜申明舉行不須一一煩瀆塞責等因題奉

聖旨是欽此欽遵備咨到臣已經案行都布按三司掌印并各道守巡等官通行議處開報去後今據前因看得各官所議各項事件除瑣屑常事并有例見行臣已斟酌申明一一舉行外其有益於政體便於軍民事關重大非臣所敢擅專者復詢之輿情參以已見增補其所未備潤色其所未宜開列條件上請定奪施行為此具本正德十年六月二十九日專差承差趙相親齎謹題請

旨

計開

一添府官以督邊倉查得湖廣布政司所轄沿邊銅鼓伍開清浪平溪偏橋鎮遠天柱等倉俱坐落貴州所屬黎平等府地方大庸永定安福九溪施州雖與岳州府慈利荊州府巴東等縣相連其實與四川酉陽諸夷相通錦田桃川枇杷雖與永州府永明等縣相近其實與廣西平樂府地里相攙遠者六七百程近亦三四百里山洞峻深夷夏雜處攻侵之患歲時常有設衛而備隨險各宜故以近邊荆岳辰常長衡永寶郴靖等府州夏秋稅糧每歲各照歲支數目坐派一十七萬三千九百餘石本色折色中半徵收運赴各該倉庫交納以備供用前時法嚴人淳姦弊鮮少所以歲用充足倉有餘積近年以來規利之徒紛紜肆出加以頑民憚於遠運往來通同糧運大沮或豪強官舍差人遠至包攬或姦頑糧里令人潛去通結彼此各加扣落上倉任意遷延官檣被其餌愚高下隨伊張王間有一二畏法無奈官舍人衆地限邊方上司巡歷一時未到文移往返動經數月近日各倉申稱各衛官員有將席價收去倉廩不行修理有縱舍餘糧強橫難以禁治雖經累行

查究終是積稔不悛若不大爲計處邊倉缺
乏不止今日後將大有可憂者查得岳州府
澧州原設判官一員專以提督大庸等倉但
官隸於州就於州內居住惟歲時巡歷官小
人橫縱有若無况一年纔及一次何以能濟
其事爲今之計乞

勅該部從長計議合無將澧州原設管糧判官革去
比照宣府事例各照地方添設通判共二員
先令各府掌印管糧官將應有邊倉去處逐
一委官踏勘某倉與某倉相去地里若干某
處較某處適中堪以建設公館如銅鼓伍開
清浪平溪偏橋鎮遠天柱則隸辰州府大庸

永定安福九溪則隸岳州府俱於適中去處
公館住劄往來不時巡歷倉庫一應事宜俱
許經管但有包攬之徒似前縱橫不問軍民
舍餘徑自拏問官攢人等若有通同作弊不
畏禁例亦許徑自提問輕則隨宜發落重則
舉呈撫按守巡管糧衙門施行其附近衛所
屯田子粒協同管屯官徵收鄰近州縣應辦
錢糧就令帶管各項詞訟亦許管理應得馬
夫柴薪等項如離府寫遠就令各倉於蕪價
糧銀內關支桃川錦田枇杷三倉施州一倉
地方不遠合無就令永州荊州二府分管官
一年一次往來督察畢日具將督察過姦弊

擒拿過攬頭緣由姓名一體呈報撫按等官
稽考如此則事得專一人知所警積弊可革
而邊儲有賴矣

一設關吏以謹防禦竊惟關隘之設所以控扼
東西南北之衝抑沮盜賊姦究之計有事當
關而守無事安枕而眠思患預防不可不備
照得湖廣德安府所屬應山縣西北五十里
有黃土關峻嶺曲徑難通車馬北五十餘里
有恨這關兩山夾峙巉巖壁立東六十餘里
有武勝關絕壁相向中頗平坦居民百十餘
家三關之險恨這武勝爲衝要在所當急黃
土爲偏僻在所當緩頃年法度廢弛人心玩
愒成卒失伍離次重門無稽察之防居民伐
木誅茅小徑有驅馳之捷遂使關隘之險闕
爲坦途以故往者巨寇劉六等來不自三關
而自廣水店去不自三關而自孟販侵入我
疆圍殺掠我人民是險有不足恃而患有不
可救者矣况湖省地方節年荒旱民不聊生
加以工役繁興科需橫溢民窮財盡莫甚斯
時萬一草寇竊發如有劉六輩復起鼓行而
來內應外合何以禦之爲今之計乞

勅該部從長計議合無將恨這武勝二關各添設巡
檢衙門一所照例銓官撥吏建立公廨僉撥
弓兵守把隘口盤詰姦細庶關津不爲虛設

而地方有所倚賴矣

一減差內臣以靖地方勿照湖廣均州自永樂年間管建武當山官觀之後

勅布政司叅議一員督同均州千戶所官軍提督山場修理官觀于時差遣未有內臣也宣德以後始差左監丞一員提督本山正統年間又止差禮部郎中布政司叅議等官提督自景泰元年至成化元年雖差遣內臣更替迭換亦止以提督本山修理洒掃為名未聞有分守地方之責其供給之費役使之人大率以樽節為事未聞累及有司編派成化十二年因鄖陽地方流民囂聚為患由是憲臣建議

設湖廣行都司等衙門太監韋貴原差提督本山遂兼分守地方行令均州編僉門卑亦未聞有再差協守地方之官也自是以後差協同提督山場太監一員又行令有司加添門卑一百名差遣相望供費不貲而地方始告病矣竊謂本山官觀百餘年來廟貌森嚴壇宇整飭皆

太宗之訐謀大策實足以綿永遠香火之計縱有損壞該修理者不過十分中二三爾均州守禦千戶一所在官無漕運往來之勞在軍免屯田辦納之費不為別項差占專供本山修理洒掃既

勅太監一員又布政司叅議一員兼同提督亦云足矣且荆襄鄖陽及附近河南內鄉陝西商州白河等處地方今奉

勅差有撫治都御史以統於上并添設行都司及鄖陽衛所以協理於下太監提督本山又兼分守其土一或有警聽令調遣專行獨濟不患無功何必又差一員協守其事乎即今鄖襄等處地方連年薄收軍民告窘以一州之小治置立分守協守兩處衙門供給之費不勝浩繁况夫間井蕭條凋瘵日甚以有限之財力供無涯之科需則又何取於地方之便哉如蒙乞

勅該衙門計議查照成化十二年事例止設分守太監一員不妨原管事務督令地方操練官軍民壯修理城堡器械撫恤軍民禁約流遁其續設協守一員就行裁革以蘇軍民之困地方幸甚及照武當山每年香錢所獲數多誠恐委官不得其人免為侵牟之計仍乞聽提督分守叅議委官一員兼同均州千戶所委官收管一出入稽考數目除修理官觀之外其餘剩之數如山東泰山香錢開報本布政司解庫亦可以充國家別項支用實為便益一裁革多官以省冗費嘗聞設官以分治固各

有職業之常事少而官多則不可無損益之制查得鄖陽地方舊時止有鄖鄉一縣成化年間因各處流民連聚乃為撫安之計增置鄖陽一府止設知府一員撫民通判一員推官一員近又增設同知一員管糧通判一員府分有大小錢糧有多寡鄖陽府所屬七縣夏稅秋糧不過二萬有零比之大府不過十中之一委之各縣正官亦足濟事及查沔陽州河泊所原設三十一處正統年間該湖廣右布政使蹇賢奏稱河泊所衙門課鈔不及四千貫麻鐵不及一萬斤翎毛不及一萬根該州照例裁革八所將長下等河泊八所歸併水口相連小港等河泊八所帶管納課存留原舊黃蘆等湖一十五所共二十三所今又查得原舊數內許家池河泊所錢糧數少又與黃蘆湖水口相連賽港湖河泊所業甲貧難又與直步湖河泊所地方甚近為今之計乞

勅該部計議合無將鄖陽府通判革去一員存留一員不妨捕盜兼以管糧及將黃蘆湖賽港湖二所照依前項事例歸併則庶幾無官多民擾之病有兼任責成之益地方幸甚

一處邊衛軍職以便行事照得湖廣都司所屬沅州靖州銅鼓伍開平溪清浪偏橋鎮遠八

衛俱係邊境與貴州地方犬牙相參如五開衛則與黎平府鎮遠衛則與鎮遠府俱同處一城偏橋衛與興隆衛相去不過六十里各衛指揮等官犯罪該道守巡等官咨關總司叅提往返之間動以歲計甚至有三年之久不奉勘合者以此各衛官員全然不以叅提為意嘗言待得叅下來時不知過了幾遭赦宥况各官雖不知警於一時亦終貽累於後日叅提之後不問笞杖罪名住俸問罪終無所逃查得問刑條例內一款雲貴軍職犯該笞杖罪名不必奏提有俸者照罪罰俸無俸者罰米其徒流以上情重者仍舊奏提為今之計乞

勅法司計議合無比照雲貴事例凡八邊衛軍職有犯笞杖罪名許守巡兵備等官具呈巡撫巡按衙門就行罰俸罰米如有入官給主等賊照數追徵如此庶邊官知警上不煩瀆天聽下不積滯案牘矣

一處軍職以嚴事例照得湖廣都司所屬沅州靖州銅鼓伍開平溪清浪偏橋鎮遠八邊衛與貴州廣西四川地界聯絡百種苗蠻自古為患實為雲貴血脉湖藩障蔽要害之地今各衛軍士日漸消耗不及原額十分之一且如伍開衛原額五萬今止三千銅鼓衛原額

一萬八千今止八百今較十年前又十去其一二自此通降數十年後將獨存空城誰與為守

朝廷專設官職清理軍伍各衛所勾到新軍累累不絕奈何官旗人等不肯存恤反加虐害或指買辦火藥軍器或指紙劄拜見禮物百計科害囊資既盡月糧無得不能存活只得逃回又有聞知解軍將到前去中途邀截剝取財物私出批文通同賣放其弊多端難以枚舉查得問刑條例內一欸若一年之內求索財物因而逼累在逃者指揮十名以上千戶鎮撫六名以上百戶四名以上各問罪降

九

一級每十名六名四名各照數通降不及前數及不曾得財者照常發落立例雖嚴但因有不曾得財者照常發落字句以此害軍之官不知警戒且軍既在逃事無對證據其一偏之說豈肯輸情認賊如蒙乞

勅該部計議合無申明前例但凡逃軍滿數即坐降級仍令各衛經歷司置簿一扇在官遇有解到新軍隨即註寫某年月日某處解到某所某千戶某百戶下軍人某人年貌妻某氏某月日出給收管批廻每季終將簿申送該道兵備官處查驗每年終查點一次備開逃軍名數具呈撫按衙門類總叅

奏提問軍逃滿數者照例降級不及數者問擬應得罪名如解到新軍百戶至十名以上千戶鎮撫至十五名以上指揮至二十名以上並無一名在逃者量加旌獎歲以為常如此庶軍伍可充而邊方有賴矣

一訂法令以清倉場訪得湖廣各處倉場近年姦弊益甚蓋因數年以來倉庫空虛軍無見糧一領籌票輒求售賣官豪及積年買頭人等乘時射利每月糧八斗多則得價一錢少則七八分或五六分遇有軍民運攬糧米到境官橫買頭彼此交通就將籌票扣抵倉糧虛出通關硃串徵之取盡膏脂給之絕無顆

六

粒百餘年來

國家養士之規一旦蕩而為姦豪肥家之計累經懲治竟莫悛改查得問刑條例一欸在京在外一應收放糧草去處職官子弟積年光棍跟子買頭小脚跟官伴當人等三五成群搶奪籌斛占堆行槩等項打攬倉場及欺凌官橫或挾詐運納軍民財物者杖罪以下於本處倉場門首枷號一箇月發落徒罪以上與再犯杖罪以下免其枷號屬軍衛者發邊衛屬有司者發附近俱永遠充軍今照積年買頭人等買籌扣抵倉糧多者二三百石少者不下四五十石獲利既多被害亦眾較之

搶奪籌斛占堆行槩之罪頗加深重而條例不載卒難深治為今之計乞

勅法司計議合無比照前例買頭人等犯該徒罪以上者照依前擬充軍官員有犯每買籌五十石遍降一級降至三級而止則法令嚴而人心懼宿弊革而邦本固矣

一處置苗民以保地方照得寶慶府武岡州儒林等鄉有徭苗二種原聽城步巡檢司管轄弘治十四年苗叛克平弘治十七年設立城步縣撥儒林等鄉徭苗委里屬縣其巡檢司在城步縣前仍隸武岡州綠城步縣深居夷境一城之外皆是夷人徭苗性類犬羊不知

法度稍拂其性輒合款打條挾眾歸州不許歸縣蓋由縣官勢孤力寡致其易視雖有巡檢司弓兵人役不聽操點調用雖有一所官軍地方懸隔溪嶺崎嶇上司罕到皆滿安嗜利無有統紀萬一夷性變動縣官何以控制為今之計乞

勅該部計議合無將巡檢司改隸城步縣聽其操點差使仍查照邊方城池事例該所錢糧軍馬俱聽縣官協同料理庶幾徭苗畏威不敢梗化又苗糧原額該一百餘石殘苗不肯輸納負累里遍包陪苗人種類易蕃往年禁買民田終不可禁收買漸多亦只依舊納丁田苗

糧不當雜差姦民規便因而詭寄苗里靠捐良民今後通令其但買民田者即當民差仍立石碑為信庶幾苗有常產服役官府而革心向化亦可望矣

欽差巡撫湖廣地方兼贊理軍務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秦題為工役繁興科徵太急恐生地方他變事據湖廣布政使司呈前事伏乞轉達具奏施行等因到臣據此查正德八年八月內先為

開讀事該內官監太監等官李文等欽奉

勅諭修造

榮王府第已該前巡撫湖廣右副都御史劉內會行估計動支錢糧委官督工修造及坐派軍民夫匠工價通融折徵銀兩并查取軍餉等銀轉數解赴常德府收庫支用修理正德十年三月內該臣接管巡撫隨即轉行該道守巡等官查催完工造冊繳報續據分巡湖北道僉事丁沂呈稱

榮府前後寢宮虎座穿堂宮門等項督工修造俱已完畢及繳常德府開造文冊前來查得支用過物料工價匠作等銀共八萬八千一百九十九兩三分九釐六毫見在餘剩銀一百六兩五分八釐黑鉛黃麻等料約計銀一千八十一兩三錢有零貯庫案候在卷正德十一年四月初六日

臣節該欽奉

勅先該榮王府第被火延燒已命內官監太監李文前去湖廣會同爾等并各該司府官員計處修理後本府寢宮等項房屋既已蓋造完備該李文具奏回京間又該榮王奏欲將已派未徵餘銀修葺門廊房屋朕以李文尚在彼處又命公同爾等併工修完其未徵銀二萬餘兩著巡撫官於內量徵應用今特命爾等照依前旨并令勅內事理會同李文從長議處督同司府以下各該官員於前項餘銀數內量徵一半或三分之一將該府未完門廊房屋上緊併工修完通併造冊奏繳以憑查照不許因循怠玩虛費工

勅諭

三

力亦毋得於數內多徵加派重貽民害以致激生他變如違必罪不宥欽此欽遵已經通行都布按三司一面行催所屬未徵夫價銀兩上緊解用一面坐委守巡等官叅議王蓋僉事謝廷柱等公同太監李文督工修理完報去後今據前因臣會同鎮守湖廣地方御馬監太監杜甫巡按監察御史張翰議照榮王府第前後寢宮穿堂虎座宮門等項俱已造完止有門廊房屋未修工程不為浩大若能撙節用度得銀數千餘兩亦自足勾先次榮王奏要止令守巡等官葺理不必久留內外官員意正有見於此臣等伏覩近奉

勅旨有云毋得數內多徵加派重貽民害以致激生他變仰窺我

皇上明見萬里軫念百姓之心雖堯舜亦不是過今太監李文自南京復回湖廣又出索驗要行加派夫匠那借官銀殊非

朝廷節用恤民之意且本官先在常德數年供給之繁難下人之騷擾有難盡言軍民聞其復來舉皆疾首蹙額恐其重加困累切緣湖廣地方連歲災盜兵荒公私匱乏已極額辦之稅糧方徵坐派之物料迭繼平時既多各項軍需去年又造綾紗紙劄

壽府用銀補修殿宇

勅諭

四

岷府起夫拽運木植加以楚遼荆襄等府郡王將軍宗枝蕃衍婚禮喪葬房屋等價增派歲無虛月百姓脂膏剝削殆盡司府官庫搜括無遺目今朝廷營建

官室最為緊要急務採木起運合用解戶水手人夫數多大青大綠等料人匠等價帶徵均徭銀兩動數十萬計臣等分當督屬極力營辦時刻不敢有違其

榮府寢宮既已完工未修廊房似應少緩且未徵價銀一萬三千九百八十三兩七錢有零俱在困窮軍民拖欠見今差官守催難免逼迫逃竄

况五月初旬至今天雨連綿江水泛漲田禾廬舍盡被淹沒秋收無望人心驚惶怨聲載道兼以清平叛苗擾害邊境柳桂徭賊劫殺鄉民見議用兵征剿軍餉百無一備民窮盜起理勢必然將來意外之虞又有不可逆料者臣以庸愚待罪巡撫民生休戚地方安危皆臣其大之責苟於此循默不言致生他變咎將誰歸所據該司議呈前因情亦懇惻切至如蒙伏望

皇上俯念地方狼狽軍民困苦乞

勅太監李文帶領官匠人等回京前項

府第未完工程合無姑候採運大木完日另議興工修理惟復照依

不案卷一

注

榮王先奏事理止令臣等嚴督守巡等官陸續徵

銀次第完工回

奏緣係工役繁興徵科急迫乞取修府內臣以安

地方事理未敢擅便為此會本正德十一年六

月十六日專差承差李文簡親齋謹題請

旨

欽差巡撫湖廣地方兼贊理軍務都察院右副都御

史秦 題為照舊存留起運錢糧補支

王府祿米邊倉軍餉事據湖廣布政使司呈前事

伏乞照詳鈞裁等因到臣據此卷照先准戶部

咨該巡撫貴州右副都御史蕭紳題為地方缺

乏錢糧急處以備不虞事奉

聖旨戶部知道欽此本部議得湖廣四川地方近年

凋弊已甚正宜休息撫安恐難設法勸借亦無

在庫銀兩可以那借及補還正德五年支取之

數合無通行川湖二省巡撫都御史嚴督布政

司掌印管糧分守等官查勘遞年坐派起解貴

州錢糧小民拖欠例該蠲免者照例保勘具奏

蠲免已徵在官侵欺埋沒者依律究問追陪起

解應徵不免者照依律限催徵起解通將查勘

過已未完數目并應否徵免緣由分豁明白造

冊

奏繳等因覆題奉

聖旨是欽此欽遵備咨到臣已經行據該司呈繳查

不案卷一

注

勘過長衡郴等府州所屬州縣原派起運貴州

折糧銀兩自弘治十二年起至弘治十七年止

未完獲通關并見徵起解被盜借解小民拖欠

災傷遇例蠲免數目文冊并不扶結狀前來覆

查相同具本

奏繳及咨部查照分豁外今據前因臣會同鎮守

湖廣地方御馬監太監杜甫巡按監察御史張

翰議照湖廣地方委的先因各邊用兵繼之頻

年旱澇近又以營建採辦修蓋府第夫匠料價

等項科徵浩繁在倉庫則極其空虛在軍民則

極其困累計稅糧則額徵有限論公用則取給

無窮其各

王府歲支祿米及邊近衛所官軍月俸呈申缺乏
 歲無虛月臣屢批該司計處無從區畫補給蓋
 額徵稅糧歲用項下尚欠一十二萬九千有零
 官軍折俸鈔銀又有六七年不得關支衛所况
 今偏鎮等邊苗賊出沒不常柳桂等處匪賊劫
 虜為患見行議處用兵軍餉動以數十萬計無
 所仰給查得布政司先年起運貴州折糧銀三
 萬七百二十兩該前巡撫湖廣都御史韓重為
 因本省歲用錢糧不敷奏奉

欽依存留司庫備用自弘治十八年到今完解之數
 俱已支盡其餘拖欠節年災傷例免數多正德
 八九十年分未完見今併徵民甚不堪若將前

項折銀仍令起解貴州則湖廣急缺軍餉別無
 措處進止機宜失誤非細况五月至今淫雨彌
 旬湖田被沒秋成已不可望則連年欠缺各
 王府祿俸等糧又將何所補給所據該司呈乞照
 舊存留折銀備用一節實非得已臣以菲才溢
 膺重託晝夜焦勞莫知善後之圖如蒙伏望
 皇上軫念地方凋弊錢糧匱乏乞
 勅該部查照將前項奏留起運貴州折銀照舊永存
 本省以備支用及行貴州巡撫官知會免其再
 行奏討如此庶幾軍餉得少資目前之急祿俸
 亦可克日後之需地方官民不勝幸甚緣係照
 舊乞留派運錢糧以補缺乏事理未敢擅便為

此會本正德十一年六月十六日順差承差李
 文簡親齎謹題請

欽差巡撫湖廣地方兼贊理軍務都察院右副都御
 史秦 題為地方事據湖廣都布按三司并各
 道守巡等官各將議處過事件備呈到臣據此
 案照先准兵部咨本部題合無查照節年事例
 遼東宣府大同山西延綏陝西寧夏甘肅四川
 湖廣鄖陽兩廣江西貴州雲南山東巡撫總督
 撫治守官今年俱免赴京議事各在地方修舉
 本等職業撫卹軍民防捕盜賊若有重大應議
 事件益於政體便於軍民者預先條陳差人齎

奏照依舊例聽該衙門會議奏
 請施行若見行并有奏行事例及瑣屑常事應該
 自處者從宜申明舉行不須一一煩瀆塞責等
 因題奉
 聖旨是欽此欽遵備咨到臣已經索行都布按三司
 掌印并各道守巡等官通行議處呈報去後今
 據前因看得各道官議呈各項事件除瑣屑常
 事并有例見行臣已斟酌申明一一修行外其
 有益於政體便於軍民事關重大非臣所敢擅
 專者臣復詢之輿情叅以已見增補其所未備
 潤色其所未宜開列條件上
 請定奪施行為此具本正德十一年六月二十六日

一第 233 册 續修四庫全書 6 史部

謹題請

旨

計開

一復添官以便分守照得湖廣布政司所屬武漢黃河等一十八府州分隸武昌上湖南下湖南湖北上荆南下荆南六道每道該分守官一員該司額設左右布政使二員左右叅政二員左叅議一員右叅議三員共八員內左布政使掌印右布政使清軍右叅議一員奉

敕專一管糧一員提督太嶽太和山并分守下荆南道兼管撫民外四員分管五道每年一員輪

進

萬壽賀表往返半年之上纔得任事去年一員抄造綾紗紙劄中間又有陞遷事故不一往往一員帶管分守二道甚至三四道者緣湖廣地方幅員萬里境接八藩比與各布政司不同巡歷既不能周未免顧此失彼縱使各官終歲在外亦不過虛文往來苟且塞責錢糧比併鮮完官屬考察失實勘合怠於完銷盜賊疎於督捕欲其剷除吏弊歟息困窮以安黎庶保固地方蓋亦難矣查得正德四年七月內為缺官分巡事該吏部會官議擬奏准湖廣布政司添設管道右叅議一員張瀚後因緣

事隨補徐潭陞任久缺議者必謂官多民擾不若裁省為便切惟天下利害當權重輕若害倍於利者什百則當惟害是去利倍於害者什百則當惟利是從且如添設一員不過早俸馬夫等項所費有限其害甚微使各官巡歷於外分理政務潤澤生民其利博矣二者相較奚啻什百倍蓰而已哉如蒙乞

勅該部從長計議合無查做前例照舊添設右叅議一員分守一道地方庶幾吏飭民安澤不問於遐邇而人存政舉職不至於瘵曠矣

改兵備以兼分巡照得湖廣上荆南道地方西地巴蜀南極瀟湘東抵吉袁西轄九永延

表數千餘里水陸四望皆通軍民雜處於封疆

宗室森羅於郡治施州九谿等衛又有土官衙門地各異俗人各異心况邇年以來水旱頻仍盜賊竊發獄訟繁興文移旁午比之別道事最繁重雖有守巡官員常居省城巡歷難遍荆瞿守備名位頗輕以此人多玩習事鮮克濟議者或欲添設省分或欲添設巡按蓋皆有見於此但一國三公十羊九牧似非政體所宜臣愚以為合無比照浙江溫處廣西右江事例將本司分巡官員改為兵備副使或僉事領

勅一道就於荊州駐劄控制一方仍兼理分巡修理城池操練軍馬防捕盜賊問理詞訟消奸人窺伺之心造生民昇平之福如此則官不必添設而事體得宜地方亦可保固矣如蒙乞勅該部會議如果相應依擬施行實為便益

一改巡司以嚴保障切惟巡檢之職專為督捕盜賊控扼要害而設照得湖廣德安府所屬隨州梅丘鎮巡檢司距州五十餘里地方偏僻不當衝要之區吏卒安閒不膺捕詰之責殆非

朝廷張官置吏初意看得該州北去三十里地名鴈山店東抵應山縣九十里西抵棗陽縣

一百四里南抵安陸縣一百三十里北抵河南唐縣三百里軍民雜居商賈交集誠為該州直北襟喉要地先年去任知州李充嗣在彼設立社學舖舍公廡廡房將以潛消強悍之習預防姦宄之萌立意甚善至今遺構尚存合無將前項巡司改設於此不勞民之力不匱民之財而官吏得以盡其職盜賊無以匿其踪矣緣係遷移衙門地方事理未敢擅便乞

勅該部議處行臣遵奉施行便益

一具屯冊以杜侵欺切惟開屯種以廣儲積造文冊以備查考我

朝養兵之法可謂周悉詳盡矣奈何法立弊生歲久事廢今屯田之名雖存而屯田之實幾盡何者即今湖廣衛所屯田古冊多稱遺亡間有存者取而參對近冊條段坐落俱各不同固有古冊在此鄉今在彼鄉者亦有舊止一段今為數段者豪官肆其侵謀軍士受其威賂展轉兼併黃緣移換遂使膏腴者盡入於勢豪之家磽瘠者存留於版冊之內日侵月削逃棄拋荒先今糧額相去甚遠間有故老相傳深知其弊舉而首告竟莫剖決蓋以文冊不存故也為今之計合無行移南京戶部備查洪武永樂年間下屯古冊及正統八

年興舉屯種文冊收藏所在就令缺冊衛所動支公用銀兩選委能幹官員前去抄謄每冊一樣三本一留布政司一留按察司屯田道一發該衛所各另收貯以備遺亡則典籍常存經界可正下之受害者有所憑而赴愬上之聽理者有所據而剖決而又參以軍職止許存留三分之例嚴強占私買私賣之禁庶屯政漸修而屯田漸復矣如蒙乞

勅該部計處施行不勝幸甚

一查坍墾以均利害謹按湖廣地方江漢巨浸派別於荆沔之地會合於蘄鄂之間迤邐不啻千里水急上疎激盪所嬰無不崩壞但求

冊西墜理勢之常而沃壤洪流變遷靡定被害之家持東冊西墜之說得利之人有連址接壤之便爭論不已奸蠹乘隙因而投獻勢要軍衛有司莫敢誰何貧軍小民破家陪貲卒至逃亡後已查得先該巡按直隸監察御史楊邦禎建議要行差官將勢豪侵占新洲先年不係

欽賜及起科者查明悉令退出轉行各該衙門將連年冊江田土查勘明白量撥一二以蘇貧軍該部議擬沿江上下賊盜往來差官踏勘不免勞擾待地方寧靖再議迄今未行臣愚以為給於墜以補冊塌法雖甚善勢則難行大

江限隔動涉異縣誰與耕種為今之計合無差委的當官員分投丈量起科糧米計其多寡量為除減冊江之數則糧額不至於損少利害亦得以調劑矣如蒙乞

勅該部查議果無窒礙早與施行其於地方軍民不無小補

一處軍職以警奸貪照得湖廣都司所屬沅州靖州銅鼓伍開平溪清浪偏橋鎮遠施州永定九谿瞿塘等邊衛指揮生長夷方與之俱化以培克為家法視軍士如草芥官日富而軍日貧財益聚而人益散及至事發或散行拘審或叅奏行提有等豪富兇頑官員公然

不理強奴悍僕數十成羣差人不敢職其門委官不敢當其怒方且謀害原告假以他事為名或一旦扭錄置之牢獄或百計羅織通之逃竄時移日改旋生狡計縱然賄賂無門不免囑託有路以此軍士敢怒而不敢言寧死而不肯赴愬如九谿衛指揮李玉壘塘衛千戶文玉姦貪橫悍稔惡數年事發桀驁自如叅提延久方出舉此一二則其餘可知矣查得問刑條例內一款文武職官犯罪事發脫逃者除真犯死罪并例該充軍照本等律例問擬外雜犯死罪并徒流罪俱問發為民原該為民者發口外為民看得前項不服官員其情甚於脫逃合無比照前例分別差等

凡軍職犯罪事發拘提除患病公差勘有實迹外其犯該雜犯死罪并徒流罪若無故抗違至三月之上杖罪以下例應還職無故抗違至半年之上者俱照前例為民如蒙乞

勅法司查議施行庶兇頑知警獄訟易清邊境窮軍庶乎有生意矣

一作與衛學以求人材照得湖廣都司所屬銅鼓偏橋九谿永定等衛設有儒學俱係軍武生員肄業並無廩膳增廣其間或三年一貢二年一貢照依入學先後次第起送切照本朝取士專用科貢二途今府州縣學歲貢以食

糧為次已非

祖宗立法初意然貢之論食廩猶官之論資格任法而不任人固後世所不能免今衛學止以入學先後為貢之次第似非法之良者以此有口尚乳臭即寄名在學以圖早貢邊衛子弟考較多從寬假則是

朝廷官職可以坐得古人有言一命之士苟存心於愛物於人必有所濟反而觀之一命之士苟存心於利己於人必有所害夫以有司而為

朝廷歲貢一人宜不得若是草草也且考其文行而授之餼廩俾無衣食奔走之累得以專

心致志於學如使由此而得真才升斗之費固所不惜且軍武生員既可以貢又可以官而獨不可與之廩乎即今湖廣施州衛貴州興隆衛等學俱有廩膳事同一體教無殊科況今銅鼓偏橋等衛學生員頗感惟是邊境孤城實多貧窘及查得平溪衛先年軍生附於貴州思州府學比因上官劉襲

奏要另設儒學行臣勘處相應已經回報都察院轉咨禮部未見舉行合無將銅鼓等衛儒學軍生比照縣學則例廩膳增廣各二十名其廩米於衛倉支給提學官務要嚴加考試取其文理頗優者方許補廩應貢不許姑息

俯就及查先行事理將平溪衛一體建學食廩如此庶生徒免飢寒之累有司盡貢舉之責而邊方文風可望興起矣如蒙乞

勅該部從長議處斟酌施行學校人材不勝幸甚
一遷革驛傳以協人情夫驛館之設居水陸交會之中係應接往來之地可遷則遷可革則革皆民便也查得沔陽州原設漢津候埠沙湖則河深江伍驛往年奉例歸併當時有司失於相度倉卒呈報將則河驛革去改作景陵縣所屬乾灘驛存留前項四驛今看得則河地方南至沔陽州北至景陵縣相去各一百餘里西至潛江縣七十餘里較量道里于

此適中經過官員于此憩息其見在深江驛離沔陽州及景陵縣皆一百餘里離潛江縣止二十餘里又僻在則河之北邇年以來河道壅塞舟楫不通實為閭閻合無將深江驛裁革移在則河地方仍復則河舊驛夫馬通移不勞重覆編派舊址猶在不煩浩大工程此以遷改為便者又查得襄陽府光化縣鄒陽驛原係新設衙門上自均州下通襄陽止是一帶水路又光化縣里分數少官員不係全設鄒陽驛夫馬供應俱是該縣出辦蓋名有而實無也相應裁革聽其夫馬各應總歸於縣此以革去為便者參訪兩處官員兼以

二司巡歷衆口一詞皆稱利益因革之道亦存乎時揆之政務若不關於重大之體而度之人情亦足以爲便利之圖如蒙乞

勅該部計議相應無礙行臣如擬施行地方幸甚

一慎選巡檢以嚴捕詰照得天下設立巡檢司官所以盤詰奸細緝捕盜賊果能舉職是亦要官我

朝舊制相承往往以倉場稅務等官陞除或以

三考年深吏典選授及至上任俱年六十左

右皆心志欠頑精力衰憊動以歸老自盡平

居則竊祿苟延遇警則閉門畏縮指麾操縱

悉出吏牌及其子弟之手或容妄拿平人攀

害良善或圖得匿贓賄賣放真盜千百之中

鮮有一二自能策立者所以額設弓兵皆爲

官衙廝役甚至收納月錢縱令閒曠巡邏緝

捕漫不究心此豈

祖宗設官之初意哉矧湖廣地方山澤綿延江湖深

闊巡司分設獨多盜賊不時竊發前項官員

關係尤切如蒙乞

勅該部會議合無今後遇有巡檢員缺不必照常將

倉務等官陞補許於吏員中該選前職并揀

選急選八品行頭出身情願告就前職者數

內挑選人物精爽年力強壯之人除授前職

令其到任守法奉公脩舉職業盤詰奸細緝

捕盜賊獲功呈報合干上司撫按等官一體

獎勞保舉吏部不次陞用如此則本官自待

尚有向進之期而官司委任亦有責成之效

奸宄庶可消弭而地方獲賴無虞矣

一協操守以固省城照得湖廣省城設有武昌

衛武昌左衛官軍操練保障其武昌護衛專

屬

楚府護守

王國平時既無統攝之司遇警又無協濟之力

酌量事體甚非所宜且省城原有九門地方

其各

郡王將軍儀賓府第參錯鱗次却居其五而諸

司衙門與軍民之家止居其四今春儀賓沈

寶府內被賊劫害緣其第宅在大城之東空

曠去處實隸武昌護衛管轄攻其軍士雖多

分派各府不過聽其樵採役使之勞初不責

其暮夜巡警之備省城盜發事頗異常凡在

守土官員固不能追失事之責而思患預防

亦當爲善後之圖查得武昌護衛官舍旗軍

約四千一百餘員名每歲食糧不下三萬三

千餘石除西安州養馬牧羊之外在衛尚有

三千五百餘員名又有儀衛司官校俱無征

運雜差專一防護

王國正德七年爲因流賊入境行取護衛旗軍

一千餘名防守城池後因地方稍寧照舊不用夫居重馭輕天下之勢當審其所在而處安思危智者之見常防於未然為今之計合無將武昌護衛官舍軍餘照舊查選一千員名與武左二衛官軍舍餘相兼操守俱聽考選城操都指揮號令約束隨時訓練遇警併力防勦其

楚府長街并端禮等門周圍牆外及楊柳壩一帶曠野處所近日已令添設鋪舍一十三座輪撥護衛軍餘每夜守宿巡警誠恐日久又生怠玩必須按察司按月委官不時稽考查點如此庶幾地方城池有統攝保固之益而

護衛官軍免虛費閒散之弊矣如蒙乞

勅該部查照計處著為定例永遠遵守其餘

襄遼荆吉等府凡有護衛并儀衛司去處聽臣

督令守巡等官一體查處施行地方幸甚

欽差巡撫湖廣地方兼贊理軍務都察院右副都御

史秦 題為對陣擒斬越境苗賊功次事據湖

廣按察司分巡上湖南道帶管柳桂衡永等處

兵備僉事高顯呈據守備永道以都指揮體統

行事指揮僉事王廷爵手本前事奉巡撫湖廣

右副都御史秦 案驗為預防盜賊以安地方

事訪得廣西府江等處見有猺賊作耗勢頗猖

獗切照湖廣江華錦田等所縣正與彼省富賀

等縣境界相連誠恐前賊奔逸我境為患相應預為隄備除與鎮守湖廣地方御馬監太監杜甫總兵官楊英巡按監察御史張翰會議外案仰本職即便嚴督該管軍衛有司掌印巡捕巡司哨守等官整朔官軍民兵殺手更夫人等嚴守關隘保固城池一面選差乖覺人役爪探賊情遇警督率官兵相機截殺獲功呈報以憑施行仍備行湖廣按察司分巡帶管柳桂兵備僉事高顯知會等因奉此除通行永道寧遠府州衛掌印知府何詔巡捕通判賀位知州洪通指揮王臣等一體轉行所屬嚴謹防範外又經選差乖覺緝事健步李慶五等前去錦田等處地

方爪探賊情嚴督哨守官軍把截關隘本年七月十四日據原差李慶五齎到哨守指揮洪基

飛報七月十二日寅時據健步盧馬兒款丁莫

文廣等報稱連山賀縣苗賊約有五百餘徒開

張旗號越來攻打萬安寨殺死民人李瀛男婦

等苗賊見今在彼剝住等情據報到職隨統千

戶會顯許鐸百戶王憲各項精銳官軍并千長

李梁義官李椿等及款夫人等會合前到萬安

寨分布奇正軍款對敵數合至本日午時衆賊

衝陣當有軍款嚴仲六李燁李丑生等奮勇向

前斬獲賊級六十七顆生擒 賊二名奪獲兇

器二百餘件殺傷賊徒數名

軍款粘踪追

捕去訖被賊殺傷百戶王憲左手并傷官軍數名俱各存命等情據報到職緣係行仰遇警督率官兵相機殺賊獲功呈報事理合行開報等因到道據此除將解到賊級并生擒賊犯紀驗明白取具招由脫逃賊犯仍行守備等官王廷爵等通行嚴督各該州縣并各哨所堡巡捕巡司官兵人等粘踪追勦另報外今將所獲功次理合開坐呈乞照驗施行等因到臣據此案照先為截遏追殺渠惡賊黨功次事該守備指揮王廷爵呈報正德十一年二月二十七日督率官兵人等前去藍山地方沂村等洞斬獲過強賊首級并生擒共四十五名類已經會本具

題外續為預防盜賊以安地方事該臣等訪得廣西府江等處見有搖賊作耗勢頗猖獗誠恐前賊奔逸我境江華錦田等所縣為患又經案仰守備指揮僉事王廷爵即便整擗部下官兵人等嚴謹把截相機防勦去後今據前因臣會同鎮守湖廣地方御馬監太監杜甫總兵官都督同知楊英巡按監察御史張翰議照湖廣錦田等處地方近被兩廣連賀等縣苗賊越境為患殺虜人財守備指揮僉事王廷爵乃能遵奉明文督屬擒斬賊級勞蹟頗多誠可嘉尚其帶管兵備僉事高顯亦克用心調度獲有前功除批行該道將生擒賊犯問罪具招呈詳賊級梟掛

示衆及將未盡賊徒相機勦捕外如蒙乞勅兵部查照將前項獲功官員并軍款人等照例議擬陞賞如此則人心知所激勸地方賴以安寧不勝幸甚緣係對陣擒斬強賊功次事理臣等未敢擅便為此會本正德十一年八月二十八日順差承差李蘭華親齎謹題請

旨
欽差巡撫湖廣地方兼贊理軍務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秦 題為乞

天恩甦民困計處錢糧以濟兵荒急用事據湖廣布政司管糧右叅議熊紀呈為乞憐水災民患事緣報勘過荆襄常岳武漢黃德安沔等府州衛并所屬水災文冊前來看得安陸沔陽漢陽漢川景陵石首公安監利潛江華容安鄉沅江龍陽等四十五州縣災重者十分以下輕者四五分以上共該無徵秋糧米四十二萬八千三百二石八升八合八勺六抄八撮四圭八粟滄死人口一千四百九十五口漂流瓦草房屋七千六百六十三間及據前項州縣衛所申稱查得各該倉庫空虛錢糧缺乏無以賑濟即今人民缺食饑餓難存壯健者糾集搶奪老幼者竄徙流移地方危急勢難保安乞賜別為處給錢糧以救民命消弭盜賊等因據此行間隨准兵部咨該巡按監察御史張翰等題據叅將洛忠等

呈為十分緊急賊情叛苗數萬晝夜謀討攻打
城堡人命倒懸急請兵糧懸望解圍事奉

聖旨兵部知道欽此本部議擬覆題奉

聖旨是地方苗賊猖獗著湖廣總兵官楊英都御史
秦金前去湖貴接境去處會同貴州鎮巡官督
同各該參將守備三司等官整備兵糧相機撫
捕如果事情重大隨宜會調各省官軍土兵協
力征勦不許自分彼此失誤事機仍着貴州巡
按御史隨軍紀驗功次都寫勅與他其餘事依
擬行欽此又准本部咨該巡撫貴州右副都御
史曹祥題為十分緊急賊情事奉

聖旨該部便看了來說欽此本部議擬覆題奉

聖旨是這處置用兵事宜每議處停當都依着行
欽此欽遵備咨前來除會行都布按三司及各
道守巡參將兵備守備等官查照一面爪探賊
勢緩急飛報一面整備兵糧聽用臣等候

勅至之日即便啓行前往湖貴接境去處約會貴州
鎮巡官從長計議相機撫勦外臣惟湖廣地方
頻年災盜之餘委的軍民困弊之極本等糧差
之外加以坐派各項物料數多又因營建採運
大木公帑之錢糧搜括無遺百姓之脂膏剝削
已竭今值重大水災邊方用兵緊急安內攘外
皆臣之責顧此失彼實臣之憂切念前項被災
州縣衛所軍民人戶目前老幼缺食已多餓死

流移計口給賑必得米穀三四十餘萬方可支
持臣已通行先儘預備倉糧支給而人多糧少
不穀百分之一繼此冬春之交無所仰給餓寒
迫身相聚為盜必至日滋月長意外之患殆有
不可測者況貴州征苗議調湖廣土漢官軍三
萬員名前往清浪偏橋等處住劄難以月日預
計彼處邊倉空虛主兵亦不穀用至於賞勞銀
牌花紅魚鹽等項必得銀數萬兩米十萬餘石
僅可供億此蓋急於星火不可時刻遲誤臣以
非才濫膺重寄夙夜焦勞不遑寢食前此雖嘗
一面嚴督該道守巡管糧管屯等官催併應解
邊倉錢糧上緊完納一面動支庫貯官銀一萬

兩給發分守參議王蓋糧糧賑濟本官近又陞
任倉卒豈能濟事臣今查得布政司廣備庫見
在惟有一項生員納銀共三萬九千九百八十
兩例該解送戶部及存留採木之用堪以借支
臣只得擅便行令該司動支二萬四千四百三
十兩責付接管分守參政張天相領運至辰常
等府分撥委官設法糴糧運赴邊倉接濟或量
留本色間日折支外一萬五千五百六十兩解
送分守參議張瀚副使聶賢并管糧參議熊紀
等查發極災沔陽漢川等州縣驗口給賑此項
銀兩似應選官至於災傷蠲免稅糧俱是存留
之數奈何

王府祿米文武官吏旗軍俸糧皆不可缺況本處
歲用項下原欠米一十二萬九千有零故官軍
本折色俸糧有八九月不得開支者有二三年
無從補給者衆口嗷嗷朝不謀夕亦須及時區
畫若夫征科繁擾民命倒懸尤宜急解臣晝度
夜思別無善策茲欲拯溺救焚必須損上益下
以權濟經革無名之科斂停可緩之催征庶幾
有補今將各項事宜逐一計處一曰那見在以
濟緊急二曰停催併以拯顛危三曰復舊規以
收羨利四曰開事例以補匱乏備開條件冒昧
上

陳伏望

皇上畏天命而憫人窮念兵荒以急儲餉

特勅該部從長會議俯賜采擇施行庶可以少濟日
前燃眉之急而日後噬臍之悔或可苟免矣緣
係乞

天恩甦民困計處錢糧以濟兵荒急用事理未便擅
便為此具本正德十一年九月初四日專差承
差張拱極親齎謹題請

旨
計開

一曰那見在以濟緊急
一查得湖廣布政司廣備庫收貯專任巡撫防
禦虜寇以保安地方事生員銀二萬四千四

百二十兩見該戶部查取給邊又該工部侍
郎劉丙奏為營建
宮室以計留錢糧事添納生員銀一萬五千五
百六十兩預備採木臣已便宜借支餉軍給
賑二項銀兩合無將該解戶部之數准用免
還惟復與採木備用者通候開例銀兩償補
乞

勅該部查照定奪示下施行
一訪得湖廣均州

大嶽太和山各處商賈軍民人等每歲燒香布
施銀錢等項不下萬計為因不報合于上司
無憑稽考的數臣惟此項錢糧修理官觀之

外相應釋穀備賑臣近因水災民困至極不
得已行令該道分守叅議張瀚撫民副使聶
賢轉行分守太監梁英呂憲那借銀一萬兩
給發災重州縣賑濟未報誠恐所司罔念民
艱隱匿占愆如蒙乞

勅該部查照行令各官一面量借見在之數急救民
命一面著為定例今後每年收受香錢務令
提督叅議管理比照山東泰安州事例按季
報數若干內留三分之一修理官觀其餘送
布政司貯庫預備賑濟及撥補俸糧等用實
為便益
二曰停催併以拯顛危

一戶部額辦坐派未完錢糧除正德七年前

赦蠲免外其三德八年九年十年小民拖欠夏秋稅

糧子粒及一應戶口鹽鈔乾魚蓮肉黃蠟葉

茶葉筍等料見今併徵民甚困苦如蒙乞

勅該部斟酌議處內除起運兌軍京庫折糧銀兩不

拘有無災傷州縣照舊催徵完納外其存留

本處倉糧撥運

王府祿米及解京鹽鈔物料等項合無將災傷

去處暫且停徵無災去處亦從寬比併先完

正德十年之數內有侵欺者仍查究監併實

為便益

安泰錄卷二

一工部額辦坐派未完錢糧除正德七年前

遇

赦蠲免外其正德八年九年十年小民拖欠既疋

襖軍器等料各

王府墳房婚禮料價并新派綾紬錦營建均徭

帶徵解戶水手盤纏紗綾紙劄銀兩見今併

徵民甚困苦如蒙乞

勅該部斟酌議處內除營建帶徵解戶水手綾紗紙

劄等銀不拘有無災傷州縣照舊催徵完納

外其餘軍器牌襖船料并

王府房墳等價新派綾紗紙劄細錦等銀合無

將災傷州縣暫且停追以甦民困候豐年另

議帶徵無災去處亦從寬比併先完正德十

年之數內有侵欺者仍查究監併實為便益

一湖廣鎮守衙門每年進

貢鱔魚鮓其魚并椒料等銀俱取之於各河

泊所及派各州縣水手銀兩民已不堪此外

又有葛布等項名色不時差人下屬收買挾

勢射利之徒因而恐嚇取財開葺食濫官員

從而奉承科歛奸吏通同里書收頭剝剝花

戶以一科十公少私多民困益滋無所控籲

凡此無名之征誠宜嚴禁痛革乞

勅該部查照議處合無行令湖廣鎮守衙門遞

進鱔魚鮓用盡敬

三

上之誠仍聽臣與巡按御史督同司府官員會計合

用鱔鮓等魚若干駕船水手衣糧銀兩若干

作何出辦計處停當著為定例免致分外科

害其餘葛布等件及各項無名之征一切禁

絕今後如有好貪小人假名怙勢潛往繁屬

州縣衛所需索財物騷擾地方者許所在官

司即便擒拿解送撫按衙門臣等從重治罪

民生幸甚

三日復舊規以收羨利

一查得正德元年為缺乏銀兩庫藏空虛事該

太監蔡用等題

准將天下各

王府奏討山場湖蕩稅課司局河泊所通令還
官徵銀解用今照湖廣所屬如武昌荊州等
府稅課司湘潭東山崙等河泊所見該
楚遼吉壽等府照舊管業且令該府內外官員
人等收課挾勢射利多科橫取軍民受害莫
敢誰何是故利多歸於小人名寔損乎
宗室況今各府將軍儀賓往往申呈又缺祿糧
多係遇例蠲免若再追併小民是驅之為殍
為盜也如蒙乞

勅該部查議合無將湖廣各

王府先年奏討稅課河泊并山場蘆洲田上等
項行令臣與巡按御史坐委守巡等官逐一

查出照舊還官徵收銀兩就補先今欠缺各
府

郡王將軍郡縣主等位下祿米并官校月糧不
許別項支銷候年時豐收地方寧謐另行議
處奏

請定奪

一訪得湖廣省城各處鹽商轉集鹽船到於江
上先年俱赴武昌府掛號給帖執照發賣每
船一隻納銀二三兩入官貯庫以備賑濟等
項公用蓋亦古人所謂與其取之于民孰若
取之商賈之意人心已定別無異議正德三
年有去任知府陳梅朋奸附勢投獻此利于

鎮守衙門馴致趨利小人承攬巡攔因而積
取每船勒要銀五六兩以上每歲不下萬計
迄今久假不歸遂使商民俱困深為未便如
蒙乞

勅該部議處合無今後各處鹽商到於江上仍令遵
照舊規俱赴武昌府掛號每船納銀二兩或
三兩收貯官庫登記印信籍簿按月開報撫
按衙門備照布按二司掌印官不時稽考其
銀預備賑濟及賞軍等用不許官吏人等借
剋侵漁重困商民違者拏問叅究

四日開事例以補匱乏

一各處鹽課專備兵荒查得湖廣先年亦嘗開

中引鹽以備軍餉只今邊方倉米告空主兵
月糧尚缺見調漢土官軍數多倉卒無所仰
給豈不誤事惟有召商中鹽謂之飛糧可以
濟急如蒙乞

勅戶部俯念軍餉緊急查將兩淮運司各年存積等
項墾課開中二十餘萬引斟酌定議價直行
令湖廣布政司出榜召商照依時價定與斗
頭俱赴偏橋清浪等倉上納糧米以供軍餉
完日給與倉串實收關領引目赴場支鹽誠
恐各商畏避邊路險遠內將一半姑准赴司
納銀給發柙桂用兵供給之用地方幸甚
一查得近例湖廣布政司所屬各儒學生員許

令納銀廩膳二百兩增廣二百八十兩附學
三百四十兩俱赴本布政司上納准其入監
肄業出身今已停止緣此例人多樂趨得銀
可以濟急如蒙

皇上軫念民命倒懸邊儲緊急乞

勅該部會議從權合無再於本布政司開納三百名

照例赴司上銀給文起送如數不設許於附

近南直隸府屬儒學撥補其銀照數補還官

庫解部并採木之用餘剩銀兩却將贖給軍

餉賑濟飢民地方幸甚

一查得舊例在外都布按三司知印承差見役

一年半以下者承差納銀六十兩知印納銀

七十兩聽缺三年以下者承差納銀一百二

十兩知印納銀一百五十兩六年以下者承

差納銀一百一十兩知印納銀一百三十兩

六年以上者承差納銀九十兩知印納銀一

百一十兩俱起送赴部承差就撥辦事知印

冠帶聽選今已停止合無許令湖廣都行布

按四司知印承差仍照例納銀起送施行

一查得舊例在外各衙門吏典初考一年以下

者納銀一百二十兩二年以下者納銀一百

一十兩三年以下者納銀一百兩轉考一年

以下者納銀九十兩二年以下者納銀八十

兩三年以下者納銀七十兩俱起送吏部免

其辦事考試就撥當該其聽缺農民三年以
上者納銀一百兩免其在外歷役各照原擬
衙門起送赴部辦事今已停止合無許令湖
廣大小衙門見役吏典并候缺農民仍照例
於本布政司納銀具結起送施行

一查得舊例各衛所軍職襲替指揮千百戶等

官未經比試者總小旗未曾併槍者許令納

銀指揮五十兩千戶鎮撫四十兩百戶所鎮

撫二十兩總旗十兩小旗五兩各赴本處司

府納完免其赴京比試併槍給與庫收申繳

兵部查考今已停止合無行令湖廣都行二

司所屬官旗照例施行其見調在邊并附近

衛所就赴清浪偏橋等倉照依銀數時價買

米上納寫遠去處俱赴本布政司納銀各免

其赴京比試併槍給與倉收備照仍繳兵部

查考

一查得舊例各處軍民舍餘人等有願納銀一

百五十兩者授以百戶所鎮撫二百兩者授

以副千戶二百五十兩者授以正千戶四百

兩者授以指揮僉事四百五十兩者授以指

揮同知五百兩者授以指揮使各於所在官

司告報納銀完日造冊并庫收繳送戶部查

對明白轉行兵部印給劄付填註衛所帶衛

間住徑發原納銀官司照名給發執照今已

停止合無行令湖廣布政司召令本省并各處軍民舍餘人等仍照例納銀施行

一查得舊例在外陰陽醫學并僧道官有缺許令陰陽醫生僧道或仕宦子孫良家子弟年歲相應者各納銀六十兩起送吏部入選免其考試候缺者減去銀一十兩今已停止合無行湖廣布政司查舉前例納銀施行

一查得舊例各處儒學不願出仕生員及兩考吏典不願赴京辦事者許其各納銀二十兩給與冠帶榮身有司以禮相待免其雜泛差徭今已停止合無照舊行令湖廣布政司所屬府衛州縣學生員并各衙門兩考吏典不願出仕辦事者俱照例赴司納銀給與冠帶

劄付執照

已上事例八條內除開中鹽課生員納銀乞定與數目外其餘合無姑以二年為期如果歲時豐收地方寧靖就便停止

安楚錄卷二

安楚錄 卷三

安楚錄卷之三

奏疏

欽差巡撫湖廣地方兼贊理軍務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秦 題為急處災荒錢糧以救地方事據湖廣布政司呈准本司管糧右叅議熊紀咨前事案照先抄奉巡撫湖廣右副都御史秦 案驗為乞憐地方水災民患事仰本道查照先今案驗內事理作急一面分投差人齎文前去被災各府州縣衛所守催委官上緊查勘從實造報一面用心體察某州縣邊臨江湖災傷實有幾分某州縣間或低窪略有幾分務在較量高下定擬分數類造文冊通行繳報聽巡按御史覈實具

奏施行此係災傷分豁錢糧重務毋得視常等因奉此已經咨司通行各道守巡等官及差人前去各府州縣衛所守催去後續據漢荆安沔等府州武昌荊黃等衛所各申呈并委官同知推官指揮等官羅環尹達于瑤等踏勘過所屬州縣千百戶所災傷分數不致扶捏冊結繳報到道看得漢陽府所屬漢陽漢川二縣荊州府所屬江陵潛江監利公安石首五縣岳州府所屬華容安鄉二縣常德府所屬龍陽沅江二縣沔陽州并所屬景陵縣及荊州左右沔武等衛所地方邊臨川漢二江洞庭等湖勢俱低下往年

三三七

水勢泛漲止及極下之地其稍高者俱各有收况夏月浸漫及秋即退民得佈種晚禾雜糧可備食用不以為災今歲五月以來淫雨不止山河衝激江漢泛溢下地深及數丈曠行之處俱成大湖八月將終未見消退居民人口孳產漂流浸淪有一戶全沒者有一門半存者巢居舟遊數月未已驗其災數重者奚止十分輕者亦有八九及看得武昌府所屬江夏嘉魚武昌咸寧蒲圻五縣黃州府所屬蘄州黃岡廣濟黃梅黃陂五州縣德安府所屬雲夢孝感二縣荊州府所屬荊門夷陵枝江宜都當陽遠安松滋七州縣岳州府所屬巴陵臨湘二縣常德府所屬武陵一縣襄陽府所屬襄陽棗陽光化南漳穀城宜城均州七州縣安陸州并所屬京山縣蘄黃岳常等衛所地方亦各邊臨江湖但地勢半高半下下者盡被漂流淪沒其災不減漢沔等府州高者頗有成熟或遭水雹打傷或被鼠蟲損食其辰靖長寶等府所屬州縣地方春夏雨澤頗均六月以後亢陽不雨晚禾亦皆枯焦不實通計其數或四五分或六七分輕重不等俱各為災又查得本省額徵夏秋稅糧二百一十六萬六千八百餘石除常衛永寶靖鄖襄岳長荆郴十一府州所屬州縣相近邊方間有山險難以運輸去處共糧一百七萬二千五百四十

九石九斗零俱派撥備橋錦田安福等邊倉及本處祿米官軍師生俸月等糧廣西貴州等庫折銀去訖惟武漢黃德荆襄岳長衡安沔一十一府州所屬州縣水道頗便堪以達運共糧一百九萬四千三百二十一石零內派起運兌軍糧米三十五萬石京庫折銀米七萬二千石南京倉米三十一萬石折布米一十萬石折花絨米五千石安慶府倉米四萬石廬州府倉米五千石餘米三十一萬二千三百二十一石零俱派撥各府祿米官軍師生俸月等糧通行遵依徵解外今照漢沔荆岳等府州所屬漢陽景陵等縣俱各災重其兩京起運糧米銀兩例應通融撥補即今辰靖郴桂地方有事見在用兵軍餉萬不及一而又早暵為災各府祿米供給膳用例不該免官軍師生俸月等糧雖有存留之數災荒又該停止即今倉庫在在空虛別無餘剩之數堪以撥補若復於被災州縣催徵見今民逃將半間有存留者張口待哺強病望醫求活於朝夕耳仍又益此則待望之心既失轉逃之計益決地方大害恐不可測查得正德四年卷內一宗為議處救荒事該湖廣鎮巡等官議得地方災傷要將兌軍糧米折銀解納該戶部議擬今年該徵兌軍糧米既是災傷亦合從寬量折十五萬石每石折銀七錢行仰遵奉外今

前項府州縣人民貧困災傷重大田無禾存家無產在視之往年甚而又甚加以採運大木動調官兵起倩夫匠徵運軍餉比之他省苦而又苦計其存安惟有寬減賑濟二策耳合無轉達將起運兌軍糧米查照先年題

准事例每石連脚耗折銀七錢其南京倉庫糧米花絨亦乞比照遠近輕重每石連脚耗折銀五錢解納安慶廬州府倉米與廣西庫折糧銀兩暫與蠲免庶幾儲計之大數無虧而欲逃之小民可以少留地方得免藍鄙復起之禍矣緣係急處災荒錢糧以救地方事理為此今將前項緣由合咨前去煩為會議轉達定奪施行等因

備咨准此理合呈乞照詳施行到臣據此案照先據湖廣布政司呈據武漢黃德荆襄岳沔等府衛所屬江夏嘉魚咸寧蒲圻漢川漢陽黃陂孝感應城荆門華容安鄉等州縣各申為乞憐地方水災民患事轉呈到臣看係異常水災已即會本具

題及案仰布按二司定委各道守巡管糧撫民等官親詣被災州縣查勘極貧軍民受害之家量給倉糧賑濟安插一面分投委官逐一踏勘災輕災重有收無收該免錢糧數目從實開造文冊通行繳報續據鄖襄荊州安陸黃州常德等府衛宜城均州南漳光化谷城襄陽麻城羅田

新水廣濟黃梅黃岡蘄州雲夢京山景陵公安龍陽沅江宜都松滋巴陵上津鄖西竹山等州縣施州枝江等衛所各陸續申報俱同前事隨又分委布按二司守巡等官如前查勘賑恤未報間照得參議熊紀係專管糧儲官員又經案仰本官作急分投差人前去被災府州縣衛所

守催委官上緊查勘從實造報仍要用心體察某州縣邊臨江湖災傷實有幾分某州縣間或低窪略有幾分務在較量高下斟酌重輕定擬分數類造文冊通行繳報聽巡按御史覈實具奏分豁去後今據前因臣會同鎮守湖廣地方御馬監太監杜甫巡按監察御史張翰議得湖廣

地方累歲兵荒之餘加以營建採木委的民窮財盡狼狽已不可支今又值此重大水災查得勘報冊開漢岳荆常安沔等一十府州所屬漢陽漢川潛江監利石首公安江陵華容安鄉龍陽沅江景陵等四十五州縣災傷重自十分以下輕至四五分以上無災有收秋糧米一十九萬三千一百二十三石九斗七升四合三勺二抄六圭三粒二粟成災無收秋糧米四十三萬八千三十二石八升八合八勺六抄八撮四圭八粟滄死人口一千四百九十五口漂流瓦草房七千六百六十三間牲畜二千六百三十八頭匹隻口民生疾苦至此極矣除區畫賑濟錢

糧臣金另議具

奏外所據該年稅糧相應照數蠲免但起運兌軍
南京倉米例難一槩分豁欲通融改派撥補則
其餘府屬高阜地方又有蟲旱災傷况今辰沅
郴桂等處見議用兵軍餉十分緊急別無撥補
之處為今之計若非照例折納斟酌免徵則被
災之民必至逼迫逃竄嘯聚為盜益多地方之
患誠有不可測者管糧叅議熊紀目擊其患懇
切建言不得已為此折納之計亦係一時權宜
臣等上重

國計下恤民艱二者竝行不敢偏廢伏望
皇上軫念地方災傷重大軍民疲敝至極乞

勅戶部從長計議合無俯從本官所言將本省額派

兌軍糧米二十五萬石照例每石連脚耗折
銀七錢其南京倉米三十一萬石并折花絨米
五千石每石連脚耗折銀五錢仍各依期徵解
一則小民略堪措辦之易一則貧軍暫免轉輸
之勞至於放支之際亦可扣餘作正似為一舉
三得其安慶廬州二府倉米四萬五千石廣西
折糧銀一萬五百兩雖是撥運異省實同本處
存留均乞照數蠲免如此庶錢糧得以通融徵
納民命可以須臾苟延而地方意外之虞或可
少逭矣緣係急處災荒錢糧以救地方事理未
敢擅便為此會本正德十一年九月初四日順

差承差張拱極親齋謹題請

旨

欽差巡撫湖廣地方兼贊理軍務都察院右副都御
史秦 題為傳奉事正德十二年七月二十九
日鎮守湖廣地方御馬監太監杜甫差舍人高
雄自京奏事回還齊至
旨意公文一角內開本年六月二十四日司禮監太
監蕭敬等於
武英殿欽奉

聖旨恁司禮監寫帖子去說與湖廣鎮巡三司等官

太監杜甫等知道如帖到日本處所產之物并
鱒魚鯉魚秧著令魚戶人等用心採打有了合

用桶隻裝盛委的當人員沿途好生喂養管進
來京不許指此為由因而生事擾害軍民如違

治罪不饒欽此欽遵臣等開緘捧讀駭愕殊甚
初窺

聖諭似為止取土產魚秧一物覆詳文意中間更有
并之一字又似既取所產各色土物并取所產

鱒魚鯉魚秧文省義該物輕事重欲停之以俟徐
議則

綸命勢難久稽欲行之槩為洒派而兵荒時不可取
思擬傍徨罔知攸措隨准鎮守太監杜甫會案

前事行間又據都布按三司掌印都指揮等官
文恭等亦為前事備將地方兵荒不便採取等

文恭等亦為前事備將地方兵荒不便採取等

情具呈到臣仍會同巡按湖廣監察御史王度及湖廣都司署都指揮僉事文恭布政司左布政使周季鳳按察司按察使聶賢等議照治國以恤民為急安民以省事為先各處地方俱有災傷而湖廣之被災為甚湖廣遞年節有災傷而今歲之被災為多川襄之水兩江泛溢荆岳等處千里瀰漫無家者搭茅茨以棲身乏食者採菱芡以充腹鬻兒賣女相繼流移男呻婦吟間填溝壑上年雖經賑濟不過苟且支持今欲再行茫無措手蓋倉廩無素積之糧儲庫藏無空閒之銀兩臣等已經會議備將救災事宜上瀆

宸聰未奉明示詎意賑恤之命未下採取之

旨先來求欲恤之而反擾之臣等愚蒙不知所以伏讀正德九年正月二十八日

詔書內一欵各處兵荒相仍軍民困苦今後非奉明文一夫不許擅起一錢不許擅科巡按御史按察司官嚴加訪察但有違者即便拿問情重者指實具奏從重治罪欽此欽遵蓋有以知我皇上憫念兵荒之軍民洞察科差之奸弊禁例嚴切詞旨簡明大哉皇言一哉皇心雖古之聖人泣辜祝網惠困思飢誠不是過實宗社生民無疆之福也凡在臣鄰不勝慶幸今撫綏

之詔下未幾而採取之揭帖繼至先後乃相抵牾謂之何哉况採取之令一出貪殘之吏爭趨用一派十用百派千頭會箕斂科者不止一錢行齋居送起者不止一夫以此而欲不擾乎民胡可得也且湖廣地方所產之物如乾魚果品牲口葉茶葦笋段疋黃白蠟生漆牛皮等料俱有舊制額數節該戶工等部逐年坐派前來俱經遵依或徵本色或徵折色解部轉送內庫并光祿寺收貯此皆地方所產之物內府皆得而有之不知今之所謂方物者更有隱下何等精奇堪以充

九重服玩之需也及訪得鱣魚鯉魚出產湖廣地方大者可重千觔小者不下四五百觔其涵淹卵育俱在深洋大江之中身無鱗甲非冰霜寒洄之地所能生口著腹間非波流滌洄之水不能食本處塘堰號為最多未聞蓄此魚者本處既不能蓄其移而之北難蓄可知譬之豫章柚橘巴蜀蹲鴟可愛悅而不通移植蓋方物之性大抵然也縱使有此魚秧採打以進或中途不能飼養或到彼不服水土雖榜笞解送之吏鉗劓看守之人竟成無益反增懊怨終不如不取之為安靜也近來湖廣因營建官室採辦大木加以貴州柳桂兩起用兵各項錢

糧不下數十餘萬毫釐絲忽俱取於民雖有一
 二無災地方亦為受災州縣之所仰給與無徵
 物料之所加派一都一戶疊取數樣課程一戶
 一人重當幾般差役此皆臣等再四籌量欲與
 之減除而不得欲為之補助而無措日夜盡心
 盡力撫摩保護愈愛惜而愈見貧窮者也今以
 此重徵疲耗之地乃為此無名額外之求臣雖
 至愚以為不可書曰以萬民惟正之供未審今
 所取者正乎否也易曰損上益下民悅無疆未
 審今所取者益乎否也昔宋仁宗夜飢思食燒
 羊恐後為例遂忍飢而不取索後世以為盛德
 美談今以數千里難致之物而或貽百姓無窮
 之憂似不止於燒羊而已不知者乃謂帖子既
 至姑且會行
 朝廷意向禮宜將順臣等竊思近日被災之民半
 逃山澤日夜延頸以望
 聖旨賑恤之來此等窮民皆非法網之所能束縛惟
 德意之可以招徠者今也採取之會案一行置
 郵之傳命四達深山窮谷無遠弗周昔人謂人
 心不同有如其面一為赤子一為龍蛇倘謂
 朝廷不恤其飢寒而遠求奇異不拯其困憊而尤
 事誅求萬一不軌之夫借辭携貳糾眾為非其
 害可勝既哉則名為將順適為厲階名為奉上
 適為病國此臣等之所以寢不安席食不下咽

望
 帝閣而欲為叩頭流血以期回
 天意者也伏望
 皇上憫念小民之被災俯察地方之多事寢其成命
 置之從容候年豐盜息再議別行地方不勝幸
 甚
 欽差巡撫湖廣地方兼督理軍務都察院右副都御
 史秦 題為捷音事臣節該欽奉
 勅茲特命爾等前去郴州等處地方征勦前項盜賊
 爾等宜督同都布按三司掌印官及該道兵備
 守備守巡管糧叅將等官整理兵糧協心幹濟
 嚴督鎮溪等處土軍并馬湖陽山殺手人等并
 各該軍衛有司見在官軍民兵衛州長沙茶陵
 等衛上下班官軍附近鄉市勇敢好漢分布無
 城縣分通賊要害道路用心防禦設法勦捕官
 軍人等臨陣之際敢有違誤者自都指揮以下
 聽爾等以軍法從事凡事俱照兵部議擬奏准
 事理施行欽此欽遵卷查先准兵部咨為乞
 恩請兵征勦急救生靈以安地方事該吏部聽選官
 鄭泰熙奏稱郴州桂陽縣地方正德三年以來
 節被江西上猶廣東樂昌等縣山峒有名賊首
 龔福全劉福興等突出本縣地方劫財殺人乞
 要會兵征勦等因本部議擬題奉
 聖旨是這所奏地方事情着鎮巡等官便議處了來

說欽此又准兵部咨為陳情乞

恩請兵征勦匪賊以安地方事該吏部聽選官朱隆等奏稱郴州桂東縣自正德三年以來節被樂昌上猶等縣所轄山峒賊首龔福全黎穩梁景聰等糾合整千餘衆不次來縣流劫鄉村殺人放火姦污妻女乞行征勦等因奏奉

聖旨兵部知道欽此又准兵部咨該鎮守湖廣總兵官楊英等會奏為地方賊情事本部參酌議擬覆題奉

聖旨是這地方事宜都依擬行欽此又准兵部咨該臣等會奏為流賊攻縣殺人虜官劫財事本部看得前項猖賊肆行剽掠安仁攸縣栗源地方

執辱縣官殺傷居民劫放囚犯燒燬衙門房屋文卷跡其勢惡不在劉六劉七趙風子之下參照守巡兵備參將守備等官俱合有罪等因議擬覆題奉

聖旨是這地方誤事官員都住了俸着戴罪殺賊防禦勦捕等項事宜便寫敕與鎮巡等官都依擬行兩廣總鎮等官并巡鎮南頓官也寫敕與他每知道欽此備咨前來節經通行欽遵外隨准兵部咨該臣等會題為地方緊急賊情事本部議擬限本年九月中集兵進勦覆題奉

聖旨是楊英著不妨鎮守征勦郴桂流賊李瑾着仍充副總兵征勦貴州苗賊并秦金杜甫王度陳

金王守仁各換勅寫勅與他其餘事宜都依擬

行欽此欽遵備咨前來通行湖廣都行布按肆司并該道守巡兵備參將守備等官各遵照施行及動調長衝永寶等衛所并永順鎮溪兩江口桑植麻寮添平茅岡上下二峒等司所漢土官軍及召募殺手人等共三萬員名各令照數整棚待報啓行隨准戶部咨同前事該本部議擬扣留南京倉糧折銀五萬兩及動支司庫鹽價等銀以充供軍糧賞題奉

欽依移咨前來備行布政司遵照着落掌印左布政使周季鳳動支庫銀造辦銀牌花紅布絹魚鹽硝磺等件及專委右布政使方璘先詣長沙衡

州等府作急徵買糧米俱運赴軍前應用臣隨奉前

勅除欽遵通行及節差指揮等官孫鉞許欽等齋文約會兩廣南頓鎮巡官督兵把截尅期會勦間不意鎮守湖廣總兵官楊英病故臣隨會議得原擬合用兵糧俱各極力營辦頗有次第欲停候

請命新任總兵官至日方纔行事奈何三省會兵勢不容緩必須權宜處置一面差官督發原調漢土官軍殺手人等改限十月初旬俱赴衡州取齊暫令參將史春統領仍聽臣等節制調度按圖分哨坐委都指揮副使等官統領監督至期

會合江廣官軍機兵夾攻進剿一面會本具
 題及將取到本省賊巢圖本并剋定期專差指
 揮葛昇千戶段鍊齋文分往兩廣南嶺各鎮巡
 官約會督兵如期並進攻勦續准兵部咨為三
 省接連徭賊聚萬稱王攻城劫縣殺虜生靈乞
 恩請兵急救地方永除民患等事該吏部聽選官孫
 潮宗奏稱賊首龔福全僭稱延溪大王與各峒
 賊首高仲仁李斌黎穩梁景聰劉福興等各號
 稱總兵都督將軍糾合同惡徭賊千衆節年出
 劫各省地方攻城破縣先曾殺死湖廣守備柳
 桂都指揮鄧旻近又捉虜安仁縣知縣韓宗堯
 乞行會勦等情奉

聖旨兵部知道欽此本部看得前項賊情先該鎮巡
 等官具奏前來已經題奉

欽依備行征勦去訖合咨前去煩為會行嚴督各該
 領兵官員依期會兵進勦等因准此又經通行
 外隨准提督南嶺等處軍務左僉都御史王守
 仁咨報彼中兵糧已齊依期進兵及准總督兩
 廣軍務左都御史陳金咨并總兵官武定侯郭
 勛手本各報行據廣東三司該道府州掌印守
 巡等官整備兵糧緣由及坐委領哨參將兵備
 守巡等官職名前來行開隨准兵部咨該臣揭
 帖為地方緊急賊情事本部查得用兵機宜已
 有

成命若改易進兵日期遲疑不決必致債事備咨煩
 照本部原擬題奉

欽依及欽奉

勅內事理欽遵施行請勿遲疑等因准此臣等為照
 見今剋期已定官兵俱集別無遲疑照案通行
 湖廣各該官員并移文江廣鎮巡各官查照行
 事外臣等會將調到漢土官軍民兵殺手分哨
 委官預期宴犒親詣教場宣諭
 朝廷恩威殺伐利害及各給與印信軍令并招降
 安插良民旗榜指授戰攻方略俱於本年十一
 月初二日督發自衡州起程前哨坐委守備指
 揮王翰副使陳璧各監統由桂東縣進至地名

東水後哨署都指揮劉宗仁僉事顧英自臨武
 縣進至芭籬堡左哨署都指揮王廷爵參議黃
 質自桂陽縣進至地名魚黃熱水右哨守備指
 揮李璋僉事王濟永順致仕宣慰彭世麒由郴
 州進至地名紫溪各近賊地方隨宜立營又委
 知府何詔計宗道推官王瑞之朱節協贊行事
 剋期進勦獲功解報及劄行統兵參將史春贊
 畫副使惲巍量帶軍兵於兩路口立營相機行
 事并行督餉右布政使方璘分委官員嚴督運
 糧隨軍供給臣等俱往郴州住劄居中調度續
 據參將史春呈稱右後貳哨地廣賊衆兵力不
 敷乞要添發等因隨會委署都指揮沈鸞趙明

指揮同知李轅分領中營存候官軍土兵各往來策應及不次申嚴號令差官執旗飛票督催并議定賞格懸示去後本年十一月并十二月閏十二月各日期不等節據右哨監軍僉事王濟呈報該領哨守備指揮同知李璋宣慰彭世麒等遵奉軍門案劄方略督率漢土官軍民兵於本年十一月十三十五至二十等日四路進攻對里平珠九峯遑落水口平石香山Y髻山等寨各賊擁衆迎敵我軍奮勇鏖戰數合就陣生擒劇從賊王聰等一十四名斬獲賊級一百四十四顆內一顆審據王聰等認認是大賊首藍友貴首級俘獲賊屬老幼男婦女一百七十七名口奪獲牛馬二十隻疋兇器五十四件燒燬賊屋一百餘間被傷軍兵五名陣亡土軍六名本月二十一日各官差據健步探得大賊首偽稱總兵李斌在於烏春山寨險固難入會合策應署都指揮僉事沈鸞督兵進攻各賊分路迎合敵殺數次我軍奮勇攀緣而上一擁夾攻就陣生擒李斌親男李仲清并擒獲劇從賊陳冬生等五名斬獲李斌等首級一百三十六顆俘獲李斌妻洪氏妾王氏幼女三妹及各賊屬老幼男婦女四十五名口奪獲兇器六十一件燒燬賊屋七十餘間被傷軍兵一十二名陣亡目兵三名十一月二十四至二十六等日各官

督兵進攻蒙峒大小王山平尾馬溪了秀溪斜寮布洛角魯莊山平坑蛟峒曹家峒等處各起與賊對敵宣慰彭世麒等就陣生擒積年賊首黎穩并劇從賊李富等一十五名斬獲賊級一百七十顆俘獲賊屬老幼男婦女一百六名口奪獲牛馬一十一隻疋兇器一百三十三件燒燬賊屋七十餘間被傷軍兵一十名十二月十五十七至二十六等日督兵進攻大昌坑山溪西坑大旺山黃土塘烏泥塘金鷄寨棗子園等處各起與賊對敵就陣生擒劇從賊賴存仔等一十二名斬獲賊級二百二十顆俘獲賊屬老幼男婦女五十八名口奪獲兇器七十七件大紅紵絲旗帳一幅燒燬賊屋九十餘間被傷軍兵八名又節據左哨監軍左叅議黃質呈報該領哨署都指揮僉事王廷爵等遵奉軍門案劄方略督發漢土官軍民兵於本年十一月十五十六十七等日分路進攻策衣秀才鄧家魚黃朱廣老虎東嶺等峒各起與賊對敵就陣生擒劇從賊余明等一十七名斬獲賊級一百六十九顆俘獲賊屬老幼男婦女一百八十六名口奪獲牛馬一十二隻疋器械一百五十六件燒燬賊屋八十餘間陣亡土兵二名被傷九名本月十八日該都指揮王廷爵差據健步走報探得積年有名大賊首偽稱總兵劉福興在於臘

栗寨坐乘四轎張打黃傘捲起黃黑大旗二面
舉號練兵預備迎敵本官隨督土漢官軍於本
日抵寨各賊逞兇對敵七次我兵奮勇上寨砍
破牛皮包裹排柵峒長覃良佐等就陣生擒劉
福興并劇賊劉鑑等六名斬獲賊級六十三顆
俘獲賊屬老幼男婦女一十七名口奪獲兇器
五十件燒燬賊屋五十餘間陣亡土軍二名被
傷一十一名十一月二十九日并十二月初一
至初十等日督兵進攻延壽扶溪麻溪等峒各
起與賊對敵生擒劇從賊王才安梁洪等二十
二名斬獲賊級八十八顆俘獲賊屬老幼男婦
女六十名口奪獲兇器三十四件燒燬賊屋五

續修四庫全書

水

十餘間被傷軍兵九名十二月十二至二十三
等日督兵進攻平竹水東嶺九龍江大王山長
羅口等處山峒與賊對敵生擒有名賊首楊禮
保并劇從賊藍才富等一十五名斬獲賊級三
十六顆俘獲賊屬老幼男婦女二十名口奪獲
兇器五十件燒燬賊屋五十餘間被傷軍人三
名又節據後哨監軍僉事顧英呈報該領哨都
指揮僉事劉宗仁等遵奉軍門案劄方略督發
漢土官軍殺手人等於本年十一月十四十五
至二十九等日分路進攻牛頭天堂南延莊大
烏魚跳企山莽山等寨峒各起與賊對敵就陣
生擒賊首李仁才龐海并劇賊龐大面等二十

五名斬獲賊級一百五十顆俘獲賊屬老幼男
婦女三十一名口奪獲兇器九十件燒燬賊屋
八十餘間陣傷軍兵五名又該都指揮劉宗仁
并策應署都指揮僉事趙明等於十二月初二
日至十四等日各起督兵進攻企山曹確坑扶
峒良坑雞公嶺神鑑脚長灘頭橫水橫溪板前
黃河冲乾溪等處與賊對敵就陣生擒劇從賊
莫什廣等一十一名斬獲賊級一百六十三顆
俘獲賊屬老幼男婦女一百一十八名口奪獲
兇器一百二十件燒燬賊屋七十餘間陣亡土
軍五名被傷一十一名十二月十五至二十七
日并閏十二月初七等日督兵進攻地名盧田

續修四庫全書

元

栢木白水礮爛竹灣長江嶺溶家峒等處各起
與賊對敵就陣斬獲賊級一百八十九顆俘獲
賊屬老幼男婦女三十四名口奪獲牛馬七隻
疋兇器一百四十二件燒燬賊屋九十餘間被
傷軍兵六名又節據前哨監軍副使陳壁呈報
該領哨守備指揮使王翰遵奉軍門案劄方略
督發土舍彭惠指揮胡章於本年十一月十三
十四等日領兵進攻十八壘石笋硤新地扶峒
上下樟溪青峒等處巢寨與賊對敵生擒積年
賊首劉德才并劇從賊譚曰貞劉思郁等四十
四名斬獲賊級一十四顆俘獲賊屬老幼男婦
女三十八名口奪獲招撫銀牌四面兇器三十

件燒燬賊屋三十餘間十一月二十九日并十
二月初一至初十等日督兵進攻上黃城背豬
婆老虎延壽白雲等山寨各起與賊對敵就陣
生擒劇從賊唐聰劉滿等四十二名斬獲賊級
二十八顆俘獲賊屬老幼男婦女三十名口奪
獲兇器三十件燒燬賊屋四十餘間陣亡土軍
四名十二月二十日至二十五六等日督兵進
攻地名東寮東坑黃圃等處山峒與賊對敵就
陣生擒有名賊首梁景聰并劇從賊陳通藍雷
雄等九十三名斬獲賊級七十七顆俘獲賊屬
老幼男婦女三十七名口奪獲兇器五十五件
燒燬賊屋五十餘間被傷軍兵七名等因各差
官兵陸續解報前來據此臣等看得各哨擒斬
功次雖多緣大賊首龔福全校猾兇惡屢征漏
網今進兵日久尚未就擒晝夜思慮議加重賞
曉諭各該官旗目兵人等有能生擒賊首龔福
全者賞銀五百兩斬首二百兩仍為奏
請另加陞賞及差官齋送禮物花紅前去犒獎催督
統兵宣慰彭世麒等設法擒獲解報本年閏十
二月初七日據右哨監軍僉事王濟呈為擒獲
積年稔惡屢征難復渠魁事據領哨指揮李璋
協贊推官王瑞之等呈稱本年十二月二十七
日選差健步探得偽稱延溪大王龔福全帶領
妻男并親信賊眾過走馬山禾倉石據險立寨

職等親率土兵官軍殺手人等取路並進於本
月三十日直抵本寨與賊對敵數合我兵奮勇
向前殺敗賊勢宣慰彭世麒同弟彭世聰生擒
大賊首一名龔福全滿面鬚鬚遍身黑毛本職
生擒龔福全親姪男龔秀并各官軍人等生擒
劇賊劉仲宣梁景明等二十三名斬獲賊級九
十八顆俘獲龔福全妻唐氏并各賊屬老幼男
婦女二十五名口奪獲馬一疋兇器四十五件
燒燬賊屋六十餘間等因解報到哨審係真正
批差官目轉解到臣隨據廣東監軍僉事王大
用等稟報大賊首高仲仁已該本省仁化縣於
閏十二月初二日督兵擒獲是實及先准提督
南贛等處軍務左僉都御史王守仁咨稱江西
桶岡峯賊已該江廣二省官兵攻勦盡絕等因
到臣除將各哨陸續解到擒斬首從賊級俘獲
賊屬人口等項俱該紀功御史王度逐一審驗
真正紀錄造冊另行并將有功漢土官目人等
照依先後議定賞格犒給銀牌銀兩花紅殺傷
陣亡目兵量給棺木湯藥之資以示存恤仍嚴
督各該官兵將攻破巢寨潛藏賊徒再會廣東
官兵嚴行搜捕盡絕候班師之日另
奏外臣會同鎮守湖廣地方御馬監太監杜甫巡
按監察御史王度議照有名大賊首龔福全劉
福興李斌高仲仁黎穩藍友貴等本以梟獍之

雄嘯聚犬羊之衆據山寨之險固而偽稱大王
 總兵視法度如弁髦而僭用黃傘坐轎殺官劫
 庫倡亂已非一年破縣攻城流毒遠連三省雖
 招而稔過不悛屢征而漏殄如故窮兇極惡
 天地之所不容罪大貫盈神人之所共憤臣等奉
 命徂征彼猶負固拒敵天戈一指渠魁束手成擒軍
 令再申惡黨駢首就戮淨洗千山之瘴霧穴毀
 巢空大雪萬姓之讎冤村歌巷舞是皆我
 皇上聖武神威廟堂奇謀妙算及將士戮力用命所
 致臣等方負瘝官之咎敢言靖寇之功切照見
 在大賊首龔福全劉福興等惡既積乎滔天罪
 豈容於待日必須速正典刑庶幾人心痛快合
 無容令臣等就彼處決剝屍梟首以警地方惟
 復
 獻俘解京緣係捷音事理未敢擅便為此會本正德
 十二年閏十二月二十日專差承差閻清親齎
 謹題請
 旨
 計開
 湖廣郴桂等處地方原分左右前後四哨監
 軍等官呈報各該漢土官軍人等擒斬俘獲
 功次共計三千六十八名顆口
 生擒三百四十一名
 斬首一千七百四十五顆

俘獲九百八十二名口
 奪獲牛馬五十一隻疋
 招撫銀牌四面
 大紅段旗帳一幅
 兇器一千一百一十二件
 燒燬賊屋九百八十餘間
 欽差巡撫湖廣地方兼贊理軍務都察院右副都御
 史秦 題為平苗寇以靖地方事正德十三年
 正月初三日據湖廣布按二司守巡湖北道右
 叅政張天相僉事汪玉會呈准協守湖廣鄖陽
 地方副總兵李瑾手本為捷音事照得當職欽
 奉
 勅命統領原調湖廣永保二司土兵及各衛所官軍
 前進貴州清平地方會合彼處官兵分五哨進
 至香爐山下割管督同叅將洛忠都指揮葉曇
 許詔陶霖祝鎮等督發各哨漢土官軍多設方
 略製造鐵梯飛梯拽兵上圍架搭陽橋戰樓接
 近賊寨四面攻圍於正德十二年十月初三日
 剋破香爐山寨斬首一十七顆連日計擒苗賊
 四名至本月十四日遇雷雨交作乘其不備調
 發永保土兵昏夜緣崖而上大破賊寨連日生
 擒苗王阿傍阿肉并苗賊首惡二十名及斬獲
 賊級三百五顆俘獲幼男婦女一百一十三名
 口餘逃遁山頂本月二十六日該湖廣督餉叅

政張天相監軍僉事汪玉各詣清平營中當用銀花彩段花紅獎勵領兵宣慰彭明輔彭九霄并目把人等令其作興士氣攻取絕頂本月二十八日職等嚴督各兵齊攻上頂連日生擒苗賊二十七名斬獲首級二百八十三顆俘獲幼男婦女一百名口爐山叛苗首惡俱已擒斬盡絕又於本年十一月初二日移兵征勦原自爲惡龍頭都黎都蘭等寨苗賊於本月十六等日至十二月二十日止節次生擒苗賊十名斬首七百零三顆俘獲幼男婦女七十七名口其天漂天壩黎從楊保苗坪峇干等寨苗賊畏懼兵威情願誠心向化將先年殺占軍堡屯田九百六十餘畝盡數還官給主招回復業軍民三千八百二十七戶男婦一萬三千九百九十八名口俱各招安停當已該貴州鎮巡等官會議班師外爲照前事實係湖廣撫按衙門首先具奏會議進兵處置俱已就緒當職今幸收功爲此今將擒斬俘獲功次數目合用手本前去煩請查照轉達施行等因准此職等切念爐山天險一旦克平皆本院悉心殫力調度兵糧已歷歲餘後雖有事柳桂仍奉勅諭通理節蒙差官督催前進茲視成功地方有賴緣係捷音事理合就呈報伏乞鈞照施行到臣據此查得臣節該欽奉

勅今命爾及總兵官楊英前去湖貴鄰近清浪等處相應地方住劄會同貴州總兵官李昂都御史鄒文盛各提督叅將守備三司等官整備兵糧相機撫勦中間動調官軍土兵等項事情務要公同計議處置得宜毋或輕忽誤事其湖廣錢糧照依該部奏准事理隨宜督理軍餉敕內該載未盡者亦聽爾等便宜而行欽此又節該欽奉
勅特命爾不妨巡撫軍務兼督軍餉爾宜照依該部題准事理督同三司管糧等官隨宜措置多備糧草俱於緊要城堡收貯聽主客兵馬支用官軍土兵所至隨宜供給欽此欽遵卷查先准兵部咨該臣與巡按湖廣監察御史張翰等會奏爲十分緊急賊情叛苗數萬晝夜設計攻打城堡人命倒懸急請兵糧懸望解圍事據協守貴州兼提督清浪等處右叅將洛忠等呈稱貴州清平香爐山等處苗賊於正德十一年四月初二三四等日烏合萬衆殺官攻堡阻塞道路勢甚猖獗具呈前來臣等據報看得貴州清平與湖廣偏橋等處相爲唇齒誠恐諸苗煽動貽患非細况本省偏鎮地方本年二月間亦被苗賊行劫合無會合川貴守臣調度兵糧相機撫勦等因本部議擬覆題奉
聖旨是這地方苗賊猖獗着湖廣總兵官楊英都御

史泰金前去湖貴接境去處會同貴州鎮巡官督同各該參將守備兵備三司等官整備兵糧相機撫捕如果事情重大隨宜會調各省官軍土兵協力征勦不許自分彼此失誤事機仍著貴州巡按御史隨軍紀驗功次都寫敕與他其餘事宜依擬行欽此又准兵部咨該巡撫貴州右副都御史曹祥等題為十分緊急賊情事本部查議覆題奉

聖旨是這處置用兵事宜恁每既議停當都依着行欽此欽遵備咨前來臣先一面預行湖廣布政司動支司庫無礙官銀一萬兩責付分守湖北道左叅議王蓋齋發辰沅府州買米并將各年

拖欠稅糧嚴催解用及節行湖廣三司掌印該道守巡管糧等官作急多備糧餉并嚴督所屬軍衛并永保二宣慰司各整擗官軍土兵待報啓行臣隨差官齋文前去期約貴州都御史鄒文盛等前來兩省接境地方從長會處隨准戶部咨亦為前事該本部查議題

准行湖廣布政司將奏留貴州折糧銀動支二萬兩差官解赴管糧官處交割糴買糧料草束聽主客兵馬支用如有不敷再於生員銀內動支一萬兩接濟等因准此照得先委買糧參議王蓋陞任去訖及照清平等衛旱災少收而辰沅一帶溪河淺阻糴運艱難嚴行布政司着落掌印

左布政使周季鳳查發官銀三萬餘兩責付接管分守右叅政張天相齋發長岳常寶等府分投買米顧撥船夫水陸二路運赴偏橋清鎮等倉收備又令該司一面收買魚鹽造辦銀牌花紅等項差人運解軍前聽用臣隨奉前

勅欽遵離省起程中途准都御史鄒文盛咨稱彼處糧餉缺乏難便用兵姑候議處另行咨報案候開隨該鎮守湖廣總兵官楊英統領武昌等衛清浪上班官軍二千員名與臣俱至常德府暫且住劄又經差官齋文催約貴州鎮巡各官會議行事續准都御史鄒文盛咨稱會議得前項苗賊相應征勦除候處置錢糧足用另行咨請

會議先希量調辰沅等衛精壯官軍并督催參將洛忠作速統軍前來清平等衛遙振防守施行准此臣與總兵官楊英會議就行辰沅二衛調發靖州下班官軍一千員名及催參將洛忠統領武昌等衛輪戍官軍速往清平等衛操振防捕仍行永保二宣慰司并荆岳等衛整擗土漢官軍聽調及會本具

題外隨准戶部咨該巡撫貴州右副都御史鄒文盛等奏為十分緊急賊情事本部查議覆題奉聖旨是既地方用兵之際急缺軍餉恁所擬補借等項事宜便着各該巡撫等官都依擬行不許遲延誤事欽此欽遵備咨到行仰湖廣布政司

即於司庫那借軍器織造等銀四萬兩及原買朱銀一萬兩共贖戶部原撥五萬兩之數就差指揮張銳等送貴州應用去訖續准兵部咨該臣等會奏為

勅諭事本部覆題奉

聖旨是秦金著照舊巡歷所屬撫安軍民楊英仍在彼處地方往來操守待報進止欽此欽遵備咨前來臣隨巡歷所屬長岳等處撫振流移督捕盜賊間准都御史鄒文盛咨報貴州兵糧已備煩將原撥官軍一萬六千員名永保二司土兵各七千名差官起調定委謀勇風力文武職官監督統領前來興隆偏鎮地方住劄聽候分哨

子楚錄卷三

六

進勦等因臣即會同總兵官楊英選委指揮等官齎執

旗牌將原調漢土官軍分投催調督發并行布按二司轉行及徑催該道分守右叅政張天相督理糧餉等項聽候兵過辰元等處支給犒勞及委分巡僉事汪玉監督軍兵前進禁約騷擾地方隨准兵部咨該臣等會奏為地方緊急賊情事本部議擬覆題奉

聖旨是楊英着不妨鎮守征勦郴桂猺賊李瑾着仍充副總兵征勦貴州苗賊并秦金杜甫王度王守仁陳金各換勅寫勅與他其餘事宜都依擬行欽此欽遵備咨到臣會案通行及將貴州事

情備行協守湖廣鄖陽副總兵李瑾并貴州鎮巡等官各欽遵查照外臣隨奉

勅前去郴桂等處地方征勦猺賊其征進貴州事宜亦須通理不必拘定欽此欽遵臣即離省前去長沙等府居中住劄調度兩省兵糧不意總兵官楊英病故臣又議照貴州剋期逼近湖廣官軍催督已進但恐永保二司土軍各心不齊逗遛債事又經選差襄陽衛帶俸都指揮高嵩本衙指揮王來分投前去催督各該宣慰土兵火速兼程前進及又移文貴州巡撫鎮守總兵衙門查照調度施行并行催湖廣副總兵李瑾與該道原委守巡官各遵照統督如期進勦復功

子楚錄卷三

完

呈報去後今據前因臣會同鎮守湖廣地方御馬監太監杜甫巡按湖廣監察御史王度議照湖貴乃唇齒之邦偏鎮實襟喉之地故貴州之苗一動則湖北之境弗寧顧此爐山寔維天險連結乎車椀門樓之諸寨倡亂於阿傍阿肉之巨酋妄言六十年氣數惑人動以韋同烈故事藉口敵殺官軍阻截夫通京道路攻圍城堡戕虜乎徧地人財兇聲聯絡於蠻夷惡焰熏熾於邊鄙是以

請兵討罪湖貴相繼交章督餉會期官民不遑駐足玉石預分兵戈斯舉四面圍繞或架梯而攀登五哨夾攻或造樓而接戰一登而戮其梟雄銳

鋒已挫再鼓而擒其首惡巢穴盡燔數十尋嶼
嶼之山一朝失險千百年逋逃之寇九族誅夷
故傳檄漂壩諸苗輸誠納款加兵黎蘭等寨膽
落魂飛貴壘始見投戈湖人藉以奠枕是皆我
皇上聖武布昭於遐邇

廟謨默中乎機宜而各該將士戮力用命所致臣
等身雖滯於郴桂一隅心實馳於清偏諸境文
移往來信使旁午茲覩成功曷勝慶幸所據湖
廣漢土官軍擒斬俘獲功次已該貴州巡按紀
功御史逐一紀錄至於捷音班師等項事宜俱
該貴州鎮巡官會同湖廣副總兵李瑾具本先
行

奏報外臣等切照湖廣布按二司守巡湖北道右
叅政張天相責專整備糧餉隨處供犒得宜僉
事汪玉承委監督軍兵往迴禁制如法驅馳邊
徼勞勤居多及照布政司掌印左布政使周季
鳳綜理錢糧亦殫心力且俱有勞無過似應甄
錄如蒙伏望

聖明軫念地方重事各官協力成功乞
勅兵部查議合無將張天相等量加陞賞以勵將來
惟復別有定奪不勝幸甚正德十三年正月初
十日具本謹題請

旨
欽差巡撫湖廣地方兼贊理軍務都察院右副都御

史秦 題為逆賊擁衆虜害守臣事正德十四
年七月十四日據原任湖廣鎮守太監杜甫下
舍人杜洪等告稱有杜太監於本年三月內奉
命轉鎮福建六月初四日自湖廣起程至十四日到
南康府不期陡被江西寧王差周典寶領集賊
兵約有二千張打旗號將太監船隻及原
欽賜盔甲馬疋并跟隨人員行李盡數驅虜至十五

日到江西城下十六日差旗校拘杜太監入府
就行非法囚禁行李衣物等件悉虜去訖及有
梁典寶言稱預有精壯三千分布南京城內外
潛住又說有一千在湖廣埋伏候彼機發裏應
外合攻取城池即今杜太監在禁苦楚隔絕信
息身命未知存亡洪等見得事變非常於六月
二十四日只得夤夜竊命逃走七月十三日方
到湖廣理合備情乞賜轉達便益等情據此隨
據湖廣布按二司守巡武昌道右布政使方璘
僉事汪玉等稟報據興國州報據富池驛驛丞
呂傑報稱本年七月初七日未時據烏思藏番
僧通事官葛說稱本月初五日親見湖口河船
約有一千五百餘隻黃船三隻當江口而下又
據快手陳三爪探得寧府初一日祭江祀祖初
二日寅時開船出湖口順流而下先將本府正
殿燒燬及將師僉事家眷盡數拘留僞命本官
到於九江與該府內官旗校人等集兵守把防

四〇二

禦追兵又稱湖口望江等縣并安慶城外俱被燒燬等因轉報到臣據此案照先為緊急賊情請兵益糧以安地方事已經會案行委右布政使方璘僉事汪玉并都指揮劉璋等統領官軍民兵前去蘄州并與國州等處駐劄兼同本處民兵操備遏守續據湖廣都司呈據武昌衛運糧千戶等官蔣睿等呈為黨惡劫虜官糧船隻事又據布按二司各呈緊急賊情事備由具呈前來臣與鎮守湖廣太監總兵及巡按御史等官會議得前項賊情大肆兇惡劫虜官軍糧船阻絕往來道路又聞江西省城巡撫等官遇害事變之起叵測不軌之迹已彰湖廣上游之地

安楚錄卷三

三三

誠宜加謹隄備臣等又經嚴督委官操兵遏守要路及行所屬軍衛并永保二司等土官衙門整棚漢土官軍又推委副使憚蕪多方召募義勇好漢聽候調遣一面預行布政司措置糧餉等項以備供億併將本省正德十三年兌軍糧米除已發行過九江外其餘見在水次者行令各該官軍般入附近堅完城內另版收候以備緊急支用一面會本具

題去後今據前因臣會同鎮守湖廣地方內官監太監李鎮總兵官安遠侯柳文巡按監察御史毛伯溫議照江西寧府謀為不軌反逆已彰非法首害巡撫之臣無辜擅禁

欽命太監罪惡滔天神人共憤
祖訓之所不宥
天討之所必加仰惟
皇上大赫斯怒

廟堂訂定厥謀遣將出師必有

成命矣臣等切念湖廣地居上流禍誠迫切既而彼知地方有備遂爾東下長驅第恐三路進兵勢窮奔突我境實當其衝臣等先已坐委知府等官沈暉等將省城內外主客人戶逐一挨查給帖執照及嚴督各門盤詰好細以防他變但看得湖廣所屬衛所官軍額數雖多消耗殆半且因允運軍儲及哨守清靖郴桂廣西等邊十已去其七八目今守城不過老疾軍士幼小餘丁而已臣等節行督屬選募民兵義勇亦多不教之徒至於永保等司土軍往年征調固有勞績然水戰恐非所長況聞

國有屯危其心又未可測故雖通行整棚聽調未奉

勅旨不敢令其啓行伏望

聖明留意仍

勅該部議處合無分遣將領統兵一枝星夜前來九江與臣等會合或直搗其虛或追躡其後或掎角夾攻使大逆旦夕成擒廣宇金湯保固天下幸甚臣等竭忠報

國之心無任激切懇惻之至緣係逆賊擁衆虜害
守臣事理為此會本正德十四年七月十五日
順差承差李大策親齎謹題請

旨

欽差巡撫湖廣地方兼贊理軍務都察院右副都御
史秦 題為黨惡劫虜官糧船隻事正德十四
年七月初一日據湖廣都司呈據武昌衛呈據
本衛左右等所運糧千戶蔣睿百戶舒金呈各
職奉委管駕渡船一十八隻前去江西吳城水
次領兌遵依於本年六月十四日到彼十五日
與瑞州府通判胡堯元眼同旗軍糧里較斛停
當十六日辰時忽有黑座船一隻帶領小哨船

百有餘隻鮮明器械銃砲連天稱係寧王差來

將帥熊內官一勇上船將安慶九江指揮千百

戶陳勳等綁縛各打銅錢武昌黃州荊州德安
等衛所官軍船隻一同被虜各職不從被伊綁
虜至樵舍驛開放分付各職十九日早領紅圓
領帶軍朝見給散軍器發哨等語因見兇惡非
常十八日二更乘隙偷身逃命公文簿籍盤纏
衣服盡棄赤身回衛等因到衛呈司轉呈前來
隨據湖廣布按二司呈為緊急賊情事各准守
巡武昌道右布政方璘僉事汪玉咨關節據黃
州府申呈據黃梅縣申准清江督巡檢司飛報
江西強賊三四千人船隻百號馬足數多自稱

寧府旗校紅阜號衣執持兇器割住本鎮對江
土橋港安營九江府衛縣官軍民兵人等俱各
逃走彼賊進倉看米口稱虜船般裝等因及據
黃州知府鄭信稟稱兌軍糧船俱回上來其在
彼者俱被虜去欲將兌軍米般入城內隨便收
貯以備缺乏等因各轉呈到職據此案照先據
蘄州申為緊急賊情請兵益糧以安地方事開
稱本年六月十九日承准九江府印信飛報江
西西山盜賊突起聲勢猖獗九江城外居民被
賊焚劫誠恐上流禍將及蘄乞請兵糧急救等
因據此臣等看得江西九江與湖廣蘄州地界
連接況係

荆王真居隨會案行委守巡武昌道右布政使方
璘僉事汪玉添委武昌衛都指揮僉事劉璋統
領武左二衛官軍并於蘄水羅田等縣起取民
兵前去蘄州住劄兼同本處民兵操守其與國
州等處亦委指揮李轅統領官軍民兵與該州
官吏人等協力保護會

奏間今據前因臣會同鎮守湖廣地方內官監太
監李鎮總兵官安遠侯柳文巡按監察御史毛
伯溫議照前賊稱係寧王差來將帥大肆兇惡
劫虜官軍糧船九江賊勢尤熾阻截往來道路
又聞江西省城巡撫等官亦且遇害事變之起
巨測不軌之迹愈彰湖廣上游誠宜加謹隄備

臣等一面嚴行所屬府衛州縣各整官軍民兵
召募義勇好漢操振聲威相機戰守一面預行
各該衛所并永保宣慰司等衙門一體整朔漢
土官軍聽候調遣一面行布政司措處糧餉以
備供億其本省正德十三年兌軍糧米除襄陽
荊州左等衛先已發行過九江外其餘武岳安
沔等衛所見在水次并已行未遠者欲令前進
則阻於路梗欲令停泊恐徒為盜資臣等再四
籌量只得行令各該官軍就將糧米般入附近
府州堅完城內另廠收貯以備緊急支用候事
寧之日另行定奪外伏望

皇上俯念事變非常關係甚重獨奮乾剛大彰

天討乞

勅該衙門從長計處速賜施行

宗社幸甚生靈幸甚緣係黨惡劫虜官糧船隻事理

具本正德十四年七月初一日專差承差黃恕

親齎謹題請

旨

欽差巡撫湖廣地方兼贊理軍務都察院右副都御

史秦題為盤詰姦細事正德十四年八月初

一日據湖廣按察司呈奉臣等牌發問得犯人

一名李會招年三十九歲係江西寧府校尉狀

招寧府寧王要舉逆謀慮恐湖廣聞知發兵截

敵正德十四年六月初八日着長史司批差會

帶銀十兩假作尋取說唱評話及天文地理等

日今在白通為由前來湖廣探聽軍馬多少城

門緊慢消息會就不合在於江西城下顧情今

在南昌縣民江富亦不合依聽跟隨為伴本月

十八日到於湖廣省城尋獲白通當將前銀付

與接收白通不知前情留會在家安下會私自

往來探聽消息後聞寧王叛逆事發各路把截

難行未會起身蒙鎮巡上司嚴謹門禁盤詰姦

細將會訪拿到鎮發仰鎮撫司監候取審前情

轉送巡撫秦都御史審供相同蒙發按察司取

招通行呈詳今蒙本司將白通等通拘到官追

出前銀與會對審明白問擬會依境外姦細入

境內探聽事情者律斬江富不應事重減等杖

罪等因備呈到臣據此案照先為前事已將盤

獲犯人李會等發審去後今據前因卷查先據

湖廣都司呈據武昌衛運糧千戶蔣睿等呈為

黨惡劫虜官糧船隻事又據布按二司各呈為

緊急賊情事臣與鎮守湖廣太監總兵及巡按

御史等官會議得前項賊情大肆兇惡劫虜官

軍糧船阻截往來道路又聞江西省城巡撫等

官亦皆遇害不軌之迹已彰湖廣地居上游誠

宜加謹隄備已經會案行委右布政使方璘會

事汪玉并都指揮劉璋等統領官軍民兵前去

蘄州興國等處駐劄兼同本處民兵操備遏守

及委指揮等官黃經等齎執

旗牌前去辰靖九永等衛整朔下班并圍隨官軍

及差都事安洪等齎銀一千七百五十兩給犒

鎮溪茅岡等司所土軍各催促前進又推委副

使憚魏多方召募義勇好漢俱聽候調遣殺賊

一面行布政司措處糧餉等項以備供億并將

本省正德十三年兌軍糧米除已發行過九江

外其見在水次者行令各該官軍搬入附近城

內另廠收貯以備不虞一面會本具

題伏候

勅旨間又據原任湖廣鎮守太監杜甫下舍人杜洪

等告為逆賊擁衆虜害守臣事隨據布按二司

守巡武昌道右布政使方璘僉事汪玉等稟報

探得寧王於七月初一日祭江祀祖初二日寅

時開船約有一千五百隻出湖口順流而下又

探得湖口望江等縣并安慶城外俱被燒燬等

因據此臣等議照江西寧府謀逆已彰遣將出

師必有

成命第恐三路進兵彼賊奔突我境又慮彼中姦細

入探消息先委知府等官沈暎等用心挨查緝

訪并嚴督各門關防盤詰及看得湖廣衛所官

軍民兵寡弱未練又經會本具

題乞分遣將領統率邊軍一枝前來會合夾攻及

又選委武昌衛帶俸都指揮同知胡章領兵前

去蘄州會議分布要害大振軍威相機截殺外

本年七月二十八日等日節據分守武昌道稟

報原差兵快江宗柯昇伯等探得寧王頭幫人

船攻圍安慶府城不克回轉本月十七日午時

進鄱陽湖遭風打沉船四五隻渰死百十餘人

到南康泊二幫船十九日到湖口縣對江地名

土洲頭灣住多人上岸放火燒燬柘溪遞運所

居民房屋候王船到齊二十日俱進湖到青山

女兒港一帶稍泊等因前來會

奏間本年八月初二日午時據分守武昌道右布

政使方璘稟報原差兵快手劉十二等取獲江西

奉新縣印信手本開稱七月二十日蒙南贛王

都御史督發各府州縣兵快攻破章江門殺進

寧府擒斬賊人俱赴軍門驗訖寧府婦人縊死

數多本日戌時又據分巡僉事汪玉稟報探得

七月二十六日王都御史在西湖樵舍已將寧

王用計擒獲有賊首林十一領三百人逃往華

林寨又有賊一百人走向德安縣去訖等因各

報到臣會同鎮守湖廣地方內官監太監李鎮

總兵官安遠侯柳文巡按監察御史毛伯溫議

照寧賊宸濠悖理逆天不軌之謀醞釀已久首

害巡撫重臣次禁諸司大吏陷據南康九江攻

圍安慶日急都御史王守仁先與臣等約會進

兵誓滅此賊仰仗

祖宗神靈

皇上威德天覆其魄復回鄱陽故能乘虛克復南昌

奮力擒獲元惡寔天下臣民之慶

宗社無疆之休也但恐勦敗殘黨不無奔突之虞臣

等伏念湖廣地方先事頗知警備並無越境為

孽惟武昌等衛所官軍運船在於江西兌糧者

被其虜去為今之計一面嚴督守巡等官布政

方璘僉事汪玉都指揮胡章石璽等將先調見

在官軍民兵仍往來蘄州興國一帶地方嚴督

操振防遏窮寇及會合江西官兵相機夾勦用

收全功其起調各衛所官軍并茅岡鎮溪等處

土兵似不必用就行差官齎文停止免其沿途

騷擾一面行把總都指揮蘇潤查勘安沔等衛

所兌軍淡船見在有糧者責令官軍先償前進

曾經寄圍者照舊復載陸續放行及查江西被

虜船隻下落另行議處但今時已過期天漸寒

沔本年糧運未免比常又加遲誤緣係盤詰姦

細及逆賊就擒止調漢土官軍及處置糧運事

理臣等未敢擅便除批按察司將輕犯江富等

先行發落重犯李會監候處決外為此會本順

差冠帶舍人劉昇親齎謹具題

知

安楚錄卷三

安楚錄卷四

檄文

欽差巡撫湖廣地方兼贊理軍務都察院右副都御

史秦 為分兵勦賊事據湖廣布按二司整飭

柳桂兵備副使陳壁守巡上湖南道左叅議黃

質僉事王濟會呈繳據守備指揮李璋查訪過

各該應勦賊巢畫完貼說圖本及開立營哨地

方緣由轉繳到院據此案照先為地方緊急賊

情事已經通行訪取去後今據繳到逐一閱視

參詳明白會同

欽差鎮守湖廣太監杜 巡按監察御史王 議照

湖廣柳桂等處地方節被廣東江西所轄各山

峒寨徭賊越來虜掠鄉村攻破縣堡生靈恣其

荼毒疆圉為之繹騷釀禍數年人心積憤乃者

欽承

上命三省合兵剋期進勦官軍人等臨陣之際敢有

違誤者自都指揮以下許以軍法從事欽此除

欽遵外切照茲役之興勞費重大即今糧集兵

齊三省約期已定正當恭行

天討大振軍威惟欲殲厥渠魁掃平餘黨以圖久安

長治但巢寨散漫醜類衆多必須按圖分哨並

進夾攻隨處策應追搗巢穴截遏奔竄使其噍

類無遺庶得一勞永逸再照軍兵衆盛令在肅

齊統領得人戰當克捷除軍門一應合行法令

指授方略賞罰條格及編立各哨牌號并招降撫安旗榜與賊巢圖本等項事宜一一明白分給宣布外所據立營分哨方向剋期進勦地方擬合通行為此劄仰各職照依劄付內事理率領後開各該漢土官軍民兵殺手人等剋期於本年十一月初二日俱自衡州起程各由所指道路直抵各該地方隨宜立營住劄務在戮力同心協謀定策備詢鄉導兼考地圖察賊之多寡分合按路之遠近險夷某處堪以伏兵某處可以搗寨必先計取賊首龔福全李斌高仲仁藍友貴等務在生擒獻俘軍門依格重賞然後相度機宜酌量時勢查看發去圖本賊住地名

六

二

分立小哨並進及立繼後營把截監軍領哨等官各須申明號令謹嚴紀律鼓舞部下軍兵奮揚威武或直搗其腹心或先剪其羽翼或趨其所不意出其所不趨或守其所不攻攻其所不守賊若據險負固以拒敵則督軍先登力戰不可則暫進之而戒其深入賊若深藏遠遁以逃生則分兵緝捕搜索不獲則暫止之而謹其窮追當追則追不遠巡畏縮以坐誤事機當止則止不輕率躁妄以墮損威重凡遇攻打巢寨賊勢重大兵力不支者即照軍令所載條件一面發急字號牌飛報鄰哨摘兵策應併力夾攻一面飛報中營中軍施行若追賊越過廣東江西

境界仍遵照軍門往來咨議事理會合彼處官兵執旗識認協力致勦務出萬全成算用收一切奇功斯副委任至意獲有功次候至三十功以上者類解軍門審驗給賞如首先破賊及復賊首奇功隨即飛報不在此限其各營把總領征管隊等官并土官頭目旗甲人等各要曉諭士卒遵照軍令經過良民團集村舍給有旗榜差人護守不許纖毫侵擾如有違犯悉聽監軍官從實究問輕則細打一百重則割耳呈報敢有妄殺無辜冒報功次及逗遛退怯縱軍虜掠者綁送軍門定照欽奉

敕諭事理處以軍法決不輕貸俱毋違錯各具依准

同起程時刻呈來

正德十一年十一月初二日行

欽差巡撫湖廣地方兼贊理軍務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秦 為計謀擒斬積年慣惡名賊以靖地方事准兵部咨本部題該都御史秦 題前事據湖廣武昌府嘉魚縣申准本縣知縣陸槐關正德十一年六月內先抄奉巡撫都御史秦 親書鈞票密示劇賊賀璋廖琪薛鬍子等係積年極惡人犯若不及時勦除他日必貽地方大患務要設法擒捕復報等因奉此照得卑職自正德九年八月初九日到任切見縣係邊江裁減衝要上至岳州下抵江夏沿江共有五百餘里

本縣獨立其中抵界地方多係邊江峻嶺漫坡野湖為各處流民嘯聚盜賊出沒之路查得正德四年八月二十六日九月二十二日節被劇賊賀璋廖琪等進縣劫獄殺人放火燒燬官民房屋申奉前巡撫湖廣右副都御史劉 案驗行委都指揮潘勳本府通判繆暉等帶領軍兵在於蒲圻臨湘等處住劄月久挨拏各賊逃遁一名不獲為照賀璋原係本府蒲圻縣民廖琪係崇陽縣人璋自十五歲以上出外夥同先拏獲稱王賊首許進即許一王等在於崇通蒲圻各處劫殺人財因後捉獲許進被璋又合蒲圻縣見拏獲羅大洪本縣先獲張仲良廖琪各稱大王名號糾集華林寨流來劇賊薛鬍子并李隆劉來李良爵周定等一夥自臨湘縣地方萬庫等里嘯聚起上往洞庭長沙監利白螺山河陽茅埠巴湘下至漢陽田家口楊家灣并蒲崇與本縣連界黃岡湖等村鄉流劫往來官商船隻居民財物殺害人命正德十年二月內卑職設法陸續擒獲首惡張仲良并餘黨雷蓬頭岳公信王流陳鳳熊則鳴陳宿等六十三名解送按察司并發武昌府監問惟賀璋等兇惡狡猾莫敢與敵遁散日久不能遽勦各賊仍在江鄉出沒揚言要得蘆縣報讎本年五月內職因縣小兵寡城築未完難以防禦只得出示招撫續

據廖琪薛鬍子同夥李良爵即李珊廖文德卓玉寶張蓬頭王萬仁等七名及劇賊賀璋與劉來李隆周定七名各具狀赴縣投順當即申請省令地方民孫實等保領安插訖仍撥與逃亡人戶遺下田地耕種每月朔望赴縣打卯適結市鄉地方稍靜不意慣惡李良爵王萬仁劉來在鄉生事害人職欲擒拏恐致驚疑屢次密示賀璋依令自將三惡誅訖以後不期賀璋廖琪不改前非仍同平日夥從出入跟隨挾騙鄉民財物騷擾地方本職晝夜慮籌欲得謀擒奈何衆賊積憤遽難輕動却於正德十一年五月二十四日被賀璋私自駕船前去漢陽縣地方小林江邊以拏賊為由劫殺客船人財職訪得實設謀間令蒙巡撫都御史秦 密示前因隨蒙本院會同鎮守太監杜甫總兵官楊英巡按監察御史張翰密議案行帶管分守武昌道右布政使周季鳳帶管分巡武昌道副使惲魏明文遵依密喚本縣素勇義官方宸來職定計相同於本年七月二十三日牌調賀璋廖琪等同典史劉廷用假以前去黃岡湖拏賊為由於本月二十四日方宸設邀賀璋廖琪等到家當即格殺二兇并夥賊張歪子傅矮子斬獲首級共四顆送縣轉達報功外彼被薛鬍子周定李隆彭治等見得兇賊已誅各擁拒敵殺死原差民快

曹仲經等因見官兵追急各黨退散遁復原巢方宸自知難保身家就行領兵奮勇前追陸續督同地方劉長祿等擒斬有名劇賊薛鬚子李隆桂真保柱三兒廖汝德首級及擊獲同行夥賊李良璽王九保卽沐公溫繼芳卽溫公彭治李仕隆李仕虎李仕鸞覃雄萬勝金王欽義龔必賢何伏受李仕林王准已死蕭完林老李等審實申解止遺周定會子兒等不獲本年八月初六日方宸復行領兵擊追在於地方李株港輕身獨進林內被周定會子兒蕭孟江蕭孟華突出拒敵將方宸并兵快馮大祿等殺死隨卽申稟重蒙賞恤差調官兵來縣護助設法四處

挨拏本月二十九日督據臨湘縣快手吳伯聰等捉獲蕭孟江蕭孟華斬獲周定會子兒首級并原奪方宸刀帽到縣識認是實俱已解報續該蒲圻縣拏獲賀璋夥賊卓玉實廖王子卽文德二名徑解外照得衆賊已除地方安靜原調官兵乞請放回爲此理合申乞施行等因據此行間又據蒲圻縣申爲地方賊情事准本縣知縣張佩閣據本縣原差醫生吳鍊齋捧巡撫湖廣右副都御史秦 鈞牌前事仰作急多差兵快務將賊首羅大洪羅貴等盡行拏獲解報等因奉此又抄蒙分巡副使憚魏案驗奉巡撫右副都御史秦 鎮守湖廣地方御馬監太監杜

甫總兵官都督同知楊英巡按監察御史張翰會案議得劇賊羅大洪惡貫滿盈神人共憤正宜急捕以安地方等因節奉移關到職除遵依捕獲賊甲胡三兒藍一魯榮并夥賊劉丟兒劉卯子甘長兒宋福旺張九賢胡廷秀楊勝奇李和戴明王興富等解報訖惟賊首羅大洪并羅大貴兇惡狡猾東躲西移日久不獲又經密設方略嚴督原委捕盜鳳山驛驛丞李會陰陽學訓術龔廷器老人鄧伯家人鄧槐并民快楊奇俊會同咸寧驛驛丞李伏安等將通賊處所分兵把截本年九月初四日蒙鎮守總兵官都督同知楊英等會差武昌衛指揮周雄來縣與本

職策計出給下帖招撫本賊出首免死令驛丞李會軍旗艾祥等齋去招撫羅大洪田必貴卽羅貴於本月初八日誘到艾緣家住宿仍不肯見官當夜密令李會帶同兵房吏雷瑤鄧柏家丁鄧槐陳淳家丁陳鈞兵快王申狗軍旗人等於初九日子時分圍屋有艾祥陳鈞等與羅大洪敵殺截中本賊二鎗并將羅貴生擒扛送本縣行至中途羅大洪氣絕身死等因呈送到職審勘明白關送到縣爲此今將本官關到拏獲賊犯緣由理合具呈施行等因到臣隨據委官指揮周雄亦呈相同據此案照先爲飛報聲息事准兵部咨該本部申明律例今後地方但有

草寇生發事情緊急該管官司即便依律調撥
官軍乘機勦捕應合會捕者亦調發策應但係
軍情火速差人申奏敢有遲緩隱匿巡撫巡按
三司官即便參問依律罷職充軍等項發落雖
不係聚眾草寇但係有名強賊肆行劫掠賊勢
兇惡或白晝攔截或明火持杖不拘人數多少
一面設法緝捕一面即時差人申報合于上司
并具申本部知會處置如有仍前朦朧隱蔽不
即申報以致聚眾滋蔓貽害地方從重參究決
不輕貸等因題奉

聖旨是通行各處禁約隱匿等項事宜都依擬行欽
此欽遵備咨前來已經通行遵守外及查先為

申明賞罰以勵官兵事該兵部題內開各處捕
盜人員若有奮不顧身就陣身死者武職旗合
子孫陞一級世襲文職官吏民人亦照此例其
間不願陞級與一人冠帶免其一應差役所在
官司仍給與棺殮以示優恤等因具題奉

聖旨是欽此欽遵外該臣訪得嘉魚蒲圻二縣歌案
有名賊首賀璋廖琪薛翃子等先年劫殺人財
勢甚猖獗節經官兵捕拏拒敵未獲後該二縣
設諭招安各賊陽雖聽撫陰實肆毒今年五月
內為因省城被盜通行督捕其賀璋等詐稱應
捕劫殺江上客船而羅大洪先犯越獄在逃今
復殺人為害官司莫敢禁治臣為此慮會同鎮

六

八

守湖廣地方御馬監太監杜甫總兵官都督同
知楊英巡按監察御史張翰議得地方災傷民
倉盜起防微杜漸所宜亟圖且如先年叛賊丘
仁楊清止因姑息偷安遂成地方大患尋調官
兵勦除錢糧勞費無算至於江西之徐九齡北
方之劉六劉七大率類此切照賀璋廖琪薛翃
子并羅大洪等罪大惡極不在前賊之下今不
及時殄除後悔噬臍無及各賊兇悍異常若大
兵攻勦彼必聞風遁逃糾聚為患非細以此臣
先親書票帖密示知縣陸槐張佩各設法定計
掩捕及又會案通行守巡官嚴督把截務除此
患以靜地方後因羅大洪并羅貴日久不獲又

該總兵官楊英會委指揮周雄前去該縣設計
擒捕去後今據各申呈前因臣等切惟天下之
患防於方萌者易為力銷於既盛者難為功所
據劇賊賀璋廖琪羅大洪等積惡已踰數年殺
人不止百計江鄉被其騷擾軍民受其荼毒惡
貫滿盈神人共憤今幸仰仗
天威官司用命密謀擒斬已盡百姓歡呼一方慶幸
臣等叨享
國恩地方責重事皆分內豈敢言功除將承委效
謀知縣陸槐張佩指揮周雄并獲功官吏壯快
人等量加獎勞及將解到賊級驗發該縣梟掛
其生擒賊犯送按察司問報外臣等伏念義民

方宸本以一介編氓奉例納粟冠帶既非守土官員亦非應捕人數乃能不顧身家密謀捕賊遂使數年渠魁一時授首勇敢當前死於賊難忠義可嘉情實可憐臣等雖經厚賞助給歛葬之資但本民乏嗣無以為優恤之地若非表彰其名曷以昭示後勸如蒙

皇上軫念災盜地方恤憫義勇臣士乞

勅該部查照議擬以義起例合無將已死義民方宸遙授巡檢職銜仍令該縣立石鐫名樹於墓所以彰忠義使人心激勵於將來地方保守於無患實為便益等因與鎮守湖廣地方總兵官平蠻將軍右軍都督府都督同知楊英各具本於

正德十一年十月二十三日奏俱奉

聖旨該部知道欽此欽遵通抄送司案呈到部看得巡撫湖廣都御史秦 等奏稱湖廣地方災傷民貧盜起防微杜漸所宜急圖劇賊賀璋等積惡已踰數年殺人不止百計江鄉被其騷擾軍民受其荼毒罪大惡極不在徐九齡劉六劉七之下今密謀擒斬已盡百姓歡呼及稱嘉魚縣義官方宸格殺賊首賀璋廖琪二名擒斬劇賊薛鬍子等二十一名奮不顧身死於賊難忠義可嘉但本民乏嗣無以為優恤之地乞要遙授土巡檢職銜立石於墓以彰忠義等因參照叛賊賀璋廖琪薛鬍子等屢年劫殺既招復叛罪

大惡極若不及早捕滅將來為患不可勝言都御史秦 乃能運謀督捕悉就擒戮潛消禍亂懾服餘黨較之玩寇煩兵勢已猖獗攻破城邑殺虜人民踰年而後消滅者其功似為不少及照總兵官楊英鎮守太監杜甫巡按御史張翰協同謀議并右布政使周季鳳副使憚魏嚴督把截俱有勞績合無將秦金楊英杜甫張翰俱請

勅獎勵量加賞賚周季鳳憚魏亦量給賞知縣陸槐張佩指揮周雄并獲功官吏人等行令鎮巡官再加賞勞以勵將來義官方宸擒斬叛賊死於賊難功勳忠義誠有可嘉既已無嗣合無量贈一官立石表墓以示優恤但

恩典出自

朝廷本部難以擅擬伏乞

聖裁本部仍通行各處鎮巡官務要用心遵依前項申明律例盜賊生發乘機勦捕毋致滋蔓有如都御史秦 用心巡撫者一體獎勞若不能防微預謀緝捕致賊猖獗遺患地方後雖捕滅僅可贖罪亦不論功緣係計謀擒斬積年慣惡名賊及奉

欽依該部知道事理未敢擅便正德十一年十一月初三日太子太保本部尚書王瓊等具題本月初六日奉

聖旨是這劇賊賀璋等累年為害地方不寧鎮巡等官乃能協謀督捕悉就擒獲功可嘉尚杜甫奏金楊英各寫救獎勵仍各賞銀二十兩紵絲四表裏張翰周季鳳惲魏各賞銀十兩紵絲二表裏都在彼處給與他陸槐張佩周雄并獲功官吏人等着鎮巡官量加賞勞以勵將來方宸既殺賊功多又身死無後准贈府檢校立石表墓與祭一壇欽此欽遵抄呈到部合咨前去煩為查照施行備咨准此擬合通行仰都布按三司抄案回司着落當該官吏照依兵部題奉

聖旨欽依內事理欽遵施行

正德十一年十二月十六日

兵部為地方緊急賊情事職方清吏司案呈正德十二年九月十五日午時奉本部送准巡撫湖廣都御史秦金揭帖案照先准兵部咨該職與鎮守湖廣太監杜甫總兵官楊英巡按監察御史王度會題前事本部逐一議擬覆題奉聖旨是楊英着不妨鎮守征勦柳桂徭賊李瑾着仍充副總兵征勦貴州苗賊并秦金杜甫王度陳金王守仁各換救寫救與他其餘事宜都依擬行欽此欽遵備咨前來已經通行都行布按四司并該道守巡兵備叅將守備等官各遵照施行其動調漢土官軍另案會行各該衛所及永順鎮溪等衙門一體整擷及分行上下湖南道

守巡兵備召募抄手打手更款人等各照數整點齊足待報啓行其貴州約於本年八月內進兵當即行催副總兵李瑾統領原調漢土官軍依期前進及坐委湖北道分守叅政張天相督理供餉分巡僉事汪玉督軍禁約外隨准戶部咨同前事本部議擬題奉

欽依移咨到職又經備行該司遵照及專委右布政使方璘左叅議黃質將原擬南京倉糧折銀五萬兩設法羅買或仍徵本色星夜運送柳桂等處倉分交收備用并動支司庫官銀造辦銀牌花紅布絹魚鹽硝磺等件完畢差官轉解軍前支給職隨該欽奉

敕茲特命爾等前去柳桂等處地方征勦前項徭賊爾等宜督同都布按三司掌印及該道兵備守備守巡管糧叅將等官整理兵糧協心幹濟嚴督鎮溪等處土軍并馬湖陽山殺手人等并各該軍衛有司見在官軍民兵衛州長沙茶陵等衛上下班官軍附近鄉市勇敢好漢分布無城縣分通賊要害道路用心防禦設法勦捕官軍人等臨陣之際敢有違誤者自都指揮以下聽爾等以軍法從事其調到土軍人等經過及住劄地方務須嚴加禁約敢有乘機騷擾凌辱官司強奪財物姦污妻女等項亦聽爾等從宜處治所調三省官軍分道並進相機遏勦其兩廣

并南贛鎮巡等官或親臨邊境或差官領兵策應事有應與計議者俱要會合計議毋得自分彼此推托誤事凡事俱照兵部議擬奏准事理施行欽此除欽遵通行及即差指揮等官孫鉞許欽等齋文前去兩廣南贛鎮巡衙門約會督兵把截夾攻及取進止機宜近准巡撫南贛等處左僉都御史王 咨報前事已經議奏去後及將賊巢圖本齋送前來案候兩廣路遠未報職等因慮見調本省土兵素性貪殘難制又經申嚴號令明示賞罰會委清軍副使惲魏管屯副使汪賜會事顧英王濟分守左叅政葉相左叅議黃質等分投前往辰常衡寶長沙慈利府縣各住劄預備牛酒等項遇調土兵到彼逐一點閱犒給并遣火牌前去曉諭土官峒長人等知悉嚴加鈐束各違紀律不致騷擾經過官司地方剋期會勦間不意鎮守湖廣總兵官楊英於本年八月十一日在途病故職至岳州倉卒得報會同鎮守太監杜甫巡按監察御史王度議照湖廣郴桂等處地方屢被廣東江西盜賊越境殘破縣堡荼毒生靈已該職等會議奏請兵糧約期三省攻勦節經兵部覆題荷蒙皇上俞允職等奉命以來夙夜戰兢不遑寢食原擬合用兵糧俱各極力營辦頗有次第正當剋期征進之間忽得將

官物故之報地方不幸關係匪輕及探得前賊自知罪大當誅目今必皆驚疑變詐萬狀職等欲停候請命新任鎮守總兵官至日方繞行事奈何三省合兵勢不容緩誠恐日久變生地方仍前受害用是再四籌量必須權宜處置看得分守靖州叅將史春見調郴桂住劄頗堪將領職等除一面差官分投前去各該衙門并土官衙門督發原調漢土官軍殺手人等改限十月初旬俱赴衡州取齊會委叅將史春統領仍委副使惲魏贊書俱聽職等節制調度按據賊圖分四大哨坐委軍政都指揮劉宗仁守備都指揮王廷爵以都指揮體統行事指揮李璋王翰分領又委兵備副使陳壁分巡僉事王濟顧英分守叅議黃質督催前進會合江廣官軍機兵剋期夾攻搜山搗巢相機截勦務使渠魁授首餘黨就平官軍人等所獲功次解送巡按御史紀驗明白奏報其沿邊一帶良民村舍先期分別處置出示招安不令玉石俱焚有傷天地和氣臨陣之際敢有違誤者悉照欽奉敕內事理處治職等管見如斯利鈍未能逆料如蒙敕該部查照計議合無一面行令職等照依前擬施行一面會推謀勇將官疏名

一五八二二册 廣東四庫全書 7

上請簡命一員仍充總兵官前來接管行事用收全功以安地方不勝幸甚緣係欽奉勅旨征勦程賊及暫委參將統兵事理職等未敢擅便為此會本具

題等因送司查得先為前事該巡撫湖廣副都御史秦金會同鎮守太監杜甫總兵官楊英巡按監察御史王度督同都布按三司都指揮僉事文恭左布政使周季鳳副使憚巍等議奏湖廣郴桂與廣東江西接壤程峒有名賊首龔福全等先年用兵征勦遺漏遂致禍延今日前此亦曾撫處變詐不常陽雖聽招陰實肆毒攻打縣堡虜官殺人臣等再三籌議非敢輕啟兵端審時度勢誠不容已乞要改留總兵官楊英在於本省統制漢土官軍督發勦賊秦金等督同三司掌印守巡守備管糧等官整理兵糧協心幹濟官兵人等敢有玩違失誤者許以軍法從事及請

勅巡按御史王度隨軍紀驗功次仍乞勅兩廣南贛總督巡撫等官嚴督各該兵備守巡等官一體整備兵糧俱於本年八月內齊集分布把截夾攻追勦務使惡類無遺永絕後患其有脅從良民至期斟酌區處如慮事于三省人不一心惟復查照先年事理乞勅兩廣總督都御史陳金仍充總制名目俾其便宜

行事及太監杜甫又奏要與楊英親督官軍勦賊等因查得先該巡撫都御史秦金等奏稱郴桂徭賊即今春深草木繁茂難進搗巢大舉之期必在秋冬等因該本部前項議擬行令秦金等嚴督各官軍設法勦捕應與南贛兩廣都御史計議者會議而行仍將進兵方略先期具奏定奪及馬上齎文交與兩廣總督南贛巡撫各都御史一體防禦免致奔逸為害不可自分彼此有誤事機等因已於今年四月二十六日題奉

欽依通行遵守計至三月二十七日各官起本之時前項公文事情未會奏行已將進兵方略會本奏來臣等議得聞外兵權貴在專委征伐事宜切忌遙制今郴桂徭賊為害地方既湖廣鎮守三司官會議兵不可已要行應期進勦朝廷若復猶豫不決必致誤事但八月進兵天尚炎况今五月將中八月進兵兩月之間期太迫及總兵官楊英見奉

救會兵貴州征進事未寧息其原調貴州征進漢土官軍三萬員名今奏征進郴桂又稱照舊不動若准改楊英征進郴桂其征進貴州官軍不另差官統領萬一貴州約會進兵必致失律債事查得見任協守鄖陽副總兵李瑾先該御史王相奏稱地方無事裁革聽候有缺推用本官謀

勇素著又見在湖廣地方近便合無悉依秦金等所議請

勅鎮守湖廣總兵官楊英不妨鎮守專一征進郴桂地方徃賊原領

勅書差人奏繳再請

勅一道馬上差人齎與協守鄖陽副總兵都指揮使

李瑾更替楊英統領原調征進貴州苗賊漢土

官軍聽候征進中間事宜悉照楊英原奉

勅內事理欽遵施行事寧具奏回京仍乞

勅都御史秦金并太監杜甫依其所奏整理兵糧協

心幹濟敢有違誤聽以軍法從事貴州有事亦

須通理不必拘定與總兵官楊英躬親督兵再

請

勅一道齎付監察御史王度不妨巡按兼管紀功再

請

勅兩廣總督等官左都御史陳金等及請

勅巡撫南贛左僉都御史王守仁各照今奏內議定

事理欽遵會合行事各不許違期失誤其左都

御史陳金仍照原奉

勅諭總督軍務行事及遵

大明律定制會合調遣策應不必踵襲近例改為總

制變亂舊規致有掣肘彼此推托及照原擬今

年八月中衡州取齊分道進剿合無改擬九月

中取齊進兵庶三省路遠不誤約會今將所奏

動調土漢官軍數目措備供餉糧銀戰攻方略三事開坐議擬明白伏乞

聖明裁處等因正德十二年五月十一日少保兼太

子太保本部尚書王瓊等具題本月十三日奉

聖旨是楊英着不妨鎮守征勦郴桂徃賊李瑾着仍

充副總兵征勦貴州苗賊并秦金杜甫王度陳

金王守仁各換敕寫敕與他其餘事宜都依擬

行欽此已經欽遵通行去後今該前因案呈到

部看得巡撫湖廣右副都御史秦金揭帖內稱

鎮守湖廣總兵官楊英於本年八月十一日在

途病故改限十月初旬俱赴衡州取齊暫令史

春統領征勦乞要查照計議一面行令職等照

依前擬施行一面會推總兵官前來接管行事

等因查得先該湖廣鎮巡官奏要八月進兵本

部改擬九月中旬今又改擬十月進兵又要本

部計議轉行前去方纔依擬施行緣用兵機宜

已有

成命總兵官楊英雖是病故難以中止若改易進兵

日期遲疑不決必致債事為此除候抄呈至日

另行查覆外合咨前去煩照本部原擬題奉

欽依及欽奉

敕內事理欽遵施行請勿遲疑備咨准此合就仰都

布按三司等官抄案一體遵奉施行

正德十二年九月二十日行

欽差巡撫湖廣地方兼贊理軍務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秦 為禁科擾以安生民事照得當職節該欽奉

敕命調度一應兵糧會勦三省徭賦凡有違誤者自都指揮以下許以軍法從事欽此除欽遵外為照湖廣郴桂等處地方節被廣東江西異省賊徒越境為害今春安攸等縣栗源等堡俱被焚劫生靈恣其荼毒疆圉為之繹騷人心共憤

天討必加以此用兵實非得已但今糧餉之轉輸人夫之起取土兵之經過公差之來往晝夜旁午未有不勞於民者本院為此籌慮已經處置通行其土兵所過去處遇府總支行糧遇縣止是

供給官目夫馬下程各有定數所費不多其起取運糧人夫先該督餉右布政使方璘等呈報分派各州縣夫數并酌量地方遠近給與脚費緣由前去本院為念陸運艱難改行本官發銀前去附近地方收買糧米以圖省便原派人夫亦令減去三分之一又為選集民兵殺手案行上下湖南守巡兵備官員各於該管有司先儘民壯挑選不敷之數出令召集諸色人役勇敢好漢自願報効記名在官與民兵躉足原數同赴軍門聽用有功一體奏報陞賞再為軍前要用馬匹本院牌行無災偏僻州縣止於里甲走遍或有操備馬內選解共不過一百餘匹其程

途盤費就令官錢量支到彼一體官給草料至於軍中一應備用魚鹽牛酒布絹硝磺等項俱已在於司府官庫支銀買辦並無一毫干及小民但恐所司官員賢否不一中間循良公廉者必能遵奉明文善為處分不致勞擾其有欺枉貪墨之徒或以前項事情為由通同吏書乘機科斂橫生弊害難保必無如近日長沙縣知縣萬廷舉輒聽下人浪傳預備太府果子為名科派里甲銀數動以百計似此妄為官員非惟剝下脂膏抑且玷上名節良可怪恨除事發拿問重治外若不申明禁約是以除寇安民之圖而反滋縱惡長貪之患深為未便擬合通行為此

一仰各道抄案仰本道官吏照依案內事理即便轉行各府州縣遵照今後但因郴桂軍務事情或土軍過往或上司經住惟夫馬二事及廩糧等項照依舊規差撥答應其合用心紅紙劄筆墨并犒勞土官之類俱查支庫貯預備軍餉等銀買辦供送明白登記印信簿籍以備稽考不許因而科派里甲靠損困窮原該督餉方布政等派有運糧人夫州縣掌印官查照續減名數務要公平編取撥用其選召民兵殺手及取用馬匹所司各遵明文施行各府州縣一面備云出給大字告示分發城鎮鋪舍橋梁鄉村人煙輳集去處常川張掛曉諭知悉官吏人等敢

有故違訪出告發通行拿問治以軍法決不輕恕各將出給過告示日期張數徑申軍門查考俱毋違錯抄案依准同轉行過日期呈來

一仰都布按三司抄案 仰各抄案回司著落

當該官吏照依案內事理即行各道轉行各

府州縣遵照云云布政司仍呈鎮守太監杜

按察司呈巡按監察御史王高各知會俱毋

違錯抄案依准同轉行過日期呈來

一仰衡州長沙永州常德岳州府郴州抄案

案仰本府州着落當該官吏照依案內事理

即行所屬州縣遵照云云取用馬匹所司各

遵明文施行州府及所屬州縣一面備云出給

大字告示分發城鎮鋪舍橋梁鄉村人煙輳

集云云俱毋違錯抄案依准同轉行過日期

申來

正德十二年九月二十八日

兵部咨為懇辭俸廩以重

恩典事該戶部左侍郎秦金奏前事臣先任都察院

右副都御史巡撫湖廣地方兼贊理軍務正德

十二年為因郴桂徭賊猖獗攻劫縣堡殺害人

民臣奉

勅調度兵糧會合江西廣東進勦兩月之內幸而成

功臣與鎮守太監杜甫紀功御史王度具本

奏捷兵部議擬覆題節該奉

武宗皇帝聖旨是各官既勦賊成功地方有賴秦金陞俸一級還廕子一人做世襲百戶欽此續准兵部咨該臣奏為乞

恩辭免陞俸廕子事奉

聖旨秦金奉命討賊勞績可嘉陞俸廕子已有成命

所辭不允該部知道欽此除欽遵外臣惟錄廕

酬勞固

朝廷勸下之典而竭忠盡瘁實臣子報

國之心願茲郴桂地方徭賊倡亂已久臣欽奉

勅旨調度兵糧三省合謀一朝靖寇臣不過仰仗

天威恪遵

廟算以收全功而已雖日親履瘴鄉而運謀設策

實非躬臨戰陣而破敵衝鋒乃荷

先朝謨加

恩典既陞臣俸一級復廕臣子一官祿以代耕秬益

素餐之誚賞延于世適貽武弁之羞

寵數異常巨竊負愧夙夜兢惕心自不安是以臣俸

雖嘗濫支臣子實未授職恭惟

皇上入正大統諸凡獎政釐革一新前項賞功之典

誠為冒濫首宜裁削如蒙

聖慈采臣由衷之言將

先朝

恩典盡行改正不勝幸甚正德十六年八月二十三

日六奉

聖旨秦金勦賊成功已經陞俸廕子乃累疏懇辭廉
退可嘉都准他辭該部知道欽此除欽遵外爲
此合咨前去煩請查照知會施行

安楚錄卷四

安楚錄卷四

三

安楚錄卷五

文移

欽差巡撫湖廣地方兼督理軍務都察院右副都御
史秦 爲開條約以撫地方事切照當職猥以
庸虛叨承

簡命畀以拊循重寄且屬荆楚巨區蒞任以來夙夜
惕厲顧惟地方廣闊政務浩繁諸司玩愒百事
因循倉庫日見空虛錢糧歲多侵負盜賊竊發
於江湖苗夷動擾於邊徼詞訟蝟集而刑獄不
清工役繁興而科需不止足

國裕民誠難爲力除奸革弊敢不究心所有合行
事宜擬合播告通行爲此除外合行出給告示

安楚錄卷五

張掛曉諭撫屬官吏軍民人等一體遵奉施行
須至告示者 其目凡三十條詳載撫湖政要

今節審編均徭一條于左

一審編均徭之法前巡撫處之詳矣但其間論
糧者有詭寄論丁者有隱射論家道者里書
高下其手奸弊頗多未爲盡美况近來優免
之家太濫小民不蒙實惠爲今之計必須委
官得人先將三等戶則審定方與一例斟酌
均編除正德十年編過者不必紛更外合以
正德十一年爲始預於隔年八月以前通行
審編停當曉諭人戶遵行但州縣地方廣遠
守巡官未能遍歷其管糧管屯兵備撫民等

官俱堪分委姑候本院將各官酌量分定地方另擬審編事宜申明優免事例開款責付各官親詣該管州縣逐一查照施行如慮一時難遍許各選委府州縣的當官員分理其事審編畢日造冊呈報

計開

用在得人太抵任法誠不如任人審差尤貴有心計原委二司官皆的當但勢難於遍歷亦恐不能速完仰各訪察所屬好官委用如知州賢能就審本州知縣賢能就審本縣不必更調若果無官可用方許別委如附郭就

委知府外處選委賢能府佐分投審編二司官仍先將分管州縣上年審過均徭文冊火速弔取到道逐一檢閱比並較量如其處人戶丁糧本多且在僻靜而差反輕相應量增某處人戶丁糧本少且居繁要而差反重相應量減某處差雖輕而路衝民貧相應照舊某處差雖重而地僻民富不宜減少通融損益不失原額將上年文冊親筆改動明白行文責付承委官員遵照審編正德十一年均徭若果利便永為定規二司委官先將

分委過府州縣官員職名作急開報本院查考

精審戶則大抵戶則高下關繫最為緊要均徭之審編里甲之科派解戶之點僉飢貧之賑濟據此查行外繆者鮮承委官員務要先立限期出給告示今日審某里至某里明日審某里至某里官定期以審民刻期而至盡地為九略做井田却令九則人戶各居其一冊弔三樣細查人集該年研審某戶人丁若干田糧若干家道若何堪為上上某戶人丁若干田糧若

千家道若何堪為上中某戶人丁若干田糧若干家道若何堪為上下其餘中下二等六則做此間如某戶丁糧雖多而家道蕭條止堪為中某戶丁糧頗少而貨財豐盛實堪居上不憑里書一面之詞必采前後衆人之論某也比前增盛則由上中而陞為上上某也比前消乏則由上中而降為上下某戶寄莊丁糧若干疇零何人帶管某里逃移田糧何人種納亦各定與戶則某也疾故則除某也隱漏則收某告減擦一則就令舉該陞

而未陞者以補之方准減擦某告開
除一丁就令舉該報而未報者以代
之方准開除每里每甲每門每丁互
相比比方就令攀扯務使戶之高下稱
其力之厚薄中間陞減戶則開除人
丁俱要官親填註完畢印封收置固
密所在却令善書人役謄寫造成審
冊對同鈐縫不許付之吏書以啓改
換之弊

定編均徭大抵審差之法貴在均平丁
糧家道必須兼論承委官員務要用
心將繁州縣舊派或新改差徭通共

計算若干內該力差若干約計工食
銀若干銀差若干實該用銀若干却
將原審戶則草冊逐一揭查繁州縣
人丁若干田糧若干九則人戶若干
除例該優免并逃亡人丁及下下極
貧無糧人戶不派外餘如上上戶人
每丁派銀若干糧每石派銀若干家
道另派銀若干以次八則人戶酌量
分派通融扣算數穀而止若慮丁多
而漏報却將每丁出銀比與糧石數
加一倍但力差難易不同亦須隨宜
區處如

王府斗級及各驛支應庫子等項繁難重差須

於上三則人戶內編食或一名或二
名應當剩丁糧却作柴薪齋膳馬
夫等項派銀其各衙門及城隍山川
社稷邑厲等廟壇門子與弓兵禁子
更夫渡夫等役省易輕差却編下三
則人戶或一名獨當或二三名朋當
仍須定與近家去處便其應役剩丁
糧亦作銀差其餘各則人戶并寄
莊疇零俱要銀力相兼酌量搭配勿
令偏累惟逃絕人戶止就於佃田人
名下論糧編銀審編畢日每戶出給

印信花關票帖一紙內開本戶丁糧
戶則及編過銀力差數付與各人收
執該銀差者照票出銀上納該力差
者照票出力應當仍總書大字榜文
張掛本衙門首曉諭知悉一面備查
造青冊存照繳報如或止憑吏書隱
瞞捏報賣富差貧許被害之人告發
從重問罪承委官員一體究懲
照例優免大抵免差太濫則利歸大戶
害及小民流移盜賊皆起于此查得
布政司原奉戶部勘合內開在外方
面以下大小官員人等既免人丁又

免田糧不無太濫合無通行各處今
後除隨朝文職內官內使戶內丁差
俱照舊例優免其餘見任方面官員
之家各免人丁十丁知府免八丁同
知以下至知縣各免人丁三丁八品
以下至雜職省祭聽選等官及舉人
監生生員吏典之家俱一例各免二
丁著為定例今據各屬繳到正德十
年文冊違例優免頗多貧民豈勝苦
累相應申明禁約仰各審差官員務
要查照前項事例止免丁差不許徇
情冒濫准其糧免其京官之家如有

遠族親友暗將田地私自詭寄戶內
隱蔽差徭者查訪得出一體究問審
與銀差如殷實之家有違例一戶充
吏三四名者亦就論其家道量編銀
差不必逐名免丁遂其脫避之計其
攢造戶則并均徭冊內就開該免人
戶若干人丁若干某係見任某官某
係見役吏典某係舉人監生生員俱
要明白填註于各戶之下以便查驗
派里甲銀兩大抵里甲之設十年輪當
一次如催徵錢糧勾攝公務出辦軍
需物料皆係正役京官大臣及貧難

丁戶亦不得免今後各州縣派徵里
甲銀兩就將今次審過戶則文冊逐
一揭查俱以丁糧多寡家道厚薄為
準均派出銀庶革奸弊人心稍平如
藥材段疋軍器麕皮胖襖天鵝冬筍
等項額辦料價及春秋祭祀迎春鄉
飲酒禮孤老布花曆日紙價等項該
於當年里甲內派納若黃白蠟葉茶
芽茶銀珠二珠烏梅明礬百藥煎五
倍子紫草土茜草黃丹金箔桐油錫
黑鉛生漆紅熟銅黃熟銅生水牛皮
牛筋鹿角水牛皮白真黃牛皮白
硝鹿皮虎皮箬竹笙竹黑紫竹笙竹
長節苗竹白長節苗竹長節苦竹篾
小竹織金大紅紵絲青素紵絲白素
銀絲紗大紅素線羅青羅深桃紅素
平羅綾紗紙劄蓮肉柿餅麥米篋筍
蜂蜜乾魚紅棗栗子核桃薑黃阜角
肥阜鐵線黑煤魚綠膠生血黃牛皮
紅真黃牛皮黑真黃牛皮爐木軟竹
篾竹掃帚小楠木連二板枋楠木連
三板枋楠木單料枋杉木連二板枋
杉木單料枋拖梢杉木平頭杉木李
其木等項及各

王府婚喪祭祀房墳等價與夫歲貢盤纏舉人進士坊牌之類不係額辦之數須候布政司派到方於該年里甲內照驗丁糧分派不許每里槩徵及遞年預派素煩里甲至於各項顏料解戶并行取水手等項亦據審冊內編僉如某項僉解戶一名或二名約計扛解若干水手一名或二名約計工食若干即照丁糧家道各依年分挨次輪僉起解應用

已上條件該載不盡各官別有革弊便民良法聽自斟酌從宜施行

事有干礙及更張太甚者呈來定奪本道務將各委官審過戶則并均徭案草冊逐一查驗盡善無弊方准騰發施行

酌處補遺仰布按二司即便轉行各道守巡管糧清軍撫民兵備管屯等官各委廉能府州縣官將各該州縣該年里老并應審甲圖人戶拘集到官甲查原審定戶則冊內丁糧家道三等九則再加面審除下下無糧極貧人戶免派外奸豪大戶漏報人丁一審出各項濫設差役酌量裁減以

甦民困中間如有民情土俗不同亦聽通融處置如營建并鄉飲祭祀等銀相應於均徭內編派者就行改正不許靠損該年里甲各儒學齋膳夫照柴薪阜隸每名一十二兩閏月加一兩毋令過多務要斟酌戶則高下編派差徭重輕若家道銀兩既於戶則內加增不許任意另派其一年之內有將田地典賣者許訴出得業之人照數認當其各官員下應得柴薪馬夫齋夫等銀共計算該若干就於本州縣混編均派總收分送不許僉

定某人在於某官下致生逼勒多取之弊若本處數有不穀方許於附近州縣轉編人戶除例應優免外其厨校民壯亦俱免二丁若重則官糧比與輕則民糧亦要減去分數定編如先次編定戶則官未用心精審今次委官就行覆實改正務俾苦樂適均毋得偏累靠損致民嗟怨大抵銀力二差數盡而止不許違例多派餘銀以滋奸弊審編畢日各出備細印信票帖給與人戶執照應出力者照帖出力應出銀者照票出銀仍出大字

榜文張掛諭衆通知

送繳文冊前項戶則審冊及均徭青冊

就仰該州縣備細開造用印鈐記每

冊一樣三本一本本州本縣一本本

府一本差人齎送本院閱過就發布

政司收架各備照其餘衙門並不許

濫送多費紙張工食以後有事就於

司府州縣弔查其二司委官止將戶

則均徭二項攢造略節總數文冊各

一本呈繳本院查考

欽差巡撫湖廣地方兼理軍務都察院右副都御

史秦 為計處驛傳以便官民事正德十三年

奉旨

八月二十五日准兵部咨該本部題車駕清吏

司案呈奉本部送兵科抄出該本院題前事據

湖廣按察司管理屯田倉糧兼管水利帶管驛

傳副使汪賜呈繳覆議過推官朱節等計處過

驛傳事宜揭帖到臣據此卷照先准兵部咨為

審編驛傳事內開每十年通行天下撫按衙門

轉行布按二司守巡官及各府州廉幹官員親

歷所屬督同州縣各掌印官弔取原編各驛遞

夫役文冊到官查照諸司職掌定例及節年奏

准見行事例從公逐一查審磨勘重編丁糧相應者

作正消乏者作貼應僉替者即與僉替務使賦

役均平驛傳修舉自文書到日為始限六箇月

以裏編完各布政司并直隸府州備將編審過
緣由通類造冊奏繳施行仍造青冊一本送部
查考等因題奉

欽依備咨前來已經通行布按二司轉行各道守巡

分投委官審編未報續准兵部咨為祛宿弊以

圖治安事該雲南道試監察御史甯欽奏前事

內一件改幫戶以均民力乞要行查衡州府所

屬各州縣丁糧各該若干各縣馬紅站船各該

若干每年小修各該用銀若干每年十年大修各

該用銀若干隨其該用銀兩多寡將各縣丁糧

分派每成丁一丁田糧一石量徵三釐五釐或

一分二分定立成規但遇該大小修年分俱申

撫按衙門定奪轉行分巡分守查照原定數目

行該府州縣責令糧里隨糧徵收解府貯庫應

解部者解部應給發者給發委官修造仍將徵

收解給修造過銀兩船隻數目繳報撫按守巡

查考其前項馬紅等船夫役止自備工食及過

關米銀撐駕船隻并行南京兵部但遇馬船修

造年分行委該衛掌印官領各府解納原價銀

修造各船夫役不許干預以革該司該衛扣減

官價之弊各縣幫戶盡行改正無則通融分派

幫餼等因素行到部前件查得各處驛遞馬驢

牛夫等項舊例俱就彼處各照土俗排定丁糧
每十年一次編會今御史甯欽奏稱前因歷舉

時弊深切民隱是亦興利除害之意相應查處合無本部備咨巡撫都御史秦再行查勘所奏前項事情因時裁損痛加禁革務要合於人情宜於土俗官民兩便徑自依擬施行等因到臣又經通行委官查審及節催造報問隨該臣征進郴桂撫臨衡州催據該府將審編過驛傳文冊送看及詢訪民情土俗多稱未便又經發委黃州府推官朱節會同武昌府知府沈暉查審計處及令帶管驛傳副使汪賜覆議去後今據繳到臣照得湖廣地方接連七省驛遞之設最為繁難先年舊規大小船隻每三年一小船五年一大船十年一成造鋪陳五年馬匹三年

云

七

各一買補其水馬夫役皆係洪武年間免軍永充之數後有消耗逃絕却將丁糧相應人戶僉領凡一應修造買補之費俱於原驛傳冊內朋糧正貼人戶驗糧徵給近年以來法久弊生在驛遞則有往來勢要凌辱勒取之害在民間則有包富夫頭勾擾科歛之繁及至十年審編官不經意吏緣為奸如馬驛繁難則改充水站本係殷實則規作逃亡弊害多端難以枚舉為今之計欲革驛傳之弊在絕科歛之源在行雇募之令大抵各驛遞夫役除原係先年免軍額充見在者難以更動其餘糧僉者若復坐定姓名不無仍舊科索亦非穩便欲令臨期旋徵又恐

緩不及事且重併累民惟是槩將各州縣田糧通融審派銀兩雇募夫役應當船隻鋪陳依限置造庶幾有補所據御史甯欽先次建言及今推官朱節副使汪賜等所議臣又從宜變通參酌損益似為衆輕易舉官民兩便臣隨通行布按二司并帶管驛傳副使汪賜查照先今案驗內事理即行武漢安沔一十八府州著落各掌印官一面將近日造報驛傳文冊逐一檢閱除南京江濟二衛朋糧水夫近日編過者不必更動彼中合用工食什物等項移咨南京兵部議處至日另行外其本省驛遞水馬夫役且令照冊應當正德十三年一年不許推避一面轉行

云

七

選定委官各將發到條件逐一遵照查審要見各該州縣原額水馬夫若干其驛遞該馬紅站船各若干上中下等馬匹各若干草料工食該銀各若干鋪陳什物該銀各若干每船每馬通計該銀若干以十年通算十分為率每年量徵一分該銀若干就查審該州縣原額秋糧各若干除例該優免官員并軍匠等戶量免若干其餘通算每糧一石該銀若干比照江浙蘇松原僉北方馬頭事例於派糧由帖內附寫帶徵各州縣掌印官當堂秤收類解本府驗發貯庫每年俱限十二月以裏完報違限者掌印管糧官照例住俸提問各委官一面就於驛遞附近居

民選募稍有產業行止之人編為夫役籍其年貌在官造成文冊一樣五本府州縣各存一本巡撫并帶管驛傳衙門各送一本備照截自正德十四年正月初一日為始其夫照名給銀應當如有事故者計工扣算銀兩在官隨缺隨募仍將各船額充糧多者作為夫頭管船其餘并雇募俱作散夫若免軍夫役內有情願出銀雇募代當者亦聽其便仍存本名庶不紊亂版籍仍照舊例十年一次審編如永充額僉夫役內有逃絕者務要查究的實亦作雇募之數不許聽信里書受財捏報如違事發連坐以罪其應該修造買補并過關等項悉照開去條件施行

各府州仍備云出給大字榜文給發所屬州縣驛遞衙門常川懸掛廳堂諭衆知悉緣前項事宜先該兵部咨行查勘御史竄欽所奏事情因時裁損痛加禁革務令合於人情宜於土俗官民兩便徑自依擬施行臣雖通融計處周悉備行審編以為經久之圖但恐地廣驛多人心不一將來不行遵守又至紛更煩擾如蒙伏望

皇上軫念湖廣地方衝要驛遞十分困累乞敕該部查照再加參酌如果臣議相應就便依擬施行著為定例永為遵守地方官民不勝幸甚緣係計處驛傳以便官民及准兵部咨為審編驛傳并祛宿弊以圖治安事理未敢擅便為此今

將計處過驛傳事宜開坐具本正德十三年六月二十七日題奉

聖旨兵部知道欽此欽遵抄出送司案呈到部看得巡撫都御史秦 奏要比照江浙蘇松原僉北方馬頭事例將湖廣所屬各驛過夫役除原係先年免軍額充見在者難以更動其餘糧僉者隨糧帶徵銀兩雇夫應役著為定例永遠遵守并開議清夫役定規則均出辦嚴稽考四事皆議處精詳關防周密事已施行難以別議但立法雖善行之在人先年巡撫河南都御史徐恪照蘇松事例將河南驛傳夫銀隨糧帶徵雇募應當其後糧銀歲有通欠兼以災免不能周給

所雇夫役率多逃亡旋議復舊今都御史秦奏內開稱每年限十二月終徵完違限者掌印管糧官住俸提問本官亦已預知有此弊矣合無本部移咨都御史秦 督同布政司官再將驛傳夫役每年合用銀兩通算見數却將各該州縣田糧計算每年該徵銀兩若干務使一歲所入足穀一歲所出之用稍存贏餘以備不虞仍將驛傳銀兩前項徵收不在蠲免之例其所收銀兩雇夫買馬置買鋪陳事干驛傳者動支外其修理公廨等項不許那用其餘事宜悉依都御史秦 所議施行正德十三年七月初八日少傅兼太子太傅本部尚書王 等開坐具

題本月十一日奉

聖旨是欽此欽遵合咨前去煩照本部題奉

欽依內事理欽遵施行等因准此擬合就行為此除

通行外誠恐所屬文移浩繁難於檢閱及照續

有議處事宜亦合併行開示仰武昌府刊刻書

本申送本院以憑發屬遵奉施行須至簿冊者

計開

一曰

清夫役

二曰

定規則

三曰

均出辦

四曰

嚴稽考

其文并冊式及續議事宜詳載驛傳

事宜刊本

告文

正德十二年丁丑十月十有七日巳未

欽差巡撫湖廣地方兼贊理軍務都察院右副都御

史秦 謹具牲醴庶羞告于

南嶽衡山之神曰惟神靈峙鴻龐秀鍾荆楚位視

三公祀享千古祐我

國家運祚靈長雨暘時若物阜民康蠶爾耆徭胡

爾跳梁殘我黎庶犯我天常罪惡貫盈神人共

憤三省合兵威武斯奮其承

上命討茲不庭建旄設旄戎醜攸行兵過名山禮宜

告祀尚冀神休默相成事殄除兇豎肅清邊隅

班師振旅厥功赫如謹告

正德十三年戊寅二月二十有四日癸巳

欽差巡撫湖廣地方兼贊理軍務都察院右副都御

史秦 謹以牲醴庶品遣按察司副使惲巍祭

于

南嶽衡山之神曰惟神峯崇祝融職奠南土區薄

海嶺暨神之振南疆弗靖予請討之維功有成

神實相之其雲其雨其霰其雪時物釀康南醜

用蹶春陽遲遲我旅其來俯蹈仰瞻濡陰既開

靈齋慘舒弗借弗違謂匪嶽神司此化機有憲

臣巍實予臂指封牲縮茅克代予事嶽神戾止

曰歆予誠殛兇佑良南土永平南土之平予任

神職

主德明明報祀無斁

安楚錄卷五

安楚錄卷五

安楚錄卷六

敘碑文

總運戎機序

長沙易舒誥翰林院檢討

正德丙子柳桂徭人嘗犯境巡撫副都御史秦公方議請討適有事於貴州用輿人之言止踰年丁丑春正月復復擁衆四劫破栗源破安仁破攸縣勢甚熾湖湘之間騷然震動時公在岳聞告急遂趨衡督兵捕之賊聞公至乃遂解去公因留衡月餘鎮撫其地議

請必討諸屬吏進曰徭據險驚悍難破反啓釁不如撫而順之公乃怒曰徭惡至此尚置不問無國

法矣有復言勿討者叱之議乃定乃疏於

上請合江西廣東三省兵夾攻之

上乃命公同太監杜甫董師命總兵楊英統之命巡

按御史王度紀功同謀和衷俱為一體至期楊

道卒公曰今兵糧俱集若復待

請將則我師老而賊且遁非策也遂握兵以往十月

次於長沙進次於郴州以叅將史春代楊統師

以右布政使方璘督餉以副使惲巍督贊以副

使陳璧為前監軍以僉事顧英為後監軍以叅

議黃質為左監軍以僉事王濟為右監軍以知

府何詔計宗道推官王瑞之朱節協贊而公居

中以制之某者為千夫長某者為百夫長某者

騎某者步某者干某者戈某者矛某者金某者鼓某者為先鋒某者為後應某者探某者邏咸既分列乃颺聲曰爾將士來聽予告汝徭惡貫盈我

朝廷憫茲下民爰舉大衆爾其體

上德意曰

朝廷養汝用在今日汝其宣力用命有厚賞不用命有顯戮曰臨陣有進無退曰無妄殺曰坐作進退其如律曰爾衆士其知孝弟忠信親上死長之道不知此者吾弗用也曰壁其自桂東進於東水軍焉凡樟溪延壽以東汝其擊之曰英其自臨武進於芭籬軍焉凡牛頭天堂以南以

東汝其擊之曰質其自桂陽進於魚黃熱水軍

焉凡朱廣以東以北汝其擊之曰濟其自郴州

進於紫溪軍焉凡九峯遶落以東汝其擊之曰

巍春其軍於兩路口相機而動曰某處賊衆地

廣宜用兵幾何曰某處賊寡地小宜用兵幾何

曰某處宜騎其用騎兵曰某處宜步其用步兵

曰某可以計取曰某可以勇勝諸將士既聽指

授各就於軍令至則發地形險易賊虜情狀或

騎或步或計或勇或用兵多與少舉如所示不

差毫末右軍與賊數十戰破三十餘崗斬俘甚

衆獲其大首四左軍破三十餘寨斬俘甚衆獲

其大首二所破牛革裹柵後軍破二十餘崗斬

俘甚衆獲其大首二前軍破寨斬獲功如後軍
十二月報至公乃曰有冀福全者渠魁也今未
獲可以論功乎乃懸重賞且令於軍中曰此虜
不獲爾輩無還期越五日而繫虜福全之頸致
之幕下矣公曰未也此一時之利耳乃除其地
為郡邑衛所移兵以實之使餘孽勿復潛於其
間仍命有司曰民財已困凱旋其無設饗於是
璘魏羅等約曰吾與若等得効微勞皆出我公
神謀廟算其謀所以昭示遠邇乃繪圖貌公以
在師羅賢命將選士出令之象而書

朝廷命征獎功敕詞其上而屬舒詒序之夫諸寮
佐皆一時豪傑而公皆羅而用之聽公左右如

子弟之從於師保而今又為之圖非有能服其
心而能若是哉兵固難言也近世之號為儒者
多短之豈儒固不通於將邪公博通經史善著
文詞方弱冠已名動江左李西涯一見稱為江
南才子楊遂菴稱為當代名臣人間其言遂以
公為文士為雍容端重坐鎮雅俗而不知精於
兵事雖將門弗逮昔為河南叅政以孤軍却勁
賊楊虎以全封丘封丘人為立生祠今又平貴
州之苗平柳桂之徭而兩省之人咸賴之夫無
所不通之謂儒公其所謂儒者非邪三代時伐
淮夷召穆公將之征玁狁尹吉甫將之討荆蠻
方叔將之此非儒者邪後又有張良鄧禹馮異

魯肅杜預婁師德輩皆號為儒將然鄧馮以下
或雜於孫吳權詐之術而六韜之義微矣今公
之師出以正無事詭譎褻狎之知其召虎吉甫
方叔之徒歟時朝議將大拜公公行且釋兵革
之事論道調元於廟堂之上勳德其宏遠矣公
名金宇國聲別號鳳山常州無錫人其世行履
歷人共知之不列焉

平南偉績序

蘆泉劉績

鎮江府知府

湖廣連年水災決堤頽城封疆邑落盡為魚鱉
據洲居者棲木杪以待援陸處者采鳧苽以為
食積尸牛馬羊豕器物日蔽江下倉廩在在空
虛時不可為也柳桂地當五嶺交蛇蜒磅礴連
亘江廣奇峯斗絕屬繹周道自成關隘路若羊
腸登均魚貫前者攀緣進後者首躅其踵徭賊
柵居山巔斷木弗殊懸石比列俟過者推歷斬
繩雖千百人皆仆壑成壑東自龍泉萬安大庾
南自保昌曲江仁化樂昌乳源西自連州連山
寧遠藍山臨武北自桂陽常寧大肆剽掠來如
飄風去如急電賊不易克也曩歲戊辰奉
命征者不敢擣穴孟浪報捷遂蔓延莫支越九年丁
丑大中丞秦公鳳山巡撫駐長沙聞破安仁攸
縣寅夜馳湘潭拯命守備李璋屯興寧之新溝
扼其歸路賊還伏起擒魁首龐廣等獻公留三

月撫摩傷殘會三堂議合三省兵夾攻及借南
畿糧銀支司庫鹽價為軍需

上命允是歲仲秋秉鉞南征總兵道卒上下疑恐公
曰彼地秋有黃茅瘴春有青草瘴撲人辣鼻眩
首不起惟冬可進兵若俟請帥則失時且成
命已頒可中止乎遂毅然自任不寢不食思險隱情

以虞仁而通者使督徵廉而密者使主餉謀而
斷者使贊畫勇而剛者使當矢石懼革盾不利
也編巨竹為之勁弩矢為中虛挾墜木石為筠
滑溜古今名將所不知也分土漢軍為四哨命
曰勿殺良民勿掠財物犯有常刑服者不禽格
者不赦犇命者不獲悉依榜旗招撫若折首有

重賞雖獷悍如土兵亦皆用命不三月獲元惡
盡楚諸寨四望翳木叅天恐潛伏令搜邏相繼
書名於樹果獲自縊於柯者捷奏陞倭蔭子是
役也去枝官省浮費謀資人斷用已殄殲殆盡
財用尚餘不可為而能為至難克而易克視韓
范當豐亨之時建功不侔矣方伯文玉方公與
贊襄述而求予銘予於二公舊寮深知為之銘
曰

柳桂之間萬山連屬猺賊據險跳梁躑躅守臣
失馭戕官屠城暨暨秦公儒服提兵羽扇一揮
川流火燁如燎鴻毛如漂朽葉左文右武拯溺
亨屯冠紐耳見閣臺无泯疆理經營厥功濯濯

我欲磨崖勒銘衡嶽

平南偉績詩後序

張邦奇湖廣提學副使

南者何柳桂之夷也衡於五嶽為南柳桂在衡
南又數百里其地於湖藩亦南也何以平夷弗
靖也夷性狼貪豕蹠出沒叵測邇者勢日益熾
肆患我赤子赤子徂亡籲天俟救於朝夕蓋若
是其急也且我

國家土宇版章薄海內外罔不臣順柳桂雖南然
際以幅幘於今日襟咽地也奈何愛方寸白刃
使襟咽梗塞乎是其勢不容以不平也孰平之
都憲鳳山秦公也公撫巡湖湘是役也實合江

廣二省之兵而皆主於公是故平南之績皆歸
焉稱績何夷紐於網踈之日久矣會不自量劫
燒我廬舍毀越我城郭妄稱大號煽黨長奔而
將繹騷我天下勤兵而夷之固不可不謂之績
矣然奚偉乎是績先嘗有攻之者頓兵數月漫
以捷聞曾未歲時而跳梁如故公之舉是也蓋
將為數十年計矣且今湖湘非曩時比也征
科雜需之餘歲游大水而公私之耗已極方建
議也僉曰時誦甚矣奈何乎舉羸公曰赤子焚
溺誰能袖手戰既剋期總戎楊公卒於道人咸
危焉曰必請將公曰是坐失機也督戰如期蓋
若是其斷也量險易度便宜計財賦借京儲廣

鹽利經營矻矻罔間宵晝蓋若是其勞也比舉事也不絲髮干民而大侵之歲如屢豐而用之有贏調兵東糧千里之外如股掌間而運量必中漫數百里嶮巖幽阻叅錯之地如平原小圃置而蒐之負固桀驁之徒歷世以為患僅再匝月而殄滅之無遺育蓋若是其神也君子謂是役也前古之所未聞故曰偉且公文事武功歷著齊梁之墟比在湖湘一舉於南嘉而渠魁授首散其黨而給之牛再舉於辰沅滌香爐之峯而剗其腹靖嘉其上先聲後實罔不赫焉而以底績栢桂其神奇卓偉矣疑也詩也者頌成功也詠其實可以述揚其善可以勸詩之用也孰為之湖之大夫士與仕於湖藩若臬者也仕者與其事而居焉者樂其成則皆不容以無言矣孰輯之方伯方君文玉憲副憚君功甫也君在公惟惺惺晝居多而知公之出謀發慮尤悉以為為是不可以無紀也昔者趙充國平羌夷人曰必遜其功充國曰何為必陳吾功使可為後人法也恤小嫌而湮大計非忠臣之所存也君子以為善况視充國有艱且大焉者而可以默默也乎敘者敘所以作詩之意也是績也劉君用熙敘之既前乎諸詩矣復屬予後何古者獻功在泮泮予職之所司也而宣猷赫遠非予其誰宜抑公之意亦欲以文事終古之道也

禱雨有感志喜詩序

餘姚陳雍工部右侍郎

予自少業禮晚年又取詩讀之至大雅雲漢之篇有曰靡神不舉靡愛斯牲又曰耗斁下土寧丁我躬此周宣王丁歲旱而禱祠于神寔遇哉而懼之意也因憶禮檀弓篇記魯穆公遇旱欲暴尪巫而縣子以為不可復欲徙市而縣子可之蓋旱而欲徙市者自責以喪君之禮所以可為也夫古之於旱也內則責諸己外則求諸神宣王有周中興之令主固無容議矣穆公無足取者惟是徙市之舉為庶幾焉正德庚辰夏六月不雨四郊龜坼苗已就槁楚民憂懼倉皇無所於告巡撫中丞鳳山秦公憮然曰此吾之責也乃檄有司誅日沐浴齋戒徧禮諸神以禱之檄之詞則曰政事有乖歟刑獄未平歟民隱未宣歟官若吏奸貪酷虐歟有一于此皆足以致旱尚其深省而痛革之噫是即屬宜遇哉而懼魯穆遇旱而自責之意也時予督木于岳中丞東湖吳公撫夷于辰有司以公檄轉致之子亦焚香齋潔而默禱之吳公率屬致禱處越翌日辰岳皆雨又翌日武昌諸郡皆報得雨在在霽足歲其有秋楚民舉欣欣然有喜色而相告曰此吾秦公之雨公曰天雨也吾禱而應者偶爾然亦喜民之喜乃作近體詩二首以志之羣有

司及楚

宗室大夫皆翕然和之公又嘗以志喜原倡示予
 與吳公子與吳公亦皆和之憲副張君世祥裝
 潢成冊送予登寫訖適公過予因覩是冊公初
 未之知也作而曰詩則美矣盛矣不有公言以
 弁其端可乎予應之曰諾嗚呼公之雨于楚也
 亦久矣夫公之蒞楚也賦者均訟者理病者瘳
 什者起顛連無告者咸得其所嘗潦水非常者
 連二歲民弗堪命公極力拯救之復請于
 朝命吳公乞鄰帑來賑恤之民獲更生又猥寇擾
 郴桂諸州苗賊叛貴陽密邇偏鎮公皆請兵東
 西並擊之楚賴以寧去歲江右逆藩于紀楚寔
 上游衆皆洶洶公獨凝然不動惟遣方面一二
 人率鄉兵以守邊復稍稍調土兵以選振之卒
 保無虞又值
 王師親征戎馬紛紜芻糧供億之費不貲公亦區畫
 有方民無所擾然則茲雨之澤民也豈不既優
 既渥且霑且足乎哉公曰此吾所嘗致力者予
 又曰公之雨茲土也近六年矣
 當寧之物色于公者亦非一日矣行將召而致之
 廟堂之上寄之以阿衡之任如傳說之大旱作甘
 霖則公之雨天下而霑膏澤于斯民也又非特
 楚一隅而已公笑曰若此則吾豈敢然斯言已
 盡之矣請書以為序於是乎書

平南碑

莆田林俊右都御史

國家汎掃胡元還帝王之中國種羣被冠裳檜巢
 襲我廬宇航浮索引之國篋負以歸職貢維南
 徃牙互湖江廣之間姓名湔在民版乘間竊發
 三邊懼其害今
 天子方嚴內修舉外攘北平劉趙西平藍曹南平胡
 徐及王黎黎黎之在東者平無虛歲徭以為略已
 也寇郴桂仁化上猶數十縣俱震于是有平南
 之師授都御史其柄詔陳公金主之贛王公守
 仁主之衡則鳳山秦公金陳元老壯猶二公則
 文武為憲者也時方鎮香鑪山之苗之征公擇
 能授計而自解郴桂之急偕鎮守杜公甫巡按
 王君度謀同以其兵屬參將春統之三司守巡
 分之親贊之責餽餉鳳璘而覈其功實於度璋
 濟由郴進廷爵質由桂陽進宗仁英由臨武進
 翰壁進自桂東公馭中責戰丁丑十一月至于
 閏月連破其寨峒若柵九十而疇擒其偽大王
 龔福全斬其偽總兵劉福興李斌若首若從與
 屬而俘者凡三千而餘焚賊屋千區牛馬器仗
 無數二公韶贛之功稱是征苗師亦成告捷聞
 上璽書褒獎加公俸錄二子為錦衣百戶邊人悅喜
 願立石紀功德古者治夷宜略斯近土之夷出
 入為梗易之師田有禽利執者也而決勝靡遺

是謂丈人之吉采芑美方叔以見周宣中興之
功平南碑不可已繫之詩曰

粵在禹服甸侯要荒綏處文武華夷之防維時
山徑入我障塞鳴義矯虔作我蠹賊王者無外
合是以容來柔來訓息其諄兇維昔有苗言格
干羽徐方其來亦戒師旅維徂罔念卒玩以狂
堯凶輔縣翼虎斯張

帝念邊人懼茲慘毒雨熒熒冤鬼夜哭咨爾臺臣
其摠朕師錫之弓矢玉書欽符公時征苗擇可
以莅選將練兵物焉弓器有赫申令宿戒其鄰
如雷如霆三方以征何神天至寇是大寤魂飛
計窮縮如蛭蟻外示猶圖厥勗弗雄戮其魁會

活其耗童會應機投策無遺算匪臣之能恭功
之斷言釋其俘以訓以勅胡不藝樹借我衣食
胡不賢販借我經營胡不絃誦借我太平維時
南荆文物上國胡襲曠頑以赤其族維

帝之威亦天之怒遏其亂源章我王度南荒既平八
方肅清歷服無疆

天皇聖明

安楚錄卷六

安楚錄卷七

詩詞

應城陳金少保兼太子太

鐵冠光照柳營軍玉斧稜稜靖楚氛允濟信由威克
愛功成端賴武兼文祿增臺憲昭 殊寵 恩到兒

孫獎大勳不盡 聖明崇報意丹書還見出紅雲
霜威秋凜氣豪雄生殺都歸掌握中謀到山頭兇類

滅計來心上惡巢空干戈分眼看黎庶日月騰光照
老癯我亦驅兵承 帝命慙無寸策贊元功

連雲劔戟旅如林熊虎桓桓勇氣森鼓吹喧聲避道
去都臺仗節督兵臨伯平政善民懷惠叔寶功多

帝資金夷醜寒心疆場靜軍中韓范古猶今

文相新持武將權親親督事安邊全收奸宄歸三
尺力挽狂瀾障百川要使黎元熙綠野肯將忠義負

蒼天柳陽山上多情樹吹播清風不記年
吉水毛伯溫巡按湖廣監

守臣屢報柳陽急 天子親分間外權一鼓豺狼空
野穴萬年牛犢事春田瀟湘波靜旌旗動衡嶽厓高

姓字鏘四海即今多寇盜計平全仗濟時賢
長沙羅墜右副都御史

才望如公世豈多李唐裴度漢蕭何雪風摧敵資羣
策春日還師詠凱歌南土冥頑無復返北方豪傑有

誰過會看獻捷承 天寵青史芳名耿不磨
邊城狐鼠肆民災兩歲煩公兩度來腹內甲兵齊范

略軍中威令並韓才土田分置全歸伍巢穴摧殘盡
作灰相漢自令人樂業寵遷還擬近三台

巴陵柳應辰 右副都御史

南麾節鉞拯蒼生兵過閭閻夜不驚憲令昔如軍令
肅使星今並福星明犬羊曷敢干 皇怒惟幄先能
料虜情千古英雄同一志請看裴郭再成名

天戈遙授下雲房小虜胡為不自量賊首盡梟空虎
穴捷書入奏護龍筐毫當運智偏生彩喜欲舒眉已
報黃今日平蠻誰作頌操觚莫訝老夫狂

莆田方璘 湖廣右布政使

江廣控五嶺郴桂富其衝山高萬仞望不極山深萬
壘入不窮猿獠棲其間出沒肆厥兇獸奔豕突苦無

李光祿

厭邇來民物多恟恟擾我農桑使不得以衣食焚燒
廬舍野火紅妻孥相携父子哭生離死別何匆匆正
德丁丑歲都臺來我公聞之憂心感懷怒氣填胸一
夫不獲在我躬何況赤子塗炭中此賊不滅民不寧
賊雖恃險我以忠急臨衡潭撫傷殘仍以書疏達
聖聰臣心有成算成算多全功朝來得請即行事嗚
呼許國何其雄

右初建議

調兵經幾月羽檄日夜馳黃龍千萬艘夾江列旌旗
行行止洞庭主帥忽問醫倉黃駐岳陽衆議方支離
公命亟鳴鼓進進不可遲兵事尚神速師老非所宜
號令忌不明賞罰貴不移持此御大衆成敗我任之

郴民正倒懸誰克安其危我亦仗大義不計正與奇
丈人作其氣貞吉寧復疑人人奮勇力持兵以相隨

決用兵

露布飛輕來馬蹄疾如箭烽火報平安喜溢行路面
於惟鳳山公忠誠 帝所眷成此不世功天道剛小
變計慮本周悉臨事真不眩公明濟仁嚴恩威均貴
賤財餉節浮費軍行有餘羨探人稱任使水鑑其先
見嗚呼休哉有口不足善公善更僕數之欲忘劫古
云文事必武備那更大才小亦備以是告公紀太常
何必雲龍蛇鳥話攻戰

右告成功

國家育民物致治邁商周邊夷忽猖獗伊誰獻謀猷
荆湖有明公吉甫以為倚遙制香爐告先捷親督郴
桂全功收 廟堂都與俞頌釋南顧憂自從 高皇
大征後偉績不見如今優乃加公以祿榮祿光祿為
等流再錫嗣以爵貂蟬今喜生堯鑿龍章輝煌照南
服萬人稱羨久不休公拜稽首謝 聖恩身難酬惟
願我 皇崇聖德昇平之樂遍九州臣昔受 救敷
上意永收兵馬投戈矛

右嘉偉績

江夏羅練 楚府典儀

南望旌旗照眼明風雷號令坐中生 廟堂今日深
籌策肝膽平生盡甲兵戰壘煙塵三楚淨漳鄉花柳
五溪平關山戎馬歸來候笑拍春光送凱聲

平柳陽雅有序

沔陽童承敘儒學生

正德丁丑秋大中丞錫山秦公之有事於柳陽也三
越月而捷至其門下小生承敘拜手言曰於戲維

天子明聖鑑物簡用元老維公精誠體國克夷大姦
君臣同猷用集于成誠一代之奇勛也夫舉戎醜蹈

炎荒難必其全勝而服遠夷清異域難必其遠成公
師完而神速尤古所希者是不可以無述也於是作

雅曰捷武以揚厥休焉
明明我公有捷其武懍彼柳夷來歸無侮矢此王旅

以辟裔土
維彼柳陽傲于南邦既酌而醒豨狡毀常肆其大惑

瀆于天章

彼兇負固實艱其居有石嶄巖有山崎嶇綬之則驕
殛之則遁 赫赫 帝怒迺眷南粵誰其止之

迺授公鉞往行予罰柳夷是忽
公拜稽首 天子是副既類既禱維師旅是鞠公拜

稽首臣曷敢弗肅
公醜攸行濟于沅湘旛旆斯揚烝徒皇皇有萬其航

維水湯湯公服斯煌葱珩有鶴
我公蒞止陳于南郊駸駸且閑巾車孔膠虎士如虓

聿脩厥子不娛以敖柳人則咆
柳夷維喙來享來王式訛爾往南土允荒維柳之民

于理于疆維柳之士于焉倘祥

柳陽告成維義之正無煩于兵自昔周公荆舒是平

顯允方叔征伐蠻荆曰公與京

明明我公經營四域昔在中夏矢其文德者定膚公
作屏王國於皇遐哉文武維則

公之歸兮嗟挽其衣兮山平川兮厥巧巍巍兮 帝
錫公主錦衣孔輝兮 天子聖神四方來威兮於萬

斯年維公功是依兮
右捷武十有一章五章章六句五章

章八句一章章十句
金陵沈景 楚府左長史

報國據忠歷有年才堪任重握兵權一揮白羽綬三
省六出奇謀計萬全赫赫功應書汗簡堂堂像合繪

凌煙鳳山屹立高千仞撐拄江南半壁天

貴陽董嘉謨 嘉魚縣學訓
泰山磐石天下重名望如公世所稀數萬貔貅遵號

令滿腔鞘略握兵機天香錦軸泥封 諧彩色春羅
御賜衣補袞還期歸大手蒼生翹望翺龍飛

賀平蠻獻捷詩二首
西蜀田定 瀘州縣學教諭

韓范胸中百萬兵壯猶先已震蠻荆龍泉揮處光寒
斗虎穴探餘草帶腥盡角曉來風吹冷油幢午夜月

華明凱旋師旅歌春日始信書生舊有名
天威赫赫殄羣苗 命將專符下九霄文武兩全歌

吉甫英雄千古數嫖姚運籌決勝風雲迅講藝陳常

日月昭竹帛于今新 國史袞衣回首相 清朝

讀平南生祠二碑

華容王儼 戶部左侍郎

舊時方岳此中臺河北荆南兩禦災八陣風雷清宿
霧七旬干羽滅氛埃呂侯祠宇宜生創裴相碑銘可
後裁最是報功 恩獨厚凌煙畫閣正崔嵬

餘姚陳雍 工部右侍郎

平南靖徭寇也巡撫鳳山秦公身斯役而偉績為莫
加焉

平南有策伊誰籌之維我鳳山寔首謀之

平南有役伊誰主之維我鳳山寔身以之

秦爾有徭維犬維羊蹂踐我疆場肆 天兵一臨勿

遺爾猖狂

六

秦爾有徭維蛇維虺荼毒我民庶肆

遺爾噍類 天兵一臨勿

南既平矣厥績偉矣歸以告

明天子天子曰休哉

加豐汝廩餼世蔭汝後嗣以報汝勞勤於戲 君義

臣忠蓋於斯為至矣

右平南五章二章章四句二章章五

句一章章九句

東湖吳廷舉 右副都御史

峒徭干紀合專征都憲親承 帝命行筆下縱橫經

世學胸中多少屈人兵電矛霜鏃森相向虎帳羔裘

坐不驚一鼓掃清三省難馬前喝彩美書生

湖南衡桂江右
南疆是三省也

豫章周季鳳 湖廣左布政

桂嶺風煙幾千丈儒冠汛掃一尋常旄倪載道呼天
降山藪逢人慶日長捷奏總知心更赤 恩深何但
紙惟黃穹碑未盡當年事看取青編耀八荒

姑蘇盧雍 監察御史

儒服雍容號令齊指麾精銳上巖梯火炎萬柵空巢
穴雪暗千峯罷鼓擊捷獻有書歸 廟算兵銷無用
樂耕犁蠻煙瘴霧俱清廓銅柱新看續舊題

太原張天相 湖廣左叅政

楚地幅員長東南控三省山路疊萬重深箐入幽境
徭賊巢其間金錫之在礦乘間肆掠狼貪兼虎猛

偵報亟追襲茂如奔電影懸茲在邊氓胡為罹此青

桓桓都憲公全才素脫穎方切內治修未遑攘外騁

首建議專征 廟堂命至請出師夜隕星慷慨任將

領轉漕餉糧集指揮蕃漢整先事奪人心神速變俄

頃渠魁既就擒群黨無作梗頃令氛祲消廓清及五

嶺捷奏 大明宮 聖心良耿耿功大賞宜隆世恩

殊非倖况復貴陽役決勝時亦靖 優詔屢褒嘉雲

龍煥彪炳恭惟經營勞仰仗謀猷併臨敵身代將安

危衆心警自非應變才汲深以短綆優游有餘地實

用非畫餅願勒磨崖碑奇勳垂久永

古范黃質 湖廣右叅議

登壇受鉞總戎兵 朝野安危仗老成陣上指揮天

地轉幄中籌策鬼神驚幾年孤兔隨烟滅一統山河
並日明珠賜貂裘恩萬里麒麟畫閣蚤馳名

長壽聶賢 湖廣按察使

一劍曾提百萬兵洗天風雨掃撓搶南方鎖鑰今司
契北斗經綸久迓衡士悅詩書敦禮讓農安畝畝樂
耘耕麒麟高閣雲霄上拭目丹青炳炳明

仁和汪賜 湖廣按察司副使

幾年群獠肆縱橫 救我中丞握重兵六月不毛呼
噪入三軍戰氣為誰生匡廬永享熙寧福田野懽稱
公相名從此烽煙當絕跡咨詢再不及干城

平南曲六首

信陽孟洋 湖廣僉事

黃昏烽火動邊疆一夜徃兒滿桂陽勁弩長槍當虎
穴垂髻赤脚繞羊腸

中丞仗鉞出湘關虎將熊師指顧間籌策蚤從帷幄
定旌旗不待羽書還

江夜虹霓拂劍鋒蠻天霜雪淨軍容蛟螭遠走三湘
水瘴癘全消五蓋峯

伐鼓鳴金唱凱歌夷方從此息干戈且看銅柱高千
尺不是當年馬伏波

金殿傳呼賜錦袍漢庭今喜得蕭曹印知生像開麟
閣已見恩波浴鳳毛

江草霏霏江水流青萍不用買黃牛桃榔樹下聞樵
語天子今無南顧憂

方叔胸中有壯猷提兵三月靖蠻陬凱歌曲按陽春
奏露布竿搖毒霧收南顧 主憂平地釋北來 恩

晉江顧珩 湖廣右叅議

兩階千羽歇分北舊種作怒臂學虎狼清晝恣吞搏
明廷赫徂征壯猷坐幃幙白刃不染血蠻酋爭面縛
洞庭彭蠡湖喧動凱旋樂七縱復七擒今失漢諸葛

開州王綖 湖廣按察司副使

霜撒炎荒下紅巾白羽麾控弦試驚鳥當道借孤蕉
瘴嶺雲為墨春江水泮漸平淮勞後刻望峴寄遐思

武陵楊禔 太僕寺卿

崇陽汪必東 戶部郎中

輕投臺省文章筆遠登干城號令旗一掃鼠狐歸洞
穴載揚鷹隼漸雲遠華夷雨澤煙塵被荆楚威名草
木知端此平淮功不讓誰鏗金石續韓碑

未陽胡文璧 山東按察司副使

捷書夜奏 大明宮喜溢 龍顏寵錫同五嶺秋氣
看欲淨三苗遺穴掃全空不消銅柱標殊界擬拂丹

崖紀駿功南嶽山高湘水碧中丞威德併無窮
春暮初旋桂嶺兵旄倪隊裏凱歌聲羽千載舞三苗

界蛇鳥空閑八陣營楚國河山皆雨露漢家籌畫重
良平誰將文武分途看一介書生萬里城

阜城沈冬魁 都御史

得報江西事平陽明鳳山夾輔之功真不可誣宗社

之福斯文之光敢併以為賀忻忭有作更不計詞之拙也錄上用紀歲月

故人千里報書來一瞬南臺到此臺 宗社有靈昭

庇賦江湖無地着氛埃敢辭軍旅非吾學更許儒生

是將才回首五雲高處望文光夜夜燭三台

平徭詩有序

長沙易舒詒 翰林院檢討

桂陽之東有徭崗盤據千餘里乃湖廣江西廣東三

省之邊有高山大谷密林深壑可為隱伏不服貢賦

自立帥長在昔時常竊發為患今正德丁丑春正月

乃擁眾數千分道四劫勢甚熾其入湖廣攻破諸堡

燒安仁燒攸縣諸司承平日久兵事不整所過披靡

殘破 欽差巡撫湖廣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秦公曰

徭人惡極若不致討何以示遠乃疏於 朝請合湖

廣江西廣東三省兵夾攻之 皇帝曰可乃 命秦

公總督湖廣軍事十月公提軍三萬至郴州大監杜

公同視師巡按監察御史王公紀功督餉則布政司

右布政使方君監軍則按察司副使憚君董哨則兵

備副使陳君左叅議黃君僉事顧君王君協贊則衡

州府知府計君而指揮節制悉惟秦公是聽是從公

乃卜日進兵所向皆克十二月渠魁授首黨與悉平

秦公乃曰兵法有之制夷之道殺戮不如防禦今巢

穴盡空曷若畫地為郡邑衛所屯兵守備使諸徭自

今以後不敢西向此萬世之利也將區處併賦以奏

於是計君告諸榔陽士人曰徭人之患衡之邊邑首

當之今賴我秦公克承 上命底天之罰實生榔陽

人吾與若等咸休其請文史氏紀公勞伐衆皆合辭

曰是乃授簡於舒詒舒詒曰余非深於文詞其能述

茲盛績雖然周平淮夷作江漢唐平蔡地作皇武皆

以備一代之雅今既不得達之 朝廷庶幾播之聲

音傳之湘漢之間觀風者或有采焉作平徭詩

王旅中丞秦公受 命平徭大有功也

王旅暉暉下于南鄙蠢茲徭人實干天紀 帝德如

天冒于無極遠夷且綏矧此中國彼嚚弗迪荼毒是

欽剝我順民犯我邊塵 帝乃震怒爰 命中丞率

厥將士事于徂征

惟中丞公受 命孔睿智大心小勝於未戰既望既

馮既攻既同寧執匪敵寒寒匪躬爰誓爾衆罔愆而

度爾不用命于爾有戮凡百御事畏公宿德乃步乃

齊曷敢有越

塗公煌煌鏗膺碌碌高牙崇崇戟枝簇簇維驥維駟

超于未濟載旄載纛蔽柳之野武夫桓桓維千之特

綠彼崖矣如猱斯捷載登載涉于囊于窠萃其楮尾

百姓不讒

閑閑而止第第而起罔致而附乃伐而肆彼乃不悛

持券乘鎗我軍既臨視如怒螳元惡大憝悉繫長纓

凡三逾月績用告成率彼之庭增為郭式匪貪疆土

去惡務絕

昔公來矣雨雪霏霏心乎棘矣哀我人斯今既旋矣
春日載陽振旅闐闐度衡浮湘老幼咸泣載于路岐
今日何日見漢旌旗昔也耕織弗食弗衣今無暴客
近我藩籬

行矣獻誠于燕之京其覲既襄 王心載寧 帝曰
戎功實惟爾謨公拜稽首謙退不居 帝曰惠民實
惟爾德公拜稽首曰 帝之力亦既饗止亦既賚止
歌彼彤弓覺報宴止

猥人既平 皇化斯同湘南之南桂東之東弛乃鞞
矣韜乃折矣四夷咸來朝明堂矣允矣惟公勤望顯
顯天下共覩卿雲在空願言天啓我 皇聖明坐公
廟堂泰階永平

右王旅七章章十六句

安成劉丙 工部右侍郎

伏以頑弗即工小醜動重華之念謙能受益良
臣虞大禹之師慨自昔之難為慶于今之盛事
功非幸致威豈徒加恭惟

欽差巡撫湖廣地方兼贊理軍務都察院右副都御
史秦 臺下敏識沉幾英猷絕物肥梳剔抉已
盡激澗忍於湖湘劫掠攻焚肯坐視創殘於柳
桂犬羊之性方撫而遽離蛇豕之心易動而難
測殺氣與烟嵐而橫填窮谷蚩尤之毒霧方嘘
怨聲與呻吟而遠接通都西伯之鈞援曷已哀
茲鯨寡報虐以威蠢彼苗民無辭于罰况

九重命我以誅討三省視公為安危蓋方當造命於

倒懸安得畏舉處於時詘機發於戶庭之內事

集於旬月之間調發隨宜用蠻畿如甸服征需

合度變大稔為有年苦茲叢翳之深箐加以紛

拏之積雪乃聚米為山谷虜已在於目中試投

醪于江流孰不為之心醉一鼓而渠魁授首再

發而群醜就擒百穴皆搜指揮雷電羣豪協贊

呼吸風雲清我幅幘

廊廟擬白麻之詔靖而仇敵聞歌破斧之詩

夙志固在於

君民英武宜昭於夷夏丙等聞一月而三捷慶四方

之無虞桂陽之嘉績方成而柳嶺之凱歌隨繼

勳業嗣三苗之分北忠勤比五月而渡瀘帝省

其山已見

皇風之穆穆載秦我矢猶看子羽之憔悴惠風暢而

天宇澄輝生草木鼙鼓鳴而江光動喜溢山川

用陳揚厲之辭少展歡愉之志

一聲傳報邊塵靖春風正吹江漢雪夜輕擒嵐

烟淨洗真是

廟堂神算湖山重換看矢不多遺馬無頻汗却晒

前朝伏波勳業未能半 功名誰是幸也腹藏

兵甲事業自然輝煥淮蔡裴公北門寇老豈是

邊方藩翰天心正眷况

朝野輿情倚公楨幹鸚鵡洲前錦衣留暫看

長沙黃寶都御史

恭惟都臺秦老先生大人台座識蘊高明氣涵
剛大與學兼通於世務嘉猷允合於

帝心果自嶽伯峻秉國憲方其撫綏於三楚豈特澤
加於萬民人蒙奠枕之安國有長城之固邇者
苗蠻負險大肆陸梁吞噬居人嗥兇州邑

皇赫斯怒爰命專征進剿有名師興以律不旬月
間渠魁繫頸餘孽獻俘大捷上聞羣黎按堵

雖田野鄙夫猶誦歌而志喜矧屬郡下僚可掄
揚而無詞設成俚語愧無烝民誦山甫之詩敬
致心香惟有師道為南豐之意謹疏短引用綴

蕪詞詞曰

峻節清風奉專征命出掃羣庭看倚天長劔胸
懷數萬甲兵螢燭敢與爭衡吉甫英聲子房籌

策

當代忠良第一人師出迅於雷霆瞬息倒戈如崩

凱歌喜動

嚴宸合擬周之維翰維屏把炎荒煙瘴即時收捲

削平山寨屯守軍營再榮枯朽剔除深蠹箇是

人間有脚陽春益世功

優詔起入侍

龍袞麒麟

右調沁園春

安楚錄卷七

安楚錄卷八

歌頌賦

金陵沈鍾湖廣按察司提

粵若三危三苗夙棲泊嚙鼠啗蛇伴猿鶴非我族類
自相羣疊巖層巒增式廓燎原飲澗墾耕鑿蓬茅縱
橫戶聯絡村歌野唱媾婚姻合香儀禮都停閣百圍
老木攢尖峯朝家採構營離宮千夫斬伐雲根斷
萬牛挽拽水道通伊誰督迫供斯役俄頃嘯聚紛成
風長鋌勁弩競跳浪丁壯奚翅倪與翁當途憂梗文
武彥調遣甲兵萬之半理直詞壯膽氣豪羽書亟走
如飛翰破竹壓卵勢詎當返報捷音便須見殄殲渠
魁宥脅從雷厲風行威滿面尚將蜂蠆毒預防老成

斷斷今精練周時召虎見于今會復詠詩配江漢

合肥黃金四川右參將

昔人采芑歌南征蠢茲犬羊嗟蠻荆王猷克壯大方
叔執訊獲醜雷霆驚君不見武陵覆轍爭池潢援當
巢穴擣鼠驅狸魅又不見老羌有獲竟弗律臥龍一
鼓七爾擒縱留心盟千載之下今之秦簡書南下
都廷評豸袍秉鉞專誅伐十萬虎豹虬龍皆練兵青
犢銅馬聞之碎心膽走檄布令統統驅甲丁運籌機
變鬼神不可測白羽一揮天風破浪推長鯨捷音飛
報奉天殿開封熱視金甌名宸衷頓慰寰宇清
殊恩蔭及天語褒丁寧我嘗侍帷幄慣識公精誠
寒蹇忘家仍忘食霜操石厲金鐵錚經理江漢值多

事腹心萬里當干城屠戮頻年一旦奠柩席黃童白
叟貫魚壺漿迎村厓不吠烽火息塞草賦添農耨耕
霹靂手段雨露澤楚閩豫粵之衝民更生鼎彝陶鑄
不世銘奇勳釐爾圭瓚秬鬯借芳聲願早入相盡洗
八荒腥與穢山人得所鼓腹擊壤歌昇平

永興李永敷兵部武選司郎中

用洗兵馬行韻

重岡複嶺連西東嶺岨險絕無與同蛇豕豺狼數莫
記朋呼類引穴此中可憐縣城幾被掠浪說我師曾
奏功庚午嘗大征邊聲猶傳白晝燧捷書已上明光宮恨
宿寒煙噓楚澤羞論長劍倚崆峒千山瘴散冥冥雨
八載星揚獵獵風伊誰胎禍誠匪小報國丹衷似應

少王公寧減楊郎責緘情欲控

天門杳後來專意

事招撫架漏安身幾時了延頸長憶武侯龍驚魂共
嘆傷弓鳥將軍靜環戎放臥耳邊任報蠻戎繞戶鑰
門高竄老稚接啼虎嘯愁昏曉中丞軫念不可當一
月累疏陳 君王水輓陸飛登醜餉土兵漢卒搜精
強英名祗饒歌范老廟勝不用需子房才逢險艱應
好展髮綠世故俱成蒼深入直擬殲羣寇畫圖要先
分善良天心也信禍應悔赤子須知運已昌酋首望
風如致貢諸巢降欵隨爭送鉦鏡聲沸奏凱歌燕喜
筵高泛春甕棠樹常留召公愛賢臣合撰王褒頌煙
村再見百物熙雨笠自足三農種裴相事功渾被簡
商巖形貌何須憂徵詔佇待下 龍墀黃閣便登台

鼎用

江陰夏從壽湖廣布政司參議

郴山蜿蜒盤五嶺江廣湖藩遙接境賊徭竊據不計
年荼毒一肆連三省太平赤子不知兵東竄西奔皆
獲奔巨潦為災復荐臻焚香待救溺待拯試令兼濟
非全才譬之汲深以短綆赫赫中丞淮海公致身不
與碌碌等胸中豈獨五車書數萬甲兵尤炯炯當年
一戰全封丘力挽王師在俄頃矧今地望日彌隆兵
民柄重身兼秉一封先為歲饑陳再疏尋將天討請
南顧 主憂方耿耿食旰衣宵還枕丙覽奏若曰往
欽哉便宜惟爾不中梗盡返流移起溝瘠賑貸恩推
遍鄉井坐令菜色生歡顏潛格天心變災肯共看荒

政纔朝陳又報戎行已暮整廟謨神筭何其雄轉漕

不讓蕭文終肯同肯協紀勳使不撓不沮觀軍容桓

桓虎臣作元帥大星一夕墜營中偏裨以下皆失色
明公號令如雷風王事多難真孔棘周師六月今三
冬兵戎逗遛貴神速有進無退誰敢訂有言駐兵請
將者師老財匱罪厥躬軍法從事得專制誅不受命
錄有功造攻堂堂親布陣誰左誰右誰先鋒援桴一
鼓咸作氣爭先馳上隄絕峯殲厥渠魁搜黨與旬月
一掃倭巢空已辨脅從解俘縛盡招捕播歸明農功
成尺寸不自與振旅人人挾纊同閭閻不覺秋毫犯
謁如栗烈回冲融况復貴陽先告警 詔令兼制由
隣封遣兵適報香爐捷信哉千里能折衝兩軍餉稿

多餘羨歸來更辭飲至宴一時露布手親獻形弓寵錫金鑿殿古來文武難兼擅詩稱吉甫堪為憲宋家人物誰與儔韓范之餘不多見行看調燮位三台暫借拊循當一面大旱終當作傅霖于今正合稱周翰大常須紀竹帛垂勺水隙光羞自銜有石不樹燕然碑生祠已謝土人建惟有平南偉績詩萬口三湘歌頌徧

西蜀呂尚功 楚府右長史

荆南徃鐘亂天紀泥塗肝腦血如水猖獗頑兇草木昏流毒生靈數千里天兵默有神鬼尸沉幾先物無人知山甫相周稱國老孔明興漢作兵師君不見指揮談笑收全算貪狼突豕無逃竄又不見風雷翕忽

六

掌中生頃刻銷燦天地清文武才忠孝烈桓桓部落皆豪傑三軍用命氣橫雲萬馬不嘶看仗節勦敵擒捕擣穴空捷書飛奏 大明官勳名今代麒麟閣不說褒公與鄂公

平柳歌有序

武進梁翰 沔陽州學正

正德十二年丁丑柳苗弗靖事聞 上特命大中丞秦公總戎征勦時公以巡撫重任奉 命供事肅軍伍明號令運籌決勝雖古老將不是過積年逋寇逾月悉平上舒 九重之憂下奠三湘之衆功在社稷名在天下自古有豐功茂烈者必形諸歌頌以昭示將來今翰目覩大功之成心荷盛德之久焉敢畏默

而不鳴其慶幸之萬一乎謹忘陋稽首而獻頌曰赤子盜弄潢池兵紊我國紀破我城依山負壑如虎麋蠢茲兇性終莫更罪惡由來已貫盈釜中游魚豈久生邊書入奏於大庭 九重震怒雷霆轟率師誅討任非輕簡命特敕大中丞我公仗鉞以專征兵威千里先加聲蕞爾小醜聞其名魂魄已褫心膽驚六軍四集勇且精賞罰必信號令明風凜凜兮氣英英馬駸駸兮車彭彭光閃爍兮劔戟鏡鉞勢飛揚兮旌旄旌旗謀猶審固兮孰敢我撓犬豕逃命今無路可奔螳螂攘臂兮竟亦何能犁庭掃穴兮倏爾肅清從今救此一方氓無復作孽猶縱橫班師遂命促歸程凱歌聲雜鶴鷓鳴鳴遠近父老壺漿迎三農就緒皆服

五

耕露布飛報到 神京 帝曰嘉哉公功成策勳行賞賜資并恩及偏裨無有爭出將入相公龍榮豈徒繪像登麒麟南顧無憂 王心寧千秋萬歲歌太平

平南頌有序

金陵沈寶 楚府儀賓

惟柳東南鄙溪洞阻絕聯亘五嶺幽曠遐僻草木之所蒙翳蛇虺之所結蟠自古逮今未始漸於治化然其壤地肥沃火種刀耕歲夏秋禾則再稔人生其間曰徭陰狠剽悍俗厖習矯孳育繁庶不安故常他日偵伺邊防小有懈弛輒出犯疆場劫攘虔劉靡所畏憚粵自近歲始建魁置帥備有名號蜂屯蟻集相煽以變遂翦藍山殘臨武蹂安仁破攸輿燔焚公私室

廬大肆虜掠所過荼毒莫嬰其鋒我氓倉皇爭舟水濱多致覆溺正德十二年丁丑賊勢益熾將瞰衡潭以拓巢穴惟巡撫湖廣都憲鳳山秦公力分宸憂思殄民害迺建議徂征聞于天子既而恭承上命調兵三萬奉行天罰閩外事宜由公專制時嶺南江右兩公亦各祗命合約提師駐于彼界遏衝室隘俾賊無出路我戰則克爰以冬十一月進師公臨事而懼握機俟發仗大順以申號令而士心一履重險以事殺伐而賊膽寒遣所部剋期並會推仁闡誠招降誘脅刃不妄加困獸猶鬪越數日公督戰益急秣馬蓐食丕揚我武爪牙畢力人倍其勇呼聲動天賊衆大潰於是移營深入因糧於敵無飢無疲以既厥事疏林垌蕩阮谷草薙禽獮痛斷禍本取其渠以爲大戮功既上天子以告于太廟降敕褒嘉任公一子世爲右職凡在行者論功陞賚罔有攸借是役也鎮守中貴杜公與公共事巡按侍御王公寔紀是功以公動合兵法樂於協贊而公竭忠殫智謙以受益用能振薄伐之威成敵愾之美而可垂號于無窮也寶世辱通家無能爲役敢在下風作頌以獻頌曰

於昭帝德丕冒海隅柳嶺伊阻有徑之居徭何人斯缺舌侏僂衣以斑爛短袖長裾萬山劒攢鳥道回迂政理靡及俗習尤殊自樹魁帥常懷異圖邊備少弛彼因嘯呼亂之初生下邑創夷毒流太苦人遭剝

廬潭所告急衡戍防虞顯允秦公哀此無辜上言小醜請正王誅帝命征之欽哉汝徂凡茲閩外事從便宜公檄藩臬其能助予監哨董餉無忘簡書迺帥我師迺陟彼岨共武之服弓矢及先偏後伍陳爲魚麗擊鼓其鏜朝戰至晡公徒如虎賊壘有烏始料其通南東有途鄰兵拒守其何能踰大軍旣進旆旆旒旐是致是附吾仁誕孚敵糧露積伊我之資鼠技方窮晝伏且窺熏之灌之智力並施執訊連連振旅以歸重險底平無復崎嶇奏捷于朝皇情以愉帝曰臣哉功由汝謀任官一子異數攸推有勞行間陞賚有差公拜稽首臣心不渝天子萬年敷時繹思烈烈武功成於文儒勞而不伐公遜碩膚帝將召公廷內都俞何如在外惠鮮鯨孤湘水上遊祝融之墟其永鑿亂安我耕鋤魯僖准夷千載同符頌聲孔揚敢告征夫

神武崇勳頌有序

西蜀劉武臣鎮遠府知府

古帝王征伐之勳惟湯武爲不可及前元以夷虜作慝域中我太祖攘去之其征伐與湯武參而其勳當並傳於萬世肆我太祖以神謀佑啓來裔俾世執其勳四夷震警來庭來同無敢或後永樂初太宗以北夷不庭自將問罪宣宗以南夷不同遣將問罪俱克有勳故我朝南郊行事三帝王之勳褒揚大樂中者轟轟在聞赫赫在見真可以永配

皇天於無極矣武臣蓋嘗叨駁奔之列躬親際之非敢為佞也乃者正德丁丑湖省徭民叛於九峯山等寨擾桂陽等州以至長沙府諸屬縣貴省苗民叛於香爐山等寨擾清平等衛以至思南府諸屬縣湖貴雖鄰省而清平等衛非接壤至桂陽等州則廣江暨湖為三省交會之地先是清平告急 帝命巡撫湖省副都御史秦金與巡撫貴省副都御史鄒文盛合兵討焉金屬左布政使周季鳳肇畫兵餉督以右叅政張天相提兵常德以按察僉事汪玉等領之進壓辰沅境清平虜少却郴桂虜遂大肆殺掠告急加於清平 皇帝曰問兩虜罪當先郴桂而清平亦不可後下兵部議僉曰 陛下必欲大彰天討無踰金者

或恐金一身當兩虜以為難已而 皇帝顧廷臣曰荆岳諸點就擒朕降敕旌獎者金得非其人乎對曰然 皇帝曰兩虜不足平矣 命下金乃以兵付天相王副總兵官李瑾叅將洛忠都指揮葉曇許詔陶霖祝鎮等授以節制暨方略俾趨清平金又屬季鳳肇畫郴桂兵餉督以右布政使方璘而調兵趨之璘設策飛輓水陸並進與兵皆如期集金自坐中軍管而分哨於按察副使陳璧僉事顧英王濟左叅議黃質叅將史春都指揮王廷爵李璋王翰等各授以方略且贊以按察副使憚魏俾叅會各哨往來督戰與巡撫兩廣太子太保左都御史陳金巡撫江西副都御史王守仁等刻期進圍九峯山等寨大破之湖省

兵俘獲徭僞王龔福全等并斬首踰三千而覈其實則御史王度天相王等領兵至清平與貴省兵合刻期進圍香爐山等寨亦大破之湖省兵俘獲苗僞王阿傍阿肉等并斬首幾三千而覈其實則御史周文光方內無事凱還奏功 皇帝下詔曰我國家以攘夷肇基爾金乃能相我以就茲勳永念克咸宜隆懋賞是用加爾金俸一級仍官爾一子錦衣百戶以稱我國家報功之典餘官軍功賞兵部其差議以聞賞典頒訖四省交賀太平武臣伏思之越茲諸醜自底不宥謂金一身兼治兩敵西牽於苗東牽於徭而不知 皇帝神謀妙絕文武人卒承 廟算將天威者復若是乎其神也武臣聞金用 皇帝命誓師一以

不殺為主故苗民之伏誅者幾三千而安集之衆至於二三萬徭民之伏誅者踰三千而安集之衆至於四五萬其遐無窮之殺而開無窮之生者蓋不可以萬萬計也於乎盛矣湖省諸父老謂省宅諸夷中請為 神武崇勳頌以威之武臣曰昔唐玄宗父子播越還長安其臣元結尚謂其有盛德大業為中興頌以侈之今我 君獨奮神斷命一臺臣就此大勳顧武臣無似既從事文學又分在臣子其能已於言哉夫惟莫測而後謂之神惟止殺而後謂之武崇者積而高大之謂 皇帝茲克有勳實神會我 祖宗授受之 武臣志在以頌寓規故敢效周頌之於鏢商頌之 武為詩而申以江漢亂章矢文德之意頌本

湖省父老請故略三省功復然舉湖亦自可旁見諸
餘非有軒輊也章凡三十有九俟異時觀風者采而
致之 闕下宣付太常官褒揚大樂中以奏於

皇天以彰我 君功德之盛以震聳薄海之夷以參
於我 太祖 太宗 宣宗為 聖朝四帝王勿使

湯武獨擅其休於萬世武臣仍用結三句為章一韻
體但武臣言規結加多間亦有數章通用一韻者獨

亂章為句四蓋志之所到不復能拘惟其暢而已其
詩曰

皇明天開皇祖神哉湯武重來
蠻夷為華環海為家乾昌坤遐

昔 文宣朝狄蠻肆驕抗我邦條

二宗整兵北討南征膽喪魂驚
既庭且同偉寶為寶永矢來供

苗欲伊何徭欲伊何作矣弘多
山有香爐苗曰誰圖茲吾後車

山有九峯徭曰誰攻茲吾前鋒
狐狸妖昏豺狼噬吞納牖無門

殺人碎屍虜人碎資生死流離
血積成川怨積成煙動歲經年

帝盡寸心曰宣付金 朕知爾深

爾金撫湖累織兇徒茲虜當誅
爾總 朕師聲罪討之罔俾其滋

虜穴難探爾金獨詣非爾誰堪

往慎爾謀其秘其周為民復讐

爾金臺臣聽爾擇人惟忠惟純
朕憂無辜貪功橫屠爾戒爾徒

金曰 皇仁大造無垠臣奉 絲綸

東奮伐徭西奮伐苗橫絕雄梟
五色翻飛閃閃靈輝千旂萬旂

五金鏗鏘凜凜嚴霜千鎗萬鎗
擊鼓擊鏡繼以呼號坤輿動搖

火發箭中天助雄風一燎而空
九峯既摧香爐亦頽餘燼餘灰

血首累垂血肉紛披掛壑淪蹊
元惡計窮匿于薄叢入于牢籠

械送省城狀其罪情獻俘天京
諭民勿道通荒爾居歸乎來與

諭民勿延荒爾田耕哉耨焉
我民靡愁我師靡憂云誰之休

匪天神威匪 帝神機其曷臻斯
帝曰師還方內其安賞典其頒

金曰 皇勳神哉不羣曷濟以文
堯舜隆平文思文明德純粹精

帝曰昌言朕濬其源以究義軒
羣臣對揚成曰元良德維其常

洽於萬方進之無疆駿發馨香
於穆於皇達彼穹蒼參三帝王湯光武光

平南賦

建康沈賁 舉人

繫荆南之峒徑據山水之險巖執種類之可辨寔盤
 瓠之所遺戴鬼面以穉惡掉馱舌而支離若其深藏
 遠徙危獲側耕含哺很戾鼓腹彭臍嬉嬉婦子攘攘
 穉嬰聚羸蟲之異物與斯人而並生彷彿華胥之治
 依稀渾沌之氓此可見邊境之寢兵也其或睢盱竊
 發誰詎未已長戟短鋌勁弩毒矢侵凌我疆場攻圍
 我城壘戕害我丁夫燒殘我閭里任民社者亦安忍
 坐視而不理哉應兵之起蓋有大不得已焉者耳於
 惟 皇明九葉凝 命內修外攘 文武神聖德明
 德威萬邦以正何蠢茲之不恭敢稱亂而暴橫當丁
 丑之孟春值柳桂之大警安仁既蕩而成灰攸輿復
 陷而為奔肆求逞于衡潭譏震驚乎湖省維我鳳山
 秦公位秉鈞衡職兼撫贊大得江漢之和多具
 廟堂之算因建議以平徃願奉 辭而討叛於是
 皇帝曰吁乃 命秦公奉行 天誅凡在軍旅恣其
 所需荒嘉謨之入告今將偉績之究圖也抑比跡于
 伯禹兮痛致君子有虞也公式克欽承不逞啓處率
 衆徂征分方禦侮操乃弓刀執乃旗鼓既稱干而比
 戈亦崇牙而樹羽列笙吹之喧闐中輜車之旁午定
 賞格于轅門誦羣策于幕府于斯時也營陣如蛇師
 徒如虎米粟如山玉帛如土號令如霆馳驟如雨騰
 殺氣兮隆隆肅軍容兮侯侯爾乃攀危崑絕深許綠

枯藤穿密筍冒風氛而不凝傷虺毒而不沮遇魍魎
 而不驚離寒凍而不渝直批其亢深入其阻掃巢穴
 以無餘燔積聚之莫數破砦柵而弗支奪馬牛其焉
 拒渠魁既殪窮寇咸俯骸析兮炊烟血流兮漂鹵紛
 鼠竄兮空墉忽猿號兮高樹於是先聲遠揚仁恩覃
 布招彼奔逃繫茲俘虜逆命者殲來格者撫地用井
 牧人為什伍捷音上聞紆憂 當宁 帝乃誕敷文
 德班師振旅三危奠居兩階載舞曰迪朕德時乃功
 惟叙子惟嘉乃不績咨汝往欽哉惟汝子輔大賚爾
 衆士厥施惟薄賞乃世延食邑百戶公謙不伐再拜
 興頌曰都 帝子何功作耳目肱股黎獻共惟
 帝時舉時有史氏謂平南之役有以見 帝德之光
 輝公功之勞苦百代榮談萬民快覩效罔逾于七旬
 事有曠於千古以是而知懲荆舒者作周孚先威荆
 蠻者在禹功下乃若賈捐之謬為建白而棄珠崖馬
 伏波徒示矜誇而立銅柱繼自今紀公之績殆不可
 同年而語也已

安楚錄卷八

一第... 冊... 貴... 日... 年...

安楚錄卷九

啓劄

長沙李東陽 大學士

人來備述政務公勤激揚有體湖湘士民之慶亦斯
文場屋之光也黃鶴樓詩聞去冬尚未到鶴書之遲
誠有足怪近得手札知不沉浮如山少參新刻數幅
亦止見其一二未審曾了得否也使回草草奉復對
客不能多布惟情照萬萬

新都楊廷和 大學士

比來連奉教問足見舊愛感感敝縣尹柳觀貴治巴
陵人每相見亟稱都府之政如擒捕劇賊羅大洪賀
璋輩惠行汀表消患未萌諸如此類不可悉數走辱

六安楚錄卷九

知愛喜聞之輒以白于左右非佞也率爾上狀不盡
所欲言伏惟昭亮幸甚

順德梁儲 大學士

湖廣地方連年旱潦今歲又值此異常水災使非吾
執事以誠心懇惻實有以幹旋於上下則固未知攸
濟之所茲固兒童走卒之所以捫心而知感者也吳
獻臣平日以忠義自處今聞賑濟 命下亮必能星
言就道以濟時艱吾執事惓惓上請之願庶幾其少
遂矣餘情未由多布惟以時倍為 國加愛是祝不
宣

鈴山費宏 大學士

春間辱枉顧甚感斯文契誼之厚恨林間岑寂未能

少淹從者以盡一日之歡耳遠惟踐任以來全楚之
人多被惠澤但恐 廟堂之計不肯先一方而後天
下則北上之傳匪朝伊夕而湖東釣叟幸再奉笑談
於江樓之側矣小詩一首坐無便不能奉上鄉人周
全者知城步在趨走之下因附貢焉諸惟亮之不宣

丹徒靳貴 大學士

比承建白地方災傷事宜足見通儒經濟之略如此
執事非特吾鄉人物真天下之英才也其間雖有一
二事未盡如志然所從者亦多湖南之民其可蘇乎
萬萬為 國自愛以俟 寵召餘不一

湘源蔣冕 大學士

魚苗疏雖留中不出彼必不敢徑行當不禁而自戢

六安楚錄卷九

矣柳桂賊恐大兵一臨積年兇徒先已遁避鋒刃之
下不無玉石俱焚之慮萬冀詳審慎重廣詢博訪庶
幾不貽後悔非執事區區安敢以此言進也幸亮之

東萊毛紀 大學士

湖南水患近歲所無非得執事經濟之才斯人奚賴
焉凡所論建 上皆嘉納之亦足以慰執事憂民之
懷矣疊辱手翰多荷使回敬此奉謝勿勿不盡

太原喬宇 吏部尚書

往歲承翰教并佳惠已嘗具緘申謝想徹左右矣即
辰初夏遠審台候納福德民之政平蠻之功赫赫湖
湘間豈直憲度修明而已哉敬慰敬仰宇淺薄謬膺
重任惟冀早遂乞休之願庶可以追厥愆爾知已處

故漫及之使者旋謹具扇二柄書二冊少將遠懷餘不克備

葉城石玠 戶部尚書

使來遠辱德音佳疏之示不勝感激且知憂國憂民之念汲汲未遑使列鎮俱如此勞瘁則自可成治矣已俱覆咨施行休翁先生書來甚道鈞候善政及禮遇之厚此固高明垂鑒而生亦與有光也感荷感荷蒙寄淮翁黃鶴樓原倡及佳作白雪陽春更難屬和企羨之下強此輾合成篇錄上惟教創幸甚

太原王瓊 兵部尚書

迭承翰教備悉雅情弭盜安民惟執事能加之意所以巨盜就擒荷蒙 褒獎非偶然也本部通行天下

一以揚執事之賢能一以勵不能者此區區之見也蒙沈老先生書示極稱執事清操公慎地方倚重之意縷縷不置此公清忠直諫博學能文執事肯敬老優賢一加重焉係於風化非淺淺矣冗中呵凍草草惟情鑒不宣

太倉毛澄 吏部左侍郎

水災之重前此罕聞此方之民何辜被此禍也賴有仁人在上極力撫摩死者已矣生者尚可拯也告急之章懇惻之意溢於言表非誠於體 國者能然乎廟堂之上雖欲為正途惜不可得已文中子曰天下皆憂吾安得不憂又曰樂天知命何足憂執事固文中子之儔也澄故始以執事之深於憂民憂終以執

事之有以自樂者樂也不才於世無纖毫補益顧其秩日增有愧於執事多矣使還聊寄此連數日有勞苦事執筆如小兒初學書者甚難也惟情亮之不宣

泰和羅欽順 吏部侍郎

奉別極久日勤嚮仰之懷惟是修敬不時為愧為罪伏惟高才清德道以時行荆湖千里之間民無不受其賜者忝在年末蒙被光耀多矣指日還 朝弘濟四海實惟區區之深望焉欽順無似方圖引退而乃濫獲轉遷殊用兢惕惟高明篤誼有以教之俾不至為同年之玷幸甚草草伏惟照察不備

再涇邵寶 戶部左侍郎

家僮還自鄂渚領手教并夢歸佳作且聞親瞻風采慰籍深至平生契誼於是乎見之矣執事功在南服為吾道出色所謂邦家之光非閭里之榮者寶雖山林之下為公歛衽者多矣今之時何時哉 廟堂之高江湖之遠山林之僻其憂危等耳老母春來衰病日侵寶也不肖無能為力惟惴惴日夕而已餘非所敢聞也毛侍御風采振聳得巡按體寶與有光焉相見煩為我致惓惓也東山祭軸聞為黎典寶所率致乃勞執事補其闕略感感孫司徒感厚愛託為代謝餘惟為天下愛重謹狀不宣

古雄侯觀 戶部侍郎

仰聞忽承手劄見示足感眷顧至情緬惟湖南年來柳桂之夷悉已掃盡江上之賊又皆就擒地方軍民

得以安土樂業厥功不小非有雄才大略過人遠甚者時克爾邪欽羨欽羨使旋勿勿言不盡意餘情照不具

任丘鄭宗仁 戶部侍郎

又違光霽恒切瞻仰邇者兩辱台翰披閱如遂晤言感荷無已遠聞臺綱振肅上下凜然且地方之事連章累疏剴切事宜計處周悉足見經濟宏猷誠地方之幸也部中悉為計處而行使回忽忽謹此奉復兼致遠意未間惟萬萬加愛不宣

熊峯石珪 禮部右侍郎

累辱書教仰知為 國為民憂勤備至赤子性命幸有所託區畫賑濟以今日言之頗難於前帑藏空虛無所發名器狼籍已甚執事者又憚於開端則將如之何所恃者 上有恤民之心百姓死不敢為亂耳頃年各處往往以捷殺為功上下利之此大傷元氣而受賞者方有喜色如此不已恐將來不可救更有難於今日者矣此則大人君子之責亦僕之所欲告於知己者也偶冗不及備論伏惟體察不宣

華亭顧清 禮部侍郎

清頃首屢聞建白皆根本要論雖以此獲咎固無歉矣惟不替此心生民之幸也舍親彭誥在江夏極荷垂盼茲以公事還敢附此申謝舍親將滿考凡百幸希終惠是望屬腹疾疲困作字草草幸不罪

新都楊廷儀 兵部侍郎

比得手書甚感慰地方事處置得宜平靖之功澤在軍民晉溪老先生甚是珍重昨見來文鎮守者亦能相體又見老先生高材盛德之所及也使旋草此奉布冬寒千萬珍重以膺 寵命幸甚

東平王憲 兵部侍郎

屢辱書教感刻感刻竊惟柳桂猾賊為害年久幸賴執事督勵將士親冒矢石兵威四臨元惡授首餘黨悉擒捷音 命下朝野歡騰地方不勝慶幸部司論功上請 恩德隆重有加往昔此遭際 明時出常格萬萬也生值斯時亦與有光便中通具以聞

東沂陳玉 兵部右侍郎

柳桂事每每掛懷忽聞報至喜慰可勝論耶數年間此方人可安生矣因念督調之勞憂煩之若干係之重俱可想見也 綸言崇報僉論稱宜生輩乃沾波潤愧哉使回聊此具復匆匆鄙忱不盡惟高明亮之不具

鄱陽胡詔 刑部侍郎

生不敢奉問于下執事久矣而傾仰西曹道愛之舊豈勝遠懷近聞江右大逆先聲九江臨逼蕪黃之地得吾執事首為上流之防以嚴天塹之險卒成奇功用綿 昌祚拱聽論功之懋以隆 封拜之階繼惟賢郎高捷京闈紹承家學之懿士論籍籍傳為美談忝辱愛餘慶慰何量生苟延如昨更無足為知己道云臨筆草草伏乞台照不宣

安成趙璜 工部右侍郎

思仰中忽承教翰慰荷如何恭喜撫巡以來賢勞茂著救荒則溥實惠靖寇則收全功此尤斯文知己之光生適以督運大木公出無可為賀所恃平日道義之交固在情不在物也文煥先生清苦中外所知今齋志以歿公卿甚惜之 恤典必厚代之者想在吳公居多伴旋謹此奉賀餘惟為 國自玉不具

內江李充嗣 都御史

充嗣居臨清時累承規誨轉官滇南懷念德誼未嘗去心久稽裁謝者以滇絕域不得良便故也遠仗雲庇忽有今除瞻言思之實出望外可愧充嗣以疾作不能就道尚淹於滢已具疏乞休前途得

三美年六月

旨即南還矣側聞執事下車銳有興華一轉移間風采頓異如廣儲蓄修武備懲吏奸三者皆湖藩今日之要務也雖然此三者非特湖藩今日之要務也天下今日之要務也今時則當傳以為他藩之法異時入相推而行之太平可冀矣以充嗣私窺之要皆自執事學術中來而充嗣故叨廁愛下之人也為之喜極力疾一言幸鑒感感不宣

郴州何孟春 都御史

往歲人回具啟附問柳桂兵捷竊計唾手有期入春果見露布之至 聖書優勞彝鼎生輝祿廕 恩典實前此數十年中不能一二再見者也欽羨欽羨去手復命謹此敘意辰下春深惟冀為 國自愛以膺

鈞軸之 召不宣

巴陵顏頤壽 都御史

屢荷教音感佩殊甚恭審憲體清嘉威惠並著巨寇之除一方藉以安枕執事之功偉矣蓋此寇兇橫積惡已非一日生知之不敢言言之不能制之則奇禍至矣竊恐往歲江右西蜀之事又將見於吾省茲乃一旦消之於未形兵不勞而民不擾非神謀英斷出於尋常萬萬諒不及此也 朝紳聞之咸喜而本兵喜尤甚焉則茲旌勞之典賞不足償其勞也慰怵慰怵聞又有撫夷之行近傳夷情已聽撫咸謂撫之為上策也誰生厲階一至於此亮察亮察使還迫甚不克悉所欲言隆寒惟為 國珍重不宣

三美年六月

公安鄒文盛 都御史

共惟台候納祐造福湖湘當此征斂繁劇之際災盜饑饉之秋得仁人長者為之周防保愛故楚人恃之以免於溝壑歌頌之聲傳播邊徼况荆衡之域耶仰企仰企生以驚駘之資承茲凋敝之後官無可託民無可使財無可用彷徨勞悴計無一施先年倉庫之蓄各假征苗耗費至於凱口之征則掃盡矣清平之役欲待桑榆之功以掩東隅之失指望外之物為必有之資失之太易以致置之甚難今欲撫則賊情反側欲剿則糧餉空虛延謀集議皆云必欲萬全姑宜分兵防禦且守且撫以俟儲備舍此更無長策如撫可成即當馳報會本題知若其執迷必待糧有次第

方敢議請兵二端之外絕無欺隱其詳已具先後來
文私憂過慮惟欲少圖地方之安至於軍功則非所
敢知也幸照察荷甚

沂州王璟 都御史

緬憶老先生在齊魯無瑕冰鑑有脚陽春迄今四民
尚慕善政餘澤淪肌浹髓邇者來自湖大夫士萬口
一詞稱頌執事為 國為民良籌嘉策晉澤誕敷黔
首蒙惠將來柱石 巖廊霖雨寰區不卜可知矣走
景逼桑榆鐘鳴漏盡屢疏乞休不蒙 聖皇放退苦
人情逕殆若魚之飲水冷暖自知茲因人便漫布衷
襟不宣

姚江孫燧 都御史

恭聞大兵所至克捷渠魁授首黨類不遺三省之民
從此皆獲更生矣自非執事經畫指示倡義興師何
以有此生等與從執戈之後亦得以附驥尾而希末
光其為欣幸如何可言阻遠無由趨賀薄具菲儀用
將微忱屬有行役具啓欠莊伏惟鑒納榮幸榮幸

嘉魚吳廷舉 都御史

廷舉拜啓承臘月望日二十日閏月二日三示手書
再拜領教外辱饋食亦領惠矣賢勞大夫而顧念輕
肥介使慮何遠哉仰惟節下提兵深入得雋成功以
報楚粵士民千百家深怨一勞永逸一范群驚儒者
遭時有為其効如此廷舉此月七日入省濟荒無術
殊愧素食俟公回轅必多善後之策容一一面請也

人去便草草附謝不宣

餘姚王守仁 都御史

昨者貴省土兵以擄桂不靖之故千里遠涉生與有
地方之責而不獲少致慰勞之意缺然若有歉焉故
薄具牛酒之犒聊以輸此心焉爾乃蒙厚賜遠頒并
及從征官屬登拜之餘感媿何已喜聞大兵之出所
向克捷渠魁授首黨類無遺茲實地方之慶生亦自
此得免於覆餗之戮矣欣幸欣幸旬日後敬當專人
往謝并申賀私使還冗中草草先布下悃伏惟尊照
不具

崑山顧鼎臣 翰林學士

湖襄大藩為天下胸腹而師旅饑饉頻仍告困向非
文經武略如執事者為之旬宣填撫寧不履 九重
南顧之憂也至若勳烈之際十倍它所而不務為張
皇欺罔以私已地方此古人忠誠謀國之盛節非淺
薄鄙陋之士所能窺也敬仰敬仰南中薦紳來詢知
台履多福殊為蒼生慶幸不獨鄉井之故私心自怍
而已鼎臣竊祿懷慙無可為執事道茲以公差人便
謹具短啓附上用代參晤惟鈞照不宣

弋陽汪俊 翰林學士

領教荷不棄感愧感愧伏承起居多福平南之績赫
然聞于中朝宏材偉識其所樹立固當過人若孫年
兄之在吾江右與執事相望皆以盤錯見別者功業
紆 九重南顧之憂其為同年之光斯文之重可勝

道哉欣忭無量若區區輩真竊祿耳文玉年兄作平南偉績卷將以述盛德而揚林光誠宜執筆率先顧題大才弱尚未能請教也匆匆奉復殊不盡欲言希照察之幸幸

莆田黃澗 南京翰林學士

恭聞修攘並舉方岳凜然海內推重早晚當內徵也俟賀侯賀生備員南都了前件而已無足為故人道也已於三月二十五日到任因便敬告有來南者無惜教音幸幸小書香帕侑緘乞留納是禱

光山王相 監察御史

近者承差趙琮來辱賜教劍捧誦之餘益深勤企恭惟臺下運謀決策擒劇盜平遠苗而全楚之民得以

安堵者臺下莫大之賜也功在天下名重一時韓范事業豈容專美于昔哉願賀願賀相無似承乏山東之行才力淺薄恐不勝任深自憂報三月望後離都下四月初旬期到地方知我者必有以愛我教我也千萬千萬仰還謹此奉啓用伸仰忱餘冀道體加愛以爲 國爲民不宣

澧州李如圭 監察御史

奉違清誨倏忽踰年有稽裁問負罪奚遑每聆善政澤民未嘗不斂衽敬慕也近日分委兩司重臣督率士兵恩威並施深為得策此固臺下愛民之盛心而高才遠識有非尋常之所能及者慶幸慶幸行將入相 廟堂霖雨天下矣茲因使便謹此申問伏冀鑒

照幸甚

永興李永敦 兵部郎中

昨承台翰鄙作辱過獎益增厚顏地方事重煩執事坐籌渠魁黨與擒剪無遺邇民從此可千百載奠枕矣豈但數年而已哉豐功偉績當與山川同悠久也何日可忘第無地可圖報耳生以服拘不獲趨展慶私拙作二章敢併奉覽非恃愛末不敢僭易至此統希鈞照不宣

四明張邦奇 提學副使

恭惟臺下才高海內心切 君民出謀於衆所必避之時用力於人所不知之地迺者柳程扇亂勢如焚溺雉獮之師不可復緩人所易知而水潦荐臻之餘

公私匱竭方是時也而與大衆以遙征固常情之所必不敢爲也故日出謀於衆所必避功既成矣人知其成之易而不知所以爲之之難蓋十倍於平時不啻也且衝冒煙嵐驅馳嶺坂矢石之間憂勞萬狀餐寢或廢居不遑凡六七踰月于此矣功既成矣頌聲作矣而猶遲遲振旅務欲盡殄其根株以爲數百年之計此又豈與人智慮之所及而亦孰識其微哉故曰用力於所不知始也排羣議以興師終則協羣謀而濟事經理經畫事集而民不知所謂以萬全之策收不世之功也今聞班師有日村巷悉黔咸知歡慶職叨屬下奉教令于茲有年寧獨無民生之念哉欣忭宜如何也誠欲從三司後迎馬足之清塵而

觀太平之盛事但以湖南地里西極辰沅東至郴桂中間繚遶偏方往復道路將以萬計恐天時漸熱車徒不便輒於正月二十有七自省城南行將趨沅靖等處伏念臺下遠處邊方勤勞日久不及瞻望台顏奉承約束翹企之餘兢惶無地且西蔡功成而中書之命隨下則歸闕有日而瞻見之期益遠臨楮無任戰悚瞻慕之至

餘姚陸相 長沙知府

敬惟臺下奉 命征苗矢心報 國師同時雨曾何鋒刃之橫罹令若雷霆豈彼鯨鯢之足翦破平巢穴掃蕩妖氛追漢馬伏波之平蠻陋唐裴晉國之擒蔡數十年跳梁之寇殲其渠魁千百里汗染之疆轉為樂土聲厥不臣之罪失其負固之謀凱奏天山尚留神於保障地連雲海又銳意以經營澤溥湘流功高衡嶽此皆由臺下神算足以測虜情赤心足以置人腹之所致也即日奏捷 明宮獻俘 太廟懽濃宸極褒膺九錫之 洪恩名勒旂常光照萬年之青史相官末屬躬親華勳喜瘴癘之消除率生靈而鼓舞未由叩賀先此問安相不勝戰慄惶懼之至

安楚錄卷九

安楚錄卷十

附錄封丘遺事

河南左叅政秦公生祠集序

廬陵陳鳳梧 山西按察司按察使

生祠非古也後世以義起者也古者尚封建侯有定國官有定守故居位者有勲德於民民終身得瞻仰之若父母然生固無待於祠矣後世罷侯置守郡邑藩臬守土之臣往往朝遷暮改更代不常民懷其德者無以致其瞻仰之私此生祠之所由建焉故曰以義起者也有勲德於民者莫大於禦災捍患而災患之大者莫甚於攻城殺人之寇至於千百為群毒流天下則災患之尤大者也正德辛未巨寇起畿內遂煽及山之東西河之南北攻城屠邑肆行無忌虐燄蔽空海內震恐軍師暨守令冒敵而死棄城而逃者率什之七八上厯

宸慮屢遣文武大臣督勦之時吾友無錫鳳山秦公國聲以汴藩左叅政分守大梁重以地方之寄迺巡郡邑繕城隍詰戎兵峙糧餉以安民心以伺賊警輶車往來日無停軌夏四月巨寇自山東奄至距封丘僅百餘里時公方在延津亟以蠟書白巡撫留宋叅將守封丘公亦單騎而往延津父老遮道固留公麾之直趨封丘吏民出迎爭欲擁公宵遁公不可衆伏哭弗起公奮曰

吾足一移則無封丘無封丘則無汴城矣吾與若等誼與城同存亡敢有異議者斬之遂分部民兵嚴陣以待頃之賊距城僅十里公促宋參將逆戰以民兵尾之宋率輕騎衝其中堅賊衆大敗斬首俘獲者不可勝數公入營大犒諸軍仍遣乘勝追之賊遂遁封丘老稚舉首相慶以爲更生咸曰我公之功也其曷敢忘捷音至汴撫巡欲議其功公遜避不敢當明年公遷山東布政使封丘之民以瞻仰無所迺立生祠於學宮之旁歲以誕辰祝公壽社四方士夫聞其事者形諸著作以揄揚盛美若碑若記若賦若詩凡若干篇彙成一帙題曰秦公生祠集予惟公以名進士起家戶曹荐陟憲副督學汴藩文學政事已名動一時暨由方伯擢御史中丞今巡撫湖南威惠並流尤膾炙人口是封丘一役特參藩之政績耳尚能感人若此他日晉廟堂秉鈞軸霖雨蒼生弘濟艱難其豐功盛德當勒金石而被絃歌蓋不言可知也鳳梧辱公爲道義致敬采輿人之誦僭爲序之蓋將迓公於遠夫云

河南左叅政秦公生祠記

麻城曾大有 山西按察司提學副使

聖王建萬國以親諸侯凡岳牧之臣於君爲屏翰於民爲師帥勢分雖殊而安危相繫其勤民

也有禦災捍患之仁則其得民也有存愛去思之義未有上好仁而下不好義者也正德辛未草寇劉六劉七崛起霸州與其黨齊彥明楊虎輩橫行畿甸而旁午於山東河南荼毒生靈溷汗良與遠邇騷動春二月賊騎數百突至延津縱火焚譙樓勢益猖獗民無鬪志人自危之夏四月赤幟翺翔自陳橋鎮西上警塵蔽野封丘有剝林之漸河南布政司分守叅政無錫秦公力以爲已任挈舟北渡亟至封丘則主簿賈泉孑然孤立保障無具井邑可屠岌岌乎其殆哉公乃申法令繕軍器募壯勇固保甲飛芻輓粟於鄰疆堅壁清野四境戒嚴時有宋叅將者以驍勇稱奉

命計賊傳檄已過延津將渡河而南公邀之弗果來復以忠義激之始移兵至賊火已舉於城東之三三里公與叅將協謀決策誓師振旅而以鄉兵援之公自登陴桴鼓以作士氣俄頃遇賊于剝脚村我武維揚再戰再捷逐北五十里斬獲其衆公曰烏合之徒可以殲之前禽之逸無幾矣奔殿者蓋要擊之由是生擒孟林等二十餘賊奪回婦女馬牛數百計獻俘訊誠鏡歌載路瘡痍之民稍得安枕公復論功盼賞訓練精明邑令張守繼至受成於公戰守有備賊三至三却民無恙矣平寧之後闔邑老稚扶携相慶感公

之再造而不能以忘報乃以生祠請於令令曰
 茲義舉也闢地於泮宮之右斤木於郛林之野
 邪許之聲不令而集建祠四楹鐘鼓考之歲時
 壽祝終矢弗諼庠生高雲漢以張守之命屬子
 為記夫君子匡濟素養於平時而勲烈每成於
 事變方厲寇鷗張人心洶洶百里之命危如累
 卵而公乃能周旋捍禦以成康濟之功非胸中
 有甲兵者其能然乎至若虎將提兵赴幾響應
 則公之忠誠有孚外比於賢從之吉也否則猜
 忌自用而訑訑然曰吾有完畫矣奚必因人以
 成事若是者適足以僨事而已公之役志匪躬
 宣勞屏翰與民立命而天下莫與爭功與人立

功而天下莫與爭能可謂盛德事也已宜封丘
 之人義公之仁而生祠之公之勲名駿發且方
 興而未艾也公名金字國聲別號鳳山起家進
 士數歷中外今轉遷山東右布政使而斯民去
 思若是利澤之入人者深矣詩曰文武吉甫萬
 邦為憲他日旂常勒鐘鼎當益信於斯祠之
 創始以癸酉冬末落成於明年甲戌夏五月秋
 七月朔日記

生祠碑

西蜀劉武臣

君子籌天下之務至於兵類皆難之乃若舉偏
 師以加勅敵焉又其難之難者也奚而斯濟機

事乎必也之其先而正焉爾之其後而固焉爾
 蓋先之不正則聞敵而怯怯則有走而已矣後
 之不固則見敵而潰潰則有敗而已矣是故正
 之乎其先者忠也固之乎其後者才也忠以正
 其先才以固其後機事濟矣夫然後大有功焉
 此易之師貞所以為君子行師之律令也易之
 師曰師貞丈人吉無咎象曰貞者正也釋之者
 曰用師之道利於得正而任老成之人乃可以
 得吉而無咎老成之人必名世之通儒矣於乎
 儒者博學而多術兵亦吾儒之術也非夫人其
 孰克勝斯哉河南左叅政秦公早歲以儒者行
 業聞由甲科歷戶部主事員外郎郎中吏禮兩

部謂公行業宜總風教交薦於

朝出為河南按察副使董學政用陶鑄士類功晉
 前秩正德辛未巡撫河南右副都御史鄧庠屬
 公分守大梁道先是巨盜劉六等起畿內流劫
 山東時孽孽虐虐之餘軍疲民困賊緣此蕩然
 長驅恣意屠戮郡縣力不能支至有開門延敵
 者遂蔓延河北頃之渡河而南破郟城進薄信
 陽都指揮馬振戰不克死之賊席勝而驕所過
 俱被蹂躪兩河煙塵障天遠近騷動鄧以問
 上命叅將宋振率師禦之以戶部郎中童旭督軍餉
 四月公往延津閱戎務且詗賊情得謀者言劉
 六等黨盜魁楊虎者自山東敗走分道掠魚臺

金鄉而西公急以蠟書白鄧謀隄備童邀公赴省城擊畫軍餉會暴風作河不可渡乃止于家店宿焉明旦公聞宋將至遂辭童逆之五里許忽報賊已踰曹縣距封丘僅百餘里公憂甚忽自念曰虜之衆勞而宋之衆逸况虜驕而吾慎此勝負之機也吾得宋爲用破之必矣復以蠟書白鄧留宋既而宋至延津公留之宋不可曰吾奉

命討劉六等非爲虎也徑帥師趨省城以聽於鄧公志曰封丘逼近省城此地其可棄哉遂單騎趨封丘延津父老遮道留曰賊至矣公將焉往公麾之策馬直趨封丘士民聞公來皆出迓擁主簿賈泉訓導陳傑等而前泣跪道左曰賊辨孔熾宜宵遁以避其鋒我等夙荷公德請給驅役公聲大義折之衆伏地慟哭不肯起公曰吾足一移則無封丘矣爾曹奈何導我以非義乎立呼民兵分部以待鄧既又用公言留宋使駐師封丘公喜曰鄧公毋亦遙見機事乎哉往視宋有頃盜奄至剗脚村距城僅十里聞者皆震恐獨公神色自若徐促宋逆戰宋上馬公抗手曰此行自有應援者君其銳然先之遂親督民兵尾其後宋因力戰率輕騎衝其中堅賊衆大敗斬首若干級俘獲若干人公卽營壘犒諸軍賊收餘衆退保腦裏村明旦圍陳橋鎮時鄧已遣

都指揮趙玉率師千人居守玉不虞賊遽來倉皇無備士卒皆束手就戮居民死者相枕玉僅以身免日中宋援師至前後數十合刃賊解圍去宋乘勝逐北斬首俘獲復倍於初比還封丘漏下二鼓矣謀者言賊屯黃陵岡謀復離公復促宋追至大名之長垣山東叅將李瑾知公謀成喜曰會須共殪此虜帥師千人倍道來策應追至滑縣境乃方接大雨如注弓矢膠液賊遂引去宋休兵長垣李亦引兵來封丘士民望見旗幟以爲賊果復離男女哭聲震天公登城諦視則發笑曰此我軍也分遣人曉之乃收淚相慶以爲更生捷音至省城鄧大悅且命有司飭迎勞具公聞之不敢當乃之傍郡邑料理隄備事既竣而還諸寮案稱賀公曰將卒之功也某何與焉論者嘉其不伐明年公遷山東右布政使封丘士民合詞言曰曩昔微秦公我輩皆魚肉矣乃立祠於學宮之西肖像其中事之歲以公生辰刲牲釀酒爲壽額天祝公多祐焉祠成且又士民言於左布政使童公世奇謀樹碑以垂永世世奇公謂子嘗從事於文乃遣伴走千餘里來求予文之惟兵家之要勇與謀而已矣忠不足則不能勇故勇者忠之發忠之發也其勇雖千萬人而必往孔子之語曾子者是已才不足則不能謀故謀者才之發才之發也其謀

雖百千戰而必勝孔子之語子路者是已不勇而謀欲集細事且不可而况於兵乎公名世之通儒也兵家之說閑於胸中矣封丘之役以公當之信如易所謂大人矣乎是役也易之能以衆正公有之易之出師以律公有之易之在師中吉公有之故延津休以危言而欲留封丘誘以甘言而欲避公皆不爲動者可知公之勇矣宋參將踰河南而往李參將越山東而來公皆得其死力者可知公之謀矣勇而謀正而固可知公所以全封丘矣然當時之人皆知公之全封丘而未必知其全省城或知公之全省城而未必知批他方群盜之吭鼓我軍萬衆之威使劉六等以次伏誅者皆緣公此一舉也雖然此偏師也公分守大梁猝遇機事而權宜濟焉者也當是時也脫有人言之於

上假河南全師而操縱之則諸盜魁不煩歲月皆在檻車中矣奈何公功成不居痛爲掩覆而人鮮能知之雖能知之而亦鮮能言之也厥後群盜雖亦衰息而玩愒滋久百餘年來休養生聚者舉皆凋耗迨今尚未還舊於乎豈非生人之厄歟祭法云有功德於民者則祀之封丘士民異時不容不祀公矣惟其志切於圖報故不能遲公之身後而於公之生前此祠之所由作也公行其晉保衡乘機要運徽猷樹偉烈以勸相我

高皇光宅天下萬億年無疆之休
天子方將寵錫華額以褒揚之奚以予文爲哉而世奇公用意乃爾蓋以俟夫籌天下之務者考焉而亦因以成封丘士民之志也公名金字國聲別號鳳山無錫人山東布政使自右而左乃晉右副都御史今巡撫湖廣其績緒非涉封丘者不附見云予旣述此還世奇公復申之韻語俾士民有事於祠者歌焉其詞曰

天命高皇握赤符乘龍陟降清九區霎時蕩絲腥羶汗
乾德融朗揚華腴寶祚永永幽明扶何物敢爾爲榛蕪劉六楊虎等賊俘鼓倡兇黨爭吞屠郡殘縣破毒亦痛越魯窺梁安所圖危哉封丘牀剝膚士民慟哭聞天衢

高皇赫怒臨斗樞曰茲草竊干天誅吾有蓋臣聊試需推爾拉爾憐朽枯鳳山秦公名世儒蓋臣之儔偉丈夫謀勇兼濟誰則踰萬衆翕聞談笑呼兵機徂處天機徂神乎神乎焉可誣猛將精卒何魁殊堂堂殺氣雷霆驅群虜自悔渠遂辜肯將肝腦供鎖鉄煙飛霧走淪土塗冥頑乃知天姓朱封丘威威成于清風依舊搖桑榆嗟公有功渾若無掩覆曾不留錙銖俄而

天寵來神都星軺望望山東途士民愿歎無地輸作祠夫子宮牆隅中庭高擁花氍毹儼然輝表森

碧梧香燈瑞靄相縈紆歲時老稚紛踰趨牢蔬
滿案酒滿話心事稽首勤披數願公作相畢傳
徒追踪兩相陳訐謨隆我主道齊唐虞法宮深
處時都俞玄化銷盡金鑊姑

高皇寶祚天壤俱

重建鳳山秦公生祠碑記

江陰張袞 監察御史

嘉靖丙戌秋七月前河南左叅政今戶部尚書
鳳山秦公生祠成公名金字國聲常州之無錫
人學者稱為鳳山先生故號云祠在封丘縣學
宮之傍由櫺星門而入西折五步則祠在焉門
東向後為堂四楹中奉先生之像寔丘民昔所

自建出廟門東望三里則公提戈斬級處也縣
令龔君治茲復增大之前亭後寢規制宏敞侈
于舊觀矣君子曰禮也當

武廟之初小人繼續用政天下日入于敝歲辛未劉
齊寇發聲搖畿輔遠近傳聞居師震恐莫知為
命中州之地數千里環州縣而治者以百計賊
鋒所過焚廬舍殺長吏馳突齊魯傲然不復知
有東吳矣是歲之春二月遄攻延津兵火大舉
先生度封丘必不免也匹馬來救登陴大呼誓
與城俱晨夜展畫計軍實倡死力而申傲之以
禦危急曰有吾在爾無恙也爾民不用吾命者
死于是民知感奮肆有鬪心會宋叅將某出師

河北先生移檄分兵果得強弓數百佐吾吏士
詰朝出擊剗脚之野生擒渠魁二十有奇由是
賊徒宵遁不敢直窺封丘孤城賴以獨完先生
書生也杖劍一呼生全萬戶雖虎臣謀將之所
不能若干以知儒者之學果適於用而橐鞬鉞
槩非二道也先生既去河南之十有五年入佐
天子歷禮兵戶三部尚書去民日益遠民之思之猶
叅政時也是豈可以強而得之哉縣學諸生以
今之命謁行臺請余文之以識祠成之歲月余
觀是役也有三善焉恩懋茲土民不能忘又從
而俎豆之是故得祭法有功則祀之義祠不他
度必於學宮以風示先生之道是故得詩人獻

識之意伐木為材程民之力而民不告病時不
書勞若魯僖公修泮復闕之為者是故得春秋
為教之指具是三善而恃此以觀人心百世可
知也予乃復進諸生以告之曰爾民不忘先生
之恩謂其救汝之死也爾士嘗聞先生提學于
茲尊孔孟黜百家以端本範俗為賢至今梁之
士出先生之門者號多賢人君子而大道賴以
不顯則夫保爾之身與淑爾之性其恩之大小
宜何如也諸生皆頓首謝曰命之矣永不忘於
孔氏之庭

重建大司徒秦公封丘生祠碑文

吳郡徐縉 翰林院學士

祭法能捍大患則祀之而王制亦有受成於學
之文反則釋奠于學以訊讖告詩泮水曰矯矯
虎臣在泮獻馘是也前河南左叅政今戶部尚
書鳳山秦公哀兵鞠旅與劇賊遇噉殪之封丘
以奠洛師在封丘宜有廟祀宜在學宮左右先
是丘民感慕功德創祠繪像以奉烝嘗久矣龔
君來尹茲邑復謀所以廓而大之門庭堂寢百
用具修巡按監察御史張君補之請繕文其事
於碑以示永久在

武廟初闡豎專恣濁亂煽虐流毒海內群盜竊發霸
州人劉齊等招集亡命斬竿揭木出入齊魯間
有楊虎者爲之爪牙所過隳突殘破城邑賊殺

長吏燔燒剝剔流血成川積屍爲丘兩河南北
悉被蹂躪不復能制遠近騷擾摧鐵輔鉦鼓
之聲震動數千里已而長驅京洛攻延津逼封
丘公時左叅藩司率先捍禦群議洵洵謂宜宵
遁以避其鋒公曰封丘扞蔽省城吾當與之生
死耳獨策馬登陴急選車徒鍛矛矢中畫曹伍
訓厲勇敢爲抗守之狀則又移書臺臣陳說利
害要駐閫帥合謀勦力相與冒鋒鏑嬰矢石擊
賊於剗脚之野一鼓而殲其渠魁俘其囚虜復
追至長垣捷奏

天子由是賊徒駭散奔伏他郡勢衰沮不復振逾月
而竄於狼山卒以蕩平噫祭法所謂能捍大患

者非公其孰人哉當賊勢方劇郡縣披靡狐鼠
進退莫敢枝梧至有迎降納款者遂使草莽逆
豎橫行六州無辜之民備受慘毒

當宁旰食張皇邊戍僅乃克之向使典領方面宰制
郡邑得如公者分據盤錯其間式遏亂略懲之
於始蓋不待狼山而後息肩矣公之功於是爲
大廟食之莫與國咸休可也乃紀之以告來者

詞曰

武廟嗣服昊天降疵君側弗靖寺人蔽之攘竊威福
濁亂綱紀高下臆決僭候

天子淫刑峻罰動觸機晉神痾瘵額階禍賈怒領領
群兇嘯聚驛駭封豕豺獠淵藪遁逃隳突齊魯

憑陵河華吞噬咆哮長驅中夏屍丘血渠殘破
邑居焚掠剝炙蕩爲丘墟畿甸震驚宛洛感骨
窺我延津得之詞謀顯允司徒叅藩于梁秉鉞
塞惟餼其彼倡倬彼封丘洛邑之屏扼其吭咽
捍我要領我銀我戈我服我矢王事孔棘示以
必死群譁弗臧神機潛握遮留閫帥相爲犄角
虎臣桓桓蛇矛如湍執訊獲醜截腦裂肝奔潰
顛踣鹿駭狼竄大慙肅清綏章有粲迺慰迺止
梁有厚喜家室謳吟荷鋤負耒梁有城隍維公
殿之爾耕爾蠶維公晏之以削以築爰卜斯食
於樂泮水作廟翼翼醴醑般脯坎坎擊鼓稽首
拜舞願言多祜考茲新宮丹雘攸崇史臣勒辭

以紀膚公

讀生祠碑詩 用商隱讀淮西碑韻

江夏劉綬舉人

鳳山破賊雄武姿手挽落日堯和義貞菴作碑
古文字每讀使我心孔夷往年群盜起河北空
有將帥如熊羆一朝封丘危且亟無人白羽效
一麾公乘單騎奮不顧誓以忠義天扶持身為
長城扞宗社手把寸挺堅旌旗更招兩帥來倚
角經綸舒卷雷雨隨人心效順賊膽破坐我堂
上驅虎豹奪回輜重苦難算斬馘澤蕉量不訾
馬前壺漿父老拜少佇聽我父老詞將官怕死
武不競此事乃出儒者為戰而死綬官死職道

曠幾見欽攸司肘後金印大如斗腰下長劍高
拄頤肥肉大酒時往饋醉吐茵褥多淋漓誰能
向賊發一矢我欲誓汝陳于詩小民無路

君門遠安得此語聞天墀時來空山打巨石萬丈磨
出嶮天碑戴趺轟轟壓厚壤冒首屈曲蟠雙螭
大書公功垂不朽歲時報享伸吾私得全首領
保妻子千載一日思公治綠蕉丹荔進堂下菲
薄少鑿吾肝脾兒童歌舞廟史祝迎送但可歌
此辭方今

天子建皇極敷錫海宇同春熙淮西之功韓老筆禁
林清署威能追公功不賞賞將士勞在手足分
繭胝碑陰待我書一語豈弟君子邦家基

封丘生祠賦 有序

永興李永敷

都憲公鳳山秦先生任河南大叅時道流賊煽
亂窮兇鞠頑所過蹂躪勢且逼封丘公營壘犒
軍冒險却賊城賴以完封人圖報公之亟也建
生祠以饗之頃者大征峒徭公提兵來柳予竊
慶吾人之永逸將賴公如封人矣因閱劉宜賓
祠碑遂賦其事非但以廣封人之愛而預以著
予柳人之感詞荒意澀有弗計云辭曰

茲惟柳桂惡稔山夷憂厯當道大集征師鶴峯
子棲雲岩谷掃軌柴扉念戎事之孔艱方孤坐
而擗眉客有叩門而過者曰子知之乎今之董
師爾土之中丞即昔之退賊封丘之大叅籌邊
才雄許

國心丹何謀弗成何亂弗戡子試我聽我為子談
歲重光之協洽兮妖星耀乎天狼逆瑾既伏乎
斧質兮餘枿敢於跳踉擁強弓與利刃兮直越
魯以窺梁衆蠶屯而蟻結兮勢豕突而鷗張指
封丘之孤城兮似不煩於交鋒分羽書以馳馳
兮事岌岌乎其恐悚渺四顧而援絕兮道寥寥
乎其絕踵孰閉帷以定計兮孰臨陣而賈勇黑
山為之震撼兮黃池為之洶湧民竄伏而無所
兮紛待縛而手拱屬秦公之簡戎兮方駐節乎
延津軫民患之孔棘兮奮將不顧厥身麾父老

之遮留兮策單騎以遄臻駭群議其嘒嘒兮胡
此鋒之可嬰聲大義以痛折兮吾不返乎茲輪
恢戰守之機智兮仗志慮之忠純俄而宋帥被
檄以來援我軍持挺而作氣遂選衡擊之鋒共
張犄角之勢一鼓而中堅靡再接再而兩翼蹶等
籜解而枯摧競鳥驚而魚潰或旄頭之首是梟
或馬足之俘斯繫致使豺虎雖驕牙不得齧蜂
蠆雖毒尾不得螫走長垣以息喘望故壘而禱
魄河隍無恙風景猶昔方是賊也褰裳北渡攘
臂南趨煙塵蔽空旌旄塞途東聞城陷西報村
屠公帑公廩彼囊彼芻王民王官彼肉彼魚屍
腥原野血丹河渠行且垂涎乎藩府而豈但封
丘之一區嗚呼如火燎原如水決防何心不寒
何足不慌向微我公孰檢其吭迴煎焰之炎炎
障狂瀾之湯湯蓋不獨脫封丘於塗炭而寔以
重藩府之垣牆固天道之助順信人謀之孔臧
於是老長諗於衆曰我有婦子維公生之我有
室廬維公寧之我民德公九鼎輕之我民懷公
百世銘之乃白縣吏乃鳩衆力乃飭良材乃陶
文甃乃祠學畔前堂後室乃肖公像赤帝金烏
以誕公之辰爲饗公之日羞澗藻潛雲液封羔
豚薦燔炙群我耄倪肅我巾屐歡呼拜舞鐘考
鼓擊祝公之貴兮台司鼎司祝公之壽兮千斯
萬斯後我子而我孫虔祀事以無墮是豈足以

報公而特以繫吾民之思也言既遂出戶而歌
曰封之山兮高孰增之封之水兮清孰澄之嗟
我公之績兮何日淪之又歌曰封之原兮有沃
其桑封之渠兮有巨其魴嗟我民之祠公兮曷
維其忘鶴峯子聞之於是灑然而醒躍然而起
曰今而知公之爲天下之奇男子一掃狐穴以
永綏我邠人胥跂足以俟矣

桂陽曹琚工部郎中

日照單騎促程忙父老相迎擁道傍賤虜豈能
當義大遺民端合賴城長青編身後千年筆赤
子生前一瓣香當日益州留畫像封丘祠宇並
輝光

七澤三湘惠已優謾將餘力及邊籌掃除淵藪
千年患貽與封疆百世謀到處我公皆偉績千
年新廟始封丘邠人懷德知何報樵牧春山滿
耳謳

安楚錄卷十終
癸巳九月十五日浮此天一向蒼蒼奉於海上小雁

安楚錄後序

賜進士出身中大夫河南布政使司右叅政前吏部郎中齊安王濟撰

古者天子以中丞督領官僚而我

朝之制造御史大夫巡視方伯之國國一人自方伯而下悉聽節制任大而責難得其人則福否則亦贅疣耳顧在司銓者簡而用之若夫循資累秩惟例簿是拘間亦有克副厥責者而虛廩墮職或亦多矣正德甲戌吾楚巡撫告闕遂翁以某請

命已下矣翁問曰其人何如濟以太時對復問鳳山濟曰文章政事後輩罕及翁素重公肯濟言有徵遘公代之一二日間更變若此衆固不知所爲也時楚水旱頻仍百度廢弛而盜賊蠡起公乃銳意振作訪察屬吏賢否而黜陟之閱簿書至夜分終歲勤勞於外問俗觀風有害必除力且盡有利必興速且決大意一以安民爲主以故楚之諸司及閭閻頑梗及邊夷酋長皆革故而鼎新無復撓法

而干順者濟以病告家居皆稔於耳目而憲副憚東麓嘗從公行事從而筆札之取其大者九類爲一帙題曰安楚錄舉一以例其餘錄其大者而節目在其中固不能盡錄安楚之政也濟嘗以官事過公之廬知公孝行移孝爲忠故其忠也實而不浮而非棄親廢祿者比嘗於大篇短什中見公文章以儒飾吏事故其設施也酌古準今爲經常久遠之規而非矯焉而過當俗焉而無傳者比仕路尚

通通斯俗公撫湖六年尚未一遷轉必其中有定見而非隨時苟功名者比吾鄉有後進挾要以干公拒之而尤懲其託者世態阿炎而畏要而公固違之而君子難之郡吏從爪牙殺人吾憐其寃爲文以祭公得焉悉置之於法夫賣直者忌自用者昏公脫陋時競而樂聞善言求之古人亦不易得茲皆錄之所遺而濟之所補者也然特一邑之事一人之知而其他奚翅十百而已哉抑諸君子錄公

事業末也濟錄公德行本也執此以往豈徒
楚人安天下之民安矣何也有本故也

書安楚錄後

前進士翰林院庶吉士黃岡王廷陳撰

予讀鳳山翁安楚錄見善六焉一曰仁二曰
省三曰任四曰和衷五曰知六曰遜成夫苗
惠自昔恃而悍逞無期夫悍且恃弗易攻也
弗期而逞弗易備也不攻而備民之病也弛
而病民國何賴焉於是乎見仁矣無之歲殺
舉慮匱矧戎實侈虞侈而輟寇之利也無以
充侈將自屈也於是乎見省矣聽而無擅臣
職則然及而將亡戎之變也請則踰期已則
棄會是而避擅害不滋多權而遣之衆皆厭
焉後莫疵也於是乎見任矣害一而三徼蒙
一舉而衆攝焉均而議之莫或主也違而自
庸疑之本也疑而不協亂且中生何能輯戎
協以祛疑其何不集於是乎見和衷矣未試
而授授當其才未履而虞虞當其勢婉出則
曲比直發而徑中於是乎見知矣績成不據
拜錫若畏引儕分譽於是乎見遜成矣抑茲

淺之言公者也恤殺釀厲仁人不有重費墮
圖儉者不為忌專失會恭臣不事專一而議
貞夫不隨計務已出大智所黜退以居功老
成艱焉故殺以已殺之謂仁費以止費之謂
省專而不害莫指其專之謂任不一而圖卒
趣於一之謂和用已亦用人之謂知惟以益
國力而無已之謂遜成於斯有觀焉斯為見
公者深矣

跋安楚錄後

賜進士第文林郎知無錫事八桂胡俸著

安楚錄者鳳山秦公督楚之績君子紀之昭
不忘也其詳則景陵魯公黃岡王先生已序
之矣不敢贅雖然諸君之言迹也俸辱官錫
沐公之愛公不遐棄每俯教焉故公之心俸
獲窺其萬一矣光明正大樂易和平雖三尺
之童皆愛慕之至於界限之嚴智巧所不敢
欺者若夫文章政事特公之餘事耳存體之
大發用之周有不可誣者是宜其督學也士
林安之督楚也楚人安之其為司徒掌
國計也天下安之
綸綍之嘉獎縉紳之頌揚閭里之歌謠亦秉
彝好德之自致豈公有求於人人有私於公
哉錄始成於楚唯楚人得之間亦略而未備
俸求備梓以廣其傳俾後之觀此者因迹以
求心豈特安楚已也

平濠記

錢德洪緒山輯

初贛州在官吏書門皂及在門軍民陰陽占卜皆與職
通日在官府左右詞理不待言出於口凡意向顏色之
間賊必先知之公知其然在此則示以彼在彼則示以
此每令陰陽擇日日者占卜或已吉而不用或欲用而
中止每勵兵蓍食令俟期而發兵竟不出其後一出而
成功黃鐘記
下四條同
公至豐城門濠變至欲逆流趨吉安舟人聞宸濠發千

餘人來劫公畏不敢發以逆流無風為辭公密請於舟
中無河北風大作舟人猶不肯行拔劍截其耳遂發薄
暮度榜不可前潛覓漁舟以微服行番麾下人服已
冠服在舟中濠兵果犯舟而公不在欲殺其代者一人
曰何益遂捨之故迫不及是夜至臨江知府戴德孺喜
甚留公入城調度公曰臨江居大江之濱與省城相近
且當道路之衝莫若吉安為宜又以三策籌之曰濠若
出上策直趨京師出其不意宗社危矣若出中策則趨
南都大江南北亦被其害若出下策但據江西省城勤

平濠記

王之爭尚易為也行至中途恐其遠出乃為間者假奉
朝廷密旨先知寧府將反行令兩廣湖廣都御史楊旦
秦金及兩京兵部各命將出師暗伏要害以俟擊殺復
取德人數輩各與數百金以全其家命至代兵處所飛
報竊發日期將公文各縫置於衣絮中將發間又捕提
偽太師李士賓家棧至舟尾令其覘知公即伴恐牽之
上岸處斬已而故縱之令其奔報宸濠運獲僮人果於
袷衣絮中搜得公文遂疑不發踰數日公調度已定乃
移檄遠近暴濠罪惡濠始悟為公所欺

公既拔南昌知濠兵將還殺遣伍文定邢珣徐理戴德
孺兵預備兵五百分道迎擊出其不意濠亦先使精悍
千餘人從間道欲出公不意攻復首城備過於兵處我
兵失利報至公怒甚欲以軍法斬文定等自帥兵親戰
或以敵鋒方交若即斬之兵無統領侯各奮勵以圖後
效明日各帥兵奮死以戰大敗之

此事年譜不載以為先生失計也何所失不料濠亦
取間道出奇兵也然能以小動挫氣及因而激勵
其麾下轉敗為功則是即短見長而足以垂法於行

師矣

江彬等初至公往見彬輩皆設席於傍令公坐公佯為不知遂坐上席轉傍席於下以坐彬輩彬輩銜之出語誚公公以常行交際體諭之左右皆為公解遂無言公非爭一坐也恐一受節制則事機皆將聽彼而不可為矣

公見張永與之語知其忠以濠付之復上捷音以為宸濠不執之謀已喻一紀旬月就俘皆欽差總督成德指示方善所致以此歸功總督軍門以止上江西之行稱

病淨慈寺永在上前備言公盡心為國及彬等欲加害意既而公赴召奔龍江關忠等又阻之使不見公乃以綸中野服入九華山永聞又力言於上曰王守仁實忠臣今聞衆欲爭功欲并棄其官入山修道錄是上益信公

此條載年譜中然歸功總督則止駕中倫綸中野服則舉止中慮故永得因以進言而解上疑此譜所未及詳也併著

公於豐城聞變時參謀雷濟蕭禹在侍相與計議恐宸

濠徑襲南京遂犯北京欲使逆黨半月遠近聞知自然有備無患乃假寫兩廣都御史楊火牌為機密軍務事准兵部及都察院右副都御史顏咨俱為前事本院帶領狼達官兵四十八萬齊往江西公幹的於五月初三日在廣州府起馬仰沿途軍衛有司照數預備糧草伺候夫應若臨期缺快定依軍法斬首意示朝廷先差顏等勤事已密於兩廣各處提調兵馬潛來襲取宸濠將發聞雷濟問曰寧王見此恐未必信曰不信可疑否對曰賊則不免公笑曰得渠一疑彼事去矣既而數日宸

濠素行無道殘害百姓今雖從逆者眾必非本心徒以戒劫利誘苟合一時疑之前去我以問罪之師徐躡其後順逆既判勝負預可知也但賊兵早越一方遂破殘一方民命虎兇出押收之遂難為今之計只是逆留宸濠一日不出則天下實受一日之福逆黨違爭覺人役持火牌設法打入省城濠果疑懼十八日回至吉安又令濟等假寫南雄南安贛州等府報帖日逐飛報府城打入省下一以勸搖省城人心一以鼓勵吉安致義之士又與濟等謀假寫迎接京軍文書云提督軍務都御

史王為機密軍務事准兵部咨本部題奉聖旨許泰邵
永分領邊軍四萬從鳳陽等處陸路徑撲南昌劉暉桂
勇分領京邊官軍四萬從徐州淮安等處水陸並進分
襲南昌王守仁領兵二萬楊旦等領兵八萬秦金等領
兵六萬各從信地分道並進刻期夾攻南昌毋得破先
此後本職先往福建公幹因過寧王之變見已退往吉
安府起兵今遵前敕候兩廣兵齊依期前進外看得兵
部咨到緣錄皆是先發制人之謀當時必以寧王兵未
舉動今其兵已出約亦有二三十萬若北來官兵不知

的信有悞事機以本職計之若寧王堅守南昌擁兵不
出官軍遠來天時地利兩皆不便恐難猝圍須按兵徐
行或分兵先守南都候其已離江西然後或搃其前或
擊其後使之首尾不救破之必矣今寧王主謀李士實
劉養正等各有書密寄本職賊將凌十一閔廿四亦各
密差心腹前來遞狀皆要立功報效可見寧王已是眾
叛親離之人敗必不久今聞兩廣共起兵四十八萬其
先鋒八萬已到贛州湖廣起兵二十萬其先鋒六萬已
到黃州本職起兵十萬先領二萬屯吉安府各府知府

等官各起兵快約亦不下一萬共計見有十一二萬僅
已足用但得寧王早離江西必有內變因而乘機夾攻
為力甚易為此備開緣錄煩請酌定一應進止機宜選
舉覺曉事人員同差去人役星夜回報寫成手本令濟
等逆慣能走避家人重與盤費以前事機陽作實情備
細密切說與令渠潛踪隱跡星夜前往南京及淮揚迎
接官兵又令濟等尋訪素通宸濠之人厚加結納令察
報寧府宸濠聞知大加賞賜差人四路跟探果獲手本
將差人拷問詳悉當時殺死因此又疑劉李不信其謀

又與龍光計議假寫回報士實書云承手教足見老先
生報國本心始知近日之事迫於不得已身雖陷於網
羅乃心固不在王室也所諭密謀非老先生斷不能及
此又得子吉同心協力當萬無一失矣然事機不察則
害成務須待機而發不然恐無益於國而徒為老先生
與子吉之累又區區心所不忍也況今兵勢四路已合
只待此公一出便可下手昨凌閔諸將遣人密傳消息
亦皆出於老先生子吉開導激發而然但恐此三四將
人皆是粗漢易有洩漏須戒令慎密又由為之防可也

目畢即付丙丁知名不具與養正亦同兩書既就遣雷濟設法差進士實龍光設法差進養正各差過人皆被宸濠殺死宸濠疑是愈疑劉李亦各相疑不肯出身任事又遣素與養正文厚指揮高睿致書養正及遣濟禹引誘內官萬鏡等私寫書信與內官陳賢等皆及間之謀又多寫告示及招降旗號間論進順禍福及寫木牌等項動以千計遣雷濟龍光萬王佐等分行賊壘潛將告示粘貼及換號木牌四路標插又先張疑兵於豐城示以發攻之勢又將養正家屬在吉安者厚加

看養陰遣其家人密至養正處傳遞消息亦皆反間之謀初宸濠保定六月十七日出兵自於二十二日在江西起馬徑趨南京謁陵即位遂直犯北京因入前間不敢輕出十七等日先遣兵出攻南康九江而自留省城賊兵候濠不出亦各疑懼久駐江湖之上師老氣衰又見四路所貼告示及插旗號木牌人人解體無心攻關其後濠探知四路無兵前項事機已失兵勢已阻人馬已散多有潛來投降者濠至七月初三日始出兵距初擬之期果踰半月及事平報捷疏內一切反間之計俱

不言及亦以故謀用詭非君子得已之事不欲明言示人當時若使不行反間寧王必即時擁兵前進兩京各路何恃為備所以使之坐失事機全是遺留寧王一著所以遺留寧王全是謀行反間一事今日讀奏冊所報皆可書之功而不知書不能盡者十倍於奏冊濠既就擒江彬許奉等悵恨失計無所泄毒欲置冀元亨與濟禹光等於死地元亨被執光等四竄伺官軍離省方敢歸家當時粘告示插旗牌皆風雨黑夜出入賊壘萬死中得一生所差行間人役被濠殺者俱是親信家人今

議者并將在冊功次削去恐繼此有變人皆以光等為鑒戒矣龍光說下條同

按先生有言孔子脩春秋於凡陰謀詭計之事皆削之以杜奸故平藩用間不形於奏不宣於語門弟子皆不聞亦斯意焉然不若其顛尾後世將不知反掌取濠之故雖有忠誠體國之士或臨事而易視惟觀其成功者如是則一切謀計皆所以濟其忠誠在他人為陰詭者在先生為變化隨時而有以發體國者之智慧雖存之以杜奸未為不合也

公應變如神不可測識方破省城時忽傳令造免死木牌數十萬莫知所用及發兵迎擊濠於湖上取木牌順流放下時賊兵聞閩省已破脅從之眾欲竄無路見水浮休牌一時爭取散去不計其數翼日伍文定等方督兵殊死戰賊兵忽見一大牌書寧王已擒我軍毋得縱殺一時驚擾遂大潰濠兵既屢敗窮促思潛避見一漁船隱蘆葦中濠大聲呼渡漁人移棹請渡竟送中軍諸將尚未知也

漁人縛送與投疏所載頗殊蓋濠泣別妃嬪之後避

就漁舟漁舟則知縣王冕所轉使耳疏中不便詳述與不載反問諸謀同意又蔡文述贛州父老言濠為葉芳所擒當時芳出濠不意乘之故濠窮而思避雖王冕預備漁舟伺候縛送實芳促之力也

公在豐城聞變南風正急拜天哭告風稍定頃之舟人雖築回風濟禹取香烟試之舟上果然久之北風大作濠迫兵將及時夫人公子在舟公呼一小漁舟自縛軟令濟禹持米二斗鱖魚五寸與夫人為別將發問濟曰行儔否濟禹對曰已備夫子笑曰還少一物濟禹思之

不得夫子命取羅蓋日到地方無此何以示信明日至吉安城下城門方戒嚴舟不得泊岸濟禹搗羅蓋以示城中遂獲慶曰王爺命還矣乃開門羅拜迎入於是濟禹心懷危迫之時暇裕乃如此

雷濟說

寧藩一事魏先生者有二曰始通寧府後知事不可成從而剪之又曰寧府財寶山積兵入其宮悉取以歸當時至形諸章奏有識皆知其必無而莫悉其無之故皆知其絕無可說而無以破人之疑余移官入贛當時故老尚有存者咨訪累月乃知先生計慮之深規模之遠

有非常情所能測也逆藩當時所憚獨先生耳殺之不
得必欲致之故致惓惓於先生而先生亦示以不絕機
有所待也峒首葉芳有眾萬人感不殺之恩樂為用先
生間示以意芳叩首踴躍待報而發逆藩亦屬意於芳
嘗以厚賞啗芳芳不却以聞於先生者先生憮然久之
樽安起曰今日視義當為成敗禍福不計也及起兵
芳密使人告曰吾以救彼也今日之事生死惟命先生
大喜即攜以往鄱湖之戰逆藩望芳來芳乘之遂就擒
大難之平芳實有力先生語芳曰吾請於朝以官備汝

如何芳叩首曰芳土人不樂拘束願作富家翁耳先生遂入宮籍所有以獻餘以予芳滿其欲焉蔡文

文非先生門下士不惟信先生之心氣欲使天下皆白先生之迹又欲使後世識制叛之機用夷之妙文亦有有心人哉

德洪昔在師門或問用兵有術否夫子曰用兵何術但學問純篤養得此心不動乃術耳凡人智能相去不甚遠勝負之決不待卜筮臨陣只在此心動與不動之間昔與寧王逆戰與湖上南風轉急面命某某

為火攻具是時前軍正挫却某某對立雙視三四申告耳如弗聞此輩皆有大名於時平日智術豈有不足臨事忙失若此智術將安所施又嘗聞鄒謙之曰昔先生與寧王交戰時與二三同志坐中軍講學謀者走報前軍失利坐中皆有怖色先生出見謀者退而就坐復接緒言神色自若頃之謀者走報賊兵大潰坐中皆有喜色先生出見謀者退而就坐復接緒言神色亦自若又嘗聞陳惟濬述薛尚謙之言曰昔見有侍於先生者自稱可與行師先生問之對曰某

能不動心曰不動心可易言耶對曰某得制動之方先生笑曰此心當對敵者且要制動人誰與發謀出慮又問今人有不知學問者儘能履險不懼是亦可與行師否先生曰人性氣剛者亦能履險而不懼但其心必持強持而後能即強持即是本體之蔽便不能宰制庶事蓋施舍所謂守氣也若人真肯在良知上用功時時精明不蔽於欲自能臨事不動不動真體自能應變無窮此曾子所謂守約也又嘗聞劉邦采曰昔有問人能養得此心不動即可與行師否先

生曰也須學過此是對刀殺人事豈意想可得必須身習其事斯節制漸明智漸周方可信行天下未有不履其事而能造其理者孔子自謂軍旅之事未之學亦非謙言但聖人得位行志自有消變木形之道不須用此後世論治根源上全不講及每事只在半中截做起故犯手脚若在根源上講求豈有必事殺人而後可安人之理某自征賴以來朝廷使我日以殺人為事心豈割忍但事勢至此譬既病之人且須治其外邪方可扶回元氣病後施藥猶勝立視其

死故耳可惜平生精神俱用在此等沒緊要事上昔
者洪德事先生八年在侍同門每有問兵事者皆默
而不答以故南贛寧藩始末俱不與聞先生沒後搜
錄遺書七年而奏疏文移始集及查對月日而後五
征始末具見獨於用間一事昔嘗聞奏疏文移俱
無所見去年面訪龍光始獲間書間牌書稿并所聞
於諸同門者悉彙而錄焉





紀錄彙編卷之二十四

聖駕南巡日錄

陸深

嘉靖十有八年己亥春正月望 聖駕巡幸承天相
度 顯陵遷合是行也秉於 上心之獨斷諸凡機
務咸躬親裁決若 冊立東宮分王 裕 景 祭
告 郊廟建置留守遣使行邊特設都護將軍左右
副將軍由是臨 軒掛印內刺前驅雷動風行雅尚
整峻至於車旗輦服之制一新皆出夙辦非匠工之
所能與嗚呼大矣哉 聖人之作為也諸司印信次

紀錄彙編卷之二十四

三百一十

第掌署乃發舊鑄行在印以從特諭輔臣以深掌行
在翰林院充 扈從 御筆親署為翰林學士林落
侍讀 聖眷厚矣二月九日禮部送至印文完好作
九疊三行日行在翰林院印直欄為紐旁鑿小楷字
曰永樂十一年正月 日禮部造行在翰林院印自
左向右作三行書比今院印差大云既有 旨十四
日從官分程前行至期適官僚 命下深得改詹事
府詹事兼翰林院學士是晚報名明晨入 謝畢詞
內閣出由宣武門西行十五日甲寅也午過盧溝橋
初作一詩南行野田村落中悠然有思未至某鄉

吏導入民舍署曰公館從官所止略具一飯從權宜

也日晡過舊店夜向陰乘月行至涿已二鼓矣亦入

民舍乃吾鄉崑山顧氏父子出拜候甚謹宿十六日

乙卯曉發涿出南郭初望 蕭殿甚整行二十里餘

遇兵部右侍郎方山張公衍慶仲承邀入寓次時戶

部尚書蒲汀先生李公廷相吏部尚書松臯許公讚

戶部左侍郎靜菴袁公宗儒繼至方山留小酌松臯

先生四人飯畢同行已刻細雨入定興循例寓次一

飯而發過同年王司從南臯堯封家不遇出南門行

五十餘里過麒麟店又南上丘隆然道旁刻石曰麒

麟塚云西抵安肅北門有吏持木牌上書翰林院講

讀三位來迎寓次甚陋又吏持牌白詹事府一位予

曰此是也返顧屋主曰屠胡陳三翰林至善事之入

城寓楊生家初禮部儀注止定翰林講讀二員堂上

不具予以別 諭從故兵部文移有司者亦不具迎

候多誤惟詹事府元不與 扈從不知此縣何據有

此牌予頗以為訝燈下安州同知何城來候城嘗為

庶吉士以刑官謫此予禮而慰之因餽品物曰下程

予自此有 題准事例彼此無益峻却之而去遂宿

十七日丙辰早發白溝驛白溝在雄縣土人云東去

...

尚三十餘里是日天氣和朗西望郎山諸峰甚秀爽南出郭松臯自後來予遜之先松臯但曰悶悶強拉同行並與得商確古今數事酬答縷縷予曰我輩此行惟有早勸 迴鑿爾松臯首肯曰然又南度肅河石橋始有水木之觀抵保定北門與松臯別候吏導行濠上自西而南寓傅文毅公莊門榜曰少冢宰公名珪 武宗朝禮書有氣節予會試本房座主也嘗許為序其文集未脫稿為之撫然倦甚就南牖下偃息午飯後漸山屠文升前問胡用夫至頃之方山陳應和亦至矣前後房宿十八日丁巳早赴 行宮候 駕已刻 上乘馬入 宮眷從從官朝于 行殿奏事如儀退偕三春坊過 內閣直廬起居桂洲公云明早當朝後發先是 行宮前見傳帖書保定真定鈞州襄陽四處駐蹕初定十處者改矣午仍飯傅莊唐錫鑿來候以中書供事 勅房後至乃出湯餅食之時行李車已先發是夜臥土炕夜半報免朝遂發五更騎至涇陽驛二門閉官吏皆避與工部尚書石菴蔣公坐簷下燎火而出並馬行曉月中十九日戊午晨抵慶都寓次博野知縣張鳴岐來候外姪也騎行途中馬為車傷午入定州北門寓軍衛家

暫憇向晚三春坊至予就寢矣二十日己未以新銜再發行牌為應竹多錯也乘月南發懷表弟顧世安抱病有詩是曉寒甚行二十五里入村店燎薪吸湯而去卯至新樂寓次午過伏城遇刑部尚書五華楊公志學同行未至真定入北門寓次晚三春坊見過留小酌而去是夜與方山中允同宿二十一日庚申晨出 行宮候 駕已刻 朝于 行殿從官各有席次頗可居午後復入城過大佛寺登高閣觀宋太祖畫像與一老僧相對若問道狀在西閣之東壁壁已頽圯閣後觀八角井殿前開皇碑字帶隸體尚完好可榻東亭有端拱碑已橫裂皆不及細讀而出西過開元寺寺已荒落惟一殿是十八石柱皆中斷木作斗拱甚奇古殿中東柱上刻寺始於元魏似唐人書跡西柱上有楷書心經望之亦佳遂與屠陳南過陽和樓樓下兩複道通衢頗有偉觀漸山云此樓雨不需灑四面隨風若避故曰陽和問之上人曰然遂相與飲王鑛家鑛舊識也迎送甚謹予復至齋寓宿候 朝二十二日庚申晨起燈下見 御札三侍郎高三峰張方山工部江瑞石曉川闕供先去各取回行在午易吉服陪祭北嶽祭所復觀一札三更起

一書... 丹... 1... 2...

行衆皆欣躍 上欲兼程速回甚盛德也因 命從
官三品以上乘轎 聖恩厚矣別定儀注從事予騎
行南渡滹沱數里見校尉馳馬宣吏部松臯返騎而
北晚至薊城馮御史文學彬過寓次坐語別去二十
三日辛酉月初出卽上車嚴介谿宗伯向予說坐車
可抵按摩予憶弘治辛酉冬同介谿赴會試車行屈
指三十八年矣曉抵趙州次劉編修世盛家世盛字
子謙丁丑進士場屋舊識也以心疾死過栢林寺
趙州和尚道場也殿後壁上有畫水二堵作波濤狀
其起伏之勢筆底凹凸渦回流動自側視之平壁也
紀錄彙編卷之二四 五
亦似近時手跡西有古佛堂東南所樹名遂靈碑石
甚光潤而黝黑一拂而出南過石橋車馬闐擁又南
二十里入鋪舍小憩遇右副都御史穎東党公守衡
以平輿並行過三十里鋪高邑縣協濟吏治具帳次
同穎東小酌而出又南過王莽城午抵栢鄉寓次自
此見西山發脈起伏層層南望白浮橫截一縷如雲
頃至乃河沙爾復遇松臯知昨宣爲散賞故也夜至
內丘宿南城樓居是夜大風有聲二十四日癸亥發
內丘地多浮沙途中風塵甚高午抵順德寓寓不得
清軍御史寓次層胡至小酌既而遷寓市樓小

憇騎出東門行宮候駕燈下還麗照磨霍九臯
來謁少叙而去三更復上車二十五日甲子曉過沙
河聞車人苦沙深而車中乃少安展抵臨洺寓次午
過邯鄲南行西望趙王城叢臺故址遇通政使鄭敬
菴公佩紳同行道旁見兩人折柳枝而將之云以充
饑入河南地界見姚布政文清樂參政護龐廉使浩
王副使納言胡都司承錫皆舊識也稍南遇都憲可
泉胡孝思纘宗以治河至敬菴易廷用讚以巡撫至
巡按馮御史震宋御史大本偕入逆旅茶話而別暮
至磁州寓次宿 十六日乙丑曉發月中辰臨漳河
渡自新橋旁結浮梁亦可渡南岸行數里遇 趙王
樓與拱候道左而過已抵彰德過安陽石橋河水涓
涓流卽洹水是已寓倉司午飯過學宮訪三春坊出
自南門候 駕燈火下與同年崔后渠子鍾立叙契
闊子鍾名銑以南祭酒致仕家居十餘年昨選宮僚
遷少詹事兼侍讀學士於此朝見會介谿講送親王
還國之禮始知深亦與焉顧不知有 御札爾介谿
第囑之曰從行三學士須不違 亦不知有宣 召之
事過內閣直廬桂洲云有 御札笑且賀曰昨 御
筆特稱卿先生當又遷矣還寓次復辦車行三更遂

發二十七日丙寅曉至湯陰寓察院早飯發抵宜溝
 入市居供湯餅遂行遇高三峰知張方山奪俸六月
 騎行申抵淇縣寓次出東門候駕會鄔都尉景和
 始見御筆稱卿事蓋因戶書禮侍似以舊官入銜
 蒙上記憶若此敢不圖報謹識之會滿汀陽峰於
 內閣直廬知勅止 汝王遠遜寓孫生家宿三更
 車行二十六日丁卯曉至衛源寓次出邀滿汀同至
 行宮候駕駕午後 駕至 汝王來朝司禮監太
 監張佐自隨行宮東門具正入東蕭殿 上升座交
 武宿僚侍班王由行殿東門入至 御前行五拜三
 叩頭禮 上避座受之王叔行也王退復入東蕭
 殿從官朝參如儀后渠面見賜酒飯鴻臚劾彰德
 知府王旒失朝有 旨逮治 上退王入內行禮
 高三峰亦奪俸半年怒 旨參詰撫按官甚嚴以闕
 悉也既乃命宗伯送 王子輩候得亢村祭河之
 命還寓次 更車行途中望火光已而知 行殿災
 廿九日戊辰曉抵新鄉不下車而行午至炕村候
 駕鄭王外朝王 行殿初儀注以是日酉時炕村祭
 河瀆臨時太常牲品先往河瀆既有 旨以明日寅
 時臨河而祭 駕發遂車行以從深夜始近 行官

乃騎行昏黑失道走至河濱還覓得席寓小憇三月
 一日巳巳質明陪祭禮畢隨 駕至河堰奉 上升
 舟子得胡可泉官舫與陳尚寶危胡御史守中同濟
 觀龍舟少泊南岸乃騎至榮澤寓次宿小樓河濱
 行殿亦災衛輝之變焚燬法物甚多後宮中貴受禍
 數輩 上怒河南撫按 司皆下 詔缺張方山亦
 就逮有司有綁縛示衆者兵書院長浚川王公子衡
 廷相被命於災所檢括 日庚午發榮澤午抵鄭州
 周世孫 伊王來朝申越敦店火息樹陰夜深抵
 新鄭寓次 更出 行宮候 駕免 朝還寓宿三
 日辛巳曉發午過姚店入 中室中朱署正守官來謁
 為設豆飯行途見饑民跪號者相續未至鈞州 繼
 王來朝從官朝于行 殿如儀前少保閣老南塢先
 生賈公詠迎 駕失朝可泉面謝河南巡撫之 命
 禮畢陪祭中獄夜入鈞州城寓次 駕即發乃騎從
 自出京是夕始隨 駕後行四日壬申曉過醜塞已
 至襄城 行宮候 駕會南塢乙丑經房座主也慰
 藉久之乃有鐫落散官之命視介豁疾入城發是日
 始行山麓林木向榮晚至葉縣寓次宿五日癸酉五
 更發曉遇袁靜菴同行卯過昆陽城是日大風午抵

保安寓次未抵裕州寓王生家茅堂土壁竄榻朴雅
庭中有竹篠松檜藥闌花塢耳目頗適蔬食後出
行宮候 駕免朝遂宿是夜夫隸俱逃散中宵車行
聞雨聲初六日甲戌曉抵博望寓次朝飯騎行途中
濃陰細雨復車行過博望未至南陽東關寓次出候
駕過松臯席寓聞 回鑾有期促工大峪夜深
駕至從官俱候於門屏待旦七日乙亥辰 唐王來
朝免從官以出有 旨從官先行遂發是日風陰途
中遇京山候崔公元同行聞松臯奪俸三月該司六
月以推補有忤也午抵林水暮至新野縣寓次宿八
日丙子發新野過呂堰寓次晚至樊城候 駕得旨
切責以失送 新王也與蒲汀陽峰俱待罪二更發
襄陽午過宜城不及下車既而蒲汀來約乃騎追三
十里及之議上疏認罪中夜行車至豐樂投進吏禮
參處亦上九日丁丑曉至承天 藩邸西門會工部
侍郎東橋顧公華王璘與叙契闊同飯午後始得東
關寓次宿十日戊寅辰出南郭候 駕不至還寓宿
十一日巳卯申刻 駕至入舊 邸免朝十二日庚
辰黎明入 朝待罪工部左侍郎方塘潘公希古鑑
以督木至來訪出答之十三日辛巳入朝仍待罪巳

刻始得降俸兩級之 命喜懼交并報名謝 恩是
舉也深資次稍後追趨難前可謂自負 聖恩矣及
捧 聖諭嚴詞峻督皆有至愛存焉愧心之痛慘於
刑戮其間難處事扈從諸公或有能知之者是日聞
上有擇地之行抵夜有 旨罷之得閣老未齋願
公致比信至發封得黃榜標手書知京邸粗安十四
日壬午入 謝禮成湖廣撫按來訪巳刻 駕謁顯
陵同蒲汀扈從遇松臯三人隨 駕樓轎聯接平生
親近未有如此日者既而退息柳陰下以俟暮還寓
次二更入陪祭 龍飛殿 社稷 山川禮成還寓
就寢十五日癸未入朝頒 賞銀五兩十六日甲申
雨 謝過內閣直廬議表賀還過介谿留酌觀賜衣
酒杯適樂工至奏伎東橋陽峰同席盡情冒雨暮還
風雨益甚更餘得 旨明晨午前候 旨上陵十
七日乙酉入朝頒 賞銀七兩未刻雨止 駕出予
輩從間道至 陵夜還宿十八日丙戌 楚王來朝
上御龍飛殿受之出赴廖學士道南招過孫尚書
九峰先生交東城別業遂訪孫憲副從一元叙舊予
丁酉春過承天訪從一千里第從一適檢得本朝
內閣諸老歷官年月云九峰所遺復訪得之漫錄于

此

解學士縉 未樂元年入四年故

黃文簡公淮 永樂元年入十二年罷 洪熙元年復入尋立

胡文穆公廣 永樂元年入十七年故

胡祭酒儼 永樂元年入十四年出

楊文敏公榮 永樂元年入 正統五年故

楊文貞公士奇 永樂元年入 正統九年故

金文靖公幼孜 永樂元年入

楊文定公溥 正統十一年故

陳尚書山 宣德九年入 四年去

紀錄 宣德九年入 四年去

張尚書瑛 宣德九年入 四年去

馬學士愉 正統五年入 十四年故

曹文忠公鼎 正統五年入 十四年故

陳少保循 正統八年入 景泰七年去

高文義公穀 正統十四年入 天順元年去

王學士一寧

蕭尚書鑑 景泰元年入 天順元年去

苗文康公衷 景泰元年入

商文毅公輅 景泰元年入 天順元年去 成化三年復入 十三年去

彭文憲公時 景泰元年入 本年去 天順元年復入 成化十年去

王毅愍公文 景泰三年入

俞侍郎綱 正統十四年辭未入

江學士淵 正統十四年入

張學士益

徐武功伯有貞 天順元年入 本年去

許侍郎彬 天順元年入 本年去

薛文清公瑄 天順元年入 本年去

李文達公賢 天順元年入 成化二年故

呂文懿公原 天順元年入 六年去

陳莊靖公文 天順七年入 成化三年去

聖駕南巡目錄

李文正公東陽 <small>弘治八年入 正德七年去</small>	劉文正公遷 <small>弘治八年入 正德九年去</small>	焦守靜芳 <small>正德元年入 五年去</small>	王文恪公鏊 <small>正德元年入 四年去</small>	楊石齋廷和 <small>正德二年入 十二年復入 十年守制</small>	劉尚書宇 <small>正德四年入 數日去</small>	曹尚書元 <small>正德五年入 本年去</small>	劉野亭忠 <small>正德五年入 六年去</small>	梁厚齋儲 <small>正德五年入 十六年去</small>	費文憲公宏 <small>正德六年入 本年去嘉靖十四年復入</small>	紀錄彙編卷之二十四 岳修撰正 <small>天順二年入 五年去</small>	劉文安公定之 <small>成化二年入 五年去</small>	萬文康公安 <small>成化五年入 二十三年去</small>	劉文和公珣 <small>成化十一年入 二十一年去</small>	劉文穆公吉 <small>成化十一年入 弘治五年去</small>	尹文和公直 <small>成化二年入 二十三年去</small>	彭文思公華 <small>成化年入</small>	徐文靖公溥 <small>成化二十三年入 弘治十一年去</small>	劉文靖公健 <small>成化二十三年入 正德元年去</small>	文莊公濬 <small>弘治四年入 八年去</small>
---------------------------------------	--------------------------------------	-----------------------------------	------------------------------------	---	-----------------------------------	-----------------------------------	-----------------------------------	------------------------------------	---	--	-------------------------------------	--------------------------------------	---------------------------------------	---------------------------------------	--------------------------------------	---------------------------	---	--	-----------------------------------

桂見山萼 <small>嘉靖八年入</small>	方西樵獻夫 <small>嘉靖十一年入</small>	夏桂洲言 <small>嘉靖十六年入</small>	十九日丁亥出答拜撫治郎陽石岡王公以旂巡撫湖廣石涇陸公杰巡按御史朱君篋因答榮府王長史正宗書正宗字嫡夫予丁丑會試所取士以御史謫遷遣人候問至二十日戊子上御龍飛殿受賀宣表禮成午從上幸顯陵暮還二十一日巳丑有旨從官先發上以二十三日大駕北還	靳文僖公貴 <small>正德元年入 十二年去</small>	楊遂菴一清 <small>正德十年入 十一年去</small>	蔣敬所冕 <small>正德十一年入</small>	毛礪菴紀 <small>正德十二年入</small>	袁榮襄公宗臯 <small>正德十六年入尋故</small>	石文隱公珣 <small>年入</small>	賈南塢詠 <small>嘉靖三年入</small>	張羅峰璵 <small>嘉靖六年入</small>	李序菴時 <small>嘉靖十年入</small>	望石門鑿 <small>嘉靖六年入</small>
---------------------------	-----------------------------	----------------------------	---	-------------------------------------	-------------------------------------	----------------------------	----------------------------	--------------------------------	-------------------------	---------------------------	---------------------------	---------------------------	---------------------------

紀錄彙編卷之二十五

大駕北還錄

陸深

四月二十一日巳丑早入謝賞。上御麗正門受朝。學士張君治以奉命侍講學士廖君道南以接駕。百見退予過。內閣直廬桂洲留飯因示。御製宣諭文相與歎。聖作高古非近代帝王所及。因告先行遂發出循漢江而北。申抵豐樂宿。二十二日庚寅曉發。筍輿步柳巷中。旭日清風。鶯花燕麥。殊令人忘疲。春衣映草色。脈沐若浮亦歸途。一樂也。辰度浮

紀錄彙編卷之二十五

陸深

橋迤北涉小澗有策馬而告者曰公非學士儼山翁乎。予方欲答輒揚鞭言吾師宗林化去矣。林僧號朽菴。涉文藝以詩鳴。予時予嘗與游。為之憮然。間復通姓名曰呂淮異。日修謁當呈師偈頌文業。舉手而過。午入道傍民舍飯。脫粟復跨馬行二十里。少憩柳陰。秦生兄弟供茶。指對面土坡而問曰此顧襄城豈所謂鄆都者耶。又北有古城名鄆縣。又北過宋王墓。未抵宜城寓學宮。二教官洪儒陳生子前歲赴京時識之。屈指丁酉三月今復以三月過此亦數也。宿二十三日辛卯乘月北發行二十里餘過黃憲莫又北過

紀錄彙編卷之二十五

陸深

渾子髮墓已抵潼口入市居。邀馮懌城少卿同飯。別懌城名惠光祿舊僚也已而追及於峴山之麓。與同過習池少憩。出經羊叔子祠。遂登祭江亭。懌城不能從焉。亭據江山之會甚勝。下由襄陽南門轉西。問渡浮橋。次樊城舊寓宿。襄陽形勢自蜀山一枝盡於此。三百阻江而西。峴結穴雄鎮也。本在漢南而稱陽。夫山南曰陽。水北曰陽。對岸鹿門諸山自高嶽發脈。一枝盡于安陸。今潛邱也。南為沔陽漢陽皆在漢水之北。沔方言漢也。二十四日壬辰晨起出候。駕過蒲汀知龍湖張學士文邦錫俸二級。遲至也。大雨暮還會龍湖同三春坊小酌。宿二十五日癸巳曉出候。駕登挹秀樓以俟。漢江新晴洲渚出沒。青山城郭宛宛在目。慨想宋元攻守之際何其慘也。顧襄樊唇齒而樊城奢華尤勝。金湯設險正當今急務。聊志之得。青兔朝先行。晚抵呂堰與龍湖漸出。同飯有贈龍湖詩次趙光祿信臣韻。夜發路旁登火星。聯一望數十里亦奇觀也。二十六日甲午晚至新野。寓次不暇梳沐而發。北緣白水江。江以光武名。所謂白水真人者。即此午飯林水。晚至南陽渡江而北。宿舊寓中夜間。駕行跨馬馳三十餘里。二十七

未曉發博望遇介谿於途袖出武當笋分贈云 上賜也品格俱絕佳辰復隨 駕騎行午至裕州候朝 旨免 崇王來有 詔止之午發裕州過張釋之 墓晚至保安宿二十八日丙申五更北發辰至昆陽 鋪舍小坐以俟飯夫秣馬蓋古葉地又舊縣基有葉 公問政遺跡又光武戰勝處城址猶存外多土丘高 圓纍纍土人謂之虛糧塚東北有水南流謂之渦河 今於淮土人又謂之東河是日早晴望四山皆有白 雲幕其巔如畫頃之風甚急趨葉縣寓萬安寺僧作 筍蕨供遶風北行二十餘里過沙河風水相激發沙 紀錄彙編卷之二十一 三

定寓次聞桂洲諸公咸止此是夜雨不歇以一氈假寐四月一日戌戌曉發北巷門遇蒲汀云候松臯同行問 駕所在遂冒雨走四十餘里入鄭州南郭會朱銀臺小川云適過裴晉公墓予苦雨而行遂不知相與慰藉小川各繼忠通政參議也寓南門沈周氏午發鄭州由至榮澤借寓巡撫公館晚晴渡河抵北岸甚快見松臯議當接 駕留宿舟中二日巳亥晴巳刻 上自榮澤渡北濟從官後 拜輿騎從趨元村申太蕭寓飯畢先行夜深至新鄉 行宮候 駕免朝入自東關抵北門宿王氏三日庚子晨發詣行宮免朝會巡撫可泉胡公纘宗為言鈞州迤北至河饑荒如許速宜賑濟可泉唯唯京山侯崔公元邀入蕭寓吏戶刑工四尚書高戶侍同飯因及昨侍上舟中與輔臣同以此事面聞 上為之動容傳發銀二萬兩備賑 天語復云活得萬人之命否 上之盛德若此又道 伊王來見事由辰發午至衛輝寓次得少宰學士甬川張公地信知世安病愈有詩至暮報諸公俱北去予遂發冒雨行二十里聞前途叫號聲甚苦即驅眾往乃其內侍為賊所劫速令護應當擒一人眾皆奔散內侍捧傷哀訴不已縛賊於

馬前至垣坎鋪投村店適及行李車命止呼地方與賊使根究之遂宿四日辛丑曉發冒雨行雨甚少慰村唐秣馬飯夫復即潭趨入一古祠避雨觀其榜聯似是張騫香火以眾雜復出雨行向午入淇城南門寓郭氏雨中辱蒲汀惠縛賊歌和答遂宿五日壬寅發淇縣潭深從間道行過響河土橋石岸屈曲盤轉水流有聲青山在目頗似閩浙中出行遇龍湖輩三四人於道旁趙洪洋東指三山而告之曰此濬縣地矣此山出花板石大王採石申抵宜溝同飯於蒹寓北發晚至湯陰過李司空家知后渠已北上李王事

系金東續卷之二十五

四百十

繼先留酌還寓次與龍湖同宿六日癸卯雨發湯陰辰抵彰德寓次城隍廟北發午涉漳河觀疑塚自漳岸抵磁州二三十里間土丘星散可數相傳曹操為此以誑人耳恐操未必葬此一塚也按銅雀妓蓋雨陵松柏想魏陵亦不遠但河南北類此亦多俱不若磁之密也午抵磁寓次過學宮訪鄉人張學正抑而出暮過華家關見北直隸新撫按諸君一叙而別夜深至邯鄲寓次宿七日甲辰晚發邯鄲辰過沙河縣寓壁懸宋文貞公瑛墓碑顏魯公書叙唐元宗車駕幸洛陽文貞拜迎道左時已致仕年七十矣遂渡沙

河湫瀾經數里杜梁舟楫皆不聚施大抵河南北諸水源高而漲暴每遇發時浪頭高數丈有排山倒嶽之勢雖然可立而待故俗以徒涉為便詩云匏有苦葉濟有深涉深則厲淺則揭蓋自古然矣松臯嘗謂孟子不知子產乘輿之事固亦有理午抵順德寓西天寧寺瞿照磨九臯治具陪飯而別未趨內丘道中見土阜略如磁登亦操莖耶意此中原古地顯達富貴之人必多上築崇高殿厚之時鄰比世遠而不知為誰爾曉過內丘乘月北趨三更抵栢鄉宿八日乙巳晴發北郭遇錦衣指揮趙君佐袁君天章云已有

紀金東續卷之二十五

四百十七

旨今日少駐栢鄉上欲養人馬足力有此蓋自湯陰起駕兩日行五百餘里矣已抵趙州橋寓次過石橋觀驢跡恐亦是石工所為或石上偶有此痕爾入城午過栢林寺觀透靈碑者亦無甚異蓋元貞乙未棘人王詔撰寺記云復觀畫水愈奇一老僧云是宣德間定州何生所作今何氏尚有能畫者其言頗可信定州有東坡雪浪石銘具論畫水之法生豈有得於是耶申抵欒城寓孫生西郭園居菲畦黍稷城堞井轆頗有野趣宿九日丙午晴曉發孫生守正送之北郭遇高三峰明御札改程甚有惻恤之意已

渡滹沱入真定城北出候 駕午朝 行殿如儀鴻
臚回劾失儀官有 旨逮治退會松臯慰予擒賊事
亦作長歌口誦之予致謝過 內閣直廬會桂洲遂
發申過伏城小憩卽發暮渡水亦名沙河至新樂寓
次宿十日丁未陰雨發新樂辰抵定州寓次桂洲致
書至巳發午後至慶都申過涇陽更餘至保定復寓
傳莊宿十一日戊申曉出 行宮候 駕過 內閣
直廬議 迴鑾 表 桂洲留飯遂過介谿午
駕至免朝遂發過劉伶墓申至安肅卽發乘月行三
鼓至定興過南臯戶書家少叙而別宿蕭氏十二日
紀銀雲編卷之二一五
巳酉曉發定興巳至涿寓次午後發過定國公徐公廷
德禮部尚書託齋溫公仁和於道立叙云 令旨迎
駕北過琉璃河石橋暮抵良鄉寓次宿十三日庚
戌良鄉新作 行宮成出候 駕月向午 駕入得
旨免朝還十四日辛亥曉先發午抵彰義門光祿
少卿草亭彭道顯邀於江氏園亭候 駕治具留宿
十五日壬子五更出候 駕居守來迎如儀自宣武
門入過大明門旭日初升而 車駕還宮矣是行也
往返凡六十日驛路五千四百餘里云

大駕北還錄

是書成凡十餘年以貧
不任梓僅假活板印得
百部聊備家藏不敢以
行世也活板亦頗費手
不可為繼觀者諒之
徐兆稷白

世廟識餘錄序

資政大夫太子少保禮部尚書臣徐學謨謹

國家自二祖肇基暨於列聖垂統其間享國之

久宜莫如肅皇帝蓋在位四十五年而一時文謨

武烈咸稟睿裁更革變通超軼三五於乎盛矣顧後

來纂輯國史祇據日報書之郎事有徵信而微顯闡

幽或無以仰窺神聖之秘何則世異人異自與親

炙者有間也臣為郎嘗當嘉靖中猥備侍祠之役每

從丙夜後隨尚書奏對西內故聞上起居頗悉而

通籍以前則因故老口授尤多採摭輒加劄記匪屬

世廟識餘錄序

傳疑癸未歸田始彙而成集視諸國史存考鏡題曰

世廟識餘錄傳曰賢者識其大不賢者識其小莫

不有文武之道焉以臣之固陋敢自列於賢不賢之

間而千慮一得亦不過修飾其所識之餘耳傳諸副

在昭示來斯庶幾獲覩嘉靖中興之業云

世廟識餘錄卷之一

資政大夫太子少保禮部尚書臣徐學謨謹轉

嘉靖元年壬午 上自興都入嗣 皇帝位按正德丁

卯八月十日 上生於安陸藩邸是日宮中紅光燭

天其年黃河清三百里者五日慶雲見於軫翼軫翼

者楚分也 上生五歲即穎敏絕人 獻皇帝口授

詩不數過輒成誦稍長讀孝經忽問先王至德要道

之指 獻皇帝為之講解 上即領悟常率之祭祀

及進表箋已能周旋中禮其少成者出於天性 獻

皇帝崩 上年十四攝興王事明年 毅皇帝大漸

世廟識餘錄卷之一

上以倫序應入繼大統 昭聖乃與文武群臣合

謀同詞奉宣末命而召 上於安陸 上至自安陸

車駕駐行殿禮部具儀請如皇太子即位事 上覽

之謂長史袁宗臯曰遺詔以我嗣皇帝位非皇太子

也當是時禮部以典出曠舉倉卒草創不假致詳而

上心已確有定見所謂繼統不繼嗣之說實權輿

於此矣

兵科給事中徐之鸞上疏極言 正德時群奸亂政威

福下移天下幾至大亂勸 上勿復姑息獨秉乾斷

疏入大合 上心已悉見諸行時錢寧錢安劉暉張

洪狄福皆以正德中諂附中官矯竊內降幸功要寵

至並冒國姓號為義子濫膺封拜掌握兵權而安與

福係中官廝養尤極猥賤至是盡奪其賜姓誅竄籍

沒中外稱快是舉為 上大有為之初政已具占神

武

御史周宣疏論江西提學副使李夢陽深情厚貌陰比

宸濠忌布政使鄭岳之秉正不回則假其勢而設傾

危之阱嫉御史江萬實之預防奸孽則煽其黨而

開群嗾之端使大獄株連累歲不決其罪不減於劉

養正李士實云云意欲殺之也疏入 上遣錦衣衛

世廟識餘錄卷之一

官校逮夢陽至 闕下鞠審已審無狀第以曾為宸

濠作陽春堂記坐削籍去先是濠在藩府頗結納海

內名流而夢陽故恃才傲物獨不與濠習濠必欲要

致之會三司一日同集公所濠遣校以所作詩文當

眾中求夢陽改削夢陽不覺有矜喜之色校覘其意

已奪歸以告濠濠遂遺夢陽金三百乞為陽春堂記

夢陽領之已事發竟坐此其得免於逆黨之刑者則

大學士楊廷和以憐才故護持之也

錢寧者其家世莫省所出自幼其父鸞為太監錢能養

子遂冒其姓正德初劉瑾用事寧結瑾以見 毅皇

帝寧爲人猥狡柔佞善伺察迎合大被寵幸因得賜國姓冒功爲錦衣衛千戶瑾事露寧以計脫尋陞右都督掌衛事益恣肆無忌引樂工臧賢回回人于未及番僧等相比爲奸請建豹房新寺日侍毅皇帝遊佃無度賣官鬻爵僞旨傳陞邊將及鎮守內臣所得金珠寶貨以數百萬計都察院經歷錢及拜寧爲義父日令潛察中外官有議已者輒斥之特宸濠又蓄異志結寧爲內援寧常以朝廷動靜洩之於濠濠令世子赴闕爲立儲地寧爲計畫先以玉帶綵幣附典寶萬銳馳歸詐稱上賜會副使胡世寧典寶

世廟識餘錄卷之一

順問發其謀爲所蒙蔽而文致世寧與順罪戾邊正德十四年五月濠逆謀益著毅皇帝遣太監賴義駙馬都尉崔元都御史顏頤壽往按其事寧令偵卒蕪程報濠濠即發兵反不逾月就擒太監張永始極言寧奸狀毅皇帝乃收捕寧下詔獄雜治未具而毅皇帝崩上在藩邸洞悉寧罪惡至是促法司鞫狀即磔寧於市并寧子永安時年八歲已爲後府右都督暨養子錢傑等十一人而籍其家刑部尚書張子麟以老母乞歸養上優詔留之而命有司存問其親又金壇人于湛初爲兵部郎中

陞陝西參議上疏以老母乞改近地此請已自創見尋吏部覆劾湛違命擇官欲置之理上特憫其情爲改江西蓋上素篤于親凡陳情有關父母者無論官大小悉蒙殊典其後來大禮之議安可奪也

初上迎聖母于安陸駕至潞河禮部議入門之儀始欲以藩妃禮行上令廷臣集議議云母妃南來當由大道進京自通州由朝陽門入路直且順從此進東安門便蓋是舉雖陰爲執禮而實揣上冲年姑以道路之便阻正陽門之入蓋求其說而不得從而爲之詞也上竟不允親定其儀曰聖母遠

世廟識餘錄卷之一

四

來宜從正陽門由中道行先朝廟而後入宮其宮眷進朝陽東華等門自是聖意已定禮官遂不敢爭按天子無臣母之禮是時聖母雖未上尊號而要不得以藩妃相處大學士楊廷和禮部尚書毛澄等自負擁立之功未免持之大過故激成後來之禍耳若於城外豫築行宮令群臣恭上尊號而後入宜無不可

吏部尚書王瓖劾奏大學士楊廷和以狀元私其子慎廷和不辦尋自引退上優詔勉留之按慎宏才博學詞林罕儔而廷和亦非私其子之人顧猶不

免于物議者，勢重而疑生。自昔已然矣。後來張桂極力攻揚，而竟不及慎中第事，則以慎議禮謫戍，得禍已重，故遂免於雌黃之口。慎之完名，因禍以為福也。許恭故揚州衛指揮，歷陞宣府副總兵，後以勦流賊有功，進左都督，因結錢寧得事。武廟於豹房奏調遼陽，延綏宣大，四路兵入內簡練，號外四家。勅恭領之。武廟養為義子，賜國姓，從幸宣府，攘應州功，封安邊伯。宸濠反，武廟自將稱威武大將軍，以恭為威武副將軍，率兵討之。未至而王守仁已擒濠，恭欲奪之，不能得，則縱部下掠平民為功，幾至大變。

世廟識餘錄卷之十

五

上即位盡誅奸黨，而言官請并治泰有旨，逮問法司坐泰死。上令會官覆訊，而法司執論如初。詔特宥泰死，第發戍海南衛，而言者不已，乃改末戍。泰雖專權紊政，然不聞其有黨逆之罪，如錢寧、江彬、矧嘗有剽賊之功，自當末減。上雖天性嚴明，而用刑之審，錙銖不爽，又如此。

兵部侍郎吳廷舉與大學士蔣冕俱廣西全州人，自少為布衣交，又同第進士。上登極，廷舉劾奏冕當先帝南巡時，冕既不能排闥引裾而諫，及微言不聽，又不能掛冠解綬而歸，諒古人導之教訓，傳之德義。

不如是也。且言臣與冕為同榜好友，不能如韓愈之於陽城，歐陽修之於范仲淹，陳瓘之於曾布，朱熹之於史浩，常移書論責，有媿於四臣，實為倖位求自免，去其詞近直已。冕言廷舉素與臣莫逆，其列官中外三十五年，每歲通書問者數次，前臣扈從南巡，廷舉亦嘗致書及臣矣。其間多獎借之詞，無片言及時事。蓋謂臣既失職於先朝，當勇退於今日，處君臣朋友之義，當然臣不去，何以謝廷舉。上知廷舉言過激，促冕亟出視事，而彙調廷舉南京工部。按武廟南巡時，冕嘗與同官跪門諫止，後在南京又數

世廟識餘錄卷之十一

六

請回鑾，則冕固不負其職也。廷舉是時為都御史，實無一言及之，顧不先自劾，而劾冕幾於賣友沽直矣。末世士大夫好名之過，即父母兄弟有不相顧者，况朋友乎。此無他，學術不明而喻利之心勝也。今世以廷舉為氣節中人，亦未考其生平耳。

司禮監太監蕭敬事，武廟頗著忠謹，亦賢瑄也。上即位後，窮治奸黨，而張銳與許泰獨得不死。此聖斷也。蓋不欲援寧、彬例，殺之耳。乃言官謬謂蕭敬護之，奏併治敬幸。上堅執不允，而竟以是保全大都吾輩之處宦官，常視為異類，凡事必傷於苛迫，然

則宦官之側目吾輩。按間抵隙。又何所不至。漢唐末季之禍可鑒也。嘗記太醫院官徐鏊者。正德末年以醫士諫止武廟南巡。上大怒曰。徐鏊是我家。我方感疾未寧。他不來調治。反以言犯我。我必杖之。百令必死。蕭敬從旁伴愆。思之曰。爺欲杖之。百須分數次。方好。若一次杖之。脫不死。被鏊挨過矣。意實寬之也。上以為然。先發錦衣衛杖之四十。後罰跪午門前五日。乃廷杖之六十。鏊竟得不死。謫戍烏撒。又鏊自京發遣南行。錢寧遣人賫二十金贈鏊。迨至潞不河。反而還。由此觀之。小人原有人心。矧蕭敬又非世廟識餘錄卷之一

七

錢寧之比。正德間太倉王倬以南京兵部侍郎請老致仕。有旨給驛以歸。仍詔有司以禮存問。祖宗時優禮大臣。即一南亞卿猶隆重如此。逮嘉靖初年。楊文忠當國。此例猶相沿不廢。如都察院僉都御史崑山周倫。以省視歸。亦詔給驛。然不及於南亞卿矣。而南正卿如戶部尚書蔣昇。工部尚書嚴闡。都察院右都御史陳金。吏部尚書朱希周。致仕。不但給驛。而且有月給歲撥。朱希周以考察事忤。永嘉去。乃其調旨猶不敢阻壞。祖宗成法。自後陪卿無論矣。即北正卿給

驛者。猶僅僅也。况月給歲撥乎。是必有陰持朝廷之威福者。在其故難言之矣。

上繼統。武宗一時奸黨第誅其已甚者。其他多所姑貸。陝西總兵馬昂初以事革任。結太監張忠。覬復用。其妹已嫁指揮畢春。有娠矣。因忠獻與武宗於分守陽和。太監許全率昂弟昞及昞至春家。奪取進之。昂以是大被寵幸。傳陞右都督。近侍皆呼為馬舅。兄弟並召入朝。賜蟒服。昂又進其美妾杜氏。昞傳陞都指揮。進豹房。昞於是買揚州美女四人。謝恩。此其瀆亂之罪。不在寧彬下。上不忍揚先帝之過。世廟識餘錄卷之一

八

第坐昞等謫戍。而出諸女還其家。其存大體如是。南京吏部尚書王華既卒。而有司為奏卹典。其子守仁以書干禮書毛澄。欲請易名之典。澄答書頗摘華科場陰事。固不肯與。守仁大慚恨。復澄書曰。守仁聞之主辱臣死。親猶若也。執事辱先君至此。守仁可以死矣。前輩剛腸嫉惡。無所忌諱。如此藉令後來有子如守仁。功名滿天下。而父為南冢。卿身後乞恩。亦何求而不得乎。守仁書具載陽明全集中。初六部司官送本至該科。科官第以褻服受之。為兵部主事霍韜劾奏其瀆慢。詔旨大不敬。科官亦叅韜。

誣罔 上俱置不問第諭各官謹禮毋情於微蓋實
右諭也然自是科官不復襲衣受本矣又六科每月
輪亞卿畫本至科前則門官呼其部畫本四字實上
下司報門意也嘉靖中吳文端公山為禮部左侍郎
一日畫本聞其呼聲心已嫌之未發也比臨本籍見
誤書其銜為右山面呼其吏曰豈有某遷官三月而
科臣不知者是蔑 昔矣吾當執奏 上前是時都
給事中為河南人謝江素陵傲無禮至是始惶恐向
山引罪而止萬曆間亞卿畫本更不聞門呼聲不知
絕於何年也

世廟識餘錄卷之一

九

宸濠敗後江西巡按鄭啓元得濠通蕭敬陸完私書欲
急去巡撫孫燧云代者湯沐梁宸俱可王守仁亦好
因極論蕭敬張銳等罪惡併劾守仁陰謀黨惡素與
交通乃貪天之功謬獲封爵宜追奪提究此書生之
見也昔孔子於管仲畧其忘君事讎之罪而錄其一
匡九合之功聖訓昭昭如是守仁既擒濠報國又何
論素與交通否况宸濠在當時頗矯飾好名喜結納
海內名流則嘗識守仁亦未可知乃王府之於司禮
監如僧家之有門徒施主其平日書信往來亦是常
事安能逆料其必反也即江西巡撫朱曾更代則濠

之計已不得行焉知非蕭敬陸完阻之乎時幸 聖
明不即是鄭啓元言蕭敬等俱置不問而守仁亦得
免於褫爵後守仁勘兵部尚書張子麟交通逆濠事
言子麟啓本臣誠於濠所見之當即燒燬但當時奸
黨為濠經營布置於外容有詐為貴人書啓以欺濠
而罔利者或未可盡信耳以是奏 上而子麟遂免
逮問守仁聰明絕世故一言而釋主疑存國體非專
護子麟也

世廟識餘錄卷之一

十

兵科給事中史道已陞山西僉事上言臣在諫垣嘗指
目大學士楊廷和為漏網元惡草劾欲 上為廷和
所覺亟出臣外任因上其原奏內言廷和交通逆濠
諂附錢寧江彬納賄專權之罪且云 先帝自稱威
武大將軍未嘗力爭今於 興獻帝一皇字考字乃
以去就決之實為欺罔蓋史道私揣廷和議禮於
上心不合欲藉此以傾排之為已進用地耳 上
素知廷和在 先朝力阻宸濠護衛諫止巡遊不作
威武大將軍勅書綵帳數事遂不直道言而下之
詔獄乃廷和疏退勅鴻臚寺宣諭勉番可謂優禮隆
渥而廷和仍疏請不休至再至三同官毛紀蔣冕暨
尚書彭澤孫交亦相繼求去一時大臣未免黨同過

激殊非事 幼君之體自後邪臣伺隙離間日生進
新用事老成削迹未必非廷和諸公自處太高有以
媒之也善乎御史鄭袞之言曰陛下登極以來廷
和有撥亂反正之功足稱救時宰相史道一旦指為
元惡不已過乎夫避人焚草入以告后此言官之體
而道乃先揚其聲邀人免止及至外補而始發之其
心迹詭秘可見陛下何不以此罪道而繫以排陷
大臣下之理是使道之有詞也且廷和以史道之論
而累疏乞休同官以廷和之去而駢迹求退臣恐大
柄潛移隱憂可畏幸 勅吏部諭廷和等亟出視事

世廟識餘錄卷之十

十一

毋要潔已之名忘委身之義云按袞此語一出不惟
史道無言即廷和等亦心服之矣謹論之有裨于國
是如此

嘉靖初年凡章奏 旨多從內出一日都察院請蓋巡
鹽御史批答稍誤給事中黃臣力諫乃改批如制又
上嘗責太常寺少卿王學夔失儀批降一級吏部
言少卿正四品降一級為從四在京惟祭酒從四然
非可降之官請 旨定奪乃增調外任三字以足知
內閣代言決不可少也大都人主冲年常慮威福下
移事欲專主而左右近習從旁怂恿又從而陰攘闖

權即以 上之神聖猶受其蒙蔽廷和諸公所以不
安其位累疏求去不獨為議禮一事也

前輩言官論事雅有識見有根據蓋由學術明而人心
正所從來矣嘉靖初御史曹嘉上言以廷臣五十人
列為四等一時人以氣節歸之獨給事中安磐引唐
主珪之論房玄齡等本朝解縉之論黃福等以一人
而議眾人皆承君命品渌未有無上事而舉朝縉紳
得恣其口吻者且上有禮貌大臣之心而小臣肆其
輕侮上有信任大臣之意而小臣啓其猜疑恐非太
平之世所宜有也疏入 上惡嘉狂肆竟出嘉外任

世廟識餘錄卷之一

十二

頃年黨伐成風 朝議騰沸言事者主于勝而不主
于是小加大踈間親淫破義六逆之漸幾啓矣假有
出讜論如磐者必謂其阿附從而指斥之矣誰復信
其言哉

都尉崔元以關說獄情為刑部主事陸澄所劾且併其
名帖封入 上曰刑官執法不聽囑託自其職分何
必以名帖封奏竟置不問是 旨幾折盡縉紳好名
之心矣其後改選郎中王與齡亦以嚴嵩囑事帖封
奏竟斥為民得禍更甚即一時懲抑少過而吾黨欲
折權奸之非要當易其心而後語斯可耳不必厚自

表飾也

上勅內監工部諸臣經營顯陵如天壽山諸陵制而其地本無白石諸臣患之既至按行棗陽石塘山中見老父指曰乃者鶴鶴千羣飛鳴旋送有異試往求之石在是乎言已老父忽不見因如言鑿山果獲石瑩潔如玉楚中人驚愕謂天地靈闕以俟今日諸臣皆喜相賀萬曆中江陵以治父喪歸棗陽有知縣其者輦致其石為之營墓後其人得擢為御史江陵敗墓沒於官而御史旋亦斥去豈靈石為天子出非臣下之所干也而特為之崇乎

世廟識餘錄卷之一

十三

上初即位一日問司禮監太監張佐欲開內庫以觀累朝儲積佐跪奏曰自有歷年冊籍可查不必萬歲親閱上乃罷諸內侍以問張佐此何意也佐曰這寶貨易以眩人不當與爺爺經目恐啓其聚斂之心也先朝老闔慮事深遠如此

上於乾清宮合內臣十數人專一習學經典講究科儀虔修齋醮調度彌廣皆太監崔文欲引正德間罪人張銳等各名下掌管家人執挾邪術以蠱惑上心遂蒙信用大學士楊廷和極言其不可且述梁武帝宋徽宗餓死臺城囚繫金縷可鑒又近舉劉瑾錢寧

張忠張雄廣造浮屠以致殺身亡家故事為証詞極剴切上雖曲意優容然自是益疎廷和矣

世廟識餘錄卷之一

十四

世廟識餘錄卷之一終

世廟識餘錄卷之二

資政大夫太子少保禮部尚書臣徐學謨謹輯

未嘉議禮不知其心有為與否即其所著或問其中亦有稍涉腐儒之見而強為之說者則本生正統之義尚或未明也重本生者人之至情也莊生所謂不可解于心者也而禮為人後者為之子不得復顧其私親非其欲薄於私親也蓋矯人情之所偏恐其薄於所後而故為之制也以防亂也如今後母之恩視其所生毋遠矣而今之制服必等之親母者亦以防亂也殺後母之服而天下始多悖逆之子矣此聖人之世廟識餘錄卷之二

微意未嘉遽非之以為漢儒之言即漢儒之言而亦未嘗少悖聖人之禮也繼統不繼嗣之說此官天下之事如堯禪舜而舜未嘗嗣堯也舜禪禹而禹未嘗嗣舜也安得此而同之十家天下者凡家天下者未有不繼嗣而繼統者也今士庶人無子以兄弟之子為之子未有不正父子之名而能傳其業者也况神明之祚付受之際此尤不可以例論故以君視社稷則社稷為重以本生視正統則正統為重禮長子不為人後上於興獻帝為長子而興獻帝又別無支子然必奉以繼統者重神明之祚也非士庶家

比也而或問則曰天下外物也父子大倫也譬殺殺人舜竊負而逃知有父而不知有天下也即孟子設喻之言已世無此事亦無此理決不可為訓而未嘉顧引之為重父輕天下之證不既迂乎若天下可輕則興獻帝惟一子肯憇然遠其陵廟而入繼大統乎其所以入繼大統者為天地民物不可一日無主自不得顧其私親也正以天下為重也曰然則施之稱謂當考孝廟乎當考興獻帝乎曰考孝廟不考興獻帝新都之論也考興獻帝不考孝廟此未嘉諸公之論也或問謂漢成帝無子立定陶

世廟識餘錄卷之二

二

共王之子為嗣宋仁宗無子立濮安懿王之子為嗣此皆預養宮中明為人後者也故可以稱考而今上生當孝廟既崩之後無預養之恩焉可考之似矣今士庶家有身後立嗣者其嗣子於所後者既傳其業將何稱焉豈亦以無預養之恩而獨不考之乎其謂不當考興獻帝者循漢宋之故事也揆之于義亦未盡合今律文有三父八母之稱在異姓猶然躬身為人後而遂伯叔其父母此世俗人之所為也獨不可稱本生父母以別於所後之父母乎或又曰孟子不云乎天之生物使之一本父母其可二乎夫帝王

天之子也。自不當以此論立世廟以安。興獻而子孫世世無祧焉。亦何不可。此未嘉之所以一意迎合。而議禮諸公不無過執。即孝廟之當考不當考。今難言之矣。而等興獻帝於定陶濮安之號。欲另立崇王之子為之後。而一旦廢棄父子之情。則人心之所大不安者也。大都論事者。雖當本之天理。尤當觀於世變。舜禹之父不及尊崇。匪薄其親也。蓋茅茨土階之時。禮制自乏。明備耳。周公以來。靡文寢修。焉有子王而父不王。子帝而父不帝者乎。雖聖人復生。不得以時為大者。乃禮部集議。必持重正統。輕本生世廟。誠錄卷之十一

之說於古。雖有稽據。然曰考孝廟母慈壽。則不當復父母其所生。由旁支紹正統。則不當復帝后其所生。激亦甚矣。主上冲年純孝。天至而左右大臣不能宛轉納約。寓將順于匡救。而直以危言用罔致觸。聖怒已新都退。而末嘉進。即厮賤小臣如歷城巡檢房清亦同聲附和。于是稱宗附廟。而縉紳之禍尤不可勝言矣。

林貞肅公俊始以工部尚書起用。尋改刑部尚書。及入朝。即上大禮議。微見忤。旨已因刑部一犯官內批。改鎮撫司究治。故事。欽依人犯。必先由鎮撫司拷問。

根由然後送刑部擬罪。無刑部轉發鎮撫司之體。俊爭之不得。遂累疏乞休。不允。至是以衰年久病。疏辭懇甚。已得旨。卿老成舊德。供事累朝。逮事朕躬。忠勤益著。考禮建議。裨益良多。新政之初。方切倚任。乃屢以疾辭。情辭懇切。特准致仕。調理。照前勅加太子太傅。仍賜勅獎諭。馳驛以歸。差本部司屬官一員護送。有司月給米四石。歲撥夫四名應用。時加存問。病痊且奏起用。是旨為新都所調。即閣臣去國。其優禮之數。何以加諸當是時。新都豈不虞六部之偏已。而肯導其君以寵異之如此。亦祖宗朝相沿故事。

世廟識餘錄卷之十一

四

不忍廢之也。未嘉以後。漸至陵蔑矣。然尚有存羊之意。慶曆以來。則幾于臣屬六部。方伺候奔走之不服。小人承諂。遂無所不至。嘗記頃年一大司馬。偶以註矣。誤謝恩後。尋詣朝房謝閣下。即衣錦繡。相見首揆大怒。宣言於眾曰。卿相之體。自是不同。柰何以卿易相。自是相左。言官阿指。竟劾之去。本朝自罷中書以來。輔臣之銜。今可考也。大學士五品官耳。不可稱相。其實銜亦六部尚書。不可稱相。所加公孤。有官無職。則六卿皆可為之。不可稱相。乃今卿相之分。亦可謂習而不察矣。楊文襄公一清正德間閣臣也。嘉

靖初以兵部尚書起用總制三邊而張孚敬桂萼李本趙貞吉諸公亦嘗分掌部院此雖非常之事亦以銜位之相應耳不然曾見部院堂有缺而令司屬攝之者乎大都閣臣居近為天子代言政本所出自是禮絕百僚已極尊重更不必過為黜綴使諛佞成風國體蕩然也俗傳萊市口忽建一張相公廟不知何神而江陵相公之稱遂相沿于人口不惟奴隸稱之而六卿亦稱之嘉靖以前所絕不聞者亦可嘆也禮科給事中劉最奏太監崔文以左道蠱惑聖心糜費內帑上怒其不諳事體調最廣德州判官已最

世廟識餘錄卷之十一

五

出京仍用傳符以原銜遣牌為東廠太監芮景賢所偵參其違例上命逮最下詔獄獄具最得遣戍所謂小人之窺伺君子常密如此萬曆初松江袁福徵為唐府長史以發偽承奉事司禮監頗惡其計後逮至京師并究刑部具獄福徵無恙後竟以內批得閒住而福徵嘗為刑部郎中亦以原銜遣牌南歸事露時張居正秉國僅行順天巡按逮治而已福徵始獲保全大都君子處世無論險夷宜常立于無過之地嘉靖末年吳文端公山為禮卿以不賀日食為言官論罷公即買一民舟行至徐州始易官舫是時

公已蟒玉第以青衣角帶接客人臣待罪之體無論大小不當如是耶

故事六卿拜命必用䟽辭已得優旨然後蒞任而南京六卿獨無此舉均一尚書都御史也而輕重不倫如此疑非祖宗之制不知變自何年嘉靖甲申上用李充濁為南兵部尚書亦有䟽辭得旨卿才識老成譽望素著參贊重託特茲簡命不允辭則陪卿固未嘗不辭亦未嘗不呼為卿也而後來絕無辭䟽即別䟽亦呼名矣此或代言者絕于見聞之誤也或曰南部院當考察時自陳䟽止稱卿一次又不知

世廟識餘錄卷之二

六

所據何典嘉靖初湛若水為翰林侍讀上䟽言臣以經術事陛下嘗讀至屯否二卦屯者陰交而難生君臣欲有為而未遂此則陛下登極下詔時然也否則陰陽隔而不通內外離而不孚陛下自視今日於此卦何如哉夫屯而不濟必致于否否而不濟則將來有不可勝言者因勸上親賢臣博求明先王之道者侍文華講習聖學雖意在納忠願上登極之初正中興大有為之會何謂始交而難生登極纔二三年耳上方優禮大臣雖內批間出而楊毛蔣三公

尚在輔政猶未至於陰陽隔而不通內外離而不孚何遽名爲否非惟憂治危明之過且於經義殊不相蒙也 主上冲年尤不宜進此疑駭無當之論以啓其踈遠儒臣之端其後若水雖洊至大僚終不柄用而累以偽學目之未必非此疏爲先入也

御史金符巡按山海關爲巡撫順天都御史孟春論其行事乖張不諳憲體金符未嘗置辨 詔候回道考察以聞已都察院具奏如孟春言符謫河南鄧州判官此亦創見事後來惟有巡按論巡撫而巡撫唯唯聽命于巡按而已而賦役之事其越俎尤多此世變也 世廟識餘錄卷之二 七

禮部尚書汪俊旣以議禮不合去 上徑取南京兵部侍郎席書補其缺吏部尚書喬宇等卽上言書不與廷推特出內降爲尚書 祖宗百餘年所未有請收回成命令俊與書各守職如故當時大臣擔負旣重氣魄亦大故敢爲批鱗之危論如此嘉靖中年以後卽有內批吏部亦不敢引喬宇例執奏雖 上威嚴太甚而委任權力自有潛移之者非疇曩六卿比也

甲申三月 上已兩勅諭禮部皆稱 昭聖爲聖母則業考 孝宗矣而稱 興獻帝爲本生父 太興國

后爲本生母蓋屈于羣臣之爭而姑爲調停之說及加 興獻爲皇考 興國太后爲皇太后 聖意已愜始召張聰桂萼於南京旣而止其來當是時假令二臣喙息而禮臣念 獻皇帝止生 上一人而身爲天子未有不隆其父而終擯之於舊邸者是則禮之可以義起祭則必先正統而後本生亦何有竝大之嫌然楊廷和尚執爭不已而群臣復附和之安得不激 上之怒乎乃張桂復以群臣寧忤天子不敢忤權臣之說聳動朝廷必伯 孝宗而專考 興獻至云孔子鄙爲人後而引覆相圃之射爲詞夫爲人

世廟識餘錄卷之二 七 後者何干于大義而與僨軍之將亡國之大夫等稽使孔子當爲人後亦鄙而不屑之乎張桂旣云爲人後者爲之子非聖人之言而此獨非漢儒附會之言乎且彼所謂權臣者蓋指廷和也大臣執禮正所謂以道事君不可則止也豈內悅其君之心而外竊其戚惠以干奪人者比顧廷和不屈則張桂不伸其亦騎虎之勢不得中下乎二臣旣入 國是愈淆至今紛紛未知適從也

嘉靖初欽天監監正樂護以帶銜光祿少卿自以五品京堂不屬禮部與祠祭郎中汪必東許奏隆慶初太

常寺卿陳慶以職掌有禮部典陽禮太常典陰禮之說奏禮部不當劄付太常二事極相類樂護雜流目不知書姑置勿論乃慶係正途人素號講學而猶不學無術妄自尊大如此尤為可咲陽禮陰禮之說此是祖宗朝草創故事既正九卿職掌以來于小九卿各有專屬文移往還誰敢陵越即如太常光祿太僕欽天監太醫院解到各處錢糧必由部投牒發批太常等衙門不過司其收放而已蓋朝廷體統大小相維自是如此萬曆間禮部奏正納言職掌為鴻臚所侵當復其舊已得俞旨矣而鴻臚官改出中世廟識餘錄卷之二

官門下臚卿賈名儒陰有所恃復強辨抗奏竟旨從內降如舊禮卿不能爭也

初矜疑免死克軍死獄者仍勾丁補解嘉靖三年御史簡霄言矜疑者以情輕減死今繫死足抵罪又勾丁補解是罪及子孫法反重刑部覆請得旨如簡霄議今後除反逆緣坐外凡減死未遠克軍未遣而死獄者俱免勾補著為令典簡霄亦仁人之言哉

天文書若觀象玩占之類俱係禁書嘉靖中書肆多抄謄販賣士大夫家往往有之此亦宜忌諱嘗記欽天監正樂護會以私傳禁書被謫今家有是書者切不可

可借人自擬罪戾

陝西三邊之設總制自嘉靖三年始是時詔推才優望重者往于是起少傅大學士楊文襄公一清以原官改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左都御史提督軍務比文襄公之任過洛陽謁致大學士劉文靖公健文靖語之曰公亦嘗在內閣乎意薄其行也文襄唯唯而已因番之飯旋辭而入內曰老夫不能久坐吾遣小孫侍飲一清更為款曲而去前輩之待後輩其率真如此今老者降氣怡聲尚不能得少年之歡心若見如文靖所為即不怒於言未有不怒於色者也老下其世廟識餘錄卷之二

少所漸靡久矣

故事科道官有父兄位九列者例得改除館職俟其積有年資仍出為外官武廟實錄成加恩而大學士費宏擬陞檢討席春按察僉事則以春原係避其兄禮部尚書席書改除館職者也書憾宏上疏歷稽累朝陞官無調外者上以書言特令陞春翰林修撰宏疏奏辨明前擬不得已陞春副使御筆復改為僉事蓋出宸斷也其能容大臣守法如此

致仕者官品服色得與見任同而閒住者惟存冠帶而已而官品服色俱已削盡所以與致仕異也嘉靖

四年兵部侍郎李昆坐總兵種勳行賄事有旨降
廣東布政司右叅政仍令開住此疑內批也侍郎開
住已無官品服色矣何必又降為叅政頃年邇政司
司政梁子琦被論上亦令降叅議開住與世廟
處李昆之事同一時代言之臣以事小不及執奏故
因循至今也

都御史吳廷舉嘗薦王守仁有文武全才宜暫掌南京
都督府事以其封新建伯也公侯伯謂之勳臣非武
臣也故文武官有功者皆得封若文臣為都督者則
無之矣廷舉之疏似失之輕舉此兵部之所以覆能

世廟識餘錄卷之二

十一

之有別缺推用之旨

錦衣衛故事廢叙官不得管事管事自孫忠烈公燧之
子堪許忠節公子陽始蓋上念其先臣臨難死忠
大節表著特從兵部之請以後遂著為例

上嘗以御史王宦貪污褫職為民奪其父母勅命萬曆

乙酉巡江御史沈汝梁為南掌院辛自修奏其賊私
狼籍逮詔獄已法司擬罪亦坐褫職為民而今
上特改遣戍更嚴于世廟矣此法祖之一端也

廖僖靖紀初起吏部尚書疏陳三事其一正士風言國
家所賴以致治保邦修政立事惟在士風淳則人皆

務實人心滿則人皆務名祖宗朝人材未必如今
日之盛而當其時士習淳朴絕無偽巧勉備職業不
務虛名故事治民安國家賴之正德以來士多負
虛譽而希美官假恬退而為捷徑或因官非要地或
因職業不舉或因事權掣肘或因地方多故輒託養
病致仕甚有出位妄言棄官而去者其意皆藉此以
避禍而掩過為他日拔擢計而往往卒遂其所欲以
故人怠於修職巧於取名相效成風士習大壞此語
于今時尤為頂顛一鍼故摘出之柄國者亦宜就
事斟酌

世廟識餘錄卷之二

十二

僉事遞陞副使按察使叅議遞陞叅政布政此祖宗
舊例也嘉靖初又特旨申明之而吏部卒用小轉
蓋久任之法難行也今知縣知州以六年為率矣而
方面以上遷轉猶故安能使州縣官甘心而坐也
吏無固志膏澤不下于民以此

成化間官受廷杖者容用綿底衣蓋其下體故杖而
不傷其膚第曰撻人於朝而已而不欲死之也自正
德時劉瑾用事始啓去衣之端而受杖者多不免矣
弘治以前詔獄諸旨惟叛逆妖言強盜奸生打着
問喇虎殺人打着問其餘常犯送鎮撫司問鎮撫司

奏送法司議罪中間情重者始有來說之 旨部寺
覆奏始有降調之 旨今一槩打問無復低昂矣林
貞肅公俊致仕後曾建白此事自云目擊舊典蓋必
有據 世廟不能行第下其章於所司而已

蒼梧吳廷舉平生躁動喜名其以巡撫都御史陞南京
工部尚書既不拜命又稱疾乞休似有厭薄陪卿之
意 上既慰留之矣已而再疏中引白居易詩月俸

百千官二品朝廷顧我作閒人張詠詩幸得太平無
事日江南閒煞老尚書句皆嘲諷語而又疏中敢用
嗚呼字 上怒以廷舉怨望侮慢無人臣禮第勒令

世廟識餘錄卷之二

十三

致仕 聖恩可謂寬假矣若嘉靖中年以後禍不知
所終也

嘉靖初刑部署郎中任惟賢陞太僕寺寺丞此是正轉
蓋寺丞亦京堂也後聞以鄉科人為之則寺丞反陞
各部員外矣惟南京太僕寺丞類處謫官故轉遷亦
異于北一官而兩處吾不知于銓法有礙否也又嘉
靖中以光祿寺丞傅大夏改吏部主事以尚寶司丞
陳于陞陞吏部員外益復加異

人主冲年鮮不溺情于宦寺者以狎于近習也即如
世廟剛武英察本於性生乃踐祚之初若太監張志

聰吳勳等以蘇杭織造誣奏布政使馬卿知府查仲
道知縣郭波蕭敬腆俱逮下 詔獄撫按官爭之十
三道御史爭之卒不得免司禮監嘗傳旨以鴻臚寺
右寺丞赦棠調光祿寺寺丞吏科執奏不得行諸如
此類尚沿 武廟故套後春秋鼎盛始奮乾剛內豎
更不得奸政 今上十歲登極而官府一體絕不聞
閭中作奸犯法者即 天子神聖而當時輔導之臣
所以維持于內外者亦既苦心矣其功安可誣也
正德中錢寧用事英國公張崙嘗以在田投獻比寧敗
產沒官崙駕言為寧所奪請還之嘉靖中嚴嵩用事

世廟識餘錄卷之二

十四

英國公張溶嘗以事賂嵩子世蕃三千金比嵩敗仍
從世蕃處索歸原賂此二事乃其父子沿襲家法何
其相類如此後溶物故請卹當事者以溶班首官宜
得謚禮卿執不與當事者詰之曰豈以其嘗倒嚴氏
賊乎禮卿曰非止此也今成國公朱應禎襲爵亦索
賂三千且溶與鎮遠侯顧寰同時物故寰一生苦節
而卹謚若與溶同何謂旌瘴執政以為然遂罷溶謚

世廟識餘錄卷之二終

世廟識餘錄卷之三

資政大夫太子少保禮部尚書臣徐學謨謹輯
給事中陳沈廣東人也。雖附和議禮，而其中空疎實無所據。至謂上生于孝宗歿後三年，即位于武宗歿後二月，無從授受，故不必以正統為重。是以上乘虛而取天下，非受命正始之君矣。其妄誕不經，蓋小人之尤無賴者。業陞湖廣僉事，故延捱不肯赴任，而以舊銜上疏。專媚張璁而排斥吏部尚書喬宇之專擅。上皆用其言，愈無忌憚，乃復奏近日梗議之臣大肆欺罔，甚至跪門叫哭，致傷國體。雖經罪

世廟識餘錄卷之三

遣未盡其黨，欲誅竄大學士賈宏尚書金獻民趙鑑侍郎吳一鵬朱希周汪偉等，其險譎狠毒已無人理。幸上置之不省，而沈後以他事回籍，又凌虐鄉人為怨家，奏其諸不法事。上遣刑部郎中葉應鑣錦衣衛千戶李經會廣東巡按御史熊蘭鞠問之。獄具，沈當大辟，其妻與子俱坐法，殊快人心。上以沈嘗附議，僅削籍為民。妻鄭氏以奸免離異，子免死戍邊。諸附議者多驟蒙顯禍，而沈惡狀最著，非惟不得償其所願，而受禍更重。所謂小人落得做小人也。功名不信有命哉。

大禮集議書成，上意既定，乃陞賞諸與議者，而不及內閣大學士費宏等，已難安其位矣。亟宜求退可也。而當其時，惟有石璉乞休一疏而已。于是翰林學士張璁上言：謂今日有君無臣，有治法無治人，而因薦致仕大學士謝遷可用。時年八十矣，而學士桂萼亦言：天變未消，民勞未息，由所與圖治者非其人也。大臣以道事君，不可則止，乃依附投托，乞憐不去，豈不可則止者耶？二臣蓋陰懷冒進而顯逐內閣，亦自以年資未及，姑借遷以為名耳。雖曰不要若，吾不信也。故給事中陳沈之獄起鄉里，原與朝議無干。其後平

世廟識餘錄卷之三

反則法司事也，亦何預于翰林職掌？而學士桂萼以沈議禮之黨，務在獲其短，至與刑部尚書趙鑑爭論攘臂相加，其瀆法蔑理，豈復知有朝廷紀綱耶？則他時議禮之心，亦不過私利其身耳，原不為上計也。嘉靖丙戌考察外官科道上拾遺疏，內論尋甸知府汪登宜以不謹例罷斥，吏部覆言汪登以母老久不赴官，宜降級示罰。上特批降汪登三級，改京職，以便祿養，真異數也。蓋為其以母故被論云，是歲吾鄉魏恭簡校為廣東提學副使，亦以不及論，而吏部謂其

學行優長，得不調校，故以道學名世，而卒不免于小人之口吻，以獨立見憎也。察典可盡信哉。

上嘗遣內臣之貴溪為大真人張彥頤脩造府第，工部

尚書趙璜等言：江西兵荒之後，民困未甦，修造之事

宜先下撫按及兩司勘覆估計，然後興工。所遣內臣

乞暫停罷。詔如前。旨頃萬曆辛巳，今上於真

人府亦有是舉，而科道官交章論諫，始以事出兩

宮。聖母意不允，久之竟從內批召還。所遣內臣真

有光於法。祖矣。是時江陵柄國，禮部亦欲上疏，江

陵曰：此事可止于先止之矣。其後內批猝出，竟莫曉

世廟識餘錄卷之三

三

其故。

議禮諸臣既被寵幸，自宜安心辦職，以謝人言。即衆心

未附，猶曰所見之偏也。奈何恃其得君，各驕恣無忌，

甚至侵奪職掌，播弄朝綱，不復知有國是。賴上心

知其非，而凡事曲為調停，故老成不盡播棄耳。時楊

一清自三邊總督召還內閣，而吏書廖紀以為總

督，非一清不可。科道亦以為言，非阻一清之進，實為

邊方得人計也。事與禮部本不相涉，乃席書謂紀內

則柔順於相臣，外則牽制於科道，不當含糊展轉，曲

為兩請之詞，其意實欲進一清而退費宏也。蓋張桂

王之矣。紀遂讓位于書，上疏求罷。上雖優詔留紀

而仍用書言。召還一清，科道張挺周在等交章劾

書構結是非，陰行箝制，無大臣體，不聽。又書巡撫湖

廣時劾長沙知府宋卿貪酷，故入部民李鑑罪。上

遣大臣往按之，還言卿所犯俱無實，而鑑父子流劫

村落，以拒捕殺巡檢馮琳當斬，罪不可原。上逮鑑

來京，問席書乃為鑑奏曰：臣以議禮忤在朝諸臣，故

湖廣問刑官以臣所劾宋卿之罪，悉為文釋，故歸罪

李鑑，為出宋卿地乞。勅法司會官覆勘，以伸冤抑。

上下其疏於法司，會監察御史蘇恩、大理評事杜

世廟識餘錄卷之三

四

鸞當訊其事，乃各論奏言鑑之罪。至於殺官兵、劫人

財、燒人房屋，可謂極矣。昔衆證而獄成，今親審詞而

服，乃知原問官覈實定擬，非有私也。席書以宋卿之

故，輒為奏辨，且以議禮為言。夫大禮之議發于聖

孝，而書以一言當意，動輒援此以挾。陛下以壓群

僚，壞亂政體甚矣。唯陛下深思之，亟以李鑑、明正

典刑，于是刑部覆奏請下湖廣撫按再勘。上曰：鑑

事席書既代為伸理，必有究抑，不必再勘。免死發戍

遼東，蓋不勝書之橫，而第為之解嘲也。尋給事中管

律言：今之言事者，每假借議禮為詞，或乞休或告病

或認罪或為人辨罪于議禮本不相涉而務欲援引牽附此其故何哉蓋欲中傷乎人恐非此無以激陛下之怒欲固寵于已非此無以得陛下之歡乞嚴加戒諭自今凡諸司言事者宜據事直陳毋得假借飾詐以累聖德上曰律所言良是今大禮既定內外群臣正當據誠供職以贊成嘉靖之治自今言事者慎勿徇私假借議禮希恩報讎都察院其行兩京各衙門咸使知之顧其後諸臣之悻悻如故禍亦滋夥矣

朝廷論爵文武班次各有定序決不以私意軒輊丙戌

世廟識餘錄卷之三

又四

殿試後賜恩榮宴於禮部上命郭勛主席其席自當居中而禮部故列之左右已為失禮及勛奏辨既得旨矣比勛就宴席如故何其違君抗命也是歲中府舉會武宴大學士費宏奉命主席而兵書李鉞故列助席于尚書下助復奏之鉞以恩榮宴禮部為主會武宴中府為主助席宜誦尚書下不知兩宴俱屬公會豈宜以賓主言即恩榮宴禮部固未嘗為主而誦於諸部之下也鉞可謂不學無術矣宜上卒從勛請也萬曆癸未舉恩榮宴按舊圖翰林講讀席在光祿卿上不知始於何年蓋禮部俱起自翰林故

備護之耳時禮書欲釐正之而翰林諸公援學士先例都例言禮書曰祖宗時學士當承旨故班先四品止一人耳未聞他翰林官六品者必先五品官七品者必先六品也若每品相加今兩禮侍俱兼翰職而禮書無之亦當以三品加二品乎且學士班先止四品而講讀六品顧得先三品何也諸公語頗塞已貼宴圖乃以光祿卿列左班第一而諸小京堂次之講讀官列右班第一而諸編檢次之其說遂定而大學士余有丁者自是每切齒于禮部也

張汝濟曰近日尚寶司司丞執舊規與翰林編脩

世廟識餘錄卷之三

五

檢討手班次先後該部竟議先編檢而言者且藉他事得罪尤為可異

刑部尚書趙鑑致仕已賜馳驛燕月給歲撥矣上復製古詩一首以寵其行舉朝咸歎羨之以為奇遇然自是之後絕響矣

桂萼張璠已為詹事府詹事而大學士費宏獨抑之擯不得為經筵講官不得與脩獻考實錄不得為兩京考試官比選庶吉士又不得與教書心恨宏不已則起禮部郎中陳九川之獄謂九川嘗盜貢玉饒宏製帶而嗾通事胡士紳為之鷹犬既陷九川謫戍而

逐宏必去此何異於鄉里訟師所為踐田奪牛大壞國體莫此為甚乃宏濡遲隱忍不能決去而顧以皇考實錄未成為詞則未免有患得患失之心宜其見侮於新進也

少詹事霍韜上書極言內外官遷轉不當苟徇資格上自內閣卿佐翰林下而部屬科道皆必出而補外自監司守令及教官舉人歲貢出身者皆必擢而補內一以太祖時為法上下廷臣集議吏部尚書康紀等力陳其不可行狀上以韜議禮故不直斥其謬第令自今內外官出入遷轉所司隨時斟酌以

世廟識餘錄卷之三

六

聞然自是心知韜不可大用矣故他日推吏部令勿及韜恐其到部壞事真聖明哉

李福達者山西太原府崞縣人也初以妖賊王良李鉞謀反事連坐發戍山州衛逃還改名李伍為清御史勾調山海衛復逃至陝西洛川縣妄稱彌勒佛教誘惑愚眾惠慶邵進祿輩俱往從之福達以是致富進祿等言我有天分宜掌教天下令覓還家候我遂將家還山西已事覺官捕之急遂聚眾為亂偽受官爵殺傷吏民官兵捕獲仲祿共稱李伍首謀福達聞事發復逃入五臺縣易姓名張寅往來山西徐溝縣

同戈鎮已又挾重資來京竄入匠籍入資為山西太原衛指揮使其子大仁大義俱補匠役詭托燒丹和藥往來武定侯郭勳家甚密久之形迹頗露迺同戈鎮其讎薛良首發之福達懼復亡入京官捕其子大義大禮按治之福達窘乃出身對簿而賄乞郭勳書抵巡按御史馬祿為之囑免祿不從竟擬福達謀反及妻子緣坐此大獄之始也

給事中陳皋謨言人臣事君如子事父子無過孝臣無過忠豈有子偶一事悅親足徵終身之愛臣一言順旨遂為不世之功恭惟恭穆獻皇帝追崇之禮乃

世廟識餘錄卷之三

七

出陛下天惶至情席書輩不過一言贊成之耳傾遂貪為己功動以自負互相黨援擠排宰執變更法制喜怒恣其心威福柄其手若李鑑父子拒敵官兵法官論死已經會驗書乃曲為申救至謂眾以議禮憾臣故因陷鑑于死夫議禮乃朝廷之公合與不合何至深讎縱使讎書鑑非書之子第親族交游也何乃於鑑球心耶至於郭勳之訴尤所不通勳遺書御史馬祿為罪人張寅請託錄奏之乃亦以議禮激眾怒為言豈需臣博士之所未深究而武夫悍將反優為之此在席書尤不宜自言而勳又竊其緒餘以欺

天罔 上罪不容誅。如問官當寅以法勛，又如書代
 訴不至於濫恩廢法不矣。已以朝廷純孝之盛舉，遂
 為權邪營私之窟穴，豈不異哉。乞亟罷書勛，李鑑仍
 從原坐。燕按張寅請托事使人心曉然知權邪之不
 足恃，而公法之不可廢。然後逆節消倖門塞矣。云云。
 按當大禮議定之後，諸臣悻悻自負，橫肆已甚。朝
 著間不可無此疏以折其心，誠黨論也。故全錄之。
 世廟垂成，大學士費宏等議以獻。皇帝生長太平，初
 不以武功為尚，其二獻皆用文德之舞。上是其言，
 以不用武功之舞，所以尊讓太廟也。遂去武舞，生及
 世廟識餘錄卷之三

引舞六十六人。聖見已卓矣。嗣太常請添武舞，又
 會禮部張聰議，聰謂樂舞以修數為降殺，不聞以文
 武為偏全，其說猶為近理。若曰必以武功定天下者，
 得燕武舞，則禹以揖讓得天下者，而大禹謨曰：舞干
 羽於兩階，此可見古之天子皆兼用矣。夫既嘗為天
 子，豈有不兼文武者哉。即有苗之格，不可不謂之武
 功也。乃以禹之揖讓方之。獻皇帝之推崇，則強詞
 矣。已。上卒從聰議。獻皇帝神主既奉。安世朝
 章聖欲脩謁見之儀。禮部執奏以。高皇帝準古有
 廟見之禮，為大婚。冊后制耳。自末樂以後，於

奉先殿行禮不復詣廟，而張聰等謂妻從夫之義，當
 然禮尤創見，不當以祖宗家法為言。雖意在阿
 旨，顧奉先殿列聖之俎豆在焉，謁奉先殿即謁
 太廟也。而世廟為專享。獻皇帝之所。章聖
 不躬為一見，於心安乎。心之不安，禮之所由起也。聰
 不必槩引周禮強人主以後世必不可行之事，而第
 以天理人情立論，則得之矣。
 丙戌之歲，天變異常，有古史之所未見者。水電大如人
 頭，大風捲掣廟宇，民舍百數十處，了無踪跡。婦人生
 子有六目，四面有角，手足各一節，獨爪。聲牛犢之
 世廟識餘錄卷之三

產有一臂，二手，腹內心肺各二者。虎具人手足，倏忽
 出沒如城市，入民家，猛惡噬人。雞生雛前後四足，物
 怪人妖，莫此為甚。然終無應驗。唯張桂與大學士費
 宏，一關於朝，紊亂綱紀，致成六逆之漸。上亦無可
 奈何，乖氣致異，或其所從來也。善乎御史張祿之言
 曰：費宏以子懋良犯罪繫獄，內不自安，兩疏乞休，而
 陛下慰留之，及侍郎張瓊等累劾其不職，而陛下
 下又以其疏下之所司，溺三臣之愛，持兩可之心，使
 宏去志不決，昧遠嫌避位之心。瓊等忤心未已，愈肆
 下阱投石之計，且宏位列公孤，職兼師保，其進退係

天下觀望日者夷人告玉已起中外之疑今復憇良
繫獄重貽家門之玷雖 聖情忠厚勉番而宏獨能
隱忍就列乎璵等荷蒙知遇不次拔擢自宜勉修職
業以圖報稱顧乃恃寵無忌出位多言動事攻訐之
私殊失安靜之體况大臣有協恭之義卿佐非糾劾
之官縱使憇良之事未發尚非其所宜言何况事已
下獄情罪輕重宜俟 宸斷而璵等乃乘機傾陷謂
之何哉即今水旱頻仍變異迭出正大小臣工修省
之時 宏與璵等為國大臣顧相訾毀若此欲其回
天意以弭災變不亦難乎伏願崇廉耻之節去朋比
世廟識餘錄卷之三

之私將宏與璵等並賜罷斥 上覽疏第領之而已
於是吏科都給事中解一貫等復言費宏立朝行事
律以古大臣之義固不能無議但其自入仕至今四
十年餘未聞有大過雖其子一時有犯顧于宏大節
無損 陛下於其累疏乞休每不之許此 聖君優
禮大臣之道也至於張璵桂尊之為人平生奸險無
一可錄特以議禮一事偶合 聖心自超擢以來憑
恃寵靈凌轢朝紳與費宏積怨已久欲奪其位而居
之其屢所攻訐非真為 國家也不過假此以報私
怨耳 陛下於其屢疏俱付所司而於其終乃曰爾

等宜各修乃職贊朕至治詳味 皇言二臣肺肝畢
露所以陰折其奸謀者辭不迫切而意已獨至矣夫
二三言者不體 朝廷至意或專攻宏或蕪論璵等
或對舉宏與璵等蓋不知能去宏而不能去璵等也
去宏之易而去璵等之難也何也君子難進易退也
而小人則不然宏恤人言顧廉耻猶可望以君子若
璵等則小人之尤無忌憚者臣恐璵等之計得行宏
將因此動搖奸邪之氣焰愈憎善類之中傷無已天
下之事將有大不可為者伏望 皇上諭宏盡忠輔
導務以古大臣自期待重戒璵等各勉脩職業勿事
世廟識餘錄卷之三

十一
攻訐以負 國家委用則邪謀不得逞而協恭和衷
之治庶幾可成矣其詞尤嚴正稍軒宏而重輕璵等
亦是公論 上下所司知之已璵等退而璵進果如
一貫所料
祖宗時凡內外官願告致仕者率加一京銜以獎其恬
退嘉靖五年觀事畢四川左布政林茂達疏乞休致
詔陞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致仕蓋前此所加多卿
寺官茂達獨膺殊典後來更不可得矣
大學士楊一清條陳脩省疏內一隸言年來文武二途
軒輊太甚二司與總兵抗禮縣郡與總備平交不才

將官專事卑諂以求免禍。一或不至則文吏以法繩之。或以寸牒不明而羅織驍勇之將。或搜遠年舊事而摧傷統馭之才。本兵一不之察則老成慣戰者置散投閒。而新進未識者超登將領。他日邊事之壞。未必不由于此。文襄敷歷中外已久。故能為此言。切中今日士大夫凌壓武弁之弊。某兵備襄陽有府佐。不願與衛指揮全班參謁上司者。宛守為之言。某日天道有陰。有陽。朝廷有文有武。安得以此凌彼。祖宗設府衛官俱進文班一階。蓋循漢唐故事。政恐承平後。文臣恃勢東濕之耳。今掌印指揮讓知府。已非典

世廟識餘錄卷之三

十二

制而佐貳又欲壓眾指揮。則五府何以劄付。六部三司之序。何以先都而後布按也。守語塞。遂參謁如初禮。近年四川撫按劾總兵提問者。某語執政曰。都督官罪狀未明。便可以提問乎。則他時劾巡撫者。亦當提問乎。於是被旨得聽勸。頃福建總兵以按院論之。即提問矣。而知縣七品官。即知府可以提問之。乃其被劾。顧得聽勸。文武軒輊。一至于此。主持世道者。亦嘗聞文襄之論否也。

上萬機之暇。喜為詩文。大學士楊一清以所擬元宵詩呈覽。內有愛看冰輪清似鏡之句。上以為類中秋

詩。改云愛看金蓮明似月。一清疏謝以為曲盡情景。不問可知為元宵作矣。聖資超悟。殆非臣下所及。又上嘗與內閣諸臣賡唱。張桂以為雕蟲小伎。不足勞聖慮。蓋忌費宏等知過耳。上謂內閣原備顧問。正宜討論講習。何得廢事。

教授王价光祿寺錄事。錢子薰先以考察閒住。至是以嘗議禮。上欲復其官。給事中解一貫等以壞祖宗百年之制。啓小人倖倖之門。价與子薰決不可復。用恐將來人相援比。臣等無所據守。上從一貫議。僅令致仕。頃南京兵部主事趙世卿條陳疏中語傷

世廟識餘錄卷之三

十三

執政。已推為楚府長史。而南部院復以考察去之後。執政敗。上復其官。自禮部郎轉陟京堂。而言官遂引世卿例。各舉其所知。吏部執奏不允。亦治朝事也。舊制。經筵講官及執事官失儀。許令出班請罪。得面宥。至是鴻臚寺卿黃紳等奏言。經筵乃聖天子講學親賢之地。非視朝聽政比。一切差誤。宜令侍儀科道等官退而具奏。上請免其面奏。從之。經筵官失儀。不面奏。自嘉靖六年始。

詔各王府長史審理紀善等官。聽撫按官考察。此嘉靖六年令。前此無有也。自是長史始誦意事郡守。蓋撫

按委之出考語也

禮部尚書席書以疾引退，勅加武英殿大學士致仕，特賜第京師調治，給俸如故，命下尋卒。上自製祭文有曰：學得真傳，德性一致，忠誠端慎，簡在朕心，欲共圖政化之淳，而遽奪忠良之速，後雖同事之臣，日或接見，獨於謀議之善，不可復聞，其傷悼之如此。書歷官在外甚久，後以議禮見用，則桂萼薦之也。然晚年自以得君恃寵，常出位妄言，累與費宏計奏，無大臣體，蓋亦死期將至，而火燔其焦耳。其平生保釐之績，若在雲南勦除霑益土舍安白之亂，在福建聞宸

世廟識餘錄卷之三

十四

濠反募兵赴援為南兵侍奉，勅賑濟淮揚飢民，所在著聲，蓋可稱能臣也。

世廟識餘錄卷之三終



世廟識餘錄卷之四

資政大夫太子少保禮部尚書臣徐學謨謹轉錦衣衛百戶王邦奇初以傳陞千戶，遇一詔削級，邦奇以詔出大學士楊廷和手，深怨望之。及奏復舊職，又為兵書彭澤所抑，故又怨澤，乃上疏陳邊事，言今哈密失國，番夷內侵，由澤總督牟肅時賂番求和，邀功起釁，及廷和草詔論殺，寫亦虎仙所致，軍誅此兩人，更選大臣與復哈密，則邊事尚可為。疏下兵部勘狀，未具邦奇復上言，大學士費宏石璫俱楊廷和奸黨，得奏欲為彌縫，嘗夜過楊一清問計，議論不合而

世廟識餘錄卷之四

出而廷和之子兵部主事惇藏匿舊贖，令前後奏詞皆不得驗，其義男侍讀葉桂章矯修撰，余承勛及彭澤弟彭冲等又為交通請託，時桂章勅封唐府未還，上命下惇等獄，合廷臣會鞫之。桂章等械繫來京，給事中楊言奏曰：臣聞廉遠地則堂高，宏璫乃天子師保之臣，而百官之表也。邦奇心懷怨望，又飾奸言，詬辱大臣，惑亂聖聰，若窮治不已，株連益多，臣竊為國家之大體惜也。廷和當權好專橫之日，保全神器歸于陛下，持危定難，有正始之功焉。即所擬詔條或矯枉過直，然事專為國，心本無他，今去國未

幾禍延子婿臣恐自今全軀保身之臣皆以廷和為口實誰復為國家任事者哉宜斥讒言以全國體

上怒命逮言與惇等併問至是鎮遠侯顧仕隆等獲邦奇所奏皆虛妄無事實惟欲假陳言以希進用耳

上謂仕隆等徇情回獲切責之以楊惇隱匿卷宗褫職為民揚言輕率妄言調外任承勛詐病曠職冠帶閒住而楊氏一門之禍烈矣邦奇第以陳言希用

降總旗于是費宏石瑤各具疏求去已得旨俱令致仕宏猶馳驛以歸不降勅獎勵不差官護送無月

給歲撥凡首輔恩禮悉從其薄而瑤併馳驛亦不可

世廟識餘錄卷之四

二

得前輩士夫傳瑤出京時惟用車輛一載妻子暨行李以行其清介絕俗如此故瑤亦自鳴干上前第

日一節之士也後南科給事彭中汝實等亦上言申

楊氏之冤暴邦奇之罪欲追究主使之入蓋有所指不敢明言之耳上卒不聽於乎當夫小人交構國

是傾搖假令言官乏楊言鳳鳴之諍大臣無費石烏

悲之感大禍終不解矣嘉靖初年朝廷有人哉

大學士費宏石瑤既去位上命吏部會推學行老成

素有譽望者以補閣缺初推尚書吳一鵬羅欽順朱

希周侍郎劉龍四人命再推始以侍郎程鑾顧清詹

事董圯名而上特詔用鑾蓋鑾為講官久上注意用之也其恩之不測類如此

王邦奇以誣陷大學士楊廷和暨其子婿得罪及費石俱去位而京師告密之門遂啓末淳公主將授

冊選婚禮部選軍民子弟以名聞末清右衛軍餘陳寧男陳釗名在第三上親定以為駙馬都尉禮部

業草儀擇吉行矣忽聽選官余德敷奏釗父木勇士家世惡疾毋再醮庶妾不可以尚主章下禮部郎中

李浙竟奏德敷妄言請逮治之德敷亦奏浙黨惡人輕國典請併逮浙上諭禮部釗斥別選故京師人

世廟識餘錄卷之四

三

口誰有十可咲之說選了女婿又不要此其一也夫

小人猖狂無忌盡惑主聽固為可非而禮部亦見周草堂官不及爭而郎中爭之亦紊體統又不行該

城查驗而徑參德敷真偽未的何以服兇人之心也吏部郎中彭澤以考察浮躁調外兵部侍郎張璠為之

訟言謂臣議禮所著或問澤大加稱賞人以是目為浮躁上特詔留澤已澤自上疏辭因自白曰即

使臣以議禮當心亦不容借此為叙復之資况實無片語上達廷筮殆斃人所共覩欺天行詐安敢

為也不聽給事中楊秉義等御史儲梁材等復執奏

澤不當用且言恩市恩搥國是上怒其任率俱奪
俸二月夫澤本小人而其所言則近正然心已德瑄
自是為瑄用而傾擠夏言之謀伏于此矣

御史陳察推陞南京太僕寺少卿具疏辭因薦原任給
事中劉世揚等亟宜召用察意欲薦人故辭已陞任
耳上以察久居言路職在激揚既有所見自宜早
陳今陞用不即拜命乃泛舉多人以市恩要譽姑從
寬降雜職遠方用吏部降察廣東海陽縣學教諭察
平生固好修然喜為矯枉之事乃以之抗朝命非
直道也而世廟數語已藥其膏肓矣

世廟識餘錄卷之四

四

瑞州府知府宋以方湖廣黔陽人初在瑞州知宸濠有
反狀陰繕城塹集民兵以備之濠使至不為禮所徵
索皆不應濠以他事逮繫南昌獄濠反自長江而下
械以方直舟中至黃石磯江西人鄉語以黃為王以
石為失濠聞王失機三字為不詳遂出以方斬之祭
江比濠就擒眾不知以方所在疑為脫械逃去故嘉
靖初議卹不及之至六年有與濠駕舟者親見以方
之死為人言之而巡撫都御史陳洪謨上其事詔
贈光祿寺卿陰一子為國子生三十七年吳尚書山
在禮部血瑞州得其死為詳又為請諭祭一

壇今國史書以方置濠舟中罵濠不屈赴水死頗失
事實或以意裝點之耳

上一日諭大學士楊一清曰朕閱書武成篇有引用歐
陽修之語豈得謂修於六經無羽翼聖門無功乎欲
舉而從祀孔子廟庭蓋為濮議之有當于聖心也一
清言歐陽修之在宋以通經學古為高以濟時行道
為賢以犯顏納諫為忠蘇軾稱其論大道似韓愈論
事似陸贄叙事似司馬遷誠有不可誣至知貢舉一
變文體闢異端則有本論一篇是亦有功於聖門至
於濮議諸篇得先王禮經遺意發明倫理委曲詳盡

世廟識餘錄卷之四

五

但孔廟從祀取其著書立言輔翼六經之功其餘文
章勳業皆非所論也洙泗及門之徒親授聖教故雖
事無可考者亦不敢遺漢唐專門之師傳授聖經故
焯游酢謝良佐范祖禹胡寅各有註釋者皆不得與
至如熹之師李延平同時豫章羅氏皆號真儒亦不
得與修之論說見於武成蓋僅有者耳其從祀一節
未敢輕議一清語悉而意婉得格君心之體上姑
已之後脩竟得從祀近日在廷議王守仁從祀禮官
當先疏辨守仁知行合一之說與孔子博文約禮之

教有合與否致良知之說與孔子多聞多見之指有合與否俟議定而後請可也然竟含糊聚訟而輔臣謂 旨謂守仁朱熹之學互相發明當自有卓見而云然其後不待禮部覆疏意自奏守仁從祀朝士頗疑其有所為或未必然至併祀陳獻章胡居仁二人品格雖高然空寂之談何裨羽翼其遺言不多易于考証又不知何所據也大都國家二百餘年以來實未見一真儒能羽翼孔子者 國初諸儒則撇却孔子而專一崇信紫陽嘉隆以來專一崇信陽明而陰闢孔子其鍾禍不小豈直理學之晦已言哉

世廟識餘錄卷之四

六

科道之相糾劾蓋嘉靖六年考察拾遺之後禮部侍郎桂萼建言也萼惡故大學士楊廷和議禮不合因謂其廣樹私黨遺奸未去欲乘此掃除之而謬引 憲廟初年故事吏部執奏以為成化中以廷臣會舉科道超陞巡撫有劾奏所舉不勝任者 憲宗乃命互相糾劾一時外補者七人非考察拾遺列也 上終以萼言為是詰吏部黨護令科道互相糾劾以聞而御史劉隅等言 陛下必欲臣等扶同批抵是開攻訐之門滋報復之計非盛世所宜有 上乃命禮部都察院重考內調御史儲良材良材復上疏自辨以

已索負忠讜為楊廷和所疾今降補在外恐諸奸餘黨布在四方臣迹遠勢危朝夕不能自保願乞骸骨而萼想良材任怨遭誣去非其罪 上從萼言復良材原職嗟乎太史公有言怨毒之於人大矣哉萼與廷和不過議禮不合耳何有私恨乃引繩批根復良材于調任起王瓊于謫戍知有私而不知有國體其心何心也

駙馬都尉謝詔既尚未淳長公主禮部尚書吳一鵬疏請駙馬從師講學 上善其言諭閣臣曰前日禮部言駙馬要十日一赴部考其所讀書寫字欲講解以

世廟識餘錄卷之四

七

開心志深為有益但大臣戚里一赴部考恐未為可朕聞我 太祖時凡幼小功臣之子每與官師各一人令其授書教禮當以此為法今公主乃 皇考之親女為朕親妹駙馬謝詔作國家親臣可使之不讀書知禮乎朕欲選一儒臣與詔為師待其成婚後二十日令其師教習經書每三日授大學一篇凡三十日溫習一次三日寫倣一張蓋寫字乃正心之功就合解講明白還寫初一道合謝詔體朕是心恭承指問務使其知忠孝仁義禮儀事物之類未知為可與否大學士楊一清等傳 旨諭禮部奉行乃陞國子

監助教金克存為禮部儀制司主事授詔經書仍聽提調稽考論績叙遷駙馬之立官教之自嘉靖六年始今禮部左侍郎為提調官然講讀稽考不過虛應故事而已

東閣在六館之下。祖宗時初不設官後來以翰林學士年深者居之專管文官誥勅事在正統年間已久不設弘治七年復設如石璠賈誥皆以吏部尚書兼學士具一鵬溫仁和皆以禮部侍郎兼學士管誥勅若籍以為入閣地者大學士張璁謂此官實內閣私門况誥勅彼無一字之勞徒建虛名以希倖進宜世廟識餘錄卷之四

革之便。上從之。故嘉靖六年以後文官誥勅俱屬之史官閣臣看正而已。

初上欲遷顯陵於天壽山蓋出監生何淵之議在廷諸臣俱以為不可遂已之至是故御史虞守隨以考察落職冢居乃撰述皇陵正議數千言以進上以為陵寢重事守隨前為言官不聞獻議而以考察罷去乃妄議惑人下御史問而以問大學士張璁亦執以為不當遷上嘉納之上雖天性純孝凡語及尊崇獻皇者多蒙顯錄若處虞守隨亦自有卓見不可欺也揚州同知豐坊亦曾獻附廟之說而官

竟拓落光祿寺厨役王福清亦請迎獻皇帝梓官葬祖陵下錦衣衛考訊人之功名豈專由逢迎得哉

欽天監官生之有考校自天文生金鍾之奏始太醫院官生之有考校自禮部尚書桂萼之建議始皆嘉靖六年詔

先是徐溝縣民薛良許告張寅係妖賊李福達變易姓名山西撫按江潮馬錄等均奏其事按以謀反重罪妻子緣坐獄成都察院按覆得旨如擬時武定侯郭勛遺書馬錄為訟其冤錄併劾勛上初不問以

世廟識餘錄卷之四

九

言者數至謂勳黨逆上疑之因逮繫各犯來京集三法司會審時告人薛良及證者李景全等三十餘人面指張寅為李福達寅語塞刑部尚書顏頤壽等具獄如江潮馬錄言比上命會官廷鞫顏壽等復執奏如薛良口詞上怒顏壽等偏情回護非卹刑之意欲俟齋祀畢親鞫之大學士楊一清言治獄非天子事上乃已仍下廷臣會訊顏壽乃改擬張寅造妖言者律斬其子大義等連坐上曰死刑豈宜輕有出入各官所問前後情詞互異會問又多偏袒回護謀反重罪乃率意加人今改擬妖言亦又不見

妖書但朋誣捏。泛言奏飾。且姑不究。令戴罪辦事。行取原問勘官李珪。江潮等面加質証。馬祿差官械繫來京。問潮等。至乃歸罪於薛良。言良原與張寅有隙。將李五妄作李福達。李福達妄作張寅。並無聚眾謀反惑眾稱亂等情。各勘官因石文舉妄認張寅。故問擬死罪。疏中不及馬祿。上益怒。三法司展轉支調。但以一良當罪。將顏願壽劉玉王啓劉文在湯沐額。似汪潤并聶賢徐文華及江潮等同各犯俱下三法司。署印官用刑推究。又原問官具言馬祿主張所主何意。又祿言私囑書帖尚多。亦要追出查奏。時

世廟識餘卷之四

十

上以諸臣不稱任。使命吏部侍郎桂萼等分署三法司事。諭令體朕愛人之心。究明奸構大獄。萼等奉命披抉詞旨。究極根因。遂搜馬祿篋中。有大學士賈誅御史張英都御史張仲賢大理寺丞汪淵工部侍郎閔楷私書。誅以榆次知縣尹綸指揮王寵為托英等頗涉張寅事。詞連孟春及郭勛。囑張寅書上之。上責誅對狀。誅疏引罪。得致仕去。而逮問仲賢等。助事已前決置不問。萼等因言給事中常泰劉琦員外郎劉仕三人聲勢相倚。挾私彈射。嗾使馬祿殺人。給事中王利鄭一鵬秦祐沈漢鄭輅評事杜鸞南道御史

姚鳴鳳潘壯戚雄等亦各扶同。妄奏助成奸惡。致蒙俞允。幾張寅滅族。而給事中張達御史高世魁方幸張寅之就死。得誣郭勛之謀。逆率眾聯名同聲。駕禍止。宜罪其首。以警其餘。郎中司馬相妄引事例。故意增減。誣上行私。莫此為甚。近來科道諸臣。締黨求勝。內則奴隸公卿。外則草芥司屬。請大奮乾綱。以彰國法。不然。協從大臣皆繫獄。而朋謀人猶得趨踰于朝。何以威天下服人心。上以為然。乃詔逮行等。通鞠之命。南京刑部繫潘壯戚雄於獄。復奉 旨。昨日會審。乃有卿汪玄錫少卿余才混擾懷恨。一併逮問。來

世廟識餘錄卷之四

十一

說已。萼等會鞠明白。乃言於 上曰。臣等奉詔鞠審大獄。具得張寅被誣之狀。寅本五臺縣人。工部漏籍匠戶。僑居徐溝。嘗與貸薛良錢。良無賴。欲殺寅。以通責。即指為洛川縣妖人李五。又以為焯縣逆黨李福達。前後情詞互異。事無左驗。初指張英名氏。誣告於都御史畢昭處。續張寅自訴方識。是張寅良坐發口外為民事。已白矣。會寅于大仁客京。不知業已問明。抵勛求救。勛與寅舊識。寄書馬祿。祿改怨勛。復文致其事。乘機中助以危法。因傳會薛良以張為李。以五為午。使寅怨家李景全韓良相石文舉等證成之。而

給事中常泰刑琦負外郎劉仕同為湯詞以惑朝聽臣等查得成化十八年山西黃冊內有李福達名氏彼時方七歲至弘治二年王良李鉞謀反時方十七歲豈有謀反充軍山丹衛之說也計今嘉靖六年李福達年五十二今張寅年六十七髮就種種矣何得以張寅即李福達也蓋因陝西反賊卷內有李伏荅李五名氏遂妄指張寅為伏荅李伏荅即李福達也又云即李五劉琦又以李五改作李午推厥所由起于馬祿陷害郭勛成于常泰劉琦劉仕黨馬祿而所在諸司俱聽其主持遂成大獄幸聖明獨斷于世廟識餘錄卷之四

十二

上多官公審于朝始寃抑得伸人皆輸服其原告誣及中外問官偏扯失實者請坐如律得旨各犯朋謀害人釀成大獄原告薛良依誣告罪絞韓良相石文舉等誣執人死罪原問官布政李彰按察使李王僉事章綸都指揮馬彥并大理寺少卿徐文華阿附巡按殺人媚人俱發戍極邊遇赦不宥給事中劉琦御史程啓克盧燧挾私彈劾亦發邊衛給事中王利秦祐沈漢程輅扶同妄奏并左都御史聶賢俱為民刑部尚書顏頤壽侍郎劉玉王登都御史汪潮劉文莊大理寺卿湯沐少卿顧似汪淵畏避言官推勘

不肖太僕寺卿汪元錫光祿寺少卿余才逞忿橫議吏部侍郎孟春工部侍郎閔楷都御史張璵賢交通私劄各革職閒住其出差未至如都御史張潤御史任淳逮捕未至如給事中常泰郎中劉仕行提未至如給事中張達御史高世魁姚鳴鳳張英評事杜鸞郎中司馬相俱候至京定擬風聞失實南道御史潘珩威雄下南京法司失亡案牘副使周宣給驛送囚副使王節指引證佐知州杜蕙胡偉鎮撫鮑玉下各該巡按勘問寺丞毛伯溫請差官代還馬祿以故入死罪未決擬徒上以所擬為輕命再擬以請獨巡

世廟識餘錄卷之四

十三

撫畢昭以常歸罪薛良與張寅父子俱免罪還職後馬祿逮至上欲坐以奸黨律于是等謂張寅未決而祿代之受罪恐天下不服大學士楊一清亦言祿無當死之罪若法外用刑吏將寅緣以法為市人無所措手足矣于是坐祿未戍南丹遇赦不宥是役也因大禮而成大獄郭勳武夫輒以議禮而受上寵信頗驕恣無忌目無旁人如爭文武兩宴雖其所執為是而士大夫已側目之矣馬祿本非州知何得以張寅事為囑而祿又職事淺遂欲接拾張寅以傾勳而內外雷同群然黨護互相影射無一指實而坐

人以謀反忽改而為妖言，尊之獄詞頗詳，而核然以報復，關及無辜，一時竄迹，朝堂幾空，雖惟辟作威，無乃將順之過乎。

世廟識餘錄卷之四

十四

世廟識餘錄卷之四終

世廟識餘錄卷之五

資政大夫太子少保禮部尚書臣徐學謨謹輯
少詹事霍韜既陞詹事，辭不拜，以新命由內閣推用也。因言內閣推官非祖宗制，自楊士奇、楊榮、楊溥及李東陽、楊和廷專權，值黨籠絡翰林為屬官，中書為門吏，故翰林遷擢不關吏部，而中書至有寅緣迭進六卿及支一品俸者。臣嘗建議謂翰林官遷擢去留盡屬吏部，庶不陰倚內閣為腹心，內閣不陰結翰林為朋比云云。按此論甚正，惜乎沿習既久，不能改也。夫吏部統百官如首甲，進士皆由吏部選授，而翰林

世廟識餘錄卷之五

考滿考察舍吏部奚之焉，何以九年遷轉而內閣先定其官，吏部特為之填缺乎？疑祖宗時不然也。兩房中書遷轉至嘉靖初年始由閣下題請，老中書周令者溫州人，嘗自言成化年間授職，彼時中書與閣下如同寮，然投刺俱平交，蓋宣德以前本一堂相處。今之西房即文淵閣也，閣臣居中，中書居東西兩房，各辦其事。已撤內庫十間，以西五間居閣下，謂之文淵閣，以東五間藏書籍，而東房中書亦遷居之。故今以閣下稱中堂，而東西非房矣。猶稱兩房者，沿舊名也。凡閣下到任，尚之兩房答揖，若六部之十各司無

1526 續修四庫全書 史部 雜史類 6 反之內

是體矣故中書官非閣屬也

上一日非講畢諭諸講官曰今日講論語又越了一篇朕知以曾子將死之事故不講夫生死人之常何可忌之上之明達如此蓋初年事也至晚年即臣下疾病皆以為諱矣况以不祥語瀆聽乎

大學士費宏既去位楊一清當進首揆是時璉薦為

上所屬意氣焰方盛而一清頗憚之遂力薦前大學士謝遷居上蓋璉前欲逐費宏亦嘗薦遷代之一清蓋阿璉意而亦阻璉之進也然遷未至而璉進閣矣時遷年已八十當力為疏辭乃一辭不允而即赴

世廟識餘錄卷之五

二

召豈家人乘其老而怨思之耶未幾而遷卒矣晚節固不可不慎也

大學士張璉自以非由翰職起家驟居輔導而議禮時又輒被詞臣攻擊頗懷怨忿入閣未幾上以侍讀汪佃進講洪範九疇不稱旨令吏部改調外任因命內閣選擇翰林諸臣稱職者留用不稱者量除他官蓋疑璉有密揭也楊一清等言翰林清要之地誠不可以匪人處之且文學政事材各有宜枉而用之終無成績宋兩制儒臣皆常敗歷州郡遂多名臣內外均勞自昔然矣臣請選自講讀以下其學有本原

文能華國行義無玷者存留供職以備經筵史局之選即文學未稱而材識疏通堪理政事者請下吏部量才外補上報可尋調佃寧國府通判而中允劉棟楊維璉等侍講崔桐等皆補外多至二十人而翰林諸臣十去其七矣璉又以庶吉士皆乳臭之子不堪教養又不富出為科道止據其甲第除選于是吏部以袁袞等補司屬有出為知縣者矣以璉進閣時庶吉士不屑赴揖也此亦翰林一時之厄乃博學強記如璉敏給精練如一清即翰林中亦罕見其比信乎儲材不可不廣也

世廟識餘錄卷之五

三

太祖革丞相之詔甚嚴而移任六職正欲分其權也弘治以前天子優禮六卿等於內閣而閣臣亦無復以相自擬正德嘉靖間二楊相繼頗達國體不見專擅自張璉有輔臣擇六卿六卿擇庶寮之議則顯然以相自居繼以夏嚴而六卿之權總於閣下矣至徐階為首揆始以事權還六部等語榜之門屏謂之日還則知前之專擅為假也逮高拱張居正又悍然不顧以朝房為政府以考成出內閣而六卿伺候奔走之不暇矣內閣原非衙門之名先是六部請勅手本第行內府翰林院則內閣固其入直處也故事翰林

學士不敢懸印綬以避閣下也。居正曰：吾非翰林官，何以不明言？是祖宗時丞相口不言而心任之，是陰誑朝廷也。非人臣之道矣。此是江陵得罪祖宗之大者而言者，竟無一及之，乃掇拾其行法之過，嚴為不忠，何以服其心？死虎易刺，誠然哉。

初 章聖欲謁 世廟，禮部侍郎劉龍執奏不可。忤旨，後祠祭郎中畢廷拱坐考察外，謫上言自辨，向與劉龍意左，以壓於堂，卿爭之不得，故與之同罰。臣之心事不明，近纂禮書乞於 聖母謁廟之條，太書

世廟識餘錄卷之五

禮官昧禮違詔 之失而繫臣名於其下，意欲聳

上免謫計小人之用心，已無所不至。上置不省。

今常朝奏事，隔日通政司預定起數封進，可擬 旨發

落鴻臚寺官，則以見朝官銜名上，自餘政事俱俟朝

退，具跪封進，沿襲久矣。比給事中陸燦以為此正統

初年 英廟幼冲，一時諸臣苟為權宜，非 祖制也。

此不知何所據，竊恐常朝之日，天子御門，堂陛森

嚴，上下隔絕，勢不得不沿襲套數以成。朝儀苟不

預先議定，即 天子春秋鼎盛，神聖過人，亦不知

其事宜下某部而承 旨，大臣亦無所憑而出班趨

候也。疑今朝儀非始於 英廟，尚俟再考。

嘉靖七年兵部請定陞俸官皂隸例，凡軍功陞級俱于

原職加陞，其柴薪皂隸不論官級，正從自五品而下

每級加皂隸一名，八品以下陞俸者不加，五品以上

每級加皂隸二名，再有軍功，以此遞加，至十四名而

止。以後官有遷轉，止照原陞俸級數目帶支，不許隨

官加帶其陞俸支俸日期，在京以除授日，在外以文

書到日為始。詔如議，遂著為令。慶曆以來，即巡撫

官算俸亦以到地方之日為始矣。疑忘前 旨也。

張汝濟曰：巡撫列銜內臺，其到地方止是交代行

世廟識餘錄卷之五

事若自外藩臬轉者，以入境交代日算俸為始。尤

為可言。至於內之卿寺出撫者，拜 命之後，即赴

都察院到任，而槩以交代日算俸，似更未妥。緣今

人昧于堂卿奉 命出撫之義，幾以此官為外僚，

以故于巡按御史相處禮節甚覺陵替，所從來漸

矣。

初 上謹天戒，斥譖祀，畏人言，動以古帝玉自擬，真不

世出之主，自大禮大獄既成之後，日見臣下奸欺百

出，謂 朝廷無人，意漸廣大，而大學士楊一清老練

世故，不能自安于張桂之上，于是日事委婉迎合。

上心以昔河清則請 廷賀矣以甘露降則請獻
廟矣止 奉先 奉慈諸殿之拜以勸上惜精神矣
默揣 上意請加張桂一品散官超太子太傅兵部
尚書李承勛之班以張其勢矣自謂身安而位可保
也乃張璠業承其短上疏言內閣自三楊之後為奸
人鄙夫替擬貪污無耻習以為常復有閑廢有年仍
求起用去而復來累不懲前非來而復去猶且陰為
後計蓋明斥一清也始逐費宏不遺餘力宏去而復
逐一清也若捷之朝市居璠之上者不亦難乎
前南京刑部主事陸澄始以議禮不合見擯已大禮既
世廟識餘錄卷之五

定澄不勝希用之念乃自悔議禮之非初為人所註
誤後質於師王守仁而知張桂諸賢之是疏下吏部
尚書桂尊極言他時執政偏謬徇私牽連百司張羅
伏機更相傾搆故當時明智之士明知其非不敢明
言以觸時忌澄乃修慝不隱事過不欺宜聽自新以
風各司于是詔復其官以蕪之邪譎豈不知澄之反
復而顧為之嘘植蓋亦揣朝臣之附已者少故曲召
黨援令器露競起陰樹赤幟持衡之地不宜存此心
也
成化以前 誥勅之體猶為近古其餘本身不過百餘

字祖父母父母暨妻室不過六七十字言之者無費
詞承之者無媿色至嘉靖初藻情飾偽張百成干至
以萬乘之尊下譽匹夫匹婦之賤殊非體制大學士
張璠嘗以此為言一時詞林稍見釐正至夏言當國
用進士董子儀聞人德行等在東房撰 誥勅一日
草封妻勅命有傳奇儀容俊雅德性幽閒之語大是
淫褻矣後來惟當熱瞿景淳學士撰詞獨古雅冲淡
極為得體慶曆以來更用四六俳比可厭蓋今之作
者類多詭飾白樂天所謂但博愚者悅不顧智者誚
是已乃上讀 王言波靡之弊不知其至此也

世廟識餘錄卷之五

七

張汝濟曰萬曆初年江陵特具疏申明頗為愷切
彼時亦略少變未幾如故
黃綰本以任子初附張桂議禮獲寵于 上得濫等詞
林已逐楊一清業極口抵斥之矣綰復上疏言朝臣
之中有饕餮無厭如狼豕之不極張膽無忌如膏肓
之敢往變幻是非如化人之莫測狡獪閃忽如鬼魅
之默運甜軟誘惑如妖狐之媚人機矢中傷如射上
之密發淪化士習如點丹砂之必變謀寵固身如飲
九還以起死趨利避害如挾靈犀以入水內侍被其
深結而交譽言官皆其私人而不言始臣亦以為材

今方覺之第論其情狀不指其姓名蓋欲陛下因情狀以察群臣之中孰為最似者云云蓋明詆一清也一清復起姑無論其安定三邊之績即重入內閣九事調停官府晏然雖不可律之貞臣亦謂救時宰相乃縮之狼戾亦何異於射工鬼魅而顧以之彈一清也且狂肆噴沫亦非告君之體故上怒縮欲究治之已姑置不問一清亦上言臣與張璉同在內閣原未有隙比璉為聶能遷所揭憾臣擬稟太寬奏請宣諭內閣以絕讒邪諸所指誦意陰詆臣伏家聖諭俾彼此和衷毋負簡任臣誠震越無措臣在閣每

世廟識餘錄卷之五

八

事必推讓璉 聖明洞察何敢媚忌方聶能遷奏下臣思璉常言昔議禮為眾所嫉獨能遷添相結納多得其力不知何由失權一旦乃有此奏又且未奉明旨不敢擬置重典蓋理固當然豈有他意若詆毀同列大臣即置之死地是將蔽主上之聰明塗天下之耳目也臣豈敢哉至於張浩一節尤有可言浩璉親也璉欲用為浙江都司難於自言乃謂臣浩才可用臣隨告之尚書王時中而推之今乃謂浩為臣所薦非自欺乎先年浩備倭寧波地方失事與守巡官張芹朱朝陽俱被勘治去秋璉署都察院事以前

處分太輕參芹與鳴陽降級而浩以專職獨不及焉此情安可掩也自今春以來臣見璉志驕氣橫狎視公卿雖桂萼亦不與抗其餘大臣願指氣使無不如意百司庶府莫敢仰視臣嘗以恭遜勸之璉口稱善而心不平也黃綰乃璉同鄉故友雖不由科目頗有文學頃為少詹事補經筵以其具音未令進講比璉欲用為吏部貳卿又欲用為南京鄉試考官臣皆阻之以是怨臣昨所奏雖若泛論其實陰詆臣也臣以老病之軀處嫌疑之地唯皇上憐而放免之俾得遠憎怨保餘年不勝幸甚 上報曰卿歷陳被人指

世廟識餘錄卷之五

九

斥誣害之意朕已知其久矣夫人君受天付託必資老成賢碩以為夾輔朕所倚卿不但為已而已實為天下耳朕聞先儒有云不徒知之實有行之又云凡人之能不可自伐彼張璉也性資雖敏奈強梗不受人言已是不聽于眾其忠孝仁義謙恭廉平彼皆無不通者何其自入閣以來專恣而自用無復前之初也且如聶能遷縱是小人置之於法亦未為不可但璉之仁義不無有虧如張浩者聞諸人言皆曰本是張閣老浼楊閣老言於王尚書今日却不認朕聞之心切嘆吁非自欺乎近又令史立謨為言以籍人之

口指為陰中朕昨諭內閣云大臣不受人言已有過不能正焉可正君哉立謨之言諂而巧媚欲悅大臣不知卿見此論否璉未奉命反覆辯言朕復下諭方擬旨行又黃綰之論非忠公果為國也是言也立黨之基也朕欲重治復而思之綰之言無根據若罪彼却是真有這等人而曲庇之也故令璉票責諭璉為曉朕復曰票責綰之意猶有難辭朕遂親作旨行彼璉盡忠事君博見多識居顧問之允稱者可惜者自伐其能恃朕所寵嗚呼朕所禮之者非私恩也報昔正論之功璉當愈加謙遜竭誠圖報可也竭誠者

世廟識餘錄卷之五

十

何推公讓賢謙已容衆是也今却若是良可嘆哉卿若果於一去曰遠嫌避誣保其終全為善計朕以為未也夫既彼攻之我即去之恐自此而後倣而為前進一人攻之者隨之此風正當今日除去可使中云也所留者欲革此風創此輩耳卿果為國盡忠當于此熟思若只欲以去為善是慮國不如慮身也彼他夕謀之朝攻之不足介意亦不為我政治之害矣卿其加意而審處哉恭親世廟此論何異家人父子之相囑而璉綰二人之長短若燭照然讒孽當媿死矣惜乎一清疏中璉能遷張浩二事亦暴璉之陰私

是無必去之志而博大有容反出公孫弘下也

太常寺以正三品衙門常欲與禮部抗衡豈惟職掌欠明而其識見短淺尤為可鄙嘉靖七年南京太常寺卿牛鳳以勾補厨役事與內禮部爭辨言本寺非禮部所屬文移往來不應自大遂封還其劄曰改正施行南禮侍顧清具奏其事下禮部議言太常隸于禮部制也弘治間太常卿崔志端奏為厨役不由禮部本部參奏命多官會議稱該寺原屬禮部而給事中蕞蘭要將崔志端掌送法司明正典刑以為將來變亂成法者之戒今該寺官牛鳳始因文詞參駁而務

世廟識餘錄卷之五

十一

欲求勝終以乘忿爭辨而肆加侵侮遂將禮部劄付送還改正乖矣之風漸不可長且厨役餼奉詔旨停勾而擲復紛更尤屬恣肆得旨祖宗舊制六卿分職不相統屬其他寺監各有分隸太常寺統於禮部凡事俱宜關白此係舊規豈得紛亂逞忿爭辨文移繁擾體統有虧姑從輕罰俸三月典簿廳署事官南京法司逮問以後務遵舊規行違者不宥禮部覆疏出方獻夫手事覈詞嚴不少假貸其後隆慶間太常寺卿陳慶復有此爭先後州去纔三十餘年而朝議無以牛鳳事救正者第含糊處分僅存禮部體

面而已。

初嚴嵩自入翰林以來，以多病請告十年而後起，時頗

著清譽，比歷祭酒，遂騰賄聲，既為禮部侍郎，於上

未見寵幸，後奉命祭告，顯陵還，因言天眷陛下

靈異，昨恭上册寶，其辰煥雲釀雨，及改題之際，靈風

颯然，若神靈彷彿而來，下奉安神床，前夕愁霖徹宵

及行禮之際，祥曦散彩，群臣歡慶而動色，至於白石

產棗陽，有群鶴集，送之祥碑物入漢江，有河流驟漲

之異，此兩事尤為殊特，昔太宗文皇帝建碑孝

世廟識餘錄卷之五

十二

于蜀有巨石當道，夜聞吼聲如雷，石劃面開，木由中

出，今奇產靈貺事，適相類，不有記載，後世何述，臣請

勅輔臣撰文，令工所立石以紀天眷，以隆聖孝，昭

示萬世，疏奏。上大悅，有嵩言出自忠直之衷，依撰

文立石，垂後，此其得君之始。太宗時美石巨木，事

皆有徵，及嵩言雲石風雨，鶴集河漲之語，類神雀五

鳳恍惚有無，非有目者所共覩，而或出一時導諛之

口，觀嵩後來專寵狼籍，則貢符獻瑞為之權輿矣，世

道汗隆之變，豈偶然哉。

吏部尚書方獻夫，遇災陳言，欲多取進士，至五六百名，

以補知縣之缺。上曰：朕惟多取進士，以為所缺縣

令之補，此為途亦狹耳。夫舉人監生，非自待之不逮

實，以弊輕之故也。豈無過於進士之者，每為所輕，而

亦豈不在人材乎？又如進士之保職守身者，固有而

恃縱肆為惡者，不無如今以各處地方災重，令牧用

人則進士舉人監生並用，其果庶幾為我愛民者，一

體擢用獎勸，上司不許自為輕重之別，庶幾可多獲

人材，亦民或多得安利之日也。大哉！王言其洞悉

進士舉監之得失，即獻夫聞之，當自媿矣。進士之於

世廟識餘錄卷之五

十三

勢專而體辱，故易於展布耳。今言官動欲廣制額，以

補縣缺，其亦未聞世廟語也。

議禮恩讎事過可已，乃張桂必欲報盡何也？御史王鼎

劾奏南京戶部侍郎胡錠先巡撫淮揚，娶部民女為

繼妻，又置田寶應縣，事下吏部，韓復言臣曩與大學

士璉道經淮揚時，錠心恨臣等建議，故劫鴆本舍人

楊均親屬，至死數人，錠讎正黨，邪故殺無辜如此，

宜下吏併治，夫錠即故劫乃楊均之親屬耳，非楊均

本身也，豈錠因惡張桂而遷怒于其寫本舍人乎？遷

怒於寫本舍人，已屬不通，又推寫本舍人之惡而關

反其親屬當其時必尊聽楊均之膚愬而欲殺一都御史報議禮之讎也此豈知大體者哉幸上聖明止免銓官而以其事撫付按官勘實以聞

王守仁總督兩廣會病篤請告不允徑自離任以歸行至南安卒此公平日講學於君臣之間死生之際不
宜糊塗至此兵權在握可不待命而行乎守仁故以才望為政府所忌而世廟平日亦疑之至是發怒下廷臣議其功罪吏部尚書桂萼等言守仁事不師古言不稱師欲立異以為高則非朱熹格物致知之論知衆論之不與則著朱熹晚年定論之書號召

世廟識餘錄卷之五

十四

門徒互相唱和才美者樂其任意或流于清談庸鄙者借其虛聲遂敢于放肆傳習轉訛悖謬日甚其門人為之辯謗至謂杖之不死投之江不死以上瀆聖聰幾於無忌憚矣若夫勦捕牽賊剪除逆濠擄事論功誠有可錄是以當陛下御極之初即拜伯爵雖出於楊廷和豫為己地之私亦緣黃榜有封拜侯伯之令夫功過不相掩宜免奪封爵以彰國家之大信申禁邪說以正天下之人心上日卿等議是守仁放言自肆詆毀先儒號召門徒虛聲附和用詐任情壞人心術近年士子傳習邪說皆其倡導至於逆

濠之變與伍文定移檄舉兵仗義討賊元惡就擒功固可錄但兵無節制奏捷誇張近日掩襲塞夷恩威倒置所封伯爵木當追奪但係先朝信令姑與終身其沒後卹典俱不准給都察院仍榜諭天下敢有踵襲邪說果於非聖者重治不饒據廷議執論頗公即守仁復生亦難逃責唯出旨疑為內閣所調併能卹典似非所以獎勵勞臣守仁固一代豪傑功自難泯第學則有疵致良知之說非但闢朱子格物之論而於孔子博文約禮之教亦大悖矣蓋襲西方之餘緒以誘惑愚誕也旨中果於非聖語豈非萬世之

世廟識餘錄卷之五

十五

公律哉頃躋從祀當事者寧忘皇祖之訓疑所謂虛聲附和者其徒方盛不得不為願寧調停耳或曰出自內旨閣臣將順之耳其故不可得而知也

世廟識餘錄卷之六

資政大夫太子少保禮部尚書臣徐學謨謹輯

經筵凡十日一御輪講者先于十日前豫擬講章送閣下改定然後至期進講此 累朝套數也祭酒陸深因講筵忤旨乃上疏言經筵講章必送內閣裁定是其章盡出于閣臣而講官不過口宣之耳此于大義深有未安而感孚之道亦甚相遠幸容臣等各陳所見因以觀臣等之淺深更請自訓詁衍釋之外凡天下政事舉得依經比義條列類陳以仰禪 聖學上以深夸詐險惡敢於欺罔下吏部叅究吏部言深

世廟識餘錄卷之六

不敬當罪 詔謫延平府同知按深欲改經筵套數似得陳善之方不知天下套數亦有不可盡去者假令講章不由內閣窺定倘有一狂生恣意亂講當是時文武大臣俱羅列於側 上不能堪則如之何故不得不豫防之若盡改講章令講臣格君之心無由上達則非閣臣之所以自處也

翰林庶吉士無不由考選得者嘉靖八年大學士楊一清等業奉 旨考選以唐順之陳東任翰三人廷試策為 上所批獎即以為冠而取胡經等足二十八人之數因請官教習 上謂邇年大臣徇私選取市

恩植黨自此始矣於國何益自今不必選留唐順之

等一體除用果有才行卓異學問優長者吏部舉奏

大臣收之翰林以備擢按用此舉頗得宋時制科之

意若公心薦舉翰林何患不得其人奈何伴門一啓

奔競成風又不如選留庶吉士之猶制于命也

鎮守陝西都督同知魯經彙以疾請告不許總制尚書

王瓊為之代奏 詔准給驛還莊浪調理武臣之得

馳驛歸惟魯經一人也

京民張福訴其母為里人張柱所殺東廠以聞下刑部

始坐柱死不服已福之姊與其鄰皆以為福自殺之

世廟識餘錄卷之六

二

也復命刑部郎中魏應召鞠之罪改坐福東廠執奏

語連法吏 上怒以應召擅出入人罪命三法司及

錦衣衛鎮撫司逮問且覆按其事都御史熊浹謂應

召已得情議如初 上意浹徇情曲護褫浹職下應

召與柱等皆拷訊侍郎許讚以下不勝惶恐遂承望

風旨反其獄于張柱如初擬應召發邊戍浹革職閒

住給事中陸粲劉希簡力陳其不可弗聽蓋 上天

性素篤於親初不疑人間有殺毋誣人之事而鎮撫

司故附中貴其言又易入而讚等復非骨鯁之臣故

隱忍遷就竟陷 主于失刑嘉靖間六部大臣惟刑

部最難盡職也。

嘉靖八年朝鮮國陪臣吏曹參判柳溥等呈言本國祖考不係李仁任之後而 皇明祖訓及 大明會典所載俱屬仁任已於末樂及正德間奏請改正俱蒙俞允迄今尚未行今幸車脩會典乞為改正禮部以請 上許之詔開送史館纂輯據所陳建國始末言且初名成柱其先本國全州人二十八世祖翰仕新羅為司空羅亡翰六世孫就休入高麗十三世孫安社仕元為南京五千戶所達魯花赤世襲其職元季丘興安社曾孫與男成柱避地東還至元辛丑當高世廟謙餘錄卷之六 三

麗恭愍王之十年有紅巾賊二十萬眾入境成柱領兵勦賊有功授武班職事恭愍無嗣陰畜寵臣辛卯之子禍為已子晚多躁暴為嬖臣洪倫等所弑權臣李仁任車裂倫等於市立禍為嗣其子昌為世子禍十六年擢成柱為門下侍中禍遣將犯遼東成柱為副將行至鴨綠江與諸將議不宜得罪於上國禍懼遜位于昌以洪武二十二年宣諭以偽姓見黜而復王氏之裔定昌君瑤主國事仁任罪竄於外既王瑤又不義國人憤怨乃共廢瑤推立成柱成柱請命於高皇帝乃命成柱為王國號朝鮮改名且云云按

是時 會典脩至嘉靖二十九年始進呈 御覽

上閱之以其中所載條例有至二十九年止之文意頗不懌遂不欲刊刻宣布逮萬曆初復命儒臣續纂又更十數年未成朝鮮陪臣歲來朝貢則累以前情為言而時謨在禮部有國王咨文一道陪臣從會同館上謨書二首其文可觀非中國祿史筆也併附錄于此朝鮮國王為專差陪臣委承 恩典永雪先寃事該萬曆九年內正月進賀冬至令節陪臣書狀官洪麟祥回自京師說稱竊聞 皇朝專委館局纂脩會典新書完期在邇等因得此查照先該萬曆元世廟謙餘錄卷之六 四

年二月內當職將國祖康獻王宗系弑逆等被誣情節要載 世宗皇帝實錄及新纂 會典等情具奏差陪臣吏曹判書李後白等齎 奏去後蒙部題稱節該朝鮮國始封王代王氏開國作我東藩輸忠北闕子孫相繼垂二百年據稱宗系各有本源既與李仁任不同又謂國祚由于推戴亦與弑四王無與在我 皇祖之大訓固得於一時之傳聞在伊裔孫之辨辭實出于一念之誠孝合無依其所請行文翰林院請出 內府續脩 會典新書朝鮮國一冊將國王并陪臣李後白等 奏呈畧節附錄本條之

末及將節年議履欽奉事體備細開載于 世宗皇帝實錄再示末世等因具 題奉 聖旨是仍駕勅諭王欽此該陪臣李後白等齎捧到 勅諭爾祖久蒙不遺荷我 列祖垂鑑已為昭雪改正茲者纂脩實錄欲將前後奏詞備行採錄以垂永久朕念爾係守禮之邦且事關君臣大義特允所請即命禮官抄付史館備書于 肅祖實錄內俟後脩新會典并為詳載以慰爾額雪先世懇情欽此又該萬曆三年九月內陪臣戶曹參判洪聖民齎到部咨該本部 題 徵該朝鮮國王痛其祖之冤而 奏辨至於再三其 世廟議餘錄卷之六

忠孝之情誠為迫切但前既奉有 明旨 王言一出昭揭宇宙信如四時誰敢為增損合無除已將該國先後 奏詞纂入 皇祖實錄外仍抄付史館俟脩 會典時為之詳載等因具題奉 聖旨是欽此又該萬曆六年六月陪臣戶曹判書黃琳齎到部咨該本部 題節該國近年 奏請蓋深避不遺之迹亟申先世之冤其忠孝之情委為迫切故我先朝特准釐正至我 皇上復許其增入待纂成 頒到不必更憂脫漏等因 具題奉 聖旨是欽此節經備咨前來准此除已欽遵外今該前因當職切照

康獻王宗系惡名受誣實狀自末樂年來節續陳奏欽蒙 列聖准改之 命降勅移咨非止一再而世宗皇帝特賜 明斷削去謬系逮我 皇上嗣位深 燭誣罔 俯諒危懇明下 勅諭節奉 聖旨既承增入之 命又 允詳載之請 成命申降事例明備如天之仁豈被海隅當職自欽承之後感激馳誠精爽飛越非不知纂完 頒布自有其日只合恭俟無庸更瀆第念先祖恭定王 欽承 成祖皇帝准他改正之 旨恭僖王 欽承 武宗皇帝特允所請之 命及 世宗皇帝再 降 勅諭准

世廟議餘錄卷之六 六
令附錄先父恭憲王 欽承 世宗皇帝滌瑕傳信炳如日星之勅先祖先父感戴 列聖洪恩誠切墮首橫草而猶未明觀改纂之文齋恨而歿地下有靈目必不瞑仰惟 寶典之纂是千載一時祖寃之伸是先人至願當職以誦劣欽被 聖澤叨襲前緒于今十有四年而食或忘味寢不帖席者良為誣罔之朱蒙 昭布一國臣子陷於無父無君之域此心耿耿常懷隱痛祖寃一日未伸則當職之心一日不安理勢之所必然也今值新典將刊 明降不遠此係國命維新神人胥悅先祖先父感泣于泉壤當職

親承 恩典目覩二百年積枉之垢盪滌無餘在
聖朝為無前之 錫在小邦為不世之慶事係重大
如此倘因隨 節往來陪臣順便齎回則事類尋常
委非重 皇上之 特恩也且念 頒降的期實難
遙度或於其時適無 朝聘陪臣可順付者久稽
思命則不但無以慰一國翹跂飢渴之望抑亦先祖
先父憾恨於幽冥之中必不曰我有後矣念及于此
心焉如割茲敢專差陪臣復干 天威委承 顯示
之命如或脩完未訖欲乞留待 頒期卒受恩典緣
為先祖雪冤為先父解悶創鉅痛深未遑他郵 奏

世廟識餘錄卷之六

七

授之誅誠不可追但小邦之事 天朝非如海外世
見之比從古不被 中國之所鄙夷恪慎侯度自同
內服遣子弟入學或應 制科從宦 京師或有使
臣久留數年者况值 聖朝 恩眷尤異視同一家
則陪臣因事少番館下者恐不至於悖禮遺理如蒙
照依 奏要事理乞將 新典趨期給付原差陪
臣使下國得以速瞻 九天日月之光快覩百年制
作之盛則舊冤末雪於 昭代 皇恩浹洽於存歿
當職於先祖先父亦得繼遂其願而死無遺憾矣為
此差陪臣刑曹判書金繼輝齎捧實封 奏本赴京

進 呈外合移咨請 照驗煩為 明奏明降施行
須至咨者又朝鮮國差來陪臣刑曹判書金繼輝等
熏沐再拜謹上書 上 太宗伯相公閣下茲者寡君
之遣鄙人等來也非修乎事之常而事有不得已不得
已之疑焉故與國人謀矣其小人者曰國祖蒙被詬
誣蓋累葉額雪承 列聖之垂允不一不再而足獨
所稽者 新會典之纂完 頒示有期耳期至則行
季往來相屬不必於專也專而期或未至則遲以年
時不得留而俟也事宜得已其君子者曰冒以他人
之系為詬何如也陷于弑四君之惡為詬何如也詬

世廟識餘錄卷之六

八

誣攸集 典訓是載而流布于天下之耳目為冤何
如也惟冤屢號有降茲監訖至今日無遺情矣然典
之未新積二百年以有待 典之適新將朝暮如不
及獲亦既竊聞其垂完矣不亟專使以請 明示而
諉曰往來相屬是尚可忍乎况事有關於父子君臣
之故者其在 中國非禮政所不及則聞之不容于
怒為之辨之不容但已肆 天朝之動念於我久矣
藉令專使以俟完 典果有年時之番必不拘于故
常而莫許也事奚帝不得已寡君於是却小人者而
君子之聽曰此固寡人之志也蓋受使以命鄙人等

而宴賜特厚，至於解衣推食遺之，日復親執爵以飲，西向拜，奏而授之，且泣且語曰：我祖我考，實皆奉有先朝恩勅，惟覲新典之快覩，無復餘憾，而渣焉泉壤，日其不瞑，寡人之得聖旨，又丁寧矣，而獨可保其究乎？又曰：汝等必得事完而還，鄙人等立泣而辭曰：不得事完毋還也。小邦雖極區區，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義，惟不欺負以為恒物。今寡君既以事完屬鄙人等，鄙人等亦以許寡君，豈容有二哉？顧以新典之完，乃我事完之日，惟早晚爽於始聞之為慮，亦不敢以私情迫切而有所欲速於其間，惟不得

世廟識餘錄卷之六

九

留俟之為懼耳。寡君之衣在身，絲縷之命足與同弊，寡君之食在腹，沒齒足以為飽，雖十易寒暑，無難晉也。惟難晉者在天朝接遠人之故，常而不可寬焉，即鄙人等有死而已，雖欲勿死，如毋還何？鄙人等既以寡君之咨抵執事者，而奏下亦到，部伏惟閣下高明仁恕，宜無不察其詳，鄙人等庸敢以贅獨恐執事者於鄙人等，所以不得不專來，不得不晉俟者，察之或泛而容易於稟覆之際，以致萬分有一缺悞也，用是不免披訴，惟其專專于所事，言涉猥屑而不能自己，伏望閣下燕容而曲遂之，毋使

小邦小人者言，讎君子者言不讎，而鄙人等有以還報于寡君，則千萬之幸也，不勝兢惶之至，謹冒昧以達。又朝鮮國差來陪臣刑曹判書金繼輝等，熏沐再拜，謹上書于大宗伯相公閣下，伏以鄙人等受命寡君以來者，專在請留都下，恭踐新典，纂完之日而已。前者閣下不惜塔前數尺地，容令鄙人等得以一紙書奉達于下執事，閣下又不之鄙外，賜以顏色，相與應答如響，閣下之待遠人為已寬矣。但久留之請，乃鄙人等一大件事也，而閣下終始峻拒，正以鄙人等言語殊音，文字艱晦，使寡君

世廟識餘錄卷之六

十

哀痛迫切之情，終不能畢露于大人君子之前，斯則鄙人等之罪也。鄙人等竊惟念閣下之意，必曰：茲事也，自在先朝，以至今日，降勅優許，不一不再，而今特一依前後奏辭情節，具載新典書，將脫稿而獨刊行，頒示其期尚遠，外國陪臣不可淹久于京師也。鄙人等誠極愚頑，然豈至于不較事體，直敢與執事抗哉？蓋寡君之所以遣鄙人等來者，鄙人等所以許寡君，惟皆以晉為期者，其事誠急，而其情誠悲矣。何者？謂他人父天下之至尊，臣而弑君，天下之極惡，而因讒附載簡策，使舉國之人陷于無

父無君之域其深寃至痛閱數百年如一日仰惟
大明中天萬國咸寧凡在履載之間雖肖翹蠶螟之
物無不熙熙自得而各遂其姓者獨我小邦環海東
二域恒在陰崖覆盆之下寡君自繼事以來耳不喜
繁音目不嗜華靡寢不安枕席日夜翹首西向以望
盛典之頒欲慰先祖考地下未釋之憾者蓋十
年于茲矣未知閣下於此動念否乎鄙人等或去
或留自閣下視之宜若無甚加損而在小邦父子
君臣之義繫焉是烏可輕哉蓋晉則寡君之願也義
不可負也去則使事之常也禮不可違也義不可負
世廟識餘錄卷之六

而負之是傷義也禮不可違而違之是傷禮也鄙人
等自聞命以還徬徨却顧反覆沉吟而之禮之義
終無可安之地惟知退有一死而止耳伏願閣下
曲垂矜恕設以身處其地而思之庶可以決其去晉
而必有不至於傷禮傷義而得其宜者矣伏願閣
下看詳寡君咨內事情兼採鄙人危苦之辭稟復
之際幸而上徹九重之聽倘蒙聖天子矜允爰
蠲之懇則庶幾小邦不待再有奏願復伸數百年
未伸之寃而鄙人等亦不失區區事君之義矣憂憊
之極未暇擇言而發無任兢惶踈及之至謹冒昧以

達朝鮮人以未嘗讀宋人書故其書詞古雅絕類
左國

議禮諸臣惟張璪桂萼席書方獻夫霍誦五人為上
最所寵信而璪萼特專擅恣橫即上亦不能堪席
書附之尤為狼戾霍誦性雖拗執然無違心之論至
方獻夫則雅志調停稍見博大璪萼既入內閣耻揚
一清居上則日夜攻擊之令必去而後已故給事中
陸燦疏斥璪而斥萼為甚上心頓悟下諭暴璪萼
負國之罪有論法本當置諸典刑特從寬貸之語令
璪回家創悟以資後用萼散官并學士職銜回家
世廟識餘錄卷之六

致仕一時人心雖覺大快而一清為輔臣之首不可
無一言挽留之以全內閣體面乃言官復欲窮治其
黨于是吠影吠聲者紛呶百出而霍誦遂疑一清嗾
之因力攻一清而然救璪萼專以議禮為言激動
上心而刑部會官集議一清之詔下矣反璪之念決
矣尋詔吏部遣行人賫勅還璪於內閣矣璪還內閣
而一清之位愈危矣暨刑部尚書許讚等會官集議
業揣上意屬璪而一清之賄迹暴露無餘矣一清
自陳之疏云昏耗之極不善矜持交際之間少存形
迹其言有足悲云後得致仕而去幸矣功成名遂年

及而身不退，且不能保其終也。

嘉靖初年，縉紳多讀書明理，有獨抗危言，置死生于度外者。如刑部郎中鄒經，拜災一疏，真有批鱗折檻之風。其畧云：茲者正陽之月，日食于朔，質之小雅，十月之交，所咏變象，懸符說詩者，謂陰壯之盛，由于不用善人，則今之調和燮理者，得有皇父其人乎？邇陛下納給事中陸燾之言，令大學士張璁致仕，尋以議禮有功，見留，衆議洶洶。陛下不之恤也。比乃天變如此，安可弗畏？且議禮與臨政不同，議禮貴當，臨政貴公正。皇考之微稱，以明父子之倫，禮之當也。

世廟叢錄卷之六

十三

故雖排衆論，任獨見，而不為倫若夫用人行政，則須分辨忠邪，酌量才力，當與天下之人共用之耳。今陛下以聰議禮有功，乃不察其人，不揆其才，而加之任，是私議禮之臣也。私議禮之臣，是不以所議者為公禮也。夫禮惟當，乃可萬世不易，使所議誠非公禮也，則固可守也，亦可變也，亦可成也，亦可毀也。陛下果以尊親之典為至當，而欲子孫世世守之乎？則莫若于諸至之進退，而一付諸至公，厚其資與，全終始，以答其議禮之功。然後博選海內碩德重望之賢，置諸左右，相與講明勵翼，用建光明正大之論，使萬世

之後廟號。世宗頹不備歟，夫此不為乃過加以非分之任，使之履蹈盈滿，犯天人之怒，亦豈璁等福也。臣抱此區區，竊效毛焦伏質之義，敢不避斧鉞之誅，以請云云。觀經邦之意，不惟論璁不可用，而于大禮亦有所未安，可謂忠讜。上覽，踞雖發大怒，而終不以毆鏹加之，第請戍邊而已。聖量可知也。後來世宗廟號，已先兆于經邦之疏矣。

世廟叢錄卷之六

十四

工科給事中趙漢言：大學士桂萼、翟鑾稱病，越三月未嘗懇辭去位，未免驟曠之嫌。張璁久預機務，未聞求賢共濟，不免專擅之失。乞諭萼、鑾亟以病去，仍簡用兩京大臣及家居耆舊，有才德者，以分聰之責。此亦一時正論，未嘗深恨于璁，而璁遂不能容。密言於上，既知忠于君謀，當令其疏名以進，此籠絡言官以緝其口之術，非大臣體也。已。上果責問漢，令舉其所言耆舊才德者。漢言：臣見陛下日應萬機，贊理之助，尚在多賢。故欲引賢共濟，初無私主。上復責漢遺詔，漢對如前。且言：輔臣重任，簡命出自朝廷，即有疇咨，亦非小臣所敢干預。詞嚴義正，竟無一語引罪，而上卒宥之，第奪俸一月而已。嘉靖初言官之不易屈撓，多類此。

張璠桂萼方獻夫以議大禮得君夏言嗣以議四郊禮得君諸臣遂憑藉寵靈互相排陷朝廷之上爭鬪無已不啻如驕兒在父母膝前攘奪梨栗亦可耻也言劾方獻夫亂祖宗成法如浙江參政黃卿為少傅璠所不悅輒有陝西之調而以温州兵備副使党以平代卿以温州知府丁璣代以平卿無他故以大臣私怒而斥之以平與璣履任未久以温州故而改補之一時變置若奕棋然又參獻夫引用鄉曲大開私門而參張璠好惡拂人擅易天子之命吏等語此亦言官目擊時政顯為指摘乃其職事為璠者如

世廟識餘錄卷之六

十五

事有可解則不惜辨證如微涉懷私則引罪求退而已顧上疏言臣與夏言素有嫌隙今日所以答臣者亦有所自曩者吏部推言為僉都御史時言因人言辭免一日李時語臣曰夏給事朝廷今日雖准其辭待郊壇禮成將大用之朝廷稱言材不但可為僉都御史而已此夏給事自傳言于人通者霍韜以憂去時復語臣曰夏給事欲乘此時推補詹事已托嚴侍郎來致其說及臣推顧鼎臣而不及言言答臣深矣故以黃卿事謫臣云云按此段話頭何異于行市儈一言不合怒氣相加互訐陰私以求必勝者類

上曲意調停讎終不解疑璠涉世未久故不能盡消其伎忿之性而言之強項目無閣臣耳犯六逆之戒其後來幸取大貴而卒擢大禍二公于揣銳持盈之道似鑒乎未之有聞也

閣部之體各有所專原無統轄亦無文移往來今士大夫俱蒙昧不解以致閣凌其部部下于閣閣之所主部不得而矯其非部之所行閣得而制其命嘉靖初年楊一清自外僚輔政頗習朝章故五六年間事體停妥自張璠進嘗對上言明欲以相自處矣方是時祖宗之法尚了然於人心羽林衛指揮劉永昌

世廟識餘錄卷之六

十六

言臣聞太祖罷丞相設府部以分理庶務太宗命詞臣於文淵閣參預機務官止學士至于後世而加以師保重職于是雖無丞相之名而有丞相之實願皇上存內閣以遵太宗之制減事權以守太祖之訓再訪祖宗之意合六部大臣更番入直以備訪問云云蓋永昌見張璠專擅故有是疏亦可謂救時之論頃江陵以考成之權收之內閣而六部益唯唯聽命有媿于永昌一武人矣聞京師人言今屯田御史朔望日常占羽林衛聽政永昌每遇朔望自自與同僚公座升堂御史來不得入然以永昌本

分事御史第付之無可奈何而已此亦治朝一事也
姚少師廣孝故配享 太廟學士廖道南嘗疏請革之

上亦以廣孝釋氏之徒 文皇時雖有帷幄之勞

但削髮披緇不當並食于 德祖 太祖之側禮部

尚書李時大學士張璠等皆曰誠如 聖諭乃撤其

廟主移祀于大興隆寺每歲春秋遣太常寺致祭卓

哉 聖識有光于繼述多矣萬曆間 上一日視朝

見廣信張真人每歲入觀則以道服綴二品之末外

觀不雅乃勅免其朝賀來京亦一盛舉也

故事父任京堂而子為科道者例得迴避改他官耿裕

世廟識餘錄卷之六

十七

許誥俱以父任冢卿故得改授翰職嘉靖九年御史

胡劼以父璉任都御史奏當迴避 上曰近年科道

以翰職此陰厚私獎劼才准于在京別衙門相應職

事改授以後俱照此例行凡迴避者不得改翰職矣

伍文定湖廣松滋縣人弘治十二年進士初授常州府

推官已陞成都府同知以事忤劉瑾追逮 詔獄為

民瑾誅補嘉興府同知平桃源賊陞河南府知府調

吉安至即擒求豐巨寇賴招壽等四百餘人又平桶

岡賊二千餘人得渠魁謝志山等宸濠反同部御史

王守仁討之先提兵攻南昌濠舟師還救迎戰于王

家渡文定立矢石中督戰炮火燎其鬚不為動濠遂

就擒陞江西按察使尋轉都御史提督操江久之以

疾致仕起兵部侍郎陞右都御史屬雲南有安鳳之

亂陞兵部尚書兼右都御史提督雲南川廣軍務不

入境賊平時芒部屢不靖文定欲乘兵力勦之以伸

威百蠻四川按臣戴金力言其非 上遽降旨罷兵

召文定還督團營因乞休許之卒于家 詔賜祭葬

如例文定孤忠自信遇事敢為第不能與時俯仰故

功名甚著乃以齟齬終其身死不博一謚隆慶萬曆

間多有補謚者以江陵在朝為文定鄉人而不一齒

世廟識餘錄卷之六

十八

及之可異也

張汝濟曰濟父蓄此意謂荆州往哲在伍司馬缺

謚未盡報功之義何知州名忠而謚以忠節殊乖

易名之典至近年王司寇之誥生平剛正且屢歷

邊疆殊多勞績比其歿而贈官且不可得止給祭

葬而已濟時在京師再三言之當事者俱漫然不

省

祖宗時凡遇常朝內閣與錦衣衛官俱墀下侍班而領

勅者亦非翰林官捧給嘉靖九年 上始定制常朝

畢內閣官于東陞錦衣衛于西陞各以次升立于寶

座之左右，捧勅用翰林官日輪一員，立于內閣官之後候承。旨由左陛下至御道，授領勅官畢，方回木班。蓋自是閣臣愈嚴重，而錦衣亦日崇顯矣。

太常寺少卿王學夔以郊祀先以祝宣不稱，上意因自請辭避，有旨降級調用，乃調福建布政司參議。蓋自是太常寺堂上官命禮部選用，俱以道流充之，而進士出身者不復與矣。此嘉靖八年詔也。

孔子之祀，惟宋真宗稱為至聖，其後加以王號，而諸弟子咸僭公侯伯之封。孔子之無臣而為有臣，吾誰欺欺天乎？此俗儒瀆禮不經之舉，而更為塑像，有同夷

鬼，益復可鄙。上毅然更定，易王以師，易像以主。此千古卓然之見，而一時縉紳為耳目之濡染，既又紛紛執議，幾于聚訟，何也？學術不明，往往以淫破義，此類是矣。第啓聖公與孔子並祀學宮，雖云推崇之典，顧于廟而父祠，主祭者一時意有所專，不得不令人代攝，傳云子錡齋聖，不先父食，揆之孔子之心，必有大不安者。在蓋叔梁紇原無述作之功，在孔子決不以一祭為其父榮，在後世亦不必槩祭其父為孔子報，惟立廟于其鄉，併其配享諸賢祀之，而撤天下之通祀，庶為禮之得也。惜乎末嘉贊其議，非見不及此。

世廟識餘錄卷之六 十九

蓋亦逢迎議禮之餘緒耳，其他從祀之說，尚當酌處。唐張許死事，人有議許不如張烈者，韓退之所謂小人不樂成人之美如此。正德間宸濠反，而孫許死之等也，業視生前爵位列祀旌忠祠矣，乃其後有謂孫死不如許者，嘉靖九年禮卿李時議左達而右燧，此未聞退之之說也。後十餘年復以言官建議更定享位，仍左燧而右達云。

太監張永之誅劉瑾也，實揚一清為之謀，已瑾誅而永遂接一清入閣，二人均有尊主庇民之功，即深相結納，非為邪也。乃張璉以此嗾攻一清，業去位矣，永

世廟識餘錄卷之六 二十

既沒後，其家人朱繼宗上末兄富陰事詞，連一清下法司推鞠，止廉得末存日，魏一清生日禮百金，末第容求末志文折儀二百金，此亦大官交際之常，非賂遺也。給事中趙廷瑞阿璉意，復以為言，乃奪一清職，令閒住，於乎免死，狐悲物傷其類，元輔不當以小疵罹大罪，尋一清疽發背而歿，處富貴之極者，其人必有殺機於乎危哉。

霍韜既以議禮得君，益褊心，不能容物，恣其偏見，妄言無忌，上已心薄之，而不忍置法，及為夏言所擠，劾其阻壞郊祀，上大怒，下韜都察院獄，蓋姑辱之以

世廟識餘錄 卷六

五三一

杜其口冀其和衷以共成大典也乃謂恐 上殺之
貽書張璠求救搖尾之狀畢露矣語云志士不忘在
溝壑難其人哉

太廟之祭例文官五品而下不與夏言為都給事中已
加四品服俸遇孟春時享言乞陪祀且言六科都給
事中列署內庭亦宜一體陪從得 旨言准陪祀其
六科都給事中下禮部議以與會典未合罷之今六
科都給事中俱得與祭又不知始于何年也

世廟識餘錄卷之六
祖宗時凡內外官願告致仕者例有陞級嘉靖十年應
天府推官陳廷璉以痼疾乞休吏部循故事擬加太
僕寺寺丞以獎恬退 上曰陞職之典所以勸功廷
璉既痼疾不能任事自應乞休何謂恬退以問吏部

此例起自何年吏部具覆例始弘治中累年奉行未
及改正請自今乞休者務廉其實非有旌異者即累
資三年六年以上以原官致仕 詔從之廷璉竟罷陞
職而自是致仕官不得濫竿斯典矣

大學士張宇敬娶景寧縣潘氏為繼室 上賜金幣羊
酒資其行禮此真異數也是時宇敬年六十餘有子
有孫矣而為是舉不亦異事乎乎敬即璉於 御名
有嫌故請 上賜是名而字之曰懋恭 終

世廟識餘錄卷之七

資政大夫太子少保禮部尚書臣徐學謨謹輯
嘉靖初年六部題覆事體有窒礙難行者尚相援正前
輩殊有同寅協恭之意後來惟務阿順第曰存體面
而已姑記一事御史郭希愈言今邊境有警輒患無
人宜重兵部侍郎之選必素歷邊方才畧服眾者令
一人專講求邊方軍務一人專講求腹裏軍務仍令
自選屬官有智計者為之贊畫有警即畀以提督之
任則職專而志定宜可備緩急其言似可聽而實書
生之見吏部業釋從之而是時王時中在兵部上議

世廟識餘錄卷之七

以職掌所載尚書侍郎統理一部之事不當分限邊
腹以致乖隔且屬有四司則凡邊腹軍務分在督理
者也不當專委一二人替畫又 國家遣武臣總兵
文臣總制臨時命 廷臣會推 上請簡用事平則
將歸于班行兵散于營衛故將無久控之權兵無不
戢之患茲欲以兩侍郎分領亦非 祖宗臨時遣將
之深意且預定左右侍郎將兵之任則諸撫鎮等官
皆將觀望諉避或悞事機設侍郎一有事故又將誰
屬此論老成持重不曰吏部已覆而遂已之也 上
卒從兵部議萬曆間言官猶祖希愈唾餘請兵部更

設四侍郎而部議竟不敢阻撓設置未久亦尋廢注厝不如前輩遠矣

張孚敬在位自恃明察好摭摭縉紳遂啓告訐之門一時京師刁風頗盛若詹啓以一歷事監生奏吏部侍郎徐縉徇私納賄事下都察院勘覈啓坐誣矣而猶被旨宥之會有人竊投牘于敬孚之門發之乃縉賂已者有黃精白臘之數亦是空牘何知真偽付之水火可也而孚敬竟持奏之縉斥爲民迹縉平生固非端士孚敬宜以他事去之可也而誤罹曖昧令僉人得志而大臣之體汗蔑盡矣其後嚴嵩爲之地而世廟識餘錄卷之七

死得復爵家卹又賜謚文敏不知於公論何如也始進士外選者度不稱其官則求改監職吏部以爲賢關非媒仕之捷徑祖宗養士之意謂何自今有補外而求改監職者非才力不及則學術不正不得擅改京銜以滋奔競上然之命如議禁革著爲例時助教金洲以未康知縣改任吏部以其人素協士論宜留供職上不許仍除外任洲嘉定人其邑合陳璽者爲張孚敬內親洲奉差回京璽以蘇製寢具二床直三百金托洲遺孚敬洲迫于父命強攜之行而心實漸忿行至徐州故稱舟漏仍以所托還陳而陳

業有書達孚敬矣比洲入朝見孚敬第空手耳遂銜之故被是旨而洲尋終于高邑令

行人司司正薛侃初從王守仁講學自以司正不與考選無言事之日乃爲一疏以上久乏嗣誣引祖制請於親藩中擇其親而賢者迎取一人入京爲守城王以俟東官生長出封大國上怒曰侃狂妄奏牘大肆奸惡法司會文武大臣及科道官逮至午門前追究明白要見舊典載何祖訓所言親王必有交通及主使者一一具實以聞侃廣東揭陽人與太常卿彭澤少詹事夏言同爲丁丑進士是時言數以世廟識餘錄卷之七

事忤大學士張孚敬孚敬不能堪以上意方向之未有以中也澤以議禮故結歡張桂孚敬遂倚以爲腹心謀所以傾言者侃爲是疏且一年初以示光祿卿黃宗明宗明勸勿上一日出示澤澤懷其稿以告孚敬曰儲事上所諱而侃與言同年若指侃疏爲言所爲則罪不可解矣孚敬以爲然澤尋語侃曰張少傅喜公疏國之大事宜亟上當從中贊成之乃與之期孚敬因先錄侃稿以進謂出于言且云編修歐陽德見其疏亦以爲可進又引中允廖道南謂言交結江西王府有迹請上且勿發以待疏至已而

侃猶豫欲止其事澤數促之疏入隨被廷訊侃備受拷掠言已所自為無主者既累日詞不具澤乃微詞挑之使引言侃瞑目曰趣我上者爾謂張少傅則然于言何與都御史汪鉉乃攘臂謂言實使之言拍案大罵幾欲毆鉉給事中孫應奎曹汴乃揖乎敬且迴避乎敬怒應奎等即上疏言狀上併下言應奎汴于獄復命武定侯郭勛大學士翟鑾司禮監官會府部九卿科道錦衣衛官用刑鞫于廷具得其狀言侃疏實出已意夏言歐陽德供誣引實澤附會輔臣欲以中言也澤宜重治但侃性猖狂心尤險詐搖惑世廟識餘錄卷之七

四

人心妄生異議並宜重處言因上疏詆彭澤之造謔汪鉉之黨惡上乃釋言出早敬密疏二示群臣片其伎罔于是御史譚績端廷赦唐愈賢各疏劾乎敬鉉澤等明日勅諭三法司曰薛侃以猖狂之性發不諱之言據其言似忠謀遠慮但朕非宋仁宗向慕之年原其心實懷欺罔忍于言其君終無建嗣之期妄生異議致惹事端法當重處以杜禍源法司擬罪來看彭澤賢非材用性本無良小人狡詐之資奸邪詭譎之行往來構禍搬關是非致使薛侃招稱有于宗室傷朕親親之情俾輔臣急于攻擊害朕君臣之意

罪犯甚重法當處死姑從寬宥發遣遠地面充軍輔臣張孚敬初以建議大禮朕特不次進用既而被人彈劾有旨令其省改却乃不慎於思罔悛於性朕以心腹是託奚止股肱而已望以伊傳之佐豈惟待遇是隆乃昧休休有容之量犯戚戚媚嫉之科殊非朕所倚賴專于忌惡甚失丞弼之任難以優容着致仕去夏言既於斯事無干不宜拍案喧罵匪徒失儀亦涉手報朕念其被害所激故特赦而不問孫應奎曹汴職在糾舉責豈被言但其時事未明白據斥輔臣跡涉回護故朕併令拿問今念係言官亦從赦放其世廟識餘錄卷之七

五

餘見監人犯悉宥之此事既經區處在朝大小官員宜思革除私忿務為盡忠效古人事君同寅協恭之心守聖人不貳不欺之訓臣朕不逮以臻至化庶不負其君忝其親而未有譽焉已所司擬彭澤邊遠充軍薛侃納贖為民按此舉孚敬所為甚辱國體一經敗露匪特不可以稱大臣亦無復人理矣乃夏言自是得君愈甚孚敬雖擠之實引之也翰林院修撰姚涑請黜元世祖以正祀典下禮部覆議以為胡元受命九世世祖最賢其一代之治有足稱者所謂夷狄而中國則中國之亦春秋與善之法且

自古帝王常優崇勝國以昭忠厚。太祖神謀睿斷必有所見故載在祀典百餘年於茲矣宜遵舊制廟祀如故此千古不易之論也。上竟從部議其後以歲有邊患而主事傅伯棟建言遂撤去塑像革其祀愚以為歷數之傳雖有華夷之辨要皆天命所屬雖曰夷狄自不能廢之矣乃宋人正閩之說尤為無為禮部侍郎湛若水言。陛下以皇儲未建精神祈禱求之於神者至矣臣愚以為又當修其在已者以協應之所謂在已者收欽精神是已語稍涉迂。上曰爾既欲朕收欽精神便不必如此煩擾。上素知若水

世廟識餘錄卷之七

六

學術斯旨亦切中其病矣先是祭酒魏校與大學士桂萼善母私憂。上未建嗣乃懷一種子方堯萼上之其事載校家乘中然校竟無後校亦講學人也其心似忠而其迂則類若水矣其後家居酷信堪輿家屢改葬其父母而又多服熱劑以祈嗣卒瘍發于項以死悲夫。張孚敬為人剛狠故所行多從苛刻如沙汰生員之舉是何意義孚敬既去位御史楊宜上疏曰邇者沙汰生員之令一下而督學使者奉行過刻略無愛惜之意其年少者以文詞不工見黜長者以齒貌近邁不

容甚則浪擄毀譽輒加擯棄沮父兄教子弟之念驅衣冠為田野之傭且史冊所載有增廣生員有增置學舍者矣有沙汰天下僧尼者矣未聞有沙汰生員之名也宜下所司加意作養毋徒以黜退為功時夏言在禮部盡反孚敬之政議覆如宜言萬曆間每縣入學以十五名為限亦祖孚敬之意然指歲歲考校而言也乃奉行者虛歲不補唯以少為貴而當事者負怨愈深謀在禮部嘗為調停業已量增其數而後來矯枉過直又濫取無度務以多為貴不知其即以少為貴者之心也而販夫俗子皆濫列章縫士風日

世廟識餘錄卷之七

七

流于惡薄矣主持世道者姑置不問何也。吏部尚書王瓊等言考察事例載在。累朝合甲止擬三年任內事蹟初非邇考生平素行邇來不諳此例往往苛求有已陞外官因前任京官而被斥者有已陞尊官因前任卑官而被黜者惡惡長而善善短殊失惜才之意此論愷爽甚得銓部大臣體頃論大臣者有生不同時仕不同世偶誤所聞遂形指摘以致是非顛倒茫無影響若謂大學士張居正以刑部侍郎洪朝選勘處遼疾人不盡其辜嗾人陷之度死者親王非造反逆已錮高墻矣尚有何辜可盡是時御

史部光先與之同事何獨用之總督三邊有謂吏部侍郎陸光祖阿附宗人陸炳得美遷者不知光祖以知縣行取又遜南部為避炳權勢也後來炳死而光祖名位始顯有謂南吏書趙錦平生無一善狀者不知錦為御史嘗以論嚴嵩自雲南遠赴詔獄被杖削籍隆慶年始起有謂南刑書陳道基為江西巡按賄嚴嵩以進者而道基實未嘗按江西也言官道聽何恠其然惜舉朝無一人救正之者倘以訛傳訛少年雌黃之口闌及善類多矣朝廷之上固不可無老成人也

世廟識餘錄卷之七

禮部侍郎夏言當嘉靖壬辰會試條陳科場事宜內一款應試之士于風簷寸晷之中欲實錄其文可為程式者蓋已絕無間有所以試錄文字多出主司之手而兩京試會皆館閣儒臣所為是為海內矜式近令錄士于本文不必考官自作所以各省試錄文理純繆體裁龐雜今次會試若士子之文縱有可錄仍令考官重加裁正以示模範此疏申明已極妥當乃萬曆乙酉言官復以主司作文有碍看卷欲仍錄士子之文而本年試錄所謂繆龐雜之病間亦有如言所論者殊失華國之體不知場中看卷止分黑白與

各省小試不同只三四日可畢事矣何憂其無隙畧作文也當時禮部不考故案而漫為題覆後來終當改正

工部監督節慎庫官故事按季輪差至嘉靖十一年始命吏部註選一官專理從給事中秦鰲建白也顧利權所密不如輪差為當

都御史汪鋐始以附權貴得幸於上其剛很暴戾有舉朝所不能堪者然其糾正官邪亦得總憲之體一日劾奏出差御史王宣譚績沈奎陳大器陸夢麟李羨胡體乾陳世輔熊爵等九人先後保薦官場大計

世廟識餘錄卷之七

九

之日多以貪酷不謹敗宜連坐請勅吏部視其多寡而議罰焉部覆巡按御史濫舉四人以上者革職閒住二人以上者降一級調外任一人者罰俸半年詔從之著為令于是宣績閒住大器夢麟世輔降調奎羨體乾熊爵降此舉姑無論鋐果出于公心否似不當以人廢之也頃年回道考察亦循故事而竟未嘗論斥一人傳云上下和同非國之福也然譚績嘗以薛侃事劾鋐故鋐擠之

世廟威福必自已出無令臣下干之大學士張孚敬赴召未久正君臣相得之時偶以彗星見都給事中魏

良弼引占書言華裳見東方君臣爭明華李出井姦
臣在側因言乎敬驕恣專橫上心已動矣及乎敬
奏辨謂頃良弼濫舉京營武職官臣請上奪其俸
兩月以是良弼挾私報復夫奪俸非閣臣所可請者
上滋不悅第以其既報聞而已故給事中秦鰲劾
早敬強辨飾奸媚嫉愈甚且稟擬聖旨豈容不密
今引以自歸明示中外若天子之權在其掌握等語
上覽奏曰秦鰲之言實出忠讜因勒早敬自陳致
仕去人臣之進諫有機苟得其機則一言而山岳可
排蒼疏是也不數日良弼又奏劾吏部尚書汪鉉

世廟識餘錄卷之七

十

上弗之矣蓋不欲進退大臣之權盡屬之臺諫也
翰林院編修楊名以星變陳言欲上省察其喜怒失
中者上令明言之名乃再疏其畧云汪鉉心行反
覆舉動乖張不當用掌吏部郭勛邪回險詐不當用
典戎務陳道瀛金仁輩庸惡道流不當用司享祀此
聖心之偏於喜也皇上踐祚以來諸臣建言觸冒
天威自取罪矣今懲創以久雖有以愛惜人才為
請者皇上終未釋然此聖心之偏於怒也又如真
人邵元節猥以末術過蒙采聽常命于內府修建醮
事此雖皇上祈天永命之心但自古禱祠無驗乃

不惜糜費使之頻舉且命左右大臣奔走供事遂致
不肖之臣妄為依托且聞有昏夜乞哀出其門下者
恐為市恩播威夤緣債事之漸也此皆聖心之少
有所偏者伏望聖明察臣愚直宥臣狂戇將汪鉉
等早賜罷斥而遠卻禱祠云云是時上始向意齋
醮在廷諸臣無有言及之者乃名首倡批鱗之論已
觸上忌逮汪鉉辨疏指名四川人與楊廷和同里
廷和與張孚敬議禮不合頃孚敬去位廷和之黨私
為報復故攻及臣云云按楊張議禮與鉉何與而故
舉以為言鉉真俠邪無賴矣故上益怒名處名編

世廟識餘錄卷之七

十一

戊上素優容翰職而名被禍獨深一斥不復為可
憐也
南京御史馮恩論舉朝大臣槩加以軒輊語雖非敷陳
之體乃其一時評隙得者十九失者十一如大學士
張孚敬方獻夫翟鑾刑部尚書王時中吏部右侍郎
許誥禮部右侍郎湛若水工部左侍郎黎奭皆其所
輕雖有次第而輕之尤則以吏部尚書汪鉉為當今
第一惡毒小人疑孝子慈孫所不能改也如大學士
李時戶部尚書許讚兵部尚書王憲工部尚書趙璜
吏部左侍郎周用禮部右侍郎顧鼎臣兵部左侍郎

錢如京右侍郎王宗明刑部左侍郎聞淵右侍郎朱廷聲工部左侍郎林廷楫皆其所軒者雖有次第而廷軒之尤則禮部尚書夏言稱其多蓄之學不羈之才似矣至謂不立黨與扶持正論舉以為救時宰相蓋時言初當事而其剛愎自用較轢縉紳之態或未盡露也而上方嚮用之故恩特為揄揚冀寬聖怒耳不知上之恩威莫測其嚮用夏言不欲使人窺伺之也故怒恩愈甚而法司竟坐恩上言大臣德政之條瀕于死矣後幸末減編戍終身至隆慶始起家拜大理寺丞然老不能用矣乃其後子孫蕃衍貴

世廟識餘錄卷之七

十一

盛又賢而有文天之報施蓋不誣也
 張廷齡兄弟 慈壽皇太后弟也皆以恩澤侍候弘正間憑籍寵靈頗肆驕橫 上已不能堪有指揮司聰者為廷齡行錢往來其家聰負廷齡銀五百索之急遂謀訐廷齡以其先年嘗為日者曹祖奏其陰謀不軌事以奏章挾廷齡遣人執聰杖之百置幽室中死其子昇街之不發也至是揣 上不悅廷齡仍拾父奏狀奏之下刑部逮廷齡刑部鞠殺司聰等事有驗其陰謀不軌遠無佐証于是尚書薛賢等以廷齡係應議親臣具獄詞讞上 上怒曰夫逆謀者只論謀

與不謀豈論成否耶因責之再問乃坐廷齡死罪而鶴齡以舍第相連坐視不言奪侯降南京錦衣衛指揮間住按此與漢薄昭事相類能不以 太后故廢祖宗之法 上尚神武哉顧曹祖所訐先年嚴衛已質其誣祖自悔恨仰藥死矣而今止以人命論則廷齡當在應議之列即不宥令老斃于獄庶無傷于

昭聖之心耳

嘉靖戊子辛卯兩科各省俱京官主試此大學士張孚敬指也至癸巳夏言為禮部尚書奏往歲所遣京官每與巡按御史以禮節生嫌致妨試事且錄文多尚

世廟識餘錄卷之七

十三

浮詭不足為訓宜併禁之得 旨俱如部議主試復用教官時 上方向意于言即孚敬在政府不能阻也頃萬曆乙酉未免復踵前弊而主試官有被巡按叅劾者矣此事須再加酌處方經久可行
 禮部侍郎黃綰雖起家任子而學博才宏儘可肩鉅第為人心術欠端初附張孚敬議禮特相結納已有寵于 上後 上意漸踈孚敬而進夏言乃又附言而攻孚敬時吏部尚書汪鋐以孚敬所私亦有寵于 上因發其在南禮部署印時故護屬官鄒守益聽其擅離職牛敢于欺蔽實孚敬發縱也 上怒業調絕

外任尋念縮嘗贊大禮有勞仍命復原職欽意不愜再疏攻縮縮又調外任當是時縮宜順命赴調庶不失易退之義乃復上疏大陳乎敬罪過而斥汪欽年為乎敬鷹犬是豈大臣之體對君之言哉上竟留縮供事夫縮以部堂縱放屬官回籍原非大故而乎敬調旨外謫已自任情報然而又許其暗昧附人以搖國是所謂婆子舌頭隔離爭鬧何時而已上雖英明柰各怙議禮寵靈殊難處分也既而大同兵變乎敬主剿夏言主撫已屬黃縮往矣乎敬持之不欲行上諭乎敬曰茲大同一事卿獨未究心于至

世廟識餘錄卷之七

十四

理委非正大之舉囑逆誅逆終是賊得計我師傷亡無數用財無數今如是了事可耻之甚不罪其有罪之人是何理耶非朕偏聽子言之言卿可推思其理自得其正也人皆曰卿獨與言為忌故事又不從果然矣如其所言真不當行豈可遷就為之推言之力幹君事今亦不多及黃縮之為人鄉所甚曉朕恐前日之事果如所言卿不自累耶卿能與縮比舊加厚其交再肯與言凡事和處則朕不勞于政務卿之德量益者矣已乎敬執議如初上復諭曰大臣事君謀國貴和若彼此爭訟各生私心則其君何託耶卿

尚平心而熟思之因降旨嘉言忠謀悉如議行而縮至大同奉勅宣慰果盡得首惡而赦其脅從軍民始定乎敬自是不能久于其位矣

禮部侍郎顧鼎臣霍福以孟冬時享被命捧主會二臣俱適有期功之喪例當引避上言據古諸侯絕大夫降之文謂今之公卿即古之諸侯臨祭不當引避禮部尚書夏言折之曰古者封建諸侯世有其國伯叔兄弟皆其臣也故期服可絕不知今之所謂公卿能以君道自處而臣其伯叔兄弟也則期功無絕降之說矣云云詔乃令鼎臣福迴避按捧主崇遣也

世廟識餘錄卷之七

十五

鼎臣福固不當妄擬諸侯以冒君寵乃言謂諸侯臣其伯叔兄弟而絕其期功之服似矣若為大夫者亦豈臣其伯叔兄弟而服為之降乎此亦一時杜撰語古者凡有喪制姑無論三年即三月五月九月期年哀逐服之輕重均不可忘也則皆不為禮不為樂之日也乃祭為吉禮可忘哀而與之乎謂絕降者豈獨古之諸侯大夫哉今之仕者三年之喪必解官守制期功則第銜衰于私室而服官如故是絕降之義也而祭則暫也例令引避則朝廷之所以恤其私耳若在外僚無可請代矣

終

世廟識餘錄卷之八

資政大夫太子少保禮部尚書臣徐學謨謹

祖宗時守巡二道俱駐省城歲以春秋二季出巡各府是以體尊而法行自嘉靖三十年詔令守巡官分駐各府以家眷從凡服食器用未免乾沒地方且人情稔熟不測之威無所施矣又與二千石同城賢者則相與爭能爭功嫖隙易生不賢者共誣上以行其私而已萬曆間執政者曾念及之欲還守巡官于省城而仍為時巡之舉如南北直隸然以事久難復竟不果于行

世廟識餘錄卷之八

嘉靖十年以後京師小人誤揣 上喜察群臣陰事兢

為刁詞挾詐人財已故太監張永弟張容有奴郭祿為容所逐思有以傾之乃誣求墳犯龍脉容不行遷改去歲又將妻陳氏竊葬兆內致 哀冲太子不末令其子郭麟陳牒錦衣衛帶俸指揮閔紀所轉奏上覽而惡之以其疏示輔臣曰此疏甚無謂命定自天矧積後人福則在祖父為之顧朕不逮 皇祖皇考深仁厚澤耳誠如紀言則舉皆可以如是也有是理耶輔臣張孚敬亦言此風不可漸長請嚴治之得旨下法司論郭麟及諸朋奸俱發遣戍先是武定

侯郭勛以張永故有憾于大學士楊一清使末奴朱繼宗告張容為秘語流傳禁中容與一清俱得罪繼宗宥不問自是告訐遂熾至是容凡三被奴告矣事初聞衆備懼興大獄賴 上聖明置諸奸重典中外大悅告訐之風少衰

吏科給事中戚賢疏考察拾遺但糾劾所留之非人未聞論抹辦明所去之未當也近日大計倘有以賢見斥臣等請與論抹伸其枉抑 上是其言於是兵科左給事中薛宗鎬具言參議王臣等枉狀乞召還原職下吏部覆言王臣等不職匪直撫按官言之即南

世廟識餘錄卷之八

二

京科道業已具劾而宗鎬係言官輒相抵牾挾私亂政恐倖門一開趨者瀾倒不且聽已得 旨考察係國家大典原無論揀事已之書生謀國往往有彌近理而大亂真者戚賢之建白是也假令考察後許論救辨明鄉會試後許重錄遺才則天下紛紛無寧日矣隆慶初督學使檄吊童生府試落卷冀拔俊異常州知府李幼滋阻議諸童闕擊之幾致大亂頃年督學官又有自作狀式合童生告訐府縣不公不明者率其子弟攻其父兄古今無是禮也可謂不學無術哉

本朝 列聖元后上賓擬謚俱用十二字莊肅崩禮部尚書夏言以后作配 武宗謚宜一體 上下廷臣集議大學士張孚敬默探 上意謂 莊肅事體與累朝不同其謚冊之文止宜二字四字而大學士李時從中調停曰二字四字太少須得八字都御史王廷相吏部左侍郎霍韜論與言合亦固爭之而言謂謚號祇以表行尊名其於服制有無名分尊卑本不相涉蓋破累朝事體不同之說也 上以 莊肅壓于 昭聖而 皇嫂之喪無有事嫂如事母之禮卒用六字謚曰孝靜莊惠安肅毅皇后夫 武宗之世廟識餘錄卷之八

三

謚固十二字也當時豈無壓毋之嫌而獨于 莊肅始貶損之惜禮官不能終執奏也吏部尚書汪鉉之言曰大行皇后固上同於列后若論倫理難加全典今止宜且據謚法二字以表稱懿行候他日再加徽號其巧於逢君如此他日 上謂大學士李時曰謚議本內閣禮部事何與於吏部而鉉肆忿辨其為上所詆醜又如此已 上卒加后以全謚也

乙未殿試 上親賜策問及讀卷畢降諭曰卿等所進卷朕各覽一週其上一卷正合題意周道善而備朕所取法其三說仁禮為用夫仁基之禮成之亦甚得

其意其上四論仁敬夫敬而能仁可以保治矣其上二畧泛而滯于行其下二却似謹雖與題不合言以時事故朕取之可以甲首餘以次列去蓋自有 制科以來 朝廷策士未有親承 聖問躬自披閱如是舉者後禮部因請以 聖諭恭列登科錄篇首其十二人對策俱以次刊刻非似別科僅錄甲策對而已其上一韓應龍上三吳山上二孫陞下二李璣上四趙貞吉是科自開甲外九人皆選庶吉士皆留官翰林其後以尚書入內閣者一人郭朴兩京六部尚書八人吳山孫陞趙貞吉李璣尹臺康太和林廷

世廟識餘錄卷之八

四

璣何維栢庶吉士之致高位亦惟是科為盛獨榜首韓應龍以早世官不振 初大臣子承蔭者未經受官或鄉試中式俱許補蔭上即位議罷之十四年吏部以 祖宗舊例為請仍詔復之而故刑部尚書晉薰蔭子應填中式補蔭應填應填復中式以應填子鈞補之補及三代後來罕見近有 旨不許重補矣况三代乎至年遠者不許補蔭似非所以勸勞臣也 今天壽山名始于成祖蓋嘗駐蹕于此飲酒是日適萬壽之期群臣上壽故名天壽云而今之傳訛者謂為

御體所藏名天壽者非也

先是禁中有大善佛殿內供金銀佛像并金銀函貯佛骨佛頭佛牙等物上既勅廷臣議撤佛殿即其地建皇太后宮是日命侯郭勛大學士李時尚書夏言入視殿趾于是尚書言請勅有司以佛骨等瘞之中野以杜愚冥之惑上曰朕思此物聽之者智曰邪穢必不欲觀恐曰奇異必欲尊奉今雖埋之將來豈無竊發以惑民者可議所以未除之于是部議請投之火上從之乃燔之于通衢按是舉乃世廟度越千古之見顧其平生祇好道不好佛亦其天

世廟識餘錄卷之人

五

吏部左侍郎霍輅署部疏言頃臺諫多不得人以選授不慎故也當預於進士取選之時部堂糊名校閱品隲高下擇其才識老成者授以博士中書舍人等官餘則授以推官知縣俾之練習政務以備他日科道之選業得旨如議矣當是時科道官寂無一言指斥其非者惟禮部辦事進士盧棟上書爭之其畧言進士奏對公車臨軒賜第其等甲已經聖明裁定後來不過需次授職此至公至重之典係祖宗成憲而謫欲變亂重加考校是銓曹之權得傾人主

人情趣內避外實錄錄刺何所不至且治國如治身

科道耳目也守令手足也世未有重耳目而不兼乎手足者如輅所言內授者為才識老成外授者為練習政體則才識者反處以京職之優閒未練者顧委以親民之要務獨不思守令何官可使不諳政體者為之乎意尤舛謀乞亟釐正以為紊亂典章者戒梗語頗剴切明當即輅亦無以自解雖其平生好辯至是噤不敢發上竟納便言令吏部照舊銓除不必考選已梗又上疏欲廣亂選法妄干諫職被逮罰治傳云古人之詞寡其後梗之居官居鄉終不齒于士

世廟識餘錄卷之人

六

論孔子所以不以言取人也
輅輅故以阻壞夏言 郊議言嘗奏其私書輅被逮下詔獄已而釋之其後兩人互相讎訐府尹劉淑相家人通賄為東廠偵獲淑相上書自白疑夏言陰陷之復疑淑相為霍輅所主使輅乃摘言為費宏請誣不實謚文憲有犯 純皇帝廟號又不查校宏平生被論賊迹引律有凡奏公事規避增減緊關情節朦朧奏准施行者斬之文欲當言大辟言既辨輅自排陷楊一清陰壞桂萼之後揚揚自恣人畏如虎如擅准詞狀不奉 欽依合都察院奉行如家人賣題事露

不請 旨輒降知印為吏如已經大選官不願任則
准狀令下月重選亦欲當詔專擅選官大辟皆市井
無賴語而輒指言犯 廟號事尤迂誕無當議謚出
自翰林與禮部無干而彭時宋濂文憲之謚俱在正
德間原無諱可避 韜號博學何湯無稽考宜爭之不
勝自是 上逾寵言而疏韜言固妄庸人而韜之不
諳事體其腐尤易見也

故事欽天監奏祭祀日期于 奉天門進呈 奉天殿

奏進行禮如朔望儀夏言因上奏進禮儀 上曰大

報首重諸祀朕當親定儀一帙永傳為法取進曆儀

世廟識餘錄卷之八

七

用朔云一每歲大宗伯以大報日期等日告於 皇

帝前期于本衙門宿鴻臚鄉俱請御殿及設案 奉

天殿中是日百官公服侍班 皇帝服皮弁太宗伯

具朝服自午門中道行捧祀日冊立置於案 皇帝

就案先立定大宗伯跪奏曰嘉靖幾年分大報等祀

日冊請敬之 皇帝措圭取而恭視訖序班舉案於

蓋華殿中 皇帝陞座百官叩頭如常禮畢仍冠以

急勅言居四字此嘉靖十五年秋日 御筆也刻石

禮部寅清堂前歲遵行之後世人臣拜君君無有立

受者是舉為禮卿至榮重事云

初 陳皇后正位中宮七年 上遇如常及崩 賜諡

悼靈至是尚書夏言以 先皇后母儀天下懿行純

德足可稱述而謚法在悼猶楊中年蚤夭之義但靈

義有六類非美大之稱請下翰林院更議 上從其

言乃改謚曰孝潔而是歲 陵祀 上以 孝靖皇

后未加全謚於禮未備而諭禮部尚書夏言議聞乃

親定如 各廟 后加謚為孝靖在惠安肅溫誠順

天偕聖教皇后諭所司遵行併命擇日改題神主蓋

聖心大悟前六字謚為非云

張延齡始以曖昧不法事下獄未嘗其事 上亦以

世廟識餘錄卷之八

八

昭聖故不忍即加誅 顏延齡素性恣肆在獄殊不為

周防往往私通外人飲酒宴樂侈泰如故又嘗書聖

學心法一幅題君道不明賞罰六字於其端或傳播

於外而京師棍徒劉東山者適以他事繫別獄 橫悍

不受拘囚提牢主事羅虞臣因執而掠之東山恨虞

臣欲報之度非捩有大故無以報 上脫已罪乃誣

奏虞臣黨比逆惡故縱延齡陰謀賄結邊官為外援

其妻崔氏動引官闈為主所株連者不下數十百人

詔逮捕疏中有名者下 詔獄拷訊而鎮撫司以

責法司非人類與死囚為黨先是延齡詞內有劉者復圖挾詐又誣構延齡謀附權閣傳通宮禁內金幣賂遺真人節元節諸結邊官王祿等釀成大患等因有旨併下詔獄拷訊二疏所呈累人或不識西事皆無影鎮撫司以實聞詔下都察院從重擬罪都御史王廷相等議延齡先坐重辟乃敢怨望當比罵父者律仍前候決而羅虞臣等論罪有差東山琦止坐奏事不實一配一戍而延齡之獄愈平不可動矣

南京禮部尚書霍韜言按禮儀定式京官三品以上得

世廟識餘錄卷之八

九

乘騎官員相避有等制甚明也題者南京文官無論品秩崇卑皆用肩輿或乘女轎街衢相遇卑不避尊舊年給事中曾鈞驛馬徑衝尚書劉應龍潘珣兩轎之間鈞尋與龍互相訐奏臣禮官也乞申明禮制俾臣有所遵守詔下禮部都察院會議以聞禮科都給事中李克濁等給事中謝廷蒞等及南京給事中曹邁等各抗章謂近侍之臣不當迴避又雜舉公會宴次得與尚書同列以證之章俱下所司既而禮部尚書夏言以輿輅有隙克濁以執奏俱引避不預議都御史王廷相乃與禮部侍郎王宗明張壁議獲日

等按大明會典京官常朝儀條內云公侯序于文武班首次駙馬次伯自一品以下文東武西依次序立此班列之定體如此又大宴儀條內云公侯駙馬伯文職四品以上及學士東西侍坐六科都給事申中左門序立六科給事中冊墀東西坐其宴坐之定體如此又公會序坐條內云在京法司會官審囚俱於承天門外東西重行列位公侯駙馬伯列於東班都督等官列於東班後行尚書都御史侍郎等官列於西班通政司大理寺佐貳等官并六科給事中列于兩班後行禮部會議民情俱於闕左門東直房序坐

世廟識餘錄卷之八

十

尚書左右都御史等官上坐侍郎副都御史等官對坐通政司參議大理寺寺丞等官列於東旁六科給事中列於西旁南京文武衙門公事會集序坐亦如之其會議聚坐之定體如此又官員相遇迴避條內云十品遇四品以上引馬迴避遇五品以馬側立遇六品引馬讓道而行其迴避之定體如此又觀給事中教場比試與侯伯大臣並坐選官賜酒飯與吏部尚書侍郎對坐此皆會典所不載夫尚書侍郎一也在吏部則對坐在兵部則並坐亦非定體矣但與大臣一時同事禮體之變又如此必欲從變推類衡決

常禮亦所不可。今六科給事中朝參宴會，遵常違變，咸循禮制。其途遇九卿大臣，亦皆引馬迴避。成規具在其南京六科給事中途遇九卿大臣立馬拱手，不知所始。禮典既不該載，事例亦無可查。且皇朝一王之制，萬國同文，豈都畿以南北殊俗異政，兩京文職三品以下不許乘輜，已有定例。其用蔽幃女轎出入，皆違犯典章所宜禁止。請勅南京諸臣，四品以下遵制乘馬。其六科途遇部院大臣，亦如在京引馬迴避。違者聽禮部都察院糾正。上從其議。有違者必參治其罪。此題詳明妥當，且詞嚴義正，不激不隨。

世廟識餘錄卷之八

十一

可以彈壓人心。願南京去。君門既遠，人曹玩愒，令行未久，即同兒戲。聞今時尤甚。大臣各懷持保之念，匪直無諫之救正，亦無王廷相之讜議矣。

吏部尚書汪欽卒，賜謚榮靈。蓋與而奪之之辭也。欽微之婺源人，為人狠狡，而長於趨時。起家南部，後歷任藩臬，俱在廣東，乃得因方霍以結納。張桂既柄用力引薦之。上登極之初，罷四方貢祥瑞，而欽在南贛首進。耳露時，諸臣方修明倫大典，因標之卷末，以為上孝感所致。欽遂蒙知眷，無何擢內臺掌銓衡。其勢張甚，且兼有口才，內雖軟媚，而外示強直，遇不

可意事，即奏汰之。上亦信任不疑。朝臣多畏避之。一時亦見欽肅臺諫，一時有犯之者，即以議禮自負，指為報復。橫被譴請，併杖死者無慮數十人。其犯眾怒，居之不疑。久之，上頗厭其詭邪，令自陳以去。未幾卒於家。往時嘗記嘉定令李資坤者，真人也。始令楚之宜城，以好興作，為縣人所奏。當赴調，欽察有幹局，竟調嘉定。李感欽知已，逾年李遣一衙僮五十金，以死組馳謝之。而是時京師覬遺禁嚴，僧係組於腰，偵校密伺之。幾為所獲，僧乃伴為登廁，示以身無所有，校因舍之去。入夜始得潛殺，欽所又素附。

世廟識餘錄卷之八

十二

張孚敬一日偶有所忤，拒不見。欽因就其旁舍穴墻而入，俟孚敬出，忽匍伏於庭，孚敬大為驚詫，尋禮待如初。然心已厭薄之矣。國史稱欽內行修潔，以非實錄也。

南京凡遇元旦冬至，萬壽聖節拜賀，止行八拜禮。霍額在南京禮部以為簡奏，欲照在京行禮。禮部覆言在京三大節有宣表致詞及傳制俱舞蹈山呼，故行十二拜禮。南京在外無是，只前後四拜非簡也。然先期進表文仍舞蹈山呼，則業已行十二拜禮矣。此祖宗舊制，非臣下敢自為隆殺，似難輕改。已得旨。

照舊行是時夏言在禮部與縉素不相能故阻其議今在外司府州縣祝釐原行十二拜禮何嘗前後四拜如南京而言妄援以證縉縉平生雖好異至所謂欲改行十二拜禮未嘗誤也惟與王親同城有司行八拜者隨親王之班故耳

書院不奉 明旨私自創建令有司改毀自今再有私創者巡按御史叅奏此嘉靖十六年御史游居敬劾南京吏部尚書湛若水偽學故有是令也萬曆間常州知府施觀民辟科罰民財私創書院被論乃調省者遂申明前令于是天下書院盡毀此非閣臣創自

世廟識餘錄卷之八

十三

已見而後來講學科臣既請必欲復之其在禮部題覆有三代明倫止於學校不聞別有書院之名等語其議竟寢然亦以是忤科臣也

霍縉以吏侍徙南禮書意不無少望累上書攻訐吏部內閣之短言文選郎中楊育秀私用承差駕本得其重賄日坐選美官育秀坐是調外一言吏部選給事中劉文光等尋忽報罷給事李鶴鳴前以考察降謫尋復原官以俱受閣臣意請上下諭吏部以後進用人才務秉公正毋受當事者指使俾天下曉然知威福自朝廷而大臣有如李林甫秦檜者不得

播弄於左右其言雖公而意實忿激且天位天祿雖人主得而私之縉何悻悻於兩部之徙也其器量褊窄上以是愈踈之尋詔霍縉有宜遵前旨盡心供職不得相訐致傷國體之語故議禮大臣終不蒙柄用者惟縉一人也

丁酉應天鄉試錄進呈考官批語下失於填名下禮部叅看部議考試提調監試官俱應提問上惡策題以國家祀戎大事為問語多譏訕令錦衣衛官逮治而考官江汝璧歐陽衢俱外謫所取貢士不許對制先是三場一生題紙為大風吹入半空後墮國子監

世廟識餘錄卷之八

十四

中已得請貢士許送監肄業此其驗云蓋前場上易有剛自外而為主于內之題上已忌之矣嘉靖間屢起大獄俱下錦衣衛鞫訊而掌衛事指揮使王佐起家武舉能用法公平如張延齡怙先朝外戚寵強橫無忌上惡之已下獄論死而棍俠劉東山仍脅其子詐財妄奏延齡魘昧呪咀事佐執不肯誣延齡而反以奏事不實坐東山邊遠未成仍用大枷枷號午門前三箇月人以為快此武弁所難也而當世廟時尤難矣哉

章聖崩上欲遷 虞皇帝梓宮葬於長陵西南之

續修四庫全書 史部 雜史類 8 反文內

大峪山是時禮書嚴嵩阿 上意極力懲息已 上自悟顯陵難啓尋罷其事業厥 章聖南都而御史陳讓疏言古不合葬稱引黃帝以衣冠葬橋陵舜葬九疑二女不從爲證宜奉 睿皇帝所遺衣冠與章聖合葬於大峪山又以 章聖所遺冠帔合葬於顯陵其說頗謬悠無據 上曰並建二陵用衣冠交葬從古所無責令對狀讓乃引罪且自辨 詔斥爲民乃知上意所注非群臣所能窺測也今 上穆卜壽官正在大峪山頃言官欲傾首輔其寓意尤有難言者疏奏大峪山非吉壤乃內閣同禮部挾私諛世廟識餘錄卷之八

國強 上改上已 上親閱之了無可疑而御史柯挺又力辨其非因有旨建言者俱外調然舉朝無以皇祖嘗欲遷 顯陵於是爲言者即一拆之其語可塞亦何必紛紛爭論乎 大學士張孚敬卒 上親按古謚法以孚敬能危身奉上特命謚之曰忠前此所未有之眷遇也孚敬起家甚晚得君甚驟京師諺云一可笑七年進士便擢驛蓋指孚敬也孚敬以所學結主心而明倫一事大慰聖母之望後以恃寵驕亢爲 上所不容然尋逐尋召還蓋 章聖留之也故終 章聖之世眷遇

不喪以至於死其提躬峻潔朝野肅然足爲嘉靖間輔臣之冠第報復太狠之死不悔如大禮大獄爲已得罪者誅竄無數逮後事平卒不肯出一言救解其初入內閣常妬人出已上楊廷和祇是議論不合業罷之矣而必欲置之於死楊一清揣 上嚮意孚敬則極力懲息之矣終誣賊私以去已 召用費宏又恣爲媒孽必疎 上疏之而後已此豈有休休之量者哉逮致仕還家猶以私役民夫與御史周汝員計奏其剛愎自用自是天性孔子未仁之論固當責之耳

世廟識餘錄卷之八

十六

已亥 上幸承天至衛輝府夜四更 行宮火是時法駕已嚴辦侍衛倉卒不知 上所在獨錦衣衛指揮陸炳負 上出御乘輿後宮及內侍有隕於火者乃法物寶玉多燬 上諭行在錦衣衛朕止爲 二聖南幸荆楚沿途所御之處及凡事各該有司官全不敬慎服勞昨衛輝行宮之虞官吏無至者亦無匹夫勺水之備張衍慶亦不守護殊爲欺慢其卽差官校將該府知府等官吏止番一人護印餘俱械繫送都護軍門縛付前驅使監押前行示衆及逃守巡布按兩司官赴鎮撫司拷訊鞠送法司議罪擬贖杖還

職得 旨各官違慢廢職悉黜為民乃陸炳自是亦日見親幸按炳衛輝負上之功亦云偉矣即一死可贖而隆慶間言官欲剖炳棺戮其屍舉朝不聞出一公論吾黨之束濕武弁類如此况當炳親幸之日士大夫昏夜乞哀其門者甚衆而調停廷杖官不至於死功亦有可錄其請戮屍者安知非前乞哀之徒也

方士陶典真之進以致一真人邵元節病不能從上南狩故以陶典真薦遂授神霄保國宣教高士命吏禮二部給誥印仍許携其家於官典真即仲文也湖

世廟識餘錄卷之八

十七

廣黃岡人嘗任山東海州庫大使元節故往來其家後元節貴仲文以落大使職往依之于京師元節死即受持春至拜封爵往聞仲文善符水術宮中有巨蟒仲文以符水噀之蟒縛劍而死以是得上幸此或民間訛傳云

上之南狩也命大學士顧鼎臣居守既領公勅又召至平臺賜有手勅勢尊而責亦重此臣子不世之遇也自宜敬慎共職乃吏部主事缺以鼎臣鄉人刑部主事吳崑調補之雖出署部侍郎張朝阿奉鼎臣之意而鼎臣獨無嫌可避乎况南狩往返不過數月而

主事亦非急缺之官部亦暫假之柄獨不能數月待乎二公於靖恭之義似有未盡故不免于御史蕭輝祥之論而上令潮對狀以講讀劾勞宥姑之

先是大學士張孚敬既致仕居家奉旨建敬一亭寶綸樓樓前建朝闕亭皆以廢寺為之輒役民夫為衆所怨望又嘗以他事與推官李夢祥迕而巡按御史周汝貞至復稍稍裁抑其家孚敬疑夢祥為之乃奏汝貞為夢祥結讎受賄不法汝貞坐回籍懲勘上命鹽法都御史黃臣同浙福兩司會勘未幾孚敬卒其妾潘氏復奏辨之於是都察院復罷汝貞為夢祥

世廟識餘錄卷之八

十八

報讎非實所佃廢寺令原主贖之不能則復歸張氏其族人亦不得因而訐訟以副朝廷優大臣恤遺孤至意疏入如擬按孚敬得君終嘉靖之世無與為比而以私役民夫之故一推官能抗之一御史裁抑之比于後來輔臣建第而兩院三司郡縣兢為助工至奔走海內阿奉不遑其風蓋邈乎不相及矣

世廟識餘錄卷之八終

世廟識餘錄卷之九

資政大夫太子少保禮部尚書臣徐學謨謹輯

太僕寺卿楊最上言今八月十二日該禮部捧到 聖

諭內云東宮權命監國重大仍奏請朕少假一二年

調養或可親政悉若初不敢又取逸耳欽此凡在廷

大小文武臣工聞之莫不驚駭 聖諭何為一至此

哉揆厥所由 陛下不過得一方外之士欲假調攝

修養耳且古之 聖帝明主未有過于堯舜禹湯文

武也 陛下所欲取法者亦未有外于堯舜禹湯文

武也堯舜禹湯文武之德之功業見于經載于史昭

世廟識餘錄卷之九

然可考未有欲東宮監國而自托修養者也堯舜既

不肯為禹湯文武亦無所事 陛下何必為此哉堯

舜性之也非不知修養可以為仙禹湯文武身之也

亦非不知鍊道可以成佛歟聖人雖知之不可易而

學之不可易而學不可易而得也不易得所以不學

豈謂堯舜之世無仙人堯舜之知不能學仙哉有學

仙之術有成仙之人大假所居之地不同所理之事

亦異耳 皇宮內院豈有白日昇天者哉昔孔子嘗

遇老子問禮出謂弟子曰今見老子其猶龍乎龍即

仙也孔子非不知老子之為仙不可學也不可學豈

可得哉臣待罪僕馬之門傳聞 皇上之諭始則驚

而駭繼則感而悲叨列群臣之末豈可默而無言大

馬之誠有如周昌期期不敢奉詔伏望 皇上端拱

清穆恭默思道以純心契 天心孝念格玄念一日

二日萬幾雖勞目力處分不費精神以調攝不邇聲

色保復元陽不求仙而自仙不希壽而自萬有千歲

矣黃白之術金丹之藥皆不服而用者恐傷元氣本

性此臣所謂所居之地所理之事不同正謂此耳至

于監國事體重大尤不敢議自有五六大臣并九卿

科道主議况 陛下神武聰明自有定裁臣今止云

世廟識餘錄卷之九

二

三代以上至於漢唐宋諸君不惟不足法且不暇及

言耳九重之下肯一番意焉庶杞人之憂或可備常

弦一少助云云 上覽疏大怒 詔廷杖之最是特

平老不勝痛楚遂死杖下疏中所指方士蓋邵真人

元節也

欽州知州林希元上疏陳伐安南之策謂方瀛方侍都

濟以為固若以東莞瓊海之師助占城擊其南以福

建之師航海出枝封湖廣之師出欽州與之合以攻

都齋無巢穴矣以廣西之師出憑祥雲貴之師出蒙

自與之合以攻龍編則根本拔矣如此莫氏可舉而

定也。又條上方畧書凡四上，不聽。蓋希元自大理丞左遷，炎方不勝其忿，慙無聊之意，故悞襲道路傳聞之語，冀一當。上不知兵難，遙度將欲勞百萬之師，以勤蠻徼，卽幸而勝之，得其地不足以耕，得其民不足以使，况未必萬全所傷尤大，是以書生不可與謀國也。時廣東僉士李默嘗遺書誚之曰：欽州非用武之地，若回非封侯之相，蓋指希元貌侵非台，器也。至今傳以爲笑。其後希元居鄉門，揭林府二字，專通番舶爲都御史，朱統所奏希元故有虛名，竟不窮治，統反得罪。

世廟識餘錄卷之九

三

初錦衣衛指揮樊瑄以長子綱嘗有罪，不當嗣，欲嗣庶子縉。綱又訐縉不可嗣，宜嗣已子。詔下法司按問。時刑部尚書周期雍言：子揚惡以毀親，父昵私以偏廢，均有罪。上報曰：父子不可並罪，再議之。於是法司改綱誣告人死罪未決者律，瑄仍奏事不實律。上怒責期雍曰：瑄奏已事與奏事不同，期雍變亂律條，合對狀。期雍引罪姑奪俸一級。按今律書前叙服制，正欲人先明倫而後勅法，使情罪必歸于允當。上旣精于律意，而尤篤于親親，非臣下所及，宜其收過不瑕也。

世廟識餘錄卷之九

四

嘉靖間稱戶部尚書梁材爲第一材。順天府霸州大城縣人。弘治己未進士，起家知縣。陞刑部主事，員外改御史。歷副都御史，陞刑部侍郎，戶部尚書。六年考滿，得旨致仕，尋復召爲戶部尚書，加太子少保。疏劾郭勛侵擾不法事，遂以冠帶閑住。卒於家村。敷歷中外，清節著聞。司國計前後十年，是時工作繁興，邊賈無藝材，謹守莞鑰，出入有度，一切濫請妄費悉禁。弗予功臣，侵占田土者斷給還民，申明守令，給由例天下，不加賦而用亦足。時士大夫頗尚圓通，大臣或阿上取寵，而材獨屹然自守，中流砥柱，無媿古人。後追謚曰端肅，蓋稱易名之典云。自後大司農難稱其職矣。

初御史巡按邊腹，凡遇戰伐，止是稽覈功罪而已，不與焉。嘉靖十九年，虜酋吉囊擁衆數萬，由延綏西路定邊營入寇，時諸鎮兵悉分布守邊，虜乘虛攻固原城，分兵四掠，殺戮甚慘。總制尚書劉天和檄革任總兵周尙文，激以忠義，尙文感奮，大破虜于黑水苑。軍聲遂振三鎮，斬獲至四百四十餘級。捷聞，上大嘉之。陞尙文有差，而御史呂光洵亦得陞俸一級。巡按以邊功叙錄，始此濫觴，效尤延至腹內。御史苟便身圖功

罪無復較然者矣。樊源一開不可復塞也。

春坊贊善羅洪先司諫唐順之司經局校書趙時春以

上常不御朝各疏請來歲元日朝賀禮成請皇

太子出御文華殿受文武百官及朝覲官朝賀禮部

覆洪先等所言謬妄不達大體。上曰東官日上視

未愈安得行步且朕方疾後未全平復遂欲儲貳臨

朝是必君父不能起者羅洪先等狂悖浮躁不道姑

從寬俱黜為民由是三人名重天下時東官尚在

童髻即無疾亦非朝百官之日矧上方不預豈欲

聞此不祥語三人之名固不當何此為重而獨在失

世廟識餘錄卷之九

五

希聲附影之徒恒以事之不足重者為可重也其後

時春順之相繼以兵事起而皆不效于用獨洪先名

在疏首為上所記憶卒不及用故得全其名云

巡撫大同兵部侍郎史道雖急功嗜進之士然其才辨

敏給亦有可取者給事中聶靖嘗劾其掎剋自豐備

禦無策復妄意內陟冀脫禍機乞賜罷斥云云道歷

叙年勞并乞以奏內事情覈勘且曰人臣任事有夷

險有難易有勞逸譬之擔負者二人共一人之負則

逸一人盡一人之負則勞一人并二人之負則困而

莫勝一人兼十人之負則困而必至於斃若夫袖手

空言者焉知負者之苦今外臣之難惟巡撫最巡撫

之難惟諸邊最諸邊巡撫之難惟大同最臣以淺昧

承乏重寄直猶操萬斛之舟于洪濤巨浪中其所伏

藉惟陛下之威靈耳使坐享安閑者不憫其持危

濟險之難與努力支撐之苦又從而下石以挫敗其

器臣之四體何以展布惟有去而已是疏詞不迫切

而其曉譬諄復足以折言者之氣真能臣也。上竟

優詔留之。

世廟朝言事之臣前後踵接旋罹誅戮者多矣大都既

內有畏死意者。上怒其以君實直得禍最重若其

世廟識餘錄卷之九

六

言直指乘輿耳心斧蹟若御史楊爵者。上雖惡其

阻拂而亦亮其忠鯁第淹禁。詔獄而已終不欲殺

之也爵疏數。上失人心致危亂五事其一言去年

自夏入秋恒暘不雨歷冬無雪煖氣如春至元旦始

雪即止憂旱之切遠近所同此誠徹樂減膳之時而

大學士夏言等輒以為靈瑞而稱頌之其欺天罔人

不已甚乎。翊國公郭勛中外皆知其大惡大蠹使其

稔惡肆毒潛干政柄則群狡趨附善類退處其為天

下國家之禍日益深矣此任用匪人之過其二言邇

來四方飢饉相仍小民委命丘壑此誠節用惜財與

民休息之時而土木之興十年於此矣又差部官遠修雷壇以一方之故敗民膏血而不知卹昔隨以盛修宮室至於亡國願陛下以為鑒此興作未已之過陛下即位之初嘗以敬一箴頒示天下矣頃來朝儀間闕經筵不御大小臣工朝參辭謝未得一親天顏敷奏復滯未得一聆天語臣恐人心怠中外渙散此朝講不親之過方士執左道以惑眾聖王所以誅者今乃金紫赤綬遍於羽流假此妖誕邪妄之術列諸法禁森嚴之地而藉以為聖躬之福何哉貽四方之嘆取百世之譏於聖德國體所損不

世廟識餘錄卷之九

七

小此信用方術之過陛下臨御之初延訪忠謀虛心納諫人得以盡言而致治得失足以上聞也往年太僕卿楊最言出而身亡近日左贊善羅洪先等皆以言罷斥臣恐忠臣結舌讒語盈廷而上下之情不相通矣此阻抑言路之過願陛下念祖宗創業之艱難思今日守成之不易察臣忠悃覽臣所言賜之施行時中外頌以言為諱而辭所論皆人所不敢言意謹而無假飾真直臣也爵陝西人平生清介絕俗居獄中惟推演易義悟死生晝夜之指已上念之釋其獄尋有上書者復追還繫凡在繫前後七年

無敢為言者忽一夕中官大詔急救爵爵即逃歸其舍有大鳥集之爵曰吾殆死矣遂自為墓志未幾果卒隆慶初贈光祿少卿先是爵為行人出使塞上時遇歲饑民食草根樹皮爵復命之日即暴其所食上疏備述民間艱難之狀上下所司知之又嘗為毋乞志文於呂狀元柎自馳單騎行數百里至其家不享其一飯而借宿野寺中俟脫稿而去此二字傳之前輩一縉紳云云

世廟識餘錄卷之九

八

方士段朝用廬州合肥人嘗以燒鍊術干郭勛覬以進用勳試其術良驗朝用又言所化銀皆仙物以為飲食器當不死勳信之乃製為銀器百餘會上諭朕躬修秘祝以謝蒼穹即以仙銀器為食欲設二親儿又上不得及八廟欲遵奉又迫期難辦勳即以所製器進之言此亦高士所化仙銀也上大悅即加勳祿米歲百石時大工煩興財用告訕朝用復獻銀一萬兩助雷壇工費上以為忠愛深加獎賞授紫府宣忠高士命支文官正五品俸乘一真人陶典真亦力薦之欲其歲進數萬金以資國用已試其術不驗朝用有徒王子巖者害朝用寵乃攻發其諸誣穢隱惡日開典真所典真懼為所累遂上章自理請禁係

子巖而責朝用歲辦銀四萬兩供司空費。上曰黃白之術古昔有之，非真有道術者不能。卿初薦朝用，乃彼進銀萬兩，朕亦信之，以其足代民膏血耳。卻囊試不效，始知作偽。卿本納忠，彼敢為欺，何與卿事。於是勅錦衣衛執朝用子巖赴鎮撫司拷訊，以聞。先是朝用所化銀俱出郭勛帑，而朝用以幻術盜之者也。既事露而，上亦寢疎勛矣。勛本以議禮為，上所寵眷，後漸驕恣，侵奪朝權，為縉紳所切齒久矣。段朝用已忤，上旨後查撥團營軍役，以不便已私，故遲領勅為科道官劾。上益惡而刑科都給事中高世廟識餘錄卷之九

九

時遂乘機發其平生之短，而謂其與罪人張延齡代管家事。於是聖怒愈不可解，而勛就逮下獄死矣。高時杭州人，時後落職家居，以姦淫事亦論死。隆慶初人以其嘗論武定乃宥之也。

辛丑四月辛酉夜，九廟災，廷燬成仁二廟。主上哀痛之甚，巡視皇城，利道官胡汝霖請李乘雲恐上罪之，乃劾奏大臣罷鑾巖高郭勛等，開災不疾赴救，姑以寒責。而是時鑾等方供事祈禱，內壇業已先詣災所，令守廟內臣巫捧神主以出，已開長安門，方納汝霖等入。上察其言不實，論鑾等曰：卿等力竭

齋誠贊朕禱雨，日夕左右，夫誰不知。彼說者正指是，且禱雨為民食，非聲色遊娛，非卿等導諛，使果藥生。今亦是此群小，輒乘機中傷，可歎。勿為介意，有旨宥文武大臣，澤到并未入者，而汝霖等俱外譴。上威福不測，非人所能預揣也。後都給事中戚實等因災變陳言，誤以已意，既有所指斥，復有所薦引。上曰：宗廟災變，朕方朝夕祗懼，不敢康寧，在廷羣臣正宜體念同加修省，以回天意。戚實乃敢因而行私，肆意妄言，紛亂邪正，李廷相載儒原係科道所舉，乃自相背戾，彈劾王幾偽學小人，專擅薦引，顯是懷奸植黨。

世廟識餘錄卷之九

十

欺君誤國，責令陳狀已賢，引罪亦外譴。總督薊州兵部侍郎胡守中始以御史苞車駕南狩，頗著風力，因諂奉郭勛，勛嘗薦其有才。上遂不次擢用，其後縱肆貪黷，無所不至。在邊常虛張虜勢，假稱犒賞，日費帑銀無數。已修建來遠樓，欲藉以威虜，乃擅砍湖河川一帶樹木為之，自徽喜峰口藩籬，其狂誕可笑，顧誇以為功，奏聞之。上請賜樓名。上心知守中反騁小人，盡改誤國，姑付巡按御史查核，而禮科給事中章允賢之奏至矣。奏內言其拜勛為義父，出妻相見，詞極醜穢，竟下獄論死。易曰：惡不積

不足以滅身守中之敗天使之也

吏部尚書許論以邊報屢警軍需匱乏請發內帑之金

借百官之俸括富民之財開鬻爵之令以濟邊儲

上以借俸括財非盛世事已之頃萬曆間內閣輔臣

以陵工費大議百官如嘉靖故事捐俸助工上知

百官俸薄輸諸公必取諸民亦報罷此二事若合符

節真無媿於法祖矣

壬寅官變始於官婢楊金英等蓋欲斃上於熟寢初

以繩束喉而誤為死結喉氣通得不絕有張金蓮者

知事不就走告皇后往救獲甦尋命大監張佐

世廟識餘錄卷之九

十一

高忠捕訊之得金英同謀者楊玉香邢翠蓮姚淑峯

楊翠英關梅秀劉妙蓮陳菊花王秀蘭八人親行弒

逆首謀者則寧嬪王氏也是時端妃曹氏有殊色為

上所鍾愛實不與謀而蘭及之以有授意者人以

為寃張金蓮事露方告更有徐秋花鄧金香張春景

黃玉蓮數人在內詔不分首從悉磔之於市按古

者婦人無刑雖有刑不在朝市時變起倉卒刑亦促

成于中官之手故法司不得而爭之也

咸寧侯仇鸞兵部尚書毛伯溫奉命議討安南至廣西

徵調兩廣福建湖廣狼土官兵并檄雲南守臣及諸

司俱集議分正兵為三哨分奇兵為二哨烏雷山等

處兵為海哨又議雲南別集之兵于蓮花灘分三哨

與黔國公沐朝輔安遠侯柳洵提督軍務侍郎祭經

巡撫都御史汪文盛等部署已定乃馳檄安南臣民

諭以朝廷興滅繼絕之義討罪止於莫登庸父子有

能舉郡縣來降者即以其郡縣授之擒斬登庸父子

來降者賞二萬金官顯秩申告再三又諭登庸父子

果能束身歸罪盡籍其土地人民納款聽命亦待以

不死伯溫等駐師近邊登庸聞之懼遣使詣軍門乞

降詞頗卑切伯溫等承制許之約以十九年十一月

世廟識餘錄卷之九

十一

三日來降時登庸子方瀛已死乃留孫福海守國登

庸與姪文明并首首院如桂等四十餘人入關各尺

組繫頸詣所設闕庭徒跣匍匐上降表復詣

軍門匍匐再拜盡籍國中土地軍民職官悉聽處分

欽州所素被侵四峒境土願以內屬仍請奉正朔舊

賜印章諸護守以候更定於是伯溫等宣諭朝廷

威德暫令歸俟命伯溫乃與諸守臣會疏言安南長

威束身歸罪其黎寧自稱黎氏之後譜系不詳無以

為據乞宥納登庸削去故爵量受新秩而遣人伴送

文明與諸酋至京齎上降表曰臣切惟先國主黎氏

末運迫趨相繼淪喪及至黎庶填國未幾亦遭危疾
臨終倉卒苟從夷俗暫以國事付臣又付于方瀛未
及奏請誠涉擅專雖君門萬里難於上聞而罪實
滔天豈容自昧嘉靖十七年臣父子謹遣阮文泰等
齋表乞降并祈處分但積誠未至不能上動聖心
夙夜憂危靡遑寧處十九年正月二十五日臣子方
瀛不幸早殞國人狃於舊習欲以方瀛長子臣福海
代領其衆臣慮前者誤相授義已不安今若再徇
所請負罪益重無以自解以此臣身長孫福海惟執
共以俟朝命頃者大將軍征重兵壓境國猶國家何

世廟識餘錄卷之九

十三

足以當惟是國人亦危朝夕幸見軍門趨問備奉
天言慈渥無涯拊膺流涕竊念臣登庸有罪駭首無
辜聖慈不忍以臣之故而駢戮群黎臣何幸以群
黎之故而槩存殘喘已於國內北望高呼率小目阮
如桂杜世卿鄧文植耆人黎登士人阮經濟等於十
九年十一月初三日組繫出境稽首投降臣登庸欲
躬赴京瞻天請死緣已衰老不堪匍匐臣長孫
福海喪次不可遠離臣今遣臣親姪莫文明并差國
主舊臣許三省阮簡清小目阮廷祚等詣闕待罪伏
望聖慈矜宥俾獲自新其土地人民皆天朝所

有惟乞俯順夷情從宜區處使臣得以內屬永世稱
藩及北照列藩事體歲頒大明一統曆刊布國中其
奉正朔莫大之幸也雖臣先國臣丁氏陳氏黎氏遞
相沿襲稱號紀元臣也嚴戒國人一切革除聽候新
命豈敢仍蹈往謬自速天誅比者臣聞廣東欽州
知州林希元奏稱如昔貼浪二都新凜金勒古森了
葛四峒係欽州故地果如所稱臣性命是聽其本國
先年缺貢應合類補及以後年分續貢方物臣不敢
適以爲言者以方在罪中求免一死尚恐不得耳又
臣與國人欲照先朝故事備代身金銀人獻上亦慮

世廟識餘錄卷之九

十四

塘突惟輸款上聞者天朝原賜本國王印信臣登
庸止宜謹守不敢擅用伏望聖明審察臣登庸不
勝戰慄之至夷目阮如桂等亦合疏奏登庸寔受慮
付託路阻末由上達今黎氏已絕無後乞請登庸罪
俾仍攝國衆庶免他辭詔下廷臣雜議僉謂宜如
伯溫等所請并條上設官頒正朔定貢請給印信復
四峒處受降勅諭待夷使勘黎寧擊兵馬諸事宜
上曰安南自昔屬中華至宋受王封始淪于夷若
陳氏傳世久遠又知慕義納款爲我太祖如獎著
訓後人無伐其國帝王無外之仁何厚也止因賊

臣黎季犛弑主日焜又殺其孫添平大遂不道上干
我 文祖震怒始命將討平郡縣其地是出交人于
水火已不得為黎利復肆奸欺鼓眾作叛又詭詞請
封我 宣宗皇帝念息兵未久惟 聖祖為陳氏意
以恤交人姑置不問累朝因之朕即位以來黎氏久
不來庭將奉辭伐罪節據勘奏乃知有莫登庸父子
竊據因其罪狀未明恐戮及無辜暫遣文武大臣從
宜撫勦今登庸既面縛請罪是與二黎克悖有間察
其降表與國人代陳情有可原姑宥之茲為交人未
肯革去王號毋許稱國庶免亂賊接迹相叛既云黎
季犛餘孽未之九

十五

民無人登庸又為交人附屬准受職賜印便奉正朔
朝貢仍計其地方為置官屬以便統轄其人民土地
朝廷無利之所請事宜兵戶禮三部再集廷臣詳
議以聞比廷議復上 上命降安南國為安南都統
使司以莫登庸為安南都統使官從二品子孫世襲
別給銀印舊所僭擬制度削去改正海陽山南等十
三道路各置宣撫司設宣撫同知副使僉事各一員
更換點時俱以付登庸廣西藩司每歲給與大統曆
以奉正朔仍令三歲一貢四峒侵地還屬欽州今兩
廣撫臣優恤之國中錢穀甲兵之數不必奏報黎寧

仍令守臣勘訪果係黎氏之後授與所據四府境土
以奉宗祀否則已之莫文明諸夷使及所遣伴送之
人各加賞賚已而兵部請擇日率群臣表賀并論內
外諸臣工 上辭表賀而錄大學士夏言等尚書毛
伯溫等辭賞有差是役也 上意本不欲勤兵第欲
以兵威坐攝叛夷已果如 睿筭而功收不戰安南
至今奉正朔稟約束修貢納款如故真神武不殺哉
其降表亦明暢委婉故備錄之

詔削少師燕太子太師吏部尚書華蓋殿大學士夏言
秩以少保兼禮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致仕初言以
疾在告會 慈壽皇太后崩 上以皇太子服制
之儀傳示及言言具疏對誤寫字號被 旨切責令
從實陳狀言因引咎陳謝并乞給假還鄉治疾 上
怒曰言初以言職 朕命予敬傳示令上言 郊禮
自是異擢崇遷眷出群臣上何肆意放恣一至於此
茲 廟災修省之初 皇伯母大喪之際遯圍未靖
正屬主憂之時乃罔思體念居出意任病已將平敢
於求逸大負倚任本當速問第念往勞姑洛職令致
仕去言因違警條上備虜事宜 上曰既蘊忠謀何
乃堅于自愛負朕眷倚姑不問章下所司知之按此

十六

仍令守臣勘訪果係黎氏之後授與所據四府境土
以奉宗祀否則已之莫文明諸夷使及所遣伴送之
人各加賞賚已而兵部請擇日率群臣表賀并論內
外諸臣工 上辭表賀而錄大學士夏言等尚書毛
伯溫等辭賞有差是役也 上意本不欲勤兵第欲
以兵威坐攝叛夷已果如 睿筭而功收不戰安南
至今奉正朔稟約束修貢納款如故真神武不殺哉
其降表亦明暢委婉故備錄之

初斥言也未幾復召還原職仍勅假調理既踰年
上踧乞骸骨上手批曰言始因朕諭罕敬令上踧
論郊禮漸階寵用出群臣之首累次放恣欺慢全無
警懼面諛退誹深負朕恩遇優禮之甚屬當日食太
重正坐下慢上之咎合革職閒住此再斥言也

初妖人段朝用以燒鍊術干郭勛為勳建丹室因得見
上授為紫府宣忠高士已而改羽林衛千戶又改
紫府宣忠散人時勳得罪繫獄未測上旨朝用謀
行騙局執勳奴撈掠之且告曰歸語而主餽我金十
萬當免而主追賊勳奴不應朝用繫之其夕一人死

世廟識餘錄卷之九

十七

朝用知不可掩乃上書言勳奴欲行刺為已所覺避
遁至斃仍署官羽林衛千戶銜上怒朝用改官不
受命又於禁封日秦私事擅殺人下鎮撫司鞠治備
得其實法司議請加顯戮没人其妻子財產報可後
朝用度死按勳本以議禮蒙寵後來專權驕恣頗于
朝事故為縉紳所不悅晚進段朝用以結主歡天
益之疾矣卒以此賈禍愚哉然聞上南狩與大學
士顧鼎臣居守獨勳不受中外餽遺此亦有持操為
武人所難宜上終念之也

內官監太監高忠嘗以事忤旨繫內獄尋被釋無何即

有官婢之變上甚疑之至是月忠以連大享殿請
祭司土神易定磔字以定頂上大怒謂其包藏惡
念任意欺罔且以定磔常言何礙禮而諱避也令所
司如律斬之居數日刑部請執忠赴獄上曰朕初
因定磔二字一時怒疑人將謂朕以片言罪人且昨
工部奏及翰林院撰文皆易為定磔非也自後內外
文移仍用定磔字按自古臨文不諱嘉靖末年凡奏
上冊牘即點書間尤多避忌此或群臣諂事之過
而 上未必胥胥計較也

世廟識餘錄卷之九

十八

巡城御史戴維帥以事欲營兵馬指揮鄭思賢金夏二
人故以所懸常朝牙牌擊地致損上書許維帥戮制
上以御史不諳憲體謫維帥為江西布政司都事
而二人居職無恙未幾吏部不得已劣陞二人為州
同知蓋是時上既嚴明而朝廷典刑故在責不
得陵賤賤不得妨貴若後來卑官如二人所為臺省
中共起而魚肉之矣

世廟識餘錄卷之十

資政大夫太子少保禮部尚書臣徐學謨謹輯

癸卯吏部尚書許讚等以大學士翟鑾為禮部主事張
惟一求改吏部太學士嚴嵩為監生錢可教求為東
陽縣知縣疏計之并以所囑文選司郎中王與齡私
書封進因言此各其一事其他不可勝紀臣等遠抗
積罪如山非恃 聖明覆庇則二權奸主于中而群
鷹犬和于外臣等不為文選司郎中王嘉賓之遠黜付
為近日御史謝瑜之回籍幸矣伏望 聖明于清閒
之暇省諭二輔渾厚博大姑容臣等少盡職業仍下

世廟識餘錄卷之十

惟一可教法司議正其罪以為奔兢權門者戒疏人
下內閣於是翟鑾等各引罪自理鑾言張惟一臣主
試順天時所取解元後廷試二甲第一科第既優且
其人質實無偽同值吏部司屬有缺臣曾薦惟一學
行于讚并有一柬與郎中與齡臣竊自謂此亦以人
事君之公且其事年餘矣嵩諉可教帖非出已請述
可教錦衣衛究各詐偽因言臣與讚無嫌竊推今日
許臣之故蓋由讚等不思 聖明日覽章疏獎盡莫
逃凡所釐正悉出 宸斷乃意臣等所為故因所憾
而圖所以中之也彼疏明日省諭輔臣渾厚博大則

世廟識餘錄卷之十

二

真情已畢露矣然讚柔良豈解為此第受制司屬不
獲自由耳 上乃手批吏部疏曰覽所奏固欲革求
免之意然汝等果一人不承奉一帖不接受亦不必
有此許發且許讚非如此為之者本之王與齡強豪
脇持與同黨報復之耳鑾帖既久嵩帖已偽俱無大
私請縱獲私賄之實但當奏決于 上何為便置曰
權奸中引王嘉賓謝瑜之名又以渾厚博大為言懷
私怨忿明矣許讚其體心盡職王與齡著為民員外
吳伯亨主事李大魁周鈇俱調外任錢可教送鎮撫
司究問諭鑾嵩勉盡輔贊加以清慎忠平佐朕勿違

世廟識餘錄卷之十

二

按是舉實王與齡強堂官為之欲執其顯迹以擊嵩
不無少矯然卒為嵩所乘舍讚而獨攻與齡以激
上怒而給事中周怡上書救與齡語涉禱祝事又遷
怒於怡繫之 詔獄與楊爵一同禁錮嵩之射人如
北虜彎弓矢無虛發若鑾則直叙囑始末冀 上憐
之而已學謨甲辰會試主錦衣崔百戶家崔言與齡
去國時嘗承衛使遺偵與齡賊迹欲伺其隙而甘心
焉以阿嵩意已見與齡辭 朝後還其寓所惟有瓶
罐數器遺之隣人徑上馬去他無所有也乃相與指
指歎為奇男子其後庚申歲一選郎敗恐緹騎據其

短以輜重寄其所善客已悉為所匿縉紳傳笑曰此
秦始皇為漢歐除也所謂客者亦名家子浙之餘姚
人以蔭任尚寶官而文選郎福建晉江人也不欲言
其姓名

山東鄉試小錄 上覽第五問防邊禦虜策目謂語含
譏訕下禮部參看尚書張壁等言今歲虜未南侵皆
皇上廟謨詳盡天威所懾乃不歸功君上而以
醜虜壓飽為詞誠為可罪考試官教授周鑑李弘教
諭劉燁陶悅胡希顏程南吳紹曾葉震亨胡僑率慈
為文救經訕 上法當重治監臨御史葉經漫無

世廟識餘錄卷之十

三

救正責亦難辭其提調官布政使陳儒參政張臬暨
試官副使談愷潘恩均有贊襄之職俱屬有罪 上
曰各省鄉試出題刻文悉聽之巡按考試教官莫敢
可否此錄不但策對含譏即首篇論語義繼體之君
德非至聖等語尤涉謗肆殊為無君不道業經職司
監臨事皆專任弁周鑑等陳儒等俱令錦衣衛差官
校繫逮至京治之尋逮經儒臬愷等 上以經狂
悖不道命廷杖八十為民降儒等邊方雜職經遂死
於杖下已乃補儒等為宜君等縣典史按葉經嘗論
嵩奸貪至是乘機下石 聖意止罪五策涉訕而論

語義則調 旨摘出於是經禍益慘不然各省鄉試
出題刻文俱屬御史考官不與 上何從知之也又
按論語義經原情江南一名士為之欲以釣奇而卒
以賈禍亦可悲矣

山西石州既被虜後 詔旌孝子張均烈婦白氏等十
三人張均石州人正德中舉於鄉以親老不仕讀書
奉養孝行聞遠近父曰赦太學生也先以親早亡不
得祿養亦誓不仕隱居城北村辛丑虜大入遊遂至
石州城放被執均馳一騎城中號哭求父流矢射中
肩裹鎗前走至則父已死賊矣均哀痛殞絕盡飲父

世廟識餘錄卷之十

四

血水漿不入口三日而死是年虜害最慘石州同時
死者孝子張承相等十一人承相州學生也少孤奉
母二十餘年最孝人稱之虜至負母以逃為虜所得
承相抱母叩頭號泣虜怒俱殺之于博者生二歲而
孤奉母十七年年少以孝聞母居村舍博從城中受
書虜至城下號泣求母母以被執道遇之奮氣取石
擊賊賊就剖其心殺之母得逃去博死年十八歲張
永安者掾史也父為虜所逐永安持挺走救之擊傷
二賊越父逸去身從後護之被數十創死白氏安
妻也聞賊入塞從夫走匿土穴賊攻穴甚急度難俱

生則謂若從此去吾死不從賊且日收吾骨耳夫果
逸去婦遂被執罵賊不辱身被十餘創死李氏牛宗
近妻也居四塢村家貧隨夫傭作賊至走三谷中夫
為賊所得伏其夫身求代賊俱殺之山下具氏侯景
儒妻也賊正走山峒其傍婦女皆掠去度難獨免則
推兩兒山下自投溝水賊曳出載之馬上遂自刑其
而不辱賊殺之郭氏喬南妻也母家頗富而夫甚貧
然奉其舅姑絕孝謹人以為難賊至不屈被殺狀與
白氏同李氏典膳張環妻也年老寡居馮氏張蘭妻
也年二十而寡守義三十餘年俱罵賊不屈而死烈
世廟識餘錄卷之十

女賀氏年十七歲未嫁賊至從父匿山洞被執罵賊
死溫氏年十六歲與母俱被虜伏地不肯從賊死孝
于溫繼宗者沁州學生貧苦而好學父沒不能葬日
夜居守壬寅賊寇邊咸勸入城避之以父殯不肯賊
至與叔父淵等力戰擊傷一虜吹角大至中矢死父
樞傍淵等皆被害按虜當年入寇何石州之敗奇節
之多一至於此亦異事也

甲辰刑科給事中王交王堯日論劾少詹事江汝璧脩
撰沈坤編修彭鳳歐陽喚署員外郎高節朋私通賄
大壞制科大學士程鑾以內閣首臣二子汝儉汝孝

既聯中鄉試又連中會試若持券取物然崔奇勳乃
汝儉等師焦清與汝儉結媼又同受業四人者會試
俱一號汝儉汝孝奇勳皆彭鳳所取詩經考卷五人
何俱在鳳一房歐陽喚亦汝儉等師本同經又改書
經跡若引嫌而陽助鳳尋卷及沈坤之取中陸燻高
節之取中彭謙汪一中皆以納賄故乞明正其事且
欲追論順天鄉試主考秦鳴夏浦應麒阿奉程鑾之
罪上下其章吏部都察院從公參看鑾隨疏自理
且請欽降題目命院部大臣覆試上怒曰鑾被劾
有旨參看乃不候處分肆行擾辨屢屢以直無逸為
世廟識餘錄卷之十

辭同夏言禁院坐轎止罪一人全不感懼敢以撰科
贊玄脩為欺朕內閣重任不早赴以朕不早朝
並君行事二子縱有軾轍才豈可分明並用恣肆放
僻如此部院其參閱治罪不許回護部院覆請下汝
璧于理嚴究分別情罪輕重上以跡獎明顯大壞
祖宗取士之制遂勒鑾并汝孝汝儉奇勳清及鳳
喚俱為民汝璧等俱下鎮撫司逮問已法司會鞠謂
汝璧鳴夏應期雖各阿取輔臣之子然實非以賄故
坤之取燻節之取一中亦然獨彭謙實以校尉張獄
賂節五百金而中監試御史王珩沈越失於糾察罪

亦難逃。疏上。詔杖汝璧鳴夏應期六十。革職閒住。不叙。珩越降一級。調外。節徽充軍。謙為民坤。一中煇存留供職。是時。上不御朝。故閣臣乘勢作奸。而考官阿取。其冒三尺。不復知有。朝廷矣。此事亦嚴。高嫉鑾位出已上。故嗾言官論劾。然陸煇為受職中書舍人。非試職也。乃冒進科場。竟得連中。而卒以都督陸炳之弟復陰庇之。主雖至聖。必不能出權奸之手。可歎也。萬曆以來。科場事益復冒濫矣。勢家之子。雖有可中不可中者。而主于必中。則諛臣默為之圈套也。即勢人亦以為當然何也。

世廟識餘錄卷之十

七

叛賊王三者大同左衛指揮王鐸之子也。鐸素與虜酋吉囊通。遣三遺之酒物。吉囊因留之。妻以部女。滿為虜用。頻年入犯。皆三導之。至是虜至水地。往向舍餘。劉伏玘索食。翌日伏玘商同。按伏大同官軍四百餘人。及水峪口餘丁馮龍賈昇張寶等計縛之。并其黨三人。巡按御史李天寵以聞。上大悅。命賞伏玘銀一千兩。加陞五級。馮龍賈昇張寶各一百兩。授試百戶。王三械繫至京。獻俘正法。馳報人賞銀十兩。紵絳一表。裹其餘失。馮獲功諸人。俱命天寵勘實以聞。已北路參將張鳳詐稱統領部兵擒三。欲攘為己功。巡

撫詹榮總兵周尚文上其事。上以鳳設詞欺罔。黃祭尚文輒與妄奏。詰令對狀。鳳復奪三繫於天城。天寵劾鳳掩襲冒功。詔逮鳳至京訊問。已王三械至京。命磔之於市。梟示各邊。餘黨三人皆斬。鳳謫邊衛。克軍是時。上在秘宮禱玄。剿賊王三之獲。歸功玄威。故諸臣不及于陞賞。

世廟識餘錄卷之十

八

給事中胡叔廉節大同建言。科場事宜。謂監試御史。不過防範於外。故內簾之弊。無從糾察。而散卷等官。始得以徇私分送。今內簾亦。監試官一員。按此論甚確。其發未知。貢舉嘗論貢院內簾。見諸考官房。俱被此通徹。並無高鑰。便於往來。互相檢卷。則徇私者又何所遮壅而不為也。惜乎叔廉等之說。占格不行。此事似不可已。今勢家子之卷。內簾無不知者。故近年次第中式。惟以父官為先後耳。

楚王世子英燿。楚王顯榕長子也。狎比群小。徐景榮對金楊惠等。淫縱不法。先以匪奸官人方三兒。事覺。楚王錮三兒。而杖殺其所使陶元兒等。英燿恨之。三十年端午日。王置酒召諸宗室。觀龍舟。呼樂婦。公兒侑觴。英燿見而悅之。令劉金潛納之別館。王知之。復欲杖殺金。金聞大恐。乃密與景榮等乘間自英燿。

曰王怒甚且欲廢立不如先發英燿遂謀以次年上元邀王賞燈因舉事及期乃集其黨田堯謝六兒張六等歃血而盟分執銅爪木槌蒙以面具伏緝熙堂后約舉砲為號部署定日甫申而王至時武岡王以送王亦至酒數行乃款武岡王於西室王左右從者以次設食稍引去於是英燿舉手令張貴放砲金等即率眾從王坐後擁出六兒首以銅爪碎王腦堯等椎挺亂下立死眾皆驚走武岡王聞友往救亦為亂槌所傷王既弒英燿怒未已令六兒以鞭鞭王屍數下徐昇入內寢翌日乃殮用長史孫立承奉張慶王

世廟錄卷之十

九

獻等謀以中風暴死偽計於鎮守撫按三司等官各衙門而禁武岡于別室令毋得出王從者朱貴以杖門出告變事泄漏鎮撫等官具以狀聞英燿私遣人追截其疏不及于是謀自為辨使指揮甘玉梅及儀賓李瑞書辦官李仁等勒取崇陽王等保奏又為辨疏使承奉王憲多齎金錢上之獨通山王不肯從陰奏英燿弒逆狀并勒印妄保事詔司禮監太監溫祥同駙馬都尉烏景和刑部左侍郎喻茂堅錦衣衛都指揮使袁天章會鎮巡等官往按其事武岡王聞祥等至始乘間得出府具揭英燿大逆不道如通山

王言于是祥等奉勅削奪英燿位號以其冊寶拘之輓城內會巡撫車純巡按伊敏生驗治徐景榮等各詞服論罪具上復令法司集廷臣雜議掌府事東寧伯焦棟等吏部尚書熊浹等議曰英燿性本兇殘行復穢惡殺父鞭屍天理絕滅非不容誅宗陽王顯休江夏王榮漢永安王顯梧東安王榮淑均以王室至親忍為大逆保奏通山王英欣被脅而守正木阿武岡王顯槐受禁而終能脫首右長史孫立承奉正張慶承奉副王憲既失討賊之義且其濟惡之謀左長史馮天祐營差久出大變圖聞徐景榮三十六

世廟錄卷之十

十

名俱以賤役謀弒親王內造意者景榮等三名加功者田堯等八名惡逆尤甚官人方三兒樂婦宋么兒私通世子釀成弒逆英燿及徐景榮等典刑具在國法用赦英燿及徐景榮等所宜明正其罪以為亂臣賊子之戒餘亦據法原情以昭懲勸議入制曰英燿悖逆天道主謀弒父罪惡無前覆載不容既經差官勘實并多官會議明白皆欲明正典刑朕不敢赦其命希忠祭告皇祖斬之於市焚棄其屍不許收葬徐景榮等二十六人即於彼處會官凌遲處死內景榮三名田堯八名財產籍沒妻子為奴宋么兒方

三兒各杖一百孫立等三人皆斬馬天祐捕治革職
顯休榮漢顯梧等淑等各奪祿米三之一英炊顯槐
俱賜勅獎諭仍各賜慰銀五十兩彩段四表裏該府
應行事宜并楚王應得卹典禮兵二部其查議以聞
仍以書諭各王府云云某宦楚久嘗聞通山中尉華
堦言甚詳大都與國史同惟鞭屍之說似獄詞文致
至顯榕之無禮於其子亦非人情每見英燿偶服鮮
衣輒合跪伏泥淖中必汗壞之而後已其積弊已非
一日而其後愛姬王氏復生幼子則駸駸有奪嫡之
漸當是時非英燿弑父則顯榕殺子決不相容故祚

世廟識餘錄卷之十

十一

席之禍一至於此

乙巳大學士許讚既以王與齡事與嚴嵩有隙尋蒙簡
進內閣心不自安故屢疏乞休吏部尚書熊浹自諫
仙忤旨上屢以事督過之奪俸者再度難施展至
是亦稱病乞休是時上居西苑久不視朝常疑
下有訕上者見許熊二大臣合詞求去無戀主之忠
改怒斥之讚得閒浹為民仍令錦衣衛官校押發原
籍當差

錦衣衛指揮陶鳳儀之曾祖成故廣西鬱林州人成初
任浙江僉事在正統時征處州叛賊以功陞副使後

為賊所獲死之其子魯以父蔭為國子生起家新會
縣丞舉征兩廣洞蠻忠勇有父風在軍中四十年積
有功捷累陞至湖廣左布政兼按察副使諸蠻深憚
之乃發掘其祖墳狀其宗黨嘗卒於官其子孫不敢
回鬱林遂占籍南海孝宗朝復蔭魯子荆氏為錦
衣衛副千戶至鳳儀始陞指揮陶比世以首叙用軍
功顯名以死殉事國家得人不在淮上科也
山西保德州人崔鑑年十四以其父私於鄰毋魏氏斥
逐其母不勝忿乃手刃魏氏殺之有司讞上其獄法
司議鑑以母故陷大戮可憫上曰鑑幼能激義其

世廟識餘錄卷之十

十二

免死發附近徙三年上最留心刑獄其法外之仁

又如此

巡按湖廣御史包節以承天寺備太監廖斌擅作威福
節欲繩之而語泄斌懼思有以報之于是候節謁
陵時故獻膳羞遽使撤去而詭稱節麾出之鍾祥縣
佃民王憲等知斌與節有隙詣節告斌黨庇奸豪周
章等諸事節命指揮黃恩邵勛収章下同知范昕驗
問以此持斌而斌遂劾節不以正且謁陵延及次
日始謁時當進膳不行旁立褻慢大不敬奏已發而
節始奏斌前事上怒以節素乃抵飾已罪發官校

捕繫節等下法司拷問刑部尚書聞淵等議節既不
 即謁 陵及謁又褻慢又受豪民訟凌辱守臣重刑
 周章斃於杖下復停放陽春街穢觸 殿廷大不敬
 宜坐謫戍范昕宜為民黃恩邵勛宜革去管事 上
 以節恣肆作威欺慢不敬酷刑打死人命姑從寬未
 謫戍邊衛逃則殺之昕恩勛亦戍邊衛王憲口外安
 置按承天為 上龍潛之地其守墻故習驕恣而部
 使雅欲抑之為 朝廷存三尺也然體亦吾敵耳不
 可先有成心且包卽以元旦次日謁 陵而又刑斃
 其私人廖斌之罪雖在不赦而節之自處無乃大踈

世廟識餘錄卷之十 十三

代府宗室克灼及昌化王府奉國將軍俊桐俊標俊宗
 俊標潞城王府鎮國中尉俊振襄垣王府奉國中尉
 克耿克燦克徒醜酒作奸大同人張文博李欽文李
 舜臣張淮李紀數人助之已而克灼等以劔奪大同
 知府財物 詔奪其祿心懷怨望遂造反謀克灼邀
 各宗室及文博等飲克灼曰我等奪祿代王又不為
 理奈何困死若引虜圍大同城我等內應開門納之
 殺代王及鎮撫大吏舉事則不憂不富貴矣必先燬
 各草場使兵馬不得屯牧為善眾皆從之張淮密告

其黨妖人次仲太仲太曰我師維廷璽若來無事不
 濟廷璽者應州人與其黨王廷榮俱以白蓮教惑眾
 淮遂因仲太見廷璽廷璽許諾入見克灼稱其有天
 分克灼大喜告以反謀廷璽乃為畫計令告小王子
 毋野掠三路進兵直抵大同城奉小王子居之遣兵
 攻鴈門關約王廷榮為內應取平陽立克灼為主遂
 將胡兵四討然後計殺小王子則大事成矣克灼以
 為然乃使廷璽出約王廷榮刻一印文曰天子師造
 旗牌火器克燦受克灼謀令其黨四門等持俊棄俊
 掖所造火箭出燒城外各草場總督翁萬達疑二日

世廟識餘錄卷之十 十四

之內六處失火必有大奸謀下令緝捕獲四門等驗
 治未決次仲太知衛奉者曉虜語嘗引虜得計遂使
 奉抵小王子所誘之奉出邊至威海寧子北岸遇小
 王子所部察罕兒等與之約多置一色旗半留府半
 送小王子所用為識還告克灼克灼使文博為表與
 小王子中皆逆語賂以大同城約同舉事仍使奉等
 持偽表旗幟出邊旗皆書調兵字會總兵周尚文使
 人出邊哨探詢問守者知有四人挾傘出惟而追之
 及奉等於榆樹口因索得其通虜表文收奉等至尚
 文所鞠之且得克灼等謀狀萬達密啓代王收克灼

等而分捕叛者羅廷璽取叛籍燒之仰藥死餘悉捕
奏聞 上命械克灼等來京至午門前命司禮監駙
馬五府九卿科道錦衣衛官會審具服諸臣因奏克
灼等反形已具克灼首倡逆謀俊桐贊言助逆罪惡
深重克燬俊標俊宗俊標俊板次之俊棄俊被迺火
箭又次之奏上 詔如所擬以克灼等所犯應決不
待時但今獻歲之初未可行刑姑繫詔獄至是法司
復請 上乃報曰克灼等世受國恩不遵 祖訓違
逆天道背叛朝廷其心降虜勾引寇兵圖危 宗社
謀燒各邊草場兇謀大著國法難容克燬等受謀燒
世廟識餘錄卷之十 十五

草俊標等亦稱隨同聽謀難分差等克灼俊桐及克
燬俊標俊宗俊標俊板俱令自盡焚棄其屍俊棄俊
板雖不與聞逆謀而親造火箭意欲何為降為庶人
送高牆禁錮張文博等三十人俱依謀反律棄市梟
首於邊代府長史孫質等論死繫獄餘悉如議云頃
年河南撫臣調上宗藩祿議有寬門禁一條學謨在
禮部持之不覆蓋門禁在即宗人私出有司或可制
之若蕩無閑紀則邊藩尤為可慮克灼勾虜之事其
鑿不遠矣

河南延津縣李應時奏獻其妹初應時父拱辰進獻長

女封敬嬪獲陞錦衣衛正千戶二十四年九月應時
又以父次女獻 詔如前例進禮部為請日疏留中
不報是歲應時凡五上疏請擇日進獻至是始得
旨以冬至慶宴日自東華門入供饌賞賜如前例按
宮女必由諸王館選法至詳密茲不由公選而以私
進此倖門也已非盛世事而女之真偽亦難辨也當
時言官不聞諫阻而禮部更為請日未免上累 聖
德

世廟識餘錄卷之十

十六

世廟識餘錄卷之十終

世廟識餘錄卷之十一

資政大夫太子少保禮部尚書徐學謨

祭酒程文德奏欲將該監博士助教等官於三甲進士內選除文德講學人常不考制度妄行胸臆故其建白如此吏部以非太祖欽定資格且於選法有碍宜仍照舊於舉人出身教官優等及進士奏願降除國學者斟酌陞補待任滿奏績與行人等官一體考選風憲詔可之按文德之議雖格不行然國學官之得預考選自此始

禮科給事中馬錫勳戶部尚書王杲巡倉御史艾朴私

世廟識餘錄卷之十一

受兩淮運司解官黃正大贓賄勒管庫委員外郎余善紀稱納低銀上怒下杲朴等鎮撫司究問杲辨正大解銀至部臣惟咨總督尚書并劄管庫委官秤兌各有司存非臣得干預劉鑑先收銀二十萬退出成色不足者八萬餘兩善紀續收八萬六千退出萬一千有奇先後所退低銀並未呈部祇緣善紀漏收正大銀千兩畏懼檢舉遂同總督巡倉官忝送善紀法司問罪及陪庫主庫方大樂罰俸乃種禍實在於此而該科所奏通賄事不顯指陳徒泛言以喪臣名節乞容臣與該利面質以明心跡上責杲失職非

古廉清正直者比令加刑再問尋戶科給事中厲汝進查秉彝徐養正劉起宗劉祿復言兩淮當起解前銀之初適副使張祿署印與正大同謀捕和合鄉親大使趙爾隨解至京廣通關節自杲外如太常少卿嚴世蕃順天府丞胡奎總督尚書王鼎皆有請託踪跡宜盡法窮治疏入大學士嚴嵩即上疏自理謂汝進等欲以贓罪污蟻臣故借臣子世蕃名肆其巧詆上益怒遂手批汝進等疏詰其劾祿不早意欲與杲解釋命錦衣衛俱執至闕下汝進杖八十餘杖六十俱降邊方雜職張祿不必錄問黜為民不叙杲朴

世廟識餘錄卷之十一

等令該司併提晞即開奏發落再有煩擾加罪已而該司具獄上杲詔朴發邊衛俱克戌呼為民善紀并大樂仍送法司擬罪乃善紀降一級與大樂俱調外任其低銀令鎮撫司同刑部覈銷辨驗計虧折一千三百七十七兩有奇因廉得張祿通該吏武材并銀匠唐其等作獎侵銀狀以聞詔行該省巡按御史逮祿等追補已乃謫汝進雲南亦佐縣秉彝定邊縣養正通海縣起宗廣西荔浦縣祿荔波縣俱典史後杲竟死於戍所公論以為枉是時嵩有寵于上其子世蕃於各衙門關節無不干預既而王與齡又陷

王杲素稱謹厚而高護其子則不得不委罪於部
臣至激 上怒遂至加刑謫戍九卿之體陵夷盡矣
而刑部尚書聞淵雅負物望亦惟阿 旨減獄而已
語云為臣不易信哉

吏科給事中臧珊言廷推大臣惟吏部尚書首舉餘俱
唯唯不聞有可否非朝廷進賢如不得已之意乞今
後會推必詢謀僉同方具名上請如有不當許與推
者明言於廷務求勝任者用之吏部尚書毋得自執
吏部覆如其言 上曰選用人材係吏部職掌但會
推時各官有見亦當盡言今後已奉 旨點用者科

世廟識餘錄卷之十一

道官毋得輒先論列待其不効指實具効按嘉靖中
言官猶有此建白慶曆以來京堂缺先期吏部密請
教於首揆其人已定則會推前一夕業具揭通送閣
下知會明日會推止應故事而已誰復敢言其非者
嘗記弘治間蘇州吳文定 禮部尚書推調吏部
公即面辭曰某久在閒局素不能關防家人萬一蒙
簡是速敗也於是吏部別有所推由此觀之 先朝
閣臣原不預部事送揭之例始於 後
端公山在禮部時未 一揭 後
此事矣

威寧侯仇鸞鎮守甘肅日久貪縱酷虐恣為不法初總
督曾銑以防秋調取河西兵馬仇鸞不發銑參鸞阻
撓軍機且歷詆其科朮乖戾狀 上以防秋屆期
姑奪俸示罰其所劾論事情令按臣查勘鸞知不可
掩乃益狂悖無忌至是銑復 上言甘肅孤懸西北
三面阻虜今以鸞故士眾離心綱紀解弛平居實有
厝火積薪之形一旦恐致土崩瓦解之患鸞罪蓋擢
髮不可數臣請舉其大者將官有地方軍馬之任而
鸞自副總兵蕭漢以下無一不求索兼金寶馬以百
千計致各官相率効尤肆為朘削鸞又侵剋衛所月
世廟識餘錄卷之十一

糧并班軍銀兩充軍官犯悉索其厚賂而選委湖蕩
草束各給以印票而派私役軍匠日且百人虐殺無
辜歲以千計至其狂誕不恭肆為欺罔去歲果園堡
之捷輒報虜酋狼台吉為我軍所誅今狼台吉固自
在也且奪獲駝馬半入私門隨從輿臺盡帶功次以
致一鎮人心洶洶不服不亟黜之恐成他變 上覽
疏大怒乃令錦衣衛選差官校逮繫來京訊治既而
巡按甘肅御史張雨復言鸞黷貨養贖大失番夷心
六事巡撫甘肅都御史楊博復詳疏其欺罔貪暴三
十事俱下兵部覆稱所奏多係夷情且人命十餘賊

私鉅萬事體重大必須勘究分明乃可正法 詔巡按御史東公覆實速具狀以聞是時督撫按臣各起攻讐驚疑無死地矣乃天道助逆曾銑之禍遂不旋踵所謂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亂也獸窮則攫鳥兇之輩可易視之乎

兵部尚書王以旂等奉詔會同府部九卿詹翰科道等衙門議復套事宜畧曰虜據套為西邊患久誠宜亟為攘除第車體重大錢糧兵馬非旬月可辦集請先命大臣督餉量帶司屬越時羅買添設憲臣預處月糧俟有次第然後遣科道紀功欽遵行事其曾銑奏

世廟諫錄卷之十一

五

討山東槍手河南水夫及神機營偏老耳肅各邊兵馬悉聽 聖斷裁定給發既入 上諭輔臣曰套虜之患久矣今以征逐為名不知出師果有名否及兵果有餘力食果有餘積預見成功可必否昨王三平未論功賞臣下有快快心今欲行此事一銑何足言抵恐百姓受無罪之殺我欲不言此非他欺罔比與害幾家幾民之命者不同我內居處外事下情何知可否卿等職輔弼果真知真見當行擬行之閣臣夏言等不敢決請 上斷 上命以前諭付司禮監刊印百餘道發兵部備給與議諸臣令數日再會疏以

聞于是大學士嚴嵩上疏曰套虜為患日久 祖宗時力豈不逮猶然置之今民力去 祖宗時遠甚且中外府藏殫竭一旦議出無名之師橫挑強虜誠有如 聖心所慮者臣閱曾銑所奏征討必用三年每年必用兵十二萬銀必百五十萬兩銑有云此特大略其臨時請給者不在此數則師未興而經費已不支矣臣將何以堪之臣以好大喜功之心而為窮兵黷武之舉在廷諸臣皆知其不可第有所畏不敢明言以致該部和同附會上奏幸賴 聖心遠覽特降明諭活全陝百萬生靈之命誠 宗社無疆之福臣

世廟諫錄卷之十一

大

備員輔職如此舉措關係國家安危大計不能先事 臣正至屢 聖慮同官夏言於他政効勞為多臣分毫無補有負委任請從顯黜 上曰卿既知未可何不力正言于銑疏初至時乃有密疏稱人臣未有如銑之忠者朕已燭其私但知肆其所為而不顧國安危民生死惟徇銑殘酷耳朕故一言未答以示不可之意後見卿等每擬誇許朕思夏言既以為可卿必謂朕知而主之未宜遽沮其謀昨部院疏會奏是果行之說豈可真從之故朕方言不可耳卿宜盡心供職不允辭時 上已大疑言言懼不免因上疏曰北

虜久據河套擾我疆場臣愚竊以匈奴雖多不過漢一大縣况當國家全盛之時皇上中興之命薄示威武旋可成功故向於曾銑所奏不揆固陋妄有議擬第譏本短淺慮欠周詳茲承聖諭成功難必百姓無罪仰惟馭遠弘謀好生大德非臣愚昧能窺萬一然此事臣數與嵩議絕無異言今乃先臣具奏名雖自劾意實專欲誘臣自解所幸軍旅未興聖諭先布否則臣將不知死所矣上曰爾等朝廷倚政之本百爾自宜先以邦民為心如何專徇私情強君脅眾昔密奏未允乃詐稱上意必行茲所奏又

世廟識餘錄卷之十一

七

無引罪之詞吏禮二部會都察院參看以聞於是嵩復疏辨銑疏初至臣誠心知其非而不敢正言者臣與夏言同典機務事無巨細理須商確而言驕橫自恣凡事專決不惟常務不獲與聞即興兵復套事體極大自始至今亦並無一言議及其諸疏揭所奏不過列署臣名昨奉明旨謂密奏稱人臣未有如銑之忠臣讀之愕然實不知也至于每擬誇許皆出言手言欲以此顯上意于外而示親厚于銑故廷臣皆謂上意欲行無不恐懼即臣不知亦恐皇上有別有論于言也昨蒙降兵部會疏于閣言獨留者

日後出一閱隨即騰進並不以片言商可否且自去歲以來臣與言同在直所言任已自便一切機務忌臣干預每于夜分票本間以一二途臣看而已臣自知具員不宜復覲顏在列乞罷疏入得旨嚴嵩不能先事救正朕已恩宥之矣正當感恩盡忠何復奏擾所辭不允是時上意且不測而嵩攻言甚力言懼乃復上書自明且求去曰臣謬以非材首列班行自以與嵩同受眷知誓同圖報而不知其心之獨異於臣也臣每次入閣入直必遣人邀嵩再三不肯至即至亦漫無可否是嵩故意推避以誘罪於臣而謂

世廟識餘錄卷之十一

八

臣不使干預將誰欺也復套獲議高謂臣獨留三日出奏稿於細中令其一閱隨即騰進夫奏稿出於細中者臣之過于謹密也會者然後騰進者臣與之商確可否使稿不自收而委之他人騰駕已成而後與之會者此則可責臣而無辭矣夫嵩明知其故乃以此罪臣謂臣每擬誇許故欲以此顯上意于外而示親厚于銑夫擬議雖自臣下一經御覽即係聖斷非臣下所敢輕與者况征戰之事成敗難測衆方為銑危懼而以此為示親厚豈理也哉嵩以危禍中臣必欲置之死地臣不足惜其如國體何臣不

敢復與並列乞賜骸骨歸田里疏入 詔部院一併
參看已兵部尚書王以旂復會廷臣議上復套事宜
言虜兵強據險為中國計但當練兵積粟來則禦之
不宜與之較曲直爭尺寸宜令銑嚴督各鎮蓄兵養
威加意防禦前議出師蒐套一應事宜悉行停止果
虜侵犯疆場則須督率將士大張撻伐之威無得推
避誤事其銑所請延緩積欠月糧三鎮原額騎征馬
匹宜為給發至於所奉招降用間事非獨可以行之
復套宜仍勅九邊一體舉行以規敵情換虜黨上
曰套虜非新近事 先朝但防守耳既無故輕狂倡

世廟識餘錄卷之十一

議雖奉 俞旨然既下諸臣集議自當為國為民深
思實慮明以實告如何忍心觀望一旦敗事將何故
者其奪與議官祿俸一月兵部侍郎及該司一年銑
令錦衣衛丞遣官校械繫來京問王以旂姑令蕪都
察院右僉都御史亟往代銑盡忠督理以贖前罪此
安危大計科道官何寂無一言錦衣衛其悉速至廷
杖之各罰俸四月其餘事且戶兵二部作速再議以
聞已吏部尚書聞淵禮部尚書費家等都察院左都
御史屠僑等參覆大學士夏言輕信狂言輒為贊奏
事惟任意跡涉強君及奉 詔自陳復無引罪語揆

諸禮法俱違唯 聖明裁其進退 上曰爾等奉旨
議奏猶謂跡涉此非媚即畏是何臣體姑不究夏言
其削奪餘官今以尚書致仕已錦衣衛鎮撫司鞫上
曾銑獄情謂銑交結大學士夏言令其子曾淳先後
持金數萬託言妻父蘇綱致之言所朋謀為奸妄議
復套其前後掩覆失事冒報功捷其如咸寧侯仇鸞
所訐 上曰曾銑妄議開邊隱匿喪敗殃虐百姓欺
蔽朕躬罪在不宥法司會同九卿錦衣衛堂上官從
重議擬蘇綱發烟瘴地由克軍夏言差官校逮繫來
京問比法司會議銑罪律無正條宜比守邊將帥失

世廟識餘錄卷之十一

十

陷城塞者斬 上曰銑情罪異常有旨重議乃稱律
無正條固可置不問乎仍依所犯正律議擬以聞于
是法司謂當銑交結近侍官員律 詔可乃斬銑于
市妻子流二千里是時 上怒銑甚然實無意殺言
也會咸寧侯仇鸞先為銑所劾有 旨逮詔獄鸞上
書閣下自理萬因投鸞意令以復套事攻銑賄言表
裏作奸覲圖大福及鎮撫司奏獄具下法司擬罪凡
再議銑言竟以交結近侍律俱論死言既逮至京下
鎮撫司拷訊命法司擬罪言上疏曰臣之罪釁起自
讎家恐一旦卒然死于斧鉞之下不復能自明今幸

一見天日瀝血 上前卽死不恨往者曾銑倡議復套咸寧侯仇鸞未嘗執奏以爲非既而 上意欲罷兵勅諭未行而鸞既已至此明係在京大臣僞撰藉鸞口以陷臣中間摺據臣妻父蘇綱與銑交關往來狀皆重文巧詆茫然無證可據天威在上讎口在前臣不自言誰復爲臣言者 上方怒不省既而刑部尚書喻茂堅都察院左都御史屠僑大理寺卿朱廷立等議言罪當死但直侍多年効有勞動據律宜在議能議貴之條且詞未引伏或有別情非臣等所敢輕議 上謂言辨疏已報纒不當議復奪茂堅等俸

世廟識餘錄卷之十一

十一

讓之曰爾等任曰執法豈不知恩威當自上出乃取借議意明讓朕視言爲腹心言則視君爲何物銑上疏時卽密奏強君朕何嘗一言諭答敢動憚有密諭主行及事敗止令致仕又不知引罪故作怨語曰前去因不奉戴香巾爲朝廷計非以身家是人臣禮歟彼正以西內二三月直候不得見蘇綱爲辭爾等又爲言直侍內苑堅恣朋護之私是何法理其更依律定擬以奏於是竟坐言與銑交通律斬妻子流二千里言江西貴溪人與大學士嚴嵩同鄉在政府以權勢相軋言初罷歸嵩已爲首揆盡斥去言親黨在朝

者言聞之怒及復用位復居嵩上亦斥去嵩黨以相報復然嵩柔佞深險雖心銜言而貌敬之益甚言益以氣凌之及言因復河套事失 上意嵩遂振暴言短謂曾銑開邊釁皆言主之 上怒捕繫銑詔獄然無意殺言也會有蜚語流禁中者謂言去時怨望有訕謗語於是 上益怒遂坐銑交結近侍例并言斬之言豪邁有僞才縱橫辨博初在諫垣以言受 上知此贊更郊禮遂受特眷 上性聰察不喜臣下雷同言知其 旨方張孚敬用事時人無敢抵牾言故每事與之齟齬 上以爲不黨因厚遇之竟至大用

世廟識餘錄卷之十一

十二

然其人才有餘而識不足憑寵傲肆威福自由無所忌憚 上寢不能堪稍稍以微 旨裁之言不爲懼竟陷刑戮銑揚州江都人與言妻父蘇綱同鄉故藉言以復套不知 上意素不欲勤兵而是時言爲嵩讒已失 上意而銑方自負遼左功謂天下事無不可爲者乃附言以求行其志稍見踈誕不知禍之一至於此仇鸞故兇悍無比卒乘機賂嵩兩人深相結納而劾銑之疏嵩于世蕃一夕草就者或曰蜚語亦嵩所播或曰嵩以災異疏引漢誅星方進故事 上意遂決縉紳家以嵩殺銑比之秦檜殺岳武穆傾武

稷在高宗時兵威太盛未免有震主之嫌故檜得乘機陷之乃銑之復套非負不赦之罪而高欲殺言因羅繼銑駢死西市為古今不白之冤視檜尤酷矣銑既死家無餘貲妻子狼狽天下尤傷之

大同總兵官周尚文奏臣往歲鎮守延綏為巡撫賈啓以私怨劾臣子君佐君仁各冒功陞賞幸皇上赦不誅迄今九年啓遺恨未已嗾令陝西按察司逮臣二子於獄俱發戍邊臣惟父子血戰邊陲三十餘年前後効首功以數千百計不自意為邪臣所枉致父子睽離異域一旦遇警臣以孤身當虜誰為援者臣

世廟謙餘錄卷之十一

十三

死不足惜獨恨啓植私黨而殺有功之臣惟聖明憐察陛下兵部覆言尚文功誠可錄然啓奏已不行今其子以他故謫戍不當復引前事自解宜行勘得旨朝廷賞罰功罪自有定法君佐等所犯既查明與各處功次無與仍照原罪發遣按尚文坐府時嘗面斥嵩子世蕃為世蕃乞改順天府治中避之至是調旨不理其奏幸尚文為上素知其忠勇又得免於蔓引也

辛巳鄭王厚烷疏請上脩德講學并進居敬窮理克已存誠四箴及演連珠十首以簡理怠政飾非惡諫

神仙土木為規土手批其疏曰爾探知有宗室訕謗者故茲効尤彼勤熨細物一無賴子耳爾真今時之西伯也請欲為為之下其使者於獄居無何會孟津王子祐檇以請復父爵不行尤恨之已進萬壽表烷失稱臣陶仲文建醮天壇祐檇獨遣使進香而厚烷不與上益怒祐檇乃乘間遂訐奏厚烷招集亡命私造兵甲及與妖人宋剛等地謀為不軌厚烷亦訐祐檇稱長子僭繫玉帶及逼殺良民等事詞連厚烷祐檇有詔遣官會勘至是覆言厚烷謀反無驗然信惑群小多為不法所創有二仙廟育才等館

世廟謙餘錄卷之十一

十四

皆上僭無狀而方掉弄章句規切至專法當首論祐檇縱惡殃比厚烷等偏黨亂法宜以差治罪上命法司再勘為降詔數厚烷驕淫欺慢不臣無親等罪降發高牆仍暴其罪於各王府祐檇等各出時有差按厚烷曩嘗能文折節下士可稱賢王然性腐好為諛故不情之事欲以釣名取譽為諸宗所忌故及於禍隆慶初始遇赦復國
榆林衛都指揮僉事遊擊將軍李珍初以為官與延安衛署都指揮僉事田世威寧夏衛指揮田川郭震俱為總督曾銑所任用珍遂以戰功起徙中為今

官銑敗將校多得罪于是逮珍等詔獄羅織其事謂珍常減軍餉萬餘送銑子至京餽遺珍彼拷掠備極慘毒幾死卒不肯誣服以累銑子至是法司請論珍死其侵盜官銀繫親屬監追田世威郭震請戊詔依擬按珍震二人以死徇銑亦有嬰舅存孤之義雷霆之下無不摧折者當羅織時苟自爲計銑子決不免矣於乎貞臣累至而行明悲夫

世廟識餘錄卷之十一

十五

世廟識餘錄卷之十一終

世廟識餘錄卷之十三

資政大夫太子少保禮部尚書臣徐學謨謹輯巡視浙福右副都御史朱統奏二十七年三月日本使周良等至寧波賓館有爲匿名書投館中稱天子命都御史起兵誅使臣可先發夜殺都御史署府事推官張德熹知之乃不以告臣臣嘗斬賊張誅誅德熹叔也凡報福賊死者德熹皆與殮之御史周亮奏革巡視浙福之命者又德熹鄉人疑德熹構其事且臣懇頓海防稍有次第而周亮乃欲侵削臣權謂一御史按之有餘以致屬吏遂不用命願陛下察臣

世廟識餘錄卷之十二

先後奏詞非有私挾追究德熹等窩賊倡亂背公黨私廢壞紀綱詐傳詔旨扇惑夷情謀殺撫臣事情明正其罪奏入詔下巡按御史會同三司驗實奏聞按統天性嚴明介潔然自幼值家難多歷艱險故遇事頗刻核匿名文書付之一火而已何據而疑推官張德熹欲謀殺都御史而聞之於上且當賄賂公行之時而內無應援未有能立功名於外者况閩人滿朝豈宜過激統之不終以此

莊敬太子載墜

上第二子也

母皇貴妃王氏生於

嘉靖丙申十月六日

貴妃娠時夢神人星冠羽服

以一嬰兒與之遂生 太子十八年二月 上將巡幸承天 冊立為 皇太子命之監國至是 上以太子年浸長當出閣讀書命先行冠禮越二日晨興疾作遣醫診之不治忽北面拜曰兒去矣正坐而薨年十有四歲 太子生而靈異不喜紛華靡麗小心齋慎嘗見 上叩頭曰兒不敢時舉手曰天在上 上奇其不凡及薨痛悼殊甚 詔禮部具儀以聞已輔臣及府部侍從諸臣各上疏奏慰 秉一真人陶仲文亦具疏慰 上獨批答曰覽卿奏慰朕復何言早從卿勸豈便有此 太子非常人不識耳然厚

世廟識餘錄卷之十二

二

煇呂時中輩誹謗朕躬一日久不教誨一日輔臣不可諛悅皆謂朕既不早朝又不教習太子朕受天命承大道豈為小人所訕因思 太子年十四或可漸舉儲儀故令所司如例先行冠禮豈期 太子超凡遂爾長往且其于人世紛華一不好玩動有仙氣今果乃爾或謂何不任其素性朕思身已受謗又累太子豈可久藏禁中須如 祖宗故事一一舉行寧為不慈終不失正嗟今失矣彼紙上虛談之物能療之手 太子捨我亦非背者知朕心之不得已但仰思當日 聖母愛之甚至今未久而歸是朕之不

孝耳按 在敬初冠而薨 上批陶仲文奏慰疏有早從卿勸豈便有此語不知所謂勸者竟作何語也後來 上處 二王於外府人傳仲文有二龍不相見之說宜本於此

壬戌禮科給事中趙鉞言故禮部尚書費案總兵鄒永生平行履無聞數經論列不宜錫之以謚因言謚法乃勸懲重典請自今以後凡文武大臣乞謚行史兵二部覈其平生履歷詳悉開報不得止載畧節仍會多官公同會議擬應否定謚請自 上裁如有不公及開報不盡者許臣等覈奏得 旨謚法原有美惡

世廟識餘錄卷之十二

三

以示勸懲今後所司定擬務合公論按 卻求久歷邊方亦有名將之稱其得謚不宜與費案同論嘉靖中分宜當國政以賄成謚法蕩然矣曆慶以來此典甚不輕與顧殿閣詞臣較易而六卿則有當得而不得者由代言權之重止庇其詞林之黨而輕視勞臣令湛恩不究為可惜也

尚書被命例上辭疏歲戊申改總督倉場督理西苑農事戶部尚書劉儲秀為兵部尚書儲秀因其疏辭言上自入繼大統威懷四夷莫不震疊如近日復套一議尤見聖明非臣愚陋所能仰佐萬一 上責其

浮詞罔上無任事之忠卽黜之已酉陞經理兩關兵部左侍郎范鉞爲兵部尚書鉞疏辭內有衰朽之年栖遲可耻及仰奉宸謨自足萬全之策隨事通變寔乏將順之宜等語詔責其欺肆不恭亦卽黜之上本神聖群臣莫測其指向而兩臣一以曾銑復套爲言固上心之所不安而一以葉朽栖遲是耻則類然望言之無文行而不遠况可以誑主乎禮科給事中沈東爲故總兵周尚文疏請卹典言尚文爲將忠義自許邇者虜騎深入聞命疾趨奮勇先登多所殺獲虜遂徬宵遯此亦一奇功雖幸蒙聖

世廟識餘錄卷之十二

四

恩褒之極書陞之官秩然尚文有不泯之功朝廷有未盡之賞請命該部閱實先後功伐從公僉議贈以封爵延之世賞將見九邊能罷之士咸扼腕自奮爭先赴敵義不旋踵矣夫九重深遠下懷難訴當事之臣又不能上體聖心任已意而與奪其間冒濫或至于倖蒙出勤及遭乎捐棄今邊方未靖每厯聖憂誠宜厚死以激生卹一以勸百上覽其疏大怒曰周尚文違疏自伐功勞又肆言甲辰未得酬報怨望多端寬而未治不知何故卽死東言官也乃不行重効反肆欺誑毀朝廷擅權市美吏部都察院叅

看以聞于吏部尚書聞淵都察院左都御史屠僑言東心本無他第狂迂當治得吉人臣之罪結黨欺君爲大淵等何不重叅各奪俸三月東令錦衣衛鎮撫司究問已詔刑部擬罪刑部坐東奏事詐不以審者律杖徒納贖上特詔廷杖之錮于鎮撫司獄按尚文陝西西安後衛指揮同知弘治正德中數出塞逐虜有功進指揮使歷陞涼州副總兵以套虜善游河乃築凍壩百里募力士持長竿鐵鈎伏渡口賊至輒鈎殺之尋拜征西將軍鎮守寧夏歷鎮山西延綏俱有戰功庚子沙城之捷斬首至一百有奇賜

世廟識餘錄卷之十二

五

蟒衣玉帶陞都督同知辛丑召入提督團營聽征後府右都督掌府事出鎮大同條上禦虜四十餘事脩補墻堡七百里墾田五萬與虜戰黑山殺吉囊之滿竿斬首一百有奇進左都督築鎮口等邊墩五十里加太子太保荐加少保兼太子太傅是歲虜再寇宣府詔尚文簡銳東援破于曹家庄斬將塞旗加太保俄病卒年七十五尚文多謀善騎射讀書通大義濟約愛士飲食同甘苦能得士死力善間諜悉知虜中委曲故戰輒勝自壬寅以後虜數入宣大山西無寧歲邊將望風奔潰所亡失不可勝計惟尚文數

當虜有功不敗蓋亦近時名將也然性伉傲喜持人短長其在右府嚴嵩子世蕃為幕官常被呵誚世蕃不能堪改順天府治中以是積恨於尚文幸二知之不敢媒孽比死而東有九重深遠下懷難訴當事之臣任情于奪語指嵩也故嵩密為之譖東竟錮獄幾十年隆慶初始赦出而于時尚文亦賜祭葬如例贈太傅謚武襄云

吏部尚書聞淵既去會推禮部尚書徐階上曰階方事朕左右固非先朝弘文館之直者如何輒擬外遷合再推乃用戶部尚書夏邦謨上素寵禮部在

世廟識錄卷之十二

六

吏部上自階彼 旨後吏部缺會推更不敢

其後郭朴嚴納袁煒李春芳川繼為吏部尚書蓋疑萬鐘歐陽必進俱不厭上心仍用詞林為之也巳酉麻天府鄉試禮部尚書徐階子璠倩人入場事覺南京給事中萬文宗及監試御史楊順張鑑論階縱子犯法請罷階因疏求去上以階日直左右其子犯法遠不得知詔令安心供職是時階召前無逸殿未久聖眷方隆故上特宥其子置勿問而所倩入場之人旋逃去後改姓名為全真道人遊江湖間不歸矣或曰階被參時有鄉人楊豫孫在南考功

速遣人報階以七日夜達京師故階得先為之備云初河間人王聯壬辰進士為陽武知縣考察閒住聯性兇壬淫暴居鄉以武斷稱且毆辱其父良良告之鄰史閻鄰所論死久之良告息詞保候聞聯文坐殺人仍論死繫獄聯百方求脫不得以是憾先後御史胡植馮璋張洽等乃奏訴屢侵之聯刺知是時告訐盛行謀有以動宸聽為脫罪地方聯任陽武縣知縣時屬 駕幸承天巡撫都御史胡纘宗委聯供行殿役不辨怒笞之聯隨御史陶欽夔以賊罪劾罷以是亦恨二人乃摺據纘宗迎駕詩有穆主八駿空飛

世廟識錄卷之十二

七

電相竹英皇決不磨之句為引虞周不祥事陰肆詛謗且言屬之刊布聯不奉命遂假手欽夔劾之聯植等乃相率為維織抵伊重辟其詞多誕設凡意所不悅咸構入之若都御史劉隅參政朱鴻漸前知府項喬賈應春推官蔣珊知縣郭咸休田甸高儒給事中鮑道明苑馬少卿袁淮等無慮百十人令其子朝策當至日詐充常朝臣闕入闕門于班中聲冤奏之上覽大怒趣命錦衣衛分差官校繫纘宗等至京下法司會訊聯詞悉誣指無據纘宗詩全章皆頌盛德語並非詛謗乃讞上其獄聯仍殺人罪朝策詐假

官當斬續宗等悉赦勿治。疏入。上不悅曰：王聯孔門之徒，何不忠不孝？至是，續宗令人刊詩財力非民出而何？卽此細微，百姓之深虧重累可知。姑依擬且疏內欽獎一人稱俱在，何也？於是刑部尚書劉訥等具疏引罪。上曰：爾等迷于回護之堅，不以朕覽爲重。續宗詩既曰稱頌，何又有浹不磨之語？疏亦不經心。是人臣禮耶？禮部都察院叅者以聞。是時，上意且不測。大學士嚴嵩爲之申釋。聖怒少解。及部院疏入手，批之曰：劉訥等急于市恩，全不以職在執法爲事。乃稱頌之體，是如此耶？訥爲民三法司堂上。

世廟識餘錄卷之十二

官各奪俸半年。該司官逮鎮撫司拷訊。續宗錦衣衛杖四十。爲民輔臣嵩對制平獄可嘉。令兼大學士俸。嵩疏辭免。許之。按續宗等之初逮至，適是歲春京師災異疊見，雨土雨蠅，霾霧四塞，不覩天日者凡三月。上意頗懷疑畏，以問掌道教事禮部尚書陶仲文。仲文心知續宗等無辜，乃對上曰：疑有冤獄，得兩方解。會法司讞續宗獄至。上以仲文言姑宥之。尋大雨百官上表稱賀。上以仲文贊玄平獄，封爲恭誠伯。給事中張秉壺言：皇上慮先民瘼，躬薦德馨，休徵之應，良不偶然。仲文安得貪天功爲己力？於是仲文

疏辭。上曰：鄉祝釐報國祈禱，雨暘累效，職若鞫獄，非卿事也。果專恭盡誠，雖數爵亦未克酬。今以平獄謝似非宜者，且准辭待教，奉另行。

巡視浙福都御史朱統先是奏海夷佛狼機國人，行劫至漳州界，官軍迎擊之，于赤馬溪生擒得賊首李光頭等九十六人。已遵便宜斬首訖，章下兵部請俟復實論功。會御史陳九德疏論：統專殺濫及不辜，法司覆請遣官會勘。上從之。遂革統職，命兵科都給事中杜汝楨往。至是，汝楨及御史陳宗夔勸上前賊乃滿刺加國番人，每歲私招沿海無賴之徒來海中販

世廟識餘錄卷之十二

密番貨，未嘗有借說流劫之事。二十七年復至漳州，月港浯澳等處，各地方官當入港，既不能留人貨，疏聞。廟堂反受其私賂，縱容停泊，使內地奸徒交通無忌，及事機彰露，乃使狼狽追逐，以致各番拒捕殺人，有傷國體。其後諸賊已擒，又不分番民首從，擅自行誅，使無辜並爲魚肉。誠有如九德所言者，統既身負大罪，反騰疏告捷，而鐘喬相與佐成之法，當首論其冒功坐視諸臣。通判翁燦指揮李希賢等罪次之。指揮俞事汪有臨知府盧璧叅將汪大受又次之。拒捕番人方叔擺等四名當處死。餘佛南波二者等

五十一名當安置。見存通番奸徒當如律發配發遣。於是兵部三法司再覆如汝植等語。統鐘喬遂得罪。翁燦等下巡按御史提問。汪有臨等奪俸有差。初統被命。勅有文官五品以下武官四品以下許以軍法從事語。今勅稿在西房。為大學士夏言手自裁。削委任頗重。後統覆奏言。所謂軍法者。管杖徒流絞斬。皆是合容。臣便宜施行。詔可之。至是以閩中鄉官林希元通番治之。巫故嗾言官勿其擅殺。而是時言官莫為之申救者。統聽勸。居家知必不免。嘗語人曰。吾親死如歸耳。倘朝議有不測。便當自決耳。肯學

世廟識餘錄卷之十二

十

曾統為少年。簸弄直至西市。了當乎。時王璉適許奏。參政朱鴻漸被逮。統疑以為逮。已遂服。斷榜。卓自盡。統為人精嚴。勇于任事。開府閩浙。首嚴通番之禁。海道為之肅清。其疏辭有曰。今不依臣區處。十年後中國皆倭賊矣。久之果然。

大學士嚴嵩奏。臣伏蒙 聖恩。加上柱國。臣不勝疑懼。傳曰。尊無二上。上之一字。非人臣所宜居。國初始設此官。亦不輕授。當時左相國徐達為開國勳臣。第一亦止為左柱國。累朝曠而不置。縱使特恩。臣子所當力讓。唐太宗藩邸時。曾為尚書令。唐世臣子無敢

為尚書令者。至代宗朝。以郭子儀有大功。特拜斯職。子儀固讓不受。臣雖識昧古今。頗知敬畏。乞 皇上特免此官。仍著為國典。以昭臣節。上曰。卿敬出此心。俯准所辭。其以卿之子世蕃為太常寺卿。按上所寵輔臣。張孚敬。夏言。最所敬信。然常微有牴牾。惟嵩終無間。然如辭上柱國一疏。委婉謙讓。若有道者之言。維繫上心。誰能阻之。故特眷二十年。而天始敗之也。

世廟識餘錄卷之十二

十一

世廟識餘錄卷之十二終

世廟識餘錄卷之十三

資政大夫太子少保禮部尚書臣徐學謨謹輯

庚戌秋八月北虜犯闕初虜既犯宣府不得入遂引而

東駐大興州去古北口一千七十里大同總兵仇鸞

帥所部軍居庸關南馳奏虜騎日東將窺薊鎮臣謹

以便宜應援隨賊搏戰或徑趨通州防守京師惟

上所命順天巡撫王汝孝駐薊州誤信諜報言虜回

西北本兵亦以為然請亟止鸞兵勿東還備大同

上命鸞暫住居庸待薊州報緩乃回鎮及興州報至

遂詔鸞留壁居庸聞警入援命汝孝嚴兵守薊鎮

世廟識餘錄卷之十三

鞏華城副總兵劉通赴天壽山乙亥虜循潮河川南

下至古北口丁丑虜攻古北口汝孝帥薊州鎮諸將

禦之虜引滿內嚮以綴我師而別從間道西至黃榆

溝等處拆塹入汝孝等兵大潰虜遂由石匣營達密

雲縣轉掠懷柔至順義城下圍之開保定兵駐城中

乃解圍而南時警報日棘有言虜遣細作潛住京師

謀燒各場馬草者給事中王德奏以搆基廠等場積

草半散有馬官軍半令五場商人搬入城中准其上

納之數發壩上等處御馬於附近州縣牧養勅廠衛

五城譏察非常仍遣重臣會巡倉御史守通州太僕



寺解到馬匹無論已未投文急收入城武舉待試者

許自投薦即為錄用運軍未回者發通州守城翰林

科道有能出奇計欲以 上聞者聽 上嘉納之戊

寅虜至通州以白河阻不得渡乃駐營河之東岸孤

山一帶分掠密雲懷柔三河昌平各州縣京師戒嚴

詔鸞引兵發居庸亟前禦虜徵薊鎮諸路及河南

東山兵引入援分命文武大臣防守京城內外提調

營務成國公朱希忠遂安伯陳鏞署都督僉事郭琮

開住署都督僉事九聚兵部右侍郎謝蘭分守各門

正陽門英國公張溶吏部右侍郎李默崇文門襄成

世廟識餘錄卷之十三

伯李應臣戶部左侍郎駱顯朝陽門撫寧侯朱岳右

通政張濂東直門東寧伯焦棟太僕寺少卿張舜臣

安定門豐潤伯曹松大理寺右寺丞王達德勝門定

國公徐延德都察院左副都御史梁尚德西直門安

鄉伯張紳大理寺右少卿倪嵩阜城門宣城伯衛鏗

大理寺右寺丞陶謨宣武門靖遠伯王瑾禮部右侍

郎程文德皇城四門禮部左侍郎王用賓錦衣衛都

督陸炳以給事中張勳學御史魏謙吉等各四員充

監視官在京大小文臣中有知兵者悉聽兵部尚書

丁汝夔委用汝夔因條陳八議上既允行而用輔臣

嚴嵩等議加總督京城九門官二員用定西侯蔣傳
吏部左侍郎王邦瑞給旗牌令以軍法從事駐守通
州止用堂上官一員命進表耳肅巡撫都御史王儀
往 詔城中居民并四方入應武舉官生悉發乘城
晝夜防守命都御史商大節督率五城御史領之禮
部尚書徐階奏京師之兵多不習戰統領勳貴又不
知兵今繫獄將官戴綸李珍麻隆曹鎮歐陽安素歷
邊疆咸著謀勇請如張達等例釋而用之授以兵馬
必能出力以報不死之恩在外緣事有名將官遼東
有劉大章周益昌陝西有時陳雖去京稍遠亦當赦

世廟識餘錄卷之十三

三

省召之則兵部拘泥常格而不敢言者關廂居民一
聞虜警必奔走入城宜令兵部同錦衣衛五城御史
加意安插內有驍捷可用者即募召為兵既可以充
實行伍亦弭亂之一端也又聞兵部欲發兵於城外
劄營蓋為捍護關廂之計但恐京軍見敵趨走反挫
民心而關廂亦竟不能捍護宜急召總兵仇鸞入衛
仍優其廩餼令燕督城外劄營諸軍大約以大同入
馬為京軍先鋒以京軍助大同人馬聲勢庶兩有所
恃而不恐此又兵部思慮所未及者疏入 上深嘉
納之 詔宥綸等罪各復原職給與兵馬行糧聽總

仇鸞調遣餘俱如議保定巡撫都御史楊守謙率
師入援至良鄉列營崇文門外是日聽調副總兵朱
揖參將祝福馮登兵亦至彰儀門外人心稍安已卯
虜大二眾營白河東分遣遊騎散掠枯樹等各村落
去京僅二十里仇鸞帥副總兵徐珏遊擊張騰等兵
至通州列陣河西自固都御史楊守謙及朱揖等兵
營於東直門外時各路援兵頗集議者紛紛皆謂城
外有邊軍足恃宜移京軍入備內禦於是侍郎王邦
瑞請以巡捕官軍營東西長安街而尚書丁汝璈亦
謂留擊城外兵入營十王府慶壽寺俱報可吏部尚

世廟識餘錄卷之十三

四

書夏邦謨等侍郎敖銑等給事中俞鑾等御史王如
桂等各條上退虜之策皆部議所未及云陞進表山
西叅政艾希錚為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同工部侍郎
孫禮出城督治壕塹保守關廂 命禮部尚書徐階
傳諭九門防守官以虜未至毋輒先閉關以自困但
加意防檢務閉以時勿玩勿怯發銀五萬兩于密雲
二萬兩于昌平克客餉庚辰虜住通州河東分掠馬
林店等處殺虜居民無數焚湖渠等馬房執刀侍楊
輝等去宣府副總兵孫勇遊擊賀慶帥兵入援 上
令與仇鸞兵會悉力禦虜賞勇銀三十兩紵絲三表

裏所部兵給賞有差錦衣衛掌衛事右都督陸炳言
大虞睥睨通州未即渡河所恃者仇鸞兵扼其前耳
今相持已久遠卒飢疲餽不繼可為寒心宜趣令
兵部發兵應援令戶部發銀克餉令薊鎮守臣伺虜
歸路遮擊之事寧之日巡按御史王忬記錄功過以
聞上深然之因切責戶部曰仇鸞等各營兵馬至
此糧草不敷安能應敵李士翱等不以國事為重俱
令停俸戴罪即日計出兵食運送各營毋得違悞時
刻餘俱如炳言辛巳吏科給事中張秉憲奏今虜勢
漸逼中外戒嚴西苑宮垣低淺喧譁之聲易達 聖

世廟識餘錄卷之十三

五

聽非所以防奸訛養威重也乞早還大內如太陽中
天群陰自息且使人心安輯士氣奮揚而醜虜不足
平矣 上曰爾等既貞忠為君未可乘而恐動上下
勿擾 上諭戶部曰近日關廂任民入城者動米價
頓貴必至艱食朕甚軫念其亟發米五萬石每石定
價銀五錢會官發糶給事中王德御史李逢時言每
石五錢其價尤重請定為三錢五分禁富民乘機潰
買者從之命都御史楊守謙同仇鸞調度京城各路
發兵馬相機戰守仍懸示賞格獲虜酋首一顆者陞
世襲都指揮使賞銀一千二百兩獲虜首一顆陞一

級直隸巡按御史姜廷願言虜犯通州乘城軍士止
一千七百人雖議發居民與各運官旗協守不過具
數而已今虜野無所掠勢必深入官軍環視拱手莫
與一決死戰者乞勅該部速發勁兵迎敵 上是其
言命兵部如議發兵聽仇鸞調度禦虜仍令查叅古
北口主客兵將縱賊入境者以名聞命都御史商大
節便宜募軍發戶部銀五千兩貯兵馬司聽用有伎
勇異等士倍給賞銀命聽征叅將劉錦帥所部人馬
同王儀守通州給守衛官軍直米令其晝夜直宿不
得更番候事寧分班之日任支總督九門英國公張

世廟識餘錄卷之十三

六

溶等言守城官軍有兵無將難於統攝坊市民兵皆
烏合之眾宜亟發軍器糧賞得 旨令戶兵工三部
選委屬官分詣各門聽坐門大臣調度違悞者指名
叅治是日晡時虜自通州渡河西向前鋒七百餘騎
至安定門迤北教場仇鸞徐珏邀後騎于白河孤山
斬首十三級奪馬十四匹壬午虜大眾薄都城分掠西
山黃村沙河大小榆河等處畿甸大震總兵高秉元
都指揮伯昂徐鏞等連營城外禦之不能却 上責
兵部坐視不行驅勦令朱珥亟以兵應援 詔以大
通橋見貯漕糧分給諸路客兵未至者權寄天津等

倉以城中米價騰貴預給文武百官弁軍匠旗校人等九月十月俸糧仍諭各坊毋高價病民宣府總兵趙國忠參將趙臣孫時謙袁正遊擊姚冕山西遊擊羅恭各聽調入援營玉河等處 詔兵部通查諸鎮兵數以開發銀賞給俺答縱所虜河渠馬房內官楊增持番書入城求貢 上以書示大學士嚴嵩李本禮部尚書徐階因召對于西苑 上曰今事勢如此奈何嵩對曰捨食賊耳不足患階曰今虜在城下殺人放火豈可言是捨食正須議所以禦之策 上顧階曰卿言是因問虜中求貢書安在嵩出諸袖中

世廟識餘錄卷之十三

七

上曰此事何以應之嵩曰此禮部事階曰事雖在臣然關係國體重大須乞 皇上主張 上作色曰正須大家商量何得專推於朕階曰今虜駐兵近郊而我戰守之備一無所有此事宜權許以疑虜第恐將來要求無厭耳 上曰苟利社稷皮幣珠玉非所愛階曰皮幣珠玉則可矣萬一有不能從者則奈何 上悚然曰卿可謂遠慮然則當何如階請以計疑之言其書皆漢文朝廷疑而不信且無臨城脅貢之理可退出大邊外另遣使齎番文因大同守城臣奏事乃可從如此往迴之間四方援兵皆至我戰有

備矣 上首肯曰卿言是選出與百官議之嵩因奏令中外臣民咸望 皇上一出視朝撥亂反正 上微哂曰今亦不至於亂朕不難一出但嫌驟耳階曰中外望此舉已久今一出如旱得雨何嫌於驟 上乃許明日視朝於是命嵩等退是日階集百官議闕下議未定國子司業趙貞吉抗聲曰今朝廷所急者出沈束於獄中理周尚文之功虜易退耳時 上遣中使密窺會議諸臣聞貞吉言宣入左順門令手疏便宜以上貞吉因請急遣近侍有才猷辨博官一員同錦衣衛官詣諸將營中賞軍激勵士氣仍許開損

世廟識餘錄卷之十三

八

軍之令令將士義勇軍民人等人自為戰但得一首級賞銀百兩逗遛觀望不戰者誅無赦 上覽奏即陞貞吉左春坊左諭德兼河南道監察御史給賞功銀五萬兩令其隨宜區處宣諭將士以仇鸞為平虜大將軍節制諸路人馬文官三品以下武官副總兵以下不用命者俱許以軍法從事陞楊守謙為兵部左侍郎兼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協同提督內外諸軍務時鸞兵自孤山還至東直門外徘徊觀虜虛張聲勢得死虜首十顆獻之守謙兵薄虜營而陣以無後繼堅壁不戰 上自是不悅守謙矣癸未 上御奉

天殿百官公服行一拜叩頭禮命禮部尚書奉勅諭
至午門鴻臚官宣示群臣曰今虜聽我背叛逆賊入
侵畿地當事之臣全不委身任事曰上不視朝我亦
不任事夫以平日云君逸臣勞竊聖言以已欺懷不
忠至此尤甚何有主憂臣辱之實敢為上行下效之
肆朕中夜之分亦親處分輔贊大臣日夕左右未頃
刻有滯于軍機而朝堂一坐亦何益欺天背主尸物
科道官通不一劾且脅我朝入大內恐嚇朕躬沽名
市美非黨即畏奸臣敢欺君父各悞事大小諸臣便
一一指名參劾定罪其餘各同寅協恭悉心國事凡

世廟識餘錄卷之十三

九

有見聞可以助大破逆賊虜寇者人人盡言再如昔
玩視並以軍法行刑詔起原任總督陝西三邊軍
務尚書楊守禮總督宣大侍郎劉源清兵部左侍郎
史道右副都御史許論等於家各趨令赴京聽用時
虜衆薄城上以丁汝夔舉措周章詰責之吏部言
欲圖安攘須用大臣曾歷邊方夙嫻兵略者因推守
禮等名上汝夔不自安乃請躬督諸將出城禦虜以
侍郎謝蘭督理部事上責其推諉令居中調度如
故不允命總督倉場侍郎孫應奎專管督餉隨軍給
散給事中王德御史李逢時奏舉將材如翰林尹臺

趙貞吉正維禎科道如張秉壺葉鏜唐禹楊允繩呂
光洵黃如桂部屬如江冕李棟劉自強黃元恭張材
及司丞張遜業起復知縣馬如驥皆素閑方畧宜亟
選用因言九門晝閉不便軍民且示虜以弱各處調
到官軍請亟勅巡視大臣給以軍器資糧督之出戰
但有能奮勇先驅者即小挫勿論其城中坊舖居民
往來乘機為奸宜重繩以法上是其言下所司議
行其閉門一節已有旨令設兵加意盤詰何乃不遵
使入者無聊出者盡棄是何心耶今虜至已五日戶
兵工三部官兵糧器具漫不經理其各令陳狀以聞

世廟識餘錄卷之十三

十

時京城門閉民避虜至城下者俱不得入號呼之聲
直徹西內會德等言及之遂開門便民出入甲申禮
部尚書徐階集廷臣上俺答求貢議畧言虜酋悖逆
天道犯我郊畿虐劉人民蹂踐地土揆之大義所當
必誅今雖稱臣求貢然信使不入表文不具且其文
書皆漢字真偽不可知臣等以為求貢必不可許宜
日遣通事質勅諭虜酋如果悔罪求貢則當欵兵出
境具表款塞聽朝廷處分如駐兵境內邀求速賞則
惟有勵將選兵以大義致討必使匹馬不返以洩神
人之怒得旨虜酋入犯神人共憤如議集兵剿殺

不得輕信偽書致墮虜計勒通政使樊深為民深條
上禦虜六事亦廷臣所共言者惟其中言仇鸞與虜
相持日久不聞一戰此非士不用命即係主將養寇
要功乞密遣近臣承制詰之令具以狀對 上覽其
奏謂深借陳言隱攻仇鸞遂斥為民是日虜退趨白
羊口戶部尚書李士翱侍郎駱顥兵部尚書丁汝夔
侍郎謝蘭工部尚書吳松侍郎孫禮各奉旨陳狀引
罪有 旨下汝夔獄士翱革職松住俸俱戴罪候處
顥蘭禮奪俸五月調大名兵備副使殷學于涿州防
守命錦衣衛速繫守通州都御史王儀參將劉錦至

世廟識餘錄卷之十三

十一

京訊鞫陞巡按御史王忬為都察院右僉都御史代
儀命新赦都指揮僉事歐陽安克東官廳參將代領
錦軍先是虜騎自宣府東行本兵不虞虜猝至不為
備忬獨行奏言潮河川有徑道一日夜可達通州因
疾馳至通州為守禦計無何虜至 上密使中使規
忬方勵士乘城大喜御史姜廷願劾儀錦庸懦不職
忬亦劾儀等縱士卒凌虐大同軍 上遂命逮繫儀
擢忬代之大同軍者仇鸞所將入援兵也素無紀律
往往詐稱遼陽軍入民間鹵掠京軍捕得捶之繫通
州獄 上謂大同軍率先赴援縱有罪出於飢疲令

免窮治送大將軍收撫於是鸞兵益驕民間苦之殆
甚於虜焉先是虜騎至安定門 上命守謙與保定
副總兵朱揖等并力擊之揖等見虜勢盛莫敢前守
謙亦以兵部未檄調為辭時京城外西北隅火光燭
天內臣園宅在焉相與環泣 上前稱將帥不力皆
為文官所制故虜得至此 上震怒曰守謙名稱入
援何數日坐視不出一戰且朕親降旨趣之應援兵
部豈有不奉行者何得稱部檄未至擁眾自全命錦
衣衛捕守謙同汝夔至廷鞫之以吏部左侍郎王邦
瑞攝兵部事都御史艾希淳代領守謙兵乙酉虜遁

世廟識餘錄卷之十三

十二

至清河迤北 上命大將軍鸞嚴護 陵寢仍令搜
捕近京群盜乘機剽劫者俱許以便宜行事毋待部
檄兵科給事中俞鑾等劾奏兵部尚書丁汝夔郎中
王尚學等禦虜無策當治 上曰丁汝夔李士翱胡
松已有旨謝蘭王尚學俱革職戴罪理事俟事寧議
處言官有耳目之寄畏縮不肯早言但推諉云方當
有事忍心負主且掇拾不御正朝姑奪俸一年已御
史刑尚簡等亦疏劾汝夔等及巡撫都御史王汝孝
總兵羅希韓盧欽報汝夔等如前旨汝孝等命錦衣
衛遣官校往械繫之仍責尚簡等忍心畏縮不早糾

舉俱奪俸九月丙戌京師戒嚴侍郎王邦瑞請躡虜
歸路擊之御史呂光洵亦言今大雨彌日京畿千里
之內泥淖徑尺虜馬難騁長技莫施請亟詔諸將乘
便邀擊務使虜大挫而歸以弭後患上然之趣遣
郎中江冕董懋中等分詣諸將督戰仍命兵部發
兵戶部發糧餉工部發器械太僕寺發馬匹各不許
怠慢延緩賞遊擊徐仁王棟大同遊擊王祿各銀三
千兩紵絲二表裏中軍把總等各銀五兩軍士二兩
以旆鸞言其禦虜有勞故也降左諭德蕪御史趙貞
吉為廣西荔波縣典史貞吉以出城勞軍還復命因

世廟識餘錄卷之十三

十三

言臣以奉宣明詔懸布賞格勸大將軍鸞以乘雨
襲虜仍傳諭城東西南防護諸營獨宣府總兵趙國
忠兵在沙河迤北臣未經辭朝不敢遠去上曰貞
吉奉勅宣諭各營所領銀兩未見處分如何即云復
命且妄以未經辭朝為言顯屬欺誑其速送錦衣衛
鞫實以聞已而錦衣衛奏狀得旨貞吉沽名欺上
實非真忠且言周尚文功未報沈束未放及至委用
却乃畏縮敢肆誑君代人懷怨姑杖五十降邊方雜
職用初貞吉廷議罷盛氣謁大學士嚴嵩於西苑直
中嵩辭不見貞吉怒叱門者會通政趙文華趨入顧

謂貞吉曰公休矣天下事當徐議之貞吉愈怒罵曰
汝權門犬何知天下事嵩聞大恨乃佯薦貞吉使出
城賫銀勞軍時虜騎與諸軍分屯城外者相去各數
里貞吉就民車致銀仇鸞所鸞不受虜且漸引去貞
吉計無所出恐後時乃賫勅巡城外徧諭諸營而還
比且復命遂得罪貞吉雖舉動率易無當于事然其
忠憤激烈當衆心皇皇疑懼之時能扼腕危言顛沛
而不悔其氣亦足壯云丁亥大將軍鸞逐虜至白
羊口迤東紅橋雙塔等處虜以白羊道狹恐我軍逐
擊之遂掣其半由高崖口舊路出鸞軍不意虜東返

世廟識餘錄卷之十三

十四

猝與虜遇皆不戰而潰死傷千餘人鸞幾為所獲以
裨將戴綸徐仁救得免虜長驅至天壽山見總兵趙
國忠列陣紅門前不敢入而去詔於慶壽海印二
寺空地結茅以居城外避虜之民仍發太倉蓄蓄二
萬米二千五百石行順天府官給之命西官廳聽
征總兵李鳳鳴文鎮守薊州永平山海等處總兵官
延綏遊擊將軍徐仁克密雲古北等處副總兵官命
侍郎王邦瑞不妨部事蕪提督團營軍務陞陝西布
政司右叅政吳嘉會為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整飭薊
州邊備巡撫順天詔京營將九聚許策等帥兵一

萬人趨薊州防虜東掠山西寧武關入援守備劉澤
帥兵一千二百人駐蘆溝橋捕內寇殺兵部尚書
丁汝夔侍郎楊守謙時法司坐汝夔守備不設守謙
失悞軍機律俱秋後處斬上怒甚謂汝夔罔上毒
民守謙黨同坐視皆死有餘辜趣命所司行刑汝夔
仍梟示妻流三千里子克軍鐵嶺衛以刑部侍郎彭
黠左都御史屠僑大理寺卿沈良才議獄遲緩各杖
四十降俸五等刑科給事中張侃杜汝楨烏從善通
旨覆奏各杖五十侃仍黜為民初虜薄都城汝夔
恐喪師輒戒各營兵勿輕與戰各營兵惟守謙兵最

世廟錄卷之十三

十五

近城風聲易達故諸將士遠避不戰者輒引本兵及
守謙為辭語聞禁中二臣遂得罪戊子虜出橫嶺
口趨懷來川總督蘇祐宣大巡撫趙錦督遊擊李良
兵擊之斬首四十八級生擒三人己丑賞仇鸞銀
五十兩紵絲四表裏趙國忠徐珏張騰各三十兩紵
絲二表裏王臣王綸趙臣孫時謙袁守正姚冕羅恭
各二十兩二表裏涿州守備井田所部兵共給銀三
萬二千餘兩以入援効勞故也是日虜衆始盡出邊
人馬飢乏皆不能軍鸞等懲白羊之敗竟不敢逼但
尾送至石匣城及張家古北等口外而返十八日大

同遊擊王祿于懷來斬虜首十七級獲馬十二匹二
十一日山西遊擊柴縉于昌平奪回男婦二百四十
人二十三日都督九聚襲虜于海店生擒四人既而
鸞報功至八十餘級或云皆詐割死虜及平民首級
云按本兵自張縉廣通賄賂債帥克斥邊庭以至邊
事日壞縉死屢推代之者常不稱旨有旋推旋斥
者而汝夔故以廉謹稱原非軍旅才也一旦誤膺樞
柄當犯闕送不勝周章比就逮時咫尺不能前頗
萎縮乏丈夫之氣且其死也或又曰虜自壬寅以來
無歲不求貢市其欲罷兵息民意頗誠懇當時邊臣

世廟錄卷之十三

十六

通古今知大計如總督翁萬達輩亦計以為且因其
款順而納之以為制禦之策乃廟堂不為之主議既
大言閉關以絕其意又不修明戰守之實而為之備
反戮其使以挑之至于戎馬飲郊乃詔廷臣議其
許否則彼以兵脅而求我以計窮而應城下之盟豈
不辱哉此史臣亦觀近事而為之說庚戌之後非不
議馬市而歲歲犯邊如故世廟始悔而罷之俺酋
不老且病王台吉父子無間可乘欲互市納款如今
日談何容易俺酋固虜中一豪傑能知時盛衰其晚
年悔禍此有天意非人力也

終

世廟識餘錄卷之十四

資政大夫太子少保禮部尚書臣徐學謨謹

禮部尚書徐階言近者逆胡深入郊畿皇上赫然按

諸不任事者罪內外臣工固已莫不震懼矣但人才

不同譬諸器物小大長短有限若不擇而用之恐終

無以稱任使也今世論人大率重修謹夫修謹之士

平時非無可稱然而循途守轍不足以倉猝應變徐

言緩步不足以慷慨立功今當應變立功之秋苟付

之若輩是匠氏以桶為杗終於不稱而已伏覩原任

都御史何棟原任副使聶豹其才識膽略迥異時流

而豹守平陽禦虜已有成效獨以不能顧瞻俯仰趨

趨嚙嚙為世俗態是以仕不果達乞勅吏部急將二

臣起用仍推此意廣求異能待以殊格庶緩急有濟

上納之命亟查豹棟取用按階是疏實得用人要

領顧所薦豹棟後來亦未有建立豹起廢纔三年而

躡進本兵竟以迂慢為上所斥既被廢還家以倭

阻吳門人有問豹退倭之策者豹舉孟子壯者以暇

日修其孝弟忠信可使制挺以撻秦楚之堅甲利兵

為對聞者皆掩口而咲其所謂應變立功之才如此

棟數年在邊或云其家富可敵國

蘄州巡撫都御史王汝孝總兵羅希韓副總兵盧越以

縱虜入邊各逮至京下法司鞫訊皆坐死詔特從

末減發邊衛充軍初上遣官校逮汝孝也怒方獻

令綁縛以至於時餘虜盡出邊官校不敢前則託言

汝孝等追虜白羊口遠不可猝至至是上怒漸解

汝孝得不死是時汝孝雖不能過虜進邊然城下之

役周旋防護亦可謂以身殉國視仇鸞坐擁重兵初

無當於虜之出入而反素首功特蒙賞賚亦一時無

其代者上不得已而寵信之也

刑部江西司郎中徐學詩上言頃者逆胡入犯畿輔

世廟識餘錄卷之十四

詔使群臣盡言然未聞有以探本之論陳於陛下

者今大學士嚴嵩奸貪異常各處巡撫總兵等皆指

社軍民爭致金寶以克嵩之囊橐是以釀成虜患幸

上不誅乃復謬引佳兵不祥之說以謾清問縱

于世蕃受失事李鳳鳴二千金使任蘄州總兵又受

老廢總兵郭琮三千金使補漕運滿朝縉紳無不歎

憤而竟莫有一人敢抵牾之者誠以內外盤結上下

比周積久勢成而世蕃猛鷲擅執父政凡諸司奏請

稍涉疑畏者先必關白然後敢聞又嵩之權柄足以

假手下石機械足以先發制人利勢足以廣交自固

乘機構隙足以示威劫眾文詞便給足以飾非強辯
精神警敏揣摩精巧足以趨避利害而彌縫缺失私
交密惠令色脂言足以結權當路而緘奪人口故諸
凡論蒿者蒿雖不能顯禍之於正言直指之時亦必
託事假人陰中之於遷除考察之際臣不能悉記即
如先任給事中王焯陳愷御史謝瑜童漢臣等于時
亦蒙寬宥而今安在哉故天下之人視蒿父子如鬼
如蜮不可測識寧自痲心疾首敢怒而不敢言何者
誠畏其陰中之也臣伏讀 聖諭有大破逆賊虜寇
之語竊謂大本大端不必遠求但亟罷蒿父子 皇
世廟識餘錄卷之十四

上擬權於穆清之上而六鄉分治其職天下遂大治
矣疏入 上謂其乘間報復下鎮撫司考訊蒿不自
安求去 上慰之曰小人乘伺但引激主怒何可墮
彼計不思竭忠輔朕焉卿其益盡初誠多事之秋勿
固辭蒿疏謝仍乞放其子世蕃回籍 上憫蒿老止
一子世蕃令隨任侍親按是時論蒿之疏多矣未有
若學詩之能洞灼其心術者時學詩之族兄徐應豐
者以書寫給事無逸致與蒿朝夕相處蒿疑學詩之
疏必出自應豐口授明年熈吏部以內察中之應豐
既罷官詣 迎和門辭 上詰應豐本中書官不與

政事何得考斥即傳 旨留用是蒿愈忌應豐後數
年以誤駕科書諧 上杖殺之
上諭閣臣曰昨入犯之魁華人為多外域之臣敢於我
前帶信坐觀城池可歎不一征誅何以示懲殺人盈
萬天豈不怒焉聞其歸亦多毒瘡死者此時以承平
日久不可更以好武為阻惟財用乏固非君理之事
然所司不奉旨曰不敢便行令先集兵聚糧為要卿
等示兵戶二部臣知之 上復諭仇鸞曰卿勿怠此
戎務必如 皇祖時長驅胡虜三千里乃可鸞對言
方冬虜中馬肥以來歲三月大舉搗巢 上又諭云
世廟識餘錄卷之十四

昨陳之疏具悉竭忠但機貴于密孔聖大誠鸞復對
事以密成亦以預立乞 勅下廷臣集議或姑假臣
經累之名凡宣大薊鎮積芻峙糧以待非常之舉
上曰虜賊逆天犯順神人共憤欺上之罪未明必當
征討為上爾等既集議僉同凡當預備事宜所司亟
擬行督餉大臣如議添設是時 上銳意討虜欲一
雪城下之耻乃輔臣如嵩大將如鸞何可倚恃故中
劄馬市之議以阻問罪之師雖舉朝彙傑扼腕于二
臣顧揆之人才事勢疑亦未可輕舉也
巡視京營主事申樞以咸寧候仇鸞恃寵弄權奏言營

政更張之始，臣叨耳目之司，凡事願加詳慮，博訪不
當決計於一人，責效於旦夕。上以其疏不明，示
密報，驚心知所謂，因奏樞意，不過侵官攬權，束縛臣
等使不得行事耳。且京營巡視官近已添設科道二
員，今益之主事，重以職方之勢臨之，臣等脅息懼罪，
且不暇何暇謀勇得。旨下樞鎮撫司，拷訊遂革巡
視部官，按嘉靖中，朝廷有人當嵩鸞勢，暴如火而
天威又復嚴重，然攻擊二臣者，史不絕書，逮慶曆
以來，常俟柄臣既死而後爭下石焉者多矣，乃其人
亦自負於忠諫之林，而厚自揚詡，何也。樞後起用終

世廟識餘錄卷之十四

吏部郎

上欲祧 仁宗昭皇帝升祔 孝烈皇后禮部會議
孝烈皇后久正中宮功德隆重，專室祔享，經禮昭然。
今 奉先殿后位未設，誠于禮未備，然而遽及廟次，
則臣子之情不惟不敢，實不忍也。臣等竊以為 孝
烈皇后神位宜仍遵 勅諭安 奉先殿 慈孝獻
皇后之側，凡祭享儀節除忌祭讀祝外，其餘並如
勅諭則禮制歸一矣。是時大臣會議，尚書徐階頗以
祔廟為不可，都給事中楊思忠主階議，餘無言者。上
使人覘知狀及疏入，上乃曰：爾等懷二之心，半至

于今耶。今茲非專論后，又非子為親夫為婦也。正議
止以朕躬論，顧無人肯奉議者。爾階與思忠二人議
定以聞，即是矣。于是階思忠言，臣等愚昧不能仰知
聖意，竊惟周建九廟，三昭三穆，率六世而祧。至後
兄弟相及，則亦有不能具六世者。况 國朝廟制用
同堂異室，與周禮不同。今 太廟九室皆滿，若以
聖躬論，仁宗當祧，固不待言。但此乃他日聖子神孫
之事而煩 聖上身自議之，則臣等之心，尚有所未
安者。謹按夏廟五，商廟七，周廟九，夫禮由義起，五可
以七七，可以九，則九之外亦可加也。臣等以為今日

世廟識餘錄卷之十四

六

之事，宜準三代廟數，遞增之例。于 太廟及 奉先
殿各增二室，而以其一升祔。孝烈皇后則 仁宗
可不必祧，而 孝烈皇后可速正南西之位。且在
皇上無預祧以俟之嫌。上曰：會議當令人人盡言。
今兩人各一言而止，非懷二耶。爾等臣子之議，于當
祧不當祧，正宜力請，可得謂之自議。且禮得其正，何
避預祧以俟為嫌耶。其更歸一會奏。于是階等復會
諸大臣議言：聖見高明，超出千古，非臣等所度。謹
按唐虞夏五廟，其祀皆止四世。周九廟，三昭三穆，然
而兄弟相及，亦不能盡足六世。今 仁宗已為 皇

上五世之祖以 聖躬論 仁宗於禮當祧禮曰天子之與后猶日之與月陽之與陰相須而成天子修男教父道也后性女順母道也 孝烈皇后久主中官毋儀萬國于禮當祔臣等衆論攸同宜奉祧 仁宗升祔 孝烈皇后于 太廟第九室及 奉先殿神位一體遷祔以明典禮疏入報聞已禮部以祭忌在近請肯欲擬上祧祔及奉安神位儀節 上猶憾禮官初議不即許乃曰 孝烈皇后所奉配者乃入繼之君又非六禮之始忌日雖不祭亦可部臣愈益惶恐乃言 皇上受天景命續 祖鴻業神功聖治世廟識餘錄卷之十四 七

超越百王武烈文謨佑啓萬世所謂應運中興大有為之君 孝烈皇后德隆貞一行備清真祗奉 兩宮助祭宗廟則 聖孝益彰 親蚕西內表率六壺則王化益廓至于 拯危 車駕彌變宮闈勳列蓋乾坤慶澤流宗社所謂以聖配聖炳乎相成者也而皇上謂非六禮之始欲罷忌日之祭臣等伏覩本朝故事 宣宗章皇帝廟舍 恭讓皇后祔 恭孝章皇后 憲宗純皇帝廟舍 吳后而祔 孝貞純皇后忌日必致祭于 奉先殿則是 祖宗之制原無先後之拘况 孝恭章皇后及 孝貞純皇后德雖

盛而未聞有功 孝烈皇后功既崇高兼有其德今日升祔之禮忌祭之儀典則具存臣民共戴幸容臣具儀開奏奉祧 仁宗祔 孝烈皇后于太廟第九室奉安神位于 奉先殿至期舉行忌祭則正義明而禮制定矣 上曰非天子不議禮后本當祔廟居朕室次自前歲朕諭之丞弼示之禮官謂今日未宜此言徒飾聽使愚者惑之曰忠諫之情實俟題朕之神主耳乃命候 肯行事已而 上諭輔臣曰卿等直內固因贊事上玄然國家大政未嘗不許非議后忌祭禮官及諸臣不肯從正即末所云猶強耳由此世廟識餘錄卷之十四 八

觀之人心全不識天時初以 皇兄無嗣 皇考係近親屬在朕躬本之天定今爭親爭帝爭祔爭名三十年矣猶不明至是乎今即不忍奉祧 仁宗且置后主別廟將來由臣下議令忌日奠一卮酒不至傷情卿等其更言之于是閣臣傳諭禮部部臣不敢復言第請如制祧祔擇吉行禮 上乃許之是時 孝潔皇后為 上元配尚未有所祔故 上意疑禮臣之不肯祔 孝烈者以此禮臣乃卒迫於從合之恭遂舉以 宣廟之 恭讓 憲廟之 吳后為言而不知其事體有大徑庭者於乎君臣之際將順易而

臣救難誠然哉

兵部侍郎王邦瑞疏言今兵部尚書缺時召起翁萬達于制中且二月餘恐天下握兵柄者目屬心嚮樂端漸長其于國體政經關係非細蓋陰指仇鸞之擅也

上不悅曰戎政初修忠將是託况朕有密詔非其自擅若爾等肯選任諸將集練兵卒隨事效忠比常加意使用無不當籌無不臧亦不待伊言矧令君自勞心今一矢未發先自攻譖大臣謀國之忠當如是耶按鸞之逆肆甚矣當其時鸞當方深相結納故閣臣不出一言而朝廷之紀綱陵夷殆盡此非細故

世廟識餘錄卷之十四

九

也邦瑞爭之力頗得大臣體然自是邦瑞之位危矣癸卯兵部車駕司員外郎楊繼盛奏乞罷馬市以全國

威以絕邊患其畧曰去歲胡虜悖逆天道大肆猖獗皇上赫然震怒選將練兵欲報數百萬赤子之仇而雪城下憑陵之耻此神人之所共幸也臣比見俺答求開馬市之書大肆無狀竊意皇上必決策北伐而興問罪之師矣及廷臣會議乃許暫開馬市臣不覺仰天長嘆夫以皇上之英武國家之全盛勇夫壯士踰伏下位者又不可勝數不能生擒酋虜剋絕苗裔而乃爲此不得已下策何哉臣請陳其不可

者有十夫開馬市者和議之別名也虜素賓服尚不可言今虜辱我如是不能擊討反與之和則何以上

解列祖之怒下舒百姓之恨乎此志天下之大憐一不可也頃皇上屢下北伐之命臣民夷夏所共

聞天下方引領以望王師而乃一旦改爲和議失天下之大信二不可也以堂堂天朝而下與犬羊爲市

冠履倒置損國之大威三不可也天下豪傑驟聞虜患慘毒莫不憤恨思與逆賊決一死戰聞馬市既開

則謂朝廷無意於報虜義氣一散不可復振灰豪傑效用之志四不可也自去歲虜變之後天下頗講

世廟識餘錄卷之十四

十

習武事和市既成則封守之防日潰將士之習日偷憚天下脩武之心五不可也宣大吏民狗雖私與虜

通猶畏法而不敢肆今以互市爲解私通者莫可誰何將勾引爲禍不測開邊方通虜之門六不可也天

下罹水旱征役之苦人人有思亂之心特畏威而不敢動耳今謂國家兵威不足以制虜即群起爲盜夫

孰能難之啓百姓不靖之漸七不可也去歲胡虜深入雖未搏一戰猶以我倉卒無備也今調兵已半年

而竟許和市長胡虜輕中國之心八不可也犬羊變詐無常今我遣臣重載金帛至邊彼違約不來未可

知也或因互市而斬關以入或今日互市而明日入
寇或遣衆而駕言別部落皆未可知也或以羸馬而
索重價或因市馬而過要重賞或別有分外不堪之
求又未可知也是我不能羈縻乎彼彼反得以愚弄
乎我矣墮胡虜狡猾之計九不可也歲費數十萬得
馬數萬匹互市不已則虜馬日少而我財亦乏計將
安出乎不為國家深長之慮十不可也夫為此議以
欺 陛下者其說有五或謂外開馬市以羈縻之而
內寬吾力以修武備夫虜至無厭也萬一不能盡如
其意勢必敗盟則彼之入寇為有名我之不應其求
世廟識錄卷之十四 十一

為失信市馬小利曾足以羈縻之手如曰修武備以
圖戰守則固無藉此為矣此其謬一也有曰方今急
缺馬吾正欲市馬夫馬不過為征虜計耳如互市可
無事則又安用馬况虜安肯以良馬予我乎此其謬
二也有曰暫許馬市以結其心漸將通貢可為末利
矣夫今稱貢者豈古所謂咸賓來王者乎不過賄以
重利以苟安目前耳况市馬我猶得以少償其費貢
則彼徒手取重利矣此其謬三也又曰虜既利我必
不失信不知醜類日衆其用日繁市馬之利足盡供
其衆乎不足則安肯守小信而自困縱可羈縻不過

二三年耳將何以善其後哉此其謬四也又曰佳兵
不祥不可輕用與其勞師勤衆征討千里之外而勝
負難必孰若暫開馬市休兵息民而急脩內治之為
上噫是猶人身癰疽內攻而憚用藥石可乎損國威
養寇患壞天下之大事者必自此始矣此其謬五也
夫此十不可五謬者人皆知之然在廷之臣無一人
敢非而止之者何哉傷于利害故耳以 皇上之英
武而臣下庸軟避事不足以副之 欲持行而手足
痿痺良可深恨此國家盛衰之機臣不得忍心隱默
以欺 陛下疏人 上謂此事邊臣奏已久又集廷
世廟識錄卷之十四 十二

臣議繼盛何不蚤言及遣使已行乃肆瀆奏沮撓邊
機搖惑人心令錦衣衛執付鎮撫司杖而訊之已乃
黜為陝西狄道縣典史是時 上意初不以馬市為
可恃故 諭嚴嵩有曰小人阻議 國是紛紛何由
而定則亦未嘗以繼盛之言為非第一今始出難於
反汗故不得不斥繼盛以安當事者之心耳按繼盛
謫官陝西道經山東沂水縣縣令重其為人留之一
宿明日行至前驛則驛房梁墜已壓死過客而繼盛
竟以留宿之故獲免是厄而後顧死于西市然則死
有定期亦有定處數固然哉

世廟識餘錄卷之十五

資政大夫太子少保禮部尚書臣徐學謨謹輯

大學士嚴嵩言伏蒙 聖諭以兵部員外郎楊繼盛言

不可開馬市者臣等欽遵即邀在直三臣并兵部臣

錦臣豹臣時徹等到直會計 錦曰先年胡虜求貢

當車之臣未能委曲善處致賊借口侵寇數年今復

以貢馬市為言本部會廷臣集議暫塞其欲為我戰

守設備之計已蒙 皇上允行大臣昨已出關若復

中止恐啓釁端臣豹曰繼盛今日來見道其上既豹

曰此舉本借為羈縻之術以修我備非特此以為久

世廟識餘錄卷之十五

安依爾罷開馬市且倉卒有侵犯作何方畧應之繼

盛語塞臣時徹曰胡虜逆天犯順孰不欲聲罪致討

但兵食未充因其悔罪通款暫為羈縻之術今若中

止非惟臣體不一抑恐變生不虞臣希忠階曰開市

原未嘗忘武備業已差官無容別議臣鸞曰議起於

鸞行止我不敢言諸臣之議如此臣等議得 朝廷

舉措關係非輕目今虜使質留在堡大臣已去在途

委難中止合候史道到彼同蘇祐等酌處待報另議

至於備虜之宜臣等欽奉 聖諭只依 皇上初意

且堅吾守直待彼犯定要一剗一掃此誠帝王萬

全之道也 上意猶預久之復諭輔臣歲市二次可

止只與目前一行仍亟行史道等令示以中國上體

好生俯軫民患特准一次自是以後十年不敢犯輸

情上表方再准一次貢謂必不許勿得示弱令賊欺

夏修我內治一時不懈為當焉等因言 聖諭詞義

嚴正恩威並著臣等不勝欽服但兵部原議馬市歲

開四次奉 旨止許二次以經咨行總督等官傳示

虜營約束部落待命今復裁止恐無以示信外虜且

彼虜遣人留質情詞誠懇伏望仍前 明旨容開二

次若過為需求不許輕聽至於貢必不可許及申飭

世廟識餘錄卷之十五

邊臣嚴加隄備俱如 聖諭遵行報可按是時邊備

久疎庚戌之變虜蹈無人之地而文武諸臣竟無一

人可恃為長城者故 上不得已曲從馬市之議而

繼盛之疏則大以為不然雖至心謹而亦未諳時宜

故密諭嵩有小人阻議國是紛紛何由而定之語蓋

意未嘗以繼盛疏為非是也特雖大將軍之體不得

不斥繼盛以重專閫之權耳然未幾而俺答背約入

犯無虛歲 上始悔馬市之議誤而疏史道所謂暫

塞其欲而修我戰守若閣部大臣會議之言豈非共

諛大將軍以欺 上哉嗟乎有君無臣雖堯舜不能

以治天下也。

經略京城內外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商大節奏臣受命經界京城但謂事體之未安綜理之未備臣得以參酌奏請助其所不及耳非有重兵在手專以戰守為責者也今咸寧侯仇鸞乃以京城四郊分布於臣且云平時則修築訓練有警則相機截殺是京城利害以臣一身當之矣及查仇鸞分布人馬之疏則止留京軍柔脆者防守九門而自以精銳五萬中途截殺儻虜人有知以一陣衝仇鸞又以一陣趨京師在仇鸞則進退失據在京師則救援無兵昨年之事為鑒

世廟叢錄卷之十五

三

不遠乃諉臣徒守難矣且臣奉命所得節制者參將麻宗等巡捕官軍耳仇鸞又屢為分調駐劄不令臣知是巡捕官軍即亦非臣所有萬一奸宄乘虛竊發倉卒之間誰為捍禦宜 勅兵部詳議或遵 勅諭所開戰或從仇鸞所分布麻宗人馬或屬之兵部其修築城堡訓練兵馬預處錢糧應為何人并乞早為裁斷以便遵行疏入 上怒其推奸避難命錦衣衛捕送鎮撫司杖訊法司議大節罪比領兵官已承調遣不依期進兵策應因而失誤軍機律斬大節復疏辨 上曰爾未臨敵已先忘國自愛又可與戰耶命

下 詔獄嚴禁之已大學士嚴嵩等因言大節固有罪但法司所擬比似於所犯未合蓋原律謂臨敵時不進兵策應致悞軍機今本犯雖涉推避蓋非臨陣失機之比乞 皇上少霽天威赦其一死姑發極邊克戍等語非敢申救犯人但欲求合公法耳不聽按大節所言不無推託之迹既逢 上怒則法司巧為擬律以阿鸞意已無復人理即嵩平生妬賢而於大節之獄猶曲為申理然是時嵩與鸞漸生嫌隙非鸞殺嵩則昔殺鸞也萌孽於此矣

錦衣衛經歷沈鍊上言往歲逆虜犯順得利而歸適又

世廟叢錄卷之十五

四

揚言入貢懷故志 皇上奮發神武張皇六師必欲乘時北 此固神人之所共悅臣民之所願死者也然用兵之機必先廟筭方今廟筭必先為天下誅奸邪而激忠義則虜賊不足平也臣誠憤懣誓不與賊俱生竊見輔臣嚴嵩貪婪之性病於膏肓愚鄙之心頑如鐵石當此之時不聞其苦心勞思延訪賢豪咨諏方畧以為治國安邊之策而與其子世蕃日夜圖惟為自全之計勝已者阻之親已者交之揣摩利干錐刀而不用之以經國振媚病於夏畦而不推之以親賢邊將非多用黃金不可以得官守臣非累通

書幣不可以致譽。迺今考察之時，又其父子獲利之日矣。朝廷賞一人，則曰我賞之；罰一人，則曰我罰之。今天下皆計高父子之愛憎而不復知。朝廷之恩威，此豈細故哉？臣謹按其大罪有十：納將官之賄，開邊陲之釁，一也；受諸王饋遺，令宗藩失職，二也；擢吏部之權奸，賊狼籍下至驛丞小吏，無所遺，官常不立，風俗大壞，三也；索撫按之常例，奔走書使，絡繹其門，而百姓之財日削，四也；陰制科進官，俾不敢言，五也；妬賢嫉能，中傷善類，必擠之死而後已，六也；縱其子受財，以歛怨天下，七也；日月搬移財貨，騷動道路。

世廟識餘錄卷之十五

五

八也，為內閣滿九載而無一善狀，九也，不能協謀天討，以紓君父之憂，十也。吏部尚書夏邦謨名為公室之臣，實則私門之吏，大事面白蒿而後敢行，小事書通世蕃而後敢發，始也因賄而得官，繼也因官而納賄，遂使遠近相視，習以成風，廉耻不行，盜賊多起。臣謂今日之考察，不先除此三人者，雖日退貪墨之吏，無庸矣。然今日之事，臣猶聞有阻北伐以為不可者，夫賊虜之稱貢也，許亦來不許亦來而朝廷之出兵也，來亦伐不來亦伐，善用兵者可以守，則亦可以戰，不善用兵者不能戰，則亦不能守，今能阻朝

廷之不北伐，能保虜寇之不南侵乎？臣原其心，蓋由北伐之事成，則歸功于將帥，事失則歸罪于輔臣，此其於誤國之罪大矣。乞勅下廷臣將此三人者詳議，誅黜則賞罰明，而賢否別。忠臣義士無不仗劍而起，爭効死以除虜患矣。疏入得旨，鍊先以作縣壞事被調，即今考察，自揣不免，乃敢出位恣肆狂言，排陷大臣，計取直名而去。錦衣衛捕繫杖治之，尋發口外為民。按鍊以知縣劣陞錦衣衛經歷，於衛使倖互陸炳為堂屬，意頗不安，則時發大言以撼其憤懣，與尚寶司丞張遜業以詩酒相得，遜業嘗引鍊會飲于

世廟識餘錄卷之十五

六

嚴世蕃所適虜變集廷臣議退虜之策，鍊憑藉意氣附編修趙貞吉倡言侵蔽氏，高聞之私語世蕃曰：沈鍊非佳士，且少與往來，時有餘姚人史中書在側，以高言密告于鍊，鍊度不免，乃倉卒上書擊高，鍊素能文章，出迫遽不能運筆，故數高十罪，俱空虛無實，而高因揭其知縣壞事，茲以言得罪可逃考察而出，肯竟坐考察自辨之條投之口外，高計亦密以險矣。後以口不慎總督楊順曲殺之，可悲也。初大同馬市甫畢，隨有虜騎犯左衛者，侍郎史道遣使詰虜，則謂中國妖逆蕭芹、喬源等誘致之，芹源皆持

持白蓮教邪術出入虜地為奸其黨無慮百十入散處諸營帳恐虜與中國通為已不利乃賂俺答左右言芹等有術呪人人死喝城城頽俺答為所恐動於是道密踪跡白蓮教諸妖張攀隆等五十餘人執之并執芹源等妻子索芹源于虜請試芹源使喝城不效則執以予我脫脫告通事曰某日將自右衛以千騎隨芹等入試喝城毋敢掠也會有旨命道備歷延寧經理市事道以其事聞因言俺酋前赴市乞恭中休于邪黨臣計料此虜雖未可要其所終而調停曲處得宜尚可挽之以就我籠絡且虜酋惟俺答為

世廟餘錄卷之十五

七

雄其分住宣府境外把都辛愛等五部皆其親支子弟一有煽動即為門廷燃眉之災視吉囊三子散處河西僻隅者不可回語故今之制馭諸夷要在此一酋而已臣多方操縱已得要領虜雖惑于畏死未即執送等然妖術罔驗端可計日而俟臣今奉命西行竊慮此中事機未定乞勅當事諸臣毋泥常法亦不得執以自前虜情小小出入備錄相較因而坐失大機務憂深計遠圓融通變羈致俺酋恭順之心後亦猶昨然後馬市不為無益耳其前項妖逆務百方購取無使留滯虜中以養後患咸寧侯仇鸞復言

虜素多詐每入寇常蓄謀不發突出不意豈肯吐露真情使我知備恐聲東犯西別有狡謀戰守之備所當加慎且原議開市以宣大切近京師不得已用為羈縻之術延寧遙遠虜情逆順不足為輕重宜仍晉史道於宣大令一意處置邊情用終前績蕭芹等虜恠不肯發宜重為賞格縹芹源獻者予百金餘三十金彼其術既不驗而虜又惟利是圖亦可以剷除妖氛末絕禍本會虜果犯右衛總督侍郎蘇祐以聞詔俱下兵部議復虜入當以戰守責諸將史道仍留宣大計處虜情其妖人蕭芹等宜用鸞所擬賞格懸

世廟餘錄卷之十五

八

購詔悉允行按是時上以捷城為念而惡勾虜之人於是邊臣不思隄飾邊備而日捕亡人以獻彼蕭芹之存亡果何益于虜之來去哉所謂不揣其本而齊其末矣初馬市原議以段布米麥易虜之牛羊馬匹于時諸酋急欲易馬中國亦但其段布應之而已及七月初脫脫執送妖逆蕭芹等因言富虜能以馬易段貧者唯以牛羊請易菽粟朝議則復難之侍郎史道疏言互市原非可以久恃然目前羈縻之術莫便于此蓋虜性貪而勢強抑又甚貧凡所資于我者衆而非抄

掠則無從得也其入吾又莫能禦之故歲被其侵暴
茲虜求互市于中國以有無相易馬匹牛羊彼之有
也菽粟布帛我之有也各以所有餘貨所不足使虜
小大貧富皆露我之有而我邊鎮之人亦無不受其
利焉又于中量爲恩禮虜雖禽獸亦必以所遇爲榮
以所通爲便顧戀留連而不能舍矣執是以往縱未
可期以未馴即三數年有可必者而我乘此閒暇汲
汲自治簡練武勇繕修險塞克裕軍儲整飭兵械遲
以歲月將使富強在我則雖進而別圖以震疊威靈
亦在所優爲矣今之坐談以敗成事者其說不過有

世廟識餘錄卷之十五

九

二一日虜不粒食其步粟將以之食我通逃一日虜
馬且壯將乘市深入夫虜以牛羊來市得粟幾何安
能供通逃之衆且又何愛此奸孽而舍牛羊爲之需
食也其歲時侵犯未嘗欲入而不能而又何借市以
乘便耶實爲馬段之易虜之富者利之貧虜蓄唯牛
羊已爾虜富者十二而貧者十八今不一爲通融恐
爲飢寒所迫衡決約束有妨大計乞廟謨早斷俟
纒未萌爲邊疆久遠計是時俺答約束西諸部毋犯
亭障數使使問市期而廷臣多謂虜欲無厭既易段
布復請菽粟恐將來益有難從之請議久不決道復

上言曰北虜貪詐自古未聞可以情孚義結之者茲
者俺答又稱雄黠傾乃特求通中國一念耿耿不息
而中國不以時應也故邊患甚焉近皇上特准其
請命臣道經畫其事臣於三月臨邊俺答節傳諭各
部禁其南牧是以西起延寧東盡宣大環境數千里
由三月以迄七月自妖逆蕭片等誘入二次外更無
三五零騎侵擾近邊者道資之邊境父老咸謂百餘
年所未有此不獨見其尊奉朝廷遵守信義即
其威令之行于各部亦足徵夫夫爲山九仞功虧一
簣今俺答懇請以牛羊易粟豆蓋欲借是以定諸部

世廟識餘錄卷之十五

十

落之心諸部心定則俺答內向守盟之心益專一矣
乃自八月初臨邊整備牛羊候肯交易而命久不
下且粟豆與段布隨在有之即有闕乏轉輸亦易是
在督撫諸臣有地方之責者秉公協力一指揮號召
之而已豈真難哉且擺邊之費最爲無益其在今且
尤謬妄非計若暫定二十日移其所省糧料即可辦
此市費其弘賜等堡所蓄衝口之糧今日乃無所用
之權宜假借亦足支給至于所易牛羊估克官軍俸
糧爲利亦博伏惟速賜施行以慰虜衆懸仰以曲全
虜酋恭順之心邊疆幸甚是時宣大督撫諸臣蘇祐

何思等見 朝議洵洵休于利害慮異日蒙首事禍亦疏言不可謂虜牛羊眾非塞下乘所能博易恐因而啓釁不如勿許咸寧侯仇鸞惶惑無所執亦變始說請下廷臣集議便宜為行止臣行諸將嚴為之備以待戰守俱下兵部議以祐思等之言為是 上以問太學士嚴嵩高言道請以米與虜易牛羊鎮巡官以為不可臣惟今春開市之舉彼時兵糧未集權以緩其入然市事甫畢旋入搶且虜邀請無厭將來莫知紀極即今徵兵四集正宜決戰以挫鋒鋒不宜任其要挾祇以示犄耳鸞欲分布戰守其當干是 上

世廟識餘錄卷之十五

十一

下部疏謂虜變詐要求不可惟令大將及各總督鎮撫巡官一意以戰為事已俺答遣使謝賜帽帶表裏以昨歲犯京師引罪謂為孕顏所誘且乞賜職役詔命道以其表聞得 旨虜乞請無厭史道不思處置邊備乃為瀆奏其令即日回京自是虜謂中國不足信復時時剽掠境上然嗜馬市利未肯公言大舉邊臣亦與之互易不絕以中其心大段畏而增之無復前時制馭羈縻之略矣既逾年虜好復絕按邊臣以虜情蠱惑 上聽業已成套是時俺答方強月無中國其上表謝賜引罪疑俱屬道等自為之而虜或不

知也馬市安得久行哉 都給事中何光裕等御史龔愷等劾奏兵部尚書史道茲以邊陲多事特起之廢棄之中任之馬市之責正宜宣布恩威陰伐虜謀稱上使乃敢傳送虜言委靡遷就馬市開矣即欲易米穀米穀塞矣即欲請號令觀虜表意在請乞而道以為謝恩况表文又不係雪撰其設心為何道不去則馬市封冊之議不已夷虜無厭之請難從人懷兩可之疑士無必戰之志國是紛紛無日而定亟且罷黜以為謀國不忠之戒跡入 上怒曰史道已有旨令回京道未回時爾等何

世廟識餘錄卷之十五

十二

在既有所志當不移刻陳奏何專一探試 朝廷雖効道本欲論鸞光裕愷各廷杖八十餘姑罰俸一年按史道倡馬市以辱國罪在不赦而光裕與愷論之似矣第不如楊繼盛先事而言乃揣摩 上意方追補一疏烏知 上之不可欺乎二臣廷杖時舉朝為之痛快已光裕竟死杖下而愷得無恙

世廟識餘錄卷之十五終

世廟識餘錄卷之十六

資政大夫太子少保禮部尚書臣徐學謨謹輯

協理戎政兵部尚書史道至京以科道會劾乃上疏乞退臣衰年病目本不宜重玷朝班昨歲被召以腥膻犯闕不敢自便逋伏蒙 皇上收之既棄委以經始馬市臣妻子宗黨咸謂自危以致遠近大小之臣及凡與臣共事者蓋真無一人謂其事之可保善終也茲伏 天威遠攝延寧宣大四鎮市事告成酋虜自妖逆引犯二次絕無一騎明肆侵掠者臣竊自幸可以免罪耳而言者猶攻臣不置伏荷 聖明憐念

世廟識餘錄卷之十六

曲賜矜原臣既生入玉門脫身危地受恩深重敢復念身第兩目瞶耗益甚不辨咫尺委難效職乞賜骸骨首丘疏下吏部言道前後處畫市易有無裨益計聖鑒自晰其以目疾乞休似非得已 上覽奏不悅曰道盡心邊事其功罪有無爾職司擬評未定有論乃一一以煩主則爾等所辦何事道令竭忠協理尚書李默等各降俸一級按李默以倖臣陸炳為武舉門生特薦之于 上故一歲之間自少宰徑陟冢宰將大用之至是覆道疏亦深病其以馬市辱國而又不敢顯言然自是失 上心矣

會革吏部尚書李默職為民先是遼東巡撫員缺默等

會推布政使張臬謝存儒 上曰此非常地默等如何不用心推舉安有視國若家之心姑記罪即推堪任邊務者以名聞默因具疏陳罪 上大怒曰默受朕簡託長此六卿每事不思竭報徇情市法恣行不改薄示以罰乃懷忿忌假上疏謝本當重治姑從寬黜之按默始以浙江布政使轉太常卿掌南祭酒事以至今官雖陸炳薦之而大學士嚴嵩實與有力焉已默典銓凡事與嵩牴牾嵩欲以私人補內制官疏下吏部考選默徑訪禮部主事張天復等七人充之

世廟識餘錄卷之十六

而不稟白於嵩嵩怒欲擬旨駁還而次輔以為事小不宜聞之于 上乃止至是會推江西布政使張臬為遼東巡撫臬故不悅於嵩者因密揭默徇法市恩狀遂被譴而去輿論頗稱默不阿得六卿體 哈舟兒耳州衛人史氏子名進通事名志允先年俱被掠陷虜中久之逃歸中路為朵顏衛夷人所獲隸夷酋幹堆板卜等帳下各為通事進更名哈舟兒志允更名昂灰時時引虜於各關口索鹽米酒食稍不遂輒挾弓矢嚇奪為害幹堆板卜等喜之遂令舟兒冒夷酋名入貢因熟知京師道路虜節年侵犯黑谷關

石塘嶺等處皆二人導之。二十九年俺答謀犯京東，遣頭目伯顏打喇探邊，舟兒指以潮河川道路，北虜營駐白廟，逼近古北口，舟兒乃傳虜兵四返以緩我邊備。俺答遂由鴿子洞黃榆溝入犯，畿甸鹵獲甚富。虜德舟兒等乃以所掠男婦及牛馬各數百賚之。今歲虜求開市，舟兒等復往來虜營，誘煽不遂，及屢誑率卒謂虜且以四十萬衆入京師，為之戒嚴。成寧侯仇鸞刺其奸狀，奏下總督何棟購捕之，乃移駐白馬關，廣布耳目，偵舟兒等出獵，因以計擒之，械繫赴京。詔法司及錦衣衛會訊，備得前後諸逆狀，遂俱磔。

世廟識餘錄卷之十六

于市傳首梟示各邊

時虜警報沓至，朝議籍籍，追咎馬市非計，咸寧侯仇鸞慮見譴，乃上疏曰：臣所謂欲開馬市者，將陰修戰備也。內外臣計欲殺臣，乃故弛備以招虜，欲其早負市約，而因以中臣無足惜，乞下明詔切責諸臣，俾各修戰備，每鎮選死士萬人，以待臣用。虜如入犯，令古北口諸將勿過，縱其南下，臣當死戰于內，而出精兵，搗其巢于外，內外夾攻，破之必矣。上曰：所論備虜事宜，兵戶工三部已經理逾年，何尚廢弛，此如其各查兵馬錢糧實數以對。于是兵部尚書趙錦先覆言：

京營士馬一十五萬有奇，除分布九門八營與守護陵寢者，餘皆選入大將部下，通計營操出戰之士，與各鎮入援之兵，不下十萬餘。今又改大寧都司班軍五萬六千，發新設十二叅遊戍，薊鎮戰士闐闐倍於往昔，何謂無備？且鸞欲縱虜深入，邀而擊之，非計也。蓋薊與他邊不同，畿輔重地，豈可使虜中行，即盡能擒之，而震驚內地，搖動根本，所喪固已多矣。况我兵積弱之後，雖嚴法重賞，驅之進戰，猶苦不前，而可豫令以勿遏乎？疏入，詔以所上士馬數京營行大將在外行總督鎮巡各令加意訓練，以待督戰將官。

世廟識餘錄卷之十六

四

臨發奏請，按趙錦始以仇鸞薦得入為本兵，蓋揣知其平生異儒易與耳。及錦為本兵，凡事不肯為鸞用，而茲覆鸞疏，又大折其欺誑，遂失鸞心。錦本小心畏慎之士，自庚戌虜變後，本兵能備曉邊事，而夙夜在公者，疑無愈于錦。已鸞敗，言官指錦為鸞黨，而令重得禍，寃矣。後來史臣考鏡得失，烏從而知之也。

辛丑，竇犯大同益數。上復諭兵部曰：虜非時侵犯，必邊臣平日恃和不戒，為虜所窺，其令督撫官嚴飭諸將血戰立功，有顧望不前者，重治之。于是仇鸞內不自安，乃上書請將營兵出邊，往正其罪。上以問大

一第 422 冊 續修四庫全書 第 9 卷 三十一

學士嚴嵩言鸞或知虜有可乘之機宜從其請然
須擒斬虜酋方為上功 上不許乃下鸞疏曰若零
賊無勞卿行第遣將調兵逐剿是時鸞實無意討賊
第為大言自解言見鸞橫誕既 上寵信深不可間
亦欲因事出之以暴其敗缺非為國深遠計也按鸞
是時晏處私第日與其妻洪氏盛陳百戲酣飲為樂
無復行遣之念其疏請之詞皆誑 上語而高必欲
其出討蓋稔知其荒淫無度恐一旦上聞之謂閣臣
相蔽也然其必不能戰 上業已揣之矣

改直隸河間府知府尹耕為河南按察司兵備僉事仍
世廟識餘錄卷之十六

予四品服俸令其管領民兵耕自知州起廢數月中
遷兵部員外郎中知府嘗為給事中李幼滋所劾至
是吏部希大學士嚴嵩言復稱其知兵破格改用予
是士論譁然給事中張萬紀遂歷數其任狡不法及
守河間諸貪婪狀劾奏之且言四品方面改五品有
乖選法請嚴飭吏部以後毋紊舊章 上大怒命械
耕至京問該部臣俟審鞫後併治之然耕為嵩所怙
竟無重譴

上諭兵部曰虜之易我以吾叛人為虜導者多罪浮於
虜今春如此秋舉必然鸞去頂一大創始可卿其傳

諭令必戰勿守如何兵部以示鸞鸞言前月遣兵出
威遠橋虜戰泥河斬首二十餘級奪馬駝五百緣遊
擊時陳見敵不勇故未致大捷耳茲秣馬礪刃惟俟
遊擊張堅兵至分道出塞用收犁庭功以慰 聖念
也鸞每大言虜不足平及是督之用兵始畏縮不敢
動大學士嚴嵩既與鸞相失乃言鸞不戰非計故
上令兵部傳諭之然自是亦知鸞不足恃矣按是時
鸞行邊邊臣來問職方相見之禮職方對以祖制文
武不相統攝諸公自為之計耳然鸞為 上寵幸益
恣肆無比道路以自遠臣自總督外即巡撫相見不
敢正坐若兵備則側矣嘗過昌平供張擬于乘輿即
鵝價每隻騰至銀三兩他物稱是 上雖有所聞然
倚毗方切尚不忍罪鸞也

世廟識餘錄卷之十六

六

上諭輔臣嚴嵩曰近議朕二子出閣一事久未見部疏
何也于是禮部尚書徐階疏請選官察具儀節以欽
天監所擇四月二十五日吉期上 上初許之已而
復諭曰今又逼夏月能行幾日不如七月末旬行為
實用時尚書孫承恩掌詹事府事自以臣職在輔養
乃上跡固請 上不悅曰雷久不聲占云臣專政果
迨不奉君令卿又此附和未可也按先是禮科給事

中章適嘗上二王出閣之疏為上所銜未發也忽於承恩疏內降旨適惶恐徑乘間引疾歸不復仕矣

禮科給事中袁洪愈奏翰林院檢討梁紹儒自為廢吉士日奔走權要交通賄遺時人不讀書管閒事之誚吏部文選郎中白璧招權鬻爵其門如市所得四方金錢至今姑婦爭攫惡言碎語聲聞于外俱宜罷斥時萬鏜為吏部尚書葛守禮為右侍郎洪愈以鏜守禮不能秉公執法表正屬官乃併論鏜衰老貪得及守禮昏餉宣大刻削軍儲疏入上切責鏜守禮

世廟識餘錄卷之十六

七

合自陳狀下壁于鎮撫司拷問有詔降二級調外任既而鏜等各上疏引罪俱留用紹儒乞以原職致仕許之按紹儒為嚴嵩假子官檢討時已營宅比于侯王矣與吳中一縉紳比屋而居嘗與之借書見書套甚整發之皆刺其中蓋便于藏賂又縉紳之族人其者為武定州判官思擢一京職偶以事入京用六百金納萬鏜鏜業許之而選郎白璧固執不與又持三百金賂璧始得遷兵馬副指揮縉紳以其事洩之洪愈故洪愈有此論而嵩徑不能庇也聖明自有洞鑒矣然未幾洪愈出為山東僉事以鏜不去得行

其私也

詔收大將軍鸞制勅將印命侍郎蔣應奎暫掌戎政陞京營遊擊將軍時陳為都督僉事改戶部左侍郎孫禴為兵部左侍郎燕都察院右僉都御史俱提督軍務時鸞病疽甚疏請輿疾赴軍上不與會宣府劄鎮警報日急兵部尚書趙錦乃奏言今強虜壓境人心洶洶大將乃安危所係而鸞病不能軍有如虜眾長鷗貽憂君父不小臣錦不勝犬馬拳拳願親往代鸞督戰疏入上謂本兵不當輒出乃詔鸞納還勅印其京營戎政令應奎署掌仍命增設臨陣文

世廟識餘錄卷之十六

八

武大臣各一員代鸞督戰以孫禴為之鸞聞命驚惶尋卒大學士徐階因而鸞生時通虜誤國狀上覽之大怒命掌錦衣衛事都督陸炳密訪炳素惡鸞常使人微伺鸞動靜及其左右用事者銖兩之奸悉知之鸞且死前一日炳欲發其事恐按驗無實乃陰令人誅鸞家丁時義侯榮合亟逃虜中避禍不然且擒義等信之各逃至中途炳遣人遮縛之乃悉發鸞初鎮大同與虜公通要約遺虜貨幣諸物虜亦遺鸞箭囊持此為他日不犯大同信契義等各承遣往來今懼事發逃入虜中欲勾引入犯狀具以上聞上大

怒卽命炳會同三法司議罪。於是法司奏當鸞謀反律當進戮。素入得。旨鸞背叛朝廷。引虜入犯大逆不道。神人共憤。雖仰荷玄威。殛死未盡其事。仍剖棺斬首。梟示九邊。父母妻子及時義侯。榮皆斬。妾女孫發功臣家爲奴。財產盡沒入官家。屬流置諸黨。惡者發遣邊配。有差。鸞少讀書。能文。頗有勇略。然貪矣。險狠。累鎮兩廣。其肅所至。輒與督撫大吏相評奏。既攻殺。曾銑起典重鎮。會庚戌虜騎薄京城。四方援兵無至者。鸞一軍獨來。故。上甚壯之。鸞又多。大言。云能出塞驅虜。上以是愈益信之。特拜爲大將軍。領中

世廟識餘錄卷之十六

九

外諸軍事。寵任于群臣無比。久之其說皆不售。常出軍大同。一無所獲而還。又馭軍無紀。縱所領邊兵。侵暴京師人心。洶洶流言日聞。上始厭惡之。稍稍裁抑。而鸞不爲悛改。益肆貪縱。故及於禍。按國史所紀。鸞始末如此。然是時不聞徐階揭之。或有之。而外朝官不知耳。蓋鸞先是於嚴嵩父子台謀。陷殺夏言。曾銑其交甚固。鸞因有寵于。上已權勢相軋。寢不相得。鸞遂密疏嵩父子行事。爲。上所信。業四次不宜之入直矣。嵩見徐階。李本入西內。卽與之同往。至西華門。則門者以無。旨不敢納。嵩復還第。度不知

禍之所終。父子嘗對泣。仍卑詞乞階爲之解。是時階與嵩未有大隙。而陸炳從中調停。乘鸞之死。已先爲殛。鸞地。乃或怨思階。上書以實其罪。於是鸞族而上益信嵩無他。先是嵩以不宜入直。每日獨詣閣。謂旨忽一日。上遣所御龍舟過海子。迎嵩于閣。嵩遂西渡。得入直如初。而嚴氏之勢愈熾。不可向邇矣。此係世道升降之會。而作史者不及知。故記于左。又鸞未病時。嘗見紅驃人隨其後。卽則夏言曾銑持斧。割之。及疽發。其孔有九。蓋孽症也。其居在石大人街。爲逆亭。故第今改寶源局者是也。

世廟識餘錄卷之十六

署戎政府右侍郎。將應奎子繼詔。左通政。唐國相。子熙。敬以大同鎮川堡等處帶功陞賞。給事中凌汝志言。今狂虜跳梁。士氣不振。朝廷日懸金爵之賞。給功而授之人。猶不肯用命。况又繼詔等乳臭小兒。從帷闥。執袴中奪之首功。奈何令披甲之士。冒霜露。犯白刃。畢命疆場之外乎。夫應奎國相。身爲大臣。甘心壅斷。以外則爲邊臣。誨詐以內。則爲子弟榮好。有臣如此。將焉用之。疏下兵部。覆驗如汝志言。上怒。命錦衣衛捕應奎。國相杖于闕下。黜爲民。繼詔熙敬付巡按御史。逮問具奏。按是時。上又不視朝。而又有嚴嵩

為之壅蔽故以內則鬻爵外則冒功文武兩銓俱廢
職業矣賴 上神武事發必誅四罔上行私者終恬
不為懼安危在所任詎不信夫

南京廣東道試御史王宗茂劾奏大學士嚴嵩久叨國
柄擅作威福以贖貨為長策以彌縫為巧圖如吏部
銓衡之地也嵩則每選額定二十員州判三百金通
判五百金天下名區聽其揀選兵部將帥之府也高
則每選額定十數員管事指揮三百金都指揮七百
金三邊要地惟所鑽求夫吏兵大臣非不知其權之
移也一不從則禍立至積威之劫耳是故大臣寧負
世廟識餘錄卷之十六

陛下而不敢負嵩也氣焰薰灼炙之者熱根蒂盤
據觸之者碎凡苟富貴保身家之徒無不出入門下
承望願指即為之乾子者不知其幾若尹耕梁紹儒
輩是也所畜家人無慮數百往來郡縣需索有司騷
擾驛遞稍不如意則橫被捶楚無敢誰何是天下畏
嵩甚於畏 陛下也生辰受賀方物畢陳歲時問遺
金寶相屬嘗聞其往年被論治裝時有一門官從傍
所窺見之其金銀寶玩狼籍盈庭謂雲南之物遠致
萬里不知 陛下官中亦有此器否 陛下所食大
官滋味不過數品而嵩之飲宴則窮海之錯極陸之

毛靡不備具是天下供奉嵩甚於供奉 陛下也所
得四方賄遺府第不足以容之乃穴地為藏深廣數
丈金珠寶貨咸入其中此豈神輸鬼運哉官欽之于
民而納之于嵩也嵩視之若不甚惜而不知鞭朴之
苦骨血之盡一路之哭有不勝其慘者矣嵩欺天罔
人之罪不可縷數此特其梗概耳臣非不知 陛下
之左右皆嵩之心腹一言浸潤刀銘伏焉而臣顧欲
去必不可去之姦以賈必不可生之禍哉良以世受
國恩無由圖報而况厠言官之列遇受言之 君既
知奸慝敢復隱忍以自全耶時吏部考功郎中萬安
世廟識餘錄卷之十六

萬私人也宗茂併論宗附權納賄不可以處銓衡之
地疏入 上怒其恣肆妄言誣詆輔臣令降 旨切
責之
世廟識餘錄卷之十六終

世廟識餘錄卷之十七

資政大夫太子少保禮部尚書臣徐學謨謹輯

初兵部尚書趙錦自大同巡撫召入本部仇鸞有力焉時董懋中為職方郎中及鸞敗給事中郭諭言錦前論事鸞如議開馬市議分圍營皆阿旨贊成既而見邊事日非鸞敗形已露乃稍示抵持語兩端以自解懋中雖已陞任然為職方時朋奸鸞爵狀播在人耳目臣不敢一二悉數即今聖明在上洞燭逆形若近者將應奎唐國相輩皆以鸞黨冒功明正國法中外臣民莫不舉手相慶謂世道清平之會矣顧致亂

世廟識餘錄卷之十七

有原去惡務本所以論才選將叙功陞賞以主持中者本兵職方是也錦懋中罪浮應奎等數倍而斥罰未及何以示大公于天下疏入上曰諭所言是本不清何以澄流錦久附逆賊朕亦素知克極懲衛軍妻子隨住懋中發口外為民按錦固仇鸞所薦而入部後凡事頗持正况是時仇鸞權總京邊勢傾中外即三輔臣亦曲意事之而本兵與職方事每相關自不能與之抗然以鸞之狠戾而從中調停陰為節制則錦與懋中不為無助錦故謹厚長者而懋中少乍極熟於典故當庚戌後邊事倥傯懋中口占題覆

日上數十疏其敏決如流亦一時奇才第守不足耳言官禁以黨鸞罪之稍過矣

內官監太監杜泰提督光祿寺所乾沒內帑銀以數萬計光祿寺少卿馬從謙奏發其奸泰亦奏從謙盜用大官食物及誹謗不忠狀巡視給事中孫允忠御史狄斯彬交章劾泰如從謙言因劾寺卿高燿不能覺察四署正通同為姦乞併治詔逮從謙泰于鎮撫司訊鞫科道官待問明議處已鎮撫司訊上泰因公結罪從謙挾私奏計俱屬有罪第所引誹謗曖昧語無證左不足深誅上許怒從謙誹謗下法司令與

世廟識餘錄卷之十七

泰各候賊完日擬罪以允中等黨護降邊方雜職鎮撫司官斷獄不當奪俸五月於是法司議從謙當坐盜內府財物者律贖徒為民第所指誹謗雖無明據然跡其狂悖不恭難依常典宜發極邊衛充軍泰送司禮監奏處上怒未已詔執從謙廷杖八十發烟瘴充軍泰革任以能發謗臣免罪從謙遂死杖下按泰故為上所親嬖而從謙奏發其奸雖職掌所關而亦異乎信而後諫者矣安得不逢上之怒乎逮法司擬罪尚不欲以誹謗當之亦可謂有人心矣而卒不免於杖死人以為冤

工科右給事中李用敬奏開膠萊新河其畧謂邇者河道湮塞深妨國計聞之膠萊之間有新河一道在海運舊道之西乃元人欲開通以避海濤島嶼之險而未成者先是山東巡海副使王獻憫登萊之民土瘠人稀生理不足皆由舟楫不通常按元遺跡鑿馬壕底以通淮安商賈建新河等閘八座以蓄洩水患導張魯白現諸河以濟水道見今淮安之船由淮河直抵麻灣卽新河之南口也由海滄直抵天津卽新河之北口也自南口以至北口僅三百三十餘里各有湖水渠入中有九穴湖大沽河諸流可引其淤塞未

世廟識餘錄卷之十七

三

通宜量加濬者一百五里宜深加濬者三十餘里元人用功已詳其二今之用功當任其一此皆章明可見者乞選才望官一二員會同撫按官亟爲修舉疏入工部覆行所在撫按詳議具奏報可按膠河之議起於王獻獻于道直中庚戌進士嘗與其同年閩人何廷鈺言之後廷鈺選爲御史以無可建白乃襲獻言同李用敬奏行之後竟無效而鈺亦因此敗官所謂元人已開其二以其功之可用也而未開其一者必以岨梗疏鑿難施耳不然以勝國民力之饒豈不能收其全績而有俟於今日之任其一哉漢人有言

世廟識餘錄卷之十七

四

有非常之人而後有非常之功延至萬曆間尚有妄意成功者何怪其紛紛也頃北郡墾田之舉亦然大學士嚴嵩言茲值春陽紀序淑景融和 二王殿下婚禮宜以時舉 上曰朕意擇在仲春爲美可語監臣遵行嵩又言昨歲奉有明旨着於各府行禮此因先年舊例但臣等思得府第淺窄出府未免易與外人相接在親王則可今日事體不同臣等再三計之實有未安自今 二王殿下合無暫且留在內成親亦于保護爲便 上謂嵩搖于外議命舉冊立事尚言此舉天下臣民久所仰望但今婚期已定伏望

皇上俯從臣等所請且於宮內成婚其冊立大禮另候欽示舉行 上批荅曰出府之不可是害及二王是害及朕卿等明說來嵩對言儲貳名分未正而又居于外雖應得者亦懷危疑府第連接僅隔一壁從人衆多情各爲主易生嫌隙此在 二王不可不慮者也 先朝有 太后在上有 中宮 東宮體勢增重 主上尊安今 列后不在至親惟有 二王却俱出外此在 聖躬不可不慮者也 上謂皆不足恤人無能勝天者二子只依本分待朕命處分方可勿再竇按嵩此論既慮 二王在外易生嫌隙又

慮 二王出外、主勢甚孤、此外臣所不敢言者、以恃、且知遇故、為是危言耳、不可以人廢之也。

禮部擬 二王婚禮儀註、言會典所載、難戒之詞有二、其一云、往迎爾相、承我宗事、為承宗者言也、其一云、往迎爾相、用承厥家、為承家者言也、今需京將以承宗封國、所以承家戒命之詞、伏俟裁定。 廟見古

以三月後、世以三日、蓋首日告 祖考、而親迎合、成其為妻、明日夫率以見舅姑、又明日盥饋於舅姑、成其為婦、又明日始率以見 祖考、先後之序如此。

累朝率與合、色同日、至成化中、東宮納妃始改、世廟識餘錄卷之十七 五

世廟識餘錄卷之十七

正從古今、宜以改定者為正、朝見盥饋、先朝有、

太皇太后有 皇太后有 中宮儀文各異、今

二王率妃詣 上前行禮後、宜於各母妃前行禮、以

彭婦順、又會典 東宮不回門、親王回門、然未有

定期、今宜待之國前一月、擇日行餘儀如舊、上覽

不悅曰、既云王禮、自當依典制行之、又何不同之有、

今不必欺擾、第速降勅、立太子、分別成婚、任爾等為

之、勿以煩朕、於是禮部遂擇日具冊立儀、以請、上

以問大學士嚴嵩、嵩對昨 御批、部疏欲舉冊立儀、

以請、豈敢不遵、但前奉 聖諭、俟有 明命、處分、臣

等不敢復瀆、上乃詔部臣曰、豈有朝更暮改之禮、

其遵朕初諭、二王一體行禮、勿復違擾、按是時、閣

部勸 上冊立 東宮、俱辭嚴義正、而 上終不肯

從、聖意淵矣、自 二王成婚之後、禮部每歲首、上

冊立套數、上第批云、候旨行而已、裕王遣人來

告禮卿曰、父皇自有主張、先生須併每歲套數亦已

之何如、穆宗在藩邸、其舍弘養晦類如此、得潛龍

勿用之義矣、

兵部武選司員外郎楊繼盛、上疏劾奏大學士嚴嵩言、

臣先因諫阻馬市下獄、逆黨威囑問官、必欲置臣于

世廟識餘錄卷之十七 六

死、陛下特寬其罰、不二年間、復至今職、臣仰荷隆

恩、思所以報、莫急于請誅內賊、臣方今外賊則胡虜

內賊則嚴嵩、然未有內賊不去、而可以除外賊者、故

臣請誅賊嵩、當在勅虜之先也、敢以嵩之專政、誤國

十大罪為 皇上陳之、我 太祖高皇帝詔罷中書

丞相、而立五府九卿、分理庶政、殿閣之臣、惟備顧問

視制、草故載諸 祖訓、有曰、以後子孫、作 皇帝時

臣下有建言、設立丞相者、人凌遲、全家處死、此其

為聖子神孫計、至深遠也、及嵩為輔臣、儼然以丞相

自居、凡府部題覆、必先稟而後起稿、是嵩雖無丞相

之名而有丞相之權有丞相之權而無丞相之責以故各官之陞遷未及謝恩而先謝高蓋惟知事權在焉畏懼奉承而已此壞祖宗之成法一大罪也權者人君之所以統馭天下之具不可一日下移臣下亦不可毫髮僭踰高有一票本之任遂竊威福之權皇上用一人高曰我薦之也及黜一人高曰此非我親故罷之皇上宥一人高曰我救之也及罰一人高曰此人得罪于我故報之借朝廷之恩威行一己之愛惡此竊皇上之大權二大罪也善則稱君過則稱己人臣事君之忠也高於皇上行政之世廟叢錄卷之十七 七

善必合于世蕃傳於人曰上故無此意我議而成之又將聖諭及高所進揭帖刊行為書名曰嘉靖疏議欲使天下後世謂皇上所行之善盡出于彼而後已此掩皇上之治功三大罪也皇上之令高票本蓋取君逸臣勞義也高乃令于世蕃及諸義子趙文華等群會而票機密豈不漏泄乎所以題疏方上滿朝已知天語既下前講若合符契此縱奸子之僭竊四大罪也邊事之廢壞皆原於功罪賞罰之不明高為輔臣乃為壟斷之計欲令孫冒功于兩廣故先遣伊表姪歐陽必進為總督姻親平江伯陳

珪為總兵鄉親御史黃如桂為巡按朋奸比黨講張為幻先將長孫嚴劾忠冒兩廣奏捷功陞所鎮撫又冒瓊州一人自斬七首級功造冊繳部其後劾忠告病乃令次孫嚴鶴襲替鶴又告併前劾忠七首級功加陞錦衣衛千戶今任職管事劾忠鶴皆世蕃養子也而假執戰功冒濫官爵以故必進得入為工部尚書圭托疾得掌後府如桂得遷太僕寺少卿此冒朝廷之軍功五大罪也逆賊仇鸞總兵甘肅以貪虐論革嘉靖二十九年大同帥張達敗沒正胡虜寇伺之時使高少有為國家之心豈肯用此債帥以寄

世廟叢錄卷之十七

八

干城而世蕃乃受鸞銀三千兩威迫兵部薦為大將及鸞冒哈丹兒軍功世蕃亦藉以陞痊高父子彼時嘗自誇以為有薦鸞之功矣及鸞勢出高上反肆凌侮故高常自嘆以為引虎遺患後知上有疑鸞之心恐其貽累故姑設異同以泯其初黨之跡是勾虜背逆者鸞也而受賄引用鸞者高與世蕃也此引背逆之奸臣六大罪也前胡虜犯內地深入經時兵法擊其惰歸一大機也而兵部尚書丁汝夔問計於高高乃曰京邊不同勢敗於邊可掩也敗於京不可掩也且虜飽自退耳故汝夔令不戰及皇上逮治汝夔

汝襲臨刑始知為嵩所給是嵩以不戰候國而又以計殺汝襲也此誤國家之軍機七大罪也刑部郎中徐學詩以劾嵩與世蕃也革任為民矣嵩乃於考察京官之時逼吏部將學詩兄中書舍人徐應豐罷斥荷蒙 聖明洞察留用戶科都給事中厲汝進以劾嵩父子降典史矣嵩考察外官之時吏部將汝進罷斥此專黜陟之大柄八大罪也今府部之權皆撓于嵩矣而吏部兵部大利所在尤其所專主者嵩於文武官之陞遷不論人之賢否惟論賄之多寡各官之任亦通不以報國為心惟日以賄嵩為事將官既納

世廟識餘錄卷之十七

九

賄于嵩不得不剝削乎軍士有司既納賄于嵩不得不濫取于百姓利歸一人毒徧天下此失天下之心九大罪也先朝風俗淳厚近者自逆瑾用事始少一變至嵩為輔臣諂諛欺君貪污率下通賄慝動者貪如盜跖而亦薦用疎拙者庶如夷齊而亦罷斥守法度者以為固滯巧彌縫者以為有才勵廉介者以為矯激善奔走者以為練事卑污成套牢不可破此壞天下之風俗十大罪也嵩有十大罪昭人耳目以 皇上之聰明而若不知者何哉蓋 皇上待臣下之心出於至誠誠賊事 皇上之奸入於至神以

至神之奸而欺至誠之心無怪乎墮其術中而不覺也臣請更以嵩之五奸言之知 皇上之意向者莫如左右侍從嵩欲托之以伺察 聖意故先用重賄納之於 皇上一言一動無不報嵩報則酬以重賞凡 聖意所在嵩皆預知故得以遂其逢迎之巧是 皇上之左右皆賊嵩間諜其奸一也通政司納言之官嵩欲阻塞天下言路故令義子趙文華為通政使凡疏到必將副本送嵩與世蕃先閱而後進疏內情節嵩皆預知少有干涉即為彌縫聞御史王宗茂劾嵩之疏文華俾番五日方上故嵩得以轉展進歸

世廟識餘錄卷之十七

十

是 皇上之納言乃嵩之鷹犬其奸二也嵩既內外彌縫周密所畏者厥衛衙門緝訪之也嵩則令世蕃將厥衛籠絡追結姻親是 皇上之牙爪乃賊嵩之爪葛其奸三也厥衛既以親矣所畏者科道之言也嵩於進士之初非私屬不得與中書行人之選知縣推官非通賄不得與行取之列考選之時又擇熟軟圓融者出自門下方補科道至五六年無所建白即陞京堂方面故科道諸臣寧忍于負 皇上而不敢忤權臣也是 皇上之耳目皆賊嵩之奴僕其奸四也科道既入其籠絡而部臣如徐學詩之類者皆可

畏也。高又令世蕃將各部之有才望者俱網羅門下。凡部中欲行一事，先報世蕃，故高得預為之布置。各官少有異議者，亦先報世蕃，故高得早為之斥逐。各部堂司大半皆高心腹。皇上自思左右心腹之人，果為誰乎？此真可為流涕者也。皇上之臣工多為高之心腹，其奸五也。夫高之十罪，賴此五姦以彌縫之。五姦一破，則十罪立見矣。噫！言握重權，諸臣順從，固不足怪，而大學士徐階蒙皇上之知遇，宜陰抵力排為天下除賊，可也。乃凡事唯聽命於高，不敢持正少抗，是階為高積威所劫，然於皇上亦不可謂

世廟職餘錄卷之十七

十一

之不負也。伏望皇上聽臣之言，察高之奸，群臣與高畏威懷恩，固不必問也。皇上或召問二王，令其面陳高惡，或詢諸閣臣，諭以勿畏高威，果庶其實重，則置之憲典，輕則諭令致仕，以全國體。賊高既去，豪傑必出，賞罰既明，軍威自震，胡虜不足平也。疏入，上怒其因謫官懷怨，披拾浮言，恣肆瀆奏，且本內引二王為詞，意果何謂？令錦衣衛執送鎮撫司拷訊，問官以疏辭引二王當詐傳親王，令旨律絞獄具詔杖之百，繫獄待決。居二歲，竟死西市。按繼盛臨刑之先，高欲援之下之於龜，龜裂故止，而弗援，而其黨鄒懋

卿等又有養虎遺害之說，諷高遂中止，而繼盛之死，世莫有寬于此者矣。時比部諸郎相戲曰：繼盛之刑，犯何律乎？曰：不犯律，而願犯聖經。孔子曰：直而無禮，則絞。此之謂也。滿朝傳之，捧腹繼盛疏中，瓜葛一段，顯指陸炳。今國史沒其姓名，似疑有私之者。工部尚書歐陽必進奏辨楊繼盛所論嚴劾忠冒功事，詔兵部查明具覆。于是武選司署郎中周冕言：臣奉詔查嘉靖二十七年通政司狀嚴劾忠時年十六，因會武舉未第，咨送兩廣軍門聽用，未及年餘，總兵官陳圭都御史歐陽必進奏黎城平，遣劾忠報捷，授

世廟職餘錄卷之十七

十二

錦衣試所鎮撫未及月餘，嚴鶴稱伊兄劾忠，曾于軍中斬首七級，併加功陞署副千戶。幸聖明昭鑒，下本部查覆嚴高子世蕃，乃自創一稿送臣，教臣依稿題覆。臣觀其稿率誕漫支離，情節舛戾，請得一上折之。如曰：劾忠固有勇敢，何不咨送宣大，而乃於兩廣之遠，如曰：劾忠曾考會武舉未第，何部中並無起送公文，今又自開民人，而不言武舉。如曰：劾忠報捷例授所鎮撫，則原籍江西立功廣東，何不于二處帶銜而冒銜錦衣衛。如曰：劾忠果鵠之親兄，則世蕃數子俱幼，且未有名劾忠者。如曰：劾忠果世蕃之子，據當

時狀稱止年十六，豈遽能赴戰，親冒矢石，如曰効忠，果斬七首級，何軍門諸將未聞有斬獲之多，獨宰相一孫勇冠三軍如此，如曰効忠對敵，刀劍胫臂，計臨陣及差委時未及一月，何以飛報軍情于萬里，如曰効忠到京，以創甚疾，故何以鶴替職之文止告不能授職，而今又捏為疾故，如曰効忠試鎮撫當督，則奏捷功止終本身，原無承襲之例，如曰効忠功次當併按例當先，奏請何止令通狀而逼令司官以行，臣因悉心廉訪，原未有効忠者，赴軍門聽用，鶴亦非効忠親弟，其報捷及首級皆屬虛捏，必進係嵩鄉曲圭，又

世廟識餘錄卷之十七

十三

世蕃姻親，依阿朋比，共為欺罔，臣如不言，陛下何從知其奸哉，且自累朝以來，未聞有宰相子孫送軍門報効者，今嵩不惟咨送軍門，而且詐捏冒功，是大壞祖宗之法者，自嵩始，彼蔣應奎、唐國相輩安得不効尤也，臣職掌所關，乞特賜究正，使天下曉然知朝廷有不可倖之功，不可犯之法，臣雖得罪，死無所恨，上以其事已下部覆，責冕不候處分，肆行報復，令錦衣衛執送鎮撫司拷訊，以聞，已能見為民兵部尚書，藉豹遂以世蕃所囑，覓稿具覆，而嵩自上疏乞免鵠官，上優荅嵩，因諭部臣曰：爾等謂茲事無

碍朕知己，第輔臣懇辭，宜特允之，以慰其意，按冕故以御史建言被謫，量移是官，其摘發嚴効忠冒功之弊，詞核事詳，人謂嵩必難自解，而上竟置之不問，而冕削籍去矣，本兵部豹素以道學負時名，徐階特薦之，而乃曲意阿嵩為之黨護，且無論平生所講何事，亦何面目見其鵠郎耶。

巡按雲南貴州道御史趙錦劾奏大學士嚴嵩曰：臣伏見今年正旦日食，災異非常，又山東淮徐間連歲大水，四方地震，疊見，章奏變不虛生，必以類應，臣愚謹以天意驗之，人事醜虜驕橫，時肆侵陵，閣臣怙寵，擅

世廟識餘錄卷之十七

十四

作威福，真若影嚮之不謬者，昔我太祖高皇帝罷丞相，散其權於府部諸司，而總之於朝廷，聖祖所為萬世慮者，至深遠也。成祖文皇帝時始命解縉、楊士奇等七人入直內閣，然初皆編修待詔等官，終未樂之，世亦不過春坊學士之職，取其足以代王言，備顧問而已。洪熙中，楊士奇等始以東宮舊恩，兼領保傅，景泰中復以保傅之重，兼領冢宰，於是內閣之權日以重，而祖宗之微意寔已失矣。列聖相承，循為典故，故議者以為今之內閣無丞相之名，而有丞相之實，非高皇帝不設丞相本意，然當時

諸臣雖身居宥密，參與謀議，猶未敢招權市寵，公行賄賂。故內閣之權雖重，其弊尤為未極。頃者夏言以貪暴之資，跡跡禁非，大學士嚴嵩復以奸佞之雄，繼登台鼎，怙恩寵以張威權，假刑賞以行其愛憎。事無大小，咸專於己。人有少違，必中以禍。於是百官望風懾息，天下之事未有聞於朝廷，先以聞於內閣。白事之官，班候於其門，請求之路，輻輳于其室。如銓司之黜陟，本兵之用舍，尚書每先白嵩許可而後具題。其清要之職，優厚之地，非內閣之私人，與通賂者則不可得。邊臣苟失事，必赴軍糧行賂，嵩所賂入，則願

世廟識餘錄卷之十七

十五

指諸司曲為擬議，無功者受賞，有罪者免刑，體勸之。臣觀冒濫而上，不問執法之司，知冤抑而莫能伸理。至于宗藩勲戚之封襲，文武大臣之贈謚，亦惟視賄賂之厚薄以為遲速。予奪而莫之顧，諸凡中外臣僚或以遷除致謝，或以出入饋遺，大者千百，小者數十，奇珍異絲，水運陸輸，則又視為常例。其他希寵干進之徒，妄自貶損，稱呼非類，頌美功德，奴顏婢膝於其前，而庶耻掃地者，則臣所不忍言也。陛下天縱神聖，乾剛獨運，自以為予奪由宸斷，題覆在諸司，閣其不過稟擬取裁而已。諸司之題覆，則以其先受其

風旨，閣臣之稟擬，莫非恣行其胸臆，群臣敢怒而不敢言。陛下何由而知之？今言雖莫逃于天誅，而嵩尤得以播其惡者，蓋言剛暴而踈淺，其惡為易見。嵩柔佞而奸深，其惡為難知。嵩窺伺逢迎之巧，似於忠勤，諂媚之態，似於恭順，能引私人布列要地，以探諸臣之動靜，而先以制之。故少敗露，又善以厚賂結。陛下左右之人，凡深官起居，意向無不先得，故多稱旨或候。聖意所發，因而行之，以成其私。或因事機所會，從而執之，以肆其毒。使陛下思之，則其端本發於朝廷，使天下指之，則其事不由於內閣。幸

世廟識餘錄卷之十七

又十五

而洞察于聖心，則諸司代嵩受其罰，不幸而遂傳于後世。則陛下代嵩任其咎，嵩之術誠巧矣。陛下聖明，所以傾心任嵩人，屢言而不疑者，豈誠以嵩為賢耶？自嵩輔政以來，惟恩怨是酬，惟貨賄是好，權悉歸于掌握，而各司皆不得其職。群臣憚陰中之禍，而忠言不敢以直陳。四方習貪墨之風，而閭閻日見其愁怨。頃自庚戌之後，醜虜陸梁，臣見陛下嘗募天下之武勇以足兵矣，竭天下之財賦以事邊矣，搜天下之遺逸以任將矣，行不次之賞，莫測之威，風示中外矣。重血戰之功，寬損軍之法，以展舒諸臣矣，而封

疆之臣竟未見其有能制醜虜之死命而紆宵旰之
憂者何哉蓋綠權臣行私將吏用倖以培尅為得計
以營求為有能遂至朝廷之上用者不賢賢者不
用賞不當功罰不當罪使陛下欲致太平則群臣
不足承德于左右欲遏戎寇則將士不足禦侮于邊
疆財用已竭而外患未見其底寧民困已極而內變
日虞其將作蓋古者雖中材之主輔佐得人猶可以
小康而無患今陛下躬秉至聖憂勞萬幾三十三
年于茲矣而天下之勢其危如此非蒿之奸邪何由
以致之臣願陛下觀上天垂象之顯察二祖

世廟識餘錄卷之十七

十六

立法之微念操柄之不可使移思紀綱之不可使亂
將嵩早賜罷斥以應天變疏入嵩待罪乞罷上
溫旨慰留不允乃手批錦疏曰錦疏可疑且明謗君
上情罪欺天令錦衣衛函發官校械繫來京問嚴譴
前職無有違碍昨慰嵩情非可為令邪長正沮可乎
其仍照前行令鴻臚寺諭嵩以朕意即入直贊後錦
械至下詔獄杖四十擬贖徒降雜職用特旨斥為
民按錦是時業奉差在萬里外而猶不忘君側之奸
必欲鋤而去之且辭嚴意厚不事矯激可謂効忠之
極矣後錦起用歷南京吏部尚書一言官論錦平生

無一善狀滿朝傳以為咲後生不知先朝老成而
自以其意為愛憎此蠹國之尤也

世廟識餘錄卷之十七

十七

世廟識餘錄卷之十七終

世廟識餘錄卷之十八

資政大夫太子少保禮部尚書臣徐學謨

丹徒靳文信貴之繼夫人年未三十而文信公卒比老

有司以其孫為繼氏客默有所授為之奏請旌典事

下禮部特儀曹郎與靳有媼因力為之地禮書吳山

曰婦以節旌制也第今令甲所載義夫節婦孝子順

孫諸旌典疑為匹夫匹婦發潛德之光以風世耳若

士大夫之家何人不當為節義孝順者乎文信公身

為鼎臣夫人已生受殊封矣奈何與匹夫匹婦爭寵

靈乎文信公在地下恐非所樂聞也執寢之而後

世廟識餘錄卷之十八

郎以故事持山山曰往年都督孫堪禮母喪還浙道

率浙中有司以其弟宗伯公故奏旌為孝子而其猶

子為之請予謂禮殿不滅性汝伯宜為母死則汝父

不宜獨存何意軒伯以輕父也且已都督榮矣又欲

專孝子名乎矧滅性非孝也後主篆者昧禮而自行

之乃今何以漬靳夫人也會當赴直入西苑與大學

士徐階遇階亦以為言山正色曰相公亦慮閣老夫

人再醮耶階語塞自是規公慙不復與之言事又金

壇曹編修某者以病痿其一足第以一足彳亍行會

有冊封差遣曹請之於山山曰先生病矣恐不任使

事曹陰有挾遠曰三閣下業許之矣山曰此職掌在

禮部吾知而使之是不忠也不知而使之是不智也

即三閣下能強予以篤疾人為王國持節乎先生止

矣曹大慙起而對曰公曉人不當如是遂拂衣出而

會稽諸修撰以曹不行自詣山請行而不及次山曰

得無陵乎諸以省毋對山阻之曰既以母故人莫大

焉何不請捐半年俸以假歸為有名乎又無損於後

日叙遷也諸曰諾遂辭不行時分宜之子陰執朝權

尚書唯唯聽命第不敢犯山有求囑者姑應之曰俟

他日老父自言之其見憚如此

世廟識餘錄卷之十八

台州王都御史曠卒其子南雄知府宏來奏父卹典祠

郎某以曠平生清謹任事宦蹟尤著于南京兆時且

始終出處無玷當得全請業已說堂而人有偵知之

者宏一日詣熾萬邸求謁其子世蕃凡三及門辭焉

而容馬戀者給宏云大爺父不見客救候無益君欲

為父祈恩須賂七白金即諡可得况祭葬乎宏乃如

其數因鑿進之鑿竟與夥客三人私分其金而世蕃

初不知之也比部既入被旨僅與祭葬而已宏詫

曰祭葬例所自有賂之何為因自詣西死求謁萬萬

與曠有平生乃延宏問曰汝來京師何遲遲見也汝

父當得全典，所以不徑給者，俟汝面請以明吾恩也。宏口噤色慄，不能對。久之，第含糊語曰：也曾也。曾，高意其子必嘗私之矣。宏退而世蕃適入，私扣之。茫然乃急召訊宏，知馬樂等誣匿七、百金，即日疏收鑿等，赴錦衣獄拷鞫，追金還宏，而四人皆遣邊戍。鑿嘉興人，嘗中癸卯順天鄉試，以冒籍除名，分宜為編修。昨往來其家，以故得竄入邸中，實緣為奸利。士大夫以此暱之。至是始發覺，而吳人有湯儀，借者以貶盜。古頗用事，今亦在遣中。按是時高子世蕃受賂遺既多，樂、秀、索、古、書、畫、凡獻古書畫者，必先賄湯，儀辨

世廟識餘錄卷之十八

三

以為真蹟，始收之。而吳中一都御史偶得唐張擇端所畫清明上河圖，贗本以饋世蕃，而賄不及湯。湯直言其偽，而世蕃大怒，後都御史竟陷大辟，而湯先已遣戍去矣。

丁巳四月二日夜，上在宮中見熒惑逆行，二舍明日下諭禮部禱雨於洪應雷壇，祈以禳之。至十日夜大雨如注，漏下三鼓而雨止，奉天殿火猝起，延及奉天門五鳳樓，四鼓燼矣。上自以寅奉上，克履抑畏，一旦致災，頗煩。聖抱明日禮部上修省疏，內批有朕涉無前大變，若墜深淵，語其他修省事宜，一切不

行，第詔告天下，秦祭郊廟而已。時人心洶洶憂危之甚，比端門下詔之日，忽聞門樞聲，朝臣驚走，班次大亂，有倒屣裂冠披髮露跣者。司禮監官以聞，上竟不之罪也。詔草始出，嚴嵩筆。上大加竄削，備悉罪已之指，詞極哀痛，臣民無不感涕。命採木于川、貴、湖、湘間，期以明歲起工，已而漕下之木不當故，致材，工部大臣以為言。上曰：子孫能守善亦可，乃匠官徐果頗以規合法稱。上意而長材亦駸駸輦輸至矣。按三殿規制，自宣德間再建後，諸將作皆莫省其舊，而果能以意料量，比落成，竟不失尺寸。則

世廟識餘錄卷之十八

四

其聰明兀自有過人者。世廟隻視吾輩無人而寵異，雜流常至八座，非其性有所溺，乃等計見效。末世儒者終不着他道之有成也。

三殿之災，延及六科廊，供殿科官徑據各部朝房以居。諸尚書第唯唯不敢與之爭，禮科謝江素憚禮書吳山剛正，特遣吏持帖懇之。山正色曰：六科皆自有朝房，何以不居，而乃欲居各部者，倘他日待漏，當置尚書於何地？且七品官而僭二品衙門，恐褻朝廷之體，執不肯與。而禮科遂假大理寺朝房居之。按是時山方有寵于上，故每事得行其志，而言官卒莫敢

與之抗若不借朝房一事即使人難堪而孔子惜繁
纓之意前輩尚能存之今不可望矣

崑山朱府丞隆禧以內察落職家居平生喜延方士偶
得其長生秘術因陶真人仲文進之西內又獻香納
之類 上悅從其家拜太常卿 賜飛魚服尋陞禮
部侍郎仍令致仕其後病故其配鄭淑人素乞祭葬
疏下禮部科官參駁之以抄至部亦以查無實歷年
月不敢題覆閱數月忽內閣傳奉 聖諭云朱隆禧
固是考察之退初因訪道日為妖人以去但伊自逢
東一上藥方進香納我至今服御去年十月內故伊
世廟識餘錄卷之十八 五

繼室乞祭葬禮制不與是因考黜然汝一傳示山此
義不為例給之示上恩也于是禮部查照三品文官
事例與祭一壇併行工部造葬葬得允旨 上御臣
下最嚴然稍用其力後必酬之隆禧卹典雖由陶仲
文所惠然終不以私恩廢公義其明斷如此

提督撫治鄭陽都御史員缺吏部尚書萬鏜會推通政
使趙文華可任兵科給事中朱伯辰隨劾文華邪媚
奔競竄賂日章不宜復玷臺憲有 旨令別推而以
伯辰章下部文華因言通政使在 朝廷之上左右
將事例不推外今鏜意在出臣又嗾所親言官論劾

期必去臣而後快且鏜前為右都御史後以侍郎起
用進尚書乃通計前俸考滿事涉欺罔又以不得一
品為怨 上怒鏜并伯辰黜為民而晉文華供職按
鏜為嚴嵩鄉人又同年也其進吏部實嵩引之然鏜
望輕翰林編檢故以後輩嚴事冢卿至與鏜往來始
變為敵禮于是吏部之體面大壞不可復矣鏜才庸
更通賄賂已為嵩所不悅其九年二品考滿僅加太
子少保非故事也至是以其假子趙文華出撫益忤
嵩鏜遂得罪去

壬子康妃杜氏薨妃 裕王母也禮部遂上喪禮儀法
世廟識餘錄卷之十八 六

尚書歐陽德等言 累朝皇妃薨或未生皇子或子
非居喪而受封之國或子立為東宮而先薨俱與今
不同惟成化中淑妃紀氏薨所生皇子倫序居長而
與妃事體相類但比時皇子尚幼而今 裕王既已
成婚禮宜持服主喪送葬出城儀節稍異乃議輟朝
五日 裕王主喪遵孝慈錄斬衰三年欽遣大臣題
主開塋掩壙祠謝 后土并用工部官送葬儀仗人
數皆增於舊 上覽之謂大學士嚴嵩等曰部擬用
憲廟淑妃例大不同且 裕王不當服斬衰嵩等
對 憲廟初有悼恭太子在前淑妃之子居次正與

康妃今日事體相同。故禮部擬用其例。喪禮必子為主。裕王殿下。須服斬衰。以執餽奠之事。太祖御製孝慈錄序文曰。庶子為其母斬衰三年。部議遵州此也。上復諭高持。斬衰服三年。當避君父之尊。高言臣考洪武七年。貴妃孫氏薨無子。太祖命吳王。權服慈母。服斬衰三年。主喪事。皇太子諸王皆服。甚。是年孝慈錄成。遂為定制。自後久無自事。故未之講。及茲當垂訓。作則于後。伏乞仍命。致下。茲日衰杖入。哭几筵。其後居府。盡三年之制。上意猶未以為然。乃批部疏曰。輟朝五日不合。一切所擬。俱非禮之正。

世廟識餘錄卷之十八

七

其考賢妃鄭氏例。酌議以聞。於是德等復上儀注云。云。踰入。上曰。輟朝以十七日為始。謚字止如例。擬請焚奠。乃制命。部議覆。奏皇妃焚黃儀傳訛。已非一日。蓋自累朝。或所生皇子及親王。或司禮監官。行禮皆拜而獻酒。跪而讀祝。乃參用上尊謚之儀。而未思賜謚為制命。其祭文稱皇帝遣。與上尊謚迥然不同也。今既奉旨。以常禮從事。當改議賜謚如賜祭禮。讀祝宣冊。皆平立不拜。上報可。仍令著為定規。如不係賜謚者。臨期定擬。以聞。遂冊謚妃為榮淑康妃。按上于典禮。精析毫釐。凡朝廷諭祭大臣。遣官

皆平立不拜。而諭祭王妃。拜而獻酒。跪而讀祝。果係累朝之傳訛。而禮官不察。姑襲舊儀。上之非聖明。幾失其職矣。

倭寇自嘉興。遷屯柘林等處。進薄嘉定縣之採淘港。時以零賊薄城。掠會。募兵參將李逢時。許國以山東民鎗手六千人。至與賊相遇于新涇橋。逢時率其麾下先進。敗之。退居維店鎮。官軍追及之。擒斬八十餘人。已追至採淘港。乘勝深入。伏起。我兵大潰。溺水死者千人。指揮劉勇等死之。初。新涇之捷。李逢時功最許。國恨逢時與之同事而不先約。已乃別從間道襲

世廟識餘錄卷之十八

八

之欲以分逢時功。會天大雨。而劉勇等兵先陷沒。諸軍繼之。倉卒不整。遂大敗。按是時。總督尚書張經。自駐常州府。而遣兩參將劉綎。已兩大不相制。而贊畫者為南京兵部主事譚綸。盛唐權不足以攝兩參將。任其爭功。喜殺。每日率諸長鎗手出城揚兵。則斬民間禿者。報捷。于是知縣楊且哭訴之。督糧參政翁大立。大立言之。贊畫主事綸等。謬解之曰。兵氣欲揚。公奈何阻之也。大立喞然起曰。凡人一念是可以動天感神。一念差可以覆宗絕嗣。公等為民剿賊。乃殺民當功耶。綸等竟不聽。而益縱長鎗手恣意騷擾。奪民

居樓宿即米盪醬醋之類俱被掠盡民甚苦之大立乃促之出兵兵行羅店鎮俄而兩大至或勸之收兵兩參將徑督之而前始至採淘港不見一倭惟倭船數隻泊港而皆以絮被蒙之長鎗手等方亂射終不動比過午海潮已上諸港俱漫賊十六人忽于蘆葦中躍出橫刀滾入吾陣長鎗手突亂蓋棄始走臨港不得渡則自相殺或溺死凡死者三千餘人國史止據邸報書之而云是役擒斬八十餘人疑當時張經之劄奏如此即所謂斬民間禿者首耳實未嘗獲一真倭也且出兵遇雨兵書所謂沐死雨也而贊畫者世廟識餘錄卷之十八 九

味而無忌安得不取敗乎
革駢馬駟景和職回籍為民初景和既奉旨入直會當撰玄文景和以不諳玄理解辭上不悅時上有事清釐致在直諸臣俱進香行禮問有旨罷景和入直景和即不俟禮成而出已賞賚諸臣銀幣景和與焉景和心不安跡辭臣無功受賞懼增罪矣乞容辭免使臣得洗心滌慮以效他日馬革裹屍銜環結草之報 上大以為恨乃摘疏中暴死字謂以不祥語詛上怨訕失臣禮下法司參看擬點景和為民從之因去之崑山甌民居為朝夕計自奉薄于羈旅既逾

年自崑山詰開入賀 聖旦畢因言臣自五世祖寄籍錦衣衛世居北方今被罪南徙不勝犬馬戀主之私扶服入賀退而私省公主墳墓於西山見丘封墓然荆棘不剪臣竊自念孤死尚立正首臣為生人托命貴主獨於死者魂魄相吊於數千里外不得展春秋祭掃之誠拊心傷悔五內崩裂臣之罪重不敢祈恩惟 陛下幸哀改主使臣得寄籍原衛長於靈影相倚死無所恨疏入 上憐而許之按景和一統稔武夫也而初既辭免撰文今當時直贊諸臣負媿多矣後疏請遷祈守公主墳墓意更慷慨竟藉以回世廟識餘錄卷之十八 十

天蓋言之不可無文如此
遣工部右侍郎趙文華祭告海神并察視江南賊情初文華條陳樂倭便宜首請遣大臣祭東海至是禮部覆如其言 上以問大學士嚴嵩嵩言南賊據擾蘇松二載設官調兵未見實效屢次奏報或多失實且依部覆遣大臣往祭宣布 朝廷德意令察視賊情訪求可以區處長策其實奏聞其所差官或即用文華亦可 上乃命文華往文華本滿私人及是後自以奇表術得幸于 上既出憑寵自肆所睚眦立摧仆之百司無不望風震懼奔走供奉恐後時公私財

賄填入其室。江南為困弊焉。至于牽制兵機。顛倒功罪。以致紀律大亂。戰士解體。雖徵兵半天下。而賊勢愈盛。皆為引用匪人之罪也。按國史以文華素稱小人。又為嵩所薦。其視師貪狼之迹。幾播罵殆盡矣。顧江南當兵興時。十享承平。人習養。因循翫愒。無肯為朝廷出氣力者。以故師老兵疲。地方殘創。益甚。文華一出。以貪狼故。督撫諸臣皆畏之如虎。不敢不效命。恐後始間立戰功。至于戮張經。而用胡宗憲。卒收全績。似難掩其詭遇獲禽之功。不可磨以平生而盡抹。擻之也。

世廟識餘錄卷之十八

十一

罷兵部尚書。豹回籍閒住。是時南北多事。上深以為處責成。本兵甚切。豹事多推諉。不當。上意惟秋末。輒類舉各臣。報捷疏。請謝玄祐而已。上初亦悅之。為溥大賚。再舉。頗厭之。傳諭輔臣切責。令陳利平。南北之策。凡再上不。擗肯。削俸二級。至是。上諭在直。入臣曰。祖宗時于吏兵二部正官。每慎其選。况今日多事時。即兵正年衰。不勝重任。卿等可評論之。大學士陽嵩等對豹果衰耗。臣等當傳。聖意。令彼自為進退。以全我。皇上優待大臣之體。于是豹乃引疾乞休。上特令閑住去。按豹嘗為松江知府。識

大學士徐階于徵時。故京師虜變。後階極力薦之。然其人實無他長。於兵事尤其所短。徒空言眩世而已。乃又當南北奏侵之日。又玷本共非。聖明自察其無用。惡能遽退而遠之哉。

已酉。詔錦衣衛遣官校。總督南直隸。浙。福。粵。務。右都御史張經。及參將湯克寬。械繫來京。問以侍郎趙文華。劾其畏異。失機。玩寇。殃氏故也。倭自去歲。據松江。柘林。川沙。窪二處為巢。縱橫肆掠。周迴數百里。間焚屠殆遍。水陸兵無敢近者。本年三月初。廣西田州土官婦。瓦氏及東蘭南丹兒地。歸順等州。狼兵六千。

世廟識餘錄卷之十八

十二

餘名。承經。調至。狼兵輕悍嗜利。聞倭富有財貨。亟欲取之。居民亦苦倭寇。暴朝夕。其倭一戰。文華既至。嘉興。屢趣經。亟檄狼兵。剿賊。經曰。賊狡且衆。今檄召四方。獨狼兵先至耳。此兵勇進而易潰。萬一失利。即駭遠近。觀聽。姑俟保靜。永順。土兵至。合力夾攻。庶保萬全。文華再三言。經終守便宜。不聽。文華乃疏言。經卷寇糜財。屢失進兵機。宜惑于參將湯克寬。謬言。欲俟倭飽。載出洋。以水兵掠餘賊。報功。塞責耳。宜亟治以紓東南大禍。疏至。上以問大學士。嚴嵩。嵩對。具如文華言。且謂蘇松人怨。經不可復留。宜與克寬俱

逮京訊鞠以懲欺息經克寬遂併得罪尋陞應天巡撫右僉都御史周琬為兵部右侍郎仍兼原職代經總督經已就逮以平望王江涇大捷來聞于是兵科都給事中李用敬給事中閻望雲顧弘潞袁世榮高敏學等四言經選悞失事罪之誠當但今獲首功以千計正倭奴奪氣我兵激奮之時宜乘勢搗柘林川沙窪之巢以殲醜類若復易帥恐悞機會請姑召還錦衣使者待進兵後視其成績與否從而逮經加罪未晚也 上覽疏大怒手批之曰張經欺怠不忠聞文華之奏方此一戰是何心也此輩黨奸惡直沮法世廟識錄卷之十八 十三

怨上罪不可貸乃命錦衣衛執用敬等各廷杖五十黜為民已而 上心疑之以問大學士嚴嵩嵩言此事臣昨問臣階臣本二臣松浙人以鄉郡被倭聞見甚真皆言經養寇損威殃民糜餉不逮問無以正法昨狼兵初至氣銳經禁火不進瓦氏憤曰我自備軍糧不效尺寸何以歸見鄉黨及賊逸甚多地方震恐文華憤不能平與御史胡宗憲合謀督兵追賊經聞繼至今次文華誠忘身徇國然必籍巡按力宗憲勇敢有膽畧親探甲臨戎以致克捷此實 上天垂祐所至 皇上昨諭欲遣官賜文華銀幣以壯彼威仰

見 聖明激厲臣工至意但御史宗憲功同希亦賜一賞使彼地之 知日月之明無遠不照功者勸非者懼矣 上乃諭禮部曰昨文華不言賊情未免有誤可令竭忠督討仰贊玄威其遣衛官一員齎賜文華大紅金綵錦雞紗衣一襲銀六十兩御史宗憲協心王事賜銀三十兩綵段二表裏可即行給發之方文華發跡時未保兵已至浙其日即有石塘灣之捷文華疏有云徵兵四集未有進戰之期蓋經以兵機貴密文華宗憲輩洩洩不輕與言耳今戰勝高乃言文華宗憲合謀督兵探甲致捷經聞乃至殊失事實世廟識錄卷之十八 十四

然狼土兵寔服經威名經被逮眾志即泮渙周琬楊宜皆庸鷲非濟變才且受制文華宗憲由是倭患日新而狼土兵復為地方所苦東南事愈不可為矣按經為文華所訐故史臣欲輕文華而軒經或誤于所聞以是持論稍稍失平經駐江南時受有司供億借侈無度其飲食俱用銀器所至強然自採淘港一敗遂按兵不舉已為文華所促致有王江涇之捷此豈有主憂臣豫之念然已無救于敗軍殺將之罪矣故 上毅然誅之而三輔臣亦大恨其誤國當經被逮入京望門行賄動以詎萬計即嵩亦不之納况徐階

李本親見桑梓之荼毒者乎傳聞異詞不可以不覆也顧王江涇之捷經亦有桑榆之功或赦其一死此亦法外之仁也

巡撫應天都御史曹邦輔以勦滅蘇州許墅關倭寇聞且言連年倭患其來必糾連大衆多者數千少亦不下數百其登岸劫掠近則百里遠不過千里未有以五六十餘之賊深入內地轉戰數千里直闖都門無所顧忌若此賊者且所過屠戮極其慘烈使不即殄滅得以遯歸彼已習知內地虛實將來招引醜類爲禍殆未可量所據僉事董邦政聞命疾趨躬履行陣

世廟識餘錄卷之十八

十五

橫犯鯨鯢之衆不旬日而芟刈之真可謂奇功也請亟加褒錄總督浙直侍郎楊宜亦報捷如邦輔言復參邦政雖有斬馘功然實故違節制當非督察侍郎趙文華又言柘林餘賊復巢陶宅臣同浙江巡撫胡宗憲督兵四千來松江會剿而應天巡撫曹邦輔僉事董邦政不協力進兵顧乃避難趨易倖倖功捷乞加懲究疏俱下兵部部覆文華所謂趨易蓋指蘇州之寇而言所謂避難蓋指陶宅之寇而言竊計二寇多寡雖殊比量聲勢不宜分難易論若使合而爲一以流劫者之慄悍濟屯聚者之蕃衆未免復滋蔓難

圖乃今蘇州之寇剿滅無遺陶宅之寇自然勢孤氣沮驅險爲易今第宜令董邦政戴罪自效務將陶宅之寇亟行殄絕俟事平之後總較功罪然後賞罰可得施也詔下邦政於總督都御史逮問初文華聞蘇寇且滅趨赴蘇欲攘其功比至則邦輔業已先奏捷矣文華遂大怒乃以陶宅寇患委非邦輔邦政參之復嗾宜排邦政宜心知邦政功懼失文華意故矛盾若此

山西陝西河南同時地震聲如雷鷄犬鳴吠陝西渭南華州朝邑三原等處山西蒲州等處凡七或地裂泉湧中有魚物或城郭房屋陷入地中或平地突成山阜或一日連震數次或累日震不止河渭泛漲華岳終南山鳴河清數日壓死官吏軍民奏報有名者八十二萬有奇時致仕南京兵部尚書韓邦奇南京光祿寺卿馬理南京國子監祭酒王維禎同日死焉其不知名及未經奏報者復不可數計按是歲地變之變古今罕有而渭南一縣地陷百里尤可詫也時兵部尚書楊博之父亦被壓死上聞之論嚴嵩此博不忠所致博懷疑畏不敢爲父祈卹後奪情起復劉遼總督始敢陳情給祭葬

世廟識餘錄卷之十八

十六

世廟識餘錄 卷一八

逮戶科左給事中楊允繩下鎮撫司獄論死降浙江道御史張巽言為河南武陟縣丞調光祿寺丞胡晉為四川重慶府通判時允繩與巽言巡視光祿寺疏論帝收驚混同子老偽增物價至數百金宜正其侵冒之罪罪下法司驗問齊言玄典隆重所用物品物不敢徒取充數前月子登嫩小故全收老鵝允繩憎臣揀取太精斥言諸物不過齋事用之取充具可耳何必精擇其欺誇玄修如此 上覽其疏大怒 詔錦衣衛逮齊允繩等俱送鎮撫司從公掠治不得畏避鎮撫司具獄詞上 上以該衛不逮巽言詰問掌衛事

世廟錄餘錄卷之十八 十七

左都督陸炳責其故脫以直贊宥之其右都督朱希孝以下各奪俸三月允繩等送法司擬罪於是刑部尚書何鰲等奏允繩坐儀仗內訴事不實者絞引例發遣邊衛充軍齊妾費受贓為民 上詔允繩依律處絞繫 詔獄仍同御史巽言杖之於廷巽言降二級與膏俱調外任按膏時倚親家大學士李本為與援故得以部郎改京堂為人恣肆不檢而允繩故矜體而偶與之同事常放言觸怒允繩不勝忿忿乃以爭子鵝小事論膏而中引馬從謙盜內府贓物例意欲殺膏亦似太激膏遂誣允繩誹謗玄修而允繩竟

坐絞死允繩既死膏自不宜出仕以示不自安之意可也此為徽州同知貪得無厭居家復暴橫鄉里隆慶初 詔郵錄允繩而膏以他事發有司亦置之大辟蓋雪允繩之冤也然今人罕詳其事之始末而惡膏太甚不知允繩亦有以取之矣

湖廣府城人胡尚堯詐稱中書偽為恭誠伯陶仲文文移詣雲南定邊縣取龍涎香進用至則於石峒懸崖間集夫役結梯而上從石乳隙中取物三條云是龍涎見有鱗甲異物風雷變態之狀故以從動大吏爭相饋遺黔國公厚賂之事聞 詔逮下鎮撫司拷訊

世廟錄餘錄卷之十八 十八

論斬按是時 上好道教故驛路往來詐肩百出有龍虎山道士江得洋自稱奉 詔詣四川鶴鳴山挂幡撫按俱厚賂之比還荊州持劄合掛號守詰其奸狀尋獲所販少女及馬騾以數十計隨行者七人俱置之法而得洋逃去惜當辜者畏縮不敢以其事聞之于 上也

上深以南寇為憂疑趙文華前言零寇不實屢以問大學士嚴嵩嵩曲為營解 上意終不釋文華聞而大懼是時吏部尚書李默頗與嵩為異同文華自江南旋恣睢暴戾公卿多所凌侮無敢抗者默獨以盛氣

臨之揚宜既罷高文華雅欲以胡宗憲代默復推用
王誥由是嵩文華惡然滋甚及是文華謀所以自解
者稔上喜告訐反摘默部試選人策目有漢武唐憲
咸以英睿興盛業晚節乃為任用匪人所敗等語指
為謗訕奏之因詭言臣受 皇上重託為人所嫉近
奉命還京臣計零寇指日可滅乃督撫非人今復一
敗塗地皆由默恨臣前歲劾遠其同鄉旅經思為報
復迨臣經論曹邦輔則嗾給事中夏祚孫濬熈擊臣
及宗憲黨留邦輔延及半年地方之事大壞昨浙直
總督又不推宗憲而用王誥抵塞然則東南塗炭何
世廟識餘錄卷之十八 十九

時可解 陛下宵旰之憂何時可釋也默罪廢之餘
皇上洗瘴錄用不思奉公憂國乃懷奸自恣敢于
非 上如此臣誠不勝忿忿昧死以聞 上覽疏大
怒 詔禮部三法司及該科叅看覆稱默偏執自用
失大臣體至其策問所引漢唐故事尤非所宜言
上以其語涉黨護切責尚書王用賓等各降俸三級
而下默鎮撫司拷訊刑部尚書何鰲遂坐默比擬子
罵父者律絞 上曰律不著臣詈君文謂必無也今
有之其加等處斬錮于獄隨諭吏兵二部曰南賊一
事不宜坐視人臣都不盡忠文華非告密者楊宜已

默仍去冠帶為民曹邦輔令巡按御史逮繫來京
此任便推補王誥不必去令仍舊職胡宗憲陞兵部
左侍郎蕪都察院左僉都御史總督軍務尋陞湖廣
按察使張景賢為右僉都御史代邦輔默竟瘦死獄
中默博雅好文偶鄉人陳全之者為禮部祠祭司郎
中作歲終類表災異疏詞頗紕謬默見而醜之以此
豈提學之選耶命荊州缺知府默推全之出補全之
大恨以為非格既授牒出京適文華視師還全之以
門生謁之潞河舟中乃告默所出策題已文華詰默
求為兵部尚書默不答第微咲而已以是文華銜默

世廟識餘錄卷之十八

二十

刺骨遂上誣以謗訕時默已加翰林學士召入西內
同勳輔諸臣撰文業有進閣之望矣顧讒人一構竟
陷不測而是歲彗星犯太微垣 上實欲以默當之
也

癸亥掌吏部事大學士李本言近者當事臣之內外用
人不論賢否動以愛憎為用舍徇私納賄祇取充位
是以屢績日曠南北多故 陛下焦思憂更數易即
有齟齬自保之士鮮能分主憂者臣聞琴瑟不調必
解而更張之稂莠不除嘉穀不生故用人去不肖
夫大臣者小臣之倡也大臣不職小臣則靡然從之

故去不肖者先大臣矣。臣頃承任使，輒不思諱，欲將兩京九卿長貳府寺等衙門堂官及各摠督巡撫，視其樸樸不稱者，稍易之。尚堪驅策者，留之。庶官邪知懲，疏人。上嘉其忠悃，命本分別去留上之。于是本歷派大臣當罷去者若干人，吏部侍郎馮守禮等與焉。而以工部尚書吳鵬萬子世蕃列之優等。蓋本此舉專一承望，萬風指去其異已者，比其考察科道亦如是已。肯下滿朝為之捧腹，而鵬以是得改吏部尚書。惟嚴氏父子之指使，而賄賂之門大開矣。此世道一降之會也。

世廟識餘錄卷之十八

廿一

世廟識餘錄卷之十八終

世廟識餘錄卷之十九

資政大夫太子少保禮部尚書臣徐學謨謹輯上精于四六文字，凡西宮齋意俱出自。睿思而撰直諸臣箋奏，每擇其優者，令內侍抄錄，以備觀覽。故進御之詞，先後不敢重複。是歲一冬無雪，上諭禮部禱于各宮廟。自十二月至于來年正月六日夜，雪始大降。明日子刻立春，猶臘雪也。時方急營三殿，將作惟恐雪雨妨工，比以節假工暫輟。始雪故部疏有天相朝工和霽，允資乎登築，帝虞穡事豐穰，未卜于來牟語。上覽之甚喜，因批云：工起乃和霽，匠歇而瑞零。上玄恩眷，朕心感悅。蓋待承優者云。又浙直總督胡宗憲進二白鹿，其始母者得之海中，周山後于齊雲山，又得公鹿，相去數月耳。奏至，上諭禮部告廟諸司，皆上表廷賀。時閣表為諸修撰大綬作，巖嵩大以為佳。及禮部表上，中有以耦乘奇天作一時之合。自川徂嶽，神彰兩地之能句。上亟賞之用，殊筆點綴，尚聞之以問禮書吳山，誰為之者。公以某郎對。高色少沮，蓋不欲以部詞加閣下，恐妨寵也。其天性忌嫉如此，然自是郎其不得安其位矣。

世廟識餘錄卷之十九

陝西鄜縣人王金者，故太學生，以睚眦殺人，坐抵當大

辟而鄂令蜀人陰鳳麟雅喜黃白之術聞金有秘方與語悅之因為之解釋得末減金既出獄遂逃入京師匿通政使趙文華所會文華視師江南金在京師落魄無所遇上一日於官中扶乩降云服芝可長年於是下諭禮部遣官採取於鶴鳴諸山居亡何大興人張道民獻芝一本賜絹二疋白金五兩乃四方以芝進者殆無虛日盡積於西苑苑中內使常竊出市人復進之可得賞賚而金因厚賂內使出芝萬木藜為一山號曰萬歲芝山欲因禮部以進而禮書具由素知金亡命無賴且芝從內府轉移怒其罔上

世廟識餘錄卷之十九

二

干澤斥不與進金不得已自進之時上意已厭息所得芝不復貴重僅批禮部知道而已金稍失望而京師士大夫交金談內外事者常對祠必其然思金覲一信之以說具山為進身計也郎終不欲見金其後陰鳳麟以嘉興倅網運入京鳳麟教授蘇州時與郎有平生金因鳳麟以所製瓊山玉樹香山一座網其室因以餌郎鳳麟為郎言此樹若鉛錫狀者計一兩可化白金十兩公欲之願以為壽郎心知金詐笑謂鳳麟曰窮措大安得有此福量也鳳麟遂語塞而去而金終不得進用後郎外補而具山亦回籍

代吳為禮書以趙文華匿金攻遂薦補太醫院御醫君子小人于用人行政之際其作用固自有間也太常寺典簿咎義金者道流也嚴嵩之妻歐陽夫人疾義金為之祓而差夫人病起欲陰厚之義金遂求為本寺寺丞太常堂上官故用科目人由吏部遷轉自嘉靖己丑後上以科目人不開于籍萬于是有旨專以道流為之而詔禮部從贊禮協律二郎考選既選中得旨方咨吏部銓註遂著為令時分宜之子世蕃以母夫人意欲引義金為寺丞而憚禮書吳山方嚴恐弗之不能得乃囑寺卿師宗記徑呈吏

世廟識餘錄卷之十九

三

部推陞吏部輩為題缺而選曹方移文知會祠曹嵩在西苑亦自與山言之尚書來促復時祠曹郎某急抱贖詣尚書所請曰此有考選故事不在推陞之例奈何吏部欲侵禮部權且典簿守領官又不當陞寺丞郎中所執者三尺耳敢私茂前旨耶已尚書閱牘果如郎中言始色變曰吏部欺余甚矣召選郎面讓之選郎大慚面發赤語塞唯唯退已知為師宗記所贊相之乃督承行吏仍以考選權歸禮部而義金日夜從吏歐陽氏必得寺丞而後已嵩不得已又與尚書言夫人意如此世蕃聞之怒罵郎曰何物畜乃

梗吾家即尚書私於郎某曰我見諸曹阿順政府皆
生意迎之今以一寺丞故父子開口而不得吾兩人
殆矣吾老亡足惜願君始進恐鷄肋之不勝也查審
處之郎某曰形端則表正尚書無私郎能自私耶尚
書曰嚴公吾鄉前輩也勢已如此不宜重阻之遂召
義金等五人入部姑伴試之即日上疏以義金為寺
丞而選曹自是亦銜郎某之慙必欲劣處之矣淵濁
之世賢者之不得行其道如此

大學士嚴嵩疏言昨奉 聖諭殿名奉天自已坐是已
即天也此意不知 皇祖何取臣窺 聖德不以天

世廟謚錄卷之十九

四

自居謙冲之至然臣聞傳記有曰天子至尊無上文
曰人君其尊如天此係先儒之言而其原出於孔子
作春秋繫王于天稱天子曰天王此孔子之言後世
莫有易之者又書曰天命有德天討有罪言人君賞
罰不自已出一歸之於天 皇祖取義之意或亦出
此臣愚伏思 祖制已久今頒 勅下禮官廷臣集
議以俟 聖裁 上曰卿解奉天二字義甚正第聖
賢所謂非是題扁之用也遂諭禮部曰昨承恩示未
可諉之氣故先代儒臣有言君心通乎天心夫以人
君奉天百為萬用孰非天者豈止刑賞一大件耶乃

始謂之奉天 皇祖命名取義乃此然於已身坐之
終未安也况夫災燬初罹建文自作人孽次今兩蒙
昭示名稱之舊決不可復其會官集議以開門樓更
擇日先造不可以陰陽家為小說來歲弗宜越而不
可於是禮部會廷臣議言 皇祖肇造之初名曰奉
天者蓋以人君受天命而為之子故昭揭以示虔尔
然既以奉命則是昊天監臨儼然在上而臨御之際
坐以視朝仁人奉若之誠委屬未安仰惟 聖明有
作禮樂一新顧此殿名獨仍舊貫茲當修復之始乞
奏祭 廢斷更定以答 天庥 上曰會議已明俟

世廟謚錄卷之十九

五

至期于 南郊 太祖更之其後三殿更奉天為皇
極華蓋為中極謹身為建極而左順右順二門更會
極俱取自 聖裁非閣臣所擬也
罷工部尚書趙文華回籍以刑部尚書歐陽必進代之
是時 上欲先建正朝門樓責成甚急文華雖標校
然實無應卒理劇才不能以時奉旨 上滋不憚且
稍聞其連歲視師江州黥貨殃民要功僨事之詳欲
黜免之重遣大學士嚴嵩意乃先諭問高門辦樓料
何遲該部不專管所致文華志似不若昔者嵩為回
護言該部正官事繁即今門樓木石料俱集須 欽

命侍郎及該監官各一員專管文華因昨歲冒暑南
征致疾似非旬月可愈若二侍郎俱有差部事缺人
管理添設侍郎一員協理之蓋高猶未知 上意
也於是工部疏請如高指 詔以侍郎雷禮太監袁
亨總理營造仍添註工部侍郎一員命禮部推擇以
聞吏部乃以署通政司事工部侍郎盧勳及高子世
蕃名上世蕃時以工部左侍郎掌尚寶司事也 上
點用勳文華隨上疏請命侍郎等印賜假靜攝旬
月稍可即出趨事 上曰今大工方興司空乃其本
職趙文華既有疾其令回籍養病即推勳能堪司空

世廟識餘錄卷之十九

六

任者以名聞吏部以必進應詔 上疑其年老以問
高嵩曰必進雖年六十精力尚健前建重城時必進
任工正區處諸事者有能績 上乃用之已遣給事
中鄭國賓御史宋儀望監視工程 上既檢知文華
罪惡雖斥去意猶未平而言官無攻發之者 上意
無所洩會其子懌思請假送親回籍是時以 聖且
祈興停封事朔日終止釋思遂以晦日具疏計御覽
在朔日吉期外矣 上因以是為文華罪曰文華吉
修限內稱疾欺罔已甚况殺無辜生命朕大宥之以
勸後任事者而其子疏擾乃明書二十九日是為故

冒吉期不敬君上至矣文華黜為民懌思發邊衛克
軍因詰禮科失糾合對狀都給事中謝江右給事中
鄭國賓給事中周啓大操守經陳麟揚乾亨俱引罪
上責其黨護同欺而猶飾辭以對命錦衣衛執詣
端門杖之俱黜為民 上乃以文華江南諸不法罪
狀示大學士嚴嵩且諭以勿以子弟而掛念焉高性
恐對文華平日任情作事不合臣知昨歲南征獲功
臣為之喜不意近日人言其過失多端誠如 聖諭
然彼時實未有與臣言者 皇上不加誅殛曲從寬
貸以來後人任事誠天地生全之德臣係師生不能

世廟識餘錄卷之十九

七

抹正又不能早知以告 皇上臣罪無可解所以日
來惴惴懷懼非掛念于彼也荷 皇上俯鑒臣衷猥
加諭慰臣無任感幸初文華憑籍高資要結 上寵
已進方士王金所製仙酒謂服之可延年且言臣師
嚴嵩以常服是酒得壽 上問高嵩曰臣少多疾今
叨狗馬之年實不知所自非關仙酒也嵩退詰文華
何誣罔至此上以文華言無實意寢跡之又一夕遣
中使至其第賜文華衣一襲適文華飲嚴世蕃所乘
醉歸拜賜倉皇不能成禮中使還以聞之於 上
上滋不懌而會言官言其在江南貪肆狀初雖不信

已覺之焉。雖私文華，然憚上威嚴，終不敢為之掩護。以至于敗，亦有天意。先是文華既陷，李默指默所居無巡，數直房謂禮書王用賓曰：公何不令人滌除之？吾旦夕且與公同贊直矣。其口之不檢多此類。文華所患水蟲症，日久後被斥，登舟偶以手捫其腹，忽裂五臟悉出死。此妄殺生人之崇也。

初錦衣衛經歷沈鍊以論嚴嵩父子發口外為民編籍，宣府之保安鍊自負狂直，悻悻不得志，乃開壽院招四方遊士，相與講論公議朝政得失。凡遇緝紳往來必斥發嚴氏父子，或時馳馬至居庸關下，南望戟手，世廟識餘錄卷之十九

唾罵繼以慟哭，人咸以為顛。又傳檄京師欲起義以清君側之惡。是時趙文華既得罪，嵩父子疑懼，思以自保。會有人以鍊狀來告者，嵩父子亦懼，欲殺鍊以滅口。乃授指宣大總督楊順圖之順，故檢校以賂嚴氏進用。且遷事日壞，方倚嵩父子為庇護。聞指即勃焉以殺鍊為已任。密語巡按御史路楷，指以事成高且酬以京擢。楷亦許諾。時捕獲蔚州衛妖人閻浩、楊胤、夔等，皆以白蓮教術蠱惑遠近，出入虜地，與丘富、許源等為奸者。辭所引及株蔓甚衆，緝捕遍于山陝。南諸處順因與楷謀，即以此陷鍊。誣浩等師事鍊。

煽妖作奸，勾虜謀逆，咸鍊教詔之。因并搆鍊子襄，諸不法事具獄詞奏之。請誅鍊、浩等，而賞諸有功者。疏下兵部時舉朝知其誣枉，無不駭嘆。尚書許論依違自顧，意悉如順楷議覆之得。旨令巡按御史即時斬決鍊等。逮鍊子襄，戍極邊。順一子為國子生陞，巡撫張鏞三品服俸，楷俟京堂缺陞用。參將王誥守備羅鎧分守叅議朱天律分巡僉事許用中，經歷金紹章及家丁胡汝清等十五人皆以捕獲及訊擬功陞賚有差。初結居大同，凡督撫諸臣以其言事彼譴頗貌敬之。或時有所饋餉，會大同告急，上日

世廟識餘錄卷之十九

九

夜憂危之而順方殺平民秦首功，蒙上陞廢者屢矣。而獨畏鍊口不靖，則以貨遺之，冀密護其短。鍊一日遺順詩曰：殺生報主意何如？解道功成萬骨枯。試聽沙場風雨夜，冤魂相喚覓頭顱。順得詩大懼，事露遂一意圖鍊欲殺之。乘白蓮教起，乃搆鍊亦陷之于死。雖自為計，而其逢迎嵩意以殺鍊尤慘。不知天下之耳目甚多，恐至愚者不如是拙也。隆慶初鍊始蒙卹錄，而併其子襄亦有文而貌美，大不類鍊，以貢資官至知府。

總督浙江福建右都御史胡宗憲以擒獲海寇王直等

來聞直本徽州大賈狎于販海為商夷所信服號為汪五峰凡貨賄貿易直多司其質契會海禁驟嚴海孺民乘機扇誘倭人貨數多倭責償于直直計無所出且憤恨海孺民因教使入寇倭初難之比入則大得利於是各島相煽誘爭治兵艦江南大被其害已而中國召集四方勁兵禦倭倭往往遭損傷有全島無一人歸者其死者親屬亦復咎直直恐乃與諸中國商若王激葉宗滿謝和王清溪等以其眾屯五島洲自保激寧波人號毛海峰宗滿號碧州謝和號謝老與王清溪皆漳州人悉節年販海通番為奸利者

世廟識餘錄卷之十九

十

宗憲與直同鄉習知其入欲招之則迎直毋與其子入抗厚撫犒之而奏遣生員蔣洲等持其母與子書往諭以意謂直等來悉釋前罪不問且寬海禁直等大喜奉命即傳諭各島如山口豐後等島主原義鎮等亦大喜乃裝巨舟遣夷目善妙等四十人隨直等來貢市以十月初至舟山之岑港泊焉是時浙東西傷于倭暴聞直等以倭船大至則兢言其不便巡按浙江御史王本固奏直等意未可測納之恐招侮于是朝議闕然謂宗憲且釀東南大禍而浙中文武將吏亦陰持兩可直既至覺情狀有異乃先遣激見宗

憲問曰吾等奉招而來將以息兵安邦謂宜信使遠近而宴犒交至也今兵陳儼然即販蔬小舟無一近島者其詎我乎宗憲委曲諭以無他而夷目妙善等且副總兵盧鏜於舟山鏜誘使縛直等直大疑畏宗憲百方說之直終不信曰果不欺可遣激出吾當入見耳宗憲即遣之直黨仍要中國一官為質于是以指揮夏王往直與宗滿清溪來見宗憲好言慰之令繫按察司獄具以狀聞請顯戮直等正國法姑准義長等貢市永銷海患或曲貸直等死充沿泐戊卒用繫番夷心俾經營自贖御史本固聞於事機力以為

世廟識餘錄卷之十九

十一

未可而江南人洶洶言宗憲入直善妙等金銀數十萬為求通貢貨死宗憲聞之大懼既發追還之盡易其詞言直等寔海氛禍首罪在不赦今幸自來送死寔籍玄庇臣等當督率兵將殄滅餘黨直等惟廟朝處分之時直等二人來留王激謝和在舟本固復言諸奸逆意叵測請嚴勅宗憲相機審處務令罪人盡得夷不為變于是嚴旨責宗憲擒勦宗憲大集兵艦環夷舟守之夷挾貨無所售既索直等不出見兵船逼之益急乃揚言責中國渝約數出怨懟語移舟據舟山為固宗憲仍時以好言相支調云按初倭人

內訌，江南人俱歸罪于王直為之謀主。朝廷亦懸不次之爵，冀以擒直，傾茫然海島中，何所踪跡。而宗憲以同鄉故，既勿于用，問而其材智膽畧，亦自有大過人者。故卒縛直以報。天子功亦偉矣。而言事者阿新輔臣意，誣宗憲黨直勾倭，必欲殺宗憲以悅其所仇。此天下之大冤，而至今無人白之也。頃萬曆庚寅間，始稍蒙卹典，然報之亦未盡。古云：功蓋天下者不賞以此。

丁丑，虜辛愛黃台吉夷婦桃松塞者，辛愛之第二妾也。私通其部目叔令哥，懼誅乃相率自大同新平堡求世廟識餘錄卷之十九 十二

降守者納之，宣大總督楊順自謂為奇功，以夷男婦致之闕下。辛愛俺答子，其士馬雄冠諸部，且兜狡無賴，北邊畏之。既失其婦，則慙悲，允殺守舍及其親黨百十人，遣騎來索，不得乃縱騎掠大同左右衛諸墩堡，為所攻毀畧盡。且曰：若歸吾婦，願以銀馬駱駝相易，不則糾眾內訌，使爾十年內奔命不休。于是巡撫大同都御史朱笈言：此首耻失嬖妾，且甘心于我土，即今隆冬草枯，猶爾咆哮，使我餉運阻塞，兵不解甲，入春何以善後？乞命該部譯審桃松塞，叔令哥等情偽，從長議處，以彌邊患。已虜益布滿山谷，圍右衛

城，數重，順恐乃言，請願以我叛趙金立當等易其逃婦，本兵深以為便，亟奏許之。于是遣桃松塞叔哥等還行至白登，順令人誘叔令哥携桃松塞自西陽河夜逸出塞西走，乃因告之辛愛。辛愛選騎追之，及於黃河岸，執至塞下，召其諸婦環視，磔裂之，刺取心血，徧飲諸婦，曰：異日若輩私奔，亦如此矣。于是虜狎知順等能散牧威平間，攻圍右衛益急矣。按桃松塞始叛辛愛來降，此一女子耳，何足以張中國之威，即拒而弗納可也。即縛桃松塞還之辛愛，以結其心，亦可也。奈何守者既納之，而楊順願自謂以為奇功，則邊世廟識餘錄卷之十九 十三

鑿之啓所由來矣。順本齷齪小人，難揚大事，固無足恠，而是無時廟堂亦漫無區處，令醜虜狎視，朝廷人亦可耻也。刑部左侍郎楊大阜以疾在告，久上疑之，特諭掌錦衣都督陸炳差千戶偕太醫院官診驗，以真疾報。上曰：茲所驗非實病，卿豈宜六旬家卧，姑從寬令卷病去，乃大學士李本幼時業師也，其人聞耳食，行誼無取，徒以本故得致通顯，及是老憊猶貪戀不去，忽奉聖斷斥逐，士論快之。

巡按直隸御史方輅劾奏總督薊遼保定都御史王忬

調度匪策貽害地方當虜屯會州擁衆南下則潘家口最當要衝乃漫不設備致虜乘而入失策者一虜前犯邊東意在西入悖擁衆援北虜已西而我友東阻失策二總督重臣止應告中調度以便策應悖一開勇東即倉皇馳逐致喜峰以西全無寸備失策者三縱中軍張倫擅調將官更易主令一可罪與虜對壘脅於將令遂束手坐視二可罪倫估勢凌衆悖寵任之致令僨事三可罪入衛官軍乘機鹵掠悖不能制四可罪宜必黜爲民別選才望代之上謂悖官久志怠調度失宜致虜深入畿輔生靈被慘命錦衣

世廟識餘錄卷之十九

十四

衛差官校并張倫速赴京訊鞠治已悖及倫速至下鎮撫司拷訊付法司議罪當悖等守邊將帥守備不設被賊侵入境內擄掠人民者律戍邊上手批曰諸將皆斬係軍令指揮之誤出令者却不治罪是何擬律更從重擬于是以悖當失陷城寨者律倫當失誤軍機者律皆斬報可按悖始以庚戌虜變自御史超拜都御史出上手批非由會推也已江南有急悉以悖當之悖性慈良易直故非軍旅才徒以上意所注勉力經營計不遺餘力矣比灤州大衄諸中貴及官人家被傷者日號泣上前上已心動諭

嚴嵩曰悖不忠理不可宥非朕用人之不終也時已有誅意及兵部郎中唐順之行邊嵩餞之于直所指飲蕙以酒謂順之曰酒爲王其所餽酒則一年佳一年官則一年不如一年也此或嵩偶然語耳而順之誤信嵩必欲中悖比行邊回奏於論悖處衆語獨多先托其門生白啓常呈嵩于世蕃世蕃詫曰若王其如唐君所言即當就擒矣稍爲更削其草止存一卒不練等十六字已降肯業令秋後處治悖益憂惶不能自安乃怨思方輅論已冀得一遣戍去不謂聖怒遂由此不釋也時刑部尚書鄭曉依律坐戍當

世廟識餘錄卷之十九

十五

矣而上必欲加擬後二歲被刑當悖速後即起兵部尚書楊博代悖總督是歲虜不犯邊使悖少肅之或可道死先是有日者云悖命應飛天祿馬格與韓淮陰岳武穆同有子平評鑑書內載一八字其人姓柳與悖即差天干一字註已未年被殺乃悖以己未年被速庚申年死西市由此觀之死生前定莫之能遺也

世廟識餘錄卷之二十

資政大夫太子少保禮部尚書臣徐學謨謹輯

先是巡按浙江御史王本固南京御史李瑚各劾總督浙直都御史胡宗憲岑港養寇温台失事掩敗為功之罪。詔下查盤科道官羅嘉賓龐尚鵬從實覈報。至是嘉賓等奏覈岑港倭凡五百餘人。于三十六年十二月隨王直至求市易。及王直被擒。見官兵浸逼燒船上山。據險屯駐。至三十七年七月間。攜帶銅油鐵釘移駐河梅造舟。至十二月舟成。於十三日開洋去訖。今泊福建浯嶼。其温州三十七年之寇。則自世廟識餘錄卷之二十

三月間至。流劫樂清瑞安永嘉平陽等境。府城及瑞安樂清二縣。盤石寧村等所。皆被圍。逾月。殺指揮劉茂朱廷鑰千戶周賓百戶劉源李爵素杭鄉官僉事王德醫官王崇大等。至六月初。由飛雲港等處開洋而遁。其台州之寇亦同。三月乃由松門澶湖登岸。流突臨海黃岩太平仙居寧海天台等境。且徧府城及太平縣城。數被攻圍。觀海衛百戶陳椿太平縣典史葉宗皆死。干賊至五月十九等日。自第現大清開洋而去。天台有遺倭。潛突仙居臨海。知府譚綸督兵夫逐捕。至六月初六日。擒斬盡絕。以上岑港温台失事

始末大都如此。至於文武諸臣功罪。如叅將戚繼光勦賊無功。通番有跡。叅將張羅不能邀截。縱寇復逞。把總劉英遺賊酒米。信地失防。所當重究。原任叅將張鐵寧村失守。全軍覆沒。把總梅魁遇賊先逃。喪師罔恤。千戶朱光透漏軍機。按兵縱寇。千戶王世臣朱諫聞警。委舟臨敵。撤防。指揮劉大有胡鎮李荀等千戶張輔等百戶高世安等。志切保身。望風奔潰。以上諸臣均當重究。副使袁祖庚曹金等。機宜弗審。制禦全疎。但已經革任。似應免究。兵備副使陳元珂。擁兵自衛。防守不嚴。所當降調。先任海道副使。今陞巡撫

世廟識餘錄卷之二十

二

王詢綜理。雖乏先事之防。而失事則在離任之後。似應寬處。至若總督浙直福建都御史胡宗憲。柔佞儉人。奸邪巨蠹。欺君悞國。養寇殘民。岑賊移駐柯梅。自焚舟廠。全浙所共知也。乃稱官兵攻勦。而妄行奏報。欲飾其玩寇之愆。温台極被創殘。荼毒人心。所共傷也。乃稱斬獲數多。而更以捷聞。求掩其殃民之罪。擁勁兵以自衛。惡聞警報之宵傳。罪將領以文奸。專冀本兵之內召。庶耻掃地。沉酒喪心。捧觴拜舞于軍前。而伏地歡呼。贊趙文華為島夷之帝。携妓酣飲于堂上。而迎春宴客。視總督府為雜劇之場。萬金投款。權

臣而醉發狂言畢露其彌縫之巧千里追回章疏而旋更情節曲致其欺罔之私納賄弄權出犴獄之巨奸若盜賊朱光等權倖將領專官給餉縱滑稽之武弁若指揮陳光祖富擬陶朱貪黷因仍征輸繁急喜通夷情為得策啓軍門倭主之誑指扣侵邊餉為長規有總督銀山之號招藝流而厚加奉養盈庭皆狗鼠之雄假蒼畫而陰為利謀入募悉衣冠之盜蔑視法典溷亂官常此一臣者宜置之重辟以用彰天討洩人心之憤者也疏下兵部議得旨繼光羅英革任仍同鐵魁等下按臣迷問祖庚等免究元珂降調宗

世廟識餘錄卷之二十

憲詢策勵供職按是時宗憲以王直功為特宰所忌故言官阿旨論之而聖明終不之罪也

贈故兵備右叅政任環為光祿寺卿命有司建祠蘇州府以時致祭仍廕一子原籍衛所副千戶環山西長治人嘉靖二十三年進士知滑縣陞蘇州同知倭寇犯境環身率疲卒感以忠義屢擊賊敗之前後俘斬甚眾以功陞僉事加副使右叅政俱仍舊任環志欲平倭衣服皆自識其名誓必死賊賊猝犯蘇州諸城門皆閉郊關避寇者不得入繞城號泣環披劍洞開諸門全活以數萬計蘇人德之後以毋喪守制卒于

家至是史料給事中徐師曾請給官秩祀以報其功故有是命按環故忠義士能不避艱險遇賊直前乃其所長國史叙其俘斬甚眾恐非實錄

南京鎮武營兵亂殺督儲侍郎黃懋官舊例南京各營官軍月米有妻者一石無妻者減十之四春秋二仲月每石于拆色銀五錢及馬坤為南京戶部尚書奏減拆色銀為四錢諸軍始怨懋官性刻削每月各衛送支冊必詰其逃亡多寡又奏停補役軍丁妻糧諸軍益不堪是時坤已召入為戶部代之者尚書蔡克應病不事事比歲大侵米石至銀八錢軍中爭求

世廟識餘錄卷之二十

四

復拆色頗不見理每月常以初旬給各軍糧是月已再旬懋官猶未支給是日振武營軍操期振武營者南京兵部尚書張整以海警創設者也初議選各營精銳不足乃益以四邊健然京卒怯脆中選者不及十二其所團集大抵皆惡少游手無賴者晨集將赴操遂鼓譟圍懋官第懋官聞變急踰墻出因仆地不能起諸軍競前撲殺之懋其死于市痛加誅尋仍大呼脅兵部尚書張整求賞整錯愕不能應會誠意伯劉世延趨至諭曰爾輩但求賞易耳能從我惟爾所欲眾稍定翌日九卿科道大會於內守備廳兵部侍

郎李遂揚言曰昨黃侍郎之變遂親見其越牆死各軍特不當殘辱之當據此聞奏不得稱叛因摩亂軍退眾求賞遂叱曰今日之事若求復妄糧月糧原額即可得求賞不可得朝廷在上爾輩欲何為者乃今人各給銀一兩以補減拆糧餉始散按是時李遂不以梟叛寇叛軍亦得權宜解散之術大都士大夫偶遇猝然之變惟神氣鎮定則兇邪自消矣

原任春坊中允郭希顏以失職家居鬱鬱不樂怨大學士嚴嵩謀因事搆之當歲首密使人入京於城門關市中悉揭匿名帖言嵩欲謀害裕王以搖動群情

世廟識餘錄卷之二十一

五

已遂上疏言臣往歲恭讀聖諭欲建帝立儲者道路相傳以立儲賀臣度曰立儲難皇上誠欲立儲則重臣猶可與計者如猶未也莫若安儲臣願陳忠之日久矣以為說從則兩存俱利臣之大榮也說不從則出位死罪臣之大懼也乃間歲星變地震繼又大毀災皆垂仁愛之象謬意在廷或有出死力為皇上計此迄無一二調護者臣欲避死終不言每念主恩感泣忽然忘生又臣嘗疏罷鹽國後有謗者必追咎及臣則是不言亦死為負國言之雖死為報國臣寧一言報陛下不敢言立儲請言安儲何者

君相相信則儲安公子相體則儲安相信有道釋疑是也相保有道分封是也相體有道總覽是也何謂釋疑臣觀自古蒙無故之議者仁君不及全其臣履危疑之地者慈父不能庇其子今皇上至愛莫若二王至重莫如元輔其初固何嫻何疑也蓋自言者倡為二王而陳嚴嵩之說臣恐二王與嵩皆疑而不自安則何暇善後皇上何不降德音諭元輔以益加忠謹便知王初無他也不必疑于王論二王以毋忘恭敬使知嵩終無他也不必疑于嵩則君相相信儲可得安也何謂分封二王親則

世廟識餘錄卷之二十二

六

皇帝之子也貴則國本之寄也願同處京府智與年長則崇高所共欲防不預說則殘隙所由萌昔三代之盛也大封同姓使各有寧宇以衛邦國而況于親子乎是故幼而暱就膝下者所以篤恩也長而出就藩封者所以疆本也今親藩遠離禁闥臣仰窺天慈為王繼繼但官府不宜久處山川若已預待王誠能慕叔齊之風高子臧之節大臣畫計聖明早斷及時勅王就國周其衛翼殊其寵數於制於情似為兩盡則兄弟相保而儲可得安也何謂總摺恒情體子者未有不身任其轄大而欲子安於

無事也不觀今之時何時乎四郊多壘一日萬幾大意人心莫不願大聖人萬萬年垂拱者誠以南面事權非皇上神謨獨運太平未可反掌而收也若曰儲宮臣知天序所屬堯舜不能以揖讓聖愛無私伊周不得而假手即京府獨處尤宜親就儒賢涵養冲資討論往古得失相切劘於仁孝之道而一定外務不得與聞况時事固非高枕之日而聖父又非勤倦之年分封之典既定留京之意已明願皇上端拱以順天人從容而議建立似無不可者則父子相體而儲可得安也內外各守拜翰彼此亦世廟識餘錄卷之二十

無猜妨 宮中間省之變不時而進廢下富貴之想奚自而生大之而傳世享國與天齊人次之而全終股肱與國咸休此安儲之上計而今日之先急也每嘆古者忠臣不退耕而忘君烈士不避僇以忘直諫是在廷不言在野不容不言惟聖明仰慰祖宗九天之望深思聖母一胎之託察臣愚始終為主之無他赦草莽言計自臣始則士豈有不嚮風勿首而爭効闕下者哉疏奏閣臣嚴嵩等票擬下禮部看詳上不悅曰汝等擬下部看欲以何為若用其言只管郊廟告行何如于是高等復言希顏疏

意可疑當令禮部會同三法司看詳上復諭簡曰汝昨一見彼疏豈不悶怒但以疑字一端却未見彼懷逆之意在本內建帝立儲四字夫立子為儲帝誰可建者其再同三輔票來是日復降手諭曰細邪必無可放之理令不忠之臣不義之民皆惡不速行新改以君相久位不攻君即攻輔相豈可見矣部眾皆大臣又謂阿諛可聞之耳目官乃摘疏中建帝之說命禮科會同各科道集議以聞於是給事中蔣璧等奏希顏怨望傾險大逆不道法司擬坐妖言惑眾律上從之詔新在巡按官即時處斬仍傳道四方梟

世廟識餘錄卷之二十
示按是時東宮雖未正位然上已知人情所歸定議分封希顏無故發憤於片言之間別疏君臣父子兄弟自古邪臣以死博功名未有如希顏者也希顏初倡立四親廟議為公論所絀及既罷猶爭之至再上輒優容之希顏因自謂身雖廢退可以危言奇計徵幸大功上即怒必不至遂死及詔下方從容宴客御史即其第執而誅之妻子俱不及訣論者謂祖宗列聖神靈陰籍其口而降之罰非不幸也而後世乃追議卹錄濫矣按史臣評駁希顏其論雖正而稍涉苛刻希顏始建四廟之議既遭廢退不無忿

恨於嚴高故借安儲之說以危 上冀一中之其愚
比甚比 上既誅希顏而出封 景王國本遂定則
希顏固有功於 穆廟者其亦可比於晁錯之請削
六國乎或云希顏疏語故無建帝二字高賂內豎洗
改之以激 上怒耳不然疏中何一不及建帝之指
而無故特出二字以取死亦可哀也

南京山東道御史村潤等劾奏新改國子監祭酒沈坤
居鄉橫暴擅用非刑打死住房人胡鸞剝其兩手糾
眾防倭指不知名人為敗卒梟首示眾霸開官店將
鹽院引皮私用關防印子勒抽稅銀舉放私債將監

世廟識餘錄卷之二十

九

生生員嚴刑拷打逼取准拆妻孥以私忿囑官監禁
毋舅占家貨逐弟賃住民房并及其任南監拆毀饌
堂為私宅器用等事 上覽其疏而惡之 詔褫坤
職為民仍令巡按御史逮繫來京訊治坤素跌宕負
氣不能諧俗鄉里人多不悅之初以南祭酒守制家
居會倭犯江北諸文武吏望風奔潰坤督率鄰里保
所居淮安新城遠近依附者眾坤遂以軍法部署防
禦有犯令者輒榜笞之故居民雖賴以保全而被其
榜笞者亦遂生怨恨中有給事中胡應嘉宗黨及府
縣儒學生一二人應嘉與坤有郤又性險狠遂與諸

生譏為謠言搆之於御史林閏疏劾之應嘉復從旁
力證然皆流謗無指實其所謂斷手胡鸞者固無恙
也他皆類此及坤逮至竟拷死獄中士論寃之按史
臣於坤所犯稍為辨雪此亦黨護其衙門耳然不知
淮安之俗顯宦居鄉縣送門皂吏書承應比於親臨
上司往翰林學士蔡昂守制在藉時可驗也坤性尤
桀驁無人理則潤疏未必皆虛即其以鄉宦部署鄉
人防倭而擅以軍法從事世有是理乎坤為祭酒嘗
過濟寧聞管閩主事陳茂禮投以侍生帖坤大怒斥
之因與茂禮大鬪舟中為士人傳笑其器識可知也

世廟識餘錄卷之二十

十

巡撫鳳陽等處右僉都御史唐順之卒賜祭葬如例順
之直隸常州武進縣人嘉靖己丑舉禮闈第一人賜
進士出身改庶吉士授兵部主事調吏部改翰林院
編修未幾上疏乞養病 詔以吏部主事致仕居數
年召為右春坊右司諫兼翰林院編修明年與贊善
羅洪先校書郎趙時春上定國本疏忤旨黜為民順
之初欲獵奇致聲譽不意遂廢屏居十餘年 上方
摧抑浮名無實之士言者屢薦之終不見用會東南
有倭患工部侍郎趙文華視師江南順之以策干文
華囚之交驩旅蒿子世蕃起為南京兵部主事陞職

方員外郎郎中奉命查勘薊鎮兵務復視師浙直總督胡宗憲薦其有功遷太僕寺少卿通政司右通政俄代都御史李遂巡撫鳳陽卒於官順之博學強記自六經諸子以至算射兵法陰陽小伎無所不研究其說其文詞足以擅名一家初罷歸閉門獨居力為矯抗之行非其人不交非其道不取天下士靡然慕之既久之不獲用晚乃由趙文華選得交嚴氏父子觀因以取功名起家不二年開府淮陽然竟靡所建立以卒順之本文士使獲用其所長直石渠金馬之地其著作潤色必有可觀者乃以邊才自詭既假以

世廟識餘錄卷之二十

十一

致身遂不自量忘其為非有欲武功自見盡暴其短為天下笑云按順之故以三不朽自任其家居二十一年謂立言立德可以無媿惟歎於立功耳故于趙文華以通於嚴嵩父子欲以平倭自見及其臨事頗眩大失其平生而三沙之敗僅以身免後卒於淮陽凡四品京堂未經考滿者非日講軍功不得卹典嵩父子方以順之軍功為請於禮部時尚書吳山特持之嚴氏因怨山而遷怒於祠郎李績乃出為景府長史順之始得祭葬矣而不知於例何所據也

雲南道御史耿定向劾奏吏部尚書吳鵬言頃陛下

以四方多盜特下詔考察守令之貪暴者與百姓更始甚大惠也然臣竊以本正而末治源潔而流清今察守令之貪殘而不究銓司之淑慝是掩其本濁其源而欲末流之清且治難矣夫方今為陛下主銓衡者非尚書吳鵬哉鵬以天官為已私物凡百司例當選陞者其始也必白白以賄也其既也必謝謝以賄也其歲時也必有慶賀問安之禮慶賀問安以賄也姑不瑣論請跡其事之大較著者如鵬婿董汾主考而子紹中式群目睽睽已自難掩及授官之際會試首蔡茂春止得兵部而紹反得禮部予奪之謂何

世廟識餘錄卷之二十

十二

其誰能說此臣之不足於鵬者一也前吏部司屬李一科白壁皆賊墨著聞為御史林騰蛟給事中袁洪愈所發騰蛟遂坐補外洪愈亦淹治者數年以此箝制言官使皆垂首濡足不得一吐憤懣此臣之不足於鵬者二也文選郎中何海晏驗封員外郎宗臣各以貪墨重祿被斥未幾一則陞河南參政一則陞福建提學副使又何怪夫居吏部者之貪也此臣之不足於鵬者三也臣初在吏部辦事見今文選員外郎張九一方人為稽勳主事中外目笑之曰此官身價數千金矣入部以來多為奸利乞墦登壘攘臂肆行是

為天下貧殘者樹赤幟，又何以禁守令使不貪也。此臣之不足於鵬者四也。九卿重任，當以德選。今漫無可否，任其紛然，請託惟強有力得之。如蔡克廉病夫也，而擬之南司徒沈坤，巨惡也，而實之北祭酒向非。聖明獨斷，則計曹為養病之所，而太學是播惡之矣。圖此臣之不足於鵬者五也。私門納賄，幾如關市。甚而盈筐書帕，顯然投于署中。門者弗呵，受者弗却。如此而欲移文撫按，禁貪戢穢，恐即不及，唇亦腹誅也。此臣之不足於鵬者六也。凡此六者，皆本源之地。自為亂首而末流從之，臣謹冒死以聞。章上尚書鵬。

世廟識餘錄卷之二十

十三

及翰林院學士董份各疏辯求罷。上命鵬竭忠供職，份安心直撰，不允辭。既而九一海晏亦疏乞罷，部皆覆其留用。從之。按吳鵬先為兩司時，頗有清謹之譽，已為漕運為司空，寢不逮前矣。比入吏部，瀾倒尤甚。惟唯作嚴氏奴僕耳，而子紹以白衣營竊科第，則又欺天罔人之極。而定向既露，白簡尚懷，投鼠忌器之嫌，終無一言及嚴氏。蓋君子而未仁者乎。吏部侍郎郭朴以三品六年考滿，吏部引奏。上諭嚴嵩郭朴淹矣，得非以撰直之故遲之乎。舊時有四閣，臣否意將用禮書吳山入閣，以郭代之也。外度頗宜。

傳其事。山之予聞之，詣西直告其父曰：今上意雖如此，亦須赴嚴公所一揖，以示干之意。今思自彼出也，山斥之曰：兒不解事，豈有閣老可以揖求之者乎。卒不赴。嵩所嘗遂密沮之。山自是無進閣之望矣。比上封景王之國安陸，蓋激于郭希顏之疏，以奪人心耳。諭下禮部具儀，嵩使人風山儀注，雖具似當另疏留行。山曰：國本久未定，今幸承上指，復當留行。耶冊封之日，更請上御殿目送。景王出大明門。上曰：此成化間以尤封弟故事。今以父封子，亦當如是。耶竟不陞殿。而山自是寢失寵矣。按是時

世廟識餘錄卷之二十一

十四

山生一女而簡子世蕃欲求為媳，因設酒亭山而以大學士李本為之介。酒未行，山與本奕，本以手掩扇語山：今日之酒為何而設。山對不知。本乃以世蕃之情告山曰：某老矣，何從得生女乎。世蕃聞之，蹙然不安。遂罷酒。而山于是與嚴失歡。後嚴氏敗，而其姻家無不待禍者。人始服山之先見。戊午夏，裕邸有李妃之喪，內監傳帖下禮部，部為具喪儀。上請疏中有薨逝二字。上覽諭內閣曰：我見親王俱稱病故，此云薨逝何也。以問禮部尚書，亟召祠部某奏對，且言曰：上意叵測，非直疑薨逝二字。

也宜婉轉具草郎曰天子曰崩諸侯曰薨記言備矣
柰何欲揣摩 上意壞古之制乎尚書變色曰若自
回奏脫逢 上怒吾不比若也郎既就舍屬草言今
在外親王邸中來奏卹者則曰某王病故比賜卹輟
朝則曰其王薨逝是稱病故者臣子陳乞之詞 陛
下所見是也其稱薨逝者 朝廷褒卹之語臣等所
陳亦不敢悖禮惟 上所裁擇尚書覽草喜曰吾初
念不及此即日奏之旅得 俞旨以是得無改薨逝
二字然 上意未釋然他日驗封疏中復見薨逝二
字 上以殊塗之竟奪郎中俸二月後 裕邸喪未
世廟識餘錄卷之二十 十五

矣但不當自我破壞舊例吾寧使士負 朝廷不可
使 朝廷負士竟寢不行按山所論雖若少泥然恢
上乎有得于大臣之體矣其後卒置搜檢官而士之
犯法愈衆世道愈下人心愈漓勢而禁之尚不可挽
况理而喻之乎

世廟識餘錄卷之二十

十五

世廟識餘錄卷之二十

十六

長子及未封玉女禮部未及疏請 上徑內批云
喪禮減半行蓋上于 裕邸每事裁抑如此

會闈自庚戌後舉子多用懷挾博進取有擬大魁者始
猶諱之至丙辰以來則明言而公行之矣此仕進之

一大蠹也歲已未言官建議欲嚴加搜檢如鄉場故
事下禮部題擬儀曹郎案呈欲悉從言官議禮書吳

山持之曰鄉會二試事體原不相同會闈之士皆歌
鹿鳴而來者也故 祖宗待之甚厚不過防之觀鄉

試錄有搜檢官會試錄則無之矣其意可知也今使
歌鹿鳴而來者亦復囚首垢辱于奴隸之手法誠密

世廟識餘錄卷之二十一

資政大夫太子少保禮部尚書 徐學謨謹

罷刑部尚書鄭曉間住不許再用降左右侍郎趙大祐

傳順令俸二級故事近京軍民有寃得投牒通政司

赴刑部訊理時御史鄭存仁巡按順天移檄禁民越

訴凡法官擅受民詞有所追取府縣官不得輒發

曉聞之乃引大明律例有停囚待對之條及會典中

亦載近京犯人得聽法官問理與大祐等上疏論存

仁違例侵官存仁亦執大明律自下而上之義論曉

等欺罔上下其章於都察院會該科有議未上曉

世廟識餘錄卷之二十一

等辯疏上責其不候處分先行辯濟且言前者周

山等作亂咎本在激變之人曉等奉旨末減疏內

無一字避退雖曰執法終是自尊乃黜降曉等而命

自今一應訟詞在外者屬之有司在京者屬之刑部

不許再行奏擾按存仁狂罔貪黷小人其論曉蓋承

嚴氏風旨竟以小臣誑大臣而近來有巡城小差與

刑部爭職掌可咲之甚而代言者竟無一語折之國

家之典刑茂如矣則存仁有以啓之也

查盤給事中羅嘉賓御史龐尚鵬等言浙直軍興以來

督撫諸臣侵盜軍需無慮數千萬臣等奉詔通查

出入之數其間侵欺有術文飾多端冊籍沉埋條貫

淆亂者姑無論已即其文牘具存出入可考事蹟張

灼可得而陳其數者則如督察尚書趙文華所侵盜

以十萬四千計總督都御史周琬以二萬七千計總

督侍郎胡宗憲以三萬三千計原任浙江巡撫都御

史阮鶚以五萬八千計操江都御史史褒善以萬一

千計巡撫應天都御史趙忻以四千七百計此皆知

慮有所偶遺彌縫之所未盡據其敗露十不及二三

然亦夥矣至於操江都御史高捷則明以江防銀二

千兩檄送趙文華巡撫應天都御史陳錠則檄取軍

世廟識餘錄卷之二十一

餉銀二千兩錙銖無所支費此又皆公行賄攘視為

當然者也乞通行追究明正法典以懲貪冒至于文

華所任郎中郭仁及宗憲所任指揮戴冲霄楊永昌

陳光祖並逮宜問追贓疏下戶部會吏部都察院議

覆請罷忻捷官同文華等所劾賊罪候勘議黜仁為

民冲霄等下御史問惟宗憲功多當留用從之既而

宗憲上疏自訟臣為國除兇用問用餌不有小費不

可以就大謀而忌者遂緣此生奸指為侵越臣誠不

能以危疑之迹自理於讒謗之口乞且賜罷以待公

論少明然東西南北惟上所用上優詔慰留之

按東南自兵興以來且無論督撫大吏即郡縣守令乘機科罰侵克庫藏何可勝計以是因亂生亂民益不聊生矣時倭難少息而羅麗疏至嚴嵩謂人曰昔王守仁討宸濠之後何嘗不侵濠帑以有大功故誚讓不及也雖其言蓋護短文華與宗憲其實事體當如是已上竟置宗憲不問而以文華候勘真雄畧之主哉

都御史章煥上經畧中原疏曰臣惟中原之患妖民盜賊二者而已妖黨之興始自數十年前妖民假以詐術誑惑愚民愚民所利福田利益妖民所逐濁雜淫世廟識餘錄卷之二十一

污而已人心一蠱妖說遂行愚者求福智者避禍富者傾家以結納貧者以身為奴婢然未有與其邪謀者此一變也數年以來民窮財盡邑無安居之戶里無樂業之家于是妖言盛行根盤枝蔓此又一變也往時山東之寇不入燕趙河北之賊不踰河南自虜變倭變後盡徵各省之兵應援而推理惡少亡命遁逃往往竄入其中異黨之人邂逅相親一呼響應此又一變也中原數省其人故多輕死尚氣彼見各處狂狡相聚而談地方虛實攘臂喋血遂起逆謀此又一變也今群妖群盜合為一途盜黨藉妖言以惑民

而妖人倚群盜以劫衆閃倏無常不可踪跡此今日之大患也故山東西河南北直隸陝西湖廣漸成一黨盜賊往來所至有主所在成家逐捕之後莫知去向如近日林縣之賊乍起乍散他處亦有聞風而應者則可驗矣故南倭北虜之患有形而中原之患無形夫無形之患不可以有形治也要在被散奸謀調護元氣有萬全無失之策而後可以保萬年無疆之治矣臣謹條上八策一屯兵近者師伍倡亂不急趨省城而睥睨他郡大為群賊所笑為其虛可乘也今宣府一衛屯伍皆空堂堂鎮城乃專恃游民悍賊不

世廟識餘錄卷之二十一
便宜增兵守之二收梟獍北方長技或揮刃成風或騰空若飛或巧能穿楊或力能超乘或自負其能醉歌慷慨欲有以用之故梟獍不收則中原多敵昔漢有材官蹶張羽林孤兒六郡良家子之號以錄異材終得其用此又長駕遠馭弭盜之基本也三修城池臣所擒大盜得其所計各處城池簿籍乃知中原保障莫要於此一勞永逸不可不亟圖四察險隘如河南直隸山東之交芒碭諸山遠近排列營壘天成其間藏兵之洞伏兵之處成跡具在真自昔用武之區而今為各省之邊界有司棄而不守異日必為盜資

此當深慮五時巡歷守巡兵備以送迎為職業下邑偏州車轍所未嘗至於禁防日疎而盜賊滋起臣願撫按之官時巡一省守巡兵備時巡一方以示彈壓六選良吏臣所獲諸盜不服為盜而詭曰救民何者以貪官毆之也夫中牟之化行則潁川之盜息良吏者 聖明所以共理天下者也故欲清中原先清吏治七處宗藩臣言中原事體何係於宗藩宗藩省城之主省城四方之綱今河南諸宗饑窮已甚若便處之得所則子孫千億皆為皇室藩屏何憂群盜入議黃河黃河衝決其勢必興大工大工興則聚眾必世廟識餘錄卷之二十一 五

致數萬而中原危矣故經畧中原者當以黃河為急論黃河者當以運道省城為急論運道省城者當為謹始慮終之計而毋為目前倖免之謀凡此皆臣愚日夜憂懼不敢以得代為解而不言者也疏下所司是時南北寇警徵歛煩急貪吏肆行水潦荐至民不堪命則往往群聚為盜初河南人訛傳倭至鳳泗又言開封沒于黃河於是林縣有賊聚以數千計睢州又有百賊犯其南關比知前言為訛傳即皆解散無復踪跡蓋亂之萌也方煥撫河南適值其事初聞大駭既而緝捕無端倪心蓋憂之故得代後乃上此疏

雖詞多迂漫然足考見當時之事勢焉按煥此疏其論中原隱憂亦有賈誼策治安之意而史臣以為迂漫非也第煥為人素有文學而傷於躁急輕於動民所至築城遷學土木煩興科罰大峻地方頗苦之而經畧中原一語亦自駭聽 上已默領之矣會遷總漕時家被回祿煥假道過其家為南京給事中馬出圖所劾 上謂煥專事談論意本欺誘特命逮送法司擬罪而刑部尚書潘恩奏煥煩言瀆聽當坐衝突儀伏奏訴律擬坐遣戍亦謂刑之濫矣煥竟死戍所而後來無白之者乃有失機之臣顧蒙褒錄不知于世廟識餘錄卷之二十一 六

典法何如也 太子太保禮部尚書顧可學賜祭葬如例謚榮禧可學直隸無錫人初以歷官參議病免且十年覲進用無蹊逕 上奸長生乃納重賄大學士嚴嵩所自言能煉童男女溲為秋石服食却老有驗嵩薦于 上詔遣使齎金幣卽其家賜之可學乃赴京謝恩得嘗用累陞至今官然唯帶空銜支俸煉秋石供服餌不與聞公家事也至是以遷葬于告歸卒于家初可學與盛端明俱以方技召端明雖貴幸頗自知耻閉門謝賓客可學則揚揚自得甚復通苞苴囑托諸司有

不從卽陰持吏短脅之。是時官邪賂章廉耻道喪。然以縉紳而耳。厮養之行。任人唾罵。恬無報容。則可學爲甚焉。死後七年。會隆慶改元。奉遺詔。褫其官。按可學以叅議家居時。與鄉人鄒望結訟。大致困累。故賂嚴嵩。結陶仲文。以方技得起用。而上終不任之。以事京師。人呼之爲秋石尚書。後以年老圖歸。冀得一差遣去。禮部數爲之請。上第批云。候旨行。而意已大疑。可學負恩。幸告遷葬。還家尋卒。上始釋然。仍給優典。不然。談相之禍。所不免也。

上諭大學士嚴嵩等。景王府成已數年。當遵祖宗世廟謙餘錄卷之二十一

大制令之國。何又不舉行。高等以示所司。于是吏部請如舊制。設王府官僚。兵部請選錦衣衛及各衛千百戶二十七員。改充儀衛司。與群牧所典校。典仗所官。各行禮部鑄印給之。仍發校尉六百名。軍百名。馬百匹。雙馬單馬起船符驗各一道。應用工部請遣官至德安脩葺府第。俱報可。是時上春秋高。國本未建。二王並居外邸。形迹相儼。景王母妃在左右。又有與援。雖天意聖心自有攸屬。而群情恫疑。皇皇靡定。奸邪之黨。日夜窺伺。觀望幸天下有變。而欲以釣奇取富貴。有識之士。深以爲憂。忽聞夜

半中有渙頒京師士民踴躍稱慶。天序既定。群邪殞消。始知淵衷信非凡愚所能測也。此據國史所書。如此。然當時上封景王意未決。徒激於郭希顏之言下。諭以覘人心耳。乃禮部遂欲上封王儀註。嚴嵩召儀郎白啓。常止尚書吳山。勿上山。曰。天下人心屬望此舉久矣。上不諭部。吾不敢請。今已奉諭而止。其出封後。日國本不定。誰任其咎。遂急上之。上不得已允行。而山自是失寵矣。一日。司禮監大監王錫私語山曰。公他日得爲民去幸矣。山懼恐不知所爲。蓋指不留。景王上大憾於山也。

世廟謙餘錄卷之二十一

中書舍人劉芬爲民初吏部議以進士充。景府長史芬清狂不慧。或戲之曰。吏部欲以爾爲之。芬大怒。卽馳往尚書吳鵬家。裂冠毀裳。戟手大詈而去。鵬以聞。詔錦衣衛逮送法司。拷問黜之。按芬與鵬子紹同年進士。一日酒醉。偶聞人言吏部欲以芬爲長史。乃赴紹所問之。紹在家不肯出見。芬乃乘醉發其科場陰事。并詈及闔門。鵬大慙。悲劾奏之。而鵬方與嚴嵩。偃甚。遂擬旨黜芬爲民。過矣。乘一真人陶仲文卒。仲文湖廣黃岡人。幼習道士祈禳小術。初以吏員爲遼東海州庫大使。歲滿當選守選

京師得師事致一真人邵元凱江西龍虎山道士也
以方術得幸于 上元節且老因薦仲文得召見一
歲中遷至神霄保國宣教高士未幾進神霄保國弘
烈宣教振法通真忠孝秉一真人領道教事總各宮
觀住持知道錄事食正三品俸尋加少保禮部尚書
尋又加少傅餘如故食正一品俸俄進加少師加號
神霄紫府闡範保國弘烈宣教振法通真忠孝秉一
真人知道教事勳加光祿大夫柱國又兼食大學士
俸尋進食伯祿已實封恭誠伯歲食祿一千二百石
官其子世恩為秉一真人府供奉太常寺丞兼道錄

世廟識餘錄卷之二十一

九

司右演法至是有疾請告歸遂死于家悉錄其平生
所得賜資金幣衣帶獻還于朝 上聞而憫之諭禮
部曰秉一真人總領玄教為國祝修恭勤久著茲以
疾故朕心憫悼其加贈特進光祿大夫謚榮康惠肅
賜祭十壇如致一真人邵元節故事葬以伯禮乃給
齋糧麻布與其子世恩為送終費仲文無異術徒以
符呪小方稱 上意驟被恩寵自戊戌以後 上不
復視朝輔弼大臣皆希得進見獨仲文時被 宣召
至即賜坐與語稱之為師賞資以數萬計又兼領三
孤列爵五等幾二十年以富貴終其身其死也復贈

謚贈賻恩眷有加自古所未有也隆慶改元始奉
遺詔追奪仲文官世恩亦削籍按仲文以方術有寵
于 上雖日侍左右而一不干預朝事且默有所獻
納如出胡纘宗於獄大有回天之力 上亦以其無
他腸故始終優禮之比請老還籍則悉以所得于
上金幣獻進之而 上遂給工部為修蘆溝橋之費
其智亦足稱矣第方士不可以為訓隆慶之詔奪蓋
大臣愛君必防其漸有以也

二月辛卯朔日食是日微陰欽天監言日食不見即
同不食 上悅以為天眷已而禮部尚書吳山以護

世廟識餘錄卷之二十一

十

禮畢報忤 青山引罪 上曰爾等守禮不必引罪
該科官如何不參令以狀對禮科都給事中李東華
等惶恐言 聖德當陽祥雲護日當食不食此誠敬
格天之所致也山等不知題請恭謝玄恩乃如常救
護罪不可追臣等一時失於參奏非亦難辭 上曰

天眷人君若君之於臣有不知感國典不容况聖
人事天敢不欽戴章內曰酬賀曰謝玄奸巧孰甚焉
山前執白鹿殊祥 殿廟強告原父天眷玄嗣所致
昨陰雲監觀甚明非測言比乃如常救護謂寧盡已
誠不可失正是則是矣然不敬天意費直沽名亦不

可也科首住條餘各奪半年已大學士嚴嵩言日食陰雲即同不食不當救護人所共知而是日行禮如故乃部臣之罪不當專責言官上曰卿此言敬天順理正法之謂本在尊官東華改罰俸兩月餘宥之部臣姑記罪嵩揣上意已不悅山乃示風旨於科道諸臣于是吏科都給事中梁夢龍共劾山而訕於公義則并劾吏部尚書吳鵬上初無意去鵬姑以山故合鵬致仕而山得冠帶閒住以去按是日日食浮雲掩映倏隱倏見當救護時嚴嵩自西直使人詣部急索賀疏山指日謂其人曰日方見食吾誰欺欺

世廟識餘錄卷之二十一

十一

天平行禮如故所遣人以山言復於嵩遂奏之故激上怒如此而山言亦過於直亮非保身之道也山與嵩同鄉始嵩以其孫求婚於山之女山固却之是以爲恨上嘗欲進山於閣嵩已密阻之至是上所諭白鹿殊祥殿廟強告之語疑亦嵩譖之不然上在深宮何由得聞也

趙王一夕自縊死成臯王敷煊以王縊狀聞歸罪於彰德知府傅汝礪通判田時雨械汝礪等至京拷問論汝礪戍極邊時雨罪死仍械河南斬之長史李遇等戍罰有差遣官治王喪輟朝三日謚之曰康初三十

九年六月洛川王翊銘奴與民爭時雨撻其奴翊銘訴於趙王時雨不爲屈竟論奴克軍十月十八日湯陰王府奉國將軍石煥厚殺與汝礪求索祿糧汝礪不與而囚其奴厚煥等復以告趙王王令厚煥詣府步釋汝礪辭不見見時雨復以語侵之是夜王暴薨于思訓樓中翌日長史以王病薨牒府府臣哭臨如禮時外議洵洵言或禍起官闈即及成臯王王懼乃更與長史李遇等以自縊計聞因稱時雨汝礪威逼王致死法司論坐如律按翊銘厚煥事至微淺時雨等未嘗忤王王亦無恙於時雨等第素性仁柔斷

世廟識餘錄卷之二十一

十三

薨之前數日侍兒有見王咄咄自語如有所恨者實爲其妃與成臯王有陰事致然外間人莫知也王本以慙悲自盡乃委罪于時雨等碩事在河南即法司亦難于遙度而以意成獄終爲不白之冤爲可惜也吏部左侍郎茅瓚以足疾在告久上諭大學士嚴嵩曰知瓚足疾否或令養疾此際似不可無官且右侍郎自有本業也瓚聞之懼因疏言臣所患乃肢體末疾今且愈矣再乞假數日上曰銓曹非養疾地其令回籍調理乃用袁煇代之按瓚以戊戌狀元及第爲人軀幹甚偉中無學術好以氣岸陵人人不能堪

為撰文久頌懷進閣之望一日偶倩工修其足甲為刀所傷墜其二指而猶戀位不去上諭意遣之未幾卒于家雖由 聖明獨斷實天益之疾也

伊王典樞有罪刑部左侍郎趙大祐錦衣衛都指揮僉事萬文明等獲勘其不法事得實還報言王聽承奉葉全蔡朝及奸徒吳希周等教誘以修理府第為名將方城王府樞城郡主第宅洛陽縣獄文昌祠及法藏寺佛殿盡行逼奪仍闢占官街五道抑買民房百餘家又遣官校下洛陽等縣催徵府第價銀括洛陽寄居民一千餘人逼令作工府中擅立東廠緝事鈞

世廟識餘錄卷之二十一

十三

索小民過失關府第為磚城一座重城一座各有重門環城紅鋪十座自王正宮外建槐椿清和鸞鴛騰光宮殿百花臺乘風御氣閣凡十一所皆上僭不道又遣內使軍校大索軍民婦女入府選留不中令以金贖繫末平知縣謝魯拷掠逼跪殿門傳旨責問俱有實狀如撫按官言第知府張柱指揮李夢孫等不能委曲善處以激怒王致令爭辨不服亦不能無罪疏入 詔下禮部三法司會議言伊王奢縱淫虐大違祖訓法當重處請嚴加戒諭令其速圖自新將違制門樓重城改正其逼奪官民第舍俱各退還添

設廠鋪及私建槐椿等宮殿盡行撤毀強取婦女應給主并給價者俱各查給仍令長史司將王改過事蹟開呈撫按具奏 詔從之張柱李夢孫等俱降調吳希周蔡朝等各逮治發遣有差按伊王之惡與微王有間止緣其故所薦梁散人者日在上側談王奢僭事 上已領之未發也而所都洛陽又多貴勢之家耻為王屈故憊思撫按參劾之以必去其所忌而王竟及于禍

京師靈濟官講學之會莫盛于癸丑甲寅間蓋當是時大學士徐階禮部尚書歐陽德兵部尚書聶豹吏部

世廟識餘錄卷之二十一

十四

侍郎程文德主會皆有氣勢縉紳可拔附得顯官故學徒雲集至千人丙辰而後諸公或歿或去惟階尚在而講壇為之一空矣戊午歲太僕少卿何遷自南京來復推階為主盟仍為靈濟官之會乃遷名位未可恃號召諸少年多無應者偶有貴臣弟某欲藉講學為名高一日當赴會適與大闈飲至醉忘之矣更從旁患曰盍往靈濟官乎時某雖醉心猶了了遽曰亟牽馬來比上馬目憊憊不開明矣吏掖而馳至講所則學徒咸拱而候之既下馬不能成揖第擁而即席坐坐定鼻息如雷眾不敢言亦不敢睨比晚講輟

吏仍掖之上馬去竟不知往來何所事也聞者傳以爲咲

鑄印局大使張仁京師人也爲人修飭善諸體書比以九年考滿赴吏部過堂故事九品以下係雜流官例於墀下叩頭仁在衆中獨昂然長跪而已尚書問曰此亦雜流官乃敢相抗仁曰詩書六藝皆儒者之事書爲六藝之一故官屬禮部何謂雜流尚書令吏抑其項仁項愈益疆尚書怒曰汝不欲作官耶仁曰辱身而得官不如死也遂投牒乞致仕去後副使舒傑亦詣吏部考滿仍如故事叩頭吏部喜其能下遷工

世廟識餘錄卷之二十一

十五

部司務入內閣辦事傑既爲中書官欲與禮部司敵禮更不遜讓明年內察傑尋黜二人之去官相距官僅數月而人品大自徑庭矣

餘姚謝丕如以吏侍宅憂歸後無薦之者遂不得起用以原官卒于家其孫某來奏卹典大學士李本少嘗受業於謝一日特造祠即某欲爲之請謚郎素知謝爲人姑應之曰且俟考功司查覆若無論本便可議謚也李公咲曰昔張司馬璜在本兵十二年積論本燒得餽過熱後介老爲禮書卒與之請謚論本何可擬以權衡人也郎唯唯退乃白之部尚書尚書曰謝

故子廷試時讀卷官也翰林舊例卽讀卷官亦稱座主况有李公爲之地直須與之矣郎復應之曰謝爲人不應諛恐考功司不能爲之庇比考功移文至九查論本計十有三備極穢惡尚書覽而面色發赤大怒曰此人狼籍一至此哉幾亂公典一應所請宜盡寢格之矣郎從容言曰祭葬者一時之榮官在則有之可毋論其人也唯謚號爲萬世公議予奪貴嚴部持之足矣况謝嘗爲今上日講官且生前未蒙幽黜不應得者已不可得而應得者并寢格之郎中何以復李公也尚書意稍解徐曰姑屬草來而李本之

世廟識餘錄卷之二十一

十六

中表弟胡洋者時爲祠祭主事亦代李愆恩郎乃屬兩疏一備云考功文一畧簡節私托胡並呈于季李詫曰謚已無望矣但得郎少爲掩飾可報吾師也郎詰尚書曰之卽用簡節疏上尋被旨止照例與祭葬謚罷時嚴嵩與謝亦同年嵩子世蕃聞郎初有抗內閣之意戲謂謝之孫敏行曰而祖似長安街丐者卽喫得一口餚受郎某之侮辱不少矣蓋憾辭也當紛濁之際小臣之難于執法如此然以大學士之尊能訕意于一郎而郎終無所撓嘉靖間部閣之體不甚懸絕比慶曆之際閣臣鮮道六卿之寓者况郎官

乎

世廟識餘錄卷之二十一終

世廟識餘錄卷之二十一

世廟識餘錄卷之二十二

資政大夫太子少保禮部尚書臣徐學謨謹輯

大學士嚴嵩在丙直以年老 上特賜腰輿出入 禁

內 恩數特異前此未有也然嵩自是不常乞假休

沐每積歲方一歸邸第還直所密奏一揭謝內有蒙

恩賜假幸逢元日子孫羅膝捧觴晏樂皆高厚所庇

語 上覽揭下諭嵩曰觀卿所奏似有勸我之意父

子至情我豈異于人往歲宮變蒙上天恩赦我已世

外人矣故別居西內奉玄修令其母子自會歡聚耳

嵩驚惶不知所措召伊子世蕃對諭世蕃為覆之曰

世廟識餘錄卷之二十二

古者多男多壽之語豈惟臣以此祝其君君亦以此

望其臣故臣揭及之第陳感激之私耳實不敢有他

心奏入 上意始解是時 上不見 二王外議紛

紛臆度各強為之說今始知絕無偏主也世蕃大有

口才其取辨倉卒以答應君父多似此嵩顧不及也

上蓄一猫在末壽宮乃山西晉府所獻者性極馴擾解

人意 上每幸清樓殿行香猫護駕至中途比反則

豫迎之以為常 上極憐愛之一日忽斃 上命以

金棺葬之萬歲山下而薦以齋醮令諸詞臣撰青詞

超度禮部侍郎袁煒詞中有化獅作龍語 上並稱

善熹他詞妙麗奇詭往往多巧思出他詞臣表上以是寵眷特優自翰林院侍讀不一歲超遷至三品又二歲簡入內閣吳中布衣有王逢年者客熹所雅倩為應酬古文逢年恃才信筆成篇不加點綴偶有芻草大拂熹意踈之逢年遂投一書於門者飄然辭去書云執事以時文發科以玄文拜相安知世有所謂古文者詞極悖慢熹得書大怒擲之地罵曰狂生狂生然竟不深譴也後京師喧傳逢年書以為真熹之實錄無不捧腹者

大學士嚴嵩妻夫人歐陽氏卒 上諭閣臣曰聞嵩妻世廟識餘錄卷之二十二 二

果不起婦夫並八十者不多有示禮臣議卹典後不為例部覆當視故事從厚 上然之乃賜諭祭三壇所司分治葬具遣官護送時嵩子世蕃不欲歸而嵩無次子可扶柩還者嵩乃以情控於 上謂已老耄一日不可無世蕃在側 詔留世蕃侍養令不必守制喪令嵩孫鵠護仍給驛以行嵩疏謝 上答曰卿宜以國事為重勉抑哀情以慰朕懷因遣中使至嵩第賜銀幣寶釧按嵩以妻喪自直所給假出前有事給假者多不滿假限而入而嵩在第既久 上諭次輔徐階有令人君臣之義反不如夫婦之情等語因

遣階休沐階對臣即歸第亦無所樂不如在直竟不肯出 上悅自是意愈偏階而踈嵩矣

八月朔日食一分五抄例免救護禮部尚書袁熹言臣聞唐一行日日君道也無舛魄之變古之太平日有不食或月變行而避之或五星潛在其下禦侮而救之或涉交數淺或在陽曆陽盛陰微則不食或德之未休明而有小眚焉則天為之隱雖變而不食此四者皆德教之所由生也 皇上以父事天以兄事日群陰退伏萬象輝華是以日位旺榮陰氣銷鑠食止一分與不食同臣等不勝歡忭 上以為然按熹為

世廟識餘錄卷之二十二 三

人輕躁不檢而稍能文章動以巧言媚上嘗為 上撰玄極力揣摩務得 上心而後已故 上急欲柄用之至是日食數少熹在禮部懲吳山之禍而引唐一行証妄語傳會頌德豈事君以道之義乎日當食不食猶可言也日食未盡豈謂之瑞應哉有媿於吳山多矣

太原知府於惟一為巡撫所劾當調晉王上疏請晉之上覽之不悅且訝其雜封啓本以進下禮部參奏因降勅戒諭王省改凡事務遵 祖訓以保株位毋得妄有干預仍下巡按御史逮問長史承奉等官惟

一在郡繁已任事節才愛民歲飢設法賑濟所全活以數千計前歲虜入鴈門山西總兵王懷邦率眾避入會城其軍士剽掠于市惟一執而榜之歐其眾于城外及懷邦以失事被劾御史劾惟一問狀惟一論懷邦罪當死是時山西巡撫孟准貪穢闖茸三關舊用平陽澤潞民壯防秋准奏免之盡徵折價及贖入懷邦以是挾准欲上書發其奸與俱死准乃諭惟一令寬懷罪惟一執之益堅准大恚乃劾惟一調任按惟一安慶懷遠人平生悻悻自好其守太原以工部郎出所至政事頗有可觀惟性氣剛狠不能容人

世廟識餘錄卷之二十二

四

其在太原道過守巡不肯引避第以蓋掩之而過彼遇親臨上司如此則何有十一總兵乎史氏疑其所識故阿私少過非實錄也後調廣信乃陰許江西廉使季德甫之短致被劾而去惟一已犯眾怒亦旋遭黜比居家又陵其有司其子為怨家所訟幾陷大辟逮惟一死得解蓋其人似有意向善者而不學無術可惜也

已故南京兵部尚書湛若水曾孫壽曾奏乞其祖贈官疏下吏部覆言若水學行醇正興望所歸宜允其請上怒曰若水偽學亂正昔為禮部叅劾此奏為之

浮詞誇譽其以狀對于是尚書歐陽必進等惶恐謝罪上責其徇情沽譽詔奪必進少保兼太子太保止以尚書供職右侍郎張永明停俸二月驗封司郎中降俸二級員外以下各一級惟左侍郎嚴訥在直不問按若水以講學自負而實於學無所發明第與王守仁相結納為僧贊僧狀耳其鄉人言其貪財好色無所不至武陵貴人與于言其少時為諸生嘗詣若水家訪道見若水至動以雙妾數十自隨而筭計鷄豚秋毫不爽以是薄之遂拂衣歸先充南京御史馮恩論若水為無用道恩雖得諫成閱數十年上

世廟識餘錄卷之二十二

五

終憶其言不悅于若水有司為之請存問請卹典俱拒而不與真聖明哉而後來當事者不知先帝之意而漫徇虛名隆慶之錫誼溢矣

命太子少保禮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掌詹事府事郭朴回部管事尋命吏部尚書歐陽必進致仕改朴為吏部尚書兼官如故時禮部尚書缺吏部會推朴及南京禮部尚書李瓊堪任上用朴而責會推諸臣曰文撰諸臣久不擅改茲以朴例擬何也具以狀對必進等謝罪上曰文撰諸臣夙夜匪懈遷轉雖不宜淹滯常調擅改亦不可也茲會推諸臣俱不盡心

然專執在吏正姑不問必進在固勤慎自連轉後有
凡專肆大失臣體姑與致仕員缺朴即代之論不勿
辭并上章陳謝 上褒諭曰卿性資純謹撰奉勅誠
遵命即任朕心嘉悅宜慎評庶職先于守令以副簡
用至意按必進為巖嵩內親故引拔太驟然在吏部
不甚狼籍與吳鵬萬鎧相較遠矣後 上漸訝嵩而
先斥必進所謂唇亡而齒寒也

辛亥夜萬壽宮災

上嘗御玉熙宮萬壽宮在西苑本

成祖文皇帝舊宮也自壬寅宮闕之變 上即移

御于此不復居大內是夜火作禁衛皆不及救乘輿

世廟識餘錄卷之二十二

六

服御及先世寶物盡燬 上乃諭禮部曰朕御 皇

祖初宮二十餘禩大變蒙恩久安玄事茲荷洪庇益

感眷祐其于十二月朔擇日祭告 郊 廟 社稷

命公溶駙馬詔伯鑑承裕各行禮禮部請詔示天下

百官齋戒修省 上曰此非正朝乃奉修居宮招災

非朕之尤也不必詔示修省丁巳工部尚書雷禮言

玉熙宮殿湫隘且地曠近外非可久御萬壽宮係

皇祖受命重地王氣攸鍾偶直災變寔天啓皇上俾

鼎新丕基永延億載之祚宜及時營繕以承明眷上

曰 郊 廟謝罪禮成是日風戢氣爽皇天赦憫春

與當承其重建前殿如舊制餘侯式行仍速備物料

以俟工舉按玉熙宮近西華門孔道列屋僅兩層委

非天子所當寢處巖嵩欲因此諷 上遂于大內乃

具言三殿初成工料缺乏萬壽宮不宜興復狀 上

不悅於是徐階與禮議令禮上疏趣辭而自以其

子太常卿璠督工上以為忠于是嵩益惶恐亦疏請

以其子世蕃同徐供事 上不許而外人已規知

上心獨注於階而嚴氏之禍兆矣

詔罷今年考選庶吉士是時仕路渾濁賄賂公行庶吉

士素號清選至是競以賄求貧者稱貸為資有持券

世廟識餘錄卷之二十二

入貸于司禮監大監黃錦者錦密以聞 上聞而惡

之時閣臣以取定進士五十餘人赴東閣考選方立

陛前聽題忽傳旨報罷閣臣亦不知焉按黃錦在

司禮監事 上最久體貌嚴重與閣臣往來第卑刺

而閣臣反以雙刺相報錦為人小心謹厚而高猶敬

禮之故其貪賄之迹不聞于上而茲以庶吉士行賂

為言蓋嵩已有覺端而錦遂乘其隙所謂物必先腐

而後蟲入之也

御史鄒應龍劾奏大學士嚴高子工部侍郎世蕃憑席

父勢專利無厭私擅爵賞廣致賄遺每一開選則視

官之高下而低昂其值及遇陞遷則視缺之美惡而上下其價以致選法大壞市道公行群醜競趨索價轉鉅聊舉一二如刑部主事項治元以萬三千金而轉吏部舉人潘鴻業以二十金而得知州夫以私屬主職鄉邑小吏而賄以千萬計則大而卿尹方岳又何所涯際耶至午交通賄賂為之關節者不下百餘人而伊子錦衣衛嚴鵠中書羅龍文為甚即數人之中嚴年尤為黠狡世蕃委以心腹諸所謂官賣爵自世蕃所者年率十取其一不才上夫競為媚奉呼曰鶴山先生不敢名也遇衛生日年輒獻萬金為壽彼世廟識餘錄卷之二十二 八

一介僕隸其尊大富後若是則主人何如耶萬父子原籍江西袁州乃嚴置良田宅于南京揚州儀真寺處無慮數十所而以惡僕嚴修主之抑勒侵奪怙勢為害所在已然入骨夫其牟利無厭在于四方者若此則原籍又當何如也猶有異者往歲世蕃遭母喪陛下以嵩年老特留侍養令其子鶴代為扶襯南還世蕃名雖居憂實喜得計狹容曲宴擁侍姬妾曼舞高歌日以繼夕已為鬼神所厭抉其目矣至于鶴本豚鼠無知習聞職穢視祖母喪有同奇貨誨擾道路百計需索其往返所經諸司悉望風承奉郡邑為

空則世蕃威權大盛之所煽惑也今天下水旱頻仍南北多警窮民財盡莫可措手者正由世蕃父子貪婪無度培尅日棘政以賄成官以賂受凡四方小吏莫不竭民脂膏剥民皮骨外則欲應彼無厭之求內則欲償已賣官之費如此則民安得不貧國安得不竭天人災警安得不迭至也臣請斬世蕃首懸之稿竿以為人臣凶橫不忠不孝者之戒其父嵩受國恩不思圖報而溺愛惡子播弄利權植黨蔽賢賈貨欺法宜亟令休退以清政木如臣有一言不實請即斬臣首以謝嵩父子併為言官欺誑者戒疏八 上

世廟識餘錄卷之二十二

九

曰嵩小心忠慎祇順天時力贊玄修壽若壽國人所嫉惡既多年矣却一念縱害悖逆醜子全不管教育是聽計是行不思朕優眷其致仕去仍令馳驛去有司歲給祿米一百石資用疏內有名各犯錦衣衛建送鎮撫司拷訊應龍盡忠言事當有特赦吏禮二部其擬官以聞先是上聞世蕃居喪淫縱心惡之會方士藍道行以扶鸞見得幸自言能使鬼物懸判吉凶上以為神從容問輔臣賢否道行遂詐為箕仙對言嵩父子弄權狀上由此漸疎嵩凡軍國大計悉諮之大學士徐階嵩不與聞階日親幸用事廷臣

多知之者故應龍奏入遂稱旨尋用吏禮二部議以
應龍為通政司右叅議下世蕃于法司擬罪嵩上疏
為世蕃請罪且求解上曰朕事上玄丕承恩祐逆
邪細醜欺上謗君日甚一日爾力贊二十餘年念此
忠勤已加優處何又以兇兒責救高惶恐不敢復言
乃自引治家不嚴之咎請即重譴詔如前旨致仕
于是法司坐世蕃烟燻衛分鴻鵠龍文遺遠各充軍
年錮于獄俟世蕃賊完擬罪詔俱如議特宥年為
民上猶念嵩故也後項治元逮至庾死錦衣獄鴻
業修俱論克戍按嵩先已失寵于上而猶在直每
世廟識餘錄卷之二十一

十

縉紳來謁者出美酒數杯飲之曰此皇上所賜以
優吾老者徐表二公不及也蓋恐言官乘間起而詭
為此以寒人之口然外議已籍籍騰沸矣故應龍之
疏必有授者意之况有藍道行扶乩辭語先入之能
無從乎若道行者亦可當于東方朔之謫諫矣未幾
上追思嵩贊玄功意忽忽不樂乃諭大學士徐階
等欲遂傳位退居西內專祈長生階等極言不可
上曰卿等既不欲遠大義人情必天下仰奉君命同
輔君上闢玄修仙乃可嚴嵩已退伊子已伏罪敢有
再言者同鄉應龍俱斬首嵩知上意已動乃密賂

上左右各千萬金令發道行怙寵招權及矯稱玉
詔諸奸利不法事道行遂得罪死于獄

詔工部侍郎劉伯躍南京刑部右侍郎何遷南京通政
司使右通政胡汝霖南京光祿寺少卿白啓常原任
湖廣巡撫都御史張雨廣西按察司副使袁應樞右
春坊右諭德唐汝楫南京太常寺少卿管國子監祭
酒事王材俱革職閑住伯躍女適嚴嵩之甥應樞嵩
之婿遷躍進好名色取仁而行遺其撫江右時厚飲
以遺嵩父子欲致崇樞汝霖雨貪肆不檢啓常匿喪
遷光祿為嵩子世蕃狎客至以粉墨塗面供其歡笑

世廟識餘錄卷之二十二

十一

汝楫先任吏部尚書唐龍之子以父事嵩因得及第
嵩亦兒子畜之與材俱出入卧內交通請託至是嵩
敗躍等為刑科給事中趙灼所劾兩為吏科給事中
沈醇所劾楫材為刑科給事中陳瓚所劾同時罷去
初嵩專政日久老而智昏又日夕奉上玄修卒卒無
暇盡委機務于其子世蕃世蕃狡黠有機智頗記識
往牒是時四方多故凡遇疑難事世蕃即援據已事
參綜陳說嵩以為材每諸司以事關白請裁嵩必曰
與小兒議之世蕃故克俊無賴既竊國柄遂明目張
膽大啓賄門凡中外文武吏無論大小遷授上下一

視賂入為軒輊一時狡倭構葦成朋黨交通為之關節因而各張騙局于外諸債助門吏群然趨之擇官選地猶如探囊剽求募獲捷若應響趙文華鄢懋卿嘗一奉使撫按以下咸望塵拜于道左供費腴膏血歸遺竭帑藏遂使紀綱陵夷廉耻掃地邊備懈弛閭閻困敝夷虜交侵盜賊蠶起則嵩縱子為非任用群小之故也而當時引繩批根之力議者咸歸之徐階云

命御史姜儆王大任分行天下訪求法士及秘書儆南直隸浙江福建江西廣東廣西大任北直隸河南湖

世廟識餘錄卷之二十二

十二

廣四川山西陝西雲南貴州按是時上春秋高謂神仙世所必有長生可冀而憚言者之口故以御史克使令人不敢反唇也或云先年顧可學嘗使太和聞石門有仙姑能辟穀知未來事密奏上以付巡按御史谷嶠行取來京仙姑豫知之遂焚其居匿去此舉實欲索之也大仕至甘州與其守令傳意仙姑仙姑曰吾本無養生術第不食耳若進我上前啜數碗飯易耳御史何以稱旨大任以為然遂捨之仙姑亦智于保身矣

南京戶科給事中陸鳳儀劾奏總督胡宗憲欺橫貪淫

十大罪大畧言宗憲本與賊首王直同鄉其所任蔡時宜蔣洲陳可願等皆賊中奸細方直挾倭眾突岑港賊眾無幾而宗憲按兵玩寇資以牲廩蕩廢防檢交實往來乃許直海防之任與為約誓非皇上斷以必誅神人之憤安可雪也而宗憲乃自立報功廟于吳山意欲既滿縱飲長夜坐視江西福建之寇不發一矢徙日取驛遞官軍民前糧餉而斬艾之股削之督府積銀如山聚奸如蝟如鄉官呂希周田汝成茅坤輩皆游舌捏慝通為門客又且宣淫無度納鄉官洪梗之女為妾通事夷來往健步徐子明之妻皆

世廟識餘錄卷之二十二

十三

出入督府通宵無忌至如扣剋上供歲造段疋銀兩濫給倡優市販職官劄付軍器官廠私送鄉官調發官軍原籍守宅尤其干紀亂常之甚者也乞旨顯斥疏下吏部請下巡按御史劾報上特命歸衣衛械繫至京問于是浙直總督缺遂罷不補而以都察院左都御史趙炳為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提督軍務巡撫浙江倭倭起東南時人皆以王直為之發蹤而議以得直首即封侯不吝比宗憲既擒直殺之而書生之論頗不以為功而以為罪亦可笑矣蓋宗憲專恃嚴嵩父子為與援故厚賂叢其室而

他輔不如也。嵩父子既敗，宗憲一喪家狗耳。而言者反指宗憲為直黨。非。聖明洞燭，宗憲之要領能保全哉。三代下以有豪傑無聖賢，故規行矩步，必不能以集事。而使貪使詐，或可以樹功。此宗憲之大都如此。善乎王守仁附聖賢為豪傑，良知之學，安可不講也。封伯從祀所由矣。

丁丑，錦衣衛逮胡宗憲至請。旨處分。上曰：宗憲非尚黨，自御史至今皆朕陞用任事，已八九年，三呈

上玄錫瑞，近上玄秘，皆致一手字數，載無言伊過。近自鄒應龍初亦未專為國，群邪朋害，大臣罷斥者不世廟識餘錄卷之二十二

十四

少既知諸人欺君，何俱不早言。今日乃言之不已，宗憲不自慎，致招奏擾。但王直原本兵議，示復者，五等封官，今却加罪。後來復誰與我任事，其釋合間住。按上之神武不殺，多此類，非群臣齷齪者所能測也。談相者中書官也，帶銜工部侍郎，賜飛魚服色，以母喪請假歸，竟不葬母，乃日挾妓女衣，飛魚服放浪西湖。上恃寵凌曠，有司為御史所奏。上怒，逮至京師斬之。蓋上馭近幸臣，其始終得保全者少矣。

龔佩者嘉定人也，出家之崑山猛將廟為道士，佩為人穎曾無所知識，為鄉里厭賤。然熟道書，能通曉道家

神名。上方恭修玄典，佩來京師，依陶真人薦之。上改名龍中佩，娶有室家，而諸大臣撰青詞者，時從中佩考問道家出處，俱愛幸之，稍得官太常博士。已上召中佩于西宮，教官人習法事，累遷太常少卿。一日，上在西宮呼中佩何在，閣有不悅。中佩者，諳之曰：中佩只好酒，那肯教習法事也。上怒，遣人偵之，偵者偽報云：中佩已醉，邵員外駁所。上即日縛中佩赴錦衣衛獄對簿，而併逮邵員外。中佩竟杖死，而邵員外亦奪官，與邵實無交也。中佩既杖死，其屍暴路河側，為群犬鬪食之，慘矣。

世廟識餘錄卷之二十二

十五

世廟識餘錄卷之二十二終

世廟餘識錄卷之二十三

資政大夫太子少保禮部尚書臣徐學謨謹輯

初大學士徐階以內閣缺人請補。上令廷推之。階以爲未可。至是。上問階曰。同官可增。誰堪其任。階曰。知臣莫若君。臣不敢妄對。上曰。君知臣惟堯舜與我。太祖耳。知之真。乃用之。當若昨。堯朕所自簡。而不才至此。此官雖無相名。而實有相職。相必君擇。古之正理。庭推固非道。但後世宮生之主。不知人焉。階曰。堯用四凶。後乃加放殛。太祖用李善長。胡惟庸。後乃以罪誅。皇上始知萬之才而用之。後因其聽

世廟餘識錄卷之二十三

子貪縱而斥遣之。皆大聖人之事。無損于明。上曰。卿言四凶。惟庸之類。非堯。太祖不知臣者。由彼不終也。堯。太祖爲聖帝。夫何事不知。然且如此。後世宮生內長。一事不知者。安可及其萬一。能無悞任耶。高非非聽子。乃故縱之。害國叛民焉。按。上自登極以來。所用臣。惟張孚敬。夏言。最蒙知遇。而兩人之短。聖明能輔洞見。其至隱。若燭照然。惟高蒙上委任。幾三十年。日在左右。而終無一事忤旨。後爲扶鸞所暴。業懲其子。而上猶念高忠勤。不置。古之奸臣。未有若嵩之深者也。乃最後言嵩罪。非聽子乃出

故縱則得其情矣。與神堯何異。

福建巡撫游震得以。年十月。倭寇攻陷興化府。狀聞。

初賊至。先犯邵武。指揮齊天祥。轉掠羅源。連山等

縣。殺遊擊將軍倪祥。遂攻玄鍾所城。及寧德縣。入之。

乘勝直抵府城下。會都督劉顯兵未至。賊遂襲入城。

殺同知奚世亮等。又分兵攻陷壽寧。政和二縣。乞亟

命。該部計議處兵食。浙直總督發兵應援。部覆賊以

旬月內連破數城。如入無人之境。帥府而下。賊守謂

何。顧事急之際。請姑令戴罪立功。其各省援兵。請調

浙江新募義烏兵一枝。以戒繼光統之。江西兵一枝。

世廟餘識錄卷之二十三

令撫臣自擇良將。各星馳應援。仍起丁憂。參政譚綸

以原官。兼按察司僉事。統浙兵千二百人。與都督劉

顯總兵俞大猷。同心共濟。以收奇功。及廣東南澳。爲

此賊淵藪。宜令兩廣提督張臬。引兵搗之。使賊無所

歸。以其地丁料屯鹽諸錢穀。約二十餘萬。留用以佐

軍興。仍令南京兵部發馬價銀十萬兩。濟之本部。仍

備銀十萬兩。候緩急督發。上悉命如擬行。因奪震

得及文武大小諸臣俸。許其自効。譚綸等依擬。用戚

繼光。劉顯各令奮勇建功。以副委任。乃誠浙江巡撫

趙炳然。江西巡撫胡松。兩廣提督張臬。各協力策應。

無分彼此。按震得身任福建巡撫。見倭陷郡縣。敗兵殺將。而疏報畧無引罪之言。而廣求應援。分責他人。幸上不加震怒。而姑奪其俸。亦幸矣。

出原任通政司右叅議胡朝臣于獄。發原籍為民。初朝臣為工部主事。督造皮甲。為工匠冒破皮鐵。失于覺察。後事發。詔逮鎮撫司考訊。坐以侵尅工銀五百四十兩。論充永遠軍。非其罪也。至是繫獄。追贓且十餘年。朝臣屢上書。自直法司。乃為白其枉狀。而貸之。按故事。考選通參。必用正副兩人。赴左順門。司禮監同吏部選中一人。而是時吏書李默欲用其鄉人工。

世廟識餘錄卷之二十三

部郎中陳應魁。應魁嘗無為之副者。因拔朝臣同往。朝臣浙人。故妙于音律。而應魁口復多鄉語。比選朝臣高聲大呼。而應魁稱百戶為伯父。司禮大咲之。竟用朝臣。朝臣家故貧。無處索賂。謝嚴嵩父子。謂其白手博京堂官。甚惡之。查盤科道。因承風旨。坐以贓罪。至是嵩敗。始得釋。

間住按察司僉事趙祖鵬。以罪論死。祖鵬初為翰林院編修。既而外補。尋以考察罷居鄉。縱誕不檢。與族趙馴有郤。馴因詣關告鵬。怨望誹謗。并其他不法事。有旨械繫至京。下法司問所告事情。行浙江按臣劾報。

鵬自獄中上書奏辯。謂馴實其家人。以負責連。逃仇家。因而嫉之。妄奏所引東華集中有誹謗語。乃末嘉王德所著。仇家故竄其名。欲以陷臣。奏入。上怒。復令移寘詔獄。已按臣劾至言。祖鵬兄熙子賢造賢達。皆怙勢作威。暴橫鄉曲。抑勒平民為奴。或筆之致死。祖鵬得宋朝遺牒。謂宋魏悼王之裔。因脩譜以續其系。私祭宋代陵寢。而名其莊曰護陵。拱辰復葬亡妾。及于宋妃殯之側。縱弟鵬冒報軍功。事覺被逮。輒匿。祖鵬所不出。又私創八角亭。蟒衣玉帶。抑奪官民地。以拓第宅。皆僭侈不道。至于作詩怨訕。尤非人臣體。

世廟識餘錄卷之二十三

四

因論熙坐死。賢造賢達等各罪有差。而請下祖鵬法。司論罪。于是法司當祖鵬罪斬。詔可。仍錮于錦衣衛獄。候決。按祖鵬癸丑進士。為庶吉士時。即以女納都督陸炳為繼妻。其年不相上下。時論醜之。炳掌錦衣衛有寵于上。一時聲勢喧赫。而祖鵬更附麗之。以招權納賄。縉紳益為之忿恨。比炳死。而祖鵬尋黜。既居家。復不能安分。而仇訟及之。然其人無耻。止于暴橫耳。而誣其誹謗。坐以大辟。則刑官嫉之已甚也。丁卯虜擁眾自牆子嶺磨刀峪潰墻入犯。總督薊遼侍郎楊選以聞。京師戒嚴。詔宣大總兵官馬芳姜應。

熊劉漢等速調兵入援以總督尚書江東統之餘戰
守事宜兵部調列以上又勅文武大臣分守皇城
京城及重城諸門而令鎮遠侯顧寰集京營兵分布
城內外上諭閣臣曰朕東見火光虞此去京不遠
諸將何不截殺其合禮部疏議郊祀等禮并示兵部
傳語寰等協力遂勦明日又諭閣臣曰通灣二地
係糧貨輻輳之處其陵地以劉漢護守馬芳專衛京
師毋怠是時總兵官胡鎮孫臚及遊擊趙添等已領
兵赴通州迎敵有旨胡鎮在通州河東追賊得無
乏食其遣官厚賞軍餉濟之有功朕不靳賞于是都

世廟識餘錄卷之二十三

五

臣楊博等奏曰陛下郵諸將至此諸將當益奮
但參將黃演等及孫臚俱與鎮爭先赴關有一體處
給以作士氣報可俄總督楊選以虜東退聞且自詡
追殺功為將士祈賞上疑之以問大學士徐階聞
賊少退恐詐者而選遂言追殺果一行否階曰賊大
營尚在乎谷選等果已往通州矣然謂之追送則可
謂之追殺則不可上曰然選守正是送去敢言追
殺其誰欺乎今外兵四集內士又出只遊戲一場不
過庚戌之轍又故事乎茲博等會東所計有甚奇方
定策付諸將行如何以伸華威如何以報人害大勦

一場且聞彼夜戰不能或謂何不夜攻然我軍亦
不禁豈可取勝哉皇高祖考歲一巡邊皇兄亦
聖威震彼乃今內逆欺外賊侮可慨階以語博博乃
條上戰守十事大意欲將宣大在鎮標遊等兵及保
定諸漢達兵盡數徵入分防京城陵寢及通灣良
鄉等處命戶部多貯芻糧于近京郡邑以待師行兵
部分發馬價銀于京城各門以備犒賞廣募敢死士
擣虜穴牽其內顧仍厚立賞格凡斬虜首一即賞銀
五十兩斬虜首一級斬小頭目首一賞銀一百兩
願陣者陞二級斬獲大酋如辛愛把都兒者賞銀五
世廟識餘錄卷之二十三

六

百兩仍陞三級詔悉如議行仍榜示中外刊料給
事中李瑜言比醜虜匪茹候犯近圻一時文武諸臣
在封疆者則有楊選孫臚徐紳胡鎮在入援者則有
江東馬芳姜應熊祝福皇上緩其封疆失守之罪
憫其入援奔赴之勞一則勵以殺賊一則優以犒賞
為諸臣者正宜感激圖報滅此朝食可也即不能然
亦當速驅出境以上舒霄旻之憂今虜駐牧順義
三河已八日矣諸臣竟擁兵觀望畏縮不前力戰之
臣自胡鎮外無聞焉夫馬芳畜守京師勢難責之戰
矣選紳臚失守地方當効死以償責東應熊福名為

入援當前驅以犯難今乃坐視胡鎮被圍一卒不援
至煩 皇上親降旨遣兵亦何及矣當今君憂臣勞
中外戒嚴之日不務一大創虜以靖邊圉猶襲常套
俟虜自出豈所宜哉請勅該部嚴諭當事諸臣殫勞
竭忠刻期剿賊五日不出則降級奪俸十日不出則
議罪行罰庶人心奮勵而窮寇可追時孫臏陣亡報
未至故瑜併効之會御史黃洋亦劾堵子嶺提調指
揮楊瀛等各失事狀 上大怒勅江東嚴督諸將作
速勦逐命錦衣衛速揚選徐紳并楊瀛等入京訊治
于是選紳及密雲兵備副使盧鎰分守堵子嶺參將

世廟識餘錄卷之二十三

七

馬詔廷綏遊擊將軍嚴瞻分守通州參將胡燦俱速
至京獨楊瀛逃未獲有 旨俱送鎮撫司拷訊選紳
部仍加刑嚴究 丁丑兵奏虜避京師解嚴 詔遣
馬芳姜應龍亟回鎮時入援諸將及督府鎮守官紛
紛報捷 上諭兵部曰茲虜已盡逐將士勦逐有功
宜加恩勞其合江東查入援功胡鎮溫景葵同巡撫
董堯封查木鎮功分別等第來聞于是東上入援兵
前後斬首七十九級以大同總兵姜應龍為首功自
副總兵麻祿而下分為四等鎮景葵堯封查上薊鎮
兵前後斬虜首三百九十九級以古北參將郭琥為

首功自入衛遊擊楊縉而下分為三等東仍叙宣府
總兵馬芳原任總兵劉漢護守京 陵功鎮等仍叙
通州知州張守中平谷縣知縣任彬守城却虜功請
悉加叙錄疏俱下兵部議覆今威薊西之警虜酋辛
必把都計我兵十月解嚴糾眾突入冀乘不備乃總
兵胡鎮迎其初至奮擊于孤山總督江東關其情歸
追勦于石匣中間大小接戰不下一二十陣使醜虜
帶死扶傷慟哭宵逃誠為二百年未有之功足徵上
玄威祐之不顯休命請擇日謝玄併悉錄次文武諸
臣之有功者 上口必仰荷 上天垂念及諸將戮

世廟識餘錄卷之二十三

七

力虜遂遠道各官宜加恩勞江東加太子太保詹一
子國子生胡震郭瑰各陞三級楊縉石玉李世倫各
二級王孟夏李裕信等二十五人各一級姜應龍于
祖職上陞二級馬芳劉漢與麻祿錦張承勛各一
級仍與參將等官劉國等八人及原任總兵歐陽安
參將等官羅恭等二十四人各賞銀有差張守中任
彬各陞俸一級仍與袁正等各賞銀十兩有差趙添
贈都督同知詹一子正千戶世襲仍立祠祀之孫臏
失事死節聽部臣查處戴罪立功原任總兵王繼祖
等令御史勘奏是役也虜形初動謀卒于一月前得

其情知將窺墻子嶺故我厚集兵馬以拒之楊選謂虜欲由潘家口進乃引銳往赴虜遂乘間自墻子嶺入時兵部所徵各路兵先後悉至若宣大遼東則鎮來援分屯灤東西皆相伏不發一矢自虜以二十一日入境選及巡撫徐紳俱得罪則提標兵徑趨都城屯東直門外旋回通州遣令標什總兵胡鎮同總兵孫臚遊擊趙添等會灤西諸將東行拒虜至二河虜方圍東諸將傳津等于鄭官屯急攻不克見鎮守初至營壘未定遂移兵遊擊斷其眾為三臚添皆死鎮身被數創會楊縉石玉等兵來援虜乃開西壁縱世廟識餘錄卷之二十三

鎮出遂大掠灤東諸縣邑村鎮所殺無算宣大總督江東自居庸入援上特命內外諸人馬獎諭使討賊東率大同總兵姜應熊等壁順義不敢進虜輜重既去以精騎殺後徐引而北諸將悉望塵尾之虜至鴿子洞參將郭琬預伏火器待之加以擣木滾水石虜被焚擊頗有死者乃別取道龍王峪磚窰兒等處是時虜厭欲且疲極矣失道衆亂兵法所忌乃諸將竟無敢發一矢者賊去則稍取零騎及失道罷弱者報首功蓋中國之精兵健馬十七在是而功止此矣初止聞虜入甚怒夜東顧見火光謂中外當

事臣欺罔旋以科臣言械繫總督楊選等由是諸臣益懼每夕率三四報捷侈言功伐冀以移惑視聽上雖厚賞錄宋鎮等而本兵竟不以消勺及之矣按是時楊博在本兵上初欲以丁汝夔罪廢之大學士徐階故知博忠謹今次虜患其矢在楊選故極言選當誅以護博博乃得免此事秘密或外人傳疑之說顧聖衷深遠固自不可測也

論薊鎮失事諸臣斬總督楊選于市梟首傳示妻子流徙巡撫徐紳論死繫獄副使盧鎰參將馬詔胡燦遊擊嚴瞻俱謫戍邊初錦衣衛具上選等失事狀詔世廟識餘錄卷之二十三

下法司議罪法司議選紳紹俱坐守邊將帥守備不設因而失陷城寨者斬鎰等三人坐守邊將帥守備不設被賊侵入境內擄掠人民者律謫戍邊衛奏入不報上尋諭掌錦衣衛事都督朱希孝曰訪出奸逆勾賊是楊選差人探賊被殺却將通罕之男監內被引賊入欺天無君卿執付該司全夭壽等刑究以聞乃改選下于詔獄拷訊選不承勾虜止服杖質通罕事然已白奏處分希孝錄其詞以上詔法司以此馭罪刑部尚書黃光昇遂言通罕結親辛愛原為境外奸細選乃令其父子輪置監內致通虜謀是選

寔啓之也。宜依境外奸細入境探聽事情，引起謀律斬，仍請不拘常法，即時論斬。妻子流二千里，以爲人臣不忠者戒。上遂命會官處決，梟示。妻子如擬安置紳仍。詔繫獄，部卒已經別調，所領不多，豈堪拒賊。其宥死同贖等發邊衛克軍，按先是癩老虎之撲殺哨卒也。選誘執通罕杖而囚之，令其父子三人更迭爲質。至是虜入邊，人遂稱爲通罕勾歸罪。于選左右家葡而者，遂以其首聞。上初以虜人愠甚，有意即誅，遂故用以爲罪，然無意逮其妻子也。時光昇在法司專用逢迎上意，主于刻削及遽坐選等戮之。

世廟識餘錄卷之二十三

科刑少濫矣，至隆慶初始原之。

詔降伊王典模爲庶人，押發高牆禁住，削除世封，典模自都御史張永明奏發其惡，其後御史林潤給事中丘岳相繼言之，凡遣科臣及大臣往勘者，二得其不法狀。上初猶曲宥之，革其祿米三之二，令毀其僭越官殿，歸所強奪良家子女悉出，撥置群小付有司論法如。旨凡三四下，至停河南撫按官俸督趣之，典模迄不奉。詔於是巡撫都御史胡堯臣巡按御史顏鯨會奏伊王兇頑成癖，無復人心，放縱怙終，盡忘臣禮，其僭擬天居，希冀非望，節經中外諸臣參

奏亦已甚明，至如逼殘民衆，炮烙人屍，則如陳大壯之幽寃，立致滅門，骨肉都盡，則如聶氏等之慘刻，其搶攘良人之妻女，則如周氏小補姐等四百餘口，強占官民之房，則如方城王滿傲等至三千餘間，其詐騙民財，則如張學記、吳江等至三萬餘兩，其流毒不止及于士民，雖雙流郡主、咸寧郡主骨肉之親，亦榜腰而破其家，其遺殃不特徧于郡縣，雖如薄姬、祠龍王廟、天津古橋、東漢諸陵，亦毀其遺趾，而剪其木，是皆傷敗彝倫，泯滅天理，天討必加，國法難宥，而皇上篤念懿親，曲赦至四，宜痛心改行，以答朝廷覆載。

世廟識餘錄卷之二十三

拜營生成之恩，踴躍以明人臣伏質委命之禮，猶懼不足以前後前愆，遣免後咎，顧乃恣肆益甚，恬不戢威，護衛儀衛餘丁奉旨革奪，乃榜示遠近，拘令赴府供役，一如其舊。七月中有錦衣官校勾當陝西公事道經陽洛，即擁至該府，傳呼河南府衛官吏朝服入接，隨用黃紙一封，捧藏于內，竟不開讀，衆問何詔，即令府校宣言兩輩若有亂言，即應斬首，衆皆錯愕而退。王父子大張宴樂，酣飲達旦，官校歡呼，聲震四外，故裝疑局，搖惑遠邇，又遣軍校張禮等至雲南估製環鈔皮甲，而于該府鳩匠鍛造甲冑六百餘副，槍

三千杆，行營火炮佛郎機等數百座。一日父子戎裝率其宗儀校從控弦持戟千騎前驅出城至河南衛教演場演武竟日，剽其大將軍等火器而還。此其舉動乖張形迹不軌，不可不咸為之處。且私闈宦侍林柰李賜二百有奇，皆冒掛官袍，充滿班行，招集亡命，周冕董堂等百有餘輩，皆給與職銜，被之冠帶，阻截伊洛通津，擅立抽分稅廠，乃取聖麓敬一字名，其循環稅簿近奉嚴旨責取元惡，脩連金印等堅執不發，其無辜良民非刑幽繫，如任世連等猶未釋放，先所強奪良家妻女子十二歲以上者七百有餘。

世廟識餘錄卷之二十三

十三

憲納府中留其妹麗九人，其餘悉令具金取贖。至於一切遠式宮室重城五門層臺東廠悉雄峙如故，而乃明肆誣誣謂屋無半分之僭，官無一民之女，天可欺乎。近日河南各官以明旨久稽部牒督趣，同入見王乃曰：無多言，此徒克粘窓櫺用耳。又曰：外城亦何必折毀，天生我才當必有用，眾皆大駭。諸所更正攘奪地土占據不容原主管業布置，群小京城內外達于洛陽以為瓜牙耳目，朝廷機政不三日即得其始末，意嫌恨刃交其胸，道路以目。地方慄慄，王好亂稔奸，性成不變，包藏窺竊，焯有明徵，迹涉無將罪。

在不赦惟 陛下亟賜宸斷，割恩正法，若復隱忍遷延，不以時決，恐勢漸燎原，不可得遁。願隕萬姓為社稷憂，疏入。詔禮部三法司議之，命言王克湯滅義，違背祖訓，陛下不忍加誅，橫恩數下，而王愆修茲甚，無藩臣禮，宜如繳王戴掄事例，實諸重典以銷悖亂之。洩神人之憤，詔入。上曰：典煥久著異志，恣行僭擬，朕念宗親未正厥辜，顧乃負恩檢惡，屢抗明旨，私造兵器等項，不臣罪狀昭然，顯既經參論復實，不當重處姑革爵降為庶人，禁錮高城，削除世封，以彰國憲。乃命駙馬都尉謝詒告于太廟，仍以書

世廟識餘錄卷之二十三

十四

諭各王府知之，其撥置入等論死發遣者一百五十餘人。按是時梁散人在上左右，故伊王所遣口與上語及伊王官中秘書，上業已領之未發也。會河南撫按交奏其不法狀，而洛陽士夫素怨王陵樂又為之怨，故勘官條覆悉如撫按指，其中不無文致之辭，然其悖惡怙終，雖差亞微王而罪在不赦，則上心已有先入矣。

世廟識餘錄卷之二十三終

世廟識餘錄卷之二十四

資政大夫太子少保禮部尚書臣徐學謨謹

詔令湖廣荊州府知府徐學謨沔陽州同知阮自高漢

川縣知縣昌應會俱赴部調用初荊州有沙市縮穀

要路商民多佔宅其中以居貨物于是景府諸官校

以欺王強收為業乃入市徵居民租學謨禁勿予

第議每歲以銀二千兩輸之時分封之始索租使者

相望于道皆橫甚佃農漁戶莫利屬本府往往棄業

以逃自高等不能禁王怒因馳奏奸民抗違皆官

吏陰為之主下撫按官提問獄成法司覆勘如撫按

世廟識餘錄卷之二十四

言因有是命按景王之國濫計庄田無算司農悉

為之器給惟沙市不在奏中次年王上疏催給前

討庄田密竄入沙市而司農移文至楚竟莫之省也

故學謨執不肯與而僅願輸金二千業奉令旨無

他議矣其明年兩承奉爭權右承奉吳謂左承奉

戚宜取沙市金少是市恩于民而歸怨王也將

業而奪之位故學謨王聽乃有是奏已下撫按勘學

謨執對如初知不可搖動遂以前議覆于法司法司

報可沙市得按堵云是時巡按為徐南金巡按為唐

繼祿南金為河南按察使時嘗過荊州以天大雪夫

馬逃去因有憾于學謨至是乘景府之隙欲甘心焉

而繼祿持之堅乃得輕譴是時景王奏上內中欲將

學謨等械繫來京問而閣臣徐階謂地主事在彼中

即付撫按鞫訊足矣故被奏者皆幸免於究校之魚

肉於乎危哉

鎮守狼山副總兵劉顯行部至通州同知王汝言不為

禮執左右鞭之顯上疏劾言抗違明旨以原奉

勅書中許其節制知府以下故也詔降汝言下級

按武臣之東瀝於文吏久矣茲以軍興故朝廷向

意將帥而劉顯之勇敢又方倚為東南保障故其疏

世廟識餘錄卷之二十四

得行而後來絕無此事矣

浙直總督侍郎楊宜駐蘇州嘗行牌有仰都督同知沈

希儀會同海防同知任環作速剿賊等語希儀執牌

入軍門詰宜曰制以五府加六部上都督官何人可

仰乎有一品衙門會同四品衙門之例乎楊語塞而

希儀遂劾罷按希儀故廣右名將其調至江南已非

其熟路決不肯出手以自損重名而又遇宜等不諳

朝體如此安望其收平賊之功也

辛酉熱審法司繫囚有死罪矜疑者二十一人皮邊原

任給給事中沈東繫錦衣衛獄不與熱審例東妻張

氏乃上疏言臣夫得罪且十六年家有老親八十有九矣衰病侵尋朝不保夕昔臣因東年長無子為買一妾未及到京為束下獄乃相與寄居旅舍歲月積深悽楚萬狀欲歸養舅則夫之饘粥無資欲留給夫則舅又且夕待盡臣夫繫囚臣誠不敢復顧私家切覩 聖朝仁恩曠蕩庶類樂生豈臣一門自遺覆戴臣願代夫繫獄暫令 夫送父終年仍又赴獄待罪法司亦為之請不聽按東所上書初不甚觸忌諱第請錄周尚文之功以作士氣不虞厥黨父子素與尚文有隙而束之囚繫必有密揭以激 上怒而外臣世廟識餘錄卷之二十四

三

不知也故久而不釋而其妻為之乞憐雖終不得回天而奏辭悽惋令人讀之下淚逮後家 恩束始出獄隆慶初稍加顯爵而束死矣其亦命也夫
乙卯 上夜坐庭中御幄後忽獲一桃左右或見桃從空中墮 上喜曰天賜也修迎恩醮五日明日復有一桃降其夜白兔生二子 上益喜諭禮部謝玄告廟未幾壽鹿亦生二子於是群臣上表賀 上以奇祥三錫 天眷非常各手詔答之按此事亦宋天書之作備可以為官中戲不可以動滿朝賀也 大宗伯故有餘愧矣

詔自今兩京鄉試同考官仍擇文行俱優年力精壯教職充之罷部臣勿遣時給事中辛自脩鄧楚望御史羅元補交章摘發順天科場奸弊冒籍生員章禮等五人關節監生項元深等三人元深乃禮部主事戚元佐所薦同里人也于是自脩并劾元佐給事中曾棟復言戶部尚書高燿薦屬官主事陳洙為考官託其子高堂遂行中式而外籬為之關節者即宛平縣丞高燿耀之親弟也踪跡顯然人所共知宜俱論如律以振綱紀疏下禮部查議獨黜冒籍陳道箴呂祖望回籍克附禮等各行原籍勘實堂元深等以覆試

世廟識餘錄卷之二十四

四

文可俱准中式燿元佐洙俱不坐燿以始不引燿調外任是歲兩京初用進士為分考官皆就近選用入得預擬故浮議徇多而南京部臣至與主考列坐爭事不協于是禮部覆以初議不便白 上疑之仍行提學御史徐熿通查在京冒籍生員斥遣有差按鄉試考官 祖制以教官為之後議者以教官係舉人其目力不可恃而議用進士或取之郎署或取之推知而發諺尤甚如癸酉南場用近地推官其入而各房為之擾亂橫行其所私用非賄賂而舉 朝廷之公器蔑如矣天下有治人無治法當事者不能用人

而斤斤於立法抑末矣。

刑科右給事中張岳言。比來聖政一新。士風丕變。然多習於脂膏希寵。無誠心為上為民者。因陳時宜六事。其一辨誠偽。以端士習。今講學家以富貴功名為鼓舞人心之術。而聞風爭附者。則先以富貴名功橫于胷中。銓衡一缺。則翹首而稱。延館局一開。則熱中而嚮。赫居臺諫。則羨卿貳之崇高。以為不通其說。不究其術。則無以滿其欲。而濟其私。然後勦竊浮詞。談虛論寂。相飾以智。相軋以勢。相尚以藝。能相邀以濟。相世廟識餘錄卷之二十四

五

譽初學之士。靡然從之。一入蒲團。皆宛然有聖人面貌。且洋洋獨喜自負。曰吾得為會中人物矣。臣不暇論其立心制行何如也。即與會之時。言語色笑。變態多端。或規喜怒于上官。定進止之秘訣。或騰毀譽于多口。發愛憎之神機。或為堅曰異同之談。各執己私。哢哢不相下。一有爵位。稍與。巧言雄辯者。亦言其間。舉皆唯唯而莫敢發。豈天爵之論。以人爵而後定乎。今群工百執事。各有司存。既非真贊于帥弟。又非結契于朋儕。豈宜群萃雜處。什五成群。以惑眾聽。善乎宋儒之言。願士大夫有此工夫。不願士大夫有此門

戶。以為欲塞其門。拒其戶。在國家于用舍之間。慎之而已。按是時大學士徐階柄政。當嚴氏穢濁之後。故特開講學門戶。以導清流之嚮往耳。宋蘇軾有言。昔

之君子。以荆為師。今之君子。惟溫是隨。世之向往。何常之有。惟視當事者之指揮。以為進止耳。嚴氏嗜利。則以利媚。徐氏嗜學。則以學媚。以學媚者。安知非即以利媚者乎。岳疏講學之弊。其論頗正。而要領處尚喋而不發。蓋恐觸時忌也。然岳不久亦外補矣。

吏部尚書嚴訥等言。今年朝覲考察之後。臣等已將存留官資望相應者。量才推用。然猶懼雜流冗職。尚有世廟識餘錄卷之二十四

六

遺良也。乃創立訪單。發來朝官。令各舉所屬府佐。以下治行卓異者。送部議處。夫朝廷懸爵以勵臣工。即待之以優。猶有自處于薄者。若夫位卑祿薄之臣。或自棄于進步之有限。或自懈於作興之無由。則其苟且墮墮。無足過責。而乃有卓然志向。克自樹立。非豪傑不能也。夫非常之士。朝廷自不宜以常品待之。古國初有以典史而推都御史如馮堅。以直廳而歷布政使如王與宗者。臣今亦欲稍倣此意。將考薦。雖然無疵。歷歷可証者。聞請超擢。一二不為常例如此。則皇上之斥幽也。觀典之外。又施于不測。而人人

既懷兢業之心其陟明也循資之外又加于非常而在在咸奮廉勤之志於清時盛治裨益不小從之據訥此疏即稱進賢盛舉而實未諳於世道沂隆之故徒為奸人開騙局耳蓋人當草昧之時新脫于兵刃歷試險阻自思洗滌故衷才輩出祖宗得逸格而用之逮承平既久醜泰滋深雖風氣日開而廣偽百出欲來非常之士如馮堅王興宗其人安可得耶嘗擢山東一典史為知縣當典史時為巡按御史扶輿出袖中餅啖于其側御史惡其褻將杖之典史曰吾在外恐取民食故自匿其餅克饑耳御史大喜因

世廟識餘錄卷之二十四

七

薦為卓異始蒙殊擢後以知縣犯賊為都御史朱衡斥去之乃知前此誑御史而吏部徇名遂為所欺也凡司詮者只宜徇法秉公默為權衡而賢不肖自無遁情矣若近日清臣之舉亦添足之論使一人清則眾人皆濁矣又何以處之哉

大學士徐階請補閣臣上曰今只以直贊衛者代用此官宜三四員成祖之制有為者尚專政三十年我常為彼公誠却不識其欺君肆狂而畏惡之逆物可怒階對閣臣地親任重自來每用三四員本不欲權有所專先臣專每事相商確亦無敢專者自夏言

暴戾高復繼之始專權獨斷今皇上有意復祖制乃攬權綱收政柄之要務臣謂此官不但宜多其員數須擇廉靜平實長謹者而用之方可望其不專肆至于若首一員臣見在前常不時有乞休之疏列聖欲留則留之欲去則准之故彼不得據其位以為己物而恩威常在干上此事亦須復也上曰汝謂此事須復在汝身家為美為是而為國為君恐背義焉煒病難望復今但得二員同汝輔政亦足矣亦成祖之初制也按前此輔臣多不得善終而夏嚴之禍尤其慘烈者故階對上語如是而疏後申之

世廟識餘錄卷之三十四

八

以乞休之說蓋預為已脫身地而上洞見其情故證之以為國為君之大義聖意淵矣乃階柄政之日榜其座右曰威福歸朝廷以事權還六部以公論付臺諫威福公論二語他輔臣或能言惟事權又在閣下即縉紳亦不知原為六部職掌况輔臣欲佔之以成其私者乎所謂還之一字惟背了然于心故世廟不疑及受額命翊戴穆宗後雖為高拱黨攻去將置之叵測而人心固結有石工不忍刻元祐碑意乃得始終保全功名不損有以也

辛酉御史林潤逮嚴世蕃羅龍文至京仍疏列世蕃居

鄉奢僭淫虛諸不法狀甚具 詔下法司訊狀刑部
尚書黃光昇等乃總挈潤前後奏詞成獄讞之言世
蕃負性悖逆橫恣不道生死 朝廷之威刑乃敢假
之以恐喝于外爵賞 國家之名器乃敢鬻之以飲
貨于已自中外百司以及九邊文武大小將吏歲時
致饋名曰問安凡勤報功罪以及修築城墉必先科
赴銀兩多則鉅萬少亦不下數千納世蕃所命曰買
命每遇大選急選推陞行取等項輒徧索重貨擇地
揀官巨細不遺名曰講缺及已陞官履任即搜索庫
藏剝削小民金帛珍玩惟所供送名曰謝禮甚者乃
世廟識餘錄卷之二十四 九

部解發各邊銀兩大半歸之世蕃或未出都而中分
或已抵境而還送以致士風大壞送事日非帑藏空
虛閭閻凋瘵貽國家禍害迄今數歲未復曩年逆賊
王直勾倭內訌罪在不宥直徽州人與羅龍文姻舅
遂行十萬金世蕃所擬為受官內藩典碇陰冀非分
世蕃納其重賄公為護持向非 聖神威斷取徙或
誅雷霆不測幾致縱賊殃民貽憂 宗社江西南昌
倉場一省積貯所繫世蕃惑于醫官彭孔邪謀謂其
地乘王氣遂拆毀厥廨建府第其中重墉九區規制
擬于王者又以揚州財數地當南北之衝創造遠式

第宅縱家奴嚴僇在彼管業侵占民產網奪商利諸
所專擅僭越淫佚凶忍之事擢髮難數 陛下曲赦
其死謫充雷州衛軍不思引咎感恩乃怏怏懷怨安
居分宜足跡一不至戍所龍文亦自潯州衛逃歸相
與謾言詛呪構煽狂謀招集四方亡命奸盜及一切
妖言幻術天文左道之徒至四千餘人以治宅為名
陰延諳曉兵法之人訓習操練厚結刺客十餘人專
令報仇殺人攝制眾口至于畜養奸人細作無慮百
數出入京城往來道路絡繹不絕龍文亦招集王且
通倭餘黨五百餘人謀與世蕃外投日本其先所遺
世廟識餘錄卷之二十四 十

世蕃班頭牛信亦自山海衛棄伍北走擬誘致北虜
南北嚮應世蕃子紹庭以帶俸錦衣在京高隱前項
刺客細作朝夕誦伺其父嚴嵩溺愛茂法留世蕃原
籍乃敢崇飾偽辭奏祈釋戍欺罔不忠莫此為甚按
世蕃所坐死罪非一而缺望誹 上尤為不道龍文
俱比擬于馬父律處斬世蕃量追贓銀二百萬兩龍
文二十萬兩所侵南昌倉地仍沒入官揚州第宅責
令彼處官司變賣價銀解部其間強占民間田產給
還原主其子姪通籍在官者逆種惡流盡當削奪逆
徒彭孔等侵匿科索等贓及朋謀亡叛等情與其豪

奴嚴珍一等窩藏強盜陰養俠客，霸奪人妻女，房屋田土等事，宜悉下江西撫按官覆題重究。獄上，上曰：此逆情爾等皆不研究，只以濶疏說一過，何以示天下後世？其會都察院大理寺錦衣衛從公鞫訊，具以實聞。于是光昇等復勘實其交通倭虜、潛謀叛逆，具有顯證。前擬未盡其辜，請亟正典刑，以洩天下之忿。得旨：既會問實，世蕃龍文即時處斬，所盜用官銀財貨家產各令按臣嚴拘二犯親丁，盡數追沒入官。毋令親識人等侵匿受寄，違者即行捕治。嚴嵩畏子欺君大負恩眷，并其孫見任文武職官悉削職。

世廟識餘錄卷之二十四

十一

為民餘黨逆邪，盡行逐治，毋致貽患。餘悉如擬。疏內不言逆本是何法制，姑不問。已而江西按臣勘鞫彭孔及嚴氏家奴得其弊匿奸盜，推埋殺人及奪民田地子女，侵匿嚴氏工料等銀罪狀，論孔等六人坐死，繫獄。其奴嚴進壽等二十七人遣配有差。按世蕃一冤罔豎子耳，其濁亂朝政，本其父嵩得政日久。上末年深居西內，崇事玄脩，不復與外庭相接，故得掩蔽聰明，盜弄威福，乃至整國帑竭民膏而不足。滿其溪壑，塞公道，悖天常而無所用。其忌憚即其罪狀，宜作奸黨之條，豈謂無可殺哉？迺濶疏指為逆謀，法

司擬以謀叛，悉非正法也。比籍沒報至，嚴氏之財貨已性稍散逸。按臣奉詔徵之急，不能如數，乃聽孔等指攀，于是株蔓及無辜。一省騷然矣。又按羅龍文雖稍素險狡，與嚴氏交通未久，止以誘致王直為胡宗憲祈暱，因薦之嚴氏。其人善鑿骨董世蕃倚之，以辨四方所獻圖畫等物，而其禍亦以當事者惡宗憲之故，非專為嚴氏誅其黨也。又聞林潤巡撫江南駐蘇州使院，日每見世蕃索命，而潤亦尋死，豈以所坐不得其平，猶能為厲乎？

世廟識餘錄卷之二十四

十二

辛西湖廣黃岡縣奸民胡大順，實綠陶仲文，復供事靈濟宮，仲文死，大順以奸欺事發，詔斥回籍。至是大順希復進用，仍偽造萬壽金書一帙，詭稱呂祖所作，得之鸞筆，且言呂祖授大順三元太冊，用黑鉛取白名曰先天水銀鍛之，則成清霞玉粉，神丹服之却疾不老。遣其子玄玉隨其妖人何廷玉齋之，以入京。因道蘇司左演法，藍田玉左正一羅萬象通內官監太監趙獻之，藍田王者原江西鐵柱宮道士，以淮法秘授官，與萬象同以扶鸞術侍。上西內，因交驩，極時上方幸此三人者，故廷玉以厚賂致大順意，附託之田玉等，遂以其書藥進。上覽其書問曰：此是箕

批扶箕者如何不來。然未明言召之也。田玉等遂詐為聖諭。徵大順入京。至則屢上書求見。上謂大學生士徐階曰。胡大順又來。却是藍田玉羅萬象因我問妄。將他喚至。昨令扶箕。曰不降。自藍道行下獄。遂百孽擾官。或有所使然者。今大順可仍用否。階曰。大順等皆無賴小人。不畏法度。而藍田玉尤甚。觀其自傳喚。即可類推。至于扶箕。若中外通同。間有准者。否則茫然不知。以浮詞支吾而已。今官擾已久。恐非彼所由致。且不能必其用。後官擾果息。及不敢保其不別生事端。似不若如前去。之以法治之。為正也。上

世廟識餘錄卷之二十四

十三

悟乃報曰。藍田玉無理之木。去冬輒代。何廷玉進水銀藥。遂詐傳密旨。取大順至此。不治無以戒來者。階對水銀不可食。詐傳聖旨。罪惡尤重。若置之不問。往後群小益無忌憚。互相朋結。恐釀成大惡。乞聖明速斷。以消隱禍。上乃詔錦衣衛逮大順。田玉萬象等問狀。不知其奸由。檻也。比錦衣衛具上獄詞。上謂其不實。有意寬之。以問階。階曰。聖旨至重。若聽憑詐傳。他日半夜出寸紙有所指揮。將若之何。此其機實當預防。必須重治。乃保邦深計。乞聖明斷而行之。上乃下大順等法。司令從重擬罪。極具密

疏。匿殿樞中。伺間詐。上前為大順等申解。上大怒。付司禮監拷訊。具得與田玉通奸狀。執付法司。與大順田玉萬象廷玉玄玉俱論斬。錮于獄。極尋斃。獄中。部臣請驗而漲之。上以逆囚當戮之市。于是怒該司官吏不如法奉請。致得自斃。責令狀對。于是刑部尚書黃光昇等率其屬引罪。詔奪郎中方良曙俸二月。該吏論如律。按是時有前朝後朝之說。前朝所進者公木也。其他方士雜流有所陳瀆。則從後朝進。前朝官不得預聞。故胡大順事無人摘發。賴上晚年大悟神仙之說。為罔而輔臣階以大順奸欺奏

世廟識餘錄卷之二十四

十四

上始得正法。大快人意也。

世廟識餘錄卷之二十四終

世廟識餘錄卷之二十五

資政大夫太子少保禮部尚書臣徐學謨謹輯

巡按江西御史成守節上籍沒嚴世蕃江西家產數金三萬二千九百六十九兩有奇銀二百二萬七千九百十兩有奇玉杯盤等項八百五十七件玉帶二百餘條金鑲璫等帶一百二十餘條金鑲玉珠帶條環等項三十三條件金鑲壺盤杯箸等項二千六百八十餘件龍卵壹五把珍珠冠等項六十三頂件府第房屋六千六百餘間又五十七所田地山塘二萬七千三百餘畝若珍珠寶石并諸玩好異物不可勝計

世廟識餘錄卷之二十五

受寄之家及諸嘗與嚴氏借貸者計銀十八萬八千餘兩 疏入詔戶部會同都察院擬議上請已戶部會議言嚴氏家財銀兩宜送太倉遵照 前旨以一半濟邊一半另貯候 旨取進金寶等件進內庫所占官基盡數還官其餘器物房屋或宜留或變賣或解京俱聽本處巡按酌量區處受寄之家如原任大理寺卿萬宗副使袁應樞通判章澤經歷熊襄同知趙濂等朋比為奸俱宜革去冠帶行巡按御史追贓借貸者盡數追解至于嚴氏父子儉邪濟惡今世蕃雖正典刑而嵩尚為逆本惟 聖明裁斷上 曰嵩

已處置矣萬宗等依擬出地店房但有租利者俱留與巡撫及南贛軍門作兵餉邇來有司變賣田產往往徇情作弊所得價值不及十之三其令具籍送戶兵二部稽考餘俱允行按嵩父子擅執朝權賣官鬻爵自吳鵬為吏部尚書後益修其富而所積遂致二百餘萬金寶珠玉尚不在是數疑國朝輔臣其貨產未有過之者顧其父子勞神搜括幾竭一生之力而卒乃歸之 朝廷則何益之有天道冥冥然為轉移大率類此

戶科給事中周舜岳奏今國計日詘咎在戶部尚書高耀經畫無策專事營私所受解戶商人金錢動以數千計宜亟賜罷以清弊源兵科右給事中馮成能亦劾耀貪黷欺玩脂膏苟悅不勝重任且言周司徒掌天下之錢穀即今戶部尚書地要責繁豈宜以匪人居之御史張振之復疏其大罪四俱下吏部議覆言耀性頗寬緩馭下稍疏三臣風聞之言未必無據若司徒掌建邦五典本非錢穀之官成能疏中乃誤引及之非也奏入 上手批其牘曰高耀無聞過差先亦無言止因奉 旨覓香買石畧加恩獎遂見嫉忌諸臣所奏回言者常職然不無謗 上曰未聞求賢

世廟識餘錄卷之二十五

二

急于寶貨不知燿所收買本合用常用之物豈有王
侯不得僭用者今之戶部卽周官之司農所學何業
其令燿視事如故按燿直隸清苑人無他才能其爲
戶書值潘潢方純見疏之後又以內豎皆其戚屬故
得與授籍買香石以中上心是以屢經論列訖不
可動然言官誤以古之司徒當今之戶部非聖明
指出則不學之過亦可醜矣

上諭大學士徐階曰昔我諭嵩假一習武彼曰佳兵不
祥言此何也果古北口欺犯不小茲不次報北情博
何不預防之以我意寧過勞于先勝俟是成功于後

世廟識餘錄卷之二十五

三

何如階對保邊固圍莫急于預防嵩首妄引佳兵不
祥之言以阻習武之諭其見謬矣今北虜強悍欲
其絕不擾犯固難惟防之以預庶無大失博自知利
害切身不敢不預防也且今兵部之任甚難措理邊
事在總督巡撫兵備而其用舍則由吏部論劾則由
科道調遣人馬必由錢糧而戶部則每稱缺乏旁人
則動議多費其能自主張者數將官而已將官又無
權近奉明旨重將權而文官黨結不奉詔然則
兵部欲行其志及欲得將官用命不亦難乎此望
聖明爲之一處行也上報曰將官執權恐甚難也

不辱不挫公同爲國足矣且今之將多無出類之才
豈能勝人卿謂一處之其何爲處之之法焉階對臣
言將官無權非謂今將官執權也今各鎮將官職務
動有掣肘如把總等官兵部題奉欽依許各將自行
推用而今則仍聽于兵備既已擇將凡選練便宜卽
宜付之而今則以書生之談盡成圈套強之必行兵
馬策應急于星火而關支錢糧不時常至饑餒且總
兵于地方爲行事之官而府州縣官至與抗禮參遊
爲領勅之官而巡撫至加鞭笞其他跪拜稱呼咸卑
屈太甚今之將材誠莫逾于聖鑒無多出類然使

世廟識餘錄卷之二十五

四

不大辱挫以作其氣當不至萎蕪若此尚可責于用
力也夫人心公則一私則萬殊自文武不肯協力之
私意一生漸至于總督巡撫兵備亦內相矛盾邊事
如此其何能整理仰惟聖諭不辱不挫公同爲國
八字固已盡處之之法乞天語叮嚀令各官一意
遵行而懲其不率者則邊疆之幸也按階是言蓋深
病文臣意氣太盛武臣見陵率萎蕪不肯出力故對
上有重將權之說老成謀國自是有超世俗之見
頃年總兵帶都督銜者一不悅於巡撫則動劾以提
問而當事者輒軒巡撫而輕總兵若總兵不聽勅而

可徑行提問則他時巡撫有論反之者亦便當囚首對簿耶乃進士知縣犯賊此一知府可以提問之萬曆以來顧有擬旨聽勸者傷國體甚矣

先是浙直總制胡宗憲以侵盜軍餉為言官所劾宗憲以書抵所親羅龍文賄求嚴世蕃為內援中書自擬旨以屬世蕃會世蕃被罪書未達仍匿龍文所既伏誅巡按御史王汝正奉詔籍其家得宗憲所與龍文世蕃書同上疏獻之因言宗憲昔與王直交通每籍龍文為內援相與誚辱世蕃政事久不發今家恩放歸之後不思補過愈肆猖狂招集無賴暴橫鄉里

世廟識餘錄卷之二十五

五

其罪不減於世蕃龍文乃二犯已正明辟而宗憲獨以僥免恐後無以服天下之心臣又聞龍文長子六一者素稱大猾且習通倭初匿宗憲家今不知所嚮使六一得亡南走倭臣恐江南之事有大可慮者疏下都察院叅獲得旨令錦衣衛執宗憲來京詰問革宗憲子錦衣衛千戶松奇職為民六一下撫按緝捕已而宗憲疏辯歷叙平賊功并卽年獻瑞家恩以致言官忌嫉且許汝正私受所屬贓上心憐之亦下法司併訊刑部因請將汝正宗憲反許事情行巡按操江都御史勘報從之宗憲死于獄詔免勘

按宗憲總督時度權臣在內大將未有立功于外者故阿嚴氏少過而後來當事者心恨之因併掩其平倭之功而汝正遂承望風旨乃有是疏欲加之罪至與世蕃龍文同論藉令聖明不察宗憲之首領不保矣江南人心怨忿何極乃卒降旨以宗憲所許汝正者下法司同訊而刑部為之調停姑行巡按操江勘報實當事者授意為汝正解嘲也又聞宗憲方就逮而徽州知府何東序即封緘其宅以候籍沒及宗憲死竟蒙免勘之恩天子神聖果群臣莫及也

世廟識餘錄卷之二十五

六

削原任御史黃廷聘職間住廷聘自浙江巡按代歸道出衡山不禮于知縣陳安安怒發其行裝得所携金銀貨物廷聘惶恐遜謝乃復還之事聞左都御史張永明劾其執法贖貨大壞憲體遂坐斥按陳安故湘潭令非衡山也國史偶誤記之耳廷聘末州祁陽人去湘潭不遠其經行時安遣吏迎之廷聘惡安不出城遂杖其吏安怒斥左右發其篋得金銀絲髻與金銀墨各數百件他物稱是廷聘不得行免鄉宦副使唐汝迪等為之解始釋去已事聞都察院故叅斥之然亦輕處矣楚中鄉官見任者以不禮有司為常事

安江西人性剛決故獨能與御史抗如此

乙巳巡按山西御史張檟言往者嚴嵩與其逆子世蕃奸惡相濟頃皇上納言官鄒應龍以旌其直一時無不翕然稱快第先年首發大奸諸臣如吳時來董傳策土宗茂或雜列戎行或流離瘴癘臣竊痛之乞赦過錄用以勵直臣疏入上大怒命錦衣衛逮繫檟至京問按嚴嵩既敗往時論嵩者自應不次錄用乃張檟一言而撥禍何也蓋嵩事上久其彌縫掩護最巧故逆子見誅而念嵩無已非直惡濫沽直市恩也

世廟識餘錄卷之二十五

七

戶部雲南司主事海瑞言人君專居九重而能周知民瘼者無他其道在使臣工能盡言而已人臣務為容悅使實禍不聞固無足言矣過為計者則又危明主憂治世蓋亦眩聲名實非通論也臣請執有犯無隱之義美曰美不一毫虛美過曰過不一毫諱過披肝膽為陛下言昔之漢賈誼陳政事于文帝曰進言者曰天下已安已治矣臣獨以為未也曰安且治者非愚則諛夫文帝漢賢君也賈誼非苛責備也文帝柔慈恭儉雖有逆民之美優游退遜尚多怠廢之政不究其弊所不免弊以安且治當之愚也不究其才

所不能槩以致治安頌之諛也陛下天質英斷睿識絕人可為堯舜禹湯文武即位初年剷除積弊煥然與天下更始天下忻忻然以大有作為仰之識者謂輔相得人太平指日可期也高漢文帝遠甚然文帝能勉其寬仁之性節用愛人一時天下未可盡以治安予之而貫朽粟陳民生康阜三代下稱賢君焉陛下則精銳未久妄念牽之謂長生可得一意玄修竭民脂膏侈興土木二十餘年不視朝綱紀弛廢矣數年推廣事例名爵濫矣二王不相見人以薄于父子以猜疑誹謗戮辱臣下人以薄于君臣

世廟識餘錄卷之二十五

八

樂西苑而不返宮人以薄于夫婦天下更貪將弱民不聊生水旱靡時盜賊滋熾十餘年來極矣邇者嚴嵩罷黜世蕃極刑差快人意一時稱清焉然嚴嵩罷相之後儻之嚴嵩未相之先而已非大清明世也不及漢文帝甚遠天下之人不直陛下又矣內外臣工之所知也知之不可謂愚詩云衮職有闕惟仲山甫補之今日所賴以弼棻格非而歸之正也諸臣責也乃醮修相率進香天桃天藥相率表賀興宮室則工部極力經營覓香寶則戶部差求四出陛下誤舉諸臣諛順無一人為陛下正焉諛之甚也

然愧心餒氣退有後言以從 陛下昧沒本心以歌頌 陛下欺君之罪何如夫天下者 陛下之家也 人未有不顧其家者內外臣工其官守其言責皆所以奠 陛下之家而固之也一意玄修是 陛下心之惑也過于苛斷是 陛下情之偏也而謂 陛下不顧其家人情乎諸臣顧身念恩得一官多以欺敗賊敗不事事敗有不足以當 陛下之心者其不然者 君心臣心偶不相值也乃疑 陛下為賤薄臣工諸臣正心之學徵所言或不免已私或失詳審或撓亂政體有不足以當 陛下之心者其不然者君

世廟識餘錄卷之二十五

九

意臣言偶不相值也乃疑 陛下為是已拒諫執 陛下一二事不當之形迹億 陛下千百事之盡然 陷 陛下于誤終身不復諸臣欺君之罪大矣臣請再為 陛下開之 陛下之誤多矣太端在修醮修醮所以求長生也自古堯舜禹湯文武之君聖之盛也未能久世下之亦未見漢唐宋方外士有存至今日使 陛下得以訪其術者陶仲文 陛下以師呼之仲文則既死矣至謂天賜仙桃藥丸恠妄尤甚宋真宗獲天書于乾祐山孫奭進曰天何言哉豈有書也桃藥得微天書類與此左右奸人聞 陛下妄念

而肆其侮弄也太甲曰有言逆於汝心必求諸道有言遜于汝志必求諸非道言順者未必為道也即近事觀嚴嵩有一不順 陛下者乎昔為貪竊今為逆本梁材守官守道 陛下以為逆者也歷任有聲官九部者至今首稱之雖近日籍沒嚴嵩百官有恟心焉無用于積賄求選稍自洗滌矣然皆樂為之順不為材之執甚者貪求未甚者挨日其見稱于人者亦廊廟山林交戰然中鵠突依違苟舉故事而已求見潔已格物任天下重使 社稷靈長終必賴之者未見其人焉 陛下欲諸臣效忠付以為明聽之責又

世廟識餘錄卷之二十五

十

欲其順吾玄修土木之誤是使股肱耳目不為視聽持行用也 陛下誠知玄修無益臣之改行民之效尤天下之不安不治由之翻然悔悟日視朝政與宰輔九卿侍從言官講天下利害洗數十年道君之誤置其身于堯舜禹湯文武之上使其臣亦得洗數十年阿君之耻置身于臯夔伊傅相後先明良喜起都俞吁咈內之宦官官妾外之光祿厨役錦衣恩廕諸衙門帶俸舉凡無事而官亦多矣上之內倉內庫下之戶工部光祿寺諸廠藏段絹糧料珠寶器用木材諸物多而積於無用用之非所宜用亦多矣諸臣必

有為 陛下言者在 陛下亦節省間耳官有職掌
今日職守之苟且因循不認真不盡法而自以為是
久矣其若敦本行以端士習止上納以清仕途久任
吏將以責成功練選軍士以免召募驅縑黃遊食使
歸四民責府州縣兼舉富教使成禮俗復屯鹽本色
以裕邊儲均田賦丁差以蘇困敝舉天下官之侵漁
將之怯懦吏之為奸刑之無少姑息為必世之仁博
厚高明悠久之業諸臣必有為陛下言者在 陛下
一振作間而已矣夫一節省一振作非有所勞于
陛下也九卿總其綱百職分其緒撫按科道率肅清
世廟識餘錄卷之二十五

于其間 陛下持大綱稽治要而責成焉耳矣此恭
已無為之道也民物熙洽熏為太和道與天通命由
我立 陛下性分中有真壽矣此理之所有可旋至
而立效者也不此之務而區區于服食超舉之說散
爵祿竭精神懸思鑿想庶幾一遇之其可得乎此理
之必無也乃大臣持祿而外為諛小臣畏罪而面為
順無有肯為 陛下開陳之者是以 陛下不得
知而改臣竊恨焉用敢昧死為 陛下一言惟 陛
下留神省察之 上初覽之甚怒抵其章于地已復
取置 御案日再三讀之為感動太息留中數月餘

會 上有疾煩瀆遂下詔曰瑞嘗主毀君不臣悖道
錦衣衛捕送該司嚴刑追究主使及同商者以聞已
而該衛讞上獄詞法司擬大辟 上竟留中不下按
嘉靖以來批鱗之疏多矣未有如瑞之言讜而意思
若往時言官既末輒露搖尾乞憐語故 上謂其以
君責直其怒有加而瑞直比 上為道君無一言忌
諱且了不乞哀而又一鄉科部臣非融顯者比故終
不殺之隆慶初始得宥出而當事者尋擢為江南巡
撫乃任意為之民不堪其紛擾矣中庸曰天下國家
可均也爵祿可辭也白刃可蹈也本三等入若瑞第
世廟識餘錄卷之二十五

可當辭爵祿蹈白刃者而適使之均天下國家在其
材而用之矣慮其瞻之地樹鴻漸之儀是瑞之所優
為也
世廟識餘錄卷之二十五終

世廟識餘錄卷之二十六

資政大夫太子少保禮部尚書臣徐學謨謹輯

凡各衙門官考滿過都察院者自翰林講讀史官外率報名行庭參禮後吏部郎中憑籍事權往往不遵規約自郎中張濂廢報名禮及郎中陸光祖又廢庭參禮都察院都御史張未明積不能平乃揭示司務廳申明舊規未幾郎中胡汝桂以考滿至院恣縱如故于是未明備列儀節奏聞上為詔諸司遵守至是郎中羅良當考滿乃詣未明舍約免報名庭參乃過院否即止不來未明上疏言見堂儀禮行之百餘年

世廟識餘錄卷之二十六

非臣等所能損益况各官以考滿至吏部雖卿貳大臣與堂官相見後即詣四司門揖司官輒南面答禮不少遜夫卿貳俯首于司屬而司屬不肯折腰于都院于是司屬之禮貌隆于大臣而部院異體也良輕薄無狀當罷其九卿詣司屬門揖亦非禮典當改正良亦上疏辨上直良詔奪俸二月而令禮部會同禮科詳議部院謁見禮儀以聞于是禮部尚書高儀等覆奏憲臺職司綱紀其威儀體貌係百寮具瞻不當因人隆殺選郎雖居要路然品秩班行亦六曹儔侶豈宜獨示優崇祇緣事權所在莫敢誰何故節

年禮儀遞相引重甚至大臣仰揖司官訛以傳訛非所以一體統而崇遜讓也未明諫是自今考滿官見都察院一如見部禮以杜紛爭其九卿翰林等官由吏部後門者自今亦毋得過揖四司報可按六曹原無軒輊如俸糧則屬戶部朝儀則屬禮部新皂則屬兵部刑辟則屬刑部修理則屬工部其體統職事何嘗不相關涉而世以官爵為重于是吏曹郎之權日見烜赫而五曹唯唯甘拜下風矣昔有禮書問一司官與吏曹郎相接之禮司官言老先生與吏書作何相接禮書遂默然蓋自高儀一正部院見堂之禮各

世廟識餘錄卷之二十六

不可無如此右春坊右中允陳謙守制家居會家人與衛軍相毆謹出解之為亂挺所傷卧病月餘卒時都御史汪道昆巡撫福建南京給事中岑用賓聞之因劾道昆先任監軍副使以酷刑激變又素行貪污不檢眾心不附故雖以撫臣之威不行于士卒益養成桀悍之氣自晝大都之中賊虐近臣恬不為怪請亟罷道昆然後按治諸驕軍以法上從部議罷道昆回籍聽調而今福建巡按御史陳萬言捕惡把總曹一驥等萬言以

獨監軍副使金湫恐生變乃白萬言待一驥護客兵歸日捕之一驥乘間脫身久之不復萬言以聞浙坐奪俸一月按是時因南京振武營之變朝議務在姑息故各處悍兵有所恃而益肆而福建以堂堂會省中白日殺一近臣罪固在巡撫即當屬巡撫討罪庶可宣威而存體今乃先罷巡撫以長戎心而後來處驕軍之例往往倣是行之非計矣

謫原任大理寺卿萬來充邊衛軍廣西按察司副使袁應樞充烟瘴軍下刑部右侍郎鄆懋卿于巡按御史逮問案等皆嚴嵩父子親黨依憑權勢恣為奸利自

世廟識餘錄卷之二十六

三

封殖者是時籍沒嚴產所得銀不克二百萬數詔旨嚴急官司乃指為案等寄頓侵匿各追銀一二萬應樞又有怨家告其發塚事遂皆得罪按萬家典銓為嵩父子鬻爵而已乾沒其間所得疑不貲巡鹽都御史故非祖制而嵩父子欲以厚酬懋卿特設此官而勅之甚重故懋卿乘勢貪橫行部以家眷自隨則有司起女役昇輿尤驕僭無比生同安樂而死同患難追賊編戍宜矣袁應樞故嵩婿也以一歲貢而位致臬憲德薄而位尊能無及乎

壬戌都察院左都御史張永明以疾乞休許之令馳驛

歸永明清謹自持在中臺頗以振飭紀綱為任是時文選郎中胡汝桂都給事中胡應嘉等鼓黨與干擾朝政公卿多畏避之永明不為撓遂為其黨魏時亮所醜詆竟不安于位而去公論惜之按是時永明爭部院見堂之禮選郎羅良見詘而其黨遂群起而攻之雖以徐階當國而不能挽其去可謂介于石不終日者矣其後時亮以內考謫官蓋償永明之無故見罷也而萬曆中舉朝無知前事者特起時亮官至尚書

戶部司務何以尚疏請寬宥建言主事海瑞 上覽其

世廟識餘錄卷之二十六

四

疏大怒詔錦衣衛杖之百下鎮撫司獄晝夜用刑禁錮不許罔上行私因命出給事中沈束于獄發為民按以尚揣知上無重罪海瑞意故欲沽之以為名疏中所言謬悠踈誕無可採者又自叙奉命購買龍涎香以供上敬事玄修之用今已得四十兩云云是又欲以詭道希合為自解之地惟上聖明深燭其奸故重譴之如此

上復不豫初諭輔臣徐階曰亥分詣萬法壇陰雨之胃子分吐白沫清水有三盃因畏寒卯又雨不止覺困悶卧齋矣階封謂元氣未復不因勞動之故越數日

復諭階曰若元氣得全甚幸若不得還舊日之者必
須人乳之類緩步進藥得一二親密得力之人方可
望復些少今一已仰 天恩祐焉自是 上疾彌篤
訖于大漸 宸札不復出矣按 上性英果其恩威
雖不測皆非無因而發者當寢疾之際海瑞雖激其
怒而猶念其忠若何以尚則無上事而起矣徒撓亂
人耳何補于事而益 上之不豫乎臣子逢言當相
時而動可也

吏科都給事中胡應嘉等論劾大學士高拱不忠二事
一言拱拜命之初節以直廬為狹隘移其家獨于四
世廟議餘錄卷之二十六

五

安門外宵夜潛歸殊無夙夜在公之意二言 皇上
近稍遠和大小臣工莫不顧天祈祐冀獲康寧而拱
乃私運直廬器用于外似此舉動臣不知為何心拱
疏辯曰臣蒙 皇上隆恩進閣入直賜以直房前後
囚重為楹十有六前此入直之臣並未有此而臣獨
得之方自榮幸以為奇遇今乃為臣嫌其狹隘豈人
情乎緣臣家貧無子又僻健僕乃移家就近便取衣
食為久侍 皇上之計不意科臣借此誣臣私出
皇上試一問禁中內臣官校其有無灼然可知矣在
直諸臣每過紫皇殿展禮必携所用器物而去旋即

移回相率以為故事而科臣又借此誣臣移之出外
尤為不根今臣日用常物咸在直房 陛下試一賜
驗其有無又可睹矣應嘉前此本無怨于臣每見亟
稱臣為大才近因臣親工部侍郎李登雲被應嘉劾
罷應嘉疑臣憾之遂乘間論臣夫臣才德淺薄不堪
重任若即以不堪論宜也而以為攻之不力則去之
不果遂爾汗蠟不遺餘力本忌臣之入直而乃以謂
之出直昔則稱為大才而今則論為非才情態反覆
如此惟 皇上裁察有 旨令供職如故按應嘉傾
危之士時 上體又不豫而拱本裕邸講官應嘉畏

六

其將見兩用故極力攻之疏入會 上病未省不然
禍且不測拱自入直贊玄與大學士徐階意頗相左
應嘉又階同鄉拱以是疑階謂應嘉有所承望兩人
隙釁愈深互相排恨小人交構其間幾至黨禍責應
嘉一疏啓之而以後其黨攻之者愈眾惜徐階當國
出 旨無一言止之而拱遂去矣隆慶初拱再起入
閣而應嘉聞之竟破膽而死
太子太保南京吏部尚書蕪翰林院學士王用賓以疾
乞致仕許之令馳驛歸按用賓故以叅吏部尚書李
默罪稍輕失 上意未發也會用賓患腰疽卧病數

月其妻忽一夕寤與用賓登巨艦上懸洪武殺額傍
豎吏部尚書扁榜而語用賓用賓解之曰洪武殺南
京之祥也吾得夫南徙乎已疾愈詣迎和門叩頭謝
弱不能起兩吏以手挽翼之起中使聞之上乃有
南吏部之改而用賓亦竟終于此官有開必先此定
數也夫用賓之不欲重李默罪此亦仁者之勇歿後
竟不得一謚蓋新用事者未聞先朝舊事也

上疾甚還大內午時崩于乾清宮是日輔臣徐階等啓
請 裕王入主喪事 王舉哀具黑翼善冠青布袍
黑角帶由東安門步入至乾清宮釋冠服披髮詣御

世廟識餘錄卷之二十六

七

榻前叩頭哭畢至喪次命各門內外官員謹宿衛發
喪作梓宮明日小殮 頒遺詔詔曰朕以宗人入繼
大統獲奉 宗廟四十五年深惟享國久長 累朝
未有乃茲弗起夫復何憾但念朕遠奉 列聖之家
法近承 皇考之身教一念倦倦本惟敬 天勤民
是務祇緣多病過求長生遂致奸人乘機誑惑禱祀
日舉土木歲興 郊廟之祀不親朝講之儀久廢既
遽成憲亦負初心邇者天啓朕衷方圖改正而遽嬰
疾疾補過無由每一追思惟增愧恨蓋愆成美端仗
後賢皇子 裕王 仁孝天植睿智夙成宜上遵

祖訓下順群情即皇帝位勉修令德勿過毀傷喪禮
依舊制以日易月二十七日釋服即祭用素饌毋禁
民間音樂嫁娶宗室郡王藩屏為重不可輒離封域
各處總督鎮巡三司官地方攸繫不許擅去職守聞
喪之日各止于本處朝夕哭臨三日進香差官代行
衛所府州縣併土官俱免進香 郊社等禮及朕祔
葬祔享各稽祖宗舊典斟酌改正自即位至今建言
得罪諸臣存者召用沒者卹錄見監者即先釋放復
職方士人等各查照情罪各正刑章齋醮工作採買
等項不經勞民之事悉皆停止於戲子以繼志述事

世廟識餘錄卷之二十六

八

蕪善為孝臣以將順匡救兩盡為忠尚體至懷用欽
末命詔告中外咸使知聞 壬寅大殮 上在位四
十五年壽六十尋 上尊謚為欽天履道英毅神聖
文宣廣武洪仁大孝肅皇帝廟號 世宗葬永陵按
遺詔出大學士徐階所草意欲繩勉嗣皇語極詳切
一時人心無不聳動而或謂階事 世廟最久其神
仙土木之好縱不能匡弼於生前而沒後亦宜有分
痛之意入直撰文之謂何而詔詞舖叙太煩似于暴
君之短故高拱乘之給事中張齊整之而階遂不
能安其位矣至於方士王金以嘗進仙酒謂 上由

此致疾而處以極刑。高拱曰：先帝本以正終天下，誰不知之，而今殺王金，是以傳疑示後世。因出王金於死，是舉雖拱與階忤，而故以此相激，乃所執視階則近正矣。拱聰明絕世，平生著有春秋本旨與四書問辨錄，折盡胡安國、朱紫陽之短。後世講學先生不能道其一語，而在事之日，亦能遠杜苞苴。若肯平心易氣，調停佐遺之體，亦近時之賢輔也。奈何淺衷狹量，偏信門生，專修報復，以一首輔而又攝冢宰，期于必快已意，而穆廟彌留之際，先欲懲處中官，已失兩宮之意，而張居正遂乘機去之，亦其自授于禍。

世廟識餘錄卷之二十六

九

也。後王大臣之變，中官將辭手以殺拱，岌岌乎殆矣，而居正卒極力救之，始得善終牖下。臨終以中風，口不能言，第與相知者訣，持其手書一淡字而歿，亦任達人也。

世廟識餘錄卷之二十六終

讀



嘉靖大政類編叙

粵稽古帝王延齡永祚自唐虞三代而降未有如我

世宗肅皇帝者也漢梁二武享國最長顧一則窮兵
曰夷峻刑厚斂幾蹈亡秦覆轍一則浮慕慈悲捨
身佛寺末年覬啓疆之利延豺虎而破金甌此名
長實促耳烏足道哉我

世宗肅皇帝聰明仁孝神武淵弘兼以嗜學右文博
習經典臨御四十五載所為定郊廟之制秩百神

之祀內而戡定叛亂外而攘却夷狄肇舉彝章遠
符古誼運籌廊廟障掃妖氣當其衆口紛紜羣策
輻輳能令人眩瞶莫知所執

上常洞晰而獨運之如懸金鏡於朝曦而妍媸靡遁
握玉衡於斗柄而錙銖弗爽也用能俾文治輝煌
武功者定宏謨偉烈照映千古晚歲慕道崆峒潛
精玄理築齋宮于西內居焉動植諸瑞有喜天顏
雨暘關心尤屢露禱雖險邪棟政或恣假虎之威
而批決如流莫適借劍之請逮乎泰階朗漢白簡

生風愔然舉大慙而掃除之不啻撥濃霧昇曠日
也眼釘既拔茹茅斯登竟乃幹清寧之乾坤挈泰
和之宇宙付諸

聖嗣百千世而下猶且沐被餘麻矣猗與盛哉鳳翔
曩者濫竽史局厠筆汗青今茲謬意藏山纂成斯
錄匪能如遷固之竊比春秋旁貫六經匪敢如孔
僖之評駁是非挑蒙梁柳惟是分類臚列隨事擬
要若振裘挈領探水觀瀾本末備陳庶便考覽一
開卷而祖功宗德燦然具在若夫進言者之忠佞
守官者之賢否據實直書參互自見固亦當世得
失之林也其諸章程制度載在會典者不具列
萬曆丁酉孟春望日清源山人黃鳳翔謹識

大禮

上即位之月命禮部會議興獻王主祀封號五月禮部尚書毛澄等會議疏曰漢成帝立定陶王為太子即立楚孝王孫景為定陶王奉共王祀時大司空師丹以為恩義兼備宋濮安懿王之子入繼大宗後是為英宗命有司議禮知諫院司馬光謂濮王宜稱皇伯而不名太常寺范鎮亦言陛下既考仁宗不得復以濮王為考乃詔立濮王園廟以宗橫奉濮王祀今興獻王於皇上為本生父與濮安懿王事正相等皇

禮部

乙

上宜稱孝宗為皇考改稱興獻王為皇叔父興獻大王而以益王第二子崇仁王厚炫襲封興王主祀如定陶王故事則隆正統崇本生恩禮備至可為後世法疏入上命再議澄等執議如初因錄宋程頤代彭思永議濮王禮疏進覽上仍命博考典禮詳議以聞於是進士張璪疏言孝子之至莫大乎尊親陛下嗣登大寶即議追尊聖考以隆孝道今廷議乃執漢定陶宋濮王故事謂為人後者為之子不得顧私親夫天下豈有無父母之國哉漢哀帝宋英宗皆成宗仁

禮部

乙

宗預立為嗣養之宮中其為人後之義甚明今武宗皇帝嗣孝廟十有七年未有儲建比于崩殂而陛下以倫序當立入繼大統故遺詔直曰興獻王長子而未嘗著為人後之義視漢宋舊事同異較然議者謂孝廟德澤在人不可無後假令聖考尚存嗣位今日恐弟亦無後兄之義且今迎養聖母以母之親也稱皇叔母則當以君臣禮見恐子無臣母之義禮長子不得為人後聖考所生惟陛下一人利天下而為人後恐子無自絕其父母之義宋儒程頤有言禮長子不得為人後若無兄弟又繼祖之宗絕亦當繼祖此正陛下今日之謂也故在陛下謂入繼祖後而得不廢其尊親則可謂為人後而自絕其親則不可夫統與嗣不同非必父死子立也漢文承惠後則以弟繼宣承昭後則以兄孫繼若必奪此父子之親建彼父子之號則古有稱高伯祖皇伯考者皆不得謂之統矣竊謂今日之禮宜別立聖考廟于京師使得隆尊親之孝且使母以子貴尊與父同則聖考不失其為父聖母不失其為母矣上得璪疏大喜陛下所司議

聞召大學士楊廷和等于文華殿面諭之曰至親莫如父母卿等宜體朕意廷和等退而上疏請如禮官議疏入留中尚書澄等復上疏議如初上仍命會官詳議以聞而是時聖母興獻妃奉迎且至禮官條上儀注初議由崇文門進東安門尋議由正陽左門進大明等東王門已復請進東安門便上俱不允而親定其儀從正陽門中道入朝廟命錦衣衛治母后駕儀以往上意已專決不復牽廷議矣然猶諭大學士廷和曰興獻王獨生朕一人既不得承緒又不得微

大禮

稱朕於罔極之恩何由得安始終勞卿等為朕委曲折中申其孝情務加追尊美號於安陸立祠以為永父奉養廷和等及澄等復執議如初於是遂有旨云奉慈壽皇太后命父興獻王稱興獻帝母稱興獻后憲廟貴妃邵氏為皇太后已而進士張璁復進大禮或問反覆幾四千言皆前疏意南京兵部主事霍繡亦上疏議與璁合上下其疏于所司命中官傳諭大學士廷和等加稱興獻后尊號廷和等擬稱興獻太后奏上上於興獻帝后尊號上各加皇字廷和等封

還御批仍依原擬上進禮官及科道官執奏不允廷和等乃合疏言曰舜受堯之天下禹受舜之天下當時未聞帝其所生萬世稱聖焉漢宣帝繼孝昭後追謚史皇孫王夫人曰悼考悼后而已光武上繼元帝鉅鹿南頓君以上立廟章陵而已皆未嘗有追尊之號而考后之稱後之議者猶非之晉元帝由瑯琊王入繼大統止立皇子為王奉父共王祀宋英宗議加濮王典禮久不決光獻太后乃以手詔尊濮王為皇夫人為后英宗顧下詔讓而不受未嘗侈然自加尊

大禮

稱也今興獻帝后之加較諸前代尊稱已極若復加一皇字與孝廟慈壽並非尊無二上之義臣等不敢奉詔願賜歸上優詔荅之於是尚書喬宇等侍郎羅欽順等給事中朱鳴陽等御史程昌曹嘉等南京大理寺丞黃鞏即中黃偉等大理寺副沈光大等先後合疏爭之而黃鞏曹嘉及黃偉等沈光大等并劾張璁邪議霍繡傳會且罷斥疏入俱不報而巡檢房濬疏請早定皇考興獻王之廟號聖母皇太后之尊稱一如璁議禮科右給事中熊浹疏言興獻王宜尊以

帝稱別立一廟徽號如恭仁康定之例以隆於列聖
加上慈壽皇太后及武宗皇后徽號母妃則尊為皇
太后徽號如慈壽之例上皆下其疏于所司尚書澄
等復合疏爭給事中安磐御史李儼程啓充亦特疏
言之磐謂與為藩國不可加于帝號之上獻為謚法
不可加于生存之母儼謂慈壽母妃分均體敵恐生
群小之心漸構兩宮之隙啓充謂帝后之稱既行廟
享之禮何耐疑逼之名不正上繫之統何承疏入俱
報聞嘉靖元年正月上諭禮部慈壽皇太后加上尊

六禮

五

號為昭聖慈壽皇太后皇嫂皇后加上尊號為莊肅
皇后本生母興獻后加上尊號為興獻國太后憲廟
貴妃邵氏皇太后加上尊號為壽安皇太后禮成詔
告天下從廷議也其加上興獻帝尊號遣官詣安陸
州行禮而張璉以是年冬去為南京刑部主事二年
五月上從治中王槐議就安陸設祠祭署以玉田伯
蔣輪子榮除奉祀令其世襲詔禮官議用樂禮官議
如鳳陽例用籩豆十二無設樂舞凡再上不允給事
中底蘊等御史朱灼等請從禮官議仍請冊崇仁王

襲封主祀然後議定樂制期于得中時監生何淵又
請立世室于太廟東北給事中章僑周瑯極言其不
可禮官集廷臣議凡數四謂八佾既用于太廟則安
陸廟祀當避二統之嫌疏俱留中竟特旨用八佾焉
而是年尚書毛澄致仕去三年正月南京刑部主事
桂萼上正大禮疏其畧曰竊睹禮官以皇上與為人
後強附末世故事識者心知其非而未聞有所規納
者何也蓋自張璉霍韜上議論者指為干進人懷疑
阻因循至今然是失也綱常所繫誠非細故慨興獻

六禮

六

帝弗祀三年矣而臣子肆然自以為是豈一體之義
乎願陛下速發明詔循名考實稱孝宗曰皇伯考武
宗曰皇兄興獻帝曰皇考別立廟於大內興國太后
曰聖母則天下之為父子君臣者定矣臣久欲以請
廼者復得睹南兵部侍郎席書吏部員外郎方獻夫
二臣之疏竊謂皇上必惕然更改無埃臣言乃至今
未奉宸斷豈皇上偶未詳覽耶謹昧死請并錄二臣
之疏以聞時書獻夫疏留中未下也上下萼疏令文
武群臣會議大學士廷和知上意不可回再疏乞歸

上許之而禮部尚書汪俊等會廷臣議極辨桂萼等議非是疏上留中有旨亟召桂萼席書張璉于南京越旬有五日乃下諭曰朕奉宗廟正統大義不敢有違第本生至恩情欲兼盡其參衆論詳議至當以聞三月丙寅朔上勅諭禮部加慈壽皇太后為聖母昭聖康惠慈壽皇太后獻帝為本生皇考恭穆獻皇帝興國太后為本生母章聖太后詔告天下仍命於奉先殿側之一室奉獻皇帝祀尚書林俊等固爭有詔詰責奪司屬俸吏部尚書喬宇等修撰唐臯編修鄒守益等給事中張紳等御史鄭本公等上疏極論之俱詰責奪俸刑部尚書林俊等掌詹事府尚書石琯等國子監祭酒趙永等復極言建室非禮上俱不省有旨大禮既定桂萼等不必取來時萼等方在途璉復上疏謂陛下稱孝宗為皇考稱獻帝為本生父父子之名既更推尊之義安在是執政悞皇上以不孝而皇上不察也乞亟行改正再詔中外於是復有旨促萼等來京尚書汪俊力乞休上責其肆慢令回籍特旨用南京兵部侍郎席書代之大學士毛紀蔣冕

大禮

七

先後乞致仕俱不許給事中張嵩曹懷章喬安磐等各疏論張璉霍韜席書方獻夫邪議朋奸宜並顯斥以謝天下磐疏又謂今欲別建廟于大內是知獻帝萬萬不可入太廟矣夫孝宗既不得考獻帝又不得入是無考矣世豈有無考之太廟哉此其說之自相矛盾者也疏並下所司而璉萼及南京主事黃宗明經歷黃綰復以疏上俱報聞四月己酉庚戌先後上兩宮尊號如禮癸丑頒詔天下編修鄒守益修撰呂柟以建室事未定復疏爭之上怒下二臣詔獄謫外任大學士蔣冕自劾求退上責其非大臣事君之義許致仕去遂有旨定奉天殿西室名觀德殿勅中官賴義侯崔元侍郎吳一鵬詣安陸迎獻皇帝神主六月璉萼至自南京萼稱疾不出上命璉萼為翰林院學士方獻夫為侍講學士於是翰林學士豐熙修撰楊維聰舒芬編修王思各疏言耻與萼等同列乞罷歸上不省吏部尚書喬宇鴻臚寺少卿胡侍給事中李學曾御史吉棠等並言萼等宜罷御史段績陳相又持疏極論席書及萼等罪狀乞正典刑吏部員外

大禮

八

即薛蕙上為人後解二篇為人後辨一篇上詰青學
 曾等宥之續相侍皆下詔獄調外任蕙黜為民七月
 乙亥更定章聖皇太后尊號曰聖母章聖皇太后以
 是月己卯上册於是侍郎賈詠學士豐熙等修撰楊
 慎等給事中張昞等御史余翺等即中余寬等寺正
 母德純等上疏伏闕號哭待命上怒甚令逮熙等下
 詔獄拷訊編修王相王思給事中毛玉裴紹宗張原
 御史胡瓊張曰韜即中胡璉楊淮員外郎申良主事
 俞楨仵瑜臧應奎張際殷承叙安璽司務李可登皆
 死杖下學士豐熙修撰楊慎檢討王元正給事中張
 昞劉濟御史余翺即中余寬黃待顯陶滋相世芳寺
 正母德純等皆謫戍上册之日尚書秦金金獻民趙
 鑑趙璜侍郎何孟春朱希周都御史王時中大理少
 卿張縉徐文華俱不赴行禮為鳴臚寺所糾上詰責
 而宥之是月獻皇帝神主至京奉安于觀德殿大學
 士毛紀乞致仕上切責之許致仕去先是禮部侍郎
 吳一鵬等議上大禮疏留中至是八月庚戌始得旨
 以書獻夫璽等留中諸疏并南寧伯毛良等疏俱下

禮部集羣臣議戒勿仍前執悖時書已赴召至京矣
 廼與璽等獻夫集廷臣于闕左門辨議既定書等乃
 上言伯父子姪皆天經地義不可改易世無二道人
 無二本孝宗皇帝本伯也宜稱曰皇伯考昭聖皇太
 后本伯母也宜稱曰皇伯母獻皇帝本父也已去本
 生宜稱曰皇考章聖皇太后本母也已去本生宜稱
 曰聖母武宗仍稱皇兄莊肅皇后宜稱皇嫂奉神主
 而別為禰室于至親不廢隆尊號而不入太廟于正
 統無干尊尊親親而不悖矣議入甚愜上意大禮遂
 定以九月丙子頒詔天下稱孝宗敬皇帝曰皇伯考
 昭聖康惠慈壽皇太后曰皇伯母恭穆獻皇帝曰皇
 考章聖皇太后曰聖母云四年四月改獻皇帝曰香
 署為神宮監安陸衛為顯陵衛光祿署丞何淵先以
 言大禮由平涼主簿擢用者也復疏請立世室崇祀
 皇考於太廟下禮部議書璽等吏部尚書廖紀等
 勲臣郭勛等給事中楊言御史葉忠等皆極言其不
 可上不聽書乃會廷臣議請於甌城之東皇城之內
 立一禰廟前殿後寢如文華殿規制出入不與太廟

同門坐位不與太廟相並用次日廟欲稍遠庶以成祖廟獨尊之體避而廟二統之嫌上可其奏命度地與工親定其名曰世廟七月庚子復諭工部觀德殿規制窄隘宜於奉先殿左別建一殿奉安皇考神位工部尚書趙璜等言建殿於奉先殿之左必與奉慈殿對峙孝肅太皇太后獻皇之祖母孝惠皇太后又聖母也今立廟出於其左恐獻皇在天之靈未安况今外有世廟之規一準太廟觀德殿宜可勿更書言世廟之建民勞踰年今甫告成力亦當節上復諭

禮

大學士費宏宏乃請勅該部卜日興建上易殿名曰崇先壬寅上以世廟垂成自制樂章示宏等命更定曲名別於太廟宏等謂獻皇帝生長太平不以武功為尚其三獻皆當用文德之舞上既從之復命禮部會張璠議璠言樂舞以侑數為降殺不以文武為偏全使用其文而棄其武是天子父不得享天子禮樂矣其何以式四方垂萬世疏入上從璠議復諭璠等聖母將謁太廟命考求典禮以聞璠等具列文獻通考所載唐開元禮高皇帝始定皇后廟見禮請命禮

官參酌舉行仍著為令禮部侍郎劉龍等疏言璠等所引大婚之禮與大祭之禮事本不倫大學士石瑄疏言祖宗家法凡后妃已入宮未有復出者其曰后妃廟見即奉先殿也列聖相承累經參酌中間納后納妃不知凡幾亦未有一敢議及何至今日忽有此說哉且乾剛坤柔各止其所坤行乾事陰冒陽位其幾已見臣不敢與容悅幸臣阿諛苟循以成君父之過上覽疏不悅而席書謂禮實無據請上裁定上乃以是月辛卯躬詣世廟奉安獻皇帝神主越己亥奉

禮

章聖皇太后謁焉七年七月己卯追上孝惠皇太后尊號曰太皇太后恭穆獻皇帝尊號曰恭睿淵仁寬穆純聖獻皇帝辛巳加上聖母尊號曰章聖慈仁皇太后十五年十二月加上昭聖皇太后徽號曰昭聖恭安康惠慈壽皇太后章聖皇太后徽號曰章聖慈仁康靜貞壽皇太后時內閣傳聖諭兩宮徽號各加二字尚書夏言謂兩宮名分不殊徽號字數並宜一體故請加而並之如此十七年六月致仕揚州府通州同知豐坊請復古禮建明堂尊皇考為皇帝廟號

稱宗以配上帝下禮部會議尚書嚴嵩等言明堂園
丘皆以事天大祀殿在園丘之北正應古之方位今
明堂秋享之禮即以大祀殿行之為當所配之帝以
功德論則文皇帝再造家邦當配以太宗以親論則
獻皇帝陛下所自出當以獻皇帝配至於稱宗之說
臣等不敢妄擬疏入得旨明堂秋報大禮於奉天殿
行其配帝務求歸一之說皇考稱宗在今日不為過
情再會議以聞於是戶部左侍郎唐胄上疏爭之曰
三代之禮莫備于周孝經曰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

六禮

五三

文王于明堂以配帝又曰嚴父莫大於配天則周公
其人也說者謂周公以聖人之德制禮作樂而文王
適其父故引以証聖人之孝非謂有天下者皆必以
父配天也不然周公輔成王踐阼其禮蓋為成王而
制于周公為嚴父于成王為嚴祖矣未聞成王以嚴
父故移配天之祭于武王也及康繼成亦未聞以嚴
父故移配天之祭于成王也且皇上嗣統之物廷臣
執為人後之說于時推明一本力正大倫者惟席書
張璉諸臣及何淵有建廟之議書等則力斥之陛下

六禮

一四

嘉答諸臣亦云朕奉天法祖豈敢有干太廟豈今日
乃惑于豐坊邪說乎臣愚謂明堂之禮誠不可廢惟
當奉太宗配於典禮為宜若獻皇帝得聖人為之子
不待稱宗不待議配而專廟之享百世不遷矣疏入
上責其肆欺不道下錦水衛拷訊黜為民禮部尚書
嚴嵩乃集廷臣議言考季秋成物之旨嚴父配帝之
文獻皇帝配帝侑食允合周道惟文皇帝繼統首君
獨少一配似有未安竊謂孟春祈穀於大祀殿舉行
奉文皇帝配冬至以太祖孟春以文祖季秋以皇考
則禮文周悉於皇上愛親敬祖之心而無所憾疏入
報聞已復以稱宗之禮集廷臣于東閣議言禮稱祖
有功宗有德陳氏禮書曰父昭子穆而有常數考禮
也祖功宗德而無常法者義也獻皇帝錫封藩服繫
天下駿望與文王居西伯之位同篤生聖人光承天
序與文王生武王克集大命同則皇考稱宗實應古
誼上以疏不言拊廟留中不報迺作明堂或問示輔
臣凡千餘言中有云祖宗列聖歡聚一堂獨去我皇
考一人人情不堪此其大旨也於是禮部遵旨議上

言古者父子異昭穆兄弟同世數今皇考與孝宗同氣之親為一世宜奉皇考祔于孝廟但孝宗寢殿不足容奉二主竊謂皇考神主宜仍于特廟遇拾遺太廟恭設神座與皇伯考同居昭位則在廟有常尊之敬在拾無不預之嫌矣上躬視孝廟亦以為然乃悉如所擬是秋九月辛巳上獻皇帝尊諡曰知天守道洪德淵仁寬穆純聖恭儉敬文獻皇帝廟號睿宗是日奉主祔享太廟辛卯大享上帝于玄極寶殿奉睿宗獻皇帝配自是歲一行之二十年四月辛酉夜宗廟火二十二年十一月初禮工二部營建宗廟從同堂異室之制凡為室九二十四年六月廟工成詔定太廟安神位次太祖居中左序成宣憲睿右序仁英孝武而追崇之禮極矣

大禮

一五

野史氏曰自初議大禮時濟濟廷臣咸執為人後之說逮張璉倡議遜于主心方桂諸人相機傅和羣羣議訕矣夫重正統奪至親非人情也顧情之所趨有窮極考則稱宗稱宗則必祔廟雖預為之節所尊其源而過其流其當明堂配帝之日璉尚卧病綠

野韜方儼然朝列追憶前言寧無慙悔蓋肅皇帝初諭云委曲折中務申孝情大哉皇為萬世法即更定樂章猶欲別於太廟厥後愈隆以與列廟昭聖並則導諛徼寵者之過也

大禮

一六

四郊

嘉靖九年二月癸酉勅廷臣議郊祀禮先是
學士張璠書稱燔柴祭天又曰類于上帝孝經曰郊
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帝夫天
以形體主宰之異言也朱子謂祭之屋下謂之廟今
大祀有殿是屋下之祭未見祭天之禮况今上帝皇
地祇合祭一處似非天也大祭天而主日配以月
大明壇當與夜明壇異可也且日月照臨其功甚大
今太歲等神歲二祭而日月只一從祭朕疑之璠對

言古禮冬至祀天于南郊之園丘夏至祀地于北郊

乙

之方澤至周公制禮冬至祀天配以祖季秋祀帝明
堂配以考漢成帝時王莽誦事元后合祭天地比
同牢而食之意殊為繁賈宋神宗始議分祀迄宋終
元屢分屢合太祖建園丘鍾山之陽以冬至祀于
方丘鍾山之陰以夏至祀地俱配以仁祖洪武
始定合祀之禮即園丘為壇以屋覆之曰大祀
聖相承皆以太祖太宗並配說者謂上為屋即周
堂下為壇即周園丘至于日月之祀國初築壇于郊

之東西用春秋分朝日夕月且以星辰從祀月壇今
不復舉行蓋缺典也上謂大祀殿擬明堂似近如
為即園丘實無謂也日月宜有專祭今當講求
備述周禮及宋熙寧間陳襄蘇軾劉安世程頤
分合異同以對且言聖祖定制無敢輕議惟朝
月之禮具載存心錄并祭祀禮儀若欲講求復
無難者上因銳意欲定四郊之制卜之奉先殿
前不吉乃問之大學士翟鑿鑿具述因革以對復問
之禮部尚書李時時言人情狃于習見請少待以歲

月上意猶未已仍卜之太祖復不吉議且寢矣會給

二

事中夏言請舉親蠶禮上大喜謂古者天子親耕南
郊皇后親蠶北郊適與郊祀之議相表裏因以
示璠言乃疏言天地合祀祖宗並配舉行不干長至
之日而于孟春俱不應古典宜令羣臣博考集
下稱制而裁定之此中興大業也疏入未報禮科給
事中王汝梅等詆言說非是上切責之廼親署論辨
折并下言疏令廷臣議馬三月丙申璠言聖祖為
一代創業之主為子孫者億萬年所當謹守願以不

愆不忘之心盡善繼善述之孝因進郊祀考議一冊
上以其議留覽下其疏禮部先是詹事霍韜言親錄
之事有文無實勢難久行宜擇近地便上不以為然
至是復深非郊議疏言祖制不可輕改輔臣總尚書
時不能以道事君而苟徇謬論變亂成法異日有
任其責者且經傳無南北郊分祀天地之說惟身于
周禮莽賊偽書不足憑上覽疏不悅責韜罔上自絕
言疏辨謂今之議者往往以太祖之制為嫌是徒知
合祀為太祖之定制而不知分祀為太祖之初制也
知大祀文為太祖之定訓不可背而不知存心錄固
太祖之著典可遵也且皆太祖之制也從其是而已
言官議禮豈曰變法韜修大明會典欲將內府各監
局職掌屬之禮部亦援引周禮天官冢宰文之何至
議郊祀則以為偽書耶竊詳圜丘方澤朝日夕月諸
神壇壝規制備在存心錄一書不須創設一準乎舊
而已但大祀殿以之祀天則不應經義以之享帝則
昭合周禮祖宗並配父子同列稽之經旨未能無疑
夫周人郊祀后稷以配天臣謂我太祖足以當之宗

祀文王於明堂以配帝臣謂我太宗足以當之敢畢
其愚疏入上嘉納之下之禮部令速具議以聞韜睹
言疏以上怒不敢奏辨乃貽書言痛詆之復錄其草
送法司備照言疏陳其狀且數韜無君之罪上大怒
令速韜詔獄閱月餘乃釋之辛丑禮部集上廷臣議
言主分祭者都御史汪鋈等八十二人主分祭而以
慎重成憲及時未可為言者大學士張璁等八十四
人主合祭者尚書方獻夫等二百六人立言雖異
納忠則同但既主分祀須建壇壝時詘舉羸恐未稱
皇上愛民節財之意臣等竊謂禮屋祭曰帝既稱昊
天上帝宜仍于大祀殿而配以二祖皇地祇則營壇
壝以祭庶陰陽之分明而精禋之敬伸矣又衆議中
有欲改大祀殿為明堂者於經義未協惟改山川壇
為地壇既免營建之煩行禮亦便至於朝日夕月建
東西壇專祭之禮此則闕典當修無可疑者疏入上
仍令再議而自為說示禮部曰祀天祀帝本自不同
常遵皇祖始制露祭于壇方合祀天之典南郊祀天

北郊祀地以二至行事俱以高皇帝配蓋報本之意也孟春享帝大祀殿以文皇帝配蓋為民祈穀之意也朝日夕月各以春秋仲月行禮于朝陽阜成二門外建壇一應事宜俱從減省以盡事天為民之實時上意已專決矣然總鑿終以二祖分配為非疏請慎思審處禮部集廷臣議亦如總鑿言而總鑿復合疏爭之上曰卿等皆畏危言不能從正不如寢其事已而言復上疏曰虞夏殷周之郊惟配一祖後儒穿鑿誤解經文致唐宋變古有二祖並侑三帝並配之事

四郊

五

皇上破千古之謬一旦更正之臣子當將順不違豈宜復有違阻聞輔臣聯翩上奏遂至久延乞斷自聖衷定百王不易之大典上報曰所論詳明甚正禮部速會官申議以聞總復特疏爭之曰郊祀之議聖見已定羣臣必將循默臣獨不忍無言皇上信以分配之說盡古禮乎大祀殿非明堂之位孟春祈穀非季秋大享之禮則未免有失于古也信以並配之說非今宜乎太祖百有餘年之神座豈忍言撤文皇百有餘年配天之報豈忍言廢則未免有失于今也臣謂

天地分祀宜從古禮祖宗並配宜從今制所謂善繼善述之孝不愆不忘之心願從容而裁酌之上諭總曰卿惑于危言變前志恐非素日之忠時上見羣議不一欲寢其事作告天罷議文以示閣臣四月戊辰禮部上配典申議謂二聖配祀天地歷年已久一旦分配恐駭聽聞臣等不敢別議蓋雖不能盡合乎古而實即乎人心之安園丘方澤雖曰祖制實今日所新創請如聖諭俱奉太祖配大祀殿我太祖所創今乃不獲侑享于中竊恐太宗有靈未忍獨享似宜仍

四郊

六

奉二聖並配則禮意人情兩不為失上覽疏復諭總曰卿可委曲依朕意行之總復疏曰皇上議郊祀大禮本末至當可傳之道今議者以園丘方澤皆奉太祖配為皇上親制大祀殿奉二祖配為祖宗舊制皆一時遷就之說非至當不易之論夫冬至報天之禮重孟春祈穀之禮輕天與帝一也大祀殿既可奉二聖並配園丘何獨不可臣之所不解也况有大祀殿又有園丘同兆南郊益非禮制臣惟今日郊祀之議有易簡可行之道南郊大祀殿以祀昊天上帝配以

二祖冬至大報天可也孟春祈穀可也北郊建壇以祀皇地祇亦以二祖配之明夏方有事北郊工役可徐圖耳請察臣言務求可傳可繼之道外此非臣所知也上報曰朕見禮部新制舊制之說已知推避之意但此事原是朕意遂直任之不責彼欺耳乃下部疏且責之曰祖宗並配在禮為黷爾諸臣同為謬論本自內閣所主力為阿從但朕所定祈穀原因由全祖制委與明堂舉事不同依擬奉二祖並侑二至之祀奉高皇帝獨配一應事宜俱從儉詳擬以聞於是

四郊

七

園丘方丘及東西二壇皆以次告成行禮然二祖並配上意終不然也十年正月上幸大祀殿禮畢諭總曰二聖配帝之典決不可為自來只是祖配天尋親定祈穀祝文儀注止奉太祖配改驚蟄日行禮于園丘視大報少殺著為定典十七年定季秋明堂大享禮行于玄極寶殿奉睿宗獻皇帝配詳具大禮紀中十八年春啓蟄節將行祈穀禮上命改行于玄極寶殿禮部尚書嚴嵩因請配以皇考上難之自此遂不奉配二十一年撤大祀殿改建之擬古明堂名曰泰

享然大享禮竟于玄極寶殿行焉隆慶元年禮官言先農之祭即祈穀遺意今二祀並行于仲春不無煩數宜罷祈穀于先農壇行事大享禮亦宜罷詔可惟西郊如舊

四郊

八

莊肅謚議

嘉靖十四年正月丙戌莊肅皇后崩上命禮部具喪祭儀尋遣中官諭曰喪禮量視聖慈仁壽皇太后制行禮部具上儀注中有上素冠素服經帶舉哀及羣臣奉慰禮上覽之曰朕於皇兄后無服矧兩宮在上又臨聖母壽旦忍用純素朕青服視事禮儀再酌擬來聞於是尚書夏言等言大行莊肅皇后喪禮在臣民者無容別議惟是皇上服制既絕則不必臨御西角門及一切奉慰禮皆不當舉但羣臣成服之後又

莊肅謚議

乙

不當素服於奉天門朝參宜暫免朝參便因復條上未盡事宜報可復諭言等聖母壽辰百官只各居私所盡制大學士張孚敬等言是日宜服吉庶於禮義允協上嘉其體君忠敬從之已禮部請莊肅皇后謚上命會官議奏於是廷臣會東閣集議孚敬曰莊肅皇后與累朝事體不同謚冊之文只宜二字四字言曰在廟列聖元后俱十二字恐二字四字未稱大學士李時曰二字四字太少須得八字都御史王廷相曰莊肅作配武宗今日之謚似應一體吏部左侍郎

霍輜曰謚者天下之公非天子自行之宜備陳以請言乃集上其議因奏曰大行盛名帝后媲美武宗廟謚既與列聖相同則莊肅謚號似亦不當稍異且謚以表行尊名於服制有無名分尊卑本不相涉皇上命集議祇欲考據懿行非議字數增減也十二字之謚似為累朝事例今日所當遵者若上冊行禮自當別議儀節以避抗尊之嫌上覽之不悅曰輜謂謚非天子所自行此言盡矣今時謚議非古者比止論字數豈可不有等殺朕方受命之初猶在藩服有臣子

莊肅謚議

二

之道今受命即位無事嫂如事母之理矧兩宮在上昭聖皇太后有母道所歷為尤重再會議歸一以聞於是復集東閣議成國公朱鳳等尚書汪鋐等曰聖諭甚明莊肅因上同於列后大分實上歷於兩宮今止宜且據謚法二字以表稱懿行俟他日再加徽號以備全典議上得旨皇嫂謚用六字曰孝靜莊惠安肅毅皇后數既用半且陰六合然上意尋亦悔之嘗因御文華殿召見李時等論及孚敬曰孚敬性本初執如莊肅皇后謚用十二字何害至十五年十月加

毅皇后謚曰孝靜莊惠安肅溫誠順天偕聖毅皇后
改題神主雖夏言初議然亦獨斷云

莊肅謚議

章聖南祔

嘉靖三年九月錦衣衛軍職百戶隨全光祿寺軍職
錄事錢子勳言獻皇帝梓官宜改葬天壽山疏下工
部尚書趙璜等言改葬不可者三皇考體魄所安不
可輕犯山川靈秀所萃不可輕洩國家根本所在不
可輕動昔高皇帝定鼎南京而仁祖之陵遠在鳳陽
文皇帝遷都北京而孝陵遠在鍾山皆不敢遷改今
顯陵規制象衛一如二陵制足垂不拔之基若上啓
寶山下瞰金井梓官搖撼聖靈震驚非仁人孝子所

章聖南祔

忍言者請以臣等言下廷臣議上命禮官集廷臣會
議以聞時五官靈臺郎吳昇嘗與事顯陵亦上言以
為不可遷疏下禮官并議而廷臣及閣臣皆極言其
不可乃止六年十月閒住御史虞守隨復進皇陵正
議數千言上謂守隨妄言惑人有希進心下御史按
問因諭大學士張璁曰古者君去國遷主而行主者
附先人之精魂乃陽也墓者藏先人之體魄乃陰也
陰道尚靜皇考葬已八年豈宜輕舉若萬年後奉慈
宮以祔陵室何不善也卿可與蓼密議璁言舜葬啓

梧之野蓋二妃未之從也廷臣之議謂太祖不遷皇陵太宗不遷孝陵皆為正論聖慈萬歲後奉祔顯陵情禮俱盡惟聖明無貳焉上嘉納之十年七月錦衣衛千戶陳昇致仕僉事寧河光祿寺厨役王福等復疏如全等言先後禮部尚書席書李時極言其不可且請逮治昇等上乃報罷十七年十二月癸卯章聖皇太后崩乙巳勅禮工二部建顯陵於大峪山先是上數躬陵祀周覽川原於長陵之西得大峪山深以為吉壤也故決意營建將迎獻皇帝梓宮合祔焉於

章聖南祔

二

是廷臣議上顯陵奉遷大峪興工二儀命駙馬都尉京山侯崔元為奉迎行禮使兵部尚書張瓚為知禮儀護行使太監鮑忠為奉侍官錦衣衛指揮趙俊為管吉凶儀仗官又命翊國公郭勛等知建造事壬子駕發京師詣大峪山相度甲寅興工御史陳讓言葬者藏也欲人之不得見也今出皇考梓宮於所善藏之地恐神靈為之弗安臣謂宜奉睿宗皇帝遺衣冠與章聖皇太后合葬于大峪山又以章聖皇太后遺冠帔奉以合葬于顯陵若必欲遷顯陵梓宮於大峪

山則顯陵之在承天者當為二聖衣冠之藏以當靈氣旺氣疏入上責其欺妄黜為民已未上復諭大學士夏言等曰朕意欲奉慈宮南詣合葬穴中乃為禮之正情之安朕須親至顯陵調度卿傳諭羣臣禮官當亟上議於是禮部會議上言靈駕北來與慈宮南詣其理一也顯陵遠在江漢深厓聖懷今皇上躬擇大峪地勝而近不宜舍朝發夕至之地而遠即數千里之外且幽宅之中理難遣度萬一果有未善慈宮既南不可復返竊謂宜遣親重臣先詣相度以聞俟

章聖南祔

三

上裁擇若夫乘輿南涉關繫匪輕又豈容造次輕誤也上不聽停崔元等行惟令趙俊管吉凶儀仗以往仍令俊星夜馳赴顯陵至日會同內臣何富奉祀將華巡撫顧璘等奉啟玄宮據實詳具馳奏而給事中奚良輔等合疏請止南祔上報聞十八年正月元夕上諭郭勛曰人見大峪工興遂以朕為不斷是安知朕意卿其傳示禮部趣昨三命使率原定工役南詣承天奉啟嚴宮俟至慈輿發引諸事令各司擬行尚書嚴嵩請暫緩命使待趙俊歸報後發庶為詳慎上

報曰優柔不斷乃婦人事朕意決矣即擇日具儀以聞於是欽天監擇二月七日梓宮發引上曰八日祈穀柰何于七日發引乃更定十五日已而趙俊自承天旋言顯陵玄宮有水泉噴噴謂當北遷上意欲躬往視決之會禮部擬上梓宮南祔事宜得旨梓宮暫奉慈寧宮俟朕還京來奏遂以二月庚子朔册立皇太子册封裕王景王為將有監國之命也九卿大臣許讚等都給事中曾燧等御史劉仕賢等咸以南幸為諫而工部郎中岳倫特疏言之上皆切責之獨下

章聖南祔

倫詔獄黜為民甲寅命皇太子監國以宣城伯衛鉉遂安伯陳鏞為留守使大學士顧鼎臣為同留守使乙卯駕發京師辛酉至真定望于北嶽三月己巳朔自衛輝渡河庚辰抵承天府御舊邸雲宮遂謁獻皇帝于隆慶殿辛巳謁顯陵立表于陵寢之北周覽久之命改營焉壬午詔增顯陵圍垣遂定新玄宮之式甲申享上帝于龍飛殿奉獻皇帝配次日復祭告顯陵戊子上御龍飛殿受從官賀頒詔天下召承天父老子弟宣諭賜酒食庚寅以四鑿告辭于隆慶殿

嘉靖大政類編 章聖南祔

士辰駕發承天府祭卯上諭行在禮部曰朕思視古壞一節甚無意義夫既重卜何為來此惟純德山者効順于我皇考聖靈安悅茲山流慶子孫決勿之他行宮道路止勿治是時上意欲奉皇考純德山而葬慈宮太峪故微示其意如此壬子駕還京師丙辰諭輔臣曰太峪之工玄寢已成可以二十七日發引卿等與禮官面議之已復諭禮部以二十七日詣天壽山禮部具儀如例報可甲子駕發京師丙寅上諭尚書嚴嵩曰峪地空淒豈如純山完美決用前議奉慈

章聖南祔

駕南祔是日遂還京五月甲申獻皇后梓宮發引至通州大學士顧鼎臣題主閔七月庚申二聖梓宮合葬于顯陵新寢辛酉以二陵禮成詣神祇壇祭謝是日舉慰神之祭于永孝殿八月辛未奉獻皇后神主柩獻皇帝廟上率皇后及妃嬪行禮如儀十九年五月錦衣衛千戶李拱辰言聖母南祔顯陵災異屢作乞迎二聖梓宮俱葬天壽山上責其狂悖庸愚下鎮撫司逮問尋贖罪還職拱辰者敬嬪父也故敢於誕妄如此

京營

國初設五軍都督府統內外衛軍以時訓練永樂間遷都設五府統軍如南京又於中都大寧山東河南附近衛所摘撥官軍輪班上操立三大營曰五軍營操練官軍專備征戰戍守之用曰三千營司寶纛令旗曰神機營司神鎗火器五軍神機二營俱有中軍左右哨掖五營三千營有五司正統末鑾輿北狩精卒盡沒虜庭尚書于謙請就五軍營中挑選十二萬官軍團操為十營其三千神機之軍亦間選入團營

老弱則存留大營以為次撥成化三年分為十二團營以奮武耀武練武顯武敢勇果勇效勇鼓勇立威伸威揚威振威為名正德六年更為東西官廳就十二團營中挑選精銳另設總兵參將統領候各邊奏請待報啟行於是十二團營名之曰老家而兩官廳又為團營矣嘉靖六年大學士張璉言營務久壞宜加振飭上然之諭大學士楊一清曰團營國家第一件事卿其圖之一清及璉等條上營務六事一本兵職重事繁宜另設都御史專董營務簡素有才望者

充之一坐營官多膏梁統轄不閒軍旅宜推用各邊閒將曾經戰陣者一各營宜通行簡閱選勇健者三千人為第一等又選膽力過人武藝精熟者為戰鋒專備征調稍次者備防守羸弱者退更之一軍士操練沿襲舊規即號令尚不能知惟逐衆聚散耳今宜使熟知號令人人習於進退之度擊刺之法又簡其熟於武藝者各一二人為師聽其教習責以成效一營軍強壯殷實者多出錢包辦或營求走役又各官役占者多所操練征發多係貧軍而包辦走役者不與馬軍心怨憤且管隊等官科歛多端軍安得不貧今宜嚴禁違者以軍法從事一京營之馬非壯大者不以給軍給過數月隨即羸弱者相繼聞各軍一年全支草料者只三月餘月折銀所折不足以供立以待斃宜量增其數以卹貧軍乃立法稽其倒失之數數其椿朋之銀庶養馬者不至貽累被罰者無詞疏入上曰卿等所奏深合事宜令兵部如議速行已乃改刑部尚書李承勛為兵部尚書兼右副都御史專督營務是時御用監太監張永以一清之薦先

已提督團營疏言營軍籍額十萬七千有奇實止五萬四千四百營馬籍額五萬二百餘實止一萬九千三百餘匹且病憊尪瘠者過半聞者為之駭愕承勛言團營軍士有汰無補額數日虧宜依弘治十三年例毋論終身永遠有丁願替者聽務足十二萬之數兵部覆言團營軍額查覈選補已有七萬七千餘加以外衛班操共可得十一萬倘能日加訓練遇警調發自足應用不必議補且先年抽選軍士例止其身一以杜詐冒彘緣一以慎版籍造報今欲驟令接補恐扶同冒替名在實亡無已且量如弘治十三年以後例凡充軍終身者驗其老憊願替聽以精壯親丁頂補永遠者或逃故限兩月內許本身及戶丁自首驗明保收有寄捏者首發治罪逃者清軍官嚴限解補詔從部議然兵部所言營軍見在之數與張永所言多寡懸殊不無遮飾其營馬數置之不言上亦不窮詰也十二年十月上命兵部會科道官選閱團營官軍而提督團營武定侯郭勛言選閱有妨操練俟駐操之後別為議處時勛方倚上寵眷挾團營為

奸利遂敢抗明旨若是兵部言事方有緒遽爾停止轉滋奸弊且平旦營操畢操而閱原不相妨請閱選如議上然之尋復中輟二十年刑科都給事中高時等劾勛專擅貪縱狀內言其占役備操官軍不知其數令辦納月錢買閒田籍每年領班各官到京俱有見禮扣班軍行糧交送故轉徙流離日多上大怒下勛微論死命成國公朱希忠代之二十九年北虜犯京師人心震惶虜既退大學士嚴嵩言京營戎伍日虛亟宜振刷上然之下兵部議時吏部左侍郎王邦瑞攝兵部事覆言國初京營勁兵不減七八十萬自營制迤變雖寢不如初然原額軍尚三十八萬有奇今承平日久武備廢弛據籍見在者止十四萬有奇而在營操練者又不過五六萬人比者醜虜深入事勢孔逼守城出戰動稱無軍即見在者率老弱疲憊市井遊販之徒衣甲器械取給一旦其耗散至此極矣臣謂其弊不在逃亡而在占役不在軍士而在將領今之提督武臣即十二團營之總帥坐營等官即各營之主帥而號頭把總之類又古偏裨之官間多

統綉世胄平時占役營軍以空名支餉臨操則四集市人呼舞博笑而已軍安得足且精乎先年尚書王瓊毛伯温劉天和嘗有意振飭矣然將領陰謀阻撓軍士競倡流言事復中止釀害至今惟陛下大振乾綱差風力科道官通查團營人馬數目取戶部糧冊參考其弊立見并乞嚴飭提督官洗滌自新於是提督官成國公朱希忠惠安伯陳鍾自陳乞罷上許辭提督團營他職如舊兵部推提督官四員上曰此事須復祖制事權又須歸一其革去十二營兩官廳名

京營

五

目止用京營總兵官一員改曰總督京營戎政以咸寧侯仇鸞為之替理軍務用文臣一員曰協理京營戎政各營用協同提督二員其一應與軍事宜兵部會官定議以間仍命給事中俞鸞御史呂光洵往九門各營查閱官軍實數鸞等還奏各營缺伍一萬三百人請治提督等官罪得旨奪希忠總及坐營官郭琛徐延德等祿俸有差中軍大號頭馬璽等革任閒住已兵部議上興革事宜一十二團營兩官廳官軍宜悉併入五軍營仍分中左右哨掖五枝每枝添設

坐營官一人參將二人遊擊二人三千神機及五軍所屬二千圍子手等營俱如故一正統間各營團操官軍有四十三萬五千餘人今所存僅十之二三命總督協理官清查見在實數設法處補一巡營科道官久則易玩宜如弘治年間例一年一易滿日舉劾大小將領以備黜陟仍添差司官四人佐之一自古官者不得典兵今三大營內尚有內臣提督監鎗等項不下三十人此輩既不知兵又專務占役俱宜裁革一見在提督坐營公侯伯等官各令自陳去留取

京營

六

自上裁都指揮以下兵部同協理文臣汰去不職別選知兵之將充之使本營將領各練本營士卒遇警即率所部出征不得更諉他人一河南山東大寧中都等處原額班軍十六萬有奇每年更番上班操備往往為各營借工私占之資自今請于五月中赴京各都司統率入營一體操練至十一月中制軍回不必兩班赴京如此則秋防之時可得十五六萬人比之召募尤為省費上曰修理營政務在得人舊任提督官俱令回府管事內侍官俱裁革三千營改名神樞

營各營協同提督官即推舉堪任者以聞舊司掖哨官兵部同仇鸞選用見在軍士各歸原營隨伍操練老弱并缺少者即替補召募務足原額餘如議既而仇鸞自大同至復請損益部議以四武營歸五軍營中軍四勇營歸左右哨四威營歸左右掖中軍左右哨掖各設坐營官一員為正兵參將二員為奇兵正兵以備守城有警則以奇兵出征上從之已乃改邦瑞為兵部左侍郎兼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協理京營戎政復論鸞與邦瑞及禮工二部曰朕新定營制可

京營

七

詳議具奏告于太廟行之又特諭鸞曰朕定將兵制數五軍勿易二營之副將今只用一人大將所統三營之兵仍外添能戰之將六人須經戰陣者亦勿由部用卿須力主復二祖武威可也鸞請戰將六人職名上令平日且名練勇參將俟用時更議之時鸞恃寵驕橫巡營主事申旒疏言營政更張之始凡事願詳加博訪不當決計一人責效旦夕上以旒疏示鸞鸞因奏旒意欲侵官攬權束縛臣等使不得行事且京營巡視官已添設科道二人今益之主事重以職

方之勢臨之臣等懼罪不暇何暇謀虜得旨下旒鎮撫司拷訊單巡視京營主事時上甚倚信鸞每稱為大將軍鸞請設戎政廳首領官六房椽史上皆從之三十一一年鸞死以罪追戮于市上諭內閣曰朕思所更戎政有未當者茲與卿等改之卿等一一議上於是大學士嚴嵩等疏言上更新戎政一一盡善但營制自正兵之外五軍營備兵六萬六千餘人神樞神機各四萬人今正兵尚未足况備兵乎此宜戎政官查處者也未盡事宜謹條列以上一故事軍器當藏

京營

八

內府有警則給事已納復所以戒不虞也昨鸞建議得自製用失祖宗防微深意宜查收貯庫如舊關給一欽定戎政廳本無首領官六房椽史鸞奏請設官鑄印凡事不關兵部任私滋弊宜並行裁革一各都司班軍責逃及行糧侵耗之數宜詳覈一鸞以京營名邊將且歲調邊兵非經久之術乞下本兵議一往者京師所募民兵四萬鸞并入營中軍民雜居事體非便亦當議改上答曰卿等所議與他未盡者令兵部熟計以聞兵部覆上議處甲冑戎器革戎政廳首

領及入衛將領京營職銜俱如嵩等議又言京營班軍營所以得賣逃者有二一則班軍與京軍混操易於影射一則工部不時借役得以藉口宜令吏部專註一官督之如薊州例春以正月初旬上班至五月初旬下班秋以七月初旬上班至十一月初旬下班另為一營統以一叅將而又免其執役則夙弊可清一入衛兵在甘肅者宜罷在遼東宣大者宜留鎮待警入援在延綏寧固者每歲以二月赴宣大適中處聽總督調用七月移駐懷來保安等處與遼東同入

京營

九

關聽提督分布防秋未可盡撤一招募民兵付前叅將左灝就民兵教場訓練其加增糧餉宜量減一戶部所收草場子粒銀共一萬三千五百九十餘兩宜盡發兵部貯庫凡出納令戎政大臣籍紀備查一各營費馬甚多宜通查官軍定以有家者為馬隊無家者為步隊老弱不堪者不得一槩免馬一大同原設大邊二邊墩軍已百九十年雖有與虜通者而我軍寔藉為耳目營皆撤還宜趣守臣議復一各省民兵入衛南直隸地遠人弱宜免山西三關與大同接壤

歲苦邊患宜量免其山東河南北直迫近京師防秋畢日行彼處議查詔如議

京營

河道

嘉靖五年淮河泛濫禮部尚書吳一鵬言清河以北徐州以南水勢瀾茫田廬淹沒請訪求渦河等處或濬故道以通其流或開支河以殺其勢巡按直隸御史戴金言河入淮之道有三一自中牟至荆山合長淮之水曰渦河一自開封府經葛岡小壩丁家道口馬牧集駕鵞口至徐州出小浮橋曰汴河一自小壩經歸德城南飲馬池至文家集經夏邑至宿遷曰白河弘治間黃河變遷渦河白河二道上源久塞而徐

河道

州獨受其害請自小壩至宿遷小河一帶并賈魯河駕鵞口文家集壅塞之處逐一疏通提督漕運總兵楊宏亦言徐州上流若歸德小壩河丁家口河亳州渦河宿遷小河等處俱有黃水分流故道宜於此開濬或有捷路可開亦從其便庶可分散殺水勢漕運都御史高友璣河道都御史章拯亦以為言俱下工部議覆言河南大名地方多有黃河故道故道不塞則害運河故黃陵岡金梁口一帶築濬之工歲無虛日所幸地居上流河向東行循河築堤堪以保障是

以運道無虞今徐與豐沛止是民患又居下流若一例施工恐勞各縣之力不能當全河之勢計惟塞支流之口築堤障以護田廬保城郭以通漕運牽路宜行各官勘議被淹之處有無支流決口可以築塞堪否築堤障水俾入正河免致旁溢及運船經行河岸應否增築高濶以便牽挽至於濬賈魯之故道開渦河之上源則工大難成未可輕舉又言沛縣一帶開河築濬之工誠不容緩宜令各官逐一相度黃河水勢向背開河地勢高下講求疏濬之法詔如所議又

河道

以章拯堪任命陞工部右侍郎兼右僉都御史令督同山東河南撫按官親詣地方相度將戴金楊宏所奏事宜斟酌舉行拯於六年六月疏言今日所宜築濬分殺者有二處一曰孫家渡在滎澤縣北一曰趙皮寨在蘭陽縣北皆可引水南流以殺河勢但此二河通亳州渦河東入淮又東至鳳陽長淮衛經壽春王等園寢為患巨測惟零陵縣北岔河一道通飲馬池至文家集又經夏邑至宿州符離橋出宿遷小河口自趙皮寨至文家集凡二百餘里其中壅塞者宜

大發丁夫濬治庶水勢易殺而園寢亦無所患乃為圖說以聞工部請從極議上然之命刻期興工極隨得旨回部管事已又遣督顯陵工程是年七月初原任工部侍郎盛應期為右都御史代之應期以七年正月上言沛縣迤北河道地形痺下泥沙易集以故累濬累塞今詢之官民咸稱昭陽湖東自北進汪家口南出留城口約一百四十餘里可改運河北引運河之水東引山下之泉內設蓄水閘旁設通水門及減水壩以時節縮較之挑濬舊河勞逸遠甚且可為

河道

永久之利計用丁夫六萬五千人于山東南北直隸相近府分徵調仍量行催募用銀二十萬兩有奇取兩淮鹽價而以山東官帑所貯佐之期六月而畢事章下廷臣雜議皆言應期議是上命應期及春和督官吏工役興事且誠各巡撫等官協力共濟應期又請令管河郎中柯維熊負外郎王大化于趙皮寨孫家渡南北溜溝等處役工挑濬以殺上流武城迤西至沛縣迤南修築長堤以防北潰俱從之會夏秋間旱災修省言者多謂新河之開非計詔罷其役并罷

諸治河官應期言河工已完其半請俟秋涼終事工部請從之且言河道總理官不可罷得旨應期回京別用竟罷新河之役尋以工部右侍郎潘希曾兼右僉都御史代之應期維熊俱令閒住初應期議開新河維熊贊之甚力及應期督工嚴急怨讟朋與維熊復言其不便故朝議頓改遂兩罷之於是左都御史李承勛言興事任人惟明與斷豐沛河工三年之內三易大臣役丁夫三十餘萬用帑銀二十餘萬始也講之不熟繼也主之不力乍行乍止靡費孔多今宜

河道

遣部臣知水事者詣工所各陳所見下工部詳議行侍郎潘希曾詳慎斟酌必詢謀僉同然後興工部覆謂承勛議是但既責成希曾不必別有所遣以阻其任事之氣上從之希曾至則疏言近年沛河沙淤旋挑旋塞皆因秋水泛漲黃河奔衝所致嘗考黃河故道上流則孫家渡趙皮寨下流則飛雲橋弘治以前三支分流會淮入海故徐沛無患漕渠不淤今上流二支俱埋全河東下併歸於飛雲橋下東呂梁上過開河以故決隄壅沙大為漕患倘非疏其上流秋來

水發沙雖挑而復淤堤雖塞而復決近因趙皮寨開濬未通正在孫家渡興役乞勅巡撫河南都御史潘垣委官鳩工壘為疏濬聽臣閱實具奏上從其議是年閏十月沛縣廟道口以下忽淤數十里希曾言廟道口之淤蓋由決河西來橫衝其上并掣漕河之水東入昭陽湖以故閘水不復南流而飛雲橋之水時復散漫今宜於濟沛間加築東堤以遏入湖之路更築西堤以防黃河之衝則水不散漫而廟道口可永無淤塞之虞仍於上流分濬孫家渡趙皮寨二處則

河道

五

橫流以殺而運道永安工部覆奏得旨允行八年十一月希曾言河南儀封縣河患已寧管河主簿宜裁革孫家渡口已濬通請于鄭州增設防河判官一員專駐其地為率後計九年五月以河隄成加希曾正二品俸級總理河道如故尋改兵部卒十一年漕運都御史劉節疏言黃河舊通淮河口流沙淤塞挑濬方完糧運幸過忽伏水漲發泥沙漫入直抵淮安府城西浮橋一帶俱被沙淤已興工挑濬極目前之急更乞會議長策或改河口以避奔流或築長隄以捍

巨浸工部覆上得旨切責管河官怠玩令各官如議修治是時河患不常而治河之臣亦數易十二年八月河溢魚臺十三年正月睢州野雞岡正河淤五十里漫于平地注入渦河先後河道都御史戴時宗朱裳于湛獻議興役不過濬淤沙築長堤而已而朱裳則言孫家渡渦河二支俱出懷遠縣經壽春王園寢至泗州經祖陵祖陵東南西南三面距河壽春王園寢尤為逼近屢有滄浸今宜于祖陵築長隄以遏泛溢壽春王園寢砌石岸以防衝決但事體重大不敢輕

河道

六

舉部覆亦未之及也十四年河道都御史劉天和條議治河事宜一泗州祖陵欲築隄圍繞恐陵前湖河之水又將遏之北侵乞命欽天監官相度定議取自聖裁一壽春王園寢請於四面各百餘丈外環築土堤砌以石基但地脉或有所妨而石料不能猝辦一近年黃河入運道僅利濟魚臺南至徐沛二百里自魚臺北至濟寧臨清五百里間俱賴汶水諸泉之利宜大加疏濬俾勺水悉入漕河一南旺周遭湖隄已築成百餘里舊議砌石以禦橫流今黃河南徙汶泉

水微培隄亦已高厚毋容更議一淮安清河口板開
迤西於淺河道併工疏濬築為隄岸一新庄清江等
閘如濟寧閘例以時啓閉一舊議祥符之盤石口蘭
陽之銅瓦廂考城之蔡家口各築月隄竊謂黃河當
防者惟北岸為重當擇其去河最遠之大隄及去河
稍遠之中隄各一道修補接築使北岸七八百里間
聯絡高厚則前勘應築各隄舉在其中可省勞費工
部覆其議為當上從之天和尋以河工完改兵部而
粗陵建閘築隄砌橋則都御史王果郭持平張景魏

河道

有本先後董其事以三十三年始告成焉三十二年
河決新安口河道都御史曾鈞漕運都御史連鑄請
自劉伶臺至赤宴廟挑濬淤沙於草灣老黃河口築
長隄磯嘴高家堰長隄再行增築原建新庄等閘加
石修砌凡費帑銀十三萬有奇至四十四年河決沛
縣等處淤百餘里改南京刑部尚書朱衡為工部尚
書治之時衡定計開沂山一帶新河築隄於呂孟等
湖以防潰決即盛應期所開故道也河道都御史潘
季馴謂新河上淺水湧勞費難成不如濬留城故道

由是與衡不協衡持前議益堅身自督工吏卒不用
命者重法繩之時浮議籍籍謂衡違衆自用故與難
成之役以要功給事中鄭欽上疏言狀兵部請遣官
勘視新河與舊河孰便詔工科右給事中何起鳴往
起鳴至沛縣查勘還奏舊河之難復有五黃河全徙
必殺上流如新集龐家屯趙家園等處以不費之財
投諸河流已弃之故道勢必不能一也自留城至沛莽
為巨漫無所施工二也橫亘數十餘里塞裳無路十
萬之衆何所棲身三也挑濬則淖陷築岸則無土且

河道

南塞則北奔四也夏秋積潦濬後難保不淤五也新
河內多舊隄高埠黃水難侵開鑿之費視舊河為省
且可遠將來潰決之患故尚書朱衡任其必可開而
議者見為難成亦有三馬一以夏村迤北十六七里
地高恐難接水然北高南低大約只深一丈一照水
平便已加深何患水淺一以三河口沙深水急不無
阻碍然既建壩闌截或用石包砌每歲挑淺何患沙
壅一以馬家橋兩岸築隄五里微山取土不便又急
水投埽勢必不堅此惟在委任得人培築堅固非無

可措手者往時舊河淤塞未甚都御史盛應期建開
新河垂成而廢至今惜之今柰何徂道旁之議不為
通變之謀臣斷以為開新河便工部會廷臣議皆合
上意乃決勒限開築新河不得藉口速成苟且完事
時四十五年三月也衡乃一意董督自南陽以南東
至夏村又東至留城凡一百四十一里因應期所鑿
河形再鑿而深廣之引鮎魚諸泉薛沙諸河注其中
築壩三河口疏舊河築馬家橋隄遏河之出飛雲橋
者使盡入秦溝自留城至赤龍津又五十三里凡為

河道

九

開八減水開二十為壩十有二為堤三萬五千二百
八十丈有奇石隄二十里已又鑿黃家口導薛河入
赤山湖鑿黃甫口導沙河入獨山湖為支河八以備
旱潦蓄洩八月間工垂成矣所未通者十餘里值黃
河驟漲隄岸有潰決者流言至京師工科都給事中
王元春劾衡倖功欲速無為國長久計宜黜而起鳴
物主新河之議者亦與御史黃襄請亟罷衡俱下部
議覆而季馴與衡旋以新河功成告言糧運由境山
進新河過薛河至南陽出口河水通滿隄岸坦平無

關阻於是羣賢乃息更工二部覆諸臣疏請留用衡
令會同季馴悉心料理以圖永久從之

河道

閹宦

閹宦自正德間中外盤結內則口含王爵手握天憲外則陵轢諸司漁獵氓黎幾同漢桓靈之季矣上初即位深鏡往跡思挽傾輈而輔臣楊廷和力佐之王岳范亨特加贈廕魏彬李鎮輩悉從斥遣各監局冗濫員役詔司禮監覈汰鳳陽密雲諸守備改給勅諭奪其符驗旗牌於是御史楊百之南京大理寺評事林希元疏請罷鎮守內臣然是時大禮未定二三輔臣方累疏乞休納牖射隼之策未暇及也姑遵奉正

閹宦

德遺詔去其太甚而已辛巳六月御史宋鉞言真定府抽印木植內臣原非舊制且極言太監祖臣貪婪狀而浙江撫按官許廷光唐鳳儀亦疏劾抽分太監趙俊浚利鬻權大為民害上命革臣任逮俊鞠問抽分內臣罷勿遣有御馬監監丞何澤者言近習及二十四監奸利事詔答諸內廷發充孝陵淨軍仍取通政司副本入御史成英言詔書方求直言而澤以言獲罪蓋左右近習惡其害已構陷欺蔽遂至於此非上意也乞亟旌澤而罪諸朋奸者疏入僅報聞焉十

二月有旨勅守備倒馬關太監楊金調廣東市舶司管事御馬監少監安川守倒馬關右監丞鄭斌鎮守廣西傅倫牛榮取回南京閒住於是兵部尚書彭澤等言金等夤緣鑽刺乞寢成命倫榮或各加戒飭養飽虎猶勝於餓虎也上從之尋復有旨以張弼劉瑤分守涼州居庸關等處亦以澤等論奏已之嘉靖元年七月司禮監太監溫祥賫冊寶自安陸州還言濟寧管閣主事陳嘉言欺侮遲留上震怒遣官校逮之御史王秀給事中劉濟各疏論救上不聽二年六月

閹宦

給事中劉最言內廷修設齋醮皆由內官監太監崔文以左道蠱惑聖心糜費內帑而復肆巧辨箝制言官此風實不可長上怒最狂率令調外任時文方督修九門城濠家僮李陽鳳索賄于匠頭宋鈺不獲因以他事嗾文杖鈺幾死事下法司問未決文為陽鳳訴寃改鎮撫司訊理尚書林俊執奏者再上怒其煩瀆責令對狀俊曰昔唐德宗相裴延齡陽城欲取白麻壞之唐文宗詔赦左藏史狄兼謩繳還詞頭忠臣愛君類如此今太監崔文延先朝之漏奸而左道之作

備也蕩搖主心排軋言路其罪已不容誅茲復簞弄
威福脇奪見囚臣誠不忍見朝廷紀綱為此輩所壞
上頗優容之然陽鳳事竟付鎮撫司也劉最既謫廣
德州判官去而東廠太監芮景賢復奏最在途仍用
舊銜乘座船索夫役而御史黃國用遣人護行均屬
違例上命逮最國用下詔徹最坐謫戍國用降邊方
雜職三年五月守備浮圖峪指揮使胡璽等奏紫荊
關守備太監耿忠不法事忠亦許璽自辯巡撫保定
都御史劉麟請並斥治之上特宥忠逮璽等于法司

閣宦

三

問四年正月降浙江巡按御史歐珠為高州判官浙
江左布政使馬卿為鶴慶知府杭州知府查仲道為
福建鹽運司同知以織造太監吳勳誣其抗違詔旨
被逮降用也而南京織造太監張志聰亦許長洲知
縣郭波阻悞工役會波已陞工部主事逮付詔獄降
為江西布政司照磨山海關守備太監李能言修理
墩臺宜於商稅取給上許之兵科都給事中鄭自璧
御史劉穎等極言其不可兵部侍郎鄭岳請從臺諫
言俱報有旨自璧復言比者甘肅之捷參隨人等均

陞一級似為過濫而太監張忠至九十員名視尚書
金獻民總兵抗雄浮于三倍以上名器賤同瓦礫非
所以勸有功疏入不報十一月提督浙江市舶提舉
司太監賴恩乞換勅諭兼提督海道遇發得調官軍
有旨許之兵部言威柄不可輕假成規不可輒易鄭
自璧請切責恩取回別用章俱下所司十二月添設
南京守備卜春時南京守備已三員矣南京御史王
獻以為冗濫疏請停軍兵部覆如御史言詔如前旨
是時鎮守分守內臣皆貪饕桀驁所至厭苦之獨山

閣宦

四

東巡撫都御史王堯封等疏稱鎮守太監王思競之
賢請賜勅褒獎得旨不必賜勅第令孟益加勉勵以稱
委用六年四月浙江鎮守太監鄧文請于商稅內量
收脚價以充獻新器具之費部議謂比年歲儉民窮
商賈利薄若另抽脚價是為額外之征不惟病民究
且病國上切責文不許十二月大學士楊一清等言
閒住太監張永平寘鑄之逆發劉瑾之奸隨侍南征
羣醜畏憚及武廟晏駕遂計擒江彬弭國家大業內
臣若永誠不易得宜特賜起用俾供內職者勉于効

忠上命永掌御用監印提督團營兼管神機營操練
未迺查上各營軍馬額數及陳清勾解酌替補汰老
弱飭馬政諸事章下兵部奉行七年六月浙江巡按
御史王化劾織造太監張志聰縱家僮與販私鹽上
切責志聰令降一級取回以太監耿隆代之家僮下
按臣提問十二月內使雷玉威逼人至死巡城御史
教鉞以狀聞請治玉罪上嘉鉞能體朝廷欽恤之意
命陞俸一級八年二月南京長隨郭良等以進貢南
還奏求車輛人夫及馬快紅站船上許之兵部執奏

閣官

五

謂故事進貢官止有馬快船載在會典其餘不得增
給詔從部議三月御馬監太監麥福請復盡徵牧馬
草場地租戶部言御馬監轄二十馬房草場五十六
所熟地二萬四千十二頃頃從侍郎王輓之言命科
道官勘處以熟地八千頃歸監資公用留生草地四
十萬畝備芻牧其餘熟地召民佃種徵租信公私兩
利經久可行之策福請不且聽許上從部議令如前
昔行是月詔凡輸白糧及諸物料入內府者並令巡
視庫藏科道與監部官閱入有留難為奸利者悉聽

建治五月給事中劉世揚等劾南京守備太監卜春
王鏜各奸利不法事詔春鏜革任閒住七月提督海
子太監孫端疏乞優免海戶雜差戶部言海戶多殷
實每戶優免三丁載在會典近者畿輔災傷差徭繁
重奸民多投充影射偏累良民根本之地深為可慮
海戶優免止宜如故報可時上方總攬乾綱益明習
治體於近習靡所假借而大學士楊一清為上信嚮
頗得幹旋其間故言官之論列該部之執奏無或阻
撓中貴人廩廩奉法非復如向日輒張矣是年十二

閣官

六

月惜薪司太監芮景賢言本司積餘木柴足內官長
隨等一歲支給請將明年柴價銀一萬九千兩暫行
蠲免部覆從之景賢即昔年煤孽劉最以致逮繫者
也九年正月御馬監太監麥福奏乞騰驥等四衛軍
士見操者免差科臣點開新補者免由兵部審驗兵
部引私治間舊例及近奉詔旨為請上從部議刑部
尚書許讚言頃奉旨逮興州後屯衛都指揮崔昂匿
其叔太監崔文所請戒飭文必出昂以正法上命并
文逮治之九月裁革雲南鎮守中官從巡按御史毛

鳳詔言也十月裁革廣東管珠池中官從給事中王希文言也十年三月裁革四川分守中官從巡按御史丘道隆言也是時楊一清去位而張孚敬柄國意在悉去鎮守中官以剔夙蠹故贊上裁之如此未幾孚敬致仕去然上睿聖獨斷灼知各處中官為地方害日久遂以次裁革之十七年四月武定侯郭勛請復各處鎮守中官并委其取礦課以資國用兵部言此輩害民先朝已極頃幸聖斷裁革民始安堵不當議復都給事中朱隆禧亦以為言上曰鎮守內臣非

閣宦

七

太祖舊制今且著雲南兩廣四川福建湖廣浙江大同每用一人內監慎選以充不得作威生事至十八年五月以星變修省詔諸鎮守內臣盡數取回自後永無遺之蓋自是宿蠹一清所留者惟南京承天鳳陽及黃花鎮諸守備耳即有城社竊伏之奸無幾矣二十三年五月降巡按湖廣御史史褒善為滁州判官先是承天守備太監傅霖與留守李翱等數忿爭褒善並參奏之霖乃訐褒善擅用響器鐵鍊驚擾陵寢褒善遂得罪二十五年三月謫巡按御史包節

永成邊衛時承天守備太監廖斌橫恣甚節至欲繩之而語洩斌懼思有以中之於是俟節謁陵時故獻膳羞遽使撤去而詭稱節麾出之鍾祥縣民王憲等知節與斌有隙訐姦豪周章等謂斌黨庇節收章驗問欲以持斌斌隨劾節謁陵遲慢當進膳不行旁立大不敬又受豪民訟凌辱守臣重刑周章斃於杖下奏已發而節始奏斌前事上怒節抵飾逮下法司問法司坐節謫成有旨令永成邊衛逃則殺之三十二年十二月廷杖光祿寺少卿馬從謙從謙以內官監

閣宦

八

太監杜泰乾沒內帑銀巨萬疏發其奸泰亦奏從謙盜用大官食物及誹謗不忠狀事下鎮撫司言二臣均屬有罪所引誹謗事茫無的據上竟怒從謙誹謗廷杖之從謙遂死杖下三十六年三月掌錦衣衛事都督陸炳劾奏司禮監太監李彬侵盜帝真工所物料及內府錢糧以數十萬計私役軍丁造墳于黑山儲擬山陵大不道宜置諸法上命逮問論斬沒入其貲銀凡四十萬有奇金珠珍寶無算四十年十月直隸巡按御史黃紀劾黃花鎮守備紀揚貪殘不法且

言本鎮既有兵備又有參將等官太監似為虛設請并裁之上詔逮揚員缺不必更補已而揚捕至亦許紀索賄不得挾私妄奏上命并逮紀面質調為大理寺評事四十四年二月供用庫內官暨盛等以侵盜香料十八萬餘斤為少監何進所發詔下盛等獄命給事中張岳御史董堯封查覈具得其侵盜狀因言該庫錢糧宜照光祿寺例付巡視十庫科道官每年一查已法司當盛等俱盜內府財物律詔如擬五月內官監太監趙楹下獄論死初湖廣黃崗縣奸民胡

大順

九

大順黃緣陶仲文獲供事靈濟宮仲文死大順以奸欺事發詔斥回籍至是大順希進用乃偽造萬壽金書一帙詭稱得之鸞筆且言呂仙授大丹三丸用黑鉛取白名曰先天水銀鍛之則成清霞玉粉神丹服之却疾不老道其子王玄隨妖人何廷玉因方士藍田王羅萬象通楹獻之時此三人者方幸于上上覽其書藥問曰此是箕批扶箕者如何不來田玉等遂詐為聖諭徵大順入京至則屢上書求見上問大學士徐階曰胡大順又來却是藍田王羅萬象因我問

妄喚他至今大順仍可用否階言水銀非可服食田玉等妄自傳喚罪惡尤重乞聖明速斷以消隱禍上乃詔錦衣衛逮大順等問狀下法司從重擬罪楹具疏為大順等申解上大怒下司禮監拷訊執付法司與大順等俱論斬楹竟死獄中按馬從謙包節史褒善黃紀皆力排九閔之虎豹遭其反噬而從謙蒙難特酷紀雖左調然其言既行微罪有餘快矣李彬趙楹之獄足令羣奸褫魄明日月而威雷霆非聖神之主曷克有是乎

大順

十

二后喪柩

孝潔皇后陳氏元城人也父萬言為邑諸生嘉靖元年八月后膺簡入宮而萬言為鴻臚卿尋陞中軍都督府同知賜第于西安門外命工部為之修葺工部言其地逼近宸居高廣踰制宜裁其半萬言佯具疏辭且言丈量規畫皆營繕司郎中葉寬員外郎翟璘主之上怒逮寬璘下詔獄已而萬言再疏為請乃釋之九月冊立皇后明年萬言封恭和伯子紹祖為尚寶司丞而翟璘復以他事謫外四年七月萬言許奏

元城知縣張好古建繫坐降調時萬言恃后寵驕橫

甚然

后矣七年九月后有疾萬言疏乞容妻冀氏入宮省視上不許越十月庚子后崩禮部上喪祭禮儀上疑其過隆令更議部臣具累朝舊儀參酌以請上裁定示閣臣云聞喪次日百官素服於思善門橋南哭臨又次日亦如之第四日成服百官服喪服入臨三日止朕冠黑翼善冠素服犀帶視朝一十二日盡杖期以日易月之意一十二日前後共二十七日俱西角

門視朝服淺色木百官於成服之日素冠服行奉慰

禮自二十七日後黑冠素服角帶朝參閣臣張璉等言上服制宜素服經帶十二日其後乃黑冠犀帶前後二十七日俱御西角門視朝朝之日百官皆素服經帶二十七日以後乃素服角帶上意既允已復有占曰朕當黑冠素服降之九日而釋可矣璉等奏曰大行皇后喪禮皇上以皇太后在上欲為降殺非齋恩也臣竊謂夫婦之倫參三綱而立人君為綱常之主言動尤不可不慎按記曰天子與后猶父與母也

為天王服斬衰父之義也為后服齋衰母之義也左

傳昭公十五年六月周景王太子壽卒八月后崩叔向曰王一歲而有三年之喪二焉蓋古禮父為子夫為妻皆服報服也後世夫為妻始制為齋衰杖期夫喪服自朞以下諸侯絕然特為旁朞言若妻之喪本自三年報服殺為朞年則未嘗絕者也今古制不可復皇上為后服朞以日易月並十二日臣子為君母服三年以日易月並二十七日較諸古禮已至殺也殺而又殺則至於無矣臣愚謂皇上宜服朞十二日

宜容臣子素冠服經二十七日不然則恩紀不明典禮有乖臣職在輔導不敢陷君父有過之地謹昧死言上不聽時禮臣方獻夫亦疏如璵言且引仁孝皇后崩文皇帝衰服後仍服白衣冠數月以証之上曰文皇后喪禮與今大異其時上無聖母下有東宮從重盡制或為所宜卿獻夫是昔議禮之臣他人引程子之言曾辯其非豈今日以周景王事強為固執其遵朕欽定儀制行之詹事霍翰奏曰禮有經有權禮云夫為妻服朞此萬世之經也因禮之變酌義之中

二后喪制

三

則謂之權皇后配陛下共事天地承祖宗者也陛下為之服焉為天地祖宗之故也然限於陰陽內外之辨則有不得盡致其情者矣今百官遭妻喪無服喪蒞事者謂內而不外陰不可以當陽也至於陛下何獨不然聖諭云素服十日倣輟朝之義臣則曰為皇后服禮也然行之內廷可也若履當陽之位行中宮之服或不可也百官為皇后服衰為其母儀天下也然上壓於陛下則有不得盡致其禮者矣古禮父在為母杖不上於堂尊父也至於朝廷何獨不然臣請

陛下玄冠素衣御正角門十日即玄冠玄裳御奉天門百官入左掖門則烏帽玄水杖不上堂之義也退入公署及居私室仍素服白帽二十七日而除子為母之義也若陛下於二十七日俱御角門則混而無辨臣下素服朝於中門則瀆而不敬皆非時義之宜也此於古禮所未有然可以義裁者惟陛下采擇曰喪服禮制朕已兩定儀注下禮部遵行今霍翰所奏斟酌時宜當從所擬不厭數易朕於十五日常服在奉天門視朝百官淺色水朝參退仍如制服二十

二后喪制

四

七日而除是月乙丑命建陵於襖兒峪工部言祭引在邇雖奉旨權創蒹殿但淺率不稱請以襖兒峪地舊行殿權安其中上不從閏十月庚午冊謚大行皇后曰悼靈壬午禮部上祭引儀注上更定多從裁損如百官哭臨及禁屠徹樂當於祭引三日之前梓官出當於端門行辭祖禮從中門出時哭臨既止一日辭祖復從罷免而梓官命出左王門於是禮科都給事中王汝梅等疏言皇后正位七載儷體至尊生以禮歸歿不以禮葬非所以重大倫為萬世法請更議之

上曰后尊則帝益尊朕豈不知第有所壓不得不斟酌裁制耳給事中徐景嵩又言哭臨辭祖之禮不敢強請惟梓宮出門臣民觀瞻所繫王門之議臣心實不敢安詔如前旨遂以是月己丑發引而陵工未畢迨次年三月朔乃克葬焉禮成從部議奉主柩於奉慈殿孝惠太皇太后之側至十五年九月議遷奉慈殿三后神主於陵殿廼從尚書夏言議改謚曰孝潔而遷主于奉先殿西室云孝潔皇后崩之歲以十一月册立順妃張氏為皇后十三年正月癸卯有旨廢皇后張氏而是月壬子册立德嬪方氏為皇后后有盛眷父銳封安平伯已復進為侯二十一年十月丁酉宮婢楊金英等謀弒上伺上寢熟以繩縊之幾絕有張金蓮者走告后后奔救上乃免諸謀逆者皆伏誅而端妃曹氏與馬時妃方有寵於上官閣籍籍謂后實誣陷之然上不疑也自是上深德后而眷益盛矣故銳立而其子承裕復世為伯二十六年十一月乙未后崩上悼甚諭禮部以元后禮喪之禮部上喪禮儀注自成服日為始上黑冠素服十日十日後易

淺色服俱西角門視朝百官十日內俱布帽素服經帶朝參十日後烏紗帽黑角帶素服通前二十七日後上常服奉天門視朝百官仍淺色水俟梓宮發引乃如常詔如擬其禮視孝潔皇后加隆焉乙巳禮部請慎選陵地擇吉發引詔陵地不必擇預造已久蓋即曩所建壽宮也仍命并落安儀各具以聞十二月戊辰册謚大行皇后曰孝烈先是孝潔皇后謚册正副使以節册授內侍官詣几筵至是命正副使入殿不許內侍代太常讀册百官侍班行四拜禮乃退云

二十七年二月癸丑上定陵名曰永陵禮部議上孝潔皇后落安禮有旨報罷乙丑修齋薦于永禧宮廷臣分日序進行禮而豐潤伯曹松南京禮部尚書王學夔以入臨至上謂梓宮未發仍命練經供事四月己巳禮部具發引儀以請上覽之曰梓宮由中道行虞祭如禮制用九徃者孝潔皇后崩時上避慈宮且別有謂今孝烈皇后功德俱踰非朕私嬖也安玄宮當居左他日即配享廟庭既而以葬期太逼命再擇日具儀又命梓宮居中之右虛其左於是部臣復上

儀注上改薦殿曰行享殿餘如擬六月甲申梓宮發引丙戌葬永陵己丑還主奉安于坤寧宮初部臣按故事請安主于奉先殿東室上諭輔臣嚴嵩等曰后神主還京朕欲于坤寧宮正寢奉安卿等與卿案議之於是禮部具儀欲候虞祭禮成誦日告廟舉坤寧奉安禮上覽疏曰所擬未合朕意所以暫奉于宮者俟期年行柎廟禮豈以坤寧可久安耶十一月部臣復請權柎主奉先殿歲時享獻上謂后主宜即柎太廟命輔臣及禮部詳議嵩等具言升柎位設宜于太

二后長柎

七

景

廟東皇妣睿皇后之次後寢安主則設幄於憲廟皇祖妣之右以從柎於祖姑之義上曰柎禮至重豈可權就夫后固非帝而乃配者自有一廟之序安有享從此而藏從彼之理不可踰前邪為奸欺計也其遵祖制奉桃仁宗柎以新序即朕位次勿得亂禮嵩又言君父在上迺遷之禮臣等不敢遽言仁宗在他日所必桃此時舉行事體所繫甚重須集衆論之公且陰不可當陽位更須議處已復奉密諭卿謂陰不可當陽位則不必柎祖姑之側即柎皇妣之側可矣二

十八年十一月上乃諭禮部藏主于慈孝獻皇后之側每遇享居本次止設位儀品祝不必及遂以是月甲申奉主柎于太廟然上意終不愜也二十九年十月上復諭禮部曰奉先殿未設后位爾等執泥弄文視朕猶閔位焉其從正歸一議聞禮部尚書徐階會廷臣議言奉先殿后位未設誠于禮未備然遽及廟次則臣子之情不惟不敢實不忍也竊謂宜仍其舊時大臣會議惟階頗以柎廟為不可都給事中楊思忠主階議餘無言者上使人覘知狀及疏入上乃曰

二后長柎

八

景

爾等懷貳之心牢至今耶茲非專論后又非子為親夫為婦也正義止以朕躬論顧無人肯奉議者階與思忠二人議定以聞即是矣於是階思忠言周建九廟三昭三穆率六世而桃至後兄弟相及則有不能具六世者國朝廟制同堂異室與周禮不同今大廟九室皆滿若以聖躬論則仁宗當桃固不待言但此乃他日聖子神孫之事而煩皇上身自議之臣等之心果有未安謹按夏廟五商廟七周廟九禮以義起九之外亦可加也謂宜于太廟及奉先殿各增一室

而以其一升祔孝烈皇后則仁宗可不必祔在皇上
無預祔以俟之嫌上曰會議當人人盡言今兩人一
言而止非懷貳耶且禮得其正何嫌祔以俟耶其
更歸一會奏於是階等復會廷臣議言仁宗為皇上
五世之祖以聖躬論仁宗于禮當祔孝烈皇后母儀
萬國于禮當祔臣等衆論攸同宜奉祔仁宗升祔孝
烈皇后于太廟第九室以明典禮疏入報聞已禮部
以忌祭在近請擬上祔祔儀節上猶銜禮官初議抵
牾乃曰孝烈皇后所配者入繼之君又非六禮之始

二后喪祔

九

忌日雖不祭亦可部臣愈益惶恐乃言陛下繼天法
祖謨烈佑啓萬世治功超越百王所謂中興大有為
之君孝烈皇后隆德懿行翼贊皇猷弭變宮闈慶流
宗社所謂以聖配聖炳乎相成者也伏睹本朝故事
宣宗章皇帝廟舍恭讓皇后而祔孝恭章皇后憲宗
純皇帝廟舍吳后而祔孝貞純皇后忌日必致祭于
奉先殿故典具存無論先後今日祔廟之禮忌祭之
儀幸容臣等具儀開奏奉祔升祔至期舉行忌祭則
正義明而禮制定矣上曰非天子不議禮后本當祔

廟朕屢諭之丞弼示之禮官顧謂今日未宜實俟
朕神主耳乃命候旨行事已而上諭輔臣曰昨禮官
及諸臣所云猶強耳人心全不識天時初以皇兄無
嗣大統屬在朕躬本之天定自爭親爭帝爭祔爭名
三十年矣猶不明至是乎今即不忍祔仁宗且置后
主別廟將來由臣下議處令忌日奠一卮酒不至傷
情于是閣臣傳諭禮部廷臣無敢復言者乃以十一
月壬寅奉祔仁宗神主甲辰升祔孝烈皇后于太廟
第九室云上意銜思忠不解吏部屢以資序擬陞俱

二后喪祔

十

不允三十二年科臣表賀正旦首署思忠名上摘表
中玄禧申錫一語詰之曰是何文體思忠懷欺不臣
久矣令遠于午門外杖之百黜為民隆慶元年禮官
言國家陵墓廟祔之禮自宣宗以前陵寢合葬皆止
一后至裕陵則二后同祔葬茂陵則三后同祔葬若
太廟祔享則惟一帝一后又后惟元配始得升祔恭
惟孝潔皇后為大行皇帝元配禮應合葬永陵祔享
太廟孝烈皇后雖曾正位中宮然非元配今宜于大
行皇帝祭引之先奉孝潔皇后梓宮于永陵與聖母

梓宮同日祔葬孝烈皇后以次列祔及大行皇帝升祔之時宜請孝潔皇后祔享而移孝烈皇后于他所庶名分正而典禮全上命如議行

二石祭祔

冊立分封

嘉靖十八年二月庚子朔冊立元子載壑為皇太子冊封第二子 為裕王第三子載圳為景王時皇太子生四年矣貴妃王氏出也是日當午日下有五色雲見長徑二丈餘形如龍鳳瑞曰卿雲蓋其應在裕王云十九年正月進封貴妃王氏為皇貴妃十二月春坊贊善羅洪先司諫唐順之司經局校書趙時春各疏言來歲元日朝賀禮成請皇太子出御文華殿受文武百官賀時上體不豫覽疏怒曰東宮目上

冊立分封

乙

類

視未愈安得行步且朕疾未平遽欲儲貳臨朝是必君父不能起者洪先等狂悖不道姑從寬黜為民二十四年二月上諭禮部舉行皇太子冠讀禮禮部尚書費案等具儀上矣已復言冠禮儀節繁多東宮未易盡習考之周制文王年十二而冠成王十五而冠大明集禮參用文成冠禮之年近則十二遠則十五今東宮加冠似為太早乞暫勅停止先以童服出就講讀則事為有序而禮不難行上命會閣臣嚴嵩等議乃疏言東宮幼齡冠禮相應停止習讀亦未便出

15 22 戶部考年人部考 8 反E 5

關乞命司禮監選端謹知書內侍伴讀演禮竣睿性
漸開儀節日熟然後出閣講讀上命候旨行然上意
謂諸臣擅擬甚不懌詰責尚書竅等奪司官俸大學
士嚴嵩因言冠讀之諭已下合無稍減繁儀止取成
禮上曰冠乃成人禮首太子繼體承命之重必典禮
具備乃可二十五年正月御史周冕以東宮講讀為
請上怒謂典禮自上出非他事可得建白責冕輕妄
令降雜職極邊用尋降冕雲南通海縣典史二十八
年命皇太子演冠禮於臨保室大學士嚴嵩侍禮部

冊立分封

二

案

言故事皇太子受賀設座文華殿中今易用黃瓦則
東宮之位似宜避尊上曰位當設文華門之左南向
今侍衛未備已之三月乙酉皇太子行冠禮成丁亥
皇太子薨上悼甚冊謚曰莊敬三十一年正月禮部
尚書徐階等言皇子年十有六選婚講學實惟其時
然必先行冊立使名位素定而後冠婚諸禮可以次
及大學士嚴嵩等請允其奏上曰二子各以本禮舉
行冠婚何害今逼君不已謂何令階具儀奏階等覆
言舊例親王冠禮行于奉天門前之東廡婚禮行于

出府之後今若二王同日行禮恐執事人衆不便周
旋請以長幼為先後婚期亦然其婚禮暫於皇城內
行之俟建有府第乃更議疏入上問大學士嵩曰出
府成婚例也豈宜暫舉宮內嵩言往時諸王名位相
等今事則非前比雖冊禮未舉倫序昭然諸凡事體
須從慎處上曰二王同體如何又欲分別其俱以三
月行冠禮選婚候勅行府第即修二所不許違慢三
月癸未朔二王冠禮成上諭閣臣曰二子當先舉習讀
半載正合婚期其示禮臣知之尋命徐階兼東閣大
學士入閣辦事仍掌部事起原任禮部侍郎歐陽德
為禮部尚書禮科給事中章適以二王講讀請禮部
請從適言上曰此事朕與卿等計令舉行適責擾當
治何乃借之四月戊午上復諭輔臣嚴嵩曰朕二子
出閣事久未見部疏何也於是禮部疏請選宮僚具
儀節以欽天監所擇四月二十五日吉期上上初許
之已復諭曰今又逼夏月能行幾時不如七月末旬
行時掌詹事府事尚書孫承恩自以職在輔養援前
旨固請上不悅曰雷久不聲占云臣下專政果迺不

冊立分封

三

奉君令卿又此附和未可也七月禮部請如前旨乃以翰林院編修高拱檢討陳以勤孫世芳林濂充講讀官二王以八月己巳出閣講讀尋遣工部員外郎樓鎮治景王府第于德安府九月選錦衣衛千戶李銘女順天府民王相女以十一月朔入宮時徐階已解部事禮部尚書歐陽德等言親王婚禮洪武年間以父婚子皆行禮禁中將之國而後出外府宣德弘治間以兄婚弟移出外府既成婚而後之國今二王婚禮似當行于禁中得旨於各府行禮大學士嵩言府第淺窄外人易於相接在親王則可今日事體不同若俱出在外臣等再三計之寔有未安上謂嵩搖于外議命舉冊立事嵩言此舉天下臣民久所仰望但今婚期已定乞從臣等所請于宮內成婚其冊立大禮候旨舉行上批答曰出府之不可是害及二王是害及朕嵩對言儲貳名分未正而又出居于外雖應得者亦懷危疑府第連接從人衆多情各為主易生嫌隙此在二王不可不慮者先朝有太后在上有中宮東宮體勢增重主上尊安今烈后不在至親惟

有二王却俱在外此在聖躬不可不慮者臣等所冊立意蓋為此上報曰人無能勝天二子只依本分待朕處分勿再瀆已而禮部擬上婚禮儀注言會典所載醮戒之詞有二一云往迎爾相承我宗事一云往迎爾相用承厥家今奉聖諭朕二子將舉婚禮一王留京一王封國則承宗承家當自有別伏俟裁定又會典東宮不回門親王回門然未有定期今宜待之國前一月行上覽之怒曰既云王禮又何不同第速降勅冊立太子任爾輩分別為之時上意愠甚尚書歐陽德佯為弗省者遂擇日具冊立儀以請上以問大學士嵩嵩對昨御批部疏會舉冊立所司豈敢不遵但此事前奉聖諭候旨處分臣等不敢再瀆上乃詔部臣曰豈有朝更暮改之理二王一體行禮勿復違擾於是以前年二月庚戌冊裕王妃乙卯冊景王妃二王各受醮戒行親迎禮出就府馬禮部條上二王婚後一切禮儀上報曰二王講讀于各府書堂三月中旬行大朝常朝俱免第朔望各入宮拜見生母王及妃生辰亦入于生母前行禮具皮弁不冕者

重父前也進賀表箋不用郊祀雖不陪一體齋戒正旦冬至朕御殿受賀次日百官常服于各府行禮免賀勿行禮七月禮部以萬壽聖節請令二王入宮行慶賀禮上曰二王非羣臣比姑俟明秋十二月癸酉朔大學士嵩言臣叨奉密對屢請建立太子聖衷淵邃久未施行中外顛望謂此大事置而不講臣等何以辭其責請及歲首誦吉舉行上曰卿此疏自解是矣恐非安上敬君之道卿第安心毋怵細邪敢有借此欺擾者重加以刑自是無復敢言者明年禮部以

冊立分封

六

聖壽請二王詣乾清宮前行賀禮復詔暫免蓋二王自出府後並不獲見上烏三十九年二月原任春坊中允郭希顏疏言往歲恭讀聖諭欲建帝立儲臣不敢言立建請言安儲二王親則皇帝之子也貴則國本之寄也顧同慶京府譏隙易萌昔三代之盛也大封同姓使各有寧宇以衛邦國而况于親子乎今親藩遠離禁閤臣仰窺天慈為王縉縉但官府不宜久虛山川若已預待惟聖明蚤斷及時勅王就國周其翼衛殊其寵數於制於情似為兩盡則兄弟相保儲可

嘉靖大政類編 冊立分封

得安也自言者倡為二王面陳嚴嵩之說臣恐二三與嵩皆疑而不自安皇上何不降德音諭元輔以益加忠謹使知王初無他也必不疑於王諭二王以毋忘恭敬使知嵩終無他也必不疑於嵩則君相相保儲可得安也上覽疏大怒摘疏中建帝二字命禮科會同科道官集議以聞於是禮科給事中藍璧等奏希顏怨望大逆坐妖言惑眾律上從之詔所在巡按官即時處斬傳首象示時上春秋高諱言儲嗣二王並居外邸形迹相擬裕王母妃既薨而景王母妃在

冊立分封

七

上左右又有與援群邪窺覘旁觀危懼頗有咎大學士嵩者故希顏疏以為言然聖心自有定屬非恒情所能測也是歲十月壬寅上諭嵩景王府成已數年當遵祖宗大制令之國何久不舉行嵩等以示所司於是吏部請設王府官僚兵部請設儀衛羣牧典仗官工部請遣官修葺德安府第越明年二月景王之國有旨面朝二辭俱免雖冊立未舉而國本自定羣疑消釋中外人心踴躍稱慶矣

七二一

宸章召對

自上龍潛藩邸篤嗜學問比入嗣大統日方釐革弊政覽決章疏而獻皇及聖母尊稱未定曾召大學士楊廷和見于文華殿以大禮事諭之未遑及考文事也嘉靖三年九月始定大禮四年五月建世廟萬幾有餘閒矣是年十一月戊申諭大學士費宏等謂周書無逸與聖祖御註洪範均是治天下之法可撰序刊布宏等請以無逸一篇依御註洪範體式因經分註繕寫成書已復有旨再註尚書伊訓併聖祖洪範

宸章召對

乙

註與近日御註無逸分為三冊共成一書宏等謂洪範九疇雖衍于箕子而其原則出於夏禹又序出聖祖請首御註洪範次伊訓又次無逸上複製洪範草畧一篇命宏等稍加潤色又命將臯陶謨與伊訓無逸等篇通加註釋名曰書經三要五年正月上製詠春及四景詩屬宏和親序其端名曰咏春同德錄五月刑部尚書趙鑑致仕陛辭上製詩一章書并龍箋賜之以寵其行六月壬子尚書席書以疾請假遣中使臨問賜詩慰之甲子上御平臺召大學士費宏楊

一清石珪賈詠入見各加慰諭賜之詩章賜宏詩有云睽茲忠良副倚賴舜臯仿狝康哉慶一清詩有云邇因西陲擾起卿督邊方才兼文與武內外資安攘珪詩有云黃閣古政府輔導須才良卿以廷薦入性資特劄方詠詩有云卿本中州俊簡在登台衡朕固亮卿志夙夜懷忠貞次日宏等疏謝上優答焉八月示費宏等御書十二字曰法祖安民奉天行道福善禍淫十月上製敬一箴及註范浚心箴程頤四箴賜宏等宏等疏謝請勅工部與翰林院蓋亭豎碑仍勅

宸章召對

二

禮部通行國學及府州縣學各摹刻以垂永久上如議行時詹事桂萼方與宏有隙因言文詞末技不足煩聖思徒使宏闕伺意旨竊恩遇以壓群臣上不謂然也然宏竟為萼與侍郎張璠力攻以去六年六月上以聽講大學衍義五言古詩并序一首示大學士楊一清等一清等依韻和進上覽畢賜璠書諭答命集成一帙名曰翊學詩是歲除夕上製五言律詩一首示一清諭曰辭殘比省過迓歲比進善一清與輔臣謝遷張璠翟鑾各和進一於次年正月四日彙書

之名曰輔臣贊和詩集且序其端命一清序于後十月丁酉上製孔顏十六字箴曰卓爾之見一貫之唯學聖君子勗哉勿偽出示輔臣十一月上親製顯陵碑文召見楊一清張璉翟鑾于文華殿論曰碑文賴卿等藻潤茲特酬勞賜一清蟒衣麒麟衣各三襲玉帶一璉麒麟玉帶如一清鑾雲鶴衣三襲金花一清等各疏謝上手答曰覽卿等奏稱頌甚過朕深自愧鑿奏有放勲二字朕尤不敢當云八年二月甲申上以春早躬禱于南郊山川社稷越三月甲辰不雨上製禱雨不應自咎說示廷臣禮部請刊布中外從之十年三月己丑禮部言皇后出郊親蠶不便上諭大學士張亨敬尚書李時議移之西苑時駕幸西苑趣召二臣二臣趨至太液池上使中官操舟渡之入見于舊仁壽宮上曰朕惟農桑重務欲于宮前建土穀壇宮後為蠶壇以時省觀卿等視其可否二臣趨出視地駕轉昭和殿二臣復命言其方位正當第宮後垣宇宜增飾上曰蠶壇第增一具服殿及小房數間務從省約賜二臣酒飯珍餌二臣復入殿謝

嘉靖大政類編

宸章召對

上出御製西苑視穀祇先蠶壇位賦手授亨敬仍命慶和亨敬請上手書各賜為子孫寶上許之明日二臣進和賦上手書製賦如所請後數日并裝成帙名曰詠和錄賜之已復諭亨敬曰君臣不交安成治功今後凡有所入奏毋拘時而來朕又欲於今秋與卿等一遊仰遵我聖祖丕訓預與卿等言之八月丁未上幸西苑時亨敬已致仕去矣召輔臣翟鑾尚書汪鉉李時侍郎夏言同觀收穫上御幽風亭而諭之曰我聖祖有訓衣帛當思織婦之勞食粟當念農夫之苦以此觀之委為粒粒辛苦也鑾等對曰自古帝王身親農事未有如我皇上者真所謂知稼穡艱難也上命賜諸臣宴宴畢召鑾時二臣見于無逸殿東室曰西苑宮室是朕文祖之御近修葺告成宜設位祭告時曰皇上追慕聖祖益見至孝上曰祭畢宜以宴落成之文臣三品以上俱令與宴又曰無逸殿之作雖以勸農亦寓勤學之意亦用宴落成之經筵日講官俱與仍進講詩七月書無逸各一章卿等具儀以聞已乃以九月乙丑祭文祖於西苑仁壽宮祭畢行

嘉靖大政類編

宸章召對

落成禮宴羣臣召李時諭曰昨見宴圖尚書王時中
蔣瑤俱列門外還宜坐之於內時對以地狹不能容
上曰皇親可移之殿西時曰俱是國戚上曰親親不
如親賢乃列時中等席於殿內時尋兼文淵閣大學
士入閣辦事已復幸西苑召大學士李時翟鑾左
都御史汪鋹尚書夏言入見上曰陝西饑荒已遣侍
郎葉相賑濟今相病宜何處鑾等請就用陝西巡撫
劉天和河南巡按徐讚因曰陝西初災傷重大近聞
亦少蘇上曰百姓艱難選用賑濟民廼天之民也豈

可救又問吏部侍郎唐龍如何衆皆稱其才遂用

五

龍次日復召諸臣論曰吏部事重龍去一侍郎豈能
當任朕欲用一人為吏部尚書卿等可從公推舉時
對曰廷臣才識短長俱在聖明洞察之下上曰朕豈
能周知朕欲用王時中為刑部取王憲為兵部王瓊
為吏部就令唐龍代瓊鑾等對曰聖見允當已乃改
瓊為吏部尚書陞龍兵部尚書兼右都御史總制三
邊專管賑濟上復曰朕念陝西民多死徙故發銀三
十萬遣官賑之欲令小民速沾實惠龍宜亟往相病

得無規避否吏部勘實有朋比者治罪壬申上御無
逸殿命大學士李時翟鑾坐講時講尚書無逸鑾講
幽風七月武定侯郭勛及九卿大臣俱侍講畢上御
幽風亭賜諸臣宴亭下退而勛等奏謝戊寅侍即嚴
嵩湛若水進君臣同遊雅詩上命付史館已卯上御
文華殿東室召大學士李時翟鑾尚書汪鋹夏言面
諭曰天地百神祀典朕已釐正宗廟之制尚未盡善
父子兄弟同處一堂在禮非宜我太祖初立四親廟
後因合祭天地始用同堂之制今宜復之時等對曰

皇上曾言祀典當正廟制難更古人廟制卑小今太

六

廟規制宏偉一旦復古禮恐一日徧祭九廟聖躬太
勞上曰今且言廟制未論行禮言曰古禮恐難復且
廟皆東向上曰盡如古禮固難但大體却須依據異
廟乃各全其尊朕欲不動大殿只用兩廡為之鑾曰
南北地短豈能容都宮寢廟上曰不必如此只行其
義可也時曰不動太廟則寢廟亦不須動上曰三廟
俱不動朕思皇考南面專享世廟之祭而列聖東西
向不得專祀朕心不安時等頓首曰聖諭及此真聖

人大孝之心也言復奏曰太廟兩旁隙地無幾須量地廣狹方可擬議上命即具奏行十月乙酉上幸南城召時鑾銮言至重華殿諭之曰朕初建霄壇于南城但此地乃遊觀之處非祭天所宜建于園丘之傍廼合古禮卿等相度以聞於是時等同往度地繪圖上之十二月壬寅上御平臺召時鑾問谷大用事都察院覆本當否時對以所擬招罪與律不合家產入官律只是三條謀反叛逆姦黨大用所犯未應籍沒坐以此律恐無以取信天下故臣等只擬一半入官

令宸章召對

七

上曰大用先朝壞政正是姦黨如何不信于天下鑾曰皇上猶春生秋殺無所不可於是盡沒其產十一年九月庚申上以星變召大學士李時等見於文華殿西室諭以引咎修省之意從容語及人才上曰過猶不及時張亨故方以被論去上意謂亨故也於是時等退而條陳三事曰務安靜惜人才慎刑獄上嘉納之十三年五月上諭大學士張亨故李時曰江西所進青爵甚佳可為祀天用今雨霽稍爽可與酌銮言三臣入觀其以酉刻至南宮之重華殿於是上御

重華殿左室召亨故等入見曰朕嗽疾靜養久不與卿等相見良用歎焉茲已平復特與卿等一見亨故等頓首曰臣等仰瞻天顏不勝慶幸上命至殿中覽觀祭器亨故等奏曰伏睹祭器制度精美仰見皇上事天之誠上命中官以牙邊檀扇分賜五臣曰天氣炎熱與卿等共涼仍命賜酒饌亨故等頓首謝既退復召亨故及時以黃紙御書宣宗章皇帝御製閱輿地圖詩白紙御書恭和詩示亨故等次日亨故等疏謝報聞仍命各為賦紀之名之曰奉制紀樂賦上製

令宸章召對

八

紀樂同述詩一章序一篇亨故等集錄進呈上從銮請詔工部刊布十一月辛未上在南郊齋宮製大報歌一章示大學士張亨故等曰朕草此數言聊見肅將之意卿等可以贊佐戒進之辭和之其歌曰肅群臣而朝趨泰壇兮欽大報以叩穹蒼愧綿才愚質兮懼無以上副恩隆爰肇復泰禮兮茲當四舉愚衷匪直慎始兮圖惟厥終末註云去歲疾未親故承以慎終句於是亨故等俱恭和上俱留覽十四年正月壬戌朔召大學士張亨故李時侯郭勛尚書汪銖夏言

至文華殿示以御製元旦詩命賡之庚辰上賜大學士孚敬時尚書欽言長春酒并諸品物諭以二十一日午刻面議大禮壬午召孚敬時言至文華殿西室面諭曰今擬建文祖廟為世室廟字當避孚敬曰世廟等號原奉欽定著之明倫大典頒詔四方似不可改文世室須別名上曰然則稱文廟時曰古人最重宗字文皇廟宜稱太宗廟亦百世不遷矣言曰古者祖有功宗有德世室稱太宗廟最當其餘羣廟不用宗字上曰羣廟何稱孚敬言皆謂當用本廟號他日

宸章召對

九

逆遷則更廟額時曰不若只用昭穆字若曰昭一廟二廟三廟穆亦如之免易牌額上然之欲加一字為昭第一廟復問孚敬曰何如二臣謂仍用本號為當上復以為然仍諭三臣曰皇考世廟以逼近河水久議移改今當同七廟興工但七廟統于太廟限以地勢規制頗殺今擬重建皇考廟于太廟左方實與太廟切近須稍殺舊規於列祖廟不至相踰庶免豐禰之嫌禮部可會官相度來聞戊戌上躬祭太社太稷是日召孚敬時言見于平堂議宗廟禮儀孚敬等奏

曰連日有祀事聖躬日勤請暫免今歲躬耕之禮上嘉其忠愛命暫已之三月丁卯日講畢上召孚敬時見于文華殿西室以莊肅皇后崩命改廷試之日令禮部傳示因言今年選庶吉士只用翰林官一人教習卿等舉堪任者時曰須擇有德行者不必專重文學上曰有德行方可為人師範文學只是末藝孚敬因薦蔡昂上俞之因問前顧昂臣教習何如時曰老成停當上因言內閣缺人卿等以為孰可孚敬請上自擇上曰古人內舉不避親外舉不避讎卿等知而

宸章召對

不舉即是蔽賢不忠孚敬曰內閣之任與他不同此官必須慎重上復諭六部也須得人吏部都察院尤為緊要因評諸臣謂王廷相好梁材甚正聶賢猶健泰金覺已衰矣復言汪鉉事無定見昨考察未免虧人孚敬曰鉉近在部時與霍韜爭辯上曰鉉終達時宜若韜作尚書則部事須盡壞了時因請舉先朝午朝之典上曰先朝仍有晚朝之儀朕思鴻臚寺奏謝恩見辭是朝儀若政事另行為是今通政司奏事全是行政非朝也孚敬曰午朝驟難復不若時時宣召

大臣于文華殿質問政事時曰常常宣召大臣不但質問政事亦可知人臣賢否臣等亦在側侍班上曰也着科道官侍廷試後行之丙子上召大學士李時見于文華殿時候郭勛與尚書汪鉉督視太廟工數爭事上疏相詆上謂時曰勛疏言工上事猶可鉉疏全是忿詞此何可忍時為營護甚力上曰若不究竟須留中耳鉉無故舉梁材自代何說昨東閣與夏言爭莊肅謚號此禮部與內閣事於鉉何與乃悻悻如此時曰大臣議事貴平心和氣如此舉動未免取

宸章召對

十一

議天下後世上曰科道何不彈之時曰不敢上曰此謂寧忤天子不敢忤權臣也勛鉉卿可傳朕意戒飭之幸已上復召見大學士李時于文華殿時張孚敬以疾給假上問孚敬疾云何時以火噉對上曰孚敬求靜養非盡屏諸事其何能靜時曰此末疾刻日可愈上曰孚敬閣中專決卿何不與爭時曰機務至重臣豈敢不爭第孚敬性剛一時難入比委曲講究卒亦未嘗不從上曰昔楊一清言彼性是如此且如莊肅皇后謚即用十二字何害乃至與禮部爭辯時曰

嘉靖大政類編 宸章召對

孚敬亦是忠愛上曰忠愛固然不無執拗且彼不愛惜人才所以多怨茲內閣缺人朕欲取舊老費宏來何如時遜謝稱善上因問太倉積貯時曰聞頗充贏由軍冗員多上曰此即位詔書所革廼楊廷和之績廷和殊有才第非輔弼器耳七月乙卯御史曾翀戴銑論劾南京兵部尚書劉龍刑部尚書聶賢戶部侍郎張雲刑部侍郎甘霖大理寺卿掌國子監事吳惠太常寺卿洗光巡撫甘肅僉都御史趙載各庸劣宜罷下吏部議覆尚書汪鉉疏稱諸臣賢俱擬留

宸章召對

十二

用上覽之不悅召大學士李時問曰近來言路不開外廷咸咎張孚敬殊不知科道陳奏大段多私今吏部覆此疏亦私耳時曰吏部是愛惜人才上曰人才亦須有分辨安得盡舉所劾而褒譽之且劉龍何如人時曰誠篤上曰第遲鈍耳南京參贊果非所任可召歸同出臣教習庶吉士又問聶賢何如人時曰無過上曰賢老矣與陳璋洗光俱衰羸宜令致仕聶賢令自陳全體貌耳又問王綬何如時曰清介第過執上曰過執則幹事不通綬亦何瑯趙永之流留之無

七二七

用時曰恐公議未允上曰如此則外調之復曰張雲誠慤其為霖有才趙載何如時曰無過上曰此三人悉留用又曰吳惠雖無華國之文然亦不甚忝厥職可調南京翰林用之翌日俱如所論處分八月庚寅召大學士費宏李時見於無逸殿東室諭曰今日閒暇召卿等來庶幾君臣同遊之意因命出觀殿宇規制東壁書無逸篇北壁則皇考所作農家忙詩上跋其後幽風亭東壁書七月詩北壁則上所題幽風圖長句西小亭二碑上自製文述創建殿亭之意而自

卷之三十一

傲尤切宏奏曰皇考詩及御製詩文憂勤一念實萬世太平之基碑文言敬天卹民親賢講學允治道至要上曰朕志在卹民即工作亦非得已如四郊七廟奉天奉祖兩宮奉親皆當營建過此即無事時因言遼東事定湖廣賊平天下亦無事上曰遼東本撫臣行事不當以致擾亂宏曰吏部推巡撫內地者只會戶部邊方會兵部恐不得入似宜會九卿推如京堂例上曰善其語吏部著為令宏曰三邊缺總制臣敢舉一人上問為誰宏曰姚鎮往在延綏甚得士心時

曰鎮處兩廣亦是後來王守仁却未是上曰守仁徒震名耳因令宏語吏部推鎮復曰既可用安事推即傳諭行時言遼東須用馬永甚好宏曰永家丁八十餘人甚驍勇善騎射上曰將須文武兼資不專在勇上又言西海水神祭于道側非禮令宏等相北口開設祠宏曰上無事不敬與堯舜同上曰堯舜豈朕可及敬者聖學始終之要猶未能盡宏因勸上保養聖躬上曰在清心寡欲宏曰須靜養以凝神聚氣為要上曰神氣充足百體自安宏言黃帝問道廣成亦專

卷之三十一

在靜上曰道書中有之但疑聚必有法卿為朕剖折以聞又諭卹民在用賢宏曰聞上昔與李時評被劾諸臣甚當上曰朕僅得其略耳卿等有見不可不盡朕簡或未當仍須執奏尋賜酒飯出已乃召見尚書夏言令建祠於北闕口湧玉亭後隙地九月己未給事中薛宗鎧御史曹鼎等論劾吏部尚書汪鋐鋐疏詆宗鎧等挾私報復上召宏時諭曰鋐被論如此何顏復立班行二臣以大工未畢請留之上曰鋐邪佞詭隨留之無益第言者不已鋐又不肯自陳如國

何二臣以上意風鏹鏹乃引疾子致仕去十一月以
新建列聖昭穆七廟增設祠官召見尚書夏言于平
臺令不拘資格嚴加考選十五年五月端陽節宴百
官于奉天殿畢上幸西苑預命侯郭勛大學士李時
尚書夏言候于崇智殿遣中官賚賜艾虎花絳百索
牙扇等物上至勛等致詞謝上曰今日之宴一以賞
節一以酬山中扈從之勞勛等復頓首謝至水次上
御龍舟召勛等各登舟而行自蕉園迤麗至澄碧亭
復宴于無逸殿稱觴上壽盡歡而罷自是歲後上體
時不豫又數謁陵十八年幸承天即行宮有諭答然
皆非特召至二十年正月元夕幸幽風亭召成國公
朱希忠京山侯崔元大學士夏言翟鑾尚書嚴嵩觀
燈亦未聞賜對然躬覽章奏手札頻下迄于升遐之
前兩月猶不輟云

大獄

初山西代州崞縣人李福達以妖賊王良謀反事連
坐發戍山丹衛迺還改名李五清軍御史勾發山海
衛復迺還寓陝西洛川縣倡彌勒佛教煽誘愚民縣
民惠慶仰進祿等從之福達用是貴日起誑進祿等
言我宜掌教天下今暫歸若等聚眾俟我遂揭賞復
還山西進祿等事覺見捕急聚眾為亂偽授官爵殺
傷吏民官兵捕獲供稱李五首謀福達聞之復竄居
五臺縣易姓名曰張寅往來大同府徐溝縣之同戈
鎮已又校重貫入京竄入匠籍輸粟為山西太原衛
指揮使其子大仁大義大禮俱補匠役詭能燒煉和
藥往來武定侯郭勛所久之復往同戈鎮其仇薛良
首發之福達懼復亡入京官司捕得其子大義大禮
繫繫之福建寤廼自詣獄置對先後鞫訊者代州知
州杜慈胡偉証之者李景全韓良相石文舉等凡三
十人具獄上布政使李璋按察使徐文華等復上巡
按御史張英英如訊成獄矣英既竣事去巡撫副都
御史畢昭獨謂福達果張寅仇家証証之也及其獄

以居民戚廣等為証坐良罪擬發口外為民獄未竟
昭亦以乞侍養去嘉靖五年御史馬錄按山西復窮
治之傳爰書如前訊勛為貽書錄囑免錄不從竟擬
福達謀反妻子緣坐上其事于法司於是左都御史
聶賢等言福達挾妖術煽亂宜置重辟而郭勛交通
逆賊納賄行囑法宜並坐得旨福達坐死并沒入其
財產妻子為奴勛令對狀勛具服謝罪上特宥之給
事中程輅劉琦王科鄭自璧張遠南京御史姚鳴鳳
潘壯戚雄等先後劾勛請正其罪勛亦累自訴且以

六獄

議禮觸眾怒為言上置不問也是年十月錄與巡撫
都御史江潮疏論勛給事中常泰秦祐御史邵幽及
自璧達復各疏言勛罪惡貫盈乞逮問如律上曰李
福達事情重大錦衣衛差官逮繫來京問六年正月
福達等逮至詔會三法司於京畿道問戒毋徇私酷
拷三月癸卯刑部尚書顏頤壽等奉詔于午門外會
訊時告者薛良眾証李景全韓良相石廷舉等共指
福達福達語塞而証中有戚廣乃巡撫畢昭所引以
証薛良之証者訊之則曰我曩未就吏訊安得此言

願壽等以其詞上上怒曰願壽等徇情偏護豈朕欽
恤慎刑之意且畢昭先勘良証今又勘實何也俟齋
祀畢朕將親鞫于廷大學士楊一清言君主要臣主
詳今案牘具明詞証咸在第令諸司虛心鞫審則真
情自得何至勞黼衣之尊親獄訟之事上乃已仍屬
勘官會廷臣訊之刑部主事唐樞言福達罪狀甚明
擬死不枉上怒黜為民願壽等懼乃雜引前後讞詞
指為疑獄上切責願壽等令戴罪辦事仍械繫馬錄
下鎮撫司掠治御史蕭一中請以錄付有司太僕寺

六獄

卿汪玄錫光祿寺少卿余才亦訟錄非辜上皆令逮
繫之於是願壽等復更議出福達獨盜薛良抵罪而
不及錄上怒益甚遂并逮願壽等下獄八月命吏部
左侍郎桂萼署刑部事兵部左侍郎張璠署都察院
事少詹事方獻夫署大理寺事雜治之萼等搜馬錄
篋中有大學士賈詠御史張英都御史張仲賢大理
寺丞汪淵工部侍郎閔楷私書及郭勛囑書凡八紙
上之詠書別有所囑英等頗及福達事上責詠對狀
詠引罪得旨令致仕而逮問仲賢等英書詞連及侍

即孟春春亦并逮馬夢等又上言薛良始誣張寅業已得白而馬錄以按部至郭勛為之救解錄素憾勛乃窮治寅事指為福達給事中常泰劉琦員外郎劉仕咸佐成之今考其年歲名字皆不倫此皆錄欲陷勛泰等黨附錄所在問官阿意承指遂成大獄臣等謂泰琦仕佐使錄殺人罪實難貸給事中王科鄭一鵬秦祐沈漢程輅右評事杜鸞南京御史姚鳴鳳潘壯戚雄等皆誣織成獄而給事中張達御史高世魁同聲嫁禍即中司馬相增減文卷証上行私此數人締黨求勝內則奴隸公卿外則草芥司屬恣意橫行殆非一日請大奮乾剛以彰國法上以為然乃詔逮科等并訊命南京刑部繫潘壯戚雄于獄夢等既已廷鞫乃言于上曰臣等奉詔欽明大獄具得張寅被証之狀寅本五臺縣人工部漏籍匠戶僑居徐溝嘗出錢貸薛良良素無賴欲殺寅以通債因妄指寅為崞縣逆黨李福達密囑寅父子怨家周儀石文舉等証証入寅罪後儀等懼罪吐實良罪發口外為民獄已成矣會寅子大仁客京久不聞里中信耗抵武

定侯郭勛求解為致書御史馬錄錄故怨勛欲乘機中以危法因傳會薛良本謀以惑亂朝聽而一時奸黨甘心于勛寅者籍起矣以天之道頽陛下仁明具得其情各犯請坐罪如律有旨各犯朋謀害人釀成大獄薛良誣告論死石文舉等証証布政使今陞都御史李璋按察使今陞大理少卿徐文華阿附巡按殺人媚人俱發戍極邊遇赦不宥給事中劉琦御史程啟充盧瓊挾私彈劾亦發戍邊衛給事中王科張達秦祐沈漢鄭一鵬程輅扶同妄奏俱為民刑部尚書顏頤壽侍郎劉玉王啟都御史江潮劉文莊大理寺卿湯沐少卿顧泌寺丞汪淵畏避言官推勘不實太僕寺卿汪玄錫光祿寺少卿余才逞忿橫議吏部侍郎孟春工部侍郎閔楷都御史張仲賢交通私劄各擬職閒住知州杜蕙胡偉下巡按御史勘問巡撫畢昭與張寅父子俱免罪還職役馬錄故入人罪死未決擬徒上以所擬為輕下法司欲坐以姦黨律葉等言錄罪未至死宜發烟瘴地面永戍大學士楊一清亦以為言上不得已從之已諸臣出差逮捕至者

給事中常泰員外郎劉仕發戍邊寺副杜鸞御史
世魁任淳南京御史姚鳴鳳原任刑部員外郎今陞
僉事司馬相俱為民僉都御史張潤原任御史今陞
太僕少卿張英南京御史潘壯戚雄俱開任南京御
史吳彥疏乞宥頤壽等失入之罪上怒令謫彥外任
按是獄初起時郭勛奉旨詰問已具服謝罪矣及在
廷諸臣攻之益急勛遂力圖反噬且以議禮觸衆怒
為詞於是議禮三臣亦力左右之而爰書改皂白混
焉馬錄以故入人死罪未決擬徒乃李璋徐文華以
殺人媚人劉琦盧瓊程啟充以挾私彈劾各戍邊衛
輕重惟意高下在手一何舛也先是吏部郎中彭澤
大計謫外璫為澤訟寃言文華瓊啟皆以大禮事
合謀傾澤次且及璫璫之欲甘心於三臣也匪今日
矣璋琦之戍所謂殃及池魚乎讀實錄所為璫傳則
口奉詔鞠勳重獄獨違衆議脫張寅之死蓋江陵當
國專總裁之柄曲護永嘉遂顛倒是非至此百世而
下誰當能辨之者

張延齡獄

嘉靖十二年十月逮建昌侯張延齡下詔獄論死
昌國公張鶴齡爵降南京錦水衛指揮同知帶俸閒
住鶴齡延齡者昭聖皇太后弟也在先朝憑寵驕縱
而延齡特甚嘉靖二年延齡以強占人地土為給事
中張原所糾自是亦稍稍斂戢鶴齡雖以定策功進
爵然謙退自保絕不敢與邵蔣並亦無有疵摘之者
正德中日者曹祖有子鼎為延齡家奴祖因以星命
被親狎鼎嘗語同儕馬景等謂其父通六甲六丁神

張延齡獄

術能役使鬼丁景等初信之後祖父子不相能而景
等亦厭祖譖於延齡逐之祖忿怨挾奏延齡與其子
鼎及景等陰謀不軌詔逮祖下刑部獄屍等下錦衣
衛獄鼎等下東廠獄有旨將會多官廷鞠而祖仰藥
死提獄主事陳能巡風主事曹春皆得罪獄亦因以
解蓋正德十年九月事也延齡尋囑天文生董昶為
草奏求進爵不久然驕橫如故嘉靖初都督張銳太
監谷大用等伏法沒產延齡擇其便美者抑價買之
為山池臺榭僭侈踰制又以婢竊金施僧執僧與婢

杖之死奴畜指揮司聰委之行錢聰負延齡五百金被索急遂謀於昶子至拾曹祖所奏事將訐延齡至陰以奏草示延齡邀其賄延齡遂遣人執聰發篋得奏牘榜聰死令聰子昇焚其屍乃折券優遇之昇噤不敢言然常忿詈至遂拾聰前牘奏之事下刑部尚書聶賢逮延齡並諸奴勘結言其擅買田宅及杖死司聰婢僧事皆有証其云陰謀不軌歲遠無左驗延齡係應議親巨請上裁之上怒曰上謀逆者只論謀與不謀豈論成否耶賢等黨比欺罔令戴罪其曹

張延齡獄

祖服毒死想當時有主使容縱之者宜追論以聞賢等懼延具獄上謂司聰以絞死曹祖及昶為妖言與景等私相傳語謀不軌延齡逆謀雖無左証而僭侈凶殘罪應論死其兄鶴齡居第相連坐視不諫責亦難辭前任尚書張子麟侍郎張論楊茂元即中祝濬主事王言陳能曹春等皆宜追問奏上上曰延齡犯在十惡宜從重典第告變人亡無從質証今但以多殺無辜僭恣不法之罪誅之鶴齡同惡相濟姑革其爵張子麟等逮赴京治罪賢奪俸一年已子麟等逮

至俱令革職為民時大學士張孚敬為延齡求解不能得上因其乞休諭之曰卿求去或因大同事者又或以今日之事為難處堅不欲法處延齡者曰為昭聖太后恐君上失德此皆不足慮孚敬疏對曰延齡事臣之心天日可鑒如真得其情豈不願正國法正慮萬一非真未免於聖德有累耳已而南京兵部主事劉世龍以南太廟災上封事一請杜諂諛以正風俗一請廣容納以開言路其一則言張延齡憑寵為非罪固難貸然一旦置之重辟何以慰孝宗昔日寵

張延齡獄

待之意安昭聖皇太后垂老之情上責其訕上庇逆令械繫來京黜為民始延齡之之下獄也提獄主事沈椿以戚畹故不令入重獄置之別所後代者益寬假之聽其家奴出入扶侍因私通親知往來置酒譚諧為樂至是主事羅虞臣有鄉人陳邦憲者亦坐死繫獄虞臣置之延齡所相得甚歡而罪繫邊將卻永宋贊王祿亦常與延齡燕聚祿因稱貸延齡八百金延齡嘗書聖學心法一幅而題君道不明賞罰六字于其端有奸徒劉東山以它事坐繫恨虞臣答已欲

報之遂撫奏延齡前事謂逆惡訛謗賄結邊官為外
援其妻崔氏動引官闈為主令子姪奴屬多通賄賂
以希脫罪而虞臣實黨之又有劉琦者亦訐奏延齡
陰附權閣傳逆官禁金幣暗結邊官賂遺真人邵元
節等事俱下詔獄二疏所株累凡百餘人上切責尚
書唐龍等令戴罪聽處分先後提獄王事沈椿等三
十六人見在者逮問陞外及出差者巡按御史執赴
京并訊已而錦衣衛訊上言東山琦所奏多誣罔下
都察院擬罪於是都御史王廷相等擬上延齡永贖

張延齡獄

四

等俱仍原擬繫獄主事沈椿等贖杖還職東山發配
琦發遣邊衛得旨如擬延齡雖在繫其諸子宗儉宗
說等席故皆富甲都下諸奸人及家奴利其所有率
撫危言恐嚇之索賄不遂則首諸官十六年十二月
有班明于雲鶴者上章告變構及中官戚里鶴齡自
南京逮赴詔獄瘦死獄中明雲鶴以誣奏遣戍而言
者猶接踵未已劉東山既發配逃歸京師巡視東城
御史陳讓檄兵馬錢珊捕獲之東山遂訐奏延齡夫
妻父子魘魅呪咀事皆實班明等奏不誣併讓珊連

構之仍取張氏奴陳文紳奏詞一紙連封以進詞連
大學士張孚敬遂安伯陳鏞西寧侯宋良臣京山侯
崔元太監交福等所蔓引凡數十人章下錦衣衛訊
鞠時孚敬已致仕矣錦衣衛以為請上曰延齡事與
孚敬無與勿問於是錦衣衛指揮使王佐力為推鞠
言東山等所奏皆無實不足聽法司唐龍王廷相屠
僞等如佐言獻上因言延齡罪狀多端久留禁獄其
子姪驕溢飲怨致奸兇垂涎財物紛紛告訐動輒指
斥乘輿干犯官禁於國體實多所損乞將延齡早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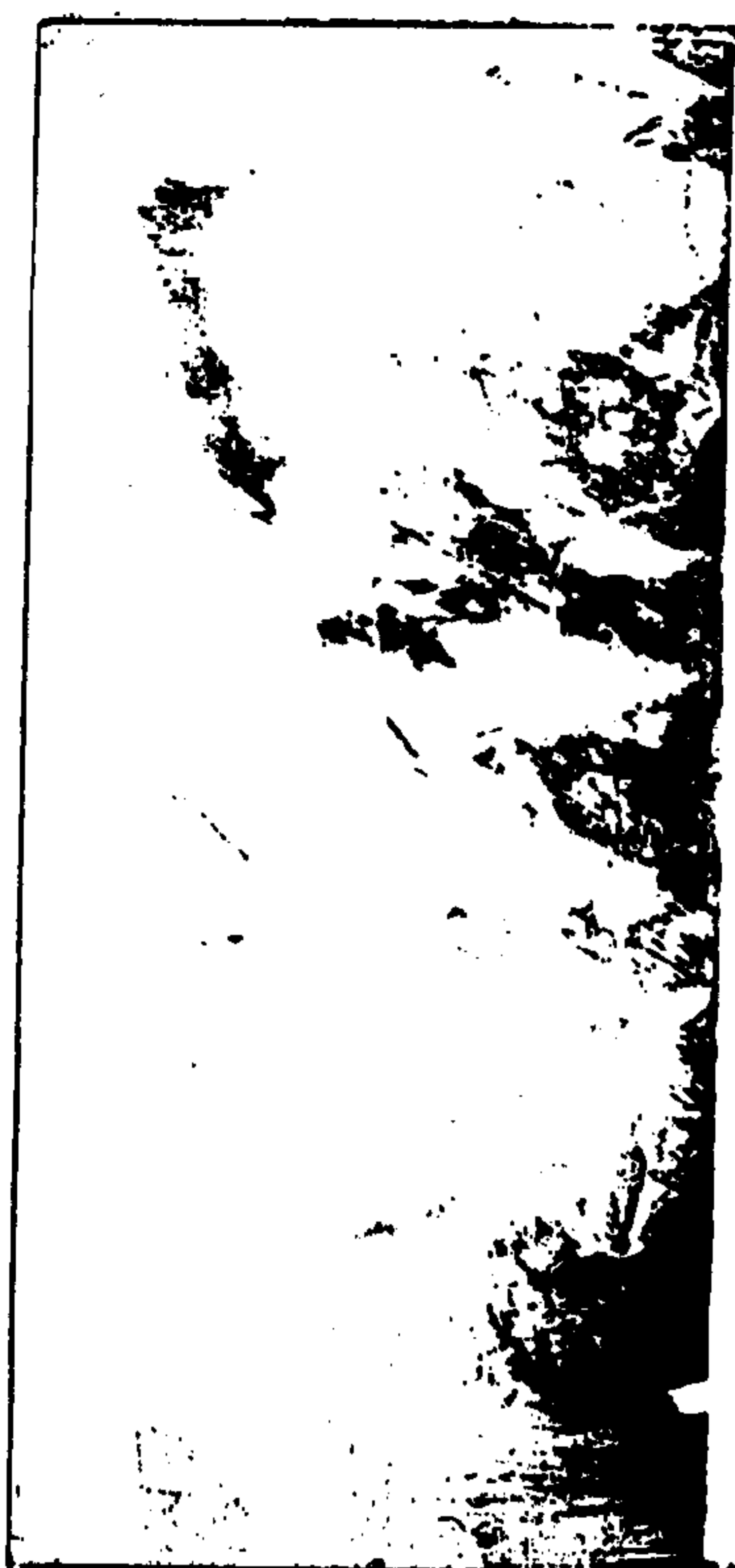
張延齡獄

五

慶決上命釋鏞等照舊管事讓珊贖杖還職東山枷
號發戍延齡仍禁錮候決宗儉宗說等調發南京盡
沒所賜產東山竟荷校死二十五年延齡死西市按
羣小之構是獄者三矣實伺間抵隙索賄賈禍以張
孚敬之寵眷於廷臣無二猶肆然株連之自非聖明
獨斷則其禍蔓延豈有極哉蓋霍韜之言曰陛下之
事昭聖禮秩雖極尊崇然其勢日輕陛下之事聖母
尊稱雖或未至然其勢日重恐給後左右之人不達
聖意妄生離間或以彌文小節構兩宮之隙不可不

早慮而預防之此其言在大禮將定之先韜之見早矣

張廷齡獄



甘州兵變

嘉靖元年正月陝西甘州等五衛軍亂殺巡撫副都御史許銘銘與總兵李隆為同里人銘性矜嚴於隆無所假借又多裁革其占役諸弊隆心恨之及散月糧銘令給與時直隆積有米麥不得冒厚利益恨銘因密令指揮楊淮嗾諸部卒詣銘告增糧價銘掠治為首者二人隆欲藉此陷銘遂令諸部卒各備鮮明水鎧具三日備待操再以增糧價請頒劄隊毋還城不聽者殺之詰旦銘與隆及守備太監董文忠俱至

甘州兵變

公議府隆陰使人約諸部卒今日告必不聽毋散眾益縱恣圍繞不解薄暮遂焚大門入搃銘出亂毆之死焚其屍毀銘所居公署盡掠其衣物銘家屬走匿文忠所得免諸卒復大掠城中劫庫釋囚迫脅文忠以銘剋糧激變疏聞于朝兵部言隆與文忠不能協心計處預折究謀一旦有急廼揚言勸諭乘機嫁禍及副總兵李義畏縮坐視俱當治罪得旨西事未寧隆文忠等姑令戴罪領職倡亂諸惡巡按御史驗實擬罪以聞銘贈右都御史給祭奠廕一子入監讀書

使使衛其家屬還鄉陞陝西按察使耿九疇為僉都御史巡撫甘肅隆既被旨詰責乃復殺士卒無罪者四人名為首惡覲自解已而御史史梧等南科給事中魯論等交章劾隆實主謀戕害撫臣宜坐重典陝西巡按御史喻茂堅發隆罪狀及都指揮支永助逆罪上命褫隆職逮來京問以右都督徐謙代之逮永下吏命巡按御史速勘以聞其官軍隨從原無助逆者勿問隆既逮至法司會官廷鞫隆不服上以獄情重大命大理寺卿鄭岳錦衣衛都指揮使王佐往勘之

甘州兵變

復從給事中劉濟言發隆往甘州置對是時虜酋亦卜刺住牧西海數入寇甘涼巡撫耿九疇方徵調防剿外虞虜患內虞諸惡黨構煽不敢窮捕之也並獲粟不老等四五人而已岳等至甘州與總督巡按官會鞫具得隆謀殺銘及粟不老倡亂罪狀擬隆謀殺人造意律斬粟不老比殺祖父律凌遲同惡楊淮等各以差論死流放法司覆議得旨李隆造謀鼓衆賊害撫臣依律處斬粟不老及楊淮等各如所擬治罪有差

大同兵變

嘉靖三年八月大同軍亂殺巡撫僉都御史張文錦大同兵素曠悍自江彬擅調後益恣肆先是元年七月以糧餉弗給聚眾譁噪欲為亂提督侍郎臧鳳巡按御史張欽捕得首惡張的祥等疏請置之法兵部言宣大糧餉久缺近戶部會奏發運銀米始到查處未周以致軍士爭呼原情論罪終當撫處上特命法司會議謂頃年主將因循政多姑息不及今重懲之恐煽亂之風日熾宜如鳳欽言詔戮其為首者五人

大同兵變

餘調極邊哨守是歲築水口等五堡遣卒二千五百家戍之皆不樂往文錦嚴令趣之參將賈鑑杖其隊長督之行諸卒郭鑑柳忠等遂倡亂殺鑑裂其屍走出塞上屯於焦山坡文錦慮其勾虜使副總兵時陳游擊葉宗招之還鎮已文錦管隊官關山等廉得其首惡欲捕之諸卒恐乃復糾集焚大同府入行都司縱獄囚攻圍文錦文錦聞變踰墻走匿宗室博陽王所叛卒擁眾圍王索之急王懼出文錦遂殺之亦裂其屍閉諸城門焚鎮守總兵公署出軍任總兵

朱振于獄逼令為主振與約勿犯宗室勿掠倉庫勿縱火殺人衆曰諾脇副總兵時陳為奏乞宥巡按御史王官以事聞上咎文錦撫馭失宜激衆致變命兵部左侍郎李昆宣勅曲赦之改宣府都御史李鐸巡撫大同陞都指揮桂勇署都督僉事代總兵以宣府副總兵斬英代時陳各趣令速往仍令團營內外官選鋒聽征該部預備糧餉俱以密勅行事鐸尋以母憂乞終制去陞山西按察使蔡天祐為右僉都御史代之給事中劉祺通政司經歷李繼先兵部主事注

大同兵變

秦皆言今日大同之變由前日處甘肅叛卒之少賞法不可繼恩不可濫宜急命素有威望大臣假之重權討除克逆以正國法侍郎李昆至大同因疏言文錦志在立功而以副懷生變彼之一身誠不足惜所可恨者紀綱廢壞為國家耻為今之計惟在急罷群情所不順者以慰其心勅新任鎮巡官公忠協濟而文錦骨髮暴露妻子流離乞加收卹上俱下其疏于所司而命昆回部時大同人心稍定屬回虜犯甘肅方遣尚書金獻民等西征叛卒聞之益自疑十一月

卒未復相煽聚殺大同知縣王文昌城門晝閉持兵嘯呼代王浚杖都御史蔡天祐疏請再降明旨撫諭寬宥迺諸叛卒稱亂杖天祐疏不敢盡言也代王尋走宣府矣兵部言大同反側迄今未定不誅元惡禍且日滋宜勅鎮巡官設法處分仍乞特遣諳練兵務大臣總制宣大得旨令會廷臣計處以聞於是兵部集廷臣議言往者甘肅之變姑息太過人心習玩叛亂頻興今若專為撫處則聲威損於九邊紀綱難以復振宜選才望知兵大臣為總制率都督魯綱領營

大同兵變

兵三千薊鎮精兵三千并發宣府銳卒進營近地宣勅曉諭鎮人擒獻首惡即奏請班師餘悉赦宥不者進勅無赦戶部仍遣官賚銀軍前厚懸賞格城內親王宗室及官吏士民固當顧慮第此寇不除則羽翼愈大將遂不利於國家况此寇顧戀妻子或冀親王宗室如前疏救必不敢輕犯遂舉戶部左侍郎胡瓚總制上從之詔胡瓚兼左僉都御史總督宣大軍務魯綱充總兵官調兵次大同近地相機撫勦有能擒首惡者賞銀伍百兩陞三級擒助惡者賞銀三百兩

陞二級先是勅原任鎮守太監王覲及軍任總兵江桓時陳等密疏叛軍首惡姓名覲疏五人桓陳疏八人兵部言桓陳身在行間所見尤宜真確請勅璣據名擒捕即行梟示上然之璣等以十二月辛巳發京師御史王官言重兵壓境人心動搖乞且留璣聽其與鎮撫官密圖捕逆而叛卒殺知縣王文昌事官至是始言之上責其奏事推延且勅之曰王官既欲定計捕逆何不蚤奏璣等相機前進王官協同贊決毋得狐疑觀望已而天祐疏言總兵桂勇捕得倡亂軍

八月天祐

四

士岳世美等五十四人乞停止重兵上責天祐阻撓所捕名數與覲輩所疏不同兵部乃言朝廷命將出師人心震懼天祐等慮變生不測故請寢兵以安其心因集叛卒責以首報罪人姓名叛卒詭以昔日行劫扶死者具上而覲等所報首惡尚未檄諭該鎮天祐固未知也上命亟偵實以聞是月庚子都督桂勇千戶苗登王紳等奉璣密檄計擒郭鑑等十一名揭示勅旨斬首梟示隨撫定五堡軍士矣越二日堡軍郭巴子等復起拒城殘勇家屬燬登紳等家於是璣

請率兵臨境設法擒獲上切責天祐等令戴罪擒賊自贖仍令璣暫駐宣府俟事平即日班師召桂勇還以朱振代之四年正月天祐等擒首惡徐璣等四人璣等遂班師還京復疏列大同功狀因盛言廷臣運籌協謀功為給事中鄭一鵬御史蕭一中所劾上責璣班師不俟命有功人員命候覈實陞賞三月庚午天祐復捕獲首逆郭巴子等四名助逆焦啞雲等三十四名以事平聞上命賞天祐等銀幣有差郭巴子等依律論罪處決仍刻榜梟示文錦卹典廷臣屢為言之上皆不許巡撫江西都御史陳洪謨疏言文錦邊圍重臣致茲大患誠宜加譴以為付託不效者之戒第事在朝廷雖誅夷之可也若緣假手士卒又從而懲憊之傳之四方群小藉口寢生陵替之階其於國家紀綱所損不小乞量加優卹庶名分全而紀綱可振上謂洪謨出位妄言降旨切責之

八月天祐

五

大同再變

嘉靖十二年十月大同軍亂殺總兵李瑾虜自秋渡河屯大同塞外瑾議于天城左孤店等處浚濠塹四十里以遏虜騎後嚴急瑾素苛刻及茲役興眾益怨是月乙亥夜卒王福勝王保等六七十人鼓噪焚帥府攻瑾殺之因焚鎮署恣虜掠代王聞變奔宣府之西城總督侍郎劉源清總兵卻永巡撫都御史潘倣以其事聞兵部尚書王憲言悍卒習亂戕害主帥此而不誅天討安在宜諭安良善貸其賜從盡捕

大同再變

諸渠魁置之極刑請以撫剿事宜責諸總鎮俾以便宜從事上曰逆軍蔑視國法屢肆叛亂其令劉源清等隨宜處置務使國法大伸惡逆殄滅毋事姑息因以都督僉事曾忭等劾之詔褫倣官陞江西參政樊繼宥給事中曾忭等劾之詔褫倣官陞江西參政樊繼祖為僉都御史代倣十一月癸卯源清永將至大同先出榜曉諭有五堡之變朝廷處之太寬等語五堡遺孽始自危矣師次陽和大同守臣及士民皆來見請駐兵單騎入撫之源清疑不聽倣督總兵趙鎮僉

事孫允中管糧郎中詹榮遊擊戴濂等捕亂卒杖死十餘人檻諸囚詣軍門允中謁源清請旋師徐圖之又五堡事朝廷已處分今幸勿以為言源清曰曩胡總督以兵不臨城致言者紛紛吾不可蹈前轍廼以囚屬御史蘇祐拷訊因妄言前總兵朱振失職怨望實首亂又多株連無辜者源清遣叅將趙綱率甲士三百人大索城中比晚城中訛言且屠城逆黨遂夜呼噪為亂殺千戶張欽會允中歸自源清所諭意撫之廼復定源清為書召振疑其不來疏請逮振詔獄

大同再變

振詣幕府自明因言亂黨就逮且盡可無煩兵不許振發憤自殺明日兵至城下大肆殺掠城外橫屍枕藉五堡遺孽遂相糾集開門迎戰殺遊擊曹安等數十人官軍亦斬獲八十餘人攻四關廂據之晝夜圍擊亂卒出前叅將黃鎮指揮馬昇楊麟于獄奉以為將永築塞城門決水灌城倣與鎮國將軍俊樞等諭止之不聽俊樞出見永請緩兵亦不聽永因揚言大同欲奉一王子召虜兵南襲金陵以撼朝廷源清次聚落驛允中總城出謁言將士妄殺狀源清曰汝母

以母妻在圍為賊遊說欲囚之允中遂留居懷仁不敢歸源清所設邏卒過城中王府及有司軍民諸章疏而請益師至五萬糧餉器械稱是又言城中衣冠之族悉已從賊尚書王憲以為然疏請得旨選聽征官軍萬二千令趙卿任鳳傳鐸譚鉉充左右參將將之兵部左侍郎錢如京兼副都御史都督倉事江桓充總兵官督領以往轉通倉米十二萬於懷來城令戶部右侍郎張瓚督餉給事中俞朝安同御史蘇祐紀功已而曾忭等言往歲大同兵變桓實總兵吳懷

大同再變

三

辱國今不可以再辱上責兵部舉用非人令於勲臣中求之憲復推遂安伯陳鍾宣城伯衛輝靖遠伯王瑾時上悟大同小變不足煩重兵報曰源清永已有專責總兵官及錢如京可無往第令趙卿率兵聽源清調發紀功責巡按御史給事中亦不必遣居數日潘倣疏言兵變已定源清及永貪功妄殺以激亂之及今班師亂可端已源清則深詆倣謂其媚賊取憐殆非人類時大學士張孚敬力主源清議舉朝助之惟禮部侍郎顧鼎臣黃綰言用兵之非然不敢疏陳

也官兵圍城久城中樵採路絕叛卒乃撤王府及諸公署民屋為薪夜縋城撤屋多為官兵所獲城中大困兵部微諗上旨乃復下招安令許首惡自首原罪十三年二月諸叛卒稍稍自投首惡黃鎮等亦分日來見且丐薪炭路永許諾翌日城中人出樵採永悉執之城中人滋懼及源清永令堅招降幟叛卒悉取裂之截其竿時時開門突我兵互有斬獲已復潛勾虜至永出視營陣遇虜伏棄馬易服而遁我兵大敗叛卒遂引虜十餘騎入城指代府曰以此為那顏居

大同再變

四

虜衆徘徊不敢進明日攻東南二關我兵殊死戰虜亦頗有損失又明日乃驅叛卒為先鋒急攻東關門者大半死虜知叛卒不足恃且所許金帛多不售遂反刀擊之大詬而去是時虜騎掠朔應諸州源清告急請募九邊兵且請增總制官禦虜上不許源清乃百道攻城募窳夫穴城而入卒以毒煙燻之穴中死者相枕源清復請築堤壅水灌之上遣工部員外郎李文芝兵部主事楚書往視其事尋諭閣臣曰朕在病中未嘗不以大同為懷叛軍戕殺主將罪不可赦

原非舉城所為亦未敢逆朝廷卻永無謀信源清貪功嗜殺之計輒便有洗城之訛傳嚇城中致使劫囚勾虜抗拒朝廷既說脇從不問却又專攻城之計又引水灌城玉石何可得分此地此人皆祖宗所遺源清必欲城破人誅忠乎否乎今祇可罪去二臣掣還諸路人馬另遣識事文武大臣使專意備虜計擒渠魁庶免老師費財無何源清亦知事不可為自効求去上責其避難負託奪職閒住兵部請并罪永上謂提督與總制不同永素著謀勇留之遂改戶部侍郎

大同再變

五

張瓚為兵部左侍郎兼副都御史代源清仍差給事中常序等往各邊募兵時城中積困敝外攻益急諸叛卒慮士民有變乃排根先後所不與同計者閹宦戕之人情由是乖刺郎中詹榮與都指揮紀振遊擊戴濂鎮撫王寧相與血盟討賊乃陽令寧持軍校士庶狀詣源清為黃鎮等乞原而陰以榮等謀告巡撫都御史樊繼祖繼祖問計所出寧謂馬昇楊麟為賊所逼非其心且昇威行賊中誠貸其死可令討賊自效第須捐數千金募死士耳繼祖以其謀告源清乃

檄榮以三千金付昇會張瓚亦遣副總兵梁震乘隙入城主事楚書復以上所諭閣臣德音檄示城內於是城中宗室官生耆老迎書入歡聲如雷其夕昇等遂擒黃鎮等九人斬之次日繼祖單車入城昇麟先後捕斬首惡許章等又二十六人餘無所問瓚至城下令諸路兵退三舍以示無他諸將以次上謁又次日與御史蘇祐自南門入集諸文武將佐置酒高會遵賞格賚有功將士瓚尋還駐宣府悉罷所調兵事聞詔戶部發銀十一萬兩賑濟被害軍民宣府撫臣

大同再變

六

以兵衛代王還府代王既還疏言亂孽既除宗室軍民久困請特遣大臣賑撫禮部尚書夏言覆謂大同之變本軍士戕殺主帥罪首當誅以一獄吏治之足矣延鎮臣奏報張皇輕動大眾戎律不肅遂有洗城之訛使叛卒藉以鼓衆勾虜旅拒王命中外任事諸臣又不能審勢定謀布宣德意乃廣調諸軍攻圍四月耗帑金百餘萬選鋒銳士物故太多而重鎮益岌岌矣賴皇上聖明神武不殺德音一播而兇渠授首地方底寧第諒城久困嚴圍生靈荼毒功罪未究國

法未伸宜如代王議簡忠亮大臣一員令會同總督撫按官撫定軍民綜核功罪果有倖功僨事之姦費令糾舉以肅國紀又近者使臣四出召募武勇追呼配抑所在騷然今大同已平請罷召募之令追回詔使第以其費加惠實在行伍則不待增兵而士氣百倍疏入大學士張孚敬持不欲行上諭之曰大同一事我師傷亡無數用財無數今如是了事可耻之甚不罪其有罪之人是何理耶人皆曰卿獨與言為忌又果然矣大臣謀國貴和卿尚平心熟思之遂降旨

大同再變

嘉言忠謀召還募軍官給事中常序等下兵部會推堪遣賑撫者部擬俱不當上意特命侍郎黃綰往先是南京禮部郎中鄒守益請告極回為吏部尚書汪鋈所糾且言綰時攝部篆黨同欺蔽罪得旨調綰外任綰謂孚敬擠之也上疏自理言大同之變孚敬立主征勦臣議當撫安意見相左以此為孚敬所忌上竟留綰茲復奉特遣云綰至大同悉用大同人供役左右城中宗室軍民多遮道訴官軍暴掠無告言叛軍者綰亦絕不問叛軍事眾心稍安有闕鉞薛源揚

月者為叛卒使虜至是鉞自虜歸綰執付獄反側子遂流言籍籍綰大集軍民諭以逆順禍福眾始帖然又有請招源月歸者綰曰此輩庸奴虜牛馬驅之耳何能為中國患自今有逆卒自虜來者邊吏執而俾之不來則勿索時諸叛卒方挾虜恐惕內地聞綰令大阻百姓知綰足恃凡前罹叛卒害者始虜至陳牒綰佯不省而密以牒授給賑官令隨里聚陰覈之刺期追捕獲首惡王福勝等若干人有逆黨尚欽者懼不免操刃鳴金倡亂歷數術無一應者遂被擒綰復

大同再變

出未獲首惡郭經等名圖形懸榜捕之自甲申倡亂及近日兇渠惠黨擒獲無遺者遂以其名上論死遣戍有差綰因疏言源清永貪功僨事之罪瓚繼祖祐書榮及都指揮紀振鎮撫王寧等乘機撫定之功昇麟雖為亂兵推戴而從正之志可原倣允中功足贖罪乞差次其賞罰兵科都給事中曾忭等言大同叛卒稔惡無上律所謂謀叛非謀殺也今議者曲從輕比於法未盡源清誠有罪第往者宸濠之亂源清為進賢令倡眾死守有保障功當蒙八議之貸况今非

激變者也書榮越職圖功因機成事亦可量賞璫繼
祖冒昧掠美無功可錄做允中觀譽自全降志辱身
得免流竄為幸何得覲顏朝列疏下兵部覆言永罪
在不赦源清當錄曩勞未減做允中錄用非宜璫繼
祖等功次宜如給議得旨源清永情犯深重下法司
依律議奏給奉命勤勞可嘉陞俸一級仍賞銀幣璫
繼祖祐各賞銀幣有差書榮振寧等各陞級做允中
復原職致仕昇麟調別衛李瑾量加卹典又以忤等
欺誑奏擾阻亂國是令錦衣衛拷訊已而釋之尋逮
源清永至京問訊獄久不決給意不能平疏言臣奮
身犯難擒獲逆黨議者猶謂臣不盡法以此劾臣又
以此發策陰寓貶臣源清等貪功用上盜錢數百萬
殺傷無算罪宜首戮諒部科曲為之庇而臣所用以
擒首惡如紀振王寧等雖陞三級皆置間散將何以
示勸懲至十五年六月給以憂去上從部議黜源清
為民降永二級令立功贖罪

大同再變

九

錄

遼東兵變

巡撫遼東副都御史呂經以苛刺失眾心遼東諸衛
所每軍一以餘丁三供之每馬一給牧田五十畝其
來久矣經檄行清單每軍給餘丁一餘悉編入徭冊
追收馬田召佃徵輸由是眾益怨之嘉靖十四年九
月經巡視遼陽檄將吏並城築圍牆及臺將吏希經
意督役嚴急諸軍遂大噪羣擁詣經丐罷工及免馬
田租都指揮劉尚德以中軍為經信用時適在傍叱
眾退不應經怒告者將笞之眾益鬪爭起毆尚德及

遼東兵變

一

錄

指揮李鉞經倉皇踰垣走匿苑馬寺幽室中眾軍遂
取徭役籍焚之鳴鐘鼓糾眾毆途人授之械刃盡閉
諸城門出故遊擊將軍高大恩于獄欲擁以為主尋
圍苑馬寺據得經盡裂其衣冠執付都司公署於是
總兵劉淮以狀聞兵部請令巡按御史會同總兵官
從實查勘先令副總兵李鑑入城宣布恩威令眾軍
悔罪守法各歸營伍毋得稔禍怙終官田仍令照舊
管業尚德革職監候聽勘經蒞政多苛偷生畏縮宜
取回別用詔俱如擬時巡按御史曾銑按部金復聞

變已行副總兵李鑑揭榜撫安凡經所措置為衆不便者悉罷之於是亂軍稍稍就約東城門始開高大恩自投於獄銑遂按遼陽分部將士令操守巡警如故乃參奏高德等逢迎經失撫字狀而為軍士乞原疏下都察院左都御史王廷相言往年大同逆軍戕害主將罪在不宥撫臣輒為請赦蓋一時偷生之計猶可說也今軍士未有反叛之迹而乃罪尚德以激變事情法律兩不相合且首惡未及正罪而各官參論大小不遺是豈法理之正詔下兵部再議以聞兵

部終以銑言為是請即懸榜省諭其開端誣譁者不

過數人聽巡按御史查實逮問上從部議尋陞都察

院左僉都御史韓邦奇為副都御史代經經既得報還入廣寧治裝中軍都指揮袁璘者素諂事經擬扣諸軍月糧草價為飭裝具悍卒于蠻兒等徂遼陽前事復鼓衆倡亂出獄囚中有張孝兒者先以積惡為經摘發尤恨經遂率衆持梃梃院門而入執經數之曰非爾汰我餘丁徵徭役銀耶非爾奪我牧馬田耶而復能雷使我築牆種樹耶毀膚拔髮裸而置之

衛獄取娼婦一人同桎梏之據守五門復入院聚諸公牒并經私篋縱火焚之延燒公署及儒學東廡一時俱燼遂破庫劫旗纛分其黨為四部鳴鍾鼓竟日夜明日驅經及璘囚首揭標環遊五門間孝兒且行且批其頰窘辱備至隨復繫之獄管糧即中李欽吳索經所減草價及冬衣布花舊額且要給賑濟費帑銀幾萬兩復督鎮守太監王純總兵劉淮等各疏言璘阿經激變請逮京問而乞遣故總兵卻永侍郎周述赴遼撫鎮於是禮部侍郎黃宗明言前者遼陽

之變固生於有激今重賦苦役皆已改正雖然而起

誰復激之此於法不且復寬貸部覆得旨竟從純等

請遣官校逮經璘及各官有罪者下按臣逮問止邦奇母行以山西巡撫都御史任洛巡撫遼東而以邦奇代洛兵部尋請遣大臣往勘上命工部左侍郎林庭楫兼僉都御史以行是時撫順城備禦指揮劉維亦為其部卒王經等所囚維以掎剋欵怨經等夜擁衆入其室盡掠其囊篋執維與其子勲連頸反縛之置諸空館閉城門鳴鍾鼓一如廣寧而官校逮呂經

者至廣寧諸軍疑詐為天使謀脫經也復謀亂擁經及官校置諸獄總鎮官諭以禍福乃出官校越二日乃出經付官校行銑具以其事聞然官校被繫事疏中未之及也詔行庭柳并勘訪捕大理寺右寺丞林希元言往者大同之變朝廷過為姑息故諸悍卒咸有輕侮心一有觸發則攘臂而起其勢固然夫都御史天子重臣庸隸下卒敢執縛囚辱之是無朝廷也近聞差去官校亦被囚繫狂悖視大同尤甚本兵大臣乃因循不振致叛卒益驕朝廷威令益削此不忠之大者也疏入上責希元妄言奏擾官校既被囚繫守臣何以隱匿不言令錦衣衛驗狀已錦衣衛指揮王佐等亦諱言之上遂怒希元狂率欺罔着降外任遼陽叛卒趙剗兒等聞庭柳將至乃詣廣寧與蠻兒合密結死罪囚王杲劉向上于獄為流言脅誘城中人為逆謀益急銑密刺二城及撫順所首惡名潛授方畧于副總兵李鑑備禦韓承恩等剗期擒捕于是剗兒等四人蠻兒等十三人王純等七人同日被獲銑以事聞且言逆軍無忌自棄生成始因激而倡亂

雖無素謀終負罪而逞兇漸成不軌夫法不可假情不可縱上有假借之法則下多恣肆之情往陝西兵變未幾而大同效尤說者曰大同之變所以處陝西之變者啓之也大同殺參將殺巡撫未幾而又殺總兵說者曰李瑾之變所以處張文錦者啓之也蓋患竭矣而威或不伸威行矣而法或未盡蠢爾小醜習於耳目又何忌焉今宜勅欽遣大臣案覈其事據處逆之原情盡律例之本法至於應參將領等官悉從重究庶可以正國法肅人心矣得旨首惡既擒不必查勘庭柳取回其餘未盡事情只令巡按御史勘明具奏銑等勘上詔剗兒蠻兒王經等俱坐斬即時處決梟示尚德璘永成極邊革去世襲雄成邊衛經革職閒住欽吳令歸別用銑待有京缺陞用諸擒賊人員各查奏陞賞

南京兵變

嘉靖三十九年二月南京振武營兵亂殺督儲侍郎黃懋官初南京兵部尚書張整以海警故議選各營精銳以時訓練不足則益以四方趨健名之曰振武營然所團集皆惡少遊手無賴者舊例南京各營軍月米有妻者一石無妻者減十之四春秋二仲月每石予折色銀五錢及馬坤為南京戶部尚書奏減為四錢諸軍始怨懋官性刻削每月各衛送支册必詰其逃亡多寡又奏停補後軍丁妻糧諸軍益不堪時

今南京兵變

坤已召入為戶部代之者尚書蔡克廉病不視事比歲大侵米石銀八錢軍中爭求復折色原額懋官謂事宜奏請不許每月常以初旬給各軍糧是月已再旬猶未散給諸軍遂以赴操日鼓噪圍懋官第懋官聞變急踰墻出因仆地不能起諸軍競前撲殺之懸其屍于市痛加殘辱大呼脅整求賞整錯愕不能應會誠意伯劉世延趨至諭曰若輩但求賞易耳能從我惟若所欲眾稍定翌日九卿科道官大會於內守備廳兵部侍郎李遂揚言曰黃侍郎之變遂親見其

自跌死各軍特不當殘辱之當據此聞奏不得稱叛因麾亂軍退眾求賞遂叱曰今日之事若求復妻糧月糧原額即可得柰何求賞乃令人各給銀一兩補減折糧餉眾始散事聞兵部請分別首從行法并議守備官制馭失宜之罪上曰營卒聚眾圍逼部臣必有不得已之情南京戶科其詳覈總督官尅減狀以聞守備官姑令戴罪協同李遂撫安軍民仍許便宜行事軍士本當重處念係激變所致令捕治其為首者餘黨勿問於是南京科道官劉行素趙時齊等言

今南京兵變

諸軍激變始於馬坤之議減折銀成於黃懋官之查革妻糧而尚書蔡克廉病不任事員外郎方倭濟主事安謙給放失宜守備太監何綬魏國公徐鵬舉臨淮侯李廷竹兵部尚書張整俱屬有罪得旨令坤致仕克廉閒住倭濟謙黜為民綬等令自陳其營軍散練之法內外守備酌議以聞時各軍雖稍定然流言謂朝廷將盡誅各營兵陰相約欲叛入海遂迺與整謀託疾閉閣卧給各軍安家小票以安眾心密召坐營官華恩把總張勳等入卧內受計令刺訪首惡得

周山等二十五人掩捕下獄因馳奏請處分兵部議
叛軍戕殺大臣迫脅府部當即時斬首梟示上復命
三法司會官詳議比謀殺制命使臣律俱斬秋後處
決上謂所獲未必果皆為首者令再議聞迺止坐首
惡三人餘悉以矜疑調發未獲者悉貫之及綬等自
陳令整致仕廷竹閒住綬降二級徵還鵬舉策勵供
職時當事諸臣皆獲譴而亂卒獨坐輕比上意在寬
貸廷臣不敢爭也已乃改戶部尚書江東代整仍加
太子少保東至則言倭患未可逆賭營兵不宜議罷

今南京兵變

東於諸軍又多所假借於是刑科左給事中魏元吉
言東自蒞事以來威令不振官軍相訟率貸軍而罪
官下場操演則有賞而無罰致諸軍驕肆或矢射部
門或毆罵官長白晝劫人恬不為恠法紀為之蕩然
今倭寇少息諛營軍士宜散隸各衛一體差操庶可
解散克黨然一旦更張必有能彈壓之者迺可保無
後患竊聞蘇松副總兵劉顯智勇足任請改調徐珏
以顯代之上切責東姑息令其中明法紀嚴加禁治
珏著改調而陞顯為署都督僉事代之然未幾而池

河兵再變矣池河營設在江北乃南京飛揚英武廣
武三衛軍餘共三千人每歲春秋分番操守計在營
凡四月月給糧三斗後以雜費不給復人給幫丁一
名助銀六錢相沿二十餘年矣時英武衛千戶吳欽
謂幫丁非制請于南京兵部革之眾軍怒遂縛欽于
營臺羣毆之東聞亟遣官撫諭許幫丁如故欽始得
釋尋捕其首事者九人置於理南京科道官楊銓劉
行素等上其事因劾東昏庸誤妄宜罷部覆東宜調
用首惡送南京法司究治并追逮其遺漏者幫丁兒

今南京兵變

有舊例不必議革上俱從之命東回籍聽用時李遂
為兵部左侍郎乃陞遂代東遂既拜命請以把總指
揮陳忠沈思學隨行上從部議許之仍另給勅諭俾
得便宜行事而劉顯亦請以故所統川兵二千自隨
部覆謂兵餉無從取給止令選精銳伍百人往報可
初振武營之變遂有戡定功故眾議謂代東者非遂
不可然遂知上意在寬貸比至留都不敢以已意有
所振刷也則惟請增坐營官家丁厚其餉槁而已然
自是而卒無敢譁者蓋亦權宜消弭之一策云

南倭

嘉靖二年六月日本國夷人僧宗設等齋方物入貢泊浙之寧波已而僧瑞佐宋素卿等後至互爭真偽宗設遂殺瑞佐而素卿者故寧波叛民也率其黨黨慈谿縱火大掠殺指揮劉錦蹂躪寧紹間宗設等奪舟遁擄指揮袁璉以去事聞上切責鎮巡等官令督兵追捕其入貢當否事宜下禮部議報兵科給事中夏言言醜夷恣逆沿海無備宜遣風力近臣由山東循淮揚歷浙閩以及兩廣會同撫臣按視預為區畫

南倭

其倭夷應否通貢乞下廷臣集議詔遣戶科左給事中劉穆往已而浙江鎮巡官捕得素卿及夷人中林望古多羅等穆至會巡按御史王道鞠之具獄上部覆素卿謀叛中林望等故殺俱論死防禦失事官謫戍奪俸有差得旨如擬然素卿竟不伏誅也四年五月琉球貢使鄭繩歸國令賚勅轉諭日本國王捕送元惡宗設及佐謀倡亂者虜去官民仍優卹送歸不者將閉絕貢路徐議征討從廷臣議也繩等未至溺死九年琉球陪臣蔡瀚等來貢日本國王源義晴因

託賚表文乞宥素卿罪歸國并乞新勘合金印復修貢獻禮部驗其文俱無印篆言夷情叵測宜勅琉球國王傳諭如前旨然後斟酌奏請自是貢使絕矣十八年閏七月源義晴復差正副使碩昂等來貢浙江鎮巡官以聞上詔所司嚴加譯審果係效順如例起送仍嚴禁所在居民毋得私相交通以滋禍亂碩昂等至京宴賞如例國王王妃及使臣各有加賜碩昂等因乞給新勘合及歸素卿等并原留貨物部議謂夷情謫詐須令悉繳舊勘合迺易以新素卿等罪惡

南倭

深重貨物已經沒入俱不宜許以後貢期是以十年夷使不過百名貢船不過三艘違者阻回詔從之然所云擒獻元惡歸我掠人者置不問也尋詔所司促令歸國顧竟以待汎越明年始歸蓋每貢則盤旋內地凡三載云二十三年八月貢使釋壽光等至詔以違例却之而各夷嗜中國財物延歲餘不肯去巡按御史高節請治沿海巡視備倭等官故縱之罪部覆如節言二十六年三月貢使周良等以四船六百八至欲泊待明春貢期守臣阻之以風為解

上切責諸司疎玩令巡撫官亟為處分及宋素卿曾
 否處決一并查奏而是冬海寇犯寧波台州人情惶
 擾越明年則貢期已及矣巡撫都御史朱統為之請
 於是良等以二十八年六月至京宴賞有差復加賜
 如前初部議夷使非正額者悉罷遣之統力陳不便
 良因自陳貢舟高大勢須五百人中國商舶往往匿
 海島為寇增一艘者護貢舟也禮部不得已請百人
 外量加賞犒且云百人之限勢難遵行請相其貢舟
 斟酌之報可是時東南承平久官邪民困瀕海奸商
 多駕巨艘出沒夷島中肆為奸利海上寢寢告警朝
 議從御史楊九澤請設浙江巡撫兼制福興泉漳四
 郡而以統為之尋以給事中葉鏜御史周亮言改為
 巡視統性精廉勇於任事顧乏將畧又狂率喜功有
 滿喇伽商艦泊浯真月港奸民私與貿易屬統方下
 令嚴通夷之禁諸奸思事洩乃率兵逐捕之夷人憤
 起格鬪為我兵所擒統與參將盧鏜海道副使柯喬
 謀不問夷民首從戮其九十六人張首功奏捷而指
 其所繫者二人為佛即機國王聞者咲之御史陳沈

嘉靖大政類編 南倭

德劾統專擅濫殺罪詔罷統下鏜喬吏道都給事中
 杜汝楨即訊之汝楨訊報一如御史言於是鏜喬論
 死繫獄統先已仰藥死巡視官罷不復設日本自近
 年兩貢中經阻回往來內地日久習中國虛實乃諸
 亡命惡少奸商黠僧又為之指畫嚮導三十一年四
 月遂駕船百餘艘眾萬餘人自浙江舟山象山等處
 登岸攻破黃岩縣流劫餘姚山陰等處殺虜居民無
 數民間動輒稱倭來相恐喝矣事聞乃改巡撫山東
 僉都御史王忬提督軍務巡視浙江福建許以便宜
 從事以俞大猷湯克寬為分守參將克寬請募徐和
 盜為兵詔從之三十二年二月倭犯温州克寬率舟
 師破之三月海寇王直糾集各島倭夷大舉入寇自
 台寧嘉湖以及蘇松淮北濱海數十里羽書狎至是
 月攻破浙江昌國衛屯據五日四月丙戌浙江把總
 夏光等破賊于松林港有失舟倭四十人突至乍浦
 所往來平湖海寧境上縱橫肆掠凡殺把總一指揮
 四千戶百戶七縣丞一所傷官兵無慮數百人竟倘
 律奪舟去戊子犯太倉燒燬關廂公私廬舍癸巳破

上海丁酉攻吳淞江所南匯所俱破之屠掠極慘分掠江陰庚子掠海州壬寅破浙江臨山衛犯松陽知縣羅拱辰禦却之賊浮海走大猷以舟師邀擊斬首六十九級甲辰陷福建福寧州崇嶼所五月己酉攻海鹽不克縱火焚城樓及民屋數百間而去癸丑復入上海殺指揮武尚文宋鰲焚官民廬舍及倉廩俱燬壬戌陷浙江乍浦所流劫奉化寧化等縣參將湯克寬追圍于獨山民家以火焚之賊半死餘衆奪路遁于海時倭勢猖獗南兵脆弱遇賊輒望風奔竄大猷克寬雖間有斬獲而東奔西陷勝負不能相半忤請添設海防副總兵提督金山等處以克寬為之而出盧鏜于獄為福建備倭都指揮詔皆從之都給事中王國禎又言巡視之設於諸司黜陟可否一無所與事多掣肘展布為難迺改忤為巡撫而應天鳳陽山東遼東巡撫都御史各勅令兼理海防自倭夷入犯真倭無幾大率倭居十三叛民居十七所劫掠皆子女財帛地窮慘窟穴席捲殆盡倭亦厭所欲思歸矣六月倭東遁江南稍寧惟崇明南沙泊有倭幾三

南倭

五

百人失風舟壞不能去克寬及僉事任環列兵守之日久未克九月復有倭由華亭滬缺登岸流劫金山衛等處移舟泊寶山克寬引舟師擊之斬首七十三級生擒十四人而南沙倭復出海轉掠上海嘉定等處是月有倭舟失風飄至興化府南日寨知府董士弘率兵圍擊滅之三十二年二月上海倭犯松江府敗官兵殺縣丞劉東陽巡按御史孫慎疏劾克寬及都指揮梁鳳儒怯不前但伺賊入海則督陸兵登岸則督水兵故典賊相左以觀望塞責宜治罪詔革克寬鳳職戴罪立功以通泰參將解明道代克寬以盧鏜代鳳三月南直隸續至倭二千餘人自南沙登岸分掠蘇松諸處克寬擊敗之於採淘港斬首百八十一級寇復掠民舟入海趨江北薄通泰等城焚掠各鹽場餘衆有漂入青徐界者山東遼東俱震大猷督兵勦普陀山倭戕軍半登賊突出乘之殺士卒三百餘人四月乙亥浙江倭犯嘉興盧鏜等禦之戰於孟宗堰伏發殺官兵百人溺死五百人都指揮周應禎指揮李元律等死之賊乘勝入據石墩山分兵四掠遂

南倭

六

陷嘉善盡焚沿河運船辛巳犯海寧壬午揚州衛千戶洪岱等督兵援通州遇賊戰死乙酉浙江倭自嘉興東掠入海夜襲崇明知縣唐一岑死焉五月進薄蘇州府大掠於是都給事中王國禎御史溫景葵等疏言倭寇逼近留都乞調兵給餉簡總督大臣重其事權如往年征勦華林麻陽故事上從部議命南京兵部尚書張經不妨原務兼右副都御史總督南直隸浙江山東兩廣福建等處遠御史溫景葵兵部主事張四知往山東調民兵一枝及青州等處水陸槍

南倭

七

手共六千人令參將李逢時許國督赴揚州聽用并懸賞格有能擒斬首惡王直等者授世襲指揮僉事如直等悔罪率衆來降者亦如之已而國禎等言招撫非策且許渠魁以重爵尤非政刑上乃令經一意勦賊賊首不赦惟脅從願降者待之不死時大同虜患亟上復特陞王忬為副都御史巡撫大同陞徐州兵備副使李天寵代忬七月蘇州倭寇流劫至嘉善趨松江出海俞大猷擊敗之於吳淞所都指揮任錫敗之於長礁八月參將李逢時許國以山東兵至

時率兵先進敗倭於新涇橋復追敗之於羅店鎮國從間道襲賊至採淘港陷賊伏中兵潰溺死者千人指揮劉勇等死之事聞逮應天巡撫屠大山等下詔獄大山黜為民國逢時與總兵解明道俱論死山東兵尋遣還時刑部主事郭仁請勅令朝鮮宣諭日本國王部議謂倭奴方得志恣肆非可以言語馴服且猾夏之罪不懲而緩以撫諭於國體未便朝鮮國近上表獻俘心存敵愾復令轉行宣諭恐亦非其心矣上從部議九月倭寇七十餘人犯海門淮揚兵備副使張景賢擊殲之十月兵科都給事中李用敬論張經縱賊悞國罪部議言經調兵未至山東兵恃勝致敗非經失律但經本以南京參贊之職節制東吳內外牽掣不便行事乞量改一官專以平寇責成別選一人代其參贊上是之改經右都御史兼兵部侍郎專督軍務十一月倭屯據柘林突犯嘉善嘉興秀水歸安都指揮劉恩至督兵與戰于烏程之窰墩我軍不利賊亦頗有損失復入柘林十二月突犯新市百戶賴榮華進薄賊乘勝陷伏中死諸兵奔北嘉善知

南倭

八

縣卸植弃城走賊遂入縣治屠掠甚慘二十四年正月犯乍浦海寧陷崇德轉掠塘棲新市等處復攻德清殺把總指揮梁鶚等六人時諸將號令不一偏裨各自為進止採淘港黨墩之戰許國劉恩至又皆以背約銳進敗經所奏調狼兵及保靖兵俱未至持重不發江南人苦倭患久恨不旦夕底定遂籍籍以玩寇為經罪矣二月工部右侍郎趙文華疏陳備倭七事請祀海神降德音增水軍差田賦募餘力察賊情遣視師部議謂差田賦恐致擾民遣視師宜行督臣

分西倭

九

十

獎率不必別遣餘皆下督臣酌行會崑山罷間府丞朱隆禧奏請添設巡視福建都御史并開互市之禁上諭閣臣曰文華隆禧之疏似不同廷奏者今南破北虛豈為國之道耶祖宗養教恩深豈以怨讟時君忘先聖大德卿等集兵部科臣令盡忠猷以告於是兵部尚書聶豹等震恐請罪言文華之疏臣等已酌其可否題覆隆禧所奏設巡視則科臣謂官多民擾其云開互市科臣亦謂示弱皆駁寢之臣惟祖宗制倭絕其朝貢自來不言及市舶意良有謂且浙直所

徵調策應獨恃漳泉之兵若設巡視閩中則人懷自顧安得藉其力而用之今兵力四集平倭可期而邊臣矢力奮猷亦足禦虜倘所任不効則請治臣等之罪疏入得旨此疏有何忠猷之告其更悉心計處以開豹等益惶恐上言便宜五事上責其撫拾舊聞塞責令豹降俸二級侍郎翁溥等奪俸半年諫司官降調奪俸有差已逐罷豹以總督薊遼都御史楊博代之仍切責經令尅期勦賊尋遣文華祭告海神并察視江南賊情蓋文華本謀而輔臣嚴嵩薦之也文華

分南倭

十

本嵩私人遂黃緣為上所嚮用既出憑寵自恣所睚眦即立摧扑之百司震懾財賄競進比倭寇焚掠尤甚焉三月蘇松兵備副使任環敗倭於南沙野四月文華至松江祭海神時狼兵方應調至副總兵俞大猷遣遊擊白汝等嘗賊稍有斬獲文華因厚犒之激使進勦至漕涇遇倭數百人戰敗頭目鍾富黃維等俱死文華因急督戰冀以掩敗為功經謂宜待保靖兵至合力夾攻庶保萬全文華再三言經守便宜竟不聽文華以此銜經已而保靖永順兵俱至越數日

破倭于江陰又數日川沙窪倭及江陰倭俱出江東
遯五月朔柘林倭合新倭四千餘人突犯嘉興經分
遣盧鏗等督狼土兵水陸擊之保靖宣慰使彭蓋臣
與賊遇于石塘灣大戰敗之賊北走平望大猷以永
順宣慰司官舍彭翼南兵邀之賊奔回王江涇保靖
兵復急擊其後所擒斬一千九百八十有奇溺水及
走死者甚衆餘賊數百奔歸柘林自有倭來東南用
兵未有得志若此者然文華論經惑于湯克寬怯懦
之計玩寇殃民疏已先數日發矣疏至上以問大學

南倭

十一

士嚴嵩嵩對如文華言遂詔逮經及克寬陞應天巡
撫僉都御史周琬為兵部侍郎兼原職代經無何捷
書聞都給事中李用敬給事中閻望雲顧雲路袁世
榮等言經功足贖罪宜令乘勢搗巢以殲醜類若再
易帥恐悞事機請姑召還錦衣使者上覽疏大怒謂
其惡直阻法令各廷杖五十黜為民已而上心疑之
復以問嵩嵩言經實養寇殃民且以大學士階本為
證又言文華憤經不戰與御史胡宗憲合謀督兵追
賊經聞而繼至文華誠忘身殉國然必藉巡按力宗

憲宜與文華同賞上遣錦衣衛官齎賜文華宗憲銀
幣經克寬逮至俱論死經以是冬死西市天下冤之
是月癸丑柘林倭焚巢出海東遯乙卯任環及大猷
敗賊於陸涇壩文華騰章報捷且攘王江涇之捷為
己功然自經被逮所調集兵皆泮渙不用命代經者
又庸駑非濟變才即原任總兵何卿沈希儀統川兵
至祇坐糜廩餼無尺寸功由是倭患日新諸客兵復
為地方所苦東南事愈不可為矣丁巳倭犯常熟殺
知縣王鈇鄉官參政錢泮六月庚午犯上虞遂犯會

南倭

十二

稽流劫杭州西歷於潛昌化甲戌三丈浦倭駕舟出
海大猷遮擊之沉其舟七艘斬首一百三十餘級丙
子倭犯江陰殺知縣錢鎬戍宿環大猷敗倭於營且
湖俘斬百餘人餘奔嘉興辛巳黜琬天寵為民改南
京戶部右侍郎楊宜為兵部右侍郎兼僉都御史代
琬陞宗憲代天寵時師久無功文華陰委罪二臣以
自解宗憲又素與文華比故有旨謂琬病甚天寵恃
酒廢事特黜之仍勅文華悉心督察命禮部鑄關防
馳賜焉乙酉副使王崇古敗倭於靖江七月乙巳有

逃倭自杭州而掠者沿途傷亡至淳安僅六十餘人以浙兵追急突入歙縣黃柏源口流劫績溪旌德涇縣南陵官兵望之輒奔潰蕪湖縣丞陳一道為賊所殺賊趨太平府時操江都御史褒善駐太平遣兵千餘禦之大敗賊引而東犯江寧鎮指揮朱襄戰死亡卒三百餘人直趨南京犯大安德門其酋水紅張蓋沿小安德門往來窺覘趨秣陵岡去是月惟許浦白茆港諸倭出海大敵督把總劉堂等追擊之於源江北頗有斬獲文華廼疏言三丈浦源江北之捷請

南倭

十三

告廟獻俘并叙諸臣功得陞賞焉八月倭自秣陵關過溧水縣縣丞趙珠臣棄城走遂入城安飲民家信宿乃去已復趨宜興武進抵無錫惠山寺我兵追及急擊之奔潯墅關都御史曹邦輔督兵圍之會柘林賊出海者為風飄旋凡三百餘進據陶宅港邦輔慮二寇合且為大患乃合兵四面蹙之賊殊死鬪殺太倉衛指揮張大綱士卒傷亡亦眾時僉事董邦政把總晏宇督沙兵守陶宅邦輔檄邦政宇以沙兵助勦一戰斬首十九級賊奔吳舍我兵追之盡殲焉初文

華聞賊且滅趨赴蘇欲攘其功至則邦輔已奏捷矣啣之甚猶謂陶宅寇乃殘孽可剪與宗憲謀簡浙兵精銳者得四千人親將之約邦輔以直隸兵會勦東西並進賊盡銳衝浙兵諸營皆潰我兵死者千餘人直隸兵陷賊伏中死者亦二百餘人已而浙江兵備副使劉燾督兵五千人攻之官軍見賊即散走燾董以身免由是賊勢愈熾文華益慙憤疏言邦輔邦政避難趨易微倖功捷乞加懲究宜重失文華意亦言邦政雖有斬獲功然實違節制當罪部覆謂二寇多

南倭

十四

寡雖殊比量聲勢不宜分難易論今第令邦政戴罪自效俟事平之後乃論賞罰詔下邦政於總督都御史逮問蓋文華與嵩相表裏如此十月陶宅倭夜走周浦屯永定寺中邦輔親督兵分五哨攻之兵潰溺死者數百人而柘林開洋賊亦復回登岸巢于川沙窪於是南京給事中朱文漢等論尚書張時徹侍郎陳洙庸懦不職狀詔令致仕而御史周如斗極言客兵不足用宜停徵兵之令申勅督勵鄉勇亟靖劇寇而罷何卿沈希儀部覆皆從之是月倭二百人自樂

清岐頭登岸流劫黃岩仙居臨海過慈谿餘姚由上虞渡曹娥江犯會稽十一月乙未倭二百餘人犯福建莆田縣鎮海鎮東等衛閩中倭患自此始矣辛丑有倭二千餘人自海洋駕舟先後入川沙窪與舊倭合壬子倭八十餘人自海鹽登岸劫掠為官兵所殲戊午倭五十餘人犯平陽殺指揮初嵩等又八十餘人屯謝浦殺指揮閔溶庚申倭犯興化府平海衛殺千戶丘珍等已復犯福清殺指揮童乾震閏十一月己巳周浦倭悉眾東北奔統領川兵遊擊曹克新邀擊之斬首一百三十餘級賊遂入川沙窪復與巢賊合諸兵日夕伺擊之賊乃焚巢駕舟出海總兵俞大猷等追之及于老鶴嘴擒斬二百餘賊復奔上海之新場先是給事中孫濟夏杖論文華顛倒功罪欺誣悞國有旨令矢心秉公視師圖效文華既不自安又知賊未易圖有歸志因遂疏言水陸成功江南清晏乞還京供職越數日諸兵潰于嘉定之高橋克新復督兵擊賊酉陽邑梅等兵復潰為賊所乘士卒死者十之四諸軍奪氣比文華乞歸疏至上許之十二月

南倭

一五

環率永順保靖兵追勦新場倭陷伏中土舍彭翹等與其部俱死之三十五年正月福建倭流入浙江界欲渡曹娥江官軍殲之山東兵禦倭大敗于四橋時賊勢日熾惟海上間或告捷而客兵太多不受約束川兵皆逃去無一留者總督楊宜袖手無策且懲張經之禍誦奉文華極其卑悞文華雖厭薄之然不怒也文華與宗憲厚亟欲以宗憲代宜既還朝上諭嵩問文華南寇始末文華言曩苦無兵今徵兵四集所苦督撫非人若罷宜以宗憲代之即餘寇可立殄上深以為然會御史邵惟中劾宜上特詔罷之吏部尚書李默頗與嵩為異同乃推南京戶部右侍郎王誥上命陞誥代宜時上深以南寇為憂疑文華前言不實屢以問嵩文華聞之大懼謀所以自解者稔上喜告許乃許默部試選人策目有云漢武唐憲以英睿興盛業晚年為任用匪人所敗此語實為謗訕自臣奉命還京計零寇指日可滅乃督撫非人今復一敗塗地皆由默恨臣劾逮其同鄉張經思為報復迨臣論劾曹和輔則嗾給事中孫濟夏杖媒孽臣及宗

南倭

十六

憲黨留邦輔延今半年南中之事大壞昨浙直總督又不推宗憲而用王誥抵塞陛下宵旰之憂何時可釋上覽疏大怒逮默詔撤論死詔黜宜為民逮邦輔未京問王誥仍舊職宗憲陞兵部左侍郎兼兼都御史總督軍務尋陞湖廣按察使張景賢為金都御史代邦輔邦輔逮至謫戍默竟瘦死獄中未幾而卸推校華工部尚書上大悅曰此推其得人其陞尚書兼太子太保以賞許發不臣之功四月倭船二十餘艘自浙江觀海衛登岸陷慈谿大掠軍民死者數百人

十七

江北倭流劫至金山殺鎮江千戶沈宗玉王世官於江中而柘林乍浦等處皆為賊巢前後至者二萬餘人大猷邦政擊倭於沈莊斬首三百五十餘級佐擊將軍宗禮帥兵九百與倭萬餘眾戰於崇德三里橋三戰皆捷斬首三百餘級軍威大振會橋陷軍潰與鎮撫何衡等俱死之賊遂圍桐鄉於是巡按浙江御史趙孔昭奏請簡才望大臣一員督兵應援上從部議勅兵部右侍郎沈良材往嵩揣上疑文華未解慮且見諛令文華自請視師嵩為言江南人引領倭

文華至宜仍遣督察上乃止良材勿行命文華即往賜勅遣之五月倭自慈谿入海泊魚山洋聽撫賊毛海峯等助官軍擊之擒斬百八十人先是宗憲奏請遣使移諭日本國王并招通番商犯既奉俞旨遂以寧波府生員陳可頤蔣洲往及可頤還言自定海開洋至日本五島遇王直毛海峯等言日本國亂島夷不相統攝須遍諭之乃可杜其入犯我輩以窮自絕實非本心誠貫其前罪得通互市願殺賊自効宗憲以便宜許之故海峯等遂來附云宗憲復遣使至桐鄉諭賊首徐海陳東解圍海聽命歸我俘二百人東不從留攻一日始退屯乍浦二人由是有隙宗憲乃乘間急說下海使為內應海計擒東及其黨百餘人以獻而自率所部別營梁莊官軍遂抵乍浦用火攻之斬首三百餘級焚溺死者稱是奪回被虜男婦七百人餘賊遁入海者指揮鄧城引兵追之沉其舟無一人得還時寇自黃浦七丫港出海者俞大猷敗之自仙居趨彭溪鎮者盧鏗敗之分掠海門者把總張成敗之流入常鎮者總兵徐珏等敗之賊勢日衰矣

海既聽撫進退未決其部衆無所得食稍稍出營
掠至是官兵俱集文華與宗憲謀遂督師直薄賊營
會大風縱火諸軍鼓噪從之海等投火中相枕藉死
於是浙直倭寇悉平惟定海舟山倭據險結巢時出
劫掠我兵環守之是時客兵悉遣歸而川貴所調麻
寮大刺鎮溪桑植等兵始至宗憲乃留防春汛而簡
精銳九百人隸總兵俞大猷會臘月大雪大猷督兵
四面攻之賊悉銳出戰大敗歸擁柵自固我兵積薪
草以棕葉捲火擲之賊四散潰出斬首一百四十餘

南倭

十九

級餘悉焚死江南之倭寇盡矣三十六年四月甲午
倭犯江北先一舟自如臯登岸凡七十餘人官兵合
勢急擊殲之于白蒲鎮庚子倭大至自呂四場等處
登岸凡二千餘人流劫海門壬寅至通州攻城不克
分掠如臯泰興復有倭舟七艘自金沙登岸已酉至
揚州數日進犯高郵復犯如臯至泰州五月癸丑復
犯揚州山東徐州兵禦之皆潰賊遂薄新水關攻掠
矢及城中已又犯淮安府掠船四十餘艘旋入寶應
豐官民靡舍幸未犯天長都司沃田等禦之敗死賊

遂入縣治復入盱眙突犯泗州攻城不克六月淮揚
兵備副使于德昌參將劉顯擊倭大敗之賊乃駕舟
奔遁自刀門港投洋而去時方遣兵部侍郎江東督
山西保定河南等兵赴淮揚防勦捷書聞迺命東還
八月倭使僧德陽等至詔遣歸初生員蔣洲與陳可
頤同往諭日本可頤先還洲留諭各島至豐後島為
所阻留惟山口都督源義長具咨送回被擄人口豐
後太守源義鎮遣德陽等具方物奉表謝罪請給勘
合修貢護送洲還而楊宜前所遣鄭舜功出海哨探

南倭

廿

者亦行至豐後豐後島遣僧清授附舟來謝罪言前
後侵犯皆中國奸商潛引島夷義鎮等不知也宗憲
疏陳其事言豐後有進貢使物而無印信勘合山口
有金印田文而非國王名稱但其進貢還掠真有畏
罪乞恩之意宜量撫其使遣令傳諭國王鈐制各島
縛獻叛人方許請貢部覆如宗憲議止令浙江布政
司移咨風示義鎮等轉諭其王報可迺遣德陽等歸
十一月宗憲誘擒海寇王直等直與王激葉宗滿謝
和王汝賢皆中國奸商導倭入寇者直徽州人也宗

憲與直同鄉欲招之則迎直母與其子入杭厚撫之
 遣蔣洲諭意許直等自新且寬海禁通東夷市直等
 大喜即傳諭各島島主源義長等裝巨舟遣夷目隨
 直來貢市以十月初至舟山之岑港泊焉時議者競
 言其不便浙中文武將吏亦陰持兩可直覺事變
 先遣激見宗憲問曰吾等奉招而來今兵陳儼然即
 販疏小舟無一近島者得無詒我乎宗憲百方諭之
 終不信乃從其言遣激出而以指揮夏正為質直與
 宗滿汝賢來見宗憲好言慰之令自繫獄待命具以
 狀聞請戮直姑准義長等貢市永銷海患或曲貸直
 等死用繫番夷心俾經營自贖巡按御史王本固力
 以為不可而江南人詢詢謂宗憲納夷人金錢數十
 萬為求通市貸死宗憲聞而大懼追還前疏盡易之
 言直等死在不赦惟朝廷處分臣等當率兵將殄滅
 餘黨本固復言諸奸逆意叵測請勅宗憲相機審處
 永絕禍源於是嚴旨責宗憲擒勅宗憲乃大集兵艦
 環夷舟守之夷目善妙與謝和等移舟據舟山為固
 時夷使僧德陽清授尚未歸島德陽居舟山道隆觀

清授居定海七塔寺會直就擒諸夷竟殺指揮夏正
 焚道隆觀以德陽去而宗憲亦請用洪武年間故事
 發清授于四川禪寺安置 直竟坐梟示宗滿汝賢
 發戍邊是冬福建倭犯福州洪塘南臺等處巡撫都
 御史阮鶚取布政司庫銀數萬兩及絹數百疋金花
 千枝賂之併遺以新造巨舟六艘俾開洋去御史宋
 儀望給事中劉祐劾之上大怒命械至京問鶚厚賂
 嚴嵩萬曲護之得罷為民三十七年四月辛巳新倭
 大至犯浙江台温福建興泉等府沿海郡邑同時登
 岸焚劫丙申倭陷福清執知縣葉宗文劫庫獄殺擄
 男婦千餘人癸卯攻惠安殺知縣林咸五月戊申入
 南安甲戌福清倭自海口出港參將尹鳳等擊之斬
 獲溺死者甚眾福興倭患由是少熄六月丙戌浙西
 倭寇分掠樂清永嘉等縣指揮劉茂等戰死督兵致
 仕僉事王德亦死焉時舟山倭阻岑港而守諸軍攻
 之不能克已復徙巢梅柯於是南京御史李瑚劾宗
 憲私誘王直啓蒙御史王本固等亦劾其老師縱寇
 宜罪上以宗憲去留令在廷集議廷臣議宗憲功多

當切責留用上手答曰逆直罪浮立富本宗憲用計
 誘獲小人嫉功會彼奏上玄瑞通逐有言宗憲仍舊
 用心平賊以副簡眷蓋謂其方獻白鹿故也十一月
 柯梅倭駕舟出海泊于福建之浯嶼經年乃遣聽撫
 賊毛海峯復移衆南興建屋而居福興潮廣間紛紛
 以倭警聞矣三十八年三月倭犯象山縣海道副使
 譚綸督兵敗之四月倭船數百隻轉掠揚州海門等
 處屯廟灣又有倭二十餘艘泊三沙廣東饒平海豐
 海陽倭突至者二千餘大掠而去福建新倭大至攻
 福寧州不克乃攻福安寧德破之福興漳泉無地非
 倭矣江北倭趨通州據白蒲鎮副使劉景韶擊殲之
 再擊印莊倭又殲之廟灣倭合衆攻淮安巡撫都御
 史李遂督叅將曹克新等禦之大戰于姚家蕩賊敗
 走姚莊我兵縱火焚之前後斬首百餘級餘衆復保
 廟灣通政唐順之督兵攻之不克賊閉壘自固伺間
 乘風開洋遁已而江南三沙倭復由海門登岸犯江
 北景韶督叅將丘陞等擊敗之于鄧莊追至鍋團陞
 馬蹶為賊所殺五月宗憲遣總兵劉顯來援遂檄江

嘉靖大政類編 南倭

北諸兵盡屬顯連戰大敗之賊衆盡殄三十九年二
 月倭寇六千餘流劫潮州等處尋遁去是歲福建倭
 寇充斥破永寧城脅指揮王國瑞鍾垣降之又破寧
 德縣殺叅將王夢麒知縣李堯卿興泉漳三郡城以
 外皆為賊數倉厩懸磔田野蒿萊諸貧民無賴者咸
 竄入賊中為之謀主羽翼甚至掠行人發墳塚量其
 家資索贖持贖往來恬不為忌諸將帥冒功飾敗賊
 滿載歸者指為逐遁阻風旋者指為遮擊攻陷城寨
 從容引去兵備官以尅復為功上下相蒙遂成故事
 先後巡撫王詢以避難引疾去而劉燾之貪縱欺誣
 給事中馬出園等連章論詆猶得以風土不便調外
 則由賄嚴氏父子云四十年八月新倭大至犯福
 清羅源連江等縣殺遊擊將軍倪祿十一月攻興化
 府城陷之殺同知奚世亮據城中凡三閱月又分兵
 攻陷壽寧政和是歲宗憲為給事中陸鳳儀論劾上
 令逮宗憲詔徹勒閒住浙直總督遂罷不補四十二
 年正月福建巡撫都御史游震得具陳失事狀請亟
 計處兵食上從部議起丁憂叅政譚綸統浙兵千二

百人往以副總兵戚繼光統義烏兵一枝而江西兵一枝則令撫臣自擇良將星馳應援震得尋被論罷陞綸為僉都御史代之二月興化倭結巢崎頭都指揮歐陽深率兵追勦陷伏中死之賊乘勝陷平海衛引舟出海把總許朝光率輕舟抄之賊焚舟還屯平海衛四月繼光與總兵劉顯俞大猷夾攻大破之斬首二千二百餘級墮崖溺水死者無算縱所掠男婦三千餘人是戰也繼光前一日至賊與顯及大猷對壘日夕頗懈弛謂繼光遠來疲乏不為備繼光即以

內傳

十五

是夜部勒諸士卒鷄鳴蓐食晨壓賊壘而衝之賊倉卒大亂自相蹂踐遂雜欄之無遺者蓋此舉為關中戰功第一云四十二年繼光復擊仙遊殘倭破之賊趨同安繼光追至王滄汙又追及於漳浦之蔡丕嶺斬首千餘級其殘寇得脫者流入廣東會兩廣南贛撫臣徵調土兵大集急擊之賊掠漁舟入海遇風多覆溺乃復登岸屯海豐金錫都總兵俞大猷率兵圍之相守且二月賊食盡將遁報故副總兵湯克寬設伏待之擒斬二千餘人四十四年三月倭犯通州呂

四場官軍禦之賊敗遁轉掠至江南三沙副總兵郭成等迎擊之於海中沉其舟斬首百餘級蓋自是倭寇絕矣九月罷浙江寧波府市舶議先是言者欲比廣東事例開市舶以通海夷至是巡撫都御史劉畿言浙江沿海港口多而兵船少最難關防奸民牟利啓釁覆轍具在若復開市舶是開門延寇也戶部亦以為然事遂寢

內傳

茲編始事於癸巳秋脫稿於丁酉春詞不能工聊存故實藏之笥篋不敢云人頌命書史覓之則已侵蟻蠹並未漫滅屬有目青弗能再加訂正念數載精神所萃難忍弃捐爰口占數語什諸剞劂之

萬曆己酉夏六月望日鳳翔謹識

九二二年四月廿五日據第一條刻兩卷本浦扶字

北虜

虜自正德中其酋曰小王子居沙漠東偏與朵顏為隣小王子之子三長阿爾倫次阿著次滿官嗔大師亦卜刺弒阿爾倫遜入河西海之有虜自亦卜刺始也阿著稱小王子未幾死眾立阿爾倫之子卜赤而阿著子吉囊俺答諸種中最強出入河套滿官嗔部營俱從之南有哈刺嗔哈連二部居宣府大同塞外北有兀良罕故小王子北部也因隙叛去至今相攻又西為瓦刺世與土魯番為讐諸虜以河為界在河西者曰西虜在河東者曰東虜嘉靖元年七月以虜駐牧球廠詔參將唐冕時春各選所部兵五百屯黃花鎮武定侯郭勛勒營兵待之戒毋得出境啟蒙是秋虜入犯邠州固原等處殺掠甚眾給事中管律御史黎貫請起用原任大學士楊一清總制陝西而改總制侍郎李鉞為甘肅經畧部議謂一清家居日久一旦起用未免辭奏稽延宜戒鉞竭忠督理冀圖後效上從之二年正月套虜入沙河堡閏四月亦卜刺與套虜入掠甘涼等處饒道阻絕甘肅巡撫都御

史陳九疇總兵徐謙請選兵給餉分道進攻鉞謂北虜方乘虛窺伺而我復專事遠畧恐腹背受敵徒費國威宜厲兵秣馬伺賊入犯方行勦殺部議以鉞言為是上乃命相機慎動務求萬全毋貽邊患八月虜入界嶺口尋入遼東丁字堡殺備禦都指揮王綱九月入密雲白崖廠三年十一月入延綏永康諸堡十二月起致仕大學士楊一清為兵部尚書兼左都御史提督陝西三邊軍務四年正月西虜寇甘肅總兵官姜瓖敗之八月一清請勦西虜上以啓蒙為慮令

北虜

先具制勝方略以聞十一月召一清入內閣起致仕兵部尚書王憲代之憲至則請征勦如一清言上竟不許五年四月虜犯大同復犯宣府總兵朱振都督傅鐸禦却之以捷聞六年二月虜犯宣府參將王經死之三月復犯宣府參將關山死之所部卒殺傷殆盡六年八月虜犯寧夏總兵鄭卿等敗之斬首三百餘級七年二月改王憲為南京兵部尚書起原任兵部尚書王瓊代之三月虜犯山西游擊邵定死之六月虜犯大同十月辛丑犯宣府己未犯莊浪十二月

犯大同大掠陽和天城平虜三衛及雲朔二州把總
指揮趙源戰死八年二月虜犯寧夏總兵抗雄率兵
禦之所亡失甚衆匿不以實聞大學士楊一清為上
言之遣給事中李仁往勘具得其狀因論巡撫都御
史翟鵬罪得旨雄遠問鵬奪俸兩月然為雄匿敗狀
者實總制尚書王瓊瓊與張桂厚善故仁疏不敢及
瓊而鵬之得譴亦薄云九年正月虜犯山西五月入
寧夏塞瓊與總兵張鳳上參將王効功言效于神木
境外斬首虜三十級虜挫衄去會神木縣人薛添祿

北虜

諸關言效橫挑胡虜匿所亡失不以聞而掩殺非罪
朦朧報功上令撫按官覈實奏報是月從瓊請發銀
十萬兩於寧夏為修邊費而是歲北虜小王子與西
海亦卜刺解仇結親往來延寧境上巡按御史范安
言其事于朝且及守備指揮彭廉隱匿邊情之罪上
從部議令候勘報處分然效與廉卒無恙時諸將帥
皆黷貨培克掩敗冒功如大同巡撫蔡天祐科罰商
銀巨萬為商人所訐延明以饋遺宴賞自解而上下
相蒙觀望畏縮則諸邊皆然不特陝西督撫而已十

年三月虜犯大同總兵彭拱稱疾不出千戶張鉞陷
虜亡卒六千人巡撫都御史王大用以被劾免寧夏
巡撫都御史翟鵬與總兵張英有隙會套虜大入不
能禦所亡失無算已復互相訐奏詔各罷之八月改
王瓊為吏部尚書陞吏部左侍郎唐龍為兵部尚書
兼右都御史代瓊瓊在陝右絕無禦虜功虜每入輒
得利去惟征勦番夷曾有斬獲而時時請內帑築邊
墻廷臣又言全陝災荒邊工宜暫停止會瓊以獻甘
露賜金幣遂膺特簡焉九月虜犯陝西遼東十月入

北虜

大同塞大掠應朔等處巡按御史張祿以捷聞上從
部議遣科臣與巡按御史會勘給事中張潤身言祿
扶同奏捷宜令迴避祿復具奏飾辨及給事中王機
御史楊宜勘上諸將帥失事狀各治罪而潤身與祿
並坐奪俸時論為之不平云十一年三月虜衆十餘
萬寇延綏初虜酋小王子求貢市不許遂擁衆入寇
總制尚書唐龍告急上命侍郎張璠齎銀轉餉趣往
調度選京營兵二千及保定兵一千令副總兵趙鎮
統以應援已而龍疏至頗為虜乞貢市上命相機戰

守勿因循為目前計虜尋以得利引退乃令京兵製
回是秋薊鎮渤海所大峪關等處時有零虜窺犯十
一月中虜四五騎抄密雲鎮虜墩殺千戶谷壽等百
餘人參將素繼勳閉壘不出嗣後虜輒以零騎入寇
昌平懷柔密雲間大被其害事聞遠繼勳等治罪有
差十二年三月虜犯宣府十二月犯寧夏總兵王效
副總兵梁震擊敗之斬首百四十有奇是歲虜酋吉
囊等擁眾屯套內窺犯延綏涼固屬諸邊戒嚴不得
間乃突出四五萬騎亂河而濟襲西海虜酋卜兒孩

北虜

五

大破之先是卜兒孩請貢下守臣勘上方畧至是總
督尚書唐龍等言其事且言卜兒孩衰敗遠遜西海
獲寧然吉囊實兼併西海收其部落大半勢益強時
時於河西駐牧患乃在延寧肘腋間矣十三年正月
大同叛卒勾虜入寇二月虜犯延綏梁震等敗之七
月虜十萬餘騎入自定邊營大掠安定會寧等處由
青沙峴出塞總制尚書唐龍上捷書言斬首虜三百
八十餘級上從部議遣給事中戚賢往勘之具言大
虜入邊諸城堡多所殘破然首功可錄於是龍及梁

震王效等各陞賞有差七月改唐龍為刑部尚書起
原任都御史姚鏞代龍十四年六月虜犯大同總兵
魯綱等敗之是冬姚鏞以疏辭忤旨罷命兵部左侍
郎劉天和兼詹事御史代之十五年四月虜犯涼州
復入莊浪總兵姜真副總兵王輔等敗之六月虜復
駐大同近邊巡撫都御史樊繼祖請兵餉甚亟詔調
延綏遊兵一枝分戍西路仍開納銀入監例輸赴大
同為召買之需未幾虜至參將葉宗等將萬餘人遇
虜大潰虜遂入天城陽和宗等皆擁眾不敢出事聞

北虜

六

副總兵李懋等坐逮繫詔獄七月虜入延綏黑河墩
等處副總兵白爵等擊敗之十一月復設宣大總制
官更名為總督以戶部左侍郎周叙為之宣大巡撫
路迎樊繼祖俱令別用起原任大理卿史道為會都
御史代繼祖陞順天府丞郭登庸為會都御史代迎
皆特旨也尋遣給事中錢亮主事韓勗體勘山西邊
事上蓋為之肝食云十二月虜犯寧夏總兵王效等
擊敗之捷聞上大悅乃并論延綏之捷陞天和左都
御史巡撫都御史張文魁及效等陞賞皆從優厚焉

已而虜復犯延綏入威清清平等堡十六年二月虜犯大同總兵梁震敗之尋又犯甘州大掠三月犯寧夏我兵陷虜伏中所溺傷甚眾事聞降文魁一級調外任效等各降一級戴罪殺賊時虜酋吉囊俺答勢張甚而邊兵單弱不支陝西總兵任傑謂舊邊自徐斌水至黃河岸六百餘里地勢遼濶防守為難惟紅堡寺東南起徐斌水至鳴沙州河岸可百二十里而近欲修築新邊一道撤舊墩軍士守之以省饋饟天和遂上言其事兵科給事中朱隆禧等言河套本中

北虜

七

國地也自余子俊修築邊牆不以黃河為界而河套為虜所據寧夏與山後諸夷為隣賀蘭山其界也自王瓊棄鎮遠關創為新邊而賀蘭山為虜所據遂使延寧二鎮受患至今天和若能為國家深長慮者不且棄地資虜上然之切責天和奪傑俸半年七月虜犯宣府殺參將張國輔八月虜犯大同邊臣告急詔悉發宣大兩鎮兵及延寧遊兵併力截虜選保定漢達官軍赴援十七年五月虜犯大同參將張世忠敗之六月虜犯宣府都督周冕把總韓錦死之八月虜

犯河西十二月虜犯懷安萬全左衛等處殺擄數千人總兵張鎮論死十八年六月虜犯薊鎮入鐵門關陸軸谷窩八月虜犯榆林九月虜犯宣府殺掠人畜萬計十月復犯宣府深入至長梁溝十九年正月虜入大同殺指揮周岐等二十九人二月虜以十三餘騎入宣府指揮僉事王勳易而追之為虜騎所圍參將許國往援之戰敗虜所殺指揮以下官二十五人卒二百人三月虜破延綏清平堡入朱脂總兵周尚文駐師青秋原故與虜左副總兵楊信稱病不出虜殺掠甚慘焚芻糧數萬長驅而去七月虜入平涼敗副總兵劉慶兵流劫岢嵐石州靜樂等處凡延駐十餘日時諸邊歲歲中虜所亡失動以千萬計是歲劉天和言將士敗賊于千虜城斬首二十八級而宣府巡撫都御史楚書言總兵白爵敗賊于宣城北莊斬首百六級兵部題覆以為數十年未有之捷也八月虜由延綏西路定邊營入犯攻固原分兵四掠所殺擄甚眾諸將皆逗遛自保虜益深入保定撫臣陳講告急天和慮以失事重得罪乃斬不用命指揮牛斗郭卿

北虜

八

天和慮以失事重得罪乃斬不用命指揮牛斗郭卿

等二人會大雨夾旬道渾於是總兵魏時督兵分道邀虜虜始引旋至黑水苑延緩革任總兵周尚文盡銳攻之斬其酋虜衆奪氣歛去寧夏總兵任傑副總兵陶希臯復迎擊之于鐵柱泉追奔出塞斬獲頗多於是天和馳疏告捷言三鎮首功四百四十餘級而吉囊子為我軍所殲上大悅時天和先已改南京戶部尚書乃特加太子太保廕一子世錦水千戶尚文等及巡撫趙廷瑞等俱優加陞賞內閣本兵並予陞廕而巡按御史張光祖亦命陞京職先是諸邊奏捷無有叙及按臣者至奉命勘覈則按臣主之自張光祖以邊捷獲恩叙諸按臣遂與督撫合為欺誣是年十二月陝西總督楊守禮以鎮朔堡之捷告二十年二月復以甘肅莊浪之捷告而巡按御史呂光洵魏光冕與光祖俱賚銀幣蓋恩紀濫而功罪淆矣六月命兵部尚書樊繼祖兼右都御史總督宣大初虜酋俺答遣夷使石天爵乃肯切款大同塞求貢大同巡撫都御史史道及巡按御史譚學各疏言其事上命會官集議廷臣皆謂不可許而請添設總督大臣臨

邊防勦上從廷議命繼祖往而夷使石天爵令撫按官究明馳奏道既得報遂遣天爵回又陰賂虜令勿蹂躪已所部於是虜酋俺答遂越大同塞下石嶺關徑趨太原而南吉囊由平虜衛入馳踐數百里又數萬騎掠平定州孟縣壽陽諸處漸逼真定副總兵丁璋遊擊周宇死之宗室被虜者四人儀賓一人軍民被殺者五萬二千餘人諸所焚掠無算繼祖第與諸將帥堅壁自衛而先後所報首功乃五百餘級給事中龍遂御史傅鎮等言繼祖累疏奏捷威張功伐而巡按御史王達則曰虜從容出關譚學則曰虜回未戰繼祖所言事涉虛誑上命紀功科道官勘實具奏已勘上如遂等言令繼祖職道與保定巡撫都御史陳講黜為民總兵王陞等各降級逮問尋遣侍即張漢賑濟山西被虜郡縣而紀功科道官張翼翔張光祖俱以勘報稽緩紀驗顛倒黜為民已復令奏捷者不許叙及內閣本兵與巡按御史二十一年二月虜犯蘭州閏五月虜酋俺答復遣石天爵滿受禿滿克漢詣大同求貢巡撫都御史龍大有令墩軍誘

納之縛天爵殺受禿等猥言以計擒之事聞上命陞
大有兵部右侍郎諸將吏陞職加俸賞銀幣者數十
人巡按御史侯度亦陞俸一級而臬天爵及前夷使
乃肯切於市總督侍郎程鵬知虜且大入乞調兵給
餉甚亟上怒其舉動倉皇急事負託令褫職閒住總
督官罷勿設六月虜由大同左衛雙山墩入寇屯朔
州廣武越鴈門關趨大原諸將卒無一禦之者虜遂
南下沁汾襄垣長子等州縣已復由忻崞代州移營
而北屯祁縣參將張世忠約副總兵段堂等襲之至

北虜

陸支村遇虜堂等悉引避世忠督兵力戰虜圍之數
重自已至中折殺傷相當已而世忠矢盡見殺百戶
張宣張臣俱死虜廼從鴈門故道去虜茲入也往還
踰月凡掠十衛三十八州縣殺虜十餘萬人牛羊十
倍之焚公私廬舍八萬區蹂躪田禾數十萬頃屠戮慘
甚蓋以石天爵為詞云事聞猶以斬首三百餘級為
解大有及山西巡撫劉臬坐戍邊宣府巡撫楚書坐
罷黜總兵李養等論死贈世忠右都督立祠祀之以
宣臣配兵部言邊事方殷宜選大臣忠誠有將畧者

令之總督上復令程鵬往鵬至則屢請募軍養馬費
上趣戶部與之仍責侍郎王暉等延緩奪其俸已而
戶部言宣大三關動稱之餉自去歲九月至今春已
發去客兵銀一百四十七萬兩有奇主兵米二十五
萬石蓋邊費之不訾如此時上方極意憂邊出京兵
稍內藏每有請輒應顧虜氛熾甚東西馳驚將士既
疲於奔命而積弱習怯驅之不前往往恣虜深入伺
既去則掠其一二惰歸者以告捷甚則殺降拾屍展
轉鬻賣諸督撫亦姑聽之覲用微恩迓諱於是戎律

北虜

日弛而內地之塗炭極矣二十二年八月虜犯延綏
遂至綏德州巡按御史殷學疏言賊入內地諸將擁
兵自保已而巡撫都御史張聰奏捷言總兵吳瑛等
選銳追虜獲首功百計兵部覆稱延綏遊兵俱調宣
大虜方避實擊虛而我兵能以寡勝衆可謂奇捷學
按部隔遠聞警馳奏無容別議上謂學顛倒是非調
外任陞賞聰等有差十一月虜犯宣府二十三年正
月虜犯薊州黃厓關二月犯大水谷三月犯宣府總
兵卻永等禦卻之給事中戴夢桂言神京逼近宣大

當擊所緩備所急部覆請於陝西附近調兵馬二枝并前所調榆林二枝赴宣大防秋七月獲虜謀劉天柱虜所用間諜嚮導皆中國人而大同叛卒為多山東西河南保定等處時有捕獲至是廼獲之于京師焉是月虜犯大同前衛總兵周尚文禦之戰于黑山之陽虜却走我軍追及涼城斬首五十餘級九月甲戌虜犯宣府由膳房堡入乙亥至順聖川戊寅至蔚州辛巳抵浮圖峪副總兵周徹拒之虜夜走間道抵完縣保定巡撫鄭重告急京師戒嚴癸未自土王溝

北虜

越廣昌窺紫荆關亘四十餘里乃由大同出塞去於是都給事中戴夢桂等言順天巡撫都御史朱方建議掣兵太早宣府巡撫都御史王儀總兵卻永輕信其言總督翟鵬漫無可否使虜得乘間入犯俱屬有罪上命逮鵬方訊治方逮至廷杖之竟死杖下鵬死獄中御史舒汀等復言掣兵之議兵部主之尚書毛伯溫即中韓勗厥罪惟均上是之令禱伯溫職為民廷杖勗諫戍已而兵部上失事諸臣罪狀擬卻永逮治上曰鎮巡責任一體奈何擬功輒同擬罪輒異此

弊匪止今日法既不平孰肯效死永姑從寬降二級令盡心防禦巡撫王儀降一級邊方用二十四年正月總督陝西三邊侍郎張珩及總兵官咸寧侯仇鸞言昨歲十一月虜犯永昌我兵五戰皆捷斬虜首狼台吉及虜眾百餘級科臣言狼台吉首級未有明驗而疏內叙功鸞兄弟與其祿史家丁皆與焉冒濫尤甚鸞妄奏希恩不足信上命陞珩右都御史加鸞太子太保仍廕一子餘諸臣陞賞有差時鸞方厚結輔臣嚴嵩高力左右之以濫被恩獎所謂狼台吉者固

北虜

在也自是而邊臣欺蔽日益甚矣二月御史劉廷儀按遼東言東州新安等堡累遭虜患殺擄人口五百餘馬牛稱是諸將不能禦又匿不聞詔募遊擊武鏗等職降都御史董珊總兵趙國忠俸二級七月虜寇延綏自寧塞堡入犯安塞保安等處總兵吳瑛等皆閉壘不戰副總兵李琦卒與虜遇陷重圍中面中流矢力戰潰圍出虜遂深入距延安重百里所殺擄男女四千六百餘人掠馬羸牛羊十四萬總督都御史張珩及巡撫都御史張子立以捷聞巡按御史曹邦

輔具言其失事掩匿狀詔遣給事中鮑道明往勘之
道明還報如御史言上大怒令逮珩等詔徹珩子立
遣戍瑛及參將楊銳論死時珩方徂前事習為欺誣
屬輔臣夏言以召用至方輿嵩為異故珩等遂得重
譴人咸快之八月癸未虜襲遼東松子嶺殺酋甚眾
丙戌犯大同中路原任總兵張達力戰却之又犯鵝
鵠谷原任參將張鳳戰死總兵周尚文率兵邀擊頗
有斬獲虜乃遁九月虜犯遼東錦義十一月虜犯榆
林官軍擊敗之二十五年二月虜犯宣府五月虜首

北虜

一五

俺答遣夷使堡兒寨等詣大同塞求貢為邊兵重寶
等所殺總督侍郎翁萬達以其事聞兵部請嚴兵待
之詔可七月萬達復言俺答逆番文求貢上不許順
天巡撫都御史郭宗臯奏稱虜眾四十萬在宣府獨
石欲東西分犯請京營河南山東兵為援上命京兵
即日啟行仍發河南民兵往是月虜自寧塞堡入犯
延安慶陽保安安化環縣諸處所殺擄八千四百四
十餘人會大雨虜乃引去總督侍郎曾銑言參將李
珍出塞搗巢斬首百餘級上嘉銑奇功賚之銀幣失

事諸臣降罰有差時銑方與言厚善故得掩敗冒功
如此八月虜犯西寧塞復犯雙山墩九月虜犯陝西
梁家墩十月犯清平堡十二月總督侍郎曾銑請修
邊牆因請復河套其畧曰河套古朔方地漢衛青因
河繕塞唐張仁愿於河北築三受降城因初東勝衛即
其地也後東勝內徙虜遂據套為穴深山大川勢顧
在彼而寧夏外險及備河套虜得出入自由東西侵
掠臣嘗審度機宜當秋高馬肥此虜利而中國誑之
時也及冬深水枯馬無宿藁比及春深賊勢益弱此

北虜

一六

中國利而虜誑之時也為今之計宜用練卒六萬人
益以山東槍手二千每當春夏之交携五十日之餉
乘其無備直抵巢穴材官驟發礮火雷激則虜不能
支矣歲歲為之虜將遠去我乃並河為塞置建衛所
分戍卒修屯政省中國之轉輸壯中國之形勢此中
興大烈也唯聖明裁斷部覆謂築邊復套兩俱不易
而復套尤難宜從容計處上曰虜據河套為中國患
久矣今銑能倡謀厥猷甚壯本兵乃久之始覆迄無
定見何也其令銑圖上方畧兵部即發銀二十萬兩

聽其便宜調度二十六年正月虜犯永昌副總兵蕭漢禦之敗績已而延綏守臣報虜將大入本鎮歲防宜大遊兵乞暫免調發上曰陝西兵馬遠調比于長戍勞散將士已失機宜今陝西有事即當止調仍飭宣大守臣自行隄備順天巡撫都御史郭宗臯言連歲發京兵防禦薊鎮但非本鎮屬轄不足以應緩急乞止發二枝即以其餘犒軍銀給本鎮募兵上曰京兵原不為薊州而設宗臯前歲虛張虜警亟請京兵今乃欲扣賞銀為募兵費輕肆不堪重寄令梳職二

北虜

十七

月宣大總督翁萬達言宣府遊兵四營各路援兵五營分屯要害立法甚備近鎮撫官奏選各營精銳五千入別立戰鋒五營及臨戰陣復自居後而驅羸卒為前蔽今宜歸其兵于各營如舊上從之四月萬達復以俺荅求貢事聞言虜自冬春來信使疊至詞頗恭順倘今秋果不入犯似亦可許而曾銑復言三月中套虜近塞駐牧侵掠居民總兵王縉等選銳出戰斬獲甚衆虜移帳漸北上方主復套之議乃責宣大邊臣瀆用令總督官申飭防禦時俺荅與小王子有

隙小王子欲寇遼東俺荅以其謀來告請得與中國夾攻之且以此立信邊臣方屢奉嚴旨不敢輒為請求矣十二月逮甘肅總兵官咸寧侯仇鸞鸞在甘肅久貪縱酷虐總督曾銑以防秋調河西兵鸞執不發為銑所劾有旨奪鸞俸令按臣查勘銑又言其腹削欺罔諸不法狀上大怒乃逮治之已復逮銑初銑既疏陳復套事至是又陳其經畧之策上命會官廷議時上意已中變廷臣不知也兵部尚書王以旂等請先命大臣督餉添設憲臣預處月糧俟有次第然後

北虜

十八

遣科道官紀功上諭輔臣茲出師果有各否成功可預必否此與害幾人之命者不同其令再會疏以聞於是大學士嚴嵩言方今帑藏殫竭不宜興無名之師橫挑強虜銑好大喜功廷臣皆知其不可第有所畏不敢明言幸賴聖心遠覽特降明諭活全陝百萬生靈之命誠宗社無疆之福臣備員輔職不能先事匡正請從顯黜上慰諭嵩令盡忠供職大學士夏言因上疏自辨云臣誠愚昧然此事臣數與嵩議絕無異言今乃先臣具奏諉臣自解臣不知死所矣上責

其徇私強君又不自引罪令部院參者以聞於是嵩復疏攻言每事專決不過列署臣名臣誠自知具員不宜復覲顏在列上慰諭嵩如前旨言懼廼復上疏自明且求去上以其疏并下部院參者尚書王以旂等會廷臣議言復套非策上責諸臣忍心觀望奪與議官祿俸令逮銑削言官以尚書致仕已而鸞逮至上疏自理因訐銑馭軍無法掩敗冒功而尅取軍錢鉅萬遣男曾淳託言妻父蘇綱致之言所以故朋謀為奸妄議復套疏下并訊錦水衛具獄一如鸞疏上

北虜

十九

遂命釋鸞逮言坐銑交結近侍官員律斬之妻子流三千里言逮至亦論斬以是冬死西市九月虜犯宣府自鎮安堡入經雲州永安隆慶懷來等處屠堡數百殺掠人民數萬遊騎南掠至岔道八達嶺關輔大震二十八年正月壬子虜犯宣府滴水崖把總指揮江瀚董賜戰死全軍皆沒虜遂東犯永寧乙卯大同總兵周尚文率兵赴援大戰于曹家莊敗之斬其首四虜東走尚文與宣府總兵趙國忠復追敗之虜乃由黃家黑峪北遯事聞總督侍郎翁萬達及尚文等

陞賞有差尚文疏言諸將士奮不顧身三戰三捷即所摧敗前此未聞今臣獨膺陞賞陣亡及有功將士未霑恩賚恐人心懈弛願辭陞賞之命少推恩將士上命兵部議賞格行未幾尚文卒兵部為請卹典上不許給事中沈東持疏言之上大怒謂尚文連疏自伐功勞怨望多端東狂譏朝廷擅權市德廷杖之錮諸詔獄八月虜由松樹墩潰牆而東寇大同左右衛及威遠平虜等處毀寨堡村莊五十餘所殺軍民三千五百餘人九月虜犯榆林已復犯宣府遼東二十

北虜

二十

九年六月虜犯大同總兵張達副總兵林椿力戰死全軍皆沒總督侍郎郭宗皋巡撫都御史陳燿逮詔獄各廷杖之燿死杖下宗皋謫戍邊八月壬戌虜酋俺答糾合諸部大舉入寇至獨石邊外駐金字河甲子犯宣府兩河口官軍拒之不得入癸酉虜引而東駐大興州乙亥循潮河川南下至古北口巡撫都御史王汝孝帥薊鎮諸將兵禦之虜引滿內嚮以綴我師而別從間道折墻入汝孝等兵大潰虜遂抵密雲轉掠懷柔順義引而南戊寅至通州分掠三河昌平

各州縣京師戒嚴詔大同總兵仇鸞引兵發居庸亟前禦虜徵薊鎮諸路及河南山東兵入援命文武大臣分守京城上復從禮部尚書徐階議召鸞入衛出死罪將官戴綸等于獄令聽鸞調遣是日保定巡撫都御史楊守謙率師入援聽調副總兵朱楫參將祝福馬登兵亦至城中人心稍安已卯虜衆營白河東遊騎掠各村落去京堇二十里總兵仇鸞等兵至通州營河西自固守謙等營東直門外庚辰虜分掠馬林店等處焚湖渠等馬房執內官楊增等去辛巳自

北虜

十一

通州渡河向安定門鸞等邀虜後騎于小孤山斬首十三級壬午虜衆薄都城縱內官楊增持番書入城求貢上令百官集議闕下國子司業趙貞吉抗聲曰今第出沈束於獄中理周尚文之功退虜易耳將上遣中使密窺會議諸臣聞貞吉言壯之宣入左順門令手疏便計以上貞吉因請遣近侍有才敏博辨官一員詣諸將營賞軍激厲士氣仍許開損軍之令令人自為戰逗遛觀望者必誅上嘉之即陞貞吉右諭德兼監察御史給賞功銀五萬兩令其隨宜區處宣

諭將士尋以仇鸞為平虜大將軍陞楊守謙為兵部左侍郎同提督內外諸軍務時鸞兵自孤山回至東直門外割死虜首六級獻之守謙兵薄虜營而陣以無後繼堅壁不戰上自是不悅守謙矣癸未上御奉天殿朝見羣臣甲申羣臣議上虜酋求貢事皆以為不可許上然之是日虜退趨白羊口逮兵部尚書丁汝璈侍郎楊守謙下詔獄尋殺之初虜薄都城汝璈恐喪師戒各營兵勿輕與戰守謙營最近城最先傳播諸將士遠避不戰者皆以為解二臣遂得罪乙酉

北虜

十二

進直隸巡撫都御史王汝孝黜為民丙戌陞貞吉為荔波縣典史上責其沽名欺上也丁亥伊爾逐虜于白羊口與虜遇軍士不戰自潰死傷千餘人戊子虜出橫嶺口趨懷來川己丑始盡出邊人馬饑乏皆不能軍諸將不敢逼尾送至古北口外而返甲子從仇鸞議調各邊兵赴京防秋九月命起復兵部尚書翁萬達回部管事時萬達被召總督宣大未至上遲之屢以為問大學士嚴嵩言虜患在肘腋諸臣有觀望意上廼陞兵部侍郎王邦瑞為兵部尚書尋

降萬達為兵部侍郎守易州已復黜為民十二月虜
酋俺答求貢不許三十年二月邦瑞罷為民以兵部
右侍郎趙錦代之是月許虜酋俺答貢市起用原任
侍郎史道赴大同經畧邊事兵部員外郎楊繼盛奏
乞罷馬市令下之詔徵降狄道縣典史四月開馬市
于大同鎮羗堡共易馬二千七百餘匹虜酋俺答進
謝恩馬九匹仍加賜之彩幣是月宣府開馬市于新
開口堡虜酋把都兒辛愛等共五部入市易馬二千
餘匹先是把都兒打來孫皆居迤北自庚戌以後收

今北虜

十三

虜三衛夷人而居其地遂巢薊遼之間以故就市宣
府自是寇掠無時春秋並入矣五月虜犯大同左衛
七月虜酋俺答執我妖叛蕭芹呂明鎮以獻上嘉仇
鸞等功陞賞有差時虜方入市旋即搶掠邊臣詰之
則委罪於芹等以自解其實芹與明鎮在虜皆不足
為有無而首惡喬源丘富等為虜腹心爪牙者則晏
然如舊云八月虜請以牛羊易穀豆朝議難之獨史
道極言其可許而宣大總督蘇祐等疏言虜牛羊眾
非塞下穀豆所能博易恐因而啓釁不如勿許便廷

臣皆以為然於是上不許令史道回京十月延寧馬
市完虜酋狼台吉等凡易馬五千餘匹十一月虜三
入宣大邊搶掠人畜甚眾十二月虜酋卜吉哥俺答
妹夫也住迤北赴市後期因向山西求市山西不應
則復叩大同守臣與市于大沙溝凡易馬四百匹薄
暮潛眾襲入復驅其馬及掠人口以去已俺答復進
馬九匹牽馬三百餘匹求互市御史李逢時叱去於
是俺答遂縱賊入掠一犯雙溝等處參將尚表等禦
之皆敗再犯團山墩及威虜等堡敗遊擊李桂佐擊

今北虜

十四

朱漢兵事聞詔切責撫鎮諸臣俾各修戰備三十一
年正月虜數犯大同塞而把都兒等復叩宣府求市
撫臣劉壘言自開互市大同寇盜不為衰止而宣府
晏如請無拘以一年兩次之期容令絡繹開市部覆
壘議可行但原限銀無過五萬馬無過五千能守此
雖一年數市亦當聽之報可二月丁巳虜大入攻大
同鎮羗得勝二堡遂移帳並天城平虜駐牧辛酉由
榆溝入掠懷仁川已巳犯平虜奶河堡指揮魚事王
恭力戰死虜遂南下大掠懷仁而去諸將帥匿不以

聞而大同巡撫何思以虜退告上疑之趣兵部疾遣人馳視具得其狀乃令逮參將孫麒張騰遊擊劉潭于詔徵副總兵王懷邦等各革職戴罪自効總督蘇祐懼獲譴屬虜使丫頭智來求市味通事林業蘭誘而縛之以擒獲聞詔斬之于大同市梟首各鎮祐等僅不蒙賞賚而已於是代府饒陽王充慈言總兵徐仁日恃虜和培剋戰士及烽警狎至一籌莫施遊擊劉潭詭稱虜且貢馬巡撫何思不加諦審輒以游言誑闕下及使者賫幣至邊實無一虜諸將惶懼招與

北虜

廿五

為市副總兵王懷邦幾為所擒接賄于賊乃免虜以是益橫至使右衛山陰東至陽和天城間烟塵四起汗淫萬狀將來地方莫知終極乞亟垂省問極北門剝膚之災上覽奏即令逮仁詔徵思懷邦率任聽勘麒騰潭俱論死四月虜犯遼東前屯指揮姚大謨等戰死備禦指揮王相率兵禦虜大戰于寺兒山殺傷畧相當虜引去相復遮擊之矢竭被創死指揮張策等及麾下死者三百人五月命暫留宣大選兵勿調先是從仇鸞議每歲徵大同兵九千人宣府兵三

千人入衛號曰選鋒命鸞將之給事中朱伯辰李幼滋等極言其非策比之守堂奧而舍門庭而是時宣大數苦虜患鎮兵寡弱不堪戰守兵部亦以為可憂延疏請罷馬八月鸞死追戮其屍是月虜犯大同平虜衛深入朔應馬邑等州縣殺掠數千人九月庚辰虜三萬騎入弘賜堡散掠大同左右衛及安東十七衛壬午虜騎萬餘入威遠堡掠朔州山陰等處乙酉虜分哨攻山西三關西至大黃梁東至廣武站丙戌乃引衆北去壬辰虜寇寧夏殺擄甚衆乙未虜犯宣

北虜

廿六

府癸卯巡按宣大御史蔡朴疏乞罷宣府馬市上命各邊馬市悉令禁止十月虜酋小王子打來孫等寇遼東錦州三十二年二月乙卯虜犯山西河曲老營堡諸處壬申虜犯宣府新開口參將史畧戰死三月虜犯延綏總兵李梅戰沒閏三月虜犯大同上榆林堡及高臺平虜等處時馬市已罷而夷使償杓兒等六人尚羈留在邊總督蘇祐奏請所以處之者詔第禁繫之如故五月虜犯遼東副總兵岳懋等擊敗之斬虜四十七級七月丁巳虜酋俺答把都兒等大舉

入寇由大同弘賜堡下潭源東寧靈丘廣昌等處已
已入寧靜菴口散掠大峪南溝等處急攻插箭圖等
峪關南大震寧未固原遊擊陳鳳寧夏遊擊朱王率
兵援紫荆時虜前哨已有越浮圖峪而南者鳳王夾
擊之虜馳去鳳王復追及于三家村大戰竟日殺傷
過當壬申虜以騎來戰綴鳳王兵分道自廣昌紅沙
坡石門峪北遯八月乙亥虜分兵東犯蔚州西闖平
刑關入掠代州繁峙等縣丙戌套虜駐劄延半月餘
延慶諸州縣為所屠掠且徧乃移營中部以圖涇原

北虜

廿七

會霖雨連夜乃遯時虜入內地二十餘日所殺戮槍
擄殆無餘類總督蘇祐上諸將首功凡三百九十有
五巡按御史毛鵬則言諸將閉壘觀望恣賊荼毒及
賊既飽欲而去則取其畸零病棄陳功告捷乞治諸
臣罪上從部議以官兵過虜出境歸功玄祐令兵部
分別奏請陞賞失事者各按臣覈實以聞九月虜由
大同平陽衛入犯山西神池利民等堡巡撫都御史
趙時春督兵禦之陷虜伏中總兵李涑等戰死全軍
皆沒時春棄軍而竄僅以身免巡按御史李一瀚劾

時春輕率喪師罪竟置不問三十三年三月虜犯宣
府嵩峪等堡六月虜犯大同五堡左衛威寧等處總
兵岳懋迎擊之于青圪塔陷虜伏中力戰死是月虜
酋把都兒射書宣府城中乞開市守臣以聞上不許
七月虜犯大同掠平虜衛等處散掠至朔州凡十餘
日乃北遁九月庚子虜數百騎犯紅井官軍襲敗之
乙丑東西虜酋把都兒打來孫等自虎頭山突犯潮
河川總兵周益昌憑墻禦却之三十四年二月虜犯
薊鎮馬蘭峪參將趙傾葵等禦之敗死四月虜犯宣

北虜

廿八

府青邊口堡參將李光啓等禦之兵潰被執至墩下
索金帛取贖光啓大罵虜虜殺之并殺指揮黃添祥
等八人是月虜騎寇掠黑松林及小沙溝莊浪參將
吉慶匿不報為巡按御史詹理所劾詔罷慶任六月
虜犯大同鎮山墩參將馬芳等與戰不利八月虜大
舉入寇分犯宣大山山西等處總兵歐陽安督兵遮擊
于朔州川頗有斬獲虜乃遁去九月戊午虜自宣府
龍門入寇犯懷來保安辛酉引去參將馬芳夜襲其
營斷其衆為二奪獲人畜水糧甚衆虜迺西奔張家

口出境十一月兵部尚書楊博類奏各鎮戰守功請告廟社叙諸臣褒賞之上札諭閣臣曰防秋是邊臣本職歲要加獎殆與雇夫無異大學士嚴嵩請今歲姑與之明歲乃已上許之於是總督許論王忬等各陞隆博亦加太子少保隆一子已而給事中丘預達等請自後邊臣報功疏無得槩覆俱下御史按覈列狀奏請上然之三十五年六月虜犯宣府黃王梁等處遊擊張鉉率兵千餘人迎戰敗死一軍盡沒八月虜入陝西塞兒間墩掠神木等縣十月虜掠大同紅門隘及老營等堡十一月北虜打來孫等犯遼東總兵殷尚質等與戰敗死亡其卒千餘人已復屯青城分犯一片石三道關等處總兵歐陽安拒却之三十六年二月虜入大同破胡堡殺守備唐天祿等犯威遠平虜井坪已復有萬騎屯天城攻毀村堡三十二所三月乙酉虜犯延綏副總兵陳鳳戰死丁亥虜犯遼東官軍逆之擒其酋討賴壬子虜酋把都兒等由流河口犯永平遷安等處副總兵蔣承勛戰死越二日虜乃出境癸丑虜犯大同殺指揮楊汲等六月虜

北虜

廿九

犯宣府參將初勉等戰死八月虜犯義州殺指揮姚良任等九月虜入大同右衛抵應朔懷仁諸州縣攻毀七十餘堡巡按御史路楷言其失事狀已復言總督楊順率諸將敗虜乞錄順等功而治失事諸臣罪順遂獲蔭一子原衛千戶其顛倒功罪至此十一月虜婦桃松寨來降桃松寨者俺答子辛愛之妾也私通其部目收令哥懼誅乃相率詣大同新平堡求降守者納之總督楊順自詡為奇功送之闕下辛愛遣騎來索不得迺縱掠大同諸墩堡圍右衛城數重順恐詭言虜願以我叛人趙全丘富等易其逃婦本兵深以為便亟奏許之于是遣桃松寨及收令哥等還行至白登順令人誘之出塞西走乃陰告辛愛辛愛執而殺之圍右衛益亟道路梗塞烽火斷絕三十七年正月順與路楷連疏告急於是給事中吳時來疏言順寡謀納侮掩敗冒功而楷比周為姦尚書許論雷同附和俱當治罪上令逮順楷詔獄命兵部侍郎江東往理總督事黜論為民而起原任尚書楊博代之已復令博總督待事寧四部四月黜大同巡撫都

北虜

三十一

御史朱笈為民時右衛被圍六月餘矣城中折屋而
爨括牛馬而食勢危甚博應召趨大同東與巡撫楊
選總兵楊承勛選集主客兵數萬嚴部而進虜聞大
兵至拔帳北遁東等以是月壬辰入右衛城事聞上
命徵東還而留博在鎮視事閏七月虜犯遼東副總
兵劉岳等拒却之八月虜犯甘州十月戊辰虜犯遼
陽總兵楊照等擊敗之斬首八百餘級壬申北虜土
蠻薄界嶺口副總兵馬芳禦之虜不得進廼分騎潛
犯里谷墩邊山等處把總馮時雍死之其明日虜復

北虜

廿一

還奔界嶺口芳及總兵歐陽安力戰敗之擒三人斬
首三十八級十一月虜入遼陽東州等堡三十八年
二月庚午虜酋把都兒等自潘家口入渡灤河而西
進逼三屯營遂自遵化東掠至遷安西至薊州南至
玉田諸縣已卯乃出大安口而遯是歲虜謀大舉謀
者預偵知之將入屯駐會州屬夷影克哈孩等為之
嚮導誑稱虜欲東犯義院冷口以給我師總督王忬
遽分兵而東諸所分布主客兵號令數易人馬疲于
道路虜遂乘間由潘家口入事聞降巡撫順天都御

史王輪二級調外任總兵歐陽安等論死繫獄令忬
戴罪防秋已而御史方輅言忬調度無策貽害邊疆
宜亟黜別選代之上命改宣大總督楊博於薊遼遠
忬詔獄論死忬以失嚴氏父子意故楊照歐陽安之
捷重賚銀幣至是遂得重譴竟死西市時論為之稱
枉焉六月虜由大同鎮川堡入犯轉掠宣府駐內地
凡旬日會久雨乃分道引去八月虜犯宣府土木堡
遊擊董國忠等戰死十月虜犯遼陽遊擊賈冕戰死
三十九年二月大同總兵劉漢自鎮河堡出塞搗虜

北虜

廿二

帳于灰河斬首二十八級奪馬駝百七十餘隻時虜
眾聚喜峰口外窺犯薊鎮漢乘虛搗巢以牽制之虜
果狼狽西顧自是始有戒心稍徙遠其幕云丙戌虜
攻陷遼東廣寧中前所城殺千戶二人掠二百餘人
戊子入寇一片石等關四月己未虜犯遼東廣寧大
掠而去辛酉都刺兒台吉等寇寧夏河東七月乙丑
虜酋把都兒等犯薊西遊擊胡鎮等拒却之庚午大
同總兵劉漢等搗虜巢于豐州豐州在大同右衛大
邊之外崇山環合水草甘美中國叛人丘富趙全李

自馨等築城居之構宮殿墾水田號曰板升板升者華言城也時虜酋俺答引衆西掠且二年留部虜千餘人于豐州守其老幼虜不耐暑每夏輒徙帳大青山口外避之而富等居板升如故於是漢謀之巡撫李文進部分參將王孟夏等當夜疾趨豐州鼓噪奮擊斬首八十三級生擒六十七人焚其宮殿居室擒自馨弟自橋奪獲牛馬橐駝百餘隻往返凡五日捷聞總督都御史葛縉與文進等陸賚有差九月庚午虜犯大同辛未屯朔州川山西總兵王懷邦倉皇不知所出乃佯棄戰馬千餘啖虜使緩行急引兵自靜樂入太原聲言繞出敵前實則避之甲戌虜遂移營而南攻山西盤道梁越關大掠已卯循代州以南轉掠五臺崞縣壬午出寧武關北遯事聞革懷邦及大同總兵劉漢職十二月虜犯遼東自海州東勝堡入南趨耀州堡轉掠海蓋熊岳等堡殺擄男婦六千餘人所焚劫廬舍畜產稱是失事指揮王胤祖等下吏鎮巡官楊照侯汝諒以去任不問四十年正月虜自河西踏水渡河寇掠五花營守備王世臣等戰死四

北虜

廿三

月虜犯延綏自鎮靖堡入殺繕塞卒三千餘人住龍州十餘日始遁時虜患猖獗而軍實日匱內帑出給頻繁諸邊臣率恣意侵漁以供賂遺充私橐是歲戶部會計各邊應發年例餉銀大同四十四萬七千兩宣府二十四萬兩山西十四萬兩延綏二十七萬五千兩易州五萬三千兩薊州三十七萬四千兩密雲十四萬五千兩昌平六萬五千兩并完運京倉米四萬石赴密雲昌平通倉米四萬二千石赴薊州抵年例之數蓋浩穰極矣而密雲昌平二鎮年例餉銀連歲俱防春用盡防秋仍用三十二萬有奇於是戶科都給事中鄭茂言嘉靖三十六年邊餉密雲只八九萬昌平只三五萬前後懸絕若是各邊侵冒之弊誠不能無尤莫有甚於薊遼總督許論者今且較數歲之中酌為定規庶邊臣不敢妄求司計得有定執上從戶部議令論回籍聽勘已而即中許汝驥閱視薊鎮還極言其行伍不充戰守無措上切責總鎮官欺肆令論候勘明并治巡撫張珖降一級調外任總兵張承勛等各革任降級論尋褫職已復陞右僉都御

北虜

廿四

史霍冀為戶部侍郎總理宣大薊鎮糧餉冀與總督楊選勘上薊鎮糧餉不敷之數因言薊鎮主客錢糧自庚戌年而言始發至庚子年而額數愈增如薊州主兵舊只六七萬今則十四五萬矣客兵不過八九萬今則二十三萬矣往時薊鎮主客兵止四五路今則增為十區副叅遊守添設至數倍矣往時未有客兵俱主兵調度今則不遠千里而山陝遼保分番征調已十餘年矣此年例之所以愈增而愈不足也顧民運連欠動逾萬數乞命該部申飭責成以釐宿弊

北虜

廿五

弊疏入上是之九月虜犯居庸岔道口十一月虜折墻入陝西寧夏邊分犯螺山鐵柱等處進逼固原循下馬關而西鹵掠數日始遯四十一年四月虜酋土蠻等犯遼東破東關驛錦川營五月虜犯遼東副總兵黑春等敗之已復犯遼東黑春引兵逆戰陷虜伏中死之虜遂大掠海金等處深入七百餘里殺擄幾二萬人留邊內凡十五日十一月虜犯山西神池等處大掠數日而出總兵吳徵詐為與虜戰報功御史王好問劾之詔革徵任逮問是月延綏副總兵趙肯

等督兵出塞搗虜巢于半坡山殺麥湖斬首一百九十級時各邊多以搗巢為功然所俘賊皆虜中老弱及中國被掠人又常為追騎所及死亡健卒兵部嘗言其無益有害乃至奏捷則槩叙陞賞焉四十二年正月虜犯宣府滴水崖由黑漢嶺南下敗叅將宋蘭等兵遂掠隆慶永寧等處駐東西紅山窺岔道原任總兵劉漢力戰卻之賊遂西行據虎皮寨會大雪乃遁出入凡七日二月虜犯遼陽副總兵楊照敗之未幾復犯長安堡照又敗之九月照率兵出廣寧塞襲

北虜

廿六

虜夜失道中流矢死遊擊線補衮等力戰搏虜斬首二百餘級十一月丁卯虜眾自墻子嶺入犯京師戒嚴詔宣大總兵馬芳等入援以總督尚書江東統之戊辰虜大掠順義三河等處分兵圍下店時總兵胡鎮孫膺遊擊趙濬方率兵赴通州迎敵聞虜圍下店引兵救之虜騎大集圍鎮等數重膺濬死之鎮潰圍出已已江東馬芳等及各路入援兵俱至薊遼總督楊選及巡撫徐紳懼得罪則提兵赴京屯東直門外旋回通州皆相仗不戰虜遂大掠諸縣鎮所殺鹵無

算及虜以乙亥日引去諸將望塵尾之疾徐以虜為節虜至鴿子洞叅將郭琬設伏待之頗有死者乃別取道龍王谷等處以去時虜疲極失道衆亂諸將無敢發一矢第稍取零騎及失道疲憊者報首功凡三百七十級部覆謂二百年未有之功東等各優加陞登馬十一月斬總督侍郎楊選于市流其妻子初朶顏夷人撲我哨卒四人以去俄而夷酋通罕叩關索賞副總兵胡鎮伏兵執之并縛其黨十餘人通罕子懼則擁原撲哨卒夷至邊請易其父通罕者虜酋辛

北虜

廿七

愛之妻父也選計欲以牽制辛愛則并釋諸夷獨留通罕要其諸子更迭而質因疏聞自謂方畧且為諸文武臣請發上從其請及是選與徐紳以失事逮繫論死上謂選質通罕父子致引虜入再命錦衣衛訊鞫下法司議罪法司請依接引境外奸細起謀律即時論斬故選之得罪獨重紳得減死戍邊馬四十二年正月東虜土蠻等犯遼東總督都御史劉燾等言諸將拒守功且言虜入犯時值海水暴漲虜騎陷沒者衆上謂海神效靈詔禮部議祭告燾等陞登有差

燕之滑稽善幻類如此九月虜犯山西老營堡遊擊梁平守備祁謀戰死四十四年五月虜犯鎮武堡遊擊擊楊維藩禦之遇伏陷沒六月虜突入延綏黃甫川關城焚掠凡四日廼去八月虜酋黃台吉帥輕騎犯宣府洗馬林過暗莊堡把總江汝棟伏銳卒二百于堡中出而搏之幾獲焉為其部衆致死奪去黃台吉傷重昏暈越日乃甦九月虜犯延綏鎮靖堡叅將魯綱等禦之敗死四十五年三月虜犯遼東備禦奇麟等禦之敗死虜自西平出邊轉掠河東鹽場等處清

北虜

廿八

河守備即得功扼之於張能谷口斬首五十七級驅還所擄掠甚衆七月乙未虜犯宣府深入至丁寧水峪口丙辰虜寇延綏巡撫陳其學遣都司馮時泰等搗其巢陷沒虜大掠數日而出十月套虜寇固原總兵郭江等禦之敗死副總兵時鑾為虜所執失亡士馬幾盡癸酉虜自偏頭關入寺塢堡殺守備左保及官軍甚衆閏十月壬辰虜犯延綏駐內地六日攻拘塞害畧盡甲辰虜犯大同威遠等處叅將崔世榮戰死按虜患之熾至嘉靖間極矣虜大入則大利小入

則小利蓋無歲不入也始分布邊兵曰防秋已則乘
間抵瑕四時迭至蓋無時不入也上淵居西內加意
九邊每風霾時作輒行戒備請兵請餉勅司農司馬
給之惟恐後期然諸臣籌邊則嚴尤所謂無策耳宣
大總督江東之言曰自庚戌以後謀臣經畧無慮數
家有為修邊之說者宣府東自開平西至洗馬林大
同東自新平西至丫角山山西自偏頭以至平刑築
垣乘塞延袤三千里及虜潰墻直下曾無結草之固
有為築堡之說者使人自為戰家自為守星羅碁布

北虜

廿九

遍滿川原然虜一深入望風瓦解村落空則掠及小
堡小堡空則禍延中堡中堡盡而大堡存者重十之
一二又有謂守無足恃倡為血戰之說者惟以戰勝
為功不以士卒為罪而不度彼已易於嘗虜良將勁
卒殆靡孑遺凡此之計已目見其困矣薊遼總督楊
選之言曰本鎮軍士防守修工糧餉獨薄加以撫夷
之扣除倉廩之不繼是致逃亡提解老弱行乞此主
兵不振之故也邊兵入衛將備防禦今陝西三鎮其
率之而來者羸馬殘械空拳裸體殆居其半此邊兵

不振之故也本鎮有新舊募軍六枝各軍應募不通
利安家銀兩及行糧月糧而已今糧多欠缺安家無
銀司兵者每煦慰拊惟恐逃散何暇申法令以教
演哉此募兵不振之故也山陝入衛兵馬七月初已
上關隘重給以一升五合之行糧加以糶糠沙土之
神和終歲勤瘁不獲一飽乃又有間支折色又或十
餘日無支矣此行糧不敷之故也近年議討撫夷之
資該部所給止充三分之一夷欲不贖則戕害墩軍
隱藏虜訊邊將為所要脇乃至逼軍採柴科斂軍需

北虜

四

以充其費此撫夷不乘之故也凡訓練軍士必其衣
食足器械備動有賞情有罰然後士藝可精今平居
缺糧工役無歇懸鵠捋腹手持敵器比其迄事有罰
無賞此訓練不行之故也陝西入衛之兵初以秋調
冬還後因校虜襲虜遂議每秋留延緩兵一枝再防
一年固原寧夏一枝再備冬春各兵在家日少行路
與戍守日多且賞賚漸薄盤費不充馬死不償負戴
更苦此久戍疲勞之故也合茲二疏觀之籌邊之無
策可以見其大畧而債帥培克功罪混淆猶不與焉

選又條列邊事謂主兵多缺募兵多逃哨探不實馬
匹不壯皆因糧芻不充惜小費而悞大計部覆謂營
伍逃缺則食宜贏餘何廼更稱不足蓋至是而無策
甚矣